







中國東方文化研究會歷史文化分會策劃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編纂委員會編纂  
北京愛如生文化交流責任有限公司贊刻

齊魯書社出版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

第三三冊

# 補編第三十三冊目次

漢魏名文乘不分卷(三)

〔明〕張運泰 余元熹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末刻本

..... 一

三蘇先生文粹七十卷

不著編輯者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

..... 二一二

樂府英華十卷

〔清〕顧有孝輯  
上海圖書館藏清許問堂刻本

..... 五一五

漢魏名文乘不分卷(三)

〔明〕張運泰 余元熹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末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漢魏名文

乘無卷數》提要

鹽鐵論序

張子曰余嘗謂文學政事孔門設教判為兩科要之皆儒者之能事通一無間者也是故學優乃仕仕優乃學此烏可以偏葉語之哉借所謂文學云者而不通政事則空言無當殆非達儒之謂矣余於桓氏鹽鐵論不獨好其文蓋多其善言政事焉夫君子非患不文也患不適用耳

鹽鐵論叙一

乃世之策士云者徒騁章句之  
學而中無卓見牽合雷同阿徇  
逢迎多所顧忌不能一張膽正  
言吐露忠赤畢展其志何者大  
抵以干祿為累得失動心雖欲

韓錢論卷二

抗論不可得已苟如是則上負  
天子下負所學是尚可以為士  
乎夫士賢立志亦賢養氣志不  
立則中懦氣不養則外怯孔子  
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

志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  
氣且云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  
巍巍狀蓋君子求諸已而已其  
用其舍其得其失當自有任其  
責者於我何與焉孔子欲行王

韓錢論三

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遇  
孟子亦奔走齊梁所如不合道  
之不行豈孔孟之罪哉狀萬世  
之下六經昭如七篇具在道賴  
以傳至今不泯說者謂夫子賢

於堯舜孟子功不在禹下信哉  
言也漢興百有餘載敦尚儒術  
文學賢良皆誦法孔孟知所自  
也其議罷鹽鐵酒權均輸憤切  
時政貫綜國體至能以韋布直

漢書論叙四

詆公卿辯難侃侃無少假借不  
降其志不餒其氣雖古稱國士  
何以加焉當其時雖不見用卒  
乃賴桓氏采錄為書遂至不朽  
後之儒者試取而讀之不以俗

學自困則志意奮揚待問而發  
臨文不遜盡言不諱將以堯舜  
待其君伊周待其相孔孟待其  
身又何疑懼之有如其不遇則  
縱吾所好簞瓢陋巷帶索鼓琴

漢書論叙五

以詠先王之風不狀或撰造一  
家之言建不朽之業寄知喜於  
後世亦可矣詩云優哉游哉聊  
以卒歲此之謂也蓋古之人得  
志則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

於世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  
其身囂囂如也何必枉道求合  
哉夫一言之間推見心術窺測  
至隱若是乎言之不可不慎也  
漢武帝時頗多策士後先奏對

其俱論其

各異其說董生一言主正公孫  
氏一言主和至觀其終世行業  
亦以類判如其所言自以以降  
則文學賢良茂陵唐生九江祝  
生劉子雄魯萬生者嚴緝孝昭

之世跡其行事雖不少概見朕  
溪考其說立意較朕不詭於道  
其為孔孟之徒也必矣姓余嘗  
師事涇野呂公西玄馬公學儒  
者言勗余以立志養氣之說自

錄錄書錄七

孔孟求之母曲學以阿世及指  
稱漢代作者以書為蔽其言治  
理豈可施設儒者之能事畢在  
是也嗟乎哲人既逝雅訓猶存  
不敢廢墜謹為註釋因著其說

如此若鹽鐵終始之詳余別有  
 序姑藏之山中以俟知者以不  
 具載云嘉靖癸丑閏三月朔旦  
 雲間張之象序

鹽鐵論叙

鹽鐵論總目	卷一	本議	力耕	通有	卷二	錯幣	禁耕	復古	鹽鐵論	目錄	非歎	卷三	昆錯	刺權	刺復	論儒	憂邊	卷四	園池
-------	----	----	----	----	----	----	----	----	-----	----	----	----	----	----	----	----	----	----	----

頓重	末通	地廣	貧富	卷五	毀學	褒賢	相刺	卷六	殊路	碩賢	遵道	論排	孝養	卷七	刺議	利議	國疾
								鹽鐵論	目錄								
								二									

散不足	救匱	鹽鐵鍼石	除狹	卷八	疾貪	後刑	授時	水旱	宗禮	備胡	卷九	執務	能言	鹽鐵取下	擊之	結稅	誅秦
				鹽鐵論				目錄									
								三									



伐功	西域	世務	卷十	和親	孫從	險阻	論勇	卷十一	論功	論新	論舊	列德	卷十二	中韓	周秦	諸聖	大論
									目錄								

雜論																	

木漢第一

惟始元六年有詔書使丞相御史與所舉賢良文學語問民間  
所疾苦於是文學之士問以  
文對曰竊聞治人之道坊古防  
濫佚之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

漢 汝南桓 寬著  
明 竟陵鍾 惺評

而開仁義毋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鹽  
鐵酒榷均輸與民爭利食貨志曰大農上鹽鐵丞孔僅成湯不  
私以居大農任賦服義民自給費則官無所與爭矣  
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高仁義以風之  
廣德行以懷之是以述者親附而遠者悅服故善克者不戰善戰  
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古師修之於廟堂而折衝還袂師王者行仁  
政無敵於天下惡用費哉  
大夫曰匈奴桀黠人多難禁云賦擅恣入塞犯厲中國殺伐郡  
縣剝方都尉甚降不軌也宜誅討之日久矣陛下垂大惠哀元  
元之未濟古語云元不忍暴士大夫於原野縱然被披堅執銳

卷一

一

鹽鐵論

卷一

二

誦故抑天下物多曰平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  
者寡趨末者眾夫文繁則貨棄木武則本虧末修則民淫本修則  
民慤御民慤則財用足民侈則饑寒生願嚴鹽鐵酒榷均輸所以  
進本退末廣利農業者便也

大夫曰匈奴背叛不臣數為暴於邊鄙備之則勞中國之士不  
備則侵盜不止先帝東遊人之久患苦為虜所係獲也故修障  
塞飭烽燧屯戍以備之先帝漢武帝也戎皆繁邊用度不足故  
與鹽鐵設酒榷均輸蕃貨長財以佐助邊費今議者欲罷之  
內空府庫之藏外乏執備之用使備禦乘城之士而守之也

鐵寒於邊將何以濟之罷之不便也  
文學曰孔子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  
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高仁義以風之  
廣德行以懷之是以述者親附而遠者悅服故善克者不戰善戰  
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古師修之於廟堂而折衝還袂師王者行仁  
政無敵於天下惡用費哉  
大夫曰匈奴桀黠人多難禁云賦擅恣入塞犯厲中國殺伐郡  
縣剝方都尉甚降不軌也宜誅討之日久矣陛下垂大惠哀元  
元之未濟古語云元不忍暴士大夫於原野縱然被披堅執銳



委府于京以籠貨物。輒即買貴即賣是以縣官不失實。白縣官天子也。張晏曰不。高實無所牟利。如漢曰。故曰平準。平準則民不失職。均輸則民齊勞逸。故平準均輸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非開利孔為民罪者也。

文學曰古者之賦稅於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拙。農人納其獲。女紅功其功。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陶之練。漢之布也。亦民間之所為耳。而行姦賣。平農民重。女紅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撥發。關門擅市。則萬物並收。萬物

並收則物騰。躍。司馬貞曰。騰躍者。騰躍則商賈侷。利有市。行貨。日侷。利有市。則吏容。姦。索。而。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古。吏。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便。實。輸。非。以。為。利。而。賈。萬。物。也。

力耕第二

大夫曰王者塞天財。禁關市。執準守時。以輕重御民。豐年歲。則儲積以備之。凶年惡歲。則行幣物。深有餘而調不足也。昔禹水湯旱。百姓匱乏。或相假以接衣食。禹以歷山之金。湯以發山之銅。鑄幣以贈其民。而天下稱仁。繼者財用不足。戰士或不。得祿。而山東被災。齊趙大餓。穀梁傳曰。五穀。朝均輸之。蓄倉廩。之積。殿上以奉。飢民以賑。故均輸之物。府庫之財。非所以賈。民。而。專。奉。兵。師。之。用。亦。所以。賑。困。乏。而。備。水。旱。之。災。也。矣。準。曰。古。者。什。一。而。稅。漆。梁。以。時。入。而。無。禁。黎。民。咸。被。南。畝。而。平。

豐饒論

卷一

五

失其務。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蓄。九年耕而有三年之蓄。此禹湯所以備水旱而安百姓也。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有。十年之蓄。曰王。有五年之蓄。曰足。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國書之積者。窮無一年之積者。亡。草萊不闢。田疇不治。雖擅山海之財。通百味之利。猶不能溢也。是以古者尚力務本。而種樹繁。躬耕起。時而衣食足。雖累凶年。而人不病也。果前文帝曰。九年之水不傷。故衣食者。民之本。稼穡者。民之務也。二者修則國富。而民安也。詩云。百室盈止。婦子寧止也。

大夫曰。賢聖治家。非一室富。國非一道。昔管仲以權請伯。而范氏以強大亡。出公十七年。知伯與趙韓。使治家養生。必於農。昭公。命。道。中。行。地。以。為。邑。使。治。家。養。生。必。於。農。







錯幣第四

大夫曰交幣通流。民事不及物。有所并也。計本置委。民有饑者。穀有所藏也。管子曰。令君儲蓄。立幣。民通移。人有百十之數。而發。車土得其數。民入之食。有人者。于少。故。然。而有。能。於。獨。則。若。雖。強。本。地。雖。發。草。主。知。去。君。有。百。人。之。功。愚。者。不。更。本。之。事。人。君。不。調。民。有。相。妨。之。害。也。此。其。所。以。或。備。百。年。之。餘。或。

漢 汝南桓 寬著 明 竟陵鍾 惺訂

鹽鐵論

卷二

一

不。散。幣。也。民。大。富。則。不。可。以。操。使。也。大。強。則。不。可。以。威。罰。也。非。散。聚。均。利。者。不。齊。故。人。主。簡。其。食。守。其。用。調。其。不。足。禁。滯。美。厄。利。空。厄。空。也。然。後。百。姓。可。家。給。入。足。也。

文學曰古者養德而賤利。重義而輕財。三王之時。迭盛迭衰。衰則扶之。傾則定之。是以夏忠殷敬。周文庠序之教。恭讓之禮。聚然可得。而觀也。及其後。禮義弛崩。風俗咸息。故自食祿之君子。連於表。而競於財。大小相吞。激轉相傾。此所以或備百年之。餘。或無以老。虛。故。形。也。古。之。仕。者。不。播。田。者。不。濬。抱。關。擊。柝。皆。有。常。秩。不。得。乘。利。盡。物。如。此。則。惡。知。其。同。功。不。相。傾。也。詩。云。彼。有。遺。秉。此。有。滯。斃。

伊寡婦之利。言不產物也。

大夫曰。湯文鑑象。漢興乘弊。一質一文。非苟易常也。然幣家法。非務變古也。亦所以救夫扶象也。故。與。俗。改。弊。與。世。易。夏。后。以。玄。貝。周。人。以。紫。石。後。世。或。金。錢。刀。布。物。極。而。象。終。始。之。運。也。故。山。澤。無。征。則。君。臣。同。利。刀。幣。無。禁。則。姦。貞。並。行。夫。臣。高。相。侈。下。專。利。則。相。傾。也。

文學曰。古者市朝而無刀幣。各以其所有易無。抱布買絲而已。買財也。交。後。世。即。有。龜。貝。金。錢。刀。布。之。幣。交。流。之。也。幣。數。則。變。而。民。滋。偽。司。馬。貞。曰。古。者。寶。龜。貨。日。食。貨。志。有。十。朋。五。貝。皆。用。為。貨。貝。滋。偽。各。有。多。少。而。因。為。朋。故。五。二。百。一。十。六。元。龜。十。朋。故。五。二。千。

卷三

二

一。百。六。十。已。下。各。有。幣。也。錢。本。名。泉。言。貨。之。流。如。泉。也。故。周。有。泉。幣。以。黃。金。鑄。正。五。千。其。形。如。刀。故。曰。刀。幣。其。利。於。人。也。布。東。者。言。鑄。刀。使。長。入。分。布。者。三。丈。之。布。食。貨。志。貨。長。二。五。分。者。長。八。分。是。布。於。民。間。也。夫。救。偽。以。質。坊。失。以。信。湯。文。鑑。象。華。法。易。化。而。難。周。道。興。深。初。乘。弊。而。不。改。易。高。利。變。幣。欲。以。反。木。是。猶。以。煎。止。燔。以。火。止。沸。也。上。好。禮。則。民。閒。飾。上。好。質。則。下。皮。利。也。

大夫曰。文帝之時。縱民得鑄錢。冶鐵。煮鹽。吳王。擅。鄒。海。澤。鄧。通。專。兩。山。山。東。奸。滑。咸。聚。吳。國。秦。雍。漢。蜀。因。鄧。氏。吳。鄧。錢。布。天。下。故。有。鑄。錢。之。禁。禁。之。法。立。而。奸。偽。息。奸。偽。息。則。民。不。期。於。姦。得。而。各。務。其。職。不。反。本。何。為。故。統。一。則。民。不。二。也。幣。由。上。則。下。



不疑也

文學曰往古幣象財通而民樂其後。稍去舊幣更行白金龜龍。民多巧新幣幣數易而民益疑。疑則多銅山而鑄錢民益疑。錢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因有司古又造銀錫白金以爲天用。其如龍地用其如馬人用其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龍文直二千其二馬文直五百其三龜文直三百。令鑄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針錢。重如其文。盜鑄治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犯者不可勝數。於是廢天下諸錢而專命水衡二官作吏。近侵利或不中式故有薄厚輕重。農人不習物類比之信故疑新。不知姦商賈以美質惡以半易信買則失實賣則失理。其疑或滋益甚。夫鑄偽金錢以有法而錢之惡惡無增損於政。操錢剛物猶滯而用人猶故其費

春秋曰算不及樂夫則不行。故王者外不津海海山便民用內操

刀幣以通民施

禁耕第五

大夫曰家人有寶器尚而匿。匿一作而藏之。况人主之山海乎。夫權利之處必在深山窮澤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異時險難未籠。布衣有幼音耶。音人君有吳王。皆鹽鐵初議也。吳王專山濠之饒。薄賦其民。賑濟窮小。以成私威。私威積而後節之心作。貨殖傳曰。魯人徐儉。書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富至巨。而魯人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者。以曹邴氏也。故曰。以與富。而海國用益能。稱疾不朝。陰懷逆謀。夫不絕其源而憂其末者。法呂梁沛然。其所傷必多矣。太公曰。一家害百家。百家害諸侯。諸侯害天下。王法禁之。令放民於權利。深鹽鐵以資暴強。遂其

貪心。眾和羣聚。私門成黨。則強禦日以不制。而弁乘之徒。姦形

成也。

文學曰。民人藏於家。諸侯藏於國。天子藏於海內。故民人以垣墉爲蔽。天子以海內爲匡。天子遠諸侯。非自詐階。諸侯納管。管隸曰。執策而聽命。示莫爲主也。是以王者不高聚下藏於民。遠淨利務民之義。義禮立則民化上。若是雖湯武生存於世。無所容其慮。工商之事。政治之任。何姦之能成。三桓專魯。六卿分晉。不以鹽鐵故。權利煥者不在山海。在朝廷。一家害百家。在蕭牆而不在



秦○之○時○名曰○廢○黃○米○使○樂○彌○公○卿○宜○思○所○以○安○集○百○姓○致○利○除○害○補○明○主○以○仁○義○修○潤○洪○業○之○道○明○主○即○位○以○求○六○年○于○茲○公○卿○無○請○滅○除○不○急○之○官○省○罷○棧○利○之○人○人○權○顯○吉○太○久○良○民○聖○於○上○陛下○宜○聖○德○昭○明○光○令○郡○國○賢○良○文學○之○士○乘○傳○請○公○車○議○五○帝○三○王○之○道○六○藝○之○風○册○通○作○陳○安○危○利○害○之○分○指○意○繁○然○一○曰○律○四○馬○高○足○馬○置○傳○四○馬○中○足○為○駝○傳○四○馬○下○足○為○乘○傳○今○公○卿○辨○議○未○有○所○定○此○所○謂○守○小○節○而○遺○大○體○抱○小○利○而○忘○大○利○者○也○

大夫曰：守市之內，驚雀不知天地之高也；坎井之譴，蛙不知江海之大；窮夫否婦，不知國家之慮，負荷之商，不知倚頓之富。先

審計外國之利，料吳越之兵，兵教弱而易制，用力少而功大，故因勢變以主西夷地，濱通作顯山海以屬長城，北略河外，開路句奴之鄉，攻未卒善，文王受命伐崇，作邑於豐，武王繼之，戴尸以行，破商擒紂，遂成王業，曹沫棄三北之恥，而復侵地，管仲負當世之累而立霸功，故志大者遺小，用權者離俗，有司思師望之計，太公呂望也，遂先帝之業，志在絕胡貉，絕單于，故未違拒高之義，而錄拘傷之論，劉向曰：論大功者不錄小，文學曰：舊楚離巢宇而有鷹隼，齊之憂坎井之譴，離其居而有蛇

荒之患，况翱翔千仞而游四海乎？其禍必大矣。昔李斯之所以折翼而趙高沒嗣也，開文武受命伐不義以安諸侯，大夫未開斧鑕，其用然終不能畢而以百萬之師為一夫之任，此天下共嗾也。且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弊，此百姓所疾苦而拘傷之所憂也。

學藏論 卷二 八





大夫曰言之非難行之為難故賢者處實而效功亦非徒陳望  
文而已昔商君明於開塞之術假當世之權為秦致利成業  
月曰商君書開則嚴安則化開塞謂是以我勝攻取并  
布恩賞則政化盡其意本於嚴刑少恩也  
近滅遠乘燕趙敗齊楚諸侯散而西而向風其後家恬征胡  
斥地千里論之河北若壞朽折腐何者商君之遺謀備飾素循  
也故乘而有利動而有功夫昔蓄積籌策國家之所以強也故  
弛廢而歸之民未親巨計而法大道也  
文學曰商鞅之開塞非不行也蒙恬却胡千里非無功也秦威天  
下非不強也諸侯隨風西面非不茫也然而皆秦之所以亡也商

鑿鐵論 卷三 十一

鞅以權教危秦國家悟以得千里亡秦社稷此二子者知利而不  
知害知進而不知退故果身成而眾敗此所謂擊筋之知也而愚  
人之計也嗚呼也夫何大道之有故曰小人先合而後行功  
難乘馬卒必泣此之謂也易曰乘馬班如血如言  
大夫曰淑好之人威施之所如也賢知之志關連尊之所惡也  
詩解曰威施不能仰也李善曰關是以上官大夫短屈歷  
其從也呂惟字林曰關其不肯也  
於頃粟公伯察選子路於季孫夫商君起布衣自魏入秦期年  
而相之華法明教而秦人大治故兵動而割地兵休而國富孝  
公大悅封之於商安之地方五百里功如丘山名傳後世世人

不能為是以相與嫉其能而病其功也  
文學曰君子進必以道退不失義高而勿矜卑而不伐位尊而什  
去恭功大而理順故俗不疾其能而世不妬其業今商鞅棄道而  
用權廢德而任力峭法威刑以處民為俗欺舊友以為少刑公徒  
以立威無恩於百姓無信於諸侯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讐難以  
獲功見封循食詩曰愉飽而罹其咎也蘇秦合從連衡結盟六國  
業非不大也然封與克齊並稱至今不亡名非不長也然非者不  
足貴故事不苟多名不苟傳也  
大夫曰商鞅不能自分於縹墨聖賢不能自理於濁世是以策

鑿鐵論 卷三 十二

子說因此子被刑伍員相闔閭以伯夫垂去不道流而殺之樂  
故信功於燕昭而見疑於惠王人臣盡節以徇名遭世主之不  
用大夫種情最越王為之深謀卒擒強吳據有東夷終鳴錫鐘  
而水驢主背恩德聽沈說不計其功故也豈身之罪哉  
文學曰比干剖心子胥鴟夷吳越秦然曰子胥死於吳吳王乃  
非輕犯君以危身強諫以干名也憐懼之志誠心動於心忠  
之禍發於外志在匡君救民故身死而不能君子能行是不能樂  
非雖在刑戮之中非其罪也是以比于成而殺人怨子胥成而吳  
人恨秦秦怨商鞅之法甚於比于成故孝公卒之日舉國而攻之

東西南北。莫可奔走。仰天而歎曰。嗟乎。為政之弊。至於斯極也。卒車裂。夷為天下笑。斯人自殺。非人殺之也。

鹽鐵論卷二

鹽鐵論

卷二

十三



鹽鐵論卷三

漢 汝南桓 寬著  
明 竟陵鍾 惺評

罷錯第八

大夫曰。春秋之法。君親無將。將而必誅。顏師古曰。得謂故臣。罪莫重於弑君。子墨莫重於弑父。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學。治畝方。遊士。山東儒。慕成。聚於江淮之間。講議禁論。著書數十篇。然卒於背義。謀變法。易常。不用制度。追感宗族。侵削諸侯。蕃臣不附。骨肉不親。兵楚積怨。斬錯東市。以懲三軍之士。而謝諸侯。斯亦

鹽鐵論

卷三

一

誅殺之乎

文學曰。孔子不欲盜泉之流。曾子不入勝母之間。名且惡之。而況為不臣不子乎。董仲舒曰。臣名勝母。曾子不入水。是以孔子沐浴而朝。告之。哀公陳之于宮。馬十乘。乘其遠之。傳曰。君子可貴可賤。可刑可殺。而不可使為亂。馬氏曰。在物者有命。故可貴可賤。可生。若夫外飾其貌。而內無其實。口誦其文。而行不由其道。是盜固與盜而不容於君子之成。春秋不以寡犯衆。誅絕之義。有所二不兼。惡也。故舜之誅。誅鮮其舉。舉禹夫。以瑯琊之此。而棄其瑤。以一人之罪。而兼其衆。則天下無羨寶。信士也。淮南子曰。夏后之璣。不能無瑕。

見生言諸侯之地大富則驕奢急則合從故國吳之過而削之會稽因楚之罪而奪之東海所以均輕重分其權而為萬世慮也強高誕於秦而言於鄭秦穆公與兵襲鄭過周而東鄭賈人欲高符命柄以十二牛賣秦鬼生忠於漢而讐於諸侯是謂世諸侯之大師而抑之以存鄭國為其國用此解揚之所以厚於晉而薄於荆也

刺權第九

大夫曰今夫越之具區楚之雲夢宋之鉅野齊之孟諸有國之富而伯王之資也人主絃而一之則強不禁則以齊以其陰胃予人家強而不制枝大而折幹以專巨海之富而擅魚鹽之利也勢足以侵眾恩足以卹下是以齊國內倍而外附權移於臣政墜於家公室卑而田宗強轉穀游海者蓋三千乘失之於本而末不可救於民以田董子之事齊景公為大夫其後賦稅而萊公弗禁由田氏得齊眾心宗法咸令山川海澤之原非強民思田氏齊國之政其卒皆曰曰氏獨雲夢孟諸也其金煮鹽其勢必汲居出谷而人民所罕至奸

董錢論

卷三

三

循交通山海之際恐生大姦乘利驕溢狡橫滋偽則人之貴本者寡大農盡然承孔僅等上請願募民自給費因縣官器其鹽子用以杜浮偽之路由此而觀之今意所禁微有司之慮亦遠矣

文學曰有司之慮遠而權家之利近今意所禁微而僭奢之道著自利害之說三業之起貴人之家實行於塗如淳曰如雲而於道乘交其較相擊也權公法申私利跨山海擅官市非持巨海魚鹽也建國家之柄以行海內非特田常之勢陪臣之權也威重於六卿官累於陶術魏冉封陶術與服借於王公官室滋於制度

并兼列宅。隔絕閭巷。閭道錯違。是以游觀。鑿池曲道。是以騁騶。臨淵釣魚。放犬走兔。降射鼎力。躡音。潮關鷓。以并為圖。中。山素女。撫泛微。於堂上。鳴鼓已。作於堂下。宋玉。引。維以流。和者止。數人共曲。彌高其和。善舞。婦女被羅綺。婢妾。子孫連車列騎。田獵。入罪。戈捷。是以耕者釋耒而不勤。百姓冰釋而懈。急何者。已為之。而彼取之。借俛相助。上升而不息。此百姓所以滋偽而罕。木也。

大夫曰。官尊者。木美者。枝茂。故文王德而子孫封。周公相而伯禽富。冰廣者。後大。父尊。子貴。傳曰。河海潤千里。威德及

養生論

卷五

四

四海况之。妻子也。故夫貴於朝。妻貴於室。富曰。苟矣。古之道也。孟子曰。王子與人同。而如彼者。居使然也。居編戶之列。而望野相之子孫。是以跛。夫之欲及樓季也。并。無錢而欲千金之寶。不亦虛。空哉。

文學曰。而。要自。布衣。思天下有不淨其所者。若已。而約之。海中。故起而佐。克。平治水土。教民稼穡。其自任天下。知必其。也。豈云。會。以養其妻子而已乎。夫食。萬人之力者。蒙其。任其。人之。車。若。載人之。惠。衣人之。衣。者。一人失。職。一官不治。皆公。之。人之。之。食。於。人之。事。一人失。職。一官不治。皆公。之。累也。故君子之仕。行其義。非樂其勢也。受祿以潤。非私其利。見

賢不隱食祿不專。此公祿之所以為文。魏成子所以為賢也。魏成子方段干木也。三人者。皆師之。聖賢。則。五人者。皆臣之。周德成而後封子孫。不以為黨。周公功成而後受封。天下不以為貧。今則不然。親戚相推。朋黨相舉。公尊於位。子溢於內。夫貴於朝。妻賜行於外。無周公之德。而有其富。無管仲之功。而有其侈。故編戶。破夫。而望。疾。也。



刺復第十

大夫乃為色衿而心不憚口。但居者不知負戴之勞。此勞議者  
與當局者異矣。方今為天下腹居郡諸侯。並臻中外。未始心憤  
憤。若步大川。遺風而未薄。通作。是以夙夜思念國家之刑賞  
而忘寐。餓而忘食。計數不詳於前。萬事備闕於心。丞史蹠小  
不足與謀。獨穆大道。思觀文學。若侯周召而望于高。周召與公旦  
士傳曰。伯成子高者。唐虞之時。正躬去而捕魚。往而問之。高  
高曰。昔堯治天下。在公無私。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于賞  
而不勸。罰而不威。德自妙棄。刑。御史按事。郡國察。蒸舉賢才。歲  
自此作。夫子盡行。千無。吾事。御史按事。郡國察。蒸舉賢才。歲  
不乏也。今賢良文學。臻者六十餘人。懷六藝之術。聘意極論。宜

鹽鐵論

卷三

六

若關光榮蒙信任。而垂於今。道古而不合於世務。意者不足。以  
知士也。將多飾文。誣能以乳實耶。何賢士之難觀也。自千乘兒  
寬以治尚書。位冠九卿。乘人也。及所聞。視選舉之士。擢升。贊  
甚顯。然未見絕倫。此而為縣官。典滯立功也。  
文學曰。輪子之制材木也。正其規矩而鑿杓。皆謂師曠之諧。五音  
也。正其六律而宮商調。當世之工匠。不能調其鑿杓。則改規矩。不  
能協較者。則變舊律。是以鑿杓刺。連。及。而。不。合。能。音。延。越。而。不  
和。夫樂規矩而知宜。吹律而知變上也。因循而不作。以俟其人。次  
也。是以昔丞相日飲醇酒。兒大夫閉口不言。曾參見。故治大者不

何見

可以煩煩。則託治小者不可怠。怠則歷春秋曰。其政悞卓。悞卓可  
以為卿相。其政察察。察察可以為匹夫。夫綱維不張。禮義不行。公  
卿之憂也。案上之文。期會之事。丞史之任也。尚書曰。俊又在官。百  
僚師師。百工惟時。庶尹允諧。言官得其人。人任其事。故官治而不  
亂。事起而不廢。士守其職。大夫理其位。公卿總要。執凡而已。故任  
能者責成。而不勞任已者事廢。而無功。桓公之於管仲。耳而目之。  
故君子勞於求賢。逸於用人。豈云迫哉。昔周公之相也。謙卑而不  
鄰。以勞天下之士。是以俊人滿朝。賢知充門。孔子無爵位。以布衣  
進才士七十有餘人。皆諸侯卿相之人也。況處三公之尊。以卷天

鹽鐵論

卷三

七

下之士哉。今以公卿之上位。爵祿之矣。而不能致士。則未有進賢  
之道。堯之舉舜也。實而喜之。桓公舉管仲也。實而師之。以天子而  
妻匹夫。可謂親賢矣。以諸侯而師匹夫。可謂敬賓矣。是以賢者造  
之。若以歸之不疑。今當世在位者。既無燕昭之下士。應鳴之樂賢。  
而行戒。文子叔之意。蔽賢。如能自高其知。去。管。音。人。之。才。足。已。而  
不問卑士。而不友。以位尚賢。以探驕士。而求士之用。亦難矣。  
大夫察然不言。蓋賢良長歎息焉。御史進曰。太公相文。武以王  
天下。管仲相桓公。以伯諸侯。故賢者得位。循龍得水。騰地進露。  
也。公孫丞相以春秋說。先帝。遂即三公。處周召之列。踞萬里

之勢為天下準繩。衣不重彩。食不兼味。以先天下而無益於治。博士格泰徐偃等。承明詔。建節馳傳。去巡省。郡國舉孝廉。勸元。元而風俗不改。招舉賢良方正文學之士。趙遷。官爵或至卿大夫。非特燕昭之薦士。文工之廣賢也。然而未親功業所成。殆非龍蛇之才。而成鳴之所樂賢也。

文學曰。北炭不同。日月不並。以當公孫弘之時。人主方敦謀。意於西戎。故權譎之謀進。荆楚之士用。將帥或至封侯食邑。而獲者咸蒙厚賞。是以齊擊之士由此興。其後干戈不休。軍旅相望。甲士糜弊。縣官用不足。故設險與利之臣。起。礪溪。熊熊之士。隱。還。

鹽鐵論 卷三

淮造渠以通漕運。東郭偃。禮。建鹽鐵冊。諸利。富者買。官免刑除罪。公用彌多。而為者徇私。上下無求。百姓不堪。抗弊而。廷法。故。憐。息之。臣。進。而。見。知。廢。格。音。之。法。起。張。要。曰。見。知。講。史。能。以。共。罪。罪。之。也。如。淳。曰。廢。格。杜。周。咸。宣。之。屬。以。岐。文。決。理。實。而。解。察。格。天子。文。法。使。不。行。也。王。溫。舒。之。徒。以。鷹。隼。擊。殺。顯。平。律。書。曰。御史大夫。張。湯。方。論。費。用。溫。舒。等。用。慘。急。刻。深。為。九。卿。酷。吏。傳。云。以。鷹。擊。毛。畢。為。治。其。欲。據。仁。義。以。道。事。君。若。寡。偷。合。不。容。者。衆。獨。以。一。公。孫。弘。如。之。何。

論佛第十一

御史曰。文學祖述仲尼。稱頌其德。以為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孔子修道齊魯之間。教化洙泗之上。弟子不為變常。世不為治。暴國之削。滋甚。齊宣王褒佛尊學。孟軻淳于覽之徒。受上大夫之祿。不任職。而論國事。蓋齊復下先王。千有餘人。列向別。門也。談說之士。期會於稷下也。廣喜當此之時。非一公孫弘也。曰。齊有稷山。上。額。其。下。以。倚。指。士。也。當。此。之。時。非。一。公。孫。弘。也。弱燕攻齊。長驅至臨淄。齊王遁逃。或於莒。而不能救。王連舍。通作。於秦。與之俱虜。而不能存。若此。偏者之安國。尊君。未始有劫也。

鹽鐵論 卷三

文學曰。無鞭策。雖造父不能調。馮無勢位。雖舜禹不能治。萬民。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音已矣。夫故。輶車良馬。無以馳之。名。曰。輶。也。遠。也。四。句。遠。聖。德。仁。義。無。所。施。之。齊。宣。之。時。不。顯。賢。進。士。國。家。富。強。威。行。敵。國。及。潘。王。奮。二。世。之。餘。烈。南。舉。楚。淮。北。并。巨。宋。芑。十二。國。西。摧。三。晉。御。強。秦。五。國。寶。逆。鄒。魯。之。君。泗。上。講。侯。皆。入。臣。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諸侯。讓。不。改。各。分。敬。慎。列。捷。子。亡。去。四。驛。如。薛。而。孫。卿。違。楚。內。無。良。臣。故。諸。侯。合。謀。而。伐。之。王。連。聽。說。就。信。反。間。用。后。勝。之。計。不。與。諸。侯。從。親。以。士。國。為。秦。所。禽。不。亦。宜。乎。御史曰。伊尹以剝烹事湯。百里以飯土牛要。穉公。為。所。禽。





四時不一宜。卿與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以聖人觀其仰而順其  
 同其事而制禮。禮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使其事不同其  
 禮。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逆。衆故。聖人上賢不離古。順俗  
 而不偏宜。魯定公序昭穆。順祖廟。水昭公廢卿士。以省事。節用不  
 可謂復祖之所為。而改父之道也。二世克大阿房。以崇飾。趙高累  
 秦法以廣威。而未可謂忠。臣孝子也。

鹽鐵論卷三

卷三

十

鹽鐵論卷四

漢 汝南桓 寬著  
 明 竟陵鍾 惺評

園池第十一

大夫曰。諸侯以園為家。其愛在內。天子以八極為境。其慮在外。  
 故宇小者用菲。功巨者用大。是以縣官開園池。總山海。致利以  
 助貢賦。修溝渠。立諸農。廣田收。殖苑圃。大漢水衡。少府大農。歲  
 課諸入。田牧之利。池築之假。說文曰。築。築也。顏師古曰。池  
 本。御。幸。者。假。與。於。民。及。此。邊。置。任。田。官。以。濟。許。用。猶。不。足。今。欲

鹽鐵論

卷四

罷之。絕其原。杜其流。上下俱殫。困乏之應也。雖安省事。節用。知  
 之。何其可也。

文學曰。古者制地。足以養民。民是以承其上。千乘之國。百里之地。  
 公侯伯子男。各充其求。澹其欲。秦無萬國之地。有四海之富。而意  
 不。澹。非。宇。小。而。用。菲。者。欲。多。而。下。不。堪。其。求。也。語。曰。野。有。腐。肉。  
 有。餓。民。庭。有。肥。馬。路。有。餓。人。今。狗。馬。之。養。蟲。獸。之。食。豈。特。腐。肉  
 秣。馬。之。費。哉。無。用。之。官。不。急。之。作。服。淫。侈。之。變。無。功。而。衣。食。縣。官  
 者。眾。是。以。上。不。足。而。下。同。乏。也。今。不。減。除。其。本。而。欲。澹。其。末。設。機  
 利。造。田。畜。與。百。姓。爭。薦。草。與。商。賈。爭。市。利。非。所以。明。主。德。而。相。國

家也夫男耕女織天下之大業也故古者分地而處之利由地而  
 事之是以業無不食之地國無之作之民今縣官之多張花園公  
 田池濠公家有都假之名而利歸權家三輸迫近於山河三輸黃  
 輔者謂主魯并附及左右內史漢武帝改曰軍地假人與四方並  
 賦粟米薪菜不能相濟公田轉假桑榆菜菓不殖地力不盡愚以  
 為非先帝之開花園池濠可賦歸之於民縣官租稅而已假稅殊  
 名其實一也夫如是匹夫之力盡於南鄙匹夫之力盡於麻桌徒  
 田野闢闢瘠瘠治則上下俱困乏之有矣大夫默然視其丞相  
 御史

鹽鐵論

卷四

二



經重第十四

御史進曰昔太公封於營丘辟草萊而居焉地薄人少於是道  
 利末之道極女紅音之巧是以鄰國交於齊財貨畜殖世為強  
 國管仲相桓公襲先君之業行輕重之變南服驪楚而伯諸侯  
 今大夫各修太公極管之術總一鹽鐵通山川之利而萬物益  
 是以縣官用饒足民不用乏本末並利上下俱足此籌計之所  
 致非獨耕桑農業也

文學曰權義者國之基也而權利者政之殘也孔子曰能以禮讓  
 為國乎何有伊尹太公以百里興其君桓公以千乘之齊而不能

鹽鐵論

卷四

三

至於王其所務非也故功名毀壞而道不濟當此之時諸侯莫能  
 以德而爭於公私故以權相傾今天下合為一家利末惡汗欲行  
 淫巧惡敘施大夫君以心計冊國用食貨志曰桑弘羊以心計願  
 構諸侯參以酒權咸以孔廉增以鹽鐵師古曰心計不用算也充耕谷之等各以鋒銳  
 言利末之事柄秋毫可謂無間矣非特管仲設九府徵音山海  
 也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孔僅南陽大治世並置  
 也千金購船吉同周官太府王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而鐵金  
 賦幣幣之九府也然而國家衰耗城郭空虛故非崇仁義無以化  
 民非力本農無以富邦也

御史曰水有偏音瀨而池魚勞國有強祭而膏民消故茂林之

下無豐草大塊之間無美苗此曰山後源不出草木松栢之地其土不肥夫理國之道除穢銀音豪然後百姓均平各安其宇張廷尉論定律令明法以繩天下誅姦僭絕并兼之徒而強不凌弱衆不暴寡大夫各運籌册達國用籠天下鹽鐵諸利以排富商大賈買官贖罪損有餘補不足以齊黎民是以兵革東西征伐財歛不增而用足夫損益之事賢者所觀非衆人之所共知也

文學曰病鶴撫息脉而知疾所由生陽氣盛則損之而調陰寒氣盛則損之而調陽是以氣脉調和而邪氣無所留矣夫拙醫不知脉理之勝血氣之分妄制而無益於疾傷肌膚而已矣今欲損有

卷四

鹽鐵論  
 餘補不足富者益富貧者益貧矣發法任刑欲以禁暴止姦而毒猶不止愈者非高鶴之用鍼石故衆人未得其職也

御史曰周之建國也蓋千八百堵矣其後強弱大蓋小并焉六國六國連兵結難數百年內拒此闕外攘四夷由此觀之兵甲不任戰伐不乏軍旅外奉倉庫內實今以天下之富海內之財百郡之貢非特齊楚之高趙魏之庫也計委量入雖急用之宜無乏絕之時顧大農等以術體躬稼則戶役之烈軍四出而用不絕非天之財也用鍼石網均有無補不足亦非也上大

夫君與治粟都尉管領大農事矣刺積滯開利百味是四萬物

派通而縣官富實當此之時西方征暴亂車甲之費克獲之實皆漢大司農此皆病鶴之力而鹽鐵之福也

文學曰遠郡山谷處陰陽不和寒凍裂地衝風飄鹵秋不疑積地勢無所宜中國天地之中陰陽之際也日月經其南斗極出其此舍衆和之氣產育庶物今去而侵邊多出不毛寒苦之地是猶棄江皋河濱而田於嶺表音蘆澤也轉倉粟之委飛府庫之則以給邊民中國因於緣絮而浚衣之皮裘蒙毛曾不足蓋形夏下失護

卷四

鹽鐵論  
 外空虛病鶴何力而鹽鐵何福也

音頓重冬不離去音若骨切父于夫婦內藏於尊室土國之中

未通第十五

湖史曰內郡人象水泉薦草。不能相澆。地勢溫濕。不宜牛馬。民  
發。乘而耕。負。而。行。勞。而。寡。功。是以百姓貧苦。而衣食  
不足。若。弱。負。路。於。路。而。列。柳。大夫。或。乘。牛。車。孝。武。皇帝。平。百。越。  
以為。國。圖。却。羌。胡。以為。泥。圖。是。必。珍。怪。異。物。元。於。後。宮。駒。除。駃  
駃。實。於。外。庭。駃。馬。類。也。生。北。海。駃。騊。駃。夫。莫。不。乘。堅。良。而。民  
間。厥。楛。楛。由此。觀。之。邊。郡。之。利。亦。饒。矣。而。曰。何。福。之。有。未。通。於  
計。也。

文學曰。馬。平。水。土。定。九州。曰。方。各。以。土。地。所。生。貢。獻。是以。充。實。室。

鹽鐵論 卷四

六

供人主之欲。膏。糜。萬。里。山川。之。利。是以。富。百姓。不。待。變。額。之。地。遠  
方。之。物。而。用。足。往。者。未。伐。胡。越。之。時。絲。賦。省。而。民。富。足。溫。衣。飽。食。  
藏。新。食。陳。布。帛。充。用。牛。馬。成。羣。農。夫。以。馬。耕。載。而。民。莫。不。騎。象。當  
此。之。時。却。走。馬。以。糞。也。上。也。糞。用。也。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耕。田。  
也。其。後。師。旅。散。發。戎。馬。不。足。特。字。北。入。陣。子。以。特。北。畜。也。見。駃。有。故  
駒。橫。生。於。戰。地。六。畜。不。育。於。家。五。穀。不。殖。於。野。民。不。足。於。糶。糶。何  
補。楛。之。所。穀。傳。曰。大。軍。之。後。累。世。不。復。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方。今。郡。國。田。野。有。墾。而。不。墾。城。郭。有。宇。而。不。實。邊。郡。何。能。之。有。乎。  
湖。史。曰。古。者。制。田。百。步。為。一。畝。民。井。田。而。耕。什。一。而。籍。一。義。先。公。而。

後已。民。臣。之。賦。也。先。帝。哀。憐。百。姓。之。愁。苦。末。食。不。之。割。田。二。百  
四十。步。而。一。畝。率。三。十。而。稅。一。情。民。不。務。田。作。僦。然。及。已。固。其  
望。也。其。不。耕。而。欲。播。不。種。而。欲。獲。鹽。鐵。又。何。過。乎。

文學曰。什。一。而。籍。民。之。力。也。豐。耗。美。惡。與。民。共。之。民。雖。已。不。獨。衍  
民。躬。已。不。獨。謹。故。曰。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田。雖。三。十。而。以。頃。計  
出。稅。崇。歲。粒。米。復。矣。而。寡。取。之。凶。年。饑。饉。而。必。求。是。加。之。以。賦。  
更。愁。之。役。率。一。人。之。作。中。分。其。功。農。夫。悉。其。所得。或。假。貸。而。益。之  
是以。百。姓。疾。耕。歷。作。而。饑。饉。遠。久。已。也。禁。城。者。先。厚。其。基。而。求。其  
高。高。民。者。先。厚。其。業。而。求。其。濫。論。曰。百。姓。足。善。孰。無。不足。乎。

湖。史。曰。古。者。諸。侯。爭。強。戰。國。並。起。甲。兵。不。住。民。曠。於。四。時。什。一  
而。籍。不。違。其。職。今。賴。陛。下。神。靈。甲。兵。不。動。久。矣。然。則。民。不。齊。出  
於。南。畝。以。口。非。被。怨。田。而。不。足。空。倉。廩。而。賤。貧。之。侵。益。且。甚。是  
以。愈。情。而。仰。利。縣。官。也。為。斯。君。者。亦。病。矣。反。以。海。勞。民。民。猶。肯  
思。棄。數。而。遠。流。以。避。漚。上。公。之。事。民。相。做。做。曰。地。日。盡。租。賦。不  
入。抵。汗。縣。官。君。雖。欲。足。誰。與。之。足。乎。

鹽鐵論 卷四

七

文學曰。耕。木。數。期。徒。則。誦。音。蟲。故。徒。居。則。壞。故。代。馬。依。此。而。飛。鳥  
翔。故。巢。其。不。哀。其。生。鳥。棲。故。巢。皆。不。忘。本。之。謂。也。由。此。觀。之。民。賦  
行。遊。上。公。之。市。而。樂。沐。亡。也。注。者。軍。陣。數。起。用。度。不。足。以。顯。微。賦。



常取給見民回家又被其勞故不齊出於南也。大抵遭流皆在  
 大家吏正畏憚不敢督責刻急知民知民不堪派以速去中家為  
 之色出使也者為先也者服事錄民數制齊於惡吏故相去尤甚  
 而流少愈多傳曰政寬者民安之政急者父子離是以四地日荒  
 城郭空虛夫汝民之道除其所疾適其所安安而不擾使而不勞  
 是以百姓勤業而樂公賦若此則君無賑於民民無利於上上下  
 交讓而頌穀作故取而民不歎役而民不苦靈臺之詩非或使之  
 民自為之若斯則君何不足之有乎修文篇曰積恩為德積愛為  
 仁也

鹽鐵論

卷四

鄉史曰古者十五入大學去二十冠去而成人與戎事  
 五十以上上以脈溢剛曰父壯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故商師  
 若茶周師若鳥茶若茶也鳥燕鳥也今陛下哀憐百姓寬力役  
 之政二十二始賦五十六而免所以補者壯而息老也丁者  
 治其田里老者修其墻園儉力趨時無饑寒之患不治其家而  
 訟縣官亦待矣  
 文學曰十九年已下為孺傷未成人也三十而冠去三十而娶可  
 以成戎事五十已上曰艾老杖於鄉不度力役所以扶不足而息  
 高年也鄉飲酒之禮耆老異饌所以優耆蓋而明養老也鄉飲酒

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倚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  
 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  
 故老者非肉不飽非帛不煖非杖不行今五十已上至六十與子  
 孫服脫輪並給徭役非養老之意也古有大喪者居三年不呼其  
 門通其孝道遂其哀戚之心也君子之所重而百靈皆其惟親之  
 喪乎周公作成王聽天下恩塞海內深披四表網惟南面舍仁保  
 德靡不得其所詩云夙夜基命宥密陛下富於春秋委任大臣公  
 卿輔政政教未均故庶人義也鄉史默不答也

鹽鐵論

卷四

地廣第十六

大夫曰王者包含并覆。普愛無私。不為近重施。不為遠遺恩。人俱足民也。俱足巨也。安免勞供不齊。獨不當調耶。不合波而獨計。此斯亦好。蒙并。緣遺之民。處寒苦之地。距強胡之難。烽燧一動。有沒身之累。故邊民有戩。而中國恬卧者。以邊郡為戩行也。詩云。莫非王事。而我獨勞。刺不均也。是以聖王。惟四方獨苦。與師。推却胡越。遠冠。圖安。安散。中國肥饒之餘。以調邊境。邊境強。則中國安。中國安。則安然無事。何求而不得也。

文學曰。古者天子之立於天下之中。縣內方不過百里。越侯列國。

鹽鐵論

卷四

十一

不及不食之地。高齊至於五千里。民各供其君。諸侯各保其國。是以石姓劫。而縣役不勞也。今推胡越。數千里。近路。遠士。卒勞。而致遠民。有則頭之禍。而中國有成亡之慮。此百姓所以驚。而不然也。詩云。憂夫治國之道。由中及外。自近者始。近者親。附。然後來。遠百姓內足。故漢。郵。外。故。羣臣論。欲。回。輪。聖。明。主。不。許。以。為。先。故。近。務。及。時。本。素。也。故。下。詔。曰。當。今。之。務。在。於。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公。卿。宜。承。意。請。減。除。不。任。以。佐。百。姓。之。急。今。中。國。擊。諸。不。憂。務。在。遠。境。意。者。地。廣。而。不。耕。多。種。而。不。養。費。力。而。無。功。詩。云。無。田。前。山。維。蕪。騶。騶。其。斯。之。謂。歟。

大夫曰。湯武之化。非好用兵也。周宣王辟。國千里。非貪侵也。所以除寇賊。而安百姓也。故無功之師。君子不行。無用之地。聖王不貪。先帝奉湯武之師。定三垂之難。一而而制。數句。奴。適。地。固河山以為防。故去沙石。鹹鹵不食之地。故割什。斗。辟。音。蘇。遼。陽。之。地。以。與。胡。省。曲。塞。據。河。險。守。要。宮。以。寬。蘇。役。保。士。民。向。以。傳。同。渠。運。取。河。南。地。蘇。朔。方。復。蘇。故。秦。時。蒙。恬。所。為。蘇。斗。也。也。蘇。之。斗。曲。入。句。由。此。觀。之。聖。主。用。心。非。務。廣。地。以。勞。民。而。已。矣。

文學曰。秦之用兵。可謂極矣。蒙恬斥境。可謂遠矣。今論蒙恬之塞。五郡。蘇。冠。虜。之。地。地。彌。遠。而。民。滋。勞。朔。方。以。而。長。安。以。北。新。郡。之。功。外。城。之。費。不。可。勝。計。非。徒。是。也。司。馬。唐。蒙。蔡。而。兩。天。之。塗。巴。蜀。弊。於。印。音。蘇。橫。海。征。南。夷。樓。船。戍。東。越。荆。楚。罪。音。於。既。駱。左。將。伐。朝。鮮。開。臨。洮。地。燕。齊。困。於。穢。路。張。騫。通。殊。遠。納。無。用。府。庫。之。藏。流。於。外。國。非。特。什。什。之。費。造。陽。之。役。也。由。此。觀。之。非。人。主。用。心。好。事。之。自。為。縣。官。計。過。也。

鹽鐵論

卷四

十一

大夫曰。挾管仲之知士者。非為所役之使也。懷陶朱之慮者。不沿貧困之虞。文學能言而不能行。居下而訕上。處實而非富。夫古而不從。高厲而行。卑。排。譽。營。議。以。要。評。名。采。善。於。當。世。夫。操。

不過乘機扣不足。以言流家不流。據石者不足。以計事。為皆貧。處在冠不完。安知國家之政。縣官之事乎。何什肆造陽也。

文學曰。夫賤不周知。貧不妨行。顏淵學空。不為不賢。孔子不容。不為不聖。及將以說舉人。以才進士。則太公終身致力。而弊賦不離。飯上牛矣。古之君子。守道以立名。修身以俟時。不以窮變節。不以賤易志。惟仁之處。惟義之行。臨財不苟。見利反義。不義而富。無名而貴。仁者不為也。故曾參問于不以其仁。易晉楚之富。伯夷不以其行。易諸侯之位。是以齊景公有馬千駟。而不能與之爭名。孔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於陋巷。人不堪其處。回不改其

陳鐵論

卷四

十一

樂。故惟仁者能處約。樂貧。小人富。斯暴。貧。斯濫。矣。揚子曰。為仁不富。為富不仁。苟先利而後義。取奪不厭。公卿積德。為大夫。積千金。士積百金。利已。并財以聚。百姓。寒苦。深離於路。何可以完其衣冠也。

貧富第十七

大夫曰。余結髮束修。年十三。幸得宿衛。給事禁轅之下。以至卿大夫之位。獲祿受賜。六十有餘年矣。車馬衣服之用。要于僕養之費。量入為出。儉節以居之。奉。俸。祿。賞。賜。一。二。簿。冊。之。積。漫。以。致。富。成。業。故。分。上。若。一。賢。者。能。守。之。分。財。若。一。知。者。能。籌。之。夫。子。貢。之。廢。著。陶。朱。公。之。三。至。千。金。豈。必。賴。之。民。哉。運。之。六。十。轉。之。息。耗。取。之。費。賤。之。間。耳。

文學曰。古之事業不二。利祿不兼。然後諸業不相遠。而貧富不相。也。按。古。曰。賈。多。則。則。貧。士。夫。乘。爵。祿。以。繼。繼。者。名。不。可。勝。舉。也。多。技。則。窮。心。不。一。也。

鹽鐵論

卷四

十三

因。權。勢。以。求。利。者。入。不。可。勝。數。也。食。湖。池。管。山。海。芻。芻。者。不。能。與。之。爭。海。商。賈。不。能。與。之。爭。利。子。貢。以。布。衣。致。之。而。孔。子。非。之。况。以。勢。位。求。之。者。乎。故。古。者。大。夫。思。其。仁。義。以。充。其。位。不。為。權。利。以。充。其。私。也。

大夫曰。山岳有麓。然後百姓游焉。河源有澗。然後民取足焉。夫。尋。常。之。所。不。能。既。波。濤。丘。阜。之。木。不。能。成。宮。室。小。不。能。苞。大。水。不。能。滂。多。未。有。不。能。自。足。而。能。足。人。者。也。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故。善。為。裁。人。者。能。自。為。者。也。善。治。人。者。能。自。治。者。也。文學。不。能。治。內。安。能。立。外。乎。

文學曰。行遠者假於車。濟江海者因於舟。公輸子能因人主之材。木以構宮室臺榭。而不能自為專室。狹廬材不足也。歐冶能因國君以為金鑑大鐘。而不能自為一鼎。盤材無其用也。君子因人主之正朝。以和百姓。潤衆庶。而不能自饒其家。勢不便也。故舜耕於歷山。思不及州里。太公屠牛於朝歌。利不及妻子。及其見用。恩流八荒。德溢四海。故舜假之堯。太公因之周。君子能修身以假道者。不能枉道而假財也。

大夫曰。道懸於天。物布於地。知者以行。愚者以困。子貢以著積顯於諸侯。陶朱公以貨殖尊於當世。富者交焉。貧者游焉。故上

鹽鐵論

卷四

十四

有人君下及布衣之士。莫不戴其德。稱其仁。原憲孔伋當世被踐寒之患。顏回屢空於窮巷。當世之時。迫於窶穴。拘於緼袍。雖欲假財信姦。傍亦不能也。

文學曰。孔子云。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事。吾亦為之。如不可求。送吾所好。君子求義。非苟富也。故刺子貢不受命而貨殖焉。君子遭時。則富且貴。不遇退而樂道。不以利累己。故不違義而妄取。隱居修飾。不欲妨行。故不競名而趨勢。雖附之以韓魏之家。非其志。則不居富貴。不休榮勢。毀不能傷也。故原憲之緼袍。賢於季孫之狐貉。趙宣孟之魚食。甘於知伯之芻豢。子思之銀佩。美於厲公之垂

蘇。輕文侯。賦段于木之間。非以其有勢也。晉文公見韓慶下車而趨。非其多財。以其富於仁。充於德也。故貴何必財。亦仁義而已矣。

鹽鐵論卷四終

鹽鐵論

卷四

十五

鹽鐵論卷五

漢 汝南程 寬著  
明 竟陵鍾 惺評

政學第十八

大夫曰。夫懷枉而言正。自託於無欲。而實不從。此非士之情也。昔李斯與已丘子俱事荀卿。既而李斯入秦。遂取三公。據萬乘。以制海內。功侔伊望。謂伊尹太。名巨太山。而已丘子不免於烹。儲高處如滌炭之熾。非不衆也。然卒成於溝壑。而已全內。無以養外。無以稱貧。賤而好義。雖言好義。亦不足貴者也。

鹽鐵論

卷五

一

文學曰。方李斯之相秦也。始皇任之。人臣無二。然而荀卿為之不。全。其。權。不。測。之。禍。也。已。丘。子。飯。麻。蓬。蓽。修。道。白。屋。之。下。樂。其。志。安。之。於。廣。厦。窮。黎。無。絲。絲。之。勢。亦。無。威。威。之。憂。夫。晉。獻。垂。棘。非。不。美。也。官。之。苛。見。之。而。歎。知。荀。息。之。園。之。也。知。伯。富。有。三。晉。非。不。盛。也。然。不。知。襄。子。之。謀。之。也。季。孫。之。狄。難。非。不。難。也。而。不。知。魯。君。之。患。之。也。故。晉。獻。以。寶。馬。釣。虞。號。襄。子。以。城。德。誘。智。伯。身。禽。通。作。於。趙。而。虞。號。卒。并。於。晉。以。其。務。得。不。顧。其。浚。貪。土。地。而。利。寶。馬。也。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今。之。在。位。者。見。利。不。廉。寧。貪。得。不。顧。耻。以。利。易。身。以。財。易。死。無。仁。義。之。德。而。有。高。貴。之。祿。若。陷。坎。穿。食。於。

縣門之下。此李斯之所以具五刑也。傳曰。李斯楚上蔡人也。地。世。立。口。所。中。趙。高。之。請。以。具。斯。五。刑。腰。斬。成。陽。南。方。有。鳥。名。鴻。鵠。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飛。過。太。山。太。山。之。鵠。倪。啜。腐。鼠。見。鴻。鵠。而。嚇。今。公。卿。以。其。富。貴。愛。儒。者。為。之。常。行。毋。無。若。太。山。鵠。鴻。鵠。乎。

大夫曰。學者所以坊古防。固辭。禮者所以文鄙行也。故學以補。志。禮。以。文。質。言。忍。可。道。行。思。可。樂。惡。言。不。出。於。口。邪。行。不。及。於。已。動。作。應。讓。逆。容。中。道。故。禮。以。行。之。孫。以。出。之。是。以。終。日。吉。無。口。過。終。身。行。無。寬。尤。今。人。主。張。官。立。朝。以。治。民。張。爵。今。祿。以。褒。

鹽鐵論

卷五

二

賢而白。縣門。房。鼠。何。辭。之。鄙。倍。而。悔。於。所。開。也。文學曰。望主設官以授任。能者處之。分祿以養賢。能者受之。義。無。高。義。取。無。多。故。舜。受。堯。之。天。下。太。公。不。避。周。之。三。公。苟。非。其。人。單。食。豆。豈。獨。為。顧。民。也。顧。幸。故。德。薄。而。位。高。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夫。太。山。鵠。亦。腐。鼠。於。窮。澤。出。谷。之。中。非。有。害。於。人。也。今。之。有。司。盜。主。財。不。食。之。控。利。法。之。考。不。知。機。之。是。發。又。以。嚇。人。其。患。惡。焉。得。若。太。山。之。鵠。乎。大夫曰。司馬子言。天下讓。皆為利往。實。值。傳。曰。天。下。無。非。利。也。利。趙。女。不。探。醜。好。耶。姬。預。不。擇。遠。近。商。人。不。醜。恥。辱。戈。士。不。愛。

夫力事不在親事君不避其難皆為利祿也。偏墨內貪外終。往來游說。稅柄柄然亦未為得也。故尊榮者士之願也。富貴者士之期也。方李斯在荀卿之門。圖耳與之齊軫。及其奮翼高舉。龍犀驥騫過九軼。二翔翔萬仞。鴻鳴驪驪且同侶。况波音辟音哉也。燕雀之屬乎。席天下之權。席猶同也。若人。却守內之眾。後車百乘。食陳萬鍾。而拘偏布禍不完。糟糠不飽。非甘菽養而平廣。厦亦不能得已。雖欲游人。其何已乎。

文學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賢士殉名。貪夫成利。李斯貪其所欲。致其所惡。青汗花雖曰欲而不知止。如其所。叔孫敖早見於末萌。

鹽鐵論 卷五 三

三夫相而不悔。非樂平。錢而惡重。祿也。慮遠而避害。謹也。夫郊祭之牛。食養其牛。衣之文繡。以入廟堂。大宰執其鬻刀。以啟其毛。方此之時。隨任重而止。峻坂不可得也。商鞅困於茲池。吳起之伏王尸。頽被布褐。而處窮鄙之蒿廬。李斯相秦。席天下之勢。志小萬乘。及其回於囹圄。車制於雲陽之市。亦願負薪入鴻門。行上蔡曲街。絕不可得也。蘇秦吳起。以權勢自殺。商鞅李斯。以尊重自滅。皆貪祿慕榮。以沒其身。送車百乘。曾不足以載其禍也。

後賢第十九

大夫曰。伯夷以廉。蹇生以信。成由小器而虧大體。匹夫匹婦之為。諒也。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何功名之有。蘇秦張儀。知更以強國。勇足以威敵。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息。萬乘之主。莫不屈體卑辭。請交。此所謂天下名士也。夫智不足。此謀而權不能舉。當世民斯為下也。今舉亡而為有。震而為盈。節不穿。履澀念徐行。若有遺亡。非立功成名之士。而亦未免於世俗也。文學曰。蘇秦以逆頭於趙。張儀以衡任於秦。衡。司馬貞。長蘇秦相六國。合從親而崩。秦隴西地形。衡長張儀相六國。連衡而事秦。故蘇為合從。張為連衡也。方此之時。非不

鹽鐵論 卷五 四

者必不以義亡。卒之權三桓之富。不可及也。孔子為之曰。滋為人臣。權均於君。富侔於國者。亡故。其位彌高。而罪彌重。祿滋厚。而罪益多。文子曰。月有榮華。夫行者先全已。而後求名。仕者先辟害。而後求祿。夫香餌非不美也。魚龍聞而深。飛鷹見而高。逆者知其害身也。夫為鳥鵲。魚龍。食香餌而後狂。飛走。逆身。屈。逆。逆。無益於成。吳越春秋曰。高飛之鳥。成於於。今有司盜取國法。遺不顧罪。卒然有忽。然。後車馳人。趨無益於成。所皆不足備於滅。覆。滅。也。妻子奔亡。無處所。身在深。莫知恤。視方此之時。何暇。以笑。

子。

大夫曰文學高行矯然。吾不可卷。威節潔言。傲然若不可沮。然  
成。辛陳勝。擢輓轡。首為叛逆。自立張楚。陳勝世家曰。陳勝乃  
張大其楚圖。素非有。由處士之行。宰相列臣之位也。奮於大  
故稱。復楚也。素非有。由處士之行。宰相列臣之位也。奮於大  
舉。不過旬月。而齊魯僞墨。蓋紳之徒。徐廣曰。薦紳。肆其長衣。長  
官。負孔氏之禮。冠詩書。委質為臣。贊也。孔甲為法博士。陳勝  
孔甲。字甲。孔子之八世孫也。為陳王法博士。或於陳下。亦俱成陳為天下大笑。漢藏高遊  
於國若星也。

文學曰周室衰禮義壞不能統理天下諸侯交爭相滅亡并為六

國兵

卷五

五

國兵不休。民不得寧息。秦以虎狼之心。蠶食諸侯。胡師古曰。蠶  
之如蠶之。并吞戰國。以為郡縣。伐能矜功。自以為過。走舜而差與  
之。司素仁。愛而尚刑罰。以為今時。不師於文。而決於武。趙高治獄  
於內。蒙恬治兵於外。百姓愁苦。同心而患秦。陳王赫然奮爪牙。為  
天下首事。通雖文而儒。墨戎子之者。以為無王。父矣。道擁遏不得  
行。自孔子以至於茲。而秦復重禁之。故發憤於陳王也。時漢之王  
儒持孔子之禮器往歸陳。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歷  
王於楚。孔甲為陳法博士。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歷  
幾成湯文武之功。為百姓除殘去賊。豈貪祿樂位哉。  
大夫曰文學言行。雖有伯夷之廉。不及柳下惠之克。不可廢。

下視潔言污行。殺鵬。酒。豆。肉。遷延相讓。辭小。取大。雞。蕪。狼。吞

越。結。王。城。之。守。以。儒。術。擢。為。上。卿。而。有。好。利。殘。忍。之。心。主。父。傳  
以。口。舌。而。大。官。竊。權。重。欺。詒。亦。宗。室。受。諸。侯。之。賂。卒。皆。殊  
刑。王。父。傳。曰。儒。上。書。關。下。朝。奏。幕。召。入。見。拜。僮。東。方。朔。自。稱  
為。獨。若。一。歲。以。還。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東。方。朔。通。曰  
辨。眾。消。取。釋。石。當。世。無。雙。然。者。其。私。行。征。夫。不。忍。為。風。俗。通。曰  
與。不。遜。高。自。稱。舉。印。拜。以。為。即。當。在。側。侍。中。敢。召。至。可。謂。文  
主。未。嘗。不。說。也。時。謂。賜。之。食。於。前。飯。已。盡。檢。其。餘。肉。持。大。衣。畫  
半。取。一。歲。久。者。即。棄。去。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片。女。子。人  
主。左。右。皆。即。人。況。無。東。方。朔。之。口。其。餘。無。足。觀。者。也。  
文學曰志善者忘惡。謹小者致大。俎豆之間。足以觀禮。閉門之內。

禮論

卷五

六

是以論行。大服古之服。誦古之道。舍而為非者。鮮矣。故君子時然  
後言。義然後取。不以道得之。不居也。滿而不溢。泰而不驕。故表  
親於眾。秣馬不過一駟。公孫弘即三公之位。家不過十乘。東方  
先生說。聽言行於武市。而不驕溢。主父見困厄之日久。此疾在位  
者。不好道。而富且貴。莫知卹士也。於是取饒衍之餘。以同窮士之  
意。非為私家之業也。當世器。非惠儒之難。康惠在位者之虎。飽  
嗚。明於求覽。無所子。遺耳。嗚。明也。爾雅曰。江東平。

相刺第二十

大夫曰古者經井田制墨星大夫治其田疇女子治其麻糸... 無曠地無游人故非工商不得食於利末非良農不得食於收... 獲非執政不得食於官爵今傷者繼業耕而學不驗之語曠日... 彌久而無益於理注來浮游不耕而食不蠶而衣巧為良民以... 奪農妨政此亦當世之所惡也

文學曰禹感洪水身親其勞澤行路宿過門不入當此之時簪履... 不假冠挂不顧而暇耕乎孔子曰詩人疾之不能熱丘疾之不能... 伏是以東南西北七十說稅而不用然後退而修王道作春秋垂

聖賢論

卷五

上

之萬世之後天下折中焉豈與匹夫匹婦耕織同哉傳曰君子當... 時不動而民無觀也故非君子莫治小人非小人無以養君子當... 不耕織為匹夫匹婦也君子耕而不學則亂之道也... 大夫曰文學言治尚於唐虞古義高於秋天有華言矣未見其... 實也昔魯穆公之時公儀為相子思子原為之卿然杜削於齊... 以泗為境而畏楚人而賓秦國孟軻居梁兵折於齊上將軍次... 而太子虜而敗於秦地奪七州七河內河外夫仲尼之門七十... 子之徒去父母捐室家負荷而隨孔子不耕而學亂九愈滋故... 玉屑滿筐不為有實詩書負笈不為有道要在安國家刺以民

不苟文繁衆辭而已

文學曰虞不用百里之謀而滅秦穆用之以至伯焉夫不用賢則... 士而不削河可得乎孟子遠梁惠王問利答以仁義趣舍不合是... 以不用而去夫懷賢而無語故有粟不食無益於餓視賢不用無... 益於削紂之時內有激策二子外有膠鬲棘子故其不能存言而... 不用諫而不聽雖賢忍音得有益於治也

大夫曰橋抽生於江南而民皆甘之於口味同也好音生於鄭... 衛約人皆樂之於耳聲同也越人夷吾戎人由余詩澤而後通... 而並顯齊秦人之心於善惡同也故魯子倚山而吟山鳥下翔

聖賢論

卷五

八

師曠鼓琴百獸率舞未有善而不合誠而不應者也意未誠與... 故樂有闕龍逢而亡夏殷有三仁而商滅不患無由余夷吾之倫... 虛無相穆之聽耳傳曰時戎將由公使秦國論五帝三王之所以... 曰鄭國有聖人故國之也而以上之也然之於世內文王... 梁事有功桓公心先嘗馳叔曰使齊國得管子者說也桓公可... 謂知行是以孔子東而無所達過屈原放逐於楚國故曰直道而... 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終非以此言而不見於行而不... 合者也



大夫曰。必者不期於利。而貴在中。故論者不期於廢。而務在事實。善敵而不知轉。未可謂能。教也。善言而不知變。未可謂能說也。技規而非矩。執準而非繩。通一孔。曉一理。而不知權。衡以所不觀。不信人。若輝之不知靈。堅據古人以應當世。猶反參之錯。膠柱而調瑟。固而難合矣。孔子所以不用於世。而益軒見賤於諸侯也。

文學曰。日月之光。而盲者不能見。雷霆之發。而聾人不能聞。夫為不知者言。若語於詹。何恃輝之不知重。平雲耶。夫以伊尹之知太公之賢。而不能開辭於桀。紂。非說者非聽者。過也。是以割和

鑿鐵論

卷五

七

抱璞而泣血。曰安得良工。而割之。屈原行吟澤畔。曰安得皇陽。而察之。夫人君莫不欲求賢。以自輔。任能以治國。然事於說。惑於道。使是以賢聖蔽掩。而澆佞用事。以此亡國。破家。而賢士職於巖穴也。昔趙高無過人之志。而居萬人之任。是以傾覆秦國。而禍殃其宗。蓋失其瑟。何膠柱之謂也。皇問其強。力通於獄。法拜中車府令。

大夫曰。所謂文學高第者。智象能明先王之術。而實質足以履其道。故居則為人師。用則為世法。今文學言治。則稱史。辨道行。則稱孔墨。授之政。則不達。懷古道而不能行。言直而行之

枉道是而情非。衣冠有以殊於鄉曲。而實無以異於凡人。諸生所謂中直者。遭言蒙舉。備數達然耳。殆非明舉所謂。固未可與論治也。

文學曰。天授三光。以曉記。天子立公卿。以明治。故曰公卿者。四海之表儀。神化之丹青也。上有輔明主之事。下有逐聖化之事。和陰陽。調四時。安衆廣育。羣生。使百姓輯睦。無怨思之色。則夷順德。無叛逆之憂。此公卿之職。而賢者之所務也。若伊尹周召三公之才。大顛闕天。九卿之人。伊尹居湯之臣。周公且召公與周武。文學不中。去聖主之明舉。今之執政。亦未能稱感德也。

鑿鐵論

卷五

十

大夫不說。身作色不應也。

文學曰。朝無忠臣者。政闇。大夫無直士者。位危。任座正言君之過。文侯改言。行稱為賢。君表盜而刺。終侯之駭。卒得其慶。故觸水。以千主之過者。忠臣也。犯嚴顏以匡公卿之失者。直士也。鄙人不能卷言。而違方。令人主敬之也。數探。教令張而不施。貪謀。非其人。以妨農商。工市。井之利。未歸於民。民望不遂也。月夫帝王之道。多隨壞而不俗。詩云。濟濟多士。意者誠任用其計。非苟陳虛言而已。

鑿鐵論卷五

鹽鐵論卷六

漢 汝南桓 寬著  
明 竟陵鍾 惺評

珠路第二十一

大夫曰七十子躬受聖人之術。有名列於孔子之門。皆諸侯卿相之才。可商面者。數人可改事者。冉有季路。言詰宰我子貢。宰我秉事有能於齊。田常作難。道不行身。成庭中。簡公殺於檀臺。子路止衛。孔懼作亂。不能救君。出亡身。殖於衛。子貢子車。適逃不能救其難。食人之重祿。不能更處人尊官。不能存。何其厚於

鹽鐵論

卷六

已而游於君。我同門共業。自以為知古今之義。明君臣之禮。或或或也。二三子珠路何道之博也。

文學曰。宋衷公知孔父前之賢。而不蚤任。故身成魯莊。知季有之賢。授之政。晚而亂。肅君近倖。遠去賢子。路居蒲。孔懼為政。簡公不聽。宰我而漏其謀。是以二君身被放殺。而禍及忠臣。二子者。有事而不預。與其謀。故可以成。可以生。去其養一也。要嬰不處崔慶之難。不可謂不義。澠子去般之亂。可謂不仁乎。

大夫曰。至美素璞。物莫能飾也。至賢保真偽。文莫能增也。故金至不珠。美珠不盡。今仲由冉求。無桓柘之材。隋和之璞。而張文

之壁。若雕朽木。而礪鉛。白刃飾。燥。毋。實。土人也。彼以五色。裴然成章。及適行。滌。沫。波。則沮矣。夫事。操。台。道。枕。藉。詩。書。危。不。能。安。亂。不能治。郵。里。逐。鷄。雞。亦。無。黨。也。

文學曰。非學無以治身。非禮無以輔德。秘氏之璞。天下之美寶也。待錫。識。之。工。而。後。明。也。嫡。天下之。校。人也。待香。潔。脂。粉。而。後。容。用。公。天下之。主。聖。人也。待。賢。師。學。問。而。後。通。今。齊。世。庸。士。之。人。不。好。學。問。身。以。已。之。愚。而。負。荷。巨。任。若。無。械。接。觸。音。濟。江。海。而。遭。大。風。濤。沒。於。百。仞。之。淵。東。流。無。崖。之。川。安。得。阻。而。止。乎。

大夫曰。性有剛柔。形有好惡。聖人能因而不能改。孔子外喪二

鹽鐵論

卷六

三子之服。而不能。卑。其。心。致。子。路。解。長。劍。去。危。冠。屈。節。於。夫。子。之。門。然。攝。齊。音。何。友。行。行。音。爾。鄙。心。猶。存。音。手。畫。懷。欲。損。三。年。之。喪。孔。子。口。羹。土。之。墻。又。可。朽。也。若。由。不。得。其。成。然。故。內。無。其。質。而。外。學。其。文。雖。有。賢。師。良。友。若。畫。音。畫。脂。饑。音。水。費。日。損。功。故。良。師。不。能。飾。威。施。音。香。澤。不。能。化。璞。母。也。

文學曰。蒙以不潔。鄙夫捨鼻。惡人盛飾。可以宗祀上帝。使二人不。法。聖。人。之。門。不。免。為。窮。夫。安。得。卿。大。夫。之。名。故。砥。礪。以。致。於。學。所。以。逞。其。才。也。孔子曰。孰。不。能。軀。哉。軀。哉。故。事。人。加。則。為。宗。廟。也。否則。所。養。之。豈。音。才。也。張。耳。傳。曰。所。養。平。所。養。馬。之。後。於。越。之。楚。

夫。不。獨。安。能。受。而。未。能。者。也。  
 匹。夫。賤。之。工。人。施。巧。人。主。服。而。解。也。  
 夫。觀。者。自。以。為。故。不。飾。愚。者。自。以。為。知。故。不。學。觀。笑。在。已。而。不。  
 自。知。不。好。用。人。是。自。之。過。也。

松野第二十二

大夫曰。劉者折。委者卷。故季由以強梁。宰我以委。兩殺使二  
 子不學。未必不淨。其或何者。矜已而伐能。小知而巨。欲人之  
 從已。不能以已之是人。其視而自見其賈而自貴也。此其所  
 以身殺。而終。離也。未見其為宗廟器。視其為世。也。當此  
 之時。東流亦安之乎。

文學曰。駟驥之。輓。車。垂。頭。於。太。行。身。者。持。刀。而。睨。之。太。公。之。窮。  
 困。負。敗。於。朝。歌。也。蓬。頭。相。聚。而。笑。之。當。此。之。時。非。無。遠。筋。奇。駿。才。  
 也。非。文。王。伯。樂。莫。知。之。賈。也。子。路。宰。我。生。不。逢。伯。樂。之。舉。而。遇。

補錄

卷末

江。屠。故。屠。子。傷。之。若。由。不。得。其。衷。然。天。其。祝。子。矣。季。路。夫。孔。子。笑。  
 天。祝。孔。父。前。累。華。督。之。難。不。可。謂。不。義。仇。牧。汝。宋。葛。之。禍。不。可。謂。  
 不。賢。也。左。傳。事。見。

大夫曰。今之學者。無太公之能。騏驥之才。有以終。葛介。毒。而。自。  
 害。也。東。海。成。顯。河。東。胡。建。是。也。二。子。者。以。術。業。舉。  
 越。卒。位。為。縣。令。獨。非。自。足。無。與。合。同。引。之。不。來。推。之。不。進。托。假。  
 不。遜。收。其。害。不。恭。刻。其。骨。公。主。侵。陵。大。臣。知。其。不。可。而。強。行。  
 之。彼。行。于。名。所。由。不。就。果。沒。其。身。未。聞。功。業。所。至。而。見。而。觀。夫。  
 之。缺。下。知。之。於。兩。觀。之。下。從。物。今。注。曰。古。者。帝。每。門。將。

兩親于前所以標表官門登之可身得重罪不得以壽終徵也  
而以為知訐而以為直不孫以為勇其遭難固亦宜也

文學曰二公懷精印之心行忠正之道直已以事上竭力以竭公  
奉法推理不辟讎禦不阿所親不貴妻子之養不顧私家之業然  
卒不能免於嫉妬之人為眾枉所排也其所以累不測之刑而功  
不遠也夫公族不正則法令不行股肱不正則姦邪興起趙奢行  
之平原范雎行之穰侯二國治而兩家全故君過而臣正上非而  
下譏大臣正懸令何肯不取諸已而行哉非於人執政之大失也  
夫屈原之沉淵遭子椒之譖也管子得行其道鮑叔之力也今不

觀能叔之力而見汨羅之禍雖欲以壽終惡其能得乎

五

遵道第二十三

大夫曰御史御史未應謂丞相史曰文學結髮學語服膺不  
辭若循環轉若陶鈞結髮猶言變角少時也循環言其旋繞往  
明也文繁於春華無功於抱風飾虛言以乳實道古以當今  
之則縣官用廢虛言不可實而行之不從文學以為非也舉口  
警警不可勝聽讀都大府曰久矣通先古明當世今將何從  
而可矣丞相史進曰晉文公諱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諱所由  
不同俱歸於伯而必隨古不華製故不改是文質不變而惟車  
尚在也故或作之或述之然後法令調於民而器械便於用也

六

孔對三君殊意晏子相三君異通非苟相反所務之時異也韓

論也  
君公卿既定大業之路建不竭之本願無顧細故之語李儒墨

文學曰師曠之調五音不失宮商聖王之治世不離去仁義故有  
改制之名無變通之實上自五帝下及三王其不明德教謹庠序  
崇仁義立教化此百世不易之遺也殷周因修而昌秦王變法而  
亡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言法教故沒而存之舉而貴之賈

而行之何更為哉。民而數者不勝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

丞相史曰。試西施之美。無益於容。遺堯舜之德。無益於治。今文  
學不言所為治而言以治之無功。猶不言耕田之方。美富人之  
園。猶倉也。夫欲粟者務時。欲治者因世。故簡君昭然獨見存亡  
不可與世俗同者。為其阻功而多近也。衛人安其故而愚者。果  
所聞故舟車之始。使民三年而後安之。商書之法立。然後民信  
之。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權。文學可令扶繩循刻。非所與論  
道術之外也。

禮記論

卷六

七

文學曰。君子多聞闢疑。述而不作。聖達而謀。大取知而事。察是守  
功成而不隱。各立而不損。小人知淺而謀大。羸弱而任重。故中通  
而感。蘇秦商鞅是也。無先王之法。非聖人之道。而因於已故。以易  
曰。小人處高位。雖高必崩。不蹈其道。不恤其德。而能以善終身。未  
之有也。是以初學於天。後入於地。禹之治水也。民知其利。莫不勸  
其功。商鞅之立法。民知其害。莫不畏其刑。故夏后功立而于去。禹  
殃法行而亡。商鞅有獨智之慮。世不獨見之證。文學不足與權。當  
世亦無負累之缺也。

論非第二十四

丞相史曰。晏子有言。儒者厚於言而寡於實。繁於樂而針於  
民。久夜以言生。厚券以傷業。禮煩而難行。道近而難通。稱性古  
而言譽。當世賤所見而貴所聞。比人本任。以己為試。此類異  
所以誅黜而秋山。故於匈奴也。處其位而非其朝。生乎世而訕  
其上。終以波戮而喪其軀。此獨誰為負其累而蒙其殃乎。  
文學曰。禮所以坊淫。樂所以移風。禮與樂正。則刑罰中。故堤坊成  
而民無水。禮義立而民無亂。故禮義壞。堤坊失。所以治者。未之  
有也。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故禮之所為作。

禮記論

卷六

八

非以害生。傷業也。威儀節文。非以亂化。傷俗也。治國謹其禮。免國  
謹其法。昔秦以武力吞天下。而斯高以威聲累其禍。廢古術。廢舊  
禮。專任刑法。而傷墨既喪焉。塞土之塗。塞人之口。道缺日進。而上  
不聞其過。此秦所以失天下。而頌社稷也。故聖人為政。必先誅之  
為巧言。以輔非而傾覆國家也。今子安取亡國之語。而求乎夫公  
卿處於位。不正其道。而以意阿色。順風疾。小人譏議。而遂以成  
人之過也。錢謙善言也。故知言之成。不思楚苟合之徒。是以不克  
於縲。縲悲夫。縲索也。縲索也。縲索也。縲索也。縲索也。縲索也。縲索也。  
丞相史曰。橫巧而有卿。九華而有藪。言物類之相逆也。孔子

曰。德不孤。必有鄰。故湯與而伊尹。至不仁者。遠矣。未有明君在。上而亂臣在下也。今先帝躬行神聖之道。以臨海內。格舉奇才。賢良之士。唯仁是用。誅逐亂臣。不避所親。務以求賢。而簡退不肖。猶堯之舉舜禹之族。雖堯放。雖堯也。而曰苟合之徒。是則主非而臣阿是也。

文學曰。臯陶對舜。在知人性。而其難之。洪水之災。堯獨愁悴。而不能治。得舜禹而九州寧。故雖有堯之明君。而無舜禹之佐。則純德不流。春秋刺有君而無臣。先帝之時。良臣未備。故和臣得聞。堯堯得舜禹而絲繩離堯。誅趙簡子得叔向而威青有誅。語曰。未見君

賢。則善。九

子不知偽。臣詩云。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胡公

承相史曰。堯任鯀。雖堯得舜禹而放逐之。以其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人君用之。齊氏而類異。濟南亭長也。先帝舉而加之。高位官至上。卿賈山起布衣為漢議臣。處舜禹之位。執天下之中。不能以治。而反坐誅。上故黜堯之誅。加而刑戮。至禹賢者受賞。而不肖者被刑。固其然也。文學何性焉。

文學曰。論者相扶以義。相喻以道。送善不求勝。服義不耻窮。若相違。以偽相說。以詐相矜。於後息期於苟勝。非其貴者也。夫蘇秦張

儀。焚或諸侯。傾覆萬乘。使人主失其所持。非不辨然。亂之道也。子以輔卿相。又從而順之。好頌史之。豈不計其波。子之為人。更宜

孝義第二十五

丞相史曰：卷聞士之居世也。衣服足以勝身，飲食足以供親，內足以相，外不求於人，故身修然後可以理家，家治然後可以治官。故犯禁者，不可以言孝。薪菹菜也，益康也。妻子飢寒者，不可以言慈。緒業不備者，不可以言理。居斯世，行斯身，苟有

此三累者，斯亦足以默矣。  
文學曰：善養者，不必易恭也。善供服者，不必錦繡也。以已之所有，盡事其親，之至也。故匹夫勤勞，猶足以順禮，飲水足以飲其敬。水盡其歡，斯之為孝，致足形還，葬而無樹，稱其斯之。

禮孔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不敬何以別乎？故上孝，養志，其次養色。其次養體，貴其禮，不食其養，禮順心，和養雖不備，可也。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也。故富貴而無禮，不如貧賤之孝悌。園門之內，嘉孝馬園門之外，盡悌焉。朋友之道，盡信焉。三者孝之至也。居家禮者，非謂積財也。事親孝者，非謂鮮肴也。亦和顏色，承意盡禮義而已矣。

聖鑑論

卷六

十一

丞相史曰：八十曰耄，七十曰老。耄食非肉不飽，衣非帛不暖。故孝子日甘毳，以養口，輕屨以養體。管子養曾首，必有殯內。無滿統，則雖公西赤不能以為家。無者，膳雖問曾不能以卒養。

禮孔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不敬何以別乎？故上孝，養志，其次養色。其次養體，貴其禮，不食其養，禮順心，和養雖不備，可也。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也。故富貴而無禮，不如貧賤之孝悌。園門之內，嘉孝馬園門之外，盡悌焉。朋友之道，盡信焉。三者孝之至也。居家禮者，非謂積財也。事親孝者，非謂鮮肴也。亦和顏色，承意盡禮義而已矣。

禮無益加，故必有其實。然淺為之，父子與其禮有餘而養不足。肆養有餘而禮不足，夫洗爵以盛水，升降而進糲，禮雖備，然非其貴者也。

文學曰：同衾王之母，非無酒肉也。衣食非不知曾，而彼不孝之名，以其不辭事其父母也。君子重其禮，小人貪其養。夫嗥來而招之，後而與之乞者，備不取也。君子苟無其禮，雖美不食。焉。故禮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是備輕而禮重也。

丞相史曰：羊羹大以天下一國，養次祿養下以力。故王公人君上也，卿大夫次也。夫以家人言之，有賢子者，當路於世者，高堂

聖鑑論

卷七

十二

遠安安車大馬，衣輕煖，食甘毳，無狀者，渴衣皮冠，窮居陋巷，有且無養食，薛孺者，葷茹腥，而後見肉。漢注：立伏，無常。以主秋，日祭，王亦以此日出，獲還以祭。宗廟政有，無禮之祭也。祭，舊謂曰：服者，歲終大祭，服也。宗廟政有，無禮之服也。取以祭，老親之腹，非唐園，唯菜是成。夫薪，孺乞者，所不取，而子以養親，雖欲以禮，非其貴也。

文學曰：無其能而竊其位，無其功而有其祿，雖有富貴，由躡躡之。養也。高堂極望，食索方丈，而不可謂孝。老親之腹，非益也。何故？常成不道之物，夫取非有非職，財入而患，使之身且成，禍殃安得。膳服而食，肉曾參，閔子無柳，相之養，而有孝子之名，周襄王富

有天下而有不故事父母之累夏歷勝曰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則衰王不能事非故禮非

而養豈非孝也涼國反而以養非孝也

丞相史曰上孝養色其次安親其次全身往者陳餘背漢斬於

泚水伍坡邪逆而夷三族近世主父偃行不軌而誅滅呂氏

舒并口而見戮中舒弟子也行身不謹誅及無罪之親由此觀

之虛禮無益於已也文實配行禮養俱施然沒可以言孝孝在

於實質不在於飾貌全身在於謹慎不在於馳語也

文學曰言而不誠期而不信難難不勇事君不忠不孝之大者也

孟子曰今之士今之大夫皆罪人也皆違其意以順其惡今子不

忠不信巧言以亂政導諛以求合若吐者不容於世春秋曰士守

一不移循理不外後供其職而已故卑位而言高者罪也言不

及而吉者傲也有詔公卿與若議而空戰口也

鑿錄 卷六 十三

鑿錄卷七

漢 汝南桓 寬若 明 竟陵鍾 惺評



利議第二十六

丞相史曰山林不讓極極桂以成其崇君子不對對負薪之言以

其名故多見者博多聞者知距諫者塞已已者孤故謀及天下

者無失策舉及眾者無損功也詩云詢於芻蕘故布衣皆丹

風讓何況公卿之史乎春秋士不載文而書啞啞者以為守士也

春秋曰天不使穿啞啞者何名也易為以官氏氏守也孔子曰雖不

業徑於君子之塗矣使文學言之而是僕僕之言有何害使文學

言之而非辟辟微丞相史孰不非也

文學曰以正輔人謂之忠以邪導人謂之佞夫佛劫劫過納者君

之忠臣大夫之直士也孔子曰大夫有爭去去臣三人雖無道不失

其身今今子處畢畢士之列無忠正之心枉不法正邪不能臣臣願添以

容身遂遂風以說上所所言則為聽上所所行則曲若若影之隨形譬

之於教終無所是非非衣儒衣冠儒冠而不能行其道非非真儒也譬

若士龍文章首目具而非龍也若若蕙似菜而味味王石相似而異

鑿錄 卷七



類子非孔氏執經守道之傷乃公卿而從之僞非吾徒也冉有為  
季氏宰而附益之孔子曰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故輔錄者不為  
知為錄歟者不為仁丞相史默然不對

利議第二十七

大夫可作世明主憂勞萬人思念北邊之未安故使使者舉  
良文學高第詳延有道之士將欲觀錄議異冊虛心傾耳以聽  
庶幾云耳諸生無能出奇計遠圖句如安邊境之冊通作明松  
竹守空言不知趨舍之宜時世之變議論無所依如懸壺而據  
昔游訟公門之下訕訕不可勝聽言也如品即口以成事  
此豈明主所欲聞哉

之學曰諸生對朋殊路同歸指在於崇禮義退財利遵往古之道  
匡當世之失莫不云太平雖未盡可重用也實信出器有可行者焉

雙錄論

卷七

三

執事問於明禮而論於利未沮事察音謀計利籍冊以故至今未  
決非儒無成事公卿欲成利也

大夫曰色厲而內荏亂真者也文表而系葉亂實者也文學衷  
本情帶竊周公之服鞠躬踧踖竊仲尼之容議論稱誦竊商賜  
之辭刺譏言治過管晏之才心卑卿相志小蕙乘及按之政昏  
亂不治故以言舉人第以毛相馬此其所以多不稱舉詔冊曰  
昭嘉字內之士故詳延四方豪俊文學博習之士趨遷官祿言  
者不必有德何者言之易而行之難有舍其車而識其牛貴其  
不言而多成事也吳錕以其舌自破主父偃以其舌自斃賜鳴



成仁義也二者各有所宗時世異務又安可堅任古術而非今之理也且夫小雅非人必有以易之諸生莫有能安集國中瘵

賢良文學皆難帶曰鄙人固陋者成大庭任言多不稱按以逆執事夫策酒苦於口而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故故悒悒者

鹽鐵論

卷七

六

惟而沒聞諸生之悒悒此乃公卿之良策鐵石大夫色少寬面文學而蘇也

承相史曰窮巷多曲辯而蒙見者難喻公孫助曰窮巷文守夕松曲學多辯近世觀之自以日有所見耳有所聞世殊而事異文景之際建元之始民朴而歸木吏廉而自重終成屯屯人術而家富今政非改而教非易也何世之彌薄而俗之滋衰也更即鮮廉民耶寡耻刑非誅惡而姦猶不止世人有言鄙儒不如郡士初莫也之對也左傳文學出山東希流大倫子大夫論京師之日必曰抑即有章

顧分明政治議之事故所以然者也顧師古曰子者人之素稱夫失學宜之稱也志在

賢故謂之子大夫也

賢良曰夫山東天下之腹心賢士之戰場也高皇帝龍飛鳳舉於宋楚之間山東子弟蕭曹樊鄴滕灌之屬為輔雖既異世亦即開天木顛而已禹出西羌文王生北夷然聖德高世有萬人之才莫迭羣之任迭通作軼出入都市一旦不知返數然後終於斯役而已僕雖不生長京師才駕下愚不足以大議竊者以聞固里長老之言往者常民衣服溫煖而不靡器質朴牢而珍用友足以蔽體是以便車馬是以易步車是以自載酒足以合歡而不醴音樂

鹽鐵論

卷七

七

是以理心而不淫入無宴樂之聞出無佚遊之觀行即真鹿止作耕耘用約而財饒本修而民富送歲裏而不華養生遂而不奢大臣正而無欲執政寬而不苛故黎民寧其性百吏保其官建元始崇文修德天下以安其後邪臣各以伎藝窮亂至治外障山海內興諸利揚可勝告緡江充禁服張大夫華令杜周治獄罰贖科違微細並行不可勝載夏蘭之屬妄搏音搏王溫舒之徒妄殺殘吏前起獲亂良民食貨志曰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而故吏民之生計於自出者百萬餘人然不惟半自出天下大夫亦無慮者不可勝計也夫者家吏不能廉潔於是遺博士議大夫張禹方貴用事減宜甘同子品并兼之使守相為利不御史大夫張禹方貴用事減宜甘同子品中丞義孫尹青正用餘用德惠財利焉九卿造指夏蘭之屬始





芳術保散胤便益壯揚古者德行求福故祭祀而克仁義求古故  
小蓋而希今世俗寬於行而求於鬼念於禮而傷於祭履親而貴  
勢至矣而常日馳言而幸得出買物而享虛福古者君子夙夜  
尊尊思德小人履昏孜孜思其力故君子不素淡小人不空食  
世俗飾偽行詐為民巫祝以取釐謝堅額頌建舌或以成業致富  
故悍事之人釋本相學是以街巷有五閭里有祝古者無枉構購  
之靈林殺之案及其後世庶人即采木之扛葉靡之搗士不斤  
成大夫鞶莞而已今富者繡繡帷帷塗屏錯跗夫中者錦緜高張  
采畫音丹漆古者皮毛草蓆無茵席之加精弱音之美及其後大

禮記論

卷七

十一

夫士復薦草綠蒲平單莞庶人則草蓆索經單簡音茶蓬蔭而已今  
富者績茵翠蓆蒲子雲林中者復皮代綺關音坐平莞古者不潔  
無不市食及其後則有屠沽沽酒市脯魚鹽而已今熟食徧列音  
施成市作業墮急食或趣時腸服非如狗脂音馬脂音魚切肝  
羊迹雞寒爛馬駱日羹捕脯脯音而羔豆賜音膳音腐羹自饒  
甘發熱梁和炙古者土鼓音土鼓音擊木拊音石以盡其歡及其  
後卿大夫有箏瑟士有琴瑟徒者民間酒會各以黨俗彈箏鼓  
而已無要妙之音變羽之轉今富者鐘鼓五樂歌兒數曹中者鳴  
琴調瑟鄭衛趙謳古者瓦棺窆尸木板聖即周足以收形骸變

齒而已及其後桐棺不衣采棺不斷音今富者繡牆題漆音漆  
也中者梓棺槨槨食者畫棺衣袍循襲纒索古者明器有形無  
實示民不用也及其後則有醜醜之藏桐馬偶人彌祭其物不備  
今厚實多藏器用如生時則國錄音選吏素桑音上級偶車輶輪音  
夫無貌頓桐人衣統音古者不封不樹天雲祭於寢無楹宇之居  
廟堂之位及其後則封之庶人之墳半仞其高可隱今富者墳上  
成山列祠成林臺榭連閣築觀音增樓中者祠堂屏閣垣闕音  
恩音思音采浮也音思也音謂音或音種音之文音也音古者柳有喪春不相梓音  
不歌詠孔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絕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今

禮記論

卷八

十三

俗困人之夜以求酒向幸與小求而古辨歌舞俳優連笑伎戲古  
者男女之幣尚矣嫁娶之服未之以記及虞夏之淺若表布內絲  
骨弄音象珮音封君夫人加錦尚駁而已今富者皮衣朱錦繁雲  
還佩中者長綉交瑋璧滿珠玕古者事生盡愛送死盡哀故聖人  
為制節非虛加之今生不能致其愛故以奢侈相高雖無哀感  
之心而厚葬重幣者則稱以為孝顯名立於世此樂著於俗故魯  
民相蒸劫至於於屋賣桑古者夫婦之好一男一女而成家室之  
道及後士一妻大夫二諸侯有蛇婦九女而已今諸族百數卿大  
夫十數中者侍御富者盈室是以女或購悲失侍男或放故無匹



收置第三十

丞相史曰治康不足奈何

賢良曰。委。德。枉。者。過。直。德通作故。文。者。以。質。昔。者。墨。子。相。齊。一。旅。

裝。三。十。載。故。民。春。示。之。以。儉。民。儉。示。之。以。禮。方。今。公。卿。大。夫。子。孫。

誠。能。節。車。輿。遠。衣。服。躬。親。節。儉。率。以。敦。朴。限。園。池。橫。田。宅。內。無。事。

乎。市。列。外。無。事。乎。山。海。農。夫。有。所。施。其。功。女。紅。有。所。習。其。業。如。是。

則。無。朕。和。乎。無。眾。不。足。之。病。矣。

大。夫。曰。孤。子。請。孝。雙。者。語。杖。貧。者。語。仁。賤。者。語。治。議。不。在。已。

者。易。稱。夫。從。勞。讓。者。易。是。其。當。局。則。配。故。公。孫。弘。布。被。保。寬。錄。

皇。威。論

卷。七

十。本

袍。衣。若。僕。妾。食。若。屠。夫。淮。南。逆。於。內。蠻。夷。暴。於。外。盜。賊。不。為。禁。

者。後。不。為。節。若。疫。歲。之。五。徒。能。鼓。口。耳。何。敢。不。已。之。能。治。乎。

賢。良。曰。高。皇。帝。之。時。蕭。曹。為。公。勝。淮。之。屬。為。卿。濟。濟。然。斯。則。賢。矣。

之。景。之。際。建。元。之。始。大。臣。尚。有。爭。執。引。守。正。之。議。自。此。之。後。多。承。

意。欲。欲。以。敢。直。言。而。職。而。正。刺。因。公。而。徇。私。故。武。安。丞。相。也。

田。田。爭。曲。直。人。主。之。前。夫。九。層。之。臺。一。傾。公。輸。子。不。能。正。本。朝。一。

邪。伊。望。不。能。救。公。孫。丞。相。倪。大。夫。側。身。行。道。分。祿。以。養。賢。甲。已。

以下。士。功。業。顯。立。日。力。不。足。無。行。人。子。姪。之。繼。而。葛。綽。澎。侯。之。身。

傳。曰。公。孫。仲。為。丞。相。封。尚。書。蘇。瓌。其。婦。此。禮。亂。其。紀。設。其。家。傳。禮。

矣。別。原。實。為。去。正。相。封。尚。書。蘇。瓌。其。婦。此。禮。亂。其。紀。設。其。家。傳。禮。

堂。以。為。馬。廐。婦。舍。與。農。士。之。禮。而。尚。驕。矜。之。色。廉。耻。陵。遲。而。爭。趨。  
利。矣。故。良。田。廣。宅。民。無。所。之。不。恥。為。利。者。滿。朝。市。列。田。首。者。彌。野。  
國。橫。暴。擊。頓。大。第。巨。舍。之。旁。進。路。且。不。通。此。固。難。醫。而。不。可。為。工。  
大。夫。勃。然。作。色。然。而。不。應。



鹽鐵論第三十一

丞相史曰。吾聞諸郡長孫曰。君子正顏色則遠暴慢。出辭氣則遠鄙倍矣。故言可述。行可則。此有司夙昔所預視也。若夫制宰論博奕。辨盛色而相。絲。立權以不相假。使有司不能取賢良之議。而賢良文學被不運之名。竊為諸生不取也。公孫龍有言曰。論之為道。辨故不可以不屬意。屬意相寬。類師古曰。屬意相寬。其歸爭。爭而不謀。則入於鄙。今有司以不仁。又蒙素論。無以更責。豈耻矣。類師古曰。縣官所招舉賢良文學。而及親民偉仕。亦未見其能用。誠不而賢百姓之疾也。

鹽鐵論

卷十

十八

賢良曰。賈生有言曰。懇言則辭淺而不入。深言則逆耳而難採。故曰。使何容易。談且不易。而況行之乎。此胡建所以不得其處。而與得哉。不免於患也。語曰。玉雖執一良人。枉木惡直繩。今欲下堦石。通關而則恐有威。胡之累。遠鐵索。托艾則被不工之名。狼跡其胡。戴履其尾。君子之路。行止之道。固狹耳。此子石所以歎也。

除使第三十二

大夫曰。賢者處大林。遭風雷而不過。愚者雖處乎較大路。猶暗或焉。今守相親剖符。贊拜蒞一郡之衆。古方伯之位也。受命專制。宰割千里。不御於內。善惡在於已。已不能故耳。通何使之有哉。賢良曰。古之進士也。鄉擇而里選。論其才能。然後官之。厥職任然。後魯而祿之。故士修之。鄉曲非諸朝廷行之。幽隱。引是顯著。就途無火士。小大無遺。功是以賢者進用。不肖者備黜。今吏道壅而不通。方。富者以財賈官。貧者以皮射功。戢車鼎躍。成出補。吏

鹽鐵論

卷七

十七

賢良曰。賈生有言曰。懇言則辭淺而不入。深言則逆耳而難採。故曰。使何容易。談且不易。而況行之乎。此胡建所以不得其處。而與得哉。不免於患也。語曰。玉雖執一良人。枉木惡直繩。今欲下堦石。通關而則恐有威。胡之累。遠鐵索。托艾則被不工之名。狼跡其胡。戴履其尾。君子之路。行止之道。固狹耳。此子石所以歎也。

私人以官。懸賞以待。功序爵。以俟賢。舉善者不足。照惡者位。舉國為其非功。而殺百姓也。夫博主德。開臣途。在於選賢。而隨使之。權守相。然後任之。

鹽鐵論卷七

鹽鐵論卷八

疾介第三十三

漢 汝南桓 寬陵鍾 權評

大夫曰。欲為醫。以拙矣。又多求謝。為吏既多不長矣。又侵漁百姓。類師古曰。侵漁。下侵奪也。長吏厲諸小吏也。腐敗小吏厲諸百姓。故不患得之不取。而患求之無得。異也。不患其不足也。患其貪而無狀也。

賢良曰。古之制爵祿也。卿大夫足以潤厚。賢士足以優身。及漢廉

鹽鐵論

卷八

人為官者。是以代其財。而食其祿。今小吏祿薄。郡國縣後。遠至三。積粟米。實不足相誇。常居則匱於衣食。有故則費言。邪業非徒是也。縣吏相遺。官庭痛追小計。權更行施乞。餘長吏侵漁。上府下求。之縣。縣求之。卿。卿安取之。哉。語曰。貨賂下流。猶水之赴下。不竭不止。今大川江河。飲巨海。巨海受之。而欲捨公之。流流。百官之。不可得也。夫欲彰正者。瑞其表。欲下廉者。先之。身於貪。即在率。存下。數則存政不在民也。

大決曰。賢不肖有質。而貪鄙有性。君子內潔已。而不能絕。故於彼結。則公非不正。管蔡之。即子產非不正。鄧通之。傷也。夫內不

從父兄之教。外不畏刑法之罪。周公子產不能化也。今一二則賈之有司。有司豈能縛其手足。而使之無為非哉。

賢良曰。馴馬不馴。御者之過也。百姓不治。有司之罪也。春秋刺譏。不及庶人。責其率也。故古者大夫時臨刑。故色不御。刑以當矣。猶三巡而嘆。嘆之其耻不能以化。而傷其不全也。政教開而不著。百姓顛蹶。而不扶。猶赤子臨井。誘聽其入也。若此。則何以為民父母。故君子急於教。緩於刑。刑一而正百。殺一而慎萬。是以周公誅管蔡。而子產誅鄧皙也。刑誅一施。民遵禮義矣。夫上之化。下若風之靡草。無不迭教。何一一而縛之也。

鹽鐵論

卷八

二

後刑第三十四

大夫曰。古之君子。善善而惡惡。人君不畜惡民。農夫不畜無用之畜。無用之畜。苗之害也。無用之民。民之賊也。徂一害而衆苗成。刑一惡而萬民說。雖周公孔子不能釋刑。而用惡家之有。徂子。罷此不居。况徂民。子民者。教於愛而聽刑。故刑所以止民。徂所以別苗也。

賢良曰。古者篤教以導民。明辟以正刑。刑之於治。猶策之於御也。良工不能無策。而御有策。而勿用。聖人假法以成教。教成而刑不施。故威厲而不殺。刑設而不犯。今廢其紀綱。而不能張壞其禮義。

鹽鐵論

卷八

三

而不能坊。民陷於罔。從而徂之。以刑是猶開其關。牢發以毒矢也。不盡不止。曹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即哀矜而勿喜。夫不傷民之不治。而伐己之能。得姦猶弋者。觀鳥獸。掛罽罟。羅而喜也。今天下之被誅者。不必有管蔡之罪。鄧皙之偽。恐苗盡而別。民欺而不治也。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故民亂反之。政亂反之。身身正而天下定。是以君子善善而矜不能。思及刑人。濶濶窮夫。施惠說爾。行刑不樂也。

授時第三十五

大夫曰共其地居是世也。非有灾害。疾疫。獨以貧窮。非情則奪也。無奇業。考入而備。以富給。非儉則力也。今日施惠。說獨行。利不樂。則是閉無行之人。而養惰奢之民也。故君子不為惠。惠者不為仁。

賢良曰。三代之感。無孔萌教也。夏商之季。世無順民俗也。是以王者設庠序。明教化。以坊道其民。及政教之洽。性仁而偷。事故禮義立。則耕者諒於野。禮義壞。則君子爭於朝。人爭則亂。亂則天下不均。故或貧或富。富則仁生。海則民爭止。昏暴叩人。門戶求水火。貪

鹽鐵論

卷八

四

夫不恡何則。所能也。夫為政而使菽粟如水火。民安有不仁者乎。大夫曰。博於地。逐之徒。皆富人子弟。非不足者也。故民能刻鵠。後富則駭。奈坐而委蛇。延而為非。未見其仁也。夫居事不力。用財不節。雖有財如水火。窮之可立。而待也。有民不富有司。雖助之耕織。其能足之乎。

賢良曰。周公之相成王也。百姓饑。樂國無乏人。非代之耕織也。易其田。時薄其稅。飲則民富矣。上以奉君親。下無饑寒之憂。則教可成也。語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茂。義而送。菽粟不入於地。地。夫何奢。後暴慢之有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

節百姓。足而勿榮。辱故。民易與。遠禮難與。遠道。

大夫曰。縣官之於百姓。若慈父之於子也。忠焉能勿許乎。愛之而勿勞乎。故春秋耕以勸農。賑貸以澹不。通流水。出輕幣。使民務時也。蒙恩浚澤。而至今。猶以貧困。其難與。遠道。若是夫。

賢良曰。古者春省耕。以補不足。秋省斂。以助不給。民勤於財。則貢賦省。民勤於力。則功業寧。為民愛力。不奪。須臾。故有自聽於中。索之下。為坊。農業之務也。今時雨對。深。而。生。種。懸。而。不。播。秋。稼。零。落。于。野。而。不。得。收。田。疇。赤。地。而。停。落。成。市。登。春。而。後。懸。青。而。策。土。牛。始。非。明。王。勸。耕。稼。之。意。而。春。令。之。所。謂。也。

鹽鐵論

卷八

五

水旱第三十六

大夫曰。禹湯聖主。后稷伊尹賢相也。而有水旱之災。水旱天之  
所為。鐵穡陰陽之運。非人力故太歲之數在陽為旱。在陰為水。  
六歲一歲十二歲二荒。天道固然。始非得有司之罪也。

賢良曰。古者政有德則陰陽調。星辰理。風雨時。效循行於內。救聞  
於外。為善於下。福應於天。周公載紀。而天下太平。國無天傷。歲無  
荒年。當少之時。雨不破塊。風不鳴條。旬而一雨。雨必以夜。無丘陵  
高下。皆然。詩曰。有渰萋萋。興雨祁祁。今不省其所以。而口陰陽之  
運也。非可開也。孟子曰。野有餓殍。不知收也。狗彘食人食。不知檢

鹽鐵論

卷八

六

也。為民父母。民饑而食。則曰非我也。歲也。何異乎。以刃殺之。則曰  
非我也。兵也。方今之務。在除饑寒之患。罷鹽鐵。退權利。分土地。趣  
本業。養黎庶。盡地利也。寡功節用。則民自富。如是則水旱不能憂  
凶年不能累也。

大夫曰。議者貴其辭約。而指明。可於眾人之聽。不至繁文稠辭。  
多言。皆有司比俗之計。而家人語。陶末為生。本末異徑。一家數  
事。而治之。道乃備。今縣官鑄農器。使民務木。不營於不則。無  
鐵軍之累。鹽鐵何害而罷。

賢良曰。農天下之大業也。鐵器民之大用也。器用便利。則用力少。

而作多。農夫樂事。勤功用。不具則田疇荒蕪。不殖。用力鮮。功自  
半。器便與不便。其功相什而倍也。縣官鼓鑄鐵器。大抵多為大器。  
務應。負理不洽。民用多。用純弊。則革不病。是以農夫作劇。得獲者  
少。百姓苦之矣。

大夫曰。丞徒工匠。以縣官日作公事。財用饒。器用傷。家人令會  
編於日。而勤於用。鐵力不銷。鍊堅柔不和。故有司請鹽鐵。  
其用平其賈。以便宜。百姓公私雖虞。夏之為治。不易於此。吏  
明其效。工致其事。則柔和平。器用便。以則百姓。可苦而農夫。何  
疾。

鹽鐵論

卷八

七

賢良曰。平徒工匠。欲民得占。和鼓鑄。煮鹽之時。鹽與五穀同賈。鹽  
價。和利。而中用。今縣官作鐵器。多苦惡。及增口。謂作鐵器。民志  
益。此味苦。器不脆。用費不省。卒徒頓而力作不盡。家人相一。父子  
戮力。各務為善。器不善者。不棄農事。急就運行之所。陌之間。民  
相與。而買得。以財貨。五穀。新弊。易貨。或賈民。不棄作業。置田。器各  
得所。效更詳。省約。縣官以徒。復作。繕治。道橋。諸。民便之。今總其  
原。一其賈。器多堅。器善。惡無所。稟。吏效不在。器難。得。家人不勝  
多。儲多。儲則。生。棄。膏。腴。之日。遠。市。田。器。則。後。良。時。鹽。鐵。賈。貴。百  
姓。不。便。貧。民。故。木。排。手。縣。上。擾。笑。食。鐵。官。賈。器。不。售。或。頗。賦。於

民卒徒作不中程時命助之發發無限更縣以均劇故百姓疾苦  
 之古者千室之邑百乘之家陶冶工商四民之求足以相更故農  
 民不離畦畝而足乎田器工人不斲伐而足乎陶冶不耕田而足  
 乎粟米百姓各得其便而上無事焉是以王者務本不作末夫  
 耀除雕琢湛民以禮示民以樸是以百姓務本不營於末

崇禮第三十七

大夫曰飾几杖修樽俎為實非為主也。炫曜奇怪所以陳四夷  
 非為民也。夫家人有容為有倡優奇變之樂而况縣官乎。故列  
 羽毛陳戎馬以示威武奇蟲珍怪所以示懷廣遠明德遠國莫  
 不至也。

賢良曰王者崇禮施德上仁義而賤怪力故聖人絕而不言孔子  
 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不可棄也。今萬方絕國之君未嘗  
 獻奇懷天子之威德而欲觀中國之禮儀故設明堂辟雍以示之  
 揚于成昭雅頌以風之今乃玩好不用之絕奇蟲不言之歌扇抵

廣雅

諸戲眩耀之物陳夸之殆與周公待遠方殊昔周公處讓以卑士  
 純禮以治天下辭趨寶之聲見恭讓之禮既與入文王之廟是  
 見大孝之禮也目親威儀于成之容耳聽清歌雅頌之聲心充至  
 德欣欣以歸此四夷所以慕義內附非重譯欣來觀狂獸然  
 也。秋觀四方夫犀象兕虎南夷之所多也騾駝駝比狄之常畜  
 也中國所鮮發外國賤之南越以孔雀瑯琊門戶崑山之奇以玉璫  
 抵鳥鵲金貴人之所賤珍人之所饒非所以厚中國明德也隋  
 和之名寶也而不能安危存亡放除德示威惟賢臣良相不在犬  
 馬珍怪是以聖王以賢為寶不以珠玉為寶昔晏子修之樽俎之

開而折衝乎千里。不能者。雖陷和滿篋。無益於存亡。防和謂防暴之味和氏之

七

大夫曰。晏子相齊。三君。崔廣無通。却其君。亂其國。靈公同國。作公。欲成景公之時。晉人來攻。取薛。却。舉。臨。苦。邊。邑。削。城。郭。焚。宮。室。燒。寶。篋。何。衝。之。所。能。折。乎。由。此。觀。之。賢。良。所。言。賢。人。為。寶。則。慎。矣。無。輕。重。也。

賢良曰。管仲去魯入齊。齊伯魯削。非恃其象而歸齊也。伍子胥挾弓于閭。聞破楚入郢。非負其兵而遭吳也。故賢者所在國重。所去國輕。楚有子玉。得臣。文公倒席。虞有宮之奇。晉獻不寐。夫臣節在

職論

卷八

十

除。開。者。亦。遠。矣。故。春。秋。曰。山。有。虎。豹。其。為。之。不。採。國。者。所。士。邊。境。為。之。不。害。也。

傳論第二十八

大夫曰。鄭語曰。賢者容不辱。以世俗言之。知由有禁。人為辟之。今明天子在上。句奴公為寇。侵擾邊境。是仁義犯而燕薶不攝。昔狄人便太王。匡人畏孔子。故不仁者。仁之賊也。是以嚴官厲武。以討不義。設機械。以備不仁。

賢良曰。匈奴處沙漠之中。生不食之地。天所賤而棄之。無墮字之。居男女之別。以廣野為閭里。以穹廬為家室。衣皮蒙毛。食肉飲血。會市行牧。監居如中國之。樂。耳。好。事。之。臣。求。其。義。實。之。禮。使。中。國。可。與。至。今。未。息。萬。里。設。備。此。免。且。之。所。刺。故。小。人。非。公。孫。瓚。心。于。城。也。

職論

卷八

十

大夫曰。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四方之衆。其義莫不頌為巨。然猶修城郭。設閭里。厲武士。備衛於宮室。所以遠折難。而備萬方者也。今匈奴未臣。雖無事。欲釋備。如之何。

賢良曰。兵王所以見禽於越者。以其越近而陵遠也。秦所以亡者。以外傳胡越而內亡其政也。夫用軍於外。致敗於內。傳為可。主所憂。故人主得其道。則避過。而歸之。文王是也。不。其。道。則臣妾為。秦王是也。夫文衰則武勝。德威則傳塞。

大夫曰。往者曰。戎。俱。強。並。為。寇。虐。朝。鮮。除。微。初。燕。之。東。地。東。越。

東海。峯浙江之南。南越。內侵。得服。令氏。棘人。舟馳。本。舊。唐。昌。明。之。屬。優。寵。而。已。蜀。今。三。重。已。乎。唯。北。邊。未。定。夫。一。舉。則。旬。奴。中。秋。震。懼。釋。備。而。何。家。也。

賢良曰。古者君子立仁修義。以綏其民。故通者習。善遠者順。是以孔子仕於魯。前仕三月。及齊。平。後仕三月。及鄭。卒。務以遠安。近而綏。迷。當此之時。魯無政。國之難。鄰境之患。強臣變節。而忠順。故季桓。廢其抑城。大國受義。而令好。齊人來歸。鄆。逆。謹。歡。龜。除。之。田。故為政。而以德。非獨辟。弊。折。衡。也。所。欲。不。求。而。自。得。今。百。姓。所以賢。賢。中。外。不。爭。者。然。在。何。如。內。無。室。宇。之。守。外。無。田。疇。之。積。隨。義。

鹽鐵論

卷八

十一

草。且。水。而。龜。故。句。奴。不。受。業。而。中。國。以。拯。動。矣。風。合。而。雲。解。龜。之。則。凶。孽。之。則。數。未。可。一。世。而。舉。也。

大夫曰。古者明王討暴術弱。定傾扶危。銜弱扶危。剛小國之君。此討暴定傾。則無罪之人。附。今。不。征。伐。則。暴。害。不。息。不。備。則。是。以。黎。民。委。政。也。春。秋。既。堵。堙。之。後。刺。不。卒。戍。行。後。成。備。自。古。有。之。非。獨。今。也。

賢良曰。句奴之地。廣大。而戎馬之足。輒利。其勢易拯。動也。利則虎。或。其。病。刑。無。折。碎。鋒。銳。而。收。深。極。水。參。則。不。足。以。更。遠。多。費。則。民。不堪。其。後。役。頽。則。力。罷。用。多。則。財。乏。二。者。不。息。則。民。遺。怨。好。暴。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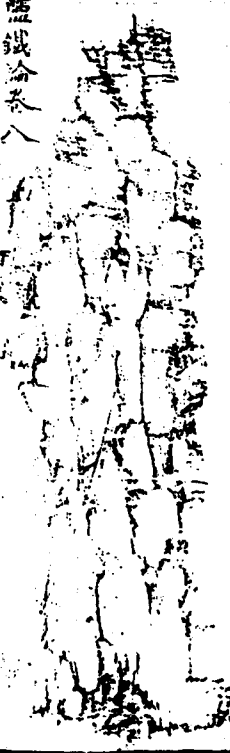
所。火。民。心。明。注。便。也。古。者。天。子。封。畿。千。里。縣。後。五。百。里。縣。後。相。閉。疾。病。相。恤。無。過。時。之。師。無。除。時。之。後。內。節。於。民。心。而。事。適。其。力。是。以。行。勤。勞。而。上。者。安。業。今。山。東。之。戎。馬。甲。士。或。逸。即。者。絕。饑。遠。身。在。胡。越。心。懷。老。母。老。母。垂。泣。室。婦。嗚。咽。恨。惟。其。饑。渴。念。其。寒。苦。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馮。載。馮。我。心。傷。悲。莫。之。我。哀。故。聖。人。博。其。如。此。則。其。久。去。父。母。妻。子。旅。露。中。野。寒。苦。之。地。故。秦。使。使。者。勞。賜。舉。失。職。者。所以。哀。遠。而。慰。撫。老。母。也。漢。昭。紀。曰。姑。元。元。年。放。天。下。賜。民。百。戶。牛。酒。遣。使。大。賦。德。惠。甚。厚。而。吏。木。爾。故。秦。賦。承。詔。以。存。恤。或。侵。侮。其。家。於。之。

鹽鐵論

卷八

十三

為。市。并。力。無。作。使。之。不。以。理。故。也。士。卒。失。職。而。老。母。妻。子。嗚。恨。也。宋。伯。輝。熱。思。而。宋。嗣。火。舞。妾。不。得。意。而。魯。寢。災。今。天。下。不。濟。其。意。者。非。獨。兩。宮。之。女。宋。之。老。母。也。春。秋。動。衆。則。書。重。民。也。宋。人。固。長。苦。踐。火。後。也。君。子。之。用。心。必。若。是。大。夫。然。然。不。對。



鹽鐵論卷八



漢 汝南桓、寬著  
明 竟陵鍾、惺評

魏務第三十九

丞相史曰先王之道軼益人而難沒。賢良文學之言深遠而難行。夫稱上聖之高行道至德之美言。非當世之所能及也。願聞方今之急務可復行於政。使百姓咸足於衣食。無乏困之憂。風雨時。五穀熟。蝗蝻不生。天下安樂。盜賊不起。人人還家。歸各及其田里。吏皆廉正。故以奉職元元。各得其理也。

鹽鐵論

卷九

賢良曰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思之。耳詩云求之不<sub>得</sub>寤寐思服。有求如<sub>關</sub>雉。好德如<sub>河</sub>廣。何不<sub>濟</sub>不得之有。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及。雖<sub>去</sub>道不遠也。顏淵曰舜獨何人也。回何人也。夫思賢慕能。從善不休。則成康之俗可致。而唐虞之道可及。公卿未思也。先王之道何遠之有。齊桓公以諸侯思王政。憂周室。匡諸夏之難。平夷狄之亂。存亡接絕。信義大行。著于天下。邵陵之會。子<sub>之</sub>為<sub>主</sub>傳曰子積也。故土積而成山。阜水積而成江。海行積而成滄。子<sub>曰</sub>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而欲得之。各反其本。復諸古而已。許序曰河廣宋蔡公田陽於<sub>言</sub>若行役不<sub>喻</sub>持<sub>春</sub>

鹽鐵論

卷九

行秋及秋。性寒。來寒暑未變。衣服不易。圓已還矣。夫婦不失時。人安和如遠。獄訟平刑。罰得則陰陽調。風雨時。上不苛擾。下不煩勞。冬修其業。安其性。則煩弊不生。而水旱不起。賦歛省而農不失時。則百姓足。而流人歸其田里。上清靜而不欲。則下廉而不貪。若今則賦役極遠。盡寒苦之地。危難之處。涉胡越之域。公孫往而來。歲遺族父母延頸而望。男女怨。而相思。身在東楚。志在西河。故一人行而鄉曲恨。一人成而萬人悲。賈捐之曰。孝武振平。數為邊塞。籍兵厲馬。因富民以<sub>被</sub>服之。而<sub>連</sub>諸<sub>國</sub>。此<sub>却</sub>。詩云。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亦何怙。念彼蒸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

鹽鐵論

卷九

罪。官吏不守法以存撫。倍公任私。各以其權充其嗜欲。人怨苦而怨思上。不恤理。則惡政行。而和氣作。邪氣作則螟螣生。而水旱起。若此。雖禱祀雲祝。用事百神。無時。豈能調陰陽而息盜賊矣。

能言第四上

大夫曰。育者。口能言。白黑。而無目。以別之。儒者。口能言。治亂。無能以行之。夫坐言。不行。則牧童。烏獲。之力。逢。河。蒼。堯。之。德。故使言而近。則儒者。何患於治亂。而育人。何患於白黑哉。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故卑而言高。能言而不能行者。君子耻之矣。

烏獲。秦武王之力士。舉龍文鼎者。逢。河。蒼。堯。之。德。作逢蒙。苗子。淮南子及。牙。夔。又作逢門。

賢良曰。能言而不能行者。國之寶也。能行而不能言者。國之用也。兼此二者。君子也。無一者。烏獲逢須也。言滿天下。德覆四海。周公是也。口言之。躬行之。豈若默然載施。其行而已。則執事亦何患何。

鹽鐵論

卷九

三

耻之有。今道不舉。而務小利。慕於不急。以亂。惑君子。雖。貪。為。可也。兼。酒。病。之。利。也。正。言。治。之。藥。也。公。卿。誠。能。自。強。自。息。食。文。學。之。至。言。去。權。詭。羅。利。官。一。歸。之。於。民。親。以。周。公。之。道。則。天。下。修。而。頌。教。作。儒。者。安。得。治。亂。而。患。之。乎。

鐵取下第四十一

大夫曰。不軌之民。固。繞。公。利。而。欲。擅。山。澤。從。文。學。賢。良。之。意。則。利。起。於。下。而。縣。官。無。可。為。者。上。之。所。行。則。非。之。上。之。所。言。則。譏。之。尊。欲。損。上。狗。下。駟。主。而。逾。臣。尚。安。得。上。下。之。義。君。臣。之。禮。而。何。頌。教。能。作。也。

賢良曰。古者。上。取。有。量。自。養。有。度。雖。歲。不。凶。年。饑。則。肆。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藉。歛。不。過。十。一。君。為。愛。臣。盡。力。上。下。交。讓。而。天。下。平。沒。弊。而。私。上。讓。下。也。遂。及。我。私。先。公。職。也。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義。而。後。其。君。也。君。君。臣。臣。何。為。其。無。禮。義。乎。及。周。之。末。塗。德。惠。

鹽鐵論

卷九

四

寒。而。嗜。欲。裝。君。奮。侈。而。上。求。多。民。困。於。下。急。於。公。事。是。以。有。復。賦。之。稅。碩。鼠。之。詩。作。也。詩。序。曰。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衛。靈。公。當。隆。冬。興。衆。穿。地。宛。春。諫。曰。天。寒。百。姓。凍。餒。願。公。之。罷。役。也。公。曰。天。寒。我。何。不。寒。哉。王。褒。曰。服。婦。絲。之。涼。者。不。苦。咸。夏。之。熱。人。之。言。曰。安。者。不。能。恤。危。飽。者。不。能。食。餓。故。餘。粟。向。者。難。為。言。隱。約。處。伏。樂。者。難。為。言。勤。苦。夫。高。堂。邃。宇。廣。厦。洞。房。若。不。知。專。星。鉄。處。上。漏。下。濕。者。之。窟。也。繫。馬。百。駟。貨。財。充。內。儲。陳。約。折。者。不。知。有。且。無。基。稱。帝。者。之。急。廣。第。尊。園。良。田。連。比。者。不。知。無。運。踵。之。業。粟。碩。宅。者。之。後。也。原。馬。披。山。牛。羊。滿。谷。者。不。知。無。孤。豚。豚。豕。積。者。之。困。

也。高枕談卧無叫號者。不知憂私責。與吏正威者之愁也。彼統  
攝者。博學而肥者。不知短褐之寒。糶之咎也。從容秀閣之間。無  
枵腹索食者。不知藪下未躬耕者之勤也。乘堅驅良。列騎成行者。  
不知負擔步行者之難也。同床席席。侍御滿側者。不知負轡輓。公  
然高絕。流者之難也。衣去輕暖。被彼音。英粟。溫室。裁安車者。不知  
東邊城。飄胡代。御向清風者之危寒也。妻子好合。子孫保之。不知  
老母之顛。頓匹夫之悲恨也。耳聽五音。目視美優者。不知蒙。沐。矢  
。推。數。方。外。之。火。者。也。東。擣。伏。几。振。筆。如。文。調。者。不。知。求。索。之。急。策。  
。推。上。越。之。痛。者。也。坐。游。前。之。上。按。圖。籍。之。言。若。易。易。然。亦。不。知。步。

鹽鐵論 卷九

涉者之難也。昔商鞅之任秦也。刑人若刈。管。開。芳。用。師。若。彈。九。逆。  
軍。旅。者。累。骨。長。城。成。溥。者。登。車。相。監。生。而。往。成。而。還。彼。獨。非。人。  
子。耶。故。君。子。仁。以。恕。義。以。度。諱。所。好。惡。與。天。下。共。之。所。不。施。不。仁。  
者。公。劉。好。貨。屠。屠。者。有。積。行。者。有。費。太。王。好。色。內。無。怨。女。外。無。曠。夫。  
文。王。作。刑。國。無。怨。獄。武。王。行。師。士。樂。為。之。成。民。樂。為。之。用。若。斯。則。  
民。何。苦。而。怨。何。求。而。讒。公。卿。傲。然。寂。若。無。人。於。是。遂。羅。議。止。詞。奏。  
。向。賢。良。文。學。不。明。縣。官。事。猥。委。以。隨。鐵。而。為。不。便。請。且。罷。郡。國。權。  
。詔。關。內。秩。官。奏。可。賢。曰。文。學。既。拜。成。取。列。大。夫。辭。承。相。御。史。

擊之第四十二

大夫曰。前議公事。賢良文學。稱引往古。頗乖世務。論者不必相  
。反。期。於。可。行。往。者。縣。官。未。事。胡。越。之。時。邊。城。四。面。受。敵。北。邊。尤。  
。被。其。害。先。帝。絕。三。方。之。難。上。撫。遠。方。國。以。為。蕃。蔽。窮。極。郡。國。以。  
。討。匈奴。匈奴。壞。界。毀。圍。孤。弱。無。與。此。困。亡。之。時。也。遠。速。不。遠。使。  
。得。復。當。息。休。養。士。馬。負。給。音。西。域。而。越。迫。近。胡。寇。沮。心。內。解。必。  
。為。巨。患。是以。主。上。欲。掃。除。煩。倉。廩。之。費。也。終。日。念。禽。罷。而。釋。之。  
。則。非。計。也。益。舜。結。緒。禹。成。功。今。欲。以。小。泉。擊。之。如。何。  
。文。學。曰。異。時。縣。官。修。輕。賦。公。用。饒。人。富。給。其。後。保。胡。越。通。四。夷。費。

鹽鐵論 卷九

用不。於。吳。與。利。富。算。車。船。以。營。助。邊。漢。武。紀。四。元。元。七。六。年。卷。  
。商。車。也。贖。罪。告。緝。與。人。以。惠。矣。甲。士。成。於。軍。旅。中。士。罷。於。轉。  
。漕。之。以。科。遠。吏。徵。發。極。矣。漢。武。紀。曰。天。漢。四。年。春。正。月。朝。諸。侯。  
。士。張。晏。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婿。三。賈。人。四。敗。下。七。科。論。及。勇。賊。  
。士。張。晏。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婿。三。賈。人。四。敗。下。七。科。論。及。勇。賊。  
。極。而。反。本。古。之。道。也。難。弄。禹。與。不。能。易。也。  
。大夫曰。昔夏后底洪水之灾。百姓孔動。羅。疾。於。籠。車。及。至。其。  
。後。咸。享。其。功。先。帝。之。時。郡。國。頗。煩。於。戎。事。然。亦。寬。三。服。之。後。語。  
。曰。見。機。不。遠。者。隨。功。曰。日。事。數。累。世。為。患。先。帝。曰。一。日。從。休。勞。  
。用。供。田。弊。乘。時。帝。王。之。道。聖。賢。之。所。不。能。失。也。功。業。有。勞。勞。

而不卒。猶耕者勸休而圃止也。夫事輟者無功。排忘者無獲也。文學。同地。廣而不德者。國危。兵。暇而凌故者。身。心。虎。兇。相。據。而。蟻。蟻。得。志。兩。敵。相。機。而。匹。夫。乘。間。是。以。聖。王。見。利。慮。害。見。遠。存。近。方。今。為。縣。官。計。者。莫。若。偃。兵。休。士。厚。幣。結。和。親。修。文。德。而。已。若。不。恤。人。之。急。不。計。其。難。弊。特。以。窮。無。用。之。地。七。十。獲。一。非。文。學。之。所。知。也。

鹽鐵論

卷九

七

結和第四十三

大夫曰。漢興以來。修好結和親。所聘遺單于者甚厚。然不紀重。質。厚。略。之。故。改。節。而。暴。害。滋。甚。先。帝。親。其。可。以。武。折。而。不。可。以。德。懷。故。廣。將。帥。招。奮。擊。以。誅。厥。罪。功。勳。繁。然。著。於。海。內。於。紀。府。何。命。七。十。獲。一。乎。漢武紀曰。元光二年。春。詔。開。公。卿。曰。朕。帥。待。命。加。授。使。使。已。遠。境。破。害。朕。甚。因。之。今。欲。舉。兵。攻。之。何。謂。大。行。上。既。建。議。宜。擊。及。六。月。卿。史。大。夫。韓。彭。張。敖。等。謀。反。何。謂。別。李。廣。為。驍。騎。將。軍。大。僕。公。孫。賀。為。車。騎。將。軍。大。行。李。敖。為。將。此。將軍。大夫。李。息。為。材。官。將。軍。將。三。十。萬。眾。屯。馬。邑。谷。中。誘。殺。單。于。於。塞。覺。之。北。出。夫。偷。安。者。後。危。慮。近。者。一。交。遠。實。者。離。俗。知。士。權。行。君。子。所。慮。眾。疑。焉。故。民。可。以。觀。成。不。可。與。圖。始。此。有。司。

鹽鐵論

卷九

八

所備見而文學所不觀

文學曰。往者句奴結和親。諸侯納貢。即君臣內外相信。無胡越之。患。當。此。之。時。上。求。寡。而。易。濟。民。安。樂。而。無。事。耕。田。而。食。桑。麻。而。衣。家。有。數。年。之。餘。縣。官。餘。貨。財。閭。里。耆。老。咸。反。其。深。韓。安。國。曰。高。皇。帝。如。天。而。後。稽。高。子。成。者。數。百。年。之。厄。七。日。不。會。天。下。之。不。解。國。反。位。無。之。德。之。色。難。得。天。下。而。不。報。平。厥。之。德。者。非。以。力。不。遠。劉。敬。結。為。和。親。至。今。為。世。利。孝。文。皇。帝。營。一。屯。天。下。之。公。義。故。帝。與。廣。武。無。人。寸。之。功。天。下。點。者。約。要。之。民。無。不。愛。者。孝。文。皇。帝。為。其。之。不。可。痛。也。乃。為。和。親。之。約。至。今。為。後。世。利。兩。主。之。逆。足。以。劫。自。是。之。後。退。文。任。武。苦。師。勞。衆。以。累。無。用。之。地。主。郡。沙。石。之。間。民。不。能。自。守。發。屯。乘。城。視。禁。而。游。之。愚。竊。見。其。亡。不。觀。其。成。

大夫曰匈奴以虛名布於漢而實不從數為匈奴所給不痛  
之何故也高皇帝伏劍定九州今以九州而不行於匈奴間里  
常民尚有集散集散決難也關西人謂况萬里之主與小國之  
匈奴乎夫以天下之力動何不權以天下之士民何不服今有  
帝名而威不信仲長城反路遺而尚踞教此五帝而不忍三王  
所舉一作怒也匈奴使曰太初四年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  
年單于遣使遺漢書云南有大漠北有強胡胡者天之驕子也  
不為小禮以自煩今欲與漢大開取漢文為歲公遣我菓  
酒萬石糴米五十斛雜繒絮他如要約則遠不相遠矣

文學曰湯事夏而平服之周事殷而卒滅之故以大鄰小者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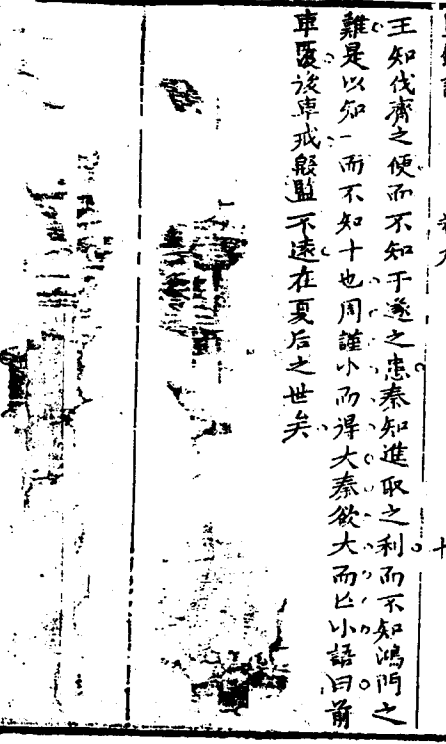
以強凌弱者亡聖人不困其眾以兼國良鄰不困其馬以兼道故  
造父之鄰不失和聖人之治不恃德秦晉利爵以鄰宇內執修築  
以管八極驟服以罷疲而鞭策令加故有傾衡遺簪之笑士民非  
不衆力勤非不多也皆內信外為用此高皇帝所以仗劍  
而取天下也夫而主好合尚外不安寧世世無患士民何  
事二王何愁焉

大夫曰伯翳之始封秦地為七十里穆公開伯伯翳公廣業自  
早至上自小至大故先祖基之子孫成之軒轅戰涿鹿殺兩  
嬴出七而為帝湯或伐夏商誅桀紂而為王黃帝以戰成功湯

武以伐成治故手足之勤腹腸之養也當世之終世之利也  
今西夷山侵不攘萬世必有吐長患先帝與義兵以誅暴強東  
威朝鮮西定再唯吾危而夷傳曰自符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再  
者木青有使也南擒百越北挫強胡李牧追匈奴以廣北州湯武之舉  
實尤之兵也故聖主斥地非私其利用兵非徒奮怒也所以巨  
難避害以為黎民遠慮

文學曰秦而奮動越北却強胡竭中國以役四夷人罷極而主不  
恤國內潰而上不知是以一夫倡而天下和兵破陳涉地奪諸侯  
何嗣之巫利詩云雍雍鳴駟旭日始旦登得前利不念後故故兵

王知伐齊之便而不知于遂之患秦知進取之利而不知鴻門之  
難是以知一而不知十也周謹小而得大秦欲大而止小語曰前  
車覆後車戒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矣



誅秦第四十四

大夫曰秦楚燕齊周之封國也。三晉之居。齊之田。諸侯家臣也。內守其國。外伐不義。地廣壤進。故立號萬乘。而為諸侯宗周室。修禮長文。然國弱。不能自存。東攝六國。西畏於秦。身以故遷。宗廟絕祀。賴先帝大惠。結與其後。封嘉穎川。號周子。男君。本作則子南君。賴師古曰。子南其封邑。之說以為周沒於楚。言周子南君也。秦既并天下。東絕沛水。并滅朝鮮。南取陸梁。北却胡狄。西略氏。楚立帝號。朝四夷。舟車所通。足迹所及。靡不罪王。非服其德。畏其威也。力多則人朝。力寡則朝於人矣。

鹽鐵論

卷九

十一

文學曰禹舜堯之佐也。湯文夏商之臣也。其所以遊八極而朝海內者。非以陸築之地。兵革之威也。秦紀曰。始皇三十三年。築諸山。林。司馬曰。南方之。人其性陸。梁故。秦楚三晉。置萬乘。不務積德。而負相侵。搆兵爭強。而卒俱亡。雖以進壞廣地。如食前之充腸也。而蘇秦為燕說齊王曰。人之亂。所以不食為憂者。以為雖偷充腹。而與也。欲其安存。何可得也。夫禮讓為國。若若江海。流彌之。不竭其本。美也。苟為無木。若若大暴怒。而無繼。其亡可立。而待戰國是也。周德衰。然遠列於諸侯。至今不絕。秦力盡。而滅其族。安得朝人也。

大夫曰中國與邊境。猶支體與心腹也。夫肌膚寒於外。腹腸疾於內。內外之相勞。非相為助也。唇亡則齒寒。肢體傷而心憤。故無手足。則支體廢。無邊境則內國害。昔戎狄攻太王於邠。踰岐梁。而與秦界於涇渭。東至晉之陸渾。侵暴中國。中國疾之。今匈奴嚙食內。侵遠者不離其苦。獨邊境蒙其敗。詩云。莫心慘。懷念國之為虐。不征備則暴害不息。故先帝興歲兵。以征厥罪。逆破祁連天。小散其聚黨。北略至龍城。大圍匈奴。單于失魂。僅以身免。乘奔逐北。斬首捕虜。十餘萬。控弦之民。解裘之長。莫不沮膽。挫折遠逐。乃振旅渾。作古本取古本其眾以陰置五屬。

國以距胡。則長城之內。河山之外。穿波寇藪。於是不結令。咸成。池寬。緣後。務雖勞苦。年獲其慶。句奴傳曰。元狩二年。春。漢使萬人出朔方。萬胡攻祁連山。得胡首虜三萬餘。級六。青。傳曰。其飲。單于起。怒。知王休屠王。屠而方。為漢。殺。屠。數萬人。欲召。詩之。見。和。休。屠。王。屠。降。漢。於。是。天子。其。嘉。驛。騎。之。以。成。隴。北。地。上。那。成。卒。之。年。以。充。天。下。之。餘。  
文學曰。周累世積德。天下莫不頌以為君。故不勞而王。思施由近及遠。而蠻貊自至。秦任戰勝。以無天下。小海內。而貪胡越之地。使家恬。擊。胡。取。河。南。以為。新。秦。而。亡。其。故。秦。築。長。城。以。守。胡。而。亡。其。所。守。往。者。兵。車。堅。勁。師。旅。數。起。長。城。之。北。還。市。遺。鏃。相。望。及。連。廣。利。守。計。遠。馬。足。莫。不。寒。心。難。得。渾。印。不。能。更。死。亡。此。非。社。稷。之。

鹽鐵論

秦紀

十二

秦紀

策計也。意。初曰也。高也。言所得不足。以賞其功。失也。李廣。所以。天。而。使。使。將。其。上。兵。千。人。也。比。可。下。餘。里。欲。以。分。句。如。兵。明。令。專。走。二。師。也。

伐功第四十五

大夫曰。齊桓公。越燕。伐山戎。破孤竹。殘令支。古本作支。令支。武靈王。喻。句。注。過。代。谷。咏。滅。林。胡。樓。煩。燕。走。東。胡。薛。地。千里。度。遼。東。而。攻。朝。鮮。蒙。公。為。秦。擊。走。句。奴。若。鷲。鳥。之。追。群。羊。句。奴。勢。懼。至。不。敢。內。而。望。十。餘。年。及其後。蒙公。攻。而。諸。秦。叛。秦。中。國。擾。亂。句。奴。絲。絲。乃。敢。復。為。邊。寇。夫。以。小。國。燕。趙。尚。猶。却。寇。虜。以。廣。地。今。以。漢。國。之。大。士。民。之。力。非。特。齊。桓。之。衆。燕。趙。之。師。也。然。句。奴。久。未。服。者。羣。臣。不。并。力。上。下。未。惜。故。也。

鹽鐵論

卷九

十四

鹽鐵論。食鹽。以。迎。王。師。故。愛。人。之。忠。者。民。一。心。而。歸。之。湯。武。是。也。不。愛。民。之。力。盡。而。潰。叛。者。秦。王。是。也。孟。子。曰。君。不。鄉。道。不。山。仁。義。而。為。之。強。戰。雖。克。必。亡。此。中。國。所。以。擾。亂。非。蒙。恬。攻。而。諸。侯。叛。秦。昔。周。室。盛。也。越。棠。氏。來。獻。百。樂。致。貢。其。後。周。衰。諸。侯。力。征。蠻。貊。分。散。各。有。聚。黨。莫。能。相。一。是。以。燕。趙。能。得。志。焉。其。後。句。奴。稍。強。然。食。諸。侯。故。破。走。月。支。氏。困。兵。威。徒。小。國。引。子。之。民。并。為。一。家。之。意。同。力。故。難。制。也。前。君。為。先。帝。煮。句。奴。之。冊。策。通。作。兵。據。而。奪。之。便。勢。之。地。以。候。其。變。以。漢。之。強。攻。於。句。奴。之。衆。若。以。強。擊。弱。難。疽。越。之。禽。豈。是。道。哉。上。以。為。然。川。君。之。義。德。君。之。計。雖。越。王。之。任。

種。不。過。以。搜。粟。郡。尉。為。御。史。大。天。持。政。十。有。餘。年。未。見。種。蠶。  
功。而。見。鷹。擊。之。效。句。奴。不。為。加。仇。者。而。百。姓。黎。民。以。賊。矣。吳。孫。  
冊。不。能。弱。句。奴。而。反。衰。中。國。也。善。為。計。者。固。若。此。乎。穎。之。悲。乎。且。  
之。亦。播。中。國。之。口。何。背。之。療。疾。也。

鹽鐵論卷十

西域第四十六

漢 汝南桓 寬 著  
明 竟陵鍾 惺 評

大夫曰。往者句奴據河山之險。擅田牧之利。民富兵強。行入為  
寇。則句注之內驚動。而上郡以南咸城。文帝時虜入蕭關。烽火  
通甘泉。羣臣懼不知所出。乃請屯京師以備胡。句奴傳曰。孝文  
用金部中令張武為將軍。發車千乘。十萬騎。軍長安。旁以備胡寇。  
胡西役大宛。康居之屬。南與羣羌通。先帝惟釀斥奪廣饒之地。建張掖以西。隔絕羣胡。瓜分

鹽鐵論

卷十

其。授。是。以。西。域。之。國。皆。內。拒。句。奴。斷。其。右。臂。戔。刻。而。走。故。募。人  
田。畜。以。廣。用。長。城。以。南。濱。塞。之。郡。馬。牛。放。縱。蓄。積。布。野。未。觀。其  
許。之。可。過。也。句。奴。傳。曰。元。鼎。三。年。漢。東。拔。漢。臨。胡。鮮。以。為。夫。以  
弱。越。而。遂。意。強。吳。才。地。計。象。非。鈞。也。主。思。臣。謀。其。往。必。去。  
文。學。曰。吳。越。迫。於。江。海。三。川。循。環。之。處。於。五。湖。之。間。地。相。迫。壤。相  
接。其。勢。易。相。禽。通。作。也。金。鼓。未。聞。旌。旗。未。舒。行。此。陳。音。未。定。兵。以  
接。矣。師。無。輜。重。之。費。士。無。乏。絕。之。勞。此。所。謂。食。於。野。倉。而。戰。於。門  
郊。者。也。今。句。奴。牧。於。無。窮。之。澤。東。西。南。北。不。可。窮。極。雖。輕。車。利。馬。  
不。能。得。也。况。負。重。載。兵。以。求。之。乎。其。勢。不。相。及。也。茫茫。乎。善。行。九



舉未。知。所。止。結。結。一作。乎。若。無。綱。羅。而。漁。江。海。難。及。之。三。軍。罷。禁。遠。遺。之。餌。也。故。明。王。知。其。所。無。利。以。為。後。不。可。數。行。而。權。不。可。久。張。也。故。詔。公。卿。大。夫。賢。良。文。學。所。以。復。往。與。微。之。路。公。卿。宜。思。百。姓。之。急。勾。奴。之。害。緣。聖。主。之。心。定。安。平。之。業。今。乃。陷。心。於。末。計。雖。本。議。不。順。上。意。未。為。盡。於。忠。也。

大夫曰。詢。武。師。不。克。宛。而。還。也。議。者。故。使。人。主。不。遂。公。則。西。城。皆。元。解。而。附。控。胡。得。衆。國。而。益。強。先。帝。絕。奇。聽。行。武。成。還。裝。宛。宛。舉。國。以。降。效。其。罷。物。致。其。寶。馬。烏。孫。之。屬。駭。時。請。為。臣。妻。勾。奴。失。魄。奔。走。遁。避。雖。未。盡。服。遠。處。寒。苦。境。音。境。音。境。音。地。北。首。

鹽鐵論

卷十

二

占。於。邛。邙。連。天。山。其。孤。未。沒。漢武帝紀曰太初元年秋八月行幸安定道咸陽將軍李廣利發天下民。西。征。大。宛。四。年。春。歲。師。新。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作。而。極。天。下。之。歌。頌。師。古。曰。天。山。邛。邙。連。山。也。句。奴。謂。天。馬。邛。邙。連。今。邛。邙。也。故。羣。臣。議。以。為。句。奴。固。於。漢。兵。折。翅。傷。翼。可。遂。擊。服。會。先。帝。棄。羣。臣。以。故。句。奴。不。革。譬。如。為。山。未。成。一。養。而。上。度。功。業。而。無。斷。成。之。理。是。棄。與。胡。而。資。賊。救。也。輟。幾。沮。成。為。主。計。若。斯。亦。未。可。謂。盡。忠。也。

文學曰。有。司。言。外。國。之。事。讓。者。皆。激。一。時。之。權。不。慮。其。後。張。騫。言。大。宛。之。天。馬。汗。血。安。息。之。真。王。大。烏。縣。官。既。聞。如。甘。水。焉。乃。大。興。師。伐。死。歷。數。期。而。漢。克。之。夫。萬。里。而。攻。人。之。國。兵。不。戰。而。物。故。過。

師。古。曰。物。故。謂。故。也。雖。破。宛。得。寶。馬。非。計。也。當。此。之。時。將。在。方。赤。而。事。曰。夷。師。放。相。望。郡。國。並。發。黎。人。困。苦。姦。偽。萌。生。盜。賊。並。起。守。尉。不。能。禁。城。邑。不。能。止。然。後。遣。上。大。夫。衣。繡。衣。以。典。擊。之。當。此。時。百。姓。元。莫。必。其。命。故。山。東。豪。傑。頗。有。異。心。漢武紀曰天山。琅。邪。諸。侯。皆。發。守。下。山。攻。城。道。路。不。通。遣。亦。指。使。者。舉。勝。之。年。衣。繡。衣。分。部。逐。捕。刺。使。守。以。下。皆。以。此。賴。先。帝。聖。靈。斐。然。其。咎。皆。在。於。欲。舉。句。奴。而。遠。戍。也。為。主。計。若。此。可。謂。忠。乎。

鹽鐵論

卷十

三

世務第四十七

大夫曰諸生妄言議者令可詳用無徒守推車之語。滑稽而不  
可修。其滑稽曰滑稽酒器也。吐酒其日不已。然察曰滑稽猶辨辨  
滑稽夫滑稽之有句如譬若木之有竅如人有疾不治則寢以滅  
故謀臣以為擊奪以困極之。諸生言以德懷之。此有其語而不  
可行也。諸生上無以似三王。下察以似近秦。令有司可舉而行  
當世安燕庶而寧邊境者乎。

文學曰昔齊桓公內附百姓。外綏諸侯。存士接絕。而天下逆風。其  
後德踴行衰。葵丘之會。振之矜之。叛者九國。春秋刺其不崇德而

鹽鐵論

卷十

崇力也。故任德則強。楚告服。遠國不召。而自至。任力則近者不親。  
小國不附。此其效也。誠上視三王之所以昌。下論秦之所以亡。中  
述齊桓所以興。去武行文。廢力尚德。聖關梁。除墮塞。以仁義導之。  
則北垂無寇。虜之憂中國無干戈之事矣。

大夫曰。事不豫辨。不可以應。奔內無備。不可以禦。敵。詩云。詰爾  
民人。謹爾發。虔用戒。不虞。故有文事。必有武備。昔宋襄公倍楚  
而不備。以取大辱焉。身執囚。而國幾亡。故雖有誠信之心。不知  
權變危亡之道也。春秋不與中國為禮。為其無信也。匈奴貪狼  
因時而動。乘可而發。颶舉電至。而欲以誠信之心。金帛之寶。而

信無義之詐。是猶親蹠。蹠音脚。而扶猛虎也。

文學曰。春秋王者無敵。言其仁厚。其德美。天下賓服。莫敢受交也。  
淮南王安曰。天子之兵。有德行。延及方外。舟車所臻。足迹所及。莫  
不披瀝。寶新異。國重譯。自至方此之時。天下和同。君臣一體。外內  
相信。上下輯睦。兵設而不試。于戈藏。而不用。老子曰。兇無所用  
其簡。螽無所輪。其毒。故君仁。莫不仁。若義。莫不義。世安得跖蹠  
而親之乎。

大夫曰。布心腹。質情素。信誠內感。義形乎色。宋華元。楚司馬子  
友之相親也。符契內合。誠有以相信也。今匈奴挾不信之心。懷

鹽鐵論

卷十

不測之詐。見利如前。如一作而。古而字。通作如。字。象便而起。濬  
進市。則以製無備。吳猶措重寶於道路。而莫之守也。宋其不亡。  
何可同乎。

文學曰。誠信著乎天下。醇德流乎四海。則近者歌謳。而繁之遠者  
執禽。而朝之。故正近者不以威。求遠者不以武。德義修而任賢良  
也。故民之於事。辭佚而就勞。於財也。辭多而就寡。上下交讓。道路  
厲行。方此之時。賤貨而貴德。重義而輕利。賞之不漏。何寶之守也。

和親第四十

大夫曰昔徐偃王行義而滅好儒而削知文而不知武知一而不知二故君子篤仁以行然必築城以自守設械以自備為不仁者之害已也是以古者蒐<sub>音</sub>擗<sub>音</sub>振旅而數軍實焉恐民之偷佚而亡戒難故兵革者國之用成豐者國之固也而欲嚴之是去表見裏示旬奴心腹也旬奴輕舉潛進以襲空虛是猶不介而當天石之蹊禍必不振此邊境之所懼而有司之所憂也文學曰王者通開與交有無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內附往來長城之下其後王恢設謀馬邑旬奴絕和親故當路結禍紛爭而不解

鹽鐵論

卷十

六

兵連而不息邊民不解甲弛弩行數十年介胃而耕耘鋤耨而候望熾燔燔舉丁壯孤法而出鬪老者超越而入葆言之足以沫涕寒心則仁者不忍也詩云投我以桃報之以李未聞善性而有惡來者故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為兄弟也故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大夫曰自春秋諸夏之君會聚相結三會之後平離相疑伐戰不止六國從親冠帶相接然未嘗有堅約况禽獸之國乎春秋存君在楚詰<sub>一作</sub>馳<sub>音</sub>有之會書公結<sub>音</sub>夷狄曰春秋曰春王正月傳曰何言乎公在楚正月以存君也春秋曰五月公及諸侯盟於皋鼈旬奴數和親而常先犯約

會便滋驅長詐謀之國也反覆無信百約百叛若朱象之不務商均之不化而欲信其用與之備親之以德亦難矣

文學曰王者中立而聽乎天下德施方外絕國殊俗臻於闕庭風凰在列樹麒麟在郊數羣生庶物莫不被澤非足行而人耕之也推其仁恩而皇之誠也范蘇出於越由余長於胡昔為伯王賢故政有不從之教而世無不可化之民詩云所彼行潦挹彼注茲故公劉處戎狄戎狄化之太王去豳豳民隨之周公修德而越蒙氏來其從善如影響為政務以德親近何憂於彼之不改

鹽鐵論

卷十

七

孫後第四十九

大夫曰。身者解分中理。可橫以手而離也。至其抽筋。斷骨。非行金斧。不能決。聖主循性而化。有不從者。亦將舉兵而征之。是以湯。誅。葛。伯。文。王。誅。大。夷。及。後。戎。伏。狁。夏。中。國。不。寧。周。宣。王。仲。山。甫。古。木。作。式。冠。冠。詩。云。薄。伐。狃。狃。至。於。太。原。出。車。彭。彭。城。彼。剌。方。自。古。明。王。不。能。無。征。伐。而。服。不。義。不。能。無。城。壘。而。禦。強。暴。也。

文學曰。舜。執。于。威。而。有。苗。服。文。王。底。德。而。懷。四。夷。詩。云。錫。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普。天。之。下。惟。人。面。之。倫。莫。不。引。領。

鹽鐵論

卷十

八

而。歸。其。義。故。畫。地。為。境。人。莫。之。犯。子。曰。白。刃。可。冒。中。庸。不。可。入。至。德。之。謂。也。故。善。攻。不。待。堅。甲。而。克。善。守。不。待。深。梁。而。固。武。王。之。伐。殷。也。執。黃。鉞。普。收。之。野。天。下。之。士。莫。不。願。為。之。用。既。以。義。取。之。以。德。守。之。泰。以。力。取。之。以。法。守。之。木。末。不。得。故。士。夫。猶。可。長。用。而。武。難。久。行。也。

大夫曰。詩。云。猷。玃。孔。熾。我。是。用。戎。武。夫。濟。濟。經。營。四。方。故。守。禦。征。伐。所。由。來。久。矣。春。秋。機。戎。囉。未。至。預。禦。之。故。四。支。強。而。躬。體。困。華。葉。茂。而。木。根。振。故。飭。四。境。所以。安。家。國。也。釐。成。者。所以。審。勝。伏。也。王。憂。者。臣。勞。上。危。者。下。戚。先。帝。憂。百。姓。不。勝。出。禁。綏。解。

乘。與。駭。貶。樂。損。膳。以。賑。窮。備。邊。費。食。貨。志。縣。官。不。給。天。子。乃。掛。諸。之。其。明。年。山。東。被。水。災。民。多。飢。未。見。報。施。之。義。而。見。沮。成。之。之。天。子。遣。使。臣。都。國。倉。廩。以。賑。貧。未。見。報。施。之。義。而。見。沮。成。之。理。非。所。聞。也。

文學曰。周。道。衰。王。逆。虺。諸。侯。爭。強。大。小。相。攻。是以。疆。國。務。侵。弱。國。設。備。甲。士。勞。戰。陳。後。於。兵。單。故。君。勞。而。民。困。苦。也。今。中。國。為。一。統。而。方。內。不。安。難。後。遠。而。外。內。煩。也。古。者。無。過。不。之。錄。無。論。時。之。後。今。近。者。數。千。里。遠。者。過。萬。里。歷。二。期。長。子。不。還。父。母。愁。憂。妻。子。泣。血。憤。德。之。恨。發。動。於。心。慕。忍。之。積。痛。於。骨。髓。此。其。杜。采。被。之。所。為。作。也。

鹽鐵論

卷十

九

陰圖第五十

大夫曰。堯所。所以能執熊羆。服羣獸者。爪牙利而攫便也。秦所以絕諸侯。吞天下。并敵國者。險阻固而勢居然也。故堯得有介。祗終不能禽。堯。堯蛇有整。人忌而不輕。故有備則制人。無備則制於人。故仲山甫。衛家職之。關蒙公。築長城之固。所以備寇。雖而折衝萬里之外也。今不固其水。欲安其內。猶家人不堅垣。墻狗吠。夜驚而閉牖。妄行也。

文學曰。秦地左着函。右隴。低前。蜀漢。凌山河。四塞以為固。金城千里。良將勇士。設利器。而守。陘。陘。墨子守雲梯之械也。以為雖湯武。

豐城論

卷十

十

復生。蚩尤。復起。不輕攻也。然成卒。陳勝。無將帥之任。師旅之衆。揮。空拳。而破百萬之師。無牆籬之難。故在德。不在固。誠以行。注。義。焉。阻。道。德。為。聖。賢。人。為。兵。聖。人。為。守。則。莫。能。入。如。此。則。中。國。無。狗。吠。之。警。而。邊。境。無。虜。狼。顧。之。憂。矣。夫。何。妄。行。之。有。乎。

大夫曰。古者為國。必察土地。山陵阻險。天時地利。然後可以王。伯。故。制。地。域。郭。防。溝。壘。以。禦。寇。國。國。春。秋。曰。久。設。洙。朱。修。地。利。也。故。堯。傳。曰。浚。洙。者。源。也。水。也。善。力。不。足。也。三。軍。順。天。時。以。實。擊。虛。然。國。於。阻。險。故。於。金。城。楚。莊。之。圍。宋。秦。師。吹。哨。炎。襄。是。也。故。曰。天。時。地。利。毛。帥。同。近。於。邊。今。不。敢。取。必。為。四。境。長。此。乎。孫。之。所。以。憂。頭。史。方。

勾踐之變而為供兵之所憐也

文學曰。地。利。不。如。人。和。武。力。不。如。文。德。周。之。致。遠。不。以。地。利。以。人。和。也。百。世。不。奪。非。以。險。以。德。也。吳。有。三。江。五。海。之。難。而。蕪。於。越。楚。有。汝。泗。滿。堂。之。固。而。滅。於。秦。秦。有。隴。陝。峭。塞。而。亡。於。諸。侯。晉。有。河。華。九。河。而。奪。於。六。卿。齊。有。泰山。巨。海。而。災。於。田。常。禁。封。有。天。下。無。有。濟。毫。秦。王。以。六。分。因。於。陳。涉。非。地。利。不。固。無。術。以。守。之。也。澤。通。憂。遠。猶。吳。不。定。其。國。而。西。絕。淮。山。與。齊。晉。爭。強。也。越。因。其。敵。擊。其。虛。使。吳。王。用。申。胥。修。德。無。恃。極。其。衆。則。勾。踐。不。免。為。溝。壘。海。崖。何。謀。之。故。慮。也。

豐城論

卷十

十一

大夫曰。昔。自。巫。山。起。方。城。屬。巫。中。設。扞。關。以。拒。秦。秦。包。商。洛。項。函。以。禦。諸。侯。韓。阻。宜。陽。伊。闕。要。成。皋。太。行。以。安。周。鄭。魏。漢。洛。築。城。阻。山。帶。河。以。保。晉。國。趙。結。飛。狐。句。註。孟。門。以。存。魏。代。燕。雲。石。絕。邪。谷。統。樓。遠。齊。無。阿。甄。開。蔡。歷。倚。太。山。負。海。河。關。梁。者。邦。國。之。固。而。山。川。社。稷。之。實。也。徐。人。滅。野。秦。秋。謂。之。取。惡。其。無。備。得。物。之。具。也。春。秋。曰。徐。人。取。許。不。平。故。振。束。兵。仁。傷。則。君。子。為。國。必。有。不。可。犯。之。難。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言。備。之。素。修。也。

特。下。轉。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言。備。之。素。修。也。

文學曰阻險不知阻義背湯以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舒以百里亡  
於國此其所以見惡也使開梁是悖六國不難於秦河山是傷  
秦不亡於楚漢由此觀之衝隆不足為強高城不足為固行善則  
昌行惡則亡王者博愛遠施外內合同四海各以其職來然何擊  
柝而待傳曰諸侯之有開梁決人之有爵祿非升平之興秦自戰  
國始也

論勇第十一

大夫曰荆柯懷數寸之謀而事不就者三尺七寸不足恃也秦  
二權於不意列衛實有介七尺之利也使專諸空舉不見於為  
奮左傳作雖無水不能遂其功吳越春秋曰王子慶忌與  
以刺王子慶忌持之於世言強楚助鄭有原兜之甲棠  
牙剛又取而投之如此者三世言強楚助鄭有原兜之甲棠  
然之疑也內據金城外任利兵是以成行精勇須服敵國故五  
責奪符報人懼之怯夫有備其氣自倍况以兵楚之士舞利劍  
砥強弩以與魯虜騎於中原一人當百不足道也夫如此則胡  
無守公豈無交兵不支漢其勢必降此商者之走魏而孫臏之

鹽鐵論

卷十

十三

政染也

文學曰楚師之索餘吳陽非不利也許慎曰二若各別編成  
軸楚甲非不堅也然而不能存者利不足恃也秦兼六國之師  
據峭函而仰守內金石之固莫耶之利也莫耶王劉名于  
據無士民之資甲兵之用短捷棘楛以破衝陰武服齊不擊為號  
不許慎曰南陽也所以敗於城下也楚甲非不堅也然而不能存者利不足恃也秦兼六國之師  
大武也武下之樂也所謂金城者非謂築壞而高土墜地而深也  
也所謂利兵者非謂吳越之劍于將之劍也古以道德為城以仁  
義為郭莫之敵攻吳之敵入文王是也以道德為城以仁義為郭

莫之敢當其之敬御湯武是也今不達不可攻之城不可帶之兵而欲任巨夫之役而行三尺之刃亦細矣

六夫曰制制提已首入不測之強秦秦王惶恐失守衛者皆懼事諸子幼歷萬乘刺吳王尸孽立正竊冠千里弄政自衛由韓廷制其主功成求得退自刑於朝暴尸於市今城非勇士乘強漢之威凌無義之白奴制其死命貴以其過若曹制之負齊桓公遂其求推鋒拊銳亨盛振亂上下相通因以輕銳隨其後句如必交臂不敢格也

之孝曰湯梓伊尹以區區之志兼匡海內文王得太公亦即郭以

鹽鐵論

卷十

十

為天下齊桓公得管仲齊威以伯諸侯秦穆公得百里奚由余而或八國服開得賢聖而安額來享未閉切殺人主以懷遠也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故自坡氏楚英政不來王非畏其威畏其德也故義之服無義疲於原馬良弓德之召遠疾於馳傳重驛

鹽鐵論卷十一

漢 汝南相 寬著 明 克岐鍾 撰序

論功第五十二

大夫曰匈奴無城郭之守溝池之固修城強弩之用倉庫貯粟之積上無義法下無文理君臣媿為上下無禮德抑為室狎靡帶為恭享孤骨饋馬不粟食肉則勝不足畏外則禮不足稱夫中國天下腹心賢士之所總禮義之所集財用之所殖也夫以知謀思以義伐不義若同秋霜而振落葉春秋曰桓公之與狄

鹽鐵論

卷十一

狼難之爾况以天下之力乎

文孝曰匈奴車器無銀黃絲漆之飾素戍而務堅絲文采雜備而曲洪之制都成而務完男無刻鏤奇巧之布宮室城郭之功女無綺縠巧之貢織綺羅純之作事者而致用易成而難弊雖無故強智我馬良弓家有共俗人有共用一旦有急黃奇馬上馬而已矣貨權不見軍首而支數十日之食因山谷為城郭因水為倉庫法約而易辦米寡而易供是以刑者而不犯指麾而令從嚴於禮而為於休略於文而敏於事故雖無禮義之書刻骨卷之官有以相親而君臣上下有以相使置臣為縣官計者皆言

其易而實難是以秦欲驅之而反更亡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未久矣未聞上世有必  
得之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故兵者凶器不可輕  
用也其以強為弱以存為亡一刺爾也昆辨曰兵凶惡戰危事也  
即之

大夫曰魯連有言秦權使其士盾使其民政政急而不長高皇  
帝受命于暴亂功德巍巍惟天同大焉而大景承繼潤色之及  
先帝征不義操無德以昭仁聖之略純至德之基聖王累年仁  
義之積也今文學引亡國失政之治而况之於今其謂匈奴難  
圖宜矣

鹽鐵論

卷十一

二

大學曰有虞氏之時三苗不服禹欲伐之舜曰是吾德未洽也退  
而修政而三苗服不伐之地不羈之民聖王不加兵不事力焉以  
為不足煩百姓而勞中國也今明王修聖緒宣德化而朝有權使  
之謀尚首功之事臣固推之夫人臣席天下之勢權難奮國家之  
用身享其利而不顧其主身尉佗章邯皆所以成王秦失其政也  
孫子曰夫國家之事一日更百變然而不亡者可得而華也遠  
出兵乎平原廣牧鼓鳴矢汙雖有堯舜之知去不能更也戰而勝  
之退修被業繼三代之迹仁義剛矣戰勝而不休身成國亡者吳  
王是也吳王闔

大夫曰順風而呼者易為氣因時而行者易為力文武懷餘力  
不為沒嗣計故三世而德衰昭王南征火而不還凡伯因執而  
使不通晉取却師王師敗於茅戎今西南結夷楚莊之陵西南  
使不通晉取却師王師敗於茅戎今西南結夷楚莊之陵西南  
使不通晉取却師王師敗於茅戎今西南結夷楚莊之陵西南

大夫曰順風而呼者易為氣因時而行者易為力文武懷餘力  
不為沒嗣計故三世而德衰昭王南征火而不還凡伯因執而  
使不通晉取却師王師敗於茅戎今西南結夷楚莊之陵西南  
使不通晉取却師王師敗於茅戎今西南結夷楚莊之陵西南  
使不通晉取却師王師敗於茅戎今西南結夷楚莊之陵西南

鹽鐵論

卷十一

三

所以節為救國累世然終不免者保虜於秦今匈奴不當  
行止也家之巨郡非有六國之用賢士之謀由此觀難為察然可見也  
文學曰秦滅六國虜七王沛然有力自以為崇尤不能管黃帝所  
不終所及二世後以望夷子嬰係頸降焚燔不得七王之純免者  
使六國並存秦尚為戰國未亡也何以明之自孝公以至始皇  
世世為諸侯惟百有餘年及兼天下十四族而亡何則外無敵國  
之憂而內自然也自非聖人潛志而不驕佚者未之有也



論第五十三

大夫曰。郭子疾。晚世之儒。墨。不知天地之弘。昭曠之道。將一由而欲道九折。守一隅而欲知萬方。猶無準平而欲知高下。無規矩而欲知方圓也。於是推大聖。終始之運。以喻王公。烈士。中谷者。山通谷。以至海外。所謂中國者。天下八十分之一名曰赤縣神州。而分為九川谷阻絕。陸陸不通。乃為一州。有八瀛海圍其外。此所謂八極。而天下際焉。禹貢亦著山川高下原隰。而不知大道之遠。故秦欲連九州。而方絕海。故胡而朝萬國。諸生守唯臥之。應問答之。未始知天下之義也。騶衍傳曰。騶衍者。齊人也。世為大儒。

鹽鐵論

卷十一

鹽之於國。地及深。處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情之變。其始大。世之為十餘萬言。其餘闕大。不經。

又學而竟使為司空。平水土。隨山刊木。定高下。而序九州。郭行非聖人作。惟謀惑六國之君。以納其說。與秦私。而謂匹夫榮。燕諸黃者也。騶衍傳曰。騶子重。於齊。遠涉重。王。迎。執。實。主。之。禮。達。道。其。也。平。原。君。則。行。地。加。於。王。乘。碑。不。宜。身。執。任。節。之。其。井。禮。矣。見。尊。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神近者不達焉。能知瀛海。故無捕於用者。君子不為無益於治者。君子不由三王信經道。而德光於四海。戰國信。嘉音。破。亡。而。沈。山。昔。秦。始。也。已。吞。天下。欲。并。萬。國。亡。其。三。十六。郡。欲。遠。瀛。海。而。失。其。州。縣。知。大。義。如。斯。不。知。守。小。計。久。

論第五十四

大夫曰。巫祝不可與並祀。秦族訓曰。陳筮篋。列禱。祖。遂。思。若。也。許。生。不。可。與。遂。諸。信。疑。今。非。人。自。是。夫。道。古。者。精。之。今。言。遠。者。合。之。近。日。月。在。天。其。微。在。人。舊。異。之。變。天。壽。之。期。陰。陽。之。化。四。時。之。叙。水。火。金。木。妖。祥。之。應。鬼。神。之。靈。祭。祀。之。福。日。月。之。行。星。辰。之。紀。曲。言。之。故。何。所。本。始。不。知。則。點。無。妨。亂。耳。天學曰。始。江。都。相。說。道。生。推。言。陰。陽。四。時。相。繼。父。生。之。子。春。之。毋。成。之。子。菽。之。故。春。生。仁。夏。長。德。秋。成。義。冬。藏。禮。此。四。時。之。序。聖。人。之。所。則。也。則。不。可。任。以。成。化。故。廣。德。教。言。遠。必。考。之。邇。故。由。始。以。

鹽鐵論

卷十一

行。是以刑罰不加於已。勤勞不施於身。又安能忍後。其赤子以事。無用。麗。舞。兩。持。勿。淫。瀛。海。乎。蓋。越。人。美。燕。書。神。而。備。太。宰。刑。天。樂。其。味。者。以。芬。香。為。臭。不。知。道。者。以。真。言。為。亂。耳。人。無。天。壽。各。以。其。好。惡。為。命。習。眾。以。功。力。不。得。其。成。知。伯。以。貪。狼。其。身。天。前。之。權。積。祥。之。德。儲。施。與。之。望。報。各。以。其。類。及。故。好。行。善。者。天。助。以。福。符。瑞。是。也。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好。行。愿。者。天。報。以。禍。扶。萬。里。也。春秋曰。應。是。而。有。天。罰。周。文。武。尊。賢。受。諫。朕。不。於。德。德。上。休。神。祇。相。貽。詩。云。降。福。殊。積。降。福。備。簡。日。者。陽。鳴。道。明。月。丹。陰。道。實。君。尊。臣。卑。之。義。故。陽。先。成。陰。上。象。雲。之。

類消於下月望於上蚌蛤感於淵山則曰月感於下故臣不臣  
 則陰陽不調日月有變政教不均則水旱不時螟蝗特生此災異  
 之應也四時代序而人則其功星列於天而人象其行常星猶公  
 卿也衆星所萬民也列星正則衆星齊常星亂則衆星淫矣天文  
 凡天文在兩解附胎可知者經星常宿中外宿凡百一  
 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星皆有州國官官物類之象  
 大夫曰文學言剛柔之類五勝相代生易明於陰陽書長控五  
 行養生夏長故火生於寅木陽類也秋生冬成故木止於申金  
 陰物也四時五行運廢迭興陰陽異類水火不同麗金據土而  
 成得火而成今生於巳何說何言然乎

鹽鐵論

文學曰兵者凶器也甲堅兵利為天下劫以甲制子故能久長聖  
 人法之厥時而不揚詩云載戢干戈載櫜音弓矢我求懿德肆於  
 時夏音哀世不然逐天道以快暴心音僵尸流血以辱壞土音宰人之君  
 滅人之祀殺人之子若絕草木刑者有靡於道以已之解惡而施  
 於人是以國家破滅身受其殃秦王是也秦王謂  
 始皇也  
 大夫曰金生於巳刑罰小加故齊秦夏成齊水也水王而易曰  
 夏霜堅水至秋始降霜草木墮零令冬行棘萬物畢藏秦夏生  
 長利以行仁秋冬殺藏利以施刑故非其時而棘雖生不成秋  
 冬行德是謂逆天道月令涼風至殺氣動蜻蛚鳴求粟成天子

鹽鐵論

卷十二

七

行微刑始經音膠婁以順天令文學曰同四時合陰陽尚德而  
 除刑如也則鷹隼不擊猛獸不擾秋不蒐獮音冬不田狩者也  
 文學曰天道好生惡殺好賞惡罰故使陽居於實而宣德施陰居  
 於虛而為陽佐輔陽剛陰柔柔不能加孟此天賤冬而貴春申陽  
 居虛故王者南面而聽天下背陰向陽前德而後刑也霜雪晚至  
 五穀猶成電霧夏墮萬物皆傷由此觀之嚴刑以治國猶任秋冬  
 以成穀也故法令者治惡之具也而非至治之風也是以古者明  
 王茲其德教而緩其刑罰也經漏吞舟之魚而刑審於絕墨之外  
 反疎其末而民莫犯禁也司馬遷曰漢興破械而為國斷刑而為  
 漢疏為然漏吞舟之魚而文皆甚不

刑德第五十五

大夫曰。今者所以教民也。法若所以督姦也。令嚴而民慎。法故  
而姦禁。網既則獸失。法既則罪滿。罪滿則民伏。伏而輕犯。禁故  
禁下必法。夫微倖。倖誠。誠誠。不犯。是以古者作五刑。刑肌  
膚而民不貽矩。

文學曰。道德衆人不知所由。法令衆人不知所時。下國故王者之  
制法。昭乎如日月。故民不迷。曠乎若大路。故民不惑。除遠方折  
手。知足。室女。童婦。咸知所時。是以法令不犯。而獄行。不用也。昔  
秦法繁於獄。茶而經。察於疑。脂然而上下相道。義偽萌。徒有司法

鹽鐵論

卷十一

之禁。故。禁。禁。禁。不能禁。特。網。既。而。罪。滿。禮。義。廢。而。刑。罰。任。也。  
秦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禁。與。之。法。方。今。律。令。百。有。餘。篇。交。章。  
加。而。刑。大。時。有。禁。網。抽。筋。骨。之。刑。方。今。律。令。百。有。餘。篇。交。章。  
繁。罪。名。重。罪。國。用。之。疑。或。成。淺。或。深。有。吏。明。習。者。不。知。所。處。而。况。  
愚。民。乎。此。所。以。滋。衆。而。民。犯。禁。也。詩。云。宜。杆。宜。獄。握。粟。出。卜。  
自。何。能。激。刺。刑。法。繁。也。親。服。之。屬。甚。衆。上。附。下。附。而。服。不。過。五。  
刑。所。以。資。衆。大。五。刑。之。屬。三。千。上。殺。下。殺。而。罪。不。過。五。刑。所。以。  
也。故。治。民。之。道。務。篤。其。較。而。已。  
大夫曰。文學言王者立法。曠若大路。令馳道不小也。而民公犯  
之以其罰罪之輕也。千仞之高。人不輕凌。千鈞之重。人不輕舉。

刑德第五十五

商君刑棄。成於道。而來民治。夫棄。刑。薄。罪。也。而。彼。刑。重。罰。也。  
故。盜。馬。者。或。盜。牛。者。加。所以。重。木。而。絕。輕。疾。之。資。也。武。兵。民。食  
所以。佐。邊。而。重。武。備。也。盜。傷。與。殺。同。罪。所以。累。其。心。而。責。其。意。  
也。猶。魯。以。禁。師。伐。齊。而。秦。秋。惡。汗。之。秦。秋。惡。汗。之。秦。秋。惡。汗。之。  
曰。以。其。桓。八。人。雍。於。殺。易。牙。奉。之。以。為。魯。境。楚。中。公。叔。左。右。之。  
桓。公。之。子。七。人。為。七。大夫。於。楚。殺。梁。倚。曰。以。者。不。以。也。民。若。  
君。之。木。也。使。民。以。故。輕。之。為。重。淺。之。為。深。有。絲。而。然。汗。之。微。者。  
其。必。非。其。正。也。

文學曰。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最。小人所視。  
言其明也。故德明而易。後法約而易。行今。馳道。經。營。陵。陸。行。則。天  
固。非。衆。人。之。所。知。也。

鹽鐵論

卷十一

下。是以。萬。里。為。民。穿。也。尉。羅。張。而。蘇。其。谷。辟。隘。後。而。當。其。突。織。  
勿。七。節。而。加。其。上。能。勿。離。去。聚。其。所。欲。開。其。所。利。仁。義。陵。邊。前。  
勿。除。手。故。其。末。途。至於。攻。城。入。邑。封。府。庫。之。金。盜。宗。廟。之。祀。其。特。  
千。仞。之。高。千。鈞。之。重。哉。管子。曰。四。維。不。張。雖。鼻。向。不。能。為。士。故。德。  
教。廢。而。詐。偽。行。禮。義。壞。而。姦。邪。興。言。無。仁。義。也。仁。者。愛。之。功。也。義。  
者。事。之。宜。也。故。君子。愛。人。以。及。物。治。近。以。及。遠。傳。曰。凡。生。之。物。莫。  
貴。於。人。人。生。之。所。貴。其。重。於。人。故。天。之。生。萬。物。以。奉。人。也。生。愛。人。  
以。順。天。也。閉。以。六。畜。禽。獸。養。人。未。聞。以。所。養。管。人。者。也。魯。祝。焚。祀。  
子。羅。朝。問。人。不。問。馬。賦。畜。而。重。人。也。今。盜。馬。者。罪。或。盜。牛。者。加。乘。

車馬馳行。道中吏聚苛而不止。以為盜馬而罪亦或全。湯人持其  
刀劍而亡。亦可為盜。武庫兵而殺之乎。言蕭何造以兵兵匪者也。  
人生立法而民犯之。亦可以為逆。而輕主約乎。溪之可以成。則之  
可以是非。法禁之意也。法者緣人情而制。非設罪以陷人也。故秦  
秋之治獄。論心定罪。志華而遠於法者。是志惡而合於法者。株命  
傷民。未有所害。志不甚惡。而合於法者。謂盜而傷人者。即將執法  
者。過耶。何於人心不厭也。古者傷人有創。必者刑。盜有贓者。罰殺  
人者。亦必取人兵刀以傷人。罪與殺人同。得無非其至意與大夫  
仇。仰未應對。

鹽鐵論 卷十一 十一

御史大夫曰。執法者國之變。街刑罰者國之維。械故樂街不  
飭。雖工良不能以致遠。維織不設。雖良工不能以絕水。韓子曰。  
疎有國者不能明其法。勢御其臣。下實國強。兵以刑教。遇難去  
或於思。傷之文詞。以疑賢士之謀。舉浮淫之蠹。加之功實之上  
而欲國之治。猶探階而欲登。高無術。而樂騁馬也。街馬動也。  
也。今刑法設備。而民猶犯之。以無法乎。其亂必也。  
文學曰。傳街者。街之具也。得良工而調。法勢者。治之具也。得賢人  
而化。執事非其人。則馬奔馳。執軸非其人。則必覆。傷昔吳使軍部  
持軸而破其船。秦使趙高執轡而覆其車。今廢仁義之術。而任則

名之徒。則復吳秦之毒也。夫為君。有法。三王為相者。法周公。為衛  
者。法孔子。此百世不易之道也。韓非先王而不遵。舍正令而不  
從。卒陷陷。身幽囚。客或控秦。木夫不通大道。而小辨斯足。以宰  
其身而已。韓非子曰。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事  
刑名法術之學。而其略本於黃老。

鹽鐵論卷十一終

鹽鐵論 卷十一 十一

漢汝南桓寬著  
明竟陵鍾惺評

申繇第五十六

御史曰待周公而為相則世無列國詩孔子而後學則世無傷  
聖夫衣小缺襟裂可以補而必待全匹而易之政小缺法令可  
以防防而必待雅頌乃治之是猶舍鄰之隣而求俞州而遠  
治病治而必待江海而遠救火也道中庶子曰俞州之馬  
醫也柄木為腦止華為  
無吹厥定則迂而不徑闊而無務是以教令不從而治煩亂夫

卷十二

十

善為政者弊則補之決則塞之故吳子以法治楚魏楚魏則吳  
楚魏則吳  
使私不言公公下下下放忠言不取取行不取取苟苟申商以法法登泰  
春春行行義義不不離離毀毀舉舉必有有弱弱玉玉駟駟不不辭辭楊楊山山  
韓也韓也三符三符商商缺缺之之以以案案皆皆抵抵取取之之權權一一切切之之術術也

文學曰有國者選眾而任賢學者博覽而就善何必是周公孔子  
故曰法之而已今商鞅吳起反聖人之道變亂秦俗其法政亂  
而不能理派失而不可復愚人縱火於沛深不能復振蓬蒿人  
故或不能息其毒也傳曰吳起刑刑而車煩而止之驟而轉之上  
下勢擾而亂益益故聖人教化上與日月俱照下與天地同流是  
曰小補之哉

御史曰衣缺不補則日以甚坊滂不塞則日以滋大河之始決  
於穀子也涓涓爾及其卒氾濫為中國害節梁楚破曹衛城郭  
壞田穡積漂流百姓木樓千里無處令孤寡無所依老弱無所  
歸故先帝聞悼其苗通親省河堤舉之功河流以復曹衛  
以寧百姓戴其功詠其德歌宣房塞萬福求焉亦猶是也如何  
勿小補哉漢武帝歌曰頽林竹今

文學曰河決者寬口而被千里况禮法乎其所害必多矣今斷獄  
歲以萬計犯法法多多其為苗豈特曹衛哉夫知塞宣房而福來不  
知塞亂取而天下治也周國用之刑錯不用黎民若四時各終其  
信禮義知宣房功業已立垂拱無為有司何補法令何塞也

卷十二

二

序而天下不孤頌曰無我有善介以繁祉此天為福亦不小矣誠  
信禮義知宣房功業已立垂拱無為有司何補法令何塞也  
御史曰犀兕犀角角五穀之利而間革之害也則理正法  
去邪之所惡而良民之福也故曲木惡直繩繩邪惡正法是以  
聖人審於是非察於治亂故設明法陳嚴刑坊非矯邪者極極  
補補之之正正孤孤刺刺也極按按內內者者也括正正方方者者也補察察正正弓弓  
者火之備法者止去之禁也無法勢雖賢人不能以為治無甲  
兵雖孫吳不能以制敵是以孔子倡以仁義而民從風伯夷遁  
首陽而民不可化

文學曰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殺人而不能使人仁所貴良醫者貴其審消息而退邪氣也非貴其下鍼石而錯肌膚也所貴良吏者貴其絕惡於未萌使之不為非非貴其拘之固圍禁而刑殺之也今之所謂良吏者文察則以禍其民強力則以厲其下不本法之所由生而專已之殘心文誅假法以陷不辜累無罪以子及父以弟及兄一人有罪州里驚駭十年奔走若罹疢之相摩也邑淫之相連一節動而百枝搖詩云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論胥以鋪痛傷無罪而累也非患姚調釋之不利慮其含草而去苗也非患無準乎慮其含枉而繩直也故親近為過不必誅是

豐城論

卷十二

三

鉏不用也。疏遠有功不必賞。是前不養也。故世不患無法而患無必行之法也。

周秦第五十七

御史曰春秋罪人無名號謂之云盜所以賤刑人而絕之人倫也故君不臣士不友於閭里無所容故民始犯之命不執之民犯公法以相寵古本作寵寵也舉也舉棄其親不能伏節成理適相連自陷於罪其被刑戮不亦宜乎一室之中父兄之際若身體相屬一節動而知於心故今自閭內矣以下比地於伍居家相察出入相司父不教子兄不正弟舍是誰責乎

文學曰古者周其禮而明其教禮周教明不從者然決等之以刑刑罰中民不怨故舜施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輕重各服其誅刑必加而無赦故惟疑者若此則世安得不乾之人而罪之今

豐城論

卷十三

四

殺人者生剽攻竊盜者富故良民內解怠輟耕而墮心古者君子不近刑人刑人非人也身放極而辱凌世故無賢不肖莫不耻也王制曰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之塗弗與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今無行去之人貪利以陷其身蒙戮辱而捐禮義恒於苟生何者一日下禁室三禁黃圖云禁室行腐刑也刑未未瘳宿衛人主出入宮殿得由受兼三禁黃圖云祿食太官享賜身以導禁妻子獲其饒故或載卿相之列就刀鋸而不見閔况衆庶乎夫何耻之有廢其德教而責之以禮義是虐民也春秋曰子有罪執其父臣有罪執其君聽失之大者也今以子誅父以弟誅

兄親戚小坐什伍相連。若引根本之及華。華傷小睛之累四體也。如此則以有罪誅及無罪。無罪者寡矣。滅文仲治魯。勝其盜而自矜。子貢曰。民將欺而况民盜乎。故吏不以多斲為良。鑿不以多割為工。子產刑二人。殺一人。道不拾遺。而民無誣心。故為民父母。以養疾于長。掌恩厚而已。自首匿相坐之法。立骨肉之恩。廢而刑罪多。聞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匿之。豈不欲服罪。謂子為父隱。父為子隱。未聞父子之相坐也。聞兄弟緩追。以免賊。未聞兄弟之相坐也。聞惡惡止其人。疾始而誅首惡。未聞什伍之相坐。老子曰。上無欲而民樸。上無事而民自富。君君臣臣。父子比地。何似而執

鹽鐵論

卷十二

五

政何責也

御史曰。夫負千鈞之重。以登無極之高。垂峻崖之峭谷。下臨不測之淵。雖有慶忌之徒。責育之勇。莫不震懼。音悚慄者。知墜則身者。肝腦塗金石也。故未嘗灼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灼也。未嘗傷而不敢握刃者。見其有傷也。彼以知為非罪之必加。而戮及父兄。必懼而為善。故立法制。若臨百仞之壑。握火。陷刃。則民畏忌而無敢犯禁矣。慈母有敗子。小不忍也。嚴家無悍虜。篤秦紀。責急也。今不立嚴家之所以制下。而修慈母之所以敗子。則惑矣。

文學曰。紂為炮烙之刑。而秦有收孥之法。擊子也。司馬貞曰。收孥也。趙高以峻文決罪於內。百官以峭法斷割於外。或者相枕席刑者。相望百姓側目。重足不寒。而慄。顏師古曰。側目言深懼之也。重也。詩云。謂天孟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踣。衰今之人。胡為也。也。斯方此之時。豈特冒火蹈刃哉。然父子相背。兄弟相慢。至於骨肉相殘。上下相殺。非刑輕而罰不必。令太嚴而仁恩不施。故政寬則下親上。政嚴則民謀主。晉厲周幽二世。見殺。惡在峻法之不犯。嚴家之無悍虜也。聖人知之。是以務恩而不務威。故高皇帝約秦苛法。慰怨毒之民。而長和睦之心。惟恐刑之重。而德之薄也。是以

鹽鐵論

卷十二

六

施恩無窮。深源凌世。商鞅吳越。以秦楚之法為輕。而累之上。危其主下。沒其身。或非恃慈母乎。

詔聖第五十八

御史曰夏后氏不信言。殷誓周盟。德信彌衆。無文武之人。使修其法。此殷周之所以失勢。而見奪於諸侯也。故衣弊而華。法弊而更制。高皇帝時。天下初定。發德音。行三章之法。雖也。非撥亂反正之常也。刑法志曰。漢興高祖。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相賊。何損。秦法及共。其法不足。以禁其於。其後法稍犯。不立於理。故在前而苛刑。作玉項衰。而詩刺彰。諸暴。而春秋。漢夫以目之。網不可以得。三章之法。不可以為治。故令。不得。不加。法不得不多。唐虞畫衣冠。非阿。湯武刻肌膚。非故。時世不。

鹽鐵論

卷十二

七

同輕重之務異也

文學曰。民之仰法。猶魚之仰水。水清則靜。濁則擾。擾則不安。其居靜則樂其業。舉其業則富。富則仁生。禮古言。則事止。是以成康之世。賞無所施。法無所加。非可刑而不刑。民莫犯禁也。非可賞而不賞。民莫不仁也。若斯則夫何事而理。今之治民者。若御拙馬行則。傾之。止則擊之。身劍於箠。功傷於銜。求其無失。何可得乎。乾裕之徒。士崩樂氏。秦族訓曰。重正作事。善之。其。內潰。不結。禁。峻。法。不止。故。罪。不。畏。刑。法。雖。有。而。累。之。其。亡。無。益。乎。御史曰。嚴牆三仞。樓季難之。山高千雲。牧監整之。故峻則樓季。

雖三日。陝夷則收監。易山巔。韓非子曰。武高五丈。而樓季不。夫。金。在。鑑。非。鑄。而。不。錢。刀。在。路。匹。婦。擗。之。取。非。匹。婦。介。而。不。唯。瞻。愈。也。輕。重。之。制。異。而。利。害。之。分。明。也。故。法。令。可。仰。而。不。可。喻。可。臨。而。不。可。入。詩。云。不。敢。暴。虐。不。敢。馮。河。為。其。無。益。也。

層好禮而有季孟之難。燕喻好讓而有子之之氣。禮讓不足禁。和而刑法可以止暴。明君據法。故能長制羣下。而又守其國也。文學曰。古者明其仁義之誓。使民不喻乎上。刑之不赦。而彼是以。虛也。與其刑不可喻。不若義之不可喻也。閉置業行。而刑罰未。聞。刑。罰。行。而。幸。悌。其。也。高。嶺。狹。基。不。可。立。矣。嚴。法。峻。刑。不。可。久。也。

鹽鐵論

卷十二

八

二世借趙高之詐。漢儻作泰紀

責而任誅。刑者半道。此者曰。刑。民。多。者。為。忠。厲。民。悉。者。為。能。百姓不勝其求。然者不勝其刑。泰。其。其。海。內。同。憂。而。俱。不。聊。生。故。過。任。之。事。父。不。得。於。子。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或。不。再。生。窮。鼠。擊。經。匹。夫。奔。驚。乘。舍。人。折。弓。陳。稷。為。堪。惡。在。其。結。制。羣。下。而。以。守。其。國。也。御史然。然。不。對。大夫曰。韓師不知白黑。而善聞言。備者不知治世。而善贊。夫。善。言。天。者。舍。地。人。善。言。古。者。考。之。今。漢。武。帝。曰。善。言。天。者。必。有。其。今。何。為。施。法。何。為。加。湯。武。金。肌。骨。而。殷。周。治。秦。國。用。之。法。弊。



而犯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或以治。或以亂。春秋原罪甫刑。制獄。獨聞治亂之本。周秦之所以然乎。

文學曰。春夏生長。聖人象而為令。秋冬殺藏。聖人則而為法。故令者教也。所以導民。人法者刑罰也。所以禁強暴也。二者治亂之具。存亡之效也。在上而任。湯武經德義。明好惡。以導其民。刑罰未有。所加而民自行義。殷周所以治也。上無德教。下無法則。任刑必誅。則刑暴亂暴斷足。盈車崇河。以西不足。以受天下之徒。終而以亡若秦王也。非二尺四寸之律。異而行反古而恃民心也。德多刑也。若五命也。刑和半者三王也。刑多也。若五命也。純用刑而亡若秦也。

卷十二

九

大論第五十九

大夫曰。呻吟擣簡。請成人之語。則有司不似文學。文學知獄之。在廷。沒而不知其事。開其事。而不知其務。夫治民者。若大匠之。斲斧斤。而行之中。繩則止。杜大夫。王中尉之等。謂杜周。王繩之。以法斲之。以刑。然後。遂。止。姦。禁。故。射。者。因。勢。治。者。因。法。虞。夏。以。斲。殷。周。以。文。異。時。各。有。所。施。今。欲。以。數。朴。之。時。治。杞。蔡。之。民。是。猶。遷。徙。而。極。游。擣。而。救。火。也。

文學曰。文工興而民好善。出厲典而民好暴。非性之殊。風俗使然也。故商周之所以昌。桀紂之所以亡也。湯武非得伯夷之民。以治

鹽鐵論

卷十二

十

桀紂非得賤賤之民。以亂也。故治亂不在於民。民而數智者。不變。治法而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訟者。難訟而聽之。易夫不治其本。而事其末。古之所謂愚今之所謂知。以楚正亂也。楚木也。楚木也。以刀筆正文。刀所以別書古者用箭古之所謂賊今之所謂賢也。

大夫曰。谷非唐虞之時。而世非許由之民。而欲廢法以治。是猶不用楛枿斧斤。欲燒曲直。枉也。子貢曰。夫楛枿之旁。多枉木。良故為治者。不待自善。之民為輪者。不待自曲。之木。往者。慮木也。伯正古作百攻之屬濱梁楚昆古本盧徐楚古木作漢之流

此以伯正古作百攻之屬濱梁楚昆古本盧徐楚古木作漢之流

亂齊趙山東關內。暴徒保人阻險當此之時。不任斤斧折之以  
武而乃始設禮修文。有似窮蹙欲以短絨而攻疽。孔丘以禮說

也。故曰。殘材木以成室屋者。非良匠也。殘曉民人而欲治者。非良  
吏也。故曰。輪子固木之宜。聖人不費民之性。是以斧斤簡用。刑罰  
不任。政立而化。成。扁鵲攻於瘵理。絕邪氣。故癰疽不得成。形。聖人  
逆事於未然。故氣原無由生。是以砭石藏而不施。法令設而不用。  
斷已然。鑿已發者。凡人也。治未形。觀未萌者。君子也。

大夫曰。文學所稱聖知者。孔子也。治魯不遂。見逐於齊。不用於

蘧載論

卷十二

十一

衛。遇困於臣。困於陳蔡。夫知時不用。猶說強也。知困而不能已。  
貪也。不知見欺而往。愚也。困辱不能死。耻也。若此。而者。屠民之  
所不為也。何況君子乎。尚君以景監見。應侯以王稽進。故詩曰。  
士女困媒。至其親頭。非媒士之力。孔子曰。進見而不以能往者。  
則賢士才女也。

文學曰。孔子生於亂世。思堯舜之道。東西南北。均頭濡足。庶幾世  
王之昏。德德者。皆是君闇。大夫如。孰合有媒。是以嫫母飾容。而矜  
夸。兩子彷徨。而無家。非不知腐厄。而不見用。悼痛天下之禍。猶甚  
○也。○人。○也。○  
母之伏。於子也。知其不可如何。然惡已故。逆齊景公。欺之。連衡重

公簡之。遇陳巨人圍之。遭蔡桓。聽嘗之。遭楚子西。榜之。夫欺容聖  
人者。屬戴也。傷彼聖人者。從從也。從高之人。非人也。夫何耻之有。  
孟子曰。能近且者。以所為主。親遠臣者。以其所生。使聖人屬戴。苟  
合。不捨行。操。或則何。以馬孔子也。大夫慨然。內慙。四據。而不言。當  
此之時。順風承意。之士。如編口。張而不飲。又舉。舌內。不下。闕然而  
懷。重負。而見責。大夫曰。謀。服。軍。修。遠。兩精。與。諸。生。解。

雜論第六十

容曰余親盡鐵之義。觀乎公卿文學賢良之論。意指殊路。各有所出。或上通作仁義。或務權利。異哉。吾所聞周秦。然皆有天下而南。而焉。然安危長久殊。世張子曰。周有天下八百。而始汝南朱子伯為子。當此之時。豪俊並進。四方輻輳。賢良茂陵。唐生。文與魯。萬生之倫。六十餘人。咸聚闕庭。研六藝之論。論太平之原。知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術。辨者陳其詞。閭閻焉。促促焉。雖未能詳倫。斯可略觀矣。然。蔽於雲霧。終廢而不行。悲夫。是時丞相。文大夫。乘以羊。皆不悅文學賢良之議。秦羅酒。惟以輸。而勝。均不變。公卿知任武。可以辟。而

鹽鐵論

卷十二

十三

不知德廣。可以附遠。知權利。可以廣用。而不知稼穡。可以富國也。近者親附。遠者說德。則行為而不成。何求而不得。不出於斯路。而務高利長成。豈不謬哉。中山劉子。雅言王道。矯當世。復諸正務。在乎及本。而不微。微音。達也。切而不燥。燥音。試然。斯可謂弘博君子矣。九江視生。春由路之。意推史魚之節。發情。禮刺。譏公卿介。然直而不撓。可謂不畏強禦矣。桑大夫。據當世合時。變。是術尚權利。時略小。辨。便也。舉。止。理。傷也。雖非正法。然。巨。惡。然大能自解。解音。作。不。自。解。謂。物。通。然。攝。御相之位。不引準繩。以造化。下放於利末。不師始古。易曰。焚如。瘞。

如。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其。姓。以。及。縣。宗。車。千。秋。傳。曰。秦。弘。自。以為。國。家。興。推。堯。之。利。伐。其。功。欲。為。子。弟。得。甘。德。望。先。與。上。官。榮。等。謀。及。逐。滅。威。車。丞。相。即。周。魯。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若。夫。羣。丞。相。御。史。不。能。正。議。以。輔。宰。相。成。同。類。長。同。行。阿。意。苟。念。以。說。其。上。斗。筲。之。人。道。說。之。徒。何。足。選。哉。也。答。一。斗。選。數。也。

鹽鐵論卷十二終

鹽鐵論

卷十二

新序叙

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  
蓋九州之廣多民之衆千歲之  
遠其教既明其政既成之後所  
古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故

卷一

治書之文歷古初十比者死一  
而丘未嘗不和為終始化之如  
此其至也愛是之時異行出有  
詳異之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  
備也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

間當更衰訖而解澤未熄之時

百家衆說未有孫出其間在  
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  
既廢解澤既熄世之治方求者  
蓋均其一偏故人奮其私意家

卷二

尚其私學者雖起於中國皆  
明其所以長而昧其所以短務其所  
自謂而不知其所以失天下之士各自  
為之而不能相通世人之不後  
於古學之有統道之有物也先

夏之選文隆在皆從而不齊  
至於秦為世所大禁故淳興六  
藝皆得於敬絕矜晚之歸也無  
後於克王之道為衆說之所蔽  
濶而不明鬱而不發而怪矣可

林叙三

喜之端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  
誕漫於中國一切不異於周之  
末也其弊至於今尚存也自斯  
以來天下學者刻折衷於醒人  
而孤德於道此之美也楊旌氏

而止耳以向之徒皆不免為衆  
說之蔽而不知有折衷在也子  
子曰後文王而後興在凡民也  
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淳之  
士豈特無於文王之道以一之

林叙四

本哉名其出於是時在豪傑之  
士少故不殊特歎於流俗之中  
雖學之後也蓋向之叙此書於  
今蘇為近古隆不殊無步於遠  
至舜禹百次及於周秦以來古

人生素以善以，亦法之而在。要在慎取之而已。故臣既惜其不可見者，而較其可見者，特擇焉。亦足以見臣之志在，豈好辭哉。蓋臣之不得已也。編校書籍

卷九

臣曾單上

新序目錄	卷一	雜事一	卷二	雜事二	卷三	雜事三	卷四	雜事四	新序	目錄	卷五	雜事五	卷六	雜事六	卷七	雜事七	卷八	雜事八	卷九	雜事九
------	----	-----	----	-----	----	-----	----	-----	----	----	----	-----	----	-----	----	-----	----	-----	----	-----

善謀上

卷十

善謀下

目錄終

新序

目錄

二

新序卷一

雜書第一

漢 沛郡劉 向著  
明 竟陵鍾 惺評

昔者舜自耕稼陶漁而躬孝友父替暇碩毋荒及弟象傲帝下愚不移舜盡孝道以供養替腹替腹與象為浚井塗廬之謀故以絞舜舜益篤出田則號泣年五十猶嬰兒慕可謂至孝矣故耕於歷山歷山之耕者讓畔陶於河濱河濱之陶者器不苦家源於雷澤雷澤之漁者分均及立為天子天下化之繼夷率服

新序

卷十

一

比發梁投南樞交趾莫不慕義麟鳳在郊故孔子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舜之謂也孔子在州里篤行孝道居於闕黨關黨之子弟吹簫分有親者得孝以化之也是以七十二子自遠方至服從其德魯有洧術氏者豎飲羊能之以此於市人公懷氏有矣而淫慎慎氏奔後驕伏魯氏之鬻牛馬者夢豫費孔子特為魯司寇洧猶氏不做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氏氏踰境而彼魯之鬻馬牛不遇買布正以待之也既為司寇率益鹽郡費之城齊人歸所侵魯之地由慎正之所致也故曰其身正不令而行

孫叔敖為嬰兒之時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而泣其母問其故叔敖對曰聞見兩頭之蛇者必留者吾見之恐去母而死也其母曰蛇今安在曰恐他人又見殺而埋之矣其母曰吾聞有陰德者天報以福汝不灰也及長為楚令尹未至而國人信其仁也

馬之與也以金山築之亡也以妹喜湯之興也以有莘紂之亡也以妲己文武之興也以任姒幽王之亡也以褒姒是以詩正閨睚而春秋哀伯姬也樊姬楚國之夫人也楚莊王罷朝而晏問其飲莊王曰今日與賢相語不知日之晏也樊姬曰賢相為誰

新序

卷一

二

王曰為虞丘子樊姬掩口而笑王問其故曰妾幸得執巾櫛以侍王非不欲專貴擅愛也以為傷王之義故所進與妾同位者數人矣今虞丘子為相數十年未嘗進一賢知而不進是不忠也不知是不智也妾得為賢明日朝王以樊姬之言告虞丘子稽首曰如樊姬之言於是辭位而進孫叔敖孫叔敖相楚莊王卒以輔楚國有方焉

衛靈公之時漢伯不用而不用子瑕不肯而任事衛大夫史鰌諫之曰靈公而不聽史鰌病且或謂其子曰我即或治喪於此堂吾不能進遺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

新序

者或不當成禮置尸北堂於我之矣史鰌必靈公往乎見喪在北堂問其故其子具以父言對靈公靈公雖然易容察然失位曰夫子生則欲進賢而退不肖死且不懈又以尸諫可謂忠而不衰矣於是乃召遺伯玉而進之以為卿退彌子瑕徙喪正堂成禮而後返衛國以治史鰌字子魚論語所謂直哉史魚者也

新序

卷一

三

晉大夫祁奚老晉君問曰孰可使嗣祁奚對曰解狐可苦曰非子之營耶對曰君問可非問營也晉遂舉解狐後又問孰可以為國尉祁奚對曰午也可君曰非子之子耶對曰君問可非問子奚有焉

楚共王有疾召令尹曰常侍密蘇與我處常忠我以道正我以義吾與處不安也不見不思也雖然吾有得也其功不細必厚爵之申侯伯與處常縱恣吾吾所樂者勸吾為之吾所好者先吾祭之吾與處敬樂之不見戚戚也雖然若終無得也其過不細必亟遣之令尹曰諾明日王薨令尹即拜寤蘇為上卿而逐申



吳伯出之境。曾子曰。烏之將成其鳴也。哀人之將成其言也。言其本性。與王之謂也。故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於以開後嗣。覺來世。猶愈沒身不寤者也。

昔者魏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違。朝而有喜色。吳起進曰。今者有以楚莊王之語聞者乎。武侯曰。未也。莊王之語奈何。吳起曰。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違。朝而有憂色。中公巫臣進曰。君朝而有憂色。何也。莊王曰。吾聞之。諸侯自擇師者。未自擇友者。霸足已。而羣臣莫之若者。亡。今以不殺之。不有而議於朝。且羣臣莫能違。吾國其戕於亡矣。吾是以有憂色也。莊王之所以憂。

新序

卷一

四

而君獨有喜色。何也。武侯遂巡而謝曰。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衛國逐獻公。晉悼公謂師曠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也。夫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無使失信。良君將賞善而除民患。愛民如子。祭之如天。容之若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此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若雷霆。夫君神之主也。而民之望也。天之愛民。甚矣。豈使一人肆於民上。以縱其淫。而棄天地之性乎。必不然矣。君因民之性。之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焉用之。不去何為。公曰善。

新序

卷一

五

趙簡子上羊腸之坂。羣臣皆偏袒推車。而虎會獨擔戟行歌。不惟車簡子曰。寡人上坂。羣臣皆推車。會獨擔戟行歌。不惟車。是會為人臣侮其主。為人臣侮其主。其罪何若。虎會對曰。為人臣而侮其主者。友而又成。簡子曰。何謂友而又成。虎會曰。身步妻子。又成。若若謂成而又成。君既已聞為人臣而侮其主者之罪矣。君亦聞為人君而侮其臣者乎。簡子曰。為人君而侮其臣者。何若。虎會對曰。為人君而侮其臣者。智者不為謀。辨者不為使。勇者不為鬥。智者不為謀。則社稷危。辨者不為使。則使不通。勇者不為鬥。則邊境侵。簡子曰。善。乃罷羣臣。不推車。為士大夫置酒。

新序

卷一

五

與羣臣飲。以虎會為上客。昔者周合事趙簡子。立趙簡子之門。三日三夜。簡子使人出問之。曰。夫子將何。以令我。則令曰。願為謬謬之臣。與筆操。隨君之後。司君之過。而書之。日有記也。月有劫也。歲有得也。簡子悅之。與處居。無幾何。而周合放簡子。辱葬之。三年之後。與諸大夫飲酒。酣。簡子出。大夫起而。出曰。臣有罪。而不自知也。簡子曰。大夫反無罪。昔者。君友周合。有言曰。百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衆人之唯唯。不如周合之謬謬。昔封辱。而止武。王謬謬。而自周合之成。後。音未嘗聞。君過也。故人君不聞其非。反聞而不。

改者亡。吾國其歲於亡矣。是以泣也。

魏文侯與士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也？羣臣皆曰：君仁君也。次至魏黃曰：君非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君伐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長子，且以此知君之非仁君。文侯大怒，而逐魏黃。黃起而出，次至任座。文侯問：寡人何如君也？任座對曰：君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臣聞之，其君仁者，其臣直。而黃之言直，臣是以知君仁君也。文侯曰：善。復召魏黃入，拜為上卿。

中行宣將亡，乃召其太祝而欲加罪焉。曰：子為我祝，犧牲不肥，澤

新序 卷一

六

耶。且齋戒不敬，耶使吾國亡，何也？祝簡對曰：昔者吾先君中行穆子，皮車十乘，不愛其薄也。愛德義之不足也。今子君有車車百乘，不愛德義之薄也。唯患車不足也。夫舟車餘則賦歛厚，賦歛厚則民怨，民怨則矣。且君苟以為祝有益於國乎？則亦將為損世亡矣。一人祝之一國，謂之一祝，不勝萬。謂國亡不亦宜乎？祝其何罪，中行子乃慚。

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楚王聞之，召令尹子西而問焉。曰：秦欲觀楚之寶器，吾和氏之璧，隨侯之珠，可以示諸令尹子西對曰：不知也。召昭奚恤而問焉。昭奚恤對曰：此彼觀吾國，得

失而國之不在寶器在賢。臣珠玉玩好之物，非寶重者。王遂使昭奚恤應之。昭奚恤發精兵三百人，陳於西門之內，為東面之壇一，為南面之壇四，為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東而令尹子西，南面。太宗子款次之，葉公子蒿次之。司馬子反次之。昭奚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秦欲觀楚國之寶器，楚國之所寶者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廩，使民各得其所。令尹子西在此，秦珪璧使諸侯解忿，消之。離交兩國之歡，使無兵

之憂。太宗子款在此，守封疆，謹境界，不侵鄰國，鄰國亦不見侵。葉公子蒿在此，理師旅，整兵戎，以當強敵，提枹鼓，以勸百為

新序 卷一

七

之衆，所使皆趨湯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一生之難，司馬子反在此，懷霸王之餘議，攝治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唯大國之可觀。秦使者懼然無以對。昭奚恤遂揮而去。秦使者反言於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遂不伐楚。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斯之謂也。

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視焉。景公賜之酒，范昭曰：願請君之樽。公曰：酌寡人之樽，進之於家。范昭已飲，晏子曰：徹樽。更之。范昭曰：願請君之樽。公曰：酌寡人之樽，進之於家。范昭已飲，晏子曰：徹樽。更之。范昭曰：願請君之樽。公曰：酌寡人之樽，進之於家。范昭已飲，晏子曰：徹樽。更之。范昭曰：願請君之樽。公曰：酌寡人之樽，進之於家。范昭已飲，晏子曰：徹樽。更之。

曰晉大國也使人來將親吾政也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奈何  
晏子曰夫范昭之為人非陋而不識禮也且欲試吾君臣故絕  
之也公謂太師曰子何以不為容詞成周之樂乎太師對曰  
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若謂之必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也  
而欲舞天子之樂臣故不為也范昭歸以告平公曰齊未可伐  
也臣欲試其君而晏子識之臣欲犯其禮而太師知之仲尼聞  
之曰夫不出於樽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  
折衝矣而太師其與焉

晉平公濟西河中泳而嘆曰嗟乎安得賢士與共此樂者船人固

新序

卷一

八

秦連對曰君言過矣夫劍產於越珠產於漢玉產於山此三寶  
皆皆無送而至今君苟好士則賢士至矣平公曰同乘來吾門  
下食客者三千餘人朝食不足暮教不租暮食不足朝收市租  
吾尚可謂不好士乎固桑對曰今夫鴻鵠高飛冲天然其所持  
者六翮耳夫腹下之彘竹上之毛增去一把飛不為高下不知  
君之食客六翮耶特獲背之彘也平公默然而不應焉  
楚威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耶何士民眾庶不感之其也  
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  
中者其始曰下里也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陵採履

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傷而和者數十人  
而已也引商刻角雜以流徵國中傷而和者不過數人是其曲  
優高者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鯨鳳鳥上擊於九千里絕  
浮雲負蒼天翱翔乎穹冥之上夫堯田之鶴豈能與之斷天地  
之高哉鯨魚朝發崑崙之墟暮繫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  
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鯨也士  
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竒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  
為哉

晉平公問居師曠侍坐平公曰子生無目朕甚矣子之墨墨也師

新序

卷一

九

曠對曰天下有五墨墨而臣不得與一焉平公曰何謂也師曠  
曰羣臣行賂以采名譽百姓侵冤無所告訴而君不悟此一墨  
墨也忠臣不用用臣不忠下才處高不肯臨賢而君不悟此二  
墨墨也國貧民怨上下不和而好財用兵嗜欲無厭諂諛之人  
容容在傍而君不悟此四墨墨也至道不明法令不行吏民不  
正百姓不安而君不悟此五墨墨也國有五墨墨而不危者未  
之有也臣之墨墨小墨墨耳何害乎國家哉  
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將軍孰先亡乎對曰其中行氏乎文子  
曰何故先亡對曰中行氏之為政也以苛為察以察為明以刻

為志以計多為善以聚歛為良譬之其猶轉粟也此大則大矣  
裂之流也當先亡

芈莊王既討陳靈公之賊殺夏徵舒得夏姬而悅之將近之申公  
巫臣諫曰此女亂陳國敗其羣臣嬖女不可近也莊王從之令  
尹又欲取申公巫臣諫令尹從之遂襲尹取之至恭王與晉戰  
於鄆凌楚兵敗襄尹或其尸不交數求晉不與夏姬請如晉求  
以楚方遣之申公巫臣將使齊私說夏姬與謀及夏姬行而申  
公巫臣廢使命道也隨夏姬之晉令尹將徙其族言之於王曰  
申公巫臣諫先王以無近夏姬今身廢使命與夏姬逃之晉是

新序

卷一

十

欵先王也請徙其族王曰申公巫臣為先王謀則必自為謀則  
不慮是厚於先王而自薄也何罪於先王遂不徙

新序卷二

雜事第二

漢 沛郡劉 向著  
明 虎陵鎮 惺評

昔者唐虞崇舉九賢布之於位而海內大康。夏荒來賓。麟鳳在郊。  
商湯用伊尹。而文武用太公闕天。成王任用呂。而海內大治。越  
裳重譯。祥瑞並降。遂安千載。皆由任賢之功也。無賢臣。雖五帝  
三王。不能以興。齊桓公得管仲。有霸諸侯之榮。失管仲而有危  
亂之辱。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楚不用伍子胥

新序

卷二

一

而破。吳闔閭用之。而霸。夫是非徒不用子胥也。又殺之。而國卒  
以亡。燕昭王用樂毅。惟弱燕之兵。破強齊之。隳屠七十城。而惠  
王廢樂毅。更代以騎劫。兵立破。以七十城。此父用之子。不用其  
事。可見矣。故闔廬用子胥。以興。夫差殺之。而以亡。昭王用樂毅  
以勝。惠王逐之。而敗。此的的然。若白黑。秦不用叔孫通。項王不  
用陳平。韓信。而皆滅。漢用之。而大興。此未遠也。夫失賢者。其禍  
如彼。用賢者。其福如此。人君莫不求賢。以自輔。然而國以亂。亡  
者。所謂賢者不賢也。或使賢者為之。與不肖者議之。使智者圖  
與愚者謀之。不肖嫉賢。愚者嫉智。是賢者之所以闕蔽也。乃

以子哉不合者也。或不肖用賢而不能久也。或久而不能終也。或不肖子賢父之忠臣。其禍敗難一二錄也。然其要在於已。不明而聽衆口。請懇不行。斯為明也。魏龐恭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來言市中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曰二人言。王信之乎。曰寡人疑矣。曰三人言。王信之乎。曰寡人信之矣。龐恭曰。夫市之無虎明矣。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魏遠於市。驛臣者過三人。願王察之也。魏王曰。寡人知之矣。及龐恭自邯鄲反。魏王果至。遂不得聞。甘茂下蔡人也。西入秦。數有功。至武王以為左丞相。擢里子為右丞相。擢里子及公孫子皆秦諸公子。

新

卷二

二

其外家韓也。數攻韓。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至周室者。其道乎韓之宜。賜欲使甘茂伐韓。取宜陽以通道至周室。甘茂曰。請約魏與伐韓。令向壽輔行。甘茂既約魏許甘茂還至息壤。謂向壽曰。子歸言之。王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名為韓其實郡也。今王暗險。行千里攻之難。昔者曾參之處鄰人有與曾參同名姓者。殺人人告其母。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然一人又來告之。其母曰吾子不殺人。有頃一人又來告其母。投仔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信之也。然三人疑之。

其母懼焉。今臣之賢也。不若曾參。王之信臣也。不如曾參。王之信曾參也。疑臣者非特三人也。臣恐大王投梓也。魏文侯令與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語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與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今臣為旅也。擢里子公孫子二人挾韓而議。王必信之。是王欺魏而臣受韓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也。使伐宜陽。五月而宜陽未拔。擢里子公孫子果爭之。武王乃甘茂欲罷兵。甘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使甘茂將擊之。遂拔宜陽。及武王薨。昭王立。擢里子公孫子讒之。甘茂遇罪。率奔齊。鼓非至明。其孰能用。

新

卷二

三

楚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畏昭奚恤。亦誠何如。江乙答曰。慮求百。默食之。得一狐。狐曰。子毋敢食我也。天帝令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違帝命也。以我為不信。毋為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見我。無不走。虎以為然。隨而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已而走也。以為畏狐也。今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任之於昭奚恤也。北方非畏昭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也。人臣而見畏者。是見君之威也。君不用則威亡矣。昭君使子賤為東父宰。子賤辭去。因請借善書者二人。使書惡。

教品魯君子之。至單父使書于賤。從旁引其肘。奮則怒之。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而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若手擾之。使不得書。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魯父。單父之化。大治。故孔子曰。君子哉。子賤。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羨其德也。

楚人有獻魚。楚王者曰。今日漁獲。食之不盡。賣之不售。棄之又惜。故來獻也。左右曰。鄙哉。辭也。楚主曰。子不知漁者。仁人也。蓋聞困倉粟有餘者。國有饑民。後宮多幽女者。下民多曠夫。餘衍之蓄。聚於府庫者。境內多貧困之民。皆失君人之道。故庖有肥魚。

新序 卷二

庖有肥馬。民有饑色。是以亡國之君。藏於府庫。寡人聞之。又矣。一求能行也。漁者知之。其以此喻寡人也。且今行之。於是乃遣使。恤鰥寡。而存孤獨。出倉粟。發幣帛。而振不足。罷去濫官。不御者。出以安。鰥夫。楚民。欣於大悅。鄰國歸之。故漁者。當獻餘魚。而楚國賴之。可謂仁智矣。昔者。邠。忘以鼓琴。見齊宣王。宣王善之。邠。忘曰。夫琴所以象政也。遂為工。言琴之象政。狀及霸王之事。宣王大悅。與語三日。遂拜以為相。齊有稷。下。先生。喜議政事。邠。忘既為齊相。稷。下。先生。淳于。說之。屬七十二人。皆極。忘以謂。設以辭。邠。忘不能。及乃相。與。

俱往見鄒忌。淳于髡之徒。禮儀。鄒忌之禮。卑。淳于髡等曰。狐白之。襄補之。以羊。羊皮。何如。鄒忌曰。敬諾。請不。敬。雜。賢以。不肖。淳于髡曰。方內。而員。紅。如何。鄒忌曰。敬諾。請。謹。門內。不。敢。留。賓。客。淳于髡等曰。三人共。牧。一。羊。羊。不。得。食。人。亦。不。得。息。何。如。鄒忌曰。敬諾。減。吏。省。員。使。無。擾。民。也。淳于髡等。三。稱。鄒忌。三。知。之。如。應。響。淳于髡。等。辭。屈。而。出。鄒忌。之。禮。儀。淳于髡。等。之。禮。卑。故。可。以。高。于。將。其。邪。邪。者。貴。其。立。斷。也。所以。貴。其。立。至。也。必。且。歷。日。曠。久。不。終。斃。猶。能。擊。石。驚。馬。亦。能。致。遠。是以。聰。明。捷。敏。人。之。美。材。也。子貢曰。回也。聞一。以。知。十。美。敏。捷。也。

新序 卷二

昔者。燕相。得。罪。於。君。將。出。亡。召。門。下。諸。大夫。曰。有。能。送。我。出。者。乎。三。問。諸。大夫。莫。對。燕。相。曰。嘻。亦。有。士。之。不。足。養。也。大夫。有。送。者。曰。亦有。君。之。不。能。養。士。安。有。士。之。不。足。養。者。以。年。餞。歲。士。糧。不。狀。而。君。之。大。馬。有。餘。糞。糞。既。久。烈。寒。士。短。褐。不。完。四。體。不。蔽。而。君。之。臺。榭。帷。帳。錦。繡。隨。風。飄。飄。而。樂。財。者。君。之。所。輕。或。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施。君。之。所。輕。而。求。得。士。之。所。重。不。亦。難。乎。燕。相。遂。慙。遁。逃。不。復。敢。見。晉。文。公。出。獵。前。驅。曰。前。有。大。蛇。高。如。閭。阻。道。竟。之。文。公。曰。寡。人。聞。之。諸。侯。惡。則。修。德。大。夫。夢。惡。則。修。身。如。是。而。

禍不至矣。今寡人有過，天以戒。寡人還車而及前驅，曰：「臣聞之，喜者無實，怒者無刑。今禍福已在，前矣，不可變。何不遂驅之？」大  
公曰：「不然。夫神不勝道，而妖亦不勝德。禍福未發，猶可化也。還  
車及宿，齋三日，請於廟。」孤少穢，不肥，帶不厚，罪一也。孤好戈  
獵，無度，數罪二也。孤多賦，重刑罰，罪三也。請自今以來，者闕  
市無征，澤梁無賦，赦罪人，舊田半稅，新田不稅，行此令，未半  
旬，守地吏，奪天帝殺地，曰：「何故當聖君道，為而罪當，故發夢，視  
蛇臭腐矣。」竭之。文公曰：「然。夫神果不勝道，而妖亦不勝德，奈何  
其無究理而任天也。應之以德而已。」

新序

卷二

六

梁君出獵，見白雁，梁君下車，設弓欲射之。道有行者，梁君謂行  
者止，行者不止。白雁群駭，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孫襲下車  
撫矢曰：「君止，梁君忿然作色而怒，曰：『襲不與其君而顧與他人  
何也？』公孫襲對曰：『昔齊景公之時，天大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  
祠乃雨。』景公下堂，頓首曰：『凡吾所以求雨者，為吾民也。今必使  
吾以人祠，乃且兩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天大雨，方千里者  
何也？』為有德於天，而惠於民也。今主君以白雁之故而欲射人，  
襲謂主君言無異於虎狼。梁君援其手，與上車，歸入廟門，呼萬  
歲曰：『幸哉！今日也。他人獵，皆得禽獸，吾獵得善言而歸。』」

武王勝殷，得二虜，而問焉，曰：「而國有妖乎？」一虜答曰：「吾國有妖，上  
見星而雨血，此吾國之妖也。」一虜答曰：「此則妖也，雖然，非其大  
者也。吾國之妖，其大者，子不聽，父弟不聽，兄君令不行，此妖之  
大者也。」

晉文公出田，逐獸，墜入大澤，迷不知所出。其中有漁者，文公謂曰：「  
我若君也，道安從出？」我且厚賜若。漁者曰：「臣願有獻。」公曰：「出澤  
而受之。」於是遂出澤。公令曰：「子之所欲，以教寡人者，何等也？」願  
受之。漁者曰：「鴻鵠保河海之中，獸而欲移徙之，小澤則必有九  
絡之憂，鼃鼃保深淵，獸而出之淺渚，則必有網羅釣射之憂。今

新序

卷二

七

君逐獸，墜入至此，何行之太遠也。」文公曰：「善哉！謂之者，記漁者  
名，漁者曰：『君何以名為？』君其尊天事地，敬社稷，固四國，惠愛萬  
民，薄賦斂，輕租稅者，臣亦與焉。君不欲社稷，不固四國，外失禮  
於諸侯，內逆民心，一國流亡，漁者雖得厚賜，不能保也。遂辭不  
受。」曰：「君亟歸國，臣亦及吾漁所。」  
晉文公逐麋而失之，問農夫老古曰：「吾麋何在？」老古以足指曰：「如  
是往。」公曰：「寡人問子以足指何也？」老古振衣而起，曰：「不意人  
君如此也。虎豹之居也，獸聞而近人，故得魚鼈之居也。獸深而  
之淺，故得諸侯獸聚而止其國。詩云：『維鷓有巢，維鳩有居。』君放

不歸人將君之於是文公恐歸。過樂武子。樂武子曰。獵得獸乎。而有悅色。文公曰。寡人逐麋而失之。得善言。故有悅色。樂武子曰。其人安在乎。曰。吾未與來也。樂武子曰。居上位而不恤其下。驕也。後令急誅。暴也。取人之言而棄其身。盜也。文公曰。善。遂載老古與俱歸。

扁鵲見齊桓侯。立有間。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曰。醫之好利也。微治不疾。以為功。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疾在肌膚。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疾在腸胃。不治將深。桓侯

新序 卷二

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望桓侯而逡走。桓侯使人問之。扁鵲曰。疾在骨髓。不可治也。在肌膚。滅石之所及也。在腸胃。大劑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無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桓侯體痛。使人索扁鵲。扁鵲已逃之。秦美桓侯遂攻。故良醫之治疾也。攻之於腠理。此事皆治之於小者也。夫事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地。故聖人蚤從事矣。辛諫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從新安君。與壽陵君。同軒。淫衍侈靡。而忘國政。郭其危矣。王曰。先生老倦。歟。辛為楚國妖。幾。辛對曰。臣非敢為楚妖。誠見之也。君王辛近此。四子者。則

卷二

八

見光而呼狗。未為晚。湯武以百里。王桀紂以天下。今楚雖小。絕長綫。短以千里。豈特百里哉。且君王獨不見夫青蛉乎。六足四翼。蜚翔乎天地之間。求蚊虻而食之。時甘露而飲之。自以為無患。與民無爭也。不知五天之童子。服絲竿。加之乎。四切之上。而下為蟲。城食已青。蛉猶其小者也。大爵悅啄白粒。仰棲茂

新序 卷二

九

林鼓其翼。奮其身。自以為無患。與民無爭也。不知公子王孫。左把彈石。攝九定。操持審。連故。盡遊乎茂樹。夕和平。酸醜。爵猶其小者也。鴻鵠嬉遊乎江漢。息翮乎大沼。悅啄鯉。仰奮陵。衡修其六翮。而陵清風。應標高翔。一舉千里。自以為無患。與民無爭也。不知戈者。選兵工。修其防。翳加繒。綴其頸。投乎百仞之上。引鐵繳。揚徽。波折清風。而頽故朝。遊乎江河。而慕調乎鼎俎。鴻鵠猶其小者也。蔡侯之事故是也。蔡侯南遊乎高陵。比徑乎巫山。遂廢。屠鹿。隨籛子。隨時鳥。嬉遊乎高蔡之園。溢滿無涯。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子。祭受令。宣王。厄以淮水。填以巫山。庚子



之朝變以朱然臣而奏之乎宜王也。蔡侯之事猶其小者也。今君王之事遂以左州侯右夏侯從新安君與壽陵君。淫行傷。康樂遊。馳騁乎雲夢之中。不以天下與國家為事。不知稼。侯方與秦王謀。寔之以。罷厄而投之乎。罷塞之外。哀王大懼。形體。梅栗曰。謹受令。乃封莊幸為成陵君。而用計焉。與舉淮北之地。十二諸侯。

觀文侯出遊。見路人反裘而負芻。文侯曰。胡為反裘而負芻。對曰。臣愛其毛。文侯曰。若不知其裏盡而毛無所恃。耶。明年東陽上計錢布十倍。大夫畢賀文侯曰。此非所以賀我也。譬無異夫路。

新序

卷二

十

人反裘而負芻也。將愛其毛。不知其裏盡。毛無所恃也。今吾國地不加廣。士民不加衆。而錢十倍。必取諸士大夫也。吾聞之下。不安者。上不可居也。此所以賀我也。

楚莊王問於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為國是也。孫叔敖曰。國之有是。衆非之所惡也。臣恐王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子乎。亦在臣乎。孫叔敖曰。國君驕士曰。士非我無適貴。富士驕君曰。國非士無適安。強人君或主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飢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國是無適定矣。夏桀廢紂。不定國是。而以合其取舍。并為是以不合其取舍者為非。故致亡而不知。莊王曰。善哉。願。

相國與諸侯士大夫共定國是。寡人豈敢以禍國驕士民哉。楚莊王蒞政三年不治。而好隱戲。社稷危。國將亡。士慶問左右。君曰。王蒞政三年不治。而好隱戲。社稷危。國將亡。胡不入諫。左右曰。子其人矣。士慶入再拜而進曰。隱有大鳥。來止南山之陽。三年不蜚。不鳴。不審其故何也。王曰。子其去矣。寡人知之矣。士慶曰。臣言亦或不言。亦或頑。聞其說。王曰。此鳥不蜚。以長羽翼。不鳴。以觀羣臣之愚。是鳥雖不蜚。必冲天。雖不鳴。必驚人。士慶稽首曰。所願聞已。王大悅。士慶之問。而拜之。以為令尹。拔之相印。士慶喜。出門。顧左右笑曰。吾王成王也。中庶子聞之。跪。

而泣曰。臣尚衣冠御印。十三年矣。前為蒙矢。而後為藩蔽。王賜士慶相印。而不賜臣。臣成將有日矣。王曰。寡人居泥塗中。子所與寡人言者。內不及國家。外不及諸侯。如呼者可富。而不可貴也。於是乃出其國寶璧。王以賜之。曰。忠信者士之行也。言語者士之道。路也。道。路。不修。治。士。無。所。行。云。

新序

卷二

十一

靖郭君欲城薛。而家多以諫。君告者。無為客通事。於是有一齊人曰。臣願一言。過一言。臣請烹。揚者贊。客曰。海大魚。因反走。靖郭君曰。請少進。客曰。臣不敢。以成。載。靖郭君曰。噫。寡人毋得已。試。漢。道。之。客曰。君獨不聞。海大魚乎。縞。弗。能。止。激。弗。能。牽。

湯而大水陸居則壞。得意焉。且夫齊亦君之水也。君已有齊。奚以薛為君。君無齊城。薛猶且無益也。靖郭君大悅。羅民弗城薛也。

齊有婦人。極醜。無雙。號曰無鹽女。其為人也。曰頭溪。目長。犬節。昂鼻。結喉。肥項。以髮折腰。出胸皮膚。若流。行年三十。無所容入。街家不售。深葉莫執。於是乃拂拭短褐。自詣宣王。願一見。謂過者曰。妾齊之不售女也。聞君王之聖德。願備漢宮之掃除。願者司馬門冰。唯王幸許之。謂者以聞。宣王方置酒於漸臺。左右聞之。莫不掩口而大笑曰。此天下強顏女子也。於是宣王乃召而

新序

卷二

十二

見之。謂曰。昔先王為寡人取妃。臣皆已備有列位矣。寡人今日聽鄭衛之聲。嘔吟成傷。傷激楚之遺風。令夫人不容鄉里。存衣而欲千萬乘之主。亦有奇能乎。無鹽女對曰。無有。直竊慕大王之美義耳。王曰。雖然。何喜。良久。曰。竊嘗喜隱王曰。隱固寡人之所願也。試一行之言。未率。忽然不見矣。宣王大驚。立發隱書。而讀之。退而推之。又不能得。明日復更召而問之。又不以隱對。但揚目銜齒。舉手拊肘曰。始哉。始哉。如此者。四宣王曰。願遂開命。無鹽女對曰。今大王之君國也。西有銜秦之患。南有強楚之難。水有三國之難。內聚諸臣。象人不附。春秋四十壯男不立。不務

象子而務象婦。專所好而忽所恃。一旦山陵崩弛。社稷不定。此一始也。漸臺五重。黃金白玉。琅玕龍璠。翡翠珠璣。莫落連飾。萬民羅極。此二始也。賢者伏道於山林。諂諛強於左右。邪偽立於本廟。諫者不得通。此三始也。酒漿流海。以夜續朝。女樂俳優。從橫大笑。水不修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之治。此四始也。故曰。始哉。始哉。於是宣王掩然無散。意入黃泉。忽然而昂。背然而嘆。曰。痛乎。無鹽君之言。吾今乃一聞寡人之始。寡人之始。或不全於此。立停漸臺。羅女樂。退語。去雕琢。還兵馬。實府庫。四關公門。始進直言。延及側。迺擇吉日。立太子。進慈母。顯隱女。拜無鹽

新序

卷二

十三

君為王后而國大安者。醜女之力也。

水有三國之難。內聚諸臣。象人不附。春秋四十壯男不立。不務

新序卷二

雜事第三

漢 沛郡劉 句務  
明 竟陵鍾 惺評

梁惠王謂孟子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孟子曰王誠好色於王何有王曰若之何好色可以王孟子曰大王好色詩曰古公賁父求劍走馬率西水詩至於岐下愛及姜女聿來相宇大王愛厥妃出入必與之偕當是時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若好色與百姓同之民唯恐王之不好色也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孟子

新序

卷三

曰王若好勇於王何有王曰若之何好勇可以王孟子曰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於天下世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唯恐王之不好勇也

孫卿與臨武君議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臨武君對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後之繁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孫卿曰不然臣之所聞古之道凡戰用兵之術在於一民予矢不測豈不得以中六馬不和造父不能以御遠士民不親附湯武不能以勝以善用兵者務在於善附民而已臨武君曰不然夫兵之

此正新序卷三之序

新序

卷三

所貴者勢利也所上者變詐攻奪也善用之者奄忽焉莫知所從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由此觀之豈必待附民哉孫卿曰不然臣之所言者王者之兵君人之事也君之所言者勢利也所上者變詐攻奪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落單者也君臣上下之間渙然有離德者也若以詐詐禁猶有幸焉若以詐詐堯舜之君以邪授石若以指說沸若刑臨烈火入則後沒耳夫又何可詐也故仁人之兵疑則若英和之利刃嬰之者所銳則若英和之利鋒當之者潰圍居而方止若藍石然觸之者隴種而退耳夫又何可詐也故仁人之兵或符三軍

同力上下一心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君子之事父也君弟之事兄也若手足之捍頭目而覆胸腹也詐而棄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夫又何可詐也且夫暴亂之君將誰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民之親我雖然如父母好我若如椒蘭及頰其上如灼黠如仇讐人之情雖禁詎豈有肯為其所惡而賊其所好者哉是猶僕人之孫子自賊其父母也詩曰武王載柁有虞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言此之謂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兵孫卿曰將率者末事也臣請列王者之事君人之法昔者秦魏為與國齊楚約而欲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

寇蓋相望秦救不出魏人有唐且者年九十餘謂魏王曰若臣請西說秦令兵先出可乎魏王曰敬諾遂約車而遣之且見秦王秦王曰丈人固然乃遠至此甚苦矣魏求求救救矣秦人知魏之急矣唐且答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至是大王善策之臣失之也且夫魏一萬乘之國也稱求滿受冠帶祠春秋者為秦之強之以為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在魏郊矣太王之救不至魏急則且割地而約齊楚王雖欲救之豈有及哉是亡一萬乘之魏而強二敵之齊楚也竊以為為大王善策之臣失之矣秦王瞿然而悟遽發兵救之馳驚而往齊楚聞之引兵而去魏

新序

卷三

三

氏復故唐且一說定強秦之策解魏國之患散齊楚之兵一舉而折衝消難辭之功也孔子曰言諫者我子貢故詩曰辭之集矣民之洽矣辭之博矣民之莫矣唐且有辭魏國賴之故不可已

燕易王時國大亂齊閔王與師伐燕屠燕國載其寶器而歸易王成及燕國復太子立為燕王是為燕昭王昭王賢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聞郭嚳曰齊國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必不能以敵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嚳曰臣聞古之人君有以千金求千里馬

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之成買其骨五百金反以告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用成馬折五百金涓人對曰成馬且市之五百金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禁年千里馬至者二今王誠欲必致士請從魏始魏且見事况賢於魏者乎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魏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走燕燕王吊成問孤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軼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為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樂毅之策得賢之功也

新序

卷三

四

樂毅為昭王謀必待諸侯兵齊乃可伐也於是乃使樂毅使諸侯遂合連四國之兵以伐齊大破之閔王亡逃僅以身脫匿莒樂毅追之遂屠七十餘城臨淄盡降惟莒即墨未下盡復收燕寶器而歸復易王之辱樂毅謝罪諸侯之兵而獨圍莒即墨時田單為即墨令患樂毅善用兵田單不能詐也然去之昭王又賢不肯聽樂毅會昭王成惠王立田單使人曉之惠王惠王使將劫代樂毅樂毅去之趙不歸燕騎劫既為將軍田單大喜設詐大破燕軍殺騎劫盡復收七十餘城是時齊閔公已成田單得太子於莒立為齊襄王而燕惠王大慚自悔易樂毅以致此禍也

王乃使人遺樂殺書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志故君指國而去寡人不肖明矣敢請其頌而君弗肯聽也故使使者陳惡志君誠諭之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信君於先王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覆益之不虞君明察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明罪之也寡人之罪百姓弗聞君微出明德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辱者不損人以自益仁者不危軀以要名故愛人之邪者辱之行也赦人之過者仁之道也世有覆寡人之邪故寡人之過非君惡所望之今君辱受德於先王之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覆邪救過難得於

新序

卷三

五

君矣且世有厚薄故施異行有得失故患同今寡人任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於為君探無所取同有封疆猶家之有垣墻所以分好覆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訟鄰家未為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為盡厚也寡人雖不肖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未得志未若商容箕子之累也然不肖盡寡人明德於外恐其遠足以傷高義而薄於行也非然苟可以成君之高則君之善寡人雖惡各不難受也本以為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傷寡人之敬而君不得榮是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毀人以自益况傷人以自損乎願君無以寡人之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

下季為以終家三絀而不去或曰可以去矣抑下季曰苟與人累怨而不歸乎猶且絀也寧故國耳抑下季不以絀自累故自前業不忘不去為心故遠近無議寡人之罪國人不知而議寡人者天下流曰仁不輕絕知不簡功簡功素大者仇也輕絕學利者怨也仇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不望之乎君今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慎念和怒追順先王以復後寡人寡人意若之曰余將快心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循初退不得變過此君所制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惡志故以書竭之樂毅使人獻書燕王曰臣不肖不能奉承王命

新序

卷三

六

以順左右之心恐低斧就之罪以傷先生之明有害天下之義故適此自負以不肖之罪而不敢有辭說今王數之以罪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高臣之理不白乎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不敢不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保私親功多者後之不以官隨愛能當者處之故曰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學規先王舉措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擢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為亞卿臣自以為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臣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欲

以齊為事臣對曰夫齊者霸王之餘業戰勝之遺事開於兵  
習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必與天下圖之圖之莫若徑結趙且淮  
北宋地楚魏之傾也趙若許約楚魏盡力以圖攻之齊可大破  
也王曰善臣乃受命具符節南使趙顧反起兵攻齊以天之道  
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之兵受命而勝之輕  
卒就兵長驅至齊齊王遁逃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貨寶車甲珍  
器皆收入燕大呂陳於元英故燕文於歷室齊器設於寧臺前  
丘之植植於汶篁五伯以來功業之盛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  
以為快其志以臣不損令故裂地而封臣使比小國諸侯臣聞

新序

卷三

七

賢聖之君功立不廢故若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  
於後世若先王之孫悲雷經夷萬乘之齊收八百年之積及其  
秦羣臣之日錄今若後嗣之義法統政任事循法令順法華施  
及萌棘皆可以敬後世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  
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閻閭吳為遠迹至邠夫豈不是也賜之賜  
或沉之以故夫豈不計先論之可以立功也沉子胥而不悔子  
胥不與見正之不同量也故入江而不化夫先身而全功以明  
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雖虧辱之誅臣先王之明臣之大恐也  
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也臣聞君子施文無

臣無惡敵臣雖不肯數奉教於君子臣恐侍御者親交  
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以書謝

齊人鄒陽客遊於梁人或譏之於孝王孝王怒繁而將欲殺之鄒  
陽客遊見說自危乃從欲中上書其辭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  
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爾昔者荆軻燕丹之義白虹貫日  
太子畏之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計太白食昂昭王疑之夫精  
變天地而信不論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舉義頭知左  
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  
悟也願大王察察之昔者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

新序

卷三

八

極刑是以箕子伴狂接輿避世怨遺此變也願大王察察玉人  
李斯之意勿後楚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為箕子接輿所歎臣聞  
比于剖心子胥臨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察察之火加  
隣焉請曰有白頭而新傾蓋而致何則知與不知也昔者樊於  
期逃秦之燕籍荊軻首以奉丹之事王者去齊之紀臨城自擊  
以卸秦而存魏王秦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致於燕魏也亦以  
六一國成而君者行合於志而義無邪也是以蘇秦不信於  
天下為燕尾生白圭賊亡六城為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  
也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燕王燕王按劍而怒秦之以缺疑白

走頭於中山。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投以夜光之璧。何則。兩注  
二。臣。則。心。折。肝。削。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居。官。見。如。士  
無。賢。不。肖。人。勿。見。嫉。昔。司。馬。喜。贖。於。宋。卒。相。中。山。范。曄。拉。脇。折  
齒。於。魏。卒。為。應。房。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指。朋。黨。之。私。扶。孤  
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陷。派。之。河。徐  
衍。負。石。入。海。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  
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繼。公。委。之。以。政。寧。威。飯。牛。車。下。而。桓。公。任  
之。以。國。此。二。人。者。豈。藉。宜。於。朝。假。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  
感。於。心。今。以。行。聖。於。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感。於。眾。口。哉。故。偏。聽

新序

卷三

九

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信。子。冉。之。計。逐。墨  
翟。夫。以。孔。墨。之。辨。而。不。能。自。免。何。則。眾。口。鑠。金。積。毀。銷。骨。是。以  
秦。用。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威。而。強。威。宣。此。二。國。豈。均。於  
俗。牽。於。世。繫。奇。備。之。辭。哉。公。聽。垂。名。當。世。故。意。合。則。胡。越  
為。兄弟。由。余。子。威。是。也。不。合。則。骨。肉。為。仇。讐。朱。象。管。蔡。是。也。今  
人。主。如。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聰。則。五。伯。不。足。侔。三。王。易。為  
此。也。是。以。聖。王。意。也。捐。子。之。心。計。不。說。於。四。常。之。賢。封。比。子  
之。後。修。不。歸。之。茲。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報。也。夫。昔。某  
公。親。其。讐。而。強。弱。諸。侯。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慕。仁

勢。動。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  
魏。立。強。天。下。而。卒。車。裂。商。君。越。用。大。夫。種。之。謀。擒。勁。吳。霸。中。國  
辛。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仲。子。辭。三。公。為。人  
灌。固。今。世。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驥  
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通。無。變。於。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跖。之  
家。可。使。刺。由。况。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之。泥。七  
族。要。離。婦。子。豈。足。為。大。王。道。哉。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關。投  
人。於。道。路。眾。無。不。按。劍。相。射。者。何。則。無。固。至。前。也。璫。木。根。抵。輪  
困。離。奇。而。為。萬。眾。器。者。以。左。右。先。為。之。容。也。故。無。固。而。至。前。雖

新序

卷三

十

出。隋。侯。之。珠。夜。光。之。璧。祇。足。以。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避。則  
以。枯。木。朽。株。株。功。而。不。忘。今。使。天。下。布。衣。窮。居。之。士。得。蒙。克。舜  
之。術。披。伊。管。之。辨。素。無。根。柢。之。容。而。欲。竭。精。神。開。志。信。輔。人。主  
之。治。則。人。主。必。疑。按。劍。相。射。之。迹。矣。是。使。布。衣。不。得。當。枯。木。朽  
株。之。實。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能。不。棄。乎。平  
亂。之。言。不。惑。乎。眾。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恬。之。言。以。信  
荆。軻。之。說。故。七。首。竊。餐。周。文。王。校。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平。天  
下。秦。信。左。右。而。飲。用。川。鳥。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舉。拘。之。請。馳  
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沉。於。諂。說。之。辭。牽。於。惟

墻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阜此鮑焦之所以忿於世而不  
 留於富貴之樂也。臣聞欲歸以朝者不以私汗蕤砥礪名號者  
 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而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四車  
 使天下寒靡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脇於勢位之貴四而汗行  
 事。歸飲之人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戎岷穴巖藪之中耳  
 有畫精神而趨闕下者哉。書奏孝王孝王立泚之寺為上客

魏序卷四

雜事第四

漢 沛郡劉 向著  
 明 竟陵鍾 惺評

管仲言齊桓公曰夫聖田初邑開土植穀盡地之利則臣不若  
 威請置以為田官登降揖讓進退開習臣不如照朋請置以為  
 大行登入晏出犯君顏色進諫必志不重富貴不避凶則臣  
 不若東郭牙請置以為諫臣決獄折中不誣無罪不殺無辜則  
 且不若欽寧請置以為大理平原贖國車不結軌士不旋踵鼓

新者

卷初

之而三軍之士視成若歸則臣不若王子成甫請置以為大司  
 馬君如欲治國無兵則此五子者足矣如欲霸王則夷吾在此  
 夫管仲能知人桓公能任賢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  
 車管仲之功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桓公其似之矣  
 有司請吏於齊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以請桓公曰以告仲  
 父若受者三化則者曰一則告仲父一則告仲父易哉為君桓  
 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仲父吾其為不易也故王者勞於  
 求人佚於得賢齊魯魯賢在位垂衣裳恭己無為而天下治焉  
 文用包成王用周郎而利措不用兵偃而不動用象賢也桓



公明管仲則小也。故上於衛而不能以王。故孔子曰：小哉管仲之管。蓋善其過桓公惜其不能以王也。至明主則不然。所用大夫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公季成謂魏文侯曰：子方雖賢人，然而非有士之君也。君常與之齊禮，假有賢於子方者，君又何以加之？文侯曰：知子方者，非成所得讓也。子方仁人也。仁人也者，國之寶也。智士也者，國之器也。博通士也者，國之尊也。故國有仁人，則羣臣不爭國；有智士，則無四鄰諸侯之患；國有博通之士，則人主尊，國非臣之所議也。公季成自退於郊，三日請罪。

魏文侯

卷四

二

魏文侯弟曰委成，父曰翟黃。文侯欲相之，而未能決，以問李克。克對曰：君若置相，則問樂商與王孫苟。端孰賢？文侯曰：善。以王孫苟為不肖，翟黃進之，樂商為賢，季成進之。故相季成，故知人則皆進賢，受上賞。季成以知賢，故文侯以為相。季成翟黃皆近臣親屬也，以所進者賢別之，故李克之言是也。

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於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白圭對曰：魏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於桓公也。卜相則曰成與黃孰可以，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以私愛坊公來在職者，不堪其事故功廢。然而名流顯赫者，三士用

之也。如桓、三士、則王功成豈特霸哉。

管仲問於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昭明善削，連賢齊，魯善統，孫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發之以五味。管仲善斷割之，限朋善煎鼓之，賓胥無善齊和之美，以默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強之，亦君之力也。

昔者齊桓公與魯莊公為柯之盟，象大夫曹劌謂莊公曰：齊之侵魯至於城下，城壞墜境，君不圖與莊公曰：善。家人之生不若死。曹劌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及會兩君就壇，兩相相

新序

卷四

三

得曹劌手劍，拔刃而進，迫桓公於壇上，曰：城壞墜境，君不圖與。管仲曰：然則君何求？曹劌曰：願請汶陽田。管仲謂桓公曰：君其許之。桓公許之。曹劌請盟，桓公遂與之盟。已盟，標劍而去。左右曰：要盟可恃，曹劌可擊，請倍盟而討曹劌。管仲曰：要盟可負，而若負曹劌，可擊而君不擊，若信天下矣。遂不信。天下諸侯翕然而歸之，為邾之會，此之盟。諸侯莫不至焉。為陽穀之會，貫陽之盟。遠國皆來，南伐強楚，以救善茅之貢。北伐山戎，為燕開路。三存亡國，一繼絕世，尊事周室，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功次三王，為五伯長，本信起平柯之盟也。

文公伐原與大夫期五月五日而原不降文公令去之吏曰原不過三日將降矣君不如待之君曰得原失信吾不為也原人聞之曰有君義若此不可不降也遂降溫人聞之亦請降故曰伐原而溫降此之謂也於是諸侯歸之遂侵曹伐衛為踐土之會溫之盟踐土而破彊楚尊事周室遂成霸功上坎齊桓本信由伐原也

昔者趙之中年叛趙衰子率師伐之圍未合而城自壞者十堵衰子擊金而退士軍吏曰君誅中年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也君曷為去之衰子曰吾聞之於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

新序

卷四

四

於陰使之城而後攻中年聞其議乃請降詩曰王猶允塞徐方既來此之謂也衰子遂滅智氏并代為天下疆本由伐中年也楚莊王伐鄭克之鄭伯肉袒左執毛旌右執鸞刀以迎莊王曰寡人無良邊鄙之臣以于天之禍是以使君王昧焉辱到敝邑君如憐此恐人錫之不毛之地唯君王之命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為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也而微至乎此莊王親白手撫左右麾軍還舍七里將軍子重進諫曰夫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諸大夫或者數人斯役或者數百人今冠而不有無乃失民力乎莊王曰吾聞之古者孟不穿皮不蠶不出四野

以是見君之利也賤利也要其人不要其土人告從而不敢不祥也君以不祥立乎天下萬之及吾身何日之有矣既而晉人之救鄭者王請戰莊王許之將軍子重進諫曰晉強國也道近力新楚師疲勞君請勿許莊王曰不可罷者我避之弱者我威之是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也遂還師以逆晉寇莊王援枹而鼓之晉師大敗晉人來渡河而南及敗奔走欲渡而比卒爭舟而以刃擊引舟中之指可搗也莊王曰嘻吾兩君之不相誅也百姓何罪乃退師以軼晉寇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禦莊王之謂也

新序

卷四

五

晉人伐楚三舍不止大夫曰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寡人之過也如何其辱諸大夫也大夫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臣之身而晉伐楚是臣之罪也請擊之莊王悅泣而起拜諸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為在已且君下其此猶如母所謂上下一心三軍司功未可攻也乃夜還師孔子聞之曰楚莊王霸其有方矣下士以一言而救還以安社稷其霸不亦宜乎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此之謂也晉文公將伐鄭趙衰言所以勝鄭之公用之而勝鄭將賞趙衰趙衰曰君將賞其末乎賞其本乎賞其末則騎乘者存賞其本則

梁大夫有宋就者嘗為邊縣令與楚隣界梁之邊亭與楚之邊亭皆種瓜各有數梁之邊亭人効力數灌其瓜瓜美楚人竊而種灌其瓜瓜惡楚令因以梁瓜之美怒其亭瓜之惡也楚亭人心惡梁亭之賢已因往夜竊採梁亭之瓜皆有成焦者矣梁亭覺之因請其尉亦欲竊往報採楚亭之瓜尉以請宋就宋就曰惡是何可構怨禍之近也人惡亦惡何禍之甚也若我教子必毋蔡

今人往竊為楚亭夜灌深其瓜弗令知也於是梁亭乃每暮夜為灌楚亭之瓜楚亭且而行瓜則又皆以灌矣瓜日以美楚亭怪而察之則乃梁亭也楚令聞之大悅因具以聞楚王楚王聞之怒然愧以意自閔也告吏曰微採瓜者得無有他罪乎將梁之陰讓也乃謝以重幣而請交於梁王楚王時稱則祝梁王以為信故梁楚之款由宋就始語曰轉敗而為功因禍而為福老子曰報怨以德此之謂也夫人既不事胡足效哉

梁嘗有疑獄寡臣半以為當罪半以為無罪雖梁王亦疑梁王曰陶之朱公以布衣富侔國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曰梁有

新序

卷四

六

寡臣半以為當罪半以為不當罪雖寡人亦疑吾子湯曰奈何朱公曰臣鄙民也。不知當獄。雖然。臣之家有二白璧。其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玉曰。徑與色澤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一者厚倍。是以千金。梁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貴。疑則從與。梁國大悅。由此觀之。賤薄則至。廉薄則至。裂器薄則至。毀酒薄則至。酸夫薄而可以贖。日持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國者。當民施政教者。宜厚之而可耳。

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入問曰。

新序

卷四

七

王安得此疾也。王曰。我食寒菹而得蛭。念。謹之。而不行。其罪乎。是法廢而威不立也。非所以使國聞也。遂而行。其誅乎。則。臣。半。食。監。法。皆。當。收。心。又。不。忍。也。故。吾。忍。之。見。也。因。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天。道。無。親。惟。德。自。輔。君。有。仁。德。天。之。可。奉。也。病。不。為。傷。是。久。也。惠。王。之。後。臣。出。故。其。久。病。心。腹。之。疾。皆。念。天。之。視。聽。不。可。不。察。也。

鄭人遊於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然謂子產曰。何不毀鄉校。子產曰。胡為夫人朝夕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將行之。其所惡者。吾將改之。是吾師也。如之何毀之。吾聞為國者。當

以損志不剛作威以防怨。譬之若防川也。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能救也不如小決之使導吾聞而棄之也。然明曰蔑也。今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材。若果行此其鄰國實賴此。豈惟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桓公與管仲鮑叔牙飲酒。桓公謂鮑叔姑為寡人祝乎。鮑叔奉酒而起曰。祝吾君無忘其出而在也。使管仲無忘其束縛而從寡也。使寡子無忘其飲牛於車下也。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皆無忘夫子之言。齊之社稷必不廢矣。此言常與困

新序

卷四

八

時之時必不驕矣。

桓公內至於麥丘。見麥丘邑人問之。子何為者也。對曰。麥丘邑人也。公曰。年幾何。對曰。八十有三矣。公曰。美哉壽乎。子其以子壽祝寡人。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其壽金玉。是賤人為寶。桓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再。吾子其復之。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無恙。無恙下問賢者在傍。諫者得入。桓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三。吾子其復之。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無罪。罪於羣臣百姓。桓公慄然作色曰。吾聞之子得罪於父。臣得罪於君。未嘗聞君得罪於臣者也。此一言者非大二言者之

也。子更之。麥丘邑人坐拜而起曰。此一言者夫二言之長也。子得罪於父。可以因姑姊叔父而解之。父能赦之。臣得罪於君。可以因便辟左右而謝之。君能赦之。昔樂得罪於湯。紂得罪於武王。此則君之得罪於其臣者也。莫為謝至今。不赦。公曰。善。願國家之福。社稷之靈。使寡人得吾子於此。扶而載之。自御以歸。禮之於朝。封之以泰丘而斷政焉。

哀公問孔子曰。寡人人生乎深宮之中。長乎婦人之手。寡人未嘗知避席。曰。吾君之問。乃聖君之問也。丘。小人也。何足與言之。哀公

新序

卷四

九

曰。吾子。此席。微吾子無所聞之矣。孔子莞然曰。然君入廟門。升自阼階。仰見棟楹。俯見几。處其器。存其人。此君以思。思則哀將安不至矣。君味爽而掃。冠乎且而聽朝。一物不應。亂之端也。君以思。思則憂將安不至矣。君乎且而聽朝。日晏而退。諸侯之子孫必有在君之門庭者。君以思。思則勞將安不至矣。君以思。思則懼將安不至矣。君以思。思則危將安不至矣。夫執國之柄。復民之上。懷乎如以廣。索御。釋馬。易曰。履虎危。詩曰。如履薄冰。不亦

是神也 聖人

如子也 聖人

晉齊桓公再拜曰寡人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何墟野人曰是為郭氏之墟桓公曰郭氏者易為墟野人曰郭氏者善善而惡惡桓公曰善善而惡惡人之善行也其所以為墟者何也野人曰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是以為墟也桓公歸以語管仲曰其人為誰桓公曰不知也管仲曰君亦一郭氏也於是桓公招野人而賞焉

晉文公丙於號遇一老夫而問焉號之為婦久矣子思曰欲矣號亡其有說乎對曰號君斯則不能諫則無與也不能斷又不能

新序

卷四

十

用人此號之所以止文公以輟田而歸遇趙衰而告之趙衰曰今其人安在君曰吾不與之來也趙衰曰古之君子聽其言而用其人今之君子聽其言而棄其言哀哉晉國之憂也文公乃召賞之於是晉國樂納善言文公遂以霸

晉平公過九原而歎曰嗚乎此地之藹吾良臣多矣若使死者起也吾將誰與歸乎叔向對曰其趙武乎平公曰子黨於子之師也對曰臣敢言趙武之為人而立若不勝衣言者不出於口忠其身舉士於白屋下者四十六人皆得其意而公家甚賴之文子之歎也四十六人皆能賓位是以無私德也且錄以蒸賢

也平公曰善夫趙武賢臣也相晉天下無兵障諸侯向曉秋曰晉說武之力盡得人

葉公諸梁問俱王鮒曰晉大夫趙文子為人何若對曰好學而子規諫葉公曰疑未盡之矣對曰好學智也受規諫仁也江出於山其源必寬口至楚國其廣十里無他故其下派多也人而好學受規諫宜哉其立也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此之謂也鍾子期夜聞擊琴者而悲且召問之曰何或子之擊琴若此之悲也對曰臣之父殺人而不得臣之母得而為公家擊琴臣不睹臣之母三年於此矣昨日為舍

新序

卷四

十一

市而嗜之恣欲贖之無財身又公家之有也是以悲也鍾子期曰悲在心也非在手也非木非石也悲於心而木石應之以至誠故也人君苟能至誠動於內萬民必應而感移堯舜之誠感於萬國動於天地故荒外遐風鳳麟祥舞下及微物咸得其所以易口中乎味魚吉此之謂也

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士之誠也昔者楚熊渠子夜行見疲石以為伏虎闕子射之滅矢飲羽下視知石也却復射之矢摧無迹熊渠子見其誠心而余不為之開况人心乎唱而不和動而不隨中必有不全者矣夫不降帝而匡天下者求之已也孔子曰其

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先王之所以拱揖指揮而四海賓者誠德之至已形於外故詩曰王猶允塞徐方既來

齊有孽星齊侯使祝讓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謬不貳其命若之何讓之也且天之有孽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讓焉若德之穢讓之何益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

卷四

卷四

十二

宋景公問災或在心懼名于章初問曰災或在心何也子韋曰天罰也心宋分野也禍當君身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國也而移汝焉不祥寡人請自當也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成特誰君乎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隲民誠必成為人君欲殺其民以自活其誰以我為君乎是寡人之命固盡矣子無復言矣子韋還走止而再拜曰臣敢賀君天之

卷四

宋景公問災或在心懼名于章初問曰災或在心何也子韋曰天罰也心宋分野也禍當君身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國也而移汝焉不祥寡人請自當也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成特誰君乎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隲民誠必成為人君欲殺其民以自活其誰以我為君乎是寡人之命固盡矣子無復言矣子韋還走止而再拜曰臣敢賀君天之

宋景公時有孽星鵲於城之喉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闕天下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遂成故財天等地而社稷而焚之曰威嚴伏天地鬼神焉國老之諫者為無頭之棺以示有勇剽臣者之背蹤明法之煙而國人駭齊聞而伐之民散城下守王乃逃兒侯之館遂得病而衣故見祥而為不可祥反為禍臣向愚以鵲為推之宋史之占非也此照祥傳所謂照背者也猶魯之有鸛為照背也屬於

卷四

十三

謀其外也鵲者黑色食爵大於爵事爵也攫擊之物食功之類爵而生鵲者是宋君且行急暴擊伐貪功之行距諫以生大禍以自害也故鵲生鵲於城喉者以凶國也明禍且害國也康王不悟遂以滅也此其功也

新序卷五

漢 沛郡劉 向 著  
明 竟陵鍾 惺 評

雅事第五

魯哀公問子夏曰必學而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嘗聞也哀公曰然則五帝有師乎子夏曰有臣陶黃帝學于大真顓頊學于綠圖帝學于赤松子堯學于尹壽舜學于務成誥禹學于西王國湯學于成子伯文王學于鈹時子斯武王學于郭叔周公學于大公仲尼學于老聃世十一

新序

卷五

聖人未遺此師則功業不著乎天下名號不傳乎後世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此之謂也夫不學不明古道而能安國家者未之有也

呂子曰神農學志老黃帝學太真顓頊學伯夷父帝學學伯招帝先學周文父帝舜學禹學大或執湯學小臣文王武王學太公望周公旦齊桓公學管夷吾隰朋齊文公學世積隨會秦繆公學百里奚公孫支楚莊王學孫叔敖沈尹筮吳王闔閭學伍子胥文之儀越王勾踐學范蠡大夫種世皆聖王之所學也且夫天止人而使其耳可以聞不學其聞則不若聾使其目可



此不學其見則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學其言則不若啞

新序

卷五

以見不學其見則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學其言則不若啞使其心可以智不學其智則不若狂故凡學非徒益之也達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敗之可謂善學者矣  
湯見祝網者置四面其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逆四方來者皆罹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祭其孰為此湯乃解其三面置其一而更教之祝曰昔蛛絜作網今之人循序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四十國歸之人置四面未必得鳥湯夫三面置其一而以網四十國非徒網鳥也

周文王作靈臺及為地沼據地得成人之骨更以聞於文王文王曰更臺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主又安求主遂令吏以衣棺更葬之天下聞之皆曰文王賢矣澤及枯骨又况於人乎或得寶以危國文王得朽骨以文其意而天下歸心焉  
管仲傳齊公子糾鮑叔博公子小白齊公孫無知殺襄公公子糾奔魯小白奔齊齊人誅無知迎公子糾於魯公子糾與小白爭入管仲射小白中其帶鮑小白佯死遂先入是為齊桓公公子糾或管仲奔魯桓公立國完使人迎管仲於魯遂立以為中父

晉公之守府者也。公子重耳出七於晉。里鬼須竊其寶貨而逃。公子重耳及國立為君。里鬼須遊門。願見文公。方沐其鬚者。復火公。後而應之曰。吾是須也。曰。然。謂是須也。須曰。若猶有以面目而復見我乎。謂者謂里鬼須。須對曰。臣聞之。沐者其心覆。心覆者言恃君。意沐耶。恃也。謂者復文公見之曰。若竊我寶貨而逃。我謂汝猶有面目而見我。我謂汝曰。君何恃也。是。何也。鬼須曰。然。君及國之半不自安也。君字秦國之半乎。其事有全晉乎。文公曰。何謂也。鬼須曰。得罪於君者。莫大於鬼須矣。君謂是鬼

新序

卷五

三

須頭出以為右。如鬼須之罪重也。君猶赦之。况有輕於鬼須者乎。文公曰。聞命矣。遂赦之。明日出行。國使為右。俞然晉國皆安。語曰。桓公任其賊。而文公用其盜。故曰。明主任計。不任怒。關主任怒。不任計。計勝怒者。強怒勝計者。七之謂也。  
齊威欲于齊桓公窮。國無以自進。於是為商旅貨車。以透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閉門。辟貨車者執火甚盛。從者甚眾。齊威飯牛於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商歌。桓公聞之。執其僕之子。以異哉。此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反至。從者以請。桓公曰。賜之衣冠。將見之。齊威見說。桓公以公境內明

新序

日復見說。桓公以為天下。桓公大說。將任之。羣臣爭之。曰。容衛人去。齊五百里不遠。不若使人問之。問賢人也。任之未晚也。桓公曰。不然。問之恐其有小惡。以其小惡。忘人之大美。此人主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且人固難全。權用其長者。遂舉大用之。而授之以為卿。當此舉也。桓公得之矣。所以霸也。  
齊桓公見小臣。撥一日三至。不得見也。從者曰。萬乘之主。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不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之傲爵祿者。固輕其主。其主傲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傲爵祿。吾庸敢傲霸王乎。五往而後得見。天下聞之。皆曰。桓公猶下布衣之士。

新序

卷五

四

而况國君乎。於是相率而朝。靡有不至。桓公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過士於是也。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桓公其以之矣。  
魏文侯造段干木之閭而幟。其僕曰。君何為幟。曰。此非段干木之閭乎。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幟。且吾聞段干木木嘗肯以己易寡人也。吾安敢高之。段干木先乎德。寡人先乎地。段干木當乎義。寡人當乎財。地不如德。財不如義。寡人當事之者也。遂致祿百萬。而時往問之。國人皆慕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居無幾。何素與兵。汝攻魏。司馬



新序

卷五

五

夫君子善用兵也。不見其形而攻已成。其此之謂也。野入之用兵。鼓散則以霄。號呼則動地。塵氣冲天。流矢如雨。扶傷舉威。履勝涉血。無罪之民。其成者已。豈於澤矣。而國之存亡。主之生。猶未可知也。其離仁義亦遠矣。

齊昭王問孫卿曰。儒無益於人之國。孫卿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能效貴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則進在本朝。置而不。則退編百姓。而教必為頌。下矣。雖窮困凍餒。必不以邪道為。

會無置錘之地。而明於持社稷之大計。叫呼而美之。能應然而。通乎裁焉。物養百性之經紀。勢在人上。則王公之才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於窮閭。幽屋人。莫不貴之。道。存也。仲尼為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漢。潰氏踰境而走魯。魯之鬻牛馬。不豫賈。布正以待之也。居於闕黨。關黨之子弟。同魯分有親者。取多。孝悌以化之也。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傷之為人下。如是矣。王曰。然則其為人。上何如。孫卿對曰。其為人也。廣大矣。志意定于內。禮節修乎外。法制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行。一不義。鮮一無罪。而得。

新序

卷五

六

天下不為也。若義信乎人矣。通於四海。則天下之外。靡之而懷。之。是。何也。則賈各白。而天下治也。故近者諍詭。而樂之。遠者謂。走而趨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獨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夫其為人下。也。如彼。為人上也。如此。何為其無益人之國乎。昭王曰。善。

田贊太儒衣。而見荆王。荆王曰。先生之衣。何其惡也。贊對曰。衣。又有惡者。荆王曰。可得而聞。邪。對曰。甲惡於此。王曰。何謂也。對曰。冬日則寒。夏日則熱。衣無惡於甲者矣。贊貧故衣惡也。今大王。乘之主也。富厚無敵。而好衣人。以甲。巨。為大王不取也。

意者為其義耶。甲兵之事。析人之首。剝人之腹。墮人城郭。係人。子女。其名尤甚。不。意者為其貴耶。苟慮害人人。亦必慮害之。苟慮危人人。亦必慮危之。其貴人甚不安之。二者為大王無取。焉。荆王無以應也。昔衛靈公問陣。孔子言。且。賤兵而貴禮也。夫德服先王之服也。而荆王惡之。兵者國之凶器也。而荆王喜之。所以屈於田贊。而危其國也。故春秋曰。善為國者。不。此之謂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之。東益宅不祥。信有之乎。孔子曰。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夫損人而益己。身之不祥也。棄老取幼。家。

之不祥也。解實用不肖國之不祥也。老者不教切者不學。不詳也。聖人伏匿天下之不祥也。故不祥有五而東孟不與焉。詩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未聞東孟之與為命也。

顏淵侍魯定公於臺東野畢御馬於臺下定公曰善哉東野畢之御。顏淵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定公不悅以告左右曰吾聞之君子不擾人君子亦擾人乎。顏淵不悅歷階而去。馭史馬敗聞矣定公蹙席而起曰趨駕請顏淵。顏淵至定公曰向寡人曰善哉東野畢御也。吾子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矣不識君子何以知之也。顏淵曰臣以政知之昔者舜工於使人造父

新序

卷五

七

工於使馬。舜不窮於其民造父不盡其馬。是以舜無失民造父無失馬。今東野畢之御也。上車執轡御體正矣。周旋步騶朝禮。暴矣。歷險致遠而馬力殫矣。然求不已。是以知其失也。定公曰善。可以進與。顏淵曰。獸窮則觸。鳥窮則喙。人窮則詐。自古及今。有窮其下能無危者。未之有也。詩曰。耕耨如組。兩豎如舞。善御之謂也。定公曰善哉。寡人之過也。

孔子比之。小戎氏有婦人哭於路者。其哭甚哀。孔子立輿而問曰。曷為哭哀至於此也。婦人對曰。往年虎食我夫。今虎食我子。是以哀也。孔子曰。嘻。若異則曷為不去也。曰。其政平。其吏不苛。吾

以是不能去也。孔子頷子貢曰。弟子記之。夫政之不平。如天。乃甚於虎狼矣。詩曰。降喪饑饉。斬伐四國。夫政不平也。乃斬伐四國。而况二人乎。其不去宜哉。

魏文侯問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數戰數勝。文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也。其所以亡何也。李克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治疲民。其所以亡也。是故好戰窮兵。未有

不亡者也。趙襄子問於王子維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對曰。吳君素而不忍。襄子曰。宜哉。吳之亡也。素則不能實賢。不忍則不能罰惡賢者。

新序

卷五

八

不實有罪不能罰不亡何行。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將告宰曰。自今以來。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故孔子正假馬之名。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曰。必也正名。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可不慎乎。

君子曰。天子居闕之中。惟帳之內。廣廈之下。旃茵之上。不出。雖而天下者。以有賢左右也。故獨視不如與眾視之明也。猶聽不如與眾聽之聰也。晉平公問于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大臣重祿而不恤陳。

其心不一

近臣畏而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也公曰善於是

今國曰欲進善言者不通果當成

人有善相人所言無遺策聞於國莊王見而問於情對曰非

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布衣也其交皆孝悌為謹畏令如此者

其家必日益身必日安此所謂吉人也官事君者也其交皆誠

信有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益此所謂吉士也主明臣

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敢分爭正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天

下日富此之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莊王曰善

於是乃招聘四方之士風夜不懈遂得孫叔敖將軍子重之屬

新序

卷五

九

以佛卿相遂成霸功詩曰濟之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齊閔王亡居衛置日步夫謂公玉舟曰我已亡矣而不知其故吾

所以亡者其何哉公玉舟對曰臣以王為已知之矣王故尚未

知之邪王之所以亡者以賢也以天下之主皆不肯而惡王之

賢也而相與合兵而攻王此王之所以亡也閔王慨然太息曰

賢固若是其苦耶舟又謂閔王曰古人有辨天下無憂色者臣

聞其殺於王見其實王名稱東帝實有天下去國居衛容貌充

也帶三益矣遂以自賢驕盈不止閔王亡走衛衛君避宮舍之

稱臣而供共閔王不逃衛人侵之閔王去夫鄭魯有驕色鄭魯

不逃遂走皆楚使淖齒將兵故齊國相閔王淖齒懼閔王之筋

而懸之廟梁而肯而殺之而與燕共分齊地逃夫閔公臨大齊

之國地方數千里然而兵敗於諸侯地奪於燕昭宗廟喪亡社

稷不祀宮室空虛身亡逃竄其於徒隸尚不知所以亡甚可痛

也猶自以為賢豈不哀哉公玉舟徒隸之中而道之請後甚矣

閔王不覺追而善之以辱為榮以憂為樂其亡既矣而卒見殺

先是靖郭君殘賊其百姓害傷其羣臣國人將背叛共逐之其

御知之豫裝齋食及亂作靖郭君出亡至於野而餓其御出所

食食進之靖郭君曰何以知之而齋食對曰君之暴虐其臣下

之謀久矣靖郭君怒不食曰以吾賢至聞也何謂暴虐其御懼

曰臣言過也君實賢唯羣臣不肯共善賢然後靖郭君悅然後

食故齊閔王靖郭君雖至或亡終身不諱者也遂夫宋昭王出

亡至於鄙啜嘆曰吾知所以亡矣吾朝臣千人於政暴吏無

不聞吾過是以至此由宋君觀之人士之所以離國家失社稷

者細談者衆也故宋昭王而能悟以得反國云

新序

卷五

十

新序  
卷五

賤食先羅胡亥下皆視羣臣陳履狀善者因行戾敗而去  
聞見之者莫不太息及二世即位皆知天下必蒙之也故二世  
或於趙高極大主不顧下民是以陳勝奮臂於閩東關傑作亂  
於望夷閣樂趙高之婿也為咸陽令詐為逐賊將吏卒入望夷  
官攻射二世執數二世欲加刃二世懼入將有殺有一官者從  
之二世謂曰何謂至於此也宦者曰知此久矣二世曰子何不  
早言對曰臣公不言故得至於此使臣言成久矣然後二世謂  
然悔之遂自殺

新序

卷五

十一

齊侯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也何若對曰有難不處出亡不送  
君曰列地而與之曉辭而貴之君有難不處出亡不送可謂忠  
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莫或馬諫而見從終身不亡臣  
莫或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必是矣成也諫不見從出亡而送  
是詐為也故忠臣也者能盡善與君而不能與難於難  
宋王因其友以見於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宋王諫其友友  
曰夫蕘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幸婦人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  
子之事王未耳何怨於我宋王曰不然昔者齊有良鬼曰東郭  
疑蓋一旦而走五百里於是齊有良狗曰韓盧亦一旦而走五  
百里使之遇見而指獨則雖韓盧不及象兔之聲若跡迹而繼

齊則東郭疑亦不能離今子之爵臣也跡迹而繼繼  
而指獨與詩曰將安將樂素我如遺此之謂也其友人曰僕人  
有過僕人有過

宋王事楚襄王而不見察意氣不得形於顏色或謂曰先生何談  
說之不揚計費之疑也宋王曰不然子獨不見夫玄蟻乎當其  
居桂林之中噴葉之上從容遊戲起騰往來龍興而鳥焚悲嘯  
長吟當此之時雖弄蓬蒙不得正目而視也及其在枳棘之中  
也恐懼而掉慄危視而躡行衆人皆得意焉此皮筋非加急而  
體益短也蓋世不使故也夫處世不便豈可以量功校能哉詩

新序

卷五

十二

不云乎駕彼四牡四牡項領夫久駕而長不得行項領不亦宜  
乎易曰臂無膚其行趨趨此之謂也  
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田饒謂魯哀公曰臣將去君而鴻鵠  
矣宋公曰何謂也田饒曰君獨不見夫鷄乎頭戴冠者文也足  
傳距者武也故在前敢鬪者勇也見食相呼仁也守夜不失時  
信也鷄雖有此五者君猶日浴而食之何則以其所從來近也  
夫鴻鵠一舉千里止居園池食君魚菹啄君粟粟無此五者君  
猶貴之以其所從來遠也臣請鴻鵠舉矣宋公曰止吾子之  
言也田饒曰臣聞食其食者不毀其器蓋其樹者不折其枝有

新序

卷五

十三

士不用何書其言為過去之燕。立以為相三年。燕之政太平。國無盜賊。哀公聞之。慨然太息。為之避寢三月。楸楨上服曰。不積其前而悔其後。何可復得。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適彼樂土。爰得我斤。春秋曰。少長於君。則君輕之。此之謂也。

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托僕夫而去。曰。臣謂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犯霜露。冒塵垢。百舍重趂。不敢休息。以見君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子高好龍。鉤以寫龍。鑿以寫龍。星室雕文。以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室。葉公見之。秦而遠走。夫其現。既五色。無

不遠千里之外。以見君。七日不禮。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敢託而去。昔者楚丘先生行年七十。帶索。徒見孟嘗君。欲趨不能。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矣。何以教之。楚丘先生曰。噫。將我而老子。意將使我追車而赴馬乎。投石而起。距乎逐麋鹿。而得虎豹乎。吾已矣矣。何暇老哉。意將使我出正辟。而當講席乎。決嫌疑而定猶豫乎。始壯矣。何老之有。孟嘗君遂處避席。面有愧色。詩曰。老夫灌灌。小子矯矯。言老夫欲盡其謀。而少者驕而

受也。秦穆公所以敗其師。彼討所以亡天下也。故書曰。黃髮之言。則無所愆。詩曰。壽考與。試。羨用老人之言。以安國也。

齊有閔丘印年十八。道適宣王。曰。家貧親老。願得小仕。宣王曰。子年尚稚。未可也。閔丘印對曰。不然。昔有顛頊行年十一。而治天下。秦項索七歲。為聖人師。由此觀之。印不肖耳。年不稚矣。宣王曰。未有尺角驂駒。而能服。豈致遠者也。由此觀之。夫士亦華髮。隨頊而後。可用耳。閔丘印曰。不然。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驂駒。騶驥。天下之俊馬也。使之。共。狸。馳。試於釜。寵之。開其疾。未必能。及。狸。馳也。黃鵠。白鶴。一舉千里。使之。與。燕。服。翼。試之。堂。廡。之下。

新序

卷五

十四

虛室之閒。其使未必能過。燕。服。翼也。辟。閔。巨。闕。天下之利器也。擊石不開。刺石不銜。使之。共。管。索。決。目。出。味。其。使。未。必。能。過。管。索也。由此觀之。華髮。隨。頊。共。印。何以異哉。宣王曰。善。子。有。善。言。一。何。見。寡。人。之。晚。也。印。對。曰。夫。鴉。豚。灌。教。即。奪。鐘。鼓。之。音。重。覆。充。兩。則。奪。日。月。之。明。謀。人。在。側。是以見晚也。詩曰。聽言則對。諾言則退。將。得。進。乎。宣王。拊。臑。曰。寡。人。有。過。遂。載。與。之。俱。歸。而。用。焉。故。孔。子。曰。後。生。可。畏。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之。謂。也。荆。人。卡。和。得。玉。璞。而。獻。之。荆。厲。王。使。王。尹。相。之。曰。石。也。王。以。和。為。璞。而。斷。其。左。足。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復。奉。玉。璞。而。獻。之。武。王。武

玉使玉尹制之曰石也。又以為設而斷其右足。武王襲共王即  
 位。乃奉玉瑛而哭於荆。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以血。共  
 王謂之使人問之曰。天下刑之者眾矣。子刑何哭之悲也。對曰。  
 賢玉而名之曰石。貞士而刑之。以讓此臣之可以悲也。共王曰。  
 惜矣。吾先王之聽。難割石而易斬人之足。夫死者不可生。斷者  
 不可續。何聽之殊也。乃使人理其璞而得寶焉。故名之曰和氏  
 之璧。故曰珠王者。人生之所貴也。和氏獻寶而美。未為玉尹用  
 也。進寶且若彼之難已。况進賢乎。賢人與姦臣。猶仇讐也。於  
 庸君意不合。夫欲係姦臣。進兵營於不合意之君。其難萬倍於  
 和氏之璧。又無斷兩足之臣。以排其難。猶拔山也。千歲一合。若  
 繼踵然。後霸王之君。與焉。其賢而不用。不可勝載。故有道者之  
 不戮也。宜白玉之璞。未獻耳。

刺客第六

樂作瑤臺。罷民力。殫民財。為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一鼓而牛飲  
 者三千人。羣臣相持。飲曰。江水枯竭。舟楫斷。我王廢今。越  
 越薄今。薄亦大。今又曰。樂令樂今。四柱。獨今。六。欲。去。不。善  
 而從善。何不樂。今伊尹知天命之至。舉觴而告。樂曰。君王不聽  
 臣之言。亡無日矣。樂拍然而作。嗾然而笑。曰。子何妖言。吾有天

漢 許劭 何劭  
 明 寬峻 鍾 惺 評



下如天之有日也。日有七千日亡。吾亦亡矣。於是樓臺而越。遂  
 塗湯湯。立為相。故伊尹去官入。殷王而夏亡。  
 紂為鹿臺七年。而虛其大三里。高千尺。臨望雲雨。作炮烙之刑。戮  
 無辜。奪民力。寬暴施於百姓。謀毒加於大臣。天下叛之。願臣大  
 王。及周師至。今不行於左右。悲夫。當是時。求為匹夫。而不可得。  
 紂自取之也。

魏王將起中天臺。今日。敢諫者。或持綰負操。錘入曰。聞大王將起  
 中天臺。臣願加一力。王曰。子何力有加。綰曰。雖無力。能商董王  
 曰。若何。曰。臣聞天與地相去萬五千里。今王因而半之。當起七

為基。古者堯舜建諸侯地方五千里。王必起此臺。先以兵伐諸侯。盡有其地。猶不足。又伐四夷。得方八千里。乃足以為臺。且林木之積。人徒之衆。倉廩之儲。數以萬億。度八千里之外。當定農畝之地。足以奉給王之臺者。蓋具以備。乃可以作。魏王默然。無以應。乃罷起臺。

衛靈公以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君以佞。裘坐。燕席。暖。賜有窟。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葺。君則不寒。民誠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諫曰。君鑿池。

新序 卷六

不知天寒。以宛春知而罷役。是德歸宛春。德歸於君。公曰。不然。宛春魯國之匹夫。吾舉之。民未有見焉。今將令民以少見之。且春也有善。寡人有春之善。非寡人之善。與靈公論宛春。可知知君之通矣。

齊宣王為大室。大蓋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國之大。具之二年。而未成。羣臣莫敢諫者。香居問宣王曰。荆王釋先王之禮樂。而為淫樂。故問荆邦。為有主乎。王曰。為無主。敢問荆邦。為有臣乎。王曰。為無臣。居曰。今王為大室。三年不能成。而羣臣莫敢諫者。敢問王。為有臣乎。王曰。為無臣。香居曰。臣請避矣。趨而出。王曰。

百千。何諫寡人之說也。遽召尚書曰。書之。寡人不育。好為大室。香子止寡人也。

香子飲酒五日。五夜不寐。酒謂侍者曰。我誠邦士也。夫飲酒五日。五夜矣。而殊不病。優莫曰。君勉之。不及射。二日耳。射七日。七夜。今君五日。香子懼。謂優莫曰。然則吾亡乎。優莫曰。不亡。香子曰。不及射。二日耳。不亡何待。優莫曰。然則射之亡也。遇湯武。今天下盡禁也。而君射也。桀討並世。焉能相亡。然亦殆矣。

齊景公飲酒而樂。得衣冠自鼓。孫謂作者曰。仁人亦樂。是大梁丘子曰。仁人耳目亦猶人也。奚為獨不樂此也。公曰。速駕迎晏子。

新序 卷六

晏子朝服而至。公曰。寡人甚樂此樂也。願與夫子共之。請去。禮。晏子對曰。君之吉。過矣。齊國五尺之童子。力盡。勝。嬰。而。又。能。勇。所以不敢亂者。畏禮也。上若無禮。無以使其下。下若無禮。無以事其上。夫禮。廉。唯。無。禮。故。父子。同。虐。人。之。所以。貴。於。會。飲。者。不。有。禮。也。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故禮不可去也。公曰。寡人無禮。左右有禮者。至無禮者。去。若。君。惡。禮。亦。將。知。之。公曰。善。請。車。元。寬。更。受。命。乃。廢。酒。而。更。擊。朝。服。而。坐。觴。三。行。晏。子。趨。出。觀。文。展。見。其。季。其。墻。壞。而。不。築。文。侯。曰。何。為。不。築。料。曰。不。時。其。墻。

曰。夫。進。攝。餐。之。食。瓜。餅。之。羹。文。侯。出。其。僕。曰。君。亦。無。得。於。箕。子。之。後。者。進。食。且。竊。竊。之。攝。餐。之。食。瓜。餅。之。羹。文。侯。曰。吾。何。難。於。季。也。吾。一。見。季。而。得。四。焉。其。牆。壞。不。築。云。待。時。者。數。我。無。資。農。時。也。墻。柱。而。不。端。對。曰。固。然。者。是。數。我。無。資。農。時。也。從。者。食。園。桃。箕。季。禁。之。宜。愛。桃。哉。是。數。我。下。無。侵。上。也。食。我。以。攝。餐。者。季。豈。不。能。共。五。味。哉。我。無。多。銀。於。百。姓。以。省。飲。食。之。養。也。士。尹。池。為。荆。使。於。宋。司。城。子。罕。止。而。觴。之。南。家。之。牆。擁。於。前。而。不。直。西。家。之。漆。繼。其。宮。而。不。止。士。尹。池。問。其。故。司。城。子。罕。曰。南。家。

齊

卷六

工人也。為。稅。者。也。吾。將。徒。之。其。父。曰。吾。特。為。覓。已。食。三。世。矣。今。徒。是。宋。耶。之。求。稅。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顧。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為。是。故。吾。不。徒。西。家。高。吾。宮。卑。漆。之。無。吾。宮。也。利。為。是。故。不。禁。也。士。尹。池。歸。荆。遠。典。兵。欲。攻。宋。士。尹。池。謀。於。平。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得。民。仁。者。能。用。人。攻。之。無。功。為。天。下。笑。楚。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修。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於。千里。之外。古。司。城。子。罕。之。謂。也。魯。孟。獻。子。聘。於。晉。宣。子。餽。之。三。徒。鍾。石。之。懸。不。移。而。其。獻。子。曰。嘗。哉。家。宣。子。曰。子。之。家。孰。與。我。家。富。獻。子。曰。吾。家。甚。貧。惟。有。二。士。

曰。願。田。既。無。靈。者。使。吾。邦。家。安。平。百。姓。和。協。惟。此。二。者。耳。於。此。矣。富。出。宣。子。曰。彼。君。子。也。以。養。賢。為。富。我。鄙。人。也。以。饋。金玉。為。富。孔。子。曰。孟。獻。子。之。富。可。著。於。春。秋。鄒。穆。公。有。令。食。鬼。馬。必。以。糝。無。得。以。粟。於。是。倉。無。糝。而。求。易。於。民。二。石。粟。而。得。一。石。糝。吏。以。為。費。請。以。粟。食。之。穆。公。曰。夫。非。汝。所知。也。夫。百。姓。飽。牛。而。耕。暴。背。而。耘。勤。而。不。惰。者。豈。為。鳥。獸。哉。粟。米。人。之。上。食。奈。何。其。以。養。鳥。且。爾。知。小。計。不。知。大。會。周。訪。曰。糝。滿。貯。中。而。獨。不。開。歟。夫。君。者。民。之。父。母。取。倉。之。粟。移。之。於。民。此。非。吾。之。粟。乎。鳥。苟。食。糝。之。糝。不。食。糝。之。粟。也。粟。之。在。倉。與。在。民。

齊

卷六

於。我。何。擇。鄒。民。聞。之。皆。知。私。積。與。公。家。為。一。體。也。此。之。謂。知。道。之。道。



漢 沛郡劉 向著  
明 竟陵鍾 惺評

節士第七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為諸侯焉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位而問焉曰昔者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焉堯授舜吾子猶有焉及吾在位子辭諸侯而耕何故伯成子高曰昔堯之治天下舉天下而傳之他人至無欲也擇賢而與之其位至公也以至無欲至公之行示天

新序

卷七

下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辭下猶然今君賞罰而民欲且名臣是君之所懷者私也百姓知之貪爭之端自此始矣德自此衰刑自此繁矣吾不忍見以是處野也今君又何求而見我君行矣無惜吾事耕而不顧書曰旁施象刑維明及禹不能末秋曰五帝不替信厚也

樂為酒池足以運舟糟丘足以望七里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關龍逢進諫曰為人君身行禮義愛民節財故國安而身壽也今君用則若無盡用人若恐不能成不葦大禍必降而誅必至矣若其諫之立而不去朝禁囚囚拘之君子聞之曰末之命矣夫

制作此卷之例在于比于曰主異不諫非忠性也畏威不言非勇士也畏威則諫不用則忠忠之至也遂進諫三日不云朝紂曰而後之詩曰昊天太憮予慎無辜無辜而威不亦哀哉

晉公子喜時字子臧曹宣公子也宣公與諸侯伐秦卒於師曹人使子臧迎喪使公子負芻與太子緡守負芻殺太子而自立子臧見負芻之當主也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送之負芻立是為晉成公成公懼告罪且請子臧子臧乃反成公遂為君其後晉侯會諸侯誅曹成公寤之京師將見子臧於周天子而立之子臧曰前記有之聖達節次守節下不失節為君非吾節也

新序

卷七

雖不能聖故失守乎遂亡奔宋曹人教請晉侯謂子臧反國吾隨爾君於子臧反國晉乃言天子歸成公於曹子臧遂以國致成公成公為君子臧不出曹國乃安子臧讓千乘之國可謂賢矣故春秋賢而褒其後

其陵季子者吳王之子也嫡同母昆弟四人長曰過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札札即季子最小而賢兄弟皆愛之既除喪將立季子季子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不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耐也誰敢于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預耐子臧以無失節固立

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過曰。今若是作。而與季子。季子必不受。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為君。而致諸。季子。季子曰。諾。請共為君者。皆極。必為勇。飲。食。必祝。曰。天。若有吾國。必疾。有禍。於身。飲。也。或餘。祭。立。餘。祭。或。夷。味。立。夷。味。或。而。國。宜。之。季。子。也。季子使而未還。僚者。長子之。庶。兄。也。自立。為。吳。王。季子使而還。至。則。君。事。之。過。之。子。曰。王。子。光。號。曰。閻。閻。不。悅。曰。先。君。之。所。為。不。與。子。而。與。弟。者。凡。為。季。子。也。將。從。先。君。之。命。則。國。宜。之。季。子。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而。與。子。我。宜。當。立。者。也。僚。惡。得。為。君。於。是。使。專。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曰。爾。殺。我。君。吾。投。爾。國。是。吾

新序

卷七

三

與。爾。為。亂。也。爾。殺。我。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夫。而。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號。曰。延。陵。季。子。君。子。以。其。不。受。國。為。義。以。其。不。殺。為。仁。是。以。春。秋。賢。季。子。而。尊。貴。之。也。  
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觀。劍。不。言。而。色。欲。之。延。陵。季。子。為。有。上。國。之。使。未。獻。也。然。其。心。許。之。矣。使。於。晉。而。反。則。徐。君。歿。於。楚。於是。脫。劍。致。之。嗣。君。從。者。止。之。曰。此。吳。國。之。寶。劍。所。以。贈。也。延。陵。季。子。曰。吾。非。贈。之。也。先。日。吾。來。徐。君。觀。吾。劍。不。言。而。其。色。欲。之。吾。為。有。上。國。之。使。未。獻。也。雖。然。吾。心。許。之。矣。今。歿。而。不。還。是。欺。心。也。愛。劍。傷。心。廉。者。不。為。也。遂。脫。劍。致。之。

而。君。嗣。君。曰。先。君。無。命。孤。不。敢。受。劍。於。是。季。子。以。劍。帶。徐。君。墓。而。去。徐。人。嘉。而。歌。之。曰。延。陵。季。子。今。不。忘。故。脫。于。金。之。劍。乎。帶。丘。墓。  
評。博。公。疾。瘡。飲。奠。毒。而。疾。太。子。止。自。責。不。嘗。不。立。其。位。與。其。弟。諱。卒。哭。泣。以。嚼。粥。盛。不。容。粒。痛。已。之。不。嘗。藥。未。逾。年。而。歿。秋。義。之。  
衛。宣。公。之。子。伋。也。壽。也。朔。也。伋。前。毋。子。也。壽。與。朔。後。毋。子。也。壽。之。毋。與。朔。謀。欲。殺。太。子。伋。而。立。壽。也。使。人。與。伋。乘。舟。於。河。中。將。沉。而。殺。之。壽。知。不。能。止。也。因。與。之。同。舟。舟。人。不。得。殺。伋。方。乘。舟。時。

新序

卷七

四

伋。傳。毋。恐。其。以。也。聞。而。作。詩。二。子。乘。舟。之。詩。是。也。其。詩。曰。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於。是。壽。謂。其。兄。之。且。見。害。你。愛。思。之。詩。黍。離。之。詩。是。也。其。詩。曰。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又。使。伋。之。齊。將。使。盜。見。載。在。要。而。殺。之。壽。止。伋。曰。棄。父。之。命。非。子。道。也。不。可。壽。又。與。之。偕。行。壽。之。毋。知。不。能。止。也。因。戒。之。曰。壽。無。為。前。心。壽。又。為。前。竊。伋。謹。以。先。行。炭。及。齊。矣。盜。見。而。殺。之。及。至。見。壽。之。步。痛。其。代。已。成。涕。泣。悲。哀。遂。載。其。屍。還。至。境。而。自。殺。兄。弟。俱。成。故。君。子。義。以。二。人。而。傷。宣。公。之。賊。也。

晉宣公者魯文公之弟也。文公薨，文公之子子赤立為魯侯。宣公殺子赤而奪之國，立為魯侯。公子盼者，宣公之同母弟也。宣公殺子赤而盼非之。宣公與之祿，則曰：「我足矣，何以兄之食為哉？」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其仁厚矣，其守節固矣。故春秋美而貴之。

晉獻公太子之至靈臺，地繞左輪，御曰：「太子下拜，吾聞國君之子地繞左輪者，速得國。」太子遂不行。返乎舍，御人見太子，太子曰：「吾聞為人子者，盡和順，君不行私欲，恭嚴承命，不逆君安，今吾得國是君失安也。見國之利而忘君安，非子道也。」聞得國而拜。

新序

卷七

五

其教非君欲也。廢子道不孝，逆君欲不忠，而使我行之，始欲吾國之危明也。拔劍將殺，御止之曰：「夫機祥妖孽，天之道也。恭嚴承命，木之行也。拜禱戒，尊禮也。嚴恭承命，不以身恨君，孝也。今太子見福不拜，失禮殺身，恨君失孝，逆僻心，棄正行，非臣之所聞也。」太子曰：「不然，我得國，君之尊也，拜君之尊，不可謂禮。見機祥而忘君之安，國之戒也。懷賊心以事君，不可謂孝。扶偽意以御天下，懷賊心以事君，邪之大者也。而使我行之，是欲國之危明也。遂伏劍而成，君子曰：「晉太子徒使使之拜地，祥猶惡之。至外自教者為見疑於欲國也。已之不欲國，以安君亦以明矣。為

一。應。過。言。之。故。至。於。身。成。廢。子。道。絕。祭。祀。不。可。謂。孝。可。謂。逆。一。難。一。難。之。士。也。

中。它。者。楚。人。也。吳。敗。楚。兵。於。柘。舉。遂。入。郢。昭。王。出。在。隨。申。包。胥。不。受。命。而。赴。於。秦。乞。師。曰。吳。為。無。道。行。封。豕。長。蛇。蠶。食。天下。從。上。國。始。於。楚。寡。君。失。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吳。夷。狄。也。夷。狄。之。求。無。厭。滅。楚。則。西。與。君。接。境。若。隣。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未。定。君。其。圖。之。若。得。君。之。靈。存。撫。楚。國。當。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君。聞。命。矣。子。其。就。館。將。圖。而。告。子。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休。下。臣。何。敢。即。安。倚。於。庭。牆。立。哭。日。夜。不。絕。敬。水。

新序

卷七

六

漿。不。入。口。七。日。七。夜。秦。哀。公。為。賦。無。衣。之。詩。言。兵。今。出。包。胥。九。頓。首。而。坐。秦。哀。公。曰。楚。有。臣。若。此。而。以。吾。無。臣。若。此。吾。以。無。日。矣。於是。乃。出。師。救。楚。申。包。胥。以。秦。師。至。楚。秦。大。夫。子。滿。子。虎。帥。車。五。百。乘。子。滿。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會。之。大。敗。吳。師。吳。師。既。退。昭。王。復。國。而。賞。始。於。包。胥。包。胥。由。輔。君。安。國。非。為。身。也。救。急。除。害。非。為。名。也。功。成。而。受。賞。是。膏。身。也。君。既。定。又。何。求。焉。遂。受。賞。終。身。不。見。君。子。曰。申。子。之。不。受。命。赴。秦。忠。矣。七。日。七。夜。不。絕。糧。厚。矣。不。受。賞。不。伐。矣。然。當。所。以。勸。善。也。辭。賞。亦。非。常。法。也。

齊桓公止太史無書君賦及賊太史不聽遂  
書賦曰... 其弟又嗣書之崔子又殺之  
者二人共弟又嗣復書之乃舍之南史氏是其族也聞太史盡  
賦執簡以仕將復書之聞既書矣乃還君子曰古之良史  
齊政魯求岑鼎魯君載岑鼎往齊侯不信而反之以為非也使人  
告魯君柳下惠以為是因請受之請魯君請於柳下惠柳下惠  
對曰君之欲以為岑鼎也以免國也臣亦有國於此破臣之國  
以先君之國此臣所難也魯君乃以真岑鼎柳下惠可謂守  
信矣非獨存己之國也又存魯君之國信之於人重矣猶與之

新序

卷七

七

輓軌也故孔子曰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此之謂  
也  
宋人有得玉者獻諸司城子罕子罕不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王  
人以為寶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夫  
我者皆寶也若不若人有其寶故宋國之長者曰子罕非無寶  
也所寶者異也今以百金與搏黍以示兒子兒子必取搏黍矣  
以和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以和氏之璧  
與德之至言以示賢者賢者必取至言矣其知彌精其取彌  
精其知彌精其取彌精子罕之所寶者至矣

昔者有隄魚於鄭相者鄭相不受或謂鄭相曰子嗜魚何故不受  
對曰吾以嗜魚故不受魚受魚失祿無以食豈不受得據身  
食魚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蒿蓬戶甕牖掃桑以為樞上漏下濕  
巨坐而絃歌子貢聞之乘肥馬衣輕裘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  
巷往見原憲原憲冠索絛杖藜杖而應門正冠則綏絕絳襟  
則肘見納屣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仰而應之曰  
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  
希世而行比周而交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患與馬之蝕

新序

卷七

八

惡不忍為也子貢處庭面有愧色不辭而去原憲曳杖拖屨行  
歌前頌而反履踏天地如出金石天子不得而臣也諸侯不得  
而矣也故養志者忘身身且不愛孰能累之詩曰我心匪石不  
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此之謂也  
晏子之晉見披裘負薪息於途者以為君子也使人問焉曰易為  
而至此對曰齊人累之吾名曰越石甫晏子曰嘻遽解左駟以  
贖之載而與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甫怒而請絕晏子使人應  
之曰嬰未嘗得交也今見子於患吾於子猶未可也越石甫曰  
吾聞君子知子不知己而信乎知己者吾是以請絕也晏子乃

見之曰。則也。見之。容而令也。見之。意。嬰聞察實者。不審。不。敬。從。子。以。為。上。容。俗。人。之。有。功。則。德。德。則。野。嬰。子。有。功。免。人。之。死。下。之。其。去。俗。亦。遠。矣。此。全。功。之。道。也。

子。列。子。察。容。貌。有。飢。色。容。有。言。於。鄭。子。陽。者。曰。子。列。子。察。冠。蓋。有。通。之。士。也。居。君。之。園。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子。陽。令。官。移。之。粟。數。十。乘。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而。拊。心。曰。閉。為。有。道。者。妻。子。皆。得。佚。樂。今。妻。子。皆。有。飢。色。矣。君。過。而。道。先。生。又。辭。豈。非。命。也。哉。子。列。子。笑。而。謂。之。曰。鬼。

新序

卷七

九

非。自。稱。我。者。也。以。人。之。言。而。知。我。以。人。之。言。而。道。我。果。也。其。罪。我。也。又。將。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且。受。人。之。卷。不。成。其。難。不。義。也。或。其。雅。是。或。無。道。之。人。豈。義。哉。其。後。民。果。作。難。殺。子。陽。子。列。子。之。見。微。除。不。義。遠。矣。且。子。列。子。內。有。飢。寒。之。色。猶。不。苟。取。見。得。思。見。利。思。害。况。其。在。富。貴。乎。故。子。列。子。通。乎。性。命。之。情。可。謂。能。守。節。也。

新序

卷七

十

司。馬。子。微。內。駱。夫。人。鄭。袖。共。請。屈。原。屈。原。遂。放。於。外。乃。作。離。騷。張。儀。與。楚。絕。齊。許。謝。地。六。百。里。懷。王。信。左。右。之。在。謀。聽。張。儀。之。和。說。遂。絕。強。齊。之。大。輔。楚。既。絕。齊。而。秦。欺。以。六。里。懷。王。大。怒。舉。兵。伐。秦。大。戰。者。數。秦。兵。大。敗。是。師。斬。首。數。萬。級。秦。使。人。碩。以。漢。中。地。謝。懷。王。不。聽。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曰。以。一。儀。而。易。漢。中。地。何。愛。儀。請。行。遂。至。楚。楚。囚。之。上。官。大。夫。之。屬。共。言。之。王。王。歸。之。是。時。懷。王。悔。不。用。屈。原。之。策。以。至於。此。於是。復。用。屈。原。屈。原。使。齊。還。聞。張。儀。已。去。大。為。三。言。張。儀。之。罪。懷。王。使。人。追。之。不。及。遂。秦。嫁。女。於。楚。與。懷。王。歎。為。藍。田。之。會。屈。原。以。為。秦。不。可。

新序

卷七

十

新序

卷七

十

父成以不孝不行君法不忠馳罪廢法而伏其辜僕之所守也  
 伏斧鑕命在君若曰追而不及庸有罪乎子其治事矣石春曰  
 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以成罪生非庸也君救之  
 上之惠也臣不敢失法下之行也遂不離缺額列頸而於廷  
 中君子聞之曰貞夫法哉孔子曰子為父隱父為子隱直在其  
 中矣詩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石子之謂也

晉文公及國李離為大理過終不辜自繫曰臣之罪當於文公今  
 之曰官有上下罰有輕重是下吏之罪也非子之過也李離曰  
 臣居官為長不與下讓位受祿為多不與下分利過聽殺無辜

委下畏友非義也臣之罪當必矣文公曰子必自以為有罪則  
 寡人亦有過矣李離曰君量能而授官臣奉職而任事臣受印  
 綬之日君命曰必以仁義輔政苟過於生無失於殺臣受命不  
 稱德惠敢恩知臣之罪乃當成君何過之有且理有法失生即  
 生失殺即殺吾以臣為能聽獄決疑故任臣以理今能刻澤不  
 順仁義信文墨不察是非聽他辭不情辜竇掠服罪罪校百姓  
 怨天下聞之必讖吾君諸君聞之必輕吾國怨備於百姓惡揚  
 於天下權輒於諸侯如臣之罪是當重成文公曰吾聞之也其  
 而不加不可與往方而不圓不可與是有兩子以必聽寡人也

晉文公及國酌士大夫酒召坐犯而將之召艾陵而相之授田百  
 萬介子推無爵齒而就位鷓三行介子推奉鷓而起曰有罷鷓  
 焉將失其子有地從之周沫天下罷既入涇淵得其安呵咄脯  
 盡就獨不得甘雨此何謂也文公曰嘻是寡人之過也吾為子

得與符旦之朝也吾為子田與河東陽之閭介子推曰推聞君  
 子之通湖而得位通士不勞也幸而得財廉士不受也文公曰  
 使我得及國者子也吾特以成子之名介子推曰推聞君子之  
 道為人子而不能承其父者則不敢當其後為人臣而不見察  
 於其君者則不敢立於其朝然推亦無索於天下矣遂去而之  
 介山之上文公使人求之不得為之避寒三月號呼莽年詩曰  
 逝將去汝遠彼樂郊遠彼樂郊誰之永號此之謂也文公待之  
 不肯出求之不能得以謂焚其山宜出及焚其山遂不出而焚  
 也

申徒狄非其世將自投於河。蓋藉聞而止之。曰吾聞聖人仁上之於天地之間。民之父母也。今為濡足之故。不救溺人。可乎。申徒狄曰不然。昔者桀殺閼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天下吳殺子胥。陳殺洩治。而滅其國。故亡國殘家。非聖智也不刃。故也。遂負石沈於河。君子聞之曰。廉矣乎。如仁與智。吾未見也。詩曰。天實為之。謂之何哉。此之謂也。

齊大飢。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履屨。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餓者揚其目而視之。曰手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此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成。魯子聞

新序 卷七 十三

之曰微與其也。可去其也。可食。

東方有士曰夷。將有所適。而餓於道。狐父之盜丘人也。見之下壺餐。以與之。意族目三備。而能視。仰而問焉。曰子誰也。曰我狐父之盜丘人也。表族目曰。嗟。汝乃盜也。何為而食我。以吾不食也。兩手據地。而臥之。不出。嗟。嗟。遂伏地而死。或縣名為勝。毋魯子不入邑。釋朝歌。墨子四車。故孔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不飲盜泉之水。積正也。族目不食而成。潔之手也。

鮑魚本弊。庸見。欲將說。遇子貢於道。子貢曰。吾子何以至此也。鮑魚曰。天下之德。教者眾矣。吾何以不至於此也。吾聞之。世不

已知而行之不己者。是與行也。上不已。而千之不止者。是賤也。行賤。賤。然且不合。或於利者也。子貢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汗其君者。不履其土。今吾子汗其君。而履其土。非其世。而將其蔭。此誰之有哉。鮑魚曰。嗚呼。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醜。而輕死。乃棄其蔭。而立稿。成于洛水之上。君子聞之曰。廉夫剛哉。夫山銳則不高。水狹則不深。行特者。其德不厚。志與天地疑者。其為人不祥。純子可謂不祥矣。其節度。淺。深。適至而止矣。詩曰。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公孫杵臼程嬰者。晉大夫趙朔家也。晉趙穿弑靈公。趙盾時為貴

新序 卷七 十四

大夫。不出境。還不討賊。故春秋責之。以看為弑君。屠岸賈者。肆於靈公。晉景公時。賈為司寇。欲討靈公之賊。看已成。欲誅看之子趙朔。備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為賊首。賊且弑君。子存。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為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妾誅。妾諫謂之亂。臣有大事。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韓厥告趙朔。趙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子必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盾。趙括。趙嬰。齊滅其族。趙興。寧成。公妨。有遺腹。走公宮。匿。公孫杵臼。謂程嬰。胡不殺。曰。朔之妻有遺

蒙若幸而男若泰之即女也。吾徐以耳無何而朔妻兒生。男  
 崇賈剛之索於宮。朔妻置兒於中。視曰。趙宗滅乎。宗滅即不滅  
 乎。若無積及索兒。竟無枝。已脫程嬰謂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  
 必且復之。奈何。杵臼曰。立孤與此難。嬰曰。立孤亦難。耳。杵臼  
 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強為其難者。吾為其易者。吾請先死。而  
 二人謀取他嬰兒。負以文滌。匿山中。嬰謂諸將曰。嬰不肯不能  
 立孤。誰能與吾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嬰  
 吹杵臼。杵臼曰。小人哉。程嬰下宮之難。不能成。我謀逆趙氏  
 孤兒。今又賣之。縱不能立孤。兒忍賣之乎。抱而呼。天子趙氏孤

新序

卷七

十五

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也。諸將不許。遂并殺杵臼與兒。諸將  
 以為趙氏孤兒已成。皆喜。趙氏真孤兒乃在。程嬰幸與俱。匿  
 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病。卜之大業之肖者為樂。景公問韓厥  
 韓厥知趙孤存。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史  
 行。皆皆廢也。中行行人。面烏喙。降佐帝大成。及周天子皆有  
 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逆晉。事先君。無矣。至於成公  
 世有主功。未嘗絕祀。今及君。君獨滅之。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  
 笑。唯君圖之。景公問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景公乃  
 與韓厥。即立趙孤兒居匿之宮中。杵臼入問病。景公因轉獄之

果以晉諸將而見趙孤。趙孤兒公武。諸將不許。曰。昔下官  
 之難。居晉。實為之。矯以君命。并命羣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  
 病。羣臣固將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羣臣顧之。於是召刑。程嬰  
 獨作。遂逃。俱與程嬰。趙氏以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氏。曰。已  
 如故。趙武冠為成人。程嬰乃辭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官之難。皆  
 能成。非不能成。思立趙氏。故今子既立為成人。趙宗復。故我  
 將下。趙武並與公孫杵臼。趙武號泣。固請曰。武。願若筋骨。以報  
 子。子成。而子忍棄我。成。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為能成事。故皆  
 先我。成。今我不下。報之。是以我事為不成也。遂自殺。趙武服衰

新序

卷七

十六

三年為祭邑。春秋祀之。世不絕。君子曰。程嬰公孫杵臼。可謂信  
 交厚士矣。嬰之自殺。下報亦晚矣。  
 吾念徒而取之。出至於道。而後絕。張晉。亦有罪。拘將成。釋失  
 不同於子。故前交而後絕。吾聞之。君子不為危易行。今我從子  
 是。必則辭。志危則易行也。與吾因于而生。不若及拘而後聞。聞  
 聞之。今史釋之。張晉。曰。吾義不同於譚夫。吾同不受其任矣。  
 今史以是出我。以譚夫吾故見也。吾庸適受之乎。遂觸牆而死。  
 譚夫吾聞之。曰。我任而不受。後也。不知而止之。也。儻不可以



接此惡不可事君吾行虛矣人惡以吾力生吾亦耻以生於世乃絕頭而求君子譚夫吾其以失士矣張喬雖亦未為得也可謂勇矣未可謂得節也

蘇武者故右將軍平陵侯蘇建子也孝武皇帝時以武為後中監使匈奴是時匈奴使者數降漢故匈奴亦欲降武以取賞單于使貴人故漢人衛律說武武不從乃設以貴爵重祿尊位終不聽於是律絕不與飲食武數日不降又當威著以旌厚衣并束三月暴武心意愈堅終不屈撓稱曰臣事君如子事父也子為父死無所恨守節不移雖有鐵錘湯鑊之誅而不懼也尊官顯

新序

卷上

十七

位而不落也匈奴亦由再重之武留十餘歲竟不降下可謂守節也匈奴以言武武其後漢聞武在使使者求武匈奴歛慕義歸武漢尊武以為其屬國顯異於他臣也

新序卷上

新序卷八

漢 沛郡劉 向 覽  
明 竟陵鍾 惺 評

義勇第八  
陳恒弑簡公而盟盟者皆完其家不盟者殺之石他人曰昔之事其君者皆得其君而事之今謂他人曰舍而君而事我他人不誅雖然不盟則殺父母也從而盟是無君臣之禮也生於亂世不得正行劫於暴上不得道義故雖盟不以父母之仇不知退而自殺以禮其君乃自殺

新序

卷八

陳恒弑君使勇士六人劫子淵樓子淵樓曰子之欲與我我為知乎臣弑君非知也以為為仁乎見利而背君非仁也以為為勇乎劫我兵糧而與子非勇也使吾無此三者與何補於子若吾有此三者終不從子矣乃舍之

朱開公臣長為以勇力開萬與魯戰師敗為魯所獲囚之宮中數月歸之宋宋閔公博婦人在側公謂萬曰魯君孰與寡人夫萬曰魯君美天下諸侯甘魯君耳宜其為君也閔公矜婦人如囚也曰爾嘗之曰慶爾何知萬怒遂博閔公類甚落於口絕吮而欲使收爾君成趨而至遇萬於門攜劍而叱之萬皆擊仇挾而

在許或莊公令士大夫盟者皆脫劍而入言不疾括不手血者必  
有疾十人次及晏子晏子奉括如仰天嘆曰惡乎崔子將為無  
道殺其君盟者皆視之崔杼謂晏子曰子與我我與子分國子  
不吾與吾將殺子直兵將推之曲兵將勾之唯子圖之晏子曰  
嬰聞四已利而背其君者非仁也劫以刃而夫其志者非勇也  
詩云惟憐君子求福不四嬰可謂不四矣直兵推之曲兵鈎之  
嬰不知四也崔子舍之晏子趨出投綬而無其僕將馳晏子拊  
其手曰虎豹在山林其命在庖厨馳不益生緩不益殺按之成

新序 卷八

節然法去之詩云彼己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謂也

佛胎以中牟救置鼎於庭致士大夫曰與我者受邑不吾與者烹  
大夫皆從之至於田甲田甲中牟之邑人也曰義友不避斧鉞  
之罪義窮不受軒冕之服無義而生不仁而富不如烹寒民將  
就鼎佛胎脫僂而生之趙氏聞其叛也攻而取之聞田甲不肯  
與也求而賞之田甲曰不可也一人舉而萬夫悅者智者不為  
也賞一人而懸萬夫義者不取也我受賞使中牟之士懷耻不  
義詳賞從處曰以行臨人之道吾去矣遂南之楚  
楚太子建以費無極之請見逐建有子曰勝在冰子西召陳使

白說曰白公勝怨楚逐其父將弑惠王及子西欲得易甲陳士  
助兵以示易甲曰與我無患不富貴不吾與則此是也易甲笑  
曰嘗言吾義兵吾子忘之乎立得天下不義吾不取也成我以  
兵不義吾不從也今子將弑子之君而使吾從子非吾前義也  
子雖告成以利成我以兵吾不忍為也子行子之威則吾亦得  
明吾義也逆子以兵爭也順子以殺鄙也吾聞士立義不爭行  
成不鄙拱而待兵顏色不變也

白公勝將弑楚惠王王出亡令尹司馬皆按劍而屬之於屈處  
曰子與我將舍子子不與我必殺子處曰子殺叔父而求福於

新序 卷八

三

處也可乎吾聞知命之士見利不動臨威不恐為人臣者時生  
則生時死則死是謂人臣之禮故上知天命下知臣道其有可  
劫乎子胡不推之白公勝乃內其劍  
白公勝既殺令尹司馬欲立王子閔以為王王子閔不肯殺之以  
刃王子閔曰王孫輔相楚國匡正王室而后自庇焉閔之願也  
今子假威以累王室殺伐以亂國家吾雖死不子從也白公勝  
曰楚國之重天下無有夫以與子子何不受也王子閔曰吾聞  
辭天下者非輕其利也以明其德也不為請侯者非重其位也  
以讓其行也今吾見國而忘主不仁也劫白公而失義不勇也



生逐及數百人而敗。君子曰：三北又棄黃、汝、世、斯、家、於、幸、不、也。

新序卷九

漢 沛郡劉 向著  
明 克陵鍾 恆評

承謀第九

齊桓公時。江國黃國小國也。在江淮之間。近楚。楚大國也。故侯伐。欲滅取之。江人黃人患楚。齊桓公方存亡。曾絕救。危扶傾。專開。室壞。夷狄為助。殺之。會貫津之盟。與諸侯。皆伐楚。江人黃人。慕桓公之義。來會盟於貫澤。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希伐而不能救。無以宗諸侯。不可受也。桓公不聽。遂與之。

新序

卷九

盟管仲或楚人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君子謂之是後。桓公信。陳德衰。諸侯不附。遂陵遲不能復興。夫仁智之謀。即事有漸。力。所不能救。未可以受其質。桓公受之過也。管仲可謂棄謀矣。諱。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

晉文公之時。周襄王有弟太叔之難。出亡居於鄭。不得入。使告。離。于魯。于晉。于秦。其明年春。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狄侵晉。於晉。文公曰：求諸侯莫如勤王。且大義也。諸侯信之。繕文。史。樂。滿。信。宜於諸侯。今為可矣。卜。僂卜之曰：吉。遇黃。帝。伐。於。腹。泉。之。兆。公。曰：吾不勝也。對曰：周禮未改。命之。王。古。之。禮。也。公曰：楚。之。楚。之。

夫有之曰吉。選公用茅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事。言龍大  
 焉。其是卦也。天為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迎公。不亦可乎。太有  
 去厥而復。亦其所也。晉師韓泰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穀。右  
 師圍溫。左師逐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太叔于澤。而殺  
 之。千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享禮命之。伯子之陽。樂溫原。饋茅  
 之田。晉於是始開南陽之地。其後三年。文公遂再會諸侯以朝  
 天子。天子錫之弓矢。桓也。以為方伯。晉文公之命是也。卒成勳  
 道。狐偃之謀也。夫秦晉皆疑晉有狐偃之善謀。以成霸功。故謀  
 得於帷帳。則功施於天下。狐偃之謂也。

新序

卷九

二

虞虢小國也。虞有夏陽之阻。塞虞虢共守之。晉不離舍也。故晉  
 獻公欲伐虞。荀息曰。君胡不以屈產之乘與絳之璧假道  
 於虞。公曰。虢國之寶也。彼受吾璧。不借吾道。則知之何荀息  
 曰。以小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不敢受吾璧。受吾璧  
 不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置之外府。取之中府置之外府。公  
 曰。言之詩有焉。必不使受也。荀息曰。言之善。知國知兵。難能哉。  
 為人也。處心而術。又必長於。遂心則其士之累。據則不能。其  
 謀。其於。則君。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  
 後。何以。以上乃能。臣。料虞君中知之。下也。公道借道。而。

晉之奇。其幣重其辭卑。必不便於虞。語曰。唇  
 亡則齒寒。其故虞虢之相救。非相為賜也。今日亡虢。而明日亡  
 虞。公不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旋歸四年。反取虞。荀息牽馬  
 抱幣而前。曰。臣之謀如何。獻公曰。璧則猶是。而吾馬之齒加長。  
 矣。晉獻公用荀息之謀。而會虞。虞不用宮之奇。謀而亡。故荀息  
 非霸王之佐。哉。國并兼之臣也。若宮之奇。則可謂忠臣之謀也。  
 晉又公秦。秦公共圖鄭。以其無禮而附於楚。鄭大夫佚之狐言於  
 鄭君曰。君使婦之武。見秦君。國必解。鄭君從之。召嬀之武。使之  
 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鄭君曰。吾不能殺。

新序

卷九

三

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知不利焉。噲之  
 武許諾。夜出見秦君曰。秦晉圍鄭。鄭知亡矣。若亡而有道於君。  
 故以煩執事。鄭在晉之東。秦在晉之西。越晉而取鄭。君知其難。  
 也。焉用亡鄰以陪晉。晉秦之隣也。隣之強弱之憂也。若舍鄭以  
 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資糧。亦無所害。且君又晉君。晉君  
 許君焦瑕。朝得入。而夕設版。而盡眾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欺  
 之有。東取鄭。又欲廣其兩境。不圖秦將焉取之。聞秦有利。晉  
 顧而圖之。秦兵說。引兵而遠。晉欲犯。請擊之。文公曰。不可。雖夫  
 人之力。不能勝。而因人之力以弊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

新序

卷九

四

易學不武。其遠矣。亦去。鄭國逃解。燭之武。可謂善謀。一言存  
 鄭而安泰。鄭君不蚤用善謀。所以削國也。因而覺焉。所以得存  
 楚靈王即位。欲為霸會。諸侯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椒舉致命曰。寡  
 君使椒曰。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  
 芻。寡人願結驪於二三君。使舉請問。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  
 傲寵。以請於諸侯。晉君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女傷。天其  
 或者欲盈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  
 可知也。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修德以待其變。若變於  
 德。吾猶將事之。况諸侯乎。晉遂淫虐。楚將棄之。吾誰與事。公曰。

晉有三不殆。其何故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  
 謂而不濟。對曰。恃馬與險。而虞隣之難。是。三殆也。四。像三塗。陽  
 城。大室。荆山。終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恃其之北。土馬之。晉生  
 也。無與國焉。恃險與馬。不足以為國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  
 德音以寧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或多難以固其國。開其疆  
 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夫其守字。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  
 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克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衛邢公  
 難。狄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厚也。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於  
 不。則有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般是以實。則楚

新序

卷九

子

以。此大豈爭。諸侯。乃許楚靈王。還為申之會。與諸侯。伐於起  
 晉。華之臺。為乾。之役。百姓。罷勞。怨於下。群臣。倍畔。於上。公  
 子京。疾作。氣。靈王。已逃。幸。成於野。故曰。晉不頓一戰。而楚人自  
 亡。司馬侯之謀也。  
 楚平王殺伍子胥之父。子胥出亡。披弓而干闥。闔大之。其勇之為  
 是。而改與師伐楚。子胥諫曰。不可。臣聞之。君子不為匹夫與師。  
 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讐。臣不為也。於是止。蔡昭  
 公。朝於楚。有。楚。楚令尹。襄瓦。求之。昭公。不予。於是。物。昭公。於  
 鄂。數年。而後。歸之。昭公。濟。漢水。沉。璧曰。諸侯。有。伐。楚。者。寡人。請

為。前。列。楚。人。聞。之。怒。於。是。與。師。伐。蔡。蔡。請。救。于。吳。子。胥。諫。曰。蔡  
 非。有。罪。也。楚。人。無。道。也。君。若。有。愛。中。國。之。心。則。若。此。時。可。矣。於  
 是。與。師。伐。楚。遂。敗。楚。人。於。柏。舉。而。成。霸。道。子。胥。之。謀。也。故。秦。秋  
 美。而。褒。之。  
 秦。孝。公。欲。用。衛。鞅。之。言。更。為。嚴。刑。峻。法。易。古。三。代。之。制。度。恐。大。臣  
 不。從。於。是。召。衛。鞅。甘。龍。杜。摯。三。大。夫。御。於。君。慮。世。事。之。變。針。正  
 法。之。本。使。民。之。道。君。曰。代。位。不。亡。社。稷。君。之。道。也。錯。法。務。別。虛  
 長。臣。之。行。也。今。吾。欲。更。法。以。教。民。吾。恐。天。下。之。議。我。也。公。孫。鞅  
 曰。臣。聞。疑。行。無。名。疑。事。無。功。君。既。定。變。法。之。慮。行。之。無。疑。昭。也

願天下之議止夫有高人之行者固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  
必見於民語曰愚者暗成事知者見未萌民不可與慮始可  
與樂成功郭偃之法曰論至德者不知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  
衆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苟可以治國  
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厚聞  
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固民而教者不勞而功成  
據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今君變法不循故吏懼以教民臣  
恐天下之議君願若執慮之公孫鞅曰子之所言者世俗之所  
知也常人安於所習學者溺於所聞此兩者所以各守而守法

新序

卷九

六

也非所與論於典法之化也三代不同道而王五霸不同法而  
霸知非作法而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肯者拘焉拘禮之人不  
死與言奉制法之人不足與論治君無疑矣社稷曰利不百不  
變法功不什不易器兩聞之法古無過禮禮無相君其國之公  
孫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者不相復何禮之循伏義  
神農教而不泯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其時而立  
法因事而制禮禮法兩定制令各宜甲兵器備各便其用臣  
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古故湯武之王也不循古殷夏之  
禮也不易禮然則太古者未可非也循禮片未足多也君無徒

華公曰善吾聞窮鄉多怪則學多辨愚者之笑知者哀焉狂夫  
之與賢者愛焉拘世之議人心不執矣於是孝公遠龍臺之蓋  
謀逐從衛缺之過言法嚴而酷刑深而必守之以公當時取強  
遂封缺為商君又孝公文國人悲商君至於車裂之其患流漸  
至始皇亦衣塞路群盜滿山幸以亂亡制刻無恩之所致也三  
代積德而王齊桓繼絕而霸秦夏嚴濞而亡漢王莽仁而帝  
仁恩謀之木也  
秦惠王時蜀亂國人相攻告急於秦惠王欲發兵伐蜀以為道  
險峻難至而韓人來侵秦惠王欲先伐韓恐蜀亂先伐蜀恐

新序

卷九

七

韓襲秦之弊猶與未決一馬錯與張子爭論於惠王之前司馬  
錯欲伐蜀張子曰不如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魏魏善楚下  
兵三川秦什公之口當留之通魏絕而陽楚臨南鄭秦攻新  
城宜賜以臨二周之郊也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敵  
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非國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  
不聽此三策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餘也韓兵勞秦不  
足以成各得其地不足以為利今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  
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願等於萬秋去王  
還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彼富者務廣其地欲強者務富其

臣欲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有餘紂之弊。以秦攻之。譬如射復。得羊也。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雖兵不傷。而服焉。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則天下而諸侯不以為貪。是其一舉而名實附也。又有禁暴正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竭其款。則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山川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予楚。以地予魏。以地予魏。王不能

新序

卷九

八

正此臣所謂危也。不如伐。而完秦。惠王曰。善。寡人請聽子。亦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王更號為侯。而使陳叔相蜀。蜀見蜀秦。日益強富。厚而制。遂司馬錯之謀也。楚使黃歇於秦。秦昭王使白起攻韓魏。韓魏服事秦。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伐楚。黃歇遂至。問其計。是時秦已使白起攻楚。黃歇以解楚。其書曰。天下莫強於秦。楚今聞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鬪。而虎相與鬪。而為犬受其弊也。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之物至則反。冬夏更也。故高則危。累暴是也。今秦國

地獨天下有其二。善此從生民。以求萬乘之地。未嘗有也。今王使威橋守節於韓。威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也。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攻燕。破虛。桃入邢。魏之兵重。翔而不敵。故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而復之。有取滿衍首垣以臨仁。平丘黃。遂陽。魏城而魏氏服。王又到漢。歷之北。法之秦。齊之要。絕楚魏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相故。王之威亦單矣。王若能持功守威。挾戰功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兵革之彊。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

新序

卷九

九

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渡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所以知其然也。智伯見伐趙之利。不知榆次之禍。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于遂之敗。昔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親趙也。進而伐齊。既勝齊人於艾陵。為越人所禽於三渚之浦。知伯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韓魏畔之。殺知伯。垂於黃臺之上。今王始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強韓魏也。臣為王慮而不取也。詩曰。大武遠宅而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據也。鄰國攻也。詩曰。踞踞蹙蹙。遇大獲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今王中道而



信韓魏之善也。此吳之親越也。臣聞之故不可假時不可失。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欺大國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卑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攻于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社毀壞。宗廟陳列。脂腸折額。折額折額。身首分離。骨草澤。頭顱無所。相望于境。係臣東子為群虜者。相及於路。鬼神漬無所食。民不聊生。疾類離散。流亡為僕妾者。盈海內。與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齋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出兵？王將藉路於仇讐之韓魏乎？出兵之日而王憂其不及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讐之韓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仇

蘇序

卷九

十

讐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壞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王雖有之。不為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韓魏氏將出兵而攻。猶方與鉅胡陵。勝。蕭。相。故。必。盡。齊。人。南。面。泗。比。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而。使。獨。攻。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助。齊。韓。魏。之。疆。足。以。枝。於。秦。齊。南。以。泗。水。為。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強。於。齊。魏。齊。魏。得。地。保。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為。帝。未。能。其。於。楚。王。之。為。帝。有。餘。矣。夫。以。王。壞。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強。一。舉。事。而。厭。於。楚。出。金。

韓魏歸帝重齊。吳王夫計也。臣為王慮。莫若善楚。楚秦合為一。而以臨韓魏。必拱手。王施之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魏為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伐鄭。梁氏眾心。許陽陵。毀城。而王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一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入地於齊。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越而海。要約天下。足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然後危動燕趙。真播齊楚。以四國者。不待痛而服也。昭王曰。善。於是乃止。白起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為與國。黃歇受約歸楚。四楚之禍。全體秦之兵。黃歇之謀也。

蘇序

卷九

十一

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係寡人。將束甲而赴之。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寶使而為構。虞卿曰。昌言構者。以為不構軍必破也。而制構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王之軍乎。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破趙軍。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王之重寶。必內吾使。吾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恐天下之合從。必一心。如此則構乃可為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為構。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為構。秦已內鄭朱矣。虞卿以為如何？對曰。王不得構。軍必破矣。天下之賀戰者皆在

秦鄭朱貴人也而入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焚魏  
趙為構必不放正則構不可得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  
戰勝者終不肯構長平大敗遂圍邯鄲天下笑不從虞卿之  
謀也秦以解圍邯鄲而趙王入朝使趙劫約事於秦割六縣而  
構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亡其力尚能進之  
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道途力矣必以倦歸也虞卿  
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攻其力之所不能  
以遂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  
言告趙劫曰虞卿能量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逮也

新序

卷九

十二

澤九之地不予今秦來年復攻於王王得無割其地而構乎王  
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乎趙劫曰此非臣所  
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若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之  
所以事秦者必不如韓魏也今臣之為足下解質親之攻閭閻  
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獨取攻於秦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  
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劫言不  
構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復割其內而構乎今構劫又不能必  
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以  
構世自盡之術也不如無構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

守亦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必疲我以五縣收天下以攻秦  
是伐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  
弱以強秦今劫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  
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坐而地盡來年秦復來則王將子  
之乎不乎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予之即無地而歸之語曰強  
者善之而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強  
秦而弱趙也以益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且王  
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  
趙矣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子秦地與無子

新序

卷九

十三

孰吉樓緩曰此非臣之所敢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  
緩對曰亦聞夫公公文伯毋乎公公文伯仕於魯病故女子為  
白紵於房中者二人其毋聞之不肯哭也其相室曰焉有子成  
而不哭者乎其毋曰孔子賢人也遂於魯而其人亦隨也今成  
而婦人為白紵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  
故從毋言是為賢毋從妻言是必不免為婦婦故其一也言  
者異同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古勿子則非計也言予之  
恐王以臣為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為大王計不知予之王曰  
諾虞卿聞之曰此飾說也王慎必子樓緩聞之以見王王即以

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疆而乘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必盡在於秦矣。故不加誣割地為和，以親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弊，而瓜分之。趙見亡，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為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于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讐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而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母也。則

斯片

卷九

十四

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讐，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為也。王以此為發，發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將而不構於王也。趙秦聞構，韓魏聞之，必盡重王。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趙也。趙王曰：善。即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之謀行而趙弱，必有以之。繼機極機之發，聞不及旋踵，是以虞卿一言而秦之震懼，趙風馳指而請備。故善謀之臣，北於國，豈不重哉！微虞卿，趙以七矣。人魏請為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平原君曰：願卿之論從也。虞卿入見王，魏請為從，對曰：魏過。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對。

曰：王過。王曰：魏請從，卿曰：魏過。寡人未之許。又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大國受禍，有敗小國受禍。今魏以小請其禍，而王以大辭其禍。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以為從，使王曰：善。乃今魏為從，使虞卿又用於趙，趙必霸，會虞卿以魏齊之善，棄族捐相而歸，不用趙，趙亡。

秦謀第十

漢 沛郡劉 向著  
明 竟波鍾 惺評



沛公與項籍俱受命於楚懷王。曰先入咸陽者王之。沛公將兵武關入。至南陽守戰。南陽守齟齬保宛城。堅守不下。沛公引兵圍宛。三匝。南陽守欲自殺。其舍人陳恢止之。曰。成未也。於是懷乃。諭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兵畫。日圍宛城大郡之都也。連城數十。人民衆。苦積多。其吏民自以。

新序

卷十

為降而攻。故皆堅守。乘城足下攻之。成傷者必多。成者未。者未。足下。則事。因兵。而。未。宛。守。結。甲。城。囑。兵。而。隨。足。下。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有。強。宛。之。患。竊。為。足。下。危。之。為。足。下。計。者。莫。如。約。宛。守。降。封。之。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擊。諸。城。未。下。者。開。板。爭。開。門。而。待。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乃。以。宛。守。為。殺。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遂。先。入。咸。陽。陳。恢。之。謀。也。漢。王。既。用。滕。公。蕭。何。之。言。擢。拜。韓。信。為。上。將。軍。引。信。上。坐。王。問。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曰。問。王。曰。今。東。向。乎。權。天。下。豈。非。項。王。耶。曰。然。大。王。自。斷。耳。

新序

卷十

二

仁。韓。信。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唯。信。亦。以。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楚。請。言。項。王。為。人。項。王。嗜。強。也。唯。千。人。皆。廢。然。不。能。任。賢。將。此。臣。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謹。言。語。向。人。疾。如。湯。注。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印。利。綬。弊。忍。不。能。與。此。所。謂。婦。人。之。仁。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請。矣。不。居。關。中。都。彭。城。又。背。義。帝。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多。怨。百。姓。不。附。特。劫。於。咸。陽。服。耳。名。雖。為。霸。王。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強。易。弱。今。大。王。滅。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不。誅。以。天。下。城。冠。封。功。臣。何。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不。散。且。三。秦。王。為。秦。將。秦。弟。子。數。歲。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人。痛。入。骨。髓。今。楚。強。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再。言。除。秦。苛。法。與。秦。約。法。三。章。且。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對。諸。侯。約。大。王。當。王。關。中。民。之。心。之。大。王。失。職。之。罰。比。無。不。恨。若。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即。署。諸。將。所。擊。八。月。漢。王。東。出。秦。民。歸。漢。王。遂。誅。三。秦。王。定。其。地。收。諸。侯。兵。討。項。王。定。帝。業。韓。信。之。謀。

人可也 非也 一也 二也 三也 四也 五也 六也 七也 八也 九也 十也

新序

卷十

三

地也。武臣張耳陳餘定其地。立武臣為趙王。張耳為相。陳餘為將軍。趙王聞出為燕軍所得。燕囚之。欲與三分其地。乃歸王使。若至燕。殺之。以固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斬養卒。謝其台中。人曰。吾為公說燕與趙王。載歸。合中人皆笑之。曰。使者往十輩。成若何以能得主。所養卒曰。非若所知。乃先沐浴。見張耳陳餘。遣行見燕王。燕王問之。對曰。賤人希見長者。願請一卮酒。已飲。又問之。復曰。賤人希見長者。願復請一卮酒。與之。酒卒曰。王知臣何欲。燕王曰。欲得而王耳。卒曰。君知張耳陳餘何人也。燕王

曰。賢人也。曰。君知其意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卒笑曰。君未知兩人所從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策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而面。而王豈為卿相哉。夫臣與主。豈可同日道哉。顧其勢始定。未敢三分耳。且以長少先立武臣為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囚趙王。此兩人名為求趙。王實欲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兩賢。王左提右挈。執直義。而以責不直之弱燕。誠無日矣。燕王以為然。乃遣趙王養卒為御。而歸。遂得反國。復立為王。趙卒之謀。

新序

新序

卷一

四

廊食其說。生說漢王。臣聞之。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夫故於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柴。不堅守。故倉乃引而東。令謫過。卒分守成。阜。此乃天所以資漢。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却。自奪其便。臣竊以為過矣。且兩雉不俱立。楚漢久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陛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厥倉之粟。盡成阜之險。社太行之路。距黃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漢王曰。善。乃從其計。畫復守厥倉。卒糧食不

盡以榆項氏。其後吳楚反。將軍寶嬰。周亞夫。復據厥倉。秦成。舉如前。以破吳楚。皆鄒生之謀也。鄒生說漢王曰。方今燕趙已復。唯齊未下。今田橫據千里之齊。田間據二十萬之軍。於無城。田宗強。負海阻河。濟南近楚。民多變詐。陛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下也。臣請奉明詔說齊王。令稱東藩。於是使鄒生食其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未可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歸。曰。歸漢。王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武力西而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漢王先入咸陽。項王倍約。

不與而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起野燕之兵擊二秦出關  
而責義帝之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  
路即以予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蒙傑賢才皆樂為兵用諸侯之  
兵四面而至蜀漢之渠方解而下項王有倍約之名殺義帝之  
實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過無所忌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  
而不得其封非項氏真能用事為人刻印利而不能拔攻城得  
賂積財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才怨之而莫為之用故天下之  
事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陝西河之外  
乘上黨之兵下井陘誅成安破孔魏擊十二城此蚩尤之兵

新序

卷十

五

非人之力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  
行之阪距裴嶽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下漢王齊國社  
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老亡可立而待也田橫以為然即聽  
鄒生罷歷下兵戰守之備與鄒生日縱酒此鄒生之謀也及齊  
人蒯通說韓信曰足下受詔擊齊何故止將三軍之衆不如一  
監偏之功可因齊無備擊之韓信從之鄒生為田橫所害後信  
通亦不得其所由不仁也

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榮陽漢王恐愛與鄒生謀撓楚權鄒生曰  
當湯成能封其後片妃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無德善義

六 國 可 成 秦 不 可 一 死 此 分 也

使伐諸侯社稷城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復去六國  
後畢殺印已此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德莫不屬風慕義願為  
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欽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  
印先生因行風之矣卿先生未行張良從外求謁漢王方食曰  
子房前客有為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食其言告之曰其於子房  
意如何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良  
對曰臣請借前箸而籌之曰昔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斯能  
制桀之命也陛下能制項籍之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  
也武王伐紂而封其後於宋者斯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

新序

卷

七

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矣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間載  
箕子之門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人之間載  
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矣發鉅橋之粟散虛室之錢  
以助貧歲今陛下能收府庫以賜貧歲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  
矣設事已畢輕車為軒倒載于戈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  
能解車倒載于戈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於華山之陽  
以示無所用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  
休牛於桃林以示不復輪糧今陛下能休牛不復輪糧乎曰未  
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夫天下游士捐其親戚棄其墳墓去其舊從

不辨人

韓序

卷十

陛下游升皆日夜望尺寸之地今復立韓魏趙齊楚之漢其  
一呼漢立諸士各趨事其主從其親戚及其故舊賈賈膝下誰  
與取天下乎其不可入矣且夫楚惟無強六國復繞而從之陸  
下焉得而臣之乎誠用客之計陛下之事去矣漢王啜食吐哺  
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今趣銷印止不使遂并天下之兵棘項  
藉定海內張子房之謀也

漢五年追擊項王陽夏前止軍與淮陰房韓信建威侯趙越期會  
而擊楚軍至圍陵不食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彭澤壘而  
守之謂張子房曰諸侯不從約奈何對曰楚兵且破而未有分

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今可立致也則不能事未可  
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傳海盡與韓信淮陽以北至穀城盡與  
鉅鹿使各自為戰則楚易破也漢王乃使使者告韓信張越曰  
亦力擊楚楚已破自陳以東傳海與齊王雖陽以比穀城與鉅  
相圍使者至韓信趙越皆喜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齊行趙  
越兵自彭澤渡來會逢破楚軍于垓下追項王誅之於淮津  
二君之功張子房之謀也  
漢六年五月封功臣張子房未嘗有戰關之功高皇帝曰運籌策  
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子房功也子房自擇齊三萬戶良曰

蕭序

卷十

始臣起下印與上會盟也天以巨授陛下陛下用臣討秦而時  
中臣願封封是矣不敵當齊三萬戶乃封良為留侯及蕭何等  
其餘功臣皆未封羣臣自疑恐不得封咸不自安有搖動之心  
於是高皇帝在維陽南宮上臺見群臣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  
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何故而  
反留侯曰陛下起布衣與此屬定天下陛下已為天子而所封  
皆蕭曹故人而誅皆平生怨仇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以為  
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又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即聚謀反  
耳上乃憂曰為將奈何留侯曰上平止所惜羣臣所知誰最

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敢害辱我汝殺之為其功多故不忍  
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得封即人人自  
堅矣於是上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而急詔樓丞相御史定功  
行封羣臣酒皆喜曰雍齒且侯我屬無患矣遂倍畔之心銷  
邪道之謀使國家安寧累世無患若張子房之謀也  
高皇帝五年齊人妻殺成龍西泗洛陽脫略輓見齊人虞將軍曰  
臣願見上言便宜事虞將軍欲與解衣妻敬曰臣衣帛衣帛見  
衣馮衣馮見不敵易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賜食已而問敬對  
曰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

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部積德累善十餘世公劉避  
豳居邠太工以伏戎去邠杖馬策居岐國人爭歸之及文王為  
西伯新虞尚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  
期而會孟津上八百諸侯咸服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乃營  
成周維邑以為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  
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德以致人不欲恃險  
阻令後世驕奢以虐民及周之衰分為兩天下其朝周不能制  
非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擊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徃卷  
蜀漢定三秦與項羽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民肝腦塗地

新序 卷十

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報未絕傷夷者未起而欲比  
隆成康周公之疇且竊以為不侔矣且夫秦地波山帶河四塞  
以為國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  
此謂天府陛下入關而都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  
人關而不據其尤拊其背未全勝也高皇帝疑關左右大臣皆  
山東人多勤上都雖陽東有成皋西有肴澠倍河海衛伊洛其  
固亦足恃且周五數百年秦二世而亡不知都周新張子房  
曰錐陽雖有此固國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狹四面受敵此非  
用武之固大關中左肴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

有故地之利阻三面守一隅東向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  
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  
里天府之國也秦致統是也於是高皇帝即日駕西都關中由  
是國家安寧雖鉅越陳備慮結之謀九江燕代之兵及并楚之  
難關東之兵雖百萬之師猶不能以為害者由保仁德之惠守  
關中之固也國以永安秦致張子房之謀也上曰本言都秦地  
者善政也善者乃劉也賜姓劉氏拜為郡中號曰秦春君漢卒  
為建信侯張子房控漢已定世多疾即導引不食蘇柱門  
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氏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爭未

新序 卷十

能得堅決者也呂后恐不知所為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  
策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切留侯曰君常為上計今  
日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寤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  
臣今天下安定以愛勿欲易太子骨肉間雖百餘人何益  
呂澤強要曰為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也口舌爭也願上有所不  
能教者天下有四人圍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此四人皆  
年老矣皆以上慢侮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  
人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為善果辭以安車迎之因使  
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為容時時從入朝今上見之上見之則必



異聞之謂之上知母四人亦一助也。於此呂后令澤使人奉  
子書。卑辭厚禮迎四人。四人至舍。呂澤乃至。十二年。上從破  
布亞解。疹益甚。愈欲易太子。得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太傅叔  
孫通稱說引古以成爭太子。上佯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  
子侍四人者。從太子。皆年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  
而問曰。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其姓名。上乃驚曰。吾求公數歲  
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對曰。陛下輕士善罵  
臣。爭義不辱。故恐而亡。臣聞太子為人子孝。仁敬愛士。天下莫  
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故來耳。上曰。煩公幸。辛。調護太子。四人

新序

卷十

十一

為壽已畢。起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為欲易之  
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氏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下。上  
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歌曰。鴻鵠高舉。一舉千里。羽翮已就。  
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繡繳。尚安所施。歌數闕。戚  
夫人嗌啼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呂四人之謀  
也。  
漢十一年。九江黥布反。高皇帝疾。欲使太子往擊之。是時圍公絳  
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已侍太子。聞太子將擊黥布。四人相謂  
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

呂后承間為上泣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監于故不足達。乃  
盡力。雖苦強為妾子計。載輜車卧而行。於是呂澤立夜見呂后  
為用。且使布聞之。即鼓行而西耳。上雖疑外護之。諸將不敢不  
用兵。諸將皆陛下故守倫。乃令太子將此。無異使羊將狼。其  
侍御。趙王帝居抱前上。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上。明乎其代本  
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謂呂后。承間為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善  
呂后承間為上泣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監于故不足達。乃

新序

卷十

十二

公自行耳。於是上有將東羣臣居守。皆送至霸上。皆疾驅起  
至曲郵。見上曰。臣宜送。疾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楚人爭鋒。因  
說上曰。今太子為將軍。監關中。諸侯兵上。謂子房。雖疾強起。卧  
而傳太子。是時叔孫通已為太子太傅。留侯行少傳。事漢遂誅  
黥布。太子安寧。國家晏然。此四公實為之謀也。  
齊悼惠王者。孝惠皇帝二年。悼惠王入朝。孝惠皇帝與悼惠王橫  
飲。乃行家人。縱同席。呂太后怒。乃進鵠酒。孝惠皇帝知欲代飲  
之。乃止。悼惠王懼。不得出。成上車。太息。內史參乘怪問其故。悼  
惠王具以狀語內史。內史曰。王寧。十城。邪。將亡。齊國也。悼惠

王曰得今身而已何敢受城哉內史曰魯元官主太后之女  
王之勇也大王封國七十餘城而魯元公主湯沐邑比大王  
獻十城為魯元公主湯沐邑內有親親之恩休有順太后之  
太后必大喜是七十城而得六十城也悼惠王曰善至師上秦  
獻十城為魯元公主湯沐邑太后果大悅受邑厚賜悼惠王而  
施之國遂安齊內史之謀也

孝武皇帝時大行王恢數言擊匈奴之便可以除邊境之害飲  
和親之約御史大夫韓安國以為兵不可動孝武皇帝召羣臣  
而問曰朕諸子女以配單于幣帛文錦雖之甚厚今單于使

新序

卷十

十一

加屬侵盜無已邊郡數驚朕甚聞之今欲舉兵以攻匈奴如何  
大行臣恢再拜稽首曰善陛下不言臣聞謁之臣聞全代之時  
北未嘗不有強胡之覆內連中國之兵也然尚得養老長幼  
僅以時舍廩以實守禦之備具匈奴不敢侵也今以陛下之  
威海內為一家天子同仁遣子弟承邊守塞轉粟餼輸以為之  
備而匈奴侵盜不休者無他痛之患也臣以為擊之便御史  
大夫臣安國稽首再拜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匈奴  
至而投鞍高於城者數日平城之厄七日不食天下歡之及解  
圍反位無忿怨之色雖得天下而不平城之患者非以力不

新序

卷十

十四

結也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不以己之私怒傷天下之公義。  
故董仲舒結為和親。至今為五世利。孝文皇帝嘗一也。天下之  
精兵於寄。竅廣武無又寸之功。天下黔首約要之民。無不憂者。  
孝文皇帝信兵之不可信也。乃為和親之約。至今為後世利。臣  
以為兩主之迹。足以為功。臣故曰勿擊便。大行曰不然。夫明於  
形者。分別不過於事。察於動者。用則不失於利。審於靜者。情則  
見於惠。高帝破堅執銳。以除天下之害。蒙矢石。風勁行。十  
年。失。滿澤。積有若山。成者什七。存者什三。行者乘泣。而保於  
兵。夫以天下未力。厭事之民。而蒙匈奴飽佚。其勢不便。故結和

親之約者。所以休天下之民。高皇帝明於形。而以分事通於動。  
靜之時。委五帝不相同。樂三王不相。蔡禮者。非故相。及也。各因  
世之宜也。敬典時變。備與教化。守一而不。不。以子。服。今。何  
奴張意。日。久。矣。侵。盜。無。已。傷。虜。人。民。或。卒。成。傷。中。國。道。路。權。車  
相望。此。仁。人。之。所。哀。也。臣。故。曰。擊。之。便。御。史。大。夫。曰。不。然。臣。聞  
之。約。不。付。不。易。業。功。不。百。不。變。常。受。故。古。之。人。君。謀。事。必。託。聖  
察。政。以。擇。語。重。作。事。也。自。三。氏。之。盛。遠。方。夷。狄。不。與。正。朝。服。色。  
非。威。不。能。制。非。強。不。能。服。也。以。為。遠。方。絕。域。不。收。之。民。不。足。以  
煩。中。國。也。且。匈奴者。輕。疾。悍。勇。之。兵。也。畜。牧。為。業。孤。子。射。獵。通。

歐隨草居處無常。雖得而制也。至不及國。去不可追。夫勞屬。解。非。電。今。使。遠。鄙。久。廢。耕。織。之。業。以。夫。句。奴。常。事。其。勢。不。可。臣。故。曰。勿。驕。為。便。大。行。曰。不。然。夫。神。較。濟。於。淵。而。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者。秦。終。公。都。雍。郿。地。方。三。百。里。知。時。之。變。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并。國。十。二。隴。西。北。地。是。也。其。後。蒙。恬。為。秦。侵。胡。以。河。為。境。累。石。為。城。積。木。為。寨。句。奴。不。敢。飲。馬。北。河。置。烽。燧。然。後。敢。收。馬。夫。句。奴。可。以。刀。服。也。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國。之。大。高。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句。奴。譬。如。以。千。石。之。弩。射。癩。瘡。疽。必。不。得。行。矣。別。比。發。月。氏。可。得。而。臣。也。臣。故。曰。擊。之。使。御。史。大。

新序

卷十

十五

夫曰不然。臣聞善戰者以飽待飢。安行定舍。以待其勞。整宿施。德以待其亂。按兵奮衆。深入伐國。鹽池故常坐而後敵。國。呼。聖。人。之。兵。也。夫。衝。風。之。衰。也。不。能。擊。毛。羽。擊。之。末。力。不。能。入。膏。筋。威。之。有。表。也。猶。朝。之。必。暮。也。今。卷。甲。而。輕。舉。深。入。而。長。驅。馳。以。為。功。夫。橫。行。則。中。絕。沒。行。則。道。旁。徐。則。後。利。疾。則。糧。之。不。至。千。里。人。兵。無。飽。勞。以。過。敵。正。遣。人。獲。也。意。者。有。他。詭。妙。可。以。擒。之。則。注。不。知。不。然。未。見。沒。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之。便。大。行。曰。不。然。夫。草。木。之。中。霜。霧。不。可。以。風。過。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避。也。通。方。之。人。不。可。以。文。亂。今。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沒。入。也。將。賴。

因。單。于。之。誘。而。致。之。遠。吾。伏。輕。卒。銳。士。以。待。之。陰。應。險。阻。以。脩。之。吾。勢。以。成。或。當。其。左。或。當。其。右。或。當。其。前。或。當。其。後。單。于。可。擒。百。金。必。取。臣。以。為。擊。之。便。於。是。遂。從。大。行。之。言。孝。武。皇。帝。自。將。師。伏。兵。於。馬。邑。誘。致。單。于。單。于。既。入。塞。適。覺。之。奔。走。而。去。其。後。交。兵。接。刃。結。怨。連。禍。相。攻。擊。十。年。兵。凋。民。勞。百。姓。空。虛。庫。藏。相。空。樸。車。相。屬。寇。盜。滿。山。天。下。搖。動。孝。武。皇。帝。後。悔。之。御。弟。大。夫。桑。弘。羊。請。伯。輪。臺。詔。卻。曰。當。今。之。務。務。在。禁。暴。止。擅。職。全。乃。遠。而。佃。非。所。以。慰。民。也。朕。不。忍。開。封。丞。相。號。曰。當。民。侯。遂。不。復。言。兵。事。國。家。以。寧。繼。嗣。以。定。從。韓。安。國。之。本。謀。也。

新序

卷十

十六

孝武皇帝時中大夫主父偃為策曰古諸侯不過百里疆弱之形。易制也。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六千里緩則曠易為擾亂急則。阻其限而合從謀以逐京師今已法制之耶逆節萌起前日晁。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違嗣代立除雖骨肉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產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分封其國而稍自消弱矣於是上。從其計同開馬及擊不得出絕遊說之路重附益諸侯之法。註誤其君之罪諸侯王遂以弱而合從之事絕矣主父偃之謀。也。

新序卷十終

孔叢序

孔叢子世傳漢孔鮒撰鮒字子魚一名甲魏相子順之子也秦并六國召鮒為魯國父通君拜少傅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斯議

令燔書鮒懼遺典之滅亡也方求之無激也遭令之禍烈也乃與其弟子襄歸藏書錄中隱居嵩山之陽無何陳涉起為楚王鮒為博士鮒以目疾辭還而

著是書乃蒐輯仲尼而下子思伋子上帛子高穿子順慎之言行列為六卷至漢孝武朝太常孔臧又以所著賦與書合為一卷附焉曰孔叢子云蓋言有書

而叢聚之也嗚呼是書也果鮒之手筆否耶按漢志無孔叢子而儒家有孔臧十篇雜家有孔甲盤孟二十六篇宋晁氏謂孔叢子疑即漢志所謂孔甲盤孟

者也然攷顏監註云甲黃帝史  
或曰夏帝孔甲疑皆非又史稱  
田終學盤孟書註亦云黃帝史  
謂鮒著盤孟豈徵信哉宋子云  
其文軟弱不類西京多似東漢

孔叢錄三

人語愚謂或子豐季彥輩集共  
世遺文而成之故其書東京始  
行謂為盤孟書則不可知其自  
孔子則無疑也乃秦孔賊所焚  
而刻之

丁丑夏日大梁李燠志

孔叢錄四



孔叢總目

卷一

嘉吉

論書

記履

刑論

記問

卷二

雜訓

孔叢

目錄

居衛

巡狩

公儀

抗志

卷三

公孫龍

偏昭

對魏王

陳士義

論勢

卷四

執事

獨治

問軍旅

答問

孔叢

目錄

二

漢 韓人孔 耐著  
明 竟陵鍾 傑評

嘉言第一

夫子述周見其弘言終選其弘語劉文公曰吾觀孔仲尼有聖人  
一之表河目而龍額帶帝之形貌也修肱而龜背長九尺有六寸  
成湯之容體也然言稱先王恭禮謙讓洽聞強記博洽不窮柳  
一亦聖人之興者乎劉子曰方今周室衰微而諸侯力爭礼丘布  
衣聖特安施其弘曰堯舜文武之道近馳而靡禮樂崩表亦正

孔叢

卷七

其統紀而已矣既而夫子聞之曰吾直哉亦好禮樂者也

陳惠公大城開起凌陽之臺未終而咄法成者數十人又執三並  
吏夫子適陳聞之見陳疾與俱登臺而觀焉夫子曰美哉斯臺  
自古聖王之為城臺未有不踐一人而能致功若此者也陳疾  
然而退遂獨扶所執吏既而見夫子問曰昔則作斯臺亦豈人  
乎答曰王之興附者六州六州之眾各以千道來故區區之  
臺未及期日而已成矣何踐之有乎夫以少以之眾能其大大  
之功咄君爾  
子張曰女子必漸乎二十而後嫁何也孔子曰十五許嫁而後嫁

夫是陽動而陰應男倡而女隨之義也以為縝組組織經者女

子之所有事也輔散文弄之義婦人所有大功也必十五以往  
漸乎二十然後可以適乎此事通乎此事然涉乃能上以終於  
焉始下以事夫表于也

宰我使於齊而反見夫子曰梁丘據過地去步三向而後摩朝齊君  
齊君會大夫衆賓而慶焉弟子與在賓列大夫衆賓並沒服攻  
療之方弟子謂之曰夫所以獻方將為病也公梁丘已察矣而  
諸夫子乃復獻方方將安施意欲梁丘大夫沒君禮害當用之  
乎衆坐默然無辨弟子此言何如夫子曰汝說非也夫至折肱

孔叢

卷一

為良監梁丘子過歷每而獲療猶有與之同疾者必問所此凡  
之之方焉衆人為此故各言其方欲售之以己人之疾也凡言  
其方者稱其良也且以恭攝所以已之之方優劣耳

夫子適齊要于其解說其私焉曰齊其是矣魯如哉無轄之  
車以臨于俗之谷其不繼也亦難其也子吾心也子以齊為道  
息之除當或可於子不存也夫子曰夫也病無可為醫大  
政令者人君之術樂以制下也今齊君失之已矣矣子雖  
其其輔而扶其輪良不久也抑請可以然齊君及子之良也  
以往齊其曰氏矣

齊東郭亥欲攻曰氏執執見夫子而訪焉夫子曰子為義也丘不

足與計事揖子貢使答之子貢謂之曰今子士也位卑而圖大

位卑則人不附也圖大則人憚之必非子之任也盍姑已乎夫

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之於無極之高下垂之於不測

之深勞人皆求其絕而逆之者不知其危乎之謂乎馬少駭鼓

引驚之驚方重而填之馬奔車覆六轡不其繫絕於高墜入

於淵其危必矣東郭亥見戰而跪曰吾已矣願子無言既而夫

子告子貢曰東郭亥欲為義者也子亦告之以難易則可去矣

至懼之哉

孔叢 卷一

宰我問君子尚辭乎孔子曰君子以理為尚博而不要非所察也

繁辭富說非所聽也唯知者不失理孔子曰吾於子取其言之

近類也於賜取其言之切事也近類則足以喻之切事則足以

懼之

論書第二

子張問曰聖人受命必受諸天而書云受終於文祖何也孔子曰

受命於天者湯武是也受命於人者舜禹是也夫不請而受

春秋則不知聖人之心又無以別堯舜之禪湯武之伐也

子張問曰禮大夫三十而室者魯三十徵庸而書云有鰥在下

曰雲何謂也董師聞諸夫子曰聖人在上君子在位則內無

怨女對無鰥夫堯為天子而有鰥在下何也孔子曰夫男子二

十而冠冠而後娶古今通義也舜父頑母瞽其克嗣家室之端

焉故逮三十而謂之鰥也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父母在

孔叢 卷一

則宜圖婚若已殺則已之娶必告其廟今舜之鰥乃父母之頑

也雖堯為天子其如舜何

子夏問書大義子曰吾於帝典見堯舜之聖焉於大禹皋陶謚益

稷見禹稷皋陶之忠勤功勳焉於洛誥見周公之德焉故帝典

可以觀美大禹謚禹貢可以觀事皋陶謚謚可以觀政洪範

可以觀變秦誓可以觀義五刑可以觀仁市刑可以觀誠通斯

七者則書之大義舉矣

孔子曰書之於事也遠而不闕近而不迫志盡而不怨詳順而不

滿君於高宗彤日見德有報之族也苟由其道致其仁則遠方



歸志而致其敬焉。吾於洪範見君子之不忍言人之惡而實人之美也。發乎中而見乎水以成文者其惟洪範乎。  
子張問曰：堯舜之世一人不刑而天下治，何則？以教誡而安深也。龍子曰：為一夫而設以五刑，故謂之謂。孔子曰：不然，五刑所以教也。龍子未可謂能為書也。

子夏讀書既畢，而見於夫子。夫子謂曰：子何為於書？子夏對曰：書之論事也。昭昭若日月之代明，離離若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凡商之所受書於夫子者，志之於心，弗敢忘。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溪山之中，作壞室，編蓬戶，常於

禮記

卷一

此彈琴以歌先王之德，則可以發憤博學，忘已貧賤，故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上見堯舜之德，下見三王之義，忽不知憂患與死也。夫子憮然變容曰：君子修此言書矣，雖然，其亦表之而已，未從其重也。夫聞其門而不入其室，惡其宗廟之與百官之異乎。

宰我問書云：紂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何謂也？孔子曰：此言人事乎天也。堯既得舜，歷試諸難，已而納之於尊顯之宮，使大錫萬機之政，是故陰陽清和，五星不悖，烈風雷雨各以其慮，不有迷錯，繼伏明舜之行合於天也。

宰我曰：敢問禘子六宗，何謂也？孔子曰：所宗者六，皆禘祀之也。禮也。非於太昭，所以祭時也。祖迎於火，墮所以祭求暑也。主於郊，官所以祭時也。夜明所以祭月也。出祭所以祭星也。尊漿所以祭水也。燔於六宗，母之謂也。

書曰：天子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宰我問曰：母何謂也？孔子曰：古之王者，臣有大功，死則必祀之於廟，所以殊有績勳也。雖與居其室，以厲其世，臣故稱焉。桓子曰：天子之臣有大功者，則既然矣。諸侯之臣有大功者，可以知之乎？孔子曰：勞能定國，功加於民，大臣或雖雖食之功，廟可也。桓子曰：其位次

禮記

卷一

如何？孔子曰：天子諸侯之臣，生則有列於朝，死則有位於廟，其序一也。

齊曰：惟高宗報上甲微，定公問曰：此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謂龜重廟毀有功，而不及祖，有德而不及宗，故於每歲之大嘗而報祭焉，所以昭其功德也。公曰：先君僖公功德前行，可以與於報乎？孔子曰：在闕昔虞夏商周，以帝王行禮體者，則有焉，自是以下，未之知也。

定公問曰：周書所謂靡盬，威威顯民，何謂也？孔子對曰：不失其道，明之於民之謂也。夫能用，可用則正治，其政可執，則尚賢。

矣。畏則服刑恤矣。君當此三者以于民而劇不與未之有也。

子張問書云：真高山，何謂也？孔子曰：高山，五嶽定其委，使祀可視焉。子張曰：其禮如何？孔子曰：牲幣之物，五嶽視三公，小各山視子。子張曰：二者何樂於山？孔子曰：夫山者，蕭然高，子張曰：高則何樂爾？孔子曰：夫山草木植焉，鳥獸蕃焉，財用出焉，然而無私焉。四方皆伐焉，而無私與，此風雷以通乎天地之間，陰陽和合而雨露之澤，萬物以成，百姓咸蒙其仁者之所以樂乎山也。孟懿子問書曰：飲，何謂也？孔子曰：王者前有疑，後有惑，若有

禮

卷一

七

輔右有躬，謂之四達。書：前後左右近臣，言與彼之不可，非其人。也。周文王齊附秦，先後樂，後謂之四鄰。必免乎美里之重。總子曰：夫子亦有四鄰。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用也，門人加親，是非齊附乎？自吾得賜也，東方之士，自是奔秦，非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達乎？自吾得仲由也，惡言不至於門，是非樂侮乎？

孔子見齊景公，景公丘城自外而王，公曰：何遲對？曰：陳氏弒其小臣，且有辭，為是故遲。公笑而曰：孔子曰：周書所謂明德，陳子則德也。對人而有辭，非不慎矣。孔子答曰：昔康叔封衛，三監

之地命為孟侯。周公以成王之命，作康誥焉。稱述文王之德，以成勅誡之文。其書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克明德者，能顯用有德舉而任之也。慎罰者，辨心而慮之，眾不從後行之。致刑罰也。此言其所任不失，權所罰不失，罪不謂已德之明也。公曰：寡人不過言，則安得聞君子之教也。

書曰：其在祖甲，不義惟王，公西赤曰：聞諸吳子，湯及太甲，武丁，乙，天下之大君，夫太甲為王，居使行不義，同稱君何也？孔子曰：君子之於人，計功而除過，太甲即位，不明居喪之禮，而于冢宰之政，伊尹放之於桐，憂恩三年，追悔之，德起而讓位，謂之明王。

禮

卷一

八

由也觀之，雖四於三，王不亦可乎。

魯哀公問書，爾曰：於子擊石，拊石，百節，半舞，樂尹先，請何謂也？孔子對曰：昔言，樂以之化，亦物也。古之帝，功成作樂，其功善者，其樂和樂，則天地備其應之，況百獸乎？變為帝，齊樂正實，能以樂盡治，理之，請公曰：然則政之大本，莫過於樂乎？孔子曰：夫樂所以歌其成功，非政之本也。樂官之長，吃言，然則治樂乃和焉。公曰：吾聞，樂一足有異於人，信乎？孔子曰：昔康叔來，而後又欲求入而佐焉，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唯聖人為能和之。律均五音，知樂之本，以道入風，變法善，一而足，其故曰：一足

記義第三

季桓子以粟千鍾饋夫子。夫子受之而不辭。既而以頒門人之。者子貢進曰。季孫以夫子貧故致粟。夫子受之而以施人。無以非季孫之惠。子子曰。何對曰。季孫以為惠也。子曰。然吾得千鍾所以受而不辭者。為季孫之惠且以為能也。夫受人財不以感富與季孫之惠於一人。豈若惠數百人哉。

秦莊子以孟武伯問於孔子曰。古者同寮有服乎。答曰。然。同寮有相友之義。賤賤亦不為同官。同濟若。聘皆說以。聞天太願。散宜生有言。迺同寮比德。以贊文武。及。疏叔。叔西人者。焉之。服。

札義

卷一

朋友之服古之達禮者行之也。

公父文伯。或至人有從以者。其毋怒而不笑。相之。諫之。其毋曰。孔子天下之賢人也。不用於魯。退而去。是子索宗之而不能隨。今或而內人從。或若二人焉。吾少於長者。薄於婦人。辱也。既而夫。子問之曰。季氏之婦尚賢哉。子路傲然對曰。夫子亦好人之。已乎。夫子亦而不笑。是不怒也。可也。爾子曰。然其子之不能隨。賢所以為尚賢者。我何有焉。其亦善此而已矣。

論出公使人問孔子曰。寡人之任臣無大小。一自觀察之。猶復失人何故。答曰。如君之言。則所以失之也。人既難知。非言問。

所及觀察所盡且人君之慮者多慮則意不精以不精之意察雖知之人宜其有失也君未之聞乎昔者舜臣克官才任士老一從之左右曰人君用士當自注耳目而取信於人無少不可乎克曰吾之舉舜已耳日之矣今舜所舉人吾又耳目之則則耳目人終無已已也吾苟付可付則已不勞而賢才不失矣

子貢問曰昔孫文子以衛侯哭之不衰知其將為亂不敢會其重器而行盡其諸戚而善晉大夫二十人或稱其知何如孔子曰人知其為知也吾未知其為知也子貢曰敢問何謂也子曰食其祿者必死其事孫子知衛君之將不君不忿伏以事而累

規去就尸利携貳非人臣也

規去就尸利携貳非人臣也臣而有不自臣之心明君所不錄也

孔子使宰子使於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因宰子以遺孔子焉宰子曰夫子無以此為也王曰何故對曰臣以其所思其行在觀之有以知其然王曰言之宰子對曰自臣侍從夫子以來竊見其言不離道動不違仁費義尚德清素好儉仕而有謀不以為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緣素不衣帛車駟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為夫子也若夫觀日之獲其窮究之深音夫子過之弗之視遇之弗之聽也故曰知

孔子使宰子使於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因宰子以遺孔子焉宰子曰夫子無以此為也王曰何故對曰臣以其所思其行在觀之有以知其然王曰言之宰子對曰自臣侍從夫子以來竊見其言不離道動不違仁費義尚德清素好儉仕而有謀不以為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緣素不衣帛車駟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為夫子也若夫觀日之獲其窮究之深音夫子過之弗之視遇之弗之聽也故曰知

夫子之無用此車也

夫子之無用此車也王曰然則夫子何欲而可對曰方今天下道德寢息其志欲興而行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夫子雖徒步以朝國猶為之何必遠辱若之重乎王曰乃公而淡知孔子之德也夫矣宰子歸以告孔子孔子曰二三子之言何如子貢對曰未盡夫子之德也夫子德高則配天則配海蓋乎之言行事之實也夫子曰夫言貴實使人信之實實何謂乎是賜之華不若子之實也

孔子遠齊齊景公讓登夫子降一等景公三辭然淡登既生曰夫子降德辱臨寡人寡人以為榮也而階階以遠自絕於寡人寡人未知所以為罪孔子答曰君惠顧外臣君之賜也然以匹夫故國君非所敢行也雖君私之其若義何

願譬由事親

願譬由事親子路最之讓譬以非罪就於義將厄子路請以金贖為人情許之既而二三子納金於子路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也子路曰義而贖之何取於我非義而何愛金而今不奪所辭凡人且猶不忍況二三子於由之所親乎請示如可贖今人百其身苟出金可以生人雖百倍古人以為多故二三子其欲由也成其義非汝之所知也

孔子讀詩及小雅喟然而歎曰吾於周南召南見所道之所以盛

也於舟舟見臣諸執志之不可易也。於淇澳見學之可以為累。子也。於考槃見遁世之士而不悶也。於木瓜見包且之禮行也。於緇衣見好賢之心至也。於鷓鴣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教也。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受食也。於蟋蟀見陶唐德之大也。於下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於七月見豳公之所造周也。於東山見周公之先公而後私也。於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為能也。於廣鳴見君臣之有節也。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於羔羊見善政之有應也。於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也。於蓼莪見孝子之思養也。於四月見孝子之恩祭也。於裳裳者華見古之賢者世保。

卷一

十三

其祿也。於采芣見古之明主所以教諸侯也。孔子盡息於室而鼓琴焉。闕子自外聞之。以告曾子曰。嚮也夫子之音。清微以和。滲入至道。余也。更為萬沉之教。曲則利欲之所為。發法則貪得之所為。施夫子何所感。而吾是乎。吾是乎。入而問焉。曾子曰。諾。二子入。闕夫子曰。然。女言是也。吾有之。向見猛方取鼠。欲其得之。故為之音也。女二人者。孰識諸曾子對曰。闕夫子曰。可與聽音矣。

刑論第四

仲子問古之刑教與今之刑教。孔子曰。古之刑者。今之刑繁其為。教古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者。今無禮以教。而齊之以刑。刑是以繁。書曰。伯夷降典。折民唯刑。謂先禮以教之。然後繼以刑折之也。夫無禮則民無耻。而正之以刑。故民苟免。孔子述術。衛將軍文子問曰。吾聞魯公父氏不能聽獄。信乎。孔子答曰。不知其不能也。夫公父氏之聽獄。有罪者懼。無罪者耻。文子曰。有罪者懼。是德之察。刑之當也。無罪者耻。何乎。孔子曰。齊之以禮。則民耻矣。刑以止刑。則民懼矣。文子曰。今齊之以刑。刑。

刑論

卷一

十四

第勝何禮之齊。孔子曰。以禮齊民。譬之於御。則齊也。以刑齊民。譬之於御。則轡也。執轡於此。而動於彼。御之良也。無轡而用策。則馬失道矣。文子曰。以御言之。左手執轡。右手運策。不亦速乎。若徒執無策。馬何懼哉。孔子曰。吾聞古之善御者。執轡如組。兩膝如舞。非策之助也。是以先王成於禮。而薄於刑。故民從命。今也廢禮而尚刑。故民彌暴。文子曰。吳越之俗。無禮而亦治。何也。孔子曰。夫吳越之俗。男女無別。同廁而浴。民輕相犯。故其刑重。而不勝由無禮也。中國之教。為外內以別。男女異器。服以殊。等類。故其民篤而法。其刑輕而勝。由有禮也。

孔子曰民之所以生者衣食也。上不教民，民匱其生，飢寒切於身，而不為非者寡矣。故古之於盜惡之，而不殺也。今不先其教而一殺之，是以罰行而善不反，刑張而罪不省。夫赤子知慕其父母，由害故也。况為政者奪其賢者，而與其不賢者以化民乎？知審此二者，則辟盜息。

書曰：法股罰有倫。子張問曰：何謂也？孔子曰：不失其理之謂也。今罪戾不同，德、國、君、異、法，折獄無倫，以意為限，是故知法之難也。子張曰：古之知法者與今之知法者異乎？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遠念之，知法者不失有罪，不失有罪，其於怨寡矣。能遠則於

獄其防微矣。寡怨近乎濫防，濫治乎本。書曰：維敬五刑，以成三德。言微濫所以為德也。

書曰：非從維。孔子曰：君子之於人也，有不語也。無不聽也。况聽訟乎？必盡其辭矣。夫聽訟者，或從其情，或從其辭，辭不可從，必斷以情。書曰：人有小罪，非書乃惟終自作不典，式惟有辟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為肯實。濫治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子問德微之術，孔子曰：其大法有三焉。治必以寬，寬之術歸於察，察之術歸於義，是故取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

卷一

十五

刑律

也。察而不中，義是私也。私則民怨，故善聽者雖不越辭，辭不越情，情不越義。書曰：上下比罰，無僭亂辭。

書曰：哀矜折獄。仲弓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古之聽訟者，察貧窮，寡孤獨，及鰥寡老弱，不肖勿無告者，雖得其情，必哀矜之。赦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若老而刑之，謂之悖，弱而刑之，謂之虐。不赦，過謂之逆，率過以小罪謂之挾。故宥過赦小罪，老弱不受刑，先王之道也。書曰：大辟疑赦。又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書曰：若保赤子。子張問曰：聽訟可以若此乎？孔子曰：可哉。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君

卷一

十六

必與衆共焉。今之聽訟者，不惡其意而惡其人，求所以殺，是夫古之道也。

孟氏之臣叛，武伯問孔子曰：如之何？答曰：臣人而叛，天下所不容也。其狀自反，子姑待之。三旬，果有歸。孟氏武伯將執之，訪於夫子。夫子曰：無也。子之於臣，體義不至，是以去。子今其有反罪，以反除，又何執焉？子修其以待之，則臣去。子將安得武伯，乃止。

此問第五

大子期居喟然而嘆。子思再拜請曰。意子係不修。將承祖乎。漢志舜之道。恨不反乎。夫子曰。爾禱于安。知吾志。子思對曰。仍於進。贈。張闢夫子之教。其父所薪。其子弗克。須。是謂不肖。似。爾思之。所以大怨而不解也。夫子忻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樂其克昌乎。

子思問於夫子曰。為人君者。莫不知任賢之遠也。而不能。用賢何。故子曰。非不欲也。所以官人任能者。由於不明也。其君以樂為。賢。故易。罰賢者。不居焉。

禮記

卷一

十七

子思問於夫子曰。何謂夫千之詔。正俗化民之政。莫若於禮樂也。管子任法以治。齊而天下稱仁焉。是法與禮樂異用。而同功也。何必。禮樂哉。子曰。克勤之功。自世不壞。仁義之成。遠也。管子任法。或則。法息。而家思也。君管仲之知。足以定法。討非。仲而。任法。終必。成矣。

子思問於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真偽。必審之矣。由乎。由乎。心之。精神。與。聖。推。數。究。理。不。以。認。周。其。所。察。察。人。難。請。趙。簡。子。使。聘。夫。子。子。將。毛。焉。及。河。聞。鳴。鳴。與。實。樂。之。見。發。也。與。而。旋。之。術。使。郭。遂。作。孫。曰。周。道。衰。微。禮。樂。廢。墜。此。為。亂。也。

將焉歸。周遊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珍寶莫結。春然顧之。憐然心悲。巾車命駕。將適唐都。黃河洋洋。飲飲之魚。臨津不濟。憐然心悲。傷子道窮。哀彼無辜。翔翔於俯。復於傷。隨古乃好。其樂只且。

哀公使以幣加衛。迎夫子。而卒不能當用也。故夫子作丘陵之歌。曰。登彼丘陵。臨流沔沔。其阪在道。在道。求之若遠。遠逝不復。自嬰也。嗚呼。然。思。題。彼。泰山。鬱鬱其高。皇雨。則。運。和。棘。充。落。臨。之。無。絲。將。伐。無。何。患。茲。蕙。延。惟。以。永。秋。湯。賢。游。漢。

禮記

卷一

十八

見問夫子曰。太公勤身苦志。八十而遇文王。孰與許由之賢。夫子曰。許由獨善其身者也。太公兼利天下者也。然今世無文王之君也。雖有太公。孰能。識。之。乃。歌。曰。大。道。將。兮。禮。為。茶。賢。人。賢。兮。將。待。時。天。下。如。一。致。何。之。

叔孫氏之車子曰。鉅商。無於野。而獲數焉。衆莫之識。以為不祥。之五火之。雖。有。告。夫。子。曰。廣。身。而。向。庸。其。天。之。賦。乎。夫。子。曰。今。何。在。吾。特。觀。焉。遂。往。謂。其。柳。高。柴。曰。君。求。之。言。其。必。辨。乎。視。之。果。信。言。便。問。曰。飛。者。宗。風。走。者。宗。麟。為。其。難。致。也。故。願。見。其。津。源。之。子。曰。天。子。布。德。將。救。太。平。則。麟。鳳。必。能。先。為。之。

不宗周將滅天下無主孰為求哉  
 遊泣口予之於人猶縛之於  
 也。於。出。而。成。吾。道。窮。矣。乃。歌。曰。唐。虞。世。分。雖。恩。遊。今。非。其。時。  
 何求麟兮麟兮我心哀

孔叢卷二

漢 蔡人孔 明著  
 明 寇陵鍾 匡訂



雜訓第六 子曰子上

子上雜訓請於子思子思曰先人有訓焉學必由聖所以致其  
 材也屬必由砥所以致其外也故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  
 於禮樂雜說不與焉又何謂子思謂子上曰白乎吾嘗有思  
 而莫之伴也於學則密焉吾嘗企有望而莫之見也登高則親  
 焉是故雖有本性而加之以學則無惑矣

孔叢

卷二

子思子思曰吾聞同轂者相好子之先君見子淹時則兄事之  
 而世謂子產仁愛稱夫子聖人是謂聖道事仁愛乎吾未諭其  
 人之孰先後也故質於子子思曰然子之問也昔季孫問子  
 亦若子之言也子游答曰以子產之仁愛譬夫子其猶浸水之  
 與齊而季康子曰子產也即人丈夫舍缺漏婦女舍珠填卷嬰  
 三月羊慧不作夫之之也吾未聞衆人之若是也矣故哉子  
 游曰夫浸水之所及也則生其所不及則成故民皆知焉膏雨  
 之所生也廣莫大焉民之愛賜也普矣莫識其由來者上德家  
 德足以無德季孫曰善縣子曰其然



孟子曰：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焉。禮數  
 子車甚崇，子上不願也。家退，子上請曰：白闕士無介，不見文舉  
 姓，不嫁孟武子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白也未諭，敢問。子思  
 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鄭，遇程子於途，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  
 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武子無儒子也，嘗稱  
 舜性與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况加敬乎？非爾所及也。  
 子思在魯，使以書如衛，問子上，子上北面再拜，受書伏讀。然後與  
 使者還，遂為復書，返中庭北面再拜，以授使者，使受書於闕。退  
 使者還，象問子思曰：吾子堂上南面，而立授臣書，事畢，送臣，子上

本義  
 卷二  
 二

中庭拜授臣書而不送，何也？子思曰：拜而不送，敬也。使而送之  
 實也。  
 齊人有同姓者，而弗弔者，人曰：在禮當弔，不克當弔，不弔，有司罰  
 之。如之何？子之無弔也。答曰：吾以其疎遠也。子思問之曰：無弔  
 之甚也。昔者季孫問於夫子曰：百世之宗，有絕通乎？子曰：生之  
 以姓，養無絕也。故同姓者，合族為一，雖國子之尊，不廢其親  
 所以崇愛也。是以繼之以食，序刻昭穆，萬世婚姻，不通忠篤之  
 道也。  
 魯穆公訪於子思曰：寡人不得嗣先君之業，二年矣，未知所以為

今名者且欲掩先君之惡，以揚先君之善，使談者有述焉，為之  
 亦可，而先生教之也。子思答曰：以彼所聞，舜禹之於其父，非勿  
 欲也。以為私情之細，不如公義之大，故弗敢私之。云耳。責以處  
 歸之教，又非彼所得言。公曰：思之，可以利民者，子思曰：願有  
 百姓之心，則莫如一切除非法之事也。毀不廢之室，以賜窮民  
 奪僮僮之棟，以賑困匱，無令人有悲怨，而後世有聞見，抑亦可  
 公曰：語。

卷二  
 三

子思曰：願聞為那。夫子曰：行夏之時，若夏殷周，異正為  
 非。子思曰：夏數得，天竟舜之所同也。殷周之王，征伐革命，以  
 應于天，因改正朔，皆云天時之改，耳故不相因也。夫受禪於人  
 者，則襲其統，受命於天者，則革之。所以神其事，如天道也。雖然  
 也，三統之義，夏得其正，是以夫子云。  
 穆公問於子思曰：立天子有常乎？答曰：有之。在周公之典，公曰：昔  
 文王舍造而立其次，微子舍孫而立其弟，是何法也？子思曰：殷  
 人前而尊其尊，故立弟，周人文而親其親，故立子，亦各其禮也。  
 文質不同，其禮則異。文王舍適立以權也，如曰：苟得行權，豈唯  
 聖人唯賢與愛立也？子思曰：聖人不可以權，故立制，無法，順之  
 為是，若必欲犯，何有於與？公曰：舍於立，聖舍惡立，賢何如？子思

曰唯聖立聖其文王乎。不及文王者則各賢其所愛不殊於處。何以服之。必不能審賢惡之分。請父兄羣臣卜於祠廟亦權之可也。

孟軻問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仁義而已。所以利之乎。子思曰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下義則樂為亂也。此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



告衛第七

子思居衛言奇變於衛君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君任軍旅事得此人則無敵於天下矣衛君曰吾知其材可將然樂也嘗為也賦於民而食人二鵝子以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猶大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何也如其所妨者細也卒成不替之器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郟棄于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者也衛君再拜曰謹受教矣

子思適齊齊君之嬖臣奚賈眉立乎側齊君指之而笑其言曰彼

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之賢眉於先生也子思曰非吾頭也所願者唯君修禮義富百姓而後得寄節於君之境內楚璜負之則其策多矣若無此賢眉亦復可病也昔堯身修十尺肩乃八彩寶璽身修八尺有奇而領無毛亦聖禹湯文武及周公勤思勞體或拆臂望視或先辭背使亦聖不以賢眉為貴也人之賢聖在德豈在貌乎且吾性無鬚眉而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由是言之似徒患德之不彰美也不病毛鬚之不茂也子思謂子上曰有可以為公之尊而富貴人眾不與焉者非惟志乎成其志者非惟無欲乎夫錦繡絲華衣服不過溫體三姓大

卒乃食。不過充腹。知以身取節者。則知足矣。苟知足。則不累其志矣。

曾子謂子思曰。昔者吾從夫子。巡守於諸侯。夫子未嘗失人臣之禮。而猶聖道不行。今吾親子有傲世主之心。無乃不容乎。子思曰。時移世異。人有宜也。當吾先君周制。雖毀君臣。固位上下相持。若一體然。夫欲行其道。不執禮以求之。則不能入也。今天下漸衰。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此乃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但於此時。不自高人。將下吾不自貴人。將賤吾。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故相。說乃各時也。

禮義

卷七

七

子思在齊。尹文子生子不類。怒而杖之。告子思曰。此非吾子也。吾妻始不嫁。吾將黜之。子思曰。若子之言。則克舜之妃。復可疑也。此二帝聖者之英。而丹朱商均不及。匹夫以是推之。豈可類乎。然其多者。有此父斯有此子。道之常也。若夫賢父之有愚子。此由天道自然。非子之妻之罪也。尹文子曰。先生止之。願無言文。器妻矣。

孟軻問子思曰。克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盡行之。滋滋焉。汲汲焉。如農之赴時。商之趨利。惡有不至者乎。

子思謂孟軻曰。自大而不修其所以大。不大矣。自異而不修其所以異。不異矣。故君子高其行。則人莫能侮也。遠其志。則人莫能及也。禮接於人。人不敢慢。辭交於人。人不敢侮。其唯高遠乎。

中禘問曰。殷人自契至湯。而周人自棄至武王。而王同禘之儀也。問人追王大王。王季。文王。而殷人獨否。何也。子思曰。文質之異也。周人之所追。大王。王季。文王。而殷人獨否。何也。子思曰。文質之代。崇邦。追王大王。王季。何也。子思曰。狄人攻大王。大王召耆老而問焉。曰。狄人何來。耆老曰。欲得穀粟財貨。大王曰。與之。與之至無。而狄人不止。大王又問耆老曰。狄人何欲。耆老曰。

禮義

卷七

七

欲土地。大王曰。與之。耆老曰。君不為社稷乎。大王曰。社稷所以為民也。不可以所為民者亡也。耆老曰。君能不為社稷。不為宗廟乎。大王曰。宗廟者。私也。不可以吾私害民。遂決策而去。過梁。小止乎岐下。徵民之未修。奔而從之者。三千乘。一止而成。三千乘之邑。此王道之端也。成王於是追而王之。王季其子也。承其業。廣其基焉。雖同追王。不亦可乎。

羊容問子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使二公治之。謂之二伯。周自后稷。封為王者。後子孫據國。至大王。王季。文王。世國世為諸侯矣。焉得為兩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

功九命作伯受圭贖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以諸君為伯猶周召之君為伯也。

子思年十六。達宋。宋大夫與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尚書虞夏數四篇。善也。下此以訖于秦。費。劫。充。舜之言耳。殊不如也。子思答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公克舜。不更時異處。其書同矣。樂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為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書之意。無復。深奧。訓詁。成義。古人所以為典。雅也。曰。昔。蘇。委。卷。亦有似君之言者。彼答之曰。道為知者。轉為非。此人道不傳矣。今君何以之。甚也。樂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

禮記

卷二

八

其徒曰。乘雖以宋為舊。然世有變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不待駕而投子思。子思既死。曰。文王困於羑里。作周易。視君。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

巡狩第八

子思遊齊。陳桓伯與登泰山而觀。見古天子巡狩之銘焉。陳子曰。我生獨不及帝王封禪之世。子思曰。子不欲爾。今周室卑微。諸侯無霸。假以齊之眾。連鄰國以輔文。武子孫之有德者。則齊桓晉文之事。不足言也。陳子曰。非不悅斯道。力不堪也。子聖人之後。各預有闕焉。故問者聖帝明王巡狩之禮。可得聞乎。子思曰。凡求聞者。為求行之也。今子有計。必不能行。欲聞何為。陳子曰。吾雖不敏。亦樂先王之道。於子何病。而不吾告也。子思乃告之曰。古者天子將巡狩。必先告於祖禰。命史告羣廟。及社稷。圻內

禮記

卷二

九

召山大川。告者七日而徧。親告用牲。史告用幣。申命冢宰。而後清道。而由。或以清廟之主。行載於齋車。每舍。必為。及所經。五穀四濟。皆有牲幣。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於上帝。望秩於山川。所過諸侯。各待於境。天子先問百年者。所安而親問之。然後親方岳之諸侯。有功德者。則祭幣賜服。以顯其勳。無功者。則削黜。恥退。以順陰。義命史采民詩。讀以觀其風。命市納價。察民之所好惡。以知其志。命典禮。正制度。均量衡。考衣服之等。協時月。日辰。入其疆。遺老失賢。括克在位。則君免。山川社稷。有不親祭。上荒民。進為無教。無教者。則君退。民淫。僭上為無法。無法者。則

召罪入其籍土地墾闢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君有慶遂南巡  
五月至於南嶽又西巡八月至於西嶽又北巡十有一月至於  
北嶽其禮皆如岱宗歸及舍於冰次三日齊親告於祖廟用特  
命有司告羣廟社稷及圻內名山大川而後入聽朝此古者明  
王巡狩之禮也陳子曰諸侯朝於天子盟會霸主則亦告宗廟  
山川乎子思曰告哉陳子曰王若巡狩不及曰京諸侯盟會不  
越鄰國則其禮同乎吳乎子思曰天子封圻千里公侯百里伯  
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虞夏股肱之常制也其或出此封者則其  
禮巡狩朝會無變其不越封境雖行如國陳子曰古之義也

卷二

十一

今而後知不學者遂遂為人

公儀甫

魯人有公儀甫者嘔節曠行樂道好告恬於榮利不事諸侯子思  
與之交穆公因子思欲以為相謂子思曰公儀子必執寡人矣  
分象闕而與之一子其言之子思對曰如君之言則公儀子食  
所以不至也昔者譏渴待賢納用其謀澍蔬食水飲飯亦頽在  
下風今彼以高官厚祿釣餌君子無信用之意公儀子之智若  
魚鳥可也然則彼將終身不歸乎君之廢矣且臣不佞又不  
任為君操竿下釣以蕩守節之士也

卷二

十一

子曰能懷之則寡人則色知其色以常宗子思曰仍誰能之義  
所不為也公曰何子思對曰彼寡人臣君將敗弗能扶而反之  
從臣制國弗能以其身成而逃之此罪誅之人也彼縱不能討  
而又要利以召姦非忘行也

穆公問子思曰吾聞龍圖氏子不其其行何如對曰臣聞朋友之  
為政尊賢以崇德來學以勸民則四方之內孰敢不化君大過  
行是細人所讖不治其本而問其過臣不知所以也公曰善  
穆公謂子思曰子之書所記夫子之言或者以為子之辭子思曰  
臣所記臣祖之言或親聞之者有聞之於人者雖非正其辭然

胡身約謂子思曰子好大世莫能容于也

雖不失其意焉且君之所疑者何公曰於事無非子思曰無非所以得臣祖之意也孰如君言以為臣之辭臣之辭無非則亦所宜貴矣事既不然而又何疑焉  
穆公謂子思曰縣子言子之為善不致人譽已信乎子思對曰非臣之情也臣之修善欲人知之知之而譽臣是臣之為善有勸也此所願而不可得者也若臣之修善而人莫知莫知則必毀臣是臣之為善而受毀也此臣所不願而不可避者也若夫賜善為善滋以主夜半而曰不教人之知恐人之譽已臣以明斯人也者非虛則愚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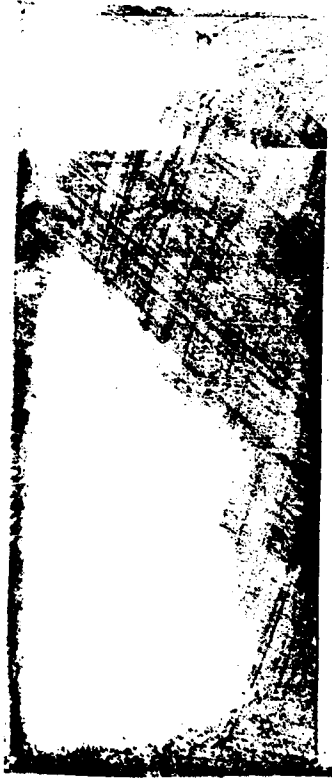
九章 卷二

胡身約謂子思曰子好大世莫能容于也蓋亦隨時乎子思曰大非所病所病不大也凡所以求容於世為行道設道以求容容何行焉大不見容命也毀大而求容罪也吾弗改矣  
子思安貧其友有饋之粟者受一車焉或獻樽酒束修子思弗為當也或曰子思人粟而辭吾酒脯是辭也而取多也於義則無召於分則不全而子行之何也子思曰然彼不幸而貧於財至乃爾天將恐絕先人之祀夫以受粟為周之也酒脯則所以飲妻也方之於食而乃飲宴非義也吾豈以為分哉度義而行也或者搢其酒脯以歸

九章 卷三

穆公問子思曰吾國可興乎子思曰可公曰為之奈何對曰苟君與大夫慕周公約會之治行其政化開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恩百姓修禮鄰國其興也勃矣  
子思曰吾之富貴甚易而由不能夫不取於人謂之富不辱於人謂之貴不取不辱其於富貴庶矣哉

十三



抗志第十

曾申謂子思曰。屈已以伸道乎。抗志以貧賤乎。子思曰。道伸吾辱。願也。今天下王侯其孰能哉。與屈已以富貴。不若抗志以貧賤。屈已則制於人。抗志則不愧於道。

子思告衛。衛人釣於河。得鱉魚焉。其大盈車。子思問之曰。鱉魚魚之難得者也。子果何得之。對曰。吾始下釣。垂一鮒之餌。鱉過而弗視也。更以豚之半。鮒則吞之矣。子思喟然曰。鱉雖得食。以次。師士雖懷道。貪以次。祿矣。

子思居衛。魯平公卒。縣子使乎衛。聞喪而服。謂子思曰。子雖未臣。

十四

魯父母之國也。先君宗廟在焉。奈何不服。子思曰。吾豈愛乎。禮不得也。縣子曰。請問之。答曰。臣而去國。君不擇其宗廟則為之。服。寄公寓乎吳國。而為國服。吾既無列於魯。而祭在衛。吾何服哉。是寄臣而服。所寄之君。則舊君無服。明不二君之義也。縣子曰。善哉。吾未之思也。

衛君言計是非。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親所為。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公丘懿子曰。何乃若是。子思曰。人主自滅則衆謀不進。事見而滅之。猶却衆謀。况和非以長乎。夫不察其是。非而悅人之讚已。聞其甚焉。不度理之所存。而阿地求容。詰莫甚焉。君聞臣詰。以居百姓之上。民弗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

子思謂衛君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曰。何故對曰。有由然焉。君出言皆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皆自以為是。而士庶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移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故使如此。如此則善安從生。評曰。且曰。予聖。誰知鳥之雌雄。抑亦似衛之君臣乎。

衛君問子思曰。寡人之政何如。答曰。無非。君曰。寡人不知其不肖。亦望其如此也。子思曰。希音容媚。則君親之。中正邪非。則君疏之。夫能使人富貴貧賤者。君也。在朝之士。孰肯舍所以見親。而

卷二

十五

十五

取其所以見誅者乎。是故競求射者之心。而莫敢有非君之非者。此臣所謂無非也。公曰。然乎。窮人之過也。今知改矣。答曰。君弗能焉。口順而心不擇者。臨其事必危。君雖身命。臣未敢受也。司徒文子改能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毋改。能既盡而除。不忍無服。遂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而加麻。文子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薨。則其服何服。答曰。三年之喪。未薨。服不變。除何有焉。期大功之喪。服其所除之服。似葬。既葬。而除之。其虞也。吉服以行事也。

公叔木謂申祥曰。吾於子思親而敬之。子思亦吾祭也。申祥以

曰人求親敬於子子何辱焉子思答曰義也申祥曰請聞之答曰公叔氏之子愛人之同已慢而不知賢夫其親敬非心見焉所可親敬也以人口而親敬吾則亦以人口而深慢焉矣申祥曰其不知賢奈何答曰有龍驄者徒好飾矣辭說觀於主者相人肩膊以為之意天下之淺人也而公叔子交之橋子良修實而不修名為善不為人之知且不擅不發如大鐘然天下之深人也而公叔子與之同邑而弗能知此其所以為愛同己而不知賢也

子思自齊反衛衛君鉅而問曰先生魯國之士然不以衛之偏小

卷二

十七

十七

猶去王趾而慰存之植有賜於寡人也子思曰臣竊旅於此而辱君之威等臨華門其榮多矣微報君以財幣則君之府藏已盈而後又會微報君以善言恐未合君志而徒言不聽也願未有可以報君者惟進賢爾衛君曰賢爾寡人之所願也子思曰未審君之願將何以為君自必用以治政子思曰君非能也君曰何故答曰衛國非無賢才之士而君未有善政是賢才不見用故也君曰雖然願聞先生所以為賢者答曰君將以名取士耶以實取士耶君曰必以實子思曰衛之東境有李苾者賢而有實者也君曰其父祖何也答曰世農夫也衛君乃明盛大

笑曰寡人不好農農夫之子無所用之且世臣之子未悉官之賢才而謂其祖者李音父祖雖善農則音亦未必與之同也君言世臣之子未悉官之則臣所謂有賢才而不見用果信矣臣之問君因疑君之取士不以實也今君不問李音之所以為賢才而問其世農夫因笑而不愛則君取士果信名而不由實者也衛君屈而無辭

衛君曰夫道大而難明非吾所能也今欲學術何如子思曰君無然也體道者遠而不窮任術者勞而無功古之篤道君子生不

卷二

十七

十七

足必喜之利何足以動之故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怒之故明於生之分通於利害之變雖以天下易其腫毛無所棄於志矣是以與聖人皆使窮士忘其貧賤使王公簡其富貴君無然也衛君曰善

齊王謂子思曰今天下擾擾諸侯無伯吾國大人象圖帝何如子思曰不可也君不能去君貪利之心王曰何如子思曰夫水之性清而土壞汨之入之性安而嗜欲亂之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為者也達此則其利心外矣

衛將軍文子之內子歿復者曰臯嬭女復子思聞之曰此女氏之



宗非兵氏之名也。婦人於夫氏必性氏。稱禮也。

齊子陽謂子思曰。吾念宗周將滅。泣涕不可禁也。子思曰。然亦  
子之善意也。夫能以智知可知。而不能以智知未可知。危之道  
也。今以一人之身。憂世之不治。而泣涕不禁。是愛河水之濁。而  
以泣清之也。其為無益莫大焉。故微子去殷。紀季入齊。在知時  
也。惟能不憂世之亂。而患身之不治者。可與言道矣。

齊王戮其臣不辜。謂子思曰。吾知其不辜。而遠觸吾忿。故戮之。以  
為不足傷義也。子思曰。文王葬枯骨。而天下知仁。商紂斬朝涉。  
而天下爾暴。夫義者不必徇利。天下也。暴者不必盡虐。海內也。

卷二

卷二

十八

以其所施而觀其意。民乃去就焉。今君用心之念。遷我。不辜。以  
為無傷於義。此非臣之所敢知也。王曰。寡人實過。乃今聞命。請  
改之。

漸公子交見於子思曰。先生聖人之後。執消高之操。天下之君子  
莫不服先生之大名也。交雖不敏。竊慕下風。願師先生之行。幸  
願臨之。子思曰。公子不宜也。夫清高之節。不以私自累。不以利  
傾意。擇天下之至道。行天下之正路。今公子始康叔之緒。處  
成之世。當務收其維。保其疆土。非所以明滅否。立建檢。修匹夫  
之行之時也。

衛公子伋簡馬。乘於子思曰。交不敢以此求先生之歡。而辱先  
生之潔也。先生以降於鄒土。益為賓主之饋。子思曰。彼齊命  
以來。喪身以服衛之衣。置腹以食衛之粟矣。又且朝夕受酒脯  
及祭掃之賜。衣食已優。氣數已完。以無行志。求救當車馬之賜。  
禮雖有爵。賜人。不踰父兄。今車馬。公子之戚。則有失禮之備。  
焉。若何。公子曰。交之言於君。君答曰。不可。為人子者。三對不及  
車馬。公子曰。我米之闕也。謹受教。

齊公伋相子思。子思不顧。將去。魯君曰。天下之王。亦猶寡人也。  
若將安之。子思答曰。蓋聞君子猶鳥也。疑之則集。今君既集矣。  
又已。已。限。天下之。君。臣。竊。為。言。之。過。也。

卷二

卷二

十九

齊王謂子思曰。先生名高於海內。此言則天下之士。莫不屬耳目。  
今寡人欲相果起也。各少傾先談說之。子思曰。天下之士  
所以屬耳目者。欲彼之言。是非當也。今君使彼思說於起。則起  
下之士。必改耳目矣。耳目既改。又無益於起。是起也。故不  
收。命。齊。君。曰。起之不賢。何也。子思曰。君豈非。以。乎。厚。於。財。  
物。必。薄。於。德。自然之道也。今起以貪成富。開於。而。無。故。施。  
之。意。以。好。色。開。於。齊。國。而。無。勇。夫。之。別。焉。有一於此。猶受其。然。  
而起二之。能無累乎。王曰。寡人之言。曾過。願先生改焉。

子思見老萊子。老萊子問穆公將相子思。老萊子曰。若行事將  
何以為乎。子思曰。願吾性情以道輔之。無火亡焉。老萊子曰。不  
可。順子之性也。子性剛而傲不肖。又且無所友。亡焉。非人且也。  
子思曰。不肖故人之所傲也。夫事君道行。言忠則何所友。道  
不行。言不聽。則亦不能事君。所則無友亡也。老萊子曰。子不見  
夫齒乎。齒堅則卒盡相磨。舌柔順終以不弊。子思曰。吾不能為  
舌。故不能事君。

二下

公孫龍第十一 孔穿字子高

漢 梁人孔 訓著  
明 克陵 經 世評

公孫龍者。平原君之客也。好辯。名以白馬為非白馬。或謂子高曰。  
此人小辨而毀大道。子高曰。蓋往正諸。子高曰。大道之悖。天下之校。  
枉也。吾何病焉。或曰。雖然。子為天下故枉也。子高遂抱典。觀會  
平原君家。謂之曰。僕嘗象。逸開下風。而高先生之行也。願者。其  
之日。又矣。然所不取於先生者。獨不取先生以白馬為非白馬。

爾誠去非白馬之學。則穿請為弟子。公孫龍曰。先生之言。非  
龍之學。正以白馬非白馬者也。今使龍去之。則龍無以教矣。余  
龍為無以教。而乃學於龍。不亦悖乎。且夫學於龍者。以智終。終  
不遠也。今教龍去白馬。非白馬是先教也。而後師之。不可也。蓋  
生之所教龍者。似齊王之問尹文也。齊王曰。寡人甚好士。而齊  
國無士。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君則忠。事親則孝。妻妾則信。處  
鄉則順。有此四行者。可謂士乎。王曰。善。是其吾所謂士者也。尹  
文曰。王得此人。肯以為臣乎。王曰。所願不可得也。尹文曰。使樂  
人於廣庭大教之中。見侮而不欺。聞王將以為臣乎。王曰。夫士

也。見侮而不閉是辱，則寡人不以為臣矣。尹文曰：雖見侮而不閉，是未夫所以為士也。然而王不以為臣，則鄉所謂士者，乃非士乎？夫王之令殺人者，或傷人者，刑民有畏王令，故見侮終不敢閉，是全王之法也。而王不以為臣，是罰之也。且王以不敢閉為辱，必以敢閉為榮，是王之所賞，吏之所罰也。上之所是，法之所非也。賞罰是非，相與曲膠，雖十百里，固所不能治也。齊王無以應，且白馬非白馬者，乃子先君仲尼之所取也。罷閉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間，反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也。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

本義

卷三

二

曰：楚王仁義而未遠，亦曰人得之而已矣。何必楚乎？若是者，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也。夫是仲尼之異楚人於所謂人，而非龍之異白馬於謂馬也。先生好儒術而非仲尼之所取也，欲舉而使龍去，所以教雖有龍之智，固不能當前也。子高莫之慮，而告人曰：言非而博巧，而不理此固無所不答也。異日平原君會衆賓而延子高，平原君曰：先人聖人之後，也不遠乎？里乘願臨之，欲去夫公孫子白馬之學，今是非未分，而先生翻然改高，逆可乎？子高曰：理之至精者，則自明之，豈任穿之選哉？平原君曰：至精之說，可得聞乎？答曰：其說皆取之經傳，不敢以意春談。

記六鷓過飛觀之則六祭之則鷓鷃猶馬也。六獨白也。觀之得見其白，察之則知其馬色以各別，內由外顯，謂之白馬，名實當矣。若以絲麻公之，女工為緇素，青黃色各雜殊，其質則一，是以詩有素絲，不曰絲，素禮有緇布，不曰布，緇，牛玄武，此類甚衆。先舉其色，後名其實，萬物之所同，聖賢之所常也。君子之謂貴當物理，不貴條辭，若尹文之折齊王之言，言與其法，辯故也。穿之所說於公孫子，高其智，悅其行也。夫白馬之說，智行固存，是則穿未失其所師者也。稱此云云，設其理矣，是楚正之言，楚人必考楚人得之，先君夫子探其本意，欲以示廣其實，秩之故曰

本義

卷三

三

不如亦曰人得之而已也。是則異楚王之所謂楚，非異楚玉姓，所謂人也。以此為喻，乃相擊切矣。凡言人者，皆謂人也。亦猶馬者，提謂馬也。楚自國也，白自色也。欲廣其人，宜在去楚，欲正其色，不宜去白。沈察此理，則公孫之辨破矣。平原君曰：先生言於理善矣。因顧謂衆賓曰：公孫子能答此乎？燕客史由對曰：辭則有焉，理則否矣。公孫龍又與子高記論於平原君，所辨理至於臧三耳，公孫龍言臧之三耳，甚辨，子高弗應，俄而辭出，明日復見平原君，曰：唯昔公孫之言信辨也，先生實以為何如？答曰：然則能臧三耳矣。

雖然實難。僕願得又問於君。今為城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之  
而耳。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足者乎。亦從難而非者  
乎。平原君弗能應。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辨事也。  
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辭勝於理。終必受汕。

李實言。謂良於平原君欲仕之。平原君以問于高。高曰。不識也。  
平原君曰。良常得見於先生矣。故敢問。于高曰。世人多自稱上  
用我。則國無患。美用智。莫若觀其身。其身且獨不身於志。國用  
之。亦烏得無患乎。平原君曰。良之有患。時不明也。居家理治。可  
移於官。良能種貨。故欲仕之。于高曰。未可知也。今有人於此。

修計明而身者。志不存也。身不修。會計闇。而富者非。然則  
之也。

高第第十二

于高衣長。裾長。袂袖方。展。愈。嬰。見平原君。君曰。吾子亦儒服乎。  
高曰。此市衣之服。非儒服也。儒服非一也。平原君曰。請吾子  
之答曰。夫儒者。居位行道。則有衮冕之服。統帥師旅。則有介冑  
之服。從容徒步。則有芻穿之服。故曰非一也。平原君曰。儒之為  
名。何取。爾于高曰。取包衆美。兼六藝。動靜不失。中道。

于高遊趙。平原君客有鄒文季。節者。與于高相善。及將還。無諸。故  
人訣。既畢。文節送行。三宿臨別。文節深涕交頤。于高從。抗手而  
已。分皆無。既其徒。問曰。先生與彼三子。善。彼有繼繼之心。未

卷三

後會何期。悽愴流涕。而先生厲教高。擇此無乃非親親之謂乎。  
于高曰。始焉謂此二子。丈夫耳。乃今知其婦人也。人生則有四  
方之志。豈無承也。哉。而常聚乎。其徒曰。若此二子之泣。非仰答  
曰。斯二子良人也。有不忍之心。若於取。斷必不足矣。其徒曰。凡  
泣者。一無取乎。于高曰。有二焉。大姦之人。以泣自信。婦人。慙夫  
以泣著愛。

平原君與于高飲。于高酒曰。昔有遺詩。老舜千鐘。孔子百飯。于  
路。嚙嚙尚飲十榼。古之聖賢。無不能飲也。吾子何辭。于高曰。  
以穿所開。賢聖以道。德薰人。未聞以飲。食也。平原君曰。即如先

生所言則此言何生子高曰止於嗜酒者蓋其勸厲與賊之說非實然也平原君欣然曰吾不戲子無可開此雅言也

平原君問子高曰吾聞子之先君視見衛夫人南子又云南遊遇乎阿谷而交辭於漂女信有之乎答曰士之相信聞流言而不信者何哉以其所已行之事占之也昔先君在衛衛君開軍旅焉而而不告聞不已攝駕而去衛君請見猶不能終何夫人之能觀乎古者大德夫人與焉於時禮儀雖廢猶有行之者意衛君夫人與夫子則夫子亦弗獲已矣若夫阿谷之言起於近世治是假其類以行其心者之為也

補遺 卷之三

子高適衛會秦兵將至信陵君懼遣子高之館而問祈勝之禮焉子高曰命勇謀之將以禦敵堯使之迎於敵所逆來之方為禮祈克於五帝衣服隨其方色執事人數從其方之數性則用其方之性祝史告於社稷宗廟邦國之內各山大川君親素服饗粟於太廟曰某人不道侵犯大國二三子尚皆同心比力攻守時帥稽首再拜受命既誓將帥勒士卒陳於廟之右君立太廟之庭祝史立於社百官各警其事御於君以待命乃大鼓於廟門詔將帥命卒習射三發擊刺三行告朔用兵於汝也兵備効乃鼓而出以即敵此諸侯應敵之禮也信陵君曰敬受教

陵君問子高曰古者軍旅賞人必於祖戮人必於社其義何也答曰賞功於祖告分之均示不敢專也戮罪於社告中於土示聽之責也

陳延性多穢嘗每得酒食必先撥指之然後乃食子高告之曰子無然也似有態者昔君子之於酒食有奉嘗之義無指放之道假其可食其上下如操假令不潔其下滋其陳延曰吾知其無益意欲如此子高曰意不可容也夫木之性以榮枯自宜可以人而不如木乎子不見夫鷄耶然殺如陵蹠而啄之若鯁子之意則與雞豈有異乎陳延跪曰吾今而後知過矣請終改之

子高任司馬又為將於齊與燕戰而敗齊君曰以子賢明故僅子也答曰君知穿孰若周公齊君曰周公聖人而子賢者弗知也子高曰然臣固弗如周公也以臣之知又孰若周公之知其弟齊君曰兄弟害於他人子高曰君之言是也夫以周公之聖兄弟相知之密而近失於管蔡朋人難知也臣與又相見觀其材志察其所履齊國之士弗能過也書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穿何漸焉且曹子為魯三與齊戰三敗失地然凌以勇敢之節奮三尺之劍墨桓公管仲於盟壇卒收其所喪夫君子之取如日月之無人不各有能又庸可棄於今燕以詐破人是又不能於詐

也。臣之稱人，稱其武勇才藝，不稱其詐也。又雖敗，臣固不欠其  
所稱焉。齊君屈辭而不然，司馬又

卷五

八

齊之國之奸齊  
之七或成

不  
計

劉魏王第十三

魏王問人主所以為患，子高對曰：建大臣而不與謀，譬倖者言用  
則知士以諫自疑，譬臣以過傲幸者，內則射合主心，外則與士  
之非此，最人主之大患也。

子高謂魏王曰：臣入魏國，見君之二計臣焉。張叔謀有餘，范厥智  
不逮，然其功一也。王曰：叔也有餘，威也不逮，何同乎？答曰：駕驥  
同轅，伯樂為之嗟，玉石相雜，和氏為之嘆，息故賢惡共貫，則  
能士匿謀，真偽相錯，則正士結舌。叔雖有餘，猶威不逮也。

魏王問何如可謂大臣，子高答曰：大臣則必取衆人之選，能犯顏

孔叢

卷五

九

諫爭，公正無私者，計陳事，成主裁，其實事敗，臣執其咎，主任之  
而無疑，臣當之而弗避，君總其美，臣行其義，然則君不猜於臣，  
臣不隱於君，致動無過計，衆無敗事，是以臣主並各有得也。

信陵君問曰：古之善為國者，至於無訟，其道何由？答曰：由乎政善也。  
上下勸德而無私，德無不化，俗無不移，衆之所譽，政之所是也。  
象之所效，政之所非也。遷譽是非與政相應，所以無訟也。

齊王行車裂之刑，羣臣詐之弗聽。子高見於齊王曰：開君行車裂  
之刑，無道之刑也。而君行之，臣竊以為下吏之過也。王曰：寡人  
以民多犯法，為法之輕也。子高曰：然，毋誠君之盛意也。夫人舍

五常之性有喜怒哀樂。喜怒哀樂無過其節。過則毀於義。民多犯法。以法重無所措手足也。今天下悠悠。士無定處。有德則往。無德則去。欲規霸王之業。與眾大國為難。而行酷刑。以懼遠近。國內之民將叛。四方之士不至。此乃亡國之道。君之下吏不具以聞。徒恐逆主意。以為憂。不慮不諫之危亡。其所於者。不亦大者。大故曰下吏之過也。臣觀之又非徒不諫而已也。心知此事之為不可。將有非議。在凌則曰。君忿實然。我諫諱必有。遂比干之禍。是為虛自居於忠正之地。而開推君主使同於。紂也。且夫為人臣。見主非而不爭。以陷主於危亡。罪之大者。也。

孔叢

卷三

十

人主疾臣之禍已而惡之。賢臣以箕子比于之。感之。大者也。齊王曰。謹聞命。遂除車裂之法焉。

子高見齊王。齊王問。誰可臨淄。稱管仲焉。王曰。穉容。既而民不敢答。曰。夫見政在德。且臣所稱。稱其材也。君王聞。晏子。趙文子。乎。晏子長不過三尺。而貌惡。齊國上下莫不宗焉。趙文子其身如不勝衣。其言如不出口。非但體陋。且氣入。然其相晉國。晉國以。諸侯。衣服皆有德故也。以穉。驅形方之。二子。猶。昔臣。當行臨淄市。見屠商焉。身修八尺。鬚。如。面正。軒白。市之男女。未有敬之者。無德故也。王曰。是所謂。龍。始者也。

如先生之言。於是乃以管仲為臨淄宰。

陳士毅第十四 子武後名斌字

王遣使者奉黃金束帛聘子順為相。子順謂使者曰：若王條結  
用吾道，吾適固為治世也。雖亂，食飲水者猶為之。若徒欲制服  
吾身，委以重祿，吾猶一夫耳。則魏王不少於一夫子度魏王之  
心以告我，使者曰：魏國狹小，於聖賢寡。君久聞下風，願委國  
先生，親受教訓，如肯降節，豈惟魏國君位是賴，其亦法履之神  
祇實永受慶。於是乃之魏。魏王郊迎，謂子順曰：寡人不自嗣先  
君之業，先生聖人之後，道德懿邵，幸見顧臨，願圖國政。對曰：臣  
羈旅之臣，慕君高義，是以底此。君辱既而問以政事，敢不敬受。

卷三

卷三

十二

君之明命

魏王朝羣臣，問理國之可先。李文對曰：唯在知人。王未之應。子順  
進曰：知人則哲，若竟所病，故曰：在朝，雖任無功，夫豈樂然哉。  
人難知，故也。今文之對，不稱君之所能行，而乃欲強君君之  
取人所難，此不可行之說也。王曰：先生言之對，可當今所急，在  
依仁尚義，崇德隆禮，以接隣國而已。昔舜命象、胤、華、昆、捷、護、德  
諸之致也。苟為人臣，皆有推賢之心，主雖不知人，則臣位必當  
若皆以知人為務，則人主宜未過克。且其日所不見者，亦必漏  
矣。王曰：善矣。

秦王符兩戎利刀以之割玉如割木焉以示東方諸侯魏王問子

順曰：古亦有之乎？對曰：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龍犀之劍，長  
浣之布，其劍長尺有咫，鍊鋼赤劍用之，切玉如泥焉。是則古亦  
有焉。王曰：火說之布若何？對曰：周書米芘布，芘必殺諸火，布則  
火逆始乃灰色，出火振之，焰然疑乎雲。王曰：今何以獨無對  
曰：秦貪而多求，求欲無從，故所戎閉而不致。此亦秦所絕之  
也。然則人而貪欲，乃異物所以不致，不可不慎也。

魏王曰：吾聞道士登華山，則長生不滅，意亦願之。對曰：若無是道，  
非所願也。王曰：吾聞信之，對曰：未審君之所聞，觀之，於不火

卷三

十三

卷三

者耶。聞之於傳聞者，耶。君聞之於傳聞者，安也。若聞之於不傳  
者，今安在在者。君學之勿疑，不在者君勿學勿疑。  
李由之毋少寡，與李音竊相好而生由，由有才藝，仕於魏，王甚愛  
之。或曰：李由毋憂，不知其父，不足貴也。王以告由，且曰：吾不  
此賤子也。雖然，古之聖賢，亦有似子者乎？李將舉以折從子者。  
李由對曰：今人不通於遠，在臣欲言誰耳。且孔子少孤，則亦不  
知其父者也。孔子毋憂，殯於五父之衢，人見之，皆以為孤，葬門  
鄰。果父之毋，得合葬於防，此則聖人與臣同者也。王笑曰：善。子  
順聞之，問魏王曰：李由安得斯言？王曰：假以自顯，無傷也。對曰：



塵造滿言以証聖人非無傷也且夫明主之於臣唯德所存  
以小疵妨大行也昔閻子文生於滏而不害其為令尹今李由  
可則寵之何患於人之言而使橫生不然之說若欺有知則有  
知不受若欺死人則比人無知必亦問臣則臣亦不為君之  
誣相以顯由也如此君臣更知由惡此必聚矣所謂求白擊而  
益其垢猶抱石以救溺愈不濟矣

魏王使相國修好隣國遂連和於趙趙王既賓之而燕問于順曰  
今寡人欲求比狄不知其所以然答曰誘之以其所制而與之  
通市則自至矣王曰寡人欲因而弱之若與交市分我國貨

亂義 卷三 十四

於成狄是疆之也可乎答曰夫與之市者將以我無用之貨取  
其有用之物是故所以弱之也術也王曰何謂我之無用彼之  
有用答曰衣服之物則有珠玉五綵飲食之物則有酒醪五熟  
此即我之所存而彼之所利者也夷狄之貨唯牛馬狗彘弓矢  
之器是其所貴而輕以與人者也以吾所有易彼所健如斯者  
已則夷狄之用將繁於衣食矣始可舉換而驅之豈徒勝之望  
已乎趙王曰敬受教

枚屠問于順曰巨置於財聞倚賴善殖貨使學之然先生同國也  
當知其術願以告我答曰然知之倚賴泰之壽士也辨則漢能

乘則常寒開陶朱公富從而問術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  
畜五牯於是乃遠西河大畜牛羊於倚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滋  
息不可計贊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與富於倚氏故曰倚賴且夫  
為富者非惟一術今子徒問倚賴何也答曰亦將問之於先  
生也答曰吾貧而子問以富術縱有其術是不可用之術也昔  
人有言能得長生者道士門而欲學之此能言者或矣道士高  
福而恨夫所欲學學不效也其人已灰而猶恨之是不知所以  
為學也今子欲求殖貨而問術於我我且自貧安能教子以百  
乎子之此問有似道士之學不效者也

亂義 卷三 十五

東門問空腹而好自賢欲自親於子順子順不下或曰夫君子之  
交於世士亦取其一節而已東門子疎達亮亮大夫去也求為  
先生役而先生無意接之斯者無乃非周公之交人乎子順曰  
此吾所以行周公之行也夫東門子水質頑樸有似蓬莖然內  
懷宏願端黜非大丈夫之節也若其瘦穢稱膚而目矚質美  
於人聖人論士不以為貴者無益於德故也然東門子中不應  
外侮懷世士即所謂愚人而謂人為愚者也持其塵狀以不德  
於人此乃周公之所罪何交之有

官他見子順曰他因貧賤將欲自託富貴之門庶免辱乎子順曰

夫富而可以託貧。其而可以寄賤者。天下寡矣。非信義君子。則  
誠窮達則不可。今子所欲托者。誰也。官他曰。將遠趙公子。子順  
曰。非其人矣。雖好養士。自奉而已。終弗能稱也。官他曰。將遠燕  
相國。子順曰。彼徒兄弟。甥舅各濟其私。無求賢之志。不足歸也。  
官他曰。將遠齊田氏。子順曰。齊大國也。其士大夫皆有自多之  
心。不能容子也。他曰。然則何向而可。子順曰。吾勿識也。官他曰。  
唯先生知人。願告所擇。將往庇焉。子順曰。濟子之欲。則宜吾邱  
成子者也。昔邱成子自魯聘晉。過乎衛。右宰穀丘止而觴之。陳  
樂而不作。送以寶璧。及過而不辭。其僕曰。日者右宰之觴吾子

卷三 十六

甚歡也。今過而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飲也。陳樂  
而不作。告我衷也。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此觀之。衛其有亂  
乎。昔衛三十里。聞齊善作難。右宰友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天  
命於君。乃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居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  
反其饋。夫子聞之。曰。智可與。微謀仁可與。託孤廉可以寄財者。  
其邱成子之謂乎。今子求若人之比。庇焉可也。官他曰。循先生  
之言。舍先生將安之。請從執事。子順辭不得已。乃言之。魏王而  
斗諸朝。

子順相魏。改慶寬之官。以事賢才。奔無任之深。以賜有功。皆夜職。

秩者不悅。乃造謗言。文忠以告。且曰。夫不審前政而有成。孰  
毀之而起。勸哉。子順曰。民不可與慮始。久矣。古之善為政者。其  
初不能無謗。子產相鄭三年。而後謗止。吾先君之相魯三月。而  
後謗止。今吾為政日漸。雖不能及。聖賢庸知謗止。獨無謗乎。文  
忠曰。子產之功。當亦聞之。未識先君之謗何也。子順曰。先君初  
相魯。魯人謗誦曰。靡裘而帶。段之熱。庚之慶。裘後之無郵。及  
三年政成。化既行。民又作謗曰。衣帶甫寬。獲我所。章甫家衣。  
思我無私。文忠喜曰。乃知先生亦不異乎聖賢矣。

魏王謂子順曰。吾欲致天下之士。奈何。子順對曰。昔周穆王問祭

公謀父曰。吾欲得天下賢。對曰。去其常主之色。則賢子得賢。  
才矣。今臣亦請君去其尊貴之色而已。王曰。吾欲得無欲之士。  
為臣何知。子順曰。人之可使。以有欲也。故欲多者。其所得用。亦  
多。欲少者。其所得用。亦少。夫或齊無欲。雖文武不能制。君安得  
而使之。

論韓第十五

魏王問相國曰。今秦負強。以無道陵天下。天下莫不患。家人欲割國之半。以親諸侯。求從事於秦。可乎。子順對曰。以臣觀之。殆無益也。今天下諸侯畏秦之日久矣。數被其毒。無欲復之之心。無所計委國於遊說之士。遊說之士。挾秦以為資。賣其國以收利。又子順從。曾不能制如君之謀。未獲其利。而貳為名。遠足以連秦之首。誅則無以得之。不如守常。以須其變也。王曰。秦其逐有天下乎。對曰。必然焉。雖然。取不以道。得不以道。自古以來。未有能終之者。五國西誅秦。子順會之。秦未入境。而還諸侯。

充策

卷三

十九

兵於成臯。子順謂市丘子曰。此師楚為之主。今兵罷而不散。有異意。君其備之。市丘子曰。先王幸而教之。願以國寄先生。子順許諾。遂見楚王曰。王約五國而西伐秦。事既不集。又失師於市丘。功者或以君欲攻市丘。以償兵費。天下之士且以是輕君而重秦。又且不畏君之為矣。王可不卜交乎。楚王曰。奈何。子順曰。王出令使五國勿攻市丘。五國重王。則聽王之令矣。不重王。則且天王之令而攻市丘。以此卜五國交王之輕重。必明矣。楚王敬諾。而五國散。趙間魏將以末親於秦。子順謂趙王曰。此君之下吏計過也。比自

之魚。所以不見得於人。子以偶視而俱走也。今秦有燕吞天下之志。日夜伺間。不怠於則息也。趙魏與之鄰接。而強弱不敵。秦所以不敢圖并趙魏者。徒以二國併目周旋者也。今無故自離以資強秦。天下謀無過此者。故臣曰。君之下吏計過也。夫連韓不能上捷。亦猶二國構難。不能自免於秦也。願王熟慮之。趙王曰。敬受教。

韓與魏有隙。子順謂韓王曰。昭釐孫。一世之明君也。中不害。一也。之貽相也。韓與魏。故謀之國。而釐孫執事。見梁君者。非許平而惡尊。慮過而計失也。與魏故為隣。而動有城邑之變。獨勤不能

充策

卷三

十九

支上難。故降心以相送。原已以求存也。申不害。慮事而害。出也。昭釐孫。聽而行之。明君也。今解請於始之韓魏。弱於始之魏。秦強於始之秦。而背先人之舊好。以區區之衆。居二敵之間。非良策也。齊楚遠而難恃。秦魏呼以而近。舍近而求遠。是以虛名自累。而不見近救之困者也。為王計者。莫如除小忿。全大奸也。吳越之人。向舟濟江。中流遇風。波其相救。如左右手者。所患則也。今不恤所同之患。是不如吳越之舟人也。韓王曰。善。秦兵攻趙。魏大夫以為於魏便。子順曰。何謂曰。勝趙。則吾國而罷焉。不勝趙。則可乘弊而擊之。子順曰。不然。秦自孝公以來。戰求

孔叢

卷三

二十

昔余今皆良將何弊之乘大夫曰縱其勝趙於我何損鄰之  
終圖之福也子順曰秦貪暴之國也勝趙必復他求吾恐於時  
受其師也先人有言燕雀處屋子母相哺煦然其相樂也自  
以為安矣竈突炎上棟宇將焚燕雀顧不變不知禍及已也  
今子不悟趙破患得及已可以人而向於燕雀乎  
齊攻趙圍廉丘趙使孔青帥五萬擊之趙齊軍獲尸三萬趙王  
勿歸其尸得以國之子順聘趙問王曰不歸尸其國何也曰其  
父兄弟弟悲苦無已廢其產也子順曰非所問也曰一也  
歸尸與不悲苦胡異焉以臣愚計貧齊之術乃宜歸尸王曰何

謂對曰使其家遠來迎尸不得事農一費也歸所非使其送喪  
終事二費也二年之中喪率三萬三費也欲兼兩貧不能得已  
王曰善既而齊大夫開其子順之謀曰君子之謀其利與哉  
子順相魏凡九月陳大計報不用乃喟然嘆曰不見用是吾言之  
不當也言不當於主而居人之官食人之祿是尸利也尸利則  
齊君罪深矣是以病致事魏王遣使入其館謝曰寡人昧於  
故事不顯明是非以故罪於先生今知改矣願先生為吾地  
幸起而救之辭曰臣有犬馬之勞不任國事書得從四民之列  
子弟供魏園之征乃君惠也故奉君命以速刑書人謂子順曰

齊國

孔叢卷三

律

卷三

二一

王不用子子其徐乎答曰吾將待如之山東則山東之國將  
於秦秦為不義幾所不入遂覆於秦  
秦急攻魏王恐或謂子順曰如之何答曰吾私有計然豈能賢於  
孰改故無言焉魏王聞之駕如孔氏親問焉曰國亡矣如之何  
對曰夫棄之不如用之之易也夜之不如棄之之易也人能棄  
之弗能用也能成之不能棄也今王亡地數百里亡城數十而  
患不解其王棄之非用之也秦之強天下無敵魏之弱甚矣而  
王是以賢秦世王能使不能棄之也夫重過也若能用臣之計  
則虜地不足傷國卑體不足苦身患除怨報矣今秦四境之內

先政以下國曰與膠氏乎與呂氏乎門閭之下節廟之上猶皆  
如是今王誠能割地賂秦以為膠毒功卑身尊秦以固膠毒王  
是以國皆膠毒也則膠毒勝矣於是太后之德王也深如骨肉  
王之交覺為天下之主矣孰不棄呂氏而從膠毒天下皆然則  
王然必報矣

漢 魯人孔 謝著  
明 竟陵鍾 惺評

說節第十六

道學或王問曰昔伊尹為臣而於其君其君不能何行而得乎此也子順答曰伊尹執人臣之節而彌其君以禮亦行此道而已矣王曰方以汝君為名而先生稱禮何也子順曰以禮播其君使入於善也曰共說可得聞乎答曰其在商書太甲詞云而于宗室之政伊尹曰惟王舊行不義有與性成予不狎子不順王

補業

卷四

一

始即桐通於先王其訓國以後人迷王往君憂允辱朕祖之明德是言太甲在喪不朋乎人子之道而欲知政於是伊尹使之居桐近湯之某處憂之地放之不俾知政三年服竟然法反之即所以奉禮執節事太甲者也非其君以義歸其君以孝道未有行此見怨也王曰善哉我未之聞也  
魏安羣王問子順曰馬四之為人雖少才文梗梗亮直有大丈夫之節吾愛以為相可乎答曰知臣疏於君何有不可至於亮直之節臣未明也王曰何故答曰聞諸孫卿云其為人長目而承視者必體方而心圓每以其法相人千百不失臣見即非不

聖賢之節其節不一也

傳其體幹也。其甚疑其目王卒用之三月果以語得罪

新加國謂子順曰賢者所在必興化政治令子相觀未開異政而即以退其有志不得白何去之速也答曰以無異政可以自退也且友病無良醫今秦有吞食天下之心以義事之固不獲安救亡不暇何作之興昔伊尹在夏呂望在商而二國不理豈伊尹之不欲哉勢不可也常如今日小東之國隣而不排三晉割地以求安二周折節而入秦燕齊宋楚已屈服矣以此觀之不

李節見於子順子順賜之酒辭問其故對曰今日家之忌日也故

補業

卷四

五

不敢飲子順曰飲也禮雖服賤見於君及先生與之梁句燕辭可以教尊長而不敢違其私也忌日方於着服則輕矣  
魏安羣王問天下之高士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為次其廉仲連乎士曰廉仲連強作之者非體自然也答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文武欲作老聃而生焉昔我先君夫子欲作文武而至焉作之不變習與體成習與體成則自然矣  
虞卿著書名曰春秋魏齊曰子無然也春秋孔聖可以名經也今子之書大抵談說而已亦以為名何答曰理者取其善也常則為經矣且不為孔子其無德乎齊問子順曰無傷也

秦之史記曰春秋經國以為名焉又晏子之書亦曰春秋各附  
泰山之上封禪者七十有二君其見稱述數不盈十所謂貴也  
不顯同名也

耶之民以正月之旦獻於趙王而後之以五絲趙王大悅申  
叔以告子順曰王何以為也對曰正且故之示有生也子順曰  
以委巷之鄙事爾非先王之法也且又不令申叔曰敢問何以  
不令答曰夫雀者取其名焉則宜受之於上不且取之於下下  
人非巧弄制爵也而王悅於此非吉祥矣昔魯公折神神賜之  
土田是失國而更受田之祥也今以一國之王受民之產得何

九卷

卷四

五

悅哉

申叔問曰犬馬之畜皆因其形色而名焉唯駘廬宋鶴獨不何也  
子順答曰廬黑也鶴白也非色而何

繆公子無忌與韓君將親馬焉其子榮之以告子順子順曰必辭  
之禮隣國君弔君主之令君不令子則子無所愛其君也其子  
辭韓君乃止

子高以為趙平原君霸世之士惜其不遇時也其子子順以為秦  
世之好車公子無伯相之才也申叔問于順曰子之家公有道  
先生既論之矣今子易之是非焉在答曰言貴盡心亦各其所

見也若是非則明智者裁之

申叔問子順曰禮為人臣二諫不從可以稱其君之非子答曰禮  
所不得也曰知也昔者遠事有道先生問此義焉而告叔曰得  
稱其非皆所以使天下人君不敢遂其非也子順曰然吾亦聞  
之是也考越時之言非禮意也禮受放之臣不認人必無罪先  
君夫子曰事君欲諫不從陳言不從顯君之非也申叔曰然則  
晏子叔向皆非禮也答曰此二大夫相與私燕言及國事未以  
為非禮也晏子既陳無嫌而歸貴於其君其君為之皆刑然以  
及叔向叔向聽晏子之私又承其問所宜亦答以其事也

九卷

卷四

四

魏之問子順曰寡人聞昔者子云神異后獲而為之下嘉穀周  
遂與往中山之地無故有穀非人所為云天雨之反古國向  
也答曰天雖至神自古及今未聞下穀與人也詩美后稷能大  
敷民種嘉穀以利天下故詩曰誕降嘉種猶書所謂降降種  
農殖嘉穀皆院種之埃義一也若中山之穀妖怪之事非所  
天祥也

魏王問相於平原君平原君曰鄙文可王曰其行如何對曰夫孔  
子高天下之高士也取友以行交友以道文與之遊稱曰好義  
王其用之王卒不用後以平原君言問子順且曰先生知之乎

子曰先父之所文也何故不知王曰家人雖失之在前猶預聞其行於先生也答曰行不苟合雖賤不渝君子人也王遂禮之固以老辭

謝王問子順曰家人開孔氏之世自正考父以來儒林相繼仲尼重之以大聖自茲以降世業不替天下諸侯咸資禮焉先生及其緒作二國師從古及今載德流範未有若先生之嗣率由前訓將與天地相敵矣答曰若先祖父並稟聖人之性加君王之言也至如臣者學行不敏寄食於趙祿仕於魏幸遇二國之君寬以容之若乃師也未敢承命假令魏君之願後世克祚不承

春四

五

前人不泯祖宗生徒一脈之賜哉亦天下之慶也主曰必然

獨治第十七 子魚問

子三在於戰國之世長於兵戎之間必得樂先王之道講習不修季則謂子魚曰丈夫不生則已生則有云為於世者也今先生淡泊世務修無用之業當身不蒙其榮百姓不獲其利竊為先生不取也子魚曰不知子之言也武者可以進取文者可以守成今天下將擾擾焉終必有方定于修武以助之取吾修文以助之守不亦可乎且吾不才無軍旅之任徒能保其祖業優游以卒歲者也

秦始皇東并子燕謂其徒魏孫通曰子家學可矣蓋供子對曰臣

春四

六

所學於先生者不用於今不可仕也子魚曰子之材能果暗變今為不用之學殆非子信也長孫通遂辭去以法仕秦

子會謂子魚曰子之讀先王之書符異以為本曰為治也世治則助之行道世亂則獨治其身治之至也

陳餘謂子魚曰秦將滅先王之籍而子為書籍之主其危矣子魚曰雖有可懼者必欲求天下之書焚之書不出則有燭吾將先張之以待其求味至燕惠矣

子魚居衛與張耳陳餘相善耳餘魏之名士也秦滅魏耳生歸走會陳勝吳廣起兵於陳欲以謀秦餘謂陳王曰今必欲定天

下取王侯者其道莫善師賢而夫智孔子之孫今在魏居魏  
 能正其行修其祖業不為時變其父相魏以聖道輔戰國見利  
 不易保名諸侯世有家法其人通材足以幹天下博知足以慮  
 未形必宗此人天下無敵矣陳王大悅遣使者齎千金加東鬼  
 以車三乘聘焉爾又使謂子魚曰天下之事已可見矣今陳王  
 與我兵討不義子宜速來以集其布王又聞子賢欲諸良謀虛  
 意相望也子魚遂往陳王郊迎而執其手嘆世務子魚以霸手  
 之業勸之王悅其言遂尊以博士為太師於度焉

卷四

父兄往焉勝以衆兵待之長揖不拜無加其禮其妻之父怒曰  
 估恥備說而傲長者不能以矣不拜而去陳王跪謝遂不為類  
 王心慙焉遂逐博士太師之館不言曰予雖大夫哉然塞於禮  
 義以故於姻婭唯先生幸訓誨之使見於度可乎子魚曰王拜  
 問者善也故因無辭以對乎今以禮言即則禮無不拜且宗族  
 婚媾又與衆賓異於者也敬而加親自古以然也王曰雖以夫  
 之於前庶彼依之於後也願先生修明其事必遵奉焉對曰昔  
 唐堯內親九族外協萬邦禮以婚為昆弟妻之父母為外舅姑  
 由是明之則拜之可知夫婚親之義非宗賢之類也雖自己王

莫敢不敬昔魏信陵君嘗以此所臣之父臣之先曰於諸母之  
 昆弟妻之諸父則以親配德年以上雖拜之可也幼於己者揖  
 之可也此出於人情而可常者也王曰善哉請問同姓而服不  
 及者其制何耶對曰先生制禮雖國君有合族之通宗又掌其  
 列錫之以姓而無別服之以食而無殊各隨本屬之階殺屬近  
 則成為之免屬遠則弟之而已禮之正也是故族之家哭孔氏  
 之別姓於弗文之廟哭孔氏則於夫子之廟必有據而然也周  
 之道雖百世婚姻不通重先君之同體也王跪曰先生之言屢  
 義博哉寡人雖問敢不盡心

卷四

禮記





問禮第十八

陳王問大師曰行軍之禮可得備開乎答曰天子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自天子出必以歲之孟秋賞軍師武人於朝簡練後任用有功命將選士以誅不義於是孟冬以緄授軍司徒執朴北面而誓之誓於社以習其事先期五日大史筮於祖廟擇吉日齋戒告於社社稷宗廟既筮則獻兆於天子天子使有司以牲特告社告以所征之事而受命焉會奠於常學以受成然後乃類於上帝柴於郊以出以着車遷廟之主及社主行大同馬職奉之無遷廟主則以幣帛皮圭告於相編謂之主命亦義

九

卷四

九

齊車凡行至皮圭幣帛皆存令奠焉而後就館主車止於中門之外外門之內廟主居於道左社主居於道右其所經名山大川皆祭告焉及至教所將戰大史卜戰日卜右御先期三日有司明以敵人罪狀告之史史定誓命戰日將帥陳列車甲卒位於軍門之前有司請請使周定三令五申既畢遂禱戰祈克於上帝然後即敵將士戰全已克故史擇吉日復禱於所征之地柴於上帝祭社稷祖以告克者不頌兵傷士也戰不克則不吉也凡類禱皆用甲丙戌庚壬之別日有司簡功行賞不稽登得其用命者則加爵受賜於祖奠之前其不北犯令者則加刑

罰戰於社主之前然後鳴金振旅有司徧告捷於時所有事之山川既至舍於國外三日齋以特牛親格於祖禩然後入設奠以反主者主命則率真飲主理之於廟兩階間反社注如徇迎之禮會奠於常學以訊敵告大季於群吏川俗樂饗有功於祖廟會爵策勳焉謂之飭至天子親征之禮也陳王曰其命將出征則如之何大師曰古者大將受命而火則忘其國即戎師陣則忘其家故天子命將求征親潔齋戒服設奠於祖以昭之夫將先入軍吏畢從皆北面再拜稽首而受天子幣幣南面命授之節鉞大將受天子乃東向西面而拜之亦弗節也然後告木

十

卷四

十

社冢宰執奠宜於社之右南面授大將大將北面稽首再拜而受之承所頒賜於軍吏其出不類其克不馮戰之所在大川則祈焉禱克於上帝捷則報之振旅復命簡異功勳親告廟告社而後還朝禮也王曰將居軍中之禮勝敗之變則如之何大師曰將帥尚左士卒尚右火國先鋒入國後及介冑在身執銳在列雖居父不拜若不幸軍敗則驛騎赴告於我喪張天子乘服哭於庫門之外三日大夫素服哭於社亦如之亡將失城則皆哭七日天子使使迎於軍命將帥無請罪然後將帥結草自縛袒右肩而入蓋喪禮也王曰行古禮如何大師曰古之禮

固為公也，有其人行其禮，則可無其人行其禮，則民弗與也。

卷四

十一



卷四第十九

陳人有武臣，謂子鮮曰：夫聖人者，誠高材美稱也。吾謂聖人之必見未形之前，功無於身，後立教而成人，非化以言而辨士不彼也。子之先君可謂當之矣。然韓子立法，其所以為夫子之深者，紆如也。子每探其意而按其事，揀其廢也，豈動善韓氏未必非孔子未必得也。吾今而後，乃知聖人無世不有，前聖後聖，法制固不一也。若韓非者，亦當世之聖人也。子鮮曰：子信之為然，是固未免凡俗也。今世人有言高者，必以稱天為稱，言下者，必以深淵為名，是貧世之談，而無其實者也。好事而未鑿也。

卷四

十二

言經以自補，接聖以自贊，敬以取信於群，愚為其記也。若諸子之書，其義皆然。吾先君之所稱志也。韓非說之，而君子嘗其信否焉。武臣曰：子鮮曰：乃者趙韓共并知氏，趙襄子之行賞先加其臣，而後有功韓非者云。夫于善之，引以張本，然後難之，豈有不似哉。然實詐也。何以明其然。魯我生君以春秋表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至二十七年，魯孫動，韓趙魏伐鄭，過東坦而還，是時夫子卒已十一年矣。而晉四卿皆在也。後悼公十四年，知氏乃亡。此先後甚遠，而韓非公稱之，會無作意，元則世多好事之徒，皆辨之罪也。故吾以是然。於小道塞耳於諸子久。

吳而子立又表以度天植寸指以測淵曠大道而不悟信誣說以疑聖殆非所望也武臣又手跪謝施施而退遠告人曰吾自以為學之博矣而可至於孔氏方知學不在多要在精之也

陳王問太師曰寡人不得為賢所推而得命而稱孤其幸多矣今既類二三君子且以欲規久長之圖何施而可荅曰信王之言為世之福也敢稱古以對昔周代殷乃興滅絕絕以為政自今誠法之則六國定不携抑久長之本王曰周在二代別有三恪其事云何荅曰封夏殷之後以為二代紹夏商亂備為三恪恪致也禮之如賓客也非謂特有二代別有三恪也凡所以述二

代者併王述通三統也王曰三統者何荅曰各自用其正朔二代與周是謂三統王曰六國之漢君吾不能封也遂世之王於我何有吾自舉不及於周又安能純法之乎

陳王法讀國語言中失事頓博士曰始予信聖賢之道乃今知其不誠也先生以為何如荅曰王何謂哉王曰晉獻賦聽樂而棄

口載禮雖夜法公而以信入其言人之夫殆夜處幽室之中莫能知其私焉雖於首猶然視爾君子以是知其不信乃好善

并為之辭特欲成其說以誣愚俗也故使予并疑於聖人也博士曰不然也古者人君外朝則有國史內朝則有女史舉則為

卷四

十三

史考之言則右史書之以無諱示後世善以為式惡以為戒而不記史失其官故凡若背侯驪姬林第之私旁中之事不詳拾焉若夫設教之言驅羣俗使人入道而不知其所以者也今此書實事累累若貫珠可無疑矣王曰先生其聖人之後風也於幸得聞命寡人無過焉

陳王涉諷周章為將而合關以誅秦秦將使章却拒之陳王以秦國之亂也有輕之之意勢若有餘而不設教倫博士太師諫曰章即秦之名將周章非其敵也今王使章奮然自將而不設格拜竊賊焉夫雖天之所奪其禍福皆由天者在天下諸田人今

王不修人利以應天禱勇決而不振撈之無及也王曰寡人之軍先生無累也請先生息慮也又諫曰臣聞兵法無恃敵之不我攻恃吾之不可攻也今恃敵而不自恃非良計也王曰先生

所言計策淺矣予不識也先生休矣已而告人曰儒者可與守成難與進取信哉博士他日復諫曰臣聞國大兵衆無備難時一人善射百夫決拾章即泉將卒皆成士也周章若儒使彼處

恭乘前莫有當其鋒者王曰先生所稱寡人味焉願以入關近事喻之荅曰流俗之士臣所不忍也今王命之故不盡情願王察之也臣昔在梁梁人有賜由者其力壯勇技巧過人骨體

卷四

十四

由飛手搏蹙，國入懼之，然無治室之訓，禮教不立，妻不昆，嫫  
漫相世濟，方乃積怒，妻坐於牀，左手建杖，右手制其頸，妻  
亦奮怒，因投以杖，使杖擊之，而自蔽其陰，由乃仆地，氣絕而不  
能與，鄰人聞其凶也，窺而見之，撻而救之，妻愈惡念，莫肯舍  
，或發其髮，然後乃放，夫以無敵之仗力，而劣於女子之手者  
何也？輕之無倫，故也。今王與秦角，強弱非若由之夫妻也，而輕  
秦過甚，臣是以懼，故區區之心，欲王備慮之也。王曰：「然，願誦佳  
敗。」

紀業

卷四

十五

傅士凡仕六旬，老於陳，將沒，戒其弟子曰：「魯天下有仁義之國也，  
戰國之世，溝壑不衷，且先君之廟在焉，吾懼叔孫通虜濁世而  
清其身，學儒術而知權變，是今師也，宗於有道，必有令圖，陽必  
事。」

紀業卷四終

新語弁詞

今文章家好捋剝六朝，縮理就  
詞裁氣，殉句如綴貝，如聯珠，振  
之琳琅，有聲輝爍，有色按之，斷  
續難蓋，有複語多駢偶，竊笑其

新語一

氣不王也。且子謂諧聲韻句不  
自六季也。詩而後實有吾家老  
賈當具對隆準而奏語洋。纒  
纒嚼落霞生，願張護作瑰異，真  
古殆先機雲雨著，譽誠有先晁。

董而作之嗚矣者迺世齊之策  
 士之流試取國策相角有如其  
 學宏識深語雋而殼揚乎載一  
 披讀更可想其髯舉類張藐黼  
 展而夷鞞韎之看字乃世不知

雜著卷二

先六朝而問源見且出一老亭  
 長下矣世安之歛

錢塘陸雲龍題

新語目錄

卷一

道基第一

術事第二

輔政第三

無為第四

辨惑第五

慎微第六

卷二

目錄

資執第七

至德第八

懷慶第九

本行第十

朗誠第十一

思務第十二

目錄終

新語卷一

漢 楚人陸 賈著  
明 竟陵鍾 惺評

道基第一

傳曰天生萬物以地養之。聖人成之。功德容合而道術生焉。故曰。張月。月列星長。序四時。調陰陽。布氣治性。次置五行。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陽生雷電陰成雪霜。養育羣生。一茂一亡。潤之以風而曝之以日光。溫之以節氣。降之以頌霜。位之以眾星。制之以斗衡。苞之以六合。羅之以紀綱。故之以變發。告之以禎祥。動之以生殺。恬

卷一

之以文章。故在天者可見。在地者可量。在物者可紀。在人者可相。故地封五嶽。畫四瀆。却滂濼。通水泉。樹物養類。苞殖萬根。暴形暴。指以立羣。生不連天。時不奪物。性不藏其情。不匿其詐。故知天者。仰觀天文。知地者俯察地理。踐行端息。竭飛蠕動之類。水生陸行。根著葉長之屬。為宜其心。而安其性。蓋天地相承。氣感相應。而感者也。於是先聖乃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圖書乾坤。以定人道。民始開悟。知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道。長幼之序。於是百官立。王道乃生。民人食肉飲血。衣皮毛。至於神農。以為行蠶。未數難。以養民。乃求可食之物。嘗百草。之實。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穀。天下

卷一

人民野居。穴處。土有室。屋則與禽獸同域。於是黃帝乃伐木。構材。築作宮室。上棟下宇。以避風雨。民知室居。食較而未始功。於。后稷乃列封疆。畫畔界。以分土地之所宜。闢土殖穀。以用養民。麻。致絲。象。以蔽形體。當斯之時。四瀆未通。洪水為害。禹乃決。疏河通之。四瀆致之。於海。大小相引。高下相受。百川順流。各歸其所。飲後。人民得去高險。處乎土。川谷交錯。風化未通。九州絕隔。未有舟車之用。以濟滌致。遠於吳。蒙仲乃植。此為輪。因直為轅。駕馬服牛。浮舟杖楫。以代人力。鑿金鑿木。分苞。燒。以備器械。於是。知輕重。好利惡難。避勞就逸。於是臯陶乃立獄。制罪。賞。罰。非。明。奸。惡。檢。奸。邪。消。秩。亂。民。知。良。法。而。無。禮。義。於是。中。聖。乃。設。辟。雍。庠。序。之。教。以。正。上。下。之。儀。明。父子。之。禮。君。臣。之。義。使。強。不。讓。弱。衆。不。暴。寡。棄。貪。鄙。之心。興。清。潔。之行。禮。義。獨。行。網。紀。不。立。後。世。長。廢。於是。後。聖。乃。定。五。經。明。六。藝。效。天。然。地。窮。事。一。微。原。情。其。本。以。結。人。倫。宗。講。天。地。一。修。嘉。帝。垂。諸。來。世。波。諸。鳥。獸。以。匡。養。配。天。人。合。氣。原。道。惠。備。智。者。達。其。心。而。工。窮。其。巧。乃。調。之。以。管。絃。絲。竹。之。音。設。鐘。鼓。歌。舞。之。樂。以。節。奢。侈。正。風。俗。通。文。雅。後。以。漆。邪。增。之。以。鄭。衛。之。音。民。棄。本。趨。末。技。巧。橫。出。用。意。各。殊。則。加。彫。文。刻。鏤。傳。鼓。膠。漆。丹。青。玄。黃。琦。璫。之。色。以。窮。耳。目。之。好。極。工。匠。之。巧。夫

強驛駭地。序象。蹄。瑁。號。珣。珣。羽。珠。王。山。生。水。蒸。擇。地。而。居。處。  
清。明。閉。淵。而。務。磨。而。不。辨。涅。而。不。滿。天。氣。所。生。神。靈。所。治。此。聞。  
清。淨。與。神。淨。沉。莫。之。効。力。為。用。盡。情。焉。器。故。曰。聖。人。成。之。所。以。能。  
統。物。道。應。情。性。顯。仁。義。也。夫。人。者。寬。博。浩。大。恢。奇。宏。微。附。遠。事。  
近。懷。來。萬。邦。欲。聖。人。懷。仁。仗。義。分。明。纖。微。行。變。天。地。危。而。不。傾。俱。  
而。不。亂。者。仁。義。之。功。治。也。行。之。於。親。近。而。疎。遠。悅。修。之。於。閭。門。之。  
內。而。名。譽。馳。於。外。此。仁。無。隱。而。不。著。無。曲。而。不。彰。者。度。舜。蒸。蒸。於。  
父。務。先。罪。於。天。地。伯。夷。亦。存。藏。於。青。陽。功。美。垂。于。萬。代。太。公。自。取。  
水。丹。三。公。之。位。累。世。喜。三。乘。之。壽。知。伯。仗。義。任。力。兼。三。善。而。正。是。

新章

卷一

三

必。君。子。提。道。而。治。德。而。行。居。而。坐。凡。為。而。履。建。無。寂。寞。  
動。無。憂。故。制。事。同。經。而。勳。益。長。以。圖。制。規。以。矩。立。方。聖。人。王。世。實。  
者。建。功。焉。伊。尹。周。任。呂。望。行。各。天。地。德。配。陰。陽。承。天。誅。惡。充。美。  
除。殃。得。氣。養。物。明。一。該。先。耳。聽。八。極。自。視。四。方。志。遠。體。近。直。正。  
邪。止。道。行。森。正。不。得。兩。弊。缺。水。理。村。漸。窮。前。美。謀。事。不。結。仁。  
者。後。必。敗。破。不。固。本。而。立。高。基。者。後。必。崩。故。聖。人。防。亂。以。經。善。去。  
止。曲。以。廣。德。德。成。者。威。廣。力。威。者。臨。衆。亦。極。下。為。德。以。爾。善。仁。  
高。刑。而。止。故。虛。行。則。怨。積。德。布。則。功。興。百。姓。以。德。附。皆。由。以。仁。義。  
大。歸。以。義。合。朋。友。以。義。信。君。臣。以。義。序。百。官。以。義。及。子。閭。以。仁。

大。李。伯。姬。以。義。建。至。貞。守。國。者。以。仁。堅。同。佐。君。者。以。義。不。傾。君。以。  
仁。治。民。以。義。平。鄰。黨。以。仁。怡。悅。朝。廷。以。義。使。使。美。女。以。貞。顯。其。德。  
烈。士。以。義。一。其。名。陽。氣。以。仁。生。陰。節。以。義。降。克。湯。以。仁。求。其。德。  
開。離。以。義。鳴。其。雉。春。秋。以。仁。義。敗。絕。詩。以。仁。義。存。亡。乾。坤。以。仁。  
合。八。卦。以。義。制。水。書。以。仁。叙。九。族。君。臣。以。義。制。忠。理。以。仁。處。難。讓。  
以。禮。升。降。仁。者。道。之。紀。義。者。聖。之。學。學。之。者。明。失。之。者。昏。背。之。者。  
凶。陳。力。就。列。以。義。建。功。師。旅。行。隨。德。仁。為。國。供。義。而。稱。謂。義。者。  
仁。者。善。長。美。才。欠。德。義。者。給。方。法。子。以。義。相。殺。小。人。以。利。相。欺。此。  
豈。非。仁。者。之。德。義。者。之。功。治。致。無。傳。回。仁。者。之。治。觀。義。者。之。德。

新章

卷一

四

高。世。不。亂。仁。義。之。治。也。  
數。陳。名。義。政。有。可。思。深。而。不。勝。以。此。為。學。開。文。階。之。序。則。後。未。  
漢。文。高。妙。信。有。本。矣。

第事第二

善言古者合之於今。能述遠者考之於近。故說事者王陳五帝之功而思之於身。下列桀紂之敗而戒之於己。則德可以配日月。行可以合神靈。登高及遠。達幽洞冥。聽之無不視之無形。世人莫觀其兆。莫知其情。校修五經之本末。道德之真偽。既知其意而不見其人。世俗以為自古而傳之者為重。以今之作著為輕。談於所見。於所聞。或於外貌失於中。情聖人貴寬而世人賤眾。五穀養性而棄之於地。珠玉無用而寶之於身。故舜棄黃金於斷岳。且高捐珠玉於五湖之淵。舟以杜淫邪之欲。絕琦瑋之情。道近不足

卷二

五

出於久遠。取其致要而有成。春秋上不及五帝。下不至三王。蓋稱晉文之小善。魯之十二公。至今之為政。足以知成敗之效。何必於往古彼古人之所行者。亦與今世同。立事者不離道德。誦經者不失官商。天道調四時。人道治五常。周公與堯舜合符。端二世與桀紂同禍。殃文王生於東夷。大禹出於西羌。世殊而地絕。法合而度同。故聖人遺合。愚者與禍。同懷德者。應以福。挾惡者。報以禍。德薄者。位尊。才高者。身危。萬世不易法。古今同紀綱。故良馬非獨騏驎。利劍非獨將美。女非獨而施。忠臣非獨呂望。今有馬而棄。王良之御。有劍而無砥礪之功。有女而無芳澤之飾。有士而不遺

文王。道術蓄積而不舒。美玉韞匱而深藏。故懷道者須世。抱樸者待工。道為智者設。馬為御者良。賢為聖者用。辨為智者通。書為曉者傳。事為見者明。故制事者因其則。服藥者因其良。書不必越仲尼之門。藥不必出扁鵲之方。合之者善。可以為法。同世而權行。故性藏於人。則氣達於天。纖微浩大。下學上達。事以類相從。聲以音相從。道唱而德和。仁立而義興。王者行之於朝。天夫行之於田。治未者調其本。端影者正其形。養其根者則枝葉茂。志氣調者即道冲故求遠者不可失於近。治影者不可忘其容。上明而下清。君聖而臣忠。或圖遠而失近。或道塞而路窮。季孫食顛突之地。而樂之

第事

卷二

本

於蕭牆之內。夫進取者不可不顧。難謀事者不可不慮。忠故形立則德散。佞用則忠亡。詩云。或詭爾心。口苦而邪言。一心化天下而缺二國治世之謂也。

名理錯出。既能聳聽。不足悅心。宜漢高之稱善也。



夫居。高者。自處。不。可。以。不。安。復。危。者。任。杖。不。可。以。不。回。自。處。不。安。則。墜。任。杖。不。回。則。仆。是。以。聖。人。居。高。處。上。則。以。仁。義。為。巢。乘。危。處。傾。則。以。聖。賢。為。杖。故。高。而。不。墜。危。而。不。仆。者。先。以。仁。義。為。巢。乘。以。高。復。其。為。杖。故。高。而。不。墜。安。動。而。益。固。然。處。高。之。安。乘。克。讓。之。敬。德。配。天。地。光。被。而。表。功。垂。於。無。窮。名。傳。於。不。朽。蓋。自。處。得。其。處。任。杖。得。其。材。也。秦。以。刑。罰。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以。趙。高。李。斯。為。杖。故。有。傾。仆。跌。傷。之。禍。何。哉。所。任。非。也。故。杖。聖。者。帝。杖。賢。者。王。杖。德。者。霸。杖。義。者。強。杖。讓。者。敵。杖。賊。者。凶。杖。懷。剛。者。又。高。舉。持。柔。者。又

卷七

七

而長。疎。疾。者。為。屢。遠。重。者。為。常。存。尚。勇。者。為。悔。近。溫。厚。者。行。寬。舒。懷。促。急。者。必。有。所。虧。柔。懦。者。制。剛。強。小。慧。者。不。可。以。禦。大。小。辨。者。不。可。以。說。衆。高。賈。巧。為。販。賣。之。利。而。屈。為。貞。良。邪。臣。奸。為。詐。偽。自。飾。飾。非。而。不。能。為。公。方。藏。其。巧。以。造。其。事。功。故。智。者。之。所。擇。至。如。愚。者。之。所。長。文。公。種。米。曾。子。駕。羊。相。士。不。熟。信。邪。朱。方。察。察。者。有。所。不。見。恢。恢。者。何。所。不。容。朴。直。質。者。近。忠。使。乃。者。近。仁。子。遠。委。委。之。色。放。錚。錚。之。聲。絕。括。美。也。味。陳。益。雅。之。情。天。道。以。太。剛。以。重。顯。輕。以。小。治。大。亂。度。于。貞。純。夫。似。賢。美。言。似。信。聽。之。者。或。聽。之。者。實。故。蘇。秦。尊。於。諸。侯。商。鞅。顯。於。西。秦。世。無。賢。知。之。書。親。能。則

其形故堯放驩兜見其情故于聖王者誅道賢君者刑道凡王者堯堯知其賢也仲尼見其情故于聖王者誅道賢君者刑道凡王者齊而歸魯齊有九合之名而魯有乾時之勝夫城千乘之國而信讒佞之計宋有不亡者也故詩云讒人罔極交亂而國象邪合黨以回人君邦危民亡不亦宜乎刑異經訓之言不獨文章華美

卷一



無為第四

夫道其大於無為行莫大於謹敬何以言之昔虞舜治天下準五  
絃之琴歌南風之詩寂若無治國之意澹若無憂民之心然天下  
治周公制作禮樂郊天地望山川師旅不設刑格法懸而四海之  
內奉供來臻越裳之君重譯來朝故無為也漢乃無為也秦始皇  
帝設為車裂之誅以欲嘉駟築長城於戎境以備胡寇征大吞小  
威震天下將帥橫行以服外國蒙恬討亂於外李斯治法於內事  
道煩天下逾亂法逾滋而秦逾熾兵馬益設而敵人逾多秦非不  
欲為治然失之者乃舉措暴衆而用刑太極故也是以君子尚道

卷一

許必苞身行中和就遠畏其威而從其化懷其德而歸其境  
美其治而不放違其政民不罰而畏罪不賞而歡悅漸漬於道德  
被服於中和之所致也夫法令者所以誅惡非所以勸善故魯閔  
之孝夷齊之廉寬畏死而為之哉教化之所致也故曰堯舜之民  
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者教化使然也故近河之地  
濕近山之上燥以類相及也故山川出雲雨丘阜生雲氣四清  
東陳百川無不從小者從大少者從多夫王者之都南面之君百  
姓之所取法也二舉措動作不可失法則也昔者周襄王不能事  
後母水居於鄭而下多叛其親秦始王驕奢靡麗奸作高臺榭廣

宮室則天下豪富制屋宅者莫不倣之設房闈備廡庫繕雕琢  
畫之好博玄黃綺縠之色以亂制度齊桓公好婦人之色嬰姑妹  
妹而國中多淫於骨肉楚平王奢侈縱恣不能制下檢民以德操  
駕百馬而行欲令天下人競財富利明不可及於是楚國道奢君  
臣無別故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也王者尚武於朝一農夫  
甲於田故君之鄙下民奢侈者則應之以儉躬淫者則純之以  
未上有上仁而下殘土義而下爭者也孔子曰移風易俗豈家至  
或先之於身而已矣

卷一

十

辨或第五

夫舉事者或為善而不稱善或不善而稱善者何。視之者謬而論之者誤也。故行或合於世或順於耳。斯乃阿上之意。從上之旨。攝直而乖方。懷曲而合邪。因其剛柔之勢。為作縱橫之術。故無許逆之言。無不合之義者。昔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吾欲爭蓋。損上而歸之於下。則許於耳。而不合於意。違道而不用也。此所謂正其行而不苟合於世也。有若豈不邪阿哀公之意。為益國之義哉。夫君子直道而行。知必屈辱而不避也。數行不敵。苟一言不為。苟容雖無功於世。而各道稱也。鮮肯不削於國。

卷二

十一

案而乘持之言可法也。故疎於世俗。則身孤於士。厥矣。和動之相。銜柱。橈之相。錯。一。直。政。不。得。容。其。間。諂。佞。之。相。扶。護。口。之。相。舉。無。高。而。不。可。上。無。深。而。不。可。往。者。何。以。當。皆。眾。多。而。辭。請。諸。令。夫。眾。口。之。毀。譽。浮。石。沉。木。羣。邪。所。抑。以。直。為。曲。視。之。不。察。以。白。為。黑。夫。曲。直。之。異。形。白。黑。之。異。色。乃。天。下。之。易。見。也。然。自。認。也。或。不。能。分。明。其。是。非。者。眾。邪。誤。之。矣。至。如。秦。二。世。之。時。趙。高。駕。車。而。控。行。王。曰。丞相。何。為。駕。鹿。高。曰。馬。也。王。曰。丞相。誤。也。以。鹿。為。馬。高。曰。鹿。不。以。臣。言。不。然。願。聞。羣。臣。臣。半。言。鹿。半。言。馬。當。此。時。秦。卒。不。能。自。信。其。目。而。從。邪。臣。之。說。秦。馬。鹿。之。異。形。象。不。所。知。也。然。不。能。不。

別是非也。況於闡昧之事乎。易曰。二人同心其義斷金。眾心成山。以傾一君。孰不移哉。昔人有與曾子同姓亦名參。有人告其母。殺人毋縱。故有人復來告。如是者三。曾子母乃投杼踰垣而去。曾子之母。非不知子不殺人。也。言之者眾。夫流言之。並至。雖其聖。不敢自安。况凡人乎。魯定公之時。與齊侯會於夾谷。孔子行相。齊。兩君升壇。兩相處下。兩相欲揖。君臣之禮。齊侯備馬。齊人鼓噪而。起欲執魯公。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立。詰齊侯曰。兩君相好。必禮相率。以樂相化。臣聞嘉樂不野合。犧象之薦。不下堂。嘉樂之。民何堪。為命司馬靖止之。定公曰。詳齊侯侯。侯侯。而。謝。席。曰。齊。侯。大。夫。

卷一

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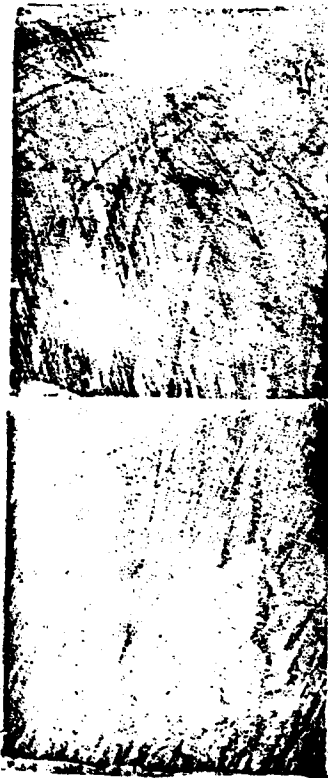
過。退。而。自。賈。大。夫。罷。會。齊。人。使。優。游。僂。於。魯。公。之。養。車。做。戲。飲。侯。齊。君。之。隙。以。執。定。公。孔。子。歎。曰。君。辱。臣。當。死。使。司。馬。行。決。斬。焉。齊。足。異。河。而。出。於。是。齊。人。懼。使。而。恐。君。臣。易。操。不。安。其。故。行。乃。歸。魯。四。邑。之。侵。地。然。無。乘。魯。之。心。陣。一。振。動。人。懷。魯。之。意。強。國。驕。君。真。不。恐。懼。邪。臣。佞。人。變。行。易。慮。天。下。之。政。於。二。而。折。中。而。定。公。拘。於。三。家。陷。於。眾。口。不。能。卒。用。孔。子。者。內。無。獨。見。之。明。外。感。邪。臣。之。黨。以。弱。其。國。而。以。其。身。權。歸。於。三。家。也。士。單。於。體。無。以。制。其。刑。詩。云。有。斧。有。柯。言。何。以。治。之。也。

占今庸主喪國辱身者。然他。只是不能用賢耳。其不能辨賢者。

只是信鏡耳。所以信鏡者。只是心中憤憤。不能辨是非也。  
細細說破使人悚然。

卷一

十三



陳微第六

夫。達。天。功。於。天。下。者。以。先。修。於。閭。門。之。內。垂。大。名。於。萬。世。者。必。先。行。之。於。畿。畿。之。事。是。以。伊。尹。負。鼎。屈。於。有。莘。之。野。修。遠。德。於。其。廟。之。下。躬。親。農。夫。之。作。意。懷。帝。王。之。道。身。在。衡。門。之。裏。志。圖。八。極。之。表。故。輝。負。鼎。之。志。為。天。子。之。佐。勉。夏。玄。商。誅。逆。征。暴。除。天。下。之。辜。辟。殘。賊。之。類。然後。游。內。治。有。維。寧。曾。子。孝。於。父。母。齊。定。晨。著。朝。野。之。道。輕。重。勉。之。於。康。濟。之。開。軒。之。榮。禪。帝。之。上。而。德。美。重。於。後。世。此。二。者。修。之。於。內。著。之。於。外。行。之。於。小。顯。之。於。大。類。曰。一。簞。食。一。飲。飲。在。區。巷。之。中。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是。已。若。嘗。時。定。公。

卷一

十四

不覺悟信季孫之計。林黃且。策以獲拘弱之名。而垂遠由之。亦亦惑乎。故邪臣之蔽野。猶浮雲之蔽日月也。非得神聖之化。居雲霧。今歸山海。然後乃得觀其光明。暴天下之福。感聖四方之勝。實今上無明王聖主。下無貞正諸侯。誅鋤姦臣。賊子之黨。解釋突締純綵之結。伏後忠良方直之人。則得容於世。而施於政。故孔子遺君暗臣。亂邪邪在位。政道隔於王家。仁義閉於公門。故作丘陵之歎。傷無棟力於世。大化絕而不過。道德施而不用。故曰無棟。夫。出。於。心。得。之。何。也。也。矣。夫。言。道。因。權。而。立。德。因。勢。而。行。不。在。其。時。則。無。以。齊。其。政。不。操。其。柄。者。則。無。以。正。其。時。夫。權。以。待。之。



漢 楚人陸 賈著  
明 竟陵鍾 惺評

貴。孰。第。七。  
廣。美。者。以。通。為。貴。才。良。者。以。顯。為。能。何。以。言。之。夫。概。樹。豫。章。天。下。之。名。木。生。於。深。山。之。中。產。於。溪。谷。之。傍。立。則。為。太。山。衆。木。之。宗。仆。則。為。萬。世。之。用。得。於。山。水。之。流。出。於。冥。冥。之。野。因。江。河。之。道。而。達。於。京。師。之。下。固。於。貧。乏。之。功。舒。其。文。彩。之。好。精。器。直。理。在。鐵。博。通。象。鴻。不。能。穿。水。濕。不。能。傷。在。高。柔。秋。入。地。堅。強。無。青。滓。而。光。潤。年。

不。刻。畫。而。文。章。成。上。為。帝。王。之。御。物。下。則。賜。公。卿。庶。賤。不。得。以。貴。器。儀。間。絕。以。閭。閻。及。隘。於。山。阪。之。阻。隔。於。九。坑。之。隄。仆。於。荒。蕪。之。山。植。於。宵。冥。之。溪。樹。蒙。籠。蔓。延。而。無。間。不。崔。嵬。蔚。若。而。不。開。廣。者。無。舟。車。之。通。使。者。無。步。擔。之。踐。商。賈。所。不。至。工。匠。所。不。窺。知。者。所。不。見。見。者。所。不。知。功。素。而。德。必。虧。朽。而。枯。傷。轉。於。有。似。之。表。揚。狀。而。獨。儼。當。斯。之。時。不。如。道。傍。之。枯。楊。葉。葉。結。底。委。曲。不。同。欲。生。於。大。都。之。廣。地。近。於。大。匠。之。名。工。則。材。器。制。新。規。矩。度。量。整。者。補。朽。者。續。長。大。者。治。罅。小。者。治。觴。飾。以。丹。漆。敷。以。明。光。上。備。大。率。春。立。禮。祿。冠。帶。正。容。對。酒。行。觴。知。士。列。位。布。陳。

宮。堂。望。之。者。目。眩。近。之。者。鼻。芳。故。華。閭。之。則。絕。火。之。則。通。抑。之。沉。與。之。則。揚。處。地。概。梓。賤。於。枯。楊。德。美。非。不。相。絕。也。才。力。非。不。相。懸。也。彼。則。枯。而。遠。棄。此。則。為。宗。廟。之。器。者。通。與。不。通。亦。如。是。也。夫。窮。澤。之。民。據。梨。鬲。報。之。士。或。懷。不。羈。之。才。身。有。堯。舜。陶。之。美。網。紀。存。千。身。萬。世。之。術。藏。於。心。朕。身。不。用。於。世。者。二。之。通。故。也。夫。公。卿。之。子。弟。貴。戚。之。黨。友。雖。無。過。人。之。才。朕。在。尊。重。之。位。者。補。助。者。服。飾。之。者。乃。靡。不。達。也。昔。扁。鵲。居。宋。得。罪。於。宋。君。出。心。之。術。衛。人。有。病。將。死。者。扁。鵲。至。其。家。欲。為。治。之。病。者。之。父。謂。扁。鵲。曰。吾。子。病。甚。為。將。為。迎。良。醫。治。非。子。野。能。治。也。退。子。不。用。乃。使。靈。巫。求。

禍。請。命。對。扁。鵲。而。咒。病。者。卒。死。靈。巫。不。能。治。也。夫。扁。鵲。天。下。之。良。醫。而。不。能。與。靈。巫。爭。用。者。知。與。不。知。也。故。事。求。遠。而。夫。近。廣。藏。而。狹。棄。斯。之。謂。也。昔。宮。之。奇。為。虞。公。畫。計。欲。辭。晉。獻。公。壁。馬。之。賂。而。不。假。之。夏。陽。之。道。豈。非。金。石。之。計。哉。朕。虞。公。不。聽。者。戒。於。珍。性。之。寶。也。鮑。丘。之。德。行。非。不。高。於。李。斯。趙。高。也。朕。伏。隱。於。蒿。廬。之。下。而。不。錄。於。世。利。口。之。臣。害。之。也。凡。人。莫。不。知。善。之。為。善。惡。之。為。惡。莫。不。知。學。問。之。有。益。於。己。息。戲。之。無。益。於。事。也。朕。而。為。之。者。情。欲。放。溢。而。人。不。能。勝。其。志。也。人。君。莫。不。知。求。賢。以。自。助。近。野。以。自。輔。朕。賢。聖。或。隱。於。田。里。而。不。預。國。家。之。事。者。乃。觀。聽。之。臣。不。明。於。下。則。

閉塞之機歸於君。閉塞之機歸於君。則忠賢之士素於野。忠賢之士素於野。則佞臣之黨存於朝。佞臣之黨存於朝。則下不忠於君。則上不明於下。是不明於下。是故天下所以傾覆也。發古不用賢之故。詳明懼切。不帝痛哭。無論謀功之臣。有所不及。雖三條亦將遜一籌矣。

卷二

三

至德第八

夫欲建國。盛威。辟地。服遠。者。必得之於民。民欲立功。與譽。垂名。流芳。顯榮。華者。必取之於身。故。稼。萬。乘。之。國。持。百。姓。之。命。苞。山。澤。之。饒。主。士。衆。之。力。而。功。不。在。於。身。名。不。顯。於。世。者。乃。統。理。之。非。也。天。地。之。性。萬。物。之。類。僕。道。者。家。歸。之。恃。刑。者。民。畏。之。歸。之。則。附。其。剛。是。之。則。去。其。域。故。設。刑。者。不。厭。輕。為。德。者。不。厭。重。行。罰。者。不。息。薄。有。實。者。不。患。厚。亦。以。親。近。而。致。疎。遠。也。夫。形。重。者。則。身。勞。事。繁。者。則。心。煩。心。煩。者。則。刑。罰。繼。濟。而。無。所。立。身。勞。者。則。百。端。過。邪。而。無。所。就。是以。君。子。之。為。治。也。魂。朕。若。無。事。寂。朕。若。無。聲。官。府。若。無。吏。事。

卷三

深。若。無。成。問。里。不。訟。於。巷。老。幼。不。怨。於。庭。近。者。無。所。遠。者。無。所。聽。郵。無。夜。行。之。吏。鄉。閭。無。夜。名。之。征。火。不。夜。火。鳥。不。夜。鳴。老。者。忽。於。堂。下。壯。者。耕。於。田。在。朝。者。忠。於。君。在。家。者。孝。於。親。於。是。賞。善。罰。惡。而。潤。色。之。與。辟。雍。庫。序。而。教。誨。之。朕。後。賢。愚。異。議。廉。潔。科。長。幼。異。節。上。下。有。差。強。弱。相。扶。小。大。相。懷。尊。卑。相。承。厲。行。相。節。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虛。恃。堅。甲。利。兵。深。刑。刻。法。朝。令。切。而。後。行。我。昔。晉。厲。齊。莊。楚。靈。宋。襄。秦。火。國。之。權。伏。衆。民。之。感。軍。師。備。出。讓。諸。侯。外。聘。敵。國。內。克。百。姓。歸。國。之。望。結。於。外。臣。下。之。怨。積。於。內。而。欲。運。金。石。之。功。終。傳。不。絕。之。世。豈。不。難。哉。故。宋。襄。死。於。泓。水。之。

戰三君裁於臣子之手。皆用師而尚威力。以至於斯。故春秋重而書之。差改而傷之。是三君皆強其威而失國。急其利而自賊。乃去非之戎。來事之師也。晉莊公一年之中。以三時興築。作之。視固山林。草澤之利。與民爭田。魚薪菜之。銳利。捕丹。糧。賦。靡。賈。攻十二之稅。不足以供。回和之欲。謔不用之好。以子外一婦人之。財。盡於。嗚。淫。人力。罷於。不。意。上。因。於。用。下。藏。於。食。乃。遣。戚。孫。辰。請。於。齊。倉。廩。空。匱。外。人。知。之。於是。為。宋。陳。衛。所。伐。賢。臣。出。叛。臣。亂。子。俊。殺。而。帝。秋。二。公。子。牙。慶。父。之。屬。敗。上。下。之。序。亂。男。女。之。別。位。者。無。所。定。逆。亂。者。無。所。懼。於是。齊。桓。公。遣。大。夫。高。子。立。僖。公。

卷二

五

而誅夫人。遂慶父而還季子。狀後社稷。復存子孫。反業。豈不謂微弱者哉。故為威不強。還自也。立法不明。還自傷。魯莊公之謂也。故春秋殺秋。

先拈出王道。則五霸之非。不言自見矣。況言之而精通乎。有傳世道之文。

懷慶第九

於二慮者。不可以立計。持兩端者。不可以定威。故治外者。必明內。平遠者。必正近。綱於一天下。勞神八極者。則憂不存於家。養氣治性。思通精神。延壽命者。則志不狃於外。據土子民。治國治家者。不可以圖利。治產業。則教化不行。而政令不從。蘇秦張儀。身身於位。名馳於世。相六國。事六君。威振山東。橫說諸侯。國與解人。其意欲合弱而制強。持橫而御縱。內無堅計。身無定名。功業不乎中道。而壞身死於凡人之手。為天下所笑者。乃內辭於不仁。而請欲放。故也。故管仲相桓公。詘節事君。博心一意。身無境外之交。心無

卷三

六

欲針之慮。正其國。如制天下。尊其君。而居諸侯。權行於內。化流於諸夏。失道者。誅。秉義者。顯。舉一事。而天下從。出一政。而諸侯。故聖人執一政。以繩百姓。持一舉。以等萬民。所以同一指。而明一統也。故天一以大成。數人一以成。一成一倫。楚靈王居千里之地。享百邑之國。不先仁義。而尚道德。懷濟位。除陽合物。作乾。之。臺。五。百。仞。之。高。欲。登。浮。雲。窺。天。文。狀。身。死。於。棄。中。土。之。地。承。聖。人。之。後。不。修。周。公。之。業。絕。先。人。之。體。尚。權。故。萬。人。之。力。懷。蕪。人。之。強。不。能。存。立。子。糾。國。假。地。奔。以。謀。為。聖。人。不。學。詩。書。行。仁。義。聖。人。之。道。極。經。義。之。深。乃。論。不。駭。之。



語學不狀之事。圖天地之形。說災變之異。字。玉之法異聖人之  
意。或字者之心。移衆人之志。指天畫地。是非世事。動人以邪。變  
人以奇。恠聽之。有若神視之者。如其狀。猶不可以評於厄。而度其  
身。或編罪。法不免於辜。我故事不生於法。度道不本於天地。  
可立而不可行也。可聽而不可傳也。可一。說而不可大用也。故  
物之所可非道之所宜。道之所宜非物之所可。是以制事者不可  
狹一。設道者不可通。目以精明耳以主聽。以別味。以開芳。手  
以之持。足以之行。各受一性。不得兩兼。兼則心或二路者。窮正  
心一。堅久而不忘。在上不逸。為下不傷。執一統。物雖寡。必安心。佚

情散。雖高必崩。氣泄。生疾。壽命不長。顛倒無端。失道不行。故氣感  
之符。清潔明光。情素之表。恬暢和良。稠密者固。安靜者祥。志定心  
平。血脈乃強。聖政圖。一。兩尖其中。方戰士不耕。朝士不商。邪不  
奸。直圓不亂。方遠矣。相繼。察利。維臣。欲。聖之君。閉利門。積德之  
家。必無災。缺利。絕而道。著武。讓而德。興斯乃持久之道。常行之法  
也。  
夫其一言。足以修身治國。

本行第十

德為上行。以仁義為本。故尊於位。而無德者。雖富於財。而無  
義者。刑。而奸德者。尊。貧而有義者。榮。段干木。徒步之士。修道行  
德。文侯。過其閭。而執之。夫子。陳蔡之厄。豆飯菜羹。不足以接。餘  
二三子。布弊。褊。不足。以避寒。恆。屈。厄。自。處。甚。矣。狀。而。夫。子。當  
於道。二三子。近於義。自布衣之士。上。供。一。天子。下。齊。庶。民。而。居。其  
身。而。臣。上。也。及。閉。周。室。之。衰。微。禮。義。之。不。行。也。尼。性。傾。仆。歷。說。諸  
侯。欲。臣。帶。王。之。道。反。天。下。之。政。身。無。其。立。而。世。無。其。主。周。禮。天。下  
無。所。合。意。大。道。隱。而。不。舒。羽。翼。摧。而。不。申。何。缺。二。深。投。其。化。以。辱

終始。治去事。以正來。世。秦。紀。國。錄。以。知。性。命。衣。定。六。藝。以。缺。一  
善。惡。不。相。于。資。收。不。相。侮。強。弱。不。相。凌。賤。與。不。肖。不。得。相。結。糾。第  
相。片。為。萬。缺。三。而。不。絕。功。傳。而。不。衰。詩。書。禮。樂。為。其。所。為。承。載  
之。所。立。大。義。之。所。行。也。豈。以。缺。三。或。耶。夫。人。之。好。色。非。脂。粉。所。飾  
飾。大。怒。之。成。非。氣。力。所。能。行。也。聖。人。乘。天。成。合。天。氣。承。天。功。東。天  
容。而。不。與。為。功。豈。不。難。哉。夫。酒。池。可以。泛。舟。糟。丘。可以。建。室。豈  
於。財。哉。統。四。海。之。權。主。九。州。之。衆。豈。附。於。力。哉。狀。功。不。能。自。誇。非  
為。資。助。乃。道。德。不。存。乎。身。仁。義。不。加。於。天。下。也。故。聚。於。財。而。不。散  
者。家。之。所。謀。也。果。於。力。而。寡。於。義。者。兵。之。所。圖。也。故。君子。篤。於

我而得於利敏於事而慎於言子功德子效曰不義而富則  
 貴於後如浮雲夫身若葉玉子齊環佩服府藏珍子酌含銀別境  
 可以奉小人非所以厚於已而濟於事也子高臺百仞金子大子廉  
 飾所以收百姓之力非所以扶弱存子者也故聖人卑宮室而高  
 道德子二服而強仁義不損其行以增其子不虧其德以飾其身  
 國不與無事之功不藏費用之器所以種力役而省貢獻也子  
 玉珠瓊不御於上則既好之物棄於下子雕刻鑽琢不納於君則子  
 使向乃絕於民夫釋農桑之業入山海採珠璣子珠璣探沙公補  
 專單子二墮傾轉厚象消筋力散有求以極耳日之好以快淫邪

之心豈不謬哉未見來通而後利近德而遠色者也  
 言古訓千古帝王所宜者覽

明誠第十一

君子二政可以及遠臣篤於信可以致大何以言之湯以七十  
 之封而升帝王之位周公子比德於五帝子乃子出善言  
 行善道之所致也安危之効吉山之子一子於身子之遺子  
 敗之驗一經於行光輝不易日月而歸律則不易星辰而子天  
 不改而人遺易也夫持天地之政操四海之綱子二不可以失子  
 動作不可以離道誤出於子則亂及萬里之外兇虜及無罪於  
 獄而殺及無辜於市乎故世衰道子非天之所為也乃國君者有  
 所取也惡政生於惡氣惡氣生於異變異變之類隨氣而生

曉之身因政而見治通矣於下則天文應於上惡政施於國  
 發生於地賢者智則知隨變而改緣類而試應之於子藥聖本  
 之理恩及昆蟲澤及草木垂天氣而化隨寒暑而動者莫不子  
 字傾耳而聽化聖人察物每所遺失上及日月星辰下至鳥獸  
 水昆虫子三鱗之遺子治子之所隕子以不失纖微至於子  
 本冬多雉言鳥獸之類子也十有二月李梅實十月項蠃不  
 寂言寒暑之氣失其節也鳥獸草木尚欲各得其子之法  
 之以數而況於人乎聖人承天之明正日月之行錄星辰之變子  
 天地之利等高下之宜設山川之便平四海分九州同好惡子

俗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天出善道。聖人稱之。古神占圖  
 曆之變。下氣風化之失。以匡氣成紀物定世。後無不可行之。或  
 不可治之。民故曰。則天之明。因地之利。觀天之化。推廣萬事之類  
 敵之於。二之間。調之以寒暑之節。養之以四時之氣。以之。以  
 兩之化。故絕國異俗。莫不知。三樂則歌。哀則哭。蓋聖人之教。所  
 齊一也。夫善道存於身。無遠而不至。惡行著於。而不去。周公  
 躬行禮義。郊祀后稷。禮樂奉貢。重譯而臻。麟鳳州木。綠化而應。故  
 射。二微子棄骨內而止。行善則鳥獸悅。行惡則生子。惡是以明  
 者。可以致遠。師者。可以。一近。故春秋書衛侯之弟。歸。出。善。善。

將。骨。肉。之。親。棄。夫。夫。之。位。職。先。人。之。境。附。他。人。之。境。第。第。第。第。  
 雖。屢。而。食。不。明。之。故。也。  
 說。與。衰。禍。甚。親。切。有。味。

卷二

十一

思。務。第。十。二  
 夫。長。於。眾。者。不。可。窮。以。詐。通。於。道。者。不。可。驚。以。淫。審。於。錄。者。不。可。  
 惑。以。言。遠。於。義。者。不。可。動。以。一。是。以。君。子。廣。思。而。博。聽。遠。退。積。  
 法。動。作。合。度。聞。見。欲。眾。而。不。採。擇。欲。謹。學。問。欲。見。邪。乃。知。  
 其。在。觀。花。乃。知。其。實。目。不。淫。眩。耀。之。色。耳。不。能。阿。以。言。其。  
 之。富。而。志。不。回。決。之。以。香。松。之。壽。而。行。不。易。狀。後。能。一。其。道。而。定。  
 其。操。六。功。凡。人。則。不。耿。日。效。於。富。貴。之。聲。耳。亂。於。不。死。之。道。故。  
 委。棄。其。所。長。而。求。其。所。短。得。其。所。以。而。失。其。所。有。是。以。吳。王。夫。差。  
 結。屢。受。陵。之。可。勝。而。不。悟。勿。踐。將。以。破。也。故。子。一。朝。見。一。利。而。

卷二

十一

夫。為。機。求。一。福。似。致。萬。均。夫。學。者。通。於。神。靈。之。化。隨。機。而。應。  
 開。闢。二。地。能。性。命。之。靈。長。富。貴。之。所。在。貧。賤。之。所。以。則。幸。甚。甚。  
 勞。而。耳。不。能。思。慮。不。能。一。計。策。不。誤。上。訣。是。非。於。天。之。其。父。履。  
 務。幾。於。世。務。廢。與。有。所。據。轉。機。有。亦。守。法。道。五。事。可。法。也。善。德。  
 為。因。成。而。治。孔。子。承。衰。而。作。功。聖。人。不。空。出。賢。者。不。虛。生。也。而。  
 歸。於。善。斯。乃。天。地。之。法。而。制。其。事。則。世。之。便。而。設。甚。義。故。聖。德。而。  
 必。同。道。缺。六。好。者。不。必。同。色。而。皆。美。麗。者。不。必。同。始。而。皆。惡。惡。而。  
 之。數。斯。命。一。家。也。缺。八。人。有。並。列。各。有。所。立。萬。端。異。殊。得。法。而。  
 得。聖。人。因。其。勢。而。調。之。使。小。大。不。得。相。一。方。圖。不。得。相。一。也。

以度紀之以節屋不費見日不夜照雷不冬積霜不夏降臣不  
君則除不缺二。陽威夏不暑。隆冬不霜。黑氣苞日。彗星揚缺三。  
蛇冬見蟄虫夏藏。災眚亂宿。衆星失行。聖人回天變而正其失。  
其端而正其本。堯承其尤之失而思欲缺三。君子見惡於外則知  
變於內。桀紂不缺二。一則湯武不仁。才感於衆非者而改之於缺三。  
亂之於朝廷而正夫治之於閭門。是以接與老萊。所以遊世於缺三。  
而適其尊也。君子行之於幽閒。小人厲之於士衆。老子曰。其  
德不德缺三。夫口誦聖人之言。身學賢者之行。久而不勞。  
而不廢。雖木為若缺六。已。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

卷二

樂則詠舞。效即聲。遠佞人缺三。道而行之於世。雖非堯舜之君。  
亦堯舜也。今之為君者。則不厭治不法缺三。而曰今之世不可以  
道德治也。為且者。不師稷契。周公之政。則曰今之民不可以缺三。  
為子。昔不說。曾閔之賢。朝夕不休。盡節不恪。則曰家人不教也。  
者無缺三。查夜不懈。循德而動。則曰世所不行也。自人君王缺三。  
人未有法。聖人缺五。為善者寡。為惡者衆。易曰。豐其蔀。飾其闕。  
其戶。聞其無人缺四。治之耳。故仁者在位。而仁人來。義士在朝。  
義士至。是以墨子之門多缺四。之門多道。德文武之動多缺三。  
王之處身不祥。故善者必有缺三。惡者必有缺三。因而來善。惡者

空出胸。不妄作。惟心之所向。志之所行而已。  
道德仁義。人情世故。皆小者。得精熟。口中方能如此。道。天下  
能如此。為。嘗謂君子而有道術者。漢。惟陸賈一人而已。

漢魏名文乘

無卷數  
巡撫孫進本  
江蘇

明張運泰余元熹同編二人皆閩中書賈也所錄

凡六十家蓋雜采何鏡漢魏叢書張溥百三家集

二書合併而成惟增公孫宏文偽題曰公孫子趙

充國文偽題曰趙營平集又改東方朔文爲吉雲

子而已

三蘇先生文粹七十卷

不著編輯者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三蘇文粹七十卷》提要

三蘇先生文粹標目

老泉先生

第一卷

論

易

禮

樂

詩

書

春秋

第二卷

論

洪範上

洪範中

洪範下

洪範後序

太玄上

太玄中

太玄下

第三卷

論

史上

史中

史下

諫上

諫下

制敕

第四卷

論

學妃

管仲

明

辨姦

三子知聖人汗

利者義之和

第五卷

權書并序

心術

法制

疆弱

攻守

用間

高帝

項籍

六國

孫武

子貢

術論并序

遠慮

御將

任相

重遠

廣士

養才

申法

議法

兵制

田制

第七卷

幾策

審勢

審敵

第八卷

書

上 仁宗皇帝

第九卷

書

上 韓樞密

上 富丞相

上 文丞相

上 余青州

上 王長安

第十卷

書

上 韓昭文論山陵

上 田樞密

上 歐陽內翰

再 上歐陽內翰

三 上歐陽內翰

上 韓舍人

上 張侍郎

再 上張侍郎

上 蘇丞相

上趙司諫  
第十一卷

記

蘇氏族譜序

張益州畫像

木假山

彭州圓覺禪院

字說

仲兄文甫

奏議

脩禮書狀

東坡先生

第十二卷

論

合

四

易說附

書

詩

禮

春秋

第十三卷

論

刑賞忠厚之至

重巽以申命

孔子從先進

春秋定天下之邪正

儒者可與守成

物不可以苟合

好德錫之福  
第十四卷

論

王者不治夷狄

形勢不如德

既醉備五福

劉道丁鴻孰賢

禮以養人為本

禮義信足以成德

第十五卷

論

鄭伯克段于鄆

鄭伯以璧假許田

取郕大鼎于宋

合

五

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掃于太廟用致夫人

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

用郊

會于澶淵宋災故

黑服以溫來奔

第十六卷

左氏三事

小雅周之衰

君子能補過

供養三德為善

公羊三事

大夫無逐事



初稅畝	定何以無正月	穀梁四事	侵不土地分民何以明正	猶三望	作丘甲	零月何以爲正	第十七卷	尚書解	乃言底可績	聖讒謠於行	視遠惟明聽德爲聰	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王省惟歲	六	作周恭先作周孚先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	庶言同則繹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	論語解	君使臣以禮	觀過斯知仁矣	孟子解	以佚道使民以生道殺民	第十八卷	論	中庸上	中庸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庸下	正統上	正統中	正統下	第十九卷	論	大臣上	大臣下	思治	續楚語	續歐陽子朋黨	第二十卷	論	武王	七	平王	秦一	秦二	始皇一	始皇二	漢高帝	魏武帝	魯隱公一	魯隱公二	宋襄公	第二十一卷	論	伊尹	周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戰國任俠
管仲一
管仲二
范文子
伍子胥
范蠡
商君
第二十二卷
論
樂毅
孫武一
孫武二
范增
留侯
賈誼
龜錯
霍光
諸葛亮
第二十三卷
論
孔子
子思
孟軻
荀卿
揚雄
韓愈
韓非
第二十四卷

八

八

策
御試制科
第二十五卷
進策
擬進士對
御試并序狀
第二十六卷
策略并序
策略一
策略二
策略三
策略四
策略五
第二十七卷
策別并序別
課百官
厲法禁
抑僥倖
決壅蔽
專任使
無責難
無沮善
第二十八卷
策別
安萬民
敦教化
勸親睦
均戶口
較賦役

九

九

教戰守

去姦民

第二十九卷

策別

厚財貨

省費用

定軍制

訓兵旅

蓄材用

練軍實

倡勇敢

第三十卷

策斷

策斷上

合

策斷中

策斷下

第三十一卷

策

禹之所以通水之法

修廢官舉逸民

天子六軍之制

休兵又矣而國用益困

關隴游民私鑄錢與江淮漕卒為盜之由

第三十二卷

策問

孔子辨易有申文駁而無損益者

王弼引論語之文以解易當否

韓子論荀楊荀卿韓六子班固論子長范曄論班固

漢之禍凡六變

關中戰守古今不同與夫用兵之難易

取人用人之法

賞功罰罪之疑

引經斷獄

漢唐不變秦隋之法近世乃欲以新易舊

勤而或治或亂斷而或興或衰信而或安或危

隋文帝戶口之益倉廩府庫之盛

漢文帝之行事有可疑者三

宰相不當以選舉為嫌

省冗官裁奉給

師 仁宗之忠厚法 神考之勵精

兩漢政俗

冗官之弊水旱之災河決之患

合

擬 殿試

第三十三卷

書

上 神宗皇帝

第三十四卷

奏議

書

論時政

代張方平諫用兵

代滕甫論西夏

代滕甫辨誘乞邪

狀

朝辭赴定州議事

議學校貢舉

士

劄子

乞校正陸贄奏議進御

第三十五卷

書

應制舉上兩制

上宣丞相

上曾丞相

上梅直講

上韓太尉

上劉侍讀

謝張太保撰先人墓碣

第三十六卷

書

荅黃魯直

荅李端叔

荅李廌

荅張文潛

荅毛滂

荅俞括

荅王庠

荅謝舉廉

荅劉沔

第三十七卷

記

莊子祠堂

蓋公堂

喜雨亭

起然臺

仁宗皇帝飛白御書

南安軍學

韓魏公醉白堂

李君藏書房

張君墨寶堂

王君寶繪堂

李太白碑陰

第三十八卷

序

六一居士集

范文正公文集

樂全先生文集

烏鵲先生詩集

錢塘勤上人詩集

邵茂誠詩集

田表聖奏議

杭州送進士詩

南行前集

第三十九卷

邇英進讀

漢高祖赦季布唐屈突通不降高祖

漢高帝詰責杜延年治郡不進

叔孫通不能致二生

狄山論匈奴和親

唐太宗夢虞世南

文宗訪鄭公後得魏魯

張九齡不肯用張守珪牛仙客

顏真卿守平原以抗安祿山

評史

堯不誅四凶

伊尹五就桀

曾參曰唯

宰我不叛

管仲分君謗

管仲無後

樊子玉以多兵敗

司馬穰苴

商君功罪

王翦用兵

孟嘗君賓禮徇盜

田單火牛

合

志

評史

歷代世變

秦穆公漢武帝

漢武帝巫蠱事

穆生去楚王戊

鄒寄幸免

司馬相如創開西南夷路

司馬相如之誦死而不已

竇嬰田蚡

王韓論兵

霍光疏昌邑王之罪

趙充國用心可重

直不疑買金償亡

楊雄言許田

西漢風俗諸姬

兩漢用刑輕重不同

邳彤漢之元臣

朱暉非張林均輸

曹柔與三

周瑜雅量

管幼安野於荀孔

唐彬

阮籍

孟嘉與謝安石相若

庾亮不從孔坦陶回言

郗方回郗嘉賓父子

晉宋之君與臣下爭善

齊高帝欲等金土之價

王景文

唐太宗借隋吏以殺兄弟

褚遂良以飛知入官為祥

李靖李勣為唐腹心之病

白樂天不欲伐蔡

韓愈優於楊雄

劉禹錫文過不悛

評文選

文選去取失當

劉子玄辨文選

李善注文選

五臣注文選

第四十一卷

雜說

志

仁	剛	稼	日論	明正	太息	罪言	論文	慎改竄	記講筵	問養生	第四十二卷	字說	文與可	不	張厚之忠甫	趙德麟	雜書	六一居士傳後	樂毅論後	策論後	吳道子書後	第四十三卷	頌	仁宗皇帝御書并序	賚	延州來季子并序	孔北海并序	王元之并序		
															六															

王仲儀真	碑	潮州韓文公廟	銘	漢鼎并序	三槐堂并序	德威堂并序	九成堂	穎濱先生	第四十四卷	論	易說一册	易說二	易說三	不	詩	洪範五事說附	春秋	第四十五卷	論	刑賞忠厚之至	觀會通以行典禮	史官助贊簡	王者不治夷狄	形勢不如德	既醉備五福	劉愷丁鴻執賢	禮以養人為本	博達信足以成德		
															七															

第四十六卷

論語拾遺 井序

巧言令色鮮矣仁

告諸往而知來

思無邪

志學至于縱心

信如觀軌

處約處樂

無惡也

君子無終日之間違仁

朝聞道夕死可矣

無所取材

未知焉得仁

子見南子

六

泰伯至德

三年學不至於殺

亂臣十人

彼哉彼哉

貧而無怨難

請討陳常

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明日遂行

好行小慧

人能弘道

六言六蔽

女爲周南召南

子欲無言

孔子行

六

切問近思

第四十七卷

孟子解

何必曰利

文王之圃

樂天畏天

畜君何尤

浩然之氣

我知言

仁者如射

莫不善於貢

陳仲子之廉

君子欲自得

性故之辨

六

巧力之辨

性善之說

不爲苟去

惡乎執

事天立命

順受其正

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

竊負而逃

形色天性

其進銳者其退速

不仁而得天下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

第四十八卷

論

九

堯	舜	夏	商	三宗	周	第四十九卷	論	五伯	六國	吳	齊	魯	燕	蔡	曹	陳	杞	衛	宋	晉	楚	鄭	越	趙	魏	韓

田敬仲	第五十卷	論	秦一	秦二	始皇	漢	高帝	文帝	景帝	武帝	昭帝	哀帝	光武上	光武下	三國	劉玄德	孫仲謀	第五十一卷	論	晉	宣帝	武帝	七代	宋武帝	宋文帝	梁武帝	隋



伍子胥	孫武吳起	鄭子產	叔向	知榮趙武	范文子	曹子臧吳季札	柳下惠	晏平仲	管仲二	管仲一	伯夷叔齊	周公二	周公一	合	論	第五十三卷	北狄	西戎	西南夷	燕趙	蜀	五代	第五十二卷	論	玄宗憲宗	太宗	高祖	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五十五卷	滑稽	刺客	扁鵲	蒙恬	李斯	呂不韋	魯仲連	虞卿	屈原	田單	蘭相如廉頗李牧	樂毅	范雎蔡澤	合	春申君	魏公子	平原君	孟嘗君	王翦	白起	穰侯	博里子甘茂	張儀	蘇秦	商君	論	第五十四卷	范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論	鄧禹	隗囂	陳蕃	李固	荀彧	賈詡	賈詡	羊祜	王衍	王導	祖逖	符堅	第五十六卷	論	狄仁傑	姚崇	宇文融	陸贄	牛李	郭崇韜	馮道	第五十七卷	論	孔子	顏子	冉雍	宰予
													目														
													目														

子貢	非求仲由	卜商	曾參	曾點	樊須	有若	老子一	老子二	老子三	列子	莊子	孟子	荀卿	申不害韓非	葉公	第五十八卷	論	新論上	新論中	新論下	分兵民	割燕薊	第五十九卷	策	御試制科	第六十卷	進策
														目													
														目													

君術一	
君術二	
君術三	
君術四	
君術五	
第六十一卷	
進策上	
臣事一	
臣事二	
臣事三	
臣事四	
臣事五	
第六十二卷	
進策下	
臣事六	不
臣事七	
臣事八	
臣事九	
臣事十	
第六十三卷	
進策上	
民政一	
民政二	
民政三	
民政四	
民政五	
第六十四卷	
進策下	

共

民政六	
民政七	
民政八	
民政九	
民政十	
第六十五卷	
策	
禹之所以通水之法	
修廢官舉逸民	
天子六軍之制	
休兵又矣而國用益困	
關隴游民私鑄錢與江淮漕卒為盜之由	
擇郡守	
任子	
復成均之法	不
第六十六卷	
策問	
周禮之疑	
古之禮以廢少而備今之禮以廢多而缺	
六經惟樂不傳	
樂不可廢	
堯用鯀武王克武庚	
舜禹郊宗之異	
孔子去就之微意	
孔子相定公墮三都請哀公討陳常	
孔子問禮於老子而韓孟力排異端	
孔孟稱管仲子路夷齊下惠不同	
韓孟稱顏子子路	

共

子路宰我之與亂

韓非學老子李斯學荀卿

三代春秋戰國漢唐之治

齊威晉文

三代忠賢文與今世之所尚

三代養民之政文景賜民之惠

兩漢用儒

祖宗與漢唐之治

漢武帝唐太宗征伐之功儒者不以爲善

拓國安邊求漢唐之良策

今世因革隋唐之制

法唐爲治而國用不及唐

九官六官

分建六官之制

不

六

後世建官何以復三代之舊

古之君子終身守一官

欲官不至於冗而人不至於乏

第六十七卷

策問

學者欲其久而自得

取士之法

取士用財治邊

諸侯井田肉刑

士民吏兵賦歛赦宥之六事

兵民之制

人之好生貴位欲財

兵財多少之弊

錢有輕重之弊

損折十泉

茶有推有稅

祀五時封泰山禮汾陰

廢佛老之教

修河渠

河朔橋

救天下

兵有正有奇

淮陰侯攻齊趙之計

六經傳疏之學

禮樂刑政

孟子言王道之始

方田鄉兵考課

擬殿試一

擬殿試二

擬殿試武舉

第六十八卷

書

上 神宗皇帝

第六十九卷

書

上兩制諸公

上樞密韓太尉

上昭文富丞相

上曾參政

上劉長安

答黃庭堅

答李昭貽

九

記

齊州閔子廟

上高縣學

王氏清虛堂

吳氏浩然堂

藏書室

序

元祐會計錄

民賦

古史

古今家誡

三蘇先生文粹標目終

六

三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一

老泉先生

論

易

聖人之道得禮而信得易而尊信之而不可廢尊之而不敢廢故聖人之道所以不廢者禮為之明而易為之幽也生民之初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不耕而不織不蠶而不寒故其民逸民之苦勞而樂逸也若水之走下而聖人者獨為之君臣而使天下貴役賤為之父子而使天下尊役卑為之兄弟而使天下長役幼蠶而後衣耕而後食率天下而勞之一聖人之力固足以勝天下之民之衆而其所以能奪其樂而易之以其所苦而天下之民亦遂肯棄逸而即勞欣然戴之以為君師而遵蹈其法制者禮則使然也聖人之始作禮也其說曰天下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是人之相殺無已也不耕而食鳥獸之肉不蠶而衣鳥獸之皮是鳥獸與人相食無已也有貴感有尊

全蘇文粹卷一

卑有長幼則人不相殺食吾之所耕而衣吾之所織則鳥獸與人不相食人之好生也甚於逸而惡死也甚於勞聖人奪其逸死而與之勞生此雖三尺豎子知所趨避矣故其道之所以信於天下而不可廢者禮為之明也雖然明則易達易達則衰衰則易廢聖人懼其道之廢而天下復於亂也然後作易觀天地之象以為交通陰陽之變以為卦考鬼神之情以為辭探之茫茫索之冥冥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得其源故天下視聖人如神之幽如天之高尊其人而其教亦隨而尊故其道之所以尊於天下而不敢廢者易為之幽也凡人之所以見信者以其中無所不可測者也人之所以獲尊者以其中有所不可窺者也是以禮無所不可測而易有所不可窺故天下之人信聖人之道而尊之不然則易者豈聖人務為新奇秘怪以夸後世邪聖人不因天下之至神則無所施其教上筮者天下之至神也而上者聽乎天而人不預焉者也筮者決之天而管之人者也龜漫而無理者也灼劑而鑽之方物幾乎惟其所為而人何預焉聖人曰是也

乎天技耳其何所施吾教於是取筮天筮之所以或為陽或為陰者必自分而為二始掛一吾知其為一而掛之也揲之以四吾知其為四而揲之也歸奇於物吾知其為一為二為三為四而歸之也人也分而為二吾不知其為幾而分之也天也聖人曰是天人參焉道也道有所施吾教矣於是因而作易以神天下之耳目而其道遂尊而不廢此聖人用其機權以持天下之心而濟其道於無窮也

禮

夫人之情安於其所常為無故而變其俗則其勢必不從聖人之始作禮也不因其勢之可以危亡困辱之者以厭服其心而徒欲使之輕去其舊而樂就吾法不能也故無故而使之事君無故而使之事父無故而使之事兄彼其初非如今之人知君父兄之不事則不可也而遂翻然以從我者吾以耻厭服其心也彼為吾君彼為吾父彼為吾兄聖人曰彼為吾君父兄何以異於我於是坐其君與其父以及其兄而已立於其旁且俛首屈膝於其前以為禮而謂之拜率天

三蘇文釋卷二

二

下之人而使之拜其君父兄夫無故而使之拜其君無故而使之拜其父無故而使之拜其兄則天下之人將復嗤笑以為迂怪而不從而君父兄又不可以不得其臣子弟之拜而徒為其君父兄於是聖人者又有術焉以厭服其心而使之肯拜其君父兄然則聖人者果何術也恥之而已古之聖人將欲以禮治天下之民故先自治其身使天下皆信其言曰此人也其言如是是必不可不如是也故聖人曰天下有不拜其君父兄者吾不與之齒而天下之人亦曰彼將不與我齒也於是相率以拜其君父兄以求齒於聖人雖然彼聖人者必欲天下之拜其君父兄何也其微權也彼為吾君彼為吾父彼為吾兄聖人之拜不用於世吾與之皆坐於此皆立於此此肩而行于此無以異也吾一旦而怒奮手舉挺而搏逐之可也何則彼其心常以為吾儕也不見其異於吾也聖人知人之安於逸而苦於勞故使貴者逸而賤者勞且又知坐之為逸而立且拜者之為勞也故舉其君父兄坐之於上而使之立且拜於下明日彼將有怒作於心者徐

而自思之必曰此吾嚮之所坐而拜之且立於其下者也聖人固使之逸而使我勞是賦於彼也奮手舉挺以搏逐之吾心不安焉刻木而為人朝夕而拜之他日析之以為薪而猶且忌之彼其始木焉已拜之猶且不敢以為薪故聖人以其微權而使天下尊其君父兄而權者又不可以告人故先之以耻嗚呼其事如此然後君父兄得以安其尊而至于今之匹夫匹婦莫不知拜其君父兄乃曰拜起坐立禮之末也不知聖人其始之教民拜起坐立如此之勞也此聖人之所慮而作易以神其教也

樂

禮之始作也難而易行既行也易而難又天下未知君之為君父之為父兄之為兄而聖人為之君父兄天下未有以異其君父兄而聖人為之拜起坐立天下未肯靡然以從我拜起坐立而聖人身先之以耻嗚呼其亦難矣天下惡夫死也又矣聖人招之曰來吾生爾既而其法果可以生天下之人天下之人視其嚮也如此之危而今也

三蘇文釋卷二

三

如此之安則宜何從故當其時雖難而易行既行也天下之人視君父兄如頭足之不待別白而後識視拜起坐立如寢食之不待告語而後從事雖然百人從之一人不從則其勢不得遽至乎死天下之人不知其初之無禮而死而見其今之無禮而不至乎死也則曰聖人欺我故當其時雖易而難又嗚呼聖人之所持以勝天下之勞逸者獨有死生之說耳死生之說不信於天下則勞逸之說將出而勝之勞逸之說勝則聖人之權去矣酒有鴆肉有葷然後人不敢飲食藥可以生死然後人不以苦口為諱去其鴆徹其葷則酒肉之權固勝於藥聖人之始作禮也其亦逆知其勢之將必如此也曰告人以誠而後人信之幸今之時吾之所以告人者其理誠然而其事亦然故人以為信吾知其理而天下之人知其事事有不必然者則吾之理不足以折天下之口此告語之所不及也告語之所不及必有以陰驅而潛率之於是觀之天地之間得其至神之機而竊之以為樂爾吾見其所以濕萬物也日吾見其所以燥萬物也風吾見其所以

動萬物也隱隱絃絃而謂之雷者彼何用也陰凝而不散物感而不遂雨之所不能濕日之所不能燥風之所不能動雷一震焉而凝者散感者遂曰雨者曰日者曰風者以形用曰雷者以神用莫神於聲故聖人因聲以為樂焉君臣父子兄弟者禮也禮之所不及而樂及焉正聲入乎耳而人皆有事君事父事兄之心則禮者固吾心之所有也而聖人之說又何從而信乎

詩

人之嗜欲好之有甚於生而憤憾怨怒有不顧其死於是禮之權又窮禮之法曰好色不可為也為人臣為人子為人弟不可以有怨於其君父兄也使天下之人皆不好色皆不怨其君父兄夫豈不善使

全蘇文粹卷一

四

之是非不平之心勃然而發於中以為可以博生也而先以死自處其身則死生之機固已去矣死生之機去則禮為無權區區舉無權之禮以彊人之所不能則亂益甚而禮益敗今吾告人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彼將遂從吾言而忘其中心所自有之情耶將不能也彼既已不能純用吾法將遂大棄而不顧吾法既已大棄而不顧則人之好色與怨其君父兄之心將遂蕩然無所隔限而易內竊妻之愛與弑其君父兄之禍必及公行於天下聖人憂焉曰禁人之好色而至於淫禁人之怨其君父兄而至於叛聖生於責人太詳好色之不絕而怨之不禁則彼將反不至於亂故聖人之道嚴於禮而通於詩禮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詩曰好色而無至於淫怨而君父兄而無至於叛嚴以待天下之賢人通以全天下之中人吾觀國風婉孌柔媚而平守以正好色而不至於淫者也小雅悲傷諷諭而君臣之情卒不忍去怨而不至於叛者也故天下觀之曰聖人固許我以好色而不尤我之怨君君父兄也許我以好色不淫可也

不尤我之怨君君父兄則彼雖以虐遇我我明譏而明怨之使天下明知之則吾之怨亦得當焉不叛可也夫昔聖人之法而自棄於淫叛之地者非斷不能也斷之始住於不勝人不自勝其忿然後忍棄其身故詩之教不使入之情至於不勝也夫橋之所以為安於舟者以有橋而言也水潦太至橋必解而舟不至於必敗故舟者所以濟橋之所不及也吁禮之權窮於易達而苟易焉窮於後世之不信而有樂焉窮於疆人而有詩焉吁聖人之慮事也蓋詳

書

風俗之變聖人為之也聖人因風俗之變而用其權聖人之權用於當世而風俗之變益甚以至於不可復反幸而有聖人焉承其後而維之則天下可以復治不幸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昔者吾嘗欲觀古之變而不可得也於詩見商與周焉而不詳及今觀書然後見堯舜之時與三代之相變如此之亟也自堯而至於商其變也皆得聖人而承之故無憂至於周而天下之變窮矣忠

全蘇文粹卷一

五

之變而入於質質之變而入於文其勢使也及夫文之變而又欲反之於忠也是猶欲移江河而行之山也人之喜文而惡質與忠也猶水之不肯避下而就高也彼其始未嘗文焉故忠質而不辭今吾日食之以太牢而欲使之復如其救哉嗚呼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周之後而無王焉固也其始之制其風俗也固不容為其後者計也而又適不值乎聖人固也後之無王者也當堯之時舉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方堯之未授天下於舜也天下未嘗聞有如此之事也度其當時之民莫不以為大怪也然而舜與禹也受而居之安然若天下固其所有而其祖宗既已為之累數十世者未嘗與其民道其所以當得天下之故也又未嘗悅之以利而聞之以丹朱商均之不肖也其意以為天下之民以我為當在此位也則亦不俟乎授天以神之舉已以固之也湯之伐桀也豈雖然數其罪而以告人如曰彼有罪我伐之宜也既又懼天下之民不已悅也則又豈雖然以言暴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

不罪無以爾萬方如曰我如是而為爾之君爾可以許我焉耳吁亦既薄矣至於武王而又自言其先祖父偕有顯功既已受命而死其大業不克終今我奉承其志舉兵而東伐而東國之士女束帛以迎我紂之兵倒戈以納我吁又甚矣如曰吾家之當為天子久矣如此乎民之欲我速入商也伊尹之在商也如周公之在周也伊尹攝位三年而無一言以自解周公為之紛紛乎急於自疏其非篡也夫固由風俗之變而後用其權權用而風俗成吾女坐而鎮之夫孰知風俗之變而不復反也

春秋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為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道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為一人之私而天下以榮以辱周之衰也位不在天子而道在焉夫才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而春秋賞人之功赦人之罪去人之族絕人之國貶人之爵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不惟其法惟其意不徒

春秋卷一

六

曰此是非而非而賞則加焉則夫子固曰我可以賞罰人矣賞罰人者天子諸侯事也天子病天下之諸侯大夫僭天子諸侯之事而作春秋而已則為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位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不過於是非道在我矣而不得為有位者之事則天下皆曰位之不可僭也如此不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位之賊也曰夫子豈誠賞罰之耶徒曰賞罰之耳庸何傷曰我非君也非吏也執金之人而告之曰其為善某為惡某可也繼之曰其為善吾賞之某為惡吾誅之則人有不笑我者乎夫子之賞罰何以異此然則何足以為夫子何足以為春秋曰夫子之作春秋也非曰孔氏之書也又非曰我作之也賞罰之權不以自與也曰此魯之書也魯之作也亦有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有惡而罰之曰魯罰之也何以知之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言孝謂之孝經皆自名之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而夫子託焉則夫子公之也公之以魯史之名則賞罰之權固在魯矣春秋之賞罰自魯而及

于天下天子之權也魯之賞罰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曰天子之權在周夫子不得已而以與魯也武王之崩也天子之位當在成王成王幼周公以為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攝天子之位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周之東遷也天子之權當在平王平王昏亂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居魯之地者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然則假天子之權宜如何曰如齊桓晉文可也夫子欲魯如齊桓晉文而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晉者何也齊桓晉文陽為魯周而實欲富彊其國故夫子與其事而不與其心周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夫子思周公而許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其意曰有周公之心然後可以行桓文之事此其所以不與齊晉而與魯也夫子亦知魯君之才不足以行周公之事矣願其心以為今之天下無周公故至此是故以天子之權與其子孫所以見思周公之意也吾觀春秋之法皆周公之法而又詳內而略外此其意欲

三蘇先生文粹卷一

七

魯法周公之所為且先自治而後治人也魯人天子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田常弑其君則沐浴而請討魯之權夫子固明以與魯也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繼經云季氏自卒夫子既告老矣大夫生老而卒不書而夫子獨書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豈私一孔丘哉嗚呼夫子以為魯國之書而子貢之徒以為孔氏之書也夫遷固之史有是非而無賞罰彼亦史臣之體宜爾也後之效夫子作春秋者吾惑焉春秋有天子之權天下有君則春秋不當作天下無君則天子之權吾不知其誰與天下之人烏有如周公之後之可與者與之而不得其人則亂不與人而自與則僭不與人不與而無所與則嗚嗚呼後之春秋亂耶僭耶散耶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一



洪範其不可行歟何說者之多而行者之寡也曰諸儒使然也譬諸律令其始作者非不欲人之難犯而易避矣及吏胥舞之則千機百弊吁可畏也夫洪範亦猶是耳五岳病其然因作三論大抵斥末而歸本援經而摯傳劉磨瑕垢以見聖秘復列二圖一以指其謬一以形吾意噫人吾知乎不吾知其謂吾求異夫先儒而以爲新奇也

三蘇文粹卷一

蓋今求之於其所謂注與傳與疏者而不獲故明其統舉其端而欲人君審從之易也夫致至治總乎大法樹大法本乎五行理五行資乎五事正五事賴乎皇極五行含羅九疇者也五事檢御五行者也皇極裁節五事者也儻終於身驗於氣則終始常道之次靡有不順焉然則含羅者其統也裁節者其端也執其端而御其統古之聖人正如是耳今夫皇極之建也貌必恭恭作肅言必從從作又視必明明作哲聽必聰聰作謀思必慮慮作聖如此則五行得其性雨暘燠寒風皆時而五福應矣若夫皇極之不建也貌不恭厥咎狂言不從厥咎僭視不明厥咎豫聽不聰厥咎急思不慮厥咎蒙如此則五行失其性雨暘燠寒風皆乖而六極應矣噫曰得曰時曰福人君孰不欲趨之曰失曰常曰極人君孰不欲逃之然而罕能者諸儒之過也夫禹之疇分之則幾五十矣諸儒不求所謂統與端者顧爲之傳則擲之五十又將百焉人之心一固不能兼百難之而不行也欲行之莫若歸之易百歸之五十五歸之九九歸之三三五五行也五事也

皇極也而又以皇極裁節五事五事得而五行從是三卒歸之一也然則所守不亦約而易乎所守約而易則人君孰欲棄得取失棄時取常垂福取極哉以一治三以三治九以九治五十以五十治百天章也禹意也箕子意也

洪範中 井圖

或曰古人言洪範莫深於欽向之傳吾嘗學而得之矣今觀子之論子其未之學耶何遽反之也子之論曰皇極裁節五事其建不建爲五事之得失傳則擬五事而言之其咎其罰其極與五事比非所以裁節五事也子又曰皇極建則五福應皇極不建則六極應傳則除福極而配之貌與言與視與聽與思與皇極又非皇極兼獲福極也然則劉之傳子之論孰得乎曰爾以箕子之知洪範與欽向之知孰愈必曰箕子之知愈也則吾從之彼欽向拂箕子意矣吾復何取哉雖然彼豈不知求從箕子乎求之過深而惑之愈其矣欽向之惑始於福極分應五事遂擲爲一說故其失愛廣而有五焉今其傳以極

三蘇文粹卷一

之惡福之攸好德歸諸諸極之憂福之康寧歸諸言極之疾福之壽歸諸視極之貧福之富歸諸聽極之凶短折福之考終命歸諸思所謂福止此而已所謂極則未盡其弱焉遂曲引皇極以足之皇極非五事匹其不建之咎止一極之弱哉其失一也且逆而極順而福傳之例也至皇之不極則其極既弱矣吾不識皇之極則天將以何福應之哉若曰五福皆應則皇之不極惡憂疾貧凶短折曷不階應哉此乃自廢其例其失二也箕子謂答曰狂階急蒙而已謂曰雨暘燠寒風而已今傳又增答以既增罰以陰此其擲聖人之言以就固謬况既與蒙無異而陰可兼之而別名之得乎其失三也經之首五行而次五事者徒以五行天而五事人人不可以先天耳然五行之逆順必視五事之得失使爲傳必以五事先五行借如傳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言不從厥咎僭視不明厥咎豫聽不聰厥咎急思不慮厥咎蒙非不欲爾蓋五行盡於思無以周皇極苟如庶驗增之則難悉亦怪厥矣故離五行五事而爲解以蔽其說其失四也傳之於木其說以

九疇之於五行可以條而入者惟二箇子陳之蓋有深旨矣五事一也庶驗二也驗之肅又誓謀聖一出於五事事之貌言視聽思一出於五行此理之自然可條而入之乎其他八政五紀三德稽疑極其大歸雖無越於五行五事非可條而入之者也條而入之非理之自然故其傳必鈞牽援文致而覆附之然後可以僅知此福此極之所以應此事者立言如此其亦勞矣且傳於福極既爾則於八政五紀三德稽疑亦當爾而今又不爾何也經曰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此言皇極建而五福備使經云皇極之

本森文粹卷二

三

莫有考正吾得無言哉  
 一圖指傳之謬

因風不宿歎矣不事出入 木不觀之不恭厥咎狂常雨 厥極惡說曰類  
 不節奪民康時及有蒸樂 曲直是謂不肅厥咎狂常雨 之其福做好德

廉法肆誣助臣殺 火不信之不從厥咎僭常暵 厥極惡說曰類  
 太子以美為妻 炎上是謂不以厥咎僭常暵 之其福康寧

治宮室辨臺射內注 稼穡 厥之不順厥咎豫常燠 厥極惡說曰類  
 亂犯親戚侮父兄 不成是謂不智厥咎豫常燠 順之其福和

好戰攻殺百姓 金不德之不聰厥咎急常寒 厥極惡說曰類  
 僻城郭侵邊境 從革是謂不謀厥咎急常寒 順之其福和

肅宗前不精 木不思之不恭厥咎蒙常風 厥極凶短折說曰  
 履祭九地天 潤下是謂不聖厥咎蒙常風 順之其福考終命

皇之 厥咎耗厥厥 厥極

圖形今之意

皇極 貌恭肅 木曲直 時雨  
 言從又 金從革 時暘  
 之建 視明哲 火炎上 時燠  
 聽聰謀 水潤下 時寒  
 思睿聖 土稼穡 時風

五福

本森文粹卷三

四

貌不恭狂 木不曲直 常雨  
 言不從僭 金不從革 常暘  
 不建 視不明豫 火不炎上 常燠  
 聽不聰急 水不潤下 常寒  
 思不睿蒙 土不稼穡 常風

六極

吾既別去傳疵以粹經猶有秘處而先儒不自其意或解失其旨者  
 非一今辯正以中之經曰絲棼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界洪  
 範九疇夫五行一疇耳一汨而九不界蓋五行綱九疇網壞而目廢  
 也然則五行之汨非五事之失乎五事之失非皇極之不建乎蓋在  
 子微見其統與端失經之次第五行也以生數至於五事也求之五  
 行則相剋何也從五常斯與相剋合矣先民之論五行也木性智而  
 事聽火性禮而事視木性仁而事貌金性義而事言土性信而事思  
 及其論五常也以爲德莫大於仁或失於弱故以義論之義或失

於剛故以禮節之禮或失於拘故以智通之智或失於詐故以信正之此五常次第所以然也五事從之所以亦然也三八政曰食曰貨曰祀曰賓曰師五者不以官名之郊康成以食為稷以貨為司貨賄以賓為大行人是三百六十官其子於九疇中區區焉錯舉其八耳孔穎達則曰司貨賄大行人皆主非復民政夫事雖非民亦未嘗為政孔之失滋甚焉吾以為不然箕子言國家之政無越是八者周公制禮勸而用之故建六官以主八政食與貨則天官祀與賓則春官師則夏官司空則冬官司徒則地官司寇則秋官此得其正矣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孔安國謂知卜筮人而立之夫知卜筮人天下不為解矣孜孜然以擇此為事則委瑣不亦甚乎吾意卜筮至神人所諒而從者導之善人必諒而從之蜀莊是矣導之惡人亦諒而從之丘子明是也聖人懼後人輕其職使有如丘子明輩故曰擇建立卜筮人謂擇賢也然則司空司徒司寇其擇之又當甚於此云者彼天子之卿不若卜筮之官為後世所輕雖婦人孺子知其不可不擇

三蘇文粹卷二

五

故也嗚呼聖人之言枝分派別不得其源紛莫可曉譬之日月五星十二次二十八宿使昧者觀之固憤憤如也不知晷度躔次的不可紊差之必寒暑乖逆吾故於洪範明其統舉其端削劉之或純孔之失使經炳然如從璣衡中鏡天文矣

洪範後序

吾論洪範以五福六極系皇極之建與不建而且不與一劉之增耗與陰或者猶以劉向夏侯勝之說為惑劉向之言皇極之建總為五福皇極之不建不能主五事下與五事齒而均獲一板猶平王之詩降而為國風夏侯勝之言曰天又陰不雨臣下將有謀上者已而果然以劉向之說則皇極之不建不可系以六極以夏侯勝之說則既與陰不可廢是皆不然夫福極之於五事非若庶驗也陰陽而推之律曆而求之人事而揆之庶驗之通於五事可指而言也且聖人之所可知也今指人而謂之曰爾為某事明日必有某福爾為某事明日必有某極是巫覡卜相之事也而聖人何由知之故吾以為皇極

之建五事皆得而五福皆應不曰應其事者必某福也皇極不建五事皆失而六極皆應不曰應其事者必某極也五事之問得與失參焉則亦不曰必某福必某極應也抑曰福與極參焉耳今劉以為皇極建而為五事主故加之五福及其不建也不加之六極而以平王之詩為說其意以為不建則不能為五事主故不加之六極以為取也今有人有九命之爵及有罪而曰削其爵使至一命以貶之曰貶可也此猶平王之詩降而為國風曰降可也若夫有罪人當具五刑而曰是人也罪大不當加之五刑姑以墨辟論以重其責是得為重其責耶今欲重不建之罪不曰六極皆應而曰獨弱之極應乃引平王之詩以為說平王之詩固不然也且彼聖人者豈以天下之福與極止於五與六而已哉蓋亦舉其大槩耳夫天地之間非人力所為而可以為驗者多矣聖人取其尤大而可以有所兼者五而使其餘者可以遂見焉今也力分其一端以為二而必曰陰為陰雨為雨且經之庶驗有曰暘矣而豈獨遺陰哉蓋陰之極感於雨而聖人

三蘇文粹卷二

六

舉其極者言也吾觀一劉之傳金不從革與傳常雨也乃言雷電雨雪皆在而獨於此別雨與陰何也然則夏侯勝之言何以必應曰事固有幸而中者公孫臣以漢為土德而黃龍當見黃龍則見矣而漢乃火德也可以一黃龍而必謂漢為土德耶必不可也其所謂眊者蒙矣胡復多言哉

太玄上

蘇子曰言無有善惡也苟有得乎吾心而言也則其辭不索而獲夫子於易吾見其思焉而得之者也於春秋吾見其感焉而得之者也於論語吾見其觸焉而得之者也思焉而得故其言深感焉而得故其言切觸焉而得故其言易聖人之言得之天而不以人參焉故夫後之學者可以天遇而不可以人得也方其為書也猶其為言也方其為言也猶其為心也書有以加乎其言言有以加乎其心聖人以自欺後之不得乎其心而為言不得乎其言而為書言於楊雄見之矣疑而問問而辯問辯之道也楊雄之法言辯乎其不足問也問

乎其不足疑也求聞於後世而不待其有得君子無取焉耳太玄者  
雄之所以自附於夫子而無得於心者也使雄有得於心吾知太玄  
之不作何則傷賢之不為疾毀樂其有得於傷也疾毀不能為而  
喪其所以為傷此傷賢之所懼也若夫安人曠鐵磨段乃欲為俞附  
扁鵲之事彼誠無得於心而傷於外也使雄有孟軻之書而肯以為  
太玄耶惟其所得之不足樂故大為之名以僥倖於聖人而已且夫  
易之所為作者雄不知也以為為數耶以為為道耶惟其為道也故  
六十卦而無加六十四卦而無損及其以為為數而後有六日七分  
說生焉聖人之意曰六十四卦者易也六日七分者吾以為為歷也在  
歷以數勝在易以道勝然則易之所為作其亦可知矣蓋自漢以來  
六經始有異論夫聖人之言無所不通而其用意固有所在也惟其  
求而不可得於是乃始雜取天下奇怪可喜之說而納諸其中而天  
下之工平曲學小教者亦欲自附於六經以求信於天下然而君子  
不取也太玄者雄所以擬易也觀其始於一而終於八十一是四乘

太玄文粹卷二

七

之極而不可加也從三方之算而九之并夜於晝為二百四十有三  
日三分其方而一以為三州三分其州而一以為三部二分其部而  
一以為三家此猶六十之不可加而六十四之不可損也雄以為未  
也從而加之曰躋又曰贏曰吾以求合乎三百六十有五與夫四分  
之一者也曰躋也曰贏也是何為者或曰以象四分之一四分之一  
在贏而不在躋躋者斗之二十六也或曰以象閏閏之積也起於難  
之七而於此加焉是強為之辭也且其言曰譬諸人增則贅而割則  
虧今也重不足於歷而輕以其書加焉是不為太玄也為太初歷也  
聖人之所略揚雄之所詳聖人之所重揚雄之所忽是其為道不足  
取也道之不足取也吾乃今求其數求合乎三百六十有五與夫四  
分之一者固雄意也贊之七百三十有一是日之三百六十有五與  
夫四分之二也後之學者曰吾不知夫二十八宿之次與夫日行之  
度也而於太玄焉求之則吾懼夫積自之無以處也歷者天下之至  
微要之子載而可行者也四分而加一是四歲而加一日也率四歲

而加之千載之後吾恐太玄之為大夏也且夫四分其日而贊得二  
焉故贊者可以為偶而不可以為奇其數然也雄之所欲加者四分  
之三而所加者四是其為數不足考也君子之為書猶工人之作器  
也見其形以知其用有鼎而加柄焉是無問其工之材不材與其金  
之良苦而其不可以為鼎者固已明矣况乎加躋與贏而不合乎二  
十八宿之度是柄而不任操吾無取也已

太玄中

四分日之一或曰一百分日之二十五在四以為一在百以為二十  
五唯其所在而加之豈有常數哉六日七分者以八十言者也苟有  
以適於用吾斯從而加之矣坎離震兌各守其方而六十卦之爻分  
散於三百六十日聖人不可以五日四分日之一者室其為易而以七  
分者加焉此非有所法乎日月星辰之度天地五行之數也以為上  
之不可以八而下之不可以六故以七分者加之使夫易者亦不為  
無用於歷而已矣夫八十分與夫七分者皆非其所以為易也上下

太玄文粹卷一

八

而為卦九六而為爻此其所以為易也聖人不於其所以為易者加  
之故加焉而不害其為易若夫四位而為首九行而為贊此正其所  
以為太玄者也而雄於此加焉故吾不知其為太玄也始於中之一  
而訖於養之九關焉而未見者四分日之三而已矣以一百八分而  
為日以一分而加之一首之外盡八十一首而四分日之三首可以  
見矣觀周之一知晝夜之不在乎奇偶而在其所承觀中之九知休  
咎之不在乎晝夜而在其所處故積其分至於養之九而可以無患  
蓋易之本六日以為卦太玄之初四日有半以為首而皆以四百八  
十七分求合乎二十八宿之度加分而其數定去躋贏而其道勝吾  
無憾焉耳

太玄下

太玄之策三十有六虛三而三十有三用焉曰其說出於易易曰大  
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是雄之所以為虛三之說也夫大衍之  
數是數之宗而萬物之所取用也今夫養亦用者之一而已矣或用

其千萬或用其一二唯其所用而著也。用其四十有九焉。五者生之終也。十者成之極也。生之終成之極。則天下又何以過之。故曰五十者五十有五云也。非四十有九而益一云也。天下之數。於是宗焉。則玄無乃亦將取之。且夫四十有九者。豈有他哉。極其所當用之數。而取之於大衍者。衍其所當用之策數。而舉其大略焉耳。吾將以老陽之九而明之。則夫七八六者。可以從而見焉。夫一爻而三變。一變而掛。一是三用也。四四揲之歸奇於劫。是十用也。既劫而數。其餘是三十有六用也。三與十與三十六而四十九之數成焉。增之則贏。損之則虧。四十有九足以成文。而未始有虛一之道。吾不知先儒何從而得之也。聖人之所為當然。而然耳。區區於天地五行之數。而牽合於其間者。亦見其勢而無取矣。聖人觀乎三才之體。而取諸其象。故八卦皆以三畫及其欲推之於六十四也。則從而六之。吾又不和先儒之何以配乎六也。聖人之意。直曰非六無以變。非六無以變。是非四十九無以揲也。太玄之算極於三。以三而計之。掛其一。再劫

蘇文粹卷二

九

其五而數其餘之二十七。是亦三十三之數。不可以有加也。今其說曰三六又曰二九。又曰倍天之數。又曰地虛三。以劫天三。皆求易之過也。夫上筮者。聖人之所以擇吉凶之自然。故為是不可逆知之數。而為諸其無心之物。故雖折草毀瓦。而皆有以前禍福之兆。聖人懼無以自神其心。而交於冥冥恍惚之間也。故擇時日登龜取著。而廟為聖人之視著龜也。若或依之以自神其心。而非著龜之能靈也。況乎區區牽合於天地五行之數。其說固已迂矣。卜筮者為不可逆知者也。且筮用三經。皆奇。夕筮用三緯。日中夜中用二經。一緯皆奇。偶雜則是吉凶之說。駁不在其途。而在其時。使夫旦筮者不為大休。則為大咎。而日中夜中與夫夕筮者。大休大咎。終不可得而遇也。中之九曰顛。顛者形反。皆指而凶。蓋有之矣。占從其詞。不從其數。其誰曰不可。吾欲去其躋與其贏。加其首之一分。損其著之三策。不從其數之可以逆知。而從其詞之不可以前定。庶乎其無罪也。

蘇先生文粹卷第二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三

老泉先生

論

史上并序

史之難其人久矣。魏晉宋齊梁隋。嗚呼觀其文。則亦固當然也。所可怪者。唐三百年文章。非三代兩漢無敵。史之才。宜有如丘明。遷固輩。而卒無一人。可與范曄陳壽比肩。宋子之書世。稱其詳且博。然多俚辭。俳狀。使之紀事。將復甚乎。其當所議。諒者。唯子鍊。例為差。愈吁其難。而然哉。夫知其難。故思之深。思之深。故有得。因作史論三篇。

蘇文粹卷三

一

與經皆憂小人而作其義一也。其義一。其體二。故曰史焉曰經焉。大凡文之用。四事以實之。辭以章之。道以通之。法以檢之。此經史所兼而有之者也。雖然。經以道法勝。史以事辭勝。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衷。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重。非一代之實錄。史非萬世之常法。體不相公。而用實相資焉。夫易禮樂詩書。言聖人之道。與法詳矣。然弗驗之行事。仲尼懼後世以是為聖人之私言。故因赴告策書。以修春秋。旌善而懲惡。此經之道也。猶懼後世以為己之臆斷。故本周禮。以為凡此經之法也。至於事則舉其略。辭則務於簡。五故曰經以道法勝。史則不然。事既曲詳。辭亦奪權。所謂褒貶論贊之外。無幾焉。故曰史以事辭勝。使後人不知史。而觀經。則所褒莫見其善。狀所貶弗聞其惡。實吾故曰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衷。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重。經或從為起。而書或隱。而不書若此者。衆皆適於教而已。吾故曰經非一代之實錄。史之一紀。一世家。一傳。其間美惡得失。固不可以一

二數則其論贊數十百言之中安能事功之發使天下之人動有所法如春秋哉吾故曰史非萬世之常法夫規矩準繩所以制器器所待而正者也然而不得器則規無所效其圓矩無所用其方準無所施其平繩無所指其圓史待經而正不得史則經晦吾故曰體不相公而用實相資焉噫一規一矩一準一繩足以制萬器後之人其務瞻遷固實錄可也慎無若王通陸長源警言然九月借則善矣

史中

遷固史雖以事辭勝然亦兼道與法而有之故時得仲尼遺意焉吾今擇其善有不可以文曉而可以意達者四悉顯白之其一曰隱而彰其二曰直而寬其三曰簡而明其四曰微而切遷之傳廉頗也議抹爾與之失不載焉見之趙奢傳傳酈食其也謀撓楚權之謬不載焉見之留侯傳固之傳周勃也汗出洽背之耻不載焉見之王陵傳傳董仲舒也議和親之疏不載焉見之匈奴傳夫頗食其勃仲舒皆功十而過一者也苟列一以疵十後之庸人必曰智如廉頗辯如鄒

蘇文粹卷三

二

食其忠如周勃賢如董仲舒而十功不能贖一過則將若其難而意矣是故本傳晦之而他傳發之則其與善也不亦隱而彰乎遷論蘇秦稱其智過人不使獨蒙惡聲論比官伯子多其愛人長首尚憤張湯與其推賢湯善贊酈吏人有所獲不獨暴其惡夫秦伯子湯酈也皆過十而功一者也苟舉十以廢一後之凶人必曰蘇秦比官伯子張湯酈吏雖有善不載矣吾復何望哉是室其自新之路而堅其肆惡之志者也故於傳詳之於論於贊復明之則其懲惡也不亦直而寬乎遷表十二諸侯首惡訖吳實十三國而越不與焉夫以十二名篇而載國十三何也不數矣也皆諸侯耳獨不數吳何也用夷禮也不數而載之何也周奮而羈盟上國也春秋書哀七年公會吳于郢書十二年公會吳于蒙是書十三年公會吳侯及吳子于黃池此其所以雖不數而猶獲載也若越區區於南夷豺狼狐狸之與居不與中國會盟以觀華風而用夷俗之名以赴故君子即其自稱以罪之春秋書定五年於越入吳書十四年於越敗吳于檇李書哀十三年

於越入吳此春秋所以夷狄夏之也苟遷舉而措之諸侯之末則西戎徐狄亦或庶乎其間是以絕而棄之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不知中國禮樂雖勾踐之賢猶不免乎絕與棄則其賤夷也不亦簡而明乎固之表八而王侯六書其人也必曰某王若侯某或功臣外戚則如其姓而首目之曰號謚姓名此異姓列侯之例也諸侯王其目止號謚豈以其尊故不曰名之耶不曰名之而實名之豈以不名則不著耶此同姓諸侯王之例也王子侯其目為二上則曰號謚姓名之而曰名之殺一等矣此同姓列侯之例也及其下則曰號謚姓名夫以同姓列侯而加之異姓之例何哉察其故蓋元始之間王莽偽褒宗室而封之者也非天子親親而封之者也宗室天子不能封而使王莽封之故從異姓例亦示天子不能有其同姓也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權之歸於臣雖同姓不能有名譽誠不可假人矣則其防廢也不亦微而切乎噫隱而彰則後人樂得為善之利直而寬則後人知有悔過之漸簡而明則人君知中國禮樂之為貴德而切則

蘇文粹卷三

三

人君知強臣專制之為患用力寡而成功博其能為春秋繼而使後之史無及焉者以是夫

史下

武問子之論史鈎扶仲尼遷固潛法隱義善矣仲尼則非吾所可評吾性意遷固非聖人其能如仲尼無一可指之失乎曰遷善雜說不顧道所可否固貴諛偽賊死義六者此既陳議矣又欲寸其錄稱以掩其失則煩不可舉今姑告爾其尤大彰明者焉遷之辭浮健簡而足稱一家而乃裂取一經傳記雜於其間以破碎汨亂其體五帝三代紀多尚書之文齊魯晉楚宋衛陳鄭吳越世家多左傳國語之文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傳多論語之文夫尚書左傳國語論語之文非不善也雜之則不善也今夫續繪錦殺衣服之窮美者也尺寸而割之錯而紉之以為服則縲紲之不若選之書無乃類是乎其自序曰談燕太史公又曰太史公遭李陵之禍是與父無異稱也先儒又謂固沒施之名不若遷讓美於談吾不知遷於紀於表於善於世家於



列傳所謂大史公者果其父耶抑其身耶此遷之失也固特漢自創  
業至麟趾之間曷論以足其事者過半且褒賢貶不肖誠已意  
也蓋已意而已今又割他人之言以足之彼既言矣申言之何益及  
其傳遷揚雄皆取其自叙眉眉然曲記其世系固於他載章若是之  
備哉彼遷雄自序可也己因之非也此固之失也或曰遷固之失既  
爾遷固之後為史者多矣范曄陳壽皆巨擘焉然亦有失乎曰烏免  
哉曄之史之傳若酷吏宦者列女獨行多失其入間尤甚者董道以  
忠殺蔡之酷吏鄭眾呂強以廉明自諫蔡之宦者蔡瑛以忍耻妻胡  
蔡之列女李善王純以深仁厚義樂之獨行與夫前書張湯不載於  
酷吏史記姚杜仇趙之徒不載於遊俠遠矣又其是非頗與聖人異  
論竇武何進則戒以宋襄之遠天論西域則惜張騫班勇之遺佛壽  
是欲將相苟免以為順天乎中國叛聖人以秦戎神乎此曄之失也  
壽之志三國也紀魏而傳吳蜀夫三國鼎立稱帝魏之不能有吳蜀  
猶吳蜀之不能有魏也壽獨以帝當魏而以臣視吳蜀吳蜀於魏何

三蘇文粹卷三

四

有而然哉此壽之失也噫固遷失而固亦未為得曄固失而曄  
益甚至壽復兩史之才誠難矣後之史宜以是為監無徒譏之也  
諫上賢君不時有忠臣不時得故作諫論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吾以為諷直一也諷用  
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語楚王淫益其茅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極  
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諷用之術何如耳然則仲  
尼之說非乎曰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吾之說參乎權而歸乎經者  
也如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為桀紂者吾百諫而百聽矣況虛已者  
乎不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若堯舜者吾百諫而百不聽矣況逆忠  
者乎然則奚術而可曰機智勇辨如古游說之士而已夫游說之士  
以機智勇辨濟其詐吾欲諫者以機智勇辨濟其忠諫論其效同  
矣游說機於列國自是世有其人吾獨怪夫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  
者十九諫而死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然而抵觸忌諱或甚於  
諫由是知不必乎諷諫而必乎機也說之術可為諫法者五理論之

執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謂也觸龍以趙后愛女賢於愛子  
未旋踵而長安君出質甘羅以杜郵之死詎張唐而相燕之行有日  
趙卒以兩賢王之意語燕而立歸武臣此理而論之也子貢以內憂  
教田常而齊不得伐魯武公以廢鹿盧而項襄而楚不敢圍周魯連以  
齊臨懼垣衍而魏不果帝秦此勢而禁之也田生以萬戶侯廢張卿  
而劉澤封朱建以富貴與閼孺而辟陽救鄒陽以愛幸悅長君而梁  
王釋此利而誘之也蘇秦以先後羞韓而惠王按劍太息范雎以無  
王耻秦而昭王長跪請教酈生以助秦凌漢而沛公輟洗聽計此激  
而怒之也蘇代以土偶笑田文楚人以弓繳感嬰王蒯通以娶婦悟  
齊相此隱而諷之也五者相傾險詭之論雖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  
何則理而論之主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主雖驕必懼利而誘之主雖  
怠必奮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悟則明懼則  
恭奮則勤立則勇容則寬致君之道盡於此矣吾觀昔之臣言必從  
理必濟莫若唐魏鄭公其初實學縱橫之說此所謂得其術者歟

三蘇文粹卷三

五

龍逢比干不獲稱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免為游說  
無龍逢比干之心也是以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  
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為諫法

諫下

夫臣能諫不能使君必納諫非真能諫之臣君能納諫不能使臣必  
諫非真能納諫之君欲君必納諫之論備矣欲臣必諫乎吾其言  
之夫君之大天也其尊神也其威雷電也人之不能抗天觸神忤雷  
寔亦明矣聖人知其然故立賞以勸之傳曰與王賞諫臣是也猶懼  
其遷矣何使使一日不得聞其過故制刑以威之書曰臣下不正其  
刑墨是也人之情非病風喪心未有避賞而就刑者何苦而不諫哉  
賞與刑不設則人之情又何苦而抗天觸神忤雷寔哉自非性忠義  
不悅賞不畏罪誰欲以言博死者人君又安能盡得性忠義者而任  
之今有三一人勇一人勇性半一人性有與之臨乎淵谷者且  
告之曰龍跳而越此謂之勇不為性被勇者耻也必跳而越焉其

勇怯半者與怯者則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與千金不然則否  
彼勇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者猶未能也須臾顧見猛虎暴  
然向逼則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莊矣然則人豈有勇怯哉要  
在以勢驅之耳君之難犯猶淵谷之難越也所謂性忠義不悅賞不  
畏罪者勇者也故無不諫焉悅賞者勇怯半者也故賞而後諫焉畏  
罪者怯者也故刑而後諫焉先王知勇者不可當得故以賞為千金  
以刑為猛虎使其前有所趨後有所避其勢不得不極言規失此三  
代所以興也末世不然遷其賞於不諫遷其刑於諫宜乎臣之噤口  
縮舌而亂亡隨之也間或賢君欲聞其過亦不過賞之而已嗚呼不  
有猛虎彼法者肯越淵谷乎此無他墨刑之廢耳三代之後如霍光  
誅昌邑不諫之臣者不亦鮮哉今之諫賞時或有之不諫之刑缺然  
無矣苟增其所有有所無則諛者直佞者忠況忠直者乎誠如是  
欲聞諫言而不獲吾不信也

制敵

蘇文粹卷三

六

兵何難曰難乎制敵易難乎制敵曰古者六師之中士不能皆銳馬  
不能皆良器械不能皆利故其兵必有上中下輩力扼虎射命中捕  
敵敢前攻壘敢先乘上兵也習行陣曉擊刺進而進退而退中兵也  
奔則蹶負則喘迎刃而殲望敵而走下兵也凡上兵一支中兵十中  
兵十支下兵百此非獨吾有敵亦不無也為將者不以計用之而曰  
敵以上兵來吾無上兵乎以中兵來吾無中兵乎以下兵來吾無下  
兵乎然則勝負何時而決也夫勝負久而不決不能無老師費財吾  
故曰難乎制敵也若其善兵者則不然堂堂然而陣填然而鼓視敵之  
兵有挺刃大呼而爭奮者此其上兵也以吾下兵委之吾進亦進吾  
退亦退者此其中兵也以吾上兵乘之滿鑣而向之其色動介馬而  
馳之其轍亂者此其下兵也以吾中兵襲之夫如此敵之上兵樂吾  
下兵之易攻也必盡銳不顧而擊之吾得以上兵臨其中中兵臨其  
下此皆以一克十以十克百之兵也焉往而不勝哉是則敵三克吾  
一而吾三克敵二況其上兵雖勝而中兵下兵即既為吾克其勢不

能獨完亦終為吾所并耳噫一失而三得與三失而一得為將者宜  
何取耶昔田忌與齊諸公子逐射孫臏見其馬有上中下因教之曰  
以君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忌從  
之一不勝而再勝卒獲千金夫臏之說乃吾向之說也徒施之射是  
以知其能獲千金而止耳苟取而施之兵雖穰且吳起何以易此哉

蘇先生文粹卷第三

三



老泉先生

論

學妃

史記載帝學元妃曰姜嫄次妃曰簡狄簡狄行浴見燕墮其卵取吞之因生契為商始祖姜嫄出野見巨人跡忻然踐之因生稷為周始相其祖商周信矣其妃之所以生者神奇妖盪不亦甚乎商周有天下七八百年是其享天之祿以能久其社稷而其祖宗何如此之不祥也使聖人而有異於衆庶也吾以為天地必將儲陰陽之和積元氣之英以生之又焉用此二不祥之物哉燕墮卵於前坂而吞之簡狄其喪心乎巨人之跡隱然在地走而避之且不暇忻然踐之何姜嫄之不自愛也又謂行浴出野而遇之是以簡狄姜嫄為淫泆無法度之甚者帝學之妃稷契之母不如是也雖然史遷之意必以詩有天命既鳥降而生商厥初生民時惟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

蘇文粹卷四

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惟行禮而言之吁此又遷求詩之過也毛公之傳詩也以既鳥降為祀郊禘之儀彼帝武為從高辛之行及鄭之箋而後有吞踐之事當毛之時未始有遷史也遷之說出於疑詩而鄭之說又出於信遷矣故天下皆曰聖人非人人不可及也甚矣遷之以不祥誣聖人也夏之衰二龍戲於庭藏其於至周而發之化為雉以生褒姒以滅周使簡狄而吞卵姜嫄而踐跡則其生子當如褒姒以妖惑天下奈何其有稷契也或曰然則稷何以棄曰稷之生也無留無害或者姜嫄疑而棄之乎鄭莊公痛生驚妻氏姜氏惡之事固有然者也吾非惡夫異也惡夫遷之以不祥誣聖人也棄之而牛羊避遷之而飛鳥覆吾豈惡之哉楚子文之生也虎乳之吾固不惡夫異也

管仲

管仲相威公霸諸侯攘戎狄終其身魯國富彊諸侯不叛管仲死賢刁易牙開方用威公竟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

歲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則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管仲而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管仲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知彼威公何人也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賢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為威公果能用三子矣乎仲與威公處幾年矣亦知威公之為人矣乎威公豈不絕乎耳色不絕乎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相慶矣仲以為

釋死之言可以繫威公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維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為無仲也

蘇文粹卷四

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霸莫威於威文文公之下不過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靈不如孝公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襲文公之餘威得為諸侯之盟王者有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自而尚有老成人焉威公之薨也一亂塗地無惑也彼獨恃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賈賈無之為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為是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誣謾不足信也吾觀史錄以不能進選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一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有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明

天下有大知有小知人之智慮有所及有所不及聖人以其大知而兼其小知之功賢人以其所及而濟其所不及愚者不知大知而以

其所不及喪其所及故聖人之治天下也以常而賢人之治天下也  
以時既不能常又不能時夫殆哉夫惟大知而後可以常以其所  
及齊其所不及而後可以時常也者無治而不治者也時也者無亂  
而不治者也日月經乎中天大可以披四海而小或不能入一室之  
下彼固無用此區區小明也故天下視日月之光儼然其若君父之  
威故自有天地而有日月以至于今而未嘗可以一日無焉天下嘗  
有言曰叛父母棄神明則雷霆下擊之雷霆固不能為天下盡擊此  
等擊也而天下之所以兢兢然不敢犯者有時而不測也使雷霆日  
轟轟焉遂天下以求夫叛父母棄神明之人而擊之則其人未必能  
盡而雷霆之威無乃衰乎故夫知日月雷霆之分者可以用其明矣  
聖人之明吾不得而知也吾獨愛夫賢者之用其心約而成功博也  
吾獨怪夫愚者之用其心勞而功不成也是無他也專於其所及而  
及之則其及必精兼於其所不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粗及之而精人  
將曰是惟無及及則精矣不然吾恐秦雄之竊笑也齊威王即位大

蘇文粹卷四

三

亂三載威王一奮而諸侯震懼二十二年是何修何管耶夫齊國之賢  
者非獨一即墨大夫明矣亂齊國者非獨一阿大夫與左右舉阿而  
毀即墨者幾人亦明矣一即墨大夫易知也一阿大夫易知也左右  
舉阿而毀即墨者幾人易知也從其易知而精之故用心甚約而成  
功博也天下之事譬如物十焉吾舉其一而人不知吾之不知其  
九也歷數之至於九而不知其一不如舉一之不可測也而況乎不  
至於九也

辨姦

張文定公撰老蘇先生墓表云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  
友傾一時其命相制曰生民以來數人而已造作語言至  
以為幾於聖人歐陽修亦譽之勸先生與之游而安石亦  
願交於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為  
天下患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往吊先生獨不往作辨姦  
一篇其文曰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者月暈而風  
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正誠固而難知變化而  
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謂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奸惡亂其  
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  
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  
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為人容貌言語固足以欺世而盜名  
者然不伎不求與物浮沉使皆無惠帝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  
亂天下乎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  
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  
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  
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為顛瀾孟軻  
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豈可  
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澀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巨  
膚之衣食大菽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

蘇文粹卷四

四

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姦豎豎刁易牙關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  
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為天下患  
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  
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為過而斯人有不遇之嘆孰知禍之至於此  
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非夫

三子知聖人汗

孟子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汚吾為之說曰汗下也幸我  
子貢有若三子者其智不足以知聖人高深幽絕之境而徒得其下  
者焉耳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由自世之後  
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運也有若曰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  
未有夫子之盛也是知夫子之大矣而未知夫子之所以大也宜乎  
謂其智足以知聖人汗而已也聖人之道一也夫大者見其大小者見  
其小高者見其高下者見其下而聖人不知也苟有形於吾前者吾  
以為無不見也而離婁子必將有見吾之所不見焉是非物罪也恭

山之高百里有却走而不見者矣有見而不至其趾者矣有至其趾而不至其上者矣而泰山未始有變也有高而已耳有大而已耳見之不逃不見不求見至之不拒不至不求至而三子者至其趾也顏淵從夫子游出而告人曰吾有得於夫子矣宰我子貢有若從夫子游出而告人曰吾有得於夫子矣夫子之道一也而顏淵得之以爲道有高而又有下猶泰山之有趾也高則難知下則易從難知故夫子之道尊易從故夫子之道行非夫子下之而求行也道固有下者也泰山非能有趾而不能無趾也子貢謂夫子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貶焉夫子不悅夫有其大而後能安其大有其小焉則亦不狹乎其小夫子有其大而子貢有其小然則無惑乎子貢之不能安夫夫子之大也

利者義之和

義者所以宜天下而亦所以拂天下之心苟宜也宜乎其拂天下之

全義卷第

五

心也求宜乎小人耶求宜乎君子耶求宜乎君子也吾未見其不以至正而能也抗至正而行宜乎其拂天下之心也然則義者聖人哉天下之器也伯夷叔齊殉大義以饋于首陽之山天下之人安視其死而不悲也天下而果好義也伯夷叔齊其不以餓死矣雖然非義之罪也徒義之罪也武王以天命誅獨夫紂揭大義而行夫何郵天下之人而其發粟散財何如此之汲汲也意者雖武王亦不能以徒義加天下也乾文言曰利者義之和又曰利物足以和義嗚呼盡之矣君子之耻言利亦耻言夫徒利而已聖人服天下之剛以爲義其支派分裂而四出者爲直爲斷爲勇爲怒於五行爲金於五聲爲商凡天下之言剛者皆義也其爲道決裂慘殺而難行者也雖然無之則天下將流蕩忘反而無以節制之也故君子欲行之必即於利即於利則其爲力也易是於利則其爲力也難利在則義存利亡則義喪故君子樂以趨義而小人悅以爭利義也必也天下無小人而後吾之徒義始行矣嗚呼難哉聖人滅人國殺人父刑人子

而天下喜樂之有利義也與人以千乘之富而人不奢爵人以九命之貴而人不驕有義利也義利相爲用而天下運諸掌矣五色必有丹而色和五味必有甘而味和義必有利而義和文言之所云雖以論天德而易之道本因天以言人事說易者不求之人故吾猶有言也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四

三蘇文粹卷四

六

老泉先生

權書序

人有言曰儒者不言兵仁義之兵無術而自勝使仁義之兵無術而自勝也則武王何用乎太公而牧野之戰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又何用也權書豈甚也而所以用仁濟義之術也吾疾夫世之人不究本末而妄以我為孫武之徒也夫孫氏之言兵為常言也而我以此書為不得已而言之書也故仁義不得已而後言權書用焉然則權者為仁義之窮而作也

心術

為將之道當先治心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敵凡兵上義不義雖利勿動非一動之為利害而他日將有所不可措手足也夫惟義可以怒士士以義怒可

本蘇文粹卷五

與百戰凡戰之道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既戰養其氣既勝養其心謹烽燧嚴斥候使耕者無所顧忘所以養其財豐犒而優勞之所以養其力小勝益意小挫益厲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其所欲為所以養其心故士常蓄其怒懷其欲而不盡則有餘勇欲不盡則有餘食故雖并天下而士不厭兵此黃帝之所以七十戰而兵不殆也不養其心一戰而勝不可用矣凡將欲智而嚴凡士欲愚智則不可測嚴則不可犯故士皆委已而聽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後可與之皆死凡兵之動知敵之主知敵之將而後可以動於險窺艾絕兵於蜀中非劉禪之庸則百萬之師可以坐縛彼固有所侮而動也故古之賢將能以兵管敵而又以敵自管故去就可以決凡主將之道知理而後可以舉兵知勢而後可以加兵知節而後可以用兵知理則不煩知勢則不沮知節則不窮見小利不動見小患不避見小利小患不足以廢吾技也夫然後有以支大患夫惟養其心自愛者無敵於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靜可以制百動兵有長

短敵我一也敢問吾之所長吾出而用之彼將不與吾校吾之所短吾敵而置之彼將疆與吾角奈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知吾之所長吾陰而養之使之狎而墮其中此用長短之術也善用兵者使之無所顧有所恃無所顧則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則知不至於必敗人等當猛虎當驍而操擊徒手遇螭蜴變色而却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將矣相揚而按劔則烏獲不敢逼冠胄衣甲據兵而寢則童子擊手殺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則力有餘矣

法制

將戰必審知其將之賢愚與賢將戰則持之與愚將戰則乘之持之則容有所伺而為之謀乘之則一舉而奪其氣雖然非愚將勿乘乘之不動其禍在我分兵而迭進所以持之也并力而一戰所以乘之也古之善軍者以刑使人以賞使人以怒使人而其中必有以義附者焉不以戰不以掠而以備急難故越有君子六千人韓之戰秦之

本蘇文粹卷五

關士倍於晉而出穆公於淖者放食馬者也兵或寡而易危或眾而易叛難於用眾莫危於用寡治眾者法欲繁繁則士難以動治寡者法欲簡簡則士易以祭不然則士不任戰矣惟眾而繁雖勞不害為疆以眾入險阻必分軍而疎行夫險阻必有伏伏必有約軍分則伏不知所擊而其約搆矣臨懼感跡行以紆士氣莫危於攻莫難於守客主之勢然也故城有二不可守兵少不足以實城城小不足以容兵夫惟賢將能以寡為眾以小為大當敵之衝人莫不守我以疑兵彼將不進雖告之曰此無人彼不信也度彼所襲替兵以備彼不我測謂我有餘夫何患兵少偃旗仆鼓寂若無氣嚴戢兵士敢譁者斬時令老弱登堙示怯兼懈突擊其眾可走夫何患城小背城而戰欲其不懼面城而戰陣欲直欲銳欲疎欲速夫直而銳疎而速則士心危危則致死死而戰欲其致死夫能靜而自觀者可用人矣吾何為則怒吾何為則懼吾何為則疑吾何為則法夫人

豈異於我天下之人孰不能自觀其一身是以知此理者望之人皆  
可以將平居與人言一語不循故舊且聘而忌敵以形形我恬而不  
怪亦已固矣是故智者視敵有無故之形必謹察之勿動疑形二可  
疑於心則疑而為之謀心固得其實也可疑於目勿疑彼敵疑我也  
是故心疑以謀應目疑以靜應彼誠欲有所為耶不使吾得之目矣  
疆弱

知有所其愛知有所不足愛可以用兵矣故夫善將者以其所不足  
愛者養其所甚愛者士之不能皆銳馬之不能皆良器械之不能皆  
利固也慮之而已矣兵之有上中下也是兵之有三權也孫臏有言  
曰以君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此  
兵說也非馬說也下之不足以與其上吾既知之矣吾既棄之矣  
中之不足以與吾上下之不足以與吾中吾不既再勝矣乎得之多  
於棄也吾斯從之矣彼其上之不得其中下之援也乃能獨完耶故  
曰兵之有上中下也是兵之有三權也三權也者以一致三者也管

蘇文粹卷五

三

仲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嗚呼不從其瑕而攻之天下皆  
疆敵也漢高帝之憂在項籍耳雖然親以其兵而與之角者蓋無幾  
也隋何取九江韓信取魏取代取趙取齊然後高帝起而取項籍夫  
不及汲於其憂之所在而仿徨乎其不足卹之地彼蓋所以孤項氏  
也秦之憂在六國蜀最僻最小最先取楚最疆最後取其憂在蜀  
也諸葛孔明一出其兵乃與魏氏角其亡宜也取天下取一國取一  
陣皆如是也范蠡曰凡陣之道益左以為壯設右以為托春秋時楚  
伐隋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  
偏敗衆乃擣蓋一陣之間必有壯托左右要當以吾疆攻其弱耳唐  
太宗曰吾自與兵習觀行陣形勢每戰視敵疆其左吾亦疆吾左弱  
其右吾亦弱吾右使弱常遇疆疆常遇弱敵犯吾弱追奔不過數十  
百步吾擊敵弱常突出自背及攻之以是必勝後之庸將既不能處  
其疆弱以敗而又曰吾兵有老弱雜其間非整軍精銳以故不能勝  
不知老弱之兵兵家固亦不可無無之是無以耗敵之疆兵而全吾

之銳鋒敗可俟矣故智者輕棄吾弱而使敵輕用其疆忘其小喪而  
志於大得夫固要其終而已矣

攻守

古之善攻者不盡兵以攻堅城善守者不盡兵以守敵衝夫盡兵以  
攻堅城則鈍兵費糧而緩於成功盡兵以守敵衝則兵不分而彼間  
行襲我無備故攻敵所不守守敵所不攻攻者有三道焉守者有三  
道焉三道一曰正二曰奇三曰伏坦坦之路軍殺擊人肩摩出亦此  
入亦此我所必攻彼所必守者曰正道大兵攻其南銳兵出其北大  
兵攻其東銳兵出其西者曰奇道大山峻谷中盤絕徑潛師其間不  
鳴金不擣鼓突出乎平川以衝敵入腹心者曰伏道故兵出於正道  
勝敗未可知也出於奇道十出而五勝矣出於伏道十出而十勝矣  
何則正道之城堅城也正道之兵精兵也奇道之城不必堅也奇道  
之兵不必精也伏道則無城也無兵也攻正道而不知奇道與伏道  
焉者其將不偶人是也守正道而不知奇道與伏道焉者其將亦不

蘇文粹卷五

四

偶人是也夫盜之於人抉門斬關而入者有焉他戶之不而鍵而  
入者有焉乘墟垣坎牆趾而入者有焉抉門斬關而主人不之察後  
希矣他戶之不而鍵而主人不之察大半矣乘墟垣坎牆趾而主人  
不之察皆是矣焉主人者宜無曰門之固而他戶牆隙之不卹焉夫  
正道之兵抉門之盜也奇道之兵他戶之盜也伏道之兵乘垣之盜  
也所謂正道者若秦之函谷吳之長江蜀之劍閣是也昔者六國嘗  
攻函谷矣而秦將敗之曹操嘗攻長江矣而周瑜走之鍾會嘗攻劍  
閣矣而姜維拒之何則其為之守備者素也劉濤及攻大梁田祿伯  
請以五萬人別循江淮收淮南長沙以與濤會武關彭公孫述  
自江州沂都江破侯丹兵徑拔武陽繞出延空軍後疾以精騎赴廣  
都距成都不過十里李嫺攻蔡蒙悉精卒以抗李光顏而不備愬愬  
自成破張崇疾馳二百里夜半到蔡蒙明擒元濟此用奇道也漢  
武攻南越屠家請發夜即兵浮船解河江道番禺城下以出越人不  
意鄧艾攻蜀自陰平由景谷攀木緣磧魚貫而進至油江而降馬

至絲竹而斷諸葛瞻遠矚劉備由今化守漢關之左有合曰禁而  
不之備林言尚讓入之夾攻關而關兵潰此用伏道也吾觀京等  
用兵者一陣之間尚猶有正兵奇兵伏兵三者以取勝況守一國攻  
一國而社稷之安危繫焉者其可以不知此三道而欲使之將耶

用間

孫武既言五間則又有曰商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南  
故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所恃而動  
也按書伊適夏醜夏歸亳史太公嘗事紂去之歸周所謂在夏在  
商誠矣然以為間何也湯文王固使人間夏商耶伊呂固與人為間  
耶桀紂固待間而後可伐耶是雖甚庸亦知不然矣然則吾意天下  
存亡寄於一人伊尹之在夏也湯必曰桀雖暴一旦用伊尹則民心  
復安吾何病焉及其歸亳也湯必曰桀得伊尹不能用必亡矣吾不  
可以安視民病遂與天下共亡之呂牙之在商也文王必曰紂雖虐  
一旦用呂牙則天祿必復吾何憂焉及其歸周也文王必曰紂得呂

太蘇文粹卷五

五

牙不能用必亡矣吾不可以又湯天命遂命武王與天下共亡之然  
則夏商之存亡待伊呂用否而決矣夫間將之賢者必曰能逆知敵  
國之勝敗問其所以知之之道必曰不愛千金故能使人為之出萬  
死以間敵國或曰能因敵國之使而探其陰計嗚呼其亦勞矣伊呂  
一歸而夏商之國為決亡使湯武無用間之名與用間之勞而得用  
間之實此非上智其誰能之夫兵雖誦道而本於正者終亦必勝今  
五間之用其歸於詐成則為利敗則為禍日與人為詐人亦將且詐  
我故能以間勝者亦或以間敗吾聞不忠為敵用一敗也不得敵  
之實而得敵之所偽示者以為信立敗也受吾財而不能得敵之陰  
計懼而以偽言我三敗也夫用心於正一振而羣綱舉用心於詐百  
補而千穴敗智於此不足恃也故五間者非明君賢將之所上明君  
賢將之所上者上智之間也是以淮陰曲逆蓋不事楚而高祖擒籍  
之計定左車周叔不用於趙魏而淮陰進兵之謀決嗚呼是亦間也

高帝

漢高帝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揣摩天下之勢舉指  
揮自以切制項羽不如張良微此二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木  
覆之人而止耳然天下已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之所不及  
則高帝常先為之規畫處置以備後世之所為雖然如自見其重而  
為之者蓋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也帝嘗語呂  
后曰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為大尉方是時劉氏既  
安矣勃又將誰安耶故吾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  
之禍也雖然其不去呂后何也勢不可也昔者武王沒成王幼而三  
監叛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武庚祿父者而無有以制  
之也獨計以為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呂后佐帝定  
天下為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鎮壓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壯故不  
去呂后者為惠帝計也呂后既不可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  
變而天下不搖是故以樊噲之功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嗚呼彼豈  
獨於噲不仁耶且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陣功不為少矣方亞父味項

太蘇文粹卷五

六

非時微會請讓羽則漢之為漢未可知也一旦人有要會欲滅戚氏  
者時噲出伐強立命平勃即斬之夫噲之罪未形也惡之者誠為未  
必也且高帝之不以一女子斬天下之功臣亦明矣彼其要於呂氏  
呂氏之疾若若祿董皆庸才不足恤獨噲豈健諸將所不能制後世  
之患無大於此矣夫高帝之視呂后也猶噲者之視董也使其毒可  
以治病而無至於殺人而已矣樊噲死則呂后之毒將不至於殺人  
高帝以為是足以死而無憂矣彼平勃者遺其妻者也噲之死於惠  
之六年也天也彼其尚在則呂后不可給太尉不得入北軍矣或謂  
噲於帝最親使之尚在未必與帝謀叛夫噲信然布虛縻皆由面稱  
孤而結又最為親幸然及高帝之未崩也背相繼以逆誅誰謂百歲  
之後推埋屠狗之人見其親戚乘勢為帝主而不欣然從之耶吾故  
曰彼平勃者遺其妻者也

項籍

五言論項籍有取天下之才而無取天下之慮

而無取天下之量劉備有取天下之量而無取天下之才故三人終  
其身無成焉且夫不有所棄不可以得天下之勢不有所忍不可以  
盡天下之利是故地有所不取城有所不攻勝有所不就敗有所不  
避其來不喜其去不怒其天下之所為而徐制其後乃克有濟嗚呼  
項籍有百戰百勝之才而死於垓下無憾也吾於其戰鉅鹿也見其  
慮之不長量之不大未嘗不怪其死於垓下之晚也方籍之渡河沛  
公始整兵霸關籍於此時若急引軍趨秦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據咸  
陽制天下不知出此而區區與秦將爭一旦之命既全鉅鹿而猶非  
徇河南新安問至函谷則沛公入咸陽數日矣夫秦人既已安沛公  
而擊籍則其勢不得強而臣故籍雖遠沛公漢中而卒都彭城使沛  
公得選定三秦則天下之勢在漢不在楚楚雖百戰百勝尚何益哉  
故曰兆垓下之死者鉅鹿之戰也或曰雖然籍必能入秦乎曰項梁  
死章邯謂楚不足慮故移兵伐趙有輕楚心而良將勁兵盡於鉅鹿  
籍誠能以必死之士擊其輕敵寡弱之師入之易且且亡秦之守關

本蘇文粹卷五

七

與沛公之守善可知也沛公之攻關與籍之攻善不又可知也  
秦之守而沛公攻之沛公之守而籍攻之然則亡秦之守籍不  
能入哉或曰秦可入矣如救趙何曰虎方捕鹿羅據其穴搏其子虎  
安得不踰鹿而返返則碎於羅明矣軍志所謂攻其必救也使籍入  
關王離涉間必釋趙自救籍據關擊其前趙與諸侯救者十餘戰  
躡其後覆之必矣是籍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功於秦也戰國時魏伐  
趙齊救之田忌引兵疾走大梁因存趙而破魏彼宋義號知兵殊不  
達此也安陽不進而曰待秦故吾恐秦未救而沛公先據關矣籍與  
秦俱失焉是故亡秦之取天下者常先圖所守諸葛孔明奪荊州而就  
西蜀吾知其無能為也且彼宋嘗見大險也彼以為關門者可以不  
亡也吾嘗觀蜀之險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繼航航而自完猶且不  
給而何足以制中原哉若夫秦漢之故都沃土千里洪河大山真可  
以控天下又烏事夫不可以措足如劍門者而後曰險哉今天富人  
心居四逼五達之都使其財布出於天下然後可以收天下之利有

小丈夫者得一金積而藏諸家拒戶而守之嗚呼是求不失也非求  
富也大盜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也

六國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或  
曰六國互喪率賂秦耶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援不能獨完故  
曰弊在賂秦也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  
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則  
秦之所大欲諸侯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荆棘  
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予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  
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諸侯  
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秦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疆弱勝負  
已判矣至于顛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  
火不滅此言得之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蘇而不助  
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略能守其土義不

本蘇文粹卷五

八

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荆卿為計始速  
禍焉趙嘗五戰于秦三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却之泊牧  
以謀誅邯鄲為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  
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三國各安其地三國  
齊人勿附于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勝存亡之理當與秦  
相較或未易量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  
下之奇才并力西嚮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  
勢而為秦人積威之所切日削月割以趨於亡為國者無使為積威  
之所劫哉夫六國與秦皆諸侯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  
之勢苟以天下之大下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孫武

求之而不窮者天下奇才也天下之士與之言兵而曰我不能者幾  
人求之於言而不窮者幾人言不窮矣求之於用而不窮者幾人嗚  
呼至於用而不窮者吾未之見也孫武十三篇兵家舉以為師然以



吾評之其言兵之雄乎今其書論音權家機出入神鬼自古以兵者  
書者罕所及以是而揣其為人必謂有應敵無窮之才不知武用兵  
乃不能必克與書所言遠甚吳王闔廬之入郢也武為將軍及秦楚  
交敗其兵越王入踐其國外禍內患一旦迭發吳王奔走自救不暇  
武殊無一謀以弭斯亂若按武之書以背武之失凡有三焉九地曰  
威加於敵則交不得合而武使秦得聽包胥之言出兵救楚無忌吳  
之心斯不感之甚其失一也作戰曰又暴師則銳兵挫銳力殫貨  
則諸侯乘其弊而起且武以九年冬伐楚至十年秋始還可謂又暴  
矣越人能無乘間入國乎其失二也又曰殺敵者怒也今武縱子胥  
伯嚭觀平王尸復一夫之私忿以激怒敵此司馬戍子西子期所以  
必死難吳也勾踐不類舊塚而吳服田單請燕掘墓而齊奮知謀與  
武遠矣武不達此其失三也然始吳能以入郢乃因胥唐蔡之怒  
及乘楚瓦之不仁武之功蓋亦鮮矣夫以武自為書尚不能自用以  
取敗况區區祖其故智餘論者而能將乎且吳起與武一體之人

三蘇文粹卷五

九

也皆著書言兵世稱之曰孫吳然而吳起之言兵也輕法制草略無  
所統紀不若武之書詞約而意盡天下之兵說皆歸其中然吳起始  
用於魯破齊及入魏又能制秦兵入楚楚復霸而武之所為不如是  
書之不足信也固矣今夫外御一隸內治一妾是賊丈夫亦豈大尊  
必有人而教之及夫御三軍之衆圍營而自固或且有亂然則是三  
軍之衆惑之也故善將者視三軍之衆與視一隸一妾無加焉故其  
心常若有餘夫以一人之心當三軍之衆而其中恢恢然猶有餘地  
此尊信之所以多多而益辦也故夫用兵豈有異術哉能勿視其衆  
而已矣

子貢

君子之道智信難信者所以正其智也而智常至於不正智者所以  
通其信也而信常至於不通是故君子慎之也世之儒者曰徒智可以  
成也人見乎徒智之可以成也則舉而棄乎信信則曰徒智可以  
成也而不可以繼也子貢之以亂齊被吳存魯也吾悲之彼子貢者

遊說之士苟以邀一時之功而不以可繼為事故不見其禍使夫王  
公大人而計出於此則其未見其不旋踵而敗也吾聞之王者之兵  
計萬世而動霸者之兵計子孫而舉疆國之兵計終身而發不可繼  
也子貢之兵是明日不可用也故吾貴之出也吾以為為存也而  
齊可無亂吳可無滅何也田常之將基也憚高國鮑晏故使移兵伐  
高為陽計者莫若抵高國鮑晏爭之彼必懼而問焉則對曰田常遣  
子之兵伐魯魯竊哀子之將亡也彼必詰其故則對曰齊之有田氏  
猶人之養虎也子之於齊猶肘腋之於身也田氏之欲肉齊入矣然  
未敢逞志者懼肘腋之捍也今子出伐魯肘腋去矣田氏孰懼哉吾  
見身將碎裂而肘腋隨之所以乎也彼必懼而咨計於我因教之曰  
子悉甲趨魯壓境而止吾請為子潛約魯侯以待田氏之變師其兵  
從子入討之魯人計之禍其勢不得不聽歸以約魯侯魯侯懼齊  
伐其勢亦不得不聽因使練兵蒐粟以俟齊魯誅亂臣而定新主齊  
必德魯數世之利也吾觀仲尼以為齊人不與田常者乎故請哀公

三蘇文粹卷五

十一

討之公誠以魯之衆從高國鮑晏之師加齊之半可以轅田常於都  
市其勢甚便其成功甚大惜乎賜之不出於此也齊王舉兵誅呂  
氏呂氏以灌嬰為將拒之至樂陽嬰使使諭齊及諸侯連和以待呂  
氏變其誅之今田氏之勢何以異此有魯以為齊有高國鮑晏以為  
灌嬰惜乎賜之不出於此也

蘇先生文粹卷第五



衡論 卅四

事有可以盡告人者有可告人以其端而不可盡者盡以告人其難在告人以其端其難在用今夫衡之有刻也於此為銖於此為石求之而不得曰是非善衡焉可也曰權罪者非也始吾作權書以為其用可至於無窮而亦可至於無用於是又作衡論十篇嗚呼從吾說而不見其成乃可以罪我焉耳

遠慮

聖人之道有經有權有機是以有民有群臣而又有腹心之臣曰經者天下之民舉知之可也曰權者民不得而知矣群臣知之可也曰機者雖群臣亦不得而知矣腹心之臣知之可也夫使聖人而無權則無以成天下之務無機則無以濟萬世之功然皆非天下之民所

蘇文粹卷六

宜知而機者又群臣不得聞群臣不得聞誰與議不議不濟然則所謂腹心之臣者不可一日無也後世見三代取天下以仁義而守之以禮樂也則曰聖人無機夫取天下與守天下無機不能顧三代聖人之機不若後世之詐故後世不得見耳有機也是以有腹心之臣禹有益湯有伊尹武王有太公望是二臣者聞天下之所不知知群臣之所不知禹與湯武偕其機於上而三臣者和之於下以成萬世之功下而至於桓文有管仲狐偃為之謀主闔廬有伍員勾踐有范蠡大夫種高祖之起也大將任韓信黥布彭越裨將任曹參樊噲滕公灌嬰游說諸侯任鄒生陸賈縱公至於奇機密謀群臣所不與者唯留侯鄒侯二人唐太宗之臣多奇才而委之深任之密首亦不過曰房杜夫君子為善之心與小人為惡之心一也君子有機以成其善小人有機以成其惡有機也雖惡亦或濟無機也雖善亦不克是故腹心之臣不可一日無也同馬氏魏之賊也有賈充之徒焉之腹心之臣以濟陳勝吳廣秦民之湯武也無腹心之臣以不克則

無腹心之臣者無機也有機而泄也夫無機與有機而泄者譬如虎豹食人而不知設陷穽設陷穽而不知以物覆其上者或曰機者創業之君所假以濟耳守成之世其奚事機而安用夫腹心之臣嗚呼守成之世能遂熙然如太古之世矣乎未也吾未見機之可去也且夫天下之變常伏於燕安田文所謂子少國危大臣未附如此等事何世無之當是之時而無腹心之臣可為寒心哉昔者高祖之末天下既定矣而又以周勃遺孝惠孝文帝之末夫下既治矣而又以霍光遺孝昭孝宣蓋天下雖有泰山之勢而聖人常以累卵為心故雖守成之世而腹心之臣不可去也傳曰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

御將

人君御臣相易而將難將有二有賢將有才將而御才將尤難御相以禮御將以術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不以禮不以信是不為也不以術不以智是不能也故曰御將難而御才將尤難六

蘇文粹卷六

可親而君亦如天之視人泊然無愛之心也是以社稷之憂彼不以為憂社稷之喜彼不以為喜君憂不辱君辱不死一人舉之用之一人毀之則捨之宰相遊嫌畏讒且不暇何暇盡心以憂社稷數遷數易視相府如傳舍百官汎汎於下而天子惴惴於上一旦有卒然之憂吾未見其不顛沛而殞越也聖人之任腹心之臣也尊之如父師愛之如兄弟握手入卧內同起居寢食無不言言無不盡百人譽之不加百人毀之不加踈尊其爵厚其祿重其權而後可與議天下之機慮天下之變 太祖用趙中令也得其道矣近者寇萊公亦誠其人然與之權輕故終以見逐而天下幾有不測之變然則必使之可以生人殺人而後可也

畜其初皆獸也彼虎豹能搏能噬而馬亦能蹄牛亦能觸先王知能搏能噬者不可以人力制故殺之不能驅之而後已蹄者可馭以羈繼觸者可拘以楅衡故先王不忍棄其材而廢天下之用如曰是能蹄是能觸當與虎豹并殺而同驅則是天下無駟驥終無以服乘耶先王之選才也自非大委劇惡如虎豹之不可以變其搏噬者未嘗不欲制之以術而全其才以適於用况為將者又不可責以廉隅細謹顧其才何如耳漢之衛霍趙充國唐之李靖李勣賢將也漢之韓信彭布彭越唐之薛萬徹侯君集盛彥師才將也賢將既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可也苟又曰是難御則是不肖者而後可也結以重恩示以赤心美田宅豐飲饌歌童舞女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此先王之所以御才將者也近之論者或曰將之所以畢智竭力犯霜露蹈白刃而不辭者慕賞耳為國家者不如勿先賞以邀其成功或曰賞所以使人不先賞人不為我用是皆一隅之說非通論也將之才固有大小傑然於庸將之中者才小者也傑然於才

三 蘇祥奏

將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人君當觀其才之大小而為制御之術以稱其志一隅之說不可用也夫養驥驥者曲其芻粒絮其羈絡居之新閑浴之清泉而後青之千里彼馴驥者且志常在千里也夫豈以一飽而廢其志哉至於養鷹鷹則不然獲一雉飼以一雀獲一兔飼以一鼠彼知不盡力於擊搏則其勢無所得食故然後為我用才大者驥驥也不先賞之是養驥驥者飢之而責其千里不可得也才小者鷹也先賞之是養鷹鷹者飽之而求其擊搏亦不可得也是故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大者不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小者兼而用之可也昔者漢高帝一見韓信而授以上將解衣衣之推食哺之一見黥布而以為淮南王伊具飲食如王者一見彭越而以為相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於漢也厥後追項籍垓下與信越期而不至捐數千里之地以界之如蕞弊屣項氏未滅天下未定而三人者已極富貴矣何則高帝知三人者之志大不極於富貴則不為我用雖極於富貴而不減項氏不定天下則其志不已也至於樊會滕

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陣而後增數級之爵否則終歲不遷也項氏已滅天下已定樊會滕公灌嬰之徒計百戰之功而後爵之通侯夫豈高帝至此而奮哉知其才小而志小雖不先賞不怨而先賞之則彼將泰然自滿而不復以立功為事故也噫方韓信之立於齊劇通武涉之說未去也當是之時而奪之玉漢其殆哉夫人豈不欲三分天下而自立者而彼則曰漢王不奪我齊也故齊不捐則韓信不懷韓信不懷則天下非漢之有嗚呼高帝可謂知大計矣

任相

古之善觀人之國者觀其相何如人而已議者常曰將與相均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國有征伐而後將權重有征伐無征伐相皆不可一日輕相賢耶則群有司皆賢而將亦賢矣將賢耶相雖不賢將不可易也故曰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任相之道與任將不同為將者大槩多才而或頑鈍無耻非皆節廉好禮不可犯者也故不必優以禮貌而其有不羈不法之事則亦不可以常法御何則豪

蘇祥奏

縱不趨約束者亦將之常態也武帝視大將軍往往蹶廁而李廣利破大宛殺上卒之罪則寢而不問此任將之道也若夫相必節廉好禮者為也又非豪縱不趨約束者為也故接之以禮而重責之古者相見於天子天子為之離席起立行道為之下與有病親問不幸而死親弔待之如此其厚然其有罪亦不私也天地大變天下大過而相以不起聞矣相不勝任策書至而布衣出府免矣相有他失而棧車牝馬歸以思過矣夫接之以禮然後可以重其責而使無怨言責之重然後接之以禮而不為過禮薄而責重彼將曰主上遇我以何禮而重我以此責也甚矣責輕而禮重彼將遂弛然不肯自飭故禮以維其心而重責以勉其意而後為相者莫不盡忠於朝廷而不卹其私吾觀賈誼書至所謂長太息者常反覆讀不能已以為誼生文帝時文帝遇將相大臣不為無禮獨周勃一下獄誼遂發此使誼生於近世見其所以遇宰相者則當復何如也夫湯武之德三尺童子皆知其為聖人而猶有伊尹太公者為師友焉伊尹太公非賢於

湯武也而二聖人者特不願以師友之明有尊也噫近世之君姑勿  
責於此天子御坐見宰相而起者有之乎無矣在與而下者有之乎  
亦無矣天子坐殿上宰相與百官趨走於下掌儀之官名而呼之若  
郡守召胥吏耳雖臣子為此亦不過然尊尊貴貴之道不若是衰也  
夫既不能待之以禮則其罪之也吾法將亦不得用何者不果於用  
禮而果於用刑則其心不服故法曰有罪而加之以其刑及其免  
相也既曰有罪而刑不加焉不過削之一官而出之大藩鎮此其  
弊皆始於不為之禮賈誼曰中罪而自弛大罪而自裁夫人不我誅  
而安忍棄其身此必有大愧於其君故人君者必有以愧其臣故其  
臣有所不為武帝嘗以不冠見平洋侯故嘗天下多事朝廷憂懼之  
際使石慶得容於其間而無咎焉然則必其待之如禮而後可以責  
之如法也且吾聞之待以禮而彼不自效以報其上重其責而彼不  
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祿位成其功名者天下無有也彼人主傲然於  
上不禮宰相以自尊大者孰若使宰相自效以報其上之為利宰相

蘇秦卷六

五

利其君之不責而豐其私者孰若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祿位成其功  
名之為福吾又未見去利而就害遠福而求禍者也

重遠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仁矣乎非仁也勢也天下之勢猶一身一身之  
中手足病於外則腹心為之深思靜慮於內而求其所以瘳之之術  
腹心病於內則手足為之奔掉於外而求其所以瘳之之物腹心手  
足之相救非待仁而後然善故曰武王之不泄邇不忘遠非仁也勢  
也勢如此其急而古之君獨武王然者何也人皆知一身之勢而武  
王知天下之勢也夫不知一身之勢者一身危而不知天下之勢者  
天下不危乎哉秦之保關中自以為子孫萬世帝王之業而陳勝吳  
廣乃楚人也由此觀之天下之勢遠近如一然以吾言之遊之可憂  
未若遠之可憂之深也近之官更賢耶民譽之歌之不賢耶譏之謗  
之譽歟譏者譽則必傳傳則必達於朝廷是官吏之賢否易知也  
一大不獲其所訴之刺史刺史不問則褻被走京師緩不過旬月

鼓叫號而有司不得不省矣是民有冤易訴也吏之賢否易知而民  
之冤易訴亂何從始耶遠方之民雖使盜跖為之郡守構杖養發為  
之縣令郡縣之民群朝而聚罵者雖千百為羣朝廷不知也白日執  
人於市誣以殺人雖其兄弟妻子聞之亦不過訴之刺史不幸而刺  
史又抑之則死且無告矣彼見郡守縣令據案執筆吏卒傍列箠械  
滿前駭然而喪膽矣則其謂京師天子所居者當便如何而又行數  
千里費且百萬富者尚或難之而貧者又何能乎故其民常多怨而  
易動吾故曰近之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之深也國家分十七路河朔  
陝右廣南川峽實為要區河朔陝右二虜之防而中國之所恃以安  
廣南川峽貨財之源而河朔陝右之所恃以全其勢之輕重何如哉  
曩者比胡驕恣西寇勃叛河朔陝右尤所加卹一郡守一縣令未嘗  
不擇至於廣南川峽則例以為遠官審官差除取具臨時賞論量移  
往往而至凡朝廷稍所優異者不復官之廣南川峽而其入亦以  
廣南川峽之官為失職庸人無所歸故常聚於此嗚呼知河朔陝右

蘇秦卷六

六

之可重而不知河朔陝右之所恃以全之地不可輕是欲富其倉而  
蕪其田倉不可得而富也矧其地控制南夷氏蠻最為要害土之所  
產又極富夥明珠人貝統錦布帛皆極精好陸負水載出境而其利  
百倍然而關譏門征賦雇之費非百姓移力所能辦故倉官專其利  
而齊民受其病不招權不鬻獄者世俗遂指以為廉吏矣而招權鬻  
獄者又豈盡無嗚呼吏不能皆廉而廉者又止如此是斯民不得一  
日安也方今賊取日重科歛日煩罷弊之民不任官者復有所規求  
於其間矣淳化中李順竊發於蜀州郡數十望風奔竄近者智高亂  
廣南東勝取九城如反掌國家設城池養士卒蓄器械儲米粟以為  
戰守備而凶豎一起若涉無人之境者吏不肖也夫以一身任一  
方之責者莫若漕刑廣南川峽既為天下要區而其中之郡縣又有  
為廣南川峽之要區者其牧宰之賢否實一方所以安危幸而賢則  
已其戢民贖貨的然有罪可誅者漕刑固亦得以舉劾若夫庸陋選  
懦不才而無過者漕刑雖賢明其勢不得易置此猶弊車楚馬而求

僕夫之善御也郡縣有敗事不以責之則彼必曰敗事者其所治其所者其人也吾將何所歸罪故莫若使漕刑自舉其人而任之他日有敗事則謂之曰爾謂此人堪此職也今不堪此職是爾欺我也責有所任罪無所逃然而擇之不得其人者蓋寡矣其餘郡縣雖非一方之所以安危者亦當詔審官俾勿輕授賊吏冗流勿措其間則民雖在千里外無異於處畿甸中矣

廣士

古之取士取於盜賊取於夷狄古之人非以盜賊夷狄之士可為也以賢之所在而已矣夫賢之所在貴而賤取焉賤而取焉是以盜賊下人夷狄異類雖奴隸之所耻而往往登之朝廷坐之郡國而不以為非而繩趨尺步華言華服者往往及擯棄不用何則天下之能繩趨而尺步華言而華服者衆也朝廷之政郡國之事非特如此而可治也彼雖不能繩趨尺步華言華服然而其才果可用於此則居此位可也古者天下之國大而多士大夫者不過曰齊魯秦也而管

蘇文粹卷六

七

夷吾相齊賢也而舉二盜焉穆公霸秦賢也而舉由余焉是其能果於是非而不牽於衆人之議也未聞有以用盜賊夷狄而鄙之者也今有人非盜賊非夷狄而猶不獲用吾不知其故何也夫古之用人無擇於勢布衣寒士而賢則用之公卿之子弟而賢則用之武夫健卒而賢則用之巫醫方技而賢則用之胥史賤吏而賢則用之令也布衣寒士持方尺之紙書聲病剽竊之文而至享萬鍾之祿卿大夫之子弟飽食於家一出而驅高車駕大馬以為民上武夫健卒有灑掃之力奔走之舊乃又領藩郡執兵柄巫醫方技一言之中大臣且舉以為吏若此者皆非賢也皆非功也是今之所以進之之途多於古也而胥史賤吏獨棄而不錄使老死於敲榜趨走而賢與功者不獲一施吾甚惑也不知胥吏之賢優而養之則儒生武士或可不若昔者漢有天下平津侯樂安侯董皆號為儒宗而卒不能為漢立不世大功而其卓絕俊偉震耀四海者乃其賢人之出於吏胥中者耳夫趙廣漢河間之郡吏也尹翁歸河東之獄吏也張敞太守之卒吏

也王季子漆郡之書佐也是皆雄俊明博出之可以為將而內之可以為相者也而皆出於吏胥中者有以也夫吏胥之人少而習法律長而習獄訟老嫠大豪畏憚備伏吏之情狀變化出入無不諳究因而官之則豪民猾吏之弊表裏毫末畢見於外無所逃遁而又上之人擇之以才遇之以禮而其志復自奮於公卿故終不肯自棄於惡以賈罪戾而敗其終身之利故當此時士君子皆優為之而其間自縱於大惡者大約亦不過幾人而其尤賢者乃至成功如是今之吏胥則不然始而入之不擇也終而遇之以大氣也長吏一怒不問罪否袒而答之喜而接之乃反與交手為市其人常曰長吏待我以犬彘我何望而不為大彘哉是以平民不能自棄為犬彘之行不肯為吏矣况士君子而肯俯首為之乎然欲使之謹訪可用如兩漢亦不過擇之以才待之以禮恕其小過而棄絕其大惡之不可賞也者然後察其賢有功而爵之祿之貴之勿棄之於冗流之間則彼有冀於功名自尊其身不敢苟奪而奇才絕智出矣夫人固有才智奇

蘇文粹卷六

八

絕而不能為章句名數聲律之學者又有不幸而不為者句一之以進士制策是使奇才絕智有時而窮也使吏胥之人得出為長吏是使一介之才無所逃也進士制策網之於上此又網之於下而曰天下有遺才者吾不信也

養才

夫人之所為有可勉強者有不可勉強者煦煦然而為仁子然然而為義不食片言以為信不見小利以為廉雖古之所謂仁與義信與廉者不止若是而天下之人亦不曰是非仁人是非義人是非信人是非廉人此則無諸已而可勉強以到者也朝廷而百官備在邊鄙而四夷懼坐之於繁劇紛擾之中而不亂投之於羽檄奔走之地而不惑為吏而更為將而將若是者豈非天之所與性之所不可勉強而能也道與德可勉以進也才不可強振以進也今有二人焉一人善揖讓入善騎射則人未有不以揖讓賢於騎射矣然而揖讓者未必善騎射而騎射者捨其弓以揖讓於其間則未必失容何

哉才難彊而道易勉也吾觀世之用人好以可勉彊之道與德而加  
之不可勉彊之才之上而曰我貴賤能是以道與德未足以化人  
而才有道焉然而為此者亦有由矣有才有才而不能為衆人所勉彊  
者耳何則奇傑之士常好自負疎侮傲誕不事繩檢往往冒法律觸  
刑禁叫號驩呼以發其一時之樂而不顧其禍嗜利醜酒使氣傲物  
志氣一發則側然遠去不可羈束以禮法然及其一旦翻然而悟折  
節而不爲此以留意於衡所謂道與德可勉彊者則何病不至奈何  
以機微小道加諸其上哉夫其不肯規規以事禮法而必自縱以爲  
此者乃上之人之過也古之養奇傑也任之以權尊之以爵厚之以  
祿重之以恩責之以措置天下之務而易其平居自縱之心而聲色  
耳目之欲又已極於外故不待放恣而後爲樂今則不然奇傑無尺  
寸之柄位一命之爵食斗升之祿者過半彼又安得不越法逾禮而  
自快耶我又安可急之以法使不得泰然自縱耶今我繩之以法亦  
已急矣急之而不已而隨之以刑彼有北走胡南走越耳噫無事之

三蘇文粹卷九

時既不能養及其不幸一旦有邊境之患繁亂難治之事而後優詔  
以召之豐爵重祿以結之則彼已憾矣夫彼固非純忠者也又安肯  
默然於窮困無用之地而已耶周公之時天下號爲至治四夷已臣  
服卿大夫士已稱職當是時雖有奇傑無所復用而其禮法風俗尤  
復細察舉朝廷與四海之人無不遵蹈而其八議之中猶有曰議能  
者况當今天下未甚至治四夷未盡臣服卿大夫士未皆稱職禮法  
風俗又非細密如周之盛時而奇傑之士復有困於簿書米鹽問者  
則反可不議其能而怒之乎所宜哀其才而賞其過無使爲刀筆吏  
所困則庶乎盡其才矣或曰奇傑之士有過得免則天下之人孰不  
自謂奇傑而欲免其過者是緣亦濫法亂教耳曰是則然矣然而奇  
傑之所爲必擬然出於衆人之上苟指其已成之功以曉天下俾得  
以贖其過而其未有功者則委之以難治之事而責其成績則天下  
之人不敢自謂奇傑而真奇傑者出矣

甲法

古之法簡今之法繁簡者不便於今而繁者不便於古非今之法不  
若古之法而今之時不若古之時也先王之作法也莫不欲服民之  
心服民之心必得其情然耶而罪亦然則固入吾法矣而民之情  
又不皆如其罪之輕重大小是以先王念其幸而哀其無辜故法舉  
其略而吏制其詳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則以著于法使民知天子之  
不欲我殺人傷人耳若其輕重出入求其情而服其心者則以屬吏  
任吏而不任法故其法簡今則不然吏察矣不若古之良民猶矣不  
若古之淳吏姦則以喜怒制其輕重而出入之或至於誣執民則  
吏雖以情出入而彼得執其罪之大小以爲辭故今之法纖悉委備  
不執于一左右前後四顧而不可逃是以輕重其罪出入其情皆可  
以求之法吏不奉法輒以舉劾任法而不任吏故其法繁古之法若  
方書論其大槩而增損劑量則以屬屬者使之視人之疾而參以已  
意今之法若繩履既爲其大者又爲其大者又爲其小者以求合天  
下之足故其繁簡則殊而求民之情以服其心則一也然則今之法

三蘇文粹卷十

不少於古矣而用法者尚不能無弊何則律令之所禁畫一明備雖  
婦人孺子皆知畏避而其間有習於犯禁而遂不改者舉天下皆知  
之而未嘗怪也先王欲杜天下之欺也爲之度以一天下之長短爲  
之量以齊天下之多寡爲之權衡以信天下之輕重故度量權衡法  
必資之官資之官而後天下同今也庶民之家刻木比竹繩絲繩石  
以爲之富商豪賈內以大小出以小齊人適楚不知其孰爲斗孰爲斛  
持東家之尺而校之西鄰則若十指然此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  
者一也先王惡奇貨之傷民且哀夫微物之不能遂其生也故禁民  
採珠貝惡夫物之僞而假真且重寶也故禁民鑿金以爲釜餉今也  
採珠貝之民溢於海濱鑿金之工有廢於列肆此又舉天下皆知之  
而未嘗怪者二也先王懲賤之凌貴而下之僭上也故冠履服器皆  
以爵列爲等差長短大小莫不有制今也工商之家曳錦服珠玉  
一人之身飾其首以至足而犯法者十九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  
嘗怪者三也先王懼天下之吏預縣官之勢以侵劫齊民也故使市

之坐賈時自物之貴賤而錄其輕重以上百以自開千以千開以  
待官吏之私債十則損三三則損一以開以備縣官之公糶今也吏  
之私債而從縣官公糶之法民曰公家之取於民也固如是是吏與  
縣官欲怨于下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四也先王不欲人  
之擅天下之利也故仕則不商商則有罰不仕而商則有征是民  
之商不免征而吏之商又加以罰今也吏之商既幸而不罰又從而  
不征資之以縣官公糶之法負之以縣官之徒載之以縣官之舟關  
防不嚴津梁不阿然則為吏而商誠可樂也民將安所措手足此又  
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五也若此之類不可悉數天下之人耳  
習目熟以為當然憲官注吏目擊其事亦恬而不問夫法者天子之  
法也法明禁之而人明犯之是不有天子之法也衰世之事也而議  
者皆以為今之弊不過吏胥執法以為茲而吾以為吏胥之茲由此  
五者始今有盜白晝持挺入室而主人不之禁則踰垣穿穴之徒必  
且相告而肆行於其家其必先治此五者而後詰吏胥之姦可也

三蘇文粹卷六

十一

議法

古者以仁義行法律後世以法律行仁義三代之盛王其教化之本  
出於學校蔓延於天下而形見於禮樂下之民被其風化循循翼翼  
務為仁義以求避法律之所禁故其法律雖不用而其所禁亦不為  
不行於其間下而至於漢唐其教化不足以動民而一於法律故其  
民懼法律之及其身亦或相勉為仁義唐之初大臣房杜輩為刑統  
憂重輕重明辨別白附以仁義無所阿曲不知周公之刑何以易此  
但不能先使民務為仁義使法律之所禁不用而自行如三代時然  
要其終亦能使民勉為仁義而所以不若三代者則有由矣政之  
失非法之罪也是以 宋有天下因而循之變其節目而存其大體  
比開小吏奉之以公則老姦大猾束手請死不可漏略然而獄訟常  
病多盜賊常病衆者則亦有由矣法之公而吏之私也夫舉公法而  
寄之私吏簡且若此而況法律之間又不能無失其何以為治今夫  
天子之子弟卿大夫與其子弟皆天子之所優異者有罪而使與吐

棘並管而借戮則大臣無耻而朝廷輕故有贖焉以全其肌膚而厲  
其節操故贖金老幼朝廷之體也所以自尊也非與其有罪也夫刑者  
必痛之而後人畏焉罰者不能痛之必困之而後人懲焉今也大辟  
之誅輸一石之金而免貴人近戚之家一石之金不可勝數是難使  
朝殺一人而輸一石之金暮殺一人而輸一石之金不可盡身不  
可因況以其官而除其罪則一石之金又不皆輸焉是恣其殺人也  
且不皆不戮彼已幸矣而贖之又輕是啓姦也夫罪固有疑今有或  
誣以殺人而不能自明者有誠殺人而官不能折以實者皆是皆不可  
以誠殺人之法坐由是有減罪之律當死而流使彼為不能自明者  
耶去死而得流刑已酷矣使彼為誠殺人者耶流而不死刑已寬矣  
是失實也故有啓姦之釁則上之人常幸而下之人雖死而常無告  
有失實之弊則無辜者多怨而僥倖者易以免公欲刑不加重赦不  
加多獨於法律之間鑿其一端而能使不啓姦不失實其莫若重贖  
然則重贖之說何如曰古者五刑之尤輕者止於墨而墨之罰百錢

三蘇文粹卷六

十二

逆而數之極於大辟而大辟之罰千錢此穆王之罰也周公之時則  
又重於此然千錢之重亦已當今三百七十斤有奇矣方今大辟之  
贖不能當其三分之一古者以之赦疑罪而不及公族今也貴人近  
戚皆贖而疑罪不與記曰公族有死罪致刑于甸人雖君命宥不聽  
今欲貴人近戚之刑舉從于此則非所以自尊之道故莫若使得與  
疑罪者重贖且彼雖號為富彊荷數犯法而數重困於贖金之間則  
不能不斂手畏法彼罪疑者雖或非其辜而法亦不殘潰其肌體  
若其有罪則法雖不刑而彼固亦已困於贖金矣夫使有罪者不免  
於困而無辜者不至陷於管戮一舉而兩利斯智者之為也

兵制

三代之時舉天下之民皆兵也兵民之分自秦漢始三代之時聞有  
諸侯抗天子之命矣未聞有卒伍叫呼衡行者也秦漢以來諸侯之  
患不減於三代而御卒伍者乃如畜虎豹圍檻一缺咆哮四出其故  
何也三代之兵耕而食蠶而衣故勞勞則善心生秦漢以來所謂兵



者皆坐而衣食於縣官... 相養疾病相救出相禮讓入相慈孝有憂相弔有喜相慶風俗優柔而和易故其兵畏法而自重秦漢以來號齊民者此之三代則既已薄矣况其所謂兵者乃其齊民之中尤為凶悍桀黠者也故常慢法而自棄夫民耕而食豨而衣雖不幸而不給猶不我咎也今謂之曰爾毋耕爾毋蠶為我兵吾衣食爾他日一不充其欲彼將曰嚮謂我毋耕毋蠶今而不我給也然則怨從是起矣夫以有善心之民畏法自重而不我咎欲其為亂不可得也既驕矣又慢法而自棄以怨其上欲其不為亂亦不可得也且夫天下之地不加於三代天下之民衣食乎其中者又不減於三代平居無事占軍籍者妻子而仰給於斯民者則徧天下不知其數秦何民之不日剝月削以至流亡而無告也其患始於廢井田開阡陌一壞而不可復收故雖有明君賢臣焦思極慮而求以救其弊卒不過開屯田置府兵使之無事則耕而食耳嗚呼屯田府兵其利既不足以及天下而後世之君又不

三蘇文粹卷六

三十一

能循而守之以至於廢陵夷及於五代燕帥劉守光又從而為之黥面淫手之制天下遂以為常法使之判然不得與齊民齒故其人益復自棄視齊民如越人矣 太祖既受命懲唐季五代之亂聚重兵京師而邊境亦不日無備節度之權而藩鎮亦不日無威周與漢唐則過而秦則不及得其中者惟吾 宋也雖然置帥之方則遠過於前代而制兵之術吾猶有疑焉何者自漢及唐或開屯田或置府兵使之無事則耕而食而民猶且不勝其弊今屯田蓋無幾而府兵亦已廢欲民之豐直勢不可也 國家治平日久民之趨於農者日益衆而天下無萊田矣以此觀之謂斯民宜如生代之盛時而乃戚嗟嗟無終歲之蓄者兵食奪之也三代井田雖三尺童子知其不可復雖然依倣古制漸而圖之則亦庶乎其可也 方今天下之田在官者惟二職分也籍沒也職分之田莫民耕之欲其租之半而歸諸吏籍沒則籍之否則莫民耕之欲其租之半而歸諸

三蘇文粹卷六

七十四

職分之田徧於天下自四京以降至大藩鎮多至四十頃下及一縣亦能千畝籍沒之田不知其數今可勿復徵歟後世於其所募之民家三百畝以為率前之歛其半者今可怡之三分而取一以歸諸吏與公使之家出一夫為兵其不欲者聽其歸田而他募謂之新軍母難其面母濕其手母拊之營三時縱之一時集之授之器械教之戰法而擇其技之精者以為長在野督其耕在陣督其戰則其皆良農也皆精兵也夫籍沒之田既不復徵則歲益多田益多則新軍益衆而嚮所謂仰給於斯民者雖有廢疾死亡可勿復補如此數十年則天下之兵新軍居十九而皆力田不事他業則其人必純固朴厚無叫呼衡行之憂而斯民不復知有餽餉供億之勞矣或曰古者斂其半今三分而取一其無乃薄於吏與公乎曰古者公卿大夫之有田也以為祿而其取之亦不過十一今吏既祿矣給之田則已甚矣况三分而取一則不既優矣乎民之田不幸而籍沒非官之所待以為富也三分而取一不猶愈於無乎且不如是則彼不勝為兵故也或曰古者十一而稅取之薄故民勝為兵公三分而取一可乎曰古者一家之中一人為正卒其餘為養卒田與追胥竭作今家止一夫為兵况諸古則為逸故難取之差重而無害此與周制稍同縣都役少輕而稅十二無異也夫民家出一夫而得安坐以食數百畝之田征徭科歛不及其門然則彼亦優為之矣

田制

古之稅重乎今之稅重乎周公之制園廛三十而稅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稍甸縣都皆無過十二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蓋周之盛時其尤重者至四分而取一其尤輕者乃五而取一然後以次而輕始至於十一而又有輕者也今之稅雖不啻十一然而使縣官無恙則無權斂則亦未至乎四而取一與五而取一之為多也是今之稅與周之稅輕重之相去無幾也雖然當周之時天下之民歌舞以樂其上之盛德而吾之民反戚戚不樂常若撻筋刺膚以供其其上之說如此吾之稅亦如此而其民之哀樂何如此之相遠也其所以然

者蓋有由矣周之時用井田廢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資於富民富民之家地大業廣阡陌連捷暴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驅役視以奴僕安坐四顧植廬於其間而後屬之民夏爲之耨秋爲之穫無有一人違其節度以嬉而田之所入已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於富彊耕者日食其半以至於窮餓而無告夫使耕者至於窮餓而不耕不獲者坐而食富彊之利猶且不可而况富彊之民輸租於縣官而不免於怨嘆嗟憤何則彼以其半而供縣官之稅不若周之民以其全力而供其上之稅也周之十一以其全力而供十一之稅也使以其半供十一之稅猶用十二之稅然也况今之稅又非特止於十一而已則宜乎其怨嘆嗟憤之不免也噫貧民耕而不免於飢富民坐而飽且嬉又不免於怨其弊皆起於廢井田井田復則貧民有田以耕穀食粟米不分於富民可以無飢富民不得多占田以錮貧民其勢不耕則無所得食以地之全力供縣官之稅又可以無怨是

全蘇文粹卷六

五

以天下之士爭言復井田既又有言者曰奪富民之田以與無田之民則富民不伏此必生亂如乘大亂之後土曠而人稀可以一舉而就高祖之滅秦光武之承漢可爲而不爲以是爲恨者又以爲不然今雖使富民皆奉其田而歸諸公乞爲井田其勢亦不可得何則井田之制九夫爲井井間有溝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爲一成成間有洫其地百井而方十里四甸爲縣四縣爲都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爲一同同間有澮其地萬井而方百里百里之間爲澮者一爲澮者百爲澮者萬既爲井田又必兼備溝洫之制夫間有澮遠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吟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間爲川爲路者一爲澮爲道者九爲洫爲涂者百爲溝爲吟者千爲澮爲徑者萬此二者非寒溪澗平澗谷夷丘陵破墳墓壞廬舍徙城郭易疆壠不可爲也縱使能盡得平原廣野而遂規畫於其中亦當歸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糧餉數百年專力於此下治地事

而後可以望天下之地盡爲井田盡爲溝洫已而又爲民作屋廬於其中以安其居而後可吁亦已近矣井田成而民之死其骨已朽矣古者井田之興其必始於唐虞之世乎唐虞之世則周之世無以成井田唐虞啓之至於夏商稍稍葺治至周而大備周公承之因遂申定其制度疏整其疆界非一日而遽能如此也其所由來者漸矣夫井田雖不可爲而其實便於今今誠有能爲近井田者而用之則亦可以蘇民矣乎聞之董生曰井田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名田之說蓋出於此而後世未有行者非以不便民也懼民不肯損其田以入吾法而遂因此以爲變也孔光何武曰吏民名田無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官夫三十頃之田周民三十夫之田也縱不能盡如此制一人而兼三十夫之田亦已過矣而期之三年是又迫感平民使自壞其業非人情難用吾欲少爲之限而不奪其田嘗已過吾限者但使後之人不敢多占田以過吾限耳要之數世富者之子孫或不能保其地以復於貧而彼嘗已過吾限者散而入於他人矣或者子孫出而分之以無幾矣如此則富民所占者少而餘地多餘地多則貧民易取以爲業不爲人所役屬各食其地之全利利不分於人而樂輸於官夫端坐於朝廷下令於天下不驚民不動衆不用井田之制而獲井田之利雖周之井田何以遠過於此哉

全蘇文粹卷六

六

歐先生文粹卷第六



老泉先生

幾策

審勢

治天下者定所尚所尚一定至于萬千年而不變使民之耳目純於一而子孫有所守易以爲治故三代聖人其後世遠者至七八百年夫豈惟其民之不忘其功以至於是蓋其子孫得其祖宗之法而爲據依可以永久夏之尚忠商之尚質周之尚文視天下之所宜尚而固執之以此而始以此而終不朝文而慕質以自潰亂故聖人者出必先定一代之所尚周之世蓋有周公爲之制禮而天下遂尚文後世有賈誼者說漢文帝亦欲先定制而後其說不果用今者天下幸方治安子孫萬世帝王之計不可不預定於此時然萬世帝王之計常先定所向使其子孫可以安坐而守其舊至於政弊然後變其小節而其大體卒不可華易故享世長遠而民不苟簡也考之於朝

蘇軾卷七

野之間以觀國家之所尚者而愚猶有感也何則天下之勢有強弱聖人審其勢而應之以權勢彊矣疆甚而不已則折勢弱矣弱甚而不已則屈聖人權之而使甚不至於折與屈者威與惠也夫疆甚者威場而不振弱甚者惠藝而下不以爲德故處弱者利用威而處彊者利用惠乘疆之威以行惠則惠尊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懼故威與惠者所以裁節天下疆弱之勢也然而不知疆弱之勢者有殺人之威而下不懼有生人之惠而下不喜何者威竭而惠藝故也故有天下者必先審知天下之勢而後可與言用威惠不先審知其勢而徒曰我能用威我能用惠者未也故有疆而益之以威弱而益之以惠以至於折與屈者是可悼也譬之人身將欲飲藥餌石以養其生必先審觀其性之爲陰其性之爲陽而投之以藥石藥石之陽而投之陰藥石之陰而投之陽故陰不至於涸而陽不至於亢苟不能先審觀已之爲陰與已之爲陽而以陰攻陰以陽攻陽則除者固死於陰而陽者固死於陽不可救也是以善養身者先審

其陰陽而善制天下者先審其疆弱以爲之謀昔者周有天下諸侯

大盛當其盛時大者已有地五百里而畿內反不過千里其勢爲弱秦有天下散爲郡縣聚爲京師守令無大權柄伸縮進退無不在我其勢爲彊然方其成康在上諸侯無小大莫不臣伏弱之勢未見於外及其後世失德而諸侯禽奔獸道各固其國以相侵攘而其上之人卒不悟區區守姑息之道而望其能以制服疆國是謂以弱攻彊弱勢故周之天下卒斃於弱秦自孝公其勢固已駸駸焉日趨於彊大及其子孫已并天下而亦不悟專任法制以斬諸平民是謂以彊攻彊政濟彊勢故秦之天下卒斃於疆周拘於惠而不知權秦勇於威而不知本二者皆不審天下之勢也吾宋制治有縣令有郡守有轉運使以大系小絲牽繩總合于上雖其地在萬里外方數千里擁兵百萬而天子一呼于殿陛間三尺豎子馳傳捧詔召而歸之京師則解印趨走惟恐不及如此之勢秦之所恃以彊之勢也勢彊矣然天下之病常病於弱憶有可彊之勢如秦而反陷於弱者何也習於

蘇軾卷七

惠而性於威也惠太甚而威不勝也夫其所以習於惠而惠太甚者賞數而加於無功也怯於威而威不勝者刑弛而兵不振也由賞與刑與兵之不得其道是以有弱之實著於外焉何謂弱之實曰官吏曠惰職廢不舉而敗官之罰不加嚴也多賄數赦不問有罪而典刑之禁不能行也冗兵驕狂負力幸賞而維持姑息之恩不敢節也將帥覆軍屯馬不返而敗軍之責不加重也羌胡疆威凌壓中國而邊余繒增幣帛之耻不爲怒也若此類者太弱之實也又而不治則又將有大於此而遂浸微淡消釋然而滑以至於不可救止者乘之矣然愚以爲弱在於政不在於勢是謂以弱攻彊彊勢今夫一興新之入衆人之所憚而不敢犯者也舉而投之河則何熱之能爲是以負疆秦之勢而溺於弱周之弊而天下不知其源焉者以此也雖然政之弱非若勢弱之難治也借如弱周之勢必變易其諸侯而後彊可也天下之諸侯固未易變易此又非一日之故也若夫弱政則則感而已矣可以朝政而夕定也夫齊古之疆國也而感王又齊之

王也當其即位委政不治諸侯並侵而人不知其國之為禮國也一且發怒裂萬家封即墨大夫召烹阿大夫與常舉阿大夫者而發兵擊趙魏趙魏走請和而齊國人震懼不敢飾非者彼誠知其政之弱而能用其威以濟其弱也況今以天子之尊藉郡縣之勢言脫於口而四方響應其所以用威之資固已完具且有天下者患不為焉有為而不可者今誠能一留意於用威一賞罰一號令一舉動無不一切出於威嚴用刑法而不赦有罪方行果斷而不牽眾人之是非用不測之刑用不測之賞而使天下之人視之如風雨雷霆遽然而至截然而下不知其所從發而不可逃遁朝廷如此然後平民益務檢慎而僉民猾吏亦常恐然懼刑法之及其身而斂其手足不敢輒犯法此之謂強政強政為之數年而天下之勢可以復強愚故曰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然則以當今之勢求所謂萬世為帝王而其大體卒不可華易者其尚威而已矣或曰當今之勢事誠無便於尚威者然孰知夫萬世之間其政之不變而必曰

三蘇文粹卷七

三

威耶愚應之曰威者君之所恃以為君也一日而無威是無君也又而政弊寡其小節而參之以惠使不至若秦之甚可也舉而棄之過矣或者又曰王者任德不任刑任刑罰者之事非所宜言此又非所謂知理者也夫湯武皆王也桓文皆霸也武王秉紂之暴出民於炮烙斬刑之地荷又遂多殺人多刑人以為治則民之心去矣故其治一出於禮義彼湯則不然然之惡固無以異於然其刑不若紂暴之甚也而天下之民化其風淫惰不事法度書曰有衆率怠弗協而又諸侯昆吾氏首為亂於是誅鋤其種梗意情不法之人以定紛亂故記曰商人先罰而後賞至於桓文之事則又非皆任刑也桓公用管仲管仲之書好言刑故桓公之治常任刑文公長者其佐狐趙先魏皆不說以刑法其治亦未嘗以刑為本而號亦為霸而謂湯非王而文非霸也得乎故用刑不必霸而用德不必王各觀其勢之何所宜用而已然則今之勢何為不可用刑用刑何為不曰王道彼不先審天下之勢而欲應天下之務難矣

審敵

中國內也四夷外也憂在內者本也憂在外者末也夫天下無內憂必有外懼本既固矣蓋釋其末以息肩乎曰未也古者夷狄憂在外今者夷狄憂在內釋其末可也而愚不識方今夷狄之憂為末也古者夷狄之勢大弱則臣小弱則適大盛則侵小盛則掠吾兵良而食足將賢而士勇則患不在中原如是而曰外憂可也今之變夷姑無望其臣與適求其志止於侵掠而不可得也北胡驕恣為日久矣歲邀金縢以數十萬計量者幸吾有西羌之憂出不遜語以撼中國天子不忍使邊民重困於鋒鏑是以虜日益驕而賄日益增迨今凡數十百萬而猶慊然未滿其欲視中國如外府然則其勢又何止數十百萬也夫賄益多則賦歛不得不重賦歛重則民不得不殘故雖名為息民而其實愛其死而殘其生也名為外憂而其實憂在內也外憂之不去聖人猶且耻之內憂而不為之計愚不知天下之所以久安而無變也古者匈奴之疆不過冒頭當秦刻剝項戲奪之

三蘇文粹卷七

四

後中國渣然矣以今度之彼宜遂入踐中原如夫大河潰壤壤然卒不能越其疆以有吾尺寸之地何則中原之疆固百倍於匈奴雖精衰新造而猶足以制之也五代之際中原無君晉璿荷一時之利以子行事匈奴割幽燕之地以資其疆大孺子繼立大臣外叛匈奴掃境來寇兵不血刃而京師不守天下被其禍匈奴自是始有輕中原之心以為可得而取矣及吾宋景德中大舉來寇章聖皇帝一戰而却之遂與之盟以和夫人之情勝則粗則敗則懲懲則勝匈奴粗石晉之勝而有景德之敗懲景德之敗而愚未知其所勝甚可懼也雖然數十年之間能以無大憂者何也匈奴之謀必曰我百戰而勝人人雖屈而我亦勞馳一介入中國以形凌之以勢邀之處得金錢數十百萬如此數十歲我益數百千萬而中國損數百千萬吾日以富中國日以貧然後足以有為也天生此狄謂之犬戎投骨於地信然而爭者犬之常也今則不然邊境之上豈無可乘之粟使之來寇大足以奪一郡小亦足以殺掠數千人而彼不以動其心者

此其志非小也將以蓄其銳而伺吾隙以伸其所欲故不忍以不利而敗其謀謀古人有言曰為虺弗摧為蛇奈何匈奴之勢日長炎矣今也柔而養之以冀其卒無大變其亦惑矣且今中國之所以竭生民之力以奉其所欲而猶恐恐焉懼一物之不稱其意者非謂中國之力不足以支其怒也然以愚度之當今中國雖萬無有如石晉可乘之勢者匈奴之力雖足以犯邊然今十數年間吾可以必無犯邊之憂何也非畏吾也其志不止犯邊也其志不止犯邊而力又未足以成其所欲為則其心惟恐吾之一旦絕其好以失吾之厚賂也然而驕傲不肯少屈者何也其意曰邀之而後固也勢為將擊必匿其形者冒頓欲攻漢漢使至輒匿其壯士健馬故兵法曰辭卑者進也辭強者退也今匈奴之君臣莫不張形勢以夸我此其志不欲戰明矣閻廬之入楚也因唐蔡勾踐之入吳也因齊晉匈奴誠欲與吾戰耶曩者陝西有元昊之叛河朔有王則之變嶺南有智高之亂此亦可乘之勢矣然終以不動則其志之不欲戰又明矣吁彼不欲

蘇文粹卷七

五

戰而我遂不與戰則彼既得其志矣兵法曰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廢其所不能於敵反是全無乃與此異乎且匈奴之力既未足以伸其所欲而奪一郡殺掠數千人之利彼又不以動其心則我勿賂而已勿賂而彼以為辭則對曰爾何功於吾歲欲吾賂吾有戰而已賂不可得也雖然天下之人必曰此愚人之計也天下孰不知賂之為害而勿賂之為利顧勢不可耳愚以為不然當今夷狄之勢如漢七國之勢昔者高祖急於滅項籍故舉數千里之地以王諸將項籍死天下定而諸將之地因遂不可削當是時非劉氏而王者八國高祖懼其且為變故大封吳楚齊趙同姓之國以制之既而信越布皆誅死而吳楚齊趙之疆反無以制當是時諸侯王雖名為臣而其實莫不有帝制之心膠東膠西濟南又從而和之於是擅爵人赦死罪戴黃屋刺客公行七首交於京師罪至彰也勢至逼也然當時之人猶且徜徉容與若不足慮月不圖歲朝不計夕備而摩之胸膈而吹之幸而無大變以及於孝景之世有謀臣曰晁錯始議削諸侯地

以損其權天下皆曰諸侯必且反錯曰固也削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吾懼其不及今反也天下皆曰晁錯愚吁七國之禍期於不免與其發於遠而禍大不若發於近而禍小以小禍易大禍雖三尺童子皆知其當然而其所以不與錯者彼皆不知其勢將有遠禍與知其勢將有遠禍而度已不及見謂可以寄之後人以苟免吾身者也然則錯為一身謀則愚而為天下謀則智人君又安可捨天下之謀而用一身之謀哉今者匈奴之疆不減於七國而天下之人又用當時之議因循維持以至於今方且以為無事而愚以為天下之大計不如勿賂勿賂則變疾而禍小賂之則變遲而禍大畏其疾也不若畏其大樂其遲也不若樂其小天下之勢如坐弊船之中駁駁乎將入於深淵不及其尚淺也舍之而求所以自生之道而以濡足為解者是固夫覆溺之道也聖人除患於未萌然後能轉禍而為福今也不幸養之以至此而近憂小患又懼而不決則是遠憂大患終不可去也赤壁之戰惟周瑜早知其勝

蘇文粹卷七

六

伐吳之役惟羊祜張華以為是然則宏遠深切之謀固不能令庸人之意此晁錯所以為愚也雖然錯之謀猶有遺憾何者錯知七國必反而不為備反之計山東變起而關內騷動今者匈奴之禍又不若七國之難制七國及中原半為敵國匈奴叛中國以全制其後此又易為謀也然則謀之奈何曰匈奴之計不過三一曰聲二曰形三曰實匈奴謂中國怯久矣以吾為終不敢與之抗且其心常欲固前好而得厚賂以養其力今也遠絕之彼必曰戰而勝不如坐而得賂之為利也華人性吾可以先擊脅之彼將復賂我於是宣言於遠近我將以某日圍其所以某日攻某所如此謂之聲命邊郡休士卒偃旗鼓寂然若聞其聲聲既不能動則彼之計將出於形除道輜輳多為疑兵以臨吾城如此謂之形深溝固壘清野以待寂然若不見其形形又不能動則技止此矣將遂練兵秣馬以出於實實而與之戰破之易耳彼之計必先出於聲虛形而後出於實實而與之戰我懼而以重賂請和也出於實不得已而與我戰以幸一時之勝也

夫勇者可以施之於怯不可以施之於智今天呼跳跟以氣先者世之所謂善鬪者也雖然蓄全力以待之則未始不勝彼呼者發也跳跟者形也無以待之則擊與形者亦足以乘人於卒不然徒自弊其力於無用之地是以不能勝也韓許公節度宣武軍李師古忌公嚴整使來告曰吾將假道伐滑公曰爾能越吾界為盜耶有以相待無為虛言滑帥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安無恐或告除道窮棘兵且至矣公曰兵來不除道也師古詐窮遷延以遁焉故曰彼計出於擊與形而不能動則技止此矣與之戰破之勿耳方今匈奴之君有內難新立意其必易與鄰國之難霸王之資也凡天下取將受其弊賈誼曰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提其節數年之後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以病而賜罷當是之時而欲為安雖堯舜不能嗚呼是七國之勢也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七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八

老泉先生

書

上 仁宗皇帝

嘉祐三年十二月一日眉州布衣臣蘇洵謹頓首再拜萬死上書皇帝閣下臣前月五日蒙本州錄到中書劄子連牒臣以兩制議上翰林學士歐陽脩奏臣所著權書衡論幾策二十二篇乞賜甄錄陛下過聽召臣試策論令人院仍令本州發遣臣赴闕臣本田野匹夫名姓不登於州閭今一旦幸而被召實不知其所以自通於朝廷承命慙慙不知所為以陛下躬至聖之資又有群公卿之賢與天下士大夫之衆如臣等輩固宜不少有臣無臣不加損益臣不幸有負薪之疾不能奔走道路以副陛下搜揚之心憂惶負罪無所容處臣本凡才無路自進當少年時亦嘗欲僥倖於陛下之科舉有司以為不肖輒以擯落蓋退而處者十有餘年矣今雖欲勉彊扶

蘇文粹卷八

一

病勑力亦自知其踈拙終不能合有司之意恐重得罪以辱明詔且陛下所為千里而召臣者其意以臣為能有所發明以庶幾有補於聖政之萬一而臣之所以自結髮讀書至今茲犬馬之齒幾已五十而猶未敢廢者其意亦欲效尺寸於當時以快平生之志耳今雖未能奔伏闕下以累有司而猶不忍默默卒無一言而已也天下之事其深遠切至者臣自惟踈賤未敢遽言而其近而易行淺而易見者謹條為十通以塞明詔其一曰臣聞利之所在天下趨之是故千金之子欲有所為則百家之市無寧居者古之聖人執其大利之權以奔走天下意有所嚮則天下爭先為之今陛下有奔走天下之權而不能何則古者賞一人而天下勸今陛下增秩拜官動以千計其人皆以為己所自致而不知勑力以報上之厚至於臨事誰當效用此由陛下輕用其爵祿使天下之士積日持久而得之譬如備力之人計工而受直雖與之千萬豈知德其主哉是以雖有能者亦無所施以為謹守繩墨足以自致而位官更繁多溢

于局外使 陛下皇皇汲汲求以處之而不暇擇其賢不肖以病  
下之民而耗竭大司農之錢穀此議者所欲去而未得也臣竊思之  
蓋今制取天下之吏自州縣令錄幕職而政京官者皆未得其術是  
以若此紛紛也今雖多其舉官而遠其考重其舉官之罪此適足以  
隔賢者而容不肖且天下無事雖庸人皆足以無過一旦改官無所  
不為從其舉者曰此庶吏此能吏 朝廷不知其所以為廉與能也  
幸而未有敗事則長為廉與能矣雖重其罪未見有益上下相蒙請  
託公行海官六七考求舉至五六人此誰不能者臣愚以為舉人者  
當使明著其迹曰其人廉吏也嘗有某事以知其廉其人能吏也嘗  
有某事以知其能雖不必有非常之功而皆有可紀之狀其特曰廉  
能而已者不聽如此則夫庸人雖無罪而不足稱者不得入其閭老  
於州縣不足其惜而天下之吏必皆務為可稱之功與民興利除害  
惟恐不出諸已此古之聖人所以驅天下之人而使爭為善也有功  
而賞有罪而罰其賞一也今降官罷任者必奏曰某人有某罪其罪

蘇文粹卷八

當然然後 朝廷舉而行之今若不著其所犯之由而特曰此不才  
貪吏也則 朝廷安肯以空言而加之罪今又何獨至於政官而聽  
其空言哉是不思之甚也或者以為如此則天下之吏務為可稱用  
意過當生事以為已功漸不可長臣以為不然蓋聖人必觀天下之  
勢而為之法方天下初定民厭勞役則聖人務為因循之政與之休  
息及其久安而無變則必有不振之禍是以聖人破其可且之心而  
作其怠惰之氣漢之元成惟下知此以至於亂今天下少惰矣宜有  
以激發其心使踴躍於功名以變其俗况乎冗官紛紜如此不知所  
以節之而又何疑於此乎且 陛下與天下之士相期於功名而每  
苟得此待之至深也若其宏才大略不樂於小官而無聞焉者使兩  
制得以非常舉之此天下亦不過幾人而已使之有過而不得還者  
亦使得以功贖如此亦以示 陛下之有所推恩而不惟艱之也其  
二曰臣聞古者之制爵祿必皆孝悌忠信修節操博學聞於鄉黨而達  
於 朝廷以得之及其後世不然曲藝小數皆可以進然其得之也

猶有以取之其弊不若今之甚也今之用人最無謂者其所謂任子  
乎因其父兄之資以得大官而又任其子弟特復任其孫孫又任  
其子是不學而得者常無窮也夫得之也易則其失之也不其情以  
不學之人而居不甚惜之官其視民如草芥也固宜 朝廷自近年  
始有意於裁節然皆知損之而未得其所損此所謂制其末而不窮  
其源見其粗而未識其精僥倖之風少衰而猶在也夫聖人之舉事  
不唯曰利而已必將有以大服天下之心今欲有所去也必使天下  
知其所以去之之說故雖盡去而無疑何者恃其說明也夫所謂任  
子者亦猶曰信其父兄而用其子弟云爾彼其父兄固學而得之也  
學者任人不學者任於人此易曉也今之制苟幸而其官至於可任  
者舉使任之不問其始之何從而得之也且彼任於人不職又安能  
任人此猶借資之人而欲從之苟貸不已難乎臣愚以為父兄之所  
任而得官者雖至正郎宜皆不聽任子弟唯其能自備節而越其階  
次以至子清顯者乃聽如此則天下之冗官必大衰少而公卿之後

蘇文粹卷八

皆奮志為學不待父兄之資其任而得官者知後不得復任其子弟  
亦當勉彊不肯終老自棄於庸人此其為益豈特一二而已其三日  
臣聞自設官以來皆有考績之法周室既亡其法廢絕自京房建考  
課之議其後終不能行夫有官必有課有課必有賞罰有官而無課  
是無官也有課而無賞罰是無課也無官無課而欲求天下之大治  
臣不識也然更歷千載而終莫之行之則益以紛亂而終不可考  
其故何也天下之吏不可以勝考今欲人人而課之必使入於九等  
之中此宜其顛倒錯繆而不若無之為便也臣觀自昔行考課者皆  
不得其術蓋天下之官皆有所屬之長有功有罪其長皆得以舉劾  
如必人人而課之於 朝廷則其長為將安用惟其大吏無所屬而  
莫為之長也則課之所宜如何者其位尊故課一人而其下皆可以  
整齊其數少故可以盡其能而不謬今天下所以不大治者守令  
丞尉賢不肯混濁而莫之辨也大守令丞尉賢不肯之不辨其咎在  
職司之不明職司之不明其咎在無所屬而莫為之長 陛下以無

所屬之官而寄之以一路其賢不肖當使誰察之古之考績者皆從  
司會而至於天子古之司會即今之尚書尚書既廢唯御史可以總  
察中外之官臣愚以為可使朝臣議定職司考課之法而於御史臺  
別立考課之司中丞舉其太綱而屬官之中選選明者一人以專治  
其事以舉刺多者為上以舉刺少者為中以無舉刺者為下因其罷  
歸而奏其治要使 朝廷有以為之賞罰其非常之功不可掩之罪  
又當特有以償之使職司知有所懲勸則其下中令承尉不容復有  
所依違而其所課者又不過數十人足以求得其實此所謂用力少  
而成功多法無便於此者矣今天下號為太平其實遠方之民窮困  
已甚其谷皆在職司臣不敢盡言 陛下試加採訪乃知臣言之不  
妄其四曰臣聞古者諸侯臣妾其境內而卿大夫之家亦各有臣陪  
臣之事其君如其君之事天子此無他其一境之內所以生殺與奪  
富貴貧賤者皆自我制之此固有以臣妾之也其後諸侯雖廢而自  
漢至唐猶有相君之勢何者其置置辟舉之權猶足以臣之也是故

蘇文粹卷八

四

太守刺史坐於堂上州縣之吏拜於堂下雖奔走頓伏其誰曰不然  
自 太祖受命收天下之尊歸之京師一命以上皆上所自署而太  
司農表食之自宰相至于州縣吏雖貴賤相去甚遠而其實皆所與  
比肩而事主耳是以百餘年間天下不知有權臣之威而太守刺史  
猶用漢唐之制使州縣之吏事之如事君之禮皆受天子之爵皆食  
天子之祿不知其何以臣之也小吏之於大官不憂其有所不從唯  
恐其從之過耳今天下以貴相高以賤相誚奈何使州縣之吏趨走  
於太守之庭不啻若僕妾唯唯不給故大吏常恣行不忌其下而小  
吏不能正以至於曲隨請事助以為虐其能中立而不撓者固已難  
矣此不足怪其勢固使然也夫州縣之吏位卑而祿薄去於民最近  
而易以為姦 朝廷所恃以制之者特以厲其廉隅全其節槩而養  
其氣使知有所耻也且必有異材焉後將以為公卿而安可薄哉其  
尤不可者今以縣令州縣之禮夫縣令官雖卑其所負一縣之責  
與京朝官知縣等耳其吏胥人民習知其官長之拜伏於太守之庭

如是不威也故輕之輕之故易為姦此縣令之所以為難也臣愚  
以為州縣之吏事太守可恭遜卑抑不敢抗而已不至於通名贊拜  
趨走其下風所以全士大夫之節且以儆大吏之不法者其五曰臣  
聞為天下者必有所不可窺是以天下有急不求其素所不用之人  
使天下不能幸其倉卒而取其祿位唯聖人為能然何則其素所用  
者緩急足以使也臨事而取者亦不足用矣傳曰寬則寵名譽之人  
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國家用兵之時購  
方略設武舉使天下屠沽健武皆能徒手攫取 陛下之官而兵休  
之日雖有超世之才而惜斗升之祿臣恐天下有以窺 朝廷也今  
之任為將帥卒有急難而可使者誰也 陛下之老將養之所謂戰  
勝而善守者今亡矣臣愚以為可復武舉而為之新制以革其舊弊  
且昔之所謂武舉者蓋疎矣其以弓馬得者不過挽強引重市井之  
麤材而以策試中者亦皆記錄章句區區無用之學又其取人太多  
天下之知兵者不宜如此之衆而待之又甚輕其第下者不免於諫

蘇文粹卷八

五

役故其所得皆貪汗無行之徒豪傑之士耻不忍就宜貢士之成  
使兩制各舉其所聞有司試其可者而 陛下親策之擢略之外便  
於弓馬可以出入險阻勇而有謀者不過取一二人待以不次之位  
試以守邊之任文有制科武有武舉 陛下欲得將相於此乎取之  
十人之中豈無一二斯亦足以濟矣其六曰臣聞法不足以制天下  
以法而制天下法之所不及天下斯欺之矣且法必有所不及也先  
王知其有所不及是故存其大略而濟之以至誠使天下之所以不  
吾欺者未必皆吾法之所能禁亦其中有所不忍而已人君御其大  
臣不可以用法如其左右大臣而必待法而後能御也則其疎遠小  
吏當復何以哉以天下之大而無可信之人則國不足以為國矣臣  
觀今兩制以上非無賢俊之士然皆奉法供職無過而已莫肯於繩  
墨之外為陛下深慮遠慮有所建明何者 陛下待之於繩墨之內  
也臣請得舉其一二以言之夫兩府與兩制宜使日夜交於門以議  
論當世之務且以習知其為人臨事授任以不失其才今法不可以



相往來意將以杜其告謁之私也君臣之道不同人臣惟自防人君  
惟無防之是以歡欣相接而無間以兩府兩制為可信耶當所請  
屬以為不可信耶彼何患無所致其私意安在其相往來耶今兩制  
知舉不免用封彌錄錄既奏而下御史親往泣之寧寧如鞫大獄使  
不知誰人之辭又何其甚也臣愚以為如此之類一切撤去彼稍有  
知宜不忍留若其猶有所欺也則亦天下之不才無耻者矣陛下  
赫然震威誅一二人可以使天下吏吏重足而立想聞朝廷之風  
亦必有個儻非常之才為陛下用也其七日臣聞為天下者可以  
名器授人而不可以名器許人之人不可以一日而知也久矣國  
家以科舉取人四方之來者如市一旦使有司第之此固非真知其  
才之高下大小也特以為始收之而已將試之為政而觀其能久則  
必有大異不然者今進士三人之中釋褐之日天下為卿相不及  
十年未有不為兩制者且彼以其一日之長而擅其身之富貴舉而  
歸之如有所負如此則雖天下之美材亦或怠而不修其學志行

蘇秦卷

六

者人亦望風畏之不教按此何為者也且又有其不便者先王制其  
天下尊尊相高貴貴相承使天下仰視朝廷之尊如泰山岱嶽非  
振援所能及苟非有大功與出群之才則不可以輕得其高位是故  
天下知有所忌而不敢觀觀今五尺童子斐然皆有意於公卿得之  
則不知愧不得則怨何則彼習知其一旦之可以僥倖而無難也如  
此則匹夫輕朝廷臣愚以為三人之中苟優與一官足以報其一  
日之長館閣臺省非舉不入彼果不才者也其安以入為彼果才者  
也其何患無所舉此非獨以愛惜名器將以重朝廷耳其八曰臣  
聞古者敵國相觀不觀於其山川之險士馬之衆相觀於人而已高  
山大江必有猛獸怪物時見其威故人不敵藜夫不必戰勝而後服  
也使之常有所忌而不敢發使吾常有所恃而無所怯耳今以中國  
之大使夷狄視之不畏其者敢有煩言以瀆亂吾聽此其心不有所  
竊其安能如此之無畏也敵國有事相持以待無事相觀以使之  
所謂使者亦輕矣曰此人也為此官也則以為此使也今歲以其來

歲當以其又來歲當以其如縣令署役必均而已矣人之才固有所  
短而不可獲其專對捷給勇敢又非可以學致也今必使強之彼有  
倉惶失次為夷狄笑而已古者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  
車之今法今太密使小吏執簡記其勞一搖足輒隨而書之雖有奇  
才辯士亦安所敢用彼夷狄觀之以為鑄錙談燕之間尚不能辦重  
旅之際固宜其無人也如此將何以破其蓋謀而折其驕氣哉臣愚  
以為奉使宜有常人唯其可者而不必均彼其不能者陛下責之  
以文學政事不必強之於言語之間以欺吾事而亦稍寬其法使得  
有所施且今世之患以奉使為艱危故必均而後可陛下平世使  
人而皆得以辭免後有緩急使之出入死地將皆逃耶此臣又非獨  
為出使而言也其九曰臣聞刑之有赦其來遠矣周制八議可赦  
之人而無可赦之時自三代之衰始聞有肆赦之令然皆因天下有  
非常之事凶荒流離之後盜賊垢汙之餘於是而有沛然洗濯於天  
下而猶不若今之因郊而赦使天下之凶民可以逆知而僥倖也平

蘇秦卷

七

時小民畏法不敢越起富郊之歲盜賊公行罪人滿獄為天下者將  
何利於此而又廢散帑廩以賞無用冗雜之兵一經大禮費以萬億  
賦歛之不輕民之不聊生皆此之故也以陛下節用愛民非不欲  
去此矣顧以為所從來久遠恐一旦去之天下必以為少恩而凶蒙  
無賴之兵或因以為辭而生亂此其所以重改也蓋事有不可改而  
遂不改者其憂必深改之則其禍必速惟其不失推恩而有以救天  
下之弊者臣愚以為先郊之歲可因事為辭持發大號如郊之赦與  
軍士之賜且告之曰吾於天下非有惜乎推恩也惟是凶殘之民知  
吾當赦輒以犯法以賊害吾良民今而後赦不於郊之歲以為常制  
天下之人喜乎非郊之歲而得郊之賞也何暇慮其後其後四五年  
而行之七八年而行之又從而盡去之天下晏然不知而日以遠矣  
且此出於五代之後兵荒之間所以姑息天下而安反側耳後之人  
相承而不能去以至於今法必明具四方無虞何畏而不改今不為  
之計使姦人猾吏養為盜賊而後取租賦以啖驍兵乘之以饑饉

不及矣當此之時欲為之計其猶有及乎其十曰臣聞古者所以稱  
 庶人之議為其疎賤而無嫌也不知爵祿之可愛故其言公不知君  
 威之可畏故其言頂今臣幸而未立于陛下之朝無所愛惜顧念  
 於其心者是以天下之事陛下之諸臣所不敢盡言者臣請得以  
 僭言之陛下擢用俊賢思致太平今幾年矣事垂立而輒廢功未  
 成而旋去陛下知其所以乎陛下知其所以則今之在位者皆  
 足以有立若猶未也雖得賢臣千萬天下終不可為何者小人之根  
 未去也陛下遇士大夫有禮足在位者不敢用褻狎戲效以求親  
 媚於陛下而諛言邪謀之所由至於朝廷者天下之人皆以為  
 陛下不疎遠宦官之過陛下特以為耳目玩弄之臣而不知其陰  
 賊險詐為害最大天下之小人無由至於陛下之前故皆通於宦  
 官珠玉錦繡所以為賂者絡繹於道以間關齟齬賢人之謀陛下  
 縱不聽用而大臣常有所顧忌以不得盡其心臣故曰小人之根未  
 去也竊聞之道路陛下將有意去而疎之也若如所言則天下之  
 福然臣夕以為憂而未敢言也古之小人有為君子之所抑而反欲  
 為天下之禍者臣每痛傷之蓋東漢之衰宦官用事陽球為司徒校  
 尉於懷誅王甫等數人磔其尸于道中常侍曹節過而見之遂奏誅  
 陽球而宦官之用事過於王甫之未誅其後管武何進又欲去之而  
 反以遇害故漢之衰至於掃地而不可救夫君子之去小人惟能盡  
 去乃無後患惟陛下思宗廟社稷之重與天下之可畏既去之又  
 去之既疎之又疎之刀鋸之餘必無忠良縱有區區之小節不過闕  
 闕掃洒之勤無益於事惟能務絕其權使朝廷清明而忠言嘉謀易  
 以入則天下無事矣惟陛下無使為臣之所料而後世以臣為知  
 言不勝大願冀臣所著二十二篇略言當世之要陛下雖以此召  
 臣然臣觀朝廷之意特以其文米詞致稍有可嘉而未必其言之可  
 用也天下無事臣每每狂言以迂闊為世笑然臣以為必將有時而  
 不迂闊也賈誼之策不用於孝文之時而使主父偃之徒得其餘論  
 而施之於孝武之世夫施之於孝武之世固不如用之於孝文之時

蘇文粹卷八

八

之易也臣雖不及古人惟陛下不以一布衣之言而忽之不勝越  
 次憂國之心效其所見且非陛下召臣臣言無以至於朝廷今老  
 矣恐後無由復言故云云之多至於此也惟陛下寬之臣洵誠惶  
 誠懼頓首頓首謹書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八

蘇文粹卷八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九

老泉先生

書

上韓樞家

太尉執事洵著書無他長及言兵事論古今形勢至自比賈誼所獻  
權書雖古人已性成敗之迹苟深曉其義施之於今無所不可昨因  
請勉求進未議太尉許諾謹擇其說言語朴直非有驚世絕俗之談  
甚高難行之論太尉取其大綱而無責其纖悉蓋古者非用兵矣勝  
之為難而養兵不用之可畏今夫水激之山放之海決之為溝塍壅  
之為沼沚是天下之人能之委江河注淮泗匯為洪波潏為太湖萬  
世而不溢者自禹之後未之見也夫兵者聚天下不義之徒授之以  
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殺人之事夫惟天下之未安盜賊之未殄然後  
有以施其不義之心用其不仁之器而試其殺人之事當是之時勇  
者無餘力智者無餘謀巧者無餘技故其不義之心變而為忠不仁

之器加之於不仁而殺人之事施之於當殺及夫天下既平盜賊既

殄不義之徒聚而不散勇者有餘力則思以為亂智者有餘謀則思

以為姦巧者有餘技則思以為詐於是天下之患雖然出矣蓋虎豹

終日而不殺則跳跟大叫以發其怒螻蝻終日而不螫則噬齧草木  
以致其毒其理固然無足怪者昔者劉項奮臂於草莽之間秦楚無  
賴子弟千百為輩爭起而應者不可勝數轉關五六年天下厭兵項  
籍死而高祖亦已老矣方是時分王諸將改定律令與天下休息而  
韓信黥布之徒相繼而起者七國高祖死於介冑之間而莫能止也  
連延及於呂氏之禍訖孝文而後定是何起之易而收之難也劉項  
之勢初若決河順流而下誠有可喜及其崩潰四出放手數百里之  
間拱手而莫能救也嗚呼不有聖人何以善其後 太祖 太宗躬  
擐甲胄跋涉險阻以斬刈四方之蓬蒿用兵數十年謀臣猛將滿天  
下一旦卷甲而休之傳四世而天下無變此何術也荆楚九江之地  
不分於諸將而諸將黥布之徒無以啟其心也雖然天下無變而兵

又不用則其不義之心蓄而無所發飽食優游求逞於良民觀其平  
居無事出怨言以邀其上一日有急是非人得千金不可使也往年  
詔天下繕完城池西川之事洵實親見凡郡縣之富民舉而籍其名  
得錢數百萬以為酒餼餽餉之費杵聲未絕城輒墮壞如此者數年  
而後定卒事官吏相賀幸徒相矜若戰勝凱旋而待賞者比來京師  
遊阡陌問其曹姓往往偶語無所諱忌聞之土人方春時尤不忍聞蓋  
時五六月矣會京師憂大水鋤糶春禁列于兩河之壩縣官日費千  
萬傳呼勞問之聲不絕者數十里猶且賄賂狼顧莫肯效用且夫內  
之如京師之所聞外之如西川之所親見天下之勢今何如也御將  
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將之職也天子者養尊而處優樹恩而收名  
與天下為喜樂者也故其道不可以御兵人臣執法而不求情盡心  
而不求名出死力以捍社稷使天下之心繫於一人而已不與焉故  
御兵者人臣之事不可以累天子也今之所患大臣好名而懼誇好  
名則多樹私恩懼誇則執法不堅是以天下之兵彘總至此而莫之

或制也頃者狄公在樞府號為寬厚愛人狎昵士卒得其歡心而太  
尉適承其後彼狄公者知御外之術而不知治內之道此邊將材也  
古者兵在外愛將軍而忘天子在內愛天子而忘將軍愛將軍所以  
戰愛天子所以守狄公以其御外之心而施諸其內太尉不反其道  
而何以為治或者以為兵久驕不治一曰繒以法恐因以生亂昔者  
郭子儀去河南李光弼實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斬於轅門三軍股  
慄夫以臨淮之悍而代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脫慈  
母之懷而立平嚴師之側何亂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也  
將相者天下之師也師雖嚴赤子不敢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厲天下  
不敢以怨其君其勢然也天子者可以生人可以殺人故天下望其  
生及其殺之也天下曰是天子殺之故天子不可以多殺人臣奉天  
子之法雖多殺天下無以歸怨此先王所以威懷天下之術也伏惟  
太尉思天下所以長久之道而無幸一時之名盡至公之心而無郵  
三軍之多言夫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太尉厲威武以振其聲被其

三蘇文粹卷九

二

思天子之深仁則畏而不至於怨思太尉之威武則愛而不至於驕君臣之體順而畏愛之道立非太尉吾誰望耶

上富丞相

相公閣下往年天子震怒出逐宰相選用舊臣堪付屬以天下者在使在相府與天下更始而閣下之位實在第三方是之時天下感喜相慶以為閣下惟不為宰相也故默默在此方今因而復起起而復為宰相而又適值乎此時也不為而何為且吾君之意待之如此其厚也不為而何以副吾望故咸曰後有下今而異於他日者必吾當公也朝夕而待之跂首而望之望望然而不獲見也戚戚然而疑嗚呼其弗獲聞也必其遠也進而及於京師亦無聞焉不敢以疑嗚曰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數十年之間如此其不變也皆曰賢人焉或曰彼其中則有說也而天下之人則未始見也然而不能無愛蓋古之君子愛其人也則憂其無成且嘗聞之古之君子相是君也與是人也皆立於朝則使吾皆知其為人皆善者也而後無愛且一人之

三蘇文粹卷九

三

身而欲擅天下之事雖見信於當世而同列之人一言而疑之則事不可以成今夫政出於他人而不懼事不出於己而不忌是二者惟善人為能然猶欲得其心焉若夫衆人政出於他人而懼其已事不出於己而忌其成功是以有不平之心生夫或居於吾前或立於吾後而皆有不平之心焉則身危故君子之處於其間也不使之不平於我也周公立於明堂以聽天下而召公感何者天下固惑乎大者也召公猶未能信乎吾之此心也周公定天下誅管蔡告召公以其志以安其身以及於成王故凡安其身者以安乎周也召公之於周公管蔡之於周公是二者亦皆有不平之心焉以為周之天下周公將遂取之也周公誅其不平而不可告語者其可以告語者而和其不平之心然則非其必不可以告語者則君子未始不欲和其心天下之人從士而至於卿大夫宰相集處其上將有所為何慮而不成不能忍其區區之小忿以成其不平之舉則害其大事是以君子忍其小忿以容其小過而杜其不平之心然後當大事而聽命焉

且吾之小忿不足以易吾之大事也故寧小容焉使無禁於其間古之君子與賢者並居而同樂故其責之也詳不幸而與不肖者偶不圖其大而治其細則闕遠於事情而無益於當世故天下無事而後可與事此不然則否昔者諸呂用事陳平憂懼計無所出陸賈入見說之使交歡周勃平用其策卒得絳侯北軍之助以滅諸呂夫絳侯木彊之人也非陳平致之而誰也故賢者致其不賢者非夫不賢者之能致賢者也曩者今上即位之初冠萊公為相惟其側有小入不能誅又不能與之無忿故終以斥去及范文正公在相府又欲以歲月盡治天下事失於急與不忍小忿故群小人亦急逐去之一去遂不復用以殺其身伏惟閣下以不世出之才立於天子之下百官之上此其深謀遠慮必有所處而天下之人猶未獲見洵西蜀人也竊有志於今世願一見於堂上伏惟閣下深思之無忽

上文丞相

三蘇文粹卷九

四

慎始而無後憂救之於其末而其始不為無謀失諸其始而數諸其終而天下無遺事是故古者之制其始也有百年之前而為之者也蓋周公營平東周數百年而待乎平王之東遷也然及其收天下之士而責其賢不肖之分則未嘗於其始焉而制其極蓋常舉之於諸侯考之於太學引之於射官而試之於弓矢如此其備矣然而管叔蔡叔文王之子而武王周公之弟也生而與之居處習知其性之所好惡與夫居之於太學而習之於射官者宜愈詳矣然其不肖之實卒不見於此時及其出為諸侯監國臨大事而不克自定然後敗露以見其不肖之才且夫張弓而射之一不失容此不肖者或能焉而聖人豈以為此足以盡人之才蓋將為此名以收天下之士而後觀其臨事而黜其不肖故曰始不可制制之在末於此有人求金於沙畝而揚之惟其揚之也情是以貴金於揚而畝之則無擇焉不然金與沙礫皆不錄而已矣故欲求盡天下之賢俊莫若略其始欲求貴官於天下之官莫若精其終今者天下之官自相府而至於一縣之

必尉其為數實不可勝計然而大數已定餘吏溢于官籍大臣建議  
臧任子削進士以求便天下竊觀古者之制略於始而精於終使賢  
者易進而不得者易犯夫易犯故易退易進故賢者眾眾賢進而  
不肖者退夫何患官冗今也觀之於其始竊恐夫賢者之難進與夫  
不肖者之無以異也 方今進退天下士大夫之權內則御外則  
轉運而士大夫之問察然而無過可任以為吏者其賢與否且相公  
何不以意推之往年吳中復在健為一月而發二吏中復去職而吏  
之以罪免者曠歲無有也雖然此特洵之所見耳天下之大則又可  
知矣 國家法今甚嚴洵從蜀來見凡吏商者皆不征非追齊調發  
皆得役天子之夫是以知天下之吏犯法者甚眾從其犯而黜之十  
年之後將分職之不給此其權在御史轉運而御史轉運之權實在  
相公顧其易為也今四方之士會於京師口語籍籍莫不為此然皆  
莫肯一言於其上誠以為近於私我也洵西蜀之人方不見用於當  
世辛又不復以科舉為意是以肆言於其間而可以無嫌伏惟相公

全蘇文粹卷九

五

慨然有憂天下之心征伐四國以安天子毅然立朝以威制天下名  
著功遠文武並濟此其享功業之重而居富貴之極於其平生之所  
望無復慙然者惟其獲天下之多士而與之皆樂乎此可以復勤其  
志故遂以此告其左右惟相公亮之

上余青州

洵聞之楚人高令尹子文之行曰三以為令尹而不喜三奪其令尹  
而不怒其為令尹也楚人為之喜而去令尹也楚人為之怒已不  
期為令尹而令尹自至夫令尹子文豈獨惡夫富貴哉知其不可以  
求得而安其自得是以喜怒不及其心而人為之喜驚嗟夫豈亦不  
足以見已大而人小耶然然為棄於人而不知棄之為悲紛然為取  
於人而不知取之為樂人自為棄我取我而吾之所以為我者如  
則亦不足以高視天下而竊笑矣昔者明公之初自奮於南海之  
濱而為天下之名卿當其盛時激昂慷慨論得失定可否左摩西萊  
右揣契丹奉使千里彈壓輻悍不屈之虞其辨如決河流而東注諸

海名聲四溢於中原而磅礴於戎狄之國可謂至盛矣及至中廢而  
為海濱之匹夫蓋其間十有餘年明公無求於人而人亦無求於明  
公者其後適會南轅縱橫放肆充斥萬里而莫之或救明公乃起於  
民伍之中折尺筆而管之不旋踵而南方又安夫明公豈有求而為  
之哉適會事變以成大功功成而爵祿至明公之於進退之事蓋亦  
綽綽乎有餘裕矣悲夫世俗之人紛紛於富貴之間而不知自止達  
安於晚樂而習為高岸之節顧視四海飢寒困窮之士莫不嘔噦  
嗚呼而不樂窮者藪藪不飽布褐不暖習為貧賤之所摧折仰望貴  
人之輝光則為之顛倒而失措此二人者皆不可與語於輕富貴而  
安貧賤者彼不知貧富貴賤之正味也夫惟天下之望於富貴之  
榮而狂也 賤之辱者而後可與語此今夫天下之所以奔走於富  
貴者我知之 敢以告人也富貴之極止於天子之相而天子  
之相果誰為之 名豈天為之名耶其無乃亦人之自相名耶夫天下  
之官上自三公至於卿大夫而下至於士此四者皆人之所自為也

全蘇文粹卷九

六

而人亦自貴之天下以為此四者絕群離類特立於天下而不可幾  
近則不亦大感矣哉蓋亦及其本而思之夫此四名者其初蓋出於  
天下之人出其私意以自相號呼者而已矣夫此四名者果出於人  
之私意所以自相號呼也則夫世之所謂賢人君子者亦何以異此  
有才者為賢人而有德者為君子此二名者夫豈輕也哉而今世之  
士得為君子者一為世之所棄則以為不若一命士之貴而况以與  
三公爭哉且夫明公昔者之伏於南海與夫今者之為東諸侯也君  
子豈有間於其間而明公亦豈有以自輕而自重哉洵以為明公之  
習於富貴之禁而狂於貧賤之辱其嘗之也蓋以多矣是以極言至  
此而無所迂曲洵西蜀之匹夫嘗有志於當世因循不遇遂至於老  
然其常所欲見者天下之士蓋有五十六人五十六人者已略見矣而獨  
明公之未嘗見每以為恨今明公來朝而洵適在此是以不得不見  
伏惟加察幸甚

上王長安

判府左丞閣下天下無事天子其專公卿甚貴士甚賤從士而逆數  
之至於天子其積也甚厚其為憂也甚難是故天子之尊至於不可  
指而士之卑至於可殺嗚呼見其安而不見其危如此而已矣衛懿  
公之死非其無人也以鶴辭而不與戰也方其未敗也天下之士望  
為其鶴而不可得也及其敗也思以千乘之國與匹夫共之而不可  
得也人知其卒之至於如此則天子之尊可以慄慄乎上而士之卑  
可以肆志于下又焉敢以勢言哉故夫士之貴賤其勢在天子天子  
之存亡其權在士世衰道喪天下之士學之不明持之不堅於是始  
以天子存亡之權下而就一匹夫賤之勢甚矣夫天下之感也持  
千金之璧以勿一瓦缶幾何其不舉而棄諸溝也古之君子其道相  
為徒其徒相為用故一夫不用乎此則天下之士相率而去之使夫  
上之人有失天下士之愛而後有失一士之懼今之君子其徒之  
不用以苟容其身故其始也輕用之而其終也亦輕去之嗚呼其亦  
何便於此也 當今之世非有賢公卿不能振其前非有賢士不能

三蘇文粹卷九

七

奮其後洵從獨求明日將至長安見明公而東伏惟讀其書而察其  
心以輕重其禮幸甚幸甚

上韓昭文論山陵

昭文相公執事向本布衣書生才無所長相公不察而辱收之使與  
百執事之末平居思所以仰報盛德而不獲其所今者 先帝新棄  
萬國 天子始親政事當海內傾耳側目之秋而相公實為社稷柱  
石莫先之臣有百世不廢之功伏惟相公將何以處之古者天子即  
位天下之政必有所不及安席而先行之者蓋漢昭即位休息百餘  
與天下更始故其為天子曾未逾月而恩澤下布於海內竊惟當今  
之事天下之所謂最急而 天子之所宜先行者輒敢以告於左右  
竊見 先帝以儉德臨天下在位四十餘年而宮室遊觀無所增加  
禮薄器血弊陋而不易天下稱頌以為文景之所不若今一旦棄  
臣下而有司延欲以末世葬送無流之費侵削 先帝休息長養之  
民撥取厚葬之名而遺之以累其盛明故洵以為當今之議莫若薄

三蘇文粹卷九

八

葬為聞頃者癸酉敕書既出郡縣無以賞兵例皆貸錢於民民之有  
錢者皆莫肯自輸於是威之以刀劍驅之以笞箠為國結怨僅而  
得之者小民無不知與國同憂方且狼顧而不寧而山陵一切配  
率之科又以復下計字不過秋冬之間海內必將騷然有不自聊賴  
乏人竊惟 先帝平昔之所以愛惜百姓者如此其深而其所以檢  
身節儉者如此其至也推其平生之心而計其既歿之意則其不欲  
以山陵重困天下亦已明矣而臣下乃獨為此過當逾禮之費以拂  
戾其平生之意竊所不取也且使今府庫之中財用有餘一物不取  
於民盡公力而為之以解遂臣子不忍之心猶且獲譏於聖人况夫  
空虛無有一金以上非取於民則不獲而冒行不顧以徇近世失中  
之禮亦已感矣然議者必將以為古者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以天  
下之大而不足於 先帝之葬於人情有所不暇洵亦以為不然使  
今儉葬而用墨子之說則是過也不廢先王之禮而去近世無益之  
費是不過矣子思曰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  
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古之人所  
由以盡其誠信者不敢有略也而外是者則略之昔者華元厚葬其  
君君子以為不臣漢文葬於霸陵木不改列藏無金玉天下以為卑  
明而後世安於泰山故曰莫若建薄葬之議以上以逐 先帝恭儉之  
誠下以紓百姓目前之患內以解華元不臣之譏而萬世之後以固  
山陵不拔之安洵竊觀古者厚葬之由未有非其時君之不達欲以  
金玉厚其親於地下而其臣下不能禁止儻儻而從之者未有如今  
日之事 太后至明 天子至聖而有司信近世之禮而遂為之者  
是可深惜也且夫相公既已立不世之功矣而何愛一時之勞而無  
所建明洵恐世之清議將有任其責者如曰詔敕已行制度已定雖  
知不便而不可復改則此又過矣蓋唐太宗之葬高祖也欲為九丈  
之墳而用漢氏長陵之制百事務從豐厚及群臣建議以為不可於  
是改從光武之陵高不過六丈而每事儉約夫君子之為政與其坐  
視百姓之艱難而重改今之非孰若改今以救百姓之急不勝區區

之心敢輒以告惟恕其在易之誅幸甚幸甚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九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九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十  
老泉先生

書

上田樞密

天之所以與我者夫豈偶然哉竟不得以與丹朱舜不得以與商均而箕叟不得奔諸舜發於其心出於其言見於其事確乎其不可易也聖人不得以與人父不得奪諸其子於此見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偶然也夫其所以與我者必有以用我也我知之不得行之不以告人天固用之我實置之其名曰棄天自卑以求幸其言自小以求用其道天之所以與我者何如而我如此也其名曰棄天棄天我之罪也棄天亦我之罪也不棄不棄而人不我用不我用者之罪也其名曰逆天然則棄天棄天者其責在我逆天者其責在人在我者吾將盡吾力之所能為者以塞夫天之所以與我之意而求免乎天下後世之譏在人者吾何知焉吾求免夫一身之責之不暇而暇為人憂乎哉孔子孟軻之不遇老於道塗而不倦不愠不沮者夫固知夫責之所在也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之不足相與以有為也我亦知之矣抑將盡吾心焉耳吾心之不盡吾恐天下後世無以責夫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而彼亦將有以辭其責也然則孔子孟軻之目將不暝於地下矣夫聖人賢人之用心也固如此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貧賤如此而富貴升而為天沉而為泉流而為川止而為山彼不預吾事吾事畢矣竊怪夫後之賢者之不能自處其身也飢寒窮困之不勝而號於人嗚呼使吾誠死於飢寒窮困耶則天下後世之責將必有在彼其身之責不自任以為憂而我取而加之吾身不已過乎今洵之不肖何敢以自列於聖賢然其心亦有所不甚自輕者何則天下之學者孰不欲一蹴而造聖人之域然及其不成也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千金之子可以貧人可以富人非天之所與雖以貧人富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天子之宰相可以生人可以殺人非天之所與雖以生人殺人之權求一言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十

之幾乎道不可得也今洵用力於聖人賢人之術亦已久矣其言語  
其文章雖不識其果可以有用於今而傳於後與否備條其得之之  
不勞方其致思於心也若或起之得之心而書之紙也若或相之夫  
豈無一言之幾乎道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而不得者一旦在已  
故其心得以自負或者天其亦有以與我也曩者見執事於益州嘗  
時之文淺狹可笑飢寒窮困亂其心而聲律記問又從而破壞其體  
不足觀也已數年來退居山野自分永棄與世俗日踈闊得以大肆  
其力於文章詩人之優柔驕人之清深孟韓之溫淳遷固之雄剛孫  
吳之簡切投之所嚮無不如意常以為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  
而為迂墨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為詐有二子之才而不流者  
其惟賈生乎惜乎今之世愚未見其人也作策二道曰審勢審敵作  
書十篇曰權書洵有山田一頃非凶族可以無饑力耕而節用亦足  
以自老不肖之身不足惜而天之所與者不忍棄且不敢棄也執事  
之名滿天下天下之士用與不用在執事故敢以所謂策二道權書

蘇文粹卷十

十篇者為獻平生之文遠不可多致有洪範論史論七篇近以獻內  
翰歐陽公度執事與之朝夕相從而議天下之事則斯文也其亦庶  
乎得陳於前矣若夫其言之可用與其身之可貴與否者執事也  
執事責也於洵何有哉

上歐陽內翰

內翰執事洵布衣窮居常竊有歎以為天下之人不能皆賢不能皆  
不肖故賢人君子之處于世合必離離必合往者天子方有意於治  
而范公在相府富公為樞密副使執事與余公蔡公為諫官尹公馳  
騁上下用力於兵革之地方是之時天下之人毛髮絲粟之才紛紛  
然而起合而為一而洵也自度其愚庸無用之身不足以自奮於其  
間退而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而可以復見於當世之賢人君子不  
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執事與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  
失勢奔走於小官洵時在京師親見其事忽仰天嘆息以為斯人  
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為祭也既復自思念往者衆君子之進於

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窮小人焉聞之今之世無復  
有善人也則已矣如其不然也吾何憂焉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成  
而待之何傷退而處十年雖未敢自謂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曾  
中若與曩者異而余公適亦有成功於南方執事與蔡公復相繼登  
於朝富公復自外入為宰相其勢將復合為一喜且自賀以為道既  
已粗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既又反而思其嚮之所慕望愛悅之而  
不得見之者蓋有六人焉今將往見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  
二人亡焉則又為之潸然出涕以悲嗚呼二人者不可復見矣而所  
恃以慰此心者猶有四人也則又以自解思其止於四人也則又汲  
汲欲一識其面以發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為天子之宰相遠  
方塞士未可遽以言通於其前而余公蔡公遠者在萬里外獨執  
事在朝廷間而其位差不甚貴可以叫呼援而問之以言而飢  
寒衰老之病又痼而留之使不克自至於執事之庭夫以慕望愛悅  
其人之心十年而不得見而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則四人

蘇文粹卷十

者之中非其勢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進已也執事  
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竊自以為洵之知之特深愈於天下  
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為峻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  
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渾浩浩流轉魚鼈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  
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  
執事之文行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意  
言竭論而容與閑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為一家之  
文也惟李翱之文其味醇然而長其光泮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  
之態陸贄之文遺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又自  
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夫樂道  
人之善而不為諂者以其人誠足以當之也彼不知者則以為與  
以求其悅已也夫舉人以求其悅已洵亦不為也而其所以道執事  
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執事之知其知我也雖然執事  
之名滿於天下雖不見其文而固已知有歐陽子矣而洵也不幸隨

在草野泥塗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粗成欲徒手秦尺之書  
自託於執事將使執事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哉洵少年不學生  
二十五歲始知讀書從士君子遊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厲行以  
古人自期而視與已同列者皆不勝已則遂以為可矣其後困益甚  
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已大異時復內顧自  
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由是盡燒其曩時所為文數  
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  
讀之者七八年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  
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  
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習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  
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為是也近所  
為洪範論史論凡七篇執事觀其如何嘻區區而自言不知者又將  
以為自譽以求人之知已也惟執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  
也而察之

蘇文粹卷十

再上歐陽內翰

內翰諫議執事士之能以其姓名聞乎天下後世者夫豈偶然哉以  
今觀之乃可以見生而同鄉學而同道以某問某蓋有曰吾不聞者  
焉而况乎天下之廣後世之遠雖欲求其髮鬚豈易得哉古之以一  
能稱以一善書者愚未嘗敢忽也今夫群群焉而生逐逐焉而死者  
更千萬人不稱不書也彼之以一能稱以一善書者皆有以過乎千  
萬人者也自孔子歿百有餘年而孟子生孟子之後數十年而至荀  
卿子荀卿子後乃稍闕遂二百餘年而楊雄稱於世楊雄之死不得  
其繼千有餘年而後屬之韓愈氏歿三百有餘年矣不知天下之  
將誰與也且夫以一能稱以一善書者皆不可忽則其多稱而屢書  
者其為人心尤可貴重奈何數千年之間四人而無加此其人宜何  
如也天下病無斯人天下而有斯人也宜何以待之洵一窮布衣於  
今世最為無用思以一能稱以一善書而不可得者也况夫四子者  
之文章誠不取其萬一頃者張益州見其文以為似司馬子長洵

不悅辭焉夫以布衣而王公大人稱其文似司馬遷不悅而辭無乃  
為不近人情誠恐天下之人不信且懼張公之不能副其言重為世  
俗笑耳若執事天下所就而折衷者也不知其不肯稱之曰子之六  
經論荀卿子之文也平生為文求於千萬人中使其姓名髮鬚於後  
世而不可得今也一旦而得齒於四人者之中天下烏有是哉意者  
其失於斯言也執事於文稱師魯於詩稱子美聖俞未聞其有此言  
也意者其戲也惟其愚而不顧曰書其所為文惟執事之求而致之  
既而屢請而屢辭焉曰吾未暇讀也退而處不敢復見其於朋友  
曰信矣其戲也雖然天下不知其為戲將有以議執事洵亦且得罪  
執事憐其平生之心苟以為可教亦足以慰其衰老唯無曰荀卿云  
者幸甚

三上歐陽內翰

洵啓昨出京倉惶遂不得一別去後數日始知悔恨蓋一詩問變出  
不意遂擾亂如此快恨快恨不審日來尊履何似二子軾輒竟不免

蘇文粹卷十

五

丁憂已到家月餘幸且存活洵道途奔波老病侵凌成一翁矣自  
思平生羈蹙不遇年近五十始識閣下傾蓋晤語便若平生非徒欲  
援之於貧賤之中乃與切磨論議共為不朽之計而事未及成輒聞  
此變孟軻有云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豈信然耶洵離家時無壯子弟  
守舍歸來屋廬倒壞籬落破漏如逃亡人家今且謝絕過從杜門不  
出亦稍稍取舊書讀之時有所壞輒欲就閣下評議竊驚相去已四  
千里思欲跣首望見君子之門庭不可得也所示范公碑文議及申  
公事節最為深厚近試以語人果無有曉者每念及此鬱鬱不樂閣  
下雖賢俊滿門足以嘯歌俯仰終日不悶然至於不言而心相論者  
閣下於誰取之自蜀至秦山行一月自秦至京師又少行數千里非  
有名利之所驅與凡事之不得已者孰為來哉洵老矣恐不能復東  
閣下當時賜音問以慰孤耿病中無聊深愧疎略惟千萬珍重珍重  
令人執事 方今天下雖號無事而政化未消微於未衰思賦欲日



重府庫空竭而大者又有二虞之不臣 天子震怒大臣憂恐自兩  
制已上宜皆苦心焦思日夜思念求所以解吾 君之憂者洵自惟  
聞人於國家無絲毫之責得以優游終歲咏歌先王之道以自樂時  
或作為文章亦不求人知以為天下方事而王公大人豈暇見我  
哉是以踰年在京師而其平生所願見如君侯者未嘗一至其門有  
來告洵以所欲見之意洵不敢不見然不知君侯見之而何也  
天子求治如此之急君侯為兩制大臣豈欲見一閑布衣與之論  
事耶此洵所以不敢遽見也自開居十年人事荒廢漸不喜承迎將  
逢拜伏奉跪王公大人苟能無以此求之使得從容坐隅時出其所  
學或亦有足觀者今君侯辱先求之此其必有所異乎世俗者矣  
子曰段干木踰垣而避之泄柳閉門而不納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  
矣嗚呼吾豈斯人之徒歟欲見我而見之不欲見而徐去之何傷况  
如君侯平生所願見者又何辭焉

上張侍郎安道

蘇文粹卷十

六十一

侍郎執事明公之知洵知之明公知之他人亦知之洵之所以獲  
知於明公明公之所以知洵者雖暴之天下皆可以無愧今也將有  
所私告於執事念將以屑屑之私壞敗其至公之節欲忍而不言而  
不能欲言而不果勃然交於胷中不寧而頽怛愧者累月而後決  
竊見古之君子知其人也憂其入以至於其父母昆弟妻子以至於  
其親族朋友妻之固其責也雖然自我求之則君子譏焉知之而不  
愛不愛而求人憂則君子交譏之洵之意以為寧在我而無寧在明  
公故用此決其意而發其言以私告於下執事明公試一聽之洵有  
二子賦輟齋園授經不知他習進趨拜跪儀狀甚野而獨於文字中  
有可觀者始學聲律既成以為不足盡力於其間讀孟韓文一見以  
為可作引筆書紙日數千言空然溢若有所相年少狂勇未嘗更  
變以為 天子之爵祿可以攬取聞京師多賢士大夫欲往從之游  
因以舉進士洵今年幾五十以懶鈍廢於世誓將絕進取之意惟此  
二子不忍使之復為溷淪棄置之人今年三月將與之如京師一門

之中行者三人而居者數十數口為行者計則寄居者為居者計則  
不能行恂恂焉無所告訴夫以負販之人左提妻右挈子偕身而往  
尚不可禦有明公以為主公馬往而不濟今也望數千里之外茫然  
如梯天而航海蓄縮而不進洵亦羞見朋友明公居齊桓晉文之位  
惟其不知洵惟其知而不憂則又何說不然何求而不克輕之於鴻  
毛重之於泰山高之於九天遠之於萬里明公一言天下誰議將使  
賦輟求進於下風明公引而察之有一不如所言願賜誅絕以懲欺  
罔之罪

再上張侍郎

省至侍郎執事洵始至京師時平生親舊往往在此不見者蓋十年  
矣惜其老而無成問所以來者既而告曰子欲有求無事他人須張  
益州來乃濟且云公不惜數千里走表為子求官荷歸立便殿上與  
天子相唯諾顧不肯耶退自思公之所以與我者蓋不為凌所不可  
知者唯其力不足而勢不便不然公於我無愛也聞之古人日中必  
七

蘇文粹卷十

七

雙操刀必割當此時也 天子虛席而待公其言宜無不聽洵也  
與公有如此之舊適在京師且未甚老而猶足以有為也此時而無  
成亦足以見他人之無足求而他日之無及也矣昨聞車馬至此有  
日西出百餘里迎見雪後苦風晨至鄭州脣黑面裂僮僕無人色從  
逆旅主人得束新緇火良久乃能以見出鄭州十里許有導騎從來  
來驚愕下馬立道周云宋端明且至從者數百人足聲如雷已過乃  
敢上馬徐去私自傷至此伏惟明公所謂潔廉而有文可以比漢之  
司馬子長者蓋窮困如此豈不為之動心而待其多言耶

上韓丞相

洵年老無聊家產破壞欲從相公乞一官職非敢望如 朝廷所以  
待賢俊使之志得道行者但差勝於今粗可以養生遺老者耳去歲  
蒙 朝廷授洵試校書郎洵亦非敢少之也使 朝廷過聽而洵使  
俸不過得一京官終不能如漢唐之際所以待處士者則京官之與  
試銜又何足分多少於其間而必為彼不為此耶然其所以區區



厭復有求於相公者實以家貧無貲得六七千錢誠不足以贍養又况忍窮耐老望而未可得耶凡人為官稍可以舒意快志者至京朝官始有其勢髯耳自此以下者皆勞筋骨摧折精神為人服役使去僕隸無幾也然天下之士所以求之如不及得之而喜者彼誠少年將有所忍於此以待至於得意快志者若洵者計其年豈足以有待耶今且守選數年然後得窺尚書省門又待闕歲餘而到任幸而得免於負犯廢放又守選又待闕如此十四五年謹守以滿七八考又幸而有舉王五六人然後敢望於改官當此之時洵蓋七十矣譬如豫章橘柚非老人所種也洵久為布衣無官長拘轄自覺筋骨踈彊不堪為州縣趨走拜伏小吏相公若別除一官而幸與之願得盡力就使無補亦必不至恣睢漫漶以傷害王民也今朝廷糊名以取人保任以得官苟應格者雖屠沽不得不與何者雖欲愛惜而無由也今洵幸為諸公所知似不甚淺而相公尤為有意至於一官則反覆遲疑不決者累歲嗟嘆夫豈天下之官以洵故取洵少時自處

蘇文粹卷十

不其卑以為渴時得位當不函養及長知取仕之難遂絕意於功名而自託於學術實亦有得而足恃自去歲以來始復讀易作易傳百餘篇此書若成則自有易以來未始有也今亦不其冀於一官如必無可推致之理亦幸明告之無使其首鼠不決欲去而遲遲也世人施恩則望報苟有以相博則叩之也易今洵已潦倒有二子又皆抗拙如洵相公豈能施此不報之恩耶相公往時為洵言欲為歐陽公言子者數矣而見報忘之以為怪洵誠懼其或有意欲收之也而復忘之故忍耻而一言

上趙司諫

洵啓嚮家居眉陽以病懶不獲間從者常以為閣下之所在聲之所振德之所加士以千里為近而洵獨不能走二百里一至於門縱不獲罪固已為君子之棄人矣今年秋始見太守寶君京師乃知閣下過聽僕以鄙陋上塞明詔不知閣下何取於洵也洵固無取然獨喜以為可辭於世者其不以馳驚得明矣洵不識閣下然仰聞君子

之風常以私告於朋友持恨其身之不自不得交於當世以徧致閣下之美所告者皆飢寒自謀不暇之人雖告而無益然猶以素不相識之故得免於晞勢苟附之嫌是其不識賢於識也今世之所尚相見則以數至門為勤不相見則以數致書為忠夫數至門者虛禮無用數致書者虛辭無觀得其無用與其無觀而加喜不得而怒此與嬰兒之好惡無異今閣下舉人而取於不相識之中則其去世俗遠矣寓居雍丘無故不至京師瞻望君子日以復日頃者朝廷假以試校書郎見授洵不能以老身復為州縣之吏然所以受者嫌若有所過望耳以閣下知我故言及此無怪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十

蘇文粹卷十

九

蘇氏族譜亭

匹夫而化鄉人者吾聞其語矣國有君邑有大夫而爭訟者訴於其門鄉有庠里有學而學道者赴於其家鄉人有為不善於室者父兄輒相與恐曰吾夫子無乃聞之嗚呼彼獨何俯而得此哉意者其積之有本末而施之有次第耶今吾族人猶有服者不過百人而族時蜡社不能相與盡其歡欣愛洽稍遠者至不相往來是無以示吾鄉黨鄰里也乃作蘇氏族譜立亭於高祖墓之西南而刻石焉既而告之曰凡在此者死必赴冠娶妻必告少而孤則老者字之貧而無歸則富者收之而不然者族人之所共誚讓也歲正月相與拜奠於墓下既奠列坐於亭其老者顧少者而歎曰是不及見吾鄉鄰風俗之美矣自吾少時見有為不義者則衆相與疾之如見怪物焉懷焉

不寧其後少衰也猶相與笑之今也則相與安之耳是起於某人

而夫其人者是鄉之望人也而大亂吾俗焉是故其誘人也連其為害也深自斯人之逐其兄之遺孤子而不卹也而骨肉之恩薄自斯人之多取其先人之資田而欺其諸孤子也而孝悌之行缺自斯人之為其諸孤子之所訟也而禮義之節廢自斯人之以妾加其妻也而嫡庶之別混自斯人之篤於聲色而父子雜處謹謹不嚴也而閭門之政亂自斯人之濫財無厭惟富者之為賢也而無耻之路塞此六行者吾往時所謂大慙而不容者也今無知之人皆曰其人何人也猶且為之其與馬赫奕奕妾媵麗麗足以蕩惑里巷之小人其官爵貨力足以搖動府縣其矯詐脩飾言語足以欺罔君子是州里之大盜也吾不敢以告鄉人而私以戒族人焉嗚呼斯人之一節者顧無過吾門也予聞之懼而請書焉老人曰書其事而闕其姓名使他人觀之則不知其為誰而夫人之觀之則面熟內慙汗出而食不下也且無彰之庶其有悔予曰然乃記之

張益州畫像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母憂亂母助變衆言朋與朕志自定外亂不作變且中起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二大吏孰為能處茲文武之間其命往撫朕師乃惟曰張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徽守備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若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于淨瑠寺公不能忍眉陽蘇洵言於衆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是惟元年之秋如器之歎未墜於地惟爾張公安坐於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無矜容焉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繁以生惟爾父母且公嘗為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砥斧於是民始

公蘇文粹卷十一

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棄之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為易至於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以威劫齊民吾不忍為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見也皆拜稽首曰然蘇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為也且公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不釋焉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其鄉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短大小美惡之狀其甚者或語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為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由此觀之像亦不為無助蘇洵無以詰遠為之記公南京人為人慷慨有大節以度量雄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屬系之以詩曰  
天子在祚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謀夫如雲天子曰嗚命我張公公來自東旗幟舒舒西人聚觀于巷于塗謂公輕

暨公來于千公謂西人安爾室家無政或訛訛言不祥往即爾常春爾條吳秋爾濤場西人稽首我父兄公在西園草木駢駢八宴其僚伐鼓淵淵西人來觀祝公萬年有女始始開開開有董哇哇亦既能言音公未來期汝奪指末麻尤尤倉庚崇崇崇我婦于樂此歲豐公在 朝廷 天子股肱 天子曰歸公敢不承作堂嚴嚴有庶有庶公像在中朝服冠纓西人相告無敢逸荒公歸京師公像在堂

木假山

木之生或藥而殤或拱而天幸一而至於任為棟梁則伐不幸而為風之所拔木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則為人之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沉汨沒於湍沙之間不知其幾百年而其激射齧食之餘或髮鬚於山者則為好事者取去殤之以為山然後可以脫泥沙而遠斧斤而荒江之濱如此者幾何不為好事者所見而為樵夫野人所斫者何可勝數則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予家有三峯予每思之則疑其有數存乎其間且其藥而不殤拱

公蘇文粹卷十一

五

而不天任為棟梁而不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不腐不腐而不為人所材以及於斧斤出於湍沙之間而不為樵夫野人之所斫而後得至乎此則其理似不偶然也然予之愛之則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所感焉非徒愛之而又有所敬焉予見中峯魁岸踞肆意氣端董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峯二峯者莊栗刻峭凜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峯而岌然天無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

彭州園覺禮院

人之居乎此也其必有樂乎此也居斯樂不樂不居也居而不樂不樂而不去為自欺且為欺天蓋君子耻食其食而無其功耻服其服而不知其事故居而不樂者有吐食脫服以逃天下之譏而已耳天之界我以形而使我以心馭也今日欲適素明日欲適越天下誰我樂故居而不樂不樂而不去是其心且不能馭其形而况能以馭他人哉自唐以來天下士大夫爭以排釋老為言故其徒之欲求知於吾士大夫之間者往往自叛其師以求容於吾而吾士大夫亦喜其

來而接之以禮靈師文暢之徒飲酒食肉以自絕於其務嗚呼歸爾父子後爾室家而後吾許爾以叛爾師父子之不歸室家之不復而師之叛是不可以一日立于天下傳曰人臣無外交故季布之忠於楚也雖不如蕭韓之先覺而比丁公之貳則為愈予在京師彭州僧保聰來求職予甚勤及至蜀聞其自京師歸布衣蔬食以為其徒先凡若干年而所居圓覺院大治一日為予道其先師平潤事與其院之所以得名者請予為記予佳聰之不以叛其師悅予也故為之記曰彭州龍興寺僧平潤講圓覺經有奇因以名院院始弊不甚潤之來始得隙地以作堂宇凡更二僧而至予保聰聰又合其鄰之僧屋若于於其院以成是為記

字說

仲兄文甫

洵請易至渙之六四曰渙其群元吉曰嗟夫群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蓋余仲兄名渙而字公群則是以聖人之所欲渙散

公蘇文粹卷十一

四

滌蕩者以自命也而可乎他日以告兄曰子可無為我易之洵曰唯既而曰請以文甫易之如何且兄嘗見大水之與風乎油然而行淵然而留渟渟汪洋滿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風實起之遂遂然而發乎大空不終日而行乎四方蕩乎其無形飄乎其遠來既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是風也而水實形之今夫風水之相運乎大澤之陂也紆餘委蛇蜿蜒淪淪安而相推怒而相凌舒而如雲慶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緇揖讓旋辭相傾而不前其繁如殺其亂如霧紛紜縹縹百里若一汨乎順流至乎滄海之濱磅礴洶涌號怒相軋文橫網縹放乎空虚掉乎無垠橫流逆折潰旋傾側宛轉膠戾回者如輪紫者如帶直者如燧奔者如蹶跳者如驚躍者如鯉殊狀異態而風水之極觀備矣故曰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豈有求乎文哉無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為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為文而不能不為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於其間也故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溫然美矣而

不得以為文刻鏤組繡非不文矣而不可以論乎自然故夫天下之無營而文生之者唯水與風而已昔者君子之處於世不求有功不

口實嗚呼此不可與他人道之唯吾足可也

奏議

右洵先奉 敕編禮書後聞臣寮上言以為 祖宗所行不能無過  
差不經之事欲盡去無使存錄洵竊見議者之說與 敕意大異  
何者前所授 敕其意曰纂集故事而使後世無忘之耳非曰制為  
典禮而使後世遵而行之也然則洵等所編者是史書之類也遇事  
而記之不擇善惡詳其曲折而使後世得知而善惡自著者是史之  
體也若夫存其善者而去其不善則是制作之事而非職之所及也  
而議者以青洵等不已過乎且又有所不可者今 朝廷之禮雖為  
詳備然大抵往往亦有不安之處非特一二事而已而欲有所去焉

本三蘇文粹卷二

五

不識其所去者果何事也既欲去之則其勢不得不盡去至盡去則禮  
缺而不備尚獨去其一而不去其二則適足以為執柄而不可  
齊一旦議者之意不過欲以掩避諱過以存臣子之私如是而已矣  
昔孔子作春秋惟其惻怛而不忍言者而後有隱語蓋威公也孔子般  
卒沒而不書其實以為是不可書也至於成宋亂及齊狩躋僖公作  
丘甲用田賦丹桓宮楹刻桓宮楹若此之類皆善而不諱其意以為  
雖不善而尚可書也今先世之所行雖小有不善者猶與春秋之所  
書者其遠而悉使洵等隱諱而不書如此將使後世不知其淺深徒  
見當時之臣子至於隱諱而不言以為有所大不可言者則無乃欲  
益而反損歟公羊之說滅紀滅項皆所以為賢者諱然其所謂諱者  
非不書也書而迂曲其文耳然則其實猶不沒也其實猶不沒者非  
以彰其過也以見其過之止於此也今無故乃取先世之事而沒之  
後世將不知而大疑之此大不便者也班固作漢志凡漢之事悉載  
而無所擇今欲如之則先世之小有過差者不足以害其大明而可

以使後世無疑之意且使洵等為得其所職而不至於倭官者諱  
具狀申提舉參政侍郎欲乞備錄聞奏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十一

本三蘇文粹卷二

六

論

易

易者卜筮之書也挾策布卦以分陰陽而明吉凶此日者之事而非  
聖人之道也聖人之道存乎其爻之辭而不在其數數非聖人之所  
盡心也然易始於八卦至於六十四此其為書未離乎用數也而世  
之人皆耻其言易之數或者言而不得其要紛紜迂闊而不可解此  
高論之士所以不言歟夫易本於卜筮而聖人開言於其間以盡天  
下之人情使其為數紛亂而不可考則聖人豈肯以其有用之言而  
託之無用之數哉今夫易之所謂九六者老陰老陽之數也九為老  
陽而七為少陽六為老陰而八為少陰此四數者天下莫知其所為  
如此者也或者以為陽之數極於九而其次極於七故七為少而九  
為老至於老陰苟以為以極者而言也則老陰當十而少陰當八今

本蘇文粹卷十二

少陰八而老陰反當其下之六則又為之說曰陰不可以有加於陽  
故抑而處之於下使陰果不可以有加於陽也而曷不曰老陰八而  
少陰六且夫陰陽之數此天地之所為也而聖人豈得與於其間而  
制其乎奪哉此其尤不可者也夫陰陽之有老少此未嘗見於他書  
也而見於易易之所以或為老或為少者為夫撰著之故也夫說  
者宜於其撰著焉而求之撰著之法曰掛一歸奇三撰之餘而以四  
數之得九而以為老陽得八而以為少陰得七而以為少陽得六而  
以為老陰然而陰陽之所以為老少者不在乎七八九六也七八九  
六徒以為識焉耳老者陰陽之純也少者陰陽之雜而不純者也陽  
數皆奇而陰數皆偶故乾以一為之文而坤以二天下之物以少為  
主故乾之子皆二陰而坤之女皆二陽老陽老陰者乾坤是也少陰  
少陽者乾坤之子是也撰著者其一撰也少者五而多者九其二其  
三少者四而多者八多少者奇偶之象也一爻而三撰者譬如一卦  
而三爻也陰陽之老少於卦見之於爻而於爻見之於撰使其果有

取於七八九六則夫此三撰者區區焉分其多少而各為處果何以  
為也今夫三撰而皆少此無以異於乾之三爻而皆奇也三撰而皆  
多此無以異於坤之三爻而皆偶也三撰而少者一此無以異於震  
坎艮之二奇而二偶也三撰而多者一此無以異於巽離兌之一偶  
而二奇也若夫七八九六此乃取以為識而非其義之所在不可以  
彊為之說也

易說附

四營而一變三變而一爻六爻為十八變也三變之餘而四數之得  
九為老陽得六為老陰得七為少陽得八為少陰故曰乾之策二百  
一十有六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取老而言也九六者為老七八者  
為少其說未之聞也或曰陽極於九其次則七也極者為老其次為  
少則陰當老於十而少於八也曰陰不可以加於陽故十不用十不  
用猶當老於八而少於六也則又曰陽順而上其成數極於九陰逆  
而下其成數極於六自下而上陰陽均也稚於子午而壯於己亥始

本蘇文粹卷十二

於復姤而終於乾坤者陰猶陽也曷嘗有進陽而退陰與逆順之別  
乎且此自然而然者天地且不能知而聖人豈得與於其間而制其  
乎奪哉惟李唐一行之學則不然以為易固已言之矣曰十有八變  
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則十八變之間有八卦焉人莫之思也變之初  
也有多少其一變也不五則九其三也不四則八八與九為多五  
與四為少多少者奇偶之象也三變皆少則乾之象也乾所以為老  
陽而四數其餘得九故以九名之三變皆多則坤之象也坤所以為  
老陰而四數其餘得六故以六名之三變而少者一則震坎艮之象  
也震坎艮所以為少陽而四數其餘得七故以七名之三變而多者  
一則巽離兌之象也巽離兌所以為少陰而四數其餘得八故以八  
名之故七八九六者因餘數以名陰陽而陰陽之所以為老少者不  
在是而在乎三變之間八卦之象也此唐一行之學也

書

愚讀史記商君列傳觀其政法陽公變更秦國之風俗誅秦民之議

今者以數千人對太子之師殺太子之傳而後法令大行蓋未嘗不壯其勇而有決也曰嗟夫世俗之人不可以處始而可樂成也使天下之人各陳其所知而守其所學以讓天子之事則事將有格而不得成者然及觀三代之書聖賢將有以矯拂世俗之際則其所以告諭天下者常丁寧激切憂憂而不倦務使天下盡知其君之心而又從而折其不服之意使天下皆信以為如此而後從事其言迴曲宛轉譬如平人自相議論而詰其是非愚始讀而疑之以為近於濡滯迂遠而無決然使其使天下樂從而無詭勉不得已之意其事既發而無紛紜異同之論此則王者之意也故常以為當堯舜之時其若臣相得之心歡然樂而無間相與呼命嗟嘆唯諾於朝廷之中不啻若朋友之親雖其有所相是非論辨以求曲直之際當亦無足怪者及至湯武征伐之際周旋反覆自述其用兵之意以明曉天下此又其勢然也惟其天下既安君民之勢遠而不同天下有所欲為而其匹夫匹婦私有異論於天下以齟齬其上之畫策令之而莫肯聽當

六蘇文粹卷十一

三

此之時刑驅而勢脅之天下夫誰敢不聽從而上之人優游而徐驥之使之信之而後從此非王者之心誰能處而待之而不倦歟蓋當夷之遷天下皆咨嗟而不悅盤庚為之稱其先王威德明聖而猶五遷以至於今今不承於古恐天之斷棄汝命不救汝死况又恐其不從也則又曰女罔暨余同心我先后將降爾罪暨乃祖先父亦將告我高后曰作大猷于朕孫蓋其所以開其不悟之心而諭之以其所當然者如此其詳也若夫商君則不然以為要便汝獲其利而何鄙乎君之所為故無所求於衆人之論而亦無以告諭天下然其事亦終於有成是以後世之論以為三代之治未備不決於此乃王霸之所以為異也夫三代之君惟不忍其民而欺之故天下有故而杜讓及於百姓以觀其意之所嚮及其不可聽也則又反覆而諭之以窮極其說而服其不然之心是以其民親而愛之嗚呼此王霸之所為不同也哉

詩

自仲尼之亡六經之道遂散而不可解蓋其患在於其教之太深而求其法之太切夫六經之道惟其近於人情是以又傳而不廢而世之迂學乃皆曲為之說雖其義之不至於此者必羈羈合以為如此故其論委曲而莫通也夫聖人之為經惟其體與春秋合然後無一言之虛而莫不可考然猶未嘗不近於人情至於書出於一時言語之間而易之文為卜筮而作故時亦有所不可前定之說此其於法度已不如春秋之嚴矣而况詩者天下之人匹夫匹婦羈羈悲憂偷佚之所為作也夫天下之人自傷其貧賤困苦之憂而自述其豐美感大之樂上及於君臣父子天下興亡治亂之迹而下及於飲食休第昆蟲草木之類蓋其中無所不具而尚何以繩墨法度區區而求諸其間哉此亦足以見其志之無不通矣夫聖人之於詩以為其終要入於仁義而不責其一言之無當是以其意可觀而其言可通也人之詩傳曰敷其雷在南山之陽出自北門蒙其發殷揚之水白石鑿鑿然朝米綠不盈一掬瞻彼洛矣維水泱泱泱泱者皆與

六蘇文粹卷十二

四

也而至於闕關睢鳩在河之洲南有柰木葛藟之南有喬木不可休息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嗚呼草蟲趨趨若此者又皆與也其意以為與者有所象乎天下之物以自見其事故凡詩之為此事而作其言有及於是物者則必強為是物之說以求合其事蓋其為學亦已勞矣且彼不知夫詩之體固有比也而強合之以為與夫與之為言猶曰其意云爾豈有所謂乎當時時已去而不可知故其類可以意推而不可以言解也殷其雷在南山之陽此非有所取乎雷也蓋必其當時之所見而有動乎其意故後之人不可以求得其說此其所以為與也嗟夫天下之人欲觀於詩其必先知比與若夫闕關雉鳩在河之洲是誠有取於其藝而有別是以謂之比而非與也嗚呼天下之人欲觀於詩其必先知夫與之不可與比同而無疆為之說以求合其當時之事則夫詩之意庶乎可以意曉而無勞矣

禮

昔者商周之際何其為禮之易也其在宗廟朝廷之中蓬豆簋豆牛

羊酒醴之薦交於堂上而天子諸侯大夫卿士周旋揖讓獻酬百拜樂作於下禮行於上雍容和穆終日而不亂夫古之人何其知禮而行之不勞也當此之時天下之人惟其習慣而無疑衣服器血冠冕佩玉皆其所常用也是以其人入於其間耳目聰明而手足無所忤其身安於禮之曲折而其心不亂以能深思禮樂之意故其廉耻退讓之節粹然見於面而盎然發於其躬夫是以能使天下觀其行事而忘其暴戾鄙野之氣至於後世風俗變易更數千年以至於今天下之事已大異矣然天下之人尚皆記錄三代禮樂之名詳其節目而習其俯仰冠古之冠服古之服而御古之器血僂拳曲勞苦於宗廟朝廷之中區區而莫得其紀交錯紛亂而不中節此無足怪也其所用者非其素所習也而驅使焉甚矣夫後世之好古也昔者上古之世蓋嘗有巢居穴處汗檣杯飲燔黍捭黃稗土鼓而以爲是足以養生送死而無以加之者矣及其後世聖人以爲不足以大利於天下是故易之以合室新之以遵豆鼎俎之器以濟天下之所不

六藝文粹卷五

五

足而盡去太古之法惟其祭祀以交於鬼神乃始薦其血毛豚解而腥之體解而爛之以爲是不忘本而非以爲後世之禮不足用也是以退而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邊豆銅彝以極今世之美未聞其差於上古之說選便而不決也且方今之人佩玉服絃冕而垂流拱手而不知所爲而天下之人亦且見而笑之是何所復望於其有以感發天下之心哉且又有所大不安者宗廟之祭聖人所以追求先祖之神靈庶幾得而享之以安郵孝子之志者也思其平生起居飲食之際而設其器用備其酒食俾從其生以冀其來而安之而後世宗廟之祭皆用三代之器則是先祖終莫得而安也蓋三代之時席地而食是以其器用各因其所便而爲之高下大小之制今世之禮坐於牀而食於牀上是以其器不得不有所變雖正使三代之聖人生於今而用之亦將以爲便安故夫三代之視上古猶今之視三代也三代之器不可復用矣而其制禮之意尚可依倣以爲法也宗廟之祭薦之以血毛重之以醴薦有以存古之遺風矣而其餘

者可以易三代之器而用今世之所便以從鬼神之所安惟其春秋杜稷釋奠釋菜凡所以享古之鬼神者則皆從其器蓋周人之祭與田祖也吹簫簫擊土鼓此亦各從其所安耳嗟夫天下之禮宏闊而難言自非聖人而何以處此故夫推之而不明講之而不詳則愚實有罪焉唯其近於正而易行庶幾天下之安而從之是則有取焉耳

春秋

事有以拂乎吾心則吾言忿然而不平有以順乎吾意則吾言優柔而不怒天下之人其喜怒哀樂之情可以一言而知也喜之言可以爲怒之言耶此天下之人皆能辨之而至於聖人其言丁寧反覆布於方冊者甚多而其喜怒哀惡之所存者又甚明而易知也然天下之人常患求而莫得其意之所主此其故何也天下之人以爲聖人之文章非復天下之言也而求之太過是以聖人之言更爲深遠而不可曉且天下何不以已推之也將以喜夫其人而加之以怒

六藝文粹卷五

六

之言則天下且以爲病狂而聖人豈有以異乎人哉不知其好惡之情而不求其言之喜怒哀是所謂大惑也昔者仲尼刪詩於秦周之末上自商周之盛王至於幽厲失道之際而下訖於陳靈白詩人以來至於仲尼之世蓋已數百餘年矣其常怪大雅小雅之詩當幽厲之時而稱道文武成康之盛德及其終篇又不見幽厲之暴虐此誰知其爲幽厲之詩而非文武成康之詩者蓋祭其辭氣有幽憂不樂之意是以系之幽厲而無疑也若夫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天下之是非雜然而觸乎其心見惡而怒見善而喜則求其是非之際又可以求諸其言之喜怒哀之間矣今夫人之於事有喜而喜之者有怒而言之者有怨而言之者甚而言之則其言和而無傷怒而言之則其言厲而不溫怨而言之則其言深而不洩此其大凡也春秋之於仲孫湫之來曰齊仲孫來於季友之歸曰季子來歸此所謂喜之言也於魯鄭之易田曰鄭伯以豎儼許田於晉文之召王曰天王狩于河陽此所謂怒之言也於叔牙之殺曰公子牙卒於慶父之奔



曰公子慶父如齊此所謂怨之之言也夫喜之而和怒之而厲怨之而深此三者無以加矣至於公羊穀梁之傳則不然日月土地皆所以為訓也夫日月之不知土地之不詳何足以為喜而何足以為怒此喜怒之所不在也春秋書曰戎伐凡伯于楚丘而以為衛伐凡伯春秋書曰齊仲孫來而以為吳仲孫怒而至於慶人之國此又喜怒之所不及也愚故曰春秋者亦人之言而已而人之言亦觀其辭氣之所嚮而已矣

蘇先生文粹卷第十二

蘇先生文粹卷十二

七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十三  
東坡先生

論

刑賞忠厚之至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歌嘍嗟嘆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故其吁咻之聲歡休慘戚見於虞夏商周之書成康既沒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其臣呂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愛而不傷威而不怒慈愛而能斷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孔子猶有取焉傳曰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也當堯之時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二故天下畏皋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四岳曰鯀可用堯曰不可鯀方命圯族既而曰試之何堯之不聽皋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鯀也然則聖人之意蓋亦可見矣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嗚呼盡之矣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為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錐賞以爵祿是賞之道行於爵祿之所加而不行於爵祿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錐是刑之威施於刀錐之所及而不施於刀錐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足以滿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錐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則舉而歸之於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亂豈有異術哉時其喜怒而無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貴人貴寬因其褒貶之義以制賞罰亦忠厚之至也

重罪以申命

此聖人之始畫卦也皆有以配乎物者也異之配於風者以其後而



有所動也配於木者以其仁且順也夫發而有所動者不仁則不可以久不順則不可以行故發而仁動而順而罪之道備矣聖人以爲不重則不可以變故國而重之使之動而能變而不窮故曰重巽以申命言天子之號令如此而後可也天地之化育有可以信而言者有不可以求而得之者今天日皆知其所以爲燠雨皆知其所以爲潤雷震皆知其所以爲震靈霜皆知其所以爲殺至於風悠然而於天地之間來不知其所自去不知其所入嘘而炎吹而冷大而於平泰山喬嶽之上細而入乎窾室節屋之下發達萬物而天下不以爲德權拔草木而天下不以爲怒故曰天地之化育有不可求而得者此聖人之所法以令天下之術也聖人在上天下之民各得其職士者皆曰吾學而仕農者皆曰吾耕而食工者皆曰吾作而用賈者皆曰吾負而販不知聖人之制命令以鼓舞變其道而使之安乎此也聖人之在上也天下可由而不可知可言而不可求蓋得乎異之道也易者聖人之動而卦者動之時也蠱之象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而巽之九五亦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而說者謂甲庚皆所以申命而先後者慎之至也聖人憫斯民之愚而不忍使之迷陷於罪戾也故先三日而令之後三日而申之不從而後誅蓋其用心之慎也以至神之化令天下使天下不測其端以至神之法曉天下使天下明知其所避天下不測其端而明其所避故府然相率而不敢議也上令而下不議下從而上不誅順之至也故重巽之道上下順也

蘇文粹卷三

孔子從先進

君子之欲有爲於天下莫重乎其始進也始進以正猶且以不正繼之况以不正進者乎古之人有欲以其君王者也有欲以其君霸者也有欲疆其國者也是三者其志不同故其術有淺深而其成功有巨細雖其終身之所爲不可逆知而其大節必見於其始進之日何者其中素定也未有進以疆國而能霸者也未有進以霸而能王者也伊尹之耕於有莘之野也其心固曰使吾君爲堯舜之君而吾民

爲堯舜之民也以伊尹爲以滋味說湯者此戰國之策士以已度伊尹也君子疾之管仲見桓公於魯因之中其所言者固欲合諸侯攘戎狄也管仲度桓公足以覆度其身足以爲霸者之佐是故上無後說下無卑論古之人其自知明也如此商鞅之見孝公也三說而後合其美鞅之懷詐挾術以欺其君也彼豈不自知其不足以帝且王哉顧其刑名怪刻之學恐孝公之不能從是故設爲高論以衛之君既不能是矣則舉其國惟吾之所欲爲不然豈其負帝王之略而每見輒變以徇人乎商鞅之不終於秦也是其進之不正也聖人則不然其志愈大故其道愈高其道愈高故其公愈難聖人視天下之不治如赤子之在水火也其欲得君以行道可謂急矣然未嘗以難合之故而少貶焉者知其始於少貶而其漸必至陵遲而大壞也故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孔子之世其諸侯卿大夫視先王之禮樂猶方圓永炭之不相入也進而先之以禮樂其不合必矣是人也以道言之則聖人以世言之則野

蘇文粹卷三

人也若夫君子之急於有功者則不然其未合也先之以世俗之所好而其既合也則繼以先王之禮樂其心則然然其進不正未有能繼以正者也故孔子不從而孟子亦曰枉尺直尋者以利害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君子之得其君也既度其君又度其身君能之而我不能不敢進也我能之而君不能不可爲也不敢進而進是易其君不可爲而爲是輕其身是二人者皆有罪焉故君子之始進也曰君苟用我矣我且爲是君曰能之則安受而不辭君曰不能天下其獨無人乎至於人君亦然將用是人也則告之以已所欲爲要其能而責成焉其曰姑用之而試觀之者皆過也後之君子其進也無所不至惟恐其不合也曰我將權以濟道既而道卒不行焉則曰吾君不足以盡我也始不正其身終以誇其君是人也自以爲君子而孟子之所謂賊其君者也

春秋定天下之邪正

爲教果者曰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請因其說

而極言之夫春秋者禮之見於事業者也孔子論三代之盛必歸於禮之大成而其衰必本於禮之漸廢君臣父子上下莫不由禮而定其位至以爲有禮則主無禮則死故孔子自少至老未嘗一日不學禮而不治其他以之出入周旋亂臣疆君莫能加焉知天下莫之能用也退而治其紀綱條目以遺後世之君子則又以爲不得親見於行事有其具而無其施設措置之方於是因曾史記爲春秋一斷於禮凡春秋之所褒者禮之所與也其所貶者禮之所否也記曰禮者所以別嫌明疑定猶豫也而春秋一取斷焉故凡天下之邪正君子之所疑而不能決者皆至於春秋而定非定於春秋定於禮也故太史公曰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爲人君父而不知春秋者前有讓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子而不知春秋者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夫禮義之失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其意皆以爲善爲之而不知其義是以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邪正之不同也不啻若黑白使天下凡爲君子者皆如顏淵凡爲小人

六蘇文粹卷三

四

者皆如桀跖雖微春秋天下其孰疑之天下之所疑者邪正之間也其情則邪而其迹若正者有之矣其情以爲正而不知其義以陷於邪者有之矣此春秋之所以丁寧反覆於其間也宋襄公疑於仁者也晉荀息疑於忠者也襄公不修德而疲弊其民以求諸侯此其心豈湯武之心哉而獨至於戰則曰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非有仁者之素而欲一旦竊取其名以欺後世苟春秋不爲正之則世之爲仁者相率而爲偽也故其書曰冬十一月乙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春秋之書戰未有若此其詳也君子以爲其敗固宜而無有隱諱不忍之辭焉荀息之事君也君存不能正其違殺又成其邪志而死焉荀息而爲忠則凡忠於盜賊死於私暱者皆忠也而可乎故其書曰及其大夫荀息不然而荀息孔父之徒也而可名哉

儒者可與守成

聖人之於天下也無意於取之也雖之江海百合赴焉譬之麟鳳鳥獸萃焉雖欲辭之豈可得哉禹治洪水排萬世之患使溝壑之地

爲桑麻魚鼈之民化爲衣冠與爲司徒而五教行華爲后稷而黍民粒世濟其德至干湯武採塗炭之民而置之於仁壽之域故天下相率而朝之此三聖人者蓋推之而不能去逃之而不能免者也於是益修其政明其教因其民不易其俗以是得之是以守之傳世數十而民不叛豈有他道哉周室既衰諸侯並起力征爭奪者天下皆是也德既無以相過則智勝而已智既無以相傾則力爭而已至秦之亂天下蕩然無復知有仁義矣漢高祖以三尺劍起布衣五年而并天下雖稍輔以仁義然所用之人常先於智勇所行之業常主於權謀是以戰必勝攻必取天下既平思所以享其成功而安於無事以爲子孫無窮之計而武夫謀臣舉非其人莫與爲之者故陸賈諫之曰陛下以馬上得之豈可以馬上治之乎而叔孫通亦曰儒者難於進取可與守成於是酌古今之宜咀禮樂之中取其簡而易知近而易行者以爲朝覲會同冠昏喪祭之法雖足以傳數百年上下相安然終莫若三代聖人取守一道源深而流長也夫武夫謀臣譬如築

六蘇文粹卷三

五

石可以伐病而不可以養生儒者譬之五穀可以養生而不可以伐病宋襄公爭諸侯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以敗於泓身表而國感此以五穀伐病也秦始皇燔詩書殺稷象傑東城臨洮北築遼水民不得休息傳之二世宗廟無祀此以藥石養生也善夫賈生之論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夫世俗之不察直以攻守爲二道故悉論三代以來所以取守之術使知禹湯文武之盛德亦儒者之極功而陸賈叔孫通之流蓋儒術之粗也

物不可以苟合

昔者聖人將欲有爲也其始必先有所甚難而其終也至於父老而不廢其成之也難故其敗之也不易其得之也重故其失之也不輕其合之也遲故其散之也不速夫聖人之所爲詳於其始者非爲其始之不足而成而憂其終之易散也非爲其始之不足以得而憂其終之易失也非爲其始之不足以合而憂其終之易散也天下之事如是足以成矣如是足以得矣如是足以合矣而必曰未也又從而

節文之綢繆委曲而為之表飾是以至于今不廢及其後世求速成之功而勤於通父故其欲成也止於其足以成欲得也止於其足以得欲合也止於其足以合而其甚者則又不能待其足其始不詳其終將不勝嗚呼此天下治亂享國長短之所從出歟聖人之始制為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也坐而治政奔走而執事此足以為君臣矣聖人懼其相易而至於相凌也於是為之車服采章以別之朝覲位著以嚴之名非不相聞也而見必以養心非不相信也而入必以藉此所以父而不相易也杖屨以為安飲食以為養此足以為父子矣聖人懼其相襲而至於相怨也於是制為朝夕省問之禮左右佩服之飾族居之為歡而異居以為別合食之為樂而異席以為尊此所以父而不相襲也生以居於室死以葬於野此足以為夫婦矣聖人懼其相狎而至於相離也於是先之以幣帛重之以媒妁不告於廟而終身以為妾室居於內而君子問其疾此所以父而不相狎也安居以為黨急難以相救此足以為朋友矣聖人懼其相瀆而至於相

六 三蘇文粹卷三

六

侮也於是戒其羣居嬉遊之樂而嚴其射鄉食飲之節足非不能行也而待擯相之詔禮口非不能言也而待介紹之傳命此所以父而不相瀆也天下之禍莫大於苟可以為而止夫苟可以為而止則君臣之相凌父子之相怨夫婦之相離朋友之相侮又矣聖人憂焉是故多為之飾易曰藉用白茅無咎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此古之聖人所以長有天下而後世之所謂迂闊也又曰嗚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故受之以貴蓋矣

好德錫之福

昔聖人既陳五常之道而病天下不能為世而常行也故為之大中之教曰賢者無所過愚者無所不及是之謂皇極極之於人也猶方之有矩也猶圓之有規也皆有以繩乎物者也聖人安焉而入乎其

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懼于外皇則受之又悲天下有為善之心而不得為善之利也有求中之志而不知求中之道也故又為之言曰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聖人之待天下如此其廣也其誘天下之人不忍使之至於罪戾如此其勤且備也天下未有好德之實而自言曰予攸好德聖人以為是亦有好德之心矣故受而爵祿之天下之為善而未協于中也則受而教誨之又恐夫民之愚而不我從也故遜其言卑其色以下之如是而不從然後知其終不可以教誨矣故又為之言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享予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且夫其始也恐天下之人有可以至於皇極之道而上之人不誘而教誨之也故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其終也恐天下之以虛言而取其爵祿也故曰予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蓋聖人之用心憂其始之不幸而懼其終之至於僥倖也故其言如此之詳備大君子小人不可以一道待也故皇極之中有待

三蘇文粹卷三

七

小人之道不協于極而猶受之至於待君子之道何其善其深也曰無偏無黨無及無側無有作好無有作惡以合於皇極然則先王樹天下之術蓋用此歟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十三

論  
王者不治夷狄

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譬若禽獸然求其大治必至於大亂先  
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春秋  
書公會戎于潛何休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  
夫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過於春秋凡春秋之書公書侯  
書子書名其君得為諸侯其臣得為大夫者舉皆齊晉也不然則齊  
晉之與國也其書州書國書氏書人其君不得為諸侯其臣不得為  
大夫者舉皆秦楚也不然則秦楚之與國也夫齊晉之君所以治其  
國家擁衛天子而愛養百姓者豈能盡如古法哉蓋亦出於詐力而  
參之以仁義是亦未能純為中國也秦楚者亦非獨貪冒無耻肆行  
而不顧也蓋亦有秉道行義之君焉是秦楚亦未至於純為夷狄也

本蘇文粹卷第十四

齊晉之君不能純為中國而春秋之所予者當獨焉有善則汲汲而  
書之惟恐其不得聞於後世有過則多方而開赦之惟恐其不得為  
君子秦楚之君未至於純為夷狄而春秋之所不予者常在焉有善  
則畧而後進有惡則略而不錄以為不足錄也是非獨私於齊晉而  
偏於秦楚也以見中國之不可以一日背而夷狄之不可以一日  
嚮也其不純者足以寄其褒貶則其純者可知矣故曰天下之至嚴  
而用法之至詳者莫如春秋夫戎者豈特如秦楚之流入於戎狄而  
已哉然而春秋書之曰公會戎于潛公無所貶而戎為可會是獨何  
歟夫戎之不能以會禮會公亦明矣此學者之所以深疑而求其說  
也故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以戎之不可  
以化誨懷服也彼其不悍然執兵以與我從事於邊鄙則已幸矣又  
况知有所謂會者而欲行之是豈不足以深嘉其意乎不然將深責  
其禮彼將有所不堪而發其憤怒則其禍大矣仲尼深憂之故因其  
來而書之以會曰若是足矣是將以不治治之也由是觀之春秋

形勢不如德

之疾戎狄者非疾純戎狄也疾夫以中國而流入於戎狄者也  
傳有之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言形勢之不如德也而吳  
起亦云在德不在險太史公以為形勢雖疆要以仁義為本儒者之  
言兵未嘗不以藉其口矣讀捨其遺說而備論之凡形勢之說有二  
有以人為形勢者三代之封諸侯是也天子之所以繫於天下者至  
微且危也歡然而合合而不去則為君臣其善可得而消其惡可得  
而罰其穀米可得而食其功力可得而役使當此之時君臣之勢楚  
固及其一旦潰然而去去而不返則為寇讎強者起而見攻智者起  
而見謀彷徨四顧而不知其所恃當是之時君臣之勢其危先王知  
其固之不足恃而危之不可以忽也故大封諸侯錯置親賢以示天  
下形勢劉頌所謂善為國者任勢而不任人郡縣之察小政理而大  
勢危諸侯為邦近多違而遠慮固此以人為形勢者也然周之衰也  
諸侯肆行而莫之禁自平王以下其去土無幾也是則德衰而人之

本蘇文粹卷第十四

形勢不足以救也有以地為形勢者秦漢之建都是也秦之取天下  
非天下心服而臣之也較之以富博之以力而猶不服又以詐囚其  
君虜其特然後僅得之今之臣服而朝貢皆昔之暴骨於原野之干  
孫也則吾安得泰然而長有之漢之取天下雖不若秦之暴然要之  
皆不本於仁義也當此之時不大封諸侯則無以答功臣之望諸侯  
大而京師不安則其勢不得以關中之固而臨之此雖堯舜湯武  
亦不能使其德一日而信於天下荀卿所謂合其家者此以地為形  
勢者也然及其衰也皆以大臣專命危自內起而關中之形勢曾不  
及施此亦德衰而地之形勢不能救也夫三代秦漢之君處其後世  
而為之備患不可謂不至矣然至其亡也常出於其所不慮此豈形  
勢不如德之明效歟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存則德存德存則  
無諸侯而安無障塞而固矣

既備五福

君子之所以大過人者非以其智能能知之能能行之也以其功與而

民勞與之同勞功成而民樂與之同樂如是而已矣富貴安逸者天下之所同好也然而君子獨享焉草之而安天下以爲當然者何也天下知其所富貴安逸者凡以庇覆我也貧賤勞苦者天下之所同惡也而小人獨居焉居之而樂天下以爲當然者何也天下知其所以貧賤勞苦者凡以生全我也夫然故獨享天下之大利而不憂使天下爲已勞苦而不作耳聽天下之備聲目視天下之備色而民循以爲未也相與嚮福而祈祝曰使吾君長有吾國也又相與詠歌而稱頌之被於金石溢於竹帛使其萬世而不忘也嗚呼彼君子者獨何修而得此於民哉豈非始之以至誠中之以不欲謀而終之以不懈歟視民如視其身待其至愚者如其至賢者是謂至誠至誠無近效要在於自信而不惑是謂不欲速不欲速則能久久則功成功成則易懈君子濟之以恭是謂不懈行此三者所以得此於民也三代之感不能加毫末於此矣既醉者成王之詩也其序曰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而說者以爲是詩也實具五福其

蘇文粹卷古

三

詩曰君子萬年壽也介爾景福也室家之壺康寧也高明有融攸好德也高朗今終考終命也凡言此者非美其有是五福也美其全享是福兼有是樂而天下安之以爲當然也夫詩者不可以言語求而得必將深觀其意焉故其識刺是人也不言其所爲之惡而言其爵位之尊車服之美而民疾之以見其不堪也君子偕老則筭六珈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是也其頌美是人也言其所爲之善而言其冠佩之華容貌之盛而民安之以見其無愧也縑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是也故既醉者非徒享是五福而已必將有以致之不然民將眈眈焉疾視而不能平治又安能獨樂乎是以孟子言王道不言其他而獨言民之聞其作樂見其田獵而欣欣者此可謂知本矣

劉愷下鴻執賢

君子之爲善非特以適己自便而已其取於人也必度其人之可以與我也其予人也必度其人之可以受於我也我可以取之而其人

不可以與我君子不取我可以予之而其人不可受君子不予既爲已慮之又爲人謀之取之必可予予之必可受若已爲君子而使入爲小人是亦予小人無幾耳東漢劉愷讓其弟荆而詔聽之丁鴻亦以陽狂讓其弟而其友人鮑駁責之以義鴻乃就封其始自以爲義而行之其終也知其不義而復之以其能復之知其始之所行非詐也此范氏之所以賢鴻而下愷也其論稱太伯夷未始有其讓也故太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及後世徇其名而昧其致於是詭激之行與矣若劉愷之徒讓其弟使弟受非服而已受其名不已過乎丁鴻之心主於忠愛何其終悟而從義也范氏之所賢者固已得之矣而其未盡者請得畢其說夫先王之制立長所以明宗明宗所以防亂非有意私其長而沮其少也天子與諸侯皆有太祖其有天下有一國皆受之太祖而非已之所得專有也天子不敢以其太祖之天下與人諸侯不敢以其太祖之國與人天下之通義也夫劉愷丁鴻之國不知二子所自致耶將亦受之其先祖耶受之其先祖而傳之於所不當立之人雖其弟之親與舍人均耳夫吳太伯伯夷非所以爲法也太伯將以成周之王業而伯夷將以訓天下之讓而爲是詭特特異之行皆非所以爲法也今劉愷舉國而讓其弟非獨使弟受非服之爲過也將以壞先王防亂之法輕其先祖之國而獨爲是非常之行考之以禮繩之以法而愷之罪大矣然漢世士大夫多以此爲名者安順桓靈之世士皆及道矯情以盜一時之名蓋其弊始於西漢之世章元成以侯讓其弟而爲世王所賢天下高之故漸以成俗復常而趨易者世以爲無能而擯之則丁鴻之復於中道尤可以深嘉而學歎也

蘇文粹卷古

四

禮以養人爲本

三代之衰至於今且數千歲矣條有章之主博學多識之臣不可以勝數矣然而禮廢樂墜則相與咨嗟發憤而卒於無成者何也是非其才之不逮學之不至過於論之太詳畏之太甚也夫禮之初緣諸人情因其所安者而爲之節文凡人情之所安而有節者禮皆禮也



東坡先生

論

鄭伯克段于鄆元年

春秋之所深譏聖人之所哀傷而不及言者三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而父子之恩絕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而夫婦之道喪鄭伯克段于鄆而兄弟之義亡此三者天下之大戚也夫子傷之而思其所以至此之由故其言尤為深且遠也且夫蒯聵之得罪於靈公逐之可也逐之而立其子非召亂之道也使輒上之不得從王父之言下之不得從父之令者靈公也故書曰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蒯聵之不去世子者是靈公不得乎逐之道靈公何以不得乎逐之道逐之而立其子也魯桓公千乘之君而陷於一婦人之手夫子以為文妻之不足譏而傷平桓公制之不以漸也故書曰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言其禍自公

三蘇文粹卷十五

作也段之禍生於愛鄭莊公之愛其弟也足以殺之耳孟子曰舜封象於有庠使之源源而來不及以政執知夫舜之愛其弟之深而鄭莊公賊之也當太叔之據京城取廩延以為己邑雖舜復生不能全兄弟之好故書曰鄭伯克段于鄆而不曰鄭伯殺其弟段以為當斯時雖聖人亦殺之而已矣夫婦父子兄弟之親天下之至情也而相殘之禍至如此夫豈一日之故哉穀梁曰克能也殺也言殺見段之有徒衆也段不稱弟不稱公子賤段而甚鄭伯也鄭伯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然則為鄭伯宜奈何緩追遠賊親親之道也嗚呼以兄弟之親至交兵而戰固親親之道絕已久矣雖緩追遠賊而其存者幾何故曰於斯時也雖聖人亦殺之而已矣然而聖人固不使至此也公卒傳曰母欲立之已殺之如勿與而弟故不稱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讓失教求聖人之意若左氏可以取焉

鄭伯以璧假許田

鄭伯以璧假許田先儒之論多矣而未得其正也先儒皆知春秋立法之嚴而不知其甚寬且恕也皆知其譏不義而不知其譏不義之所由起也鄭伯以璧假許田者譏隱而不譏桓也始其謀以周公之許田而易泰山之枋者誰也受泰山之枋而入之者誰也隱既已與人謀而易之又受泰山之枋而入之然則為桓公者不亦難乎夫子知桓公之無以辭於鄭也故譏隱而不譏桓何以言之隱八年書曰鄭伯使宛來歸枋又曰庚寅我入枋云者見魯之果入泰山之枋也則是隱公之罪既成而不可變矣故桓元年書曰鄭伯以璧假許田而已夫許田之入鄭猶枋之入魯也魯魯之入枋而不書鄭之入許田是不可以不求其說也鄭伯使宛來歸枋庚寅我入枋見鄭之來歸而魯之入之也鄭伯以璧假許田者見鄭之來請不見魯之與之也見鄭之來請而不見魯之與之者見桓公之無以辭於鄭也嗚呼作而不義使後世無以辭焉則夫子之罪隱矣夫善觀春秋者觀其意之所嚮而得之故雖夫子之復生而無以易之也公羊曰曷為繫之許近許也諱取周田也穀梁曰假不言以非假也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春秋之所為諱者三為尊者諱敵為親者諱敗為尊者諱過為親者諱敗也非敗之為諱而取易之為諱是夫子之私意也

三蘇文粹卷十五

取部大鼎于宋

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舉三代全盛之法以治僭倖苟且之風而歸之於至正而已矣三代之盛時天子秉至公之義而制諸侯之予奪故勇者無所加平怯弱者無所畏平強匹夫懷璧而千乘之君莫之敢取焉此王道之所由興也周衰諸侯相并而強有力者制其予奪初皆勝之君懦懦焉保其首領之不戰而晉晉秦楚有吞諸侯之心孔子慨然嘆曰久矣諸侯之恣行也後世將有王者作而不遇焉命也故春秋之法皆所以待後世王者之作而舉行之也鍾鼎龜玉天子之所以分諸侯使諸侯相傳而世守也桓二年取部大鼎于宋



戊申納于太廟且夫鼎也不幸使齊望而有之是齊鼎也是百傳而百易未可知也仲尼曰不然是鼎也何為而在魯之太廟曰取之宋宋安得之曰取之郕故書曰郕鼎郕之得是鼎也得之天子宋以不義取之而又以與魯也後世有王者作舉春秋之法而行之魯將歸之宋宋輝歸之郕而後已也昔者子路問孔子所以為政之先子曰必也正名乎故春秋之法尤謹於正名至於一鼎之微而不敢忽焉聖人之用意蓋深如此夫以區區之魯無故而得器是召天下之爭也楚王求鼎於周王曰周不愛鼎恐天下以器離楚也鼎入宋而為宋人嘗而為魯安知夫秦晉齊楚之不動其心哉故書曰郕鼎明魯之不得有以塞天下之爭也穀梁傳曰納者內弗受也以爲周公不受也又曰號從中國名從主人而左氏記城哀伯之諫惠於公羊有取焉曰器從名地從主人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郕鼎至於地之與人則不然俄而可以爲其有矣善乎斯言吾有取之

齊侯衛侯齊命于蒲

蘇文粹卷五

三

荀卿有言曰春秋善齊命詩非屢盟其心一也敢試論之謹按桓三年書齊侯衛侯齊命于蒲說春秋者約曰近正所謂近正者以其近古之正也古者相命而信約言而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今二國之君誠信協同約言爲會謂近古之正者已何以言之春秋之時諸侯競稱爭奪曰尋拂遠王命廢爛生聚前日之和好後日之戰攻何正之尚也觀二國之君齊命于蒲自時厥後不相侵伐豈與夫前日之和好後日之戰攻者班也故聖人於春秋止一書齊命而已而猶爲之善者取諸此也然則齊也衛也聖人果善之乎曰非善也自謙爾曷謙爾謙其非正也周禮大宗伯掌六禮以諸侯見王爲文乃有春朝夏宗秋覲冬遇時會衆同之法言諸侯非此六禮罔得踰境而出矣不識齊衛之君以春朝相命而出耶以夏宗相命而出耶或以秋覲相命而出耶以冬遇相命而出耶抑以時會相命而出耶衆同相命而出耶非春朝夏宗秋覲冬遇時會衆同而出則私相爲會耳私相爲會匹夫之舉也以匹夫之舉而謂之正其可得乎宜乎

人大一王之法而誅之也然而聖人之意豈獨誅齊衛之君而已哉所以正萬世也荀卿不原聖人書經之法而徒信傳者之說以謂春秋善齊命失之遠矣且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諸侯之賢者固亦鮮矣奚待於齊衛之君而善其齊命耶信斯言也則姦人得以勸也未嘗聞聖人作春秋而勸姦人也

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甚哉去聖之遠三傳紛紛之不同而莫或折之也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左氏曰禘而致矣姜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公羊曰夫人何以不氏譏以妾爲妻也蓋勝于楚而魯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穀梁曰成風也言夫人而不言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詞非正也夫人之我可以不夫人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三家之說左氏疎矣夫夫與公一體也有曰公曰夫人既葬公以謚配公夫人以謚配氏此其不易之例也蓋有既葬稱謚而不稱夫人者矣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柩而未有稱謚而稱人也公羊之說又非人情無以信於後世以齊楚之疆齊能脅魯使其媵女爲夫人而楚乃肯安然使其女降爲妾哉此其可怪也且夫成風之爲夫人非正也春秋以爲非正而不可以廢焉故與之不足之文而已矣方其存也不可以不稱夫人而去其氏及其沒也不可以不稱謚而去其夫人皆所以示不足於成風也况乎禘周公而致用焉則其罪固已不容於賤矣故公羊曰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禘則致夫人非禮也

閏月不告朔

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文六年春秋之文同其所以爲文異者君子觀其意之所在而已矣先儒之論閏月不告朔者牽牛猶朝于廟之說而莫能以自解也春秋之所以書猶者二曰如此而猶如此者甚之之詞也辛巳有辜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是也曰不如此而猶如此者幸之之詞也不郊



猶三望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是也夫子傷周道之殘缺而禮樂文章之壞也故區區焉撥捨其遺亡以爲其全不可得而見矣得見一二斯可矣故書曰猶朝于廟者傷其不告朔而幸其猶朝于廟也夫子之時告朔之禮亡矣而有餘羊者存焉夫子猶不忍去以志周公之典則其朝于廟者乃不如餘羊之足存歟公羊傳曰曷爲不言告朔天無是月也穀梁傳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而皆曰猶者可以已也是其以幸之之詞而爲甚之之詞宜其爲此異端之說也且夫天子諸侯之所爲告朔聽政者以爲爲天賦爲民歟天無是月而民無是月歟彼其孝子之心不欲因閏月以廢喪紀而人君乃欲假此以廢政事歟夫周禮樂之衰豈一日之故有人焉開其端而莫之禁故其漸遂至於掃地而不可救文十六年夏六月公四不視朔公羊傳曰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故夫有疾而不視朔者無疾而不視朔之原也閏月而不告朔者常月而不告朔之端也聖人憂焉故謹而書

二 三 蘇文釋卷五

五

之所以記禮之所由廢也左氏傳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以厚生民之道於是乎在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爲民而杜預以爲難朝於廟則如勿朝以釋經之所書猶之意是亦曲而不通矣

用郊成十七年

先儒之論或曰魯郊僭也春秋譏焉非也魯郊僭也而春秋之所譏者當其罪也賜魯以天子之禮樂者成王也受天子之禮樂者伯禽也春秋之譏魯郊也上則譏成王次則譏伯禽成王伯禽不見於春秋而夫子無所致其譏也無所致其譏而不譏者春秋之所以求信於天下也夫以魯而僭天子之郊其罪惡如此之著也夫子以爲無所致其譏而不譏焉則其譏之者固天下之所用而信之也郊之書於春秋者其類有三書一郊不從乃免牲者譏一常祀而不譏郊也一應夏食郊牛角郊牛之口傷取卜牛者譏養牲之不謹而不譏郊也書四月五月九月郊者譏郊之不時而不譏郊也非一常祀非養牲之不謹非郊之不時則不書不書則不譏也禘于太廟者爲致夫人

而書也有事于太廟者爲仲遂卒而書也春秋之書郊者猶此而已故曰不譏郊也郊祀者先王之大典而夫子不得見之於周也故因魯之所有天子之禮樂而記郊之變焉其成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公羊傳曰用者不宜用者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穀梁傳曰夏之始猶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且夫郊未有至九月者也曰用者著其不時之甚也杜預以爲用郊從史文或說用然後郊者皆無取焉

會于澶淵宋災故 卷三十年

春秋之時忠信之道闕大國無厭而小國屢叛朝戰而夕盟朝盟而夕會天子益厭之矣觀周之盛時大宗伯所制朝覲會同之禮各有遠近之差遠不至於踈而相忘近不至於數而相濇春秋之際何其亂也故曰春秋之盟無信盟也春秋之會無義會也雖然紛紛者天下皆是也夫于潛譏之而以爲不可以勝譏之也故擇其甚者而譏焉桓二年會于稷以成宋亂襄三十年會于澶淵宋災故皆以譏

二 三 蘇文釋卷五

六

而切責之也春秋之書會多矣書其所會而不書其所以會書其所會桓之稷襄之澶淵而已矣宋督之亂諸侯將討之桓公平之不義孰甚焉宋之災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其財既而無歸不信孰甚焉非不義不信之甚春秋之譏不至於此也左氏之論得其正矣皆諸侯之大夫而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不書魯大夫諱之也且夫見鄰國之災而救之者仁人君子之心也既言而忘之既約而背之委巷小人之事也故書其始之爲君子仁人之心而後可以見後之爲委巷小人之事春秋之意蓋明白如此而公羊傳曰會未嘗言其所爲者此言其所爲何錄伯姬也且春秋爲女子之不得其所而死區區焉爲人之死錄之是何夫子之志不廣也穀梁曰不言災故則無以見其爲善澶淵之會中國不侵夷狄夷狄不入中國無侵八年善之也晉趙武楚屈建之力也如潁梁之說宋之盟可謂善矣其不曰息兵故何也嗚呼左氏得其正矣

黑狀以溫來奔 昭三十一

諸侯之義守先君之封土而不改有失也守天子之疆界而不敢有  
也故夫以力而相奪以兵而相侵者春秋之所謂暴君也侵之雖  
不以兵奪之雖不以力而得之不義者春秋之所謂汙君也鄭伯以  
發假許田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此諸侯之以不義  
而取魯田者也邾庶其以漆間丘來奔晉平夷以防茲來奔黑肱以  
濫來奔此魯之以不義而取諸侯之田者也諸侯以不義而取魯田  
魯以不義而取諸侯之田皆不容於春秋者也夫子之於庶其平夷  
黑肱也責之薄而於魯也罪之深彼其竊邑叛君為穿窬之事市人  
屠沽且董言之而安足以重辱君子之義哉夫魯周公之後守天子  
之東藩招聚小國披土之臣與之為盜竊之事孔子悲傷而悼痛之  
故於三叛之人具文直書而無隱諱之詞蓋其罪魯之深也先儒之  
說區區於叛人之過惡其論固已狹矣且夫春秋豈為穿窬盜竊之  
人而作哉使天下之諸侯皆莫肯容夫如此之人而穿窬盜竊之事  
將不禁而自絕此春秋之所以用意於其本也左氏曰或求其而不

三蘇文粹卷五

七

得或欲蓋而彰彰畫齊豹盜三叛人名而公羊之說最為踈謬以為  
叔術之後而通濫於天下故不繫黑肱於邾也呼誰謂孔子而賢叔  
術耶蓋嘗論之黑肱之不繫邾也意其若藥盈之不繫于口歟藥盈  
既奔齊而還入曲沃以叛故書曰藥盈入于晉黑肱或者既絕于邾  
而歸竊兵邑以叛歟當時之簡牘既亡其詳不可得而聞矣然以類  
而求之或亦然歟穀梁曰不言邾別乎邾也不言濫子非天子之所  
封也此尤迂闊而不可用矣

春秋變周之文何休解

三家之傳迂誕奇怪之說公羊為多而何休又從而附成之後之言  
春秋者黜周王魯之學與夫歲緯之書者皆祖公羊公羊無明文何  
休因其近似而附成之愚以為何休公羊之罪人也凡所謂春秋變  
周之文從商之管者皆出於何氏愚未嘗觀焉滕侯薛侯來朝齊侯  
便其弟年來聘何休曰質家親親故先滕侯而加薛齊侯之母弟且  
夫親親者周道也先宗盟而後異姓者周制也鄭忽出奔衛公羊傳

曰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詞無所貶何休曰商爵三等春秋變  
周五等之爵而從焉記曰諸侯失地名而文十二年邾伯來奔公羊  
亦曰何以不名兄弟詞也忽之出奔其為失國豈不甚明而春秋獨  
無貶哉雖然公羊何為而為此說也春秋夫踰年之君皆稱子而忽  
獨不然此公羊之所以為此說也且春秋之書夫踰年之君皆稱子而忽  
而嗣子稱侯以出會書曰及宋公衛侯燕人戰鄭忽外之無境內之  
無黨一夫作難奔走無告鄭人賤之故赴以名書曰鄭忽出奔衛  
侯未踰年之君也鄭忽亦未踰年之君也因其自侯而侯之因其自  
名而名之皆所以變常而示譏也且夫以例而求春秋者是愚儒之  
事也孔子行夏之時東商之輅服周之冕又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由此觀之夫子皆有取於三代而周居多焉況乎採周公之集以作  
春秋而曰變周之文者豈不信也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十五

三蘇文粹卷五

八

三蘇先生文集卷第十六

東坡先生

三傳十事

左氏三事

小雅周之衰 二十九

詩之中唯周最備而周之興廢於詩為詳蓋其道始於閨門父子之間而施及乎君臣之際以被冒乎天下者存乎二南后稷公劉文武創業之艱難而幽厲失道之漸存乎二雅成王慕承文武之烈而禮樂文章之備存乎頌其愈衰愈削而至夷于諸侯者存乎王黍離蓋周道之盛衰可以備見於此矣小雅者言王政之小而兼陳乎其盛衰之際者也夫幽厲雖失道文武之業未墜而宣王又從而中興之故雖怨刺並興而未列於國風者以為猶有王政存焉故曰小雅者兼乎周之盛衰者也昔之言者皆得其偏而未備也季札觀周樂歌小雅曰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之衰乎文中子曰小雅為平衰其

三蘇文集卷十六

周之盛乎季札之所謂衰者蓋其當時親見周道之衰而不親乎文武成康之盛也文中子之所謂盛者言文武之餘烈歷數百年而未忘雖其子孫之微而天下猶或宗周也故曰二子者皆得其偏而未備也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當周之衰雖君子不能無怨要在不至於亂而已文中子以為周之全盛不已過乎故通乎二子之說而小雅之道備矣

君子能補過 昭七年

其哉聖人待天下之通且怨也朝而為盜踞幕而為伯夷聖人不棄也孟僖子之過也其悔亦晚矣雖然聖人不棄也曰猶愈乎卒而不悔者也孟僖子之過可悲也已仲尼之少也賤天下莫知其為聖人魯人曰此吾東家丘也又曰此鄒人之子也楚之子西齊之晏嬰皆當時之所謂賢人君子也其言曰孔丘之道迂闊而不可用况夫三桓之間而孰知夫有僖子之賢哉僖子之如楚也病不能相禮將死告其子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

厲公及正考父三命益恭其後必有聖人今孔丘博學而好禮殆其是歟爾必往師之以學禮嗚呼孔子用於魯三月而齊人懼其霸以僖子之賢而知夫子之為聖人也使之未亡而授之以政則魯作東周矣故曰僖子之過可悲也已雖然夫子之道充乎天下者自僖子始然子學乎仲尼請於魯君而與之車使適周而觀禮焉而聖人之業然後大備僖子之功雖不能用之於未亡之前而猶救之於已沒之後左丘明懼後世不知其功之如此故丁寧而稱之以為補過之君子昔仲虺言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夫以聖人而不稱其無過之為能而稱其改過之為善然則補過者聖人之徒歟孟僖子者聖人之徒也

供養三德為善 昭十二年

易者聖人所以盡人情之變而非所以求神於卜筮也自孔子沒學者惑乎異端之說而左丘明之論尤為可怪使夫伏羲文王孔子之所盡心焉者流而入於卜筮之書其可閔也若夫季友供養之事若

三蘇文集卷十六

親見而指言之固君子之所不取矣雖然南蒯之說頗為近正其卦遇坤之比而其繇曰黃裳元吉黃者中之色也裳者下之飾也元者善之長也夫以中庸之道守之以謙抑之心而行之以禮仁之德以為文王之兆無以過此矣雖然君子視其人觀其德而吉凶生焉故南蒯之筮也遇坤之比而不祥莫大焉且夫負販之夫朝而作暮而息其望不過一金之儲使之無故而得千金則狂感而喪志夫以南蒯而遇文王之兆安得不狂感而喪志哉故曰供養三德為善又曰參成可筮而南蒯皆無以當之所以使後世知夫卜筮之不可恃也穆姜筮于東宮遇艮之八 史曰是謂艮之隨其繇曰元亨利貞而穆姜亦知其無以當之故左氏之論卜筮唯南蒯穆姜之事為近正而其餘者君子之所不取也杜預之論得之矣以為洪範稽疑之說通龜筮以同卿士之數學者觀夫左氏之書而正之以杜氏之說庶乎其可也

公羊三事

大夫無遂事 莊十九年 又僖三十年

春秋之書遂一也而有善惡存焉君子觀其當時之實而已矣利室出於一時而制之於千里之外當此之時而不遂君子以為國上之不足以利國下之不足以利民可以復命而後請當此之時而遂君子以為專專者固所取也而固者亦所議也故曰春秋之書遂一也而有善惡存焉君子觀其當時之實而已矣公子結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公羊傳曰勝不書此何以書以其有遂事書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書之可也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公羊亦曰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為政也其書遂一也而善惡如此之相遠豈可以不察其善惡哉春秋者後世所以學為臣之法也謂遂之不識則愚恐後之為臣者流而為專謂遂之皆識則愚恐後之為臣者執而為固故曰觀于當時之實而已矣西漢之法有矯制之罪而當時之名臣皆引此以為據若汲黯開倉以賑饑民陳湯發兵以誅郅支若此者專之可也不然

公蘇文粹卷十六

三

獲罪於春秋矣

初稅畝宣十五年

古者公田曰籍籍借也言其借民力以治此也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言民之必先公田也傳曰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言上之必郵私田也民先其公而上恤其私故民不勞而上足用也宣公無恩信於民不肯盡力於公田故按行擇其善畝而稅之公羊傳曰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夫民不盡力於公曰者上之過也宣公不責已悔過擇其善畝而稅之宜其民之謗讟而災異之作也稅畝之明年冬蠶生公羊傳曰蠶生不書此何以書幸之也猶曰受之云爾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其諸則宜於此焉變矣何休以為宣公懼而復古故其後大有年愚以為非也按春秋書作二軍後又書舍中軍書躡僂公後又書從祀先公事之復正未嘗不書宣公而果復古也春秋當有不稅畝之書故何休之說愚不信也

定何以無正月定元年

始終受授之際春秋之所甚謹也無事而書者時事在二月而書王

二月事在三月而書王三月者例也至於公之始年雖有二月三月之書而又特書正月隱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莊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夫人孫于齊所以樹天子之正朔而正諸侯之始也公羊傳曰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故諸侯皆踰年即位而書正月定公元年書曰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先儒疑焉而未得其當也嘗試論之春秋十有二公其得終始之正而備即位之禮者四文公成公襄公哀公也攝而立不得備即位之禮者一隱公也先君不以其道終而已不得備即位之禮者六桓公莊公閔公僖公昭公也先君不以其道終而又在外者二莊公定公也在外踰年而後至者一定公也且夫先君雖在外不以其道終而未嘗有踰年而後至者則是一百四十二年未嘗一日無君而定公之元年魯之統緒者自正月至于二月而後繼也正月者正其君也昭公未至定公未立季氏當國而

公蘇文粹卷十六

四

天子之正朔將誰正耶此定之所以無正月也公羊傳曰正月者正即位也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定哀多微辭而何休以為昭公出奔國當絕定公不得繼體奉正故諱為微辭嗚呼昭公而定公又下得立是魯遂無君矣穀梁以為昭無正終故定公始觀莊公元年書正則不言而可知其安矣

穀梁四事

侵不土地分民何以明正僖四年

三傳伐之例非正也左氏有鍾鼓曰伐無曰侵小捕曰侵精曰伐穀梁也人民驅生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以謂有隙曰侵有辭曰伐齊威公侵魯也穀梁也曰九伐之法自固不服則侵之賊賢害民則伐之身自固不服者近乎隙賊賢害民者近乎辭周之衰也諸侯相吞而先王之疆理城郭蓋壞矣故伐之問天子尤謹而書之蓋古者有分土而無分民諸侯之侵地者猶不容於春秋而況包人民驅生馬哉威公侵魯不書所侵之地者猶

之無辭也。楚子入陳，鄉取一人，謂之夏州。春秋略而不書，以謂驪民之非正也。嗚呼！春秋之際，非獨諸侯之相侵也，晉侯取汲陽之田而陽樊之人不服，愚又知春秋之不忍書乎！此也。

猶三望 唐三十年 宣三年 成七年

先儒論書猶之義者，可以已也。愚以為不然。春秋之所以書猶者，二曰如此而猶如此者，甚之之辭也。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辛巳有事於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是也。曰不如此而猶如此者，幸之之辭也。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不郊，猶三望是也。夫子傷周道之衰，禮樂文章之壞，而莫或救之也，故區區焉掇拾其遺亡，以為其全不可得而見矣。得見一二，斯可矣。故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者，憫其不告朔而幸其猶朝于廟也；不郊，猶三望者，傷其不郊而幸其猶三望也。夫郊祀者，先王之大典，而夫子不得親見之於周也，故因魯之所行郊祀之禮而備言之焉。耳春秋之書三望者，皆為不郊而書也。或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或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

三蘇文粹卷六

五

郊猶三望，或鷄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鷄鼠又食其角，乃免牛，不郊。猶三望，穀梁傳曰：乃者，平人之辭也。猶者，可以已之辭也。且夫魯雖不郊，而猶有三望者，存焉。此夫子之所以存周之遺典也。若曰：可以已，則是周之遺典絕矣。或曰：魯郊廢也，而夫子何存焉？曰：魯郊廢也，而夫子不譏夫子之所譏者，當其罪也。賜魯以天子之禮樂者，成王也。受夫子之禮樂者，伯禽也。春秋而譏魯郊也，上則譏成王，次則譏伯禽。成王伯禽不見于經，而夫子何譏焉？故曰：猶三望者，所以存周之遺典也。范甯以三望為海岱淮公羊以為泰山河海而杜預之說最備。曰：分野之星及國中山川皆因郊而望祭之，此說宜可用。

作立甲 成元年

先王之為天下也，不求民以其所不為，不彊民以其所不能，故其民優游而樂易。周之盛時，其所以賦取於民者，莫不有法。故民不告勞，而上不闕用，及其衰也，諸侯恣行其所以賦取於民者，唯其所欲而刑罰隨之，故其民至於窮而無告。夫民之為農而責之以工，也是猶

唐山者而責之以舟楫也。魯成公作丘甲而春秋譏焉，穀梁傳曰：古者農工各有職，甲非人人之所能為也。丘作甲非正也。而杜預以為古者四丘為甸，甸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而魯使丘出之也。夫四丘而後為甸，魯雖重敵，安至於四倍而取之哉？哀公用田賦曰：二吾猶不足，而夫子譏其殘民之甚，未有四倍而取者也。且夫變士易常者，春秋之所譏也。故書作三軍，令中軍初稅敵，作丘甲用田賦者，皆所以譏政令之所由廢也。而穀梁杜氏之說如此之相戾，安得不辨其失而歸之正哉？故愚曰：穀梁之說是。

雪月何以為正 聖之書雪者，二十一年成七年其詳則見於定元年

聖者先王所以存夫愛民之心而已也。天之應乎人，君者以其德不以其言也。人君修其德，使之無愧乎其中，而人何禱也？雖然，當歲之旱也，聖王不忍安坐而視民之無告，故為之雪。雪者，先王之所以存夫愛人之心而已也。為傳者不達乎此，而為是非紛紛之論，亦可笑矣。

三蘇文粹卷七

六

矣。穀梁傳曰：月雪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月雪之為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者為旱請也。古之人重請以為非讓也。嗚呼！為民之父母，安視其急而曰毛澤未盡，人力未竭，以行其區區之讓哉？愚以為凡書雩者，記旱也。一月之旱，故雩書月一時之旱，故雩書時。書雩之例，時月而不日，唯昭公之末年八月辛大雩，季辛又雩，而昭公之雩非旱雩也。公羊以為雩者，聚眾以逐季氏，然則旱雩之例，亦可見矣。傳例曰：凡災異，歷日者，月曆月者，時歷時者，加日又雩，記旱也。旱記災也，故愚以此為例。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十六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十七

東坡先生

尚書解

乃言底可績

巧言令色帝之所畏也故以言取人自孔子不能無失然聖賢之在下也其道不效於民其才不見於行事非言無自出之故以言取人者聖人之所不能免也納之以言試之以功自堯舜以來未之有改也堯舜禪舜也曰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底之為言極也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可謂極矣君子之於事物也原其始不要其終知其一不知其二見其偏不得其全則利害相奪華實相亂烏能得事之真見物之情也哉故言可聽而不可行事可行而功不可成功可成而民不可安是功未始成也舜禹皋陶之言皆功成而民安之者也嗚呼極之為至德也久矣其子謂之皇極子思謂之中庸極則非中也中則非極也此味者之論也故世俗之學以中庸為處可否之間

三蘇文粹卷十七

無過與不及之病而已是近於鄉原也若夫達者之論則不然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非舜禹皋陶之成功其孰能與於此哉故愚以謂窮理盡性然後傳事之真見物之情以之而天則天成以之事地則地平以之治人則人安此舜禹皋陶之言可以底績者也

聖說說珍行

書曰朕聖讓說珍行傳曰君子之所為為可傳為可繼也凡行之不可傳繼者皆珍行也堯舜之所聖也世衰道喪士貴苟難而賤中庸故邪惡者進焉齊威公欲用賢刁易牙開方三子管仲曰三子者自刑以近君去親殺子以求合昏非人情難近威公不聽卒以亂齊齊威賢主也管仲信臣也夫以賢主而不用信臣之言豈非三子者似忠而難知也歟甚矣似之亂真也故曰惡紫為其奪朱也亞美為其亂苗也惡鄉原為其亂德也孟子憂之故曰君子友經而已矣君子之所貴必其可傳可繼者也是以謂之經經者常也君子苟常之為

貴則彼有難於行無為為之矣苟難者無所獲於行者無所利則庶民並與巧者不能獨進拙者可以自效吾虛心而察之賢者可事能者可使而天下治矣

視遠惟明聽德惟聰

其矣耳目之為天下禍福也洪範五事為皇極之用治亂之所由出在聖之所由分風雨之所由作五福六極之所由致放頽淵問仁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夫視聽期於聰明而已何與於禮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是禮也何與於仁曰視聽不以禮則聰明之害物也甚於尊尊何言之明之過也則無所不視掩人之私求人之所不及聰之過也則無所不聽濶濶之謬廣受之類或行焉此其害豈特讒瞽而已哉故聖人一之於禮君臣上下各視其所當視各聽其所當聽而仁不可勝用也太甲之復辟也伊尹戒之曰視遠惟明聽德惟聰何謂遠何謂德孔子曰文武之道未嘗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惟小之為知又烏能及遠

三蘇文粹卷十七

哉探夜光於東海者不為鮫柱而回網羅求合抱於鄧林者不以徑寸而枉斧斤苟志於遠必略近矣故子張問明孔子既告之以明又告之以遠由此觀之視不及遠者不足為明也梁惠王問利於孟子孟子告以仁義曰王何必曰利夫言利者其言未必不中也然君子不聽曰言利者必小人也聽其言必行其事必近其小人也况日近君子日疎求國無危不可得也凡言苟出於利雖中小人也况不中乎苟出於德雖失猶君子也况不失乎由此觀之聽不主於德者非聰也

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易曰天下之動正夫一者也夫動者不安者也夫惟不安故求安者而託焉惟一者為能安天地惟能一故萬物資生焉日月惟能一故天下資明焉天一於覆地一於載日月一於照聖人一於仁非有二事也晝夜之代謝寒暑之往來風雨之作止未嘗一日不變也變而不失其常晦而不失其明終而不害其生豈非所謂一者常存而不

發故耶聖人亦然以一爲內以聚爲外或曰聖人固多變也歟不知其一也惟能一故能變伊尹戒大甲曰今嗣王新服厥命維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新與一二者疑若相反然請言其辨物之無心者必一水與蠶是也木蠶惟無心故應萬物之變物之有心者必二目與手是也目手惟有心故不自信而託於度量權衡已且不自信又安能應物無方日新其德也哉齊人爲夾谷之會曰孔丘儒者也

王省惟歲

論堯舜之德者必曰無爲考之於經質之於史堯舜之所爲卓然有見於世者蓋不可勝計也其曰無爲何哉古人有言曰除日無歲又曰日一則勞考載曰功若堯舜者可謂功矣歲者月之積也月者日之積也歲則兼月舉月則兼日矣日別而數之則月不見月別而數之則歲不見此豈日月之外復有歲哉日月之各一人臣之勞也

三蘇文粹卷七

歲之行考人君之功也故書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此上下之分煩簡之宜也禹爲之平水土稷爲之殖百穀契爲之敷五教伯夷爲之典三禮皋陶爲之平五刑義和爲之歷日月堯舜果何爲哉今天三百有六旬分之以四時配之以六甲位之以十二子散之以二十四氣裂之以七十二候畫不可以并夜寒不可以兼暑則氣果安在哉惟其無在而不可名寄之於人而已不有此所以爲王省之功也日不立則月不建月不建則歲不成師尹不官則卿士不治卿士不治則王功廢矣故曰庶民惟星星者日月之所舍所因以爲寒暑風雨者也民者上之所託所因以爲號令賞罰者也日月不自爲風雨寒暑因星而爲節君不自爲號令賞罰因民而爲節上執其要下治其詳所謂歲月日時無易也文王不兼庶獄陳平不治錢穀耶吉不問鬪傷此所謂不易者也秦皇衛石程書光武以吏事責三公此易歲月而亂日時者也治亂之效亦可以舉見矣

作周書先作周書先

周之將興必有繼天之王建都邑立藩輔以定天命而宅民心爲子孫之師亦必有命世之臣者禮樂修法令以定國是而正風俗爲卿大夫之宗然後可以世世垂拱仰成雖有中主弱輔而不至於亂故曰孺子來相宅其大悼典商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子曰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谷其師作周孚先國之所恃者法與人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故周公以謂博典而用賢可以定國後之言恭者必稽焉傳說有言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今不師古後不師今故周公以謂我當與卿大夫士篤前人成烈以答衆心則後之言信者必師焉夫以成王之賢周公之信其所以爲後世先者不過於恭與信而已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閔馬父曰古之稱恭者曰自古曰在昔曰先民其嚴如是愚以是知恭之大者蓋堯之允恭孔子之溫恭非獨恭世子之恭楚共王之恭也成王以是爲後世先也不亦宜乎大有上九億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佑之吉無不利又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信

三蘇文粹卷十七

中

之爲德也重於兵而急於食周公以是爲後世先也不亦宜乎惟聖固念作任惟任克念作聖

受末之木有合抱之查盪勝之水有滔天之勢不可謂無是理也理固有是而物未必然此衆人之所以不信也子思有言君子之道始於夫婦之所能其至也雖聖人有不能故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人之能爲堯舜歷千載而無有故孟子之言世未必信也衆人以迹求之故未必信君子以理推之故知其有必然者矣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而書曰惟聖罔念作任惟任克念作聖此二者皆古今所不能一而學者之所深疑也請試論之盪勝之水滔天東海可以乘田理有必然者此任聖罔念之說也江湖不可以徒涉尺水不可以舟行事有必然者此愚智必然之辨也夫言各有當也達者不以夫一害一此之謂也大甲既立不明伊尹放之使太甲粗可以不以者伊尹不廢也至於廢則其狂也審矣然卒於爲商宗周公曰茲四人迪哲蓋大甲與文王均焉明聖開元之治至於刑措與夫三代何



遠林甫之專祿山之亂民在塗炭豈特狂者而已哉由此觀之聖狂之相去殆不容髮矣

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又

天下之事古略而今詳天下之官古寡而今衆聖人非有意於其間勢則然也夫化之始燔黍捭豚以爲靡矣至周而醜醜之屬至百二十璽棟宇之始茨采椽以爲泰矣至周九尺之室山節藻梲聖人隨世而爲之節文豈得已哉周書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又聖人不以官之衆寡論治亂者以爲治亂在德而不在于官之衆寡也禮曰夏后氏官五十商二百周三百與周官異者蓋不取焉夫唐虞建官自簡之至也夏后氏安能減半而辦此理之必不然也孔安國曰禹湯建官二百不及唐虞之清要聖古而陋今學者之病也自夏商觀之則以官百爲清要自唐虞而上雲鳥紀官之世而觀之則官百爲陋矣夫豈然哉愚聞之叔向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故子產鑄刑書而叔向非之夫子產之刑書末世之先務

三蘇文粹卷十七

五

也然且得罪於叔向是以知先王之法亦簡矣先王任人而不任法勞於擇人而佚於任使故法可以簡法可以簡故官可以省古人有言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至矣

庶言同則繹

書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虞之爲言度也出納之際庶言之所在也必得我師焉夫言有異同則聽者有所考言其利也必有爲利之道言其害也必有致害之理及復論辯廷議而衆決之長者必伸短者必屈焉其者必遂僞者必窒焉故邪正之相攻是非之相稽非君子之所患君子之所患者庶言同而已考同者莫若繹古者謂細繹細繹者必求其端究其所終太甲曰有言遜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君陳之所謂繹者太甲之所謂求也孫寶有言周公大聖召公大賢猶不相說者於經典兩不相損晉于淳輔政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迷責之曰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亦欲杜謝之古之君子其畏同也如此同而不繹其患有不可勝

言者矣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

武王克商武庚祿父不誅也而列爲諸侯周公相成王武庚祿父叛殷之頑民相率爲亂不誅也而遷之洛邑武王周公其可謂至德也已矣曰群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商之工臣乃適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非至德能如是乎是以商之臣子心服而日化至康王之世三十餘年矣世變風移士君子出焉故命畢公曰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始則遷其頑者而教之終則擇其善者而用之周之於商人也可謂無負矣夫道何常之有應物而已矣物隆則與之偕升物汙則與之偕降夫政何常之有因俗而已矣俗善則養之以寬俗頑則齊之以猛自堯舜以來未之有改也故齊太公因俗設教則三月而治魯伯禽易俗變禮則五月而定三月之與五月未足爲遲速也而後世之盛衰出焉以伯禽之賢用周公之訓而猶若是苟不逮伯禽者其變易之患可勝言哉

三蘇文粹卷十七

六

論語解

君使臣以禮

君以利使臣則其臣皆小人也幸而得其人亦不過徒於才而薄於德者也君以禮使臣則其臣皆君子也不幸而非其人猶不失廉耻之士也其臣皆君子則事治而民安士有廉恥則臨難不失其守小人反是故先王謹於禮禮以欽爲主宜若近於弱然而服暴者莫若禮也禮以文爲飾宜若近於儻然而得情者莫若禮也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不有爵祿刑罰也乎何爲其專以禮使臣也以爵祿而至者貪利之人也利盡則逝矣以刑罰而用之者畏威之人也威之所不及則解矣故莫若以禮禮者君臣之大義也無時而已也漢高祖以神武取天下其得人可謂至矣然恣慢而侮人洗足箕踞冠履可謂無禮矣故陳平論其臣皆嗜利無恥者以是進取可也至於守成則殆矣高帝晚節不用叔孫通陸賈其禍豈可勝言哉呂后之世平勃背約而王諸呂幾



危劉氏以廉耻不足故也武帝踞廁而見衛青不冠不見汲黯青雖  
言實不改奴僕之姿而黜社稷臣也武帝能禮之而不能用以太  
息矣

觀過斯知仁矣

孔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自孔安國以下解者未  
有得其本指者也禮曰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  
仁可知也聞之於師曰此論語之義疏也請得以論其詳人之難知  
也江海不足以喻其深山谷不足以配其險浮雲不足以比其變揚  
雄有言有人則作之無人則輟之夫苟見其作而不見其輟雖盜跖  
為伯夷可也然古有名知人者其效如影響其信如著龜此何道也  
故彼其觀人也亦多術矣委之以利以觀其節乘之以粹以觀其量  
伺之以獨以觀其守懼之以敵以觀其氣故晉文公以並塗得趙衰  
郭林宗以破甕得五敏是豈一道也哉夫與仁同功而謂之仁則公  
孫之布被與子路之緇袍何異陳仲子之蠅李與顏淵之簞瓢何辨

三蘇文粹卷十七

何則功者人所趨也過者人所避也審其趨避而真為見矣古人有  
言曰錮虜違命也推其仁可以託國斯其為觀過知仁也歟

孟子解

以佚道伊氏以生道殺民

使民為農民曰是食我之道也使民為兵民曰是衛我之道也使民  
為城郭溝池民曰是域我之道也雖勞而不怨也曰盤庚之民何以  
怨民可與樂成而不可與慮始蓋終於不怨也詩曰晝爾于茅宵爾  
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可謂勞矣然民豈不思之曰上之人果  
誰為也哉若夫田獵之娛宴好之奉上之人所自為為之者君子蓋  
不以勞民也古者水衡少府天子之私藏大司農錢不以給其養勞  
費其養勞費一出少府為是也孟子曰以佚道使民勞而不怨以生  
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以佚道使民可也以生道殺民君子蓋難言  
之易曰古之聰明睿神武而不殺季康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  
何如孔子曰子為政焉用殺夫殺無道就有道先王之所不免也孔

子諱之然則殺者君子之所難言也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十七

三蘇文粹卷十七

論

中庸上

其矣道之難明也論其者鄙濬而不通論其微者汗漫而不可考其弊始於昔之儒者求為聖人之道而無所得於是務為不可知之文庶幾乎後世之以我為深知之也後之儒者見其難知而不知其空虛無有以為將有所深造乎道者而自耻其不能則從而和之曰然相欺以為高相習以為深而聖人之道日以遠矣自子思作中庸儒者皆祖之以為性命之說嗟夫子思者豈亦斯人之徒歟蓋嘗試論之夫中庸者孔氏之遺書而不完者也其要有三而已矣三者是周公孔子之所從以為聖人而其虛詞曼延是儒者之所以為文也是故去其虛詞而取其三其始論誠明之所入其次論聖人之道所從始推而至於其所終極而其卒乃始內之於中庸蓋以為聖人之

三蘇文集卷十八

道略見於此矣記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夫誠者何也樂之謂也樂之則自信故曰誠夫明者何也知之謂也知之則達故曰明夫惟聖人知之者未至而樂之者先入者為主而待其餘則是樂之者為主也若夫賢人樂之者未至而知之者先入者為主而待其餘則是知之者為主也樂之者為主是故有所不知知之未嘗不行知之者為主是故無所不知而有所不能行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知之者與樂之者是賢人聖人之辨也好之者賢人之所由以求誠者也君子之為學慎乎其始何則其所先入者重也知之多而未樂焉則是不如不知之愈也人之好惡莫如好色而惡臭是人之性也好善如好色惡惡如惡臭是聖人之誠也故曰自誠明謂之性孔子蓋長而好學適周觀禮問於老聃師襄之徒而後明於禮樂五十年而後精易蓋亦有晚而後知者然其所得於聖人者是樂之而已孔子厄於陳蔡之間問於子路子貢二子不悅而子貢又欲少貶焉是

二子者非不知也其所以樂之者未至也且夫子路能死於衛而不能不憚於陳蔡是豈其知之罪耶故夫弟子之所為從孔子游者非專以求聞其所未聞蓋將以求樂其所有也明而不誠雖挾其所有俟俟乎不知所以安之苟不知所以安之則是可與居安而未可與居憂患也夫惟憂患之至而後誠明之辨乃可以見由此觀之君子安可以不誠哉

中庸中

君子之欲誠也莫若以明夫聖人之道自本而觀之則皆出於人情不循其本而逆觀之於其末則以為聖人有所勉力行而非人情之所樂者夫如是則雖欲誠之其道無由故曰莫若以明使吾心曉然知其當然而求其樂今天五常之教惟禮為若禮人者何則人情莫不好逸讓而惡勞苦今吾必也使之不敢箕踞而整折百拜以為禮人情莫不樂富貴而羞貧賤今吾必也使之不敢自尊而早讓退抑以為禮用器之為便而祭器之為貴襲衣之為便而衮冕之為貴

三蘇文集卷十八

二

衣欲其速已而伸之三年樂欲其不已而不得終日此禮之所以為禮人而觀之於其末者之過也蓋亦反其本而思之今吾以為整折不如立之安也而將惟安之求則立不如坐坐不如箕踞箕踞不如偃仆偃仆而不已則將裸袒而不顧苟為裸袒而不顧則吾無乃亦將病之夫豈獨吾病之天下之匹夫匹婦莫不病之也苟為病之則是其勢將必至於整折而百拜由此言之則是整折而百拜者生於不欲裸袒之間而已也夫豈惟整折百拜將天下之所謂禮人者其皆必有所從生也辨其所從生而推之至於其所終極是之謂明故記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天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可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能焉君子之道推其所從生而言之則其言約約則明推其極而觀之則其言費費則隱君子欲其不隱是故起於夫婦之有餘而推之至於聖人之所不及舉天下之至易而通之於至難使天下之安其至難者與其至易無以異也孟子曰飲食具樂得之則生不得則死

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謝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糶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向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朋友妻妾之奉而為之此之謂失其本心且萬鍾之不受是王公大人之所難而道乞人之所不屑而較其輕重是何以異於匹夫匹婦之所能行通而至於聖人之所不及故凡為此說者皆以求安其至難而務欲誠之者也天下之人莫不欲誠而不得其說故凡此者誠之說也

中庸下

夫君子雖能樂之而不知中庸則其道必窮記曰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非其信道之不篤也非其力行之不至也得其偏而忘其中不得終日安行乎通途夫雖欲不廢其可得耶記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肯者不及也以爲過者之難歟復之中者之難歟宜若過者之難也然天下有能過而未有能中則是復之中者之難也記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既不可過又不可不及如斯而已乎曰未也孟

三蘇文粹卷八

三

子曰執中爲近執中無極猶執一也書曰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又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而記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皇極者有所不極而會于極時中者有所不中而歸于中吾見中庸之至於此而尤難也是以有小人之中庸焉有所不中而歸於中是道也君子之所以爲時中而小人之所以爲無忌憚記曰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嗟夫道之難言也有小人焉因其近似而竊其名聖人憂患恐懼是故反覆而言之不厭何則是道也固小人之所竊以自便者也君子見危則能死而不死以求合於中庸見利則能辭而不辭以求合於中庸小人貪利而苟勉而亦欲以中庸之名私自便也此孔子孟子之所爲惡鄉原也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同乎流俗合乎汙世曰古之人行何爲踴躍涼涼生斯世也善斯可矣以古之人爲迂而以今世之所善爲足以已矣則是不亦近似於中庸耶故曰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鄭聲恐其亂雅也惡其似也信矣中庸之難言也君子之欲從事乎此無備其述

而求其味則幾矣記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正統上

正統者何耶名耶實耶正統之說曰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不幸有天子之實而無其位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德是二人者立於天下天下何正何一而正統之論決矣正統之爲言猶曰有天下云爾人之得此名而又有此實也夫何議天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聖人於此不得已焉而不以實傷名而名卒不能傷實故名輕而實重不以實傷名故天下不爭名輕而實重故天下趨於實天下有不肖而曰吾賢者矣未有賤而曰吾貴者也天下之爭自賢不肖始聖人憂焉不敢以亂貴感故天下知賢之不能奪貴天下之貴者聖人莫不從而貴之恃有賢不肖存焉輕以與人貴而重以與人賢天下然後知貴之不如賢知賢之不能奪貴故不爭知貴之不如賢故趨於實使天下不爭而趨於實是亦足矣正統者名之所在焉而已名之所在而不能有益乎其人而後名輕

三蘇文粹卷八

四

名輕而後實重吾欲夏天下之實於是乎名輕正統聽其自得者十曰舜舜夏商周秦漢晉隋唐序其可得者六以存教曰魏梁後唐晉漢周使夫堯舜三代之所以爲賢於後世之君者皆不在乎正統故後世之君不以其道而得之者亦無以爲堯舜三代之比於是乎實重

正統中

正統之論起於歐陽子爲霸統之說起於章子二子之論吾與歐陽子故不得不與章子辨以全歐陽子之說歐陽子之說全而吾之說又因以明章子之說曰進秦朱兩未善也進魏非也是章子未知夫名實之所在也夫所謂正統者猶曰有天下云爾正統者果名也又焉實之知視天下之所同君而加之又焉知其他章子以爲魏不能一天下不當與之統夫魏雖不能一天下而天下亦無有如魏之君者吳雖存非兩立之勢奈何不與之統章子之不絕五代也亦徒以爲天下無有與之敵者而足也絕魏魏安得無辭哉正統者原

夫天下之無君而作也故天下雖不合於一而未至乎兩立者則君子不忍絕之於無君且夫德同而力均不臣焉可也今以天下不幸而不合於一德既無以相過而弱者又不肯臣乎邇於是為而不與之統亦見其重天下之不幸而助夫不臣者也章子曰鄉人且耻與盜者偶聖人豈得與篡君同名哉吾將曰是鄉人與是為盜者民則皆民也士則皆士也大夫則皆大夫也則亦與之皆坐乎苟其勢不得不與之比坐則鄉人何耻耶聖人得天下篡君亦得天下顧其勢不得不與之同名聖人何耻耶吾將以聖人耻夫篡君而篡君又焉能耻聖人哉章子曰君子大居正而以不正人居之是正不正之相去未能相遠也且章子之所謂正者何也以身之正為正耶以天下有君為正耶一身之正是天下之私正也天下有君是天下之公正也吾無取乎私正也天下無君篡君出而制天下湯武既沒吾安所取正哉故篡君者亦當時之正而已章子曰祖與孫雖百歲而子五十則子不得為壽漢與晉雖得天下而魏不能一則魏不得為有

三蘇文粹卷八

五

統吾將曰其元四十而死則其弟五十為壽弟為壽乎其兄魏為有統乎當時而已章子比之婦謂舅娶妾為姑吾將曰舅則以為妻而婦獨奈何不以為姑乎以妾為妻者舅之過也婦謂之姑蓋非婦罪也舉天下而授之魏晉是亦漢魏之過而已矣與之統者獨何罪乎雖然歐陽子之論猶有異乎吾說者歐陽子之所與者吾之所與也歐陽子之所以與之者非吾所以與之也歐陽子重與之而吾輕與之且其言曰秦漢而下正統屢絕而得之者少以其得之者少故其為名甚尊而重也嗚呼吾不喜天少也幸而得之者少故有以尊重其名不幸而皆得歐陽子其敢有所不與耶且其重之則其施於篡君也誠若過然故章子有以廢其說夫以文王而終身不得以魏晉梁而得之果其為重也則文王將有愧於魏晉梁焉必也使夫正統者不得為聖人之盛節則得之為無益得之為無益故雖舉而加之篡君而不為過使夫文王之所不得而魏晉梁之所不得者皆吾之所輕者也然後魏晉梁無以愧文王而文王亦無所愧於魏晉梁焉

正統下

始終得其正天下合於一是二者必以其道得之耶亦或不以其道得之耶病乎或者不以其道得之也於是乎舉而歸之名歐陽子曰皆正統是以名言者也章子曰正統又曰霸統是以實言者也歐陽子以名言而純乎名章子以實言而不盡乎實章子之意以霸統重其實而不知實之輕自霸統始使天下之名皆不得過乎實者固奪子意也天下之名果不過乎實也則吾以章子為過乎聖人聖人不得已則不能以實傷名而章子則能之且五原不知居得其正之為正如魏晉之紛然不如至公大義之為正也哉蓋亦有不得已焉耳如章子之說吾將求其備身舜以德三代以德漢以功秦隋後唐晉漢周以力晉梁以弒之說而魏晉則以實言之則德與功不如德功不如德與功不如功弒不如力是實而得統者凡更四不如而後至於晉梁焉而章子以為天下之實蓋於其正統霸統之間矣歐陽子純乎名故不知實之所歸乎實故雖晉

三蘇文粹卷八

六

梁弒君之罪天下所不容之惡而其實又不過乎霸使其初得正統之虛名而不測其實罪之所至也章子則告之曰爾霸者也夫以弒君得天下而不失為霸則章子之說固便乎篡者也夫章子豈曰弒君者其實止乎霸也哉蓋已舉其實而著之名雖欲復加之罪而不可得也夫王者沒而霸者有功於天下吾以為在漢唐為宜必不得已而秦隋後唐晉漢周得之吾猶有憾焉奈何其舉而加之弒君之人乎嗚呼吾不惜乎名而惜乎實也霸之於王也猶兄之於父也聞天下之父嘗有曰免者而曰必免而後父少不若免而除為兄則終無懼至僕妾焉天下將有降父而至於僕妾者無怪也從章子之說者其弊固至乎此也故曰莫若純乎名純乎名故晉梁之得天下其名曰正統而其弒君之實惟天下後世之所加而吾不為之辭也於是乎晉梁之惡不勝誅於天下實於此反不重乎章子曰免外曰帝三代曰王夏曰氏商周曰人古之人輕重其君有是也以為其統之說夫執聖人之一端以藉其口夫何說而不可吾亦將曰孔子

刪書而虞夏商周皆曰書湯武王伯禽秦穆公皆曰晉以爲吾皆曰  
正統之說其誰曰不可聖人之於實也不傷其名而後從之帝亦天  
子也王亦天子也氏亦人也人亦氏也夫何名之傷若童子之所謂  
霸統者傷乎名而喪乎實者也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十八

三蘇文粹卷十八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十九  
東坡先生

論

大臣上

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天下不幸而無明君使小人執  
其權當此之時天下之忠臣義士莫不欲奮臂而擊之夫小人者必  
先得於其君而自固於天下是故法不可擊擊之而不勝身死其禍  
止於一身擊之而勝君臣不相安天下必亡是以春秋之法不待君  
命而誅其側之惡人謂之叛管趙執入于晉陽以叛是也世之君子  
將有志于天下欲扶其衰而救其危者必先計其後而爲可居之功  
其濟不濟則命也是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小人君不誅而吾誅之  
則是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夫既已侵君之權而能北面就人  
臣之位使君不吾疑者天下未嘗有也國之有小人猶人之有癭今  
人之癭必生於頸而附於咽是以不可去有賊丈夫者不勝其忿而

三蘇文粹卷十九

決去之夫是以去疾而得死漢之亡唐之滅由此故也自桓靈之後  
至於獻帝天下之權歸於內豎賢人君子進不容於朝退不容於野  
天下之怒可謂極矣當此之時議者以爲天下之患獨在宦官宦官  
去則天下無事然實武何進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袁紹擊之而  
勝漢遂以亡唐之衰也其迹亦大類此自輔國元振之後天子之廢  
立聽於宦官當此之時士大夫之論亦惟宦官之爲去然而李訓鄭  
注元載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至於崔昌遐擊之而勝唐亦以亡  
方其未去是豈然者癭而已矣及其既去則潰裂四出而繼之以死  
何者此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且爲人臣而不顧其君捐其身  
於一決以快天下之望亦已危矣故其成則爲袁爲崔敗則爲何實  
爲訓注然則忠臣義士亦奚取於此哉夫實武何進之亡天下悲之  
以爲不幸然亦幸而不成使其成也二子者將何以居之故曰以義  
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

大臣下

天下之權在於小人君子之欲禁之也不亡其身則亡其君然則小人者終不可去乎聞之曰迫人者其智淺迫於人者其智深非才死而致力則雖有救無所用之故曰同舟而遇風則胡越可使相救如左右手小人之心自知其負天下之怨而君子之莫肯救也則將日夜為計以備一旦卒然不可測之患今君子又從而疾惡之是以其謀不得不深其交不得不合交合而謀深則其致毒也必戾而不可解故凡天下之患起於小人而成於君子之速之也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君子為客小人為主主未發而客先焉則小人之詞直而君子之勢近於不順直則可以欺眾而不順則難以令其下故昔之舉事者常以中道而眾散以至於敗則其理豈不甚明哉若夫智者則不然內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外以陽浮而不逆於小人之意以待其間寬之使不吾疾狃之使不吾慮嘆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其意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墜而挽其絕故其

六蘇文粹卷九

用力也約而無後患莫為之先故君不怒而勢不懼如此者功成而天下安之矣夫小人急之則合寬之則散是從古以然也且利不能不爭見惠字不能不避無信不能不相詐無禮不能不相瀆是故其交易間其黨易破也而君子不務寬之以待其變而急之以合其交亦已過矣君子小人雜居而未決為君子之計者莫若深交而無為苟不能深交而無為則小人倒持其柄而乘吾隙昔漢高之亡以天下屬平勃及高后臨朝擅王諸呂廢黜劉氏平日縱酒無一言及用陸賈計以千金交歡終侯卒以此誅諸呂定劉氏使此二人者而不相能則是將相相攻之不暇而何暇及於劉呂之存亡哉故其說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嗚呼知此其足以為大臣矣夫

思治

方今天下何病哉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也凡人之情一舉而無功則疑再勸三則去之矣今世之士所

以相顧而莫肯為者非其無有忠義慷慨之志也又非其才術謀慮不若人也思在昔其難成而不復立不知其所以不成者罪在於不立也苟立而成矣今世有三患而終莫能去其所從起者則五十年矣自宮室禱祠之役與錢幣幣幣之法壞加之以師旅而天下常患無財五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豐財者不可勝數矣而財終不可豐自漕湖之役比虜難求和而終不得其要領其後重之以西免之變而邊睡不寧二國益驕以戰則不勝以守則不固而天下常患無兵五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強兵者不可勝數矣而兵終不可強自選舉之格嚴而吏拘於法不志於功名考功課吏之法壞而賢者無所勸不自者無所懼而天下常患無吏五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擇吏者不可勝數矣而吏終不可擇財之不可豐兵之不可強吏之不可擇是豈真不可耶故曰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也夫所

六蘇文粹卷九

貴於立者以其規模先定也古之君子先定其規模而後從事故其應也有侯而其成也有形眾人以爲是汗漫不可知而君子以爲理之必然如炊之無不熟種之無不生也是故其用力省而成功速昔者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知農之有畔子產以爲不思而行與凡人之營官室也必先料其費財之豐約以制官室之大小既內決於心然後擇工之良者而用一人焉必告之曰吾將為屋若干度用材幾何後夫幾人幾日而成土石材葺者於何取之其工之良者必告之曰某所有木某所有石用材役夫若干某日而成主人率以聽焉及期而成既成而不失當則規模之先定也今治天下則不然有官有司不知上之所欲為也而人各有心好大者欲王好權者欲霸而論者欲休息文吏之所至則治刑獄而聚斂之臣則以貨財為急民不知其所適從也及其發一政則曰姑試行之而已其濟與否固未

可知也前之政未見其利害而後之政復發矣凡今之所謂新政者聽其始之議論豈不甚美而可樂哉然而布出於天下而卒不知其所終何則其規模不先定也則捨係於好惡而廢興決於眾寡故萬全之利以小不便而廢者有之矣百世之患以小利而不顧者有之矣所用之人無常責而所發之政無成效此猶適千里不膏糧而假巧於塗人治病不知其所當用之藥而百藥皆試以僥倖於一物之中欲三患之去不可得也昔者太公治齊周公治魯至於數十世之後子孫之疆弱風俗之好惡皆可而逆知之何者其所施專一則其勢固有以使之也管仲相桓公自始為政而至於霸其所施設皆有方法及其成功皆知其所以然至今可覆也魯祀之在晉范蠡之在越文公勾踐嘗欲用其民而二臣皆以為未可及其以為為可用也則破楚滅吳如寄諸其鄰而取之此無他見之明而策之熟也夫今之世亦與明者熟策之而已士爭言曰如是而財可豐如是而兵可彊如是而吏可擇吾從其可行者而規模之發之以勇守之以軍達

三蘇文粹卷九

之以疆日夜以求合於其所規模之內而無務出於其所規模之外其人專其政一然而不成者未之有也財之不豐兵之不彊吏之不擇此三者存亡之所從出而天下之大事也夫以天下之大事而有一人焉獨擅而兼言之則其所以治此三者之術其得失固不可知也雖不可知而此三者不可不治者可知也是故不可以無術其術非難知而難聽非難聽而難行非難行而難收孔子曰好謀而成便好謀而不成不如無謀蓋世有好術者聚天下之良金鑄之三年而成以為吾劍天下莫敵也劍成而後莫缺折不可用何者是知鑄而不知收也今世之舉事者雖其甚小而欲成之者常不過數人欲壞之者常不可勝數可成之功常難形若不可成之狀常先見上之人方且眩瞞而不自信又何暇及於收哉古之人有犯其至艱而闢其至遠者彼獨何術也且非特聖人而已商君之變秦法也隱萬人之怒排衆國之說勢如此其地也蘇秦之為從也合天下之異必為一而臨六姓之疎以為親計如此其迂也淮陰侯諫於高帝求三萬人

願以北舉燕趙東舉齊南絕楚之糧道而西合於秦陽歇命亦言於世祖欲先定滄陽取秦郡還收富平而東下秦世祖以為滄陽難攻此皆越人之都邑而謀人國功如此其疎也然而四子者行之若易然出於其口成於其手以為既已許吾君則親望而還之今吾以自有之天下而行吾所得為之重其事又非有所拂逆於天下之意也非有所待於人而後具也如有財而自用之有子而自教之耳然而政出於天下有出而無成者五六十餘年於此矣是何也意者知出而不知收歟非不知收意者汗漫而無所收歟故為之說曰先定其規模而後從事先定者可以謀人不先定者自謀常不給而况於謀人乎且今之世俗則有所可患者士大夫所以信服於朝廷者不篤而皆好議論以務非其上使人眩於是非而不知其所從從之則事舉無可為者不從則其所行者常多故而易敗夫所以多故而易敗者又各持其私意以賊之議論勝於下而幸其無功者眾也富人之謀利也常獲世以為福非也彼富人者信於人素深而服於人素厚所

三蘇文粹卷九

為而莫或管之所欲而莫或成之非之舉未成而眾已先成之矣夫事之行也有其成也也有其氣富人者乘其勢而襲其氣也欲非之易成則先治其所以信服天下者天下之事不可以力勝力不可勝則莫若從眾從眾者非從眾多之口而從其所不言而同然者是其從眾也於吾為眾於天下為眾彼眾之所不言而同然者眾多之口舉不樂也以眾多之口所不樂而棄眾之所不言而同然則樂者寡而不樂者眾矣古之人常以從眾得天下之心而世之君子常以從眾失之不知夫古之人其所從者非從其口而從其所同然也何以明之世之所趨道寒飲怨而不可行者其若甚哉任子然不顧而行之者五六十年矣而天下未嘗有一言何則彼其口之所不樂而心之所同然也從其所同然而行之若猶有言者則可以勿郵矣故為之說曰登之以勇守之以軍達之以疆而知此三者非獨為吾國而已雖北取契



續楚語

屈到嗜芻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芻及梓宗老將薦芻  
屈建命去之君子曰不違而道唐柳宗元非之曰屈子以禮之末忍  
絕其父將死之言且禮有齊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子木去芻安  
得為道甚矣柳子之陋也子木楚卿之賢者也夫豈不知為人之  
道事死如事生況於將死丁寧之言棄而不用人情之所忍乎是必  
有大不忍於此者而奪其情也夫死生之際聖人嚴之覺於路寢不  
死於婦人之手至於結冠纓履手足之末不敢不勉其於死生之變  
亦重矣父子平日之言可以恩掩義至於死生至嚴之際豈容以私  
害公乎曾子有疾稱君子之所貴乎道者三孟僖子卒使其子學禮  
於仲尼管仲病勸威公去三豎夫數君子之言或主杜機或勤於道  
德或訓其子孫雖所趣不同然皆篤於大義不私其躬也如此今赫  
赫楚國若教氏之賢聞於諸侯身為正卿死不在民而口腹是愛其  
為陋亦甚矣使子木行之國人誦之太史書之天下後世不知夫子

三蘇文粹卷九

六

之賢而唯陋是聞子木其忍為此乎故曰是必有人不忍者而奪其  
情也然禮之所謂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此言人子追思之道也管仲  
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父沒而不能諱父之書母沒而不能執母之  
器皆人子之情自然也豈待父母之命耶今薦芻之事若出於子則  
可自其父命則為陋耳豈可以飲食之故而成父莫大之陋乎曾子  
寢疾曾元難於易養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  
姑息若以柳子之言為然是曾元為孝子而董子顯禮之末易管於  
病革之中為不仁之甚也中行偃死視不可含范宣子明而撫之曰  
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樂豫子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  
乃瞑嗚呼范宣子知事吳為忠於主而不知報齊以成夫子憂國之  
美其為忠則大矣古人以愛羣比之美於藥石曰石猶生我疾之美  
者其毒滋多由是觀之柳子之愛屈到是疾之美子木之違父命為  
藥石也哉

續歐陽子朋黨

歐陽子曰小人欲空人之國必進朋黨之說嗚呼國之將亡此其徵  
歟禍莫大於權之務人而若某危於國之有黨有黨則必爭爭則小  
人者必勝而權之所歸也君安得不危哉何以言之君子以道事君  
人主必敬之而小人唯言而莫子違人主必狎之而親疎者易  
間而親者難睽也而君子者不得志則奉身而退樂道不仕小人者  
不得志則微俸復用唯怨之報此其所以必勝也蓋嘗論之君子如  
嘉禾也封植之甚難而去之甚易小人如惡草也不種而生去之復  
蕃世未有小人不除而治者也然去之為最難斥其一則援之者眾  
盡其類則來之致怨也深小者復用而肆威大者得志而羈國善人  
為之掃地世王為之屏息管之斷斷不死刺虎不斃其傷人則愈多  
矣齊田氏魯季孫孫是已齊魯之執事真匪田季之黨也歷數君不忘  
其誅而卒之簡公弑昭哀失國小人之黨其不可除也如此而漢黨  
綱之獄唐白馬之禍忠義之士斥死無餘君子之黨其易盡也如此  
使世主知易盡者之可戒而不可除者之可懼則有瘳矣且夫君子

三蘇文粹卷九

七

者世無若是之多也小人者亦無若是之眾也凡才智之士統於功  
名而嗜於進取者隨所用耳孔子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未必皆君  
子也冉有從夫子則為門人之選從季氏則為聚斂之臣唐柳宗元  
劉禹錫使不陷叔文之黨其高才絕學亦足以為唐名臣矣其黨  
子得罪於管其黨皆出奔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又州綽刑剛勇士  
也宣子曰彼樂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為彼樂氏乃子之勇  
也嗚呼宣子豈從王鮒之言豈獨獲二子之勇且安有曲沃之變哉  
愚以謂治道去泰甚耳苟黜其首惡而其餘使才者不失當貴不  
才者無以致憾將為吾用之不暇又何怨之報乎人之所以為盜者  
衣食不足耳農夫市人為保其不為盜而衣食既足盜豈有不能  
農夫市人也哉故善除盜者開其衣食之門使復其業善除小人者  
誘以富貴之道使懷其黨以力取威勝者蓋未嘗不反為所噬昔曹  
參之治齊曰慎無擾獄市獄市姦人之所容也如此亦庶幾於治  
矣然固不可長而亦不可不容也若姦無所容君子豈安之道哉



半李之黨徧天下而李德裕以一夫之力欲窮其類而致之必死此其所以不旋踵罹仇人之禍也茲臣復懷忠義益衰以力取威勝者果不可耶愚是以續歐陽子之說而為君子小人之戒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十九

三蘇文粹卷十九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二十  
東坡先生

論

武王

武王克殷以殷遺民封紂子武庚祿父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武王崩祿父與管蔡作亂成王命周公誅之而立微子於宋

蘇子曰武王非聖人也昔者孔子蓋罪湯武顧自以為殷之子孫而周人也故不敢然數致意焉曰大哉魏魏乎堯舜也禹吾無間然其不足於湯武也亦明矣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伯夷叔齊之於武王也蓋

三蘇文粹卷二十

君也自是學士以湯武為聖人之正若當然者皆孔氏之罪人也使當時有良史如董狐者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弑書而湯武仁人也必將為法受惡周公作無逸曰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上不及湯下不及武王亦以是哉文王之時諸侯不求而自至是以受命稱王行天子之事周之王不主不計紂之存亡也使文王在必不伐紂不見伐而以考終或死於亂殷人立君以事周命為二王後以祀殷君臣之道豈不兩全也哉武王觀兵於孟津而歸紂若不改過則殷人改立君武王之待殷亦若是而已矣天下無王有聖人者出而天下歸之聖人所得辭也而以兵取之而放之而殺之可乎漢末大亂豪傑並起荀文若聖人之徒也以爲非曹操吳與定海內故起而佐之所以與操謀者皆王者之事也文若教操及者哉以仁善救天下天下既平神機自至將不得已而受之不至不取也此文王之道文若之心也及操謀九錫則文若死之故吾嘗以文若為聖人之徒者以其才似張子房而道

似伯夷也殺其父封其子非人也則可使其子而果人也則必死之楚人將殺令尹子南子南之子棄疾為王馭士王泣而告之既而殺子南其徒曰行平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君吾弗忍也遂縊而死武王親以黃鉞斬封使武庚受封而不叛豈復人也哉故武庚之必叛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武王之封武庚蓋亦不得已焉耳殷有天下六百賢聖之君六七作紂雖無道其故家遺俗未盡滅也三分天下有其二殷不伐周而周伐之誅其君夷其社稷諸侯必有不悅者故封武庚以慰之此豈武王之意哉故曰武王非聖人也

平王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之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于洛

三蘇文卷三十

者也顯王之神聖諸侯服享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昔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成王周公復增營之周公既沒蓋君陳畢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於遷也周公創築成周而成王葬之畢此豈有意於遷哉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於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敢讓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棄之此一敗而驚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不減幽厲然至於桀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則不驚田宅之效也盤庚之遷復殷之備也古公遷于岐方是時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豈所難哉衛文公東徙渡河恃齊而在耳齊遷臨淄晉遷于絳于新田皆其成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遷都未有不亡雖不即亡未有能復振者也春秋時楚大饑群蠻叛之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于阪高為費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於是平以秦人巴人濟庸而楚始大盛

欲遷重三吳之秦欲遷會稽從之兵擄王尊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尊為務故若擄衛文大鼎之冠何道而不可不然雖樂土為墟矣且比楚方疆一且宗弱則於擄越楚實為失矣乃不果遷而晉復安於會稽也則謂楚定大事矣嗟夫平王之初周雖不如楚之強顧不念於東晉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尊定不遷之計收晉鎮之遺民而休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隔東諸侯亦難遷未敢亂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遷于大梁楚昭王畏吳遷于郢頭吳王畏秦遷于陳考烈王畏秦遷于壽春皆不復振有亡微焉東漢之末董卓劫帝遷于長安漢遂以亡近世李景遷于豫章亦亡故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誤也

秦

秦始皇帝十八年取韓二十二年取魏二十五年取趙取蘇子巨秦并天下非有道也特巧耳非幸也然吾以為巧於取齊而拙於取楚其不敗於楚者幸也嗚呼秦之巧亦創智伯而已魏韓肘足接而智伯死秦知智伯而諸侯終不知師魏韓秦并天下不亦宜乎齊湣王死法章立君后佐之秦猶伐齊也法章死王建立六年而秦攻趙齊楚救之趙之食請粟於齊而齊不予秦遂圍邯鄲幾亡趙趙雖未亡而齊之亡形成矣秦人知之故不加兵於齊者四十餘年夫以法章之才而秦伐之建之不才而秦不伐何也太史公曰君王后事秦謹故不被兵夫秦欲并天下耳豈以謹故置齊也哉吾故曰巧於取齊者所以大慰齊人之心而解三晉之交也齊秦不兩立秦未嘗須臾忘齊也而四十餘年不加兵者豈其情乎齊人不悟而與秦合故秦得以其間取三晉三晉亡齊蓋及矣矣方是時猶有楚與燕也三國會稽足以拒秦秦大出兵伐楚伐燕而齊不救故三國亡而齊亦不聞歲如年取齊也也可不謂巧乎二國既滅齊以發兵守西界不通秦使嗚呼亦晚矣秦初遣李信以二十萬人取楚不克乃使王翳以六十萬攻之雖空國而戰也使齊有中主具臣知

三蘇文卷三十

楚始皇帝十八年取韓二十二年取魏二十五年取趙取蘇子巨秦并天下非有道也特巧耳非幸也然吾以為巧於取齊而拙於取楚其不敗於楚者幸也嗚呼秦之巧亦創智伯而已魏韓肘足接而智伯死秦知智伯而諸侯終不知師魏韓秦并天下不亦宜乎齊湣王死法章立君后佐之秦猶伐齊也法章死王建立六年而秦攻趙齊楚救之趙之食請粟於齊而齊不予秦遂圍邯鄲幾亡趙趙雖未亡而齊之亡形成矣秦人知之故不加兵於齊者四十餘年夫以法章之才而秦伐之建之不才而秦不伐何也太史公曰君王后事秦謹故不被兵夫秦欲并天下耳豈以謹故置齊也哉吾故曰巧於取齊者所以大慰齊人之心而解三晉之交也齊秦不兩立秦未嘗須臾忘齊也而四十餘年不加兵者豈其情乎齊人不悟而與秦合故秦得以其間取三晉三晉亡齊蓋及矣矣方是時猶有楚與燕也三國會稽足以拒秦秦大出兵伐楚伐燕而齊不救故三國亡而齊亦不聞歲如年取齊也也可不謂巧乎二國既滅齊以發兵守西界不通秦使嗚呼亦晚矣秦初遣李信以二十萬人取楚不克乃使王翳以六十萬攻之雖空國而戰也使齊有中主具臣知

亡之無日而掃境以伐秦以久安之齊而入厭兵空虛之秦弱秦也  
反掌也吾故曰拙於取楚則秦何曰古之取國者必有數如取  
齒也必以漸故齒脫而足不知秦易楚以爲是齒齒也可拔遂扶  
其口一拔而取之兒必傷者指必斷故秦之不二者幸也非數也吳  
爲三軍迭出以肆楚三年而入鄭晉之平吳隋之平陳皆以是物也  
惟符堅不然使堅知出此以百倍之衆爲迭出之計雖韓白不能支  
而况謝玄牢之之流乎吾以是知二秦之一律也始皇幸而堅不幸  
耳

秦二

秦初并天下丞相綰等言燕齊荆地遠不置王無以鎮之  
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群臣皆以爲便廷尉斯曰周文武  
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  
相誅伐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  
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

秦本紀卷十

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亂不休  
以有侯王賴宗廟之靈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  
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爲三十六郡郡置  
守尉監

蘇子曰聖人不能爲時亦不失時時非聖人之所能爲也能不失時  
而已三代之興諸侯無罪不可秦則因而君之雖欲罷侯置守可得  
乎此所謂不能爲時者也周襄王使相行齊魯秦楚皆千餘里其勢  
足以建侯樹屏至於七國皆稱王行天子之事然終不封諸侯不立  
諸侯世卿者以魯三桓晉六卿宋田氏爲戒也久矣世之畏諸侯之  
禍也非獨李斯始皇知之始襄王并天下分郡邑置守宰理固當然  
如秦襄王時之所宜非人之私智獨見也所謂不失時者而擊一  
大夫多非之漢高帝欲立太子國多疑太子房以爲不可世未有非之者  
李斯之論與子房何異世皆以爲然也非耳高帝謂子房之言吐  
而高帝生知諸侯之不可復置也然則李斯之言與高帝之言

亦與焉故柳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昔之論封建者曹元  
陸機劉頌及唐太宗時魏徵李百藥顏師古其後有劉秩杜佑柳宗  
元宗元之論出而諸子之論廢矣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故吾取其  
說而附益之曰凡有血氣必爭事必以利益莫大於封建封建者爭  
之端而亂之始也自書契以來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父子兄弟相賊  
殺有不出於襲封而爭位者乎自三代聖人以禮樂教化天下至刑  
措不用然終不能已篡殺之禍至漢以來若臣父子相賊虐者皆諸  
侯王子孫其餘卿大夫不世襲者蓋未嘗有也近世無復封建則此  
禍幾絕仁人君子忍復開之歟故吾以爲李斯始皇之言柳宗元之  
論當爲萬世法也

始皇一

秦始皇帝時趙高有罪蒙殺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  
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游會  
稽並海走琅邪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逼使蒙毅

秦本紀卷十

還掃山川未及而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終扶蘇蒙  
恬蒙毅卒以亡秦

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姦備亂者可謂密  
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振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爲謀臣  
雖有大姦賊敢睨睨其間哉不幸道病禱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遺蒙  
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遣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  
皆不可以言智雖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所不及聖人爲  
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者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  
夫關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自書契以來惟東  
漢自漢後唐根水業二人就獲善長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儆必亡  
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唐兩代猶不足深怪始皇  
漢宣帝英主亦流於趙高恭顯之禍彼自以爲聰明人傑也奴僕  
庸之能何能及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再故表而出之以戒  
後世人主知所戒者曰李斯佐始皇是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

蘇親始至子秦人戴之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  
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即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  
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始皇之罪自  
商鞅變法以殊死為輕典以參夷為常法大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為  
幸河腹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執自以為結軼亮  
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為法之弊夫豈獨鞅悔之  
秦亦悔之矣荆軻之變持兵者孰視始皇環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  
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  
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請亦知始皇之驚悼而不可回也豈料其為  
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  
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為心而以平易為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  
賣國之姦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令行禁止蓋有不  
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商鞅立信於徒木也故公華天  
刑其親戚師傳積威信之極以及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

六 蘇文粹卷二十

可則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制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  
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  
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與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  
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所之必不察也  
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節也故為一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  
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  
人主之果於殺者

始皇二

昔者生民之初不知所以養生之具擊搏捋裂與禽獸爭一旦之命  
惴惴然朝不謀夕憂死之不給是故巧詐不生而民無知然聖人惡  
其無別而憂其無以生也是以作為器用未非弓矢舟車網罟之類  
莫不備至使民樂生便利役御萬物而適其情而民始有以極其  
耳目之欲器利用便而巧詐生求欲從而心志廣聖人又憂其  
窮極而難治也是故制禮以反其初禮者所以反本復始也聖

人非不知箕踞而坐不揖而食便於人情而適於四體之安也將必  
使之習為迂闊難行之飾寬衣博帶佩玉履舄所以回翔容與而不  
可以馳驟上自朝廷而下至於民其所以視聽其耳目者莫不近於  
迂闊其衣以黼黻文章其食以蓬豆簠簋其耕以井田其進取選舉  
以學校其治民以諸侯嫁娶死喪莫不有法鼓之以鬼神而重之以  
四時所以使民自專而不輕為姦故曰禮之近於人情者非其至也  
周公孔子所以區區於升降揖讓之間丁寧及履而不敢失者世  
俗之所謂迂闊而不知夫聖人之權固在於此也自五帝三代相承  
而不敢破至秦有天下始皇帝以詐力而并諸侯自以為智術之有  
餘而禹湯文武之不知出此也於是廢諸侯破井田凡所以治天下  
者一切出於便利而不耻於無禮矣壞聖人之藩牆而以利器明示  
天下故自秦以來天下惟知所以求生避死之具而以禮者為無用  
焚坑之物何者其意以為生之無事乎禮也苟生之無事乎禮則凡  
可以得生者無所不為矣嗚呼此秦之禍所以至今而未息歟昔者

七 蘇文粹卷二十

始有書契以科斗為文而其後始有規矩琴畫之迹蓋今所謂大小  
篆者至秦而更以隸其後日以變革貴於速成而從其易又創為紙  
以易簡策是以天下簿書符檄繁多委靡而吏不能究姦人有以措  
其手足如使今世而尚用古之策書簡策則雖欲繁多其勢無由由  
此觀之則凡所以便利天下者是開詐偽之端也嗟夫秦既不可及  
矣苟後之君子欲治天下而惟便利之求則是引民而日趨於詐也  
悲夫

漢高帝

有進說於君者因其君之資而為之說則用力寡矣人唯好善而求  
名是故仁義可以誘而進不義可以劫而退若漢高帝起於草莽之  
中徒手奮呼而得天下彼知天下之利害與兵之勝負而已安知所  
謂仁義者哉觀其天資固亦有合於仁義者而不喜仁義之說如此  
小人終日為不義而至以不義說之則亦佛然而怒故當時之善說  
者未嘗敢言仁義與三代禮樂之教亦惟曰如此而為利如此而為

害如此而可知此而不可然後高帝擇其利與可者而從之蓋亦未嘗遲疑天下既平以愛故欲易太子大臣叔孫通周昌之徒力爭之不能得用留侯計僅得之蓋謂其善至此未嘗不以太息以為高帝最易曉者苟有以當其心彼無所不從蓋亦告之以呂后太子從帝起於布衣以至於定天下天下望以為君雖不肖而大臣心欲之如百歲後誰肯北面事戚姬子乎所謂愛之者抵以禍之嗟夫無有以奚齊卓子之所以死為高帝言者歟叔孫通之徒不足以知天下之大計獨有廢嫡立庶之說而欲持此以却之此固高帝之所輕為也人固有听不平使如意為天子惠帝為臣終權之徒固視而起如意安得而有之孰與其全安而不失為王之利也如意之為王而不允於死則亦高帝之過矣不少抑速之以泄呂后不平之氣而又厚封焉其為計不已踈乎或曰呂后懼高帝恐其為變故欲立趙王此又不然自高帝之時而言之計呂后之年當死於惠帝之手呂后雖悍亦不忍奪之其子以與姪惠帝既死而呂后始有邪謀此出於無聊

不蘇文粹卷下

八

耳而高帝安得逆知之且夫事君者不能使其心知其所以然以樂從吾說而欲以勢奪之亦已危矣如留侯之計高帝願戚姬悲歌而不忍特以其勢不得不從是以猶欲區區為趙王計使周昌相之此其心猶未悟以為一強項之周昌足以抗呂氏而捍趙王不知周昌激其怒而速之死耳古之善原人情而深識天下之勢者無如高帝然至此而惑亦無有以告之者悲夫

魏武帝

世之所謂智者知天下之利害而審乎計之得失如斯而已矣此其為智猶有所窮唯見天下之利而為之唯其害而不為則是有時而窮窮亦不能盡天下之利古之所謂大智者知天下利害得失之計而權之以人是故有所犯天下之至危而卒以成大功者此以其人權之輕敵者敗重敵者無成功何者天下未嘗有百全之利也舉事而待其百全則必有所格是故知吾之所以勝人而人不知其所以勝我者天下莫能敵之昔者曹孟德知統公必不能用官之奇齊鮑

叔知魯君必不能用施伯薛公知黥亦必不出於上策此三者皆危道也而直犯之彼不知用其計長又不知出吾之所忌是故不可以冒害而就利自三代之亡天下以詐力相行其道術政教無以相過而能者得之當漢氏之衰豪傑並起而圖天下二袁董卓呂孫為疆暴而孫權劉備又以區區於一隅其用兵制勝固不足以敵曹氏然天下終於分裂訖魏之世而不能一蓋嘗試論之魏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是故有所重發而喪其功有所輕為而至於敗劉備有蓋世之才而無應卒之機方其新破劉璋蜀人未附一日而四五驚斬之不能禁釋此時不取而後遂至於不敢加兵者終其身孫權勇而有謀此不可以懾勢恐喝取也魏武不用中原之長而與之爭於舟楫之間一日一夜行三百里以爭利犯此二敗以攻孫權是以喪師於赤壁以成吳之疆且夫劉備可以急取而不可以緩圖方其危疑之間卷甲而趨之雖兵法之所忌可以得志孫權者可以計取而不可以勢破也而欲以荆州新附之卒乘勝而取之彼非不知其難

不蘇文粹卷下

九

特欲僥倖於權之不敢抗也此用之於新造之蜀乃可以這故夫魏武重發於劉備而喪其功輕為於孫權而至於敗此不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之過歟嗟夫事之利害計之得失天下之能者舉知之而不能權之以人則亦紛紛焉或勝或負爭為雄雌而未見其能一也

魯隱公

魯隱公元年不書即位攝也公于翌請殺桓公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管仲老焉置體反諸公於桓而使賊殺公。歐陽子曰隱公非攝也使隱而果攝則春秋不書為公春秋書為公則隱公非攝無疑也。蘇子曰非也春秋信史也隱攝而桓弑者於史也詳矣周公攝而克復子者也以周公慶故不稱王隱公攝而不克復子者也以魯公慶故稱公史有謬國有廟春秋獨得不稱公平然則隱公之攝也禮歟曰禮也何自闕之曰闕之孔子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未生知如何



傷不食二毛欺諸侯人能給其死之臂以取食而能忍飢於委食者  
天下知其不情也桓文之師存亡繼絕猶不齒於仲尼之門况用人  
於表鬼以求霸而謂之王者之師可乎使鄒子有罪而討之雖蘇之  
猶釋之而况敢用諸淫昏之鬼乎以愚觀之宋襄公王莽之流襄公  
以諸侯為可以名得王莽以天下為可以文取也其得喪小大不同  
其不能欺天下則同也其不敵不列不能拒襄公之虐其抱孺子  
以泣不能蓋王莽之暴使莽無成則宋襄公襄公得志亦一莽也古  
人有言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襄公行王者之師猶足以當桓文  
之師一戰之餘救死扶傷不暇此獨安庸爾齊桓管文得管仲子犯  
以興襄公有一子魚不能用豈可同日而語哉自古失道之君如是  
者多矣死而論定未有如宋襄公之欺於後世者也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二十

三蘇文粹卷二十

十一

傷不食二毛欺諸侯人能給其死之臂以取食而能忍飢於委食者  
天下知其不情也桓文之師存亡繼絕猶不齒於仲尼之門况用人  
於表鬼以求霸而謂之王者之師可乎使鄒子有罪而討之雖蘇之  
猶釋之而况敢用諸淫昏之鬼乎以愚觀之宋襄公王莽之流襄公  
以諸侯為可以名得王莽以天下為可以文取也其得喪小大不同  
其不能欺天下則同也其不敵不列不能拒襄公之虐其抱孺子  
以泣不能蓋王莽之暴使莽無成則宋襄公襄公得志亦一莽也古  
人有言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襄公行王者之師猶足以當桓文  
之師一戰之餘救死扶傷不暇此獨安庸爾齊桓管文得管仲子犯  
以興襄公有一子魚不能用豈可同日而語哉自古失道之君如是  
者多矣死而論定未有如宋襄公之欺於後世者也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二十一  
東坡先生

論

伊尹

辨天下之大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  
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  
事有不足辦者矣今夫匹夫匹婦皆知潔廉忠信之為美也使其果  
潔廉而忠信則其智慮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唯其所爭者止  
於簞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則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鄉之人  
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不能辨一鄉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其不  
取者愈大則其所辦者愈遠矣讓天下與讓簞食豆羹無以異也治  
天下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簞  
食豆羹之積也天下之大是一鄉之推也非千金之子不能運千金

三蘇文粹卷二十一

一

之資販夫販婦得一金而不知其所措非智不若所居之卑也孟子  
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雖祿之天下弗受也夫  
天下不能動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臨大事而  
不亂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為異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  
富有所不屑將以自廣其心使窮達利害不能為之芥蒂以全其才  
而欲有所為耳後之君子蓋亦嘗有其志矣得失亂其中而榮辱奪  
其外是以役役至於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孔子叙書至於舜禹皋  
陶相讓之際蓋未嘗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之讓孔子  
安取哉取其不汲汲於富貴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夫太田之廢  
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為驚以臣放君天下不  
以為僭既放而復立太田不以為專何則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  
天下也彼其視天下眇然不足以動其心而豈忍以廢放其君求利  
也哉後之君子瞻常而習故備焉懼不免於天下為希闕之行  
則天下群起而誦之不知求其素而以為古今之樂時有所不可貴



亦已過矣夫

周公

論周公者多異說何也周公居禮之變而處聖人之不幸宜乎說者之異也凡周公之所為亦不得已而已矣若得已而不已則周公安得而為之成王幼不能為政周公執其權以王命賞罰天下是周公不得已者如此而已今儒者曰周公踐天子之位稱王而朝諸侯則是豈不可以已耶書曰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又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又曰周公曰王若曰則是周公未嘗踐天子之位而稱王也周公稱王則成王宜何稱將亦稱王耶將不稱耶不稱則是廢也稱王則是二王也而周公何以安之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儒者之患患在於名實之不正故亦有以文王為稱王者是以聖人為後世之儲君急於為王者耶天下雖亂有王者在而已自王雖聖人不能以服天下昔高帝擊滅項籍統一四海諸侯大臣相率而帝之然且辭以不德惟陳勝吳廣乃號稱乎急於自

蘇文粹卷三

二

王而謂文王亦為之耶武王伐商師渡孟津會於牧野其所以稱先君之命命於諸侯者蓋猶曰文考而已至于武成既以柴望告天百工奔走受命于周而後稱曰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由此觀之則武王不敢一日妄尊其先君而况於文王之自王乎詩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是亦追稱而已矣史記曰姬平采芣歸平田成子夫田常之時安知其為成子而稱之故凡以文王周公為稱王者皆過也蓋後世之篡君而為之藉也陳賈問於孟子曰周公使管蔡監商管蔡以商叛知而使之是不仁不知是不智孟子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從孟子之說則是周公未免於有過也夫管蔡之叛非逆也是其智不足以深知周公而已矣周公之誅非疾之也其勢不得不誅也故管蔡非所謂大惡也兄弟之親而非有大惡則其道不得不封管蔡之封在武王之世也武王之世未知有周公成王之事苟無周公成王之事則管蔡何從而叛周公何從而誅之故曰周公居禮之變而處聖人之不幸也

戰國任俠

春秋之末至於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客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劍扛鼎雞鳴狗盜之徒莫不須得羅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何可勝數趙王勾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家於薛齊樓下談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流耳陳餘號多士賓客斷養皆天下豪傑而田橫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見於傳記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半廢夫也此皆姦民蠹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

蘇文粹卷三

三

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貴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夫職則民靖矣四者雖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於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減始皇二世然嘗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多以容養之不夫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推食無能為者韓欲怨叛而莫為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則以客為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陷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者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摘項黃誠以老死於布褐乎抑將戰耕太息以俟將也秦之亂雖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幾渴之不知其特噬人所以始覺為吾不信也楚漢之禍生民塗炭矣矣無幾而



代相陳瑜從車千乘備禮為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公至密然吳淠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微慕之禍以為爵祿不能盡廢天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耶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嗚呼此豈秦漢之所及也哉

管仲

鄭太子華言於齊威公請去三族而以鄭為內臣公許之管仲不可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苟有蝶從之不亦可乎管仲曰君若緩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率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摠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公辭子華鄭伯乃受盟

蘇子曰大哉管仲之相威公也辭子華之請而不違曹沫之盟皆盛德之事也齊可以王矣恨其不學道不自誠意正心以刑其國使家有三歸之病而國有六變之禍故桓公不王而孔子小之然其于之

三蘇文粹卷三

四

也亦至矣曰威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曰仲尼之徒無道威文之事者孟子蓋過矣吾讀春秋以下史而得七人焉皆盛德之事可以為萬世法又得八人焉皆反是以為萬世戒故具論之太公之治齊也舉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慕桓之臣天下誦之齊其知之矣田敬仲之始生也周史巫之其奔齊也齊懿氏卜之皆知其當有齊國也墓祔之疑蓋萃於敬仲矣然威公管仲不以是廢之乃欲以為卿非威德能如此乎故吾以謂楚成王知晉之必霸而不殺重耳漢高祖知東南之必亂而不殺吳王漢晉武帝聞齊王佞之言而不殺劉元海符堅信王猛而不殺慕容垂唐明王用張九齡而不殺安祿山皆威德之事也而世之論者則以為此七人者皆失於不殺以廢亂晉以謂不然七人者皆自有以致敗亡非不殺之過也齊景公不繁刑重賦雖有田氏齊不可取楚成王不用子玉雖有晉文公兵不敗漢景帝不害吳太子不用羅錯雖有吳王濞無自發晉武帝不害吳太子不用羅錯雖有

左雖有慕容垂不能叛明皇不用李林甫楊國忠雖有安祿山亦何能為秦之由余漢之金日磾唐之李光弼渾瑊之流皆蕃種也何負於中國哉而獨殺元海祿山乎且夫自今而言之則元海祿山死有餘罪自當時而言之則不免為殺無罪豈有天子殺無罪而不得罪於天者上夫其道塗之人皆敵國也天下豪傑其可勝統乎漢景帝以軟鞅而殺周亞夫曹操以名重而殺孔融晉武帝以財龍而殺嵇康晉景帝亦以名重而殺夏侯玄宋明帝以族大而殺王彧齊後主以諛言而殺斛律光唐太宗以讒而殺李君羨武后亦以諛言而殺裴炎世皆以為非也此八人者當時之慮豈非憂國備亂與安元海祿山者同乎又矣世之以成敗為是非也故夫嗜殺人者必以鄒侯不殺楚子為口實以鄒之微無故殺大國之君使楚人舉國而仇之其亡不愈速乎吾以謂為天下如養生愛國備亂如服藥養生者不過慎起居飲食節聲色而已節慎在未病之前而服藥在已病之後今吾憂寒疾而先服烏喙憂熱疾而先服甘遂則病未作而藥殺人矣彼八人者皆未病而服藥者也

三蘇文粹卷三

五

管仲

管仲周官司馬法得軍旅什伍之數其後讀管夷吾書又得管子所以變周之制蓋王者之兵出於不得已而非以求勝敵也故其為法要以求勝而已至於桓文非決勝無以定霸故其法在必勝繁而曲者所以為不可敗也簡而直者所以為必勝也周之制萬二千五百人而為軍萬之有二千二千之有五百其數奇而不齊唯其奇而不齊是以知其所以為繁且曲也今夫天度三百六十均之十二辰辰得三十者此其正也五日四分之一者此其奇也使天度而無奇則千載之日雖婦人孺子皆可以坐而計唯其奇而不齊是故巧曆有所不能盡也聖人知其然故為之章會統元以盡其數以極其變司馬法曰五人為伍五伍為兩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二百五十人取三焉而為奇其餘七以為正四奇四正而八陣生焉夫以萬二千五百人而均之八陣之中宜其有奇而不齊者是以多為之也所以

盡其數以極其變鈞聯蹕各有條理故三代之興治其兵農軍賦皆數十年而後得志於天下自周之亡秦漢陳法不復三代其後諸葛孔明獨識其遺制以為可用以取天下然相持數歲魏人不敢決戰而孔明亦卒無尺寸之功豈八陣者先王所以為不可敗而非以逐利爭勝者耶若夫管仲之制其兵可謂截然而易曉矣三分其國以為三軍五人為軌軌有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有長十連為鄉鄉有鄉良人五鄉一帥萬人為一軍公將其一高子國子將其二三軍三萬人如貫繩如畫棋局踈暢洞達雖有智者無所施其巧故其法令簡一而民有餘力以致其死者管仲讀左氏春秋以為丘明最好兵法蓋三代之制至於列國猶有存者以區區之鄰而魚麗鵝鶴之陣見於其書及至管仲相威公南伐楚北伐孤竹九合諸侯威震天下而其軍壘陣法不少驟見者何哉蓋管仲欲以歲月服天下故變古司馬法而為是簡略速勝之兵是以莫得而見其法也其後吳晉爭長於黃池王孫維教夫差以三萬人壓晉壘而陣百人為行百行為陣陣皆微行無有隱蔽援桴而鼓之勇怯甚應三軍皆譁晉師大駭卒以得志由此觀之不簡而直不可以決勝深惟後世不達繁簡之宜以取敗亡而八百什伍之數與管子所以治齊之兵者雖不可盡用而其近於繁而曲者以之固守近於簡而直者以之決戰則庶乎其不可敗而有所必勝矣

蘇文粹卷三十一

六

范文字

鄢陵之役楚展壓晉師而陣諸將請從之范文子獨不欲蘇子曰料敵勢強弱而知師之勝負此將率之能也不求一時之功愛君以德而全其宗嗣此社稷之臣也鄢陵之役范文子獨不欲戰晉卒敗楚范文子疑若懦而無謀者矣然不及一年三郤誅厲公賦胥童死驪書中行偃幾不免於禍晉國大亂鄢陵之功實使之然也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之功聖人所甚懼也明月之珠夜光之璧無因而至前匹夫猶或拔劍而况非常之功乎故聖人必

自反曰此天之所以厚於我乎抑天之禍予也故雖有大功而不忘戒懼中常之主銳於立軍忽於天戒日暮于戈而殘民以逞天欲全之則必折其萌芽挫其鋒芒使知其所悔天欲亡之則必先之以美利誘之以得志使之有功以驕士玩於寇讎而侮其民人至於亡國殺身而不悟者天絕之也嗚呼小民之家一朝而獲千金非有大福必有大咎何則彼之所獲者終日勤勞不過數金耳所得者微故所用狹無故而得千金豈不驕其志喪其所守哉由是言之天下者得之艱難則失之不易得之既易則失之亦然漢高皇帝之得天下親冒矢石與秦爭轉戰五年未嘗得志比定天下復有平城之圍故終其身不事遠略民亦不勞繼之文景不言兵唐太宗舉晉陽之師破竇建德虜王世充所過者下易於破竹然天下始定外攘四夷伐高昌破突厥終其身師旅不解幾至於亂者以其親見取天下之易也故兵之勝敗足以為國之強弱而國之強弱足以為治亂之兆蓋有勝而亡有敗而興者矣會稽之棲而勾踐以伯黃池之會而夫差

蘇文粹卷三十一

七

以亡有以使之也夫號公敗戎于桑田晉上偃知其必亡曰是天奪之鑿而益其疾也晉果滅號此范文子所以不得不諫諫而不納而又有功敢逃其死哉彼其不死則厲公逞志必先圖於范氏趙盾之事可見矣趙盾雖免於死而不免於惡名則范文子之智過於趙盾子遠矣

伍子胥

楚平王既殺伍奢伍尚而伍子胥亡入吳事吳王闔閭及楚平王卒子昭王立後子胥與孫武與兵及唐蔡伐楚夾漢水而陣楚大敗於是吳王乘勝而前五戰遂至郢楚昭王出亡吳兵入郢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以報父兄之讎

蘇子曰子胥種蠶皆人傑而楊雄曲士也欲以區區之學取此三人者以三諫不去鞭尸藉館為子胥之罪以不覆諫勾踐而栖之會稽為種蠶之過雄聞古有三諫當去之說即欲以律天下士豈不陋

謂三諫而去為人臣交淺者言也如宮之奇洩治乃可耳至如子胥  
吳之宗臣與國存亡者也去將安往哉百諫不聽繼之以死可也孔  
子去魯未嘗一諫又安用三父受誅子復離禮也生則斬首死則鞭  
尸發其至痛無所擇也是以昔之君子皆哀而恕之唯獨非人子乎  
至於籍館廬廬與羣臣之罪非子胥意也勾踐困於會稽乃能用二  
子若先戰而疆諫以死之則雄又當以子胥之罪罪之矣此皆兒童  
之見無足論者不及三子之見誣故為一言

范蠡

越既滅吳范蠡以為勾踐為人長頸鳥喙可以止患難不  
可與共逸樂乃以其私徒屬浮海而行至齊以著道大夫  
種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子可以去矣

蘇子曰范蠡獨知其君而已以吾相蠡亦鳥喙也夫好貨天下  
賊士也以蠡之賢豈聚歛積寶者何至耕於海濱父子力作以營  
金屨散而復積此何為者哉豈非才有餘而道不足故功成身遂身

三蘇文粹卷三

退而心終不能自放者乎使勾踐有大度能始終用蠡亦非清淨  
無為以老於越者也吾故曰蠡亦鳥喙也魯仲連既退秦軍平原君  
欲封連以千金為壽笑曰所貴於天下士者為人排難解紛而無所  
取也即有取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為也遂去終身不復見逃隱於海  
上曰吾與富貴而誑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使范蠡之去如仲  
連則去聖人不遠矣嗚呼春秋以來用捨進退未有如蠡之全者也  
而不足於此吾是以累歎而深悲焉

商君

商鞅用於秦穰法法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  
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秦人富穰天子  
致昨於孝公諸侯畢賀

蘇子曰此皆戰國之游士邪說論而司馬遷關於大道取以為史  
吾常以為遷有大罪二其先黃老後六經退處士進姦雄蓋其小  
者耳所謂大罪二則論商鞅彘弘羊之功也自漢以來學者靡言商

鞅彘弘羊而世主獨甘心焉皆陽諱其名而陰用其實其者別名實  
皆宗之庶幾其成功此則司馬遷之罪也秦固天下之疆國而考公  
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不為聲色畋游之所敗雖微商鞅有  
不富彘乎秦之所以富彘者孝公務本力穡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  
功也而秦之所以見疾於民如豺虎毒藥一夫作難而子孫無遺種  
別鞅彘使之至於彘弘羊斗筭之才穿窬之智無足言者而遷解之  
曰不加賦而上用足善乎司馬光之言也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  
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  
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也二子之名在天  
下者如蛆蠅蠶織也言之則污口舌書之則汙簡牘二子之術用於  
世者滅國殘民覆族亡軀者相踵也而世主獨甘心焉何哉樂其言  
之便已也夫堯舜禹世主之師也諫臣拂士世主之藥石也恭儉  
慈儉勤勞憂畏世主之繩約也今使世主日臨父師而親聽言履繩  
約非其所樂也故為商鞅彘弘羊之術者必先鄙堯舜而陋禹也

三蘇文粹卷三

九

曰所謂賢主者專以天下適己而已此世主之所以人人甘心而不  
悟也世有食鍾乳鳥喙而縱酒色以求長年者蓋始於何晏晏少而  
富貴故服寒食散以濟其欲無足怪者彼其所為足以殺身滅族者  
日相繼也得死於寒食散豈不幸哉而吾獨何為效之世之服寒食  
散且甘嘔血者相踵也用商鞅彘弘羊之術破國亡宗者皆是也然  
而終不悟者樂其言之美便而忘其禍之慘烈也

論  
樂毅

自知其可以王而王者三王也自知其不可以王而霸者五霸也或  
者之論曰圖王不成其弊猶可以霸嗚呼使齊桓晉文而行湯武之  
事將求亡之不暇雖欲霸可得乎夫王道者不可以小用也夫用則  
王不用則亡昔者徐偃王宋襄公嘗行仁義矣然終以亡其身喪其  
國者何哉其所施者未足以充其求也故夫有可以得天下之道  
而無取天下之心乃可與言王矣范蠡留侯雖非湯武之佐然亦可  
謂剛毅果敢卓然不惑而能有所必為者也觀吳王困於姑蘇之上  
而求求請命於勾踐勾踐欲赦之彼范蠡留侯以為不可援擇進兵  
卒列其頸項籍之解而東高帝亦欲罷兵歸國留侯諫曰此天亡也  
急擊勿失此二人者以為區區之仁義不足以易吾之大計也嗟夫

樂毅戰國之雄

樂毅戰國之雄未知大道而竊嘗聞之則足以正其身而已矣論者  
以為燕惠王不自用又聞以驪劫代將卒走樂生此其所以無成者  
出於不幸而非用兵之罪然當時使昭王尚在又聞不得行樂毅終  
亦必敗何者燕之并齊非秦楚三晉之利今以百萬之師攻兩城之  
殘寇而數歲不決師老於外此必有棄其虛者矣諸侯乘之於內齊  
擊之於外當此時雖太公穰苴不能無取然樂毅以百倍之眾數歲  
而不能下兩城者非其智力不足蓋欲以仁義服齊之民故不忍急  
攻而至於此也夫以齊人苦溲王之疆暴樂毅而退而休兵治其政  
令寬其賦役及其田里安其老幼使齊人無復鬪志則田單者獨誰  
與戰哉奈何以百萬之師相持而不決此固所以使齊人得徐而為  
之謀也嘗戰國時兵彊相吞者豈獨在我以燕齊之眾壓其城而急  
攻之可滅此而後食其誰曰不可嗚呼欲王則王不王則審所處無  
使兩失焉而為天下笑也

孫武一

古之言兵者無出於孫子矣利害之相權奇正之相生戰守攻圍之  
法蓋以百數雖欲加之而不知所以加之矣然其所短者智有餘而  
未知其所以用智此豈非其所大闕歟夫兵無常形而逆為之形勝  
無常處而多為之地是以其說屢變而不同縱橫委曲期於避害而  
就利雖然激之而聽用者之自擇也是故不難於用而難於擇擇之  
為難者何也銳於西而忘於東見其利而不見其所窮得其一說而  
不知其又有一說也此豈非用智之難歟夫智本非所以教人以智  
而教人者是君子之爭於有功也變詐汨其外而無守於其中則是  
五尺童子皆欲為之使人勇而不自知貪而不顧以陷於難則有之  
矣深山大澤有天地之寶無意於寶者得之操舟於河舟之逆順與  
水之曲折志於水者見之是故惟天下之至廉為能貪惟天下之至  
靜為能勇惟天下之至信為能詐何者不役於利也夫不役於利則  
其見之也明見之也明則其發之也果古之善用兵者見其害而後  
見其利見其敗而後見其成其心閑而無事是以若此明也不然兵

孫武二

未交而先志於得則將臨事而惑雖有大利尚安得而見之若夫聖  
人則不然居天下於貪而自居於廉故天下之貪者皆可得而用居  
天下於勇而自居於靜故天下之勇者皆可得而役居天下於詐而  
自居於信故天下之詐者皆可得而使天下之人欲有功於此而即  
以此自居則功不可得而成是故君子居晦以御明則明者畢見居  
陰以御陽則陽者畢去夫然後孫子之智可得而用也易曰介于石  
不終日正吉君子方其未發也介然如石之堅若將終身焉者及其  
發也不終日而作故曰不役於利則其見之也明見之也明則其發  
之也果夫世俗之論則不然曰兵者詭道也非貪無以取非勇無  
以得非詐無以成廉靜而信者無用於兵者也嗟夫世俗之流行則  
天下紛紛乎如鳥獸之相搏嬰兒之相擊強者傷弱者廢而天下之  
亂何從而已乎

孫武二

夫武戰國之將也知為吳慮而已矣是故以將用之則可以君用之

則不可今其書十三篇小至部曲營壘器械之間而大不過於攻城拔國用間之際蓋亦盡於此矣天子之兵天下之勢武未及也其書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為君而言者有已而己為天子之兵莫大於御將天下之勢莫大於使天下樂戰而不好戰夫天下之患不在於寇賊亦不在於敵國患在於將帥之不力而以寇賊敵國之勢內邀其君是故將帥多而敵國愈強兵加而寇賊愈堅敵國愈強而寇賊愈堅則將帥之權愈重將帥之權愈重則爵賞不得不加夫如此則是盜賊為君之患而將帥利之敵國為君之讎而將帥幸之舉百倍之勢而立毫芒之功以藉其口而邀利於其上如此而天下不亡者特有所待耳昔唐之亂始於明皇自肅宗復兩京而不能乘勝并力蓋取河北之盜德宗收洛博幾定魏地而不能斬田悅於孤窮之中至於憲宗天下略平矣而其餘孽之存者終不能盡去夫唐之所以屢興而終莫之振者何也將帥之臣養寇以自封也故曰天子之兵莫大於御將御將之術開之以其所利而授之以其所忌

蘇文粹卷十一

三

如良醫之用藥烏喙蝮蝎皆得自效於前而不致肆其毒何者授之以其所畏也憲宗將討劉闢以為非高崇文則莫可用而劉闢者崇文之所忌也故告之曰闢之不克將濼實汝代是以崇文決戰不旋踵擒劉闢此天子御將之法也夫使天下樂戰而不好戰者何也天下不樂戰則不可與從事於危好戰則不可與從事於安昔秦人之法使吏士自為戰戰勝而利歸於民所得於敵者即以有之使民之所以養生送死者非彼敵無由取也故其民以好戰并天下而亦以云夫始皇雖已墜名城殺豪傑銷鋒鏑而民之好戰之心置然其未已也是故不可與休息而至於云若夫王者之民要在於使之知愛其上而離其敵使之知其上之所以驅之於戰者凡皆以為我也是以樂其戰而甘其死至於其戰也務勝敵而不務得財其實也發公室而行之於廟使其利不在於殺人是故其民不志於好戰夫然後可以作之於安居之中而休之於爭奪之際可與安可與危而不可亂此天下之勢也

范增

漢用陳平計間陳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拘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

蘇子曰增之去奪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蚤耳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君人之度也增為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與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執義帝且義帝之立增為謂封義帝之存亡豈獨為楚之戚哀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誠義帝之兆也其殺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野主也獨遺沛公入關而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為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既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為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則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

蘇文粹卷十一

甲

留侯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於魯於杞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

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世不察以爲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甚當留韓之亡秦之方威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貴者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於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爲伊尹太公之謀而待出於荆軻蕭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之老人所爲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捨之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一年而不勸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爲子房才力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捷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機

全錄文粹卷五

五

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帝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然也觀夫高祖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立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彊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爲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爲子房歟

賈誼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時人皆有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皆其自取也愚觀賈生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之何以遠過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然則是天下無義終不可以有所爲耶仲尼聖人歷試於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強扶持庶幾一日得行其道

將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畫猶曰王其庶幾召我君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孫丑問曰夫子何爲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捨我其誰哉而吾何爲不豫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之果不足與有爲而可以無憾矣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用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夫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灌嬰連兵數十萬以決劉呂之雄雌又皆高帝之舊將此其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爲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唯吾之所欲爲不過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爲人痛哭哉觀其過湘爲賦以弔屈原紆鬱憤悶超然有遠舉之志其後卒以自傷哭泣至於天絕是亦不善處窮者也夫謀之一不見用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

全錄文粹卷五

六

而識不足也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遺俗之累是故非聰明睿哲不惑之主則不能全其用古今稱符堅得王猛於草莽之中一朝盡斥去其舊臣而與之謀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以此哉愚深悲賈生之志故備論之亦使人君得如賈誼之臣則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見用則憂傷病沮不能復振而爲賈生者亦慎其所發哉

蠶錯

天下之患最不可爲者名爲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爲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殫爲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唯仁人君子秉傑之士爲能出身爲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彊暮月之間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能免難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昔者蠶錯盡忠爲漢謀弱山東之諸侯諸侯並起以誅錯爲名而天子不察以錯爲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而不知錯之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

事者不唯其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繫龍門  
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衝衝突可畏之患唯  
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為之所是以得至於成功夫以七  
國之疆而驟削之其為礙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指其身為天下當  
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為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  
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已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  
與居守之至安已為難首擇其至安而遺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  
士所以憤惋而不平者也當此之時雖無秦蓋錯亦未免於禍何者  
已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  
是以秦盜之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厲東  
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待之以為無恐雖有百秦蓋  
可得而問哉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為自全之計使  
錯自將而擊吳楚未必無功唯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故臣得  
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

蘇文粹卷三十一

七

霍光

古之人惟漢武帝號知人蓋其平生所用文武將帥郡國邊鄙之臣  
左右侍從陰陽律曆博學之士以至錢穀小吏治刑獄使絕域者莫  
不獲盡其才而各當其處然猶有所試其功效者見天下之所共知  
而信者至於霍光先無尺寸之功而才氣數術又非有以大過於羣  
臣而武帝擢之於稠人之中付以天下後世之重而霍光又能忘身  
一心以輔幼主處於廢立之際其舉措其闕而不亂此其故何也夫  
欲有所立於天下擊搏進取以求非常之功者則必有卓然可見之  
才而後可以有望於其成至於裨社稷託幼子此其難者不在乎才  
而在乎節不在乎節而在乎氣天下固有能辦其事者矣然才高而  
位重則有僥倖之心以一時之功而易萬世之患故曰不在乎才而  
在乎節古之人有失之者司馬仲達是也天下亦有忠義之士可託  
以死生之間而不忍看者矣然猶介廉潔不為不義則輕死而無謀  
能救其身而不能全其國故曰不在乎節而在乎氣古之人有失之

者晉荀息是也夫霍光者才不足而氣節有餘此武帝之所為取也  
書曰如有一臣斷斷乎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  
若已有之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保我  
子孫黎民嗟夫此霍光之謂歟使霍光而有他技則其心安能休休  
焉谷天下之才而樂天下之彥聖不忌不克若自己出哉才者爭之  
端也夫惟聖人在上驅天下之人各走其職而爭用其所長苟以人  
臣之勢而居於廊廟之上以捍衛幼冲之君而以其區區之才與天  
下爭能則姦臣小人以乘其隙而奪其權矣霍光以匹夫之微而  
操生殺之柄威蓋人主而貴震於天下其所以歷事三主而終其身  
天下莫與爭者以其無他技而武帝亦以此取之歟

諸葛亮

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也取之以詐力守之以詐力者秦也  
以秦之所以取取之以周之所以守守之者漢也仁義詐力雜用以  
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曹操因衰乘危得逞其志孔明耻之

蘇文粹卷三十一

八

欲信大義於天下當此時曹公威震四海東據許南牧荆豫孔明  
之所持以勝之者獨以其區區之忠信有以激天下之心耳夫天下  
廉隅節槩慷慨死義之士固非心服曹氏也特以威劫而羸臣之聞  
孔明之風宜其千里之外有響應者如此則雖無措足之地而天下  
固為之用矣且夫殺一不義而得天下有所不為而後天下忠臣義  
士樂為之死劉表之喪先主在荆州孔明欲襲殺其孤先主不忍也  
其後劉璋以好逆之至蜀不數月扼其吭拊其背而奪之國此其與  
曹操異者幾希矣曹操之不敵天下之所知也言兵不若曹操之多  
言地不若曹操之廣言戰不若曹操之能而有以一勝之者區區之  
忠信也孔明遷劉璋既已失天下義士之望乃始治兵振旅為仁義  
之師東嚮長驅而欲天下響應蓋已難矣曹操既死子丕代之當此  
之時可以計破也何者操之臨終召丕而屬之植不嘗不以譚尚為  
戒也而不與植終於相殘如此其父子兄弟且為寇讎而况能以  
得天下英雄之心哉此有可問之勢不過捐數十萬金使其大臣肯



肉內自相殘然後舉兵而代之此高祖所以滅項籍也孔明既不能全其信義以服天下之心又不能奮其智謀以絕曹氏之手足宜其屢戰而屢却哉故夫敵有可間之勢而不間者湯武行之爲大義非湯武而行之爲失機此仁人君子之大患也呂温以爲孔明承桓靈之後不可彊民以思漢欲其播告天下之民且曰曹氏利汝吾事之宜女吾誅之不知蜀之與魏果有以大過之乎苟無以大過之而又決不能事魏則天下安肯以空言誅動哉嗚呼此書生之論可言而不可用也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二十二

三蘇文粹卷三十二

九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二十三  
東坡先生

論

孔子

魯定公十三年孔子言於公曰臣無職甲大夫無百維之城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季氏將墮費公山弗叔孫輒率費人襲公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比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歛處又以成叛公圍成弗克或曰殆哉孔子之爲政也亦危而難成矣孔融曰古者王畿千里蒙內不以封建諸侯曹操疑其論建漸廣遂殺融融特言之耳安能爲哉操以爲天子有千里之畿將不利已故殺之不旋踵季氏親逐昭公公死於外從公者皆不敢入韃子家羈亦亡季氏之忌克故害如此雖地勢不及曹氏然君臣

三蘇文粹卷三十三

相猜蓋不減操也孔子安能以是時隨其名都而出其職甲也哉考於春秋方是時三桓雖若不悅然莫能違孔子也以爲孔子用事於魯得政與民而三桓畏之歟則季桓子之受女樂也孔子能却之矣彼婦之口可以出走是孔子畏季氏季氏不畏孔子也夫孔子盍姑修其政刑以俟三桓之隙也哉

蘇子曰此孔子之所以聖也蓋田氏六卿不服則齊晉無不亡之道三桓不臣則魯無可治之理孔子之用於世其政無急於此者矣彼魯與者亦知之曰田氏之僭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齊景公曰善哉吾令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樂能知之而莫能爲之嬰非不賢也其浩然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塞乎天地之間者不及孔孟也孔子以羈旅之臣得政期月而能舉治世之禮以律亡國之臣墮名都出職甲而三桓不疑其害已此必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孔子之聖見於行事至此爲無疑也嬰之用於齊也



又於孔子魯公之信其臣也愈於定公而田氏之禍不少衰吾是以知孔子之難也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卒十四年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請討之吾是以知孔子之欲治列國之君臣使如春秋之法者至於老且死而不忘也或曰孔子知哀公與三子之必不從而以禮告也歟曰否孔子實欲伐齊孔子既告公公曰魯為齊弱又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子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豈禮告而已哉哀公患三桓之偏常欲以越伐魯而去之夫以蠻夷伐國民不予也魯如出公之事斷可見矣豈若從孔子而伐齊乎若從孔子而伐齊則凡所以勝齊之道孔子任之有餘矣既克田氏則魯之公室自張三桓不治而自服也此孔子之志也

子思

昔者夫子之文章非有意於文是以未嘗立論也所得而言者唯其歸於至當斯以為聖人而已矣夫子之道可由而不可知可言而不可議此其不爭為區區之論以聞是非之端是以獨得不廢以與天下後世為仁義禮樂之主夫子既沒諸子之欲為善以傳於後世者其爭皆存乎為文及汲乎唯恐其泯沒而莫吾知也是故皆善立論論立而爭起自孟子之後至於荀卿楊雄皆務為相攻之說其餘不足數者紛紜於天下嗟夫夫子之道不幸而有老聃莊周楊朱墨翟田駘騶慎到申不害韓非之徒各持其私說以攻乎其外天下方將惑之而未知其所適從奈何其弟子門人又內自相攻而不決于載之後學者愈衆而夫子之道益晦而不明者由此之故歟昔三子之爭起於孟子孟子曰人之性善是以荀子曰人之性惡而楊子又曰人之性善惡混孟子既已據其善是故荀子不得不不出於惡人之性有善惡而已二子既已據之是以楊子亦不得不出於善惡混也為論不求其精而務以為異於人則紛紛之說未可以知其所止且夫夫子未嘗言性也蓋亦嘗言之矣而未有必然之論也孟子之所謂性善者皆出於其師子思之書皆聖人之微言焉論孟子

蘇文粹卷三

二

得之而不善用之能言其道而不知其所以為言之名譽天下之大而必之以性善之論昭昭乎自以為的於天下使天下之過者莫不欲援弓而射之故夫二子之為異論者皆孟子之過也若夫子思之論則不然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可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聖人之道造端乎夫婦之所能行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是以學者之所能行是以天下無不可學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是以學者不知其所窮夫如是則惻隱足以為仁而仁不止於惻隱羞惡足以為義而義不止於羞惡此不亦孟子之所以為性善之論歟子思論聖人之道出於天下之所能行而孟子論天下之人皆可以行聖人之道此無以異者而子思取必於聖人之道孟子取必於天下之人故夫後世之異議皆出於孟子而子思之論天下同是而莫或非焉然後知子思之善為論也

孟軻

昔者仲尼自衛及魯網羅三代之舊聞蓋經禮三自曲禮三千終年不能究其說夫子謂子貢曰賜爾以吾為多學而識之者與非也子一以貫之天下若其難而莫之能用也不知夫子之有以貫之也是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法度禮樂刑政與當世之賢人君子百氏之書百工之技藝九州之內四海之外九夷八蠻之事荒忽誕謾而不可考者雜然皆列乎會中而有卓然不可亂者此固有以一之也是以博學而不亂深思而不惑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蓋嘗求之於六經至於詩與春秋之際而後知聖人之道始終本末各有條理夫王化之本始於天下之易行天下固知有父子也父子不相賊而足以為孝矣天下固知有兄弟也兄弟不相奪而足以為悌矣孝悌足而王道備此固非有深遠而難見勤苦而難行者也故詩之為教也使人歌舞佚樂無所不至要在於不失正焉而已矣雖然聖人固有所甚畏也一失容者禮之所由廢也一失言者義之所由亡也君臣之相讓上下之相殘天下大亂未嘗不始於此道是故春秋

蘇文粹卷三

三

得之而不善用之能言其道而不知其所以為言之名譽天下之大而必之以性善之論昭昭乎自以為的於天下使天下之過者莫不欲援弓而射之故夫二子之為異論者皆孟子之過也若夫子思之論則不然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可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聖人之道造端乎夫婦之所能行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是以學者之所能行是以天下無不可學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是以學者不知其所窮夫如是則惻隱足以為仁而仁不止於惻隱羞惡足以為義而義不止於羞惡此不亦孟子之所以為性善之論歟子思論聖人之道出於天下之所能行而孟子論天下之人皆可以行聖人之道此無以異者而子思取必於聖人之道孟子取必於天下之人故夫後世之異議皆出於孟子而子思之論天下同是而莫或非焉然後知子思之善為論也

力爭於毫釐之間而深明乎疑似之際然其有所必不可為也不  
觀於詩無以見王道之易不觀於春秋無以知王政之難自孔子沒  
諸子各以所聞著書而皆不得其源流故其言無有統要若孟子可  
謂深於詩而長於春秋者矣其道始於至粗而極於至精充乎天地  
放乎四海而毫釐有所必計至寬而不可犯至密而可樂者此其中  
必有所守而後世或未之見也且孟子嘗有言矣人能充其無欲害  
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其無欲為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  
用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結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結  
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唯其不為穿窬也而義至於不可勝用唯其  
未可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也而其罪遂至於穿窬故曰其道始  
於至粗而極於至精充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釐有所必計嗚呼  
其所以為孟子歟後之觀孟子者無觀之他亦觀諸此而已矣

荀卿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

三蘇文粹卷三

四

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  
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  
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為  
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為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貢之辯冉有  
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毋不為夫  
子之所悅頹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衆人者而夫子亟稱  
之且夫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亦觀其意之所嚮而已夫子  
以為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為不義者矣是故  
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為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昔者常  
怪李斯專苟卿既而焚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  
啻若寇讎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  
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豈為異說而不讓敢為高論而不顧者也其  
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  
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君子如

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偽也由是觀之意其為  
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之  
為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  
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  
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滅三代之諸侯  
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  
自是其愚以為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  
而荀卿亦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荀  
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  
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荀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尚  
安以求異為哉

楊雄

昔之為性論者多矣而不能定于一始孟子以為善而荀子以為惡  
揚子以為善惡混而韓愈者又取夫三子之說而折之以孔子之論

三蘇文粹卷三

五

雖性以為三品曰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以為三子者  
皆出乎其中而遺其上下而天下之所謂是者於愈之說多為嗟夫是  
未知乎所謂性者而以夫才者言之夫性與才相近而不同其列不  
齊若白黑之異也聖人之所與小人共之而皆不能逃焉是所謂  
性也而其才固將有所不同今夫未得土而後生雨露風氣之所養  
暢然而遂茂者是木之所同也性也而至於堅者為穀柔者為輪大  
者為楹小者為桶桶之不可以為楹輪之不可以為穀是豈其性之  
罪耶天下之言性者皆雜乎才而言之是以紛紛而不能一也孔子  
之所謂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者是論其才也而至於  
言性則未嘗斷其善惡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而已韓愈之說則又  
有甚者雖性以為性而合才以為性是故其論終其能通彼以為性  
者果泊然而無為耶則不當復有善惡之說苟性而有善惡也則大  
所謂情者乃吾所謂性也人生而莫不有儀象之患此性之欲也告  
乎人曰饑而食渴而飲男女之欲不出於人之性也可乎是天下知

其不可也聖人無是無由以為聖而小人無是無由以為惡聖人以  
其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御之而之乎善小人以是七者御之而之  
乎惡由此觀之則夫善惡者性之所能之而非性之所能有也且夫  
言性者安以其善惡為哉雖然揚雄之論則固已近之曰人之性善  
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此其所以為異者唯其不  
知性之不能以有夫善惡而以善惡之皆出乎性也而已夫太古  
之初本非有善惡之論唯天下之所同安者聖人指以為善而一人  
之所獨樂者則名以為惡天下之人固將即其所樂而行之孰知夫  
聖人唯其一人之獨樂不能勝天下之所同安是以有善惡之辨而  
論性之意將以善惡為聖人之私說不已疎乎而韓愈又欲以書傳  
之所開一人之事迹而折夫三子之論區區乎以後稷之岐疑文王  
之不勤馨蘇管蔡之迹而明之聖人之論性也將以盡萬物之理與  
衆人之所共知者以折天下之疑而韓愈欲以一人之才定天下之  
性且其言曰今之言性者皆雜乎佛老愈之說以為性之無與乎情  
而喜怒哀樂皆非性者是愈流入於佛老而不自知也

韓愈

蘇文卷三

六

聖人之道有趨其名而好之者有安其善而樂之者珠璣象犀天下  
莫不好奔走出力爭鬪奪取其好之不可謂不至也然不知其所以  
好之之實至於粟米蔬肉桑麻布帛天下之人內之於口而知其所  
以為美被之於身而知其所以為安此非有所役乎其也韓愈之  
於聖人之道蓋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樂其善向者其為論甚高其  
待孔子孟軻甚尊而拒揚墨佛老甚嚴此其用力亦不可謂不至也  
然其論至於理而不精支離蕩佚往往自叛其說而不知昔者宰我  
子貢有若更稱其師以為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之盛雖堯舜之賢  
亦所不及其善道好學亦已至矣然而君子不以為貴曰宰我子貢  
有若智足以知聖人之汗而已矣若夫淵淵豈亦云爾哉蓋亦曰夫  
子循循焉善誘人由此觀之聖人之道果不在於張而大之也韓愈  
者知好其名而未能樂其善者也愈之原人曰天者日月星辰之主

也地者山川草木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  
為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夫聖人之所為異  
乎善者以其有別焉耳今愈之言曰一視而同仁則是以待人之道  
待夷狄待禽獸之道待禽獸也而可乎教之使有能化之使有知是  
待人之仁也薄其禮而致其情不責其去而厚其來是待夷狄之仁  
也殺之有時而用之有節是待禽獸之仁也若之何其一之儒墨之  
相戾不啻若胡越而其疑似之間相去不能以髮宜乎愈之以為一  
也孔子曰汎愛衆而親仁仁者之為親則是孔子不兼愛也祭如在  
祭神如神在神不可知而祭者之心以為如其存焉則是孔子不明  
鬼也儒者之患患在於論性以為喜怒哀樂皆出於情而非性之所  
有夫有喜有怒而後有仁義有哀有樂而後有禮樂以為仁義禮樂  
皆出於情而非性則是相率而叛聖人之教也老子曰能嬰兒乎喜  
怒哀樂苟不出乎性而出乎情則是相率而為老子之嬰兒也儒者  
或曰老易夫易言老子之徒舉而儒者至有以老子說易則是雜性  
以為情者其弊固至此也嗟夫君子之為學知其人之所長而不知  
其弊豈可謂善學耶

蘇文卷三

七

韓非

聖人之所為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  
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為虛無淡泊  
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紛然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湯  
然莫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千室生之分此不得志於天  
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難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  
無惡於天下自老聃之死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者書言治天下無若  
刑名之賢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  
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  
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  
於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不敢與  
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

之間汎汎乎若萍游於江湖而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息不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夫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未為其說而不得其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為殘忍而無疑今天夫不忍殺入而不足以為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入不足以為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眇然若不足為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歟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戮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嘗讀而思之車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為申韓由三代之衰至于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奈何其不為之所也

蘇文粹卷三

蘇先生文粹卷第二十三

蘇先生文粹卷第二十四

東坡先生

策

御試制科

策問

皇帝若曰朕承祖宗之大統先帝之休烈深惟寡昧未燭於理志勤道遠治不加進風興夜寐于茲三紀朕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整田野雖闕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微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具戶罕可封之俗士忽借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虞尚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為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為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叙法寬濫吏不知懼縲繫者衆愁歎者多仍歲以來災異數見六月壬子日蝕于朔淫雨過節燥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水患厥咎深切在予憂不虛生緣政而起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謀變其令於經平方感夏之時論囚報重其於古乎京師諸夏之根本則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蒙有儲差不度治寬先內或曰何以為京師政在撫姦或曰不可撓獄市推舉前世探親治迹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弊治差不同王政所由形于詩道周公幽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周以采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眾也何陳平之對謂富貴之內史韋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錢寬之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卷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陸守禦之方圖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富人強國尊君重朝損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

蘇文粹卷三

陸真

急政而當今之要務子大夫其悉意以陳母後等  
臣謹對曰臣聞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天下有事則匹夫  
之言重於泰山非有所不能而明有所不察錄其之類集也尤其  
無事也雖承積之深信其臣實仲之深得其若以握乎守寧之間將  
死深悲之言而不能去其區區之三駭及其有難自急也雖唐代宗  
之庸程元振之用事柳伉之賤且疏而一言以入之不終朝而去其  
腹心之疾大言之於無事之世若是以存所改爲歸德於不信言之  
於有事之世者易以見信而常於不交改爲此忠臣志士之所以  
深悲天下之所以亂亡相尋而世主之所以不悟也今陛下處積  
安之時乘不拔之勢拱手垂裳而天下嚮風動容變色而海內震恐  
雖有一事之失常一物之不獲尚未足以憂陛下也所謂親策  
賢良之士者以應故事而已豈以臣言爲真足以有感於陛下耶  
雖然陛下之臣必實應之陛下爲之也臣敢不爲陛下也  
伏惟制策有念祖宗先帝大業之重而自處於其難以爲志

三蘇文粹卷三

勤道遠治不加進臣竊以爲陛下即位以來歲三紀更於事變  
蓋於情臨不爲不熟矣而治不加進雖臣所竊之然以爲志勤道遠  
則進臣至聖亦未敢以明詔爲然也夫志有行勤而道無遠陛下  
下尚知勤矣則天下之事繁然無不畢舉又安以訪臣爲哉今也猶  
以勤爲勤則是陛下未知勤也臣請言勤之說夫天以日運故  
德日月以行故明水以流故不竭人之勤也以日勤故無疾器  
以日用故不虧天下者人器也器不用則廢廢廢於越於繁  
而已矣陛下深居法宮之中其憂勤而不息耶臣不得而知也其  
宴安而無爲耶臣不得而知也然所以知道遠之嘆由陛下之不  
勤者竊見陛下以天下之大欲輕賦稅則財不足欲成四夷則兵  
不得欲興利除害則無其人欲救世厲俗則無其大臣不遵遵用  
故事小臣不過謹守舊書上下相安以苟歲月此臣所以知論陛  
下之不勤也臣又竊聞之自頃歲以來大臣奏事陛下無所詰問  
直可之而已臣始聞而大懼以爲不信及退而觀其效見則臣亦不

敢謂不信也何則人君之言與主庶不同言脫於口而四方傳之捷  
於風雨故太祖太宗之世天下皆誦誦其言語以爲聳動之具  
今陛下之所震怒而賜譴者何人也合於聖意誘而進之者何  
人也所與朝夕論議深言者何人也越次躡爭右而問訊之者何人  
也四者臣皆未之聞焉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願陛下  
下條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可用之人有幾某事未治某人未用雞  
鳴而起曰吾今日爲某事用某人他日又曰吾所爲某事其果濟  
矣乎所用某人其人果才矣乎如是孜孜焉不違於心屏去聲色放  
遠善柔親近賢達遠覽古今凡此者勤之實也而道何遠乎伏惟  
制策有夙興夜寐于今三紀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  
氣或鎔田野雖關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微利入己浚浮費彌  
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與禮樂未具戶罕可封之俗士  
忽僭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虞尚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  
教化爲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爲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教法寬濫吏

三蘇文粹卷三

不知惟繫繫者衆愁歎者多凡此陛下之所憂數十條者臣皆能  
爲陛下歷數而備言之然而未敢爲陛下道也何者陛下誠  
得御臣之術而固執之則籌之數十條者皆可以捐之大臣而  
已不與今陛下區區以籌之數十條爲已憂者則是陛下未得  
御臣之術也天下所謂賢者陛下既得而用之矣方其未用也常  
若有餘而其既用也則常若不足是皆其才之有變乎古之用人者  
日夜提策之武王用太公其相與問答自餘萬言今之六輔是也咸  
公用管仲其相與問答亦自餘萬言今之管子是也古之人君其所  
以及覆窺究其臣者若此今陛下默然而聽其所爲則夫嚮之所  
憂數十條者無時而舉矣古之忠臣其受任也必先自度曰吾能辦  
是矣乎度能辦是也則又曰吾君能忘已而任我乎能無以小人  
我乎度其能忘已而任我也能無以小人間我也然後受之既已受  
之矣則以身任天下之責而不辭享天下之利而不愧今也內不度  
已外不度君而輕受之受之而衆不與也則引身而來去陛下又

為美辭而遣之加之重祿而慰之夫引身而求退者非果廉節而有讓也是邀君以自固也是自明其非我之欲留以逃誘也是不能辦其事而以其患遺後人也 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若夫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者此實不至也德之必有以著其德之之形教之必有以顯其教之之狀德之之形莫著於朝教之之狀莫顯於去殺此二者皆未能高臣故曰實不至也夫以選舉之重而不取才行官吏之衆而不行者課農末之相傾而平糶之法不立貧富之相役而占田之數無限天下之闕政則莫大乎此而和氣安得不繇乎田野闕者民之所以富足之道也其所以無聊則吏政之過也然臣聞天下之民常偏聚而不均吳蜀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荆襄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由此觀之則田野亦未可謂盡闕也夫以吳蜀荆襄之相形而饑寒之民終不能去狹而就寬考世以為懷土而重遷非也行者無以相羣則不能行居者無以相友則不能居若輩從饑寒之民則無有不聽矣邊境已安而兵不得撤

六 漢文粹卷三

者有安之之名而無安之之實也臣聞小民之則自以為懼大言之則世俗以為笑臣請略言之古之制北狄者未始不通西域也之所不能通者是夏人為之障也 朝廷置靈武於度外幾百有十年者以為絕域異方曾不敢近而况於取之乎然臣以為事勢有不可不取者不取靈武則無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則契丹之禍未有艾也然靈武之所以不可取者非以數郡之能抗吾中國中國自固而不能舉也其所以自固而不能舉者以不生不息之財養不耕不戰之兵塊然如巨人之病腿非不枵然大矣而手足不能以自舉欲去元疾也則莫若捐秦以委之使秦人斷然如戰國之世不待中國之援而中國亦若未始有秦者有戰國之全利而無戰國之患則夏人聚矣其便莫如稍徙沿邊之民不能戰守者於空閑之地而以耕其地募民為屯田屯田之兵稍益則向之戍卒可以稍減使數歲之後沿邊之民盡為耕戰之夫然後數出兵以苦之要以使之戰戰而不能支則折而歸吾矣如此而北狄始有可制之漸中國始有息肩之所

不然將濟師之不暇而又何暇乎所謂利入已浚而浮費滿者臣竊以為外有不得已之二虜內有不得已而巳之後官後官之費不減一敵國金玉錦繡之工日作而不息朝成夕毀務以相新主祭之吏日夜儲其精金良帛而別異之以待倉卒之命其為費豈計哉今不去此等而欲廣求利之門臣知所得之不如所喪也軍冗而未練者臣嘗論之曰此將不足恃之過也然以其不足恃之故而擁之以多兵不蒐去其無用則多兵適所以為敗也官冗而未澄者臣嘗論之曰此審官吏部與職司無法之過也夫審官吏部是古者考績黜陟之所也而特以日月為斷今縱未能復古可略分其部雖不以遠近為差而以難易為等第其人之所堪而別異之者當為其難而不才者當為其易及其當遷也難者當速而易者當久然而為此者固有待也使審官吏部與職司之職司常相聞通而為職司者不惟舉有罪察有功而已必使盡第其屬吏之所堪以備會官吏部審官吏部常從內守其任使之難易職司常從外守其任使之優劣二者常

六 漢文粹卷三

用下才者常聞則官可澄矣庠序興而禮樂未具者臣嘗以為庠序者禮樂興之所用非所以興禮樂也今禮樂鄙野而未完庠序不知所以為教又何以興禮樂乎如此而求其可封責其傳讓將以息訟而措刑者是却行而求前也夫上之所嚮者下之所趨也而况從而賞之乎上之所背者下之所去也而况從而罰之乎今 陛下責在位者不務教化而治民者多拘文法臣不知 朝廷所以為賞罰者何也無乃或以教化得罪而多以文法受賞歟夫禁防未至於煩多而民不知避者吏以為市也叙法不為寬濫而吏不知懼者不論其能否而論其久近也縲繫者衆愁歎者多凡以此也伏惟制策有仍歲以來災異數見乃六月壬子日蝕于朔淫雨過節燠氣不效江河決百川騰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予變不虛生綠政而起此豈非 陛下厭聞諸儒奉合之論而欲聞其自然之說乎臣不敢復取洪範傳五行志以為對直以意推之夫日蝕必是陽氣不能復陰也何謂陽氣不能復陰臣聞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是為一交



交當朝則食交者是行道之險者也然而或蝕或不蝕則陽氣之有  
禮弱也夫二人並行而犯霧露其疾者必其弱者也其不疾者必  
其強者也道之險一也而陽氣之強弱異故夫日之蝕非食之日而  
後為蝕其虧也久矣特遇陰而見焉 陛下勿以其末蝕也為無災  
而其既蝕而復也為免咎臣以為未也特出於陰耳夫淫雨大水者  
是陽氣融液汗漫而不能收也諸儒或以為陰威臣請得以理折之  
大陽動而外其於人也為噓噓之氣溫然而為濛濛動而內其於人  
也為噓噓之氣冷然而為燥以一人推天地天地可見故春夏者其  
一噓也秋冬者其一噓也夏則川澤洋溢久則水泉收縮此燥濕之  
效也是故陽氣汗漫融液而不能收則常為淫雨大水猶人之噓而  
不能噓也今 陛下以至仁柔天下兵驕而益厚其賜戎狄桀傲而  
益加其禮湯然與天下為咻咻溫煖之政焉窮遠而終無感刑以  
堅凝之亦如人之噓而不能噓此淫雨大水之所由作也天地告戒  
之意陰陽消伏之理殆無以易此矣而 制策又有五事之夫六冷  
之作劉向所傳昌氏所紀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  
非正陽之月伐鼓林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因報中其考於  
古乎此 陛下畏天恐懼求端之過而流入於廷儒之說其言愚臣  
之所學於師而不取者也夫五行之相洽本不至於六六冷言起於  
諸儒欲以六極分配五行於是始以官極附益而為六六冷言起於  
事皆得不極者五事皆矣非所以與五事並列而別為一者也是故  
有既而又蒙有極而無福曰五福皆應此亦自知其疎也昌氏之  
時令則抑宗元之論備矣以為有可行者有不可行者其可行者皆  
天事也其不可行者皆人事也若夫祭社伐鼓本非有是災故特致  
其事陽之意而已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事千房豈泰哉言天馳庶  
人走由此言之則亦何必正陽之月而後伐鼓採變如左氏之說乎  
盛夏報凶先備固已論之以為仲尼誅僂之月固君子之所無礙  
也伏惟 制策有京師諸夏之根本則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  
委有僭差不度此在 陛下身率之耳後宜有大練之飾則天下

蘇文粹卷三

蘇文粹卷三

羅統為差大臣有脫粟之節則四方以膏梁為汗雖無禁公又何憂  
乎伏惟 制策有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為京師政在撻或曰不可  
撻獄市而此皆一偏之說不可以不察也夫見其一偏而輒舉以為  
說則天下之說不可以勝舉矣自通人而言之則曰治內所以為京  
師也不撻獄市所以為撻姦也如使不撻獄市而害其為撻姦則夫  
曹參者是為通逃主也伏惟 制策有推尋前世探觀治迹孝文尚  
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弊治異不同臣  
竊以為不然老文之所以為得者是儒術略用也其所以得而未甚  
者是儒術略用而未純也而其所以為失者則是用老也何以言之  
孝文得賈誼之說然後待大臣有禮御諸侯有術而至子與禮樂係  
單于則曰未暇故曰儒術略用而未純也若夫用老之失則有之矣  
始以區區之仁壞一代之肉刑而易之以髡笞髡笞不足以懲其罪  
則又從而殺之用老之失豈不過甚矣哉且夫孝武亦不可謂用儒  
之主也博延方士而多興妖祠大興宮室而甘心遠略此豈儒者教  
之今天有國者徒知徇其名而不考其實見孝文之富強而以為老  
子之功見孝武之虛耗而以為儒者之罪則過矣此唐明皇之所以  
溺於宴安微去禁防而為天寶之亂也伏惟 制策有王政所由形  
于詩道周公函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  
雅臣聞函詩言后稷公劉所以致王業之艱難者也其後累世而至  
文王文王之時則王業既已大成矣而其詩為二南二南之詩猶列  
於國風而至於幽獨何怪乎音季札觀周樂以為大雅曲而有直體  
小雅思而不戴怨而不言夫曲而有直體者寬而不流也思而不戴  
怨而不言者狹而不迫也由此觀之則二雅之所以異者取其辭之  
廣狹非取其事之大小也伏惟 制策有周以家宰制國用唐以宰  
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謂當責之內史章  
實之言不宜兼於宰相臣以為宰相雖不親細務至於錢穀兵師固  
當制其虛穢利害陳平所謂責之內史者特以宰相不當治其簿書  
多少之數耳昔唐之初以郎官領度支而職事以治及兵興之後始

古使額次佐既聚簿書益繁有弊之源自此而始其後裴廷齡皇甫  
鐸皆以剝下媚上至於布世用事以宰相兼之誠得防姦之要而韋  
齊之議特以其權過重歟故李德裕以為賤臣不當職令臣常以為  
有宰相之風矣伏惟 制策有鑒貨之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  
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陲守禦之方國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  
五均之義此六者亦 方今之所當論也昔召穆公曰民患輕則多  
作重以行之若不重則多作輕以行之亦不廢重輕可改而重不  
可廢不幸而過寧失於重此制錢之本意也命者人君之所擅出於  
口而無窮秩者民力之所供取於府而有限以無窮委有限此虛實  
之相養也水旱蓄積之備則莫若復隋唐之義倉邊陲守禦之方則  
莫若依秦漢之更卒周官有大府天府泉府王府內府外府職內職  
金職幣是謂九府太公之所行以致富古者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為  
國均則市不二價四民常均所謂五均獻下之所致以為法皆所以  
均民而富國也凡 陛下之所以策臣者大略如此而於其末復策

三蘇文粹卷三十四

八

之曰富人強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  
當今之要務此臣有以知 陛下之聖意以為向之所以策臣者各  
指其非惡臣不得盡其辭是以復舉其大體而繁問焉又恐其不能  
切至也故又詔之曰悉意以陳無憚後害臣是以遂復進其猖狂之  
說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 陛下念 祖宗之重思  
百姓之可畏欲進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進欲退一人當同天下之  
所欲退今者每進一人則人相與誹曰是出於某也是某之所欲也  
每退一人則又相與誹曰是出於某也是某之所惡也臣非敢以此  
為舉信也然而致此言者則必有由矣今無知之人相與謗於道曰  
聖人在上而天下之所以不盡被其澤者便嬖小人附於左右而女  
謂感於內也為此言者固妄矣然而天下或以為信者何也徒見諫  
官御史之言硃硤乎難入以為必有間之者也徒見蜀之美錦越之  
奇器不由方貢而入於官也如此而向之所謂急政要務者 陛下  
何暇行之臣不勝憤懣謹復列之於末惟 陛下寬其萬死幸甚幸甚

甚臣謹對

三蘇先文粹卷第二十四

三蘇文粹卷三十四

九



東坡先生

進策

擬進士對 御試 并序狀

右臣准 宣命差赴集英殿編排舉人試卷竊見 陛下

始革舊制以策試多士厭聞詩賦無益之語將求山林

直之論 聖聽廣大中外歡喜而所試舉人不能推原

聖意以得失為慮不敢指陳闕政而阿諛順旨者又率

據上第 陛下之所以求於人至深切矣而下之報上者

如此臣切深悲之夫科場之文風俗所繫所收者天下莫

不以為法所棄者天下莫不以為戒昔祖宗之朝崇尚詞

律則詩賦之士曲盡其巧自嘉祐以來以古文為貴則

論盛行於世而詩賦幾至於熄何者利之所在人無不化

今始以策取士而士之在甲科者多以諛諛得之天下觀

望誰敢不然臣恐自今已往相帥成風雖直言之科亦無

敢以直言進者風俗一變不可復返正人衰微則國隨之

非復詩賦策論迭興迭廢之比也是以不勝憤懣進而擬

進士對 御策一道學術淺陋不能盡知當世之切務有

策問

朕德不類託於士民之上所與待天下之治者惟萬方黎

獻之求詳延于廷取以世務豈特考于大夫之所學且以

博朕之所聞蓋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

序有所不為為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田

疇闢溝洫治草木暢茂鳥獸魚鼈無不得其性其富足以

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子大夫以謂何施而

可以臻此 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救之之術必有本末施

之之宜必有先後子大夫之所宜知也生民以來所謂至

治必曰唐虞成周之時詩書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

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雖未盡善要

其所以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著之朕將親覽焉

臣謹對曰臣伏見 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天下安危之至計謀及

於布衣之士其求之不可謂不切其好之不可謂不篤矣然臣私有所

所憂者不知 陛下有以受之歟禮曰甘受和白受采故臣願 陛

下先治其心使虛一而靜然後忠言至計可得而入也今臣竊觀

陛下先入之言已實其中邪正之黨已貳其聽功利之說已動其欲

則雖有皋陶益稷為之謀亦無自而入矣而況於疎遠愚陋者乎此

臣之所以大懼也若乃盡言以招過觸諱以亡軀則非臣之所恤也

聖策曰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臣以為 陛下

未知此也是以所為顛倒失序如此句誠知之為不尊其聞而行

三蘇文集卷十五

其所知歟百官之所以得其職者皆聖主人人而督責之萬事之所

以得其序者皆聖主事事而整齊之哉亦因能而在職因職以任事

而已官有常守謂之職施有先後謂之序今 陛下使兩府大臣侵

三司財利之權常平使者亂職司守令之治刑獄舊法不以付有司

而取決於執政之意邊鄙大慮不以責帥臣而聽計於小吏之口百

官可謂失其職矣王者之所宜先者德也所宜後者刑也所宜先者

義也所宜後者利也而 陛下易之萬事可謂失其序矣然此猶其

小者其大者則中書失其政也宰相之職古者所以論道經邦今

陛下但使奉行條例司文書而已矣昔邵雍為丞相屬望之為御史

是天下之禍也今日之患正在於未成而為之未服而革之耳夫成事在理不在勢服人以誠不以言理之所在以為則成以禁則止以賞則勸以言則信古人之所以鼓舞天下絀之斯來動之斯和者蓋循理而已今為政不循理而欲以人主之勢劫而成之夫以斧折燕可謂必克矣然不循其理則各可缺斷不可破是以不論事卑不計彊弱理之所在則成理所不在則不成可必也今陛下使農民舉息與商賈爭利豈理也哉而可怪其不成乎禮曰微之綱誠之不可掩也如此陛下有誠乎為民則雖或諉之而人不信苟誠乎為利則雖自解釋而人不信且事有決不可欺者吏受財枉法入必謂之賊非其有而取之人必謂之盜苟有其實不敢辭其名今其田有二分之息而不謂之放債取利可乎凡人為善不自與而人與之為惡不自毀而人毀之如使為善者必須自言而後信則竟若周孔亦勞矣今天下以為利陛下以為義天下以為害陛下以為德任天下以為貪陛下以為廉不勝其紛紛也則使二三臣者極其巧辯以

蘇文粹卷五

解谷十萬人之口附會經典作為文書以曉四方之人如嬰謂為獸而可以美言小數眩惑之哉且夫未成而為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為未服而革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革蓋世有好走馬者一為墜傷而終身徒行何者慎重則必成輕發則多敗此理之固然也陛下若出於慎重則屢作屢成不惟人信之陛下亦自信而日以勇矣若出於輕發則每舉而每敗不惟人不信陛下亦自不信而日以怯矣文宗始用訓註其意豈淺也哉而一經大變則憂沮喪氣不能復振文宗亦非有失德徒以好作而察謀也慎重者始若性終必勇輕發者始若勇終必怯迺若橫山之人未嘗一日而忘漢雖五尺之童一見其可取然自慶曆以來莫之敢議者誠未有以善其後也計其後而遠發之一發不中則內帑之費以數百萬計以困於飛輓者三年而未已雖天下之勇者敢復為之歎為之日不可取復言之歎由此觀之則橫山之功是邊臣欲速而壞之也近者肯由之政助役之法均輸之策併軍蒐卒之令卒然輒發

又甚於前矣雖陛下不郵人言持之益堅而勢窮事礙終亦乖變他日雖有良法莫改陛下能復自信乎人君之患在於樂因循而憚改作今陛下春秋鼎盛天錫勇智此萬世一時也而羣臣不能濟之以慎重養之以敦朴譬如乘輕車馭駿馬冒險夜行而僕夫又從其後而鞭之豈不殆哉臣願陛下解轡秣馬以須東方之明而徐行於九軌之道甚未晚也聖策曰田疇關藩洫治草木暢茂鳥獸魚鼈莫不得其性者此百工有司之事也曾何足以累陛下陛下下操其要治其本恭已無為而物莫不盡其天理以死若夫百工有司之事自宰相不屑為之又况於陛下乎陛下自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何施而可以以此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首免穰葉可以行禮掃地而祭可以事天禮之不備非貧之罪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臣不知陛下所謂富者富民歟抑富國歟陸賈曰相和調則士豫附劉向曰眾賢和於朝萬物和於野今朝廷不和矣其咎安在陛下不反求其本

蘇文粹卷五

而欲以力勝之力不能勝衆也又矣古者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而士猶犯之今陛下躬蹈堯舜未嘗誅一無罪欲弭眾言不過盡逐異議之臣而更用人耳必未忍行亡秦偶語之禁起東漢黨錮之獄則士何畏而不言哉臣恐逐者不已而爭者益多煩言交攻必甚於今日矣欲望致和而廣樂豈不踈哉古之求治者將以措刑也今陛下下求治則欲致刑此又羣臣誤陛下也臣知其說矣是出於荀卿荀卿喜為異論至以人性為惡則其言治世刑重亦宜矣而說者又以為書稱唐虞之隆刑故無小而周之盛時羣飲者殺臣請有以詰之夏禹之時大辟二百周公之時大辟五百豈可謂周治而禹亂耶秦及三族漢除肉刑豈可謂秦治而漢亂耶致之言極也天下幸而未治使一日治安陛下將變今之刑而用其極歟天下幾何其不叛也徒聞其語而懼者已衆矣臣不意異端邪說惑誤陛下至於如此且夫有過無大刑故無小此用刑之常理也至於今守之豈獨唐虞之隆而周之盛時哉所以誅羣飲者意其非獨羣飲而已如今

之法所謂夜聚曉散者使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語則凡夜相過者皆執而殺之可乎夫人相與飲酒而輒殺之雖桀紂之暴不至於此而謂周公行之歟 聖策曰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救之之術必有本末施之之宜必有先後臣請論其事與其所宜先者而 陛下擇焉 方今救弊之道必先立事立事之本在於知人則所施之宜當先觀大臣之知人與否耳古之欲立非常之功者必有知人之明苟無知人之明則循規矩蹈繩墨以求寡過二者皆審於自知而安於才分者也道可以講習而德可以勉遷而能惟知人之明不可學必出於天資如蕭何之識韓信此豈有法而可傳者哉以諸葛孔明之賢而知人之明則其所短是以失之於馬謖而孔明亦審於自知是以終身不敢用魏延我 仁祖之在位事無大小一付之於法入無賢不自一付之於公議事已效而後行人已試而後周旋不求非常之功者誠以當時大臣不足以與於知人之明也古之為醫者於音察色洞視五臟則其治疾也有剖割洗灌胃腎之變苟無其術不敢行其事今無知人之明而欲立非常之功解縱繩墨以慕古人則是未能察脈而欲試華佗之方其異於操刀而殺人者幾希矣房瑯之稱劉秋關橋之用李元平是也至今以為笑矣 陛下觀今之大臣為知人歟為不知人歟乃者擢用衆才皆其造室握手之人要結密固而後敢用蓋以為其人可與効力同心共致太平曾未安席而交口攻之者如蠅毛而起 陛下以此驗之其不知人也亦審矣幸今天下無事異同之論不過濟亂 聖聽而已若邊隅有警盜賊竊發俯仰成敗呼吸變改而所用之人皆如今日乍合乍散臨事解體不可復知則無乃誤社稷歟華佗不世出天下未嘗廢醫藥何不世出天下未嘗廢治 陛下必欲立非常之功請待知人之佐若猶未也則亦詔左右之臣安分守法而已 聖策曰生民以來其稱至治必曰唐虞成周之時詩書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者雖未盡善然要其所以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著之臣以為此不可以勝言也其施設之方各

三蘇文粹卷三十五

五

隨其時而不可知者所以可知者必畏天必從衆必法 祖宗故其言曰戒之戒之天惟顯惡命不易哉又曰稽于衆舍己從人又曰不顯哉文王謀不承哉武王烈詩書所稱大略如此未嘗言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從祖宗之法不足用也符堅用王猛而樊世仇勝唐賢不悅魏鄭公勸太宗以仁義而封倫不信凡今之人欲 陛下遵衆而自用者必以此藉口而 陛下所謂賢明忠智者豈非意在於此等欺臣願考二人之所行而求之於今王猛豈嘗設官而謀利魏鄭公豈嘗發錢而取息歟且其不悅者不過數人固不害天下之信且服也今天下有王者怨有口者誇古之君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者似不如此古語曰百人之聚未有不公而說况天下乎今天下非之而 陛下不回臣不知所稅駕矣詩曰 陛下察之對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二十五

全卷卷五

六

策畧 第四

臣聞有意而言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蓋有以一言而與衆者有三日言而不輟者一言而與邦不以爲少而加之毫毛三日言而不輟不以爲多而損之一辭上之言者盡意而不求於言信已而不役乎人三代之衰後廢缺聖人之道不明而所以猶賢於後世者士未知有科舉之利故戰國之際其言諱文章雖不能盡通於聖人而皆卓然近於可用出於其意之所謂誠然者自漢以來世之儒者忘已以徇人務爲射策決科之學其言雖不叛于聖人而皆泛濫於詞章不適於用臣常以爲臯董公孫之流皆有科舉之累言有浮於其意而意有不盡於其言今陛下本百王之弊立於極文之世而以空言取天下

今蘇文卷三六

之上繩之以法度考之於有司臣愚不肖誠思天下之士不復自盡故常深思極慮率其意之所欲言者爲十五篇曰略曰別曰斷雖無足取者而臣之區區以爲自始而行之以次至千終篇既名其略而治其別然後斷之於終庶幾有益於當世

策畧一

臣聞天下治亂皆有常勢是以天下雖亂而聖人以爲無難者其應之有術也水旱盜賊人民流離是安之而已也亂臣割據四分五裂是伐之而已也權臣專制擅作威福是誅之而已也四夷交侵邊鄙不寧是攘之而已也凡此數者其於害民蠹國爲不少矣然其所以爲害者有狀是故其所以救之者有方也天下之患莫大於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然而然者是拱手而待亂也 國家無大丘革幾百年矣天下有治平之名而無治平之實有可憂之勢而無可憂之形此其有未測者也 方今天下非有水旱盜賊人民流離之禍而

嗟先情常若不安其生非有亂臣割據四分五裂之憂而外生自常若不足於用非有權臣專制擅作威福之弊而上下不交民臣不親非有四夷交侵邊鄙不寧之災而中國皇皇常有外憂此臣所以大惑也夫夫醫之治病切脉觀色聽其聲音而知病之所由起曰此寒也此熱也或曰此寒熱之相搏也及其他無不可爲者今且有人悅然而不樂問其所苦且不能自言則其受病有深而不可測者矣其言語飲食起居動作固無以異於常人此庸醫之所以爲無足憂而扁鵲倉公之所以望而驚也其病之所由起者深則其所以治之者固非函莽因循苟且之所能去也而天下之士方且擻拾三代之遺文補苴漢唐之故事以爲區區之論可以濟世不已踈乎 方今之勢苟不能滌蕩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見其可也臣嘗觀西漢之衰其君皆非有暴鷲淫虐之行持以怠惰弛廢溺于晏安畏期月之勞而忘千載之患是以日趨于亡而不自知也夫君者天也仲尼賢易稱天之德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由此觀之天之所以剛健

八蘇文卷三六

而不屈者以其動而不息也惟其動而不息是以萬物雜然各得其職而不亂其勢爲日月其文爲星辰其威爲雷霆其澤爲雨露皆生於動者也使天而不知動則其塊然者將腐壞而不能自持况能以御萬物哉苟天子一日赫然奮其剛明之威使天下明知人主欲有所立則智者願效其謀勇者樂致其死縱橫顛倒無所施而不可苟人主不先自斷於中羣臣雖有伊呂稷契無如之何故臣特以人主自斷而欲有所立爲先而後論所以爲立之要云

策畧二

天下無事久矣以 天子之仁聖其欲有所立以爲子孫萬世之計至切也特以爲發而不中節則天下或受其病當守而太息者幾年于此矣蓋自近歲始柄用二三大臣而天下皆洗心滌慮以聽 朝廷之所爲然而數年之間卒未有以大慰天下之望此其故何也二廣之大憂未去而天下之治終不可爲也聞之師曰應敵不暇不可自完自完不暇不可以有所立自古創業之君皆有敵國相持

憂命將出師兵交于外而中不失其所以爲國者故其女可賂而其國不可動其力可屈而其氣不可奪今天下一家一虜且未動也而吾若君相終日皇皇焉應接之不暇亦且爲執事者不取也昔者大臣之議不爲長久之計而用最下之策是以歲出金縢數十百萬以資備虜此其既往之咎不可追之悔也而議者方將深罪當時之失而不求後日之計亦無益矣臣雖不肖竊論當今之弊蓋古之爲國者不患有所費而患費之無名不患事之不立而患事之不立今一歲而費千萬是千萬而已事之不立四海且不可保而奚千萬之足云哉今者二虜不折一矢不遺一鏃走一介之使馳數乘之傳所過騷然居人爲之不寧大抵皆有非常之辭無厭之求難塞之請以觀吾之所答於是朝廷洵然大臣會議既而去未數月邊陲且復告至矣由此觀之二虜之使未絕則中國未知息肩之所而況能有所立哉臣故曰二虜之大憂未去則天下之治終不可爲也中書者王政之所由出天子之所與宰相論道經邦而不知其他者也非至

蘇轍卷五

逸無以待天下之勞非至靜無以制天下之動是故古之聖人雖有大兵伐大興作百官奔走各執其職而中書之務不至於紛紜今者曾不得歲月之暇則夫禮樂刑政教化之源所以使天下同心而嚮道者何時而議也千金之家而不治使販夫豎子皆得執券以誅其所負苟一朝發憤傾倒原以償之然後更爲之計則一代之治亦足以富何遽至于皇皇哉臣嘗讀吳越世家觀勾踐困于會稽之上而行成於吳凡金玉女子所以爲賂者不可勝計既反國而吳之百役無不從者使大夫女女子大夫士女女子春秋貢獻不絕于吳府實竊怪其以蠻夷之國承敗亡之後救死扶傷之餘而略遺費耗則不可勝計如此然卒以滅吳則爲國之患果不在費也彼其內外不相援是以能有所立使范蠡大夫種二人分國而制之范蠡曰四封之外種不如蠶使蠶主之斤四封之外所以待吳者種不知也四封之內蠶不如種使種主之凡四封之內所以備國富民者蠶不知也二人者各專其能各致其力是以不勞而滅吳其所以勝道于

吳者甚厚而有節也是以財不置其所以聽役于吳者甚勞而有時也是以本不搖然後勾踐得以安意肆志焉而吳國固在其指掌中矣今以天下之大而中書常有蠻夷之憂且其內治有不辦者故臣以爲治天下不若清中書之務中書之務清則天下之事不足辦也今夫天下之財舉歸之司農天下之獄舉歸之廷尉天下之兵舉歸之樞密而宰相持其大綱聽其治要而責成焉耳夫此三者豈少於蠻夷哉誠以爲不足累中書也今之所以待二虜者失在於過重士者有行人之官當四方賓客之政當備之威時諸侯四朝蠻夷戎狄莫不來享故行人之官治其登降揖讓之節牲芻黍積之數而已至于周乘諸侯爭疆而行人之職爲難且重春秋時秦聘于晉叔向命召行人子貢子朱曰朱也當御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秦晉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其後楚伍員奔吳吳行人以謀楚而卒以入郢西劉之興有與屬國故賈誼曰陛下或以臣爲屬國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答其背秦之奴之衆性

蘇轍卷五

上所令今若依倣行人屬國特建一官重任而後責之使宰相於兩制之中舉其可用者而勿奪其權使大司農以每歲所以餽於二虜者限其常數而豫爲之備其餘者朝廷不與知也凡吾所以遣使于虜與吾所以館其使者皆得以自擇而其非常之辭無厭之求蹀蹀之請亦得以自答使其議不及於朝廷而其聞服則收羅天下之後才治其戰攻守禦之策兼聽博採以周知敵國之虛實凡事之關於境外者皆以付之如此則天子與宰相特因其能而定其黜陟其實不亦甚簡歟今自宰相以下百官汎汎焉莫任其責今舉一人而授之使日夜思所以待二虜宜無不濟者然後得以安居靜處求天下之大計唯所欲爲將無不可者

策略三

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使天下之事各當其處而不相亂天下之人各安其分而不相踰然後天子得優游無爲而制其上今也不然夷狄抗衡本非中國之大患而每以累朝廷是以徘徊擾攘卒不能

所立公委任而責成使西北不過為未誅之寇則中國固吾之中國而安有不可為哉於此之時臣知天下之不足治也請言 當今之憂天下有二患有立法之弊有任人之失二者疑似而難明此天下之所以亂也當立法之弊也其君必曰吾用某也而天下不治是某不可用也又從而易之不知法之弊而移各于其人及其用人之失也又從而尤其法法之變未有已也如此則雖至千覆敗死亡相繼而不悟豈足怪哉昔者漢興因秦以為治刑法峻急禮義消亡天下蕩然恐後世無所執守故賈誼董仲舒咨嗟嘆息以立法更制為事後世見二子之論以為聖人治天下凡皆如此是以腐儒小生皆欲妄有所變改以惑世主臣竊以為 當今之患雖法今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干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 國家法今凡幾變矣天下之不大治其咎果安在哉曩者大臣之議患天下之士其進不以道而取之不精也故為之法曰中牟而舉取舊數之半而復明經之科患天下之吏無功而遷取高位而不讓也故為之

三蘇文粹卷三十六

五

法曰當遷者有司以聞而自陳者為有罪此二者其名甚美而其實非大有益也而議者欲以此等致天下之大治臣竊以為過矣夫法之於人猶五聲六律之於樂也法之不能無效猶五聲六律之不能無淫樂也先王知其然故存其大略而付之於人苟不至于害民而不可廢去者皆不變也故曰失在任人而已天有人而不用與用而不行其言行其言而不盡其心其失一也古之興王二人而已湯以伊尹武王以太公皆指天下以與之而後伊呂得指其一身以經營天下君不疑其臣功成而後無患是以知無不言言無不行其所欲用雖其親愛可也其所欲誅雖其離隙可也使其心無所顧忌故能盡其才而責其成功及至後世之君始用區區之小數以繩天下之豪俊故雖有國士而莫為之用夫賢人君子之欲有所樹立以著不朽於後世者甚於人君顧恐功未及成而有所奪抵以速天下之亂耳鼂錯之事斷可見矣夫奮不顧一時之禍矣然徒欲以身試人主之威者是亦其所挾者不甚大也斯固未足與有為而況殺果敢之

士又必有待而後發苟人主不先去其不可測而示其可信則彼孰從而發哉慶曆中 天子急於求治擢用元老天下日夜望其成功方其深思遠慮而未有發也雖 天子亦遲之至其一旦發憤條天下之利害百未及一二而舉朝喧嘩以至於逐去曾不旋踵此天下之士所以相戒而不敢深言也居今之勢而欲納天下於至治非大有所矯拂於世俗不可以有成也何者天下獨患柔弱而不振忿憤而不肅苟且偷安而不知長久之計臣以為宜如諸葛亮之治蜀王猛之治秦使天下悚然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心凡此者皆肅人之所大惡而諛言之所由興也是故先王拒關張之間而後孔明得盡其才件堅斬樊世逐仇騰黜席寶而後王猛得以畢其功夫天下未嘗無二子之才也而人主思治又如此之勤相須其尊而相合甚難者獨患君不信其臣而臣不測其君而已矣惟 天子一日慨然明告執政之臣所以欲為者使知人主之深知之也而內為之信然後敢有所發於外而不顧不然雖得賢人千萬一日百變法天

三蘇文粹卷三十六

六

下益不可治歲復一歲而終無以大慰天下之望豈不亦甚可惜哉 策略四 天子與執政之大臣既已相得而無疑可以盡其所懷直已而行道則夫 當今之所宜先者莫如破庸人之論以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為也夫治天下譬如治水方其奔衝潰決騰涌漂蕩而不可禁止也雖欲盡人力之所至以求殺其尺寸之勢而不可得及其既衰且退也駸駸乎若不足以及終日故夫善治水者不惟有難殺之憂而又有易衰之慮導之有方決之有漸疏其故而納其新使不至於壅閼腐敗而無用嗟夫人知江河而有水患也而以爲沼沚之可以無憂是烏知舟楫權衡之利哉夫天下之未平英雄豪傑之士務以其所長角奔而爭利惟恐天下一日無事也是以人人各盡其材雖不自者亦自浮礪而不至于怠廢故其勇者相吞智者相賊使天下不安其生為天下者知夫大亂之本起於智勇之士爭利而無厭是故天下既平則則去其具神遠天下剛健好名之士而獎用柔懦謹畏之

人不過數十年天下靡然無復往時之無事也於是能者不自激發而無以見其能不能者益以弛廢而無用當是之時人君欲有所為而左右前後皆無足使者是以綱紀日壞而不自知其為患豈持英雄豪傑之士趨趨而已哉聖人則不然當其久安於逸樂也則以術起之使天下之心翹翹然常事於為善是故能安而不衰且夫人君之所恃以為天下者天下皆為而已不為夫使天下皆為而已不為者開其利害之端而辨其榮辱之等使之踴躍奔走皆為我後而不自知夫是以坐而收其功也如使天下皆欲不為而得則天子誰與共天下哉今者太平之日久矣天下之患正在此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為也今夫庸人之論有二其上之人務為寬深不測之量而下之士好言中庸之道此二者皆庸人相與議論舉先賢之言而微取其近似者以自解說其無能而已矣夫寬深不測之量古人所以臨大事而不亂有以鎮世俗之躁蓋非以隔絕上下之情養尊而自安也譽之則勸非之則沮聞者則喜見惡則怒此三代聖人之所共也而後之君子必曰譽之不勸非之不沮則吾不善見惡不怒斯以為不測之量不已過乎夫有勸有沮有喜有怒然後有間而可入有間而可入然後智者得為之謀才者得為之用後之君子務為無間夫天下誰能入之古之所謂中庸者蓋萬物之理而不過故亦曰皇極夫極盡也後之所謂中庸者循循焉為眾人之所以能為斯以為中庸矣此孔子孟子之謂鄉原也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同乎流俗合乎汙世曰古之人何為焉蹠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謂其近於中庸而非故曰德之賊也孔子孟子惡鄉原之賊夫德也欲得狂者而見之狂者又不可得見欲得狷者而見之曰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今日之患惟不取於狂者狷者皆取於鄉原是以此此靡靡不立若孔子子思之所從受中庸者也孟子子思之所授以中庸者也然皆欲得狂者狷者而與之然則淬勵天下而作其怠惰莫如狂者狷者之賢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為也

蘇文卷三六

七

其六莫若深結天下之心臣聞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之乎魏魏之上以其一心運之乎茫茫之中安而為太山危而為累卵其間不容毫釐是故古之聖人不恃其有可畏之資而恃其有可愛之寶不恃其有不可核之勢而恃其有不忍叛之心何則其所居者天下之至危也天子恃公卿以有其天下公卿大夫士以至於民轉相屬也以有其富貴苟不得其心而欲羈之以區區之名控之以不足恃之資者其平居無事猶有以相制一旦有急是皆行道之人掉臂而去尚安得而用之古之失天下者皆非一日之故其君臣之權去已久矣適會其變是以一散而不可復收方其未也天子甚尊大夫士甚賤奔走萬里無敵後先儼然南面以臨其臣曰天何言哉百官俯首就位歛足而退兢兢惟恐有罪羣臣相率為苟安之計賢者既無所施其才而愚者亦有所容其不肯舉天下之事聽其自為而已及乎事出於非常變起於不測視天下莫與同其患雖欲分國以與人而此不及矣秦二世唐德宗蓋用此術以至於顛沛而不悟豈不思天下者器也天子者有此器者也器久不用而置諸篋笥則器與人不相習是以扞格而難操良工者使手習知其器而器亦習知其手手與器相信而不相疑夫是故所為而成也天下之患非經營禍亂之足憂而養安無事之可畏何者懼其一旦至于扞格而難操也昔之有天下者日夜淬勵其百官撫摩其人民為之朝聘會同燕享以交諸侯之歡歲時月朔致民讀法飲酒蠟獵以遂萬民之情有大事自庶人以上皆得至于外朝以盡其詞備以為未也而五載一巡守朝諸侯于方岳之下親見其耆老賢士大夫以周知天下之風俗凡此者非以為苟勞而已將以馴致服習天下之心使不至于扞格而難操也及至後世壞先王之法安於逸樂而惡聞其過是以養尊而自高務為深嚴使天下拱手以貌相承而心不服其腐儒老生又出而為之說曰天子不可以妄有言也史且書之後世且以綉其君臣相視而不相知如此則偶人而已矣天下之心既已去而俾集焉抱

策略五

蘇文卷三六

八

補 33-333



其空器不知英雄豪傑已議其後臣嘗觀西漢之初高祖創業之際  
事變之劇亦已繁矣而高祖以項氏創家之餘與信布之徒爭馳于  
中原此六七八者皆以絕人之姿擁有一地甲兵之衆其勢足以爲  
亂然天下終以不挫卒定於漢傳十數世矣而至千元成哀平四夷  
嚮風兵革不試而王莽一豎子乃舉而移之不用寸兵尺鐵而天下  
屏息莫敢或爭此其故何也創業之君出于布衣其大臣將相皆黼  
手之鞅凡在朝廷者皆有嘗試權授以知其才之短長彼其視天下  
如一身苟有疾痛其手足不期而自救當此之時雖有逆憂而無遠  
患及其子孫生于深宮之中而任于富貴之勢尊卑固絕而上下之  
情疎禮節繁多而君臣之義薄是故不爲逆憂而常爲深憂及其一  
旦固已不可救矣聖人知其然是以去苛禮而務至誠黜虛名而求  
實效不愛高位重祿以致山林之士而欲聞切直不隱之言者凡皆  
以通上下之情也昔我太祖太宗既有天下法公簡賢不爲唯  
听當時大臣將相皆得從容終日歡如平生下不爲人難得以自

蘇文粹卷三十六

效故天下稱其言至公非有文采綵飾而開心見誠有以入人之深  
者此英主之奇術御天下之大權也方今治平之日久矣臣愚  
以爲宜日新厥德以激昂天下又安怠惰之氣故陳其五事以備採  
擇其一曰將相之臣天子所恃以爲治者宜日夜召論天下之太計  
且以執觀其爲人其二曰太守刺史天子所寄以遠方之民者其罷  
歸皆當問其所以爲政民情風俗之所安亦以揣知其才之所堪其  
三曰左右扈從侍讀侍講之人本以論說古今興衰之大要非以應  
故事備數而已經籍之外苟有以訪之無傷也其四曰吏民上其苟  
小有可觀者宜皆召問優游以養其敢言之氣其五曰天下之吏自  
一命以上雖其至賤無以自通於朝廷然人主之爲道有所不可  
哉察其善者卒然召見之使不知其所從來如此則遠方之賤吏亦  
務自激發爲善不以位卑祿薄無由自通于上而不修飾使天下習  
知天子樂善親賢鄙民之心孜孜不倦如此翁然皆有所感發知愛  
於君而不可與爲不善亦將賢人衆多而姦吏衰少刑法之外有以

大慰天下之心焉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二十六

蘇文粹卷三十六

十一



策別 井序例

課百官

臣聞為治者有先後有本末嚮之所論者皆當今之所宜先而為治之大要也若夫事之利害計之得失臣請列而言之蓋其總有四其別有十七所謂其總四者一曰課百官二曰安萬民三曰厚貨財四曰訓兵旅此之謂其總有四一曰課百官所謂課百官者其別又有六焉一曰厲法禁二曰抑僥倖三曰決壅蔽四曰專任使五曰無貴難六曰無沮善者是也二曰安萬民所謂安萬民者其別又有六焉一曰敦教化二曰勸親睦三曰均戶口四曰較稅賦五曰較戰守六曰去姦民者是也三曰厚貨財所謂厚貨財者其別又有二焉一曰省費用二曰定電制者是也

厲法禁

四曰訓兵旅所謂訓兵旅者其別又有三焉一曰蓄材用二曰練軍實三曰倡敢勇者也是也別而言之十有七焉故謂之策別

厲法禁

昔者聖人制為刑賞知天下之樂乎賞而畏乎刑也是故施其所樂者自下而上民有一介之善不終朝而賞隨之是以以上之為善者足以知其無有不賞也施其所畏者自上而下公卿大臣有毫髮之罪不終朝而罰隨之是以下之為不善者亦足以知其無有不罰也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夫天下之所謂權豪貴顯而難令者此乃聖人之所借以徇天下也舜誅四凶而天下服何也此四族者天下之大族也夫惟聖人為能繫天下之大族以服小民之心故其刑罰至于措而不用周之衰也商鞅韓非峻刑酷法以督責天下然所以為得者用法始於貴戚大臣而後及于疎賤故能以其國霸由此觀之商鞅韓非之刑非疎之刑而所以用刑者舜之術也後之庸人不深

原其本末而復以舜之用刑之術與商鞅韓非同類而藉之法禁之

不行效尤之不止由此其故也今天州縣之吏受賂以懲獄其罪至干除名而其官不足以贖則至于嬰木索受答箠此亦天下之至辱也而士大夫或冒行之何者其心有所不服也今天夫大吏之為不善非特簿書米鹽出入之間也其位愈尊則其所受愈大其權愈重則其下愈不敢言幸而有不畏權勢之士出力而排之又幸而不為上下之所抑以遂成其罪則其官之所減者至于罰金蓋無幾矣夫過惡暴著于天下而罰不傷其毫毛鹵莽於公卿之間而繼悉於州縣之小吏用法如此宜其天下之不心服也用法而不服其心雖刀鋸斧鉞猶將有所不避而况木索答箠哉方今法令至嚴觀其所以防姦之具一舉足且入其中而大吏犯之不至干可畏其故何也天下之議者曰古者之制刑不上大夫大臣不可以法加也嗟夫刑不上大夫者豈曰大夫以上有罪而不刑歟古之人君責其公卿大臣至重而待其士庶人至輕也責之至重故其所以約束之者愈寬待之至輕故其所以堤防之者甚密矣所貴乎大臣者惟其不待約束而後免於罪戾也是故約束愈寬而大臣益以畏法何者其心以為人君之不我疑而不忍欺也苟幸其不疑而輕犯法則固以不容於誅矣故夫大夫以上有罪不從於訊鞠論報如士庶人之法斯以為刑不上大夫而已矣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其慈官臨民苟有罪皆書於其所謂歷者而至于館閣之臣出為郡縣者則遂罷去此其聖人之意欲有以重責之也奈何其與士庶人較罪之輕重而又以其爵秩耶夫律有罪而得以首免者所以開盜賊小人自新之塗而今之卿大夫有罪亦得以首免是以盜賊小人待之如天下惟無罪也是以罰不可得而知其有罪而待免其罰則何以今天下今天夫大臣有不法或者既以舉之而詔曰勿推此何為者也聖人為天下道不容有此曖昧而不決故曰厲法禁自大臣始則小臣不犯矣

抑虎俸

夫所貴乎人君者予奪自裁而不牽於衆人之論也天下之學者莫

不欲仕仕者莫不欲貴如從其欲則舉天下皆貴而後可惟其不可從也是故仕不可以輕得而貴不可以易致此非有所吝也爵祿出乎我者我也以為可予而予之我以為可奪而奪之彼雖有言者不足畏也天下有可畏者賦歛不可以不均刑罰不可以不平乎令不可以不擇此誠足以致天下之安危而可畏者也我欲慎爵賞愛名器而賢者以為不可是為足師哉 國家自近歲以來吏多而闕少率一官而三人共之居者一人去者一人而伺之者又一人是一官而有二人者無事而食也且其進官之日淺而閑居之日長以其進官之所得而為閑居仰給之資是以貪吏常多而不可禁此用人之大弊也古之用人其取之至寬而用之至狹取之至寬故賢者不隔用之至狹故不肖者無所容記曰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然則是取之者未必用也今之進士自二人以下者皆試官夫試之者豈一定之謂哉固將有所廢置焉耳 國家取人有制策有進士

六蘇文粹卷三十一

有明經有詞科有任子有府史雜流凡此者雖衆無害也其終身進退之決在乎召見改官之日此尤不可以不愛惜慎重者也今之議者不過曰多其資考而責之以舉官之數且彼有勉彊而已資考既見而舉官之數亦以及格則將執文墨以取必於我雖千百為輩莫敢不盡與臣切以為今之患正在於任人太過是以為一定之制使天下可以歲月必得甚可惜也 方今之便莫若使吏六考以上皆得以名聞于吏部吏部以其資考之遠近舉官之衆寡而次第其名然後使一二大臣雜治之察之以其才器之優劣而定其等歲終而奏之以詔天子廢置度天下之吏每歲以物故罪免者幾人而增損其數以所奏之等補之及數而止使其子奪亦難出牛賢不肖之間而無有定之制則天下之吏不敢有必得之心將自奮厲磨淬以求聞于時而奮之所謂用人之大弊者亦不勞而自去然而議者必曰法不一定而以才之優劣為差則是好惡之私有以啟之也臣以為不然夫法者本以存其大綱而其出入變化固難付之於人昔者唐

有天下舉進士者羣至於有司之門唐之制惟有司之信也是故有司得以搜羅天下之賢士而習知其為人至於一日之試則固已不取矣唐之得人於斯為盛今以名聞於吏部者每歲不過數十百人使一二大臣得以訪問參考其才雖有失者蓋已寡矣如必曰任法而不任人天下之人必不可信則夫一定之制臣未知其果不可以為效也

決疑蔽

所貴乎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者何也天下不訴而無冤不調而得其所欲此堯舜之感也其次不能無訴而必見察不能無調而必見省使遠方之賤吏不知朝廷之高而一介之小民不識官府之難而後天下治今夫一人之身有一心兩手而已疾痛苛癢動於百體之中雖其甚微不足以為患而手隨至夫手之至豈其一二而聽之心哉心之所以素愛其身者深而手之所以素聽於心者淺是故不待使令而卒然以自至聖人之治天下亦如此而已官之衆寡四

六蘇文粹卷三十一

海之廣使其關節脈理相通為一叩之而必聞觸之而必應大是以天下可使為一身天子之貴士民之賤可使相愛相親使同氣使同體可使救今也不然天下有不幸而訴其冤如訴於天有不得已而謁其所欲如謁於鬼神公卿大臣不能究其情而付之於胥吏故凡賄賂先至者朝請而夕得徒手而來者終年而不獲至於故常之事人之所當得而無疑者莫不務為留滯以待請屬舉天下之幸之非非金錢無以行之昔者漢唐之弊患法不明而用之不密使吏得以空虛無據之法而繩天下故小人以無法為效令也法令明具而用之至密舉天下惟法之知所欲排者有小如法而可指以為瑕所欲與者雖有所乖戾而可借法以為解故小人以法為效令也天下所為多事者尊卑之誠多耶吏欲有所嚮而未得則所故相仍紛然而不決此王化之所以壅遏而不行也昔相文之霸官官奉職不待教令而辦四方之實至不有司王猛之治秦事至纖悉莫不

矣至暮而符下及出開郡縣皆以被符其令行禁止而無留事者至  
千織悉莫不皆然符堅以戎狄之種至為霸王之彊國富貴及升平  
者猛之所為固宜其然也今天下治安大吏奉法不敢顧私而府史  
之屬招權鬻法長吏心知而不問以為當然此其弊有二而已事繁  
而官不勤故權在胥吏欲去其弊也莫如省事而厲精省事莫如任  
人厲精莫如自上率之今之所謂至繁天下之事關於其中許者之  
多而謁者之衆莫如中書與三司天下之事分于百官而中書聽其  
治要郡縣錢弊制于轉運使而三司受其會計此宜若不至于繁多  
然中書不待奏課以定其黜陟而罷與其事則是不任有司也三司  
之吏推加應虛至于毫毛以繩郡縣則是不任轉運使也故曰省事  
莫如任人古之聖王受日以求治辨色而視朝苟少安焉而至于日  
出則終日為之不給以少而言之一日而廢一事一月則可知也一  
歲則事之積者不可勝數矣欲事之無繁則必勞於始而逸於終最  
與而晏罷天子未退則宰相不敢歸安于私第宰相日晏而不退則

本義大經卷七

五

百官莫不震悚盡力於王事而不敢宴游如此則為德隱微莫不舉  
矣天子求治之勤過于先王而議者不稱于季之晏朝而稱舜之無  
為不論文王之日昃而論始皇之量書此何以率天下之怠耶臣故  
曰厲精莫如自上率之則雍散決矣

專任使

夫吏之與民猶工人之操器易器而操之其始莫不粗醜而不相得  
是故雖有長才擇能之士朝夕而去則不如庸人之久且便也自漢  
至今言吏治者皆推孝文之時以為任人不可以倉卒而責其成功  
又其三歲一遷吏不為長遠之計則其所施設一切出於苟簡此天  
下之士爭以為言而臣知其未可以卒行也夫天下之吏惟其病多  
而未有所以處也是以擾擾在此如使五六年或七八年而後遷則  
有十年不得調者矣朝廷方將減任子清冗官則其行之當有所  
待而臣以為當今之弊有甚不可者夫京兆府天下之所觀望而  
化王政之所由始也四方之衝兩河之穴舟車商賈之所聚金珠

結之所積故其民不知有耕稼織紉之勞富貴之所移貨利之所賦  
故其民不知有恭儉廉退之風以書數為終身之能以府史賤吏為  
鄉黨之榮故其民不知有儒學講習之賢夫是以獄訟繁滋而訟不  
可止為治者益以苟且而不暇及於教化四方觀之使風俗日以薄  
惡未始不由此也今天夫為京兆者戴星而出見燭而入案牘盈室交  
乎其前拱手而待命者足相躡乎其庭持詞而求訴者肩相摩乎其  
門懂懂焉不知其為誰一訊而去得罪者不知其得罪之由而無罪  
者亦不知其無罪之實如此則刑之不服赦之不悛獄訟之繁未有  
已也夫大司農者天下之所以贏虛外計之所從受命也其財賦之  
出入簿書之交錯縱橫變化足以為姦而不可推究上之人不能盡  
知而付之吏吏分職乎其中者以數十百人其耳目足以及吾之所  
不及是以能者不過相舉其大綱而不能者惟吏之聽賄賂交乎其  
門四方之有求者聚乎其家天下之大弊無過此二者臣竊以為今  
省府之重其擇人宜精其任人宜久凡今之弊皆不精不久之故何

本義大經卷三

六

則天下之賢者不可以多得而賢者之中求其治繁者又不可以人  
人而能也幸而有一人焉又不又而去夫世之君子苟有志于天下  
而欲為長遠之計者則其效不可以朝夕見其始若迂闊而其終必  
將有所可觀也某月不報政則朝廷以為是無能為者不待其成而  
去之而其翕然見稱于人者又以為有功而擢為兩府然則是為省  
府者能與不能皆不得久也夫以省府之繁終歲不得休息朝廷既  
以汲汲而去之而其人亦莫不汲汲而求去夫胥吏者皆老於其局  
長子孫於其中以汲汲求去之人而御長子孫之吏此其相視如客  
主之勢宜其效不可得而去也省府之位不為卑矣苟有能者而  
老于此不為不用矣古之用人者知其父勞於位則時有以賜子勸  
獎之以厲其心不聞其驟遷以奪其成效今天下之吏縱未能一舉  
久而不遷至于省府亦不可以倉卒而去更知其父居而不去也則  
其欺詐固已少衰矣而其人亦得深思慮慮周旋於其間不過十年  
將必有卓然可觀者也

無責難者將有所深責也昔者聖人之立法使人可以過而不可以不及何則其所求於人者衆人之所能也天下有能爲衆人之所不能者固無以加矣而不能者不至於犯法天下如此而猶有犯者然後可以深懲而決去之由此而言則聖人之所以不責人之所不能者將以深責平人之所能也後之立法者雖於是責人以其所不能而其所不能者不深責也是以其法不行而其事不立夫事不可以兩立也聖人知其然故有所取必有所捨有所禁必有所寬寬之則其禁必止捨之則其取必得今天下之吏不可以人人而知也故使長吏舉之又恐其舉之以私而不得其人也故使長吏任之他日有欺事則以連坐其過惡重者其罰均且夫人之難知自堯舜病之矣今日爲善而明日爲惡猶不可保况於十數年之後其幼者已壯其壯者已老而猶執其一時之言使同被其罪不已過乎天下之人仕而未得志也莫不勉彊爲善以求舉惟其既已收官而無憂是故

六韋志卷三七

七

蕩然無所不至方其在州縣之中長吏親見其廉謹勤幹之節則其勢不可以不舉而又安知其終身之所爲哉故曰今之法責人以其所不能者謂此也一縣之長察一縣之屬一郡之長察一郡之屬職司者察其屬郡者也此三者其屬無幾耳其貪其廉其寬猛其能與不能不可謂不知也今且有人牧羊羊者而不知其肥瘠是可復以爲牧人歟夫爲長而屬之不知則此固可以罷免而無足惜者今其屬官有罪而其長不即以聞他日有以告者則其長不過爲失察其去官者又以不坐夫失察天下之微罪也職司察其屬郡縣各察其屬此非人之所不能而罰之甚輕亦可怪也今之世所以重發職吏者何也夫吏之貪者其始必詐廉以求舉舉者皆王公貴人其下者亦卿大夫之列以身任之居官者莫不愛其同類等夷之人故其樹根牢固而不可動連坐者常六七人甚至十餘人此如盜賊實劫良民以苟求免耳爲法之弊至於如此亦可憂已乎如臣之策以職司守令之罪罪舉官以舉官之罪罪職司守令今使舉官與所舉

之罪均縱又加之舉官亦無如之何終不能逆知終身之廉者而後舉持推之於幸不幸而已苟以其罪罪職司守令後其舉誠有以察察之臣知貪吏小人無容足之地又何必於舉官焉難之

無沮善

昔者先王之爲天下必使天下欣欣然常有無窮之心力行不倦而無自棄之意夫惟自棄之人則其爲惡也甚毒而不可解是以聖人畏之設爲高位重祿以待能者使天下皆得踴躍自奮援而來惟其才之不逮力之不足是以終不能至於其間而非聖人塞其門絕其塗也夫然故一介之賤吏閭閻之匹夫莫不奔走於善至於老死而不知休息此聖人以術驅之也天下苟有甚惡而不可忍也聖人既已絕之則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此非獨不仁也以爲既已絕之彼將一旦肆其忿毒以殘害吾民是故絕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絕既已絕之又復用之則是驅之於不善而又傲之以其具也無所望而爲善無所愛惜而不爲惡者天下一人而已矣以無所望之人而責其

六韋志卷三七

八

爲善以無所愛惜之人而求其不爲惡又付之以人民則天下知其不可也世之賢者何常之有或出於賈豎賤人甚者至於盜賊往往而是而儒生貴族世之所望爲君子者或至於放肆不軌小民之所不若聖人知其然故不逆定於其始進之時而徐觀其所試之效使天下無必得之由亦無必不可得之道天下知其不可以必得也然後勉彊於功名而不敢僥倖知其不至於必不可得也然後有以自慰其心久而不懈嗟夫聖人之所以鼓舞天下之人日化而不自知者此其爲術歟後之爲政者則不然與人以必得而絕之以必不可得此其意以爲進賢而退不肖然天下之弊莫甚於此今夫制策之及等進士之高第皆以一日之間而決取終身之富貴此雖一時之文人而未知其臨事之能否則其用之不已太速乎天下有用而絕之者三州縣之吏苟非有大過而不可復用則其他犯法皆可使竭力爲善以自贖而今世之法一陷於罪戾則終身不遷使之不自聊賴而疾視其民肆意妄行而無所顧惜此其初未必小人也

不幸而陷於其中途窮而無所入則遂以自棄府史賦吏爲國者知其不可闕也是故歲久則補以外官以其所從來之卑也而限其所至則其中雖有出羣之才終亦不得齒於士大夫之列夫人出身而仕者將以求貴也貴不可得而至矣則將惟富之末此亦勢然也如是則雖至於鞭笞殘辱而不足以禁其貪故夫此二者苟不可以遂棄則宜有以少假之也入貴而仕者皆得補郡縣之吏彼知其終不得遷亦將逞其一時之欲無所不至夫此誠不可以遷也則是用之過而已臣故曰絕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絕此三者之謂也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二十七

蘇軾集卷二十七

九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二十八

東坡先生

策別

安萬民

教化

夫聖人之於天下所持以爲牢固不拔者在乎天下之民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惡也昔者三代之民見危而授命見利而忘義此非必有爵賞勸乎其前而刑罰驅乎其後也其心安於爲善而忸怩於不義是故有所不爲夫民知其所不爲則天下不可以敵甲兵不可以威利祿不可以誘可殺可辱可饑可寒而不可與叛此三代之所以享國長久而不拔也及至秦漢之世其民見利而忘義身危而不能授命法禁之所不及則巧僞變詐無所不爲疾視其長上而幸其災因之以水旱加之以盜賊則天下蕩然無復天子之民矣世之儒者嘗有言曰三代之時其所以教民之具甚詳且密也學校之制射

鄉之節冠昏喪祭之禮粲然莫不有法及至後世教化之道衰而盡廢其具是以若此無耻也然世之儒者蓋亦嘗試以此等教天下之民矣而卒以無效使民好文而益媮飾詐而相高則有之矣此亦儒者之過也臣愚以爲若此者皆好古而無術知有教化而不知名實之所存者也實者所以信其名而名者所以求其實也有名而無實則其名不行有實而無名則其實不長凡今儒者之所論皆其名也昔武王既克商散財發粟使天下知其不貪桀下賢俊使天下知其不驕封先聖之後使天下知其仁誅飛廉惡來使天下知其義如此則其教化天下之實固已立矣天下蓬然皆有忠信廉耻之心然後文之以禮樂教之以學校觀之以射鄉而謹之以冠昏喪祭民是以目擊而心諭安行而自得也及至秦漢之世專用法吏以督責其民至于今千有餘年而民日以貪冒嗜利而無耻儒者乃始以三代之禮所謂名者而繩之彼見其登降揖讓齋辟俯偻之容則掩口而竊笑聞鐘鼓管絃希夷軍緩之音則驚顧而不樂如此而欲望其遷善

遠罪不已難平臣愚以爲宜先其實而後其名擇其近於人情者而先之今夫民不知信則不可與父居於安民不知義則不可與同處於危平居則欺其吏而有急則叛其君此教化之實不至天下之所以無變者幸也欲民之知信則莫若務實其言欲民之知義則莫若務去其貪往者西河用兵而家人子弟皆籍以爲軍其始也言告以權時之宜非久役者如是當復爾輩少焉皆刺其額無一人得免自寶元以來諸道以兵爲辭而增賦者至今皆不爲除去夫如是將何止民之詐欺哉夫所貴乎縣官之尊者爲其恃於四海之富而不爭於錐刀之末也其與民也優其取利也緩古之聖人不得已而取則時有所置以明其不貪何者小民不知其說而惟貪之知今雞鳴而起百工雜作匹夫入市操挾尺寸吏且隨而稅之扼吭拊背以收絲毫之利古之設官者求以裕民今之設官者求以勝民賦歛有常限而以先期爲賢出納有常數而以羨息爲能天地之間苟可以取者莫不有禁求利太廣而用法太密故民日趨於貪臣愚以爲難行之言當有所必行而可取之利當有所不取以教民信而示之義若曰國用不足而未可以行則臣恐其失之多於得也

大蘇文粹卷三八

勸親睦

夫民相與親睦者王道之始也昔三代之制畫爲井田使其比閭族黨各相親愛有急相賙有喜相慶死喪相恤疾病相養是故其民安居無事則往來歡欣而獄訟不生有寇而戰則同心并力而緩急不離自秦漢以來法令峻急使民離其親愛欣歡之心而爲鄰里告訐之俗富人子壯則出居貧人子壯則出贅一國之俗而家各有法一家之法而人各有心紛紛乎散亂而不相屬是以禮讓之風息而爭鬪之獄繁天下無事則務爲欺詐傾以自成天下有變則流徙渙散相棄以自存嗟夫秦漢以下天下何其多故而難治也此無他民不愛其身故輕犯法輕犯法則王政不行欲民之愛其身則莫若使其父子親兄弟和而妻子相好夫民仰以事父母旁以睦兄弟而俯以卹妻子則其所賴於生者重而不忍以其身輕犯法三代之政莫

尚於此矣今欲教民和親則其道必始於宗族臣欲復古之小宗以收天下不相親屬之心古者有大宗有小宗故世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古者諸侯之子弟異姓之卿大夫始有家者不取禰其父而自使其嫡子後之則爲大宗族人宗之雖百世而宗子死則爲之服齊衰九月故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禰別子而自使其嫡子爲後則爲小宗小宗五世之外則無服其繼禰者親兄弟爲之服其繼祖者從兄弟爲之服其繼曾祖者再從兄弟爲之服其繼高祖者三從兄弟爲之服其服大功九月而高祖以外親盡則易宗故曰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小宗四有繼高祖者有繼曾祖者有繼祖者有繼禰者與大宗爲五此所謂五宗也古者立宗之道嫡子既爲宗則其庶子之嫡子又各爲其庶子之宗其法止於四而其實無窮自秦漢以來天下

大蘇文粹卷三八

無世卿大宗之法不可以復立而其可以收合天下之親者有小宗之法存而莫之行此甚可惜也今夫天下所以不重族者有族而無宗也有族而無宗則族不可合族不可合則雖欲親之而無由也族人而不相親則忘其祖矣今世之公卿大臣賢人君子之後所以不能世其家如古之父遠者其族散而忘其祖也故莫若復小宗使族人相率而尊其宗子宗子死則爲之加服犯之則以其服坐貧賤不敢輕而富貴不敢以加之冠昏必告喪必赴此非有所難行也今夫良民之家士大夫之族亦未必無孝悌相親之心而族無宗子莫爲之糾率其勢不得相親是以世之人有親未盡而不相往來冠昏不相告死不相赴而無知之民遂至于父子異居而兄弟相訟然則王道何從而興乎嗚呼世人之患在於不務遠見古之聖人合族之法近於迂闊而行之某月則望其有益故夫小宗之法非行之難而在乎久而不息也天下之民欲其忠厚和柔而易治其必自小宗始矣

均戶口

夫中國之地足以食中國之民有餘也而民常病於不足何哉地無  
變遷而民有聚散聚則舉於不足之中而散則棄於有餘之外是故  
天下常有遺利而民用不足昔者三代之制度地以居民民各以其  
夫家之衆寡而受田于官一夫而百畝民不可以多得尺寸之地而  
地亦不可以多得一介之民故其民均而地有餘當周之時四海之  
內地方千里者九而京師居其一有田百同而為九百萬夫之地山  
林陵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為六百萬夫之地又  
上中下田三等而通之以再易為率則王畿之內足以食三百萬之  
報以九州言之則是二千七百萬夫之地也而計之以下農夫一夫  
之地而食五人則是萬有三千五百萬人可以仰給於其中當成康  
刑措之後其民極盛之時九州之籍不過千三萬四千有餘夫地以  
十倍而民居其一故穀常有餘而地力不耗何者均之有術也自井  
田廢而天下之民轉徙無常惟其所樂則聚以成市側有躡足以爭  
羣常擊妻負子以分升合雖有豐年而民無餘蓄一遇水旱則弱者

六 蘇秦卷三

四

轉於溝壑而強者聚為盜賊地非不足而民非加多也蓋亦不得均  
民之術而已夫民之不均其弊有二上之人賤農而貴木忽故而重  
新則民不均夫民之為農者莫不重遷其墳墓廢其桑林果蔬牛  
未耜皆為子孫百年之計惟其百工伎藝無事樹藝游乎浮食之民  
然後可以懷輕食而極其所往是故上之人賤農而貴木則農民捨  
其耜而游於四方擇其所利而居之其弊一也凡人之情急於父  
安而謹於新集水旱之後盜賊之餘則必省刑罰薄稅賦輕力役以  
懷逋逃之民而其父安而無變者則不肯無故而加賦是故上之人  
忽故而重新則其民稍稍引去聚於其所重之地以至於衆多而不  
能容其弊二也臣欲去其二弊而開其二利以均斯民昔者聖人之  
興作也必因人之情故易為功必因時之勢故易為力今欲無故而  
遷徙安居之民分多而益寡則怨謗之門盜賊之端必起於此未享  
其利而先被其害臣愚以為為民之情莫不懷土而重去惟士大夫出  
身而仕者粗於遷徙之樂而忘其鄉昔漢之制吏二千石皆徙諸陵

為今之計可使天下之吏往至其者皆徙荆襄唐亦許汝陳蔡之間  
今士大夫無不樂居於此者故恐獨往而不能濟彼見其儔類等  
之人莫不在焉則其去惟恐後耳此其所謂因人之情夫天下不能  
歲歲而豐也則必有饑饉流亡之所民方其困急時父子且不能相  
顧又安知去鄉之為厭哉當此之時募其樂徙者而使所過履之費  
不其厚而民樂行此其所謂因時之勢然此二者皆授其困貸其耕  
耘之具而緩其租然後可以固其意夫如是天下之民其庶乎有息  
肩之漸也

較賦役

自兩稅之興因地之廣狹瘠腴而制賦因賦之多少而制役其初蓋  
其均也昔之厚賦則其財足以供習之重役則其力足以堪何者其  
輕重厚薄一出於地而不可易也戶無常賦賦地以為賦入無常後  
視賦以為後是故貧者鬻田則賦輕而富者每地則後重此所以度  
民力之所勝亦所以破兼井之門而塞僥倖之源也及其後世歲月

蘇秦卷三

五

既又則小民稍稍為度官吏耳目之所不及則雖有法其公行而  
不忌矣夫一夫之賦官知其為賦之多少而不知其為地之幾何也  
如此則增損出入惟其意之所為官吏雖明法其意嚴而其勢無由  
以止絕且其為政常起於貿易之際夫鬻田者必窮迫之人而所從  
鬻者必富厚有餘之家富者恃其有餘而鬻之貧者迫於饑寒而欲  
其速售是故多取其地而少入其賦有田者力其窮困之中苟可以  
緩一時之急則不暇計其他日之利害故富者地日以益而賦不加  
多貧者地日以削而賦不加少又其為政者謂免其賦後者則數畝  
之地加之以數倍之賦而收其少半之直或謂亦食其直之微而取  
焉是以數十年來天下之賦大抵清亂有兼井之族而賦其輕有貧  
弱之家而不免於重役以至於破敗流離而不知其所往其賦存而  
其人亡者天下皆是也夫天下不可以有僥倖也天下有一人焉  
倖而免則亦必有一人焉不幸而受其弊今天下僥倖者如此之衆  
則其不幸而受弊者從可知矣三代之賦以什一為輕今之法本不



至於什一而取然天下嗷嗷然以賦歛為病者豈其歲久而歲生偏重而不均以至於此歟雖然天下皆知其為患而不能去何者勢不可也今欲按行其地之廣狹瘠腴亦將一切出於其意之喜怒而其患益深是故士大夫畏之而不敵議而臣以為此最易見者顧弗之察耳夫易田者必有契契必有所直之數具所直之數必得其廣狹瘠腴之實而官必據其所直之數而取其易田之稅是故欲知其地之廣狹瘠腴可以其稅推也又遠者不可復知矣其數年之間皆足以推較求之故府猶可得而見者其稅多者則知其直多其直多者則知其田多且美也如此而其賦少其後輕夫人亡而賦存者可以有均矣需田者皆以其直之多少而給其賦重為之禁而使不敢以不實之直而書之契則夫自今以往者貿易之際為姦者其少息矣要以知凡地之所直與凡賦之所宜多少而以稅參之如此則一持籌之吏坐於帳中足以周知四境之虛實不過數月而民得以少蘇不然十數年之後將不勝其弊重者日以輕輕者日以重而未知其

六 義釋卷天

六

所終也

致戰守

夫當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於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其患不見於外而將見於他日今不為之計其後將有所不可救者若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雖平不敢忘戰秋冬之際致民田獵以講武教之以進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習於鐘鼓旌旗之間而不亂使其心志安於斬刈殺伐之際而不懼是以雖有盜賊之變而民不至於驚潰及至後世用迂儒之議以去兵為王者之盛節天下既定則卷甲而藏之數十年之後甲兵頓弊而人民日以安於佚樂卒有盜賊之警則相與恐懼詭言不戰而走開元天寶之際天下豈不大治惟其民安於太平之樂泰於游蕩酒食之間其剛心勇氣消耗鈍眊痿廢而不復振是以區區之祿山一出而東之四方之民駭奔為質之為囚虜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因以微矣蓋嘗論之天下之勢譬如一身王公貴人所以養其身者豈不至哉而

其平居常苦於多疾至於農夫小民終歲勤苦而未嘗告病此其故何也夫風雨霜露寒暑之變此疾之所由生也農夫小民感夏力作而窮冬暴露其筋骸之所衝犯肌膚之所浸漬輕霜露而押風雨是故寒暑不能為之毒今王公貴人處於重屋之下出則乘輿與風則襲裘雨則御蓋凡所以慮患之具莫不備至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小不如意則寒暑入之矣是故善養生者使之能逸而能勞步趨動作使其四肢扭於寒暑之變然後可以剛健疆力涉險而不傷夫民亦然今者治平之日又天下之人驕惰靡弱如婦人孺子不出於閨門論戰鬪之事則縮頸而股慄聞盜賊之名則掩耳而不願聽而士大夫亦未嘗言兵以為生事擾民所不可長此不亦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歟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愚者見四方之無事則以為變故無自而有此亦不然矣今國家所以奉西北之虜者歲以百萬計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無厭此其勢必至於戰戰者必然之勢也不先於我則先於彼不出於西則出於北所不可知者有遲速遠近

七 義釋卷天

七

而要之不能免也天下苟不免於用兵而用之不以漸使民於安樂無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則其為患必有所不測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臣所謂大患也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講習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陣之節後民之司盜者授以擊刺之術每歲終則聚於郡府如古郡國之法有勝負有賞罰而行之既久則又以軍法從事然議者必以為無故而動民又撓以軍法則民將不安而臣以為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則其一旦將以不教之民而驅之戰夫無故而動民雖有小怨然孰與夫一旦之危哉今天下屯聚之兵驕豪而多怨陵壓百姓而邀其上者何故此其心以為天下之知戰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皆習於兵彼知有所敵則固以破其毒謀而折其驕氣利害之際豈不亦甚明歟

去姦民

自昔天下之亂必生於治平之日休養生息而姦民得容於其間蓄而不發以待天下之釁至於時有所激勢有所乘則潰裂四出不終



朝而毒流於天下聖人知其然是以嚴法禁督官吏以司察天下之  
姦民而去之夫大亂之本必起於小姦惟其小而不足畏是故其發  
也常至於亂天下今夫世人之所愛以爲可畏者必曰豪俠大盜此  
不知豪者之說也天下無小姦則豪俠大盜無以爲資且其治平無  
事之時雖欲爲大盜將安所容其身而其殘忍貪暴之心無所發洩  
則亦時出爲盜賊聚爲博奕群飲於市肆而叫號於郊野小者呼雞  
逐狗大者推牛發冢無所不至捐父母棄妻孥而相與嬉遊凡此者  
舉非小盜也天下有農鋤耕不務相率而剽奪者皆嚮之小盜也昔  
三代之聖王果斷而不疑誅除擊去無有遺類所以擁護良民而使  
安其居及至後世刑法日以深嚴而去姦之法乃不及於三代何者  
待其敗露自入於刑而後去也夫爲惡而不入於刑者固已衆矣有  
終身爲不義而其罪不可指名以附於法者有巧爲規避持吏短長  
而不可詰者又有因緣幸會而免者如必待其自入於刑則其所去  
者蓋無幾耳昔周之制民有罪惡未麗於法而官於州里者桎梏而

公孫文粹卷三

八

坐諸嘉石重罪役之禁以次輕之其下罪三月役使州里任之然後  
有而舍之其化之不從威之不格患苦其鄉之民而未入於五刑者  
謂之罷民凡罷民不使冠帶而加明刑任之以事而不齒於鄉黨由  
是觀之則周之盛時日夜整齊其人民而鋤去其不善譬如魚入網  
日馳驅踐踏於草茅之中搜求伏兔而搏之不待其自投於網羅而  
後取也夫然故小惡不容於鄉大惡不容於國禮樂之所以易化而  
法禁之所以易行者由此之故也今天下又安 天子以仁恕爲心  
而士大夫一切以寬厚爲稱 上意而懦夫庸人又有僥倖務出罪  
人外以邀雲霓之賞而內以待陰德之報臣是以知天下頗有不誅  
之姦將爲子孫憂宜明勅天下之吏使以歲時糾察凶民而徙其尤  
無良者不必待其自入於刑而聞則命使出按郡縣有不孝不弟不  
悌好訟而數犯法者皆誅無赦一鄉之姦則一鄉之人悅誅一  
國之姦則一國之人悅要以誅案而況衆則雖碎亦如此而已矣天  
下有三患而竊賊之憂不與焉有曰大臣之憂有外諸侯之憂有匹

夫羣起之禍此三者其勢常相持內大臣有權則外諸侯不叛外諸  
侯彊則匹夫羣起之禍不作今者內無權臣外無彊諸侯而萬世之  
後其可憂者姦民也臣故曰去姦民以爲安民之終云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二十八

公孫文粹卷三

九

厚貨財

省費用

夫天下未嘗無財也昔周之興文王武王之國不過百里當其受命四方之君長交至於其廷軍旅四出以征伐不義之諸侯而未嘗患無財方此之時關市無征而山澤不禁取於民者不過什一而財有餘及其衰也內食千里之租外收千八百國之貢而不足於用由此觀之夫財豈有少哉人君之於天下俯已以就人則易為功仰人以援已則難為力是故廣取以給用不如節用以廉取之為易也臣請得以小民之家而推之夫民方其窮困時所望不過十金之資計其衣食之費妻子之奉出入於十金之中寬然而有餘及其一旦稍稍蓄聚衣食既足則心意之欲日以漸廣所入益衆而所欲益以不

三蘇文粹卷二十九

給不知罪其用之不節而以爲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愈貪求愈多而財愈不供此其爲惑未可以知其所以然也蓋亦反其始而思之夫嚮者豈能寒而不衣饑而不食乎今天下汲汲乎以財之不足爲病者何以異此 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之地至狹也然歲歲出師以誅討僭亂之國南取荆楚西平巴蜀而東下并潞其費用之衆又百倍於今可知也然天下之士未嘗思其始而喘喘焉患今世之不足則亦其惑矣夫爲國有三計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計則可以九年無饑也歲之所入足用而有餘是以九年之蓄常閒而無用卒有水旱之變盜賊之憂則官可以自辦而民不知如此者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貧四夷盜賊不能使之困此萬世之計也而其不能者一歲之入纔足以爲一歲之出天下之產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雖不至於虐取其民而有急則不免於厚賦故其國可靜而不可動可逸而不可勞此亦一時之計也至於最下而無謀者量出以

爲入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天下晏然無大患難而盡困矣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則料何以加之此所謂不終月之計也今天下之利莫不盡取山林薈蕪莫不有禁關有征市有租鹽鐵有權酒有課茶有筭則凡表世苟且之法莫不盡用矣譬之於人其少壯之時豐饒勇武然後可以望其無疾以至於壽考今未五六十而衰老之候具見而無遺者八九十者將何以待其後耶然天下之人方且窮思竭慮以廣求利之門且人而不思則以爲費用不可復省使天下而無鹽鐵酒茗之稅將不爲國乎臣有以知其不然也天下之費固有去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難而無益者矣臣不能盡知請舉其所聞而其餘可以類求焉夫無益之費名重而實輕以不急之費而被之以莫大之名是以疑而不敢去三歲而郊而赦放而賞此縣官有不得已者天下吏士數日而待賜此誠不可以卒去至千大吏所謂股肱耳目與縣官同其憂樂者此豈亦不得已而有所畏耶天子有七廟今又飾老佛之宮而爲之祠閣已過矣又使大臣以使領之歲給

三蘇文粹卷二十九

以巨萬計此何爲者也天下之吏爲不少矣將患未得其人苟得其人則凡民之利莫不備舉而其患莫不盡去今河水爲患不使濱河州郡之吏親視其災而責之以救災之術顧爲都水監夫四方之水患豈其一人坐籌於京師而盡其利害入卜有轉運使足矣今江淮之間又有發運使賜之厚徒兵之衆其爲營營計設蓋嘗聞之卑有畜馬者患牧人欺之而盜其芻菽也又使一人焉爲之脫長廐長立而馬益羸合爲政不求其本而治其末自是而推之天下無益之費不爲不多矣臣以爲凡若此者日求而去之自當慶以往莫不有益惟無輕其重釐而積之則天下庶乎少息也

定軍制

自三代之衰井田廢兵農異處兵不得休而爲民民不得息肩而無事於兵者有餘年而未有如今日之極者也三代之制不可復追矣至於漢唐猶有可得而言者夫兵無事而食則不可使聚聚則不可使無事而食此二者相勝而不可並行其勢然也夫有百頃之

間田則足以牧馬千駟而不知其費聚千駟之馬而輸百頃之芻則其費百倍此易曉也昔漢之制有踐更之卒而無管田之兵雖皆出於農夫而方其為兵也不知農夫之事是故郡縣無常屯之兵而京師亦不過有南北軍期門羽林而已邊境有事諸侯有警皆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至于軍事已而兵休則淡然各復其故是以其兵雖不知農而天下不至于弊者未嘗聚也唐有天下置十六衛府兵天下之府八百餘所而屯于關中者至有五百然皆無事則力耕而積穀不唯以自贍養而又有以廣儲蓄之儲是以其兵雖聚于京師而天下亦不至于弊者未嘗無事而食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于京師三輔者以數十萬計皆仰給於官有漢唐之患而無漢唐之利擇其偏而兼用之是以兼受其弊而莫之分也天下之財近自淮甸而遠至于平吳蜀凡舟車所至人力所及莫不盡取以歸于京師然無事而賦歛之厚至于不可復加而三司之用猶苦其不給其弊皆起於不耕之兵聚于內而食四方之貢賦非特如此而已又有徭隸往

蘇文粹卷三十九

三

來屯戍于郡縣者昔建國之初所在分裂擁兵而不服太祖太宗躬探甲冑力戰而取之既降其君而籍其疆土矣然其故累餘孽猶有存者上之人見天下之難合而恐其復發也於是出禁兵以戍之夫自藩府而小至於縣鎮往往皆有京師之兵由此觀之則是天下之地一尺一寸皆天子自為守也而可以長久而不變乎費莫大於養兵養兵之費莫大於征行今出禁兵而戍郡縣遠者數千里其月廩歲給之外又日供其糗糧三歲而一遷往者紛紛來者費雖不過數百萬而而其歸無以異於數十萬之兵三歲而一出征也農夫之力安得不竭餽運之卒安得不疲且今天下未嘗有戰關之事武夫悍卒非有勞伐可以邀其上之人然皆不得為休息閑居無用之兵者其意以為為天子出戍也是故美衣豐食開府置金帛若有所負一逆其意則欲羣起而噪呼此何為者也天下一家且數百年矣民之戴君至于海隅無以異於畿甸亦不必疑疑四方之兵而專信禁兵也曩者蜀之有妖賊與近歲貝州之亂未必非禁

兵致之臣愚以為郡縣之土兵可以漸訓而陰奪其權則禁兵可以漸省而無用天下武健豈有常哉山川之所習風氣之所味四方之民一也昔者戰國嘗用之矣蜀人之怯懦吳人之短小皆常以抗衛于上國又安得禁兵而用之今之土兵所以純弊劣弱而不振者彼見郡縣皆有禁兵而待之異等是以自棄于賤隸役夫之間而將吏亦莫之訓也苟禁兵可以漸省而以其資糧益優郡縣之土兵則彼固以歡欣踴躍出于意外戴主之恩而願效其力又何遽不如禁兵耶夫土兵日以多禁兵日以少天子慮從捍城之外無所復用如此則內無屯聚仰給之費而外無遷徙供餽之勞費之省者又已過半矣

訓兵旅

蓄材用

夫今之所患兵弱而不振者豈士卒寡少而不足使歟器械鈍弊而不足用歟抑為城郭不足守歟廩食不足給歟此數者皆非也然所

蘇文粹卷三十九

四

以弱而不振則其無材用也夫國之有材譬如山澤之有猛獸江河之有蛟龍伏乎其中而威乎其外悚然有所不可狎者至于猷虺之所蟠疥豚之所伏雖千仞之山百尋之溪而人易之何則其見于外者不可欺也天下之大不可謂無人朝廷之尊百官之富不可謂無才然以區區之二虜舉數州之衆以臨中國抗天子之威犯天下之怒而其氣未嘗少衰其衰未嘗少挫則是其心無所畏也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令朝廷之士不能無憂而大臣恬然未有拒絕之議非不欲絕也而未有以待之則是朝廷無所恃也公邊之民西顧而戰慄牧馬之士不敢擊弓而北魯之士未戰而先期於敗則是民輕其上也外之憂莫無所畏內之朝廷無所恃而民又自輕其上此猶足以為有人乎天下未嘗無才思所以求才之道不至古之聖人以無益之名而致天下之寶以可見之寶而較天下之虛名二者相為用而不可廢是故其始也天下莫不紛然奔走從事於其間而莫之以其終不肖者無以欺其上此無他先名而後實也不先其

名而唯實之求則來者寡則不可以有所擇以一旦之急而用不擇之人則是不先名之過也天子之所擢天下之所奔也今夫孫吳之書其讀之者未必能戰也多言之士專論兵者未必能用也進之以武舉試之以騎射天下之奇才未必至也然將以求天下之實則非此三者不可以致以為未必然而棄之則是其必然者然不可得而見也往者西師之興其先也惟不以虛名多致天下之才而擇之以待一旦之用故其兵興之際四顧惶惑而不知所措於是設武舉購方略收勇悍之士而開猖狂之言不愛高爵重賞以求彊兵之術當此之時天下雖然莫不自以為知兵也來者日多而其言益以無據至于臨事終不可用執事之臣亦遂厭之而知其無益故兵休之日舉從而廢之今之論者以為武舉方略之類適足以開僥倖之門而天下之實才終不可以求得此二者皆過也夫既已用天下之虛名而不較之以實至其弊也又舉而廢其名使天下之士不復以兵術進亦已過矣天下之實才不可以求之於言語又不可以較

三蘇文卷三十九

五

之於武力獨見之於戰耳戰不可得而試也夫故見之於治兵子玉治兵於蔦終日而畢鞭七人贊三人且為晉亂之以為剛而無禮知其必敗孫武始見試以婦人而猶足以取信於閭閻使知其可用故凡欲觀將帥之才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欺也今夫新募之兵騎而難令勇悍而不知戰此真足以觀天下之才也武舉方略之類以來之新兵以試之觀其顏色和易則足以見其氣約束堅明則足以見其威坐作進退各得其所則足以見其能凡此者皆不可不也故曰先之以無益之虛名而較之以可見之實庶乎可得而用也

練軍實

三代之兵不待擇而精其故何也兵出於農有常數而無常人國有事要以一家而備一正卒如斯而已矣是故老者得以養疾弱者得以為閭民而役於官者莫不替其壯子弟故其無事而田獵則未嘗發老弱之民兵行而餽糧則未嘗食無用之卒使之足輕險阻而手易器械聰明足以察旗鼓之節彊銳足以犯死傷之地千乘之衆而

人人足以自擇故殺人少而成功多費用省而兵卒強蓋春秋之時諸侯相并天下自戰其經傳所見謂之敗績者如城濮鄆陵之役皆不過犯其偏師而獵其游卒歛兵而退未有僵屍百萬流血於江河如後世之戰者何也民各推其家之壯者以為兵則其勢不可得而多殺也及至後世兵民既分兵不得復而為民於是始有老弱之卒夫既已募民而為兵其妻子孱弱既已託於營伍之中而其姓名既已書於官府之籍行不得為商居不得為農而仰食於官至于衰老而無歸則其道誠不可以棄去是故無用之卒雖薄其食糈而皆彊之終身凡民之生自二十以上至於衰老不過四十餘年之間勇銳彊力之氣足以犯堅冒刃者不過二十餘年今糜之終身則是一卒凡二十年無用而食于官也自此而推之養兵十萬則是五萬人可去也屯兵十年則是五年為無益之費也民者天下之本而財者民之所以生也有兵而不可使戰是謂棄財不可使戰而驅之戰是謂棄民臣觀秦漢之後天下何其殘敗之多耶其弊皆起於分民而為

三蘇文卷三十九

六

兵兵不得休使老弱不堪之卒拱手而就戮故有以百萬之衆而見屠於數千之兵者其良將善用不過以為餌委之啖賊嗟夫三代之衰民之無罪而死者其不可勝數矣今天下募兵至多往者陝西之役舉籍平民以為兵加以明道寶元之間天下旱蝗以及近歲青齊之饑與河朔之水災民急而為兵者日以益衆舉籍而按之近歲以來募兵之多無如今日者然從老弱不教不能當古之十五而衣食之費百倍於古此甚非所以長久而不變者也凡民之為兵者其類多非良民方其少壯之時博非飲酒不安於家而後能捐其身至其少衰而氣沮蓋亦有悔而不可復者矣臣以謂五十已上願復為民者宜聽自今以往民之願為兵者皆三十以下則收限以十年而除其籍民三十而為兵十年而復歸其精力思慮猶可以養生送死為終身之計使其應募之日心知其不出十年而為十年之計則除其籍而不怨以無用之兵終日坐食之費而為重募則應者必衆如此縣官長無老弱之兵而民之不任戰者不至於無罪而死彼皆知其

不過十年而復為平民則自愛其身而重犯法不至於叫呼無賴以自棄於凶人今天天下之患在於民不知兵故兵常驕悍於民常怯賊盜攻之而不能禦我狄掠之而不能抗今使民得吏代而為兵得復還而為民則天下之知兵者衆而盜賊我狄將有所忌然猶有言者將以為十年而代者已去而新者未教則緩急有所不濟夫所謂十年而代者豈其舉軍而並去之有始至者有既久者有將去者有當代者新故雜居而教之則緩急可以無憂矣

倡勇敢

臣聞戰以勇為主以氣為次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于倡倡莫善乎私此二者兵之微權英雄豪傑之士所以陰用而不言於人而人亦莫之識也臣請得以備言之夫倡者何也氣之先也有人人之勇怯有三軍之勇怯人人而較之則勇怯之相去若蓬與楹至於三軍之勇怯則一也出於君之命而間而差於羣釐之際故其權在將與君人固有暴征獸而不擇兵出入於白刃之中而色不變者有見虺蜴而知走則鐘鼓之聲而戰慄

蘇文粹卷九

七

者是勇怯之不齊至於如此則閭閻之小民爭劇賦笑卒然之間而或至於殺人當其發也其心翻然其色勃然若不可以已者雖天下之勇夫無以過之及其退而思其身顛其妻子未始不惻然悔也此非必勇者也氣之所乘則奪其性而忘其故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翻然勃然於未悔之間而甘不善者用其翻然勃然之心而開其自悔之意則是不戰而先自敗也故曰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均是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為奮而爭先而致其死則翻然者衆矣弓矢相及劍楯相交勝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目於一夫之先登則勃然者相繼矣天下之大可以名劫也三軍之衆可以氣使也諺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苟有以發之及其翻然勃然之間而用其鋒是之謂倡倡莫善乎私天下之人性者其其百勇首居其一是一勇者難得也指其妻子棄其身以臨白刃是勇者難能也以難得之人行難能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者在矣天子必

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之人之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以望其為倡故凡緩急而肯為倡者必其上之所異也昔漢武帝欲觀兵于四夷以逞其無厭之求不愛通侯之賞以招勇士風告天下以求奮擊之人然卒無有應者於是嚴刑峻法致之死地而聽其以深入贖罪使勉彊不得已之人馳驟於死亡之地是故其將降而兵破敗而天下幾至於不測何者先無所異之人而望其為倡不已難乎私者天下之所惡也然而為己而私之則私不可用為其贖於人而私之則非私無以濟蓋有無功而可賞有罪而可赦者凡所以媿其心而善其為倡也天下之禍莫大於上作而下不應上作而下不應則上亦將窮而自止方西戎之叛也天子非不欲赫然誅之而將帥之臣謹守封略外視內顧莫有一人先奮而致命而士卒亦循循焉莫肯盡力不得已而出爭先而歸故西戎得以肆其猖狂而吾無以應則其勢不得不重賂而求和其患起於天子無同憂患之臣而將軍無腹心之士西師之休十有餘年矣用法益密而進人益難賢者不見異勇者不見私天下務為奉法循令要以如式而止臣不知其緩急將誰為之倡哉

蘇文粹卷九

八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二十九

策斷

二虜為中國患至深遠也天下謀臣猛將豪傑之士欲有所逞於西北者久矣聞之兵法曰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衛者臣愚以為一官使獨任其責而執政之臣得以專治內事苟天下之弊莫不盡去紀綱修明食足而兵彊百姓樂業知愛其君卓然有不可勝之備如此則臣固將備論而極言之夫天下將興其積必有源天下將亡其發必有門聖人者唯知其門而塞之古之亡天下者四而天子無道不與焉蓋有以諸侯驕偏而至於亡者周唐是也有以臣夫橫行而至於亡者秦是也有以大臣執權而至於亡者漢魏是也有以蠻夷內侵而至於亡者二晉是也詞馬氏使此七代之君皆能逆知其

蘇文粹卷三十

所由亡之門而塞之則至于今可以不廢惟其諱亡而不為之備或備之而不得其門故禍發而不救夫天子之執蟠於天下而結於民心者甚厚故其亡也必有大階焉而日潰之其窺之甚難其取之甚密曠日持久然後可得而間蓋非有一日卒然不救之患也是故聖人必於其全盛之時而塞其所由亡之門蓋臣以為當今之患外之可畏者西戎北狄而內之可畏者天子之民也西戎北狄不足以為中國之大憂而其動也有以召內之禍內之民實執存亡之權而不能獨起其發也必將待外之變先之以戎狄而繼之以吾民臣之所謂可畏者在此而已昔者歐國之患起於多求而不供供者有倦而求者無厭以有倦待無厭而能久安於無事天下未嘗有也故夫二虜之患特有遠近耳而要之以至於跋取問今之所以戰者何也其無乃出於倉卒而備於一時乎且夫兵不素定而出於一時當其危疑擾攘之間而吾不能自必則權在敵國權在敵國則吾欲戰不能欲休不可進不能戰而退不能休則其計將出於求和求和而自

我則其所以為權者必重軍旅之後而繼之以重備則國用不足國用不足則加賦於民加賦而不已則凡暴取豪奪之法不得不施於今之世矣天下一動變生無方國之大憂將必在此蓋嘗聞之用兵有權權之所在其國乃勝是故國無小大兵無彊弱有小國弱兵而見畏於天下者權在焉耳千鈞之牛制於三尺之童弭耳而下之曾不如狙猿之奮擲於山林此其故何也權在人也我欲則戰不欲則守戰則天下莫能支守則天下莫能窺昔者秦嘗用此矣開關出征以攻諸侯則諸侯莫不願割地而求和諸侯割地而求和於秦秦人未嘗急於割地之利若不得已而後應故諸侯常欲和而秦常欲戰如此則權固在秦矣且秦非能疆於天下之諸侯秦能自必而諸侯不能是以天下百變而卒歸於秦諸侯之利固在從橫也朝聞陳軫之說而今為從暮聞張儀之計而散為橫秦則不然橫人之欲為橫從人之欲為從皆使其自擇而審處之諸侯相顧而終莫能自必則權之在秦不亦宜乎嚮者寶元慶曆之間河西之役可以見矣其

蘇文粹卷三十

始也不得已而後戰其終也逆探其意而與之和又從而厚餽之惟恐其一日復戰也如此則賊常欲戰而我常欲和賊非能常戰也特持其欲戰之形以乘吾欲和之勢要用而後得志是以中國之大而權不在焉欲天下之安則莫若使權在中國欲權之在中國則莫若先發而後罷示之以不憚形之以好戰而後天下之權有所歸矣今夫庸人之論則曰勿為禍始古之英雄之君豈其樂禍而好殺唐太宗既平天下而又歲歲出師以從事於夷狄蓋晚而不倦暴露於千里之外親擊高麗者每焉凡此者皆所以爭先而處強也當時羣臣不能深明其意以為敵國無憂而我則發之夫為國者使人備已則權在我而使已備人則權在人當太宗之時四夷狼顧以備中國故中國之權重苟不先之則彼或以觀其權矣而我又鯁鯁焉惡戰而樂罷使敵國知吾之所忌而取必於吾如此則雖有天下吾安得而為之唐之衰也惟其威兵而畏戰一有敗勦則就旋焉縮首而去之是故羣臣執其權以要天子及至憲宗奮而不顧雖小挫而不

為之沮當此之時天下之權在於朝廷伐之則足以為威舍之則足以為恩臣故曰先發而後能則權在我矣

策斷中

臣聞用兵有可以逆為數十年之計者有朝不可以謀夕者攻守之方戰鬪之術一旦百變猶以為拙若此者朝不可以謀夕者也古之欲謀人之國者必有一定之計勾踐之取吳秦之取諸侯尚祖之取項籍皆得其至計而固執之是故有利有不利有進有退百變而不同而其一定之計未始易也勾踐之取吳是驕之而已秦之取諸侯是散其從而已高祖之取項籍是間疎其君臣而已此其至計不可易者雖百年可知也今天下晏然未有用兵之形而臣以為必至於戰則其攻守之方戰鬪之術固未可以豫論而臆斷也然至於用兵之大計所以固執而不變者臣請得以豫言之夫西戎比胡豈為中國之患而西戎之患小比胡之患大此天下之所明知也管仲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故二者皆所以為憂而臣以為兵之所

三蘇文粹卷三

加宜先於西故先論所以制御西戎之大略今天下御戎戰則天下莫不以為魯勝大小之勢莫也然而勢有所激則大者失其所以為大而小者忘其所以為小故有以鄒勝魯者矣夫大有所短小有所長地廣而備多備多而力分小國聚而大國分則強弱之勢將有所反大國之人譬如千金之予自重而多疑小國之人計窮而無所恃則致死而不顧是以小國常勇而大國常怯恃大而無戒則輕戰而屢敗知小而自畏則深謀而必克此又其理然也夫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去者以其君臣上下歡欣相得之際也國大則君尊而上下不交將軍貴而吏士不親法令繁而民無所措其手足若夫小國之民截然若一家也有憂則相恤有急則相赴凡此數者是小國之所長而大國之所短也夫大國而不用其所長使小國常出於其所短雖百戰而百屈豈足怪哉且夫大國則固有所長矣長於戰而不長於守夫守者出於不足而已譬之於物入而不用則易以腐敗故凡繫擄進取所以用大也孫武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

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自敵以上者未嘗有不戰也自敵以上而不戰則是有餘而用不足之計固已失其所長矣凡大國之所恃吾能分兵而彼不能分吾能數出而彼不能應譬如千金之家日出其財以周市利而販夫小民終莫能與之競者非智不若其財少也是故販夫小民雖有桀黠之才過人之智而其勢不得不折而入於千金之家何則其所長者不可以與較也西戎之於中國可謂小國矣嚮者惟不用其所長是以聚兵連年而終莫能服今欲用吾之所長則莫若數出莫若分兵臣之所謂分兵者非分屯之謂也分其居者與行者而已今河西之戎卒惟患其多而莫之適用故其便莫若分兵使其十一而行則一歲可以十出十二而行則一歲可以五出十一而十出十二而五出則是一人而戰一出也吾一歲而一出彼一歲而十被兵焉則眾寡之不得與較不敵亦已明矣夫用兵必出於敵人之所不能我大而敵小是故我能分而彼不能此吳之所以肆楚而隋之所以狂陳歟夫御戎之術不可

三蘇文粹卷三

以逆知其詳而其大略臣未見有過此者也  
其次請論北狄之勢古者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然所以能敵之者其國無君臣上下朝覲會同之節其民無殺米絲麻耕作織紉之勞其法令以言語為約故無文書符傳之繁其居處以逐水草為常故無城郭邑居聚落守望之助其備禦肉酪足以為養生送死之具故戰則人人自鬪敗則驅牛羊遠徙不可得而破蓋非獨古聖人法度之所不加亦其天性之所安者猶狙猿之不可使冠帶虎豹之不可被以羶紉也故中行說教單于無愛漢物所得綽髻皆以馳草棘中使衣褲離裂以示不如梳裝之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漚醢之便美也由此觀之中國以法勝而匈奴以無法勝聖人知其然是故精修其法而謹守之築為城郭濬為溝池大倉庫實府庫明烽燧遠斥堠使民知金鼓進退坐作之節勝不相先敗不相乘此其所以謹守其法而不敗失也一失其法則不如無法之為便也故



夫各輔其性而安其生則中國與胡木不能相仇惟其不然故皆有以相制胡人之不可從中國之法猶中國之不可從胡人之無法也今夫佩玉服韍冕而垂旒者此宗廟之服所以登降揖讓折旋俯仰爲容者也而不可以騎射今夫鷹夷而用中國之法豈能盡如中國哉苟不能盡如中國而雜用其法則是佩玉服韍冕而垂旒而欲以騎射也昔吳之先斷髮文身與魚鼈龍蛇居者數十世而諸侯不敢窺也其後楚申公巫臣始教以乘車射御使出兵侵楚而闔廬夫差又逞其無厭之求開溝洫水與齊晉爭滄池之會疆自冠帶吳人不勝其弊卒入於越夫吳之所以彊者乃其所以亡也何者以蠻夷之資而貪中國之美宜其可得而圖之哉西晉之亡也匈奴鮮卑氏羗之類紛紜於中國而其豪傑間起爲之君長如劉元海符堅石勒慕容儁之儔皆以絕異之姿驅駕一時之賢俊其彊者至有天下太半然終於覆亡相繼遠者不過一傳再傳而滅何也其心固安於無法也而束縛於中國之法中國之人固安於法也而苦其無法君

三蘇文粹卷三

五

臣相戾上下相厭是以雖建都邑立宗廟而其心岌岌然常若寄居於其間而安能久乎且人而棄其所得於天之分未有不亡者也契丹自五代南侵乘石晉之亂奄至京師觀中原之富麗廟社宮闈之壯而悅之知不可以留也故歸而竊習焉山前諸郡既爲所并則中國士大夫有立其朝者矣故其朝廷之儀百官之號文武選舉之法都邑郡縣之制以至於衣服飲食皆雜取中國之象然其父子聚居貴壯而賤老貪得而忘失勝不相讓敗不相救者猶在也其中未能革其犬羊豺狼之性而外牽於華人之法此其所以自投於陷穽網羅之中而中國之人猶曰今之匈奴非古也其措置規畫皆不復變夷之心以爲不可得而圖之亦過計矣且夫天下固有沈謀陰計之士也昔先王欲圖大事立奇功則非斯人莫之與共秦之尉繚謀之陳平皆以構組之間而制敵國之命此亦王者之心期以紓天下之禍而已彼契丹者有可乘之勢三而中國未之思焉則亦足惜矣臣觀其朝廷百官之衆而中國士大夫交錯於其間固亦有堅後慷慨

不屈之士而詭靡及於公卿鞭扑行於殿陛貴爲將相而不免囚徒之耻宜其有愧憤鬱結而思變者特未有路耳凡此皆可以致其心雖不爲吾用亦以間疎其君臣此由余之所以入秦也幽燕之地自古號多雄傑名於圖史者往往而是自宋之興所在賢俊雲合響應無有遠邇皆欲洗濯磨淬以觀上國之光而此一方獨陷於非類昔太宗皇帝親征幽州未克而班師聞之謀者曰幽州士民謀欲執其帥以城降者聞乘輿之還無不泣下且胡人以爲諸郡之民非其族類故厚歛而虐使之則其思內附之心豈待深計哉此又足爲之謀也使其上下相猜君民相疑然後可攻也語有之曰鼠不容穴啣窠數也彼僭立四都分置守宰倉廩府庫莫不備具有一旦之急適足以自累守之不能棄之不忍華夷雜居易以生變如此則中國之長足以有所施矣然非特如此而已也中國不能謹守其法彼慕中國之法而不能純用是以勝負相持而未有决也夫蠻夷者以力攻以力守以力戰力不能則逃中國則不然其守以形其攻以勢

三蘇文粹卷三

其戰以氣故百戰而力有餘形者有所不守而敵人莫不忌也勢者有所不攻而敵人莫不德也氣者有所不戰而敵人莫不懼也苟去此三者而角於力則中國固不敵矣尚何云乎伏惟國家留意其大者而爲之計其小者臣未敢言焉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三十



策

禹之所以通水之法

自禹而下至於秦千有餘年濱河之民班白而不識濡足之患自漢而下至於今數千年河之為患絲絲而不絕豈聖人之功烈至漢而熄哉方戰國之用兵國于河之壩者三晉為多而魏文侯時白圭治水最為有功而孟子譏其以鄰國為壑自是之後或決以攻或濬以守新坊交興而故道旋失然聖人之述尚可以訪之於耆老秦不亦治而遺患於漢漢之法又不足守夫禹之時四瀆唯河最難治以難治之水而用不足守之法故歷數千年而莫能以止也聖人亦憐生民謀諸廊廟之上左右輔弼之臣又訪諸布衣之間苟有所懷孰敢不盡蓋陸人不能舟而没人未嘗見舟而便操之親被其患知之宜詳當今莫若訪之海濱之老民而與天下之小學古者斯有決塞

水蘇文粹卷三十一

一

之事必使通知經術之臣計其利害又使水工行視地勢不得其工不可以濟也故夫三十餘年之間而無一人能與水利者其學亡也禹貢之說非其詳矣然而高下之勢先後之次序之大小與其蓄洩之宜而致力之多少亦可以槩見大抵先其高而後低下始於北之異州而東至於青徐南至於荆揚而西訖於梁雅之間江河淮泗既平而衡漳洛水伊洛瀍澗之屬亦從而治濬畎澮導九川滌大野陂九澤而蓄洩之勢便兗州作十三載而嶠夷既略故其用力各有多少之宜此其凡也孟子曰禹之治水也水由地中行此禹之所以通其法也愚竊以為治河之要宜推其理而酌之以人情河水湍悍雖亦其性然非堤防激而作之其勢不至如此古者河之側無居民棄其地以為水委今也堤之而墮民其土所謂愛尺寸而忘千里也故曰堤防省而水患衰其理然也

修廢官舉逸民

古者民羣而歸君君擇臣而教其民其初蓋甚簡也唐虞以來頗可

見矣歷夏商至周法令日滋而官亦隨益故其數三百六十蓋亦見不得已也書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又曰夏商官倍亦克用又言其官雖多於古而天下亦以治也周之衰也宣王振之號為中興而重黎之後失其守而為司馬氏陵遲至孔子之時周公之典蓋壞矣卿世卿大夫世大夫而賢者無以進孔子慨然而歎欲修廢官舉逸民以歸天下之心行四方之政而春秋亦譏世祿之臣蓋傷時之至也自秦更三代之制官秩一變漢循其舊往往增置歷世公襲以至千今遂為大備愚思官之耗民而未知廢官之可舉也然古之官其名存其實亡者多矣司農卿不貢以金穀之虛贏尚書令不問以百官之殿最此豈非王體之重歟 國家自天聖中詔天下以經術古文為事自是博學之君子莫不羣進於有司然所以待之之禮未盡故潔廉難合之士尚未盡出今優其禮而天下之逸民至矣且夫山崑林谷之士雖有豪傑之才固未知有簿書吏事也而剛毅訥直不識諱忌故先王置之拾遺補闕之間此其屬任之方也噫自孔子沒

水蘇文粹卷三十一

二

世之君子安其富貴而不復思念天下有廢而不修之官逸而不舉之民今 明策丁寧而求之以發孔子千載之長憂此天下之幸也  
天子六軍之制  
周禮之言田賦夫家屯徒之數聖王之制也其言五等之君封國之大小非聖人之制也戰國所增之文也何以言之按鄭氏說武王之時周地狹小故諸侯之封及百里而止周公征伐不服斥大中國故大封諸侯而諸公之地至五百里不知武王之時何國不服而周公之所征伐者誰也東征之役見于詩書豈其際地千里而史不載耶此甚可疑也周之初諸侯八百春秋之世存者無數十鄭子產有言古者大國百里今晉楚千乘若無侵小何以至此子產之博物其言宜可信先儒或以周禮為戰國陰謀之書亦有以也王制公族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孟子之說亦如此三代之通法魯之車千乘魯也春秋大蒐大閱皆以議書言其事之多徒之眾非魯之所宜有故曰大也夫周之制四丘為甸甸出長轂一乘魯之無千甸之

卦亦明矣然公車千乘之舟千詩何也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天子之馬止於十二閑而詩有騶化三千美其富不遂其僭不害其為詩也夫千乘之積雖為七萬五千人而有羨卒處其半焉故三萬者公徒而已魯襄公之十一年初作三軍僅公之世未至於三萬愚又疑夫詩人張而大之也

休兵久矣而國用益困

中國之有夷狄之患猶人之有手足之疾也不忍藥石之苦針砭之傷一旦流而入於骨髓則愚恐其苦之不止於藥石而傷之不止於針砭也中國以禽獸視二虜故每歲啖以厚利使就羈縻聖人之愛中國而不欲殘民之心古未嘗有矣然夷狄貪婪漸不可啓日當日驕久亦難制故自寶元以來賦歛日繁雖休兵十有餘年而民適以困者潛削而不知也昔先皇帝震怒舉大兵問罪匈奴師不踰時而醜虜就盟西夏之役邊臣治兵振旅不及數年旋亦解甲彼其時之費與今無已之賂不可以同日而語矣天子恭儉過於文景百

三蘇文粹卷三十一

三

官奉法無敢踰階而二虜者實殘吾民此天下雄俊英偉之士所以搢臆而太息也且夫舉天下之大而誅數縣之虜故上足而內外莫不驩欣棄有限之財而塞無厭之心故取於民者愈多而藏於國者愈急此天下之所明知而易達之理惟上之人實圖之

關隴游民私鑄錢與江淮漕卒為盜之由

三代之所以養民者備矣農力耕而食工作器而用商賈資焉而通之於天下其食無不義之食也其器無不義之器也商賈通人而不以不義資之也夫以飲食器用之利而皆以義得焉使民之所以要利者非義無由也後之世賦取無度資幣無法義窮而詐勝夫三代之民非誠好義也使天下之利皆出於義而民莫不好也後之所以使民要利者非詐無由也是故法令日滋而弊益煩刑禁甚嚴而姦不可止嗚呼久矣其如此也治其本朝今而夕從救其末百世不敗也私治之弊始於錢輕使錢之直若金之直雖賞之不為也今秦蜀之中又裂紙以為幣符信一加化土亦以為金玉奈何其使民不奔

而郊之也夫樂死而惡生者天下之至情也我且以死徇之然猶相繼而赴於市者饑寒驅其中而無以自生也曰等死耳而或免焉嗚呼卒之衛生於窮乏而無告家平舟楫之上長子孫乎江淮之間布褐不完藜藿不給大欠積雪水之至涸而龜手爛足者累歲不得代不為盜賊無所逞志若稍優其給而代其勞宜亦衰息且夫見利而不動者伯夷叔齊之事也窮困而不為不義者顏淵之事也以伯夷叔齊顏回之事而求之無知之民亦已過矣故夫廷尉大農之所患者非民之罪也非兵之罪也上之人之過也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三十一

三蘇文粹卷三十一

四

東坡先生

孔子養易有申文辭而無損益者

問易之為書要以必可為必然可指之論也其始有畫而無文後世聖人始為之辭蓋亦微見其端而其或為仁或為義或大小則付之後世學者之分然世益又遠則學者或入於邪說故凡孔子之所為養易者特以防閑其邪說使之縱橫旁午要不失正而非以為必然可指之論也是故其用意廣而其辭約竊守深觀之孔子蓋有因爻辭而申言之若無所損益於其辭之義者甚眾比之初六有孚比之無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小畜之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損之六四損其疾使遠有喜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大有之上九自天佑之吉無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佑也夫既已言之矣而孔子又申言之使無所損益

三蘇文粹卷三十二

於其辭之義則孔子固多言也乃孔子則有不勝言者故願與諸君論之

王弼引論語之文以解易當否

問聖人之言各有方也苟為不達執其一方而輒以為常則天下之惑者不可以勝原矣昔者孔子以為喪欲速貧死欲速朽而有子以為非君子之言乃孔子則有所由發也善乎有子之知孔子也語曰棺自既盥而往者吾不欲觀之易曰觀盥而不薦語曰吾豈匏瓜也哉安能繫而不食易曰以杞包瓜有頃自天是二者其言則同而其所以言者可得而同歟王弼之於易可以為深矣然因其言之適同遂以為訓使學者不得不惑亦不可不辨

韓子論荀揚荀卿議六子班固論子長范曄論班固

問古之作者苟非聖人皆有所偏徇其偏則已流廢其長則已苛二者皆非所謂善學也君子以其身之正知人之不正以人之不正知其身之有所未正也既以正人又反以正己此所以慕過而成名也

昔者韓子論荀揚之疵而韓子之疵有甚於荀揚荀卿議六子之蔽而荀卿之蔽不下於六子班固之論子長也以爲是非謬於聖人而范曄之論班固也以爲目見毫毛而不見睫自今而觀之不知范氏之書其果逃於目睫之論也歟其末也而莫或正之故願問數子之得失非務以相高而求勝蓋亦樂夫儒者之以道相正也

漢之禍凡六變

問人主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其國常至於不可救者何也所憂者非其所以亂與亡而其所以亂與亡者常出於其所不憂也請借漢以言之昔者高帝之世天下既平矣當時之所憂者韓彭英盧而已此四王者皆不能終高帝之世相繼什滅而不復續及至呂氏之禍則由異姓也呂氏既已滅矣而吳楚之憂幾至於亡國方韓彭呂氏之禍惟恐同姓之不蕃熾昌大也然至其為憂則又過於異姓遠矣文景少世以為諸侯分裂破弱則漢可以百世而無憂至於武帝諸侯之難少衰而匈奴之患方熾則又以爲天下之憂止於此矣

本蘇文粹卷三十二

二十一

及昭宣元成之世諸侯王既已無足憂者而匈奴又破滅臣事於漢然其所以卒至於中絕而不救則其所不慮之王氏也世祖既立上德韓彭之難中鑒七國之變而下悼王氏之禍於是盡侯諸將而不任以事裁減同姓之封而黜三公之權以為前世之弊盡去矣及其衰也宦官之權威而黨錮之難起士大夫相與掩鼻而遊談者以為天子一日誅宦官而解黨錮則天下猶可以無事於是外召諸將而內省其君宦官既誅無遺類而董卓曹操之徒亦因以亡漢漢之所憂者凡六變而其亂與亡輒出於其所不憂而終不可備由此觀之治亂存亡之勢其皆有以取之與抑將不可推如江河之徙移其勢自有以相激而不自知歟其亦可以理推力救而莫之爲也今將使聖至而應之患至而爲之謀則天亦之患不可以勝防而教化不可以嗟變矣則亦將朝文而慕質忽竟之而驟猛歟意者亦可以長守而不變雖有小患而不足卹者歟願因論漢而極言其所以然

關中戰守古今不同與夫用兵之難易

問古者師出受成於學兵固學者之所宜知也今關中之事又諸君之所親履而目見者昔者六國之勢秦蓋有全關中之地不加廢也而東備齊南備楚近則備韓魏遠則備燕趙有敵國之憂而無中原之助然而當是時也攘却西戎至千餘里今也天下為一獨以關中之地西備羌戎三方無敵國之憂而又內引百郡以為助備備焉自固之不暇以百倍之勢而無若人分毫之功此不可不論也古之為兵者戍其地則用其地之民戰其野則食其野之粟守其國則乘其國之馬是以外披兵而內不知此所以百戰而殆也今則不然戍邊用東北之人糴糧用內郡之錢騎戰用西寇之馬是以一郡用兵而百郡騷然此又不可不論也昔者衛為狄所滅齊威公以車三十乘封文公於楚丘及其末年至三百乘故其詩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騶牝三千以為資之四夷則衛之所近者莫若狄也狄與衛為仇讎其勢必不以馬與衛然則衛獨以何術而能致此之多耶今欲使被兵之郡自用其民自食其粟自乘其馬而不得其

術故願聞其詳

蘇文粹卷三

三

取人用人之法

問任人而不任法則法簡而人重任法而不任人則法繁而人輕法簡而人重其弊也請謁公行而威勢下移法繁而人輕其弊也人得苟免而賢不肖均此古今之通患也夫欲入法並用輕重相持當安所折衷使近古而宜今有益而無損乎今舉於禮部者皆用糊名易書之法選於吏部者皆用長守不易之格六卿之長不得一用其意而胥吏姦人皆出及其間此豈治世之法哉如使有司皆若唐以前得自以其意進退天下士大夫官吏恣擅流言紛紜之害將何以上之夫古之人何修而免於此夫豈無術不講故也願聞其詳

賞功罰罪之疑

問古之為爵賞所以待有功也以為有功而後爵天下必有善者是故有無功而爵者六德六行以與賢人是也古之為刑罰所以待有罪也以為有罪而後罰則天下必有遺惡是故有無罪而罰者行偽

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是也夫人之難知自堯舜病之惟幸其有功故有以為賞之名惟因其有罪故有以為罰之之狀而天下不爭今使無功之人名之以某德而爵之無罪之人狀之以某惡而誅之則天下不知其所從而上下亦將耗亂而喪其所守然則古之人將何以處此歟方今法令明具政若畫一然猶有冒昧以僥倖巧詆以出入者又况無功而賞無罪而罰歟古之人將必有以處此也

引經斷獄

問古者禮刑相為表裏禮之所去刑之所取詩曰叔問如臯陶在臯獻囚而漢之盛時儒者皆以春秋斷獄今世因人以立重因事以立法事無窮而法日新則唐之律令有失其本矣而况禮與春秋儒者之論乎夫欲追世俗而忘反則教化日微流經術而為斷則人情不安願聞所以折衷於斯二者

漢唐不變秦隋之法近世乃欲以新易舊

蘇文粹卷三

四

問昔漢受天下於秦因秦之制而不害為漢唐受天下於隋因隋之制而不害為唐漢之與秦唐之與隋其治亂安危至相遠也然而卒無所改易又况於積安久治其道固不事變也世之君子以為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病其說之不效急於有功而歸咎於法制是以頻年遣使冠蓋相望於道以求民之所患若罷去茶禁歸之於民不以刑獄委任武吏至於考功取士皆有所損益行之數年卒未見其成而紛紜之議爭以為不便嗟乎此特其小者耳事之可變將復有大於此者今欲盡易天下之騎卒以為府兵盡驅天下之異教以為齊民盡罷天下之惰吏以為考課盡革天下之游手以為農其為拂世厲俗非特如今之所行也其小者且不能辦則其大者又安敢議然則是終不可變歟抑將變之不得其術歟將已得其術而紛紜之議不足卸歟無乃其道可變而不在其迹歟所謂勝殘去殺者其卒無效歟願聞其詳

勤而或治或亂斷而或亂或表信而或安或危

問所貴乎學士大夫者以其通古今而考成敗也昔之人嘗有以是成者我必襲之嘗有以是敗者我必反之如是其可乎昔之為人君者出不能勤然而或勤以治亦或以亂文王之曰其漢豈之厲精始皇之程書隋文之傳餐其為勤一也其之為人君者患不能斷然而或斷以興亦或以衰晉武之平吳憲宗之征蔡符堅之南伐宋人之北侵其為斷一也昔之為人君者不信其臣然而或信以安亦或以危秦穆之於孟明漢昭之於霍光燕噲之於子之德宗之於盧杞其為信一也此三者皆人君之所難有志之士所常咨嗟慕望世而不獲者也然考此數君者治亂興衰安危之效相友如此豈可不求其故歟夫貪慕其成功而為之與懲其敗而不為此二者皆過也學者將何取焉按其已然之迹而詆之也易推其未然之理而辨之也難是以未及見其成功則文王之勤無以異於始皇而方其未敗也符堅之斷與晉武何辨請舉此數君者得失之源所以相反之故特詳觀焉

全錄文粹卷三十一

隋文帝戶口之蕃倉廩府庫之盛

五

問古者以民之多寡為國之貧富故管仲以陰謀傾魯梁之民而商鞅亦招三晉之人以并諸侯當周之盛時其民物之數登於王府者蓋拜而受之自漢以來丁口之蕃息與倉廩府庫之盛莫如隋其責賦輸籍之法必有可觀者然學者以其得天下不以道又不過再世而亡是以鄙之而無傳焉孔子曰不以人廢言而况可以廢一代之良法乎文帝之初有戶三百六十餘萬平陳所得又五十萬至大業之始不及二十年而增至八百九十餘萬者何也方是時布帛之積至於無所容資儲之在天下者至不可勝數及其敗亡塗地而洛口諸倉猶足以致百萬之眾其法豈可少哉 國家承平百年戶口之衆有過於隋然以今之法觀之特便於徭役而已國之貧富何與焉非徒無益於富今且以多為患生之者寡食之者衆是以公私枵然而百弊並生夫立法創制將以遠追三代而曾隋氏之不及此豈可不論其故哉

漢文帝之行事有可疑者三

問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其子之至於斯也亦可謂用力省而成功博矣 陛下嗣位于今四年未言而民信之無為而天助之雖羣臣有司不足以識知感德之所在然竊意其萬一殆專以仁孝禮義好生納諫治天下也子大夫生於此時而又以德行道藝賓興于庭將必有意於孟子之言正君而國定願聞所謂一言而興邦修身而天下服者夫堯舜尚矣學者無所復議自漢以來道德純備未有如文帝者也今考其行事而可疑者三上林令吏之不才而虎圍雷夫才之過人者也才者遺而不錄不才者置而不問則事之不廢壞者有幾然則兵偃刑措何從而致之南越不臣寵以使者吳王不朝賜以几杖此與唐之陵夷藩鎮自立以邀旄鉞者何異不幾於姑息海間之政歟傳曰三王臣主俱賢五霸不及其臣文帝不及賢能自以為過之既見不如也文帝嘗稱者數帝自以為不如而魏文帝乃以為過之此又何也抑過之為賢

全錄文粹卷三十一

六

歐陽自謂不如為賢歟漢文之所以為文始以是三者而可疑如此故願與子大夫論之以待 上問而發焉

宰相不當以選舉為嫌

問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文武之功未有不以得人而成者也仲尼旅人也而門人可使南面重耳亡公子也而從者足以相國漢之得人感於武宣皆拔之勞牧之中而表之公卿之上世主不以為疑士大夫不以為嫌者風俗厚而論議正也宋蔡廓為吏部尚書黃散以下皆得自用而廓以為薄已今自宰相不得專選舉一命以上皆得付之定法此何道也昔常衮嘗國維董公守法而賢愚同滯天下譏之及崔昭孫相不及一年除吏八百多其親舊號稱得人故建中之政幾同正觀夫使宰相守法如常衮則不免於賢愚同滯之謗用人如昭孫則必有威福下移之謗欲求得人於微陋之中而成功於繩墨之外豈不難哉子大夫學優而求用者也當何施於今而免於斯二者願察言之

省冗官裁奉給

問歷觀前世天下初定民始休息下既厭亂而思靜上亦虛心而無作是以公私富溢刑罰清省及其父安無變則孝者著名智者貪功生事以為樂猶無病而自灸則天下騷然財屈力殫而民始病矣自漢以來鮮不由此漢初置郡不過六十而文景之化幾致刑措及唐中葉列三百州為千四百縣而政益荒是時宿兵八十餘萬民去為商賈度為佛老雜入科役率常十五天下常以勞苦之人三奉坐待衣食之人七流弊之極至元和中乃命段平仲韋貫之許孟容李絳一切蠲減凡省冗官八百員吏千四百員民以少紓而上下相安無剋核之怨今朝廷無事百有餘年雖六聖相授求治如不及而吏惰民勞蓋不勝弊今者驕兵冗官之費宗室貴戚之奉邊鄙將吏之給蓋十倍於往日矣安視而不郵歟則有民窮無告之憂以義而裁之歟則有拂逆人情之患夫元和之世彼四子者何獨能之子大夫雖未任其詳有所不知而救此之道當講其要願悉者于篇

仁宗之忠厚法

七

神考之屬精

問傳曰秦夫之疆周失之弱昔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至其後世有淳微之憂大公治齊舉賢而尚功而其末流亦有爭奪之禍夫親親而尊尊舉賢而尚功三代之所共也而齊魯行之皆不免於衰亂其故何哉 國家承平百年六聖相授為治不同同歸於仁今朝廷欲師 仁祖之忠厚而忠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媮欲法神考之屬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剋夫使忠厚而不媮屬精而不剋亦必有道矣昔漢文寬仁長者至於朝廷之間臣言人過而不聞其有意廢不舉之病宣帝綜核名實至於文學理法之士咸精其能而不聞其有督責過甚之失何修何營可以及此願深明所以然之故而條具所當行之事悉著于篇以備採擇

兩漢政俗

問古之君子見禮而知俗聞樂而知政於以論興亡之先後考古以認今蓋學士大夫之職而人主與羣臣之所欲聞也請借漢而論之

西漢十二世而有道之君六雖成矣失德禍不及民宜其立國之勢疆固不拔而王莽以斗筭穿窬之才譏笑而取之東漢自安順以降日趨於衰亂而桓靈之虐甚於三季其勢宜易動而董巨二表皆以絕人之姿欲取而不敢曹操功蓋天下其才百倍王莽盡其智力終身莫能得夫治亂相絕而安危之效相反如此願考其政察其俗悉陳其所以然者

冗官之弊水旱之災河決之患

問 國家及開暇無事時關三館以儲士既命丞弼之臣各舉所知又詔有司發策而訪焉非獨以觀于大夫之能抑欲開天下之要務決 當今之滯論也官冗之弊久矣而近歲尤甚文武之吏待次於都下者幾數千人坐視而不救歟則下有食貧失職之歎裁損入流減削任子以救之歟則上有傷厚失士之憂河朔之民不安其居久矣一遇水旱則扶老携幼轉徙而南下命而禁之歟則民違死而趨生今必不行聽其南而不禁歟則河朔漸空而流民聚於南方有足憂者河自近歲屢決而西聽其西而不塞歟則沉澁千里農民失業塞而歸之故道歟則水未必聽或至於鬻壞都邑此三者皆安危之所係利害相持而未決者也于大夫謙之熟矣願聞其說

擬 殿試

八

問 皇帝若曰嗚呼維天佑民實相成焉錫以多士咸造在廷願朕不德何以致此永惟大夫釋賦敵之安輕千里之遠而從朕遊者夫豈為利祿哉聞之於師而欲獻之於君修之於家而欲刑之於國者大夫之本意也朕願聞之朕即位改元于今三年繼未及孔子之有成猶當庶幾於子路之言有勇且知方者而風俗未厚刑政未清陰陽未和厥咎安在朕虛心志已以來懇言而 朝廷闕失之政斯民利害之實有所未聞含垢藏疾以待四夷而進我未叙兵不得解脫舍已責捐利與民而農民未安商賈不行此三者朕之所疑日夜以思而未獲者也其悉言之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三十二

上 神宗皇帝

熙寧四年二月日具位臣蘇軾謹言萬死再拜上書 皇帝陛下臣  
近者不度愚戇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瀆犯 天威罪在不赦庶  
冀私室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 威命不至問之府司則買燈  
之事尋已停罷乃知 陛下不惟赦之又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  
泣何者改過不吝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彊而力行秦漢以  
來之所絕無而僅有願此賢燈毫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明而  
陛下雖然改命曾不移刻則所謂智也下而聽於至愚感加四海  
而屈於匹夫臣今知 陛下可與為善可與為湯武可與為民而  
措刑可與疆兵而伏戎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惟當披瀝心捐  
棄肝膽盡力所至不知其他乃者臣亦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燈者

三蘇文粹卷三

矣而獨區區以此為先者蓋業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  
戒是以試論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 陛下果赦而  
不誅則是既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  
欲言者三願 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人莫不有恃人臣  
恃 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 陛下之法故能勝伏疆暴至於  
人主所恃者誰歟書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  
危於人主也聚則為君臣散則為仇讎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  
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入主之所恃者人心而  
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  
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腐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夫  
無田則饑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必然之理也不可道  
之災也其為可畏從古以然苟非樂禍好任輕易喪志詎敢肆其膏  
臆輕犯人心乎昔子產焚蕪書以弭衆言賂伯石以安巨室以為衆  
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後勞其民不信則以為厲已也

唯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致富彊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  
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放踵而亡至於其身亦卒不免  
有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豈願如此  
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彊是以君子未論  
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  
則國以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為危辱自古  
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今 陛下亦知  
人心之不悅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 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  
過三司使副判官經今百年未嘗闕事人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  
置三司條例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管幹  
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  
可得未免於憂小人則必意而度於 朝廷遂以為謗謂 陛下以  
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 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  
踊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萬口論說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議監

三蘇文粹卷三

官變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瘋社兵吏厚祿如此等類不  
可勝言而甚者至以為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 陛下與二  
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  
於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而後  
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則無此謗豈  
去歲之人皆忠厚而今歲之士皆虛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  
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 陛下操其器而謀其事有其名而辭其  
責誰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購人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  
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  
也驅鷹犬而赴林教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欲自馴操繩  
豈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指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為消  
謗應而召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夫  
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興利除害也使罷之而利不興害不  
除則勿罷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與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苦而不



罷 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議而後行事若不中書  
則是亂世之法聖君賢相夫豈其然必若立法不允由中書熟議不  
免使宰相此司之設無乃冗長而無名智者所圖貴於無道漢之文  
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與文  
景言賢者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述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  
兵者無赫赫之功豈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萬分未獲其一也  
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鬪獸亦可謂拙謀矣 陛下誠欲富  
國擇三司官屬與漕運使副而 陛下與二三大臣孜孜講求磨以  
歲月則積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廢孟子有言其  
進銳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後何事不立孔子曰  
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  
用書曰謀及卿上至於庶人翁然大同乃底元吉若逆多而從少則  
靜吉而作亂今上自宰相大臣既已辭免不為則外之議論斷亦可  
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污而 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非

全錄文粹卷三

三

臣愚之知識也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效若如捕風徒問內  
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為術其誰不能且遣使縱  
橫本非令典漢武遺繡衣直指極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籍盜賊公  
行出於無術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於文景當時責成郡縣  
未嘗遣使至孝武以為郡縣選綏始命臺使督之以至蕭齊此弊不  
革故景陵王子良上疏極言其事以為此等朝辭禁閉情能即罪累  
宿州縣威福便行驅迫郵傳折辱守宰公私煩擾民不聊生唐開元  
中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使裴寬等二十九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  
招携戶口檢責漏田時張說揚瑒皇甫稷務相如皆以為不便而相  
繼罷黜雖得戶八十餘萬皆州縣希以主為客以少為多及使百  
官集議都省而公卿以下懼融威勢不敢異辭 陛下試取其傳而  
讀之觀其所行為是為否近者均稅冤恤冠蓋相望 朝廷亦旋覺  
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為謗曾未敢處是非較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  
之視昔且其所遺尤不適宜事少而負多人輕而權重夫人輕而權

重則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興爭事少而負多則無以為功必須生  
事以塞責 陛下雖嚴賜約束不許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  
其令而從其意今 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指趣所在  
誰敢不從臣恐 陛下赤子自此無寧歲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  
知其難何者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秦人之歌曰涇水一  
石其泥數斗且澆且糞長我禾黍何嘗曰長我糞稻耶今欲陂而清  
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 陛下遽信其  
說即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苟且順從其謂 陛下有意興作上察  
幣廩下奪農時堤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天下  
父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蓋略盡矣今欲鑿空訪尋水利所謂即鹿  
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擾凡所譬畫利害不問何人小則隨事酬勞  
大則量才錄用若官私格沮並重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材力不辦與  
修便許申奏替換實可謂重罰可謂深然並終不言諸色人妄有申  
陳或官私誤與功役當得何罪如此則妄庸輕削浮浪姦人自此爭

全錄文粹卷三

四

言水利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司雖知其疎豈可便行抑退  
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雞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  
且為與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誤與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  
古陂廢壞多為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  
人心或挫甚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其處可作陂渠  
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舊業以為官陂冒佃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  
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  
穀衣之必用桑麻濟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  
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  
而欲措之天下是猶見燕晉之粟與岷蜀之躡鷄而欲以廢五穀豈  
不難哉又欲官賣所在坊場以充衙前雇置雖有長役更無酬勞長  
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漸聚散則州郡事體憔悴可知士大夫指親戚  
棄墳墓以從官於四方者宜勿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獨  
弊太甚厨傳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 陛下誠慮



及此必不肯爲且今法令莫嚴於御軍軍法莫嚴於逃竄禁軍三犯  
廂軍五犯大率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知雇人爲役與廂軍何異  
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爲其官  
長不亦難乎近者雖使鄉戶願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戶猶任  
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  
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爲兩稅取大曆十四年應干  
賦歛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  
故奈何復欲取庸聖人立法必慮後世豈可於常稅之外生出科名  
哉萬一不幸後世有多欲之君輔之以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  
舊使天下怨毒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  
民與鄉戶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其說曰周禮田不耕者  
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此其所以藉  
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  
於是乎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無以爲生去爲商賈事勢當耳

三蘇文粹卷三十一

五

何名役之且一歲之戍不過三日二日之雇銀直三百今世三大戶  
之役自公卿以降無得免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矣大抵事若可行  
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於怨若  
行此二者必怨無疑女戶單丁蓋天賦之窮者也古之王者首務恤  
此而今 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度窮而末亡則是家有丁而  
尚幼若假之數歲則必成丁而就役老而沒官富有四海忍不加  
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丘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爲  
民患也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 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  
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汚吏 陛下能保之歟異日天下恨之國  
史記之曰青苗錢自 陛下始豈不惜哉且東南賈絹不用見錢陝  
西糧草不許折充 朝廷既有著令職司又每舉行然而買絹未嘗  
不折鹽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如治  
平之初棟刺義勇當時 詔旨慰諭明言永不戍邊著在簡書有如  
盟約于今幾日議論已播或以代東軍或欲抵換弓手約束難持

豈不明哉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間情願入戶必皆貧食不  
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以逃  
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爲法也  
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上有千斛而穀貴  
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食自足無操軼乞  
旬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爲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戶之外孰  
救其錢且常平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糶則無借借若充借貸  
則所糶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執不能兩立壞彼成此所養愈多虧  
官害民雖悔何逮臣竊計 陛下欲考其實則必然問人人知 陛  
下方欲力行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臣愚見恐未可透何以明之臣  
頃在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官嘗親行愁怨之民哭聲振野當時  
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爲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  
世何緣不覺南詔之敗明皇何緣不知今雖未至於斯亦望 陛下  
審聽而已昔漢武之世財力匱竭用賈人桑洪羊之說買賤官貴謂

三蘇文粹卷三十一

六

之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漢之學者爭排其  
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者此論復  
興立法之初其說尚淺徒言徒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  
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爲雖不明言販賣然既已許之  
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者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  
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  
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糜祿爲費已厚  
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  
商賈之利何緣而得 朝廷不知慮此乃指五百萬緡以與之此錢  
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商之額所損必多今有人  
爲其主牧牛羊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  
五羊之獲則指爲勞績 陛下以爲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庸商稅  
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 陛下天機洞照聖喻如神此事至明豈  
有不曉必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下以爲執德不一用人不終

是以邊留歲月庶幾其一臣竊以為過矣古之英主無出漢高祖生  
謀捷楚權復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留侯之言曰噫而高祖曰  
趣銷印夫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戲何嘗累高祖之  
知人適足以明聖人之無我陛下以爲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  
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讀者公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陛下  
堅執不顛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陛下若  
信而用之則是徇高論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實禍未及樂成而怨  
已起矣臣之所願結人心者此之謂也士之進言者爲不少矣亦嘗  
有以國家之所以存亡脩歎之所以長短告陛下者乎夫國家之  
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乎疆域之廣狹所以長短者  
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  
害於長而存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富且強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  
此則知所輕重矣是以古之賢君不以弱而亡道德不以貧而傷風  
俗而智者觀人之國亦必以此察之齊至疆也周公知其後必有篡

蘇秦卷三

七

弑之臣衛至弱也季子知其後亡吳破楚入郢而陳大夫逢滑如楚  
之必復晉武既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又既平陳房喬知其不久元  
帝斬鄧支朝呼韓功多於武宣矣倫安而下氏之與發生官宗拔燕趙  
復河障力殫於憲武矣銷兵而龐劍之亂起臣願陛下務崇道德  
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使陛下富如隋疆如  
秦西取靈武北取燕薊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夫國  
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延齡  
而壽考亦有感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在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  
感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慎起居節飲食導引關節吐故納新不  
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以服而無害者則五臟和  
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節慎之功選吐納之效厭上藥而用下  
品伐其氣而助瀉陽根本已危僵仆無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  
願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  
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慮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可以

彼而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昔魯賢相也曰慎無侵鄰市  
黃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說謝安以清談廢事安笑曰秦用法  
吏二世而亡劉晏爲度支專用果銳少年務在急速集事好利之黨  
相師成風德宗初即位權僅祐甫爲相祐甫以道德寬大推廣上意  
故建中之政其弊翕然天下想望庶幾正觀及盧杞爲相諷上以刑  
名整齊天下馴致僭薄以及播遷我仁祖之御天下也持法至寬  
用人有叙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若其成功則曰未至以  
言平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其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  
人風俗知義是以什選之日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必賴之則  
仁祖可謂知本矣今誠者不容徒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  
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  
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且天時不齊人誰無過國君合垢至察無往  
若陛下多方包容則人材收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疵則  
人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陛下所願哉漢文欲

蘇秦卷三

八

用虎圍嗇夫釋之以爲利口傷俗今若以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  
遲鈍而退人以虛誕無實爲能文以矯激不仕爲有德則先王之罪  
遂將散微自古用人必須歷試雖有卓異之器必有已成之功一則  
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輟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無辭昔先  
主以黃忠爲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以爲忠之名望非關張  
之倫若班超遠同則心不悅其後關羽果以爲言以黃忠豪勇之姿  
以先主君臣之契尚復慮此而况其他世嘗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爲  
深恨臣嘗推究其言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  
良策然諸葛獨欲係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昔高祖  
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時將相羣臣豈無賈生之比三表五餌入  
知其疎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可信矣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耨  
括之輕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舉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  
嘗歷艱難亦必自悔其說用之晚歲其術必精不幸喪亡非意所及  
不然文帝豈棄才之主絳灌輩蔽賢之士至於鬼錯尤號刻薄文帝

之世止於太子家今而景帝既立以為御史大夫申屠賢相發憤而  
死紛更政令天下騷然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文景優劣  
於此可見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趨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  
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躡求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  
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既不肯以俸俸自名則不得者必皆以  
沉淪為恨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平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  
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改京官常須十年以上存更險阻計析毫釐其  
間一事聲牙常至終身淪棄今乃以一人之薦舉而予之猶恐未稱  
章服隨至使積勞又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  
貧多闕少又已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待巧進若巧者已甚則  
拙者迫怵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歲朴拙之人愈少而巧進  
之士益多也 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賦言使天下  
郡選一人催驅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勞則其數年之後  
審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次不其愈難此外勾當

全錄卷之三

九

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以振監司之體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  
以稱旨而驟遷奏課者求為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而名  
賢亂矣惟 陛下以簡易為法以清淨為心使致無所緣而民德歸  
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之謂也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  
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末必有  
姦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閹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當  
先立法以救弊 國家租賦籍於計省重兵聚於京師以古揆今則  
似內重恭惟 祖宗所以深計而預圖固非小臣所能僥度而周知  
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  
代諫諍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  
即起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專單言及乘輿則天  
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 仁宗之世諫者諫宰相但奉行  
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權用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  
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備之重難者世徒然於其將以折臺諫之

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  
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公嚴密 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  
養狗所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狗豈狗所以防姦不可以  
無姦而畜不吠之狗 陛下得不上念 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為子  
孫立萬世之防 朝廷綱紀孰大於此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  
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  
臺諫亦擊之及至 英廟之初始建稱親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無  
禮典明文徒以衆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臺諫以死爭之公者物論  
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  
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以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所不能振  
起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為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絕網一  
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歎哉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  
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太過以為  
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

全錄卷之三

十

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  
失而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為過是以知為國者平居必  
常有忘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殉義守死之臣苟平居尚不能  
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  
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如和莖同如濟水故孫賓有言周公大聖  
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者於經典而不相損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  
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為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善亦缺  
任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者一有小人  
居其間則人主何緣知賢臣之所謂願存紀綱者此之謂也臣非敢  
歷詆新政苟為異論如近日教皇皇族恩例判定任子條式修完器  
械閱習鼓旗皆 陛下神養之至明乾剛之必斷物務既允臣敢有  
辭然至於所獻之三言則非臣之私見中外所病其諫不知昔禹戒  
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舜豈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無若商  
王之受之迷亂釀于酒德裝成王豈有是哉周昌以謫為榮其諫則

以晉武為桓靈當時人君曾受之罪而書之史冊以為美談使臣所  
獻三言皆 朝廷未嘗有此則天下之幸臣與有焉若有萬一似之  
則 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為計可謂愚矣以螻蟻之命試雷霆  
之威視其狂愚豈可屢赦大則身首異處破壞家門小則削籍投荒  
流離道路雖然 陛下必不為此何也臣天賦至愚篤於自信向者  
與議學校貢舉首違大臣本意已期竄逐救意自全而 陛下獨然  
其言曲賜召對從容久之至謂臣曰 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  
失指陳可也臣即對曰 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  
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速進人大銳聽言太廣又俾其迷所以  
然之狀 陛下領之曰卿所獻三言 朕當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獨  
今日 陛下容之矣豈有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終恃此而言所  
以不懼臣之所懼者議刺既眾怨仇實多必將詆臣以深文中臣以  
危法使 陛下雖欲赦臣而不得豈不殆哉死亡不辭但恐天下以  
臣為戒無復言者是以思之經日夜以繼日書成復毀至于再三感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三十三

陛下聽其一言棟不能已卒進其說惟 陛下恃其愚忠而卒救之  
不勝俯伏待罪憂恐之至臣誠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書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三十三

七一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三十四  
東坡先生  
奏議

書

論時政

臣聞之益戒于禹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仲虺言湯之德曰用人惟  
已改過不吝秦穆喪師于崤梅痛自誓孔子錄之自古聰明豪傑之  
主如漢高帝唐太宗皆以受諫如流改過不憚號為秦漢以來百王  
之冠也孔子曰君子之過如日月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  
之聖賢舉動明白正直不當如是耶所用之人有邪有正所作之事  
有是有非是非邪正兩言而足正則用之邪則去之是則行之非則  
破之此理甚明猶饑之必食渴之必飲豈有別生義理曲加粉飾而  
能欺天下哉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 陛下自去  
歲以來所行新政皆不與治世同道立條例司遣青苗使欽助役錢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三十四

一

行均輸法四海騷動行路怨咨自宰相以下皆知其非而不敢爭臣  
愚忝不識忌諱通者上疏論之詳矣而學術淺陋不足以感動聖  
明近者故相舊臣潘鎮侍從雜然爭言不便以至臺諫二三人本其  
所與締交唱和表裏之人也然猶不免一言其非者豈非物議沸騰  
事勢迫切而不可止歟自非見利忘義苟不疑者孰肯終始膠固  
不自湔洗如吳師孟乞免提舉胡宗愈不願檢詳如逃垢穢惟恐不  
脫之人情畏惡一至於此近者中外謹言 陛下已有悔悟意道路  
相慶如蒙大賚會望 陛下於旬日之間浚發 德音洗滌垂僻追  
還使者而罷條例司今者側聽所為不過使監司節量抑配而已比  
之未悟所較幾何此孟子所謂知兄弟之不可分而姑勸以徐知鄰  
雞之不可擾而月取其一帝王改過豈如是哉臣又聞 陛下以為  
此法且可試之三路臣以為此法廢之醫者之用毒藥以人之死生  
試其木效之方三路之民豈非 陛下赤子而可試以毒藥乎今日  
之政小用則小敗大用則大敗若力行而不已則亂亡隨之臣非敢

過爲危論以聳動 陛下也自古有亡之所寄者四人而已一曰民  
二曰軍三曰吏四曰士此四人者一夫其心足以生聚令 陛下下  
舉而兼犯之青苗助役之法成則農不安均輸之令出則商賈不行  
而民始憂矣併省諸軍迫逐老病至使成兵之妻與士卒雜處其間  
貶殺軍分有同降配遷徙准甸僅若流放年近五十人人懷憂而軍  
始怨矣內則不敢取謀於元臣侍從而專用新進小生外則不責成  
於守令監司而專用新青苗使者多置閑局以擯老成而吏始解體  
矣 陛下下臨軒選士天下謂之龍飛騰而進士一人首削舊恩示不  
復用所削者一人而已然士莫不悵悵者以 陛下有厭薄其徒之  
意也今用事者又欲漸消進士純取明經雖未有成法而小人招權  
自以爲功更相扇搖以爲必行而士始失望矣今進士半天下自二  
十以上便不能誦記注義爲明經之學若法令一行則士各懷廢棄  
之憂而人材短長終不在此言秦禁挾書而諸生皆抱其業以歸勝  
廣相與出力而亡秦者豈有他哉亦以失業而亡所歸也故臣願

蘇文粹卷三十四

二

陛下勿復言此民受而軍怨吏解體而士失望禍亂之源有大於此  
者乎今未見也一旦有急則致命之士必寡矣方是之時不知希合  
苟容之徒能爲 陛下收板蕩止土崩乎去歲諸軍之始併也左右  
之人皆以爲樂併告 陛下近者放停軍人李典告虎翼吏率錢行  
賂以求不併則士卒不樂可知矣夫諛諛之人苟務合意不憚欺罔  
者類皆如此故凡言百姓樂請青苗錢樂出助錢者皆不可信  
陛下以爲青苗抑配果可禁乎不惟不可禁迺不當禁也何以言之  
若此錢放而不收則州縣官吏不免責罰若此錢果不抑配則願請  
之戶 必難收索前有抑配之禁後有失陷之罰爲 陛下官吏不  
亦難乎故臣以爲既行青苗使則不當禁抑配其勢然也人皆謂  
陛下聖明神武必能從舊修廢以致太平而近日之事乃有文過遂  
非之風此臣所以憤懣太息而不能已也昔賈充用事天下憂恐而  
庾純任愷戮力排之及充出鎮秦涼忠臣義士莫不相慶屈指數日  
以望惟新之化而馮統之徒更相告誦曰賈公遂放吾等失勢矣於

是相與獻謀而充復留則晉氏之亂成於此矣自古惟小人爲難去  
何則去一人而其黨破壞是以爲之計謀遊說者衆也今天下嗒者  
亦將以此觀 陛下爲進退之決或再失望則知幾之士相率而逝  
矣豈皆如臣等輩偷安懷祿而不忍去哉猖狂不遜忤 陛下多矣  
不敢復望寬恩俯伏引頌以待詠殛

代張方平諫用兵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  
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  
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  
不已故其勝也則變遷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遷而禍小是以聖人  
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與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駭  
動息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驚擾饑寒逼迫  
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怨怒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衆  
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又復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

蘇文粹卷三十四

三

與事首議之人冥誦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然究積必有  
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一動  
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全不敢復言請爲 陛下言其昧者  
恭始皇既平六國復事胡越戍後之患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  
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被擒滅亡之酷自古所  
未嘗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奴兵連不解遂使侯  
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向成功建元之間兵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  
長與天等其春辰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平蠱事  
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班固以爲太子生長於兵與  
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歿身之恨已無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繼  
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心不棄皆能誅滅疆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益  
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既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  
渾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  
難唐室度運不絕如綫蓋用兵之禍物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寬厚

克已裕人幾至刑措而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豈為善之報也哉由  
此觀之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其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殘暴之  
餘故其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  
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隨即敗衄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  
禍敗之與當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狃於功利慮患不深臣故  
曰勝則變運而禍大不勝則變運而禍小不可不察也昔 仁宗皇  
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惰偷兵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  
安涇原麟府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晏然兵休事已  
而民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  
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 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疆即位以來  
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羣臣百寮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  
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議在臺諫  
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既而薛向為橫山之  
謀韓絳效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

蘇秦卷五

四

耗屈較之寶元慶曆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背叛京師  
駭然 陛下為之肝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 陛下作之是以吏  
士無怒敵之意而不直 陛下也尚賴 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佑  
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 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為取力欲  
求勝以稱 上心於是王韶構禍於熙河章惇造孽於橫山熊本發  
難於渝潼然此等皆賊已降俘曩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虛無用  
之地以為武功使 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勉彊砥礪奪於功  
名故沈起劉彥復發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瘞死者十而五六  
道路之人斃於輸送貨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為用兵之意必且少  
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今師徒克捷銳氣方成 陛下喜於  
一勝必有輕視四夷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  
之後 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而目之觀耳至  
於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絕於繩鉤流離產鬻賣男女童  
服折臂自經之狀 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

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割鰓魚鼈以為膳羞食者  
甚矣死者甚苦使 陛下見其號呼於挺刃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間  
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筋而不忍食而况用人之命以為耳目之觀乎  
且使 陛下將卒精強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之君既勝之後禍亂  
方興尚不可救而况所在將吏罷軟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  
年以來公私窘乏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郡征稅之儲上供殆  
盡百官俸祿僅而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  
以善其後矣且饑疫之後所在盜賊蜂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  
事一興橫欲隨作民窮而無去其勢不為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  
內患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嘆  
至於慟哭而不能自止也且臣聞之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  
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迹見於災  
祥豐歉之間今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癘疫連年不解民  
死將半天心之向可以見矣而 陛下方且斷然不顧與事不已譬

蘇秦卷五

五

如人子得過於父母惟有恭順靜思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  
詰責奴婢恣行箠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於父母者故臣願 陛下  
遠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絕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鄰  
安靜無為固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 二宮朝夕之養下以濟四方  
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壑瞑目於地下矣昔漢祖破滅秦雄遂有  
天下光武百戰百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西域  
請吏則出謝絕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經變既多則慮慮深  
遠今 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伐老臣庸懦私竊以為過矣然人  
臣納說於君因其既厭而止之則易為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為  
功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氣之盛也雖布衣賤士有不  
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勇於奮發之中舍已從人惟  
義是聽者也今 陛下感氣於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  
已者誠見 陛下聖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衆人好勝之常心  
望於 陛下且意 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



谷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

代滕甫論西夏

臣素無學術老不讀書每欲披謁愚忠上補聖明萬一而肝肺枯涸無可言近者因病求醫偶悟一事推之有政似可施行惟陛下幸臣近患積聚醫云據病當下一日而愈若不下半月而愈然中年以後一衰積衰之患終身之憂也臣私計之終不以一日之快而易終身之憂遂用其言以善藥磨治半月而愈初不傷氣體力益完因悟近日臣僚獻言欲用兵西方皆是醫人欲下一日而愈者也其勢亦未必不成然終非臣子深愛君父欲出萬全之道也陛下聖明將賢士勇何往不克而臣尚以為非萬全者俗言彭祖觀井自係大木之上以車輪覆井而後敢觀此言雖鄙而切於事陛下愛民憂國非特如彭祖之愛身而兵者凶器動有存亡其陷人可畏有甚於井故臣願陛下之用兵如彭祖之觀井然後為得也臣

全蘇恭奏書

竊觀自古善用兵者莫如曹操其破滅袁氏最有巧思請試為陛下論之袁紹以十倍之眾大敗於官渡僅以身免而操歛兵不追者何也所以緩紹而亂其國也紹歸國益驕忠賢就戮嫡庶並爭不及八年而袁氏無遺種矣向使操急之紹既未可以一舉蕩滅若懼而修政用田豐而立袁譚則成敗未可知也其後北征烏丸討袁尚袁熙尚熙走遼東或勸操遂平之操曰彼素畏尚等吾今急之則合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遂引兵還曰吾方使公孫康斬送其首已而果然若操者可謂巧於滅國矣滅國大事也不可以速譬如小兒之毀齒以漸搖撼之則齒脫而兒不知若不以漸一拔而得齒則毀齒可以殺兒故臣願陛下之取西夏如曹操之取袁氏也方元昊驕時謀臣猛將盡其智力十年而不取近今者主弱臣強其國內亂陛下使偏師一出斬名王虜酋會等州此真千載一時天以賊授陛下之秋也兵法有之同舟而遇風則胡越相救如左右手今乘常雖為母族所篡必慮度之其世家大族亦未肯俯首連臂

為此族用也今乃合而為一堅壁清野以抗王師如左右手此同舟遇風之勢也法當緩之今天威已震臣願陛下選用大臣宿將素為賊所畏服者使兼帥五路聚重兵境上號稱百萬蒐粟補卒牛酒日至金鼓之聲聞於數百里間外為必討之勢而實不出境多出金幣遣間使辯士離壞其黨與且下令曰尺土吾不愛一民吾不有也其有能以地與眾降者即以封之有敢攘其地掠其人者皆斬不出一年必有權均力敵內自相疑者人情不遠各欲求全及王師之未出爭為先降以邀重賞陛下因而分裂之即用其首蒙命以爵秩基布錯峙務使相仇如漢封呼韓邪通西域故事不過於要害處築一城屯數千人置一將以護諸部可使數百年內保境不煩城守魏運豈非萬全之至計哉臣願陛下斷之於中深慮而遠計之夫為人臣計與為人主計不同人臣非擲地效首虜無以為功為陛下計惟天下安社稷固耳陛下神聖冠古動容舉意皆是功德但能措泰山之安與天地等壽則竹帛不可勝紀而堯舜禹湯不足過也

全蘇恭奏書

也議者不知出此爭欲急於功名履危犯難以勞聖慮臣竊不取古人有言省功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劉涓子曰太宗曰皇天以不言為貴聖人以不言為德老子稱大辯若訥莊子言至道無文且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為累須為社稷自愛人臣愛君未有如涓子之深切者也臣竊慕之雖謫守在外不當妄言然自念舊臣譬之老馬雖筋力已衰不堪致遠而經涉險阻粗識道路惟陛下哀愍其愚而憐其意不勝幸甚

代滕甫辨誇乞那

臣聞人情不問賢愚莫不畏天而嚴父然而疾病則呼父窮窘則號天蓋情發於中言無所擇豈以號呼之故謂無嚴畏之心人臣之所患不止於疾病而所憂有甚於窮窘若不號呼於君父更將趨赴於何人伏望聖慈少加憐察中朝臣本無學術亦無材能惟有忠義之心生而自許昔季孫有言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臣雖不肖九蹈斯

言但信道直前謂人如已既蒙深知於 聖主肯復借交於衆人任其委蕩積成仇怨一自離去左右十有二年浸潤之言何所不至謂臣陰黨及者故縱罪人若快斯言死未塞青窺伏思宣帝漢之英主也以臣言而誅楊輝太宗唐之興主也以單詞而殺劉洎自古忠臣烈士遭時得君而不免於禍者何可勝數而臣獨蒙 皇帝陛下始終照察愛惜保全則 陛下聖度已過於宣帝太宗而臣之遭逢亦古人所未有日月在上更何憂慮但念世之懼臣者多而臣之賦命至薄積毀鎖骨巧言鑠金市虎成於三人按扞起於屢至儻因疑似復致人言至時雖欲自明 陛下亦難屢赦是以及今無事之日少陳危苦之詞晉王真乃王敦之弟也而不害其爲元臣崔造源休之甥也而不廢其爲宰相臣與及者義同路人獨於寬大之朝爲臣終身之累亦可悲矣凡今游宦之士稍與貴近之人有葭草之親半尚之舊則所至便蒙異待人亦不敢交况臣受知於 陛下中興之初効力於衆人未遇之日而乃毀譽不足踐踏無微臣何足言有

蘇之釋卷五

屏 天眷此臣所以涕泣而自傷者也今臣既安善地矣亦清莊非敢別有僥求更思錄用但患難之後積憂傷心風波之間怖畏成疾敢望 陛下憫餘生之無幾究前日之異恩或乞移臣淮浙間一小郡稍近墳墓漸謀歸休異日復得以枯朽之餘仰瞻大日之表然後退伏田野自稱老臣追叙始終之遭逢以詭鄉鄰之父老區區志願永畢於斯伏願 陛下憐其志察其愚而赦其罪臣無任感恩知罪激切屏營之至

狀

朝辭赴定州論事

右臣聞天下治亂出於下情之通塞蓋治之極至於小民皆能自通大亂之極至於近臣不能自達易曰天地交泰其詞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又曰天地不交否其詞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夫無邦者亡國之謂也上下不交則雖有朝廷君臣而亡國之形已具矣可不畏哉臣不敢復引衰世昏主之事只如唐明皇中與刑措之君也而天

實之末小人在位下情不通則鮮于仲通以二十萬人全軍陷沒於瀘南明皇不知刪致其罪至安祿山反兵已過河而明皇猶以爲忠臣此無他下情不通耳且雍諫則其漸至於此也臣在經筵數論此事 陛下爲政九年除執政臺諫外未嘗與羣臣接然天下不以爲非者以謂垂簾之際不得不爾也今者祥除之後聽政之初當以通下情除壅蔽爲急務臣雖不自蒙 陛下擢爲河北西路安撫使法邊帥當上殿面辭而 陛下獨以本任闕官迎接人衆爲辭降旨拒臣不令上殿此何義也臣若伺候上殿不過更留十日日本任闕官自有轉運使權攝無所關事迎接人衆不過更支十日糧有何不可而使聽政之初將帥不得一面 天顏而去有識之士皆謂 陛下厭聞人言意輕邊事其兆見於此矣臣備位請諱日侍帷幄前後五年可謂親近方當戍邊不得一見而行况疎遠小臣欲求自通亦難矣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又曰帝出乎震相見乎離夫聖

蘇之釋卷五

九

人作而萬物觀今 陛下聽政之初不行乘乾出震見離之道廢祖宗臨遣將帥故事而襲行垂簾不得已之政此 朝廷有識所以驚疑而憂慮也臣不得上殿於臣之私別無利害而於聽政之始天下屬目之際所損 聖德不小臣已於今月二十七日出門非敢求登對然臣始者本俟上殿欲少效愚忠今來不敢以不得對之故便廢此言惟 陛下察臣誠心少加採納古之聖人將有爲也必先處晦而觀明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于前不過數年自然知利害之真識邪正之實然後應物而作故作無不成臣敢以小事譬之夫操舟者常患不見水道之曲折而水濱之立觀者常見之何則操舟者身寄於動而立觀者常靜故也奕棋者勝負之形雖國工有所不盡而袖手旁觀者常盡之何則奕者有意於爭而旁觀者無心故也若人主常靜而無心天下其孰能欺之漢景帝即位之初首用鼂錯更易法令黜削諸侯遂成七國之變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終身不敢復言兵武帝即位未幾遂欲用兵鞭撻四夷丘遲禍結



三十餘年然後下哀痛詔封宰相為當民侯臣以此知古者英肅之君勇於立事未有不悔者也景帝之悔迷故變而復安武帝之悔遲故幾至於亂雖遲速安危小異然比之常靜無心終始不悔如孝文帝者不可同年而語矣今陛下聖智絕人春秋鼎盛臣願虛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為默觀庶事之利害與羣臣之邪正以三年為期俟得利害之真邪正之實然後應物而作使既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悔上下同享太平之利則雖盡南山之竹不足以紀聖功兼三宗之壽不足以報 聖德由此觀之陛下之有為惟恐太盛不患稍遲亦已明矣臣又聞為政如用藥方今天下雖未大治實無大病古人云有病不治常得中醫雖未能盡除小疾然醫於誤服惡藥雖萬一之利而得不救之禍者遠矣臣恐急進好利之臣諫勸陛下輕有改變故輒進此說敢望 陛下深信古語且守中實安穩萬全之策勿為惡藥所誤實社稷宗廟之利天下幸甚臣不勝忘身憂國之心冒死進言謹錄奏 閻伏候 勅旨

蘇文粹卷三

十一

議學校貢舉

准 勅講求學校貢舉利害令臣等各具議狀聞奏者古臣伏以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才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史皂隸未嘗無人而况於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為有餘使君相無知人之才朝廷無責實之政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况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為不足矣夫時有可否物有廢興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譬如江河之徙移順其所欲行而治之則易為功壘其所不欲而復之則難為力使三代聖人復生於今其選舉養才亦必有道矣何必由學且天下固嘗立學矣慶曆之間以為太平可待至於今日惟有空名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藝之士責九年大成之業則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官室賦民財以養游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欲聽於是軍旅謀於是又當以時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則無乃徒為紛亂以累苦天下耶

若乃無大變改而望有益于時則與慶曆之際何異故臣以謂今之學者特可因循舊制使先王之舊物不廢於吾世足矣至於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初不由此 陛下視 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孰為精言語文章與今孰為優所得文武長才與今孰為多天下之士與今孰為難較此四者而短長之議決矣今議者所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舉德行而略文章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舉唐室故事兼採舉望而罷封彌或欲罷經生科舉不用貼墨而考大義此數者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臣請歷言之夫欲與德行在於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孟子所謂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之所向天下趨焉若欲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而為偽也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慮慕上以廉取人則弊車贏馬惡求菲食凡可以中上意無所不至矣德行之弊一至於此自平文章而言之則策論為有用詩賦為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策論均為無用矣雖知其無用然自 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為設法

蘇文粹卷三

十一

取士不過如此也豈獨吾 祖宗自百堯舜亦然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自古堯舜以來進人何嘗不以言試人何嘗不以功乎議者必欲以策論定賢愚能否臣請有以質之近世士大夫文章華靡者莫如楊億使楊億尚在則忠清鯁亮之士也豈得以華靡少之通經學古者莫如孫復石介使孫復石介尚在則迂闊矯誕之士也又可施之於政事之間乎自唐至今以詩賦為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於天下而必欲廢之近世士人纂類經史綴緝時務謂之策括待問條目搜抉略盡臨時剽竊貿易首尾以取有司司莫能辨也且其為文也無規矩準繩故學之易成無弊病對偶故考之難精以易學之士付難考之吏其弊有甚於詩賦者矣唐之通唐故是弊法雖有以名取人厭伏衆論之美亦有賄賂公行權要請託之害一使恩去正室權歸私門降及中葉結為朋黨之論通榜取人又豈足尚哉諸科舉人多出三路能文者既已變而為進士曉義者又皆去以為明經其餘皆朴魯不化者也至於人才則有定分施之有政能否自彰今

進士日夜治經傳子史實學馳騁可謂博矣至於臨政易嘗用其一  
二顧相舊學已為虛器而欲使此等分別注疏粗識大義而望其才  
能增長亦已疎矣臣故曰此數者皆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持頌  
陛下留意其遠者大者必欲登俊良黜庸回鑿駁衆才經略世務則  
在陛下與二三大臣下至諸路職司與良二千石耳區區之法何  
預焉然臣竊有私憂過計者敢不以告昔王衍好老莊天下皆師之  
風俗凌夷以至南渡王縉好佛捨人事而修異教大曆之政至今為  
笑故孔子罕言命則為知者少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  
夫子之言行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性命之說自子貢不得聞而  
今之學者耻不言性命此可信也哉今士大夫至以佛老為聖入粥  
書於市者非莊老之書不售也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  
超然無著而不可挹此豈真能然哉蓋中人之性安於故而樂於誕  
耳使天下之士能如莊周齊生死一毀譽輕富貴安貧賤則入主之  
名器爵祿所以礪世磨鈍者廢矣陛下亦安用之而况其實不能

乞校正陸贄奏議進

御

而竊取其言以欺世者哉臣願陛下明勅有司試之以法言取之  
以實學博通經術者雖朴不廢稍涉浮議者雖工必黜則風俗稍厚  
學術近正庶幾得忠實之士不至蹈衰季之風則天下幸甚  
劄子  
乞校正陸贄奏議進 御  
臣等猥以空疎備員講讀 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  
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為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  
醫者之用藥藥雖達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效於世間不必  
皆從於已出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為帝師論深切於事情  
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辯如曹誼而術不踈上以格君  
心之非下以迪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為能而  
贄諫以忠厚德宗以猜忌為行而贄勤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  
消兵為先德宗吝用財而贄以散財為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  
馭將之方罪已以改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

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乘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誠善身之寶  
使德宗聽用其言則正觀可得而復臣每退自西閣即私相告以  
陛下聖明必善聽議論但使聖恩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特昔馬寶  
論李牧之賢則漢文為之大息魏相條鼎鼐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  
若陛下能自得師則英若近取之贊夫六經三史諸子百家非無  
可觀皆足為治但聖言幽遠末學支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  
而推擇如執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  
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贄面及覆  
執讀如與贄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區區  
之意取 進止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二十四

乞蘇文粹卷三

十三

書

應制舉上兩制

軾聞古者有貴賤之際有聖賢之分二者相勝而不可以相參其執然也治其貴賤之際則不知聖賢之為高行其聖賢之分別不知貴賤之為差善者子思孟軻之徒不見諸侯而耕於野比閭小史一呼於其門則攝衣而從之至於齊魯乎乘之君操幣執轡因門人以願交於下風則閉門而不納此非苟以爲異而已將以明乎聖賢之分而不參於貴賤之際故其攝衣而從之也君子不以爲畏而其閉門而拒之也君子不以爲傲何則其分定也士之賢不肖固有之矣子思孟軻不可以人人而求之然而貴賤之際聖賢之分二者要以求不可不知也世衰道喪不能深明於斯二者而錯行之施之不得其處故其道兩亡今夫軾朝生於草茅塵土之中而夕與於州縣之小吏

三蘇文集卷五

一

其官爵勢力不足較於世亦明矣而諸公之貴至與入土揖讓周旋而無間大車駟馬至於門者逡巡而不敢入軾也非有公事而輒至於庭求以賓客之禮見於下執事固已獲罪於貴賤之際矣雖然當世之君子不以其愚陋而使與於制舉之末朝廷之上不以其賤而使奏其猖狂之論軾亦自忘其不肖而以爲是兩漢之主所孜孜而求之親降色辭而問之政者也其才雖不足以庶幾於聖賢之間而學其道治其言則所守者其分也是故踴躍而來仰不知明公之尊而俯不知其身之賤不由紹介不待辭讓而直言當世之故無所委曲者以爲貴賤之際非所以施於此也軾聞治事不若治人治人不若治法治法不若治時時者國之所以存亡天下之所最重也周之衰也時人莫不荀媼而不立周雖欲其立而不可得也故周之衰也時人莫不貪利而不仁秦雖欲其仁而不可得也故秦之西漢之衰也時人莫不柔懦而謹畏故君臣相蒙而至於危東漢之衰也時人莫不矯激而奮厲故臣下不相容以至於亂夫時者

三蘇文集卷五

二

豈其所自爲耶王公大人實爲之軾將論其時之病而以爲其權在諸公諸公之所好天下莫不好諸公之所惡天下莫不惡故軾敢以今之所患二者告於下執事其一曰用法太密而不求情其二曰好名太高而不適實此二者時之大患也何謂用法太密而不求情昔者天下未平而法不立則人行其私意仁者遂其仁勇者致其勇君子小人莫不以其意從事而不困於繩墨之間故易以有功而亦易以亂及其治也天下莫不趨於法不敢用其私意而惟法之知故雖賢者所爲要以如法而不敢於法律之外有所措意夫人勝法則法爲虛器法勝人則人爲備位人與法並行而不相勝則天下安今自一命以上至於宰相皆以奉法循令爲稱其職拱手而任法曰吾豈得自由哉法既大行故人爲備位其成也其敗也其治也其亂也天下皆曰非我也法也法之弊豈不亦甚矣哉昔者漢高之時留侯爲太子少傅位於叔孫之後而周昌亦自御史大夫爲諸侯相天下有緩急則功臣左遷而不怨此亦知其君臣之權不以法而相持也

皆不過以一能稱於當世夫人各有才各有小大大者安其大而無忽於小者樂其小而無慕於大是以各適其用而不喪其所長及至後世上失其道而天下之士皆有侈心唯以一藝自名而欲盡天下之能事是故喪其所長而至於無用今之士大夫其質病此也仕者莫不談王道述禮樂皆欲復三代追堯舜終於不可行而世務因以不舉學者莫不論天人推性命終於不可究而世教因以不明自許太高而措意太廣太高則無用太廣則無功是故賢人君子布於天下而事不立聽其言則侈大而可樂責其效則汗漫而無當此皆好名之過深惟古之聖賢建功立業與利捍患至於百工小民之事皆有可觀不若今世之因循鹵莽其故出於此二者歟伏惟明公才略之宏偉度量之寬厚學術之廣博聲名之煒燁冠於一時而振於百世百世之所望而正者意有所向則天下奔走而趨之則其感時憂世之心或有取於斯言也軾將有深於此者而未敢言焉不宣軾再拜

蘇文粹卷三五

上富丞相

軾聞之進說於人者必其人之有間而可入則其說易行戰國之人貪天下之士因其貪而說之危國之人懼天下之士因其懼而說之是故其說易行古之人一說而合至有立談之間而取公相者未嘗不始於戰國危國何則有間而可入也居今之世而欲進說於明公之前不得其間而求入焉則亦可謂天下之至愚無知者矣地方勤里而制於一姓極天下之尊而盡天下之區不可以有加矣而明公為之宰四夷不作兵革不試是明公無貪於得而無懼於失也方西戎之熾也狄人乘間以躋吾北中國之大不畏而畏明公之一辭是明公之勇冠於天下也明公居於山東而傾河朔之流人父食其子夫棄其妻而自歸於明公者百餘萬明公人人而食之且旦而撫之此百萬人者出於溝壑之中而免於鳥獸豺狼之患生得以養其父母而祭其相者死得使其子孫葬埋祭祀不失其故當是明公之於於百世也勇冠於天下而仁及於百世士之生於世如此亦亦

三

蘇文粹卷三五

四

矣今也處於至是之勢則是明公無復有所羨慕於天下之功名也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書莫不盡讀禮樂刑政之大小兵農財賦之盛衰四海之內地里之遠近山川之險易土物之所宜莫不盡知當世之賢人君子與夫姦偽險詐之徒莫不盡究至於曲學小數淫味儻悅而不可知者皆獵其華而咀其英泛其流而涉其源雖自謂當世之辯不能敗之以其所不知則是明公無復有所畏懼於天下之博學也名為天下之賢人而貴為天子之宰無貪於得而無懼於失無羨於功名而無畏於博學是其果無間而可入也天下之士果不可以進說也軾也聞之楚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曰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官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朝夕以交戒我猶以為未也而作詩以自戒其詩曰抑抑威儀惟德之隅夫衛武公推居於至是而自以為不足故其沒也謚之曰厲聖武公嗟夫明公豈以其至是而無間以拒天下之士則士之進說者亦何必其間之入哉不然軾將誦其所聞而明公試觀之夫天下之小人所為奔走驅逐於大人之門而為之用者何也大人得其全小人得其偏大人得其全故能兼受而獨制小人得其偏是以聚而未合於大人之門古之聖人惟其聚天下之偏而各收其用以為非偏則莫肯聚也是故不以其全而責其偏夫惟全者之不可以多有也故天下之偏者惟全之求今以其全而責其偏夫彼若能全將亦為我而已矣又何求焉昔者夫子廉潔而不為異衆之行勇敢而不為過物之標舉而不徇其親忠而不犯其君凡此者是夫子之全也原憲廉而至於貧公良孺勇而至於鬪曾子孝而徇其親子路忠而犯其君凡此者是數子之偏也夫子居其全而收天下之偏是以若此魏魏也若夫明公其亦可謂天下之全矣廉而天下不以為介直而天下不以為計剛健而不為彊敦厚而不為弱此明公之所得之於天而天下之所不可望於明公者也明公居其全天下效其偏其誰曰不可異時士大夫皆喜為卓犖之行而世亦貴彼悍之才自明公執政而朝廷之間習為中道而務循於規矩士之矯飾力行為異者

衆必共笑之夫卓越之行非至行也而有取於世後悍之才非真才也而有用於天下此古之全人所以坐而收其功也今天下卓越之行狡悍之才舉不敢至於明公之門懼以其不純而獲罪於門下賦之不肖竊以爲天下之未大治兵之未振財之未豐天下之有望於明公而未獲者其或由此也歟昔范公收天下之士不考其素苟可用者莫不咸在雖其狂標無行之徒亦自效於下風而范公亦躬爲詭特之操以震之夫范公之取人者是也其自爲者非也伏惟明公以天下之全而自居去其短而襲其長以收功於無窮賦也西南之匹夫求斗升之祿而至於京師翰林歐陽公不知其不肖使與於制舉之末而發其猖狂之論是以輒進說於左右以爲明公必能容之所進策論五十篇貧不能盡寫而致其半觀其大略幸甚

上曾丞相

試聞之將有求於人而其說不誠則難以望其有合矣世之奇特之士其處也莫不爲異衆之行而其出也莫不爲怪詭之詞比物引類

三蘇文粹卷三五

五

以搖撼當世理不可化則欲以執劫之將以術售其身古之君子有韓子者其爲說曰王公大人不可以無貧賤之士居其下風而推其後大其聲名而又其傳雖其貴賤之闊絕而其相須之急不啻若左右手嗚呼果其用是說也則夫世之君子所爲老死而不遇者無足怪矣今夫扣之者急則應之者疑其辭夸則其實必有所不副今吾以爲王公大人不可以一日而無吾也彼將退而考其實則亦無乃未至於此耶昔者漢高未嘗意儒而不失爲明君衛霍未嘗薦士而不失爲賢公卿吾將以吾之說而彼將以彼之說彼是相拒而不得其歡心故貴賤之間終不可以合而道終不可以行何者其扣之急而其辭夸也驚千金之璧者不之於肆而願觀者塞其門觀者嘆息而主人無言焉非不能言知言之無加也今也不幸而坐於五達之衢又嗷嗷焉自以爲希世之珍過者不顧執其裾而彈視之則其所驚者可知矣王公大人其無意於天下後世者亦安以求爲也苟其不然則士之過於其前而有動於其目者彼將褰裳疾行而攫取之

故凡皇皇汲汲者舉非吾輩也昔者常聞明公之風矣以大臣之子孫而取天下之高第才足以過人而自視缺然常若不足安於小官而樂於恬淡方其在太學之中衣繒飯糗若將終身至於德發而不可掩名高而不可抑貴爲天子之少宰而其自視不加於其舊之錙銖其度量宏遠至於如此其尤不可以夸辭而急扣者也賦不佞自爲學至今十有五年以爲孔學之難者難於無私無私之難者難於通萬物之理故不通乎萬物之理雖欲無私不可得也已好則好之已惡則惡之是以自信則惑也是故幽居默處而觀萬物之變盡其自然之理而斷之於中其所不然者雖古之所謂賢人之說亦有所不取雖以此自信而亦以此自知其不悅於世也故其言語文章未嘗輒至於公相之門今也天子舉直諫之士而兩制過聽諫以其名聞竊以爲與於此者皆有求於吾 君吾相者也故亦敢獻其文凡十篇而書爲之先惟所裁擇幸甚

上梅直講

三蘇文粹卷三五

六

某官執事某每讀詩至鴉鵲讀書至君爽常竊悲周公之不遇及觀史見孔子厄於陳祭之間而絃歌之聲不絕顏淵仲由之徒相與問答夫子曰匪兇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爾多財吾爲爾宰夫天下雖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此乃今周公之富貴有不如夫子之貧賤夫以召公之賢以管蔡之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而夫子之所與共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才則亦足與樂乎此矣賦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爲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從之遊而與之上下其議論其後益壯始能讀詩文詞想見其爲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也方學爲對偶聲律之文求斗升之祿自度無以進見於諸公之間來京師逾年未嘗窺其門今年春天下之士羣至千禮部執事與歐陽公實親試之誠不自意獲在第二既而聞之人執事愛其文以爲有孟軻之風而歐陽公亦以

上卷不為世俗之文也而取焉是以在此非左右為之先容非親舊為之請屬而擲之十餘年間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為知已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有大賢焉而為其徒則亦足恃矣苟其德一時之幸從車騎數十人使閭閻小民聚觀而贊嘆之亦何以易此樂也傳曰不怨天不尤人蓋優哉游哉可以卒歲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五品其容色溫然而不怒其文章克厚敦朴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載願與聞焉

上韓太尉

軾生二十有二年矣自七八歲知讀書及壯大不能曉習時事獨好觀前世風采之迹與其一時風俗之變自三代以來頗能論著以為西漢之衰其大臣守尋常而不務大略東漢之末士大夫多奇節而不循正道元成之間天下無事公卿將相安其祿位顧其子孫各欲樹私恩買田宅為不可動之計低回隱避以苟歲月而皆依依儒術六經之言而取其近似者以為口實孔子曰惡居下流而訕上惡許

蘇文粹卷五

七

以為直而劉歆谷永之徒又相與彌縫其闕而緣飾之故其哀也歷然如蛟龍釋其風雲之勢而安於泰畜之樂終以不悟使其有披股裂登於匹夫之俎豈不悲哉其後桓靈之君懲往昔之弊而欲樹人主之威權故頗用嚴刑以督責臣下忠臣義士不容於朝其故卒起於草野相與力為險怪驚世之行使天下豪傑奔走於其門得為之執鞭而其自喜不啻若卿相之榮於是天下之士翫然皆有無用之虛名而不適於實效故其亡也如人之病狂不知堂宇官室之為安而號呼奔走以自顛仆昔者太公治齊舉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弒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浸微矣漢之事迹誠大類此豈其當時公卿士大夫之行與其風俗之剛柔各有以致之耶古之君子剛毅正直而守之以寬忠恕仁厚而發之以義故其在朝廷則士大夫皆自洗滌磨淬勦力於王事而不敢為非常可怪之行此三代王政之所由興也管子曰上失其道民散矣天下之人幸而有不為阿附苟容之事者則務為個偽矯異求如東漢

之君子惟恐不及可悲也已慨自幼聞富公與太尉神機為寬厚長者然終不可犯以非義必來京師而二公同時在內府愚不能知其心竊於道塗望其容貌宛然如有容見惡不怒見善不喜且占所謂大臣者歟夫循循者固不能有所為而翹翹者又非聖人之中道是以願見太尉得聞一言足矣矣太尉與大人最厚而又當辱問其姓名此尤不可以不見今已後矣不宣軾再拜

上劉侍讀

軾聞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才滿於天下而事不立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氣也何謂氣曰是不可名者也若有鬼神焉而陰相之今夫事之利害計之得失天下之能者舉知之而不能辦能辦其小而不能辦其大則氣有所不足也夫氣之所加則已大而物小於是乎受其至大而不為之驚納其至繁而不為之亂任其至難而不為之憂享其至樂而不為之蕩是氣也受之於天得之於不可知之間傑然有以蓋天下之人而出萬物之上非有君長之位殺奪施與之權而

蘇文粹卷五

八

天下環嚮而歸之此必有所得者矣多才而敗者世之所謂不幸者也若無能焉而每以成者世之所謂不幸者也夫幸與不幸君子之論不施於成敗之間而施於窮達之際故凡所以成者且氣也其所以敗者其才也氣不能守其才則焉往而不敗世之所以多敗者皆知求其才而不知論其氣也若夫明公其亦有所得矣軾非敢以虛辭而曲說誠有所見焉耳夫天下有分得其分則安非其分而以一毫取於人則羣起而爭之天下有無窮之利自一命以上至於公相其利可愛其途甚夷設為科條而待天下之擇取然天下之人翹足跛道而羣望之遠巡而不敢進者何也其分有所止也天下有無功而遷一級者則眾指之矣遷者不容於下遷之者不容於上而況其甚者乎明公起於徒步之中執五十之翰書方尺之簡而列於士大夫之上橫翔捷出冠履百吏而為之表猶以為未也而加之師友之職付之全秦之地地方千里則古之方伯連帥所不能者也東漢涇州比路河渭南衙巴蜀西控戎夏則古之秦昭王商君自起之也所



以殫身殘民百戰而有之者也奮臂而取兩劑不十餘年而天下不以為速非有汗馬之勞未隨之能以擅富貴之美而天下不以為無功抗顏高議自以無前而天下不以為無讓此其氣固有大服於天下矣天下無大事也天下而有大事非其氣之過人者則誰實辨之軾遠方之鄙人遊於京師聞明公之風幸其未至於公相而猶可以誦其才氣之盛美而庶幾於知言惜其將遂西去而不得從也故請聞於門下以願望見其風采不宣軾再拜

謝張大保撰先人墓碣

伏蒙再示先人墓表特載辨姦一篇恭覽涕泗不知所云竊惟先人早歲汨沒晚乃有聞雖當時學者知師尊之然於其言語文章猶不能盡而况其中之不可形者乎所謂知之盡而信其然者豈世唯公一人雖若不幸然知我者希正老氏之所貴辨姦之始作也自軾與舍弟皆有嗜其甚矣之諫不論他人獨明公一見以為與我意合公固已論之先朝載之史冊今雖容有不知後世決不可沒而先人之

三蘇文粹卷三十五

九

言非公表而出之則人未必信不信何足深計然使斯人用區區小數以欺天下天下莫覺其知恐後世必有秦無人之歎此墓表之所以作而軾之所以流涕再拜而謝也黃叔度澹然無作郭林宗一言至今以為顏子林宗於人材小大畢取所賢非一人而叔度之賢無一見於外者而後世猶信徒以林宗之重也今公之重不減林宗所賢惟先人而其心迹粗若可見其信於後世必矣多言何足為謝聊發一二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三十五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三十六

東坡先生書

答黃愈書

軾始見足下詩文於孫莘老之坐上雖然異之以為非今世之人也莘老言此人知之者尚少子可為稱揚其名軾笑曰此人如精金美玉不即人而人即之將逃名而不可得何以我稱揚為然觀其文以求其為人必輕外物而自重者今之君子莫能用也其後過李公擇於濟南則見足下之詩文愈多而得其為人益詳意其超逸絕塵獨立萬物之表馭風騎氣以與造物者遊非獨今世之君子所不能用雖如軾之放浪自棄與世闊疎者亦莫得而友也今者辱書詞累幅執禮恭甚如見所畏也何哉軾方以此求交於足下而懼其不可得豈意得此於足下乎喜愧之懷殆不可勝然自入夏以來家人輩更臥病忽忽至今裁答甚緩想未深訝也

三蘇文粹卷三十六

答詩人之風而軾非其人也聊復次韻以為一笑

答李端叔

軾聞足下名久矣又於相識處往往見所詩文雖不多亦足以發鬚其為人矣尋常不通書簡怠慢之罪猶可闕略及足下斬然在夜亦不能以一字奉慰舍弟子由至先蒙惠書又復懶不即答頑鈍廢禮一至於此而足下終不棄絕適中再辱手書待過盜覽之面熟汗下也足下才高識明不應輕許與人得非用黃魯直秦大虛輩語真以為然耶不肖為人所憎而二子獨喜見舉如人嗜昌黎羊棗未易詰其所以然者以二子為妄則不可遂欲以移之衆口又大不可也軾少年時讀書作文專為應舉而已既及進士第會得不已又舉制策其實何所有而其科號為直言極諫故每紛然譎說古今者論是非以應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固以為實能之故說說至今坐此得罪幾死所謂齊膚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軾為欲立異同則過矣妄論利害機說得失此正制科人習氣管之候

蟲時鳥自鳴自己何足為損益賦每怪時人待賦過重而足下又復稱說如此愈非其實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屨放浪山水間與樵漁雜處往往為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為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足下又復創相推與其非所望木有瘳石有暈屢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謫居無事默自觀省回視三十年以來所為多其病者足下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無乃聞其聲不考其情取其華而遺其實乎抑將又有取於此也此事非相見不能盡自得罪後不敢作文字此書雖非文然信筆書意不覺累幅亦不須示人必喻此意

答李廌

輒頌首李君足下別後逾中得二書皆未果答專人來又辱長牋且審比日若履無恙感慰深矣惠示古賦近詩詞氣卓越意趣不凡甚可喜也但微傷冗後當稍收歛之今未可也足下之文正如川之方增當極其所至霜降水落自見涯涘然不可不知也錄示孫之翰唐

蘇秦卷三六

二

論僕不識之翰今見此書竊然得其為人至論諸遂良不語劉洎太子瑛之廢綠張說張巡之敗綠房瑄李光弼不當圖史思明宜宗有小善而無人君大略皆舊史所不及議論英發暗與人意合者甚多又讀歐陽文忠公志文司馬君實跋尾益復慨然然足下欲僕別書此文入石以為之翰不朽之託何也之翰所立於世者雖無歐陽公之文可也而况欲託字畫之工以求信於後世不已隘乎足下相待甚厚而見譽過當非所以為厚也近日士大夫皆有僭侈無涯之心動輒欲人以周孔譽已自孟軻以下者皆憚然不滿也此風殆不可長又僕細思所以得患禍者皆由名過其實造物者所不能堪與無功而受千鍾者其罪均也深不願人造作言語務相粉飾以益其疾足下所與游者元事讀其詩知其為超然奇逸人也綠足下以得元君為賜大矣唐論文字不少過煩諸君寫錄又以見足下所與游者皆好學喜書其書獨所謂未得名世之士為志文則未葬者恐於禮未安司徒文子問於何思後服既除然後葬其服何服子思曰

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昔晉溫嶠以未葬不得調古之君子有故不得已而未葬則服不變官不調今足下未葬豈有不得已之事乎他日有名世者既葬而表其墓何患焉厚見厚不敢不盡

答張文潛

頌首文潛縣丞張君足下久別思仰到京公私紛然未暇奉書厚手款且審起居佳勝至慰至慰惠示文編三復感歎甚矣君之似子由也子由之文實勝僕而世俗不知乃以為不如其為人深不願人知之其文如其為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歎之聲而其秀傑之氣終不可沒作黃樓賦乃稍自振厲若欲以警發憤憤者而或者便謂僕代作此尤可笑是殆見吾善者機也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實出於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於好使人同已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顏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者同於生物不同於所生惟荒墮戶齒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草此則王氏之同也近見章子厚言 先帝晚年甚患文

蘇秦卷三六

三

字之陋欲稍變取士法特未暇耳議者欲稍復詩賦立春秋學官其論甚矣僕老矣使後生猶得見古人之大全者正賴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陳復常與君等數人耳如聞君作大學博士願益勉之德輒如毛氏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愛莫助之此外千萬善愛偶飲卯酒醉來人求書不能復觀

答毛滂

賦啓比日酷暑不審起居何如頃承示長牋及詩文一軸日欲裁謝因循至今悚息悚息今時為文者至多可喜者亦眾然求如足下閑暇自得清美可口者實少也敬佩厚賜不敢獨當出之知者世間唯名實不可欺文章如金玉各有定價先後進相汲引因其言以信於世則有之矣至其品目高下蓋付之眾口決非一夫所能抑揚賦於黃魯直張文潛輩數子特先識之耳始謂其文蓋疑信者相半又乃自定翕然稱之賦豈能為之輕重哉非獨賦如此雖向之前輩亦不過如此也而况外物之進退此在造物者非賦事厚見賦之重不



敢不盡

答俞括

軾頓首資深使君閣下前日辱訪龍示長牋及詩文一編伏讀數日廢卷拊掌有起予之歎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物固有是理患不知知之患不能達之於口與手所謂文者能達是而已文人之賦莫如近世然私所敬慕者獨陸宣公一人家有公奏議善本頃侍講讀嘗繕寫進御區區之忠自謂庶幾於孟軻之敬王且欲推此學於天下使宋臧此方人挾此學以待世之病者豈非仁人君子之至情也哉今觀所示議論自東漢以下十篇皆欲酌古以馭今有意於濟世之實用而不志於耳目之觀美此正平生所望於朋友與凡學道之君子也然去歲在都下見一醫工頗憂而窮慨然謂僕曰人所以服藥端為病耳若欲以適口則莫如芻豢何以藥為今孫氏劉氏皆以藥顯孫氏期於治病不擇甘苦而劉氏專務適口病者宜安所去取而劉氏富倍孫氏此何理也使君斯文未必售於世然嘗不啻登吾齋所

本齋先生卷三十一

四

答王庠

軾啓遠蒙差人致書問安否輔以藥物眷意甚厚自二月二十五日至於七月十三日凡百三十餘日乃至水陸蓋萬餘里矣罪戾遠黜既為親友憂又使此兩人者跋涉萬里比其還家幾盡此歲此君愛我之過而重其罪也但喜此來侍養多暇起居佳勝賦罪大責薄居此固宜無足言者瘴癘之邦僵仆者相屬於前然亦皆有以取之非寒暖失宜則飢飽過度苟不犯此者亦未遽病也若夫期至固不可逃又非南北之故矣以此居之泰然不煩泮念前後所著述文字皆自古作者風力大略能道意所欲言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辭至於能達止矣不可以有加矣經說一篇誠哉是言也西漢以來以文故科而文始衰自賈誼司馬遷其文已不逮先秦古書况其下者文章猶爾光所謂道德者乎若所論周勃則恐不然平勃未嘗一日忘漢陸賈為之謀至矣彼倪倪孺子肉但將相和調則大計自定若

如君言先事經營則呂后覺悟誅兩人而漢亡矣軾少時好讀論古入既老涉世更覺往往悔其言之過故樂以此告君也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實用賈誼陸贄之學殆不傳於世老病且死獨欲以教子弟豈意姻親中乃有王郎乎三復來觀喜抃不已應舉者志於得而已今程試文字千人一律考官亦厭之未必得也如君自信不回必不為時所棄也又况得失有命決不可移乎勉守所學以卒遂業相見無期萬萬自重而已

答謝舉廉

軾啓近奉違亟辱問訊具審起居佳勝感慰深矣軾受性剛簡學注材下坐廢累年不敢復商搢紳自還海北見平生親舊惘然如隔世人况與左右無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數賜見臨傾蓋如故幸甚過望不可言也所示書教及詩賦雜文觀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辭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則疑若

本齋先生卷三十一

五

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係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也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於口與手者乎是所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楊雄好為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瑣瑣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物也而獨悔於賦何哉終身瑣瑣而獨變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屈原作雜經蓋風雅之無變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以其似賦而謂之瑣瑣乎使賈誼見孔子升堂有餘矣而乃以賦鄙之至與司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衆可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因論文淵及之耳歐陽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玉市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貴賤也紛紛多言豈能有益於左右愧悚不已所須惠力法雨堂字軾本不著作大字澤作終不佳又舟中局迫難寫未能如教然軾方過臨江曾往遊焉或僧欲有所記錄當為作數句留院中慰左右念親之意今已至峽山寺少留即去愈遠惟萬萬以時自愛不宣

答劉涇

軾頌首都曹劉君足下蒙示書教及編錄拙詩文二十卷軾平生以  
言語文字見知於世亦以此取疾於人得失相補不如不作之安也  
以此常欲焚棄筆硯為瘖人而習氣宿業未能盡去亦謂隨手雲  
散烏溪矣不知足下默隨其後綴拾編撮略無遺者覽之懸汗可為  
多言之戒然世之著賦詩文者多矣率真偽相半又多為俗子所改  
竄讀之使人不平和亦不足怪識真者少蓋從古所病梁蕭統集文  
選世以為工以軾觀之拙於文而陋於識者莫統若也宋玉賦高唐  
神女其初略陳所夢之因如子虛亡是公相與問答皆賦矣而統謂  
之叙此與兒童之見何異李陵蘇武贈別長安而詩有江漢之語及  
陵與武書詞句儂淺正齊梁間小兒所擬作決非西漢文而統不悟  
劉子玄獨知之范曄作蔡琰傳載其二詩亦非是董卓已死琰乃流  
落方卓之亂伯喈尚無恙也而其詩乃云以卓亂故流入於胡此豈  
真琰語哉其筆勢乃效建安七子非東漢詩也李太白韓退之白  
樂天詩文皆為庸俗所亂可為太息今足下所示二十卷無一篇偽

蘇文粹卷三十六

六

者又少謬誤及所示書詞清婉雅奧有作者風氣知足下致力於斯  
文久矣某窮困本坐文字蓋願削形去智而不可得者然幼子過文  
益奇在海外孤寂無寧過時出一篇見娛則為數日喜寢食有味以  
此知文章如金玉珠貝未易鄙棄也見足下詞學如此又喜吾同年  
兄龍圖之有後也故勉作報書忽忽不宣

蘇先生文粹卷第三十六

蘇先生文粹卷第三十七

東坡先生記

莊子祠堂

莊子蒙人也嘗為蒙漆園吏沒十餘歲而蒙未有祀之者縣令秘書  
丞王兢始作祠堂求文以為記謹按史記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  
時其學無所不闕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  
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胥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  
莊子之粗者余以為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為法耳楚公子微  
服出亡而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  
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為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為事公子之法亦不可  
故莊子之言皆實子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蓋無幾至於  
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暴自棄滑塗彭蒙慎  
到田駢闢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為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

蘇文粹卷三十七

之也至矣然余嘗疑盜跖漁父則若真誠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劍皆  
淺陋不入於道及復觀之得其寓言之終曰陽子居西遊於秦遇老  
子老子曰而睢睢而軒軒而誰與居太白若辱感德若不足陽子居  
蹶然變容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揚者  
避憲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劍盜跖四篇以合  
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棗而  
五漿先餽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勦之  
以入其言余不可以不辨凡分章名篇皆出於世俗非莊子本意元  
豐元年十一月十九日記

蓋公堂

始吾居鄉有病寒而效者問諸醫醫以為蠱不治且殺人取其百金  
而治之飲以蠱藥攻伐其腎腸燒灼其體膚藥切其飲食之美者甚  
月而百疾作內熱惡寒而效不已累然真蠱者也又求於醫醫以為  
熱授之以寒藥旦朝吐之暮夜下之於是始不能食懼而反之則鍾

乳鳥喙雜然並進而深疽癰疥取瘡之狀無所不至三易醫而疾愈甚里老父教之曰是醫之罪樂之過也子何疾之有人之生也以氣為主食為輔今子終日藥不釋口臭味亂于外而百毒戰于內勞其主隔其輔是以病也子退而休之謝醫却藥而進所嗜氣完而食美矣則夫藥之良者可以一飲而效從之甚月而病良已昔之為國者亦然吾觀夫秦自孝公已來至下始皇立法更制以錙磨鞮鍊其民可謂極矣論何曹參親見其斲喪之禍而收其民於百戰之餘知其厭苦憔悴無聊而不可與有為也是以一切輟之休息而天下安始參為齊相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請之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以舍蓋公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以其所以治齊者治天下天下不稱賢焉吾為膠西守知公之為邦人也求其墳墓子孫而不可得慨然悼之師其言想見其為人庶幾復見如公者治漸緩於黃堂之比易其弊

蘇文粹卷三

陋達其藏策重門洞開盡城之南北相望如引蓋公堂時從賓客廢吏遊息其間而不敢居以待如公者其人曲突為蓬宗亞而蓋公為之師可謂感矣而史不記其所終蓋公之至人得道而不死者歟膠西東北海南放于九仙北蜀之牛山其中多隱君子可聞而不可見見而不可致安知蓋公不往末其固平焉何足以見之

喜雨亭

亭以兩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以名其書漢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孫勝伏以名其子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下至扶風之明年始治官舍為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樹以為休息之所是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古為有年既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為憂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抃於野農者以樂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於是舉酒於亭上以屬

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荐饑獄訟繁興而盜賊熾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優游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而樂於此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既以名亭又從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為濡使天而雨玉饑者不得以為舉一雨三日際誰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為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超然臺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瑋麗者也舖糟啜濁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夫所為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夫求禍而辭福者人之情也哉物

蘇文粹卷三

有以蓋之矣彼遊於物之內而不遊於物之外物者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鬮又烏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相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哀乎乎自錢塘移守膠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牆之美而蔽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齊射空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予之不樂也處之暮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予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於是治其園圃絮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修補破敗為苟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為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廬山秦人廬教之所從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尚父之遺蹟猶有存者北俯瀕水泂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辜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雨雲之朝風月之夕予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擁闥踞取池魚醲醲瀟灑脫然而

食之曰樂哉游乎方是時予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事曰超然以見予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也

仁宗皇帝飛白御書

問世之治亂必觀其人問人之賢不肖必以世考之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合抱之木不生於步仞之丘千金之子不出於三家之市臣嘗達事 仁宗皇帝其愚不足以測知 聖德之所至獨私竊覽觀四十餘年之間左右前後之人其大者固已光明偉偉深厚雄傑不可窺較而其小者猶能敦朴樸樸恭持重號稱長者當是之時天人和同上下驩心才智不用而道德有餘功業難名而福祿無窮升遐以來十有二年若臣若子固有內外下至深山窮谷老婦稚子外薄四海裔夷君長見當時之人聞當時之事未有不流涕稽首者也此豈獨上之澤歟生在斯者與有力焉太子少傅安簡王公諱舉正臣不及見其人矣而識其為人其流風遺俗可得而稱者以世考之也熙寧六年冬以事至姑蘇其子誦

三蘇文粹卷十七

出慶曆中所賜公端敏字二飛白筆一以示臣且謂臣記之將刻石而傳諸世臣在太常職在太史於法得書且以為抱烏號之弓不若藏此筆保助阜之履不若傳此書考追蠹以論音聲不若推點畫以究觀其所用之意存昌歎以追嗜好不若因褒貶以想見其所與之人或載於名山或流於四方凡所見者皆當辨然而作如望旄頭之塵而聽屬車之音相與勉為忠厚而取為浮薄或由此也夫

南安軍學

古之為國者四井田也肉刑也封建也學校也今二矣獨學校僅存耳古之為學者四其大則取士論政其小則弦誦也今亡矣且誦而已舜之言曰庶頑諛說若不在時候以明之捷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訓言時而履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格之言改也論語曰有恥且格承之言薦也春秋傳曰秦秦齊儀庶頑諛說不率是教者舜皆有以待之夫化惡莫若進善故擇其可進者以射侯之禮舉之其不率教者則撻之小則書以記之非疾之也欲勸之並

生而同憂樂也此士之有罪而尚未可棄者故使樂工採其謳謠議之言而麗之以觀其心其改過者則薦之且用之不悛者則威之屏之變之寄之之類是也此舜之學政也射之中否何與於善惡而侯以明之何也曰射所以致衆而論士也衆一而後論定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使弟子揚解而序黜者三則僅有存者由此觀之以射致衆衆集而後論士蓋所從來遠矣詩曰在泮獻囚又曰在泮獻賦禮曰受成於學鄭人游于鄉校以議執政或謂子產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不可善者五行之不善者吾改之是吾師也孔子聞之謂子產仁人古之取士論政者必於學有學而不論政不取士猶無學也學莫盛於東漢士數萬人嗑枯吹生自三公九卿皆折節下之三府辟召常出其口其取士論政可謂近古然卒為黨錮之禍何也曰此王政也王者不作而士自以私意行之於下其禍敗固宜朝廷自慶曆開學紹聖以來三致意於學矣雖荒服郡縣必有學校南安江西之南境儒術之士與閩蜀等而太守朝奉郎曹侯登以治

三蘇文粹卷十七

五

郡縣間所至必建學故南安之學甲於江西侯仁人也而勇於義其建是學也以身任其責不擇劇易期於必成士以此感奮不勸而力費於官者為錢九萬三千而助者不貲為屋百二十間設鼓講堂泮池大邦君之居凡學之用莫不嚴具又以其餘增置廩食數百人始於紹聖二年之久而成於四年之春學成而侯去今為潮州侯自海南還過南安見聞其事為詳士既德侯不已乃具列本末願擇而從者三百餘里願紀其實大學王者事也故首以舜之學政告之然舜遠矣不可以庶幾有賢太守猶可以為鄉子產也學者勉之無愧於古人而已建中靖國元年三月四日眉山蘇軾書

韓魏公醉白堂

故魏國忠獻韓公作堂於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取樂天池上之詩以為醉白堂之歌意若有羨於樂天而不及者天下之士聞而疑之以為公既已無愧於伊周矣而猶有羨於樂天何哉賦聞而笑曰公豈獨有羨於樂天而已乎方且願為尋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者

天之生是人也將使任天下之重則寒者求衣饑者求食凡不獲者求得苟有以與之將不勝其求是以終身處乎憂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途豈其所欲哉夫忠獻公既已相三帝安天下矣浩然將歸老於家而天下共挽而留之莫釋也當是時其有美於樂天無足怪者然以樂天之平主而求之公較其所得之厚薄淺深孰有孰無則後世之論有不可欺者矣文致太平武定亂略謀安宗廟而不自以為功急賢才輕爵祿而士不知其恩殺伐果敢而六軍安之四夷八蠻想聞其風采而天下以其身為安危此公之所有而樂天之所無也乞身於強健之時退居十有五年日與其朋友賦詩飲酒畫山水園池之樂府有餘帛庫有餘粟而家有聲伎之奉此樂天之所有而公之所無也忠言嘉謀效於當時而文采表於後世死生窮達不易其操而道德高於古人此公與樂天之所同也公既不以其所自有多亦不以其所無自少將推其同者而自託焉方其寓形於一醉也齊得喪忘禍福混貴賤等賢愚同乎萬物而與造物者遊非獨自比於

蘇文粹卷三十七

六

樂天而已古之君子其處已也厚其取名也廉是以實浮於名而世誦其美不厭以孔子之聖而自比於老彭自同於丘明自以為不如顏淵後之君子實則不至而皆有侈心焉軾武仲自以為聖白圭自以為禹司馬長卿自以為相如揚雄自以為孟軻崔浩自以為子房然世終莫之許也由此觀之忠獻公之賢於人也遠矣昔公嘗告其子忠彥將求文於軾以為記而未果公囊既葬忠彥乃以吉賦以為異不得辭也乃泣而書之

李君藏書房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老聃為多書孔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李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

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者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益衆紙與字畫日趨於簡編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予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從於昔人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遊談無根此又何也予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峯下白石庵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為李氏山房藏書九千餘卷公擇既已涉其流探其源採其華實而咀唯其骨髓以為己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以聞名於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木曾少抱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故所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予既衰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閑盡讀其所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遊而不得者蓋將老焉

蘇文粹卷三十七

七

盡發公擇之藏拾其餘棄以自補庶有益乎而公擇求予文以為記乃為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為可惜也

張君墨寶堂

世人之所共嗜者美飲食華衣服好聲色而已有人焉自以為高而笑之彈琴奕棊蓄古書法圖書畫客至出而誇觀之自以為至矣則又有笑之者曰古之人所以自表見於後世者以有言語文章也是惡足好而豪傑之士又相與笑之以為士當以功名聞於世若乃施之空言而不見於行事此不得已者之所為也而此所謂功名者自知效一官等而上之至於伊呂稷契之所嘗劉項湯武之所爭極矣而或者猶未免乎笑曰是區區者曾何足言而許由辭之以為難孔丘知之以為博由此言之世之相笑竟有既乎士方志於其所欲得雖小物有捐軀忘親而馳之者故有好書而不得其法則拊心嘔血幾死而僅存至於剖塚斷棺而求之是豈有聲色臭味足以移人哉方

甘樂也。其口不能自言而況他人乎。人特以已之不好笑人之好則過矣。毗陵人洪君希元家世好書。所蓄古今人遺跡至多。盡刻諸石。築室而藏之。屬予為記。予謂人也。謂之誰曰。學書者紙費學醫者人費。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世有好功名者。以其未試之學而驟出之於政。其費人豈特醫者之比乎。今張君以兼人之能而位不稱。其才優游終歲。無所役其心智。則以書自娛。然以予觀之。君豈又閨者。蓄極而通。必將大發之於政。君知政之費人也。其於醫則願以予之所言者為鑒。

王君會繪堂

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意於物。寓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為樂。雖充物不足以為病。留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為病。雖充物不足以為樂。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然聖人未嘗廢此四者。亦聊以寓意耳。劉備之雄才也。而好結髮。嵇康之達也。而好鍛鍊。阮子之放也。而好蠟屐。此豈有

蘇文粹卷三

蘇色臭味也哉。而樂之終身不厭。凡物之貴。足以悅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書。與畫。然至其留意而不歸。其禍有不可勝言者。鍾繇至以此嘔血。發塚宋孝武王僧虔亦以此相忌。桓玄之走。卿王非之。復壁皆以兒戲。害其國。凶其身。此固忘之禍也。始吾少時。嘗好此二者。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既而自笑曰。吾薄富貴。而厚於書。輕死生。而重於畫。豈不顛倒錯繆。失其本心也哉。自是不復好見。可喜者。雖時復蓄之。然為人取去。亦不復惜也。壁之煙雲。之過眼。百鳥之感耳。豈不欣然接之。去而不復念也。於是乎二物者。常為吾樂。而不能為吾病。駙馬都尉王君晉卿。雖在戚里。而其被服禮義。學問詩書。常與寒士角。平居攘去膏粱。屏棄華色。而從事於書畫。作寶繪堂於私第之東。以蓄其所有。而求文以為記。恐其不幸。而類吾少時之所好。故以是告之。庶幾全其樂。而遠其病也。

李太白碑陰

肥寧十年七月二十日記

李太白狂士也。又嘗失節於永王。璣此豈薄世之人哉。而罪又歸公。以王佐期之不亦過乎。曰。士固有大言。而無實。虛名不適用於者。然不可以此料天下之士。士以氣為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爭事之。而太白使脫鞵。敝上固已氣蓋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權倖。以反容其肯從。君於昏乎。夏侯湛。蔡東方。生云。開濟明豁。包含宏大。陵轡相嘲。晒豪傑。籠羣靡。前踏藉。肯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成感萬乘。若僚友。親儔。列如草木。林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遠方之外者也。吾於太白亦云。太白之從永王。璣當由迫。當不然。璣之狂肆。寢陋。雖庸人知其必敗也。太白識郭子儀之為人。傑而不能知璣之無成。此理之必不然者也。吾不可以不辯。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三十七

蘇文粹卷三七

九

六一居士集

夫言有大而非誇遠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子距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誇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揚善之道廢天下以爲是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厚土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因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未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爲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

蘇文卷三十八

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足烈也使揚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黃老賈誼晁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爲之不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彘之士有不免者况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者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類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說者誰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革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難納諫爲忠長育成就遂始佑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

子沒十有餘年士始爲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實識者愛之賴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子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集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子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諱修字永叔既老自謂六一居士云

范文正公文集

慶曆三年賦始總角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道所作廣聖德詩示鄉先生賦從旁切觀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賦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爲其不可先生奇賦言蓋以告之且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蒸則已私識之矣嘉祐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沒既葬而墓碑出讀之至流涕曰吾得其爲人蓋十有五年而不一見其面豈非命也歟是歲范公始見知于歐陽公因

蘇文卷三十八

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韓曰恨子不識范文正公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令丞相堯夫又六年始見其叔彞叟京師又十二年遂與其季德孺同僚于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遺彞見彞爲序又十二年乃克爲之嗚呼公之功德蓋不待文而顯其文亦不待序而傳然不敢辭者自以八歲知敬愛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傑者皆得從之遊而公獨不識以爲平生之恨若獲擇各其文字中以自託於門下士之末豈非曠昔之願也哉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樂毅之流其王伯之略皆定於畎畝中非仕而後學者也淮陰侯見高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秦如指諸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諸葛孔明卧草廬中與先主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受哉試爲之而僥倖其或成者哉公在天聖中居太夫人憂則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爲書言以遺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爲將權爲執政考其平生所爲無出此書者今其集二十卷爲詩賦二百六十八篇爲文一百六十五



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悌蓋如飢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濕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德之見於怒者也元祐四年四月二十一日

樂全先生文集

孔北海志大而論高功烈不見於世然英偉豪傑之氣自為一時所宗其論感孝章郝鴻豫書慨然有烈士丈夫之風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姿綜練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至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以來以事君為悅者所能至也常恨二人之文不見其全今吾樂全先生張公安道其庶幾乎嗚呼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言語非不工也政事文學非不敏且博也然至於臨大事鮮不忘其故失其守者其器小也公為布衣則願然已有公輔之望自少出仕至老而歸未嘗以言徇

蘇文粹卷三十一

三

物以色假人雖對人土必同而後言毀譽不動得喪若一真孔子所謂大臣以道事君者世遠道散雖志士仁人或少既以求用公獨以適往之氣行正大之言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上不求合於人主故雖貴而不用用而不盡下不求合於士大夫故悅公者寡不悅公者衆然至言天下偉人則必以公為首公蓋性知命體乎自然而行乎不得已非斷以文字名世者也然自慶曆已來說元豐四十餘年所與人主論天下事見于章疏者多矣或用或不用而皆本於禮義合於人情是非有考於前而成敗有驗於後及其他詩文皆清遠雄麗讀者可以想見其為人信乎其有似於孔北海諸葛孔明也戰年二十以諸生見公成都公一見待以國士今三十餘年所以開發成就之者至矣而戰終無所效及於公者獨求其文集手校而家藏之且論其大略以待後世之君子其言公嘗為輒言公在人主前論大事他人終日反復不能盡者公必數言而決然成文皆可書而誦也言雖不盡用然慶曆以來名臣為人主所敬莫如公者公今年

八十一杜門却掃終日危坐將盡造物者遊於無何有之鄉言且不可得聞而况其文乎凡為文若于卷若干首

鳧繹先生詩集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焉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史之不闕文與馬之不借人也豈有損益於世者哉然且識之以為世之君子長者日以遠矣後生不復見其流風遺烈是以日趨於智巧便佞而莫之止是二者雖不足以損益而君子長者之澤在焉則孔子識之而况其足以損益於世者乎昔吾先君適京師與猶士大夫遊歸以語賦曰自今以往文章其日工而道將散矣士慕遠而忽近貴華而賤實吾已見其兆矣以魯人見繹先生之詩文十餘篇示賦曰小子識之後數十年天下無復為斯文者也先生之詩文皆有為而作精悍確苦言必中當世之過鑿鑿乎如五穀必可以療飢斷斷乎如藥石必可以俛病其遊談以為高枝詞以為觀美者先生無一言焉其後二十餘年先君既沒而其言存士之為文者莫不超然出於形器

蘇文粹卷三十一

四

之表微言高論既已鄙陋漢唐而其反復論難止不諱如先生之文者世莫之貴矣賦是以悲於孔子之言而懷先君之遺訓益求先生之文而得之於其子復乃錄而藏之先生諱太初字醇之姓顏氏先師充公之四十七世孫云

錢塘勸上人詩集

昔程公罷廷尉家無一人至者其後復用須客欲往程公大書其門曰一死一生乃外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世以為口實然予嘗薄其為人以為客則陋矣而公之所以待客者獨不為小哉故太子太師歐陽公好士為天下第一士有一言中於道不遠千里而求之甚於士之求公以故蓋致天下豪俊自庸眾人以顯於世者固多矣士之負公者亦時有之蓋嘗慨然太息以人之難知為好士者之戒意公之於士自是少倦而其退老於潁水之上予往見之則猶論士之賢者惟恐其不聞於世也至於負公者則曰言在我非其過程公之客負之於死生貴賤之間而公之士叛公



於彌息俄頃之際公罪客而公罪已與士益厚賢於古人遠矣公不喜佛老其徒有治詩書學仁義之說者必引而進之佛者更勤從公遊三十餘年公嘗稱之為聰明才智有學問者尤長於詩公薨於汝陰予哭之於其室其後見之語及於公未嘗不涕泣也勤固無求於世而公又非有德於勤者其所以涕泣不忘者為利也哉予然後益知勤之賢使其得列於士大夫之間而從事於功名其不負公也審矣肥寧七年余自錢塘將赴高密勤出其詩若干篇求予文以傳於世予以為詩非待文而傳者也若其為人之大略則非斯文莫之傳也

邵茂誠詩集

貴賤壽夭天也賢者必貴仁者必壽人之所欲也人之所欲適與天相值難譬如匠慶之山而得成康豈可常也哉因其適相值而喜之以常然此人之所以多怨而不通也至於文人其窮也固且勞心以耗神感氣以忤物未老而衰病無惡而得罪鮮不以文者天人之相值既難而人又自賊如此雖欲不困得乎茂誠諱迎姓邵氏與予同年登進士第十有五年而見之於吳興孫莘老之座出其詩數百篇予讀之彌月不厭其文清和妙麗如晉宋間人而詩尤可愛咀嚼有味雜以江左唐人之風其為人篤學強記恭儉孝友而貫穿法律敏於吏事其狀若不勝衣語言氣息僅屬予固矣其任衆難以瘁其身且疑其將病也踰年而茂誠卒又明年予過高郵則其喪在焉入哭之敗幃瓦燈塵埃蕭然為之出涕太息夫原憲之貧顏回之短命楊雄之無子馮衍之不遇皇甫士安之篤疾彼過其一而人哀之至今而茂誠兼之豈非命也哉予是以錄其文哀而不怨亦茂誠之意也

邵蘇文粹卷之八

田表聖奏議

故諫議大夫贈司徒田公表聖奏議十篇嗚呼田公古之遺直也其盡言不諱蓋自歐以下受之有不能堪者而況於人主乎吾是以知二宗之聖也自太平興國以來至干咸平可謂天下大治千載一時

矣而田公之言常若有不測之憂近在朝夕者何哉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絕人之資而治世無可畏之防夫有絕人之資必輕其臣無可畏之防必易其民此君子之所甚懼也方漢文時刑措不用兵革不試而賈誼之言曰天下有可畏太息者有可流涕者有可痛哭者後世不以為少漢文亦不以為其賈誼由此觀之君子之遇治世而事明主是當如是也誼雖不遇而其所言略已施行不幸早世功烈不著於時然竊嘗建言使諸侯王子孫各以次受分地文帝未及用歷考景室武帝而主父偃舉行之漢室以安公之言十未用五六也安知來世不有若偃者舉而行之歟願廣其書於世必有與公合者此亦忠臣孝子之志也

杭州送進士詩

右登彼公堂四章章四句太守陳公述古之詞也蘇子曰士之求仕也志於得也仕而不志於得者偽也苟志於得而不以其道視時上下而變其學曰吾期得而已矣則凡可以得者無不為也而可乎曾

蘇文粹卷之八

者亦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孔子善之曰招虞人以皮冠夫徒與皮冠於氣未有損益也然且不可而况使之棄其所學而學非其道歟熙寧五年錢塘之士貢於禮部者九人十月乙酉燕於中和堂公作是詩以勉之曰流而不反者水也不以時遷者松柏也言水而及松柏於其動者欲其難進也萬世不移者山也時飛時止者鴻鴈也言山而及鴻鴈於其靜者欲其及時也公之於士也可謂周矣詩曰無言不酬無德不報二三子何以報公平

南行前集

夫昔之為文者非能為之為工乃不能不為之為工也山川之有雲霧草木之有華實充滿勃鬱而見於外夫雖欲無有其可得耶自少聞家君之論文以為古之聖人有所不能自己而作者故賦與弟報為文至多而未嘗敢有作文之意已亥之歲待行適楚舟中無事博奕飲酒非所以為闈門之歡而山川之秀美風俗之朴陋斯人君子之遺迹與凡耳目之所接者雜然有觸於中而發於吟詠蓋家

君之作與象轉之文皆在凡一百篇謂之南行集特以識一時之變  
為他日之所尋繹且以為得於談笑之間而非勉彊所為之文也時  
十二月八日江陵驛書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三十八

三蘇文粹卷三十八

七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三十九  
東坡先生

通英進讀

漢高祖叔季布唐屈突通不降高祖

軾以謂漢高祖唐高祖皆創業之賢君季布屈突通皆一時之烈文  
夫惟烈丈夫故能以身殉主有死無二惟賢君故能推至公之心不  
以私怨殺士此可以為萬世君主之法

漢宣帝詰責杜延年治郡不進

軾以謂古者賢君用人無內外輕重之異故雖杜延年名卿不免出  
為邊吏治效不進則詰責之既進則褒賞之所以歷試人材考覈事  
功蓋如此孝宣之治優於孝文者以此也馬周諫唐太宗亦以為言  
治天下者不可不知也

叔孫通不能致二生

軾以謂叔孫通制禮雖不能如三代然亦因時施宜有補於世者魯

三蘇文粹卷三十九

二生非之其言未必皆當通以謂不知時變亦宜矣然謹按楊子法  
言昔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或曰如何其大也曰叔孫通欲制君臣  
之儀聘先生於齊魯所不能致者二人由此觀之大臣以道事君不  
可則止然後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若與時上下隨人俛仰  
雖或適用於一時何足謂之大臣為社稷之衛哉

秋山論匈奴和親

軾謹按漢制博士秩皆六百石耳然朝廷有大事必與丞相御史九  
卿列侯同議可否蓋親儒臣專細術不以小臣而廢其言故秋山得  
與張湯舉議上前此人臣之所甚難而人主之所欲聞也溫顏以來  
之虛懷以受之猶恐不敢言又况如武帝作色憑怒幾之於死乎故  
湯之用事至使盜賊半天下而漢室幾亂蓋起於秋山之不容也

唐太宗夢虞世南

軾謂古之賢君知直臣之難得忠言之難聞故生則盡其用歿則思  
其言想見其人形於夢寐可謂樂賢好德之主矣漢武帝雖材大略

不獨太宗及難之賢過於世南世南已死太宗思之汲黯尚存而武帝之故太宗之治幾至刑措而武帝之政盜賊半天下由此也夫

文宗訪鄭公後得魏鑿

張九齡不肯用張守珪牛仙客

軾竊謂士大夫砥礪名節正色立朝不務雷同以固祿位非獨人臣之私義乃天下國家所恃以安者也若名節一衰忠信不聞亂三隨之捷如影響西漢之末敢言者惟王章朱雲二人卓死而雲發則公卿持祿保妻子如張禹孔光之流爾故王莽以斗筭守窮之士志取神器如反掌唐開元之末大臣守正不回惟張九齡一人九齡既已忤旨罷相明皇不復聞其過以致祿山之亂治亂之機可不慎哉

三蘇文粹卷十九

二

顏真卿守平原以抗祿山

軾以謂古者任人無內外輕重之異故雖漢宣之急賢蕭望之之得君猶更出治民然後大用非獨以歷試人材亦所以維持四方均內外之勢也唐開元天寶間重內輕外當時公卿名臣非以罪責不出守郡雖藩鎮帥守自以為不如寺監之僚佐故郡縣多不得人祿山之亂河北二十四郡一朝降賊獨有一顏真卿而明皇初不識也此重內輕外之弊可以為鑒

評史

堯不誅四凶

史記本紀舜歸而言於帝請汎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放驩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太史公多見先秦古書故其言時有可考以正自漢以來儒者失之四族者若皆窮致極惡則必見誅於堯之世不待舜而後誅明矣屈原有云鯀倖直以一身則鯀蓋剛而犯上者耳若四族者誠皆小人也則

安能用之以變四夷之俗哉由此觀之則四族之誅皆非誅死亦不廢棄但遷之遠方為要荒之君耳如左氏之所言皆後世流傳之過若堯之世有大姦在朝而不能去則堯不足為堯矣

伊尹五就桀

聖人之所能有絕人者不可以常情疑其有無孔子為魯司寇墮郈墮費三桓不疑其害已非孔子能之乎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後歸于亳伊尹為政於商既成於夏矣以桀之暴戾處其執政而不疑往來兩國之間而商人父師之非聖人能如是乎是以廢太甲太甲不怨復其位太甲不疑皆不可以常情斷其有無也後世惟諸葛亮近之元德粹死之言乃真實語也使孔明據劉禪位蜀人豈有異辭哉讀柳宗元五就桀贊終篇皆言伊尹往來兩國之間豈其有意教誨桀而全其國耶不然湯之當王也又伊尹何疑焉桀能改過而免於誅可庶幾也能用伊尹而得志於天下雖至愚知其不然矣宗元意欲以此自解其從王叔文之罪也

三蘇文粹卷十九

三

曾參曰唯

孔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師弟子各問未嘗不唯而曾子之唯獨記於論語一唯之外口耳俱喪而門人方欲問其所謂此繫風捕影之流何足實告哉

宰我不叛

李斯上書諫二世其略曰田常為簡公臣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是宰予不從田常亂而滅其族太史公載宰我為臨淄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李斯事荀卿去孔子不遠宜知其實弟

子傳妄也

子病太史公言宰我與田常作亂夷其族使吾先師之門乃有叛臣焉天下通祀者容叛臣在則豈非千載不闕之惑也耶近今兒子輩考閱諸書究其所因則宰我不叛其驗甚明太史公固陋承疑使宰

我百免千載而吾師與蒙其誦自茲一洗而古今之一快也

管仲分君謗

宋君奪民時以為臺而民非之無忠臣以掩其過也子罕釋相而為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相公官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為三歸之家以掩公此戰國策之言也

蘇子曰管仲仁人也戰國策之言度幾是乎然世未有以為然者也雖然管仲之愛其君亦陋矣不諫其過而務分謗焉或曰管仲不可諫也蘇子曰用之則行捨之則藏諫而不聽不用而已矣故孔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管仲無後

左氏云管仲之世祀也宜哉謂其有禮也而管子之後不復見於齊者予讀其書大抵以與魯當齊耳予然後知管子所以無後於齊者孔子曰管仲相相公九年而侯一匡天下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

蘇文粹卷三十九

四

又曰相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夫以孔子稱其仁丘明稱其有禮然不救其無後利之不可與民爭也如此桑洪羊戚族韋堅王鉞楊楨裕王涯之徒皆不免於禍孔循誅死有以也夫

楚子玉以兵多敗

為要論子玉過三百乘必敗而卻克自謂不如先大夫請八百乘將以用寡為勝抑以將多為賢也如注陰侯言多多益辦是用眾亦不易古人以兵多敗者不可勝數如王尋符堅哥舒翰者多矣子玉剛而無禮少與之兵或能戒懼而不敗耶

司馬穰直

史記司馬穰直齊景公時人也其事至偉而左氏不載予嘗疑之戰國策司馬穰直為政者也閔王殺之大臣不親則其去景公也遠矣太史公取戰國策作史記當以戰國策為信凡史記所書大事而左氏無有者皆可疑如程嬰杵臼之類是也穰直之事不可誣抑不在

春秋之世當更徐考之

商君功罪

商君之法使民務本力農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食足兵彊以成帝業然其民見刑而不見德知利而不知義卒以此亡故帝秦善商君也三秦者亦商君也其生有南面之福既足以報其帝秦之功矣而死有車裂之禍蓋僅足以償其亡秦之罰理勢自然無足怪者後之君子有商君之罪而無商君之功譽商君之福而未受其禍者吾為之懼矣元豐三年九月十五日讀戰國策書

王翦用兵

善用兵者破敵國當如小兒毀齒以漸搖撼而後取之雖小痛而能堪也若不以漸一拔而得齒則取齒適足以殺兒王翦以六十萬人取荆此一拔取齒之道也秦亦憊矣二世而敗坐此也夫

孟嘗君質禮拘盜

孟嘗君所質禮者至於狗彘皆以客禮食之其取士亦陋矣然微此

三蘇文粹卷三十九

五

二人幾不脫於死當是時雖道德禮義之士無所用之然道德禮義之士當救之於未危亦無用此上也

田單火牛

田單使人食必祭以致鳥鳶又設為神師皆近兒戲無益於事蓋先以疑似置齊人心中則夜見火牛龍文足以駭動取一時之勝此其本意也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三十九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四十  
東坡先生

評史

歷代世變

秦以暴虐焚詩書而亡漢與鑿其弊必尚齊德崇經術之士故儒者多雖未知聖人然學宗經師有識義理者衆故王莽之亂多守節之士世祖繼起不得不履經術裏尚名節之士故東漢之士多名節知名節而不能節之以禮遂至於苦節苦節之士有視死如歸者苦節既極故晉魏之士變而為曠蕩尚浮虛而亡禮法禮法既亡與夷狄同故五胡亂華夷狄之亂已甚必有英雄出而平之故隋唐混天下隋不可謂一天下第能驅除爾唐有天下如貞觀開元間雖號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風三綱不正無父子君臣夫婦其原始於太宗也故其後世子孫皆不可使玄宗才使肅宗便叛肅宗才使永王璘便反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鎮不賓權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亂漢之治過

蘇文粹卷第十

於唐漢有綱正因問十世可知遂推此數論

秦穆公漢武帝

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勤而無取必有悖心且師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西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遣之曰晉人御師必於穀穀有二陵其南陵夏后氏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必死是聞吾收爾骨焉漢武帝違安國而用王恢然卒殺恢是有秦穆公遺蹇叔之罪而無用孟明之德也

漢武帝巫蠱事

漢武帝諱巫蠱之事疾如仇讐蓋夫婦君臣父子之間嗷然不聊生矣然史記封禪書云丁夫人維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死已且為巫蠱之魁何以責其下此最可笑云

穆生去楚王戊

楚元王敬穆生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卧申公與白生隨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歟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亡道也亡道之人胡可與久處為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王戊稍淫暴與吳通謀二人諫不聽衣之赭衣使舂於市申公愧之歸魯教授不出門已而趙主王臧言於武帝復以安車蒲輪召卒坐轅事病免穆生遂引於未萌之前而申公眷戀於既悔之後謂禍福皆天不可避就若未必然也可書之座右為士君子終身之戒

鄙寄幸免

班固有言當孝文時天下以鄙寄為貴友夫貴友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為功臣而又執却推呂律以安社稷義存君親可也子曰

蘇文粹卷第十

當是時寄不得不賣友也罪在於寄以功臣子而與國賊遊且相厚善也石碻之子厚與州吁遊暗禁之不從卒殺之君子無所譏曰大義哉觀鄙商之賢不及石碻故寄得免於死古之幸人也而固又為先賣友之穢固之於義陋矣

司馬相如剗開西南夷路

司馬長卿始以汚行不齒於蜀人既而以賦得幸天子未能有所建明立絲毫之善以自贖也而剗開西南夷逢君之惡以患苦其父母之邦乃復矜其車服節旄之美使邦君負弩先驅豈詩人致恭奉梓萬石君父子下里門之義乎卓王孫暴富遷虜也故眩而喜耳然多君子何喜之有

司馬相如之謫死而不已

司馬相如歸臨邛令王吉謬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稱病使使謝吉及卓氏為其相如又稱病不往吉自往迎相如相如欲與相如為藥錢之會耳而相如遂稱妻以逃大可笑其論蜀父老云以願天

子以今觀之不獨不能諷幾殆於勸矣諷諫之意死而不已猶作司馬相如諷事漢武關西南夷之際及病且死猶草封禪書此可謂死而不已者耶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臞此殆得道人也而相如鄙之作大人賦不過欲以侈言漢武帝意也夫所謂大人者相如孺子何足以知之若賈生鹿賦真知大人者也庚辰八月二十日

寶嬰田蚡

寶嬰田蚡俱好儒雅推轂趙綰王臧迎魯申公欲設明堂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為服制欲以興太平會太后不悅綰下吏嬰蚡皆罷觀嬰蚡所為其名亦善矣然嬰既沾沾自喜蚡又專為發利太平豈可以文致力成哉申公始不能用穆生言為楚人所辱亦可以少懲矣晚乃為嬰蚡起又可以一笑風溼翔下千仞鳥為彈射不去誠非虛語也

王韓論兵

蘇秦卷甲

王恢與韓安國論擊匈奴上前至三乃復安國初持不可擊甚堅後乃三意者有他繆巧可以擒之則臣不可知也安國揣知上意所向故自屈其議以信恢爾不然安國所論殆天下所以存亡者豈計於謀巧哉安國少貶其論兵連禍結至漢幾亡可以為後世君子之戒

霍光疏昌邑王之罪

觀昌邑王與張敞語其風狂不慧者爾烏能為惡廢則已矣何至誅其從官二百餘人以吾觀之其中從官必有謀光者光知之故立廢賀非專以淫亂故也二百人方誅呼於市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此其有諱明矣持其事秘密無緣得之著此者亦欲後人微見其意也武王數紂之罪孔子猶且疑之光等疏賢之惡可盡信耶

趙充國用心可重

始平觀先零凶奴情偽曰何其明也又觀遣駝車行卷中告諭阻辛武賢先攻罕并守便直不出師竟屯田十二利軍務以恩信招降以謂此從容以義用兵與夫逞詐設疲人於一戰者絕矣

最末觀其語將校曰諸君皆便文自營爾非為公家忠計也諍郎中曰是何言之不忠也吾固以死爭之語浩星賜曰吾老矣豈憚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老臣不以餘命為陛下言之卒死誰當復言之卒以其意曰上云嗚呼使有位君子皆用其心如充國則古今天下豈有不治者哉嘗觀於內公卿士大夫之議曰法當然奈何觀於外將之議曰詔知是不當違詔也凡在我一入一出未有止障也嗚有能言一事其言不用則矜語於人曰其事吾嘗言之上不用我也則無有終不更犯顏色往復論也况於以死守而不欺豈復有哉而其餘命受祿位者併有立也豈特才不及充國忠又不如可歎也夫充國之用心人臣常道爾然充國同時在漢廷人未聞皆然而充國獨然故可重也噫今之人不及往時遠矣則充國益可重也予既觀充國而感今之人又觀宣帝與之上下議而格排群疑用之遂無勞兵下寇寇不知其能功名亦遇王然也噫宣帝充國可重也况三代君臣間哉下其肯有欺上上其容有間然乎而觀揚子雲贊不及此

蘇秦卷甲

區區論功爾功古今豈無大者哉不若原其心以勵事功也班固又不出語山東氣俗故著云爾

直不疑買金償亡

曾子曰自吾母而不用吾情吾安所用其情故不情者君子之所於惡也雖若孝弟者猶所不與以德報怨行之美者也然孔子不取者以其不情也直不疑買金償亡不辨盜嫂亦士之高行矣然非人情其所以蒙垢受誣非不求名也求名之至者也太史公窺見之故其贊曰塞侯微巧周仁處諂君子譏之為其近於佞也不疑蒙垢以求名周仁穢述以求利均以為佞佞之為言知也太史公之論後世真曉者吾是以疏解之

楊雄言許由

某由不受堯禪堯舜不害為至德夷齊不食周粟湯武不害為至仁故孔子不廢是說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楊雄者獨何人乃敢發此曰九折堯禪舜之重則不輕於由矣既哉斯言使夷齊不經孔子雄

亦且察之矣世主誠知揖遜之水尚汗牛腹則干戈之粟豈可涸夷齊之口哉於此知聖人以位為械以天下為牢庶乎其不驕于矣

西漢風俗語類

西漢風俗語類不為流俗所移唯汲長孺耳司馬遷至伉儷然作衛青傳不名青但謂之大將軍賈誼何等人也而云愛幸於河南太守吳公此等語甚可鄙而遷不知習俗使然也本朝太宗時士大夫亦有此風至今未衰言嘗發策學士院問兩漢所以亡者難易相反意在此也而答者不能盡吾亦嘗於上前論之

兩漢用刑輕重不同

漢仍秦法至重高祖固非虐主然習所見以為常不知其重也至孝文始罷肉刑秦夷之誅景帝復奪戾鼎錯武帝罪戾有增無損宣帝治尚嚴因武之舊至王嘉為相始輕減法律遂至東京因而不改班固不記其事見梁統傳固可謂疎略矣嘉賢相也輕刑又其盛德之事可不記乎統乃言高惠文景以重法興哀平以輕法衰因上書

蘇綽卷中

五

乞增重律法類當時不從其議此如人年少時不節酒色而安老後雖節而病見此便謂酒色可以延年可乎統亦東京名臣一出此言遂獲罪于天其于松疎皆死非命莫卒滅族嗚呼悲夫戒哉疎而不漏可不懼乎

邠形漢之元臣

王郎反河北獨鉅鹿信都為世祖堅守世祖既得二郡議者以謂可因二郡兵自送還長安惟邠形不可以為若行此策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公若無復征戰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公既西則邯鄲之兵不肯捐父母計城王而千里送公其難故逃亡可必也世祖感其言而止

蘇子曰此東漢興亡之決邠形可謂漢之元臣也景德契丹之役群臣皆欲避狄江南西蜀萊公不可武臣中獨高瓊與萊公意同耳公既爭之力上曰卿文臣豈能盡用兵之利萊公曰請召高瓊瓊至乃

言避狄為便公大驚以為瓊為悔也已而徐言避狄固為安全但恐慮駕之士中路逃亡無與俱西南者耳上乃大驚始決北征瓊之言大略似邠形皆一代之雄傑也

朱暉非張林均輸

東漢肅宗時發帑經用不足尚書張林請以布帛為租官自煮鹽且行均輸獨朱暉文季以為不可事既寢而陳事者復以為可行帝頗然之暉復獨奏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寡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實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人窮怨布帛為租則吏多姦盜皆非明主所當行帝方以林言為然發怒切責諸尚書暉等繫獄三日詔出之曰國家樂聞駁議黃髮無還詔書過也何故自繫暉等因稱病篤尚書令以下惶怖謂暉曰今林得譴奈何稱病其禍不細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指雷同員臣子之義今耳目無所聞見伏待死命遂閉口不復言諸尚書不知所為乃共劾奏暉帝意解寢其事後數日詔使直

蘇綽卷中

六

事郎問暉起居狀大醫視疾太官賜食暉乃起元祐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偶讀後漢書朱文季傳感歎不已肅宗號稱長者詔書既已引罪而謝文季矣諸尚書何怖之甚也文季於此時強立不足多貴而諸尚書為可笑也云其禍不細不知以何等為禍蓋以帝不悅後不甚進用為莫大之禍也悲夫

曹素與亡

魏武帝既勝烏相曰吾所以勝者幸也前諫我者萬全之計也乃賞諫者曰後勿難言素紹既敗於官渡曰諸人聞吾敗必相哀惟田別駕不然幸其言之中也乃殺豐為明王謀而不忠不惟無罪乃有賞為庸王謀而忠賞固不可得而禍隨之今吾知孟德本初所以興亡者

周瑜雅量

曹公聞周瑜年少有美才謂可游說動也乃密下楊州遣九江將幹性見瑜幹有儀容以才辭見稱備步江淮之間



乃布衣縵巾自記私行請瑜輸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良  
苦遠涉江湖為曹公作說客耶幹曰吾與足下州里中間  
隔別遙闊芳烈故來叙淵井觀雅規而云說客無乃逆詐  
矣乎瑜曰吾雖不及斐曄聞絃賞音足知雅曲後三日瑜  
請幹同觀管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飲燕示之侍者  
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至外託君  
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  
生鄭叟復出猶將撫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小生所能移  
平幹笑而不言遂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間中州之士  
以此多之

蘇子曰曹孟德所用皆為人役者也以子房待文若然終不免殺之  
豈能用公瑾之流度外之士哉

管幼安賢於荀孔

曹操既得志士人靡然歸之荀文若盛名猶為之經營謀慮一旦小

三國文粹卷四

七

罪便為謀殺刑是程嘉之流不足數也孔文舉奇逸博聞志大而才  
疎每所論建輒中操意况肯為用然終亦不免桓溫謂孟嘉曰人不  
可以無勢我能駕馭卿夫溫之才百倍於嘉所以云爾者自知其除  
賊險復不為高人勝士所比數爾管幼安懷實避世就閑海表其視  
曹操父子真穿窬斗筭而已終身不屈既不得而殺予以謂賢於文  
若文舉遠矣

唐彬

唐彬與王廙伐吳為先驅所至皆下度孫皓必降未至建鄴二百里  
許稱疾不行已而先到者爭財後到者爭功當時有識者莫不高彬  
此舉子讀晉書至此未嘗不廢卷太息也然本傳云武帝欲以彬及  
楊宗為監軍以問文立立云彬多財欲而宗嗜酒帝曰財欲可足酒  
不可以遂用彬此言進退無據豈有人如唐彬而貪財者使誠貪財  
乃遠不如嗜酒何可用也文立者獨何人斯安知非蔽賢者耶

阮籍

世之所謂君子者惟法是備惟禮是克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欲為  
目前檢言欲為無窮則少稱鄉黨長聞鄰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  
州牧獨不見夫群虱之處禪中乎逃乎深縫匿乎敗絮自以為宅  
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禪褶自以為得繩墨也然炎丘火流焦  
邑滅都群虱處於禪中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內何異夫虱之處禪  
中乎此阮籍之留懷本趣也籍未嘗滅否人物口不及世事然禮法  
之士疾之如仇雖獨賴司馬景王保持之爾其去死無幾以此論之  
亦虱之出入往來於衣禪中間者也安能笑禪中之藏乎吾故書之  
為將來君子一笑戊寅冬至日

孟嘉與謝安石相若

晉士浮虛無實用然其間亦有不然者如孟嘉平生無一事然桓溫  
謂嘉曰人不可以無勢我乃能駕馭卿桓溫平生輕殺浩豈妄計人  
者哉乃知孟嘉若過當作謝安謝安不遇不過如孟嘉也  
庾亮不從孔坦陶回言

三國文粹卷四

八

庾亮召蘇峻孔坦與陶回共說王導及峻未至宜急斷江陵之界守  
江西當利諸口彼少我衆一戰決矣若峻未來可往逼其城令不先  
性峻必先入有奪人之心導然之亮以為峻若徑來是襲朝廷虛也  
不從及峻將至回又說亮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小丹陽  
南道步來若以伏兵邀之可一戰而擒亮又不從事峻果由小  
丹陽經秣陵迷失道逢邵人執以為向導夜行無部分亮聞之深悔  
吾以謂召峻固失計然若從二人言猶不至覆國幾於滅亡也亮錯  
削七國大類此亞夫猶速馳行入梁楚之郊故漢不敗吾嘗謂亮錯  
能容忍七國侍事發而發固上策若不能忍決欲發者自可召王導  
入朝仍發大兵隨之吳若不朝便可進討則疾雷不及掩耳吳破則  
諸侯服矣又當獨罪狀吳而不及餘國如李文鏡輔車之詔或分遣  
使者發其兵諸國雖疑亦不能一旦合從俱反也錯知吳必反不先  
未削為反備既備反而後調兵食此真兒戲也又一旦而削七國以  
合諸侯之交此妄庸人也



蘇方回蘇嘉賓父子事

蘇嘉賓既死留其所與桓溫密謀之書一篋囑其門生曰若吾家君  
既食大減即出此書方回見之曰是兒死已晚矣乃不復念予讀而  
悲之曰士之所甚好者名也而愛莫加於父子今嘉賓以父之故而  
暴其惡名方回以君之故而不念其子嘉賓可謂孝子方回可謂忠  
臣也悲夫或曰嘉賓與桓溫謀叛而子以孝子稱之可乎曰採封採  
非無以下體嘉賓之不忠不待誅絕而明者其孝可廢乎王述之子  
坦之欲以女與桓溫述怒排坦之曰汝真癡耶乃欲以女與兵坦之  
是以不與桓溫之禍使蘇氏父子能如此吾無間然者矣

晉宋之君與臣下爭善

人君不得與臣下爭善同列爭善猶以為姑可以君父而姑臣子乎  
晉宋間人主率與臣下爭作詩寫字故鮑昭多系向王僧虔用拙筆  
以避禍悲夫一至於此哉漢文帝久不見甄生自以為過之今乃  
不及非獨無損於文帝乃所以為文帝之盛德也而魏明乃不能堪

蘇文粹卷十

九

遂作漢文勝置生之論此非獨求勝其臣乃與異代之臣爭善豈惟  
無人君之度正如妬婦不獨禁其夫乃妬人之妾也

齊高帝欲等金土之價

齊高帝云吾當使金土同價意則善矣然物豈有此理者哉孟子曰  
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巨屨小履同價人豈為之哉而孟子亦自忘其  
言為救粟如水火之論金之不可使賤如土猶土之不可使貴如金  
也堯之民比屋可封桀之民比屋可誅信此說則堯時諸侯滿天下  
桀時大辟徧四海也

王景文

宋明帝詔答王景文其略曰有心於避禍不若無心於任  
運千仞之木既摧於斧斤一寸之草亦悴於踐躅晉將畢  
萬七戰皆獲死於闕下獨將費楨從容坐談斃於刺客故  
甘心於復危未必逢禍從意於處安未必全福此言近於  
達者然明帝竟殺景文及景文之死也詔言朕不

謂卿有罪然吾不能獨死請子先之詔至景文正與賓共  
竟欲子納套中徐謂客曰有詔見賜以死酒至未飲門生  
焦度在側傾酒抵地曰丈夫安能坐受死州中文武可以  
一奮景文曰知卿至心若見念者為我百口計乃謂客曰  
此酒不可相勸乃仰飲之  
蘇子曰死生亦大矣而景文安之豈貪權竊國者乎明帝可謂不知  
人者矣

唐太宗借隋吏以殺兄弟

唐高祖起兵汾晉間時子建成元吉楚亥王智雲皆留河東護家高  
祖起兵乃密召之隋贖之急建成元吉能問道赴太原智雲幼不能  
逃為吏所誅高祖以父子之故不能少緩義師數日以須建成等至  
乎以此知為秦王所逼高祖逼於裴寂亂言之事不暇復為三子性  
命計矣太宗本謀於是時借隋吏以殺兄弟其意甚明新舊史皆曲  
為太宗潤飾殺兄弟事然難以欺後世矣建成元吉之惡亦孔子所

蘇文粹卷甲

十

謂下愚之歸也歟

褚遂良以飛雉入宮為祥

唐太宗時飛雉數集宮中上以問褚遂良良曰昔秦文公時童子化  
為雉雌鳴陳倉雄鳴南陽童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顯文公得其雌  
遂雄諸侯先武得其雄起南陽有四海陛下本封秦故雌雄並見以  
告明德上悅曰人不可以無學遂良所謂多識君子哉子以謂秦雉  
陳寶也豈常雉乎今見雉即謂之寶猶得白魚便自比武王此誦佞  
之甚愚譬其君者而太宗喜之史不譏焉野鳥無故數入宮中此  
災異使魏徵在必以高宗鼎耳之祥諫也遂良非不知此捨鼎耳而  
取陳寶非忠臣也

李靖李勣為唐腹心之病

昔袁盎論絳侯功臣非社稷臣此固為有為而言也然功臣社稷之辨  
不可不察也漢之稱社稷臣者如周勃及黠蕭望之之流三人者非  
有長才也勃以重厚安劉氏難以忠義弭淮南之謀望之確然不奪

於恭顯孔子所謂大臣以道事君者耶。僕嘗謂社稷之臣如腹心功  
臣如手足人有斷一指與一足未及於死也。腹心之病則為膏肓不  
可為也。李靖李勣可謂功臣終始為唐之元勳也。然其所為止衛霍  
韓彭之流爾。疆場之事夷狄內侮能以少擊衆使敵人望而畏之。此  
固任之有餘矣。若社稷之寄存亡之幾此。兩人者蓋情不知焉。太宗  
欲伐高麗靖已老矣。而自請將兵以堅太宗。武之志幾成不取。自  
焚之禍高宗立武后勅以陛下家事無問外人。武氏之禍戮及祿祿  
唐室不絕如綫。則二人者為腹心之病大矣。張釋之戒畜夫之辨使  
文帝終身為長者。魏元成折封倫之論使太宗不失行仁義。孔子所  
謂有一言而可以興邦一言而可以喪邦者。豈其然乎。

白樂天不欲伐淮蔡

吳元濬以蔡叛。記許汝以驚東都。此豈可不討者也。當時議者欲置  
之。固為非策。然不得武裝二傑。士事亦未易辦也。白樂天豈唐人哉。  
然其議論亦似欲置之者。其詩有海圖屏風者。可見其意。且注云時

蘇文粹卷中

十一

方計淮蔡叛。吾以是知仁人君子之於兵蓋不忍輕用如此。淮蔡且  
欲以德懷。况欲弊所持以勤無用乎。悲夫。此未易與俗士談也。

韓愈優於楊雄

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疵病。然自孟子之後。能  
將許大見識。尋求古人。自亦難得。觀其斷曰。孟子醇乎。醇荀楊擇焉。  
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有見識。豈千餘年後。便斷得如此。分  
明如楊雄。謂老子之言。道德則有取焉。爾至於提提仁義。絕禮樂。  
為無取。若以老子。剖斗折衡。而民不爭。聖人不起。為救時反本之言。  
為無取。尚可知。如老子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  
義而後禮。則不識道已不成。言語却言其言道德。則有取。楊子亦自  
不見此。其與韓愈相去遠矣。

劉禹錫文過不悛

劉禹錫既敗。為書自解。言王叔文實工言。以道能以口辯。移人既得。  
用所施。為人。不以為當。太上久疾。宰相及用事者。不得對官。被事。終

建桓立順。功歸貴臣。由是及敗。後漢宦者傳論云。孫程定立順之功。  
曹騰參建桓之策。騰與程。莫比捨清河而。豈言此漢之所以亡也。  
與廣陵王監國事。豈可同日而語。故禹錫乃敢以為比。如小人為姦。  
雖已敗。猶不悛也。其可復置之。要地乎。因請禹錫傳有所感。書此。  
評文選

文選去取失當

舟中讀文選。恨其編次無法。去取失當。齊梁文章。衰陋而蕭統。尤為  
卑弱。文選引斯。可見矣。如李陵書。蘇武五言。皆偽。而不能辨。今觀淵  
明集。可喜者甚多。而獨取數首。以知其餘人。忽遺者多矣。淵明作閑  
情賦。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與屈宋所陳。何異。而統  
大譏之。此乃小兒。疆作解事者。

劉子玄辨文選

劉子玄辨文選。所載李陵與蘇武書。非西漢文。蓋齊梁間文士。擬作  
者也。吾因懷陵與蘇武贈答五言。亦後人所擬。今日讀烈女傳。蔡球

蘇文粹卷中

十一

三詩其詞明白。感慨頗類。世所傳木蘭花詩。東原無此。格也。建安七  
子。猶含養。志用不盡。發見。况伯喈女手。又琰之流。離為在父沒之後。  
董卓既誅。伯喈乃遇禍。今此詩。乃云為董卓所驅。虜入胡。尤知其非  
真也。蓋擬作者。疏略而范曄荒淺。遂載之本傳。可以一笑也。

李善注文選

李善注文選。本末詳備。極可喜。所謂五臣者。真俚儒之荒陋者也。而  
世以為勝善。亦謬矣。謝瞻張子房詩云。昔歷暴三殤。此禮所謂上中  
下殤。言暴秦無道。殘及卒稚也。而乃引苛政。猛於暴虎。吾父吾子。吾  
夫皆死。於是謂夫與父為殤。此豈非俚儒之荒陋者乎。諸如此類。甚  
多。不足言。故不言。

五臣注文選

五臣注文選。蓋荒陋愚儒也。今日偶讀。稽中散琴賦。云。間遠故音。痺  
弦長。故鳴。鳴所謂痺者。猶今俗云。攸聲也。融賦。出兩年之間。遠則  
有故。故曰。間遠。微鳴云者。今之所謂泛聲也。弦虛而不接。乃可按。故

云弦長而微鳴也五臣皆不曉矣注又云廣陵止息東武大山飛龍  
鹿鳴鷓鴣游弦中散作廣陵散一名止息此特一曲爾而注云八曲  
其他淺妄可笑者極多以其不足道故略之聊舉此使後之學者勿  
憑此愚儒也五臣既陋甚至於蕭統亦其流爾宋玉高唐神女賦自  
三曰唯唯以前皆賦也而統謂之序大可笑也相如賦首有子虛烏  
有亡是三人論難章亦序耶其餘摻陋不一亦聊舉其一爾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四十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四十

十三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四十一

東坡先生

雜說

孟子曰仁者如射發而不中反求諸身吾嘗學射矣始也常志於中  
目存乎鵠乎往從之十發而九失其一中者幸也有善射者教吾反  
求諸身手持權衡足蹈規矩四股百體皆有法焉一法不修一疾隨  
之病盡而法完則心不期中目不存鵠十發十中矣四股百體一不  
如法差於此者在毫釐之內而失於彼者在尋丈之外矣故曰孟子  
之所謂仁者如射則孔子之所謂克己復禮也君子之於仁盡力而  
求之有不獲焉退而求之身莫若自克自克而反於禮一日足矣何  
也凡害於仁者盡也害於仁者盡而仁不可勝用故曰非禮勿視非  
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一不如禮在我者甚微而民有不得其  
死者矣非禮之害甚於殺不辜不仁之禍無大於此故也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四十一

剛

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又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所好夫剛者非好其  
剛也好其仁也所惡夫佞者非惡其佞也惡其不仁也吾平生多難  
常以身試之凡免我于厄者皆平日可畏人也擗我于險者皆異時  
可喜人也吾是以知剛者之必仁佞者之必不仁也建中靖國之初  
吾歸自海南見故人問存沒追論平生所見剛者或不幸死矣若孫  
君介夫諱立節者真可謂剛者也始吾第子由為條例司屬官以議  
不合引去王荆公謂君曰吾條例司當得開敏如子者君笑曰公過  
矣當求勝我者若我輩人則亦不肯為條例司矣公不答徑起入戶  
君亦趨出君為鎮江軍書記吾時通守錢塘往來常潤間見君京口  
方新法之初監司皆新進少年馭吏如束濕不復以禮遇士大夫而  
獨敬憚君曰是抗丞相不肯為條例司者謝麟經刺溪洞事宜州守  
王奇與麟戰死君為桂州節度判官被旨鞠吏士有罪者麟因收大  
小使臣十二人付君并按且意斬之君持不可麟以語侵君君曰欲

當論情吏當守法逗撓不進諸將罪也既伏其辜矣餘人可盡戮乎若必欲以非法斬人則經制司自為之我何與焉麟奏君抗拒君亦奏麟侵獄事刑部定如君言十二人皆不死或以遷官吾以是益知剛者之必仁也不仁而能以一言活十二人於必死乎方孔子時可謂多君子而曰未見剛者以明其難得如此而世乃曰太剛則折士患不剛耳長養成就猶恐不足當憂其太剛而懼之以折耶折不折天也非剛之罪為此論者鄙夫患失者也君平生可紀者甚多獨書此二事遺其子勸勵明剛者之必仁以信孔子之說

家法張疏

曷嘗觀於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餘其田美而多則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完其食足而有餘則種之常不後時而斂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秕而多實又藏而不腐今吾十口之家而共百畝之田寸寸而取之日夜以勞之鋤耨鉏耨相尋於其上者如魚鱗而地力竭矣種之常不及時而斂之常不待其熟其能復

六三蘇文粹卷四

二

有美稼哉古之人其才非有以大過今之人也其平居所以自食而不敢輕用以待其成者閔閔焉如嬰兒之望長也弱者養之以至於剛虛者養之以至於充三十而後仕五十而後爵信於父兄之中而用於至足之後流於既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末此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吾少也有志於學不幸而早得與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謂不早也吾今雖欲自以為不足而發且妄推之矣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也哉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吾子止於此矣子歸過京師而問焉有曰轍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語之

日喻

生而眇者不識日間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槃扣槃而得其聲他日聞鐘以為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為日也日之與鐘籥亦遠矣而眇者不知其異以其未嘗見而求之人也道之難見也甚於日而人之未達也無以異於眇達

者告之雖有巧譬善道亦無以過於槃與燭也自槃而之鐘自燭而之籥轉而相之豈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見而名之或莫之見而意之皆求道之過也然則道空不可求歟蘇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謂致孫武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孔子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為致也歟南方多没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沒矣夫沒者豈苟然哉必將有得於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且勇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問於没人而求其所以沒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學而務求道皆北方之學沒者也昔者以聲律取士士雜學而不志於道今也以經術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務學渤海吳君彥律有志於學者也方求舉於禮部作日喻以告之

明正選子似失官東歸

六三蘇文粹卷四

三

世俗之患患在悲樂不以其正非不以其正其所取以為正者非也請借子以明其正子之失官有為子悲如子之自悲者乎有如子之父兄妻孥之為子悲者乎子之所以悲者感於得也父兄妻孥之所以悲者感於愛也惟不與結於已者則不感亦不悲夫感則悲不感則不悲人宜以感者為正歟抑將以不感者為正歟以不感者為正則不悲者正也然子亦有所樂者曰吾之所以為吾者豈以是哉雖失是其所以為吾者猶存則吾猶可樂焉已而不樂又從而悲之則亦不忍夫天下之凡愛我者之悲而不釋夫天下之凡惡我者之喜也夫愛我而悲惡我而喜是知我之粗也樂其所以為吾者存是自知之深也人不以自勉之深為正而以知我之粗者為正是得為正也歟故吾願為子言其正子將終身樂而不悲詩云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太息選素少章

孔北海與曹公論盛孝章云孝章實丈夫之雄者也游談之士依以成聲今之少年喜誇前輩或譏評孝章孝章要為有天下重名九牧

之人所共稱歎吾讀至此未嘗不廢書太息也曰嗟乎英偉奇逸之士不容於世俗也久矣雖然自今觀之孔北海盛孝直猶在世而向之譏評者與草不同腐入矣昔吾舉進士試於禮部歐陽文忠公見吾文曰此我輩人也吾當避之方是時士以割裂為文聚而見訕且訕公者所在成市曾未數年忽焉若潦水之歸壑無復見一人者此豈復侍後世哉今吾衰老廢學自視缺然而天下之士不吾棄以為可以與於斯文者猶以文忠公之故也張文潛秦少游此兩人者士之超逸絕塵者也非獨吾云爾二三子亦自以為莫及也士駭於所未聞不能無異同故紛紛之言常及吾與二子吾策之審矣士如良金美玉市有定價豈可以愛憎口舌貴賤之歟少游之弟少章復從吾游不及期年而論議日新若將施於用者欲歸省其親且不忍去嗚呼予行矣歸而求諸兄吾何如焉作太息一篇以錄其行使藏于家三年然後出之

罪言

蘇文粹卷四十一

四

吾聞肉食之憂非藿食者所宜慮也府居之謀非巷居者所宜慮也分之所不及義之所弗出也義之所弗出利之所不釋也犯義者惑維卒不自克作罪言萬夫之望萬夫所依匪才尚之而量包之丘山之憾一笑可散芥蒂之仇千河不收嗚呼寧我容汝豈汝不可神之聽之終和而同乎乘人之氣決之易耳解枝觸猜是惟難哉水激則悍其傷淫矣夫激則速行將安追嗚呼佐涉者濡佐闕者呼柴不立其愚乃可以須愛心之備其辭溢妍惡心之厚其辭溢醜惟仁人之言愛惡而捐廣大恬愉上通于天嗚呼善言未升貧客敲門曷以壽我公侯承之天道好還莫適後先人事喜復無常倚伏前之所是事定而偷今之所是後當焉如嗚呼禍不在先亦不在天還隱其心有萬其全疾惡過義其惡易位矯枉過直美惡同則如食宜鑑鑿則為度如酌孔取劇則荒舞嗚呼乃陰乃陽神理所藏一弛一張人道之

論六

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汨汨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石山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雖吾亦不能知也

慎改竄

近世人輕以意改書鄙淺之人好惡多同故從而和之者衆遂使古書日就訛舛深可忿疾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自予少時見前輩皆不敢輕改書故蜀本大字書皆善本蜀本莊子云用志不分乃疑於神此與易陰疑於陽禮使人疑汝於夫子同今四方本皆作疑陶潛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採菊之次偶然見山初不用意而境隨意會故可喜也今皆作望南山杜子美云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蓋滅沒於煙波間耳而宋敏求謂余云鷗不解沒改作波字二詩改此兩字便覺一篇神氣索然也

記講筵

秘書監侍講傅堯俞始召赴資善堂對邇英閣堯俞致謝上遣八宣召曰卿以博學參預講筵宜專所聞以輔不逮堯俞講畢曲謝上復遣人宣諭講義淵博多所發揮良深嘉歎是日上讀三朝寶訓至天禧中有二人犯罪法當死 真宗皇帝惻然憐之曰此等安知法殺之則不忍捨之則無以勵衆乃使人持去笞而遣之以斬訖奏又犯分陰日見一羊自擲道左在問之曰今日尚食殺其羔 真宗慘然不樂自是不殺羊羔資政殿學士韓維請單因奏言此特 真宗皇帝小善爾然推其心以及天下則仁不可勝用也 真宗自澶淵之役却狄之後十九年不言兵天下富其源蓋出於此昔孟子論齊王不忍殺穀觶之牛以為是心足以王今恩足以及禽獸而不及於百姓豈不能哉蓋不為耳外人皆云 皇帝陛下仁孝發於天性每行見昆蟲蟻蟻遠而過之且勅左右勿踐履此亦仁術也臣願陛下推此心以及百姓則天下幸甚其時為右史奏曰臣今月十五日侍邇英閣稿見資政殿學士韓維因讀三朝寶訓至 真宗皇帝好生惡殺因論 皇帝陛下在宮中不忍踐履蟻蟻其言深切可以推

蘇文粹卷四十一

五

明 聖德益增福壽臣忝備位右史謹書其事於冊又錄一本上進  
意望 陛下采覽無忘此心以廣好生之德臣不任大願

問養生

子問養生於吳子得二言焉曰和曰安何謂和曰子不見天地之為  
寒暑乎寒暑之極至於折膠流金而物不以為病其變者微也寒暑  
之驟至與日俱逝夜與月並馳俯仰之間屢變而人不知者微之至  
和之極也彼此二極者相尋而狎至則人之死久矣何謂安曰吾嘗  
自牢山浮海達于淮遇大風焉舟中之人如附於楫楫而與之上下  
如蹈車輪而行反逆眩亂不可止而吾飲食起居如他日吾非有異  
術也惟莫與之爭而聽其所為故凡病我者舉非物也食中有蛆人  
之見者必嘔也其不見而食者未嘗嘔也請察其所從生論八珍者  
必燕言蚤穢者必唾二者未嘗與我接也唾與嘔何從生哉果生於  
物乎果生於我乎知其生於我也則雖與之接而不變安之至也安  
則物之感我者輕和則我之應物者順外輕內順而生理備矣吳子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四十一

古之靜者也其觀於物也審矣是以私識其言而時省觀焉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四十一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四十二  
東坡先生

字說

文與可

鄉人皆好之何如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曰未可也不如鄉人  
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足以為君子乎  
曰未也孔子為問者言也以為賢於所問者而已君子之居鄉也善  
者以勸不善者以耻夫何惡之有君子不惡人亦不惡於人子夏之  
於人也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  
矜不能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歟人將拒我如之何  
其拒人也子張之意豈不曰與其可者而不可者自遠乎使不可者  
而果遠也則其為拒也甚矣而子張何惡於拒也曰惡其有意於拒  
也夫苟有意於拒則天下相率而去之吾誰與居然則孔子之於孺  
悲也非拒歟曰孔子以不屑教誨者也非拒也夫苟無意於拒則可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四十二

者與之雖孔子子張皆然吾友文君名同字與可或曰為子夏者歟  
曰非也取其與不取其拒為子張者也與可之為人也不守道而忘勢  
行義而忘利脩德而忘名與為不義雖祿之千乘不顧也雖然未嘗  
有惡於人人亦莫之惡也故曰與可為子張者也

張厚之忠甫

張厚之忠甫樂全先生子也美才而好學信道而篤志先生名之曰  
恕而其客蘇軾子瞻和仲推先生之意字之曰厚之又曰忠甫且告  
之曰事有近而用遠言有約而義博者渴必飲飢必食食必五穀飲  
必水此夫婦之愚所共知而聖人之智所不能易也一言而可以終  
身行之者恕也仁者得之而後仁智者得之而後智施於君臣父子  
夫婦朋友之間無所適而不可是飢渴飲食之道也故曾子曰夫子  
之道忠恕而已矣而孔子亦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  
不足觀也已夫驕且吝豈非不恕而已乎人而能恕也雖孔子可庶  
幾人而不能恕雖周公不足觀也先生之所以遺子者至矣吾不能

加毫末於此矣然而曾子謂之忠恕詩人謂之忠厚以吾觀之忠與恕與厚是三言者聖人之所謂一也或謂之毅或謂之米或謂之飯此豈二物也哉然謂毅米謂米飯則不可故吾願子貫三言而弁佩之將有為也將有言也必及而求之曰吾未恕乎未厚乎未忠乎自反而恕矣厚矣忠矣然後從之此孔子曾子詩人之意也先生之意也

趙德麟

宋有天下百餘年所與分天工治民事者皆取之疎遠側微而不私其親故宗室之賢未有以勳名聞者 神宗皇帝嘗始慨然欲出其英材與天下共之增立教養選舉之法所以封植而琢磨之者甚備行之二十年而文武之器彬彬稍見焉元祐六年予自禁林出守汝南始與越王之孫華原公之子容書君今時遊得其為人博學而文篤行而剛信於為道而敏於為政予以為有杞梓之用則堯舜之貴將必顯聞於天下非特佳公子而已昔漢武帝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以

三蘇文粹卷五

薦上帝作白麟之歌而司馬遷班固書曰獲一角獸蓋麟云蓋之為言疑之也夫獸而一角固麟矣二子何疑焉豈求之武而末見所以致麟者歟漢有一汲黯而武帝不能用乃以白麟亦屬為祥二子非疑之蓋陋之也今 先帝立法以出宗室之賢而 皇上虛已盡下求人如不及四方之符瑞皆抑而不聞此其復麟者也麟固不求獲不幸而有是德與是形此麟之所病也今君學道觀妙澹泊自守以富貴為浮雲而文章議論載其令名而馳之既有麟之病矣又可得逃乎敬字君德麟而為之說

雜書

六一居士像後

蘇子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或曰居士非有道者也有道者無所挾而安居士之於五物捐世俗之所爭而捨其所棄者也烏得為有道乎蘇子曰不然挾五物而後安者惑也釋五物而後安者又惑也且物未始能累人也軒裳圭組且不能為累而况此五物乎物之所以

能累人者以吾有之也吾與物俱不得已而受形於天地之間其孰能有之而或者以為已有得之則喜喪之則悲今居士自謂六一是其身均與五物為一也不知其有物耶物有之也居士與物均為一能有其孰能置得喪於其間故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雖然自觀五居士猶可見也與五為六居士不可見也居士殆將隱矣

樂毅論後

魏氏春秋云夏侯玄著樂毅張良及本無肉刑論辭旨通達傳於世然以予觀之燕師之伐齊猶未及桓文之舉也而以為幾湯武豈不過甚矣乎初玄好老莊道德之言與何晏等皆有盛名然卒陷曹爽黨中玄亦不免李豐之禍安目玄以易之所謂深者而玄目晏以神及其遇禍深與神皆安在乎群兒妄作名字自相刻畫類皆如此可以發千載之一笑

篆隸後

榮陽鄭悻方字希道作篆隸六卷字義一篇凡古今字說班揚賈許

全學粹卷五

二李二徐之學其精者皆在閒有未盡傳以新意然皆有所考本不用意斷曲說其疑者蓋闕焉凡學術之邪正視其為人鄭君信字君子也其言且可信予嘗論學者之有說文如醫之有本草雖草木金石各有本性而醫者用之所配不同則寒溫補瀉之效隨用各別而自漢以來學者多以一字考經字同義異皆欲一之雕刻米繪必成其說是以六經不勝異說而學者疑焉孔子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則聞為小人而詩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則聞為君子又曰君子周而不比則比為惡而易曰地上有水比以建萬國親諸侯則比為善有子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則所謂和者同而已矣而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若此者多矣矣欲速速貧死欲速朽此以八字成文然猶不可一日言各有當也而况欲以一字一之耶予愛鄭君之學簡而通故私附其後

吳道子畫後

智者創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君子之於學百工之於技自三

代歷漢至唐而備矣故詩至於杜子美文至於韓退之書至於顏魯公盡至於吳道子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道子畫人物如以燈取影逆來順往旁見側出橫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數不差毫末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所謂游刃餘地運斤成風蓋古今一人而已予於他畫或不能必其主名至於道子望而知其真偽也然世罕有真者如史全叔所藏平生蓋一二見而已元豐八年十一月七日書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四十二

三蘇文粹卷四十二

四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四十三  
東坡先生

頌

仁宗皇帝御書并序

天禧中 仁宗皇帝在東宮故太傅鄧國張文懿公諱士遜為太子諭德 帝親書十二字以賜之曰寅亮天地弼余一人又曰日新其德公之曾孫侏承務郎臣欽臣以屬翰林學士臣蘇軾為之頌二篇其一曰天地不言付之人君明其德刑物自秋春人君無心屬之輔弼信其賞罰身為衡石惟天惟君與相為三孰能俛仰其德不慙於皇 仁宗恭已無為以天為心以民為師其相鄧公履信思順天下頌之以退為進壽考百年以沒元身嗚呼休哉寅亮天地弼余一人其一曰聖人如天時殺時生君子如水因物賦形天不違仁水不失平惟一故新惟新故一一故不流新故無數伊尹暨湯咸有一德周雖舊邦其命惟新孰知此言若出一人小臣稽首敬頌道墨嗚呼休哉日新其德

三蘇文粹卷四十三

贊

延州來季子并序

魯襄公十二年吳子壽夢卒延州來季子其少子也以讓國闔於諸侯則非童子矣至哀公十年冬楚子期伐陳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時去壽夢卒蓋七十七年矣而能千里將兵季子何其壽而康也然其卒不書於春秋哀公之元年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勾踐使大夫種因太宰嚭以行成於吳吳王許之子胥諫不聽則吳之亡形成矣季子觀樂於魯知列國之廢興於百年之前方其救陳也去吳之亡十三年耳而謂季子不知可乎闔廬之自立也曰季子雖至不吾廢也是季子德信於吳人而言行於其國也且帥師救陳不戰而去之以為敵國名則季子之於吳蓋亦少專矣救陳之明年而子胥范季子知國之必亡而終無一言於夫差知言之無益也夫子胥以闔



盛霸而夫差殺之如卑隸豈獨難於季子乎嗚呼悲夫吾是以知夫  
差之不通至於使季子不敢言也蘇子曰延州來季子張子房皆不  
死者也江左諸人好談子房季札之間有以也夫此可與知者論難  
與俗人言也作延州來季子贊曰

泰伯之德鍾於先生棄國如遺委蛻而行坐閱春秋幾五之二古之  
真人有化無死

孔北海并序

文舉以英偉冠世之資師表海內意所予奪天下從之此人中龍也  
而曹操陰賊險狠特鬼蜮之雄者耳其勢不兩立非公誅操則操害  
公此理之常而前史乃謂公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疎意廣訖無  
成功此蓋當時如小人論公之語公之無成天也使天未欲亡漢  
公誅操如殺狐兔何足道哉世之稱人豪者才氣各有高卑然皆以  
臨難不懼談笑就死為雄操以病亡子孫滿前而啞嚅涕泣留連妾  
婦分香賣履區區衣物下生姦偽死見真世以成敗論人物故操

蘇秦卷三

二

得在英雄之列而公見謂才疎意廣豈不悲哉操平生畏劉備而備  
以公知天下有已為喜天若昨漢公使備誅操無難也予讀公所作  
楊四公替款曰方操害公復有魯國一男子慨然爭之公庶幾不死  
乃作孔北海贊曰

嘗有揭奴盜賊之靡欺孤如操又稱所服我書春秋與魯約齒文舉  
在天雖亡不死我宗若人尚友子祀視公如龍視操如鬼

王元之并序

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平常三復斯言未嘗不流涕太息也如漢  
汲黯蕭望之李固吳張昭唐魏鄭公秋仁傑皆以身殉義招之不來  
麾之不去正色而立于朝則豺狼狐兔自相吞噬故能消禍於未形  
救危於將止使皆如公孫丞相張禹胡廣雖累千百緩急豈可望哉  
故翰林王公元之以雄文直道獨立當世足以追配此六君子者方  
是時朝廷清明無大姦慮然公猶不容於中耿耿如秋霜夏日不可  
狎玩至於三黜以死有如不幸而處於舉邪之間安危之際則公之

所為必悍驚世絕俗使斗筲穿窬之流心破膽裂豈特如此而已乎  
始乎過蘇州虎丘寺見公之畫像想其遺風餘烈願為執鞭而不可  
得其後為徐州而公之曾孫汾為兗州以公墓碑示予乃追為之贊  
以附其家傳云

維昔聖賢患莫已知公遇 太宗允也其時 帝欲用公公不少貶  
三黜窮山之死靡憾咸平以來獨為名臣一時之屈萬世之信紛紛  
鄙夫可拜公像何以占之有泚其類公能泚之不能已之茫茫九原  
愛莫起之

王仲儀真并序

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又曰為政  
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  
夫所謂世臣者豈特世祿之人而巨室者豈特侈富之家也哉蓋功  
烈已著於時德業已信於人雖之喬木封殖愛養自拱把以至於合  
抱者非一日之故也平居無事商功利課殿最誠不如新進之士至

蘇秦卷三

三

於緩急之際夫大策安大衆呼之則來麾之則散者惟世臣巨室為  
能予嘉祐中始識諫敏王公於成都其後從事於岐而公自許州移  
鎮平涼方是時虜大舉犯邊轉運使攝帥事與副總管議不合軍無  
紀律邊人大恐奔播三輔及聞公來吏士踴躍傳呼旗幟精明鼓角  
謹亮勇即日解 公至燕勞將佐而已予然後知老臣宿將其功用  
蓋如此使新進之士當之雖有韓白之勇良平之奇豈能坐勝歟成  
如此之捷乎熙寧四年秋予將往錢塘見公於私第供老當飲酒至  
暮論及當世事曰吾老矣恐不復見子厚自愛無忘吾言既去二年

而公薨又六年乃作公之真贊以遺其子鞏詞曰

堂堂魏公配命召祖顯允赫敵維周之虎魏公在朝百度維正赫敵  
在外有聞無聲高明廣大宜公宜相如木百圍宜官宜堂天既厚之  
又貴富之如山如河維安有之彼窶人子既陋且寒終勞永憂莫知  
其賢曷不觀此佩玉劔履曾公之孫魏公之子

碑

潮州韓文公廟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開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矣故申呂自微降而傳說為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胥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賈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德為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正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磨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豈非參天地闢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大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

公孫秦秦學士

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鯨魚之暴而不能弭皇南鎮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為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為師民既悅服則出今日願新公廟者聽民護趨之下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也審矣賦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慕高懷儉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車在是豈理也哉元豐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詞曰

公昔騎龍白雲御手決雲漢分天童天孫為織雲錦裳飄然乘風赤帝下與瀾世掃桃林西游成池略扶桑草木未披驅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猶澁走且僂滅沒倒景不可登作書試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外九疑于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東鮫鱗如驅羊釣天無人帝悲傷飄吟下招遣巫陽犧牲雞一羞我鷓於黎荔丹與燕黃公不少留我淨滂翻然被髮下大荒

漢鼎并序

禹鑄九鼎用器也初不以為寶象物以飾之亦非所以使民遠不若也武王遷之洛邑蓋已見笑於伯夷叔齊矣方周之盛也鼎為宗廟之觀美而已及其衰也為周之患有不可勝言者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周之衰也與匹夫何異嗟夫孰知九鼎之為周之萌也哉自春秋時楚莊王始問其輕重大小而戰國之際秦與齊楚皆欲之周人備備焉視三虎之垂涎而睨已也絕周之祀不足以致寇裂周之地

三蘇秦秦學士

不足以及肥國然三國之君未嘗一日而忘周者以寶在焉故也三國爭之周人莫知所適與得鼎者未必能存周而不得者必碎之此九鼎之所以亡也周顯王之四十二年宋太丘社止而鼎淪沒於泗水此周人毀鼎以緩禍而假之神妖以為之說也秦始呈漢武帝乃始省方以出鼎此與兒童之見無異善夫吾丘壽王之說也曰分陰之鼎漢鼎也非周鼎夫周有鼎漢亦有鼎此易所謂正位凝命者豈三趾兩耳之謂哉恨壽王小子方以說進不能究其義子故作漢鼎銘以遺後世君子其詞曰  
惟五帝三代及秦漢以來受命之君歷不有茲鼎鼎存而昌鼎亡而亡蓋鼎必先受命而國隨之豈有易姓而猶傳者乎不寶此器而奉一物孺子之智婦人之仁嗚呼悲夫  
三櫻堂并序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衷哉吾聞之申包胥曰人艱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

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為茫茫善者以意惡者以肆盜賊之壽孔顏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栢生於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貴四時閱千歲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惡之報至於子孫而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見所聞所傳聞考之而其可以也審矣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顯於漢周之際歷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蓋晉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國文正公相 眞宗皇帝於景德祥符之間 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時享其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今夫萬物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修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以直諫事 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帥三十餘年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世有以晉公比李栖筠者其雄

蘇文忠公集卷之三

六

才直氣真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略與王氏等而忠信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懿敏公之子肇與吾遊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錄之銘曰  
嗚呼休哉魏公之輩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 眞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人朝不及夕相時射利皇郵厥德庶幾僥倖不種而穫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處鬱鬱三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

德威堂 并序

元祐之初詔起太師潞公於洛命以重事公惟 仁宗 英宗 神考三聖眷倚之重不敢以既老為辭杖而造朝期年乃求去詔曰昔西伯養老而太公自至魯穆公無人子思之側則長者去之公自為諫則善矣獨不為 朝廷惜乎又曰唐太宗以干戈之事尚能起李靖於既老而穆宗文宗以燕安之際不能用裴度於未病治亂之效於斯可見公讀詔後然不敢言去蓋後留四年天下無事 朝廷

莫安乃力請而歸公之在朝也契丹使耶律永昌劉齊來聘賦奉詔館客與使者入覲望見公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耶所謂以德服人者問其年曰何壯也賦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經理庶務酬酢事物雖精練少年有不如貫穿古今公聞禮記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公既歸洛西卷首領有溫慈心者請於邊吏願獻良馬於公邊吏以聞詔聽之公心服天下至于四夷書曰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世所以守伯夷之典用皋陶之法者以其德也若夫非德之威雖猛而人不畏非德之明雖察而人不公修德於几席之上而其威折衝於萬里之外退居於家而人望之如在廊廟可不謂德威乎公之子及為河陽守公將待臨之吏民甚自洛至三城歡呼之聲相屬及作堂以待公而請銘於軾乃榜之曰德威而銘之曰

蘇文忠公集卷之三

七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惟師潞公展也大成公在洛師松茂有光贊同三城河流不揚願公百年子孫千億家于兩河日見顏色西戎來朝

九成堂

詔陽太守秋成新作九成臺五層散吏蘇軾為之銘曰  
自秦并天下滅禮樂韶之不作蓋千三百二十有三年其器在其人亡則韶既已既矣而況於人器兩亡而不傳雖然韶則亡矣而有不亡者存蓋常與日月寒暑晦明風雨並行乎天地之間世無南郭子綦則耳未嘗聞地籟也而况得聞天籟使耳聞天籟則凡有形有聲者皆吾羽旄千戚等聲絳管試與子登夫諸石之上舜峯之下望蒼梧之渺莽九嶷之聯綿覽山川之吐吞草木之俯仰鳥獸之鳴號衆疾之呼吸往來唱和非有度數而均節自成者非韶之大全乎上方立極以安天下人和而氣應氣應而樂作則夫所謂韶九成來鳳凰而舞百獸者既已粲然異陳于前矣建中靖國元年五月旦

蘇文忠公集卷之三

易說一附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何謂道何謂性請以子思之言明之予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者性之異名也性者道之所寓也道無所不在其在人為性性之未接物也寂然不得其朕可以喜可以怒可以哀可以樂持未有以發耳及其與物接而後喜怒哀樂更出而迭用出而不失節者皆善也所謂一陰一陽者猶曰一喜一怒云爾言陰陽喜怒哀樂皆自是出也散而為天地歛而為人言其散而為天地則曰天地萬物皆自物有蓋言其歛而為人則曰成之者性其實一也得之於心近自四肢八骸遠至天地萬物皆吾有也一陰一陽自其達者言之耳

易說二

三蘇文粹卷第四十四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此何數也曰一氣判而為天地分而為五行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十者天地五行自然之數雖聖人不能加損也及文王重易將以揲著則取其數以為著數曰大衍之數五十大衍云者大衍五行之數而取其五云爾用於揲著則可而非天地五行之全數也故繼之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明此天地五行之全數古之聖人知之所以配天地參陰陽其用有不可得而知者非著數之所及也及夫子論易乃以著數之故而損天地五行之全數以合之為之說曰大衍之數五十者五不特數以為在六七八九之中也言十則一二三四在其中言六七八九則五在其中矣一二三四在十中然而持見者何也水火木金特見於四時而土不特見故土無定位無成象無專氣天五行迭用於四時其不特見者均也

謂土不特見此野人之說也今謂五行之數止於五十是天五為虛語天數不得二十有五天地之數不得五十有五而可乎且土之生數既不得特見而其成數又以水火木金當之是土卒無生成數也既土無生成數則天地之數四十而已尚何五十之有且天地五行之數人之所不與也今欲取則取欲去則去是以意命五行也蓋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行既生矣而未及成地安於下天運於上則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地以五合一而水成天以五合二而火成地以五合三而木成天以五合四而金成地以五合五而土成天之所生不得地五則不成地之所生不得天五亦不成此陰陽之至情而古今之定論非臆說也且土之在天地四行之所賴以成而土之賴於四行者少其實可視而知不可誣也今將求合著數而黜土其為說踈矣

易說三

三蘇文粹卷第四十四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常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常簡以知阻乾之健坤之順皆其材之自然也譬如鳥之能飛魚之能游非有使之者也乾以其健濟天下之險坤以其順濟天下之阻皆有餘矣然而或不濟如鳥之能飛而困於弋魚之能游而斃於網健順之不可恃者亦若是矣且天下之險阻果安在乎物固有疆弱有遠近有高下有好惡有向背有取舍此爭之端而險阻之所出也方其不爭乘之以至健和之以至順無不濟也遇其方爭健能勝之順能說之尚可也不能勝不能說而險阻作矣然則何為而可易曰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健而無心者其德易其形確然順而無心者其德簡其形隤然易簡積於中而確然隤然者於外吾信之物安之雖險阻在前而無不知知之至則渙然水釋無能為矣此則易簡之功而非健順之所及也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物得其理則吾何為哉亦位於其中而已矣

詩

詩序非詩人所作亦非一人作之蓋自國史明變太師達雅其所作之義必相授於作詩之特况聖人剛定之後凡在孔門居七十子之列類能言之而鄭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漢興得遺文於煨燼之餘諸儒相與傳授講說而作爲之序其義必有所授之也於是詁訓傳注起焉相與相述而爲之說使後之學者釋經之旨而不得即以序爲證殊不知序之作亦未爲得詩之旨此不可不辨夫魯之有頌詞過於實闕官之詩有曰居魯與許復周公之序以春秋考之許即魯朝宿之邑也自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至僖公時許已非魯所有嘗地無所經見而先儒以爲嘗即魯薛地若難考據而詩稱居嘗與許爲能復周公之字何也蓋此詩之作自俾爾已而熾俾爾壽而賦已下至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嘗與許復周公之字皆國人祝之辭望其君之能如此也序詩者徒得其言而未得其意乃爲之言曰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字以爲僖公果復嘗許若未可信也魚藻魚在在藻有頌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魚在在藻有莘其尾

三 魚藻卷四

王在在鎬飲酒樂魚在在藻依下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言言魚何在在藻爾或頌首或莘尾或依蒲自以爲得所也然特在藻在蒲而已焉足恃以爲得所猶之物王何在在鎬爾或豈樂而後飲酒或飲酒而後樂豈若無事而邪居自以爲至樂也然徒在鎬飲酒甚於耽樂而不恤危亡之至亦焉足恃以爲至樂此詩人所刺也序詩者徒見詩每以魚言物之多故於此亦曰萬物失其性以鎬爲武王所都故於此曰思武王恐非詩之旨也清廟之序曰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昔武王崩成王幼周公位冢宰正百官而已未嘗居攝也漢儒感於荀卿與夫禮記之說遂以謂周公實居攝然荀卿之言好矣而禮所記雜出於二載之論於此附會其說曰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然則成洛邑者周公也至於朝諸侯率以祀文王使周公爲之不幾於僭乎將仲子之序曰小不忍以至大亂以春秋左傳考之祭仲之諫莊公以不如早爲之所莊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于姑待之又曰無庸將自及又曰不義不暱厚將前終至

於伐諸鄂莊公之志不早爲之所而待其自斃蓋欲養成其惡而終害之故也故春秋譏之而在氏謂之鄭志以鄭伯之志在於殺也將仲子之刺亦惡乎養成其惡而終害之序詩者曰小不忍以致大亂蓋不知此觀莊公普母姜氏于城穎則莊公之用心豈小不忍者乎召吳所刺刺幽王于大壘也始曰昊天疾威而卒章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曰關國百里思召公之關國持其一事爾而序詩者遂以是爲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焉足以盡一詩之義淇與所美美武公之德也武公之德如詩所賦無施不可序詩者徒見詩言曰有匪君子即稱其有文章武公所以爲君子非止文章而已見詩言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即稱其又能聽其規諫武公所以切磋琢磨非止聽規諫而已是言也又似非能文者所爲即此觀之詩之序非漢諸儒相與論議者歟不然何其諛詩人之旨尚如此至如載馳抑詩稱作詩者謚絲衣引高子及靈靈至以證其說若此之類序非詩人作明矣如江有汜言美滕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辭意並足矣又曰文王之

三 魚藻卷五

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過勞而無怨嫡能自悔也如式微言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而旄丘曰責衛伯因前篇以見意足矣又曰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云云何其辭意重複如此若此之類序非一人作明矣或者謂如江有汜之爲美滕齊之爲錫子那之祀成湯商武之祀高宗疑非後人所能知而序之者曰不然自詩作已來必相授於作之之時况聖人剛定之後乎

洪範五事說附

昔禹觀洛書而得九疇之次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二者天人之道而九疇之源本也漢劉向父子始采諸儒之說而作五行傳其論五事失其實者過半後世因之予以爲不然乃爲之說曰五行天事也五事人事也五行之先後以天事言之五事之先後以人事言之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此五行之所以爲先後也人之生也形色具而營氣繼之形氣具

而視聽繼之形氣視聽且而喜怒哀樂之變至若喜怒哀樂既至而思  
 生焉喜如哀樂之未至則無思也無思無為則性也性非五  
 事而五事之所依也故形色為視聽言目為視耳為聽心為思  
 此五事之所以為先後也首為五藏發為五事以應五行故脾之發  
 為視而主土肺之發為言而主金肝之發為視而主木腎之發為聽  
 而主水心之發為思而主火自黃帝以來知醫者言之詳矣捨此則  
 無以治病無以生殺人也漢儒之說以言為金以聽為水則亦既得  
 之矣至其以貌為木以視為火以思為土則不可何以言之土之為  
 物形色老具而水火木金附焉故形色之著者莫如土土實為脾皮  
 肉筋骨髓腦皆土之屬而脾之餘也此佛氏所謂地大者也其  
 於人為貌貌之德恭恭之至肅肅則土得其性土得其性則能勝水  
 故其休徵時雨肅之反為狂狂則土失其性土失其性則不能勝水  
 故其咎徵常雨肺之於人氣之所從出入也方其有氣而未擊則無  
 以接物而物亦莫之喻也氣至於有聲擊成言言出而物從之矣故

三蘇文卷五十四

五

言之德從從之至入語曰出辭氣斯遠鄙悖矣詩曰辭之輯矣民之  
 洽矣辭之慄矣民之莫矣言之能入如鳴之能歸出而物莫之違也  
 物之有聲者莫如金故言主金又則金得其性金得其性故其休徵  
 時揚又之反為僭僭則金失其性金失其性故其咎徵常賜物之能  
 視者有待於日日入則視無以致其用及其升於東方然後視者皆  
 明木位於東而日之所從見也故視主於木而木為肝視之德明明  
 之至哲哲則木得其性不得其性故其休徵時煥哲之反為豫豫則  
 木失其性木失其性故其咎徵常燠自施明於外者也耳納聰於內  
 者也明施於外則為煥聰納於內則為寒寒水之性也受天下之言  
 而無所不容故其德聰聰之至則謀謀則水得其性故其休徵時寒  
 謀之反為急急則水失其性水失其性故其咎徵常寒心虛而應物  
 者也火無形而離於物者也二者其德同故無所不照心之用思  
 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及其至也無思無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  
 天下之故由思而至於無思則復於性矣復於性則出於五事之表

此聖人所以參天地通鬼神而不可知者也故思之德廣廣之至則  
 其功行於萬物無所不入而不知其所以入惟風亦然易曰風自火  
 出家人聖則火得其性火得其性故其休徵時風聖之反為蒙蒙則  
 火失其性火失其性故其咎徵常風此五者洛書之本說與皇帝之  
 遺書合醫者由之至于今不廢而漢之諸儒反之此智者之所太息  
 也

貌	木	雨	失
言	金	賜	得
視	火	煥	失
聽	水	寒	得
思	土	風	失
脾	發為貌	土	雨
肺	發為言	金	賜
肝	發為視	木	煥
腎	發為聽	水	寒
心	發為思	火	風

三蘇文卷五十四

六

名分立禮義明使斯民皆直道而行則聖人之衰貶未始作也名分  
 不立禮義不明然導以名分而或知戒諭以禮義而或知畏猶有先  
 王之澤在則聖人之衰貶因是而作也名分不足以導之使戒禮義  
 不足以諭之使畏而先王之遺意已不復見則聖人雖欲衰貶亦未  
 如之何矣愚於仲尼作春秋見之周之盛時賞罰一於主斷好惡公  
 於人心賞其所可賞皆天下之同好也罰其所可罰皆天下之同惡  
 也雖鄙夫賤隸猶知名分禮義之所在而不敢犯者不幸雖幽厲失  
 道天下版蕩然天子之權未嘗倒持而名分禮義在天下者亦不敢  
 踰也當是時王迹不熄而雅道存雅道存而春秋不作則衰貶安所  
 著哉奈何東遷之後勢已陵替賞罰之柄不足今天下而雅道息雅



道息則名分踰而禮義喪矣然尚有可救者五霸起而合諸侯尊天子葵丘之會伐原之信大蒐之禮有足多者至如魯未可動亦以能乘周禮使先王綱紀之遺意縣縣有存者又幸而一時卿士大夫事君行已忠義之節間有三代人才之遺風聖人於此知夫導以名分或使知戒諭以禮義或使知畏故與之善善惡惡賢賤不自而責備致嚴則春秋之作亦其人可得而喪貶歎逮五霸既沒之後春秋之末陵遲愈甚吳越始入中國干戈縱橫則中國幾為夷狄矣當時諸侯皆五霸罪人而先王紀綱遺意與夫人才遺風掃地蕩盡終於田常篡齊六卿分晉聖人於此知夫名分不足以導之使戒禮義不足以諭之使畏雖欲褒貶亦末如之何矣故絕筆獲麟止於二百四十二年獲麟之後書陳恒弑其君之事已非聖人所筆噫春秋不復作亦其人不足與褒貶歟然自詩亡而春秋作孟軻以為王者之迹熄至於春秋不復作則又先王之澤竭焉可勝歎哉

蘇秦卷五

七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四十四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四十五

穎濬先生

刑賞忠厚之至

古之君子立於天下非有求勝於斯民也為刑以待天下之罪戾而唯恐民之入於其中以不能自出也為賞以待天下之賢才而唯恐天下之無賢而其賞之無以加之也蓋以君子先天下之民而後有不得已焉夫不得已者非吾君子之所志也民自為而召之也故罪疑者從輕功疑者從重皆順民之所欲從且夫以君而臨民其疆弱之勢上下之分固不待乎與之爭尋常之是非而後能勝之矣故寧委之於利使之取其優而吾無求勝焉夫惟天下之罪戾暴露而不可掩則白而不可解不得已而後加之刑朝廷之無功鄉黨之無義不得已而後愛其賞如此而後知吾之用刑而非吾之好殺人也知吾之不賞而非吾之不欲富貴人也使夫其罪可以推而納之於刑其迹可以引而置之於無罪其功與之而至於可賞排之而至於不可賞若是二者而不以與民則天下有以讓矣使天下而皆知其可刑與不可賞也則吾猶可以自解使天下而知其可以無刑可以有賞之說則將以我為忍人而愛夫爵祿也聖人不然以為天下之人不幸而有罪可以刑可以無刑刑之而傷於仁幸而有功可以賞可以無賞無賞而害於信與其不屈吾法執若使民全其肌膚保其首領而無憾於其上與其名器之不借執若使民樂得為善之利而無望不足之意嗚呼知其有可以與之之道而不與是亦志於殘民而已矣且彼君子之與之也豈徒曰與之而已也與之而遂勸之焉耳故捨有罪而從無罪者是以耻勸之也去輕賞而就重賞者是以義勸之也蓋使其思而得之也故夫堯舜三代之盛捨此而忠厚之化亦無以見於民矣

觀會通以行典禮

事物之變紛紜雜出若不可知然而有至理存焉禍福治亂之際偵

側多故若不可處然而有夷路存焉世之人不知至理之所在也迷而妄行於是有風波作於平地親戚化為仇怨者矣聖人不然虛心以待物物至而情偽畢陳於前夫知所以御之是以遇繁而若一履險而若夷未嘗有所難者易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會通者理之所出也典禮者其所以接物也易有八卦重而為六十四卦有六爻爻之多至於數百皆聖人指會通以示人陳典禮以教人者也今將言之其多不可勝舉姑以乾坤明之乾之初不潛則危其身四不躍則喪其功二不田則無以廣其德五不天則無以利於人至於坤之初警之以履補其上戒之以龍戰其三教之以無成其四慎之以括囊其易之談會通而陳典禮者可以類求矣舜之為庶人也父頑母嚚象傲艱哉舜之處於其家也周公之為冢宰也外則管蔡譏之以為將不利於孺子內則成王疑之殆哉周公之立於其朝也然四岳之稱舜曰烝烝乂不格姦詩人之美周公曰狼跋其胡載震其尾公孫碩膚

赤馬几

赤馬几几蓋舜與周公臨天下之至變履天下之大艱而泰然如揖揖於廟堂之上跪起於樽俎之間可不謂善觀會通以行典禮者哉昔庖丁之論解牛曰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余地矣蓋聖人之於事如庖丁之於牛知之明故處之暇處之暇故事無不濟者此其所以為聖人也

史官助賞罰

域中有三權曰天曰君曰史官聖人以此三權者制天下之是非而使之更相助夫惟天之權而後能壽夭禍福天下之人而使賢者無天橫窮困之災不賢者無以享其富貴壽考之福然而季路原憲古所謂賢人者也伏於窮閭之下布衣饑弱之不給盜匪踰橫行於天下食人之所以為糧而老死於牖下不見兵革之禍如此則是天之權有時而有所不及也故人君用其賞罰之權於天道所不及之間以助天為治然而賞罰者又豈能盡天下之是非而賞罰之於一

時道懼其不能明者暴見於萬世之下故君舉而屬之於其臣而之曰史官蓋史官之權與天與君之權均大抵三者更相助以無遺天下之是非故荀悅曰每於歲盡舉之尚書以助賞罰夫史官之典其來尚矣其最著者在周曰佚在魯曰南氏在晉曰董狐在楚曰倚相觀其為人以度其當時之所書必有以助賞罰者然而不獲見其筆墨之所存以不能盡其助治之意獨仲尼因魯之史官左丘明而得其載籍以作為春秋是非二百四十二年雖其名為經而其實史之尤大彰明者也故齊威晉文有功於王室于賞之以侯伯之爵征伐四國之權而春秋又從而屢進之此所以助乎賞之當於其功也吳楚徐越之僭皆得罪於其君者也而春秋又從而加之以斥絕擅棄不齒之辭此所以助乎罰之當於其罪也若夫當時賞罰之所不能及則又為之明言其狀而使後世嗟嘆痛惜之不已嗚呼賢人君子之功烈與夫亂臣賊子罪惡之狀於此皆可以無憂其無聞焉是故古者聖人重史官當漢之時號曰太史令而其權在丞

王者不治表秋

相之上郡國計吏上計於太史而後以其副上於丞相御史夫惟知其權之可以助賞罰也故從而尊顯之然則後之史官其可以忽哉

儒者必慎其所習習之不正終身病之公羊之書好為異說而無統多作新意以惑天下之耳目是以漢之諸儒治公羊者比於他經最為迂闊至於何休而其用意又甚於公羊蓋其勢然也經書公羊又或盟于潛公羊猶未有說也而休以為王者不治夷狄錄我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公之及我盟于潛也時有是事也時有是事而孔子不書可乎春秋之書其體有二有書以見褒貶者有書以記當時之事備史記之體而其中非必有所褒貶乎奪者公之及我盟于潛是無褒貶乎奪者也而休欲必為之說是以其說不得不妄也且下者豈有不治夷狄者哉王者不治夷狄是欲苟安於無事者之說也古之所以治夷狄之道世之君子嘗論之矣有用武而征伐之者高宗文王之事是也有修文而和親之者漢之文景之事是也有拒絕



而不納之者光武之謝西域却匈奴之事是也此三者或制之焉或不能制之焉然皆所以適吾中國之便而置夷狄於不便之地此所以治之之大要也今曰來者必不可拒則是光武之謝西域以息中國之民者非平去者必不可追則是高宗文王凡有所以伐其不服而討其不庭者皆非也凡休之說施之於中國疆盛夷狄暴橫之時則將憂冠以遺子孫之憂施之於中國新定休息自養之際則為夷狄之所役使以自勞弊而不得止凡此二者休之說無施而可也蓋聞之聖人之於夷狄也吾欲其來則來之雖有欲去者不可得而去也吾欲其去則拒之雖有欲來者亦不可得而來也夫如是故其伸縮進退莫不在我而休欲聽其自來而自去也耶此其尤不可者也治休之學者曰孔子之於春秋託始以治天下當隱桓之際未暇遠略故先書魯滅夏陽未書楚滅郢鄧夫穀鄧之不書是楚之未通而不告也如使聖人未欲與夷狄交通則雖有欲至者尚可得而至哉愚故曰春秋之書公及戎盟于潛是記事之體而何休之說奪也

三蘇文粹卷四十五

四

形勢不如德

三代之時刑寬而政簡所以隄防禁固其民而尊嚴其君者與皆無有而其所都之地又非有深山大河之固然而歷歲數百長久而無患者何耶秦之法令可謂峻矣而其所都又關中天府之國古之所謂百二者也然而二世而亡者何耶太史公曰權勢法制所以為治也地形險阻所以為固也然而此二者猶不可恃故曰形勢雖強猶不如德也天下之形勢與論之矣讀易至於坎嗚然而嘆曰嗟夫聖人之所以教人蓋詳矣夫坎之為言猶曰險也天之所以為險者以其不可升而地之所以為險者以其有山川丘陵天地之險愚聞之矣而人之險愚未之聞也或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此所謂人之險而高城深池之謂也曰非也高城深池此無以異於地之險而人之所以為險者法制之謂也且夫天下之人其初蓋均焉爾而君至於為君之尊而民至於為民之卑君上日享其樂而臣下日安其勞而不敢怨者此法制之力也然猶止可以制小害而不可以禦大害

也大盜起則城池險阻不可固而留眾叛親離則法制不能執而守是必有非勢之勢非形之形而後可也故至坎之六四曰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終無咎夫六四處剛柔相接之時而乃用一樽二簋土釜瓦缶相與奉曲俯仰納約於戶牖之下而終獲無咎此豈非聖人知天下之不可以強服而為是優柔從容之德以和其剛強難屈之心而作其愧耻不忍之意故耶嗟夫秦人自負其強欲以斬荆齊天下之民而以山河為社稷之堡障不知英雄之士開而闢之刑罰不能繩而險阻不能拒故聖人在上必有以深結天下之心使英雄之士有所不可解者則坎之六四是也

既醉備五福

善夫詩人之為詩也當成王之時天下已平其君子優柔和易而無所怨怒天下之民各樂其所年穀時熟父子兄弟相愛而無有暴戾不和之節莫不相與作為酒醴刺烹牛羊以享以祀以相與樂樂而不厭詩人欲歌其事而以為未足以見其盛也於是推而上之至於

三蘇文粹卷四十五

五

朝廷之間見其君臣相安而宗族相愛至於祭祀宗廟既事而又與其諸父昆弟宴於寢旅酬下至於無算爵君臣釋然皆醉為作既醉之詩以美之而後之傳詩者又深思而極觀之以為一篇之中而五福備焉然愚觀於詩書至抑與酒誥之篇觀其所以悲傷前世之失及其所以深懲切戒於後者莫不以飲酒無度沉湎荒亂號咷備肆以敗亂其德為首故曰百禍之所由生百福之所由消耗而不享者莫急於酒周公之戒康叔曰酒之失婦人是用二者合并故五福不降而六極盡至愚請以小民之家而明之今夫養生之人深自愛護擁閉無戰懼危亡之患而卒至於不壽者何耶是酒奪之也力田之人倉庫富矣俄而至於飢寒者何耶是酒困之也服食之人乳藥餌石無風雨暴露之苦而常至於不寧者何耶是酒病之也修身之人帶鈞蹈矩不敢妄行而常至於失德者何耶是酒亂之也四者既具則夫欲考終天命而其道無由也然而曰五福備於既醉者何也愚固言之矣天下之民相與飲酒歡樂於下而君臣乃相與借醉於



周衰凡所以救民之具既亡而戰攻侵伐之役交橫於天下民棄其本而爭事於末當世之君子思救其弊而求之大迫尊之無術故樊遲請學為稼又欲為圃孔子從而譏之曰小人哉樊遲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釋之者曰禮義與信足以成德又安用稼哉嗟夫仁人之言其始常若迂闊而不可行然要其終而究其所成則夫取利多而卒以無弊者終莫能易其說蓋孔子之於衛常欲正名而子路笑之矣冉子之於魯常欲微而魯君非之矣何則衛之亂若非正名之所能安而魯之饑若非微之所能救然而欲天下無饑與亂則非此二者莫之能濟故夫欲取其利而取之於遠則取利多而民不知欲圖其事而圖之於深則事有漸而後無弊今夫樊遲欲為農圃以富民而孔子答之以禮義與信世或疑之而愚以為不然若觀於孟子而求其所以辯許行之說則夫農圃之利乃有可以禮義致而可以信取之道何者許子欲使君臣並耕養

三蘇先生文集卷四十五

後而治此豈非樊子所願學者哉而孟子答之以堯舜無所用心於耕稼堯以不得舜為憂舜以不得禹為憂堯舜禹得禹而禮義流行忠信洋溢則天下之民將不勸之耕而自為耕不督之圃而自為圃而何至於身服農圃之勞而憂農圃之憂哉且夫欲勸天下之農而至於親為之者亦足以見其無術矣古之聖人其御天下也禮行而民敬則役使如意義行而民服則勞苦不怨信行而民情則上下相知而教化易行三德既成則民可使蹈白刃而無怨况農圃之事哉故夫欲致其功而形之於遠則功可成欲力其事而為之於近則百弊起今欲君子小人而皆從事於農則天下之民尚誰使治之哉

三蘇先生文集卷四十五

三蘇先生文集卷四十六

論語拾遺序

予少時為論語略解子瞻謫居黃州為論語說盡取以往今見於其書者十二三也大觀丁亥開居穎川為孫籀簡筠講論語子瞻之說意有所未安時為籀等言之凡二十有七章謂之論語拾遺恨不得質之子瞻也

巧言令色鮮以仁

巧言令色世之所悅也剛毅木訥世之所惡也惡之斯以為不仁矣仁者直道而行無求於人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而何巧言令色之有彼為是者將以濟其不仁耳故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又曰剛毅木訥近仁

告諸往而知來

子貢曰貧而無語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

三蘇先生文集卷四十六

者也夫貧而無語富而無驕亦可謂賢矣然貧而樂雖欲語不可得也富而好禮雖欲驕亦不可得也子貢聞之而悟曰士之至於此者抑其切磋琢磨之功至也歟孔子善之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舉其成功而告之而知其所從來者所謂聞一以知二也歟

思無邪

易曰無思無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詩曰思無邪孔子取之二者非異也惟無思然後思無邪有思則邪矣火必有光心必有思聖人無思非無思也外無物內無我物我既盡心全而不亂物至而知可不可者作不可者止因其自然而吾未嘗思未嘗為此所謂無思無為而思之正也若夫以物投思皆其邪矣如使寂然不動與木石為偶而以為無思無為則亦何以通天下之故也哉故曰思無邪思無邪但思馬而馬應則凡思之所及無不應也此所以為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

終日不食終夜不寢致力於思徒思而無益是以知思之不如學也故十有五而志於學則所由適道者順矣由是以適道知道而未能安則不能行不能行則未可與立惟能安能行乃可與立故三十而立可與立矣遇變而感則雖立而不固故四十而不惑則可與權矣物真能感人不能遷則行止與天同吾不違天而天亦莫吾違也故五十而知天命人之至於此也其所以施於物而行於人者至矣然猶未也心之所安耳目接於物而不順焉以心御之而後順則其應必疑故六十而耳順耳目所遇不思而順矣然猶有心存焉以心御心乃能中法惟無心然後從心而不踰矩故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信如軌軌

我與物為二君子之欲交於物也非信無自入矣譬如車輪與軌具牛馬既設然而判然二物也夫將何以行之惟為之軌軌以交之而後輪與得藉於牛馬也軌軌轉端持軌者也故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軌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車與馬得軌軌而文我與物得信而交金石之堅天地之遠苟有誠信無所不通吾然後知信之為軌軌也

處約處樂

不仁而久約則怨而思亂久樂則驕而忘患故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然則何所處之而可曰仁人在上則不仁者約而不怨樂而不驕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與登刁易牙俱事桓公終仲之世二子皆不敢動而况管仲之上哉

無惡也

仁者無所不愛人之至於無所不愛也其蔽蓋矣有蔽者必有所愛有所不愛無蔽者無不愛矣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以其無蔽也夫然猶有惡也無所不愛則無所惡矣故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其於不仁也亦哀之而已

性之必仁如水之必清火之必明然方土之未去也水必有泥方薪之未盡也火必有煙土去則水無不清薪盡則火無不明矣人而至於不仁則物有以害之也君子無終日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非不違仁也外物之害既盡性一而不雜未嘗不仁也若顏子者性亦治矣然而土未盡去薪未盡化力有所未逮也是以能三月不違仁矣而未能遂以終身也其餘則土盛而薪疆水火不能勝是以日月至焉而已矣故顏子之心仁人之心也不幸而死學未及究其功不見於世孔子以其心許之矣管仲相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此仁人之功也孔子以其功許之矣然而三歸反坫其心猶累於物此孔顏之所不為也使顏子而無死切而磋之琢而磨之將造次顛沛於是三月不違而止哉如管仲生不由禮死而五公子之禍起齊遂大亂君子之為仁將取其心乎將取其功乎二者不可得兼使天相人以顏子之心收管仲之功庶幾無後患也夫

朝聞道夕死可矣

孔子之門人其聞道者亦寡耳顏子曾子孔門之知道者也故孔子歎之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苟未聞道雖多學而識之至於生死之際未有不自失也苟一日聞道雖死可以不亂矣死而不亂而後可謂學矣

無所取材

孔子歷試而不用慨然而歎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歎此非孔子之誠言蓋其一時之歎云爾子路聞之而喜子路亦豈誠欲入海者耶亦喜孔子之知其勇耳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蓋曰無所取材以為是桴也亦戲之云爾雖聖人其與人言亦未免有戲也

未知焉得仁

今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孔子以忠許之而不知其仁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孔子以清許之而不知其仁

不與其仁此二人者皆春秋之賢大夫也而孔子不以仁與之孔子之以仁與人也固難般之三仁孤竹君之二子至於近世惟齊魯仲然後以仁許之如今尹子文陳文子雖賢未可以列於仁人之目故冉有子路之政事公西華之應對與子文之忠文子之清一也臧文仲魯之君子也其言行誠於魯而孔子少之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不智者三下展禽廢六闕葵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智也捨是六者其餘皆仁且智也歟孔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君子而不仁則臧文仲之類歟

子見南子

孔子居魯陽貨欲見而不往陽貨時其亡也而饋之豚孔子亦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與孔子三言孔子答之無違孔子豈順陽貨者哉不與之較耳孟子曰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夫先之而必答禮之而必報孔子亦有不得已矣孔子之見南子如見陽貨必有不得已焉子路疑之而孔子不辨也故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以

為世莫吾知而自信於天云爾

泰伯至德

泰伯以國授王季逃之荆蠻天下知王季文武之賢而不知泰伯之德所以成之者遠矣故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子瞻曰泰伯斷髮文身示不可用使民無得而稱之有讓國之實而無其名故亂不作彼宋宣魯隱皆存其實而取其名者也是以宋魯皆被其禍子以為不然人患不誠誠無爭心苟非豺狼孰不順之魯之禍始於攝而宋之禍成於好戰皆非讓之過也漢東海王彊以天下授顯宗唐宋王成器以天下授玄宗兄弟終身無間言焉豈亦斷髮文身子貢曰泰伯端委以治吳仲雍繼之斷髮文身孰謂泰伯斷髮文身示不可用者太史公以意言之爾

三年學不至於穀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穀善也善之成而可用如由之實而可食也盡其心力於學三年而不見其成功者世無有也

亂臣十人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婦人者太姒也然則武王蓋臣其母乎古者婦人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春秋書魯僖公之母曰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襃太姒雖母以九人故謂之臣焉可也

彼哉彼哉

或問子西孔子曰彼哉彼哉鄭公孫夏無足言者蓋非所問也楚令尹子西相昭王楚以復國而孔子非之何也昭王欲用孔子子西知孔子之賢而疑其不利楚國使聖人之功不見於世所以深疾之也世之不知孔子者歟矣孔子未嘗疾之疾其知我而疑我爾

貧而無怨難

有道者不知貧富之異貧而無怨富而無驕一也然而飢寒切於身而心不動非忘身者不能故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陳成子弑簡公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君弑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也孔子為魯大夫鄰國有弑君之禍而恬不以為言則是許之也公三桓之不足與有立也孔子既知之矣知而猶告以為雖無今日而君臣之義猶有微於後世也子瞻曰哀公患三桓之逼嘗欲以越伐魯而去之以越伐魯豈若從孔子而代齊既克田氏則魯公室自張三桓將不治而自服此孔子之志也予以為不然古之君子將有立於世必先擇其君君桓雖中主然其所以任管仲者世無有也然後九合之功可得而成今哀公之妄非可以望桓公也使孔子誠克田氏而返將誰與保其功然則孔子之憂顧在克齊之後此則孔子之所不為也

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古之教人必以學學必教之以道道有上下其形而上者道也其形

而下者器也君子上達知其道也小人下達得其器也上達者不私於我不役於物也曰君子學道則愛人下達者知義之不可犯禮之不可過故曰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如使人而不知道雖至於君子有不仁者矣小人則無所不至也故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不人而仁者也

明日遂行

孔子以禮樂游於諸侯世知其篤於學而已不知其他也程頤謂齊景公曰孔子知禮而無勇若使乘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衛靈公之所以待孔子者始亦至矣然其所以知之者猶稔彌也久而厭之將傲之以其所不知蓋問陳焉孔子知其失不用也故明日而行使誠用之雖及軍旅之事可也

好行小慧

群居終日言不及義此里巷之鄙夫直情而恣行者也而孔子何難焉蓋知不義之可惡而欲以小慧微舉於世世必以是取之此孔子之所難也

人能弘道

道之大充塞天地瞻足萬物誠得其人而用之無所不至也苟非其人道雖存七尺之軀有不能充矣而況其餘乎故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六言六蔽

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孝悌忠信汎愛而親仁皆其質也有其質矣而無學以文之皆未免於有過也故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智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此六者皆美質也而無學以文之則其病至此故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實如孔子而不知學皆六蔽之所害蓋無足怪也

女為周南召南

人生於欲不知道者未有不為欲所蔽也故曰人之少也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始學者未可以語道也故古之教者必始於周南召南周南召南知欲之不可已也而道之以禮以禮濟欲夫是以樂而不淫始學者安焉由是免於蔽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言欲之蔽也

予欲無言

古之傳道者必以言達者得意而忘言則言可尚也小人以言為意因言以失道則言可畏也故曰予欲無言聖人之教人亦多術矣行止語默無非教者子貢習於聽言而未知其餘也故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夫豈無以感而通之乎

孔子行

衛靈公以南子自汗孔子去魯從之不疑季桓子以女樂之故三日不朝孔子去之如避寇讎子瞻曰衛靈公未受命者故可去桓子已受命者故不可去以為不然孔子之世諸侯之過如衛靈公者多矣而可盡去乎齊人以女樂間孔子魯君大夫既食其餌矣使孔子安而不去則坐待其禍無可為矣非衛南子之比也

切問而近思

君子無所不學然而不可勝志也志必有所一而後可志無所一雖博猶雜學也故曰博學而篤志將有問也必切其極退而思之必自其近者始不然疑而不信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自夫婦之所能而思之可以知聖人之所不能也故曰切問而近思君子為此二者雖不為仁而仁可得也故曰仁在其中矣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四十六





盛氣以充體體充而物莫敢逆然後其氣塞于天地雖然心之所以不動者何也博學而識之強力而行之卒然而遇之有自失焉故心必有所守而後能不動心之所守不可多也多學而兼守之事至而不應也是以落其枝葉植之又植以至於不可損也而後能應故孔子謂子貢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歟曰然非歟曰非也予一以貫之此宮黜之養勇也曰吾無辱於爾也孟施舍之養勇也曰吾無懼於爾也無慮勇矣而未見所以必勇也無懼而後能必勇故曰此宮黜之守氣不如孟施舍之守約此宮黜似子夏孟施舍似曾子曾子之所以自守者曰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慚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夫縮入也入受也自反而心受之以為可為者無憾於吾心也則吾心驚然為之而吾氣勃然應之矣孟子曰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行有不慚於心則餒矣夫餒不充之謂也有行於此而義不受則心不慚心不慚則氣不能充體氣不充充體謂之餒矣故心不能不動也而有待於義君子之所由達於義者

八 蘇秦卷七

何也勉强而行之則勞苦而失其真故而求則終身而不獲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夫君子之於道也勿從事於其間待其自直而勿強正也中心勿忘待其自生而勿助長也而後獲其真強之而求其正助之而望其長是非誠正而誠長也追於外也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待其自至而不彊是學道之要也

我知言

孟子曰我知言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何謂也曰是諸子之病也孟子之於諸子非辨過之知其病而已病於寒者得火而喜以為萬物莫火若也病於熱者得水而喜以為萬物莫水若也一感於水火以為不可失矣誠得其病未有不覺而自泣也彼其為是險詖之辭者必有以蔽之而不能自達也為是淫放之辭者必有以陷之而不能自出也為是邪僻之辭者必有以附之而不能自解也苟能知之發其蔽平其陷解其離未有不

服者也不服則遁遁必有所窮要之於所窮而執之此孟子之所以服諸子也

仁者如射

孟子曰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反求諸己夫射之中否在的而所以中否在我善射者治其在我正立而審操之的雖在左右上下無不中者矣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請問其目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夫居於人上而一為非禮則害之及於物者衆矣誠必由禮雖不為仁而仁不可勝用矣此仁者如射之謂也

莫不善於貢

龍子曰貢者較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故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夏后氏之法而善如此何也曰何特貢也作法者必始於粗終於精篆之不善於也簡策之不善於也車之不善於也

八 蘇秦卷七

也席之不若牀也俎豆之不若盤盂也諸侯之不若郡縣也肉刑之不若徒流杖笞也古之不為此非不知也執事未及也殺於泥塗者莫之於陸而安矣自陸而後有葦藉自葦藉而後有草蓆捨其不安而獲其所安足矣方其未有貢也以貢為善矣及其既貢而後知貢之未善也法非聖人之所為世之所安也聖人者善因世而已今世之所安聖人何易焉此夏之所以貢也

陳仲子之廉

陳仲子處於於陵齊人以為廉孟子曰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歟抑亦盜跖之所築歟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歟抑亦盜跖之所樹歟人安能待伯夷而後居而後食若是則孟子之責人也已難曰否居於於陵而食其食非孟子之所謂不可而仲子之所謂不可也仲子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天下無伯夷仲子之義為不義且不食也天下不待伯夷而後居而後食然則非其居於於陵食於辟纒之果汗也而不食於辟纒



凡之室之不可繼也故曰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凡之室則不  
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君子之行為可充也為可  
繼也然後行有類若仲子將何以繼之故曰禦人於國門之外而餽  
以道則不受以不義取之於民而餽以道則受於孔子以不義取之  
於民者猶禦也其受於孔子何也曰以其非禦也非禦而謂之禦充  
類至義之盡也君子充其類而極其義則仲子之兄猶盜也仲子之  
兄猶盜也則天下之人皆猶盜也以天下之人皆猶盜而無所答則  
誰與立乎天下故君子不受於盜而猶盜者有所不問而後可以立  
於世若仲子者蚘而後充其操也孔子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  
人之徒與而誰與蓋謂是也

君子欲自得

學者皆學聖人學聖人者不如學道聖人之所是而吾是之其所非  
而吾非之是以貌從聖人也以貌從聖人名近而實非有不然焉故  
不如學道之必信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

三蘇養卷五

五

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是以君子  
欲其自得之也

性故之辨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者則故而巳矣所謂天下之言性者不知性者  
也不知性而言性是以言其故而巳故非性也無所待之謂性有所  
因之謂故物起於外而性作以應之此豈所謂性哉性之所有事也  
性之所有事之謂故方其無事也無可而無不可及其有事未有不  
就利而避害者也知就利而避害則性滅而故盛矣故曰故者以利  
為本夫人之方無事也物未有以入之有性而無物故可以謂之人  
之性及其有事則物入之矣或利而誘之或害而止之而人失其性  
矣譬如木方其無事也物未有以參之有水而無物故可以謂之水  
之性及其有事則物之所參也或傾而下之或激而升之而水失其  
性矣故曰所惡於智者為其繫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則無惡於智  
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

水行於無事則平性行於無事則靜方其靜也非天下之至明無以  
窺之及其既動而見於外則天下之人能知之矣天之高也星辰之  
遠也吾將何以推之惟其有事於運行是以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  
也此性故深淺之辨也

巧力之辨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  
子聖之特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  
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  
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以巧論智以力論聖何也  
巧之所能有或不能力之所嘗至無不至也伯夷伊尹柳下惠之行  
人之一方也而以終身焉故有不可得而克至於孔子可以速而速  
可以久而久可以仕而仕可以處而處然後終身行之而不匱故曰  
由射於百步之外其至爾力也是可常也其中非爾力也是巧也是  
不可常也巧亦能為一中矣然而時亦不中是不如力之必至也

三蘇養卷五

六

性善之說

孟子嘗知性矣曰天下之言性者則故而巳矣故者以利為本知故  
之非性則孟子嘗知性矣然猶以故為性何也蓋性善曰無惻  
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  
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  
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信有是四端矣然而有惻隱之心而已  
乎蓋亦有忍人之心矣有羞惡之心而已乎蓋亦有無耻之心矣有  
辭讓之心而已乎蓋亦有爭奪之心矣有是非之心而已乎蓋亦有  
蔽蔽之心矣忍人之心不仁之端也無耻之心不義之端也爭奪之  
心不禮之端也蔽蔽之心不智之端也是八者未知其孰為主也均  
出於性而已非性也性之所有事也今孟子則別之曰此四者性也  
彼四者非性也以告於人而欲其信之難矣夫性之於人也可得而  
知之不可得而言也遇物而後形應物而後動方其無物也性也及  
其有物則物之報也惟其與物相過而物不能奪則行其所安而發

其所不安則謂之善與物相遇而物奪之則置其所可而從其所不可則謂之惡皆非性也性之所有事也譬如水火能下者水也能上者亦水也能孰物者火也能焚物者亦火也天下之人好其能下而惡其能上利其能熟而善其能焚也而以能下能熟者謂之水火能上能焚者為非水火也可乎夫是四者非水火也水火之所有事也奈何或以為是或以為非哉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夫雖堯桀而均有是性是謂相近及其與物相遇而堯以為善桀以為惡是謂相遠習者性之所有事也自是而後相遠則善惡果非性也孔子曰上智與下愚不移故有性善有性不善以堯為父而有丹朱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下安在其為性相近也曰此非性也故也天下之水未有不可飲者也然而或以為清冷之淵或以為塗泥今將指塗泥而告人曰雖是亦有可飲之實信矣今將指塗泥而告人曰吾將飲之可乎此上智下愚之不可移也非性也故也

孟子卷之三

不為苟去

語曰齊人饋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孟子曰孔子從而祭膳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二者非相及也孔子之去魯為女樂之故也去於膳肉之不至為君也於其君之有大惡也孔子有不忍行焉於其君之無罪也孔子有不安行焉曰上以求免吾君下以免我是以去於膳肉之不至曰是謂辭於天下也故曰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

惡手執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必信之謂亮孔子曰君子貞而不亮要止於貞而不必信而後無所執否則執一而廢百矣

事天立命

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天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天者莫之使而自然者也命者莫之致而自至者也天異我以是心而不能存付我以是性而不能養是天之所以授我者有所不

事也壽則為之天則廢之天壽非人所為也而實力焉是命有所未立也脩身於此知天壽之無可為也而命立於彼矣

順受其正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何謂也天之所以授我者盡於是矣君子脩其在我以全其在天與天不相害焉而得之是故謂之正也信孝悌所以為順也人道盡矣而有不幸以至於大故而後得為命巖牆之下是必壓之道也桎梏之中是必困之道也必壓必困而我蹈之以受其禍是豈命哉吾所處者然也

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

人之為不善也皆有愧耻不安之心小人惟奮而行之君子惟從而已之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斯而已矣

竊負而逃

孟子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棘叟殺人臯陶則執之舜則竊負而逃於海濱吾以為此野人之言非君子之論也舜之事親孝於天不格

盜殺人不免於死乎

竊何至於殺人而負之以逃哉且天子之親有罪議之孰謂天子之父殺人而不免於死乎

形色天性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踐形形色者所攝於外也中雖無有而猶知疆之孟子以是為天性也

其進銳者其退速

有人於此其進之銳也則天下以為不速退矣是不然勉彊而力行之則其進也必銳不勝而忘厭之則其退也必速曷不取而覆觀之於其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其所厚者薄無不薄也故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不受人皆信之是含草食豆莢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焉可哉亡親戚君臣上下而可是所謂不可已而已者也能居於陵食於辟繼而不顧而不能以不義不受齊國是所謂進銳而退速者也

不仁而得天下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孟子之為是言也則未見司馬懿楊堅也不仁而得天下也何損於仁仁而不得於天下也何益於不仁得國之與得天下也何以為異君子之所恃以勝不仁者上不愧乎天下不愧乎人而得失非吾之所知也

人能克無欲害人之心

孟子曰人能克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克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無欲害人之心與無穿窬之心人皆有之然苟將克之則未可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猶未免乎穿窬也此所謂造端乎夫婦而其至也察乎天地也歟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四十七

三蘇文粹卷四十七

九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四十八

穎濱先生論

堯舜

四岳薦鯀於堯堯知鯀之不可用而屈於四岳民被其害者九年後世疑之知其不可用而用之不仁屈於四岳而不能信不知予嘗論之水之為害不可一日不治而人之知治水者雖聖賢有不能也堯舜皆不自治得禹而後濟方禹之未見也天下言治水者莫如鯀素鯀而不試有不仁焉斯堯之所以用鯀也歟

堯舜

堯之世澤水為害以意言之堯之為國當日夜不忘水耳今考之於書觀其為政先後命羲和正四時務農事蓋其所先也求乃命鯀以治水鯀九年無成功乃命四岳舉賢以遜位四岳稱舜之德曰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竟以為然而用之君臣皆無一

三蘇文粹卷四十八

言及於水者舜既攝事黜鯀而用禹澤水以平天下以安堯舜之治其緩急先後於此可見矣使五教不明父子不親兄弟相賊雖無水患求一日之安不可得也使五教既脩父子相安兄弟相友水雖未除要必有能治之者昔孔子論政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古之聖人其愛深慮遠如此世之君子凡有志於治皆曰富國而彊兵患國之不富而侵奪細民患兵之不彊而凌虐鄰國富彊之利終不可得而謂堯舜孔子為不切事情嗚呼殆哉

舜

學者言堯舜之事有三矣焉太史公得其一二不得其二莊子稱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耻之逃隱莊子蓋寓言焉而後世信之太史公曰舜禹之間岳牧咸薦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電錄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而許由何以稱焉孟子

曰舜將舉舜妻以二女替之不順不告而娶既而猶欲殺舜而分其室然舜終不以爲怨予考之於書孟子蓋失之矣世豈有不能順其父母而能治天下者哉四岳之薦舜曰丞丞又不可格茲益之稱舜曰蕞蕞齋粟賢亦允若則舜之爲庶人既已能順其親使不至於殺矣父母兄弟之際智力之所不施也有頑父歸母傲弟而能和之以不失其親惟至仁能之此堯之所以用舜而不疑者也父子相賊殺之大也豈其既已用之而猶欲殺之哉孟子又言堯舜禹之終皆薦人於天堯崩舜避堯子於南河之南舜崩禹避舜子於陽城天下皆往歸之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禹崩益避禹子於箕山之陰朝觀獄訟者皆不之益而之啓故益不得爲天子以書觀之此亦非君子之言也舜禹之攝格于祖考郊祀天地朝見諸侯巡守方岳行天子之事矣及其終而又辟之何哉使舜禹辟之天下歸之而其子不順將從天下而廢其子歟將奉其子而違天下歟此事之至逆由辟致之也至益不度天命而受位於禹辟之而天下不從然後不取爲匹夫猶且取之而謂益爲之哉

三蘇釋卷六

夏

聖人之道苟可以安天下不求爲異也堯舜傳之賢而禹傳之子後世以爲禹無聖人而傳之而後授之其子孫此以好異期聖人也夫聖人之於天下不從其所安而爲之而求異夫天下之人何其用心之淺耶昔者湯有伊尹武王有周公而周公又武王之弟也湯之太甲武之成王皆可以爲天下而湯不以予其臣武王不以予其弟誠以爲其子之才不至於亂天下者則無事乎授之他人而以爲異也而天下之人何獨疑夫禹哉今夫人之愛其子是天下之通義也有得焉而以予其子孫人情之所皆然也聖人以此爲不可易故因而聽之使之父子相繼而無相亂以至於堯堯舉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禹舉天下而授之人此聖人之所以大過人而天下後世之所不能也天下後世之所不能而聖人獨爲之豈以爲異哉天下之人不能皆賢而有異人焉爲異而震之則天下皆將是

其名而失其真故夫堯舜之傳賢者是不得已而然也使堯之丹朱舜之商均僅可以守天下而竟肯傳之舜舜肯傳之禹以爲異而疑天下哉然則禹之不以天下授益非以益爲不足受也使天下復有禹子知禹之不以天下授之矣何者啓足以爲天下故也啓爲天下而益爲之佐是益不爲伊尹周公其功猶可以及天下也聖人之不喜異也如此魯人之法贖人者受金於府子贖人而不受貧夫子嘆曰嗟夫使魯之不復贖人者賜也夫贖人而不以爲功此君子之所以異於衆人者而其弊乃至於不贖是故聖人不喜夫異以其有時而窮也閔子終三年之喪見於夫子授琴而歌戚戚而不樂作而曰先王制禮非敢過也子夏終三年之喪見於夫子取琴而鼓之其樂侃侃然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而夫子皆以爲賢由此觀之禹益之事傳者之過也記有之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禹禹舜禹皆有所以受天下者其所從受天下者不可忘也故堯宗堯而置啓史此天下之

三蘇釋卷六

大義也至禹不獨廢堯而且忘舜雖得罪以父故得祭於郊從舜之義則禹爲忘其君從禹之義則舜爲忘其親二者皆聖人之所不爲也予聞之禮之所行義之所許也故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舜禹之有天下則先王之所未有也故堯雖非父而其德載於後世不可以不宗替雖其親而無功於人不可以不祀宗二者皆義也至夏后氏郊嚳而宗禹此禹之子孫之禮也執謂禹之不宗舜故抑下惠稱有虞氏郊嚳而宗舜先儒以爲此虞氏子孫之禮也以虞推禹則禹其有不宗舜乎雖然夏之子孫所以不宗舜者以有舜也雖雖得罪於舜而從事於水者九年非替之比也故卒爲夏郊而三代祀之三代稱以其功祀之而其子孫顧可以他人廢之乎故夫虞夏之祀皆義之所予也

商

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之既衰而復興者五王而周之既衰而復興者宣王一人而已夫商之多賢君宜若其世

之過於周周之賢君不如商之多而其父於商者乃數百歲其故何也蓋周公之治天下務以文章繁縟之禮和柔馴擾剛彊之民故其道本於尊尊而親親黃老而慈幼使民之父子相愛兄弟相悅以無犯上難制之氣行其至泰之道以操天下之戾心而去其剛毅果敢之志故其享天下至久而諸侯內侵京師不振卒於廢為至弱之國何者優柔而易可以為久而不可以為彊也若夫商人之所以為天下者不可復見矣嘗試求之詩書詩之寬緩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者舉皆周也而商人之詩駿發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以為商人之風俗蓋在乎此矣夫惟天下有剛彊不屈之俗也故其後世有以自振於衰微然至其敗也一散而不可復止蓋物之彊者易以折而柔忍者可以久存柔者可以久存而常困於不勝彊者易以折而其末也乃可以有所立此商之所以不長而周之所以不振也嗚呼聖人之慮天下亦有所就而已不能使之無弊也使之能之而不能彊能以自振而不能以及遠此二者存乎其後世之賢與不賢矣太

三蘇文鑑卷八

四

公封于齊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弒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寢衰矣夫尊賢尚功則近于彊親親尊尊則近於弱終之齊有田氏之禍而魯人困於盟王之令蓋商之政近于齊而周公之所以治周者其所以治魯也故齊彊而魯弱魯未亡而齊亡也

三宗

黃帝堯舜禹皆百年享國皆數十年周公作無逸言商中宗享國七十五年高宗五十九年祖甲三十三年文王受命中身享國五十年

自漢以來賢者在位之久皆不及此西漢文帝二十三年景帝十六年昭帝十三年東漢明帝十八年章帝十三年和帝十二年唐太宗二十三年此皆近世之明主然與無逸所謂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者無以大相過也至其享國長久如秦始皇漢武帝梁武帝隋文帝唐玄宗皆以臨御久遠循致大亂或以失國或僅能免其身其故何也人君之富其倍於人者千萬也膳服之厚聲色之靡所以賦其躬者多矣朝夕於其間而無以御之至於天死者勢也幸而壽者用物多而害民父矜已自聖輕蔑臣下至於失國宜矣古之賢君必志于學達性命之本而知道德之貴其視子女玉帛與糞土無異其所以自養乃與山林學道者比是以久於其位而無害也傳說之詔高宗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求世世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備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教學半念終始典于學麻德脩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求無怠嗚呼傳說其知此矣

三蘇文鑑卷八

五

傳曰夏之政尚忠商之政尚質周之政尚文而仲尼亦云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予讀詩書歷觀唐虞至於夏商以為自生民以來天下未嘗一日而不趨于文也文之為言猶曰萬物各得其理云爾父子君臣之間兄弟夫婦之際此文之所由起也昔者生民之初父子無義君臣無禮兄弟不相愛夫婦不相保天下紛然而淆亂忿鬪而相苦文理不著而人倫不明生不相養而死不相葬天下之人舉皆戚然不窳於中然後反而求其所安錫其父子而列其君臣聯其兄弟而正其夫婦至于虞夏之世乃益去其鄙野之制然猶以天子之尊飯土墼啜土銅土堦三尺其茨不翦至於周而後大備其粗始於父子之際其精布於萬物其用甚廣而無窮蓋其當時莫不自謂文於前世而後之人乃更以為質也是故祭祀之禮陳其粢豆列其鼎俎備其醴醢俯伏以薦思其飲食辭飽之樂而不可見也於

是灌用鬱鬱藉用白茅既沃而莫之見以為神之縮也體魄降於地魂氣升於天恍惚誕謾而不知其所由處聲音氣息之類恐不能得當也於是終祭於屋漏繹祭於枋以為人子之心無所不至也薦之以滋味重之以膾炙恐鬼神之不屑也薦之以血毛重之以體薦恐父祖之不吾安也於是先黍稷而飯稻粱先大羹而飽庶羞以為不敢忘禮亦不敢忘愛也丁寧反復以為可以盡人子之心而人子之心亦可以少安矣故九世之所謂文者皆所以安夫人之所不安而人之所安者事之所當然也仲尼區區於衰周之末收先王之遺文而與管子推論禮之所難處至於毫釐纖悉蓋以為王道之盛其文理當極於此焉耳及周之亡天下大壞禮廢弱暴寡而後世乃以為用文之弊夫自唐虞以至於商漸而入於文至周而文極於天下當唐虞夏商之世蓋將求周之文而其勢有所未至非有所謂質與忠也自周而下天下習於文非文則無以安天下之所不足此其勢然也今夫冠昏喪祭而不為之禮墓祭而不廟室祭而無所仁人

三蘇文粹卷四十八

六

君子有所不安於其中而曰不文以從唐虞夏商之質夫唐虞夏商之質蓋將以求周之文而未至者非所以為法也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四十八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四十九

論

五伯

五伯威文為盛然觀其用兵皆出於不得已威公帥諸侯以伐楚次於陘而不進以待楚人之變楚使屈完如師威公陳諸侯之師與之乘而觀之屈完見齊之盛懼而求盟諸侯之師成列而未試也威公退舍召陵與之盟而去之夫豈不能一戰哉知戰之不必勝而戰勝之利不過服楚全師之功大於克敵故以不戰服楚而不吝也晉文公以諸侯遇楚於城濮楚人請戰文公思楚人之惠退而避之三舍軍吏皆諫咎犯曰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師退而楚不止遂以破楚而殺子玉使文公退而子玉止則文公之服楚亦與齊威等無戰勝之功矣故威文之兵非不得已不戰此其所以全師保國無敵於諸侯者也至宋襄公國小德薄而求諸侯凌虐鄰鄭之君爭鄭以怒楚兵敗身死之不暇雖竊伯者之名而實非也其後秦穆公東平晉亂西伐諸戎楚莊王克陳入鄭得而不取皆有伯者之風矣然穆公聽杞子之計違蹇叔而用孟明千里襲鄭覆師於轍雖悔過自誓列於周書而不能東征諸夏以終成伯業莊王使申舟聘齊命無假道於宋舟知必死而不聽宋人殺之王聞其死投袂而起以兵伐宋圍之九月與之盟而去之雖號能服宋然君子以為此不假道之師也齊靈公楚靈王之所為王亦為之而尚何以為作乎嗚呼此二君者皆賢君也兵一不義而幾至於狼狽不能與威文齒而况其下者哉

六國

嘗讀六國世家竊怪天下之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眾發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於滅亡常為之深思遠慮以為必有可以自安之計蓋未嘗不咎其當時之士慮患之疎而見利之淺且不知天下之勢也夫秦之所與諸侯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

韓魏之郊諸侯之所與秦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野秦之有韓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韓魏塞秦之衝而蔽山東之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韓魏也昔者范雎用於秦而收韓商鞅用於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韓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齊之剛壽而范雎以為憂然則秦之所忌者可以見矣秦之用兵於燕趙秦之危事也越韓過魏而攻人之國都燕趙拒之於前而韓魏乘之於後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趙未嘗有韓魏之憂則韓魏之附秦故也夫韓魏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於其間此豈知天下之勢邪秦區區之韓魏以當疆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於秦哉韓魏折而入於秦然後秦人得逼其丘於東諸侯而使天下偏受其禍人韓魏不能獨當秦而天下之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韓魏以擯秦秦人不敢逾韓魏以窺齊楚燕趙之國而齊楚燕趙之國因得以自完於其間矣以四無事之國佐當寇之韓魏使韓魏無傾側之憂而為天下出身以當秦兵以二國委秦而四國休矣此豈助其急若此可以應夫無窮彼秦者將何為哉不知出此而乃食弱場尺寸之利背盟敗約以自相屠滅秦兵未出而天下諸侯已自困矣至使秦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國可不悲哉

三蘇發奮元

吳

吳自太伯至壽夢十九世不通中國壽夢以下始與諸侯盟會七世而亡然孔子作春秋終以禪美書之謂之吳而不入蓋禮義不足故也春秋諸侯國而不入者三楚始稱荆而已僖元年書楚人伐鄭文九年書楚子使椒來聘自是遂與諸侯齒而吳越終春秋不入此其禮義存亡之實也故予因春秋所書而推考三國得失之效以為吳越皆戰勝攻取能服人矣而無禮義以自將吳欲以乘楚諸夏而不知止故闔閭之後覆亡而不救越能自安於蠻夷無意於王伯故公踐之後固陋而無聞至於楚禮義雖不足道而亦無魏於齊晉故其後遂與戰國相終始由是觀之禮義之於為國豈誣也哉

齊

三代之得天下其所以異於後世者惟不求而得之耳世之論伊尹太公多以陰謀奇計歸之其說乃與漢陳平魏賈誦無異夫陳平賈誦之事張子房荀文若之所不為也而謂伊尹太公為之乎太公蓋善用兵老而不衰與文王治岐而司馬兵法出焉要之皆仁人豈以詭詐為之而傾人以自立者哉管仲相威公霸諸侯一正天下使人免左衽之禍孔子以仁許之然死不旋踵適庶爭立威公不得葬幸而不亡以管仲之智而不免於此蓋物有以蔽之歟古者將治天下必先治家以為其道當自是往管仲為齊大夫兼門反垢身備三歸而威公內嬖如夫人者六人其行甚穢管仲以為不害霸不熱也夫古之聖人為君臣父子夫婦之禮皆有本末不徒設也故以舊坊為無用而毀之者必有水患以舊禮為無益而去之者必有亂患古之君子身脩而家治安而行之不知其難而亂自去今管仲偷一時之欲而僥倖於長久難哉威公季年將立世子管仲知其將有適庶之禍遂與威公屬孝公於宋襄公夫使威公妻妾適庶之分素明家事素定則太子一言立矣而他人何與哉蓋管仲智有餘而德不足於是窮矣

三蘇發奮元

魯

魯自宣公殺其世子而自立公室遂卑三桓分有其民而竊昧之民知有大夫而不知有君襄公二十九年季武子取下公選自楚不敢入歸而不敢問蓋魯君之失國也又矣至昭公不忍其偏未能收民而舉兵攻之遂以失國哀公孤弱甚於昭公又欲以越人攻之終亦出死於越嗟夫魯民五世而欲一朝收之宜其難哉昔齊晏子嘗告景公以田氏之禍公問所以救之者晏子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而大夫不收公利景公稱善而不能用齊卒以亡語釋家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孔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予嘗考之以為哀公將去三桓而不敢正言古者戮人於社其託於社者有意於誅也宰我知其意而亦以隱語焉其曰使民戰栗以誅告也孔子知其不



可曰此先君之所為植根固矣不可以誅戮齊也蓋亦有意於禮乎不然何咎予之深也孔子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自隱至昭而逐於季氏九十世自宣至定而制於陽虎凡五世虎不逾世而敗自是三桓微散沒不復見而魯公室雖微不絕遂與戰國相終始蓋以臣僭君不義而得民要以其力自斃君雖失衆而其實無罪久則民將哀之其勢固當然哉

燕

燕召公之後然國於蠻貊之間禮樂微矣春秋之際未嘗出與諸侯會盟至於戰國亦以耕戰自守安樂無事未嘗被兵文公二十八年蘇秦入燕始以縱橫之說之自是兵交中國無復寧歲六世而亡吳自太伯至壽夢十七世不通諸侯自巫臣入吳教吳乘車戰射與晉楚力爭七世而亡燕吳雖南北絕遠而興亡之迹大略相似彼說客策士借人之國以自快於一時可矣而為國者固而徇之徇狂恣

蘇秦之說曰舜囚堯不得其死禹逐舜終於蒼梧之野周公將篡成

王二叔譏之乃免於亂彼以小人之情度君子之心亦何所不至哉今夫聖人雖與世同處而其中浩然與天地同量彼其食粟衣帛蓋有不得已耳而况與人爭利哉諸葛孔明受託昭烈以相孺子雖使取而代之蜀人安焉然君臣之義沒身不替孔明尚然而况於聖人乎彼小人何足以知之

曹

孟子有言王不待大而伯必有大國王者以德伯者以力以德服人凡有知者莫與之較以力服人力之所不厭則殆故湯以七十里文

王以百里齊威晉文皆因大國之資而後有成齊襄公楚靈王秦穆楚之力無德而求諸侯國未可亡而身死之曹伯陽宋王偃國小德劣而圖伯者之事身死而國隨以滅夫惟樂夫者可以保天下畏天者可以保其國未能畏天而求樂天之功難矣哉

陳

楚方北征諸夏而陳蔡許鄭適當其衝其為國也難矣吳季子札見鄭子產曰子為國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子產以區區之鄭立於晉楚之間微而不懼卒免大國之患非禮何以當之若陳蔡許顛沛隕越之不暇卒先鄭以滅善哉鄭渾罕之論之也曰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偃而無禮鄭先衛亡偃而無法法以所尊故曰無法夫無禮則不能自立無以止大國之暴無法則不能字人民將不懷大國不予不折必什民不予將以其力自斃此其所以為亡之先後也

杞

杞宋皆天子之事守也蓋禮樂車服在焉故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宋雖不足徵然春秋之際晉楚大國有所不知未嘗不問焉

五

會諸侯之禮公如杞遂至於用夷無足言者昔孔子學官名於鄆子鄆至微矣而其先王之遺文於諸侯為詳孔子之於夏禮猶有考於杞歟而國無君子不能自列悲夫

衛

衛之大亂者再皆起於父子夫婦之際宣公靈公專欲以興禍固無足言者急子壽子爭相為死而莊公出公父子相攻出入二十餘年不以為耻賢愚之不同至此哉然急壽勇於慕惜其不為吳太伯而蹈申生之禍以重父之過可以為廉矣未得為仁也昔者孔子之門人季路高柴皆事出公孔子自陳反於衛子路問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



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嗚呼衛之名於是可謂不正矣靈公黜其子而子孫出公不父其父而稱其祖人道絕矣孔子於是焉而欲正之何為而可靈公之死也衛人立公子鄆鄆不可則衛人立輒使輒而知禮必辭辭而不獲必逃輒逃而鄆立則名正矣雖以拒蒯聩可也雖然孔子為政豈將廢輒而立鄆耶其亦將教輒避位而納蒯聩耳蒯聩得罪於父死不養死不喪然於其入也春秋書曰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聩于戚非世子而以世子名之以其子得立於衛成其為世子也若輒避位而納其父是世子為君也而名有不正乎名正而衛定矣

宋

宋襄公欲求諸侯與楚人戰于泓不敵不禽二毛以此兵敗身死而公羊嘉之以為文王之戰不過於此予竊笑之夫襄公凌虐小國至使邾人用鄆子于次睢之社雖桀紂有不為矣乃欲以不敵不成列不禽二毛求為文王不亦過甚矣哉夫堯舜文武其所以自

三蘇卷之九

六

為者至矣始於其身而至於其室家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夫是以于羽可以格三苗因壘可以服有崇不然將取折自救之不暇而况以服人哉嗚呼儒者不原本末而惑於虛名將以孟水勝與薪之火悲夫

晉

晉文公辟驪姬之難處狄十有一年奚齊卓子相繼死秦晉之人歸心焉文公深信咎犯堵而待之若將終焉者至於惠公起而赴之如恐不及於是秦人責報於外而里不要功於內不能相忍繼以敗滅內外絕望屬於文公然後文公徐起而收之無尺土之賂一金之費而晉人戴之逆霸諸侯彼其處利害之計誠審哉夏商之衰湯文王皆起於諸侯積德深厚天下歸之不得已而後應故雖取天下而無取天下之慮其後皆數十世若晉文公德雖未足而待其自至則庶幾王者之事也是以主盟中夏幾二百年其功業與齊桓等而子孫過之遠甚夫豈非其積之有厚薄故耶晉悼公之復霸也與楚華

鄭三合諸侯之師未嘗一與楚戰卒以敵楚而服鄭蓋古之善用兵者皆以不戰屈人之兵非不得已不戰方鄭之未服也中行偃驕厲皆欲以戰勝楚惟智登知罃之難勝負之不可必遷延稽故而楚人自敵不戰而去不然二子將為先毅而整將為林父如整可謂知兵矣

楚

楚靈王因陳公子招之亂而滅陳追討蔡侯般之弑君而滅蔡假大義以濟私欲晉政已亂莫之能較沛然自以為得計矣不十年而有乾谿之禍秦惠王使張儀說楚懷王欺而賣之如劫嬰兒昭王又誘而執之咸陽加之以兵遂分楚之半此其惡甚於楚靈王然傳子孫累世其禍乃應夫國於天地有與立矣一日為惡禍未即報也本弱者速斃根深者徐拔彼方以得為幸而不知天網之不失也是故楚雖已滅而楚之父老知秦之禍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幸之滅秦者皆楚人也楚莊王討陳夏徵舒圍鄭及宋力皆足以取之棄而不有

三蘇卷之九

七

夫豈不欲畏天故也莊王既霸諸侯而楚遂以與天命之不借如此而可誣也哉

鄭

鄭之諸公相武之後惟莊公為賢然其為人喜權而任數桓武之風衰焉叔段之亂諸大夫皆欲早為之所莊公之明足以制之然釋而不問埃其惡成而後加之以大戮此非不忍於弟蓋忍之至也孔子深探其心故書曰鄭伯克段于鄆而丘明謂之鄭志蓋謂此也周平王桓王貳於虢公莊公既賢王子取麥禾矣則又率齊而朝之伐宋而說之政不可行於是兵交中原射王中有嗚呼其伎心發於中卒不可得蓋如此鄭自莊公始慢楚穆襄之後無歲不被晉楚之兵子駟子展為政不知所出惟其來者與之鄭幾於亡及晉悼公三帥諸侯以弊楚師楚不能爭而子產受之以禮自固雖晉楚之暴不能加焉詩曰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又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吳季札過鄭謂子產政將及于子為政必慎以禮不然鄭國將敗于產用之鄭

以復安如季子可謂知務矣哉

越

吳以蠶夷爭盟上國交茂齊晉結怨楚越再世而亡何者地遠而民勞勢不順也越王勾踐既克夫差雖號伯王而實歛兵自守無大征伐分吳故土以界楚宋魯遂以保國傳世彼親見其害知所以自監矣哉至王無疆無閭閻之知而有夫差之恐其殘國宜矣昔蔡莊王克陳宋鄭力能取之而不有諸侯安之而楚遂以興靈王大城陳蔡不羨經營中夏食而不止則身受其咎蓋東南之常勢於是可見矣自東晉以來至於陳皆國於吳越之墟成敗之迹無不然者雖桓溫劉裕善用兵或能一勝而民以罷弊訖於無成至殷浩庾亮蓋不足數也如謝安之賢猶勉疆北征失策而死亦敗於其名而未安其實故耶嗟夫謀國如蔡謨吾有取焉

趙

趙於戰國疆國也非大失計未遽亡也孝成王貪上黨之利不聽趙

蘇秦卷四

豹而聽趙勝以致秦怒一失矣使廉頗拒秦長平聽秦之聞而使趙括代頗再失矣趙括既敗邯鄲被圍虞卿請以重寶附楚魏以援國示秦則秦媾可合王不能用而聽趙豹使鄭朱入秦求媾諸侯由此莫肯救趙三失矣積此三失以致大敗僅能自存向此觀之非秦獨能敗趙而趙之所以自敗者多矣故善為國者必先定計慮計慮既定雖有禍敗不至亡國也

魏

魏文侯非戰國之君也內師事卜子夏友田子方段干木被儒服者身無失德用吳起西門豹李悝盡力耕戰民賴以富而敵不敢犯外以禮與信交接諸侯與韓魏無怨終其身魏人不知戰國之患雖非盛德之主使當平世得行其志雖西漢文帝亦不能遠過也一時諸侯無足言者矣至子武侯稍已侵暴鄰國至孫惠王藉父祖之業結怨韓趙齊乘其弊殺龐涓虜太子申秦人因之遂取西河地魏由此衰不然以全魏之力據山河之利秦豈能動之哉

韓

韓之先獻子厥最賢然春秋之際諸侯之賢大夫如獻子者多矣而子孫莫與太史公以獻子存趙氏之孤為天下之陰德故宜有後乎以謂不然韓之先與晉同祖皆周武王之後也史伯為鄭桓公武昭文之功文之祚盡武其嗣乎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其在晉乎晉自文公伯諸侯至平公八世猶未足以究武之烈而繼之以韓此天意也獻子何足以當之然周衰姬姓復興者三國燕與韓魏皆據地千里后稷播種百穀以濟饑饉其報固當然哉

田敬仲

蘇秦欲連諸侯以拒秦此一時良算也公孫衍一說齊魏而蘇秦之約不能期年以壞衆志之不一其勢固難成哉然天方憫秦人謀雖善將有不能支者彼韓魏趙楚與秦壤地相接雖欲抗秦而干戈日至勢不可矣如燕齊負海前有四國之限燕弱不足言如齊之疆使與四國合從推其有餘以補不足時出而拒其並雖秦之暴亦

蘇秦卷四

安能遂滅諸侯乎然威宣方以其力攻伐諸侯諒伊不親晉王取宋破燕求逞其欲不暇及遠而王建媿安自守使倖秦之見容與五國相隨而亡豈非天哉然吾觀六國之亡其無一人可以守國者楚考烈王死李園專國負芻與王猶爭立僅能自定而秦兵至趙王遷信讒以誅李牧魏景湣王用秦間以廢信陵韓王安制於韓肥燕丹私怨始皇欲以刺客斃秦雖使秦寇不作其勢亦不能久安矣而况秦乘其弊乎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四十九

秦一

秦人居諸侯之地而有萬乘之志侵辱六國斬伐天下不數十年之間而得志於海內至其後世再傳而遂亡劉季起於匹夫斬刈豪傑燹秦誅楚以有天下而其傳子孫數十世而不絕蓋秦漢之事其所以起者不同而所以取之者無以相遠也然劉項奮臂於閭閻之中率天下蠶起之兵西嚮以攻秦無一成之聚一夫之衆驅罷弊適成之人以求所非望得之則生失之則死以匹夫而圖天下其勢不得不疾戰以趨利是以百萬死求一生而不顧今秦擁千里之地而乘累世之業雖閉關而守之畜威養兵拊循士民而諸侯誰敢謀秦觀天下之變而後出兵以乘其弊天下夫誰敢抗而惠文武昭之君乃以萬乘之資而用匹夫所以圖天下之勢疾戰而不顧其後此宜

秦二

其能以取天下而亦能以亡之也夫劉項之勢天下皆非吾有起於草莽之中因亂而爭之故雖驅天下之人以爭一旦之命而民猶有待於戡定以息肩於此故以疾戰定天下天下既安而下無背叛之志若夫六國之際諸侯各有分地而秦乃欲以力征疆服四海不愛先王之遺黎以為子孫之謀而竭其力以爭鄰國之利六國雖滅而秦民之心已散矣故秦之所以謀天下者匹夫特起之勢而非所以承祖宗之業以求其不失者也昔者嘗聞之周人之興數百年而後至於文武文武之際三分天下而有二然商之諸侯猶有所未服紂之衆未可以不擊而自解也故以文武之賢退而脩德以待其自潰誠以為後稷公劉太王王季勤勞不懈而後能至於此故其發之不可輕而用之有時也嗟夫秦人舉累世之資一用而不復惜其先王之澤已竭於取天下而尚欲求以為國亦已惑矣

三代聖人以道御天下動容貌出辭氣遠巡廟堂之上而諸侯承

四夷向風何其盛哉至其後世稍衰桓文迭興而維持之要之以盟會齊之以征伐既已畢矣然春秋之後吳越放恣繼之以田常三晉之亂天下遂為戰國君臣之間非詐不言非力不用相與為盜跖之行猶恐不勝雖桓文之事且不試矣而况於文武成康之舊歟秦起於西陲與戎狄雜居本以疆土富國為上其先襄公最賢詩人稱之然其所以為國者亦猶是耳詩曰蕞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夫蕞葭之方盛也蒼蒼其強勁而不適於用至於白露凝晨為霜然後堅成可施於人今夫襄公以耕戰自力而不知以禮義終成之豈不蒼然感哉然而君子以為未成故其後世徂於為利而不知義至於商君厲之以法風俗日惡鄙詐猛暴甚於六國卒以此勝天下秦之君臣以為非是無足以服人矣當是時諸侯大者連地數千里帶甲數十萬雖使齊威晉文假仁義挾天子以令之其勢將不能行惟得至誠之君子自脩而不爭如商周之先君庶幾可以服之孟子遊於齊梁以此千其君皆不能信以為詐謀商計之不能下

秦三

長戰勁弩之所不能克區區之仁義何足以致此然魏文侯當時之弱國也君王后齊之一婦人也魏文侯行仁義禮下賢者用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而秦人不敢加兵君王后用齊四十餘年事秦謹與諸侯信而齊亦未嘗受兵而况於力行仁義中心慘怛終身不懈而有不能勝者哉夫衣冠佩玉可以化疆暴淫居簡出可以却猛獸虛心寡欲可以懷鬼神孟子曰仁不可以為衆誠因秦之地用秦之民按兵自守脩德以來天下彼將襁負其子而至而誰與共亡惜乎其明不足以知之竭力以勝敵敵勝之後二世而亡其數有以取之矣

始皇

諸侯之興自生民始矣至始皇滅六國而五帝三代之諸侯掃地無復遺者非秦能滅諸侯而勢之隆汗極於此矣昔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傳商及周文武之間止千七百餘國夫人之必爭疆弱之必相吞滅此勢之必至者也彼非諸侯獨能自存聖賢之君時出而齊之是以強者不敢肆弱者有以自立蓋自禹五世而得少康

自少康十二世而得湯自湯八世而得太戊自太戊十三世而得武丁自武丁八世而得周文武當是時雖有疆暴諸侯不得以力加小弱然虞夏諸侯亡者已十八九矣自文武成康以來三十有三世獨一宣王能紀綱諸夏幽平以後諸侯放恣春秋之際存者百七十餘國而已雖齊威魯文迭興以會盟征伐持之而道德不足其身所攻滅蓋已多矣陵遲至於六國獨有宋衛中山泗上諸侯在耳地大兵彊皆務以詐力相傾雖使威文復生號令將有所不行非有盛德之君不足以懷之矣是以至於蕩滅無餘而後止秦雖欲復立諸侯豈可得哉而議者乃追咎李斯不師古始使秦孤立無援二世而亡蓋未之思歟夫商周之初雖封建功臣子弟而上古諸侯基布天下植根深固是以新故相維勢如犬牙數世之後皆為故國不可復動今秦已削平諸侯蕩然無復立錐之國雖使並建子弟而君民不親譬如措舟滄海之上大風一作漂卷而去與秦之郡縣何異且獨不見漢高祖武之事乎割裂海內以封諸子大者連城數十舉無根之人

三蘇文粹卷五

三

寄之萬民之上十數年之間隨即散滅不獲其用豈非惑於其名而未察其勢也哉古之聖人立法以御天下必觀其勢之所去不可以彊反今秦之郡縣豈非勢之自至也歟然秦得其勢而不免於滅亡蓋治天下在德不在勢誠能因勢以立法務德以扶勢未有不安且治者也使秦既一天下與民休息寬徭賦省刑罰黜奢滯崇儉約選任忠良放遠法吏而以郡縣治之雖與三代比隆可也

漢

古之聖人制為君臣之分天子以其一身立乎天下之上安受天下之奉已而不辭天下之人奇才壯士爭出其力以自盡於天子之下而無所逃遁此二者何為如此也天下之事固其賢者為之也仁人君子盡其心以制天下之事而無所不成武夫猛士竭其力以翦天下之暴亂而無所不定此其類非不智且勇也然而不得其君則其心常惴惴然曠四海而不能以自安功成事立蹇然反顧而莫之能受是以天下之賢才其才雖足以取之而常喜天下之有賢君者利

其有以受之也蓋古之人君收天下之英雄而不失其心故天下皆爭歸之而英雄之士因其君之資以用力於天下功成求得不取為背叛之操故上下相守而可以至於無窮惟其君臣相戾而不能以相用君以為無事乎其臣臣以為無事乎其君君無所用以至於天下之不親臣無以用之以至於愧辱而無所底麗而天下始大亂矣且彼不知夫天下之意也天下之人皆人臣也而誰能以相從惟其因天子之權而用之是以雖其比肩之人而莫敢抗彼見天下之莫吾抗也則以為天下之畏我而不知已之戴君之威而行也故或狃天下之畏已而反以求去其君其君既去而天下之人孰畏而不為變哉昔者西漢之衰王莽竊取其人君之權而執之以求取其天下方其執之而未取也天下不知其將取之是以仰首而奉其所為何者天下之心猶以為漢役之也至於天下在莽而其英雄之士遂起而共攻之不數年而莽以大敗何者天下不服無漢之王莽也其後東漢之亂獻帝奔走於草莽之中曹操出之以為帝王當是之時

三蘇文粹卷五

四

天下已無漢矣而唯曹氏之為聽然天下之英雄猶以為名皆起而爭之終曹公之身而不能以自安猶幸其當時之人皆知漢之天下已去而操收之也是以心服曹氏而安為之臣故孔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蓋天下之情居下而干其上之政者以為己之享其利也而不知天下之爭心皆將鬻然而不平是以其素所服者愈使則其失之也愈速何則其不平者眾也故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而三桓之子孫微矣嗚呼公室既微則三桓之子孫天下之所謂宜盛者也而終以衰弱而不振則夫君臣之分可知也已

高帝

高帝之入秦一戰於武關兵不血刃而至咸陽此天也非人也秦之亡也諸侯並起爭先入關秦遺章即出兵擊之秦雖無道而其兵方彊諸侯雖銳而皆烏合之眾其不敵秦明矣然諸侯皆起於群盜不

習兵執策籍郡縣狂於孟勝不知秦之未可攻也於是章邯一出而殺周章破陳涉降魏咎斃田儋兵鋒所至如摧狐兔皆不勞而定後乃與項梁遇苦戰再三然後破之卒雖死而秦之銳鋒亦累盡矣然邯以為楚地諸將不足復慮乃渡河北擊趙邯既北而秦國內空至是秦始可擊而高帝乘之此正兵法所謂避實而擊虛者蓋天命非人謀也項梁之死也楚懷王遣宋義項羽救趙羽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慍悍禍賊攻襄城襄城無雉類所遇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喻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誠得長者往無侵暴官可下卒不許項羽而遣沛公沛公方入關而項羽已至河北與章邯相持邯雖欲還兵救秦勢不得矣懷王之遣沛公固當然非即羽相持於河北沛公亦不能成功故曰此天命非人謀也

老子曰柔勝剛弱勝強漢文帝以柔御天下剛強者皆乘風而靡

柔御天下

佗稱號南越帝復其墳墓召貴其兄弟佗去帝號俯伏稱臣匈奴築教凌駕中國帝屈體遺書厚以縉絮雖未能調伏然其華之稱比武帝世十一二耳吳王濞包藏禍心稱病不朝帝賜之几杖濞無所發怒亂以不作使文帝尚在不出十年濞亦已老死則東南之亂無由起矣至帝不能忍用畫錯之計削諸侯地濞因之號召七國西向入關漢遣三十六將軍竭天下之力僅乃破之錯言諸侯疆大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世皆以其言為信吾以為不然誠如文帝忍而不削濞必未反遲延數歲之後變故不一徐因其變而為之備所以制之者固多術矣猛虎在山日食牛羊人不能堪何文而往刺之幸則虎斃不幸則人死其為害豈矣畫錯之計何以異此若能高其垣牆添其陷穽時伺而謹防之虎安能必為害此則文帝之所以備吳也嗚呼為天下慮患而使好名貪利小丈夫制之其不為畫錯者鮮矣

景帝

漢之賢君皆曰文景文帝寬仁大度有高帝之風景帝忌冠少恩無人君之量其實非文帝比也帝之為太子也吳王濞世子來朝與帝博而爭道帝怒以博局提殺之邊之叛逆勢激於此張釋之文帝之名臣也以劾奏之恨斥死淮南都通文帝之倖臣也以吮癰之怨困迫至死畫錯始與帝謀削諸侯帝遠衆而用之及七國反素盞一說請而斬之東市曾不之卹周亞夫為大將折吳楚之銳鋒不數月而平大難及其為相守正不阿惡其倖倖不屈遂以無罪殺之梁王武母弟也驕而從之幾致其死臨江王榮太子也以母失愛至使酷吏殺之其於君臣父子兄弟之際皆理而傷道者一至此原其所以能全身保國與文帝俱稱賢君者惟不改其恭儉故耳春秋之法弑君稱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然陳侯平國蔡侯般皆以無道弑而弑皆稱臣以為罪不及民故也如景帝之失道非一也而猶稱賢君豈非躬行恭儉罪不及民故耶此可以為不恭儉者戒也

武帝

三錄卷之三

天下利害不難知也士大夫心平而氣定高不為名所欺下不為利所休者類能知之人生於深宮其聞天下事至鮮矣知其一二不盡其二三見其利不觀其害而好名貪利之臣探其情而逢其惡則利害之實亂矣漢武帝即位三年年未二十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帝問大尉田蚡蚡曰越人相攻其常事耳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帝使嚴助難蚡曰特遠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故棄之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救尚何所憑帝詘蚡議而使助持節發會稽兵救之自是征南越伐朝鮮討西南夷兵革之禍加於四夷矣後一年匈奴請和親大行王恢請擊之御史大夫韓安國請許其和帝從安國議矣明年馬邑豪商驩固懷言匈奴初和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帝使公卿議之安國慨往反議甚苦帝從恢議使番嘗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覺之而去兵出無功自是匈奴犯邊終武帝無寧歲天下幾至大亂此二者田蚡韓安國皆知其非而迫於利口不能自伸武帝志求功名不究利害之實而遂從

之及其晚歲禍災並起外則黔首耗散內則骨肉相賊殺雖悔過自咎而事已不救矣然嚴助以交通淮南張湯論殺之王恢以不擊匈奴亦坐棄市二人皆罪不至死而不免大戮豈非首禍致罪天之所不赦故耶

昭帝

周成王以管蔡之言疑周公及遭風雷之變發金縢之書而後釋然知其非也漢昭帝聞燕王之語霍光懼不敢入帝召見光謂之曰燕王言將軍出都肄郎道稱蹕又擅調益幕府校尉二事屬耳燕王何自知之且將軍欲為非不待校尉左右聞者皆伏其明光由是獲安而燕王與上官皆敗故議者以為昭帝之賢過於成王然成王享國四十餘年治致刑措及其將崩命召公單公相康王臨死生之變其言琅然不亂昭帝享國十三年甫及冠功未見於天下其不及成王者亦遠矣天壽雖出於天然人事常參焉故吾以為成王之善考周公之功也昭帝之短折霍光之過也昔晉平公有豨豸醫和視

蘇文粹卷五

七

之曰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菑禍與而無咎焉必受其咎以此譏趙孟趙孟受之不辭而霍光何逃焉成王之幼也周公為師召公為保左右前後皆賢臣也雖以中人之資而起居飲食日與之接述其壯且老也志氣定矣其能安富貴易生死蓋無足怪者今昭帝所親信惟一霍光光雖忠信篤實而不學無術其所與共國事者惟一張安世所與斷幾事者惟一田延年士之通經術識義理者光不識也其後雖開久陰不雨之言而費夏侯勝感蒯瞶之事而賢傳不疑然終亦不任也使昭帝居深宮近嬖倖雖天資明斷而無以養之朝夕害之者衆矣而安能及遠乎人主不幸未嘗更事而履大位當得篤學深識之士日與之居示之以邪正曉之以是非觀之以治亂使之久而安之知類通達獨立而不反然後聽其自用而無害此大臣之職也不然小人先之悅之以聲色天馬縱之以馳騁田獵侈之以宮室器服志氣已亂然後入之以譏說變亂是非移易白黑紛然無

所不至小足以害其身而大足以亂天下大臣雖欲有言不可及矣語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故人必知道而後知愛身知愛身而後知愛人知愛人而後知保天下故吾論三宗享國長久皆學道之力至漢昭帝惜其有過人之明而莫能道之以學故重論之以此霍光之過也

哀帝

漢哀帝自諸侯為天子方其在國好禮節儉知成帝優家冢權奪於王氏及即位收攬威柄朝廷悚然庶幾於治既而傅太后侵侮王后僭竊名號始失天下心帝復寵任倖臣董賢位至三公富擬帝室雖欲貶損正氏而身既失德朝無名臣所以資之者多矣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二者帝皆失之其若王氏何方帝之朋也王太后召大司馬賢引見東箱問以喪事調度賢內受不能對免冠謝太后曰新都侯莽前以大司馬奉送先帝大行曉習故事吾今恭助君賢頓首甚恭既至使尚書劾免賢賢即日自殺

蘇文粹卷五

八

王氏代漢之禍實成於此昔高帝震疾有呂氏之憂高祖問以從事帝曰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王陵少慈可以助之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今為太尉及產祿之變王陵爭之於前平勃定之於後皆如高帝所慮文帝末年有七國之憂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可任將兵及吳楚之變亞夫為大將破之數月之間亦如文帝所慮今王氏之亂與呂氏七國等耳而哀帝無其人漢遂以亡非特天命蓋人謀也

光武上

人主之德在於知人其病在於多才知人而善用之若已有焉雖至於堯舜可也多才而自用雖有賢者無所復施則亦僅自立耳漢高帝謀事不如張良用兵不如韓信治國不如蕭何知此三人而用之不疑西破疆秦東伏項羽曾莫與抗者及天下既平政事一出於何法今講若畫一民安其生天下遂以無事又繼之以曹參終之以平勃至文景之際中外晏然凡此皆高帝知人之餘功也東漢光武才



借文武破尋邑取趙魏鞭笞群盜無遺策計其武功且若優於高帝然使當高帝之世與項羽為敵必有不能辦者及既震大位遷王莽篡奪之禍雖置三公而不付以事專任尚書以督文書總姦詐為賢政事察察下不能欺一時稱治然而異已者斥非識者幸享以一身任天下其智之所不見力之所不舉者多矣至於明帝任察愈甚故東漢之治寬厚樂易之風遠不及西漢賢士大夫立於其朝志不獲伸雖號稱治安皆其父子才志之所止君子不向也

尤武下

高帝舉天下後世之重屬之大臣大臣亦盡其心力以報之故呂氏之亂平勃得實力焉誅產祿立文帝若反覆手之易當是時大臣權任之盛風流相接至甲盾屠屠猶召辱亦過議斬亂錯而文學不以爲忤則高帝之用人其重如此孝武之後此風衰矣大臣用舍僅如僕隸武帝之老也將立少主知非大臣不可乃委任霍光霍光之權在諸臣右故能昭建宣天下莫敢異議至於宣帝雖明察有餘而性

全錄文粹卷平

九

本忌剋非張安世之謹畏陳萬年之順從鮮有能谷者張楊博蓋電繞害趙廣漢韓延壽悍然無懼恒之意高才之士側足而履其朝陵遲至於元成朝無重臣秦成王氏之禍故恭以斗筭之才濟之以欺固而士無一人敢指其非者光武之興雖入武之略足以鼓舞一世而不知用人之長以濟其所不足幸而子孫皆賢權在人主故其害不見及和帝幼少竇后擅朝竇憲兄弟恣橫殺都鄉侯暢於朝事發請擊匈奴以自贖及其成功又欲立北單于以植恩固位表安任隗皆以三公守義力爭而不能勝幸而憲以逆謀敗蓋光武不任大臣之積其弊乃見於此其後漢日以衰及其誅關顯立順帝功出於宦官黜清河王殺李固事成於外戚大臣皆無所與及其末流梁冀之害重天下不能容復假宦官以去之宦官之害極天下不能堪至召外兵以除之外兵既入而東漢之祚盡矣蓋光武不任大臣之禍勢極於此夫人君不能皆賢君有不能而屬之大臣朝廷之正也事出於正則其成多其敗少歷觀古今大臣任事而禍至於不測者必有

故也今畏忌大臣而使他人得乘其隙不在外戚必在宦官外戚宦官更相屠滅至以外兵繼之嗚呼殆哉

三國

天下皆法而獨勇則勇者勝皆闇而獨智則智者勝勇而遇勇則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則智者不足用也夫唯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難處起而難平蓋嘗聞之古者英雄之君其遇智勇也以不智不勇而後真智大勇乃可得而見也悲夫世之英雄其處於世亦有幸不幸耶漢高祖唐太宗是以智勇獨過天下而得之者也曹公孫劉是以智勇相遇而失之者也以智攻智以勇擊勇此譬如兩虎相掉齒牙氣力無以相勝其勢足以相擾而不足以相擊當此之時惜乎無有以漢高帝之事制之者也昔者項籍乘百戰百勝之威而執諸侯之柄咄咄叱咤奮其暴怒西向以逆高祖其勢飄忽震蕩如風雨之至天下之人以為遂無漢矣然高帝以其不智不勇之身橫塞其衝徘徊而不得進其頑鈍推魯足以爲笑於天下而卒

全錄文粹卷平

十

能摧折項氏而待其死此其故何也夫人之勇力用而不已則必有其耗竭而其智慮久而無成則亦必有所倦怠而不舉彼欲用其所長以制我於一時而我閉門而拒之使之失其所求遂巡求去而不能去而項籍固已備矣今夫曹公孫權劉備此三人者皆知以其才相取而未知以不才取人也世之言者曰孫不如曹而劉不如孫劉備唯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於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勝則亦已惑矣蓋劉備之才近似於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術昔高祖之所以自用其才者其道有三焉耳先據勢勝之地以示天下之形廣收信越出奇之將以自輔其所不逮有果銳剛猛之氣而不用以深折項籍猖狂之勢此三者三國之君其才皆無有能行之者獨有一劉備近之而未至其中猶有翹然自喜之心欲爲推魯而不能純欲爲果銳而不能達二者交戰於中而未有所定是故所爲而不成所欲而不遂棄天下而入巴蜀則非地也用諸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衝則非將也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

自將以攻人則是其氣不足尚也嗟夫方其奔走於三表之間困於  
占布而狼狽於荊州百敗而其志不折不可謂無高祖之風矣而終  
不知所以自用之方夫古之英雄唯漢高帝為不可及也夫

劉玄德

事固有當作而不可作者矣智者論其公私權其輕重而可否可決  
也蜀先主之於關羽名雖君臣而義則父子也先主入蜀而羽攻曹  
仁於荊州吳乘其敵羽以敗死先主欲為羽報讎義不可已也然吳  
蜀之於魏國小而兵弱本以漢季君臣之分締交相親與魏為敵則  
報讎之義其公且重者在魏也釋魏而事羽之怨則為失所先後矣  
先主之在白帝也吳之君臣懼而乞和若以讎魏之重悅而從之義  
無不可也先主念羽之厚拒而不許君臣之義則至矣至於奮不顧  
害兵敗而繼之以死忘兩國之大計而徇一夫之遺念則未為得矣  
諸葛孔明有言法孝直若在必能止君此行雖行亦必不至於敗然  
則明亦自以伐吳為失計也哉

孫仲謀

任人莫難於託國漢武帝因文景富庶之後虐用其民厚自奉泰正  
伐四夷幾喪天下逮其晚歲託國於霍光光知用兵之害罷均輸權  
酷與民休息而天下復安凡武帝之所以得稱賢君者惟用霍光故  
也蜀先主知嗣子之暗弱舉國而付之諸葛孔明孔明又廢李嚴楊  
儀接蔣琬費禕而授之政雖後主之不明而守國三十餘年君臣相  
安蜀人免於塗炭之患過於魏吳遠甚其異文帝方其孺任賢將抗斷  
中原費公憚之及其老也賢臣死略盡專諸葛恪之勁悍越眾而  
付以後事恪乘其用兵勞民之後繼起大役兵折於外既歸而不能  
自克將復肆志於僚友恪既以喪其軀而孫氏因之三世絕統吳越  
之民陷於炮烙之地國隨以亡彼以進取之資用進取之臣以微一  
時之功可且至於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而亦屬之斯人其勢必  
莫是哉

三蘇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一  
穎濱先生

論

御天下有道休之以安動之以勞使之安居而能勤逸處而能憂其  
君子周旋揖讓不失其節而能耕田射御以自致其力平居習為勉  
疆而去其惰傲厲精而日堅勞苦而日彊冠冕佩玉之人而不倨執  
天下之大勞夫是以天下之事舉皆無足為者而天下之匹夫亦無  
以求勝其上何者天下之亂蓋常起於上之所憚而不敢為天下之  
小人知其上之有所憚而不敢為則有以乘其間而致其上之所難  
夫其上之所難者豈非死傷戰鬪之患匹夫之所輕而士大夫之所  
不忍以其身試之者耶彼以死傷戰鬪之患邀我而我不能應則無  
怪乎天下之至於亂也故夫君子之於天下不見其所畏求使其所  
畏之不見是故事有所不辭而勞苦有所不憚昔者晉室之敗非天

孫仲謀

下之無君子也其君子皆有好善之心高談揖讓泊然冲虛而無憤  
慨感激之操大言無當不適於用而畏兵革之事天下之英雄知其  
所忌而竊乘之是以顛沛隨越而不能以自存且夫劉聰石勒王敦  
祖約此其姦詐雄武亦一世之豪也譬如山林之人生於草木之間  
大風烈日之所咻而雲霜饑饉之所勞苦其筋力骨節之所嘗試者  
亦已至矣而使王行王導之倫清談而當其衝此譬如千金之家居  
於高堂之上食肉飲酒不習寒暑之勞而欲以之捍禦山林之勇夫  
而求其成功此固姦雄之所樂攻而無難者也是以雖有賢人君子  
之才而無益於世雖有盡忠致命之意而不救於患難此其病起於  
自處太高而不習天下之辱事故富而不能勞貴而不能治蓋古之  
君子其治天下為其甚勞而不失其高食其甚美而不棄其糲使  
夫小人不知所以用其勇而其上不失為君子至於後世為其甚勞  
而不知以自復而為秦之疆食其甚美而無以自實而為晉之敗夫  
其勞者固非所以為安而其美者亦非所以自固此其所以喪天下



之故也哉

宣帝

世之說者曰司馬仲達之於魏則曹孟德之於漢也是不然二人智勇權略則同而所處則異漢自董卓之後內潰外叛獻帝奔走困踣之不暇帝王之勢盡矣獨其名在耳曹公假其名號以服天下擁而植之許昌建都邑征叛逆皆曹公也雖使終身奉獻帝率天下而朝之天下不歸漢而歸魏者十室而九矣曹公誠能安而俟之使天命自至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事紂何以加之惜其為義不終使獻帝不安於上義士憤怨於下雖荀文若猶不得其死此則曹公之過矣如司馬仲達則不然明帝之末曹氏之業固矣雖明帝以淫虐失眾曹爽以驕縱得罪而顛覆之形未見天下未叛魏也仲達因其隙而乘之拊其背而奪其成業事與曹公異矣漢武帝之老也託昭帝於霍光昭帝尚幼燕王蓋主有篡取之心上官桀桑羊助之此其禍急於曹爽霍光內斃燕蓋外誅桀羊擁護昭帝託無驕君之色

宣帝

及昭帝早喪國空無主迎立昌邑昌邑不令又援立宣帝柄在其手者屢矣然退就臣位不以自疑中外悉其本心亦無一人有異議者以仲達擬光執為得之耶然光猶不足道留先生將亡召諸葛孔明而告之曰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復語後主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後主之暗弱孔明之賢智蜀人知之矣使孔明有異志一搦手而定矣然外平微外肅夷內廢季平廖立旁觀觀與功成業定又付之蔣琬費禕奉一昏主三十餘年而無纖芥之隙此又霍光之所不能望也故人患不誠苟誠忠孝舜之於父母伊尹之於太甲終無間然者自仲達之後人臣受六尺之寄因而取之者多矣皆以地勢迫切置而不取則身必危國必亂至自比騎虎不可復下此亦自欺而已哉

武帝

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古今之正義也然堯廢丹未用舜而天下安帝乙廢微子立紂而商以亡古之人蓋有不得已而行

之者矣得已而巳不得已而巳之二者皆亂也子非未紂而廢

下之正義君子不忍也子如未紂而守天下之正義君子不為也漢高帝始謂惠帝仁弱欲廢之而立如意既而知人心之在大子也則寢廢立之議而用平勃平勃皆賢而權任均故惠帝雖沒產祿雖橫而漢立文帝漢室不病也武帝既老知燕王旦廣陵王胥之不可用也廢之而立少子任霍光金日磾上官桀桑羊以後事當是時昭帝之賢否未可知而四人枉直相半也幸而昭帝明哲霍光忠良桑羊雖欲為亂而不遂其後復廢昌邑立宣帝而朝廷晏然無患蓋人君不幸而立幼王當如二帝屬任賢臣乃免於亂此必執之勢也魏明帝疾篤而無子葉遂宗子而立齊王始欲輔以曹宇曹肇而侍臣劉放孫資不便宇肇之正勸帝易以司馬仲達曹爽齊王既非天上之望而爽又以庸才與仲達姦雄為對數年之間遂成篡弑之禍武帝親見此敗矣惠帝之不肖臣庶知之而奉制不怠思齊王攸之賢而恃慳慳之小惠以為可以消未然之憂獨有一汝南王亮而

宣帝

不早用舉社稷之重而付之楊駿至於一敗塗地無足怪也帝之出齊王也王運言於帝曰攸之於晉有姬旦之親若預聞朝政則腹心不貳之臣也國家之事君用后妃外親則有呂氏王氏之虞付之同姓至親又有吳楚七國之慮事任輕重所在未有不為害者也惟當任正道求忠良不可事事曲設疑防慮方來之患也若以智猜物雖親見疑至於疏遠亦安能自保乎人懷危懼非為安之理此最國家之深患也渾之言天下之至言也帝不能用而用王佑之計使太子母弟秦王東都督關中楚王瑋淮南王允並鎮守要害以視帝室然晉室之亂實成於八王吾嘗籌之如攸之親賢奪嫡之禍非其志也不幸至此天下所宗宗社之計猶有賴也如佑之計使子弟操兵以捍外患如梁孝王之禦吳楚尚可若變從中起而使人人握兵以救內難此與何進袁紹召丁原董卓以除宦官何異古人有言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如武帝之擇禍福可謂不審矣

七代

英雄之士能因天下之隙而遂成天下之勢天下之勢未有可以必成者也而英雄之士常因其隙而入於其間堅忍而不衰是以天下之勢遂成而不可解自晉以下者天下何其紛紛也疆者不能以相并而弱者不能以相服其德不足以相君臣而其兵不足以相吞滅天下大亂離而為南北北又自離而為東西其君臣又自相篡取而為七代至於隋而後合而為一蓋其間有餘年之中其賢君名臣累累而出者不為少矣然而南不能渡河以有此之民而北不能過江以侵南之地豈其百年之間南無間之足乘而北無隙之可入哉蓋亦其勢之有所不可者也七代之際天下常有變矣宋取之晉齊取之宋梁取之齊陳取之梁而周齊取之後魏此五篡者兵交而不解內亂而無救其間非小也而其四鄰拱手遠望而莫敢入蓋其取之者誠有以待之而不可以乘其倉卒也嗟夫北方之人其力不足以并南而南方之勢又固不可以爭衡於中國則七代之際天下將合之際也姚興既死而秦地大亂武帝舉江南之兵長驅以攻秦兵

三蘇文粹卷五十一

不勞而關中定此天下之一時也及夫劉穆之死關中未安帝不及煖兵不及息而奔走以防江南之亂留穆子存將以抗四方強悍之虜則夫天下之勢亦隨去之而已矣且夫孫權曹操之事足以見矣曹操之不能過江以攻孫權力有所未足也而孫權終莫肯求遠於中國蓋其志將以僥倖乎北方大亂然後奮而乘其弊而非以為其地之足以抗衡於中原也嗟夫使武帝既入關中而居之以鎮撫其人民南漕江淮之資西引巴漢之粟而內因關中之盛厲兵秣馬以問四方之罪矣當此之時天下可以指麾而遂定矣而何江南之足以不審夫吾心哉然而其事則不可不察也其心將有所取乎晉而恐夫人之反之於南是以其心憂懼顛倒而不見天下之勢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故夫有可以取天下之勢而不顧以求移其君而遂失之者宋武之罪也

宋武帝

東漢之衰曹公始踐五伯之迹挾天子以令諸侯其志本欲盡掃群

雄而後取漢耳既滅二表呂布劉表欲逐取江東而不克既破馬超韓遂欲并舉巴蜀而不果再屈於吳蜀而公亦老矣於是蓋昭遠九錫之讓幡然聽之而威文之業至此盡矣然方是時公在河朔而漢都許昌雖使主盟諸夏而不廢舊君上可以為周文王下亦不為威文公不能忍而甘心王莽九錫之事此荀文若之所以為恨也至司馬仲達父子其執勢蓋與公異矣擁兵天子之側固已不順既殺王凌牽諸葛誕非人臣矣又降劉禪服曹氏之不能服非貪其土地而利其人民也志亦在九錫耳雖欲復為威文尚可得乎宋武既誅桓氏收遺晉而封植之又克謙縱執慕容超逐虜循擒姚泓立四大功天下莫能抗然其志不在威文而在九錫亦已畢矣方帝之克長安也中原震恐元魏雖姚氏之昏姻而不敢救羗氏雖關中之唇齒而不敢爭此其智力有餘足以有為之時也若能因其兵勢據秦隴之形勝引吳越之饒富以經略中夏成曹公河朔之勢則五伯之功可冀顧所以用之何如耳然其兵未入秦而使傅亮南走建業發九

三蘇文粹卷五十一

錫之讓劉穆之死南方無復可託雖已入秦而無留秦之意舉千里之地付一孺子而去赫連勃勃乘之兵將死者過半狼狽而反僅乃得脫以帝之明非不知諸將之不足以保秦而志有所在不暇他慮矣悲夫以目前之利而棄百世之功有曹公削平之業而俯從司馬父子攘竊之陋此君子之所追恨也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泄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泄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古之為國必具此四者而後能成大功如武帝之用兵無敵於天下可以言知矣至其棄秦而歸以求九錫之淫名尚可以為仁乎惟其仁智不具故其功業止於是也

宋文帝

晉獻公殺其世子申生而立奚齊國人不服其大夫里克殺奚齊卓子而納惠公春秋皆以弑君書之矣惠公既立而殺里克以弑君之罪罪之春秋書曰晉殺其大夫里克稱人以殺殺有罪也稱國以殺殺無罪也里克弑君而以無罪書此春秋之微意也奚齊卓子之立

以淫破義雖已為君而晉人不君也既已為君則君臣之名正故里  
克為弑君而國人之所不君則勢必不免里克因國人之所欲廢而  
廢之因國人之所欲立而立之則里克之罪與宋華督齊崔杼異矣  
雖使上有明天子下有賢方伯里克之罪猶可議也惠公以弑得立  
而歸罪於克以自說於諸侯其義有不可矣然惠公殺克而肯內外  
之賂國人惡之敵人怨之兵敗於秦身死而子滅至其謀臣呂甥卻  
稱異芮皆以兵死蓋背理而傷義非獨人之所不予而天亦不予也  
宋武帝之亡也託國於徐羨之傅亮謝晦少帝失德三人議將廢之  
而其弟義真亦以輕動不任社稷乃先廢義真而後廢帝兄弟皆不  
得其死乃迎立文帝文帝既立三人疑懼羨之亮內秉朝政晦出鎮  
上流為自安之計自謂廢帝亂以安社稷不以賊遺君父無負於國  
矣然文帝藩國舊人王華孔審子王曇首皆凌上好進之人也惡羨  
之亮據其選路每以弑逆之禍激怒文帝帝遂決意誅之三人既死  
君臣自謂不世之功也是時審子已死華與曇首皆文不次封賞文

三蘇文粹卷第七

六

帝在位三十年其治江左稱首然元嘉三年始誅三人是歲皇子劭  
生劭既壯而為商臣之亂華審子之子孫無聞於世而曇首之子僧  
綽以才能任事亦并死於劭嗚呼天之報人不遠如此不然則惠公  
宋文帝禍發若合符契何哉謝晦將之荆州自疑不免以問蔡廓廓  
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昆而以  
北面挾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為難耳善夫蔡廓之  
言不學春秋而意與之合太史公有言為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  
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避變事而不知其  
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  
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其意皆以善為之而不知其義是以被  
之空言而不敢辭宋之君臣誠略通春秋則文帝必無惠公之禍徐  
傅謝三人必不受里克之誅悲夫

梁武帝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自五帝三王以形器治天

下導之以禮樂齊之以政刑道行於其間而民莫知也文武之後雖  
召公畢公之賢君子不以為知道者至春秋之際管仲晏子子產叔  
向之徒以仁義忠信成功於天下然其於道則已遠矣孔子出於周  
末收文武之遺而得堯舜之極其稱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管自謂  
我下學而上達者於其門人惟顏子曾子庶幾以道許之一時賢者  
若老子之明道其所以尊之者至矣史稱孔子既見老子退謂弟子  
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網游  
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網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雲氣而上天吾  
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體道而不嬰於物孔子至以龍比之然  
卒不與共斯世也於禮樂政刑而欲行道於世孔子固知其難哉東  
漢以來佛法始入中國其道與老子相出入皆易所謂形而上者而  
漢世士大夫不能明也魏晉以後略知之矣好之篤者則欲施之於  
世疾之深者則欲絕之於世二者皆非也老佛之道與吾道同而欲  
絕之老佛之教與吾教異而欲行之皆失之矣秦姚興區區一隅招

三蘇文粹卷第七

七

延緇耆譯經談少至者凡數千人而姚氏之亡曾不旋踵梁武繼之  
江南佛事前世所未嘗見至捨身為奴隸郊廟之祭不薦毛血父子  
皆陷於侯景而國隨以亡議者觀秦梁之敗則以佛法為不足賴矣  
後魏太武深信崔浩不信佛法勸帝斥去僧徒毀經壞寺既滅佛  
法而浩亦以非罪赤族唐武宗欲求長生徇道士之私夷佛滅僧不  
期年而以獄朋議者觀魏唐之禍則以佛法為不可恃矣二者皆見  
其一偏耳老佛之道非一人之私說也自有天地而有是道矣古之  
君子以之治氣養心其高不可嬰其潔不可溷天地神人皆將望而  
敬之聖人之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一用此道也老子曰天得  
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  
得一以為天下貞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廢神無以靈將  
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絕侯王無以貴高將恐廢  
道之物無所不在而尚可非乎雖然處君臣父子而以行道於  
世其弊必有不可勝言者誠以形器治天下導之以禮樂齊之以政

刑道行於其間而民不知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混然不見其際而天下化不亦周孔之遺意也哉

人之於物聽其自附而信其自去則人重而物輕人重而物輕則物之附人也堅物之所以去人分裂四出而不可禁者物重而人輕也古之聖人其取天下非其驅而來之也其守天下非其劫而留之也使天下自附不得已而為之長吾不役天下之利而天下自至夫是以去就之權在君而不在民是謂人重而物輕且夫吾之於人已求而得之則不若使之求我而後從之已守而固之則不若使之不忍去我而後與之故夫智者或可與取天下矣而不可與守天下守天下則必有大度者也何者非有大度之人則常恐天下之去我而以術留天下以術留天下而天下始去之矣昔者三代之君享國長遠後世莫能及然而亡國之暴未有如秦隋之速二世而亡者也夫秦隋之亡其弊果安在哉自周失其政諸侯用事而秦備得山西之地不過千里韓魏壓其衝楚齊其有燕趙伺其北而齊悼其東秦人被甲持兵七世而不得解寸攘尺取至始皇然後合而為一秦見其取天下若此其難也而以為不急持之則後世且復割裂以為敵國是以銷名城殺豪傑鑄鋒鏑以絕天下之望其所以備慮而固守之者甚密如此然而海內愁苦無聊莫有不忍去之意是以陳勝項籍因民之不服長呼起兵而山澤皆應由此觀之豈非其重失天下而防之太過之弊歟今夫隋文之世其亦見天下之久而不定而重失其定也蓋自東晉以來劉聰石勒慕容垂苻堅姚興赫連之徒紛紛而起者不可勝數至於元氏并吞滅略已盡矣而南方未服元氏自分而為周齊周并齊而授之隋隋又取梁滅陳而後天下為一彼亦見天下之久而不定也是以既得天下之眾而恐其失之享天下之樂而懼其不久立於萬民之上而常有猜防不安之心以為舉世之人皆將欲奪英雄割據之懷制為嚴法峻令以杜天下之變謀臣舊將皆懼而獨死於楊素之手以及於大故終於煬帝之際天下大

李善本卷五十一

八

亂塗地而莫之救由此觀之則夫隋之所以亡者無以異於秦也夫古之聖人備德以來天下天下之所為土就者莫不在我故其視失天下甚輕夫惟視失天下甚輕是故其心舒緩而其為政也寬寬者生於無憂而慘急者生於無聊耳昔嘗聞之周之興大王遊於岐而之人民扶老携幼而歸之岐山之下累粟而不絕喪夫其舊國而卒以大興及觀秦隋唯不忍失之而至於亡然後知聖人之為是寬緩不速之行者乃其所以深取天下者也

唐

天下之變常伏於其所偏重而不舉之處故內重則為內憂外重則為外患古者聚兵京師外無疆臣天下之事皆制於內當此之時請之內重內重之弊姦臣內擅而外無所忌臣夫橫行於四海而莫能禁其亂不起於左右之大臣則生於山林小民之英雄故夫天下之重不可使專在內也古者諸侯大國或數百里足以戰食足以守而其權足以生殺然後能使四夷盜賊之思不至於內天子之大臣有所畏忌而內患不作當此之時謂之外重外重之弊諸侯擁兵而內無以制由此觀之則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內而亦不可使在外也自周之衰齊晉秦楚餘地千里內不勝於其外以至於滅亡而不救秦人患其外之已重而至於此也於是收天下之兵而聚之關中夷滅其城池殺戮其豪傑使天下之命皆制於天子然至於二世之時陳勝吳廣大呼起兵而郡縣之吏孰視而走無敢誰何趙高擅權於內賄指如意雖李斯為相備五刑而死於道路其子李由守三川擁山河之固而不敢校也此二患者皆始於外之不足而無有以制之也至於漢興德素孤立之弊乃大封侯王而高帝之世反者九起其遺孽餘烈至於文景而為淮南濟北吳楚之亂於是武帝分裂諸侯以懲大國之禍而其後百年之間王莽遂得以奮其志於天下而劉氏之子孫無復甌越魏晉之世乃茲侵削諸侯四方微弱不復為亂而朝廷之權臣山林之匹夫常為天下之大患此數君者其所以制其內外輕重之際皆有以自取其亂而莫之或知也夫天下

李善本卷五十一

九

亂而朝廷之權臣山林之匹夫常為天下之大患此數君者其所以制其內外輕重之際皆有以自取其亂而莫之或知也夫天下

在內則爲內憂在外則爲外患而秦漢之間不求其勢之本末而更相懲戒以就一偏之利故其禍循環無窮而不可解也且夫天子之於天下非如婦人孺子之愛其所有也得天下而謹守之不忍以分於人此匹夫之所謂智也而不知其無成者未始不自不分始故夫聖人將有所大定於天下非外之有權臣則不足以鎮之也而後世之君乃欲去其爪牙翦其股肱而責其成功亦已過矣夫天下之勢內無重則無以威外之疆臣外無重則無以服內之大臣而絕盜民之心此二者其勢相持而後成而不可一輕者也昔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盡以分遠爲節度府而范陽朔方之軍皆帶甲十萬上足以制夷狄之難下足以備匹夫之亂內足以禁大臣之變而將帥之臣常不至於叛者內有重兵之勢以預制之也正觀之際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之衆而後能當關中之半然而朝廷之臣亦不至於乘隙間舉以邀大利者外有節度之權以破其心也故外之節度有周之諸侯外重之勢而易置從命得以擇

三蘇文粹卷五十一

十一

其賢不肖之才是以人君無征伐之勞而天下無世臣暴虐之患內之府兵有秦之關中內重之勢而左右謹飭莫敢爲不義之行是以上無逼奪之危下無誅絕之禍蓋周之諸侯內無府兵之感故陷於逆亂而不能以自止秦之關中外無節度之援故脅於大臣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無周秦之害形格勢禁內之不敢叛而外之不敢爲亂未有如唐制之得者也而天下之士不究利害之本末復以成敗之遺蹤而論計之得失徒見開元之後疆兵悍將皆爲天下之大患而遂以太宗之制爲猖狂不審之計夫論天下論其勝敗之形以定其法制之得失則不在窮其所由勝敗之處蓋天寶之際府兵四出萃於范陽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成趙魏是以祿山朱泚得至於京師而莫之能禁一亂塗地終於昭宗而天下卒無寧歲內之疆臣雖有輔國元振李澄士良之徒而卒不能制唐之命誅王涯殺劉潼自以爲感震四方然劉從諱爲之一言而震懼自斂不敢復肆其後崔昌遐備朱溫之兵以誅宦官去天下之監軍而無一人敢與

抗者由此觀之唐之衰其終在於外重而外重之弊起於府兵之在外非所謂制之失而後世之不用也

高祖

唐高祖起太原其謀發於太宗諸子不與也及克長安誅錮群盜天下爲一其功亦出於太宗蓋天心之所付乎人心之所歸向其在大宗者審矣至立太子高祖以長立建成建德成當之不辭於是兄弟疑間卒至大亂夫建成不足言也其咎在高祖其後武氏之亂廢中宗立睿宗以睿宗長子憲爲太子矣及中宗之後睿宗父子皆以王就第章氏之亂臨淄以兵入討睿宗踐阼而唐室復安又將以長立憲憲辭曰時平先長嫡國亂先有功不如此必且有難敢以死請睿宗從之而後臨淄之位定以太宗之賢而不免於爭奪玄宗之賢不逮太宗而晏然受命則憲之讓賢於人遠矣吾嘗論之高祖睿宗皆中主也其欲立長非專其私也以爲立嫡以長古今之正義也謂之正義而不敢違胡不考之前世乎太王捨太伯仲雍而立季歷文王捨伯邑考而立武王而周以之興誠天命之所在而吾無心焉亂何自生雖然太伯奔吳以避王季亦畏亂故爾廢長而立少雖聖賢猶難之憲與玄宗兄弟相安終身無間言焉蓋古今一人而已乎

三蘇文粹卷五十一

十一

唐太宗之賢自西漢以來一人而已任賢使能將相莫非其人恭儉節用天下幾至刑措自三代以下未見其比也然傳子至孫遭武氏之亂子孫爲戮不絕如綫後世推原其故而不得以吾觀之惜乎其未聞大道也哉昔堯昭王有疾卜之曰河爲祟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雖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及將死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王使問周史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祭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實諸股肱何益不殺不有大過天其天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亦弗祭孔子聞之曰堯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吾親太宗所爲其不知道者衆矣其能免乎貞觀之間天下既平征伐

太宗

親太宗所爲其不知道者衆矣其能免乎貞觀之間天下既平征伐

四夷滅突厥夷高昌殘吐谷渾兵出四克務勝而不知止最後魏征  
高麗大兵力爭不從僅而克之其賢於隋氏者幸一勝耳而常安為  
之原其意亦欲李當世高後世耳太子承乾既立十餘年復寵魏王  
泰使兄弟相係承乾既廢晉王嫡子也欲立泰而使異日傳位晉王  
疑不能決至引佩刀自刺大臣救之而止父子之間以愛故輕子奪  
至於如此帝嘗得秘識言唐後必中徵有女武代王以問李淳風欲  
求而殺之淳風曰其兆既已成在宮中矣天之所命不可去也徒使  
疑似之獄淫及無辜且自今已往四十年其人已老老則仁雖受終  
易姓必不能絕李氏若殺之復生壯者多殺而遲則子孫無遺類矣  
帝用其言而止然猶以疑似殺李君羨夫天命之不可易惟脩德或  
能已之而帝欲以殺人弭之難哉帝之老也將擇大臣以輔少主李  
勣起於布衣忠力勁果有節俠之氣并事李密及單雄信密敗不忍  
以其地求利密死不廢舊君之禮雄信將我以股肉嚼之使與俱死  
帝以是為可用疾革謂高宗爾於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即授以

三 蘇秦卷五

僕射高宗從之及廢王后立武昭儀召勣與長孫無忌諸遺謀計之  
勣稱疾不至帝曰皇后無子罪莫大於絕嗣將廢之遂良等不可也  
日勣見帝曰將立昭儀而顧命大臣皆以為不可今止矣勣曰此陛下  
家事不須問外人由此廢立之議遂定勣匹夫之使也以死徇人  
不以為難至於禮義之重社稷所由安危勣不知也而帝以為可以  
屬幼孤寄天下過矣且使勣信賢說國於父竭忠力以報其子可也  
何至父逐之子復之而後可哉據數以待臣下於義既已薄矣此  
皆不知道之過也苟不知道則凡所施於世必有逆天理失人心而  
不自知者故楚昭王惟知大道雖失國而必復太宗惟不知道雖天  
下既安且治而幾至於絕滅孔子之所以觀國者如此

玄宗憲宗

唐玄宗憲宗皆中興之主也玄宗繼中廢之亂政紊於內而外無藩  
鎮分裂之患約已任賢而直觀之治可復也憲宗承代德之弊政債  
於朝而畿甸之外皆為叛國將以求治則其勢允難雖然二君皆善

其如而不善其終所以失之者一道也齊威公用管仲隰朋九合諸  
侯一正天下為五伯首及管仲死用豎刁易牙身死不得葬五公子  
爭立伯業隨毀蓋中人可以上下此三君者皆中主耳方其起於憂  
患厄困之中知賢人之可任以排難則勉彊而從之然非其所安也  
及其禍難既平國家無事則其心之所安者佚樂所悅者諛佞也故  
禍發皆不旋踵若合符節晉太宗既平天下始任房元齡杜如晦魏  
徵終用長孫無忌岑文本褚遂良帝亦恭儉節用去冗官節浮費內  
無宮掖侈靡之奉旁無近幸賜予之失貞觀之治斯已過半矣侍書  
御史權萬紀嘗言宣饒部中鑿山治銀歲可取數百萬緡以佐國用  
帝怒罵曰吾所之忠言嘉謀有益於民者耳汝為御史不能進賢退  
不肖而誅吾以利豈謂我漢桓靈耶斥去不用於是士莫敢以利害  
者故房杜諸人得效其忠方以致貞觀之盛及玄宗初用姚崇宋璟  
盧懷慎蘇頌後用張說源乾曜張九齡憲宗初用杜黃裳李吉甫其  
增裴度李絳後用章貫之崔群雖未足以方房杜然皆一時名臣

三 蘇秦卷五

也故開元和之初其治庶幾於貞觀然玄宗方用宋璟而宇文融  
以括田幸遷至宰相後雖以公議罷去而思之不已謂宰相曰公等  
暴融惡朕已罪之矣然國用不足將奈何裴光庭等不能容融既死  
而不利者爭進韋堅楊慎矜王鉷日以益甚至揚國忠而聚斂極矣  
故天寶之亂海內分裂不可復合憲宗方平淮蔡裴度未及還朝而  
程昇皇甫鏞皆以利進度三上書極論不可帝以天下略平亦欲崇  
臺池宮觀以自娛樂昇鏞揣知其意數貢美財以順所欲故度卒逐  
去而昇鏞皆相不三年而禍發於宦官蓋玄宗在位歲久聚斂之害  
遍於天下故天下遂分憲宗之世其害未究故禍止於其身然方鎮  
之疆宦官之橫遂與唐相終始可不哀哉嗚呼太宗之恭儉所忍無  
幾耳而福至於不可勝盡玄憲之淫佚所獲無幾耳而禍至於不可  
勝言而世主終莫之悟覆車相尋不絕於世蓋未之思歟

五代

昔者商周之興始於稷契而至湯武凡數百年之間而後得志於天

下其成功其難而享天下之利至緩也然禁紂既滅收天下朝諸侯自處於天子之尊而下無不服之志誅一匹夫而天下遂定蓋其用力亦甚易而無勞也至於秦漢之際其英雄豪傑之士逐天下之利惟恐不及而開天下之業惟恐其後之也奮臂於大澤而天下之士雲合響應轉戰終日而辟地千里其取天下若此其無難也然天下已定君臣之分既明分裂海內以王諸將將以傳之無窮百世而不變而數歲之間功臣大國反者如蠅毛而起是何其取之之易而守之之難也若夫五代干戈之際其事雖不足道然觀其帝王起於匹夫鞭笞海內戰勝攻取而自梁以來不及百年天下五擅遠者不過數十歲其智慮曾不足以及其後世此亦甚可怪也蓋嘗聞之梁之亡其父子兄弟自相屠滅虐用其民而天下叛周之亡適遭聖人之興而不能自立此二者君子之所以不疑於其間也而後唐之莊宗明宗與晉漢之高祖皆以英武特異之姿據天下太半之地及其子孫材力智勇亦皆有以過人者然終以敗亂而不可解此其勢必

公孫孫卷五

古

有以自取之也蓋唐漢之亂始於功臣而晉之亂始於武狄皆以其易取天下之過也莊宗之亂晉高祖以兵趨夷門而後天下定於明宗後唐之亡匈奴破張達之兵而後天下定於晉匈奴之禍周高祖發南征之議而後天下定於漢故唐滅於晉晉亂於匈奴而漢亡於周蓋功臣有其創業之勲而匈奴恃其驅除之勞以要天子聽之則不可以久安而誅之則足以召天下之亂戮一功臣天下遂並起而軋之矣故唐奪晉高祖之權而亡晉絕匈奴之和親而滅漢誅揚邠史肇而周人不服以及於禍彼其初無功臣無匈奴則不興而功臣匈奴卒起而滅之故古之聖人有可以取天下之資而不用有可以乘天下之勢而不顧撫循其民以待天下之自至此非以為苟仁而已矣誠以為天下之不可以易取也欲求天下而求之於易故凡事之可以就天下者無所不為也無所不為而就天下天下既安而不之改則非長久之計也改之而不顧此必有以忤天下之心者矣昔者晉獻公既沒公子重耳在翟里克殺奚齊卓子而召重耳重耳不

敢入秦伯使公子絳往平且告以晉國之亂將有所立於公下重耳再拜而辭亦不敢當也至於夷吾聞召而起以汾陽之田百萬命里克以負秦之田七十萬命本鄭而奉秦以河外列城五及其既入而背內外之賂殺里克平鄭而發兵以絕秦兵敗身虜不復其國而後文公徐起而收之大臣援之於內而秦楚推之於外既反而霸於諸侯唯其不求入而人人之無賂於內外而其勢可以自入此所以反國而無後憂也其後劉季起於沛沛之間從天下武勇之士入關以誅暴秦降于嬰當此之時功冠諸侯其勢遂可以至於帝王此皆沛公之所自為而諸將不與也然至追項籍於圍陵身與諸將不至乃捐數千里之地以與韓信彭越而此兩人卒負其功背然而不可制故夫取天下不可以僥倖於一時之利僥倖於一時之利則必將有百歲不已之患此所謂不及遠也

三蘇先生文粹卷五十一

古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五十一



穎濱先生

論

蜀

匹夫匹婦天下之所易也武夫任俠天下之所畏也天下之人知夫至剛之不可屈而不知夫至柔之不可犯也是以天下之亂常至於漸深而莫之能止蓋其所畏者愈驕而不可制而其所易者不得志而思以為亂也秦晉之勇蜀漢之怯怯者豈犯禁而勇者輕為效天下之所知也當戰國之時秦晉之兵變弓而帶劍馳騁上下咄嗟叱咤蜀漢之士所不能當也然而天下既安秦晉之間豪民殺人以報仇讎推埋發冢以快其意而終不敢為大變也蜀人畏吏奉法俯首聽命而其匹夫小人竟有所不適輒起而為亂其故何也觀其平居無事盜入其室懼侮而不敢校此非有好亂難制之氣也然其弊常至於大亂而不可救則亦優柔不決之俗有以啓之耳今夫秦晉之

三蘇文粹卷五十二

民個儻而無所顧負力而傲其吏吏有不善而不能以有容也叫號紛呶奔走告訴以爭毫釐曲直之際而其甚者至有懷刃以賊其長吏以極其忿怒之節如是而已矣故夫秦晉之俗有一朝不測之怒而無終身戚戚不報之怨也若夫蜀人厚之而不能就犯之而不能報循循而無言忍詬而不驟發也至於其心有所不可復忍然後聚而為群盜散而為大亂以發其憤懣不洩之氣故雖秦晉之勇而其為亂也志近而禍淺蜀人之怯而其為變也怨深而禍大此其勇怯之勢必至於此而無足怪也是以天下之民惟無怨於其心怨而得償以快其怒則其為毒也猶可以少解惟其鬱鬱而無所洩則其為志也速而其毒深故必有大亂以發其怒而後息古者君子之治天下疆者有所不憚而弱者有所不侮蓋為是也昔曰無虐悍獨而畏高明詩曰不侮鰥寡不畏疆禦此言天下之匹夫匹婦其力不足以與敵而其智不足以與辯勝之不足以為武而徒使之怨以為亂故也嗟夫安得斯人者而與之論天下哉

燕趙

昔者三代之法使天下立學校而教民行鄉射飲酒之禮於歲之終田事既畢而會其鄉黨耆老設其饔豆酒食之薦而天子之大夫親為之行禮蓋以為田野之民裸裎其股肱而勞苦其筋力長幼雜作以趨一時之利習於鄙野之俗而不知孝悌之節頑嚚無耻不可告語而易與為亂是以因其休息而教之以禮使之有所不忘於其心故三代之民雖耕田荷任之賤其所為者甚鄙而其中必有所守其心甚朴而亦不至於無知以犯非義何者其上之人不以為鄙而不足教而其民亦喜於為善也至於後世之衰天下之民愚者不知君臣父子之義而天下之風俗日已敗亂今夫輕揚而剽悍好利而多變者吳楚之俗也勁勇而沉靜樵鈍而少文者燕趙之俗也以輕揚剽悍之人而有奸利多變之心無三代王者之化宜其起而為亂矣若夫北方燕趙之國其勁勇沉靜者可以義動而惟魯齊者可以信結也然而燕趙之間其民常至於自負其勇以為盜賊無以異

三蘇文粹卷五十二

於吳楚者何也其勁勇近於好亂而其樵魯近於無知上失其道而燕趙之良民不復見於當世而其暴戾之夫每每亂天子之治仲尼曰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故古之聖人止亂以義止盜以義使天下之人皆知父子君臣之義而誰與為亂哉昔者唐室之衰燕趙之人八十年之間百戰以奉賊臣竭力致死不顧敗亡以抗天下之兵而以為忠臣義士之所當然當此之時燕趙之士唯無義也故舉其忠誠專一之心而用之天下之至逆以拒天下之至順而不知其非也孟子曰無常產而有恒心者唯士為能若民則無常產因無恒心故僻邪侈無不為已故夫燕趙之地常苦夫士大夫之暴也

西南夷

古者九夷八蠻無大君長紛紛籍籍不相統制惟北狄之種常為大國以抗中原然蠻夷之俗種姓分別千人為部百家為黨見利則聚輕合易散族類不一其心終莫相愛故其兵利於疾戰而不利於運



久北狄之人綿地千里控弦百萬侯王君長通為一家人富盛蔓延山谷之間其心常有所陵重而不忍去故其兵利於持久而不利於疾戰此二者其大小之勢各有所便宜乎中國之所以待之者各有道也今夫北狄之人伏於陰山之下養兵休士又居而不戰此其志豈肯須臾忘中國也然其心以為戰而勝人猶不若不戰而屈人之兵戰而不勝民之死者未可知也故常大言虛喝而不進以謀弊中國蓋其所愛者愈大故其謀之愈深而發之愈緩以求其不失也若夫西戎南蠻西南夷之民悉其象庶尚不能當狄人之半而其酋長每每為亂不能自禁此誠無愛於其心而僥倖於一戰以用其烏合之衆而已故天驕夷之人擾邊求利其中非有大志者其類皆可謀來也愚嘗觀於西南徼外以臨蠻夷之衆求其所以為變之始而遂至於攻城郭殺人民縱橫放肆而不可救者其積之莫不有漸也夫蠻夷之民寧絕而不與通今邊鄙之上利其貨財而納之於市使邊民凌侮欺謾而奪其利長吏又以為擾民而不之禁窮志無聊

金瓶梅卷五十一

三

莫可告訴故其勢必至於解仇結盟攻剽踐殘之於鋒鏑之間而後其志得伸也嗟夫為吏如此亦見其不知本矣而關中戡吏民待之如中國之民彼尚誰所激怒而為此哉然事不窮乎不知而思乎人之不能用昔班超處西域數十年西破龜茲其後匈奴及將東歸或以為必有奇謀乃就問其計然其言止曰察則中魚不祥也成之士皆非忠臣孝子不可盡繩以法當是時莫不皆笑以為不足用然及西域之亂終亦以此故夫謀非必奇而後可用而在乎當否而已古者四夷皆置校尉而益州有蠻夷騎都尉以治其事使其疆者不能內侵而弱者不為中國之所侮蓋為是也

西戎

戎狄之俗畏服大種而輕中國戎疆則臣狄狄疆則臣戎戎狄皆弱而後中國可得而臣戎狄皆疆而後侵略之患不至於中國蓋一疆而一弱中國之患也彼其弱者不敢獨戰是以爭附疆國之餘威以趨利於中國而後無所懼疆者將弱國之兵湯然南下而無後反

顧之優然後乃敢專力於中國而不法此者以勢相從而不可間是以中國之士常不解甲而息也昔者冒頓老上之盛惟西戎之無疆國也故匈奴之人得以盡力而苦吾中國使西戎有武力戰勝之君則中國之禍將有所分而不專何者彼畏西戎之乘其後也故北狄疆則中國不得不厚西戎之君而西戎之君亦將自託於中國然而西戎非有疆力自負之國則其勢亦將折而入於匈奴惟其國大而好勇其君之意欲區區自立於一隅而不畏北狄之衆而後中國可得而用也然天下之人皆以為北方有疆悍不屈之匈奴而又重之以西戎之大國則中國不勝其因此何其不思之甚也夫戎狄之人惟其愚陋而多怨是故可與共憂也惟其疆狃而好勝是故可以激而壯也使之自相攻擊而不能相下則其勢必走於中國中國因而收之而其不服者乃可圖也然天下之議又將以為戎狄之俗不喜自相攻闢而喜擊中國之衆此其勢固不可得而合也愚亦以為不然夫四夷之所以喜攻中國者為夫吾兵之不能苦戰而錦繡金

金瓶梅卷五十一

四

王之所交會也今使吾兵精而食足據險阻明烽燧更士練習而不敢懈彼雖有壯騎無所施設則其利不在於攻中國堅坐而相守不出十年彼外無所掠虜將不忍而熱中將反而求以相詬以為起兵之名彼兵交於匈奴而怨結於中國則何以自固故中國舉而收之必將得其權心然天下之心常畏其疆而莫敢收之而使為北狄之用此何其不識戎狄之情也

北狄

北狄之民其性譬如禽獸便於射獵而習於馳騁生於斤鹵之地長於霜雪之野飲水食肉風雨飢渴之所不能困上下山坡筋力百倍輕死而樂戰故常以勇勝中國至於其所以擁護親戚休養生息畜牛馬長子孫安居佚樂而欲保其首領者蓋無以異於華人也而中國之士常憚其勇畏避而不敢犯種莖之民亦以此恐喝中國而奪之利此當今之所謂大患也昔者漢武之世匈奴絕和親攻富路塞天下震恐其後二十年之間漢兵深入不憚死亡捐命絕慕之北

以決勝負而匈奴孕重墮人畜疲弊不敢言戰何者勇士壯馬非中國之所無有而窮遠逐逐雖匈奴之衆亦終有所不安也故夫敵國之盛非鄰國之所深憂也要在休兵養士而集其勇氣使之不懼而已 方今天下之勢中國之民優游緩帶不識兵革之勞驕奢怠惰勇氣消耗而戎狄之賂又以百萬為計轉輸天下甘言厚禮以滿其不足之意使天下之士耳執所聞目習所見以為生民之命寄於其手故俯首染服莫敢抗拒凡中國勇健豪壯之氣索然無復存者矣夫戰勝之民勇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蓋所以戰者氣也所以不戰者氣之畜也戰而後守者氣之餘也古之不戰者養其氣而不傷今之士不戰而氣已盡矣此天下之所大憂也昔者六國之際秦人出兵於山東小戰則殺將大戰則割地兵之所至天下皆然諸侯猶帥其能散之兵合從以擊秦砥礪戰士激發其勇氣然趙卒死者四十萬公廉頗校合餘遺此摧粟腹西抗秦兵振而磨澤不自屈服故其民觀其上之所為日遠而不挫皆自奮怒以至死敵

全蘇先生文粹卷第五十二

五

其後秦人圍邯鄲梁王使將軍新垣衍如趙欲遂帝秦而與趙連慷慨發憤深以為不可蓋天下之士所為奮不顧身以抗強虎狼之秦者為非其君也而使諸侯從而帝之天下尚誰能出身以事非其君哉故魯仲連非徒惜夫帝秦之虛名而惜夫天下之勢有所不可也今籌秦夷狄無知之入交歡納幣以為兄弟之國秦之如驕子不取一觸其意此適足以壞天下義士之氣而長夷狄橫之勢耳愚以為秦兵而自重卓然特立不聽夷狄之妄求以為民望而全吾中國之氣如此數十年之間天下摧折之志復壯而此狄之勇非吾之所當畏也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五十二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五十三

穎濱先生

論

周公

伊尹既立太甲不明而放諸桐天下不以為不義武王既殛成王勿周公攝天子之位朝諸侯於明堂而召公不悅管叔蔡叔咸疑天下幾至於不可救二者其故何也太甲既立矣而不足以治天下則夫伊尹猶有以辭於後世也蓋周公之事並述無以異於伊尹然天下之人舉皆疑而不信此無足怪也何者天下未知夫成王之不明而周公攝則是周公未有以服天下之心而彊攝焉以為之上也且夫伊尹之攝其事有不得已而然耳太甲雖廢而伊尹夫敢有所復立以召天下之亂故寧以已攝焉而待夫太甲之自悔是以天下無疑乎其心今夫周公之際其勢未至於不得已也使成王拱手以居天下之上而周公為之佐以成王名號於天下而輔之以周公此所謂

全蘇先生文粹卷第五十三

一

其勢之未至於不得已者矣而周公不居則夫天下之謗是周公之所自取也然愚以為不然挾天子以令天下此諸葛孔明之事耳而周公豈不足以知之蓋夫人臣惟無執天子之權人臣而執天子之權則必有忠於其心而後可以自免於難何者人臣而用天子之事此天子之所忌也以一人之身上為天子之所忌而下為左右之大臣從而媒孽其短此古之忠臣所以盡心而不免於禍而世之姦雄之士所以動其無君之心而不顧者也使成王用事於天下而周公制其享奉之柄則愚恐成王有所不平於其心而管蔡之徒乘其隙而間之以至於亂也使成王有天子之虛名而不得制天下之政則愚恐周公有所不忍於其中報然其有不安之心也是以竊取而攝之使成王無與乎其間以破天下讒譖之謀而絕其爭權之心是以其後雖有管蔡之憂而天下不搆使其當時列於群臣之間方其危疑淺懼而未決也則愚恐周公之禍非居東之所能免而管蔡得志於天下成王將遂不立也嗚呼其思之遠哉

周公二

言周公之所以治周者莫詳於周禮然以吾觀之秦漢諸儒以意損益之者衆矣非周公之完書也何以言之周之西都今之關中也其東都今之洛陽也二都居北山之陽南山之陰其地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補不過千里古今一也而周禮王畿之大四方相距千里如畫基局近郊遠郊甸地稍地小都大都相距皆百里千里之方地實無所容之故其畿內遠近諸法類皆空言耳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一也書稱武王克商而反商政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故孟子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鄭子產亦云古之言封建者蓋若是而周禮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四百里諸伯三百里諸子二百里諸男百里與古說異鄭氏知其不可而為之說曰商爵三等武王增以子男其地猶因商之故周公斥大九州始其益之如周官之法於是千乘之賦自一成十里而出車一乘千乘而千成非公侯之國無以受

三蘇文粹卷五

二

之吾竊笑之武王封之周公大之其勢必有所并有所并必有所使一公之封而子男之國為之徙者十有六封數大國天下蓋據此書生之說而有國者不為也傳有之曰方里而井十井為乘故十里之邑而百乘百里之國而千乘千里之國而萬乘古之道也不然百乘之家為方百里萬乘之國為方數圻矣古無是也語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千乘雖古之大國而於衰周為小然孔子猶曰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然則雖衰周列國之疆家猶有不及五十里者矣韓氏羊古氏晉大夫也其家賦九縣長殺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謂一縣而百乘則可謂一縣而百里則不可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二也王畿之內公邑為井田鄉遂為溝洫此二者一夫而受田百畝五口而一夫為役百畝而稅之十一舉無異也然而井田自一井而上至於一同而方百里其所以通水之利者溝洫澮三溝洫之制乎於萬夫方三十二里有半其所以通水之利者遂溝澮澮川五利害同而法制異為地少而用力博此亦有國者之所不為

也楚為極焉司馬町原防井衍沃蓋平川廣澤可以為井者井之原阜隄防之間狹不可井則町之制以制廣狹多少之異井田溝洫蓋亦然耳非公邑必為井田而鄉遂必為溝洫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三也三者既不可信則凡周禮之詭異遠於人情者皆不足信也古之聖人因事立法以使人者有矣未有立法以彊人者也立法以彊人此迂儒之所以亂天下也

伯夷 叔齊

武王以大義伐商而伯夷叔齊亦以義非之二者不得而立而孔子與之何哉夫文武之王非其求而得之也天下從之雖欲免而不得紂之存亡不復為損益矣文王之置之知天命之不可先也武王之伐之知天命之不可後也然湯以克夏為慙而孔子謂武不盡善則伯夷之義豈可廢哉宋昭公以無道弑春秋雖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然齊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以不討賊稱人晉厲公為之會諸侯于扈以不討賊不叙明君臣之義不以無道而廢之也

三蘇文粹卷五

三

管仲

先君嘗言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以威公伯孔子稱其仁而不能止五公子之亂使威公死不得葬曰管仲蓋有以致此也哉管仲身有三歸威公內嬖如夫人者六人而不以為非此國適庶爭奪之禍所從起也然威公之老也管仲與威公為身後之計知諸子之必爭乃屬世子於宋襄公夫子之間乎使他人與焉智者蓋至此乎嗚呼三歸六嬖之害溺於淫慾而不能自克無已則人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四方且猶順之而况於家人乎傳曰管仲病且死威公問誰可使相者管仲曰知臣莫若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何如對曰倍親以近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何如對曰自官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威公不用其言卒近三子二年而禍作夫世未嘗無小人也君子以閭之則小人不能奮其智語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豈必人人而誅之管仲知小人之不可用而

無以禦之何益於事內既不能治身外復不能用人舉易世之憂而屬之宋襄公使禍既已成而後宋人以干戈正之嗚呼殆哉昔日先君之論云爾

管仲二

孔子稱管仲相威公九合諸侯不以兵重民到于今受其賜以仁許之至於干路稱其果而已曰仁則吾不知也然孟子以為子路曾子之所畏而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何哉夫管仲之所以為其國者至矣然其所以不若三代者蓋求而後得之非其有餘而自及之也孟子有言居下位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非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弗悅於親矣故人必先自信自信之餘而後親信之親信之餘而後友信之友信之餘而後君信之君信之餘而後能治民皆以其有餘及之未有不能誠身而能治民者也雖或能之民之報之也必粗夫于路自誠其身而為之矣而其功未嘗及民管仲其功足以及民矣

全蘇秦卷五

而其身未嘗自信也故三歸反坫子路之所不為而九合諸侯子路之所不能也由于子路之道惟其不成成則幸舜是也由管仲之道止於是而已矣此孔子所以取之而孟子之所以不予也

晏平仲

管子以威公伯然其家淫侈不能身蹈禮義晏子之為人勇於義篤於禮管子蓋有愧焉然晏子事靈莊景公皆庸君功業不足道使晏子而得君如管仲之於威公其所成就當與鄭子產比耳至於九合諸侯攘却戎狄未必能若管子也唐姚元崇宋瑋皆中興賢相然元崇好權利事武后立於群枉之中未嘗有一言犯之及事明皇帝時亦有所縱弛太廟棟毀巡遊東都以為無害至於宋瑋介潔持立於武后世排斥權倖身危者數矣其於明皇帝亦未嘗有取容之言故世常以元崇比管仲瑋比晏子或庶幾焉

柳下惠

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義不事武王而柳下惠降志辱身三

黜於魯而不去行若木炭之異而聖人皆取之者其心一也心苟不斂則伯夷必隘於狷柳下惠必隘於鄉原而孔子奚取焉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夫君子平治其心外累既盡至於不可加損人莫得而見也惟其出處語默應於外者不一而其中未嘗違仁然後知其為同耳然孔子之論此三人或謂之賢人或謂之仁人未嘗以聖人許之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歟蓋孔子之稱夷齊以為賢於當世之君子至於當世諸侯大夫則不能望其垣牆耳非以為堯舜等比也故其叙逸民亦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夫人而不能無可無不可而尚足以為聖人乎至孟子始謂伊尹伯夷柳下惠皆古之聖人與孔子異而世俗又從而廣其說曰此三人者皆聖人之趨時者也伊尹之後士多進而寡退故伯夷出而矯之伯夷

全蘇秦卷五

之後士多退而寡進故柳下惠出而矯之夫三代之風今世不得見矣春秋之際士方以功利為意執謂其多退而寡進也哉此皆妄言古人耳湯之稱伊尹曰聿求元聖與之勳力以與爾有眾請命伊尹之自稱亦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及孔子敘書皆不以為過謂之聖人或庶幾焉如伯夷柳下惠吾從孔子而已

曹子臧 吳季札

春秋之際世不知義而以權利為貴雖齊威晉文皆以爭國成名者也如子臧之於曹季子之於吳皆有可取之義棄而不顧而況於爭乎乎高子之義欲者其行事而子臧反國而致高事不復見季子事吳九十餘年觀其掛劍於墓不以死背其心葬于贏博不以恩累其志引兵避楚不以名害其德蓋其所以養心者至矣雖祿之天下將有所不受而况於吳乎彼其所養者誠勇故也

范文子

樂武子始用智范韓所至有功一不用文子幾不免死雖免死卒蒙  
弑君之惡嗚呼死生之於人亦大矣文子以死易亂而樂武子耻失  
諸侯不知兵之加其頸也其愚智蓋已遠矣趙文子與叔向遊於九  
原論晉大夫之賢者稱范武子遺文子夫武子文子吾未知其孰賢  
彼以死生取之是以遺文子歟

知楚趙武

齊威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其義多於晉文然威公歿而齊亂其後  
不能復伯文公子孫世為盟主二百餘年與春秋相終始其故何也  
雖襄公悼公之賢齊所無有然其所以保伯業而不失者則有在也  
伯者之盛非能用兵以服諸侯之難而能用兵以服諸侯之為難  
耳文公之後前有知楚後有趙武皆能用兵以服諸侯此晉之所  
以不失伯也悼公與楚爭鄭三合諸侯之師其勢足以舉鄭而卻楚  
晉之群臣中行偃藥墨之徒欲一戰以服楚者衆矣惟知楚為中軍  
將知用兵之難勝負之不可必三與楚遇皆遷延稽故不與之戰卒

六言蘇秦卷五

六

以敵楚而服鄭此則知楚不用兵之功也悼公死平公立平公非悼  
公比也然能屬任趙武武嘗與楚屈建合諸侯之大夫于宋以求弭  
兵趙武於此有仁人之心二焉方其未盟也屈建衷甲將以襲武武  
與叔向謀之叔向曰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人誰與之安能守其武  
從其言辛事而楚不敢動將盟晉楚爭先叔向又曰諸侯歸晉之德  
爾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武亦從而先之此二者非仁人不  
能何也人將衷甲以襲我我亦衷甲以待之此勢之所必至也不幸  
不勝無可言者雖幸而勝晉楚之禍必自是始晉為盟主常先諸侯  
矣晉未失諸侯而楚求先之若與之爭楚必不聽晉楚之禍亦必自  
是始然此二者皆人情之所不能忍也忍之近於弱不忍於強而  
武能忍之晉楚不爭而諸侯賴之故吾以為武有仁人之心二焉凡  
晉之所以不失諸侯而趙氏之所以卒興於晉者由此故也春秋書  
宋之盟實先晉而後楚孔子亦許之歟

叔向

樂子糾言於君無不從欲為叔向請以其同也棄而不應祁大夫老  
矣無位於朝以其覺也知其必為已言何其明哉不然晉楚之際亦  
多故矣同盟有衷甲之變交聘有司官之禍苟明不足以應之身受  
其辱而國被其患可勝言哉然平丘之會晉人不暇叙何詰之以禮  
威之以衆獲臂而仍之僅乃得之嗚呼殆哉彼不幸而仕於莒蓋  
不得已而然歟

鄭子產

子產為鄭不以禮法假人凜乎其不可犯也將死戒子太叔曰我死  
子必為政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如火烈人望而畏之  
鮮死水弱人狎而說之則多死故寬難子太叔為政不忍猛鄰國多  
盜然後悔之由此言之子產豈徒寬惠者哉然孔子之稱子產曰惠  
人又以為古之遺愛儒者由此意之故孟子言子產以乘車濟人於  
溱洧以為惠而不知為政甚者又曰子產猶衆人之母也食之而不  
能教也此皆非子產之實蓋惠而愛人無禮法以將之則有所不行

孫武 吳起

若子產則以禮法行惠者也孔子之說云爾

太史公為司馬遷傳言齊景公時晉伐阿鄆燕侵河上齊師敗績  
晏子薦穰苴景公拔以為將使龍庭監軍穰苴因其後期戮之  
三軍畏之為之用命遂以成功歸為大司馬大夫高國害之譖而殺  
之其言甚美世皆信之予以春秋左氏考之景公九年北燕伯款奔  
齊十二年公朝于晉請伐燕而納款十三年伐燕取賂而還十八年  
使高偃以兵納款于陽是歲公朝于晉投壺有言明年晉侯盟諸侯  
于平丘齊不欲盟晉人怒自是始款于晉而未絕也四十五年公盟  
鄭伯于鹹盟衛侯于沙始叛晉自是凡四伐晉蓋未有燕晉伐齊者  
也而戰國策稱司馬穰苴執政者也潘王殺之故大臣不附意者穰  
苴潘王之臣嘗為潘王却燕晉而戰國雜說妄以為景公時取事既  
不信故刪去穰苴而獨為孫武吳起立傳

伍子胥

任貞以父兄之怨被楚入郢鞭平王之墓世皆憐其志多其才然上不幸至此不足以言功名矣而直至鞭舊君以逞逆天而傷義卒以盡忠而喪其軀豈非天哉

范蠡

天下未嘗無智者也而難於擇君田豐陳宮其智皆足以制曹公而豐事袁紹官事呂布紹布不用其言而君臣皆亡此固無足言者如陸遜之於孫權高穎之於隋文言聽計從致君於王伯矣而收心一起二臣不得其死可不哀哉范蠡知勾踐可與共患難則為之滅吳以致其功知其不可與同安樂則棄之浮於江湖如去仇讎是以君臣免於惡名可不謂賢哉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五十三

蘇文粹卷五十三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五十四  
穎濱先生

論

商君

解牛之技耻於屠狗禦人之盜耻於穿窬衛鞅有帝王之術而肯以疆國之事說孝公平蓋鞅之志本於疆國而已恐孝公之不能用是以極言其上以要之耳鄭子華欲以鄭為市於齊管仲不受而諸侯歸之鞅欺公子卬以取魏河西利之所在無所復顧鞅而知帝王之術其肯為此哉古之制刑輕重必與事麗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故人雖死而無憾公鞅使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賦事末利及息而貧者舉為收斂刑之輕重豈復與事麗哉其後始皇之世有子而姦者有刑夫為寄獨者殺之無罪妻為逃嫁者子不得母法皆與情不應至於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其端皆自鞅發之然鞅之死

蘇秦

至於車裂而李斯之死至具五刑皆被赤族之禍天之報人豈誣也哉  
秦疆而諸侯游談之士為橫者易為功為從者難為力然而從成則諸侯利而秦病橫成則秦帝而諸侯虜要之二者皆出於權論而從為愈歟蘇秦本說秦為橫不合而激於燕趙甘心於其所難為之期年歃血於洹水之上可不謂能乎然口血未乾犀首一出而齊背盟從約皆破蓋諸侯異心譬如連雞不能俱棲勢固然矣而太史公以為約書入秦秦人為之閉函谷者十五年此說客之浮語而太史公信之過矣

張儀

戰國之為從橫者皆傾危反覆之士也然而汗賤無耻莫如張儀而其成功莫如儀之多儀之未信於楚也辭而之晉謂懷王曰王無求於晉國平王曰黃金珠璣犀象楚產也吾何求於晉儀曰王獨不好

色五周鄭之女粉白黛黑立於衢間不知而見者以為神也王獨不好色耳王悅寶之珠玉而遺之南后鄭袖聞而憂之奉之以千金信將行謂王曰天下關閉不通未知見日也願王觸臣中飲儀請王召所便習王召鄭袖儀見之跪請罪曰儀行天下未嘗見人如此其美也而儀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與后大喜而儀言得行儀之所以求用者其術至此所以言必信而功多也可不悲乎

樗里子 甘茂

蘇秦為諸侯弱秦而張儀為秦弱諸侯其說猶可言也如樗里疾公孫奭黨於韓甘茂黨於魏向壽黨於楚皆借秦之疆以搖動諸侯而成其私民生其間其受害可勝言乎今世雖無戰國相傾之勢然十居其間其以喜終成敗天下事者多矣人主誠能得其情其罪可勝誅乎

穰侯

秦誅商君逐穰侯君臣皆失之矣彼二子者知行而不知喪雖知能

蘇秦卷五十四

伯秦而不能免其身蓋無足言者而惠王以怨誅缺至誅以叛也昭王以逼遷母至出老母逐弱弟而不顧甚矣其少恩也彼公子度方欲報怨固不服為國慮矣而范雎欲毀人以自成而至於是可異也哉

白起

平嘗讀太史公白起傳秦之再攻邯鄲也起與范雎有怨稱病不行以亡其軀慨然歎曰起以武夫無所屈信而困於遊談之士使起馳驅一行兵未必敗而免於死矣及戰國策觀起自陳成敗之跡知邯鄲夫不可再攻而起非特以怨不行蓋為之流涕也趙充國西羌守便宜不肯奉詔出兵幸武賢雖兵出有功充國竟為漢官其非畏武賢怨之至骨雖不能塞充國而卒陷其子叩嗚呼循循而不阿自古而難之歟

王翦

王翦始皇議滅楚非六十萬不行子始疑其過及觀田單與趙合

論兵乃知老將之言不妄也趙以齊田單為相單語趙奢曰非五不說將軍之兵法所不服者將軍之用眾也帝王之兵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而後用之使民不得耕作糧食餽貨不可給也奢曰君非徒不達兵又不明時勢矣吳干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匝薄之往上而擊之則絕為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為百今以三萬之眾而應禮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類也且夫劍之為用無脊之厚則鋒不入無帶之薄則刃不斷無鈞單鐔須之便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今君無十萬二十萬之眾以為鈞單鐔須之便焉能以三萬行於天下乎古者四海漢國城大不過三百丈人雖多無過三千家則以三萬拒之足矣今取古萬國分為戰國七兵能具數十萬食能支數歲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君奈何以三萬擊攻之田單喟然歎息曰單未至也由此觀之攻千里之城毀百年之業不乘大陣非大衆不可彼夫機兩陣之間為一日成敗之計乃可以少擊眾耳

蘇秦卷五十四

孟嘗君

戰國以詐力相侵伐二百餘年兵出未嘗有名秦昭王欺楚懷王而囚之要之以割地諸侯孰視無敢以一言問秦者惟田文免相於秦幾不得脫歸而怨之乃借楚為名與韓魏伐秦兵至函谷秦人震恐割地以與韓魏僅乃得免自山東雖秦未有若此其壯者也夫兵宜為壯曲為老有名之兵誰能禦之使田文能奮其威則是役也亦可伯惜其聽蘇代之計臨函谷而無攻以求楚東國而出師之名素然以盡東國既不可得而懷王卒死於秦由此觀之秦惟不過威文是以橫行而莫之制耳豈有大義而屈於不義者哉

平原君

趙勝傾身下士以竊一時之聲可耳至於為國計慮勝不知也趙欲拒燕有廉頗趙奢不能用而割地與齊以借田單知單之賢而不知其不為趙用也及韓馮亭以上黨嫁禍於趙趙約明其不可而勝貪取之長平之禍成於勝一言此皆貴公子不知務之禍也乃欲使之



相危國拒驪秦難矣哉

魏公子

魏公子始用侯嬴之計盜兵符殺晉鄙而奪其重寶秦以全趙成威  
文之功矣然兄弟自是相失十年不敢還魏幾無以安其身殆哉其  
後秦兵攻魏無忌無還魏之心毛薛甚之魏然而歸合諸侯破秦軍  
使宗廟復安兄弟如故然後得名因以立於世蓋無忌之名發於侯  
生而全於毛薛侯生之奇毛薛之正廢一不可而正之所全者多矣

春申君

黃歇相楚王患王無子而以已子益為其後雖使聽朱英殺李園終  
擅楚國亦將不免大谷何以言之秦楚立國僅十歲矣無功於民而  
獲難於天以不韋歇陰亂其嗣而與之俱斃豈區區朱英所能為  
哉不然以黃歇之智而朱英之言獨無弊於中乎

范雎 蔡澤

范雎相秦其所以利秦者少而害秦者多以魏冉之草心其舊款而  
逐之可也而并逐宣太后使昭王以子絕母不已甚乎宣太后之於  
秦非有鄭武姜莊襄后之惡也鄭武姜莊襄后猶不可絕而冉勇絕  
之獨不媿穎考叔茅焦乎及唯任秦事殺白起而用王稽鄭安平使  
民怨於內兵折於外曾不若魏冉之一二以子觀之范雎蔡澤自為  
身謀取卿相可耳未見有益於秦也

全蘇文粹卷五十四

四

梁惠王拔趙邯鄲而齊宣王敗之馬陵虜其太子申齊湣王滅宋而  
五國伐齊湣王出死於莒何者無德而有功諸侯之所共疾兵之招  
也故非有功之難而有以保其功之難耳樂毅為燕合諸侯破齊殺  
湣王齊全齊之富而歸之燕齊齊五年下齊七十餘城惟莒即墨未  
服兵久於外而燕人無怨心諸侯無異議其所以鎮撫內外必有道  
矣湣王之暴神人之所共棄而伐齊之種諸侯之所共有此固殺之  
本計歟至與莒即墨相持四單拒之五年而不決此非戰之罪勇智  
相敵勢固然耳廉頗拒王傲於長平司馬懿拒諸葛亮於岐山智均

樂毅

力敵雖有小負莫肯先決而要之以久使毅不遭惠王之險以燕齊  
之衆而臨二城磨以歲月雖田單之智將何能為乎其勢如燕將之  
守聊愈久而愈困耳至夏侯玄不達兵勢以謂毅不下一城將以成  
王者之業此書生之論非其實也

廉頗 李牧

廉頗如非戰國之士也以死行義不屈於彊秦以禮為國不較於廉  
頗其處剛柔進退之際頗頗學道者使居平世可以為大臣矣非戰  
國之士也廉頗李牧皆以將亡之趙抗方興之秦其為力艱矣卒以  
用捨為趙之存亡趙能用之而不能終悲夫

田單

樂毅以全燕之兵兼疆齊之衆棲田單於即墨諸侯之救不至使天  
詐燕昭王不死樂毅不亡田單雖智要之歲月兵殘食盡齊之亡可  
立而待也然單兵不滿萬人堅守二城以抗百倍之師相持五年而  
無可乘之際遷延稽故以須天命之復可不謂智過人哉

三蘇雜卷五十四

五

屈原

漢實誼為長沙傳迨汨羅為賦以弔屈原曰歷九州而相君何必廉  
此故都誼之言或一道也而非原志原楚同姓不忍棄其君而之四  
方而誼教之以孔子孟軻屢聘諸侯以求行道勢必不從矣柳下惠  
為上師三黜而不去曰直道而事人何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  
必去父母之邦惜乎屈原廉直而不知道殉節以死然後為快此所  
以未合於聖人耳使原如柳下惠用之則行捨之則藏終身於楚優  
游以卒歲與幾乎其志也哉

廉頗

游說之士皆歷試諸侯以左右其利獨虞卿始終事趙專持從說  
其言則後可考無翻覆之病觀其赴魏齊之急拍相印棄萬戶侯而  
不顧此固義俠之士非說客也哉然大史公記虞卿與趙謀事皆秦  
破長平後而卿為魏齊棄相印走大梁則前此失意者魏齊死卿自  
梁還復相趙而六史公失不言之耳



魯仲連

戰國游說之士非從即橫說行交合而寵祿附之故士不厭詭詐爭走於利魯仲連辯過秦儀氣凌駭行而從橫之利不入於口因事放言切中機會排難解紛如决清隄不終日而成功逃避爵賞脫屣而去戰國以來一人而已矣

呂不韋

戰國惟秦楚燕為故國取之非逆而守之則暴矣若三晉及齊皆以篡奪得之所以取守者皆非義也天方厭亂欲假手於秦而秦亦淫虐無以受之於是不韋乘機納妾於子楚以亂其後六國未亡而嬴氏已先亡矣及至二世屠戮諸公子殆盡而後授首於劉項老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失不觀其微孰知其故哉

李斯

始皇以詐力兼天下志得意滿諱聞過失李斯燔詩書誦功德以成其氣至其晚節不可告語若老太子在外履危亂之機而取以

三蘇文粹卷五十四

六

言合其父子之親者雖始皇之暴非斯養之不至此也及其事二世世知趙高之姦復偷合取容使高勢已成天下已亂乃欲力謀不亦晚乎至於國破家滅非不幸也

蒙恬

蒙氏為秦吞滅諸侯其所殘暴多矣子孫以無罪殺死此天意也恬以長城之役竭民力斷地脈自知當死而殺以忠信事上自許無罪死而不厭夫偷合取容於亞李斯此其所以不免者哉然始皇病於琅邪使殺還禱山川至于沙丘而崩使殺尚從則趙高李斯廢適之謀殆不能發嗚呼天之所廢人謀固無所復施耶

扁鵲

子於趙世家則簡子之夢黜扁鵲之說以為為國不可以語怪及扁鵲列傳則具載其說曰世或有不足怪也蓋孔子作春秋非人事不書左氏所記鬼神變怪世所共傳者錄之無疑世有達者當辨此耳扁鵲見趙簡子齊威侯而中簡公之事據之在齊威侯之物而耳趙簡子在春秋之末齊威侯之後或疑其說之妄然戰國之

際薛亡矣而五當君稱薛公安知是薛無薛公者哉

刺客

專諸 豫讓 聶政 荆軻

周衰禮義不明而小人奮身以犯上相率以為賢孔子疾之齊約以衛司寇殺衛侯之兄執蔡公孫翻以大夫弑其君申春秋皆以盜書而不名所謂求名而不得者也太史公傳刺客凡五人皆豹翻之類耳而其稱之不容口失春秋之意矣獨豫讓為舊君報趙襄子有古復讎之義如荆軻刺秦始皇雖始皇以疆暴失天下心聞者快之要以盜賊乘人主不意法不可長也至曹沫之事予以左氏考之魯莊公十年沫始以謀干莊公公用之敗齊於長勺自是曾未嘗敗十三年而會齊侯于柯安得所謂三戰三敗沫以匕首劫齊威求侵地者哉始公羊高采異說載沫事於春秋其後戰國游士多稱沫以為口實而實非也莊公之禦齊沫問所以戰以小惠小信不足恃惟忠為可以戰沫蓋知義者也而肯以其身為刺客之用乎春秋宋楚盟於城下齊魯盟于夾谷皆以要盟不書書平及會而已使沫信以匕首劫威公得非要盟乎而春秋書公會齊侯盟于柯足以知其非要盟也是以削去曹沫而錄其四人然亦非所謂賢也

三蘇文粹卷五十四

七

滑稽

優孟 西門豹 淳于棼 優旃

太史公傳滑稽三人諸先生一人皆以優笑有益於事故并錄之然西門豹古循吏非滑稽者也特以止河伯娶婦事發於俳故巧而捷是以載之滑稽而實非也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五十四

論

鄧禹

鄧禹初以兵入關東勝獨克關輔響震是時赤眉方入長安諸將莫  
傑皆勸禹徑乘其亂禹曰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  
轉饋之資亦有新拔長安財富兵銳未易當也盜賊群居無終日之  
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非能堅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  
希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變乃可圖也於是引  
兵北屯栒邑光武聞之救禹以時進討禹因執前意磐桓不進明年  
赤眉西走扶風禹乃入長安謁高廟收十一帝神主然卒不能定  
關中無功而歸蓋赤眉之亂光武欲急攻之禹欲緩取之議者見禹  
之敗因以禹為失計吾以為不然赤眉方疆急之實難緩之為得速  
其自敗西走扶風而禹乘之猶能選兵取禹而况其未走也哉如光

武之計蓋不知赤眉方疆而禹兵力不足若審知如此聽禹堅守北

道時出撓之而使別將挾持其東東西蹙之靡以歲月而赤眉成擒  
矣禹之敗而西歸也與馮異相遇要與共攻亦曾與日異與賊相遇  
且數十日雖屢獲雄將餘衆尚多可稍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  
上今使諸將屯池也要其東而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全計也禹  
又不從而敗由此觀之禹本計不失而帝不能用禹亦迫於君命不  
能自固耳

隗囂

智者為國知所去就大義既定雖有得失不為害也隗囂初據壘城  
謙恭下士豪傑歸之刑政脩舉兵甲富盛一時竊據之中有賢將之  
風矣然聖公乘王莽之敗擁衆入關君臣貪暴不改盜賊之舊敗工  
之勢匹夫匹婦皆知之矣而囂舉大兵東手稱臣遠方望之言固諸  
父於死地僅以身免及光武自河北入洛政修民附賢士滿朝群盜  
十去六七而囂懲既往之禍方擁兵自固為六國之計謀臣去之義

士笑之而與王元王捷二人以死守之始從聖公而不疑終背  
光武而不悔去就之計無一得者至於殺身亡國蓋不足怪也劉表  
專制荊州士廣民衆勢重於天下曹公與表相拒於官渡一人皆  
求助於表表方晏然自守一無所與韓嵩說表曰兩雄相持天下之  
重在於將軍果欲有為起乘其弊可也如其不然則將擇其所宜從  
豈可擁甲十萬坐觀成敗求援而不能救見賢而不肯歸此兩怨必  
集於將軍恐不得中立矣表猶豫不能用卒為曹公所并隗囂劉表  
雍容風議皆有長者之舉然其敗也皆以去就不明失之不如張魯  
之庸敗亡之餘知所歸往猶能保其後嗣兵法有之知彼知己百戰  
不殆知彼而不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輒殆夫惟知彼  
知已而後知所去就哉

陳蕃

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於國將  
擊必匿其形非以智御物而事不得不爾謀未發而使人知之未有

不殆者也陳蕃將與實武共誅宦官蕃自謂外從人望內有德於實

后事無不克乃先事露章曰臣聞言不直而行不正則為欺乎夫而  
負乎人危言極意則群凶反目禍不旋踵鈞此二者臣寧得禍不忍  
欺天今臣過路詢言侯覽曹節公乘斯王甫鄭璉等與趙夫人謀  
女尚書亂天下若不急誅必生變亂願覆社稷願出臣章宣示左  
右今諸卿知臣疾之太后不從聞者莫不震恐謀未及發曹節等矯  
詔殺之時蕃七十餘矣聞難作將官屬門生八十餘人拔刃入承明  
門撲擊大呼適遇王甫甫收殺之嗚呼天之將亡漢耶蕃一朝老臣  
名重天下而猖狂寒慮乃與未嘗更事者比幾乎暴虎馮河死而無  
悔者斯豈孔子所謂賢哉

李固

孔子謂顏子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用而不行則何  
以利人舍而不藏則何以保身聖人之於天下理極於是而已陳靈  
公與其大夫孔宰儀行父宣淫於朝洩谷疆諫以死春秋書之曰陳

殺其大夫洩治君雖無道而陳治亦名以為無益於事而害其身君子不為也李固立於順桓之間內無愧於其心外無負於其入東漢名臣如固一人耳然事有可恨者冲帝之亡也固欲立清河王蒜梁冀不從而立廢帝廢帝之亡也固復以清河王為請與胡廣同謀廣戒懼而中廢帝獨與狂奢爭之冀積怒憤策免固而立桓帝其後歲餘劉文劉鮪謀立清河王蒜遂誣固與文鮪通謀殺之吾竊怪固為三公再欲立蒜而不克冀如豺狼疾之如仇雖獨一梁太后知其賢欲宥之而不能固雖貧立賢君存漢社稷勢必無成失一舉不中奉身而去得免於禍斯已幸矣再更大變固守前議遲遲不去以陷於大戮則固之死僅自取也不然如固之賢吾何問哉

荀彧

荀文若之於曹公則漢高帝之于房也董昭建九錫之議文若不欲曹公心不能平以致其死君子惜之或以為文若先識之未克或以為文若欲終致節於漢氏二者皆非文若之心也文若始從曹公於

六 漢文若卷五

東郡致其策略以推滅許雄固以帝王之業許之矣豈其將節復疑而不于哉方是時中原略定中外之望屬於曹公矣雖不加九錫天下不歸曹氏而將安往文若之意以為劫而取之則我有力爭之權人懷不忍之志徐而誅之我則無嫌而人亦無憾要之必得而免乎奪之罪此文若之本心也惜乎曹公志於速得不忍數年之頃以致文若之死九錫雖至而禪代之事卒于乃遂此則曹公之陋而非文若之過也

賈詡

曹公入荆州降劉琮欲順江東下以取孫氏賈詡言於公曰公昔破袁氏今收漢南威名遠聞兵勢盛矣若因舊楚之號以擊走士撫安百姓江東可以不勞而得也公不用其計以兵入吳境遂敗於赤磯夫詡之所以說曹公則李左車之所以說淮陰侯使乘破趙之勢傳檄以下燕者也方是時孫氏之據江東已三世夫國險而民附賢才為用諸葛孔明以為可與為援而不可圖而曹公以劉琮待之欲

一舉而下之難哉使公誠用詡言端坐荆州使辯士持尺書結好於吳吳知公無并吞之心雖未即降而其不以干戈相向者必也方是時劉玄德方以賓客借兵於吳吳既脩好於公其勢必不助劉而玄德固可感矣惜乎謀之不善荆州既不能守而孫劉皆奮執謂曹公之智而不知准陰侯哉其後公既降張魯下漢中劉騰勸公乘勝取蜀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附也今舉漢中蜀人震駭因其震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少緩之諸葛亮善治國而為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人既定憑險守要不可犯也公不從而反天下皆惜惟計之不用夫玄德之賢過於仲謀賈詡欲以文教懷仲謀而仲謀欲以虛聲下玄德其智蓋已遠矣彼曹公不用賈詡豈非以詡言為戒也哉春秋之際楚子重伐鄭晉欒武子救之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人以申息之師救蔡晉師皆欲戰智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謂武子曰吾來救鄭楚師不戰吾遂至於此既還戮矣然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若不能克為辱已甚不如還也遂全師而歸夫兵又於外狃於一勝而輕與敵遇我意彼奮敗常十九古之習於兵者蓋知之矣

賈詡二

用兵之難蓋有休於外而動者矣力之所及而義不可君子不為也義之所可而力不及君子不彊也魏文帝始受漢禪欲用兵吳蜀以問賈詡詡曰吳蜀雖最爾小國依阻山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群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帝不能用遂與江陵之役士卒多死是時帝始受禪欲以武功示四方會得幸勝未暇慮兵敗勢屈之辱也魏多謀臣蓋必有知之者矣然皆莫敢言詡能言之可謂不怵於外矣晉末符堅擁百萬之眾耻吳會之未服欲一舉下之而不知晉之無備謝安乘符堅之敗知中原之蕩析而不知江南之微弱勢必不能成大功故符堅至於失國而謝安至於喪師二人者皆耻不片

人林於外之患也

羊祜

善為國者以度其君可與共患難可與同安樂而後有為故功成而  
無後憂晉厲公與楚共王爭鄭晉人知楚有可乘之隙驪武子為政  
欲出兵擊之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范武子不欲請釋楚以為  
外懼武子不能用夫文子非苟自安者也厲公侈而多嬖寵諸大夫  
富而凌上國有大功則君臣不相安亂之所自生也既謀之不從出  
而遇楚猶欲避楚而歸既勝及國曰亂將作矣吾不可以俟使其祝  
宗析死逾年而厲公殺三卻立胥童藥書殺胥童厲公文子雖死  
而免於大難子孫與晉國相終始范武子越王勾踐反自會稽撫人  
民厲甲兵七年而殺吳王夫差歸未及國知越王之難與同安樂也  
扁舟去之卒免文種之戮若二子者可謂有先見之明矣范文子至  
於自殺范蠡至於逃亡而不顧何則所全者大也晉武帝既受魏禪  
中原富強群臣用命吳孫皓以淫虐失眾有亡國之憂晉人習於長

江之險以為未可取也

五

江之險以為未可取也羊祜為襄陽守知其不能久陳可取之計武  
帝納之祜又進王濬杜預以成滅吳之功後世皆稱其賢焉論祜  
巧於策吳而拙於謀晉何以言之武帝之為人好善而不擇人苟安  
而無遠慮雖賢人滿朝而真充苟勗之流以為腹心使吳尚在相持  
而不敢肆雖為賢君可也吳亡之後荒於女色蔽於庸乎疎賢臣近  
小人去武備崇藩國所以兆亡國之禍者不可勝數此則滅吳之所  
從致也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常亡故人  
常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祜不慮此而銳於滅吳其不若范文子遠  
矣或曰吳滅而晉亂此天命非人事也而羊祜何罪焉晉惠之曰為  
國當論人事使祜不為滅吳之計孫皓凶而死吳更立君則長江  
未可越也吳既不亡則晉之君臣履精不懈吳不滅而晉不亂也  
不猶愈於吳滅而晉亂乎祜之將死也武帝欲使卧護諸將祜曰滅  
吳不須臣自行但吳平之後當勞聖慮耳推祜此言蓋亦愛在平吳  
矣愛在平吳而勇於滅吳其不若范文子遠矣

王衍

聖人之所以御物者三道一也禮二也刑三也易曰形而上者謂之  
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禮與刑皆器也孔子主於居末內與門弟子言  
外與諸侯大夫言言及於道者蓋寡也非不能言謂道之不可以輕  
授人也蓋嘗言之矣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夫道以無為體而入於  
群有在仁而非仁在義而非義在禮而非禮在智而非智惟其非形  
器也故目不可以視而見耳不可以聽而知惟君子得之於心以之  
御物應變無方而不失其正則所謂時中也小人不知而竊其名與  
物相遇輒指理而徇欲則所謂無忌憚也故孔子不以道語人其所  
以語人者必以禮禮者器也而孔子必以敬人非吝之也蓋曰君子  
上達小人下達君子由禮以達其道而小人由禮以達其器由禮以  
達道則自得而不眩由禮以達器則有守而不狂此孔子之所以寡  
言道而言禮也若其下者視之以禮而不格然後待之以刑二者  
具而聖人之所以御物者盡矣三代已遠漢之儒者雖不聞道而猶

能守禮故在朝廷則危言在鄉黨則危行皆不失其正

六

能守禮故在朝廷則危言在鄉黨則危行皆不失其正至魏武始好  
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始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相棄不已而虛  
無放蕩之論盈於朝野何晏鄧騭導其源阮籍父子漲其流而王衍  
兄弟卒以亂天下要其終皆以齊邪佞成淫慾惡禮法之繩其後也  
故蔑棄禮法而以道自命天下小人便之君臣奢縱於上男女淫泆  
於下風俗大壞至於中原為墟而不悟王導謝安江東之賢臣也王  
導無禮於成帝而不知懼謝安作樂於期喪而不受教則廢禮慕道  
之俗然矣東晉以來天下學者分而為兩其南之簡約得其精華北  
方深蕪窮其枝葉至唐始以義疏道南北之異雖未開聖入之大道  
而形器之說備矣上自郊廟朝廷之儀下至冠昏喪祭之法何所不  
取於此然以其不言道也故學者小之於是捨之而求道宜其而不  
可得也則至於禮樂度數之間字書形聲之際無不指以為道之極  
然反而察其所以施於世者內則說諛以求進外則聚斂以求售  
端良聚斂合杜忠言之門闢邪說之路而皆以詩書文飾其為要

與王衍無異嗚呼世無孔孟使揚墨塞路而莫之闢吾則罪人爾矣

王導

西晉之士借通達以濟滯慾風俗既夷伏乘之遂喪中國相隨渡江而此風不改賢者知厭之矣而不勝其衆俗亂於下政弊於上而莫能正也東晉之不競由此故耳是時王導為相達於為國之體性本寬厚容衆人安之然生於衍澄之間不能免習俗之累喜通而疾介能彌縫一時之闕而無百年長久之計也更二大變幾亡亡國元帝之世王敦擁兵上流有無君之心劉隗刁協剛介狷淺見信於帝專以法繩公卿而深疾王氏恣橫敦遂起兵以誅君側為辭兵捕犯闕幸而敦死明既沒成帝幼弱庾亮輔政任法以裁物復夫人心蘇峻擅兵廬陽多納亡命專用威刑亮知峻必為亂以大司農召之衆人皆知不可而亮不聽遂與祖約連兵內向塗炭京邑此二黨者皆導之所不欲而隗亮不忍以速其變以隗亮為是耶敦峻之禍發不旋踵以導為是耶使人主終身舍垢何以為國魯自宣公政在

蘇秦卷五

七

季氏更三世至昭公不能忍將攻之子家羈曰捨民數世求以克事不可必也公不從而出隗亮之敗則昭公之衆也齊景公以會暴失民田氏以寬惠得衆公問於是與求所以救之嬰曰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歎曰善哉吾全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嬰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晏子知之而景公不能用田氏遂代呂氏蓋大家世族為患於其國常若心腹之疾必與人命相持為一攻之以毒藥劫之以鍼石病若不去命輒隨盡非良醫賢臣未易處也子產為鄭國小而偪族大多寵子產患之有事伯石賂以其邑子太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子太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以予之又使為卿以次已位鄭乃少安及其父而政成大人之忠險者從而予之泰侈

者因而弊之逐豐卷戮子哲鄭乃大治如導所為知昭伯石以全其始矣未知子忠儉整泰侈以成其終也以為賢於隗亮則可以論矣子子產則遠矣

祖述

敵國相圖必審於彼已將疆敵弱則利於進取將弱敵疆則利於自守遠此二者而求成功難矣東晉渡江以江淮為境中原雖屢有變而南兵不出出亦無功皆夷狄自相屠滅而已石勒之死也庾亮為北伐之計石虎之老也庾翼為徙鎮之役皆無成而死及符堅之敗謝安父子乘戰勝之威有席卷之意終以兵將奔潰無八寸之得其後宋文自謂富疆以兵挑元魏梁武志於并吞失信於高氏陳宣乘高氏之衰攘取淮南皆繼之以敗亡何者東西地薄兵脆將非命世之雄其勢固如此也方石虎之斃中原大亂晉人皆謂北方不足復平而恭讓獨以為憂或問其故讓曰夫能順天奉時濟六合於草昧若非上哲必由英豪度今諸人皆不辦此必將經營分裂疲人以逞

蘇秦卷五

八

才不副意徒使財單力竭終將何所至哉吾見韓魏東郭俱楚而已矣至哉此言實當時奸事者之病也自江南建國惟相溫東討慕容西征符堅兵鋒所及敵人震動及宋武破廣固陷長安所至蕩定有弭伐之風此二人者誠非常將也然相溫終以敗弼不能成大功宋武志在禪代未能定秦狼狽而反而况其下者乎惟晉元帝初定江南宋邊征伐祖述言於帝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藩王爭權自相誅滅遂使夷狄乘機毒流中原皆遺黎既被殘酷人有奮擊之志誠能奮威命將使若述等為之統主都國豪傑必有應者沉溺之士喜於來蘇庶幾國耻可雪也帝以述為豫州刺史使進屯淮陰述兵力甚弱乃鑄造兵器招合離散稍誅鉏叛漢復據譙然未嘗為深入計也石勒遣兵攻述述輒就破其幾每於兵間動身節用禮下賢後懷撫初附專以恩信接人不尚詐力故人爭為之用自黃河以南盡為晉土雖石勒之疆不敢以兵窺其境述毋華成畢勒使人修其墓復遣使通好且求互市述不答其使而許其市通南北

之皆多獲其利方將經略河北而帝使戴若思擁節直據其上迷快  
快不得志死蓋敵疆將弱能知自守之為利者惟此一入夫惟知自  
守之為進取而後可以言進取也哉

符堅

符堅王猛君臣相得以成伯功雖齊威管仲不能過也猛之將死也  
堅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吳越然正朔相承親仁善鄰國之實也  
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為圖鮮卑虜虜我之仇讐終為人患且漸除之  
以寧社稷言終而死堅不能用卒大舉伐晉敗于淝上歸未及國而  
慕容垂叛之既反國而姚萇叛之地分身死終斃於二人之手故後  
世皆多猛之賢而咎堅之不明吾嘗論之堅雖有羈者之略而懷無  
厭之心以天下不一為深耻雖滅燕定蜀并秦涼下西域而其貪未  
已兵革歲克而不知懼也晉雖微弱謝安相冲為之將相君臣相安  
民未思晉而欲以力取之稽之天道論之人情雖內無垂之學而  
堅之敗必不免矣然堅以夷狄之餘而有帝王之度其滅慕容姚也

蘇秦卷五

九

收二姓之子弟錄其才能而官使之布滿中外凡其舊臣無不疑者  
若以世俗言之則以漸除之如猛之計得矣若以帝王之事言之則  
堅之意未必過也大雅之稱文王曰殷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  
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厥作裸將常服  
繡厚文王用人其廣如此而堅何尤焉德雖不若文王而竊慕焉顧  
其所以處之如何耳文武既沒周公成王之際殷之遺孽猶與管蔡  
間周之隙曰予復反鄙我周邦故周公克殷改封微子于宋而遷其  
頑民於洛邑保釐東郊作多士而撫寧之所以慮其變者至矣至君  
陳畢公皆迭居成周而董師之故康王之命畢公曰周公茲廢頑民  
遷于洛邑靈圖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虛字一  
人以牽絲猶曰邦之安危惟茲殷士由此觀之文王之用人殷人豈苟  
然而已哉今堅蓄養豺虎于其腹心而貪心務勝不顧其後宜其弊  
於垂長也哉使堅信猛之策南結鄰好戰兵保境與民休息雖有垂  
其百人安能動之文王雖未可謂然亦非王猛之所及矣 卷終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五十六  
穎濱先生論

狄仁傑

母后臨朝據人君之地而私其親有志之士將欲正之常患不克謹  
呂后欲王諸呂王陵以高帝舊約爭之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  
皆之不可言雖直不見省陵幸而不死亦廢不用唐武后廢廢廢王  
立豫王豫王雖在位未嘗省天下事徐敬業為之起兵於外裴炎爭  
於內皆不旋踵為戮何者位尊權重臣下無所奈何勢必至此也  
惠帝之亡也陳平聽張辟疆計封王諸呂呂后安之故平與周勃得  
執將相之柄以伺其間後復聽陸賈交歡周勃將相之權不分故周  
勃得入此軍左袒一呼而呂氏以亡豫王既立武后輩人稱帝追尊  
祖考封王子弟戕殺天下豪俊志得氣滿以為武氏有泰山之安矣  
狄仁傑雖為宰相而未嘗一言及后欲以三思為太子訪之大臣仁

蘇秦卷五

傑乃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頃匈奴犯邊陛下使三思暴土逾月不  
及千人及使虜陵王不旬決得五萬人今欲立嗣非虜陵不可后怒  
罷議久之復召問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  
意者天以此徵陛下耶文皇帝身蹈鋒刃百戰以有天下傳之子孫  
先帝寢疾詔陛下監國陛下掩神器而取之十餘年矣又欲以三思  
為後且母子與姑姪孰親陛下立虜陵王則千秋萬歲血食於太廟  
三思立廟無附姑之禮后感悟即日遣徐茂伯迎虜陵王於房州而  
立之蓋王陵喪炎迎禍亂之鋒欲以一言折之故不廢則死陳平狄  
仁傑待其已衰而徐正之故身與國俱全惟呂后無子親止於姪故  
沒身而後廢武后有子母子之愛人情之所同故老而自復由此觀  
之陳狄之所以成功者皆以緩得之也然虜陵既立而張易之昌宗  
未去仁傑猶置之不問復接之張柬之俟其惡稔而後取豈以禍亂  
之根生於母子之間不如是則必至於毀傷故耶老氏有言將欲歛  
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

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勝剛弱勝強魚不可以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二公得之矣

姚崇

唐史官稱姚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宋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斯言固二人之所長也然應變者要不失正而後可孟子有言所惡於智者為其整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唐玄宗豪俊之君也而崇復以豪俊事之方其君臣遇合天下事迎刃而解若無足為者雖然以水濟水後將有不可食者開元四年天下大蝗民祭且拜之坐視食苗而不敢捕崇奏遣御史為捕蝗使分道殺蝗群臣多不以為然崇亦疑之而崇行之愈方蝗亦為息捕蝗雖古之道法然遇災而懼修德以答天變古之正道也崇置之不言而專以捕為事已可疑矣既而崇所親史趙誨以賊死崇懼遂政時帝將幸東都而太廟屋壞宰相宋璟蘇頌皆言三年喪未終不可巡幸壞屋之變天

蘇文孫卷五十六

戒也諸罷東巡修德以答至諫帝以問崇崇曰此符堅故殿也山有朽壤而崩木蠹而折理無足怪但壞與行會非緣行而壞也今關中無年餓餉勞弊出幸東都所以為人非為己也百司已戒供擬已具請車駕即東而還神主太極殿更作新廟此大孝也常用其言崇由此復相開元末帝在東都欲還長安裴耀卿等皆言京人場圃未畢須冬可還幸林甫獨曰二都本東西宮耳車駕往來何用待時假令妨農獨救所過租賦可也帝大悅即駕而西崇建東幸之計林甫獻西還之議其意同耳孰謂崇獨賢乎從崇之議使人君上不畏天威中不敬宗廟下不恤人言三者皆忠臣之所諫而崇居之不疑何哉其後崇既沒玄宗愈老愈憊羸瘠臣方任張九齡而廢太子瑛用牛仙客則聽李林甫方贊揚國忠而縱安祿山則用輔瑒琳專以適己為悅類崇有以啓之也故吾謂開元之治雖出於崇而天寶之亂亦崇之所自致此人臣之至戒也

宇文融

開元之初天下始脫中唐之亂玄宗厲精政事姚崇宋璟彌縫其躬而損其過庶幾貞觀之治矣在易天下雷行物與無妄開元之初無妄之世也無妄之為言無一不正之謂也君子之處此也亦全其大正而畧其小不正而已蓋詳其小必廢其大古語有之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量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故無妄之二日不耕獲不商畝則利有攸往其三曰無妄之災或擊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其五曰無妄之疾勿藥有喜夫必耕而後獲必畝而後畝小人之所謂無妄也而君子不然於義可獲不必其所耕也於道可會不必其所畝也然後無所不行今有失牛於此得之者行人也而責得於邑人其意亦以求無妄也而邑人罹其積故無妄之疾雖勿藥可也藥之其損或有甚於病者開元之初雖號富庶而戶口未嘗升降監察御史宇文融得其隙而論之請治籍外羨田逃戶命攝御史分行括實玄宗喜之朝臣莫敢言其非者惟陽翟尉皇甫憬戶部侍郎楊瑒以為籍外取稅百姓困弊得不償失而二人皆坐左遷

蘇文孫卷五十六

諸道所括凡得客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然州縣希旨多張虛數以正田為羨編戶為客歲終籍錢數百萬緡其名似足而實失民心淺言之則失在求詳深言之則失在貪利時帝方以其目之奉責得於人行之不疑於是群臣爭為張歛以迎侈心天寶之亂實始於此吾觀近世士大夫多有此病賢者不忍天下有小不平而欲平之小人僥倖其利以為進取之計故天下每每多弊宰相李沆近世之賢相也嘗言吾在朝廷十有餘年無功可紀惟四方之言利者未嘗有一施行持此聊以報國古之善言醫者患醫之難以為有病不服藥常得中醫蓋良醫不可必得而愚醫舉目皆是愚醫類能殺人而不服藥者未必死李公之言蓋類此也

陸贄

昔吾先君博觀古今議論而以陸贄為賢吾幼而讀其書其賢比漢賈誼而詳練過之贄始以從官事唐德宗老而為宰相從之出奔而與之反國彌縫其綱而濟其危亡比其老也功業定矣而卒斃於裴



延齡之手其故何也孔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常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常其德或承之蓋賢以有常之德而事德宗之無常以巫醫之明而治無常之疾是以承其蓋耳帝即位之初好名而貪功河朔三叛父子相襲三十年矣帝將以天下之力勝之田悅驚疑而起未嘗王武俊和之帝使馬燧李抱真李元三將往迎其鋒勝負之勢未決也帝急於成功復使李晟出禁衛之兵李懷光舉朔方之衆五將萃於魏郊而淮西李希烈乘間而起兵連禍結常賦所不能贖於是為之抽算筭間假貸商賈空內以事外關中已亂而帝不知也贊曰今兩河淮西為禍亂之首者獨四五凶人而已臣料其間必有旁遺註誤內畜危疑而計不能止者未必能處心積慮果於僭逆也而況脅從之黨乎陛下若能招懷以禮悔禍以誠使來者必安安者必久人知獲免則誰願復為惡者縱有野心難馴臣知從化者必過半矣帝猶意西師可以必克忽其言不用未幾而涇原叛卒之變起會皇避寇半年而歸帝亦老而厭兵矣於是行一切之政專以姑息澹養

三蘇文粹卷五十一

四

潘鎮凡節度使死將佐之得士心者皆就命留後雖以篡奪請命者亦如之宣武劉士寧以暴慢失衆其將李萬榮因其出敗閉門逐之帝將命以其位贊曰如士寧之惡萬榮而進之可也計而逐之可也惟伺隙而篡取其位則不可何者方鎮之臣事多專制欲加之罪誰無辭者若使傾奪之徒輒得其處則四方諸將無復安者矣且萬榮構亂之日諸郡守將固非其同謀也一城士衆亦未必皆其黨也方成敗逆順之勢交戰於中其肯指軀軀之同惡乎今若選命賢將降詔軍中撥萬榮撫定之功列加龍任褒將士輯睦之義例賜恩賞使衆知保安則誰肯復助其亂萬榮縱欲跋扈勢亦無所至矣帝方苟安無事竟亦不許由此觀之帝常持無常之心故前勇而後怯贊常持有常之心故勇怯各得其宜然其君臣之間異同至此雖欲上下相保不可得矣會昌中盧龍將連署帥臣最後張絳殺陳行恭宰相李德裕以為河朔請帥皆報下太速故軍得以安若稍緩之必且有變既而回鶻鳥介可汗擾天德塞軍使張仲武請以本軍擊之

德裕問知仲武可用言之武崇舉以為帥張絳既為其所殺而仲武遂以功名終德裕之謀則贊之故智也然帝之出也以陳京趙贊而贊之逐也以程昇裴延齡其禍皆出於贊欽之臣贊之賢非不知也帝歸自興元贊因事言曰齊威公自昔入齊伯業既成而管仲以不忘在官為戒衛獻公自齊還衛諸大夫逆諸境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逆於門者頷之而已戒心之易忘而驕心之易生齊衛之君陛下之著龜也贊言雖切而帝終不改吾以為使贊反國而為鴟夷子皮浮舟而去則其君臣之間超然無後患然後可以言智也哉

牛李

唐自憲宗以來士大夫黨附牛李好惡不本於義而從人以喜溫雖一時公卿將相未有傑然自立者也牛黨出於僧孺李黨出於德裕二人雖黨人之首然其實則當世之偉人也蓋僧孺以德量高而德裕以才氣勝德與才不同雖古人鮮能兼之者使二人各任其所長而不為黨則唐才之賢相也僧孺相玄宗幽州楊志誠運其將李載

三蘇文粹卷五十六

五

義帝召問計策僧孺曰是不足為朝廷憂也范陽自安史後不復係國家休戚前日劉總納土朝廷糜費且百萬終不能得斗粟入市以實天府俄復失之今志誠猶向載義也第付以節使俾其自便且自力不足以逆順治也帝曰吾初不計此公言是也因遣使慰撫之及武宗世陳行泰殺史元忠張絳復殺行泰以求帥德裕以為河朔命帥夫在太速使姦臣得計遷延久之擢用張仲武而絳自斃僧孺以無事為安而德裕以制勝為得此固二人之所以異較之德裕則優矣德裕節度劍南西川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降維州西南要地也是時方與吐蕃和親僧孺不可曰吐蕃綿地萬里失一維州不害其疆方今議和好而自違之中國禦戎守信為上應變次之彼若來責失信晉晉投馬射如川東襲汗隴不三日至咸陽雖得百維州何益帝從之使德裕反降者吐蕃族誅之德裕深以為恨雖議者亦不直僧孺然吐蕃自是不為邊患幾終唐世則僧孺之言非為私也帝方用李訓鄭注欲求奇功一日延英謂宰相公等亦有意於太平乎



何道致之僧孺曰臣待罪宰相不能康濟天下然太平亦無象今西  
夷不內侵百姓安生業私室無疆家上不墮蔽下不怨論雖未及全  
盛亦足為治矣而更求太平非臣所及也退謂諸宰相上責成如此  
吾可父處此耶既罷未久李訓為甘露之事幾至亡國帝初欲以訓  
為諫官德裕固爭言訓小人咎惡已著決不可用德裕亦以此罷去  
二人所趣不同及其臨訓注事所守若出於一人吾以是知其皆偉  
人也然德裕代僧孺於淮南訪其乾沒府錢四十萬德裕之非實及  
在朱崖作窮愁志論周秦行紀言僧孺有儲逆意憐然小丈夫之心  
老而不衰也始僧孺南遷於循老而獲歸二子蔚蕞後皆為名卿德  
裕沒於朱崖子孫無聞後世深悲其窮豈德不足而才有餘固天之  
所不予耶

郭崇韜

國無敵而後可以伐人冒以伐人敵無敵則已受其災敵有累則  
我與敵皆斃楚靈王發民以逞舉思亂之民以伐吳吳不可動而兼

蘇卷卷五

六

疾攻之若升虛邑靈王遂死於外齊潘王貪而好勝不知宋之不可  
攻而忘齊國之既病燕師乘之遂以失國自古冒以攻人其禍如  
此矣唐莊宗勇而善戰與梁入夾河相攻十戰九勝涉河取鄆不十  
日而克梁威震諸國五代用兵未有神速若此者也然其克敵之後  
幸一日之安沉酒聲色之虞宦官伶人文亂其政府庫之積蠶於耳  
目之秦民怨兵怒國有土崩之勢而不知也一時功臣皆武夫偏起  
未有識安危之機者惟樞密使郭崇韜智勇兼人知其不可力言而  
不見聽求去而不見許中外使侍視之爪目崇韜深病之矣時方欲  
伐蜀崇韜欲立大功為自安之計議以魏王繼岌為元帥而己為之  
副將兵六萬以出兵不逾時而克成都降王行料敵制勝之功可謂  
盛矣然崇韜知蜀之易與而不知唐之已亂望其良將勁兵西行數  
千里雖立大功而不免諉死於蜀征蜀之兵未還而趙在禮為前河  
朔明宗北征遂與在禮皆反帥兵南向克汴入洛遂無一人能禦之  
者向使西師不出蜀雖未下而京師有重兵崇韜不死河朔叛臣心

有所畏不敢妄動則莊宗不亡崇韜不死禍福未可知也嗟乎崇韜  
冒釁以伐人蹈齊魯之禍而以爲安惜其有智而未始學也

馮道

馮道以宰相事四姓九君議者譏其反君事變無士君子之操大義  
既虧雖有善不錄也吾覺其行事而竊悲之求之古人猶有可得言  
者齊威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又從而相之子貢以爲不  
仁問之孔子孔子曰管仲相威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  
賜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  
而莫之知也管仲之相威公孔子既許之矣道之所以不得附於管  
子者無其功耳晏嬰與崔杼俱事齊莊公梓弒公而立景公晏子立  
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  
也乎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凌民社稷是主臣君  
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  
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讎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

蘇卷卷五

七

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卒  
事景公雖無管子之功而從容風議有補於齊君子以名臣許之使  
道自附於晏子庶幾無甚愧也蓋道事唐明宗始爲宰相其後歷事  
八君方其廢典之際或在內或在在外雖爲宰相而權不在已禍變之  
發皆非其過也明宗雖出於夷狄而性本寬厚道每以恭儉勸之在  
位十年民以少安契丹滅晉耶律德光見道問曰天下百姓如何救  
得道顧夷狄不可曉以莊語乃曰今時雖使佛出亦救不得惟皇帝  
救得德光喜乃罷殺戮中國之人賴焉周太祖以兵犯京師隱帝已  
沒太祖謂漢大臣必相推戴及見道道待之如平日太祖常拜道是  
日亦拜道受之不辭太祖意沮知漢未可代乃立相陰公爲漢嗣而  
使道逆之於徐道曰是事信否吾平生不妄語公母使我爲妄語人  
太祖爲誓甚苦道行未返而周代漢篡奪之際雖育無所致其勇  
而道以拜跪談笑却之非盛德何以致此而議者黜之曾不少恕其  
矣士生於五代立於暴君驕將之間日與虎兕爲伍棄之而去食微

蘇文慶鹿易耳而國自經於溝瀆何異不幸而仕於朝如道猶無以自免議者誠少恕哉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五十六

六三蘇文粹卷五十六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五十七

論

孔子

孔子一用於魯有成功矣而魯定公季桓子皆庸人一為女樂所娛視棄孔子如脫弊屣孔子去魯而遊諸侯有意於擇君矣乎當是時諸侯無可言者衛靈公雖無道而善用人仲叔圍治賓客視鮑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以無失其國孔子疑可輔焉是以去魯三年而往反於衛者四及知其不用然後適陳適蔡皆再孔子之於陳蔡無取焉耳陳蔡近於楚而楚昭王葉公諸梁一時賢君臣也盤桓以俟焉前後六年見葉公不合卒見昭王將用之矣而子西問之昭王亦死知諸侯無復可與共事者然後浩然有歸老之意然猶反於衛五年以須魯人之招也蓋翔而後集故歎孔子於衛見南子於魯欲從公山弗往於魯欲從佛射弟子支疑之而後世亦未免焉昔柳下惠姬不違門之女魯人不以為淫魯有男子與婦人皆獨居婦人有急將從之拒而弗納婦人曰子何不為柳下惠男子曰柳下惠則可吾則不可孔子聞之曰學柳下惠者未有若此人者也然則此亦孔子之所獨歎

顏子

孔子於諸弟子獨稱顏子之好學弟子之賢者衆矣而孔子不以好學許之豈妄言哉吾嘗論之弟子之知孔子者獨顏子耳孔子之道如天然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顏子識其大者也故仰之而知其有髙者存焉鑑之而知其有堅者存焉故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歟此孔子所以獨稱其好學也人誠有見於此譬如為山雖覆一簣未有能止之者也有誠無見矣雖既九仞不復能進也此顏子與衆弟子之辨也

冉雍

古者七介以相見三辭三讓而後至無所不致其文所謂敬也不敬

則確確則易易則民慢故古之君子其躬無所不敬其於人也則不然平易近民而後民安之太公之所以治齊則居敬而行簡者也伯禽之所以治魯則居敬而行敬者也雖周公亦憂魯之不競則仲弓之言周孔之所許也

宰予

太史公言宰我為臨淄大夫與田恒作亂夷其族孔子耻之余以為宰我之賢列於四科其師友淵源所從來遠矣雖為不善不至於從叛逆弑君父也宰我不幸平暴有書寢短喪之過儒者因逮信之蓋田恒之亂本與闢止爭政闢止亦曰子我也田恒既殺闢止而宰我蒙其惡名豈不哀哉且使宰我信與田恒之亂恒既殺闢止而宰我則尚誰族宰我者事蓋必不然矣夫使宰我陷於逆亂猶不足惜也而使孔子之門人高弟至於如此豈不為孔氏惜哉

子貢

太史公稱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伯越子觀春秋左氏傳齊之伐魯本於悼公之怒季姬而非陳恒吳之伐齊本怒悼公之反覆而非子貢吳齊之戰陳乞猶在而恒未任事凡太史公之所記皆非也蓋戰國說客設為子貢之辭以自託於孔氏而太史公信之耳孔子有言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孔子之門所謂言語者初止於此至於子貢加之以巧辯可以解紛紜救患難如今所載而已若如公孫衍張儀騁其詭辯傾覆諸侯以快意一時此則孔氏所諱也

冉求 仲由

冉有季路皆以政事稱於孔氏冉有才有餘而志不足其於季氏委曲從之不能有所立也至於季路志厲而識闇事衛出公雖父子爭國而不知其危也方其攻莊公於臺上使幸而莊公舍孔懼季路與

擅皆出猶可言也莊公方質孔懼以取衛其不釋懼明矣孔懼不出遂攻而勝之則為臣弑君季路雖生將安所容身乎嗚呼學於孔子而其慮嘗曾不若召獲悲夫

上商

善乎子夏之教人也始於灑掃應對進退而不急於道使其來者自盡於學日引月長而道自至故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譬如農夫之殖草木既為之區別概種而時耨之風雨既至小大甘苦莫不咸得其性而農夫無所用巧也孔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達之有上下出乎其人而非教者之力也異哉今世之教者聞道不明而急於奪世非性命道德不出於口雖禮樂刑政有所不言矣而况於灑掃應對進退也哉教者未必知而學者未必信務為大言以相欺天下之偽自是而起此子夏所謂誣也

曾參

蘇文粹卷五十七

道有不可以名言者古之聖人命之曰一寄之曰中舜之禪禹也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聖人之欲以道相詔者至於一與中盡矣昔者孔子與諸弟子言無所不至然而未嘗及此也蓋嘗與子貢言之矣曰賜也女以子為多學而識之者歟曰然非歟曰非也予一以貫之雖與子貢言之而孔子之言之也雖而子貢之受之也未信至於曾子不然孔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曾子出門人問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蓋孔子之告之也不疑而曾子之受之也不惑則與子貢異矣然曾子以一為忠恕則知門人之不足告也夫及孔子既沒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因其說而廣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和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子思之說既出而天下始知一與中之在是矣然子思以授孟子孟子又推之以為性善之論性善之論出而一與中始枝矣嗚呼孔子之所以不告諸弟子者蓋謂是歟

曾點

曰子之言皆其志也夫子之哂由也以其不讓而其與點也以其自知之明歎如曾皙之狂其必有不可施於世者矣苟不自知而強從事焉禍必隨之其欲從弟子風乎舞雩樂以忘老則其處已也審矣不然孔子豈以不仕為貴者哉

樊須

樊遲之學為農圃蓋將與民並耕而食歟此孟子所謂許行之學也孟子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皇陶為已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已憂者農夫也此孔子所謂樊遲小人也

有若

苟至於君子未有無耻者也孟子稱禹朋益辟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獄訟者皆不之益而之啓然後益不敢踐天子位太史公稱孔子既歿弟子以有若貌類孔子師之如孔子時及問而不能答乃斥去之夫以益有若之賢而其無耻至此極歟且月宿于星而雨不應

孟子釋卷五

四

商瞿四十而生五子此卜祝之事而鄙儒所以謂孔子聖人者也戰國雜說類此者多矣孟子猶不能擇而况太史公乎

老子一

善與人言者因其人之言而為之言則天下之辯者服矣與其里人言而曰吾父以為不然則誰肯信以為爾父之是是故不若與之論曲直雖楚人可以與秦人言之而無害故夫天下之所為多言以排夫異端而終以不明者唯不務辨其是非利害而以其父屈人也夫聖人之所為專於天下為其知夫理之所在也而周公仲尼所以為信於天下以其子弟而知之也故非其子弟則天下有不知周公之為周公而仲尼之為仲尼者矣是故老聃莊周其為說不可以周孔辨也何者彼且以為周孔之不足信也夫聖人之於事辯如規知之於方圓爾天下之人信規矩之於方圓而以規矩辨天下之方不圓則不若求其至方極圓以陰合於規矩使規而不圓矩而不方則亦無害於吾說若此則其執易以折天下之異論者天下之士其

論老聃莊周與佛之道皆未嘗得其要也老聃之說曰去仁義絕禮樂而後天下安吾之說曰仁義禮樂天下之所恃以治者佛之說曰棄父絕子不為夫婦放雞豚食菜茹而後萬物遂而吾之說曰父子夫婦食雞豚以遂萬物之性夫彼且以其說而吾亦以其說彼且不吾信知吾之不彼信也蓋天下之不從莫急於未信而信之故夫仁以安人而行之以義節之以禮而播之以樂守之以君臣而維之以父子兄弟食肉而飲酒此明於孔子者之所知也而欲以論其所不知之人而曰孔子則然嗟夫難哉愚則不然曰天下之道惟其辯之而無窮攻之而無間辯之而有窮攻之而有間則不足以為道果孔子而有窮也亦將捨而他之惟其無窮是以知其為道而無窮蓋天下有能平其心而觀焉而不牽夫仲尼老聃之名而後可與語此也

老子二

孟子釋卷五

五

天下之道惟其辯之而無窮攻之而無間辯之而有窮攻之而有間則不足以為道昔者六國之際處士構議以榮惑天下楊氏為我而墨氏兼愛凡天下之人有以君臣父子之親而不相顧者舉皆歸於楊氏而道塗之人皆可以為父子兄弟者舉皆歸於墨氏也夫天下之人不可以絕其天屬之親而合其無故之權此其勢然也故老聃莊周知天下之不正也起而承之以為兼愛為我之不足以收天下是以不為為我不為兼愛而處乎兼愛為我之外此其意以為不兼愛則天下議其無親不為我則天下議其為人故兩無所適處而泛泛焉浮遊於其間而曰我皆無所為以是足以自免而逃天下之是非矣天下之人惟其是所非非是以其說可得而考其終今以老莊無所是非而其終歸於無有此其思之亦已詳矣楊氏之為我墨氏之兼愛此其為道莫不有所執也故為我者為兼愛之所詆而兼愛者為為我之所毀是三者其地皆不可居也然而得其間而固守之則可以杜天下之異端而絕其口蓋古之聖人惟其得而居之是以天下大服而其道遂傳於後世今老聃莊周不得由大道而

見其隙竊入於其間而執其機是以其論縱橫堅固而不可破也且夫天下之車安可一說治也而彼三子者欲一之以兼愛斷之以為我故其說有時焉而遂窮矣惟聖人能處於其間而制其當然兼愛為我亦莫棄也而能用之以無失乎道處天下之紛紜而不失其當故曰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而柳下惠少連降志而辱身言中倫行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歷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夫無可無不可此老聃莊周之所以為辯也而仲尼亦云則夫老聃莊周其思之不可以為不深矣蓋嘗聞之聖人之道處於不可不可之際而遂從而實之是以其說萬變而不可窮老聃莊周從而虛之是以其說汗漫而不可詰今將以求夫仲尼老聃之是非者惟能知夫虛實之可用與否而已矣蓋天下固有物也而相物而相遭則固亦有事矣是故聖人從其有而制其御有之道以治其有實之事則於天下夫亦何事之不可為至區區焉求其有以納之於無則其用力不已甚矣哉夫老聃莊周則亦嘗自知其窮矣夫其窮者何

三蘇文粹卷五七

六一

也不若從其有而有之之為易也故曰嘗無欲以觀其妙而又曰常有欲以觀其微既曰無之以為用又曰有之以為利而至於佛者則亦曰斷滅而又曰無斷無滅夫既曰無矣而又恐無之反以靈既斷滅矣又恐斷滅之適以為累則夫其情可以見矣仲尼有言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夫老聃莊周其亦近於中庸而無忌憚者哉

老子三

孔子以仁義教人而以禮樂治天下仁義禮樂之變無窮而其稱曰吾道一以貫之苟無以貫之則因襲而行義必有支離而不合者矣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語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而孔子自謂下學而上達者禮掃應對詩書禮樂皆其所從學也而君子由是以達其道小人由是以得其器達其道故萬變而致一得其器故有守而不蕩此孔子之所以兩得之也蓋孔子之為人也周故示人以器而晦其道使達者有見而未達者不敗也老子之自為

也深故示人以道而略其器使達者易入而不恤其未達也要之其實皆至於道而所從施之有先後耳三代之後釋氏與孔老並行於世其所以異者體道愈遠而立於世之表指天下之所不見以示人而不憂其不悟曰要將有悟者其說又老氏之恥也老子八十一章予嘗為之解其說如此

列子

劉向論列子書穆王湯問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今觀穆王與化人遊若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而夏革所言四海之外天地之表無極無盡此固後世僊佛之常言理之當然而漢之儒者未聞焉耳孟子稱楊氏為我其害至於無君楊朱之說不見於世而列子時取之蓋其所以為我者必有聞於大道而失於偏故列子於時取其合者載焉若楊朱之篇以愛身故至於遺禮義毀名節無所復顧此則孟子所謂無君者矣雖列子亦無取焉耳列子之徒不知其師之說以為朱之言皆不可棄而并錄之過矣

三蘇文粹卷五七

七

莊子

子問之吾兄子瞻曰太史公言莊子作漁父盜跖胙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予以為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為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其僕操篋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為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為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子之言皆文子而實不子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也蓋無幾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闔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為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予嘗疑漁父盜跖則真若詆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於道反覆觀之得其當言之終曰陽子居西游於秦遇老子老子曰而雅雅軒軒而誰與居居太曰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感然容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場者避室其反也舍者與之華席矣去其讓王說劍漁父盜跖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曰

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勤之以入其說耳凡分章名篇皆出於世俗非莊子本意也

孟子

孟子生於戰國知仁義可以化服驕暴以此遊說諸侯諱諱言之其或信而諸侯皆習於鄙詐莫以為然者梁襄王問孟子天下惡乎定孟子對曰定于一曰孰能一之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當是之時諸侯皆將以多殺人一天下誠有不嗜殺人者君招而撫之天下必將歸之孟子之言非苟為大而已也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為過者矣予觀戰國之後更始皇項籍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及漢高祖雖以兵取天下而心不在殺人然後乃定子孫享國二百餘年王莽之亂盜賊蜂起先武復以不嗜殺人收之及和靈之禍曹公孫劉皆有蓋世之略而以喜怒殺人故天下卒於三分司馬父子力能一之而殺心益熾故既一後散裂為五胡離離而陷文帝

三蘇文粹卷五十七

又能合之矣而好殺不已至子而敗及唐太宗始復不嗜殺人天下乃定其後五代之君出於盜賊夷虜屠戮生靈如恐不及數十年之間天下五禪皆不能有天下之半及宋受命藝祖皇帝雖以神武誅鋤僭偽而不嗜殺人之心神民信之未及十年而削平之功比於漢唐天下既定輕刑厲禁凡所誅戮一附於法匹夫匹婦無冤死之獄其仁過於前代是以百有餘年兵革不試戶口充溢有死於癘疫而無死於兵亂蓋自孟子以來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由此觀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

荀卿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一陰一陽陰陽之未形也猶喜怒哀樂之未發也陰陽之未形也謂之道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謂之中中則道也其在人為性及其發而中節仁義禮智之用見於物則所謂善亦所謂和也故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聖人之言性止於是而已矣孟子學於子思得其說而漸失之則指善

以為性至於荀卿自任而好異因孟子而反之則曰人性惡夫善惡皆習也指習以為性而不知其非二子之失一也然而性之有習習之有善惡譬如火之能熟與其能焚也孟子之所謂善則火之能熟者也是火之得其性者荀卿之所謂惡則火之能焚者也是火之失其性者也荀卿之失則遠矣

申不害 韓非

商鞅以法治秦而申不害以術治韓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罰加乎奸今所謂法也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生殺之柄謀臣之能所謂術也法者臣之所師而術者君之所執也及韓非之學並取申商而兼任法術法之所止雖有聖智不用也術之所操雖有父子不信也使人君據法術之自然而無所畏為此申韓所謂老子之道而實非也彼申商各行其說其害猶有可勝言者一時而其害見於久遠使非不幸獲困於世其害將有不可勝言者矣太史公悲韓非知說之難而卒以說死故載其說論其篇然古之

三蘇文粹卷五十七

君子循理而言言之利害不存乎心故言出而必合雖有不合要已無媿於中矣豈復立法而求其必售邪今非先立法而後說人既已不知說矣而况非之所以說秦蓋求禍之道乎太史公以李陵之事不合於漢武帝終身廢辱是以深悲之歎

華公

孔子稱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泄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泄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春秋之末諸侯之士智者多矣而未見其仁也華公子高於白公之未亂也知其不可近及其既亂也舉兵而入罪人斯得而楚國以定可以言知矣使華公因惠王之復而身為令尹以行楚國之政楚豈有聞言者哉然華公追念子西子期之功以其子為令尹司馬而身老於華有存國之勞而不享存國之利於是可以言仁矣昔孔子去衛盤桓陳蔡之間六年陳蔡之君無足取也意在楚華耳當是之時華公未有白公之功也而孔子知其仁可謂明矣然華公終不能用

孔子使聖人之效不見於當世豈仁雖能守而未暇由禮歟傳曰葉公好龍室屋雕文無非龍者天龍下之懼而還走喪其魂魄此言蓋謂孔子非謂龍也昔楚昭王將用孔子矣令尹子西知孔子聖人畏其害楚而沮之或問子西於孔子孔子曰彼哉彼哉夫諸侯大夫不知孔子者衆矣孔子未嘗疾之子西知孔子矣而獨以其害楚疑之此其罪甚於不知故孔子深疾之歟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五十七

蘇文粹卷五十七

十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五十八  
穎濱先生論

新論上

古之君子因天下之治以安其成功因天下之亂以濟其所而不足認治以為亂不援亂以為治援亂以為治是愚其君也認治以為亂是昏其君也愚君昏君是君子之所不忍而世俗之所僥倖也故莫若言天下之誠勢請言當今之勢當今天下之事治而不至於安亂而不至於危紀綱粗立而不舉無急變而有緩病此天下之所共知而不可欺者也然而世之言事者為大則曰無亂為異則曰有變以為無亂則可以無所復為以為有變則其勢常至於更制是一者皆非今世之忠言至計也今世之弊患在欲治天下而不立為治之地夫有意於為治而無其地譬猶欲耕而無其田欲賈而無其財雖有鉏耨車馬精心疆力而無所施之故古之聖人將治天下常先

蘇文粹卷五十八

一

為其所無有而補其不足使天下凡可以無患而後得伴翔翔惟其所欲為而無所不可此所謂為治之地也為治之地既立然後從其所有而施之植之以禾而生禾播之以穀而生穀尊之以松栢梧櫟叢黍稷橄無不盛茂而知意是教施之以仁義動之以禮樂安而受之而為王齊之以刑法作之以信義安而受之而為霸督之以勤儉厲之以勇力安而受之而為疆國其下有其地而無以施之而猶得以安存最下者抱其所有悵悵然無地而施之撫左而右動鎮前而後起不得以安全而救患之不給故夫王霸之略富疆之利是為治之具而非為治之地也有其地而無其具其弊不過於無功有其具而無其地吾不知其所以用之昔之君子惟其才之不同故其成功不齊然其能有立於世未始不先為其地也古者伏羲神農黃帝既有天下則建其父子立其君臣正其夫婦聯其兄弟殖之五種服牛乘馬作為宮室衣服器械以利天下天下之人生有以養死有以葬歆舉有以相愛哀戚有以相弔而後伏犧神農黃帝之道得行於



其間凡今世之所謂長幼之節生養之道者是上古為治之地也至於堯舜三代之君皆因其所闢而時補之故堯命羲和曆日月以授民時舜命禹平水土以定民居命益驅鳥獸以安民生命棄播百穀以濟民飢三代之間治其井田溝洫步畝之法以間族黨州鄉之制夫家卒乘車馬之數冠昏喪祭之節歲時交會之禮養生除害之行所以利安其人者凡皆已定而後施其聖人之德是故施之而無所齟齬舉今周官三百六十人之所治者皆其所以為治之地而聖人之德不與也故周之衰也其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由此言之幽厲之際天下亂矣而文武之法猶在也文武之法猶在而天下不免於亂則幽厲之所以施之者不仁也施之者不仁而遭法尚在故天下雖亂而不至於遂亡及其甚也法度大壞欲為治者無容足之地泛泛乎如乘舟無楫而浮乎江湖幸而無振風之憂則倏然惟水之所漂東西南北非吾心也不幸而遇風則覆沒而不能止故三季之極乘之以暴君加之以虐政則天下塗地而莫之救然世之賢人

本蘇文粹卷五

二

起於亂亡之中將以治其國家亦必於此焉先之齊威用管仲辨四民之業連五家之兵卒五整於里軍旅整於郊相地而征賦耕各致其時陵阜陸墜各均其宜邑鄉縣屬各立其正舉齊國之地如畫一之可數於是北伐山戎南伐楚九合諸侯存邢衛定魯之社稷西尊周室施義於天下天下稱伯晉文反國屬其百官賦職任功輕關易道通商寬農懋穡勸分省財足用利器明德舉善援能政平民阜財用不匱然後入定襄王救宋衛大敗荆人於城濮追齊威之列天下稱之曰二伯其後子產用之於鄭大夫種用之於越商鞅用之於秦諸葛孔明用之於蜀王猛用之於符堅而其國皆以富疆是數人者雖其所施之不同而其所以為地者一也夫惟其所以為地者一故其國皆以安存惟其所施之不同故王霸之不齊長短之不一是二者不可不察也當今之世無惑乎天下之不躋於大治而亦不陷於大亂也祖宗之法具存而不舉百姓之患略備而未極賢人君子不知允其地之不立而罪其所施之不當種之不生而不知其無容種

之地也是亦大惑而已矣且夫其不躋於大治與不陷於大亂是在治亂之間也徘徊傍徨於治亂之間而不能自立雖授之以賢才無所為用不幸而加之以不肖天下遠敗而不可治故曰莫若先立其地其地立而天下定

新論中

治國而為其地非聖人而後然也古之君子莫不皆然而其不然者則僅存之國也人之治其家也其最上者為虞舜其次為管仲而其次猶得為天下之良人其下者乃有不慈不孝置其不慈不孝蓋自其得為良人以上至於為舜其所以治其身上以事其父母下以化服其妻子者不同而其所以為生者子耕于田婦織于室蒸其鵝豚殖其菜茹無失其時以養生送死雖舜與天下之良人均也舜而不然不得以為舜天下之人不然不得以為良人何者是亦治家之地焉耳而至於為國而當獨無之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故周公因之建為步畝溝洫之制何者其所因者治世之成法也孔子之

本蘇文粹卷五

三

治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何者其所因者秦世之餘制也當戰國之強諸侯無道然孟子亦以為有王者起今之諸侯不可盡誅惟教之不改而後誅之故漢之興也因秦之故而不容其為漢唐之興也因隋之故而不害其為唐由此觀之則夫享國之長短教化之薄厚地能容之而不能使之地不能使之長短薄厚厚長不得地則無所效其長厚不得地則無所致其厚故夫有地而可以容有所為者舉而就之可也 當今之世 祖宗之法或具存而不舉或簡略而不備具存而不舉是有地而不耕也簡略而不備是地有所廢缺而不完也欲築室者先治其地基完以平而後加石木焉故其為室也堅大今之治天下則不然蓋嘗論之自五代以來疆臣專國則天下震動而易亂自吾 祖宗削而漸磨之則今世可以粗安凡今世之所持以為安者惟無疆臣而已然持其一之粗安也而盡忘其餘故嘗以為當今有三不立由三不立故百患並起而百善並廢何者天下之吏論營苟且不治其事專日已敗而上不知 是一不立也



天下之兵驍脆無用召募日廣而臨事不獲其力是二不立也天下之財出之有限而用之無極為國百年而不能以富是三不立也其未平也加之以其所欲為是故與一事而百弊作動一役而天下困投足而遇陷窅側身而入河海平居猶懼有患而况求以馳騁於其上哉固不可矣今夫夷狄之患是中國之一病也吾欲拒之則有以爲拒之之具和之則有以爲和之費以天下而待一國其爲有餘力也固亦宜矣而何至使天下皆被其患乎也天下幸而無他患難而唯西北之爲畏然天下之力亦已困而不能支矣一歲之入不能供一歲之出是非特納賂之罪也三事不立之過也故三事立爲治之地既成賂之則爲漢文帝不賂則爲唐太宗賂與不賂非吾爲國治亂之所在也治亂之所在在乎其地之立與不立而已矣天下之事因循而維持之以至於漸不可舉猶曰是養之未至也乘舟中流釋其楫而聽水之所之旋於洄激格於洲浦以爲是固然也其爲無具亦已甚矣以今之時 天子仁恕士大夫好善天下之風俗不至

三 擊發卷五

四

於朋黨亂正誣罔君子也世之清議凜然在矣公卿之欲有爲以濟斯世誰有言者而曰吾有所待是徒空言非事實也故爲之說曰居之以疆力發之以果敢而成之以無私夫惟有私者不可以果敢果於一不果於二天下將以爲言不果者不可以疆力力雖強而輒爲多疑之所敗天下之人惟能爲是三者則足以排天下之堅強而納之於柔懦擾天下之怨怒而投之於不敢惟不能爲是三者則足以敗天下之賢才而卒之以不能有所建是故無私而果敢果敢而疆力以是三者治天下之三不立以立爲治之地爲治之地既立然後擇其所以施之天下將無所不可治

新論下

天下之未治也患三事之不立有其既立則患其無以施之蓋君子爲國正其紀綱治其法度皆可得而知也惟其所以施之則不可得而知周公之治周也修其井田封建百辟可得而知也其所以使天下歸周者不可得而知也孔子之治魯也墮其三都誅其亂政可得

而知也其所以使羔豚不飾價男女別於道者不可得而知也孟子之所以治邾者正其疆界五口之家桑麻雞豚必具可得而知也其所以使之至於王者不可得而知也孔子孟子之所汲汲以教人者在其不可得而知而其可得而知者不詳論也曰是有意於治者能之然而亦不可去也故其得爲是國也必舉之以爲先由是觀之治國之地聖人無之不得以施其聖然而聖人之道有所高遠而不可及者矣其於孔子之門所謂政事而冉有子路之所能者治國之地也子路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冉有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是亦自以爲能爲其地而未有以施之云爾然夫子許其能之而不以爲大賢則夫子之道深矣遠矣夫子平居朝夕孜孜以教人者惟所以自修其身而其所以修其政事者未嘗言也蓋亦嘗言之矣曰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所重民食喪祭是九者凡所以爲政而未足也故繼之曰寬

三 擊發卷五

五

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是四者所以成之焉耳其意以爲既成而後以其平居自修之身施之故記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爲有此具也君子修其身無所施之則不立治其政事無以施之則不化當三代之治也天下之事無不畢舉雖後世之君猶得守其法度以爲無過惟無暴君則天下可安故伊尹之訓太甲曰從諫弗諱先民時若以爲如是而可以爲治已矣古之人言治天下若甚易然今之人以爲大言而不信不知其有此地也悲夫世之君子孜孜以修其身恭儉忠信欲以施之天下終身而不見其成則以爲古之人欺我也夫苟以爲古之人欺我雖有爲之者蓋勉彊而爲之也夫苟不欲而彊爲之則其心益不自信而道日踈夫以不信之心行日踈之道以治無以爲地之國是以功不可成而患日至故莫若退而立其爲治之地爲治之地既立則身修而天下可化也

兵民

事固有出於不得已而爲後世之利者分兵民一也割地二也何

謂分兵民之利人生而天界之才界之才則付之祿隨其精粗適其  
高下使食其技而資其身是未有知其所以然者也故士大夫請詩  
書射御習書計高可以治人下可以為役而祿從之矣農工商賈  
服田疇通貨賄運機巧上可以雄里閭下可以養親戚而利從之矣  
有人於此才力過人操行凡鄙上不能為吏下不能為民天界之才  
而無以資之願之以勞苦追之以饑饉不群起為盜則無以求濟其  
欲此勢之所必至自秦漢以來天下未嘗無是患也唐虞而府衛之  
兵廢朝廷有禁兵藩鎮有倚兵兵民之分蓋漸於此及五代之際而  
黠悍之兵分布內外於是兵民判矣使民出其賦以養兵兵盡其力  
以衛民民有耕釋之勤而兵有征戍之勞更相為用而不以相德此  
固分兵民之本意也至於山林之材武田里之凶悍放蕩無着之人  
一隸於伍符尺籍食其粟衣其帛俛首受笞而不敗肆其則學弓劍  
出則效首級積歲月以取祿位有其才必得其養其類則從凡凶人  
勇夫皆萃於軍中然後人人各得其歸故雖凶暴水溢天下小小不

蘇秦卷五

寧而盜賊不起較之漢唐之間十不三四天下陰享其利而不知其  
故也然儒者方且攘臂而言民兵之便民力既盡於養兵而又較版  
圖數丁口使之執干戈習戰陣奪其農時而齊之以鞭朴民有怨心  
而責其效死以報國求信其私說而不卹後害嗚呼其亦未之思歟

割燕薊

何謂割燕薊之利石晉始以燕薊之地賂契丹高祖思援兵之惠極  
體以奉之雖號為創業而日不遑給出帝不勝其詬未有以待之而  
輕犯其怒遂以亡國是時割地之害浮矣至於 本朝乃見其利  
真宗皇帝親御六師勝虜於澶淵知其有厭兵之心稍以金帛啗之  
虜欣然聽命歲遣使介修鄰國之好逮今百數十年而比邊之民不  
識干戈此漢唐之盛所未有也古者戎狄迭盛法衰常有一族為中  
國之敵漢文帝待之以和親而匈奴日驕武帝御之以征伐而中原  
日病謂之天之驕子非一日也今 朝廷之所以厚之者不過於漢  
文帝而虜耳馴服則石氏之割燕薊利見於此夫熊虎之博人得

牛而止契丹據有全燕擅桑麻聚粟之饒兼王帛子女之富重欽其  
人利盡北海而又益之以 朝廷給予之厚實生所謂三表五餌兼  
用之矣被種飲乳之俗而身服錦繡之華口甘麴孽之美至於若藥  
搗柚無一不享犬羊之心醜然而足俛首秦約習為禮義吾無割地  
之慮而獨享其利此則天意非人事也昔唐天寶之亂朔方河隴之  
兵起而東征吐蕃乘虛襲據郡縣唐內苦藩鎮背叛置而不問百年  
之間斷心猖狂無復顧忌理極而變節族內潰而唐土遺黎解辦內  
擲中原未嘗血刃而壤土自復吾今不忍塗炭生民以皮弊犬馬結  
異類之驪推之天理儻亦有唐季吐蕃之變乎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五十八

蘇秦卷五

策問  
御試制科

皇帝若曰朕承祖宗之大統先帝之休烈深惟寡昧未燭於理志勤道遠治不加進夙興夜寐于茲三紀朕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益田野雖關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微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具戶罕可封之俗七忽借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為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為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叙法寬濫吏不知懼縲繫者衆愁歎者多仍歲以來災異數見六月壬子日蝕于朔淫雨過節燥氣不效江

三蘇文粹卷五十九

河清决百川騰溢求思厥咎深切在予變不虛生緣政而起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揀慶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囚報重其考於古乎京師諸夏之根本則王教之淵源百工濫巧無禁豪右僭差不度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為京師政在摘姦或曰不可撓獄市推尋前世探觀治迹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弊治業不同王政所由形于詩道周公面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謂當責之內史章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錢貨之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永旱蓄積之備邊郵守禦之方園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當人疆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收薄從厚此皆前世之

急政而

當今之要務乎大夫其悉意以陳毋俾後害臣謹對曰臣不佞陛下過聽策臣於廷得竭愚衷以奉大對臣性狂愚不識忌諱伏讀陛下制策凡所以問臣之事數十條者臣已詳聞之矣然臣內省愚誠欲先以聞而後答陛下之所問伏惟陛下承先帝之業即位以來三十餘年四方又安陛下守此太平之成基平日無事端居靜慮亦嘗有憂於此乎無憂於此乎陛下策臣曰朕承祖宗之大統先帝之休烈深惟寡昧未燭於理又曰志勤道遠治不加進夙興夜寐于茲三紀此陛下憂懼之言也然臣以謂陛下未有憂懼之誠耳往者寶元慶曆之間西蕃作難陛下盡不安坐夜不安席當此之時天下皆謂陛下憂懼小心如周文王然而自西方解兵陛下棄置憂懼之心而不復思者二十年矣古之聖人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矣夫無事而深憂者所以為有事之不懼也今陛下無事則不憂有事則大懼臣以為陛下失所憂矣故臣願陛下雖天下無事而不忘憂懼之心陛

三蘇文粹卷五十九

下誠能用臣此言則凡所以問臣者臣雖不言可得而舉也苟未能用臣此言則凡所以問臣者臣雖言之無益也制策曰朕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整陛下思慮至此則聖人之用心也臣請為陛下推其本源而極言其故臣聞之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昔者夏之衰也有太康商之微也有祖甲周之敗也有穆王漢之卑也有成帝唐之亂也有穆宗恭宗此六帝王者皆以天下之治安朝夕不戒沈湎于酒荒耽于色曠朝早罷早寢晏起大臣不得盡言小臣不得極諫左右前後惟婦人是恃法度正直之言不留于心而惟婦言是聽諂行於內勢橫於外心氣荒亂邪僻而無所主賞罰失次萬事無紀以至於天下大亂而君心不知也是以三代之季詩人疾而悲傷之曰匪教匪戒時惟婦寺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又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赫赫宗周褒姒滅之蓋傷其不可告教而至於敗也臣竊賤之臣竊聞之道路陛下自近歲以來宮中貴姬至以千數歌舞飲酒歡樂失節坐朝不聞諫諍

便殿無所顧問夫三代之衰滋唐之季其所以召亂之由 陛下已  
知之矣久而不止百蠹將由之而出內則將為蠱惑之所汗以傷和  
伐性外則將為請謁之所亂以敗政害事婦人之情無有厭足迭相  
諂尚爭為侈靡賜予不足以自給則不憚於受賂賄賂賄既至則不  
憚於私謁私謁既行則內外將亂 陛下無謂好色於內而不害外  
事也且臣聞之欲極必厭樂其必反方其極甚之時一陷於其中而  
不能以自出然及其覺悟之後未始不以自悔也 陛下何不試於  
清閑之時上思宗廟社稷之可憂內思疾疫病恙之可惡下思庶人  
百姓之可畏則夫嬪御滿前適足以為 陛下憂而未足以為 陛  
下樂也伏惟 聖心未之思若是以遲遲而不去詩云顛沛之捋枝  
華未有害本實先撥 方今承 祖宗之基四方無虞法今修明百  
官繕完而 陛下奈何先自撥其本哉臣恐如此德教日以陵遲闕  
政將至於敗戾氣將至於災而不可救也 制策曰田野雖闢民多  
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微利入已濫浮費彌廣臣以為地有所未闢

三蘇文粹卷五

三

是以民不得安其生邊境雖安而非誠安是以兵不得微其備淨費  
日廣是以利入浚而不能休何者自京以西近自許鄭而遠至唐鄧  
凡數千里列郡數十土皆膏腴古之賦輸太多出於此自兩漢以  
來名臣賢守所以為民興利除害溝洫泐滄之迹往往猶在而荆棘  
成林無尺寸之耕狐狸豺狼之所嗥跳而逃兵罷士之所竄伏 陛  
下所使守此地者終無一人為 陛下深思極慮招徠流士以墾化  
其地賢才良士以為此僻遠之處而不肯往 陛下何不使大臣舉  
人而守之親召而勉勵其志願以此事而以此為最急之課不及十  
年此將皆為天下之沃壤臣故曰地有所未闢是以天下之民不得  
安其生也臣又聞古之制邊備者外有亭障內有屯兵亭障欲繁屯  
兵欲簡繁則耳目明簡則氣勢合今者邊境之患患在亭障之地而  
皆屯兵以待寇至屯兵之處兵分力弱而不足以備禦天屯兵於亭  
障之地者兵必不能甚多也兵不能甚多則寇至必不能抗而徒耗  
甲兵於無用此拙守者之計也然今之人又患夫屯之不密而歲益

三蘇文粹卷五

四

增焉小屯不過百人大屯不過數百城曩之廣狹弱弓乏矢可以越  
而過者往往是也然而前守之所成後守不敢微非不知微也恐後  
之有敗事而以是為過也兵法曰善攻者敵不知所守善守者敵不  
知所攻夫敵不知所攻非連臂而守之也雖連臂而守之敵尚可得  
攻而絕也古之善守者置兵於要害之地則敵人不敵過而為盜何  
者畏吾之乘其背也過人之城而又遇城焉則腹背而受敵此用兵  
之深忌也今 國家不料敵之不敵過吾城以深入吾地而懼敵之  
敢深入也夫敵之過吾城以深入吾地是吾利也而又何患乎臣故  
欲收諸小屯無益之兵而聚之大屯諸故小屯皆廢以為亭障嚴斥  
候謹烽燧以為大屯之耳目置大屯於要害之地以形制戎狄高城  
深地精為守備使可以對敵逾月而不陷制為諸屯使其相去之遠  
近可以輕兵十日而相救臣請古兵善戰國策未嘗見有敵人敢越  
大城深入而為寇者臣故曰邊境雖安而非誠安是以兵不得微其  
備也臣又聞人君之於天下本非有情愛相屬如父子兄弟之親也

上以其勢臨下則下以其勢奉上二者相待而行不相悅則解不相  
合則叛譬如草木之託土而生判然二物也有根而綱繆之文橫相  
入而至於不可拔及其不相入也木槁於上而根不下屬地確於下  
而氣不上接一夫之力可拔而取也飄風暴雨可披而離也是以古  
之聖人於其無事之時必深結百姓之心使之歡欣交通分義積厚  
而不忍相棄於緩急之際昔漢之文景優裕天下時使使薄賦歛寬  
田租宥罪戾當此之時雖天下和平猶未見其利及至末世賊臣竊  
命國統已絕而天下之心獨依依不忍離漢者徒以文景之所以愛  
之者深而不可忘也 國家自 祖宗以來至於 陛下四世矣  
陛下之所以深結於民者何也民之所好者生也所惜者財也 陛  
下擇吏不精百姓受害於下無所告訴則是 陛下未得以生結民  
也 陛下賦歛煩重百姓日以貧困衣不蓋體則是 陛下未得以  
財結民也吏之不仁尚可以為吏之過賦歛之不仁誰當任其咎且  
陛下凡所以用財者果何事乎上有官吏之俸下有士卒之廩外有

夷狄之賂此三者 陛下未得省之之術臣亦未敢以為言也臣獨  
怪 陛下內有官中賜予玩好無極之費此何為者也凡今百姓所  
為一物以上莫不有稅茶鹽酒鐵關市之征古之所無者莫不並行  
疲民咨嗟不安其生而官中無益之用不為限極所欲則給不問無  
有司會不敢爭大臣不敢諫執勢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  
西戎歲邀金縷而又內自為一筭以耗其所遺餘臣恐 陛下以此  
獲誇而民心之不歸也故臣願 陛下日夜自損以彌左右痛為節  
儉以寬百姓捐錦繡棄金玉以質素為貴賦稅之入獨以供不得已  
之費使天下知戴 陛下之德一旦有緩急則民尚可以使之無叛  
臣故曰浮費日廣是以利入浚而不能休者此之謂也 制策曰軍  
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夫軍冗未練則無兵官冗未澄則為無吏  
古者民多則兵衆兵衆則國疆今兵衆而至於以為冗者則是不耕  
而食之過也然而屯田之利是 當今之至計也然而屯田之不用  
則亦有說有兵而不可使耕一也天下須兵之地無官田而開田之

蘇文粹卷五十九

五

鄉不須兵二也此二患者臣嘗慮之蓋亦以為無難也而兵而不可  
使耕臣亦不敢強使也計今天下之兵一歲死亡幾何而以其數募  
民為兵且屯田民自將有應此選者則今不耕之兵十數歲之後其  
存者將有幾此非屯田之所當畏者一也天下郡縣未嘗無官田郡  
縣之無官田者嘗有之而官鬻之也籍沒之田歲歲不絕舉而積之  
而田皆在官矣開田之鄉不過京師之西雖差遠於京畿然而車馳  
卒奔可以不過旬日而至有欲用之可以緩急而召雖禁衛之兵亦  
可以備漢之故發郡縣之兵充之期年而一易京師可備蓋天子腹  
心之軍數萬人以制四方之客軍使之獨得不耕而食如周之環人  
漢之羽林飲飛之類此又非屯田之所當畏者二也如此而兵冗之  
弊可以去矣臣又聞 方今用人之弊有二吏多也吏雜也吏多之  
弊輕吏雜之弊重吏多而不雜則賢不肖猶有辨也多而不免於雜  
既皆庸碌又不得賢也當庸碌則國會不得賢則事不舉均之二弊  
事不舉官所當先治也如臣之意且可使審官院密院三班分別

天下之官其事之為天下之要而其地之為一方之急者別之以為  
一官而使諸道之職司各第其吏之廉明善事最異者而上之於審  
官銓曹密院三班而審官銓曹密院三班即任之以此至於其餘不  
急之官則又為一等使碌碌之吏以公先後之法占之此法既行要  
以世之庸吏必將辭讓而聚怨然臣以為聖人之為天下不憚人之  
有怨心而問其怨之當否今世之患上之人畏下太甚而下之人持  
上太過上以其法御下而下及以法攻上之失是以在上者不敢有  
所興利除害而惟法之聽法者上之所當用耳而豈亦使天下之人  
以繩上哉此太甚也臣讀後魏書觀其始時天下用兵武夫悍卒皆  
得為吏而當此之時吏道不雜何者其所用者多賢而不賢者未嘗  
用也及其後世患夫不用者之多怨也是以崔亮從而更之不問士  
之賢愚而專以停解日月為斷沉滯者皆稱其能而黜之失人自是  
而始故臣欲分而別之以為賢不肖之辨如此而官冗之弊可除矣  
陛下興庠序於久亡悼禮樂之未備思繼可封之俗欲隆備禮之節

蘇文粹卷五十九

六

而訟未息刑未措深求其故歸咎在位以為教化不足而法律有餘  
是以民不知避吏不知懼容嗟怨譏並興而不止必所以治之而不  
得其道臣聞善治天下者不必有美名而有聲望之實效不喜治天  
下者其名未必不美而其實空虛無益於事 陛下自即位以來登  
庸俊良方興美政以教天下有於今凡幾矣慶曆之中勸農桑興學  
校當此之時天下以為三代之風可以漸復然而學校既興農桑既  
勸而天下之風俗卒何以異於慶曆之始今者 陛下又發 德音  
分遣使者巡行天下或以寬恤或以減省或以均稅名號紛紜而出天  
下又皆翕然知 陛下之欲速於為治也然臣以為 陛下惑於虛  
名而未知為政之綱也且 陛下以為此數事者皆足以致治耶不  
足以致治耶 陛下設官置吏其職亦有治此等事者耶臣以為凡  
陛下之所以分裂海內以為郡縣其中上有守令下有丞尉大有會  
府次有職司者凡所以治此數事耳今 陛下欲寬卹百姓而至於  
特命使者則是此等常為暴也 陛下欲減省均稅而至於特命使

者則是此等皆不可使也臣觀陛下之意不過欲使史官書之以  
邀美名於後世耳故臣以為此陛下或於虛名也今夫諸道之職  
司是天下之綱維然尚非陛下之所當擇陛下當擇宰相而宰  
相當擇職司耳天下諸道凡有七十一道之職司少者三人而多者  
不過四人均之十七道者其替換迭代不過四五十人也以士大夫  
之多擇四五十人而用之宜其甚足今乃不擇賢否而任之至於有  
事則更命使者故臣以謂陛下未知為政之綱也夫綱雖大不知  
舉而何教化之能興故臣願陛下與教化自擇職司始而天下可  
以漸治矣陛下戒慎天災震懼日食淫雨煇氣之失節江河百川  
之失度而思聞告戒消伏之理推劉向之傳考呂氏之紀夫劉向之  
說五行各以類感滯於一方而不得相通呂氏之書隨其時月而指  
其必降之災異其言皆迂怪而難信安足為陛下道哉臣聞災異  
之說有二有可得而推知其所從來者有不可得而推知其所從來  
者可得而推知者人之所為也不可得而推知者天之所為也人之所為

三蘇奏卷五

七

者不過盜賊竊發於山林戰敗兵破而不得復盜賊竊發是衣食不  
足政暴吏苛之罪也戰敗兵破是任人不明將不為用之過也至於  
天之所為凶旱水溢蟲蝗霜雹日蝕地震星辰隕墜是安知其所以  
來哉譬如人之將病也五藏失據於中而變見動於四肢發於百體  
醫者切其脈而觀其色曰是心病也肺病也是皆可也至於鬼疇於  
梁捐瓦於堂而動之曰是心也是肺也則可乎要以人之神明精爽  
消散而不充是以邪物得而干之尚何擇乎心脾之間哉古之儒者  
其論災異則皆有此弊也今使國家治疆人民又安和氣充塞於  
天地之間則天為之明地為之靜三辰為之光及其少衰則天地三  
辰皆將虧缺而不寧頃者水旱京城日食季夏江河淮汴破溢為害  
地震生毛水變赤色此數事者使董仲舒劉向之徒出而論之必將  
指國政之一二以為其驗而臣以為不然蓋臣非以為不為災也以  
為天地之遠而至於為之變動此非一事之所能致蓋天下之政皆  
穴其中是以其氣衰弱推沮而不振以至於是以為陛下歷數天

下之弊而使陛下盡修為云耳非正陽之月而伐鼓救礮說者以  
為非經然而要以脅陰助陽則雖非正陽而不為失當盛夏之月而  
論囚報重說者以為非古然而要以使犯法者無久繫之殃而民視  
為惡之速及則雖當盛夏而亦不為非也陛下愍四方之未治而  
推其源於京師知淫巧僭差之失度而欲各為之節然而未復所以  
禁之之法是以欲先治內則或於何以為京師之言欲先撻秦則或  
於不撻秦市之說今陛下任人使為京兆如得趙廣漢耶則安可  
以不撻秦市而拘其才如得黃霸耶則安可以撻秦而責其效各隨  
其才而用之則可以至於治矣然臣以為莫若先之以猛而終之以  
寬頃者陛下之所任皆能猛矣而不能寬皆得其始矣而不知所  
以為繼之術是以京兆之政大則斬戮小則笞笞歷歲百餘而終無  
有一人能以仁恕為治者故其民狃於刑戮而不知懼然而不先之  
以猛臣又恐仁恕之不能折夫疆暴也陛下深探儒老之是非而  
至於漢文漢武治亂之際臣聞老子之所以為得者清淨寡欲而其

三蘇奏卷五

八

失也棄仁義絕禮樂儒者之得也尊君卑臣而其失也崇虛文而無  
實用然而道之可以長行而無弊者莫過於儒術其所以有弊者治  
之過也漢文取老子之所長而行之是以行之而天下豐漢武取儒  
者之失而用之是以用之而天下弊此儒老得失之辨也昔者周公  
遭變而作詩雖言王業之本而要以自明其身之無罪是以謂之  
國風宣王北伐其事雖大而其詩非大雅之體是以謂之小雅故夫  
寬柔敦厚者大雅之風也慷慨勁正者小雅之文也以此推之則可  
以辨矣三代之時財賦之用有司掌之而冢宰特因其歲之凶豐上  
下而制其用度多少之節蓋亦如此而已至於有唐正觀開元之際  
猶委之郎官其後四方用兵而財用之間亦遂有權時應變之事郎  
官有所不能辦故立使以主之及其末世使又不能辦則又舉而歸  
之宰相是以李德裕之徒皆治其事以一有司之職而累天下之宰  
由此言之則夫陳平韋賢之論有不妄矣若夫象貨之輕重始於周  
景王而後有二品之差命秩之虛實始於魏武帝而後有六等之弊

水旱蓄積之備莫如李愬之平羅邊陲守禦之方莫如張仁愿之築城圖法九府之名自天府太府至府內府外府職內職金職職職皆列職於周官樂語五物之義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為國均則市不  
二價其說見於河間獻王之禮此數事者皆非有益於當世之務是以不足深論也伏惟 陛下諮議國事丁寧反覆終而復始不忍捨去故於 制策之終則又曰富人彊國專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 當今之要務子大夫其悉意以陳毋使後害天 陛下丁寧激切至於如此而臣何敢不為 陛下申重其說  
今 陛下憂思天下若此其至而其功不就者豈非無其人之故耶臣聞求賢不如變俗俗所不悅雖有賢者將不能自立俗苟好之雖天下之人將從風而靡昔 太祖好武略則天下之猛士出而為之兵 太宗好奇謀則天下計畫之士出而為之慮 真宗好野則天下豪傑之士出而為之佐 陛下好文而愛儒則海內無有不學以待上之所使今 陛下公卿滿朝趨趨揖讓文學言語上可以不愧

三蘇文粹卷五十九

九

於古人下可以遠過於近世者以 陛下誠好之也然 陛下中夜不寐起坐而思之天下之事所未能舉者凡有幾何府庫空虛入不支出而不能均兵革急情駭不為用而不能制開田滿野民食不足而不能關河水歲決此人受害而不能救我秋放肆邀取金幣而不能服 陛下治天下而至使不察有如此者得非 陛下所好非所當用耶狄仁傑有言文士中所為不足快意要得奇才之士與共天下乃進張柬之以代李嶠蘇味道而臣亦以為治天下當得渾剛質直不忌不克不擇劇易之人而任之如漢之絳侯條侯魏之賈逵鄧艾晉之溫嶠周助唐之婁師德郝處俊得此數人唯 陛下所欲用之致之朝廷之上則賢人益親置之邊境之上則惡言不至如此人者 陛下豈不欲用之故臣願 陛下改易所好以變天下之俗則當今之文人皆可使為不韋之士 陛下何懼而不為也臣本布衣書生 陛下授之以爵祿而又 親策之於廷 陛下麟竭所疑以問之於臣而臣何敢不盡其中之所懷以輸之 陛下凡 制策

之所以問臣者臣謹已直率愚意竊揣而妄論之矣才智淺短不足以上塞 明詔無補於 聖明之萬一謹俯伏待罪然臣之微意所欲丁寧而致之 陛下者終欲為 陛下畢盡其說臣聞聖人欲有其富則保之以儉欲久其尊則守之以謙欲安其佚則行之以勞欲得其欲則濟之以無欲此四者聖人之所以盡天下之利而人不可以為貪極天下之樂而不為人之所厭者也老子曰聖人以其無私故能成其私由是觀之則夫欲樂其富而用之以奢者其富必亡欲大其尊而用之以侈者其尊必替欲享其佚而用之以惰者其佚必窮欲獲其欲而用之以肆者其欲必廢是以聖人處眾人之所惡而使天下無異辭然後全享天下之利而無所失故夫斥棄金玉不貴錦繡非以為愛財也畏大臣禮小臣非以為尚賢也雞鳴而起日晷不食非以為集事也去聲色於犬馬非以為美名也凡所以深服天下而消其爭心焉耳伏惟 陛下覽策之始以無忘憂懼之心則又見其終以去其太甚消天下不平之意二者既行則夫臣之所言者舉可以漸用而無弊矣惟 陛下慎思之方行之無以臣言為妄蓋臣之所見 當今天下之事未有急於此者 陛下幸而留意不勝幸甚臣謹對

三蘇文粹卷五十九

十一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五十九



臣聞天下之事非宰相不可盡行非練官不可盡言天下之人誰能必至於諫官宰臣者惟其少而學之長而欲行之終其身而不當其位不可以侵官而求盡其意是故士大夫之間猶有不能自盡其才於天子者也今臣幸而生於天下無事之時每一問歲天子常詔兩制大臣使舉天下之士上自登朝之吏而下至於山林之匹夫咸得竭其所懷以盡天下之利害非天子出納耳目之官而得以言萬民之情偽非天子黜陟賞罰之臣而得以論百官之長短非天子武力將帥之士而得以議兵革之強弱非天子錢穀大農之吏而得以推財用之多少蓋天下之人非必為宰相諫官而後可盡行而盡言者使之一旦得以詳數而悉說之此有以見天子之意所以待之者

三蘇文粹卷六十

甚重而不輕也而臣何敢以無說而處於此臣常以為天下之事雖其甚大而難辦者天下必有能辦之人蓋當人之所謂大患者不過曰四夷彊盛而兵革不振百姓凋弊而官吏不飭重賦厚斂而用度不足嚴法峻令而姦宄不止此四患者所以使天子坐不安席中夜太息而不寐者也然臣皆以為不足憂何者天下必有能為天子出力而為之者而臣之所憂在乎天下之不能如之何者也臣聞善治天下者必明於天下之情而後得御天下之術術者所謂道也得其道而以智加焉是故謂之術古之聖人惟其知天下之情而以術制之也故萬物皆可得而役其生皆可得而制其死牛服於箱馬服於轅鷹服於韉牛不可以有所觸馬不可以有所踐鷹隼不可以有所擊此三者喜怒好惡之情發於其外而見於人也是以因其所忌而授之以其術至於終身制於人而不去且治天下何異於治馬也馬之性剛狠而難制急之則弊而不勝緩之則惰而不進王良造父為之先後而制其遲速驅之有方而掣之有時則終日蹀躞而

不知止此術之至也古之聖人驅天下之人而盡用之仁者使效其仁勇者使效其勇智者使效其智力者使效其力天下之人雖雜然皆列於前安得仁人君子而後任之且雖有天下之善人與之處而不知其情御之而不中其病則雖有好善之心而不獲好善之利何者彼不徒為吾用也而況乎天下之英雄欲收其功而不制其心哉昔者秦漢之際姦宄猛悍之人所在而為寇高祖發於豐沛之間行而收之黥布彭越之倫皆撫而納諸其中其所以制之者甚備也玉帛子女牛羊犬馬以極其豪侈之心輕財好施敦厚長者以服其趨趨之懷倨肆傲岸輕侮凌辱以折其強狠之氣其視天下之英雄不啻若匹夫孺子然皆得其歡心而用其死力至於元成之世天下又於太平士大夫生於其間無復英雄難制之風天下之士皆書生好儒其才氣勇力無足畏者俛首下氣求為之用而不暇元成哀平亦欲得天下之賢才而用之然而不知其情不獲其術賢人君子避讓畏譏遠引而去而小人官豎縱橫放肆而制其事此甚可憫也夫人

三蘇文粹卷六十

之平居朋友之間僕妾之際莫不有術以制其變蓋非有深遠難見之事也欲其用命而見其所害欲其樂從而見其所利欲其喜而致其所悅欲其懼而致其所忌欲其開心見誠而示之以無所恐欲其守死不去而示之以無所往此天下之人皆能知之而至於治天下則不能用且此過矣天下以為天子之尊無所事術也而不知天下之事惟其英雄而後能有大功而世之英雄常苦豪橫太過而難制由此觀之治天下愈不可以無術也

君術二

臣聞將求御天下之術必先明於天下之情不先明於天下之情則與無術何異夫天下之術臣固已略言之矣而又將竊言其情公使天子皆得賢人而任之雖可以無憂乎其為姦然猶有情焉而不可以不知蓋臣聞之人有好為名高者臨財推之以讓其親見位去之以讓其下進而天子禮焉則以為歡進而天子不禮焉則雖逼之而不食其力為廉耻之節以處天下若是而天子不知焉而泰之以厚利



則其心報然有所不平人有好為厚利者見祿而就之以優其身見利而取之以豐其家良田大屋惟其與之則可以致其才如是而天子不知焉而彊之以名高則其心缺然有所不悅於其中人惟無好自勝也好自勝而不少彊之則忿鬪而不和人惟無所相惡也也有所相惡而不為少避之則事其怒而不求成功素剛則無折之也素畏則無彊之也彊之則將不勝而折之則將不振凡此數者皆所以求用其才而不傷其心也然猶非所以馭天下之姦雄蓋臣聞之天下之姦雄其為心也甚深而其為迹也甚微將營其東而形之於西將取其右而擊之於左古之人有欲得其君之權者不求之其君也優游翱翔而聽其君之所欲為使之得其所欲而油然自放以釋天下之權天下之權既去其君而無所歸然後徐起而收之故能取其權而其君不知古之人有為之者李林甫是也夫人既獲此權也則思專而有之專而有之則常恐天下之人從而傾之夫人惟能自固其身而後可以謀人自固之不暇而欲謀人也實難故古之權

蘇文粹卷六

三

臣常合天下之爭天下且相與爭而不解則其勢無暇及我故可以久居而不可去古之人有為之者亦李林甫是也世之人君苟無好善之心幸而有好善之心則天下之小人皆將賣之以為姦何者有好善之名而不察為善之實天下之善固有可以謂之惡而天下之惡固有可以謂之善者彼知吾之欲為善也則或先之以善而終之以惡或有指天下之惡而飾之以善古之人有為之者石顯是也人之將欲為此舉也將欲建此事也必先得於其君欲成事而君有所不悅則事不可以成故古之姦雄劫之以其所必不能其所必不能者不可為也則將反而從吾之所欲為古之人有為之者驪姬之說獻公使之老而避禍是也此數者天下之至情故聖人見其初而求其終聞其聲而推其形蓋惟能察人於無故之中故天下莫能欺何者無故者必有其故也古者明王在上天下之小人伏而不見夫小人者豈其能無意於天下也舉而見其情發而中其病是以愧耻退縮而不敢進臣欲天子明知君子之情以養當世之賢公名卿而

深察小人之病以絕其自進之漸此亦天下之至明也

君術三

臣聞天下之道可以理得而不可以名推其於天下不取其形而獨取其意其道可以為善而亦可以為不善何者其道無常其道無常者不善之所從生也夫天下之人惟知不忍殺人之為仁也是故不忍殺人以自取不仁之名惟知果於殺人之為義也是故不敢不殺以自取不義之名是二名者其所以為仁者有形而所以為義者有狀其進也有所執其規而其退也有所蹈其矩故其為人也不失為天下之善人而終不至於君子有所甚而不堪有所蔽而不見此其為人是鄉黨自全之人也今夫君子有所殺人以為仁而有所不殺以為義義不在殺人而仁不在於不殺其進也無所據依而其退也無所底麗故其成也天下將皆安之而其不成也將使天下至於大亂是以天下惡其難明而畏其難就人臣以是成其君而人君者亦以自戒曰姑為無殺人以為仁而姑為果於殺人以為義是其仁

蘇文粹卷六

四

可以全身而其義可以無誇於天下斯足以為無過也已矣孟子有言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有禮而謂吾君不能者謂之賊且夫為人臣而詔其君不曰必為大人之仁義而曰姑為其易者以苟避天下之謗此非恐其君之不能之故歟蓋臣聞之聖人之道惟其不可以名稱而迹求者其為道也甚深而難成而其成也亦不若小道之淺而無功所御其廣而所處其約握之甚微而播之無極故孔子曰吾非多學而識之吾一以貫之夫一者何也知天下萬物之理而制其所當處是為一矣而能得吾一者其難故夫天下之畏之者亦不足怪也古之聖人已能知之則行之而無疑已不能知之則不敢以己之私意而破天下之公義使已而好殺人則天下安可盡殺以成義之名使已而不好殺人則天下安可盡無殺以成仁之形蓋必有大臣救其已甚而補其不足使義不在於殺人而仁不在於不殺方今天下之治所不足者非仁也吏聞有以入人之罪抵重罰而未聞有以失人之罪抵深法者民聞有以救除其罪而未聞

有以不義得罪於法之外者此亦足以見 天子之用心矣古者君臣之間和而不同上有寬厚之君則下有守法之臣上有急切之君則下有推恩之臣凡以交濟其所不足而彌縫其闕今也君臣之風上下如一而無以相濟是以天下苦於寬緩怠惰而不能自振此豈左右之大臣務以順從上意為悅而豈亦天子自信以為好仁之策而不喜臣下之有所矯拂哉 方今之制易於行賞而重於用罰天下之以獄上者凡與死比則皆感頌而不悅此其為意夫豈不善然天下之姦人無以深懲而切戒之者此無乃為仁而至於不仁歟臣愚以為輔君之善而補其不足此誠大臣之事苟天子自信以為善欲以一人之私好而破天下之公義則夫大臣者猶不可為也惟知天子之仁義而無務其迹以成匹夫之節使大臣得參於其間而救其所短此不亦近於天子之道歟

君術四

臣聞古者君臣之間相信如父子相愛如兄弟朝廷之中優游悅豫

全蘇森卷六

五

歡然相得而無間知無所不言無所不盡開心平意衷裊洞達終身而不見其隙當此之時天下之人出身以事君委命於上而無所憂懼安神定氣以觀天下之政蕩然肆志有所欲為而上不見忌其所據者甚堅而無疑是以士大夫皆敢進而擅天下之大功至於後世君臣相虞皆有猜防之憂君不敢以其誠心致諸其臣而臣亦不敢直已以行事二者相與齟齬而不相信上下相顧總總然而不能以自安而尚何暇及於天下之利害故天下之事每每擻敗而無所成就巨竊傷之而以為其弊在於防禁之太深而督責之太急夫古之聖人至嚴而有所至寬至易而有所至險使天下有所易信而有所不可測用之各當其處而不失節是以天下畏其嚴而樂其寬至於後世之君徒知天下之不可甚寬也而用之其君臣之際使其公卿大臣終日憂懼不得安意肆志以自盡於其上而以為畏威徒知天下之不可甚嚴也而用之其法律之事使其天下之官吏欺其上得以免取容不畏天子之法而以為行惠蓋其所以用之之

術甚悖而不順者至於如此夫天下之人上自百官而下至於庶民其為姦安可窮盡而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乎其中論其聚寡之勢則天下至眾而天子至寡論其智詐巧偽之術則天下之眾固必有過於天子者吾欲臨之以天子之威則彼有畏懼而不敢言多為之隄防以御其變詐則彼之智將有以出於隄防之所不能及是以古之聖人推之以至誠而御之以無威容之以至寬而待之以至易以君子長者之心待天下之士而不防其為詐談笑議論無所不及以開其歡心故天下士大夫皆欣然而入於其中有所愧恥而不忍為欺詐之行力行果斷而無憂懼不敢之意其所任用雖其兄弟朋友之親而不顧徇私之名其所誅戮雖其仇怨讎之人而不卹報怨之嫌何者君臣相信之篤此所謂至嚴而有所至寬者也然至大吏縱橫放肆犯法而無忌天下之所指目律令之所當取則雖天子有所不可輒釋使之一入而不可解而後天下知有所畏此所謂至易而有所至險二者其事不同而相與為用夫是以至寬而天下無頽惰靡進之風至險而君臣無猜防逼迫之慮夫惟能通其君臣之歡而盡行其刑法之所禁而後可以及此也

全蘇森卷六

六

君術五

臣聞事有若緩而其變甚急者天下之勢是也天下之人幼而習之長而成之相咻而成風相比而成俗縱橫顛倒紛紛而不知以自定當此之時其上之人刑之則懼驅之則聽其勢若無能為者然及其為變常至於破壞而不可復故夫天子者觀天下之勢而制其所向以定其所歸者也夫天下之人弛而縱之拱手而視其所為則其勢無所不至其狀如長江大河日夜渾渾趨於下而不能止抵曲則激激而無所洩則咆哮潰亂蕩然而出壞隄防包陵谷汗漫而無所制故善治水者因其所入而導之則其勢不至於激怒空湧而不可收既激矣又難徐徐而洩之則其勢不至於破大蕩溢而不可止然天下之人常仰其安流無事之不足畏也而不為去其所激觀其激作相登潰亂未發之際而以為不至於大懼不能徐洩其怒是以遂

至橫流於中原而不可卒治昔者天下既安其人皆欲安坐而守之循循以爲敦厚默默以爲忠信忠臣義士之氣憤悶而不得發豪俊之士不忍其鬱鬱之心起而振之而世之士大夫好勇而輕進喜氣而不懾者皆樂從而群和之直言忤世而不顧直行犯君而不忘今之君子累累而從事於此矣然天下猶有所不從其餘風故俗猶衆而未去相與抗拒而勝負之數未有所定邪正相搏曲直相犯二者潰潰而不知其所終極蓋天下之勢已少激矣而上之人不從而遂決其壅臣恐天下之賢人不勝其忿而自決之也夫惟天子之尊有所欲爲而天下從之今不爲決之於上而聽其自決則天下之不同者將悻然而不服而天下之豪俊亦將奮踊不顧而力決之發而中故大者傷小者死橫潰而不可救譬如東漢之士李膺杜密范滂張儉之輩慷慨議論本以矯拂世俗之弊而當時之君不爲分別天下之邪正以決其氣而使天下之士發憤而自決之而天下遂以大亂由此觀之則夫英雄之士不可以不少遂其意也夫以治水者惟

三蘇文粹卷六十一

七

能使之日夜流注而不息則雖有蛟龍鯨鯢之患亦將順流奔注悉迅悅豫而不服及於爲藥荷其指畜渾亂班閉而不決則水之百怪皆將勃然放肆求以自快其意而不可禦故夫天下亦不可不爲少決以順適其意也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六十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六十一

進策上

臣事一

臣聞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近而難明天下之人知惡夫權臣之重而世之重臣亦遂不容於其間夫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有而重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也天下徒見其外而不察其中見其皆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爲之不類是以舉皆嫉之而無所喜此亦已太過也今夫權臣之所爲者重臣之所切齒而重臣之所取者權臣之所不顧也將爲權臣耶必將內悅其君之心委曲聽順而無所違戾外竊其生殺予奪之柄黜陟天下以見已之權而沒其君之威惠內能使其君歡愛悅懌無所不順而安爲之上外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庶吏無所不歸命而爭爲之腹心上凌下順合而爲一然後權臣之勢遂成而不可按至於重臣則不然君有所爲不可

三蘇文粹卷六十一

以必爭爭之不能而其事有所必不可聽則專行而不顧待其成敗之迹著則上之心將釋然而自解其在朝廷之中天子爲之踧然而有所畏士大夫不敢安肆怠惰於其側爵祿慶賞已得以議其可否而不求以爲已之私惠刀鋸斧鉞已得以參其輕重而不求以爲已之私勢要以使天子有所不可必爲而群下有所震懼而已不與其利何者爲重臣者不待天下之歸已而爲權臣者亦無所事天下之畏已也故各因其行事而觀其意之所在則天下誰可欺者臣故曰爲天下安可一日無重臣也且今使天下而無重臣則朝廷之事惟天子之所爲而無所可否雖天子有納諫之明而百官畏懼戰慄無平昔尊重之勢誰肯觸忌諱冒罪戾而爲天下言者惟其小小得失之際乃敢上章謹誦而無所憚至於國之大事安危存亡之所繫則將卷舌而去誰敢發而受其禍此人主之所大患也悲夫後世之君徒見天下之權臣出入唯唯以爲有禮而不知此乃所以潛潰其國徒見天下之重臣剛毅果敢喜逆其意則以爲不遜而不知其有社

稷之慮二者淆亂於心而不能辨其邪正是以喪亂相仍而不悟何足傷也昔者衛太子聚兵以誅江充武帝震怒發兵而攻之京師至使丞相太子相與交戰不勝而走又使天下極其所往而剪滅其迹當此之時苟有重臣出身而當之擁護太子以待上意之少解徐發其所蔽而開其所怒則其父子之際尚可全也惟無重臣故天下皆知之而不敢言臣愚以為凡為天下宜有以養其重臣之威使天下百官有所畏忌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忍持重而不可奪者竊觀方今四海無變非常之事宜其息而不作然及今日而慮之則可以無異日之患不然者誰能知其果無有也而為之計哉抑臣聞之今世之弊在於法禁太密一舉足不如律令其以言而為言而不問其意之所屬是以雖天子之大臣亦安敢有言於法律之外以安天下之大事故為天子之計莫若少寬其法使臣等得有所守而不為法之所奪昔申屠嘉為丞相至召天子之臣臣等通立之言下而詰責其過是時通幾至於死而不救天子知之亦不以為怪而

申屠嘉亦幸非漢之權臣由此觀之重臣何拾於天下哉

臣事二

臣聞仲尼之稱管仲曰奪伯氏騅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又讀芻志其言諸葛孔明遷李平殛廖立及孔明既死而此二人皆哭泣有至死者臣每讀其書至此未嘗不嗟嘆古人之不可及而竊愍今世之不能也夫為天下國家惟剛者能守其法而公者能以剛服天下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天下者天子之天下也賞罰之柄予奪之事其出於天子本無敢言者惟其不公故有一人焉受戮而去雖其當罪而亦勃然有不服之心而上之人雖其甚公於此而亦畏其不服而不敢顯然明斥其罪故夫天下之不公足以敗天下之至剛而天下之不剛亦足以破天下之至公二者相與並行然後可以深服天下之衆臣嘗竊悲唐季五代之亂外有執兵強忿之臣威蓋天下而其力內脅天子天子不敢輒忤其意蓋有所不測則其上下不能自保當此之時人主務為安身之政不敢以其剛

心而守其公事此其勢不得不然耳方今海內治安外無諸侯之虞而內無執政之患然臣切觀之於政令刑賞之際當若有所畏而不敢自必者此其故何也夫朝廷之臣無罪而留者罪而黜此為臣之常也故其有罪以為當黜則官必削以為不當黜則無故而置之外地猶為不可也今有罪而推之於外反從而增其爵秩是將以為賞耶為刑耶是不可得而知也蓋曰姑以鎮撫其耿耿之意彼其失為近臣而去也雖賜之千金而猶有所慚然於其心目天下之罪人而皆欲滿其所懷則為天子安可以有所刑哉然而事之所不平者又非特如此也黜之者一人則必有排而解之者一人以為黜者之有所不悅乎其辨之者也而使與之皆黜夫此二人其罪果誰在乎以其言而黜人亦以其言而黜之是為黜者報仇耳是以天下雖無強臣之災而臣下竊揣天子之心皆有所持而敬之此其弊始於執之不剛而成於守之不公夫朝廷之重臣安得知其有所不公者然竊怪每有所除吏民間莫不切切口語以為此誰人之親戚故舊

臣事一

而得之者每有所措置亦莫不以為此誰人之所欲而行之者使上之人凡果如此則宜乎人之受罪而不服而吾亦不敢以加於人也詩云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唯仲山甫柔亦不加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禦夫人唯能不侮鰥寡也而後能不畏強禦臣故曰惟公者能以剛服天下此其勢然也且夫古之為君者有所大樂而今世不知也人君之樂非樂夫有天下而樂得與天下去惡而獎善以快吾志今使天下有不義之臣誅之不獲又從而尊之尊之不足以為悅而又從而黜其所怨以慰其盛怒此二者者夫豈為君之樂哉蓋事有所不可並從而欲不可以皆得今夫人之有所私愛而不公者是亦人之所樂焉耳然其為樂有所害於為君之樂是以不若素彼而全此也且事之利害有知之而患不可為者有患不知之而知之則可行者今欲素彼而全此而行吾法之所至有罪而黜黜而無所姑息使天下皆知賞之為賞罰之為罰此非有所勤苦而難成者而顧慮不肯為夫管仲孔明惟其為之而已矣

臣事三

臣聞天下有無窮之才不叩則不鳴不觸則不發是以古之聖人迎其好善之端而作其勉彊之氣洗濯磨淬日夜不息凡此將以求盡天下之無窮也夫天下譬如大器焉有器不用而實諸牖下久則蟲生其中故善用器者提攜不生時灌而溉之使之日親於人而獲盡其力以無速敗有小丈夫徒知愛其器而不知所以為愛也知措諸地之安而不知不釋吾手之為不壞也是以事不得成而其器速朽且夫天下之物人則皆用其形而不求其神也神者何也物之精華果銳之氣也精華果銳之氣其在物也暉然而有光確然而能堅是氣也亡則物皆枵然無所用之夫是氣也時叩而存之則日長而不衰置而不知求則脫去而不居是氣也物莫不有也而人為其益子有言曰人之日夜之所息與平旦之氣晝日之所為有以枯亡之矣枯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夫夜氣者所謂精華果銳之氣也天下亂則君子有以自養而全之而天下治則天子養之以求其用今夫朝廷之精明戰陣之勇力獄訟之所以能盡其情而錢穀之所以能治其要處天下之紛紜而物莫能亂者皆是氣之所為也蓋古者英雄之君唯能叩天下之才而存之是以所求而必從所欲而必得漢武帝唐太宗國富而兵彊所欲如意而天下之才用之不見其盡當其季年元臣宿將死者大半而新進之士亦有足以辨天下由此觀之則天下固有無窮之才而獨患乎上之不叩不觸而使其神弛放而不張也臣竊觀當今之人治文章習議論明會計聽獄訟所以為治者其類莫不備具而天下之所少者獨將帥武力之臣性者天下既安先世老將已死而西寇作難當此之時天子茫然反顧思得奇才良將以屬之兵而終莫可得其後數年邊鄙日蹙兵勢日急士大夫始漸習兵而西夏臣服以至乎今又將十有餘年而囊之所謂西邊之良將者亦已略盡矣而天下之人未知誰可任以為將此甚可慮也夫天下之事莫難於用兵而今世之所畏莫甚於為將責之以難事彊之以其所甚畏而不作其氣是以將帥之士若此不可得

蘇文粹卷三

四

也蓋嘗聞之善用兵者維匹夫之賤亦莫不恭其氣而後求其用力其未戰也使之投石超距以致其身故其後遇敵而不懼見難而效死何者氣盛故也今天下有大弊二以天下之治安而薄天下之武臣以天下之冗官而廢天下之武舉彼其見天下之方然則推沮退縮而無自喜之意今之武臣其子孫之家往往轉而從進士矣故臣欲復武舉重武臣而天子時亦親試之以騎射以觀其能而為之賞罰如唐正觀之故事雖未足以盡天下之奇才要以為使之知上意之所悅有以自重而爭盡其力則夫將帥之士可以漸見矣

臣事四

臣聞天下之患無常處也惟見天下之患而去之就其所安而從之則可久而無憂有淺丈夫見其生於東也而盡力於東以忘其西見其起於外也而銳意於外以忘其中是以禍生於無常而變起於不測莫能救也昔者西漢之禍當文景之世天下莫不以為必起於諸侯之太彊也然至武帝之時七國之餘日以漸衰天下坦然四顧以

蘇文粹卷六

五

為無虞而陵夷至於元成之間朝廷之疆臣實制其命而漢以不祀世祖顯宗既平天下以為世之所患莫不在乎朝廷之疆臣矣而東漢之云其禍乃起於宦官由此觀之則天下之患安在其防之哉人之將死也或病於太勞或病於飲酒天下之人見其死於此也而曰必無勞力與飲酒則是不亦拘而害事哉彼其死也必有以啓之是以勞力而能為災飲酒而能為病而天下之人豈必皆死於此昔唐季五代之亂果何在也海內之兵各隸其將大者數十萬人而小者不下數萬猶循翰素美衣豐食同其甘苦而順其好惡甚者養以為子而授之以其姓故嘗是時軍旅之士各知其將而不識天子之惠君有所令不從而聽其將而將之所為雖有大姦不義而無所違拒故其亂也姦臣擅命擁兵而不可制而方其不為亂也所攻而必降所守而必固良將勁兵徧於天下其所摧敗破滅足以上快天子鬱鬱之心而外抗敵國竊發之難何者兵安其將而樂為用命也然今世之人遂以其亂為戒而不收其功舉天下之兵數百萬人而不立

表將將兵者無腹心親愛之去而士卒亦無附者而欲為之致命者故命將之日士卒不知其何人皆莫敢仰視其面夫莫敢仰視是禍之本也此其為禍非有宿從駢起之殃緩則畏而怨之而有急則無不忍之意此二者用兵之深忌而當今之人蓋亦已知之矣然而不敢改者畏唐季五代之禍也而臣竊以為不然天下之事有此利也則必有此害天下之無全利是聖人之所不能如之何也而聖人之所能要在不究其利利未究而變其方使其害未至而事已還故能享天下之利而不受其害昔唐季五代之法豈不大利於世惟其利已盡而不知變是以其害隨之而生故我太祖太宗以為不可以長久而改易其政以便一時之安為將者去其兵權而為兵者使不知將凡此皆所以杜天下之私恩而破其私計其意以為足以變五代豪將之風而非以為後世之可長用也故臣以為當今之勢不變其法無以求成功且夫邀天下之大利則必有所犯天下之危欲享大利而顧其全安則事不可成而方今之弊在乎不欲有所

六 蘇秦卷六

六

搖撼而徒得天下之利不欲有所勞苦而遂致天下之安今夫欲人之成功必先捐兵以與人欲先捐兵以與人則先事於擇將擇將而得之苟誠知其忠雖捐天下以與之而無憂而况數萬之兵哉昔唐之亂其為變者非其所命之將也而皆其盜賊之人所不得已而以為將者故夫將帥豈必盡疑其為發變以無畏其擇之之勞而遂以破天下之大利益天下之患夫豈必在此也

七 臣事五

臣聞天下之勇士可使用兵而不可使主兵天下之智士可使主兵而不可使養兵養兵者君子之事也故用兵之難而養兵為尤難何者士氣之難伏也舉兵而征行三軍之士其心在號令而其氣在戰息兵而為營三軍之士其心在營壁而其氣在禦陣兵而遇敵三軍之士其心在白刃而其氣在勝氣之所在者氣之所向也故兵在外士氣在敵而不在其上不在其上者故撫之而易悅之而易足誅之而易定動之而易使其上之人御之以勇而驅之以智則百萬之

瘵可以無足憂者及夫天下既安三軍之士各反其室美衣甘食優游無為投石超距不足以為其怒而各求其上之所短當此之時軍中之士圍視四顧而始不可忍矣是故久於不用則其意不欲復戰久於不使則其意不欲復役夫惟不欲而強使之與之出戰則不樂而與之從役則為亂此必然之勢也夫古者兵出於農其欲動之尤難然當周之季諸侯之強天下之民日起而操兵齊晉秦楚以其兵軍倘徧天下萬里而後反而天下之民不敢言病至於後世平居無事常竭天下以養士卒一旦有急當得其力乃反傲睨邀賞不肯即去夫其平時衣食其上有難而起起而剛死有事而役役而盡力此其勢宜甚於三代之農夫矣而當今方病其下其意非其養之之過歟臣觀天下之兵其數莫如京師之多而士氣之趨趨難制亦莫如京師之甚向者天子在位以仁御兵士不怨而徇於賞令之稍急則瞋目攘臂而言不遜此甚可惡也且京師之兵皆天下之所在而使不義之徒周環布列於其左右而尚何以安臣聞養兵

八 蘇秦卷七

七

而兵驕矣其責在將方今京師之將所任者雖乎匹夫小人以次當選而為之什百之長此其為名尚未離乎卒伍也而其上之所統獨有三太尉推而上之則至於樞密使如此四大臣者非在什伍部曲之間以日夕訓練之者也且夫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也今使大臣獨制其上恩意不交而德澤不洽上下不相信持以勢相從而無以義附者則是未可以法治也使朝廷大臣而曲躬僂偻親問疾苦如異時出兵行陣之間此則其勢有所不給矣古者南北軍有監軍御史有護軍諸校各有軍正正丞是以任安胡建之徒忠信守節之士得以出入軍中獲其歡心而後訓之以禮繩之以法有以誅滅而士卒皆服如此而後兵可用也今奈何獨使狼戾之人自相臨御而天子獨以貪暴無知之匹夫為左右之衛哉臣愚以為略如漢制設為諸校使常處軍中既以撫之且漸誅戮其豪橫而訓之知禮傳曰晉悼公知欒糾之能御以知于政也以為戎御使訓諸御知義知尚質之有力而不暴也以為戎治使訓勇力之士時使

故軍中之吏非其近之則不能得其歡心不得其心則雖有法而不能  
能用有法不能則士不可以勞苦而兵不可以應卒有兵不可以  
應卒而有將不能以使衆此最天下之大患也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六十一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六十一

八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六十二  
穎頌先生

進策下

臣事六

臣聞聖人之治天下常使人有孜孜不已之意下自一介之民與凡  
百執事之人咸願竭其力以自附於上而上至公卿大夫雖其甚尊  
志得意滿無所求望而亦莫不勞苦其思慮日夜求進而不息至有  
一沐而三握一飯而三吐食不暇飽卧不暇暖汲汲於事常若有所  
未足者是以天下之事小大畢舉無所廢敗而上之人可以不勞力  
而萬事皆理昔者世之隆替臣嘗已略觀之矣當堯舜之時洛水橫  
流民不粒食事變繁多災害並興而堯舜之身至於垂拱而無為何  
者天下之人各為之用力而不辭也至於末世海內又安四方無  
人生於其間其勢皆有荒怠之心各安其所而不顧有所興作故  
下漸以衰德而不振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夫國之所以至於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六十二

一

者惟其舊而無以新之歟天下舊而不復新則其事業有所斷而不  
復續當此之時而不知與之相期於長久不已之道而時作其怠惰  
之氣則天下之事幾乎息矣今夫道路之人使之趨十里而與之百  
錢則十里而止使之趨百里而與之千錢則百里而止何者所與期  
者止於十里與百里而其利亦止於此而已今世之士何以異此出  
於布衣者其志不過一命之祿既命則忘其布衣之學仕於州縣者  
其志不過以官之寵既改則喪其州縣之節自是以以上因循遷選  
十有餘年之間則其勢自至於郡守此不待有所修飾而至者其志  
極矣幸而其間有欲持自奮厲之心然後其意稍廣而不肯自棄於  
貪汙之黨外自濫刑內自濫誅館閣而至於兩制亦又極矣又幸而  
有求為宰相者則其志又益廣至於宰相而極矣蓋天子之所以使  
天下慕悅而樂為晉用者下自一命之臣而上至宰相其節級相次  
者有四而已彼其一命者或無望於改官郡守者或無望於兩制兩  
制者或無望於宰相而為宰相者無所復望或各安於其所而誰肯



為天子盡力者且夫世之士大夫如此其衆也仁人君子如此其不  
少也而臣何敢妄有以詆之哉蓋臣聞之方今之人其已改官者  
其廉隅節幹之效常不若其在州縣之時而為兩制者其慷慨勁挺  
之操常不若其為漕刑臺諫之日雖其奇才偉人卓然特立不為利  
變者固不在此而世之為此者亦已衆矣夫以爵祿而勸天下爵祿  
已極則人之怠心生以術使天下則天下之人終身奔走而不知止  
昔者漢之官吏自縣令而為刺史自刺史而為郡守自郡守而為九  
卿自九卿而為三公自下而上至於人臣之極者亦有四而已然當  
此之時吏又於官而不知厭方今朝廷選郡縣之職列級分等不  
勝數從其下而為之三歲而一遷至於終身可以無倦矣而人亦各  
自知其分之所止其清高顯榮者雖至老死而不可懈入是以在位  
者皆懈而不自奮何者彼能通其君臣之歡悅與其無高下峻絕不  
可拔援之勢而吾則不然今天下之小臣因其朝見而勞苦動苦下  
寧訪問以開導其心志且時擇其尤勤勞者有以賜予之使知朝廷

全蘇文粹卷六十二

之不甚遠而容有冀於其間上之大吏時召而賜之問燕與之講論  
政事而勉之於功名相邀於後世不朽之際與夫子孫皆享其福之  
利時亦有以督責其荒怠弛廢之愆使之有所愧耻於天子之恩意  
而不倦於事此豈非臣所謂奔走天下之術歟

臣事七

臣聞聖人之於人不恃其必然而恃吾有以使之不恃其皆賢而恃  
吾有以驅之夫使天下之人皆有忠信正直之心則為天下安俟乎  
聖人唯其不然是以使之有方驅之有術不可一日而去也今夫天  
下之官莫不以為可任而後任之矣上自兩府之大臣而下至於九  
品之賤吏近自朝廷之中而遠至於千里之外上下相伺而左右相  
覺不為不密也然又內為之御史而外為之漕刑使督察天下之姦  
人而糾其不法如此則天下何恃其皆賢而期之以必然哉然尚有  
所未盡者蓋天下之事任人不若任勢而變吏不如變法法行而勢  
立則天下之吏雖其非賢而皆欲勉履以求成功故天子可以不勞

而得忠良之臣今世之弊任弊法而用不便之勢勢善於求賢而不  
知為法之弊是以天下幸而得賢則可以僥倖於治安不幸而無賢  
焉則遂靡靡而不振且御史漕刑又弃之所恃以知百官之能否者  
也今不為之立法而望其皆賢故臣所謂有所未盡者謂此事也夫  
此二官雖其內外之不同而其於擊擿群下權勢輕重本無以相遠  
也而自近歲以來為御史者莫不洗濯磨淬以自見其圭角慷慨論  
列不顧天下之怨是以朝廷之中上無容姦而下無宿詐正直之士  
莫不相慶以為庶幾可以大治然臣愚以謂方今內肅而外不振  
千里之外貪吏晝日取人之金而莫之或禁遠人咨嗟無所告訴莫  
不飲泣太息仰而呼天者深惟國家所以設漕刑之意正以天下  
有此等不平之故耳今海內幸無變而遠方之民戚然皆苦貪吏之  
禍則所謂漕刑者尚何以為然人之性不甚相遠豈其為御史則皆  
有嫉惡之心而至於漕刑則皆得恭謹苟容之人蓋上之所以使之  
者未至也臣觀御史之職雖其屬官之中苟有能出身盡命排擊天

全蘇文粹卷六十二

下之姦邪則數年之間可以至於兩制而無難而其不能者退斥罷  
免不免為碌碌之吏是以御史皆務為訐直之行而漕刑之官雖端  
坐默然無所發摘其終亦不失為兩制而其抗直不撓者亦不過如  
此而徒取天下之怨是以皆好為寬仁以收敦厚之名豈國家知  
用之御史而不知用之漕刑哉臣欲使兩府大臣詳察天下漕刑之  
官唯其有所舉按不畏疆禦者而後使得至於兩制而其不然者不  
免為常吏變法而任勢與之更新使天下之官吏各從其勢之所便  
而為之而其上之人得賢而任之則固已大善如其不幸而無賢則  
亦不至於紛亂而不可治雖夫庸人亦可使之自力而為政如此則  
天下將內嚴而外明姦吏將以自伏而不得其處天下庶乎可以為  
治矣

臣事八

臣聞天下惟其有權者可以使人有利者可以得衆權者天下之所  
為去就也利者天下之所為奔走也能是非可否者之謂權能貧富



貴賤者之謂利天子者收天下之權而自執之欲天下之利而稅用之者也故天下之人上自公卿大夫之尊而下至於閭閻匹夫之賤府史胥徒僮僕奴妾以次相屬而相役至於疲弊勞苦老死而不去緩急可以使之相救危難可以使之相死頭白刃赴深谷可使用命而不敢辭何者彼利於人者固役於人也千金之家持其贏餘以旬貸鄰里之貧民薄息緩取而可以豪橫於鄉黨刺客武士為之效死而莫之能制此權利之所致也臣聞天子者執天下之權而擅四海九州之利爵祿慶賞金玉錢幣此其富非特千金之利也予奪可否刑戮誅滅此其勢非特千金之權也古之人君得天下之權利而專之是故所為而成所欲而就謀臣猛將為之盡力有死而無二社稷之臣可使死宗廟郡縣之臣可使死封疆文吏可使死其職武吏可使死其兵天下之人其存心積慮皆以為當然是以電至而不懼難生而無變方其平居無事之際天子衣食而養之以待天下之事故有事而死亦其勢然也然當今天下之人食天子之祿被天子之爵

六蘇文粹卷之三

四

衣青紫佩印綬從吏卒縱橫赫奕者常偏天下目有急皆莫肯死者此甚可怪也往年廣南之亂大吏振旅擁兵賊至而不敢擊連通奔竄伏於草莽之間以避丘華之禍至使蠻夷之人得以橫行於中原人民流離方數千里幾為丘墟而無一死戰之吏 國家每歲收天下之士士之發於亂寒取官而去者動以數百為輩六年之間考足而無過則又為之改爵而增其祿秩幸而有超群拔類之才則公卿大臣又得薦之於天子而特寵貴之翺翔朝廷之間不出十年可以安坐談笑而為兩制此其為法尚何所負於天下而士大夫終莫肯奮而為之用何也夫明哲之君以其法選天下今天下之人反以其法邀之故邀在我則奔走者人也邀在人則奔走者我也今世之法夫豈不欲以邀人哉准官六七考求舉者五六人凡此皆備具而無所過失然後為之改爵而增其祿秩夫此豈誠足以邀人哉為法而不足以邀人則人將反以吾法而相邀今之官吏考足而無過且有舉者則天子寧有以却之耶是不得不從而予之矣如此則是天

子之爵祿非天子之惠而天下之勢也士大夫以勢取爵祿是以舉皆不德其上凡今天子之權反而於下而天子之利變而為輕取易得之物矣蓋臣聞天下有二弊有法亂之弊有法弊之弊法亂則使人紛紛而無所執法弊則使人壑制而不自得古之聖人法亂則以立法救之而法弊則受之以無法天無法者非縱橫放肆之謂也上之人投棄規矩而使天下無所執以邀其君是之謂無法今天官吏之法其亦無自舉者與考而已使一二大臣得詳其才與不才舉者具而考是才者與之而不才者置之雖有考不足而舉者不具其可與者則亦與之也凡皆務與天下為所不可測使吏無所執吾法以邀我收天子之權利而歸之於上如此則議者將以為蕩然無法則大吏易以為姦臣聞人惟不為姦也而後任以為大吏苟天下之廣而無一二大臣可信者則國非其國矣且自唐季以來世之設法者始皆務以防其大臣蓋唐之盛時其所以試天下之士與調天下之選人者皆無一定之法而惟有司之為聽夫是以下不得邀其上

六蘇文粹卷之三

五

而上有以役其下臣故曰惟有權者可以使人有利者可以得眾此不可不深察也 臣事九 臣聞聖人之為天下不務適人之心人心之所向因而順之人心之所去因而廢之故天下樂從其所為惟其一人之所欲不可以施於天下不得已而後有所矯拂而不用蓋非以為天下之人皆不可以順適其意也昔生民之初生而有飢寒牝牡之患飲食男女之際天下之所同欲也而聖人不求絕其情又從而為之節文教之燧燧烹飪嫁娶生養之道使皆得其志是以天下安其法而不怨後世有小丈夫不達其意之本末而以為禮義之教皆聖人之所作為以制天下之非僻徒見天下邪放之民皆不便於禮義之法乃欲務矯天下之情置其所好而施其所惡此何其不思之甚也且雖聖人不能有所特設以驅天下蓋因天下之所安而遂成其法如此而已如使聖人而不與天下同心違戾矯世以自立其說則天下幾何其不然而

去也公之說者則不然以為天下之私欲必有害於國之公事而國之公事亦必有所拂於天下之私欲分而異之使天下公私之際譬如胡越之不可以相通不恤人情之所不安而獨求見其所以為至公而無私者蓋事之不通莫不由此之故今夫人之情非其所樂而強使之則皆有快快不快之心是故所為而無成所任而不稱其職臣聞 方今之制吏之生於南者必置於北生於東者必投於西嶺南吳越之人而必使冒苦寒踐霜雪以治燕趙之事秦隴蜀漢之士而必使涉江湖衝霧露以守揚越之地雖其上之人逼而行之無所不從而行者望其所之怨嘆嗟嗟不能以自安吏卒送迎於道路遠者涉數千里財用殫竭困弊於外既至而好惡不相通風俗不相習耳目之所見飲食之所便皆不得其當譬如僑居於他鄉其心常胥胥而不舒數日求去而不肯履長久之計民不喜其吏而吏不喜其俗二者相與齟齬而不合以不服有所施而吏之坐於其地者莫不自以為為天下之所不若而今之法為吏者不得遠處其鄉里雖

蘇文卷之三

六

數百里之外亦輒不可而又以京師之所在而定天下遠近之次凡京師之人所謂近者皆四方之所謂至遠而京師之所謂遠者或四方之所謂近也今欲以近優累勞之吏而不知其有不樂者為此之故也且夫人生於鄉閭之中其親戚墳墓不過百里之間至於千里之內則譬如道路之人亦何所施其私而又風俗相安上下相信知其利害而詳其好惡近者安處其近而遠者樂得其遠二者各獲其所求而無有求去之心耳目開明而心不亂可以容有所立凡此數者蓋亦無損於國矣而特守此區區無益之公此豈王者之意哉日三代之時九州之中建國千有八百大者不過百里而小者數十里數十里之間民之為士者有之為大夫者有之凡所以治其國人者亦其國人也安得異國之人而後用哉臣愚以謂如此之類可一切革去以順天下之欲今使天下之吏皆同為姦則雖非其鄉里而亦不可有所優容苟以為可任則雖其父母之國豈必多置節目以防比弊而况處之數百千里之間哉

臣事十

臣聞大人之道行之而可名名之而可言布之天下而無疑施之後世而無愧堂堂乎立於四海雖一介之士而無所不安此其所以為大人之道歟今夫天下之人天子誰不役其力者而天下皆不敢以為非此誠得其可役之名而役之是以天子安坐於上而士大夫為之奔走於下大者為之運籌畫策治百官以濟其大事而小者為之按米鹽視鞭箠以奉其小職文吏為之簿書會計詳其出入取予之數而使天下不敢欺武吏為之擐金被革習其戰陣攻闢之事而使天下不敢犯勞苦其筋力而罄竭其思慮甚者捐首領棄骨肉於原野而不知避何者食其祿也至於田野之民耕田而食或生而不至市井然及其有稅而可役趨走於縣吏之前恭謹有禮不教而自習而其尤難者至使之斬捕盜賊挽弓巡徼疲弊而不敢求免此豈非食其地之故歟故夫天下之人凡天子之所得而使令者皆可得名也而臣切怪府吏胥徒古者皆有祿以食其家而不足者皆得

蘇文卷之三

七

計口而受田以補其不給夫是以能使之盡力於公事而不卹其私計蓋周之所謂官田者府史胥徒之田也而今世之法收市人而補以為吏無祿以養其身而無田以畜其妻子又有鞭朴殘辱之患而天下之人皆喜為之其所以責之者甚煩且難而所以使之者無名而可言而其甚者又使之反入錢而後補雖得後役而其所免不足以備其終身之勞此獨何也天子以無名使之而天下之人亦肯以無名而為之此豈可不求其情哉夫天子舉四海而寄之其臣郡縣之官又舉而寄之其郡縣之小吏刑法之輕重財用之多少無所不在是以掌倉庫者得以為盜而治獄訟者得以為姦為姦之利上足以養父母而下足以畜妻子其所以無故而安為之者為此之故也是以雖無爵祿之勸而可得而使雖有刑戮耻辱之患而不肯捨而去而其上之人驅其無祿之身而遇之以有祿之法恬不為怪此乃公使之為姦以當其所當得之祿而遂以為可得而使也如此則尚何以示天下臣愚以為凡人之在官不可以無故而用其力或使

以其稅而或使以其祿故夫胥吏胥吏不可以無祿使也然臣觀之方今天下苦財用之不給而用度有所不足其勢必無以及此而古者周官之法民之為訟者入求矢為獄者入鈞金視其不直者而納其所入蓋自秦漢以來其法始廢而不用今臣亦欲使天下之至於獄者皆有所入於官以自見其直而其不直者亦皆沒其所入以為胥吏之俸祿辨其等差而別其多少以時給之以足其衣食之用其所以取之於民者不苛而其所以為利者甚博蓋上之於民常惠其好訟而不直以身試法而無所畏忌刑之而又使之有入於官此所以深懲其心而又其所得止以厚吏此有以見乎非貪民之財也而為吏者可以無俟為姦而有以自養名正而言順雖其為姦從而戮之則亦無愧乎吾心嗚呼古之所謂正名者猶此類者矣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六十二

蘇文粹卷六十二

八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六十三  
穎濱先生

進策上  
民政一

臣聞王道之至於民也其亦深矣賢人君子自潔於上而民不免為小人朝廷之間揖讓如禮而民不免為盜賊禮行於上而淫僻邪放之風起於下而不能止此猶未免為王道之未成也王道之本始於民之自喜而成於民之相愛而王者之所以求之於民者其始始於力田而其精極於孝悌廉耻之際力田者民之最勞而孝悌廉耻者匹夫匹婦之所不悅疆所最勞而使之有自善之心勸所不悅而使之有相愛之意故夫王道之成而及其至於民其亦深矣古者天下之災水旱相仍而上下不相保此其禍起於民之不自喜於力田天下之亂盜賊放恣兵革不息而民不樂業此其禍起於民之不相愛而棄其孝悌廉耻之節夫自喜則雖有太勞而不遷相愛則雖有強狠之心而顧其親戚之樂以不忍自棄於不義此二者王道之大權也方今天下之人徂於工商之利而不喜於農惟其最愚下之人自知其無能然後安於田畝而不去山村飢餓之民皆有盜跖越起之心而閭門之內父子交忿而不知反朝廷之上雖有賢人而其教不逮於下是故士大夫之間莫不以為王道之遠而難成也然臣切觀三代之遺文至於詩而以為王道之成有所易而不難者夫人之不喜早此是未得為此之味也故聖人之為詩道其耕耨播種之勤而述其歲終倉庫豐實婦子喜樂之際以感動其意故曰豳風良耜伊耆南畝播厥百穀實斯活或來瞻女載筐及苜其饌伊黍其笠伊科其鐮斯趙以褭茶葉當此時也民既勞矣故為言其室家來饁而慰勞之者以勉卒其事而其終章曰黍稷彜止黍稷彜止稷之極極積之果粟其崇如壙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擇牲有棣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當此之時厥功既畢民之勞者得以與其婦子皆樂於此休息間暇飲酒食肉以自快於

蘇文粹卷六十三

一歲則夫勤者有以自忘其勤盡力者有以輕用其力而後承無親之人有所慕悅而自改其操此非獨於詩云爾導之使獲其利而教之使知其樂亦如是也且民之性固安於所樂而悅於所利此臣所以為王道之無難者也蓋臣聞之誘民之勢遠莫如近而近莫如其所與競今行於朝廷之中而田野之民無遷善之心此豈非其遠而難至者哉明擇郡縣之吏而謹法律之禁刑者布而頑民不悛夫鄉黨之民其視郡縣之吏自以為非其比肩之人徒能畏其用法而袒背受笞於其前不為之愧此其勢可以及民之明罪而不可以及其隱隱此豈非其近而無所與競者耶惟其里巷親戚之間幼之與同戲而壯之所與共事此其所與競者也否則以謂古者郡縣有三老嗇夫今可使惟擇民之孝悌無過力固不惜為民之素所服者為之無使治事而使讓誦教誨其民之怠惰而無良者而歲時伏臘郡縣頗置禮焉以風天下使慕悅其事使民皆有愧耻勉彊不服之心今不從民之所與競而教之而從其所素畏夫其所素畏者彼不自以為伍而何敢求整其萬一故教天下自所與競者始而王道可以漸至於下矣

蘇文粹卷六十一

二

民政二

臣聞三代之盛時天下之人自匹夫以上莫不務自修潔以求為君子父子相愛兄弟相悅孝悌忠信之美發於士大夫之間而下至於田畝朝夕從事終身而不厭至於戰國王道衰息秦人驅其民而納之於耕耘戰鬪之中天下翕然而從之南敵之民而皆爭為干戈旗鼓之事以首爭首以力搏力進則有死於戰退則有死於將其患無所不至夫周秦之間其相去不數百年周之小民皆有好善之心而秦人獨喜於戰攻雖其死亡而不肯以自存此二者臣竊知其故也夫天下之人不能盡知禮義之美而亦不能奮不自顧以陷於死傷之地其所以能至於此者上之人實使之然也然而閭巷之民劫而從之則可以與之僥倖於一時之功而不可以望其久遠而周秦之風俗皆繁世而不變此不可不察其術也蓋周之制使天下之士

孝悌忠信聞於鄉黨而達於國人者皆得以登於有司而秦之法使其武健壯勇能斬捕甲首者得以自復其役上者優之以爵祿而下者皆得役屬其鄰里天下之人知其利之所在則皆爭為之而尚安知其其他然周之以興而秦之以亡天下遂皆尤秦之不能而不知秦之所以使天下者亦無以異於周之所以使天下何者至便之勢所以奔走天下萬世之所不易也而特論其所以使之者何如焉耳今者天下之患實在於民昏而不知教然臣以謂其罪不在於民而上之所以使之者或未至也且天子之所求於天下者何也天下之人在家欲得其孝而在國欲得其忠兄弟欲其相與為愛而朋友欲其相與為信賄財欲其思廉而患難欲其思義此誠天子之所欲於天下者古之聖人所欲而遠求之求之以勢而使之自至是以天下爭為其所求以求稱其意今有人使人為之牧其牛羊將責之以其牛羊之肥則因其肥瘠而制其利害使夫牧者趨其所利而從之則可以不勞而坐得其所欲今求之以牛羊之肥瘠而乃使之盡力於樵

蘇文粹卷六十一

三

蘇之事以其薪之多少而制其賞罰之輕重則夫牧人將為牧耶將為樵耶為樵則失牛羊之肥而為牧則無以得賞故其人舉皆為樵而無事於牧吾之所欲者牧也而反樵之為得此無足怪也今夫天下之人所以求利於上者果安在哉士大夫為聲病剽略之文而治苟且記問之學曳裾束帶俯仰周旋而皆有意於天子之爵祿天子之所求於天下者豈在是也然天子之所以求之者唯此而人之所由以有得者亦唯此是以若此不可却也嗟夫欲求天下忠信孝悌之人而求之於一日之試天下尚誰知忠信孝悌之可喜而一日之試之可耻而不為者詩云無言不醜無德不報臣以為欲得其所求宜遂以其所欲而求之開之以利而作其意則天下必有應者今問歲而取天下之才奇人善士固宜有起而入於其中然天下之人不能深明天子之意而以為所為求之者止於其目之所見是以盡力於科舉而不知自反於仁義臣欲復古者孝悌之科使州縣得以與今之進士同舉而皆進使天下之人時獲孝悌忠信之利而明知

天子之所欲如此則天下宜可漸化以副上之所求然臣非謂孝悌之科必多得天下之賢才而要以使天下知上意之所在而各趨於其利則庶乎不待教而忠信之俗可以漸復此亦周秦之所以使人之術歟

民政三

臣聞聖人將有以奪之必有以予之將有以正之必有以柔之納之於正而無傷其心去其邪僻而無絕其不忍之意有所矯拂天下大變其俗而天下不知其為變也釋然而順油然而化無所齟齬而天下遂至於大正矣蓋天下之民邪淫不法紛亂而至於不可告語者非今世而然也夫古者三代之民耕田而後食其粟蠶繅而後衣其帛欲享其利而勤其力欲獲其報而厚其施欲求父子之親則盡心於茲孝之道欲求兄弟之和則致力於長悌之節欲求夫婦之相安朋友之相信亦莫不務其所以致之之術故民各治其生無望於僥倖之福而力行於可信之事凡其所以養生求福之道如此其精也

三蘇奏釋卷之三

至其不幸而死其親戚子弟又為之死喪祭祀歲時伏臘之制以報其先祖之恩而可安郵孝子之意者甚具而有法籩豆簠簋飲食酒醴之薦而大者於廟而小者於寢薦新時祭春秋不闕故民終三年之憂而又有終身不絕之恩愛憫然若其父祖之居於其前而享其報也至於後世則不然民怠於自修而其所以養生求福之道皆歸於鬼神冥冥之間不知先王喪紀祭祀之禮而其所以追養其先祖之意皆入於佛老虛誕之說是以四夷之教交於中國縱橫放肆其尊貴富盛擬於王者而其徒黨遍於天下其官室棟宇衣服飲食常侈於天下之民而中國之人明哲禮義之士亦未嘗以為怪幸而其間有疑怪不信之心則又安視而不能去此其故何也彼能執天下養生報死之權而吾無以當之是以若此不可制也蓋天下之君子嘗欲去之而亦既去矣去之不久而還復其故其根之入於民者甚深而其道之悅於民者甚佞世之君子未有以解其所以入而易其所以悅是以終不能服天下之意天下之民以為養生報死皆出於

此吾未有以易之而遂絕其教欲納之於正而傷其心欲去其邪僻而絕其不忍之意故民之從之也甚難聞之曰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作乎此者必有以動乎彼也夫天下之民非有所悅乎佛老之道而悅乎養生報死之術今能使之得其所以悅之之實而去其所以悅之之名則天下何病而不從蓋先王之教民養生有方而報死有禮凡國之賞罰黜陟各當其實富貴賤皆出於其人之所當然力田而多收畏法而無罪行立而名聲發德成而爵祿至天下之人皆知其所以獲福之因故無惑於鬼神而其祭祀之禮所以仁其祖宗而慰其子孫之意者非有恭肅不詳之意也故孝子慈孫有所歸心而無事於佛老臣愚以為嚴賞罰敦教化明好惡慎取予不赦有罪使佛老之福不得苟且而惑其生因天下之爵秩建宗廟祭祀立尸祝有以大塞人子之意使佛老之報不得乘隙而進其死蓋漢唐之際嘗有行此者矣而佛老之說未去嘗有去者矣而當謂不詳祭祀不謹是以其道牢固而不可去既去而後反其舊今者 國家

三蘇奏釋卷之三

幸而欲滅損其徒日朘月削將至於止然臣愚恐天下尚猶有不忍之心天下有不忍之心則其勢不可以久去故臣欲奪之而有以正之而有以柔之使天下無憾於見奪而日安其新此聖人所以變天下之術歟

民政四

臣聞管子治齊始變周法使兵民異處制國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而士鄉十五制鄙以為五屬立五大夫使各治一屬之政國中之士為兵鄙野之民為農農不知戰而士不知稼各治其事而食其力兵以衛農農以資兵發兵征行暴戾戰鬪而農夫不知其勤深耕疾耘而士不知其勞當是之時桓公南征伐楚濟汝喻方城望汶山北伐山戎制震支斬孤竹西攘白狄逾太行度辟耳之溪九合諸侯築夷儀城楚丘徜徉四方國無罷弊之民而天下諸侯往來應接之不暇及秦孝公欲并海內商鞅為之倡謀使秦人莫不執兵以事戰伐而不得反顧而為農陰誘六國之民使專力以耕關中

之田而無戰攻守禦之役二者更相為用而天下卒以不抗何者我  
能累索出兵不息而彼不能應我我外戰而內不乏食而彼必不戰  
而後食可足此二者管仲商鞅之深謀也自管仲死其遺謀舊策後  
世無復能用而獨其分兵與民之法遂至于今不廢何者其事誠有  
以便天下也今夫使農夫竭力以闢天下之地曠其所得以衣食天  
下之武士而免其死亡戰鬪之患此人之情誰不可者然 當今天  
下之事與管仲商鞅之時則已大異矣古者霸王在上倉廩豐實百  
姓富足地利已盡而民未之困當此之時謂之人有餘今天下之田  
疾耕不能備而遠蒿藜秀實盡其利人不得以為食而餉賦之所著  
息當是之時謂之地有餘古之聖人人有餘則務在於使人是以天  
下之人雖其甚蕃而舉無廢功地有餘則務在於闢地是以天下之  
地雖其甚寬而舉無遺力今也海內之田病於有餘而上之人務在  
於使人不已過哉臣觀京師之兵不下數十百萬公邊大郡不下數  
萬人天下郡縣千人為輩而江淮漕運之卒不可勝計此亦已侈於

三蘇文粹卷六十一

六

使人矣且夫人不足而使人之制不為少減是謂逆天而違人昔齊  
桓之世人力可謂有餘矣而十五鄉之士不過三萬車不過八百乘  
何者懼不能久也 方今天下之地所當厚兵之處不過京師與西  
邊北邊之郡耳昔者 太祖 太宗既平天下四方遠國或數千里  
以為遠人險詖未可以盡知其情也故使關中之士往而屯焉以鎮  
服其亂心及天下既安四海一家而因循久遠遂莫之變夫天下之  
兵莫如各居其鄉安其水土而習其險易而特病其不知戰故今世  
之患患在不教鄉兵而專任屯戍之士為抗賊之備且天下治平非  
必邊之郡則山林匹夫之盜及其未集而誅之可以無事於大兵苟  
其有大盜則其為變故亦非戍兵數百千人之所能制若其要塞之  
地不可無備之處乃當厚其土兵以代之耳聞之古者良將之用兵  
不求其多而求其樂戰今之為兵之人夫豈皆樂戰乎為兵哉或者  
饑困踴不能以自存而或者年少無賴既入而不能以自脫蓋其間  
亦有歸者矣故臣欲罷其思歸之士以減屯戍之兵雖使去者太

民政五

半臣以為處者猶可以足於事也蓋古者有餘則使之以寬而不足  
則使之以約苟必待其有餘而後能辦天下之事則無為貴智矣

臣聞近代以來天下之變備矣世之君子隨其破敗而為之立法補  
其缺漏疏剔弊穢其為法亦已盡矣而後世之弊常不為之少息其  
法既立而旋亡其民暫享其利而不能久因循維持至於今世承百  
王之弊而獨受其責其病最為繁多而古人已行之遺策又莫不盡  
廢而不舉是以為國百有餘年而不至於治平者由此之故也蓋天  
下之多虞其始自井田之亡田制一敗而民事大壞紛紛而不可止  
其始也兼井之民聚而貧民失職貧者無立錫之地而富者連阡陌  
以勢相役收太半之稅耕者窮餓而不耕者得食以為不便故從而  
為之法曰限民名田貴者無過若干而貧者足以自養比董生之法  
也天下之人兼井而有餘則思以為驕奢驕奢之風行於天下則富  
者至有破其膏畜而貧者耻於不若以爭為盜而不知厭民者有為

三蘇文粹卷六十一

七

盜之心則為之上者甚危而難安故為之法曰立制而明等使多者  
不得過而少者無所慕也以平風俗此實生之法也民之為難養者  
則食之而無餘飢年則轉死於溝壑而莫之救富商大賈乘其不足  
而貴賣之以重其災因其有餘而賤取之以待其弊予奪之柄歸於  
豪民而上不知收粒米狼戾而不為欲藜藿不繼而不為發故為之  
法曰賤而官為雜之以無傷農貴而官為發之以無傷民小飢則發  
小熟之飲中飢則發中熟之飲大飢則發大熟之飲此李悝之法也  
古者三代之兵出而為兵入而為農出兵臨敵則國有資糧之儲而  
兵罷役休則無復養兵之費及至後世海內多故而征伐不息以為  
害農故特為設兵以辦天下之武事其始若不傷農者而莫其終衣  
食之奉農亦必受其困故為之法曰不戰則耕以自養而耕之閑暇  
則習為擊刺以待寇至此趙充國之法也蓋古之遺制其可以施於  
今者甚多而臣不敢復以為說而此四者皆天下之所共知而不行  
者也夫知之而不行此其故何歟臣聞事固有可以無術而行者有



時異事變無術而不可行者均民以名田齊衆以立制是無術而可以直行者也平糶以救災屯田以寬農是無術而不可行者也古者賢君在上用度足而財不竭損其有餘以備民之所不足而不害於歲計今者歲入不足以爲出國之經費猶有所不給而何暇及於未然之備古者將農而兵易使其兵安於劬勞故雖使爲農而不敢辭今者天下之兵可使執勢者皆不知戰而可與戰者皆驕而不可使衣食豐溢而筋力疲憊且其平居自處甚優而安肯爲農夫之事乎故屯田平糶之利舉世以爲不可復者由此之故也蓋亦思其術矣臣嘗聞之賢人之治產也將欲有爲而無以爲資者不以其所以謀朝夕之利者爲之也蓋取諸其不急之處而日蓄之徐徐而爲之故其業不傷而事成夫天子之道食租衣稅其餘之取於民者亦非其正矣茶鹽酒鐵之類此近世之所設耳夫古之時未嘗有此四物者之用也而其爲國亦無所乏絕臣愚以爲可於其中擇取一焉而置之用度之外歲以爲平糶之資且其既已置之用度之餘則不復有

三蘇文粹卷六十五

所顧惜而發之也輕發之也輕而後民獲其利其與今之所謂常平者亦已大異矣抑善聞之嘗已牧馬者不可使之畜豚豕馬豕之相去未能幾也而猶且不可使今世之兵以爲兵募之而欲強之以爲農此其不從固無足怪者今欲以兵屯田蓋亦告之以勸屯田而募焉人固有無田以爲農而願耕者從其願而使之則雖勞而無怨苟屯田之兵既多而可用則夫不耕而食者可因其死亡而勿復補以待其自衰矣嗟夫古之人其制天下之患其亦已略盡矣而其守法者常至於怠惰而不舉是以世之弊常若近起於今者而不求古之遺法而依之以爲治可不大悲矣哉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六十三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六十四

穎濱先生

進策下

民政六

臣聞三代之時無兵役之憂降及近世有養兵之困而無與役之患至於今而養兵與役之事皆不得其當而可爲之深憂蓋古者兵出於農而役出於民有農則不憂無兵而有民則不憂無役五口之家常有一人之兵而二十歲之男子歲有三日之役故其兵強而費不增役起而人素具雖有大兵大役而不憂事之不集至於兵罷後休而無日夜不息之費其後周衰井田破壞陵夷至於末世天下無復天子之田皆民之所自有天下之民不食天子之田是故獨其稅而不任之以死傷戰鬪之患天子有養兵之憂而天下無攻守劬勞之民以爲大憂故謂其財以爲養兵之用而天下之役凡其所以轉輸漕運營建興築之事又皆出於民當此之時民之所以供上之令

三蘇文粹卷六十六

者三曰租曰調曰庸租者地之所當出調者兵之所當庸庸者歲之所當役也故使之納粟於官以爲田之租人入布帛以爲兵之調歲役其力不役則出其力之所直以爲役之庸此三者農夫皆兼爲之而游惰末作之民亦不免於庸調運重漕遠天子不知其費而一出於民民歲役二旬而不役者當帛六十尺民亦不至於大苦故隋唐之間有養兵之困而無與役之患此其爲法雖不若三代之兵不待天子之養然天下之役猶有可賴者皆民爲之也及其後世又不能守乃始變法而爲兩稅以至於今天下非有田者不可得而使而有田者之役亦不過奔走之用而不與天子之大事天下有大興築有大漕運則常患無以爲使故廣募冗兵以供力役之急不知擊刺戰陣之法而坐食天子之俸由是國有武備之兵而又有力役之兵此二者其所以奉養之具皆出於農也而四海之游民無尺寸之庸調爲農者常使陰出古者游民之所入而天子亦常養兵與農役之大患故夫兵役之弊當今之世可謂極矣臣愚以爲天子平日

事而養兵不息此其事出於不得已惟其千戈旗鼓之攻而後可使  
任其責至於力役之際稅車船築宮室造城郭此非有死亡陷敗之  
危天下之民誠所當任而不辭不至以累兵革之人以重費天子之  
廩食然當今之所謂可役者不過曰農也而農已甚困蓋常使盡  
出天下之費矣而工商技巧之民與夫遊閑無職之徒常徧天下優  
游終日而無所役屬蓋周官之法民之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今可  
使盡為近世之法皆出庸調之賦庸以養力役之兵而調以助農夫  
養武備之士而力役之兵可因其老疾死亡遂勿復補而使游民之  
丁代任其役如期而止以除其庸之所當入而其不役者則亦收其  
庸不使一日而闕蓋聖人之於天下不唯重平苟廩而無所求唯其  
能緩天下之所不給而節其太甚則雖有取而不害於為義今者雖  
能使游民無勞苦嗟嘆之聲而常使農夫獨任其困天下之人皆知  
為農之不便則相率而事於末末發而農棄則天子之所任者愈  
少而不足於用故臣欲收游民之庸調使天下無使徭苟免之人而

蘇文粹卷六十四

且以紓農夫之困苟天下之游民自不免於庸調之勞其勢不耕  
則無以供億其上此又可驅而歸之方南畝要之十歲之後必將使  
農夫衆多而工商之類漸以衰息如此而後使天下舉皆從租庸調  
之制而去夫所謂兩稅者而兵役之要可以稍緩矣

民政七

臣聞古者天下皆天子之人田畝之利衣食之用凡所以養生之具  
皆賴於天子權出於一而利不分於疆族民有奉上之憂而無後屬  
附麗之困是以民德其上而舉天下皆可使奉天子之役使至于末  
世天子之地轉而歸於家民而天下之游民飢寒朝夕之用郵天子  
不為而以遺天下之富賈天子者豈與小民爭此尺寸之利也哉  
而其勢則有所不可何者民之有田者非皆躬耕之也而無田者為  
之耕無田者非有以屬於天子也而有以拘之天子無田以予之  
而欲役其力也實難有田者授之以田視之以奴僕而可使無憾故  
夫公之農者非天子之農而富人之農也至於天下之游民販夫販

婦工商技巧之族此雖無事乎田然日食其力而無以為朝夕之用  
則此亦將待人而生者也而天子不卹其闕乃使富民持其贏餘貸  
其所急以為之父母故雖游民天子亦不可得而使而富者獨擅其  
利日役其力而不償其力之所直由此觀之則夫天下之民舉皆非  
天子之人而天子徒以位使之非皆得其歡心也夫天下之人獨有  
其田者乃始有以附屬於天子此其為眾豈足以當其下之仰給之  
民哉此亦足以見天子之所屬者已甚寡矣臣愚以為當今之勢  
宜收天下之田而歸之於上以業無田之農夫郵小民之所急而奪  
富民假貸之利以收游手之用故因其所便而為之計以為莫如收  
公田而貸民急夫陳蔡荆楚之地地廣而人少土皆公田而患無以  
耕之而吳越巴蜀之間秦有側足以爭尋常尺寸之地安十重遷  
戀而不能去此非官為之書策因且凶荒饑饉之歲乘其有願徙之  
心而遂徙之於不耕之公田則終不能以自去今欲待其已去而收  
其田畝籍其室廬田為公田室為公室以授無田之民使天下雖富

蘇文粹卷六十四

庶之邦亦常有天子之田而又因其籍沒種而勿復鬻募天下之丁  
男使分耕其中而無使富民端坐而欲收公田之遺利使天下之  
夫稍可以免僮隸之舉而得上麗於天子而其新徙之民耕牛室  
飲食器血之類有所不備又皆得以貸於國可以無失其所夫所謂  
貸者雖其為名近於商賈而其事然其為意不可以不察也天下  
之民無田以為農而又無財以為工商禁而勿貸則其勢不免轉死  
於溝壑而使富民為貸則有相君臣之心用不仁之法而收大半之  
息其不然者亦不免於脫衣避屋以為貸民及其困而上不享其利  
徒使富民執事奪之權以裹役鄉里故其勢莫如官貸以調民之意  
周官之法使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其貴賤而以國服為息今可使  
郡縣盡貸而任之以其上著之民以防其逃遁窟伏之效而一大之  
貸無過若干春貸以欵緡帛夏貸以收秋實薄收其息而優之使之  
償之無難而又時免其息之所當入以收其心使民得脫於奴隸之  
中而後自屬於天子如此則天下之游民可得而使而富民之貸可



以不禁而自息然臣以為收田者其利遠非可以歲月之間而待其成也要之數百年則天下之農夫可使大半皆天子之農若夫所謂貧民急者則可以朝行而夕獲其利此最當今之急務也

民政八

臣聞古者建都立邑相其丘陵原隰而利其水泉之道通其所無而導其所有使民日取而不盡安居於中而無慕於外利各安其土樂其業無來去遷徙之心膏腴之鄉民不加多而貧瘠之處民不加少天下之戶平均若一皆足以供其郡縣之役使而無所之困蓋今天下所謂通都大邑十里之城萬戶之郭其陰陽向背與其山林原隰之勢陂池泉水之利皆秦漢以來所謂創置募嘉使足以衣食其民而無乏絕者也臣嘗讀周詩公劉之一篇其言自戎遷幽之際登高望遠以求其可居之地與其可用之物莫不詳悉而曲盡其詳曰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岡乃觀于京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乃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篤公劉于幽斯館涉澗為取礪取鍛

三蘇文粹卷十

四

夫古之君子居於其邦其欲知民之所利與器用之所出蓋如此其詳也及觀史記貨殖列傳郡國之所有東方之桑麻魚鹽南方之竹木魚稻與西方之五穀畜牧北方之棗栗麥馬則一方之所有皆可以備養生送死之具導之有方而取之有法則其民豐饒足老死而無憾及行天下覽其山林陂澤之所生與其民之所有往往與古不類夫自大江以北漢水之側三代之時列國數十楚人都於荊州其在戰國最為疆大外抗晉魏內御秦齊常以其兵橫於天下計其所都安育用瘠鹵堉地而當今自楚之北至於魯鄆汝穎陳蔡許洛之間平田萬里農夫逃散不生五穀荆棘布野而地至肥壤泉源波澤之迹迤邐猶在其民不知水耕之利而長吏又不以爲意一遇水旱民之棄如往者因其死喪流亡廢縣罷鎮者蓋往往皆是矣臣聞善爲政者不用甲兵不斥疆界與利除害教民稼穡收歛倍稱而獲兼地之福今者輿千里之地廢之爲墟以養禽獸而不思其清此與私割地以予人何異嘗聞之於野人自五代以來天下

驅民爲兵而唐欲蔡汝之間故陂舊隄遂以堙廢而不治至今百有餘年其間猶未甚遠也蓋修陂補缺或亦旬月之故耳而獨患爲吏者莫以爲事若夫許州非有洪河大江之衝而每年盛夏衆水決溢無以救禦是以民常苦飢而不樂其俗夫許諸侯之故邦魏武之所都而唐節度之所治使歲輒被水而五穀不熟則其當時軍旅之費宗廟朝廷之用將何以供之此豈非近世之弊因循不治以至此哉然此乃特臣之所見而天下之廣又安能備知蓋當以爲方今之患生於太怯而成於太怯則見利而不敢爲太怯則自顧而愛其身夫是以天下之事舉皆不成而何獨在此臣欲破其太怯之風而壯其太怯之氣意凡天下會窳破散之郡縣使皆擇善事能幹之人而往爲之長因其去也而天子親諭以此使得稍久於其任而察其人民多田野闢者書以爲課何者此非難辦之事是以不待非常之才而後能濟惟其弛放怠惰是以此今誠少嚴其事使爲吏者知上之屬意於此十歲之後臣以爲此必爲富壤之區而方今天

三蘇文粹卷十

五

下重征之虞亦可漸減而取諸此矣

民政九

臣聞天下有二病好戰則財竭而民貧畏戰則多辱而無威欲民之無貧則無疾夫無威欲君之無辱則無望乎財之不竭此二患者天下未嘗兼而有之古之人君各從其所安而處其偏是以不獲全乎地利而亦未嘗兼受其病者昔匈奴之於漢可以見矣文景之世天下治安民至老死不知征伐之勞府庫盈溢其賦於民者三十而取一可謂至盛矣然而匈奴傲慢侮侮至甚不遜輸金繒納綿繡天子之至辱也而文景不以爲意以求全其民至於武帝不忍救世之公盡天下之銳而攻之闢地千里斬馘百萬匈奴之民死者大半洗除生帝之宿耻而夸大中國之氣得志滿意無以加矣而內自疲弊中民之家大抵皆破無復十金之戶此二者皆有所就其成功是以有所忍而不顧而智者之論已謂非中國之長策矣今者中國之弊在於畏戰畏戰固多辱矣而民又不免於貧無所就其利而偏使其害重

賦厚欲以爲二邊之啓國辱而民困蓋今世之病已極矣賢人君子竭其智慮以求安其民而民常爲夷狄之所擾天子欲使其澤下布四海而海內常爲夷狄之所困此其弊蓋有原矣二邊之賂不絕是以天下之賦歛雖知其甚重而不可輕天下之賦歛甚重而不可輕是以天下之民雖知其甚困而不可得而安也故臣於民政之終而特備論其要云蓋方今天下之議莫不以爲二邊之賂不可去也獨其勇者則曰寧戰而無賂戰未必敗而賂必至於乏困臣竊以爲此古之漢武帝嘗太宗堅忍而不顧者足以行之然亦有所犯天下之至危何者吾民之不戰久矣用不戰之民而待必戰之敵竊恐世俗之難之也夫古者霸五之臣國敗而成功轉禍而爲福若反覆手之間耳桓公見管仲於魯未嘗欲背其盟管仲因而信之以自結於諸侯桓公襲蔡本以誅少姬之罪管仲因而伐楚背包茅之不入而諸侯大服臣竊觀之方今二邊之賂雖有所不得已而然者然其勢固有所似夫戰國之際以謀相傾而陰相爭者是故臣欲因而成之以濟

蘇蘇卷六十四

六

破二虜之國古語有之曰將欲取之必固予之昔者晉之取虞越之取吳同項之取東胡石勒之取王俊此四者皆其予之之力也夫鄰國之患唯其相忌而相伺以不敢相易是以其慮深密而難圖今夫中國之不競亦已久矣彼其相視以爲無能爲者非一日也然猶未肯釋然而無疑夫惟釋然而無疑而後其國可取今吾猶有所齟齬於其間彼以吾爲猶有不服之心是以君臣相視而未敢懈蓋古之英雄能忍一朝之耻而全百世之利臣以爲當今之計禮之當加恭待之當加厚使者之往無求以言勝之而其使之來者亦無求以言犯之凡皆務以無逆其心而陰隨其志使之深樂於吾之賄賂而意不在我而吾亦自治於內蒐士揀馬擇其精銳而捐其數以外見至弱之形而內收至彊之實作內政以寓軍令凡皆務以自損吾驕大之勢而見吾衰弱之狀使之安然無所顧忌而益以怠傲不過數年彼日以無備而吾日以充實彼猶將以吾爲不足與也而有無厭之求彼意而吾奮彼驕而吾怒及此而與之戰此所謂欺中之勝而

弱中之彊者也嗟夫方今之事其勢亦有二而已矣能奮一朝之勞而盡力以攻之則其後可以大安而其始也不免有歲月之勤能忍一朝之辱而自損以驕之則其後可以驟勝而其始也不免有歲月之耻此二策者皆足以謀人之國敗人之兵而有勝矣而臣竊謂今世之所安者必其予之而驕之者也嗟夫智能攻之則以洗天下之大慙不能攻之則驕之而圖其後未有不能攻之又不能驕之而拱手以望其成功者方今每歲委百萬之資以予人而不能使人無疑其有不服之心罄竭四海而其終不能以成事特幸其一時之安而欲得其間隙之際以治天下天下安可得而治哉

民政十

臣聞德戎有二道屯兵以待其來出兵以乘其虛方今二邊固營已屯重兵矣而天下之議以爲中國之兵無由而出而臣以爲不然何者歛天下之財以奉夷狄彼求之無厭則吾之應之將有所不稱其意大抵不過數十年之間用兵之要發於彼之不悅則發於吾

蘇蘇卷六十四

七

之不忍此亦其勢之不可逃者也方其無事之時中國既不得備兵於邊而及其有間又必將出兵而乘其弊此二者不可不爲之所也今每歲發郡縣之兵以戍邊此其未戰之謀也而臣未知其所以爲戰之術臣聞古有三代之制未有戍邊之役六國之際燕趙最被邊患而當其時西備秦東備齊南備楚內備韓魏千里之國而其四境莫不皆有所備則其所以備胡者安得戍卒而用之計亦不過其公邊之民自爲卒伍以制其侵略而已戍邊之謀始於秦漢內無敵國之虞而郡縣之兵材官蹶張皆出於民之爲役其法月爲更卒已後爲正一歲中戍以次相承而迭相更代邊鄙之民不可使常爲兵是以不得不驅中原之民而納之塞下以捍塞虜故其戍邊之兵歲初而來歲終而去寒暑不相安險易不相習勇怯不相程志氣不相企上無顧於墳墓而下無愛於妻子平居憂愁無聊無樂土之心而緩急苟免無死戰之意不可求得其用古之謀臣是錯陸贄之徒蓋嘗以爲言矣而况乎今世之兵皆天子之所廩食以終其身秦

則慮於秦在趙則慮於趙不可一日而闕非如漢之戍卒別有休罷更代之期也然猶守此區區既往之陳迹豈不惑哉且舉中原之士而屯之於邊雖無死傷戰鬪之患而其心常自以為出征行役苦寒暴露為國勞苦凡國家之所以美衣豐食以養我者止為此等事也故士卒百萬端坐而食不知行陣之勞不見鋒刃之危而皆已自負以為有勞於國其勢不可有所復使此其弊在於使之不得其道耳今夫陰伺二虜之怠而出兵以逐利於塞外此誠今世之至計也而臣切恐緩急之際士卒皆已自負而不可用且夫人之情嘗已用其力則其心自滿而不復求報其上士無求報之心則不可以與之犯大難而涉大勞惟其飽食而無所試優游無為以觀夫人之成功而不得自效者則其氣剛銳而其心不倦古之善用兵者惟能及其心之未倦而用其銳氣是以其兵無敵於天下臣愚以為方今之計內郡之兵當常在內而不以戍邊戍邊之兵當常戍邊而不待內郡之戍卒募內郡之兵其樂從邊者而稍厚之不足則募民之樂為邊兵

三蘇文粹卷六十四

者以足之使二邊有一不逮之兵而頗損內郡之衆計其內外之數相通如舊而止平居無事以此備邊而一旦欲有所攻奪掩襲則獨發內郡之卒使二者各思致其勇力以報其上銳而用之墮而置之屯兵歷年而士無所怨其勞出兵千里而士無所感其遠兵入則出者得以休息而無乘寒之苦兵出則守者閑暇而無行役之困交相為用如循環之無端而不可竭此其與今世之法竭天下以養兵守亦使此戰亦使此未戰而士卒皆怠者其亦少異矣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六十四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六十五

穎濱先生

策

禹之所以通水之法

天下之有五材猶人之有五臟六腑也生而壽夭疾病之變皆其所為也故一人之身養之有道而無飲食喜怒之傷則無憂乎壽命之不長養之而不得其道治之而不得其法則反以為害於其身蓋古者五材之用於天下莫不有患幸而皆得聖人以治之故至于今而無傷今之天下知夫江淮之所以流山川之所以安草木之所以生兵刃之所以割人之所以茹毛飲血者何也安知夫聖人脩其教以治五行五材之難也五材之中其至柔者易洩狎而不畏之者好以敗壞天下故堯之時水猶逆行泛濫於天下得禹而後能止方禹之治水也而治河尤難以為河之所從來者高下分其勢以殺其怒不欲專以一河受其勢使後世而能守禹之所為則何患於水之為災

三蘇文粹卷六十五

唯聖人為之甚勞而後世敗之甚易故至於今河水歲溢而莫之或救蓋欲決而注之於匈奴者近乎危築隄而守之者近乎固多穿大渠而分其流則勞民而成功遲求之禹貢之遺跡而治之今之一河又非若堯之天下皆水也然欲知夫九州之高下與禹用功之先後則禹之行始於北方之冀揚自南而還入於天下之中循豫而訖於雍凡十餘載而後功乃成使禹之治水不先治之於崇高之地而汲汲於卑濕之處則水之居於高者必反傾而赴於下是卑濕之地未可以一用功而已天下之大川不過江河淮濟而其小者不可勝數也不流而入於四瀆之中至於海者蓋寡矣九江之相合伊洛瀍澗之入于河其勢便也若夫蓄之而不決如大野之九澤者則又其難也嗚呼人之於事幸其易成而倦其難治則無以及遠故以岷夷之略而較之於兗州雖十三載而不厭也其書之於禹貢而可見者大略如此而方今之世已不可復用矣蓋古者謀之朝廷之中而其所以使之甚親者皆有其職故上古有五官以治五材而水潤下秦

漢之間天下猶有水工鄭國之屬以鄭當時之謀不能為逐之而者成於齊之水工徐伯凡今世之議其充便者不過曰繕舊堤而勿復築疎其壅塞而使無決溢之患若以求其不世之謀則必有為水工者焉古之所以能知治水之法者能因其性而導之木工者亦善知水之性者然世之患又不患乎無水工而患乎上之不求之也

脩廢官舉逸民

竊聞古者脩廢官舉逸民無異道也視其所廢而脩之視其逸而舉之而已耳今明策乃退自貶損如不知而問之諸生竊以為過矣蓋古者之為天下審名實而已矣名之存而實之亡其與存者有幾唯聖人為能變其名而不廢其實故上古之官炎帝以火紀黃帝以雲紀少昊以鳳紀二帝三王紀以其事而天下皆無廢官舉逸民而至於漢以說於唐其名雖殊而其事一也及吾宋有天下因其名而參用之求之於古而以為無廢官之名則可而其實已差矣蓋屯田者古之屯於邊而田者也職方者總四勝之地而識之也變名者今

蘇文釋卷六五

以其官而復其事若夫舉逸民之說則優其禮而重其賞用其言而信其道使之無懷其山林之樂盡力於其位而後可也

天子六軍之制

古者為井田以網羅天下之人而歸之於農故天下無游民雖天子之兵衛猶不可持設而取之於農使之家出一夫以為兵而以其餘者為餘夫美卒蓋使其為兵者止於一人而其餘夫美卒得以優游於壠畝之中而不知其勞至於田與追胥然後使之竭作而又累其田至於四丘之廣而後出兵車一乘蓋古者之優民其制如此而其軍徒之數天子至於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一軍之士萬二千有五百人其有士萬二千五百人者有地五十里者也至於周衰諸侯相并吞滅取以自廣其地而大國兵車或數千乘惡周之害已而猶未能顯然以違之也故因周之經禮而增損其文使若大國之制固有千乘矣千乘非諸侯之所宜有而魯實有之故春秋傳曰大蒐于紅車千乘一乘之車其士之衣甲而射御與為右者二

人從而翼之者七十二人公車千乘而其士為當六軍之數夫嘗以諸侯而為天子之制詩人又從而歌詠之者將以美其盛而已非與之言制度既如此矣又曰公徒三萬何也夫三軍之士三萬七千有五百人則所謂三萬者又非指三軍而言之也是二者皆指其實而言之也非禮也非禮而頌之者何也詩非所以定制度之書也玩其情而聲其窮困樂其盛大而詩之道盡矣古者天子之馬十二閑以應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而方其美衛文公也則曰騶牝三千此豈其貶之之辭耶非也故求詩者不責其合於典禮而求其情之所在而已

休兵久矣而國用益困

天下之弊莫大乎不知其端故匹夫之家有穿窬之盜而亡其百金之費則不足以為憂無故而日費一金之財其弊可以立待何者其為盜之所奪者止於百金也無故而用之者未可以量也故景祐嘗元之間契丹靈夏之難相乘而作兵役並起而富其財財用給而上

蘇文釋卷六五

下足者以其用之之道止於此也天下既安四境之患不至水旱之災不足以疲弊四海天子躬慈儉之德以令百官取之至饒而用之有節而反騷然有不足之憂者有以洩之而不知止也夫中國之所以求和於西北者將以息民也息之於鋒鏑之間而奪其衣食之用以厚異域是非所以息之也今者輸金繒出幣帛歲以百萬計而匈奴之驕不為少頗西邊之士不得解甲其勢非可以久遠而無憂乎恬然而不為改亦過矣故為今之計莫若絕而不為交拒而不為賂下以休吾民上以無遺子孫之患之顯然為叛逆之臣於外如此而後勝負之數乃可以決夫匈奴之國其實不能當中國之半以信人之地選懦而不決故彼得以邀我誠能奮而不顧何患不勝如此難者將以為構怨於匈奴兵連禍結而不可遽解財用之數將復益缺竊以為不然興兵之弊止於數年之困而求和之費蔓延以及於後世不忍數年之不足而不慮後世之患者智之下也

開闢游民私鑄錢與江淮漕卒為盜之由

穀者天下之所恃以為命也金者所以轉而通之者也居其千萬積錢盈屋是非有益乎飢寒之用也而舉天下皆愛之者為飢寒之權出於錢也是以錢太重則穀甚賤穀甚賤則利於商而害於農錢太輕則穀甚貴穀甚貴則利於農而傷於商二者交病而飢寒之患至故觀其勢之極而權之以輕重使之皆不至於病者聖人之法也今者患在錢太輕惟其錢太輕是以穀甚貴而吏民因緣以為姦究夫秦隴勇擊之臣吳楚窮煙之卒固宜其起而犯之矣且夫錢其輕而不移鑄則難以易夫衣食之用穀甚貴則非殺人無以求夫口腹之利故秦隴之鑄錢而竄乎西楚吳楚之殺人而往來乎江湖之上其勢誠不能不然也方今遠方耆老之民自言其生而至於今養生之物其價十倍此誠當更之時也

擇郡守

天下一體也畿內之重海隅之遠其重一也雖然畿內之事皆上之所親見郡縣之政遠而無以知其詳是以舉郡縣之政而屬之吏民

公孫文終卷五

之休戚喜怒皆吏之告而吾不與知故凡擇郡縣之吏者尤難於畿內吾宋分別天下之地以為十七道郡縣之數充滿同篇聖人愛夫民之衆生於遠方不獲蒙被王澤故置官設吏而為之長而使人宣導盛德於無知之民以懷其心使之無獨不獲其所蓋聖人愛民之心如此其切然而明策之中猶以為有司考此循定格外臺會課軍登第一此謂蓋漕刑之過而非守之罪也何者天下之吏孰能皆賢不能皆賢故舉而歸之漕刑漕刑不嚴故吏情而不恭及其不恭然後計其課之殿最宜乎其無成功也昔者漢武之世吏之賢者有汲黯之持重鄭莊之喜士倪寬之廉平蓋生之文雅公孫之恭儉文翁之好儒若是其盛而所謂居官可紀者三人參列於其間今誠振漕刑之職以繩天下之吏夫何患弟一之課不聞而三人者之才不復生於今哉

任子

其哉儒者之言事也詎任子而進案上者嘗有言曰官人以世而商

亂其反者亦嘗有言曰仕者世祿而周與且夫人之賢不肖之分非有常所而生也當商之亂其所用者不賢者也是雖出於布衣無益也周之興也其所用者賢者也是又不可捨而求諸其下者也蓋知其才而已也也不知其世也故舉陶出於微陋伊尹起於畎畝而舜湯任之以公卿之事父既為公卿而益與陟亦不遂廢夫舉其父於貧賤之地而用其子於富貴之中而皆無疑者彼皆賢也孟子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踰戚蓋尊與戚者不足於用不得已而後取之於卑與疎也而曰固不用者未也今宋有天下取人之道出於進士出於制策出於任子三者並用天下之人在官者不可知數夫朝廷郡縣之位一定而不增補墜進用之士日益而不可已以冗官紛紜充溢於局外而刻削之議輿然刻削之議可以為一時之便而非所以羅天下賢俊之術何則賢俊固有出於任子者也有古者聖人患乎公卿之世侈於耳目之欲不知民之疾苦而不可用也則勿而教之以禮使之長而不變故善教習子以九德而命后稷使

三蘇文終卷五

掌其學以和其剛柔寬猛之性商人命樂正崇四術立四教於五學之中以明其國子之得失而其不幸教者至有若之鍊奇之法以震懼其心故當時卿大夫之世雍容禮讓無異於周禮而食之士蓋非待天性之賢而後用之也教之而至於可用斯亦可用也及周之衰其遺風流俗猶未甚遠故諸侯之卿皆世其位而鄭僑季札晏嬰范燾之徒時出於其間當此之時仲尼作春秋譏世卿然至於季札則以為有吳之君子子產則與之為友由此觀之烏在其必排之哉然則方今之便教而觀其可用以用之而已矣

復成均之法

三代之教一出於學校學校之制多則民勸蓋民常就於近而易見者觀之以知孝悌忠信之美故國中有太學四郊皆有庠庠至於一鄉一遂一黨之學亦莫不有所以廣其聞見而便其來學之子弟至于周興其制度最盛故兼立五帝之學而謂之成均成均法掌之於司樂而副之以樂師教之以六德六行中和孝友之道又於四時示

以詩書禮樂之法而六代之樂尤著於此周衰學廢故青於之詩作秦氏變三代之正而學校與儒者同滅於灰燼漢與稍稍茸治至孝武元光之間始有轅生公孫生明王道以風天子於是太常始議定其制擇民年十八已上美容儀者以充博士弟子而受之業以時而考其課能通一藝者則以為文學掌故不能者則退不復用此其法制雖不若三代之詳備然亦頗為當時之便是以漢之學者經明行修可以為天子左右顧問之大臣者相望而出 國家開設科選以延天下之豪俊其意亦欲得三代兩漢之賢才以與共治然卒不能深言切論以補益時政者蓋亦有說周官成均之制德行禮樂之事遠而不可詳見不復言矣近觀太常之議使人有常師執經據古不忽其道以隨世上下此最為近古者今世之俗病於無師無師是以教不尊教不尊是以持之不堅故儒者汎汎不足以屬大事令誠能用太常之議而敦獎勸之風則天下儒者之幸

三蘇文粹卷之五

六一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六十五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六十六

顏濟先生

策問

周禮之疑  
問學者之論周禮或以為周公之書或以為戰國陰謀之書二者孰為得之今觀其書亦有所不知者二焉夫公邑為井田而鄉遂為溝洫此二者一夫而受田百畝五口而一夫為役百畝而稅之十一舉無以異也然而井田自一井而上至於一同而方百里其所以通水之利者溝洫澮三溝洫之制至於萬夫為地三十二里有半其所以通水之利者遂溝洫澮川五夫利害同而法制異為地少而用力博此其所以未知者一也五家為比比有比長五比為閭閭有閭胥四閭為族族有族師五族為黨黨有黨正五黨為州州有州長五州為鄉鄉有一正鄉及有軍旅之事則以比長為伍長閭胥為兩司馬族師為卒長黨正為旅師州長為師帥鄉長為軍將故凡官之在鄉者軍一起而皆在軍矣起軍之法自五口以上家以一人為兵一人為役而家之處者甚眾而官吏舉皆在外將誰使治之此其不可知者二也故願與學者究之

三蘇文粹卷之六

古之禮以費少而備今之禮以費多而缺

問古者禮備而費少今者費愈多而禮愈缺古者七世之廟分而為七今者七世之廟合而為一古者一歲大祭天者四五年大祭宗廟者再今者三歲迭用其一而略其餘古者命士以上皆有廟今至於公卿大夫而無之古者天子五載一巡守逮者十二年一巡守今者非郊祀校獵不出於郊以今之至簡省也而財至於不給則古之甚煩者宜不可勝而無以供之然以古之甚煩而不至於大費則今之簡省而至於不給者何也凡今之人皆以費故棄先王之禮是以禮日益壞而不知止以為今之世有周公仲尼其將以畏費而止歟其將亦略備其禮而不至於大費歟然而今之所以至於大費而不可省者或亦有故也其思所以省之無害之說而著于篇

六經惟樂不傳

問秦滅經籍漢與易詩書禮春秋俱存而樂遂喪然自孔子弟子喪亡天下學者爭立異說各尊所聞以相攻而聖人之道日以湮沒頃者朝廷患之掃除傳疏而著以新說天下庶幾由此以識聖人之遺意然易詩書禮皆立學官春秋雖不用而其書亦不廢惟大樂淪棄漫滅無文無所考信嗚呼士生於今去聖久遠師法不傳幸明天子慨然深愆遺墜而興之而六經不備豈不闕甚矣哉意者求之他書推其端而究其末引而信之猶可得而觀也詩誦其所取焉

樂不可廢

問古之治者必曰禮樂禮樂之於人譬如飲食未有一日而不相從者故士之閑居無故不去琴瑟行則有佩玉之音登車則有和鸞之節身蹈於禮而耳屬於樂如此而後邪僻不至蓋自秦漢以來士大夫不師古始然其朝廷鄉黨之間起居飲食之際亦未嘗無禮而樂獨廢士有終年未嘗聞樂而不知其非者於是有以疑樂之可去而以古人為非矣不然請言樂之不立而士之所以不如古者安在

三蘇文粹卷六

堯用鯀武王立武庚

問堯憂漆水之害朝多賢者不用而用鯀鯀九年無成功民被其患者多矣武王克商微子帝乙之元子其賢聞於天下不立而立武庚武庚卒與三監叛幾為周室大患此二聖人者知其不可用而用之耶抑亦未之知耶宜有以辨之

舜禹郊宗之異

問舜受天下於堯故郊學宗堯不敢廢堯之祀禹受天下於舜而其郊宗皆其祖考夫推舜之心以及於禹則禹必將兼祀堯舜而後可今也不然不獨廢堯而且忘舜何也夫受其成業而黜其祀雖少恩者不為而謂禹行之乎其故安在

孔子去就之微意

問學者莫不求學孔子今考於傳記而觀其行事蓋有所不通者焉

語曰佛貍召子欲往又曰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學者以為孔子急於行道而為此夫孔子於衛靈公語及兵事不說而去於陽貨時其亡而見之蓋亦不欲見也而孟子亦云惡枉尺而直尋者然則彼二事者獨何歟至於仕魯為司寇從而祭膳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且夫仕而至於司寇君臣之義不為淺矣膳肉不至而行何為輕君臣之義而重區區之微禮哉此明於輕重者之所不為也或曰膳肉不至仲尼以為禮將從此而大壞此所謂知幾者夫為大臣知禮之將亡不救而去則又安用夫大臣者此故將有微眇難見之意而世或未之思焉學者所宜辨之

孔子相定公墮三都請哀公討陳常

問魯自宣公失政三桓竊撫其民至昭公五世不競將逐季氏遂以失國然孔子相定公將墮三都費人不順兵及公側僅而勝之成人拒命伐之不克幾至於亂孔子之高是也及其自衛及魯雖為大夫不任其事矣季氏將用田賦使冉有訪焉默而不答然齊有田氏之禍則沐浴而朝請舉兵討之夫哀公君臣非能正鄰國之亂者孔子之為是亦何也

三蘇文粹卷六

孔子問禮於老子而韓孟力排異端

問孔子與老子同時孔子以禮樂教人而老子以清淨無為為宗孔子蓋嘗問禮於老子未有一言非之者夫孔老老同道者哉後世孟軻韓愈皆學於孔子然孟子之於楊朱墨翟韓子之於浮屠氏皆訟言攻之嫉之如仇讎夫韓孟之賢不過於孔子而楊朱浮屠之害無異於老子或釋而不問或排而不置其說安在

孔孟稱管仲子路與夷齊下惠不同

問學者皆宗孔孟今考之於書猶有異同之說姑論其二一孔子之於管仲雖以為小器而許其九合之仁其於子路雖稱其有折獄之明無縲袍之耻而知其不得其死至於孟子則高子路下管仲孔子之於伯夷叔齊以為古之賢人稱柳下惠言中倫行中慮而讓其降志辱身至於孟子則皆以為聖人然則學者今將從孔子歟從孟子



歟其明言之

韓孟稱顏子子路

問孔子稱顏子簞食瓢飲不改其樂一時門弟子莫及之者而韓子以此為哲人之細事子路稱千乘之國師旅饑饉之餘師使有勇而知方孔子目之以政事不以仁許之而孟子以為賢於管仲孟子韓子之言果得孔子之意矣乎

子路宰我之與亂

問賢不肖之不能相及雖父子兄弟之間有不免焉堯舜之末均周公之管蔡蓋無足疑者至於孔子門弟子三千餘人其所謂賢者十人而已此十人者與孔子周旋於天下久者數十年其歷試而詳觀之者審矣然子路事衛出公莊公自晉反衛封孔悝而盟之子路為孔悝攻莊公於臺上不知父子爭國之不可也田常亂齊宰我助田氏以陷於大戮此二人者亦何為立於孔氏之門乎

韓非學老子李斯學荀卿

三蘇文粹卷六

問韓非明老子而以刑名游說諸侯李斯師荀卿而以詐力事秦至於焚詩書殺儒士其終皆陷於大戮原其所以皆本於聖人而其所施設則鄉黨之士所不忍為夫豈其學有以致之歟蓋老子荀卿其教之善雖弊不至於敗亂天下然則三子之學其所以失之而至此者何也學之不詳毫釐之差或致千里學士大夫可不辨之乎

三代春秋戰國漢唐之治

問三代聖人以禮樂治天下動容貌出詞氣遠巡廟堂之上而諸侯承德四夷向風何其盛哉至其後世稍衰相文迭興而維持之要以盟會齊之以征伐既已早矣然春秋之後吳越放恣繼之以田常三晉之亂天下遂為戰國君臣之間非詐不言非力不用相與為盜跖之行猶恐不勝輔相文之事且不行矣而況於文武咸康之傳賦及秦并天下風俗日惡不可復改雖漢唐之隆格之以簡周之盛蓋已愧夫夫三代之間其民更難紂之禍劫戰國何異然聖人一出禮義復興天下和洽不若後世寂寞無聞獨何故歟豈帝王之道古今

一變遂不可復反乎不然何漢唐之陋如此

齊威晉文

問桓文五伯之盛也方是時楚以諸侯而僭稱王召陵之會威公責包茅之不入而不及其僭何之盟曹沫兵劫威公以求侵地而威公不以為罪城濮之戰文公以君避臣而不以為耻圍鄭之役秦伯私與鄭盟引兵先歸而文公不討其貳政問伯者之盛固若是而可乎

三代忠賢文與今世之所尚

問古之為國者必有所尚夏忠商質而周文儒者以為此三者如循環百世而無窮然則今世之所尚者何耶夫不必聖人而後有所尚然則今世之所尚者其以為忠耶則小民多詐而爭訟並起非所以為忠也以為質耶則金玉繡繡不為之節而文詞熾於天下非所以為質也以為文耶則禮樂不備冠昏喪祭之義至於浸薄非所以為文也然則今世其無所尚耶蓋亦有之而未見之耶其果有之也則亦可用耶不可用耶其明者且說

三蘇文粹卷六

三代養民之政文景賜民之惠

問三代以田養民而取之以什一其民盡力於耕則足以自養上之人以時平其政令而民受其賜既已厚矣自戰國之禍田制既壞賦法隨弊天下之民仰困於租稅而俯困於兼井其害不可言矣是以漢自文景以來賜民田租孝弟力田蠲寡孤獨金帛布絮之奉歲時不絕考之於古則所謂惠而不知為政者也然自漢氏絕而復興其民思之而不忘其恩澤之結於民豈不至哉惟三代仁政其紀綱法度既不可遽復而漢室賜予之惠府庫之積力有所不逮然則將以厚民其術安在

兩漢用儒

問西漢自孝武之後崇尚儒術至於哀平百餘年間士之以儒生進用功業志氣可紀於世者不過三四而武夫文吏皆著節當世其業與儒者遠甚至東漢雖光武兵革之後而儒者遂顯其後世道陵遲其所以扶危持顛皆出於學者而他人不與夫兩漢之用儒其嘗



無以相過而士之優劣相遠如此何也

祖宗與漢唐之治

問 祖宗承五代之餘禮樂未立其所以為天下者皆漢唐之遺事也然自今觀之其削平僭亂攘却夷狄戰必勝攻必取及天下已平祥符景德之間百姓家給人足相賢將勇中外無事朝廷有諍臣州郡有循吏至於文章之盛至與漢唐相若敢問其所以致此者何也今自十有餘年禮樂學校之政幾一新矣其將追繼祖宗而止耶漢唐不足言其於三代其亦庶幾矣乎

漢武帝唐太宗征伐之功儒者不以為善

問 漢武帝攘却四夷拓地千里後世賴以為疆唐太宗誅滅胡虜兵不折北民不告病用兵之利前世無與為比然而武帝之治安不若文景之多而太宗之功無補中國之治亂是以儒者終莫之善也夫儒者之說勝則帝王之武功沒世而無聞不世之功成則中國先受其害二者不可合非然高宗之伐鬼方文王之伐獫狁聖人有所不免則武帝太宗之功業其終不善於儒者何也

全錄文粹卷六

六

拓國安邊求漢唐之良策

問 漢收河南地兵不再駕唐復河隴未嘗用兵今朝廷兵甲之精卒伍之練蓋近世所未有也是以收洮岷略蘭會大功既遠西夷之憂無志之士蓋已心馳於燕薊之北矣夫能稼而能穡所以為良農也能獲而能烹所以為善獵也故夫拓國而安邊漢唐之間必有良策焉其試言之

今世因革隋唐之制

問 堯舜之德盛矣然孔子稱兩監於二代都鄙乎文哉何者世相近事相若而人情未遠也儒者嘗稱三帝三代雖其道德之隆世世師之至於禮樂刑政將以施之今世亦已難矣今自五代以上其文物政事之備未有若隋唐之善者自祖宗以來承前世之舊而施之於時亦未有若隋唐之多者也然其或因或革而當否存焉蓋亦有時異事異久遠而不可復者歟其亦有因習俗而重改作可復而未暇

者歟其相與講習而著其宜焉

法唐為治而國用不及唐

問 今世法唐以為治上自百官刑法禮儀下至州郡兵民賦役要之以唐為準譬如商之於夏周之於商事無不考焉然天下之廣方制萬里夷狄不作兵革不用四方之貢不絕於道路而國用常苦於不足唐自天寶以來府衛之兵廢租庸之法壞收茶鹽酒酷其法與今略等然而天下分裂天子之地至少征伐相繼而起而憲文武宣之世方鎮稍定財用未嘗有所匱乏與今世無異至於齊蔡三晉各以數州之地養數萬之兵內以抗衛京師外以備禦鄰敵雖然有餘亦不如今之將帥仰給於大農也夫法與唐類地多於唐費用不若唐之多而府庫之蓄無以大相過者何也其必有能辨之

九官六官

問 舜命九官凡為國之政無一不舉歷夏商至周而六官之典備至于今循之然以今之官考舜之舊而虞稷二官獨廢而不修益耕耨稼穡草木鳥獸皆民之所賴以生而國用之所由以足者而獨無以專治其事豈后稷伯益之官昔為虛設而舜之所命亦有不切於事者歟可詳論之

全錄文粹卷六

七

分建六官之制

問 古者建國設官分職以為政本近代因循雜亂無復統紀朝廷深惟其弊推本宗周安撫宇文氏以易其制惟周官分建六職各帥其屬以治百事仰以奉天地鬼神外以御諸侯四夷下以治士農工商至於草木鳥獸無不咸在可謂備矣宇文氏雖參考其舊以命庶工而典籍亡逸不可究知其兵戎之官多設於六卿之外今將遠法宗周則字文之遺法固將在所去取然則凡官之以武事設者當領於六官耶其亦將特設而後可也

後世建官何以復三代之舊

問 周官三百六十所以治王之畿內也其畿外諸侯國自有百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小國一卿亦皆有屬以治其事是以六官之屬足以

治畿內而止矣今四方郡縣自一介之吏皆命於朝廷則六官之外當得美吏以典其職以階易官蓋出於此然而設階之法始於散官而散官之興近自魏晉因魏晉之遺俗以問三代之舊典竊以為未盡也其將何脩而後可以復三代之故也哉

古之君子終身守一官

問君子能盡人之情而不能盡物之變盡物之變惟精者能之古之君子專一而無侈心是以益治鳥獸棄治稼穡養治鍾磬養和治曆皆以聰明睿智之才而盡力於一物終其身而不去至於後世官者或以為氏故當此之時天下之事無不畢舉今者四方既平非有勤勞難治之政而當世之務有所欲行每每廢墜而不理蓋鍾律之不和河之不循道此一二事者經百有餘年而莫能辦之者是豈非心意侈大務於速進而耻以一物自盡其力之過歟夫古之君子往往老於一官而終身不厭則上之所以使之者誠得其道也安得斯道而由之以使斯人之復如古也哉

全藝釋卷六

欲官不至於冗而人不至於乏

問昔者承五代之亂天下學者凋喪而仕者溢寡雖有美材良士猶溺於耕田養生之樂不肯棄其鄉閭而效力於官事當此之時至調富民而為官夫豈不其病之矣哉及天下大定學者漸已尊顯勤勞勤誘數十年之間而後士人仿伴繼起則天下之官為之盡滿而無所置之是以頃者立任子之限減進士之額繩以苛法抑以細過使之久而不調然後官吏歲以盡減凡今一歲之調蓋不足以償其休老物故者然則數十歲之後無乃將復有向者乏人之患歟夫古之聖人惟能於其未然而預防之故無後憂昔者惟不能於其至少之時而為其過多之慮是以惟務進之而有今日之弊夫民惟其誘而進之則進而不知休抑而排之則無聊而引去天下要亦有不潔不胥之士不可恃爵祿之利以為可以必致也故願於其未然而求其所以進之而可以無冗員之弊退之而可以無乏人之患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六十六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六十七

穎濱先生

策問

學者欲其久而自得

問古之學者其為學必遲而信道必篤蓋非其遲則不能至於篤也故子夏之門人始於灑掃應對進退而孟子亦云君子之於道欲其自得自得之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夫待其自得也非久而何昔者孔子五十而後學易方今薄才下士之所謂甚遲而可怪者也故夫當今之世無惑乎其無信道之士也古之養士者莫善於太學而今太學之教一日之所為必若干取方冊之難知其功等其上者無以優游翱翔以寬綽其心而其下者勉強困躓不暇於為善故其學也必速而守道必不篤何者非其自得之也夫人之才譬如草木焉雨以濡之風以動之則其長也可立而待有宋人焉握之而自以為喜此孟子所以太息其不知學也然而竟以待之則太學之法將必有所大變而後可變法者不可不預立其說也

太蘇文粹卷五十七

取士之法

問古者取士於鄉而養之於學觀其德行道藝而進之以官故其得人也全今也雖鄉取而學養之然其試之也獨取其藝而德行之舉不復並立凡今之士雖有內懷德義而無藝以自將則不免廢於有司故其得人也偏今將畧其藝文而取其行我凡科舉之法所以杜請謁而絕情故者一切盡廢則奔競朋黨之風必弱於下豈古之學校遂不可復耶其具論之于篇

取士用財治邊

問善為國者惟其辨耳其取士也因官而取人故士無溢負其用財也量入以為出故財無不足其治邊也量力而關土故邊無不守今也取士日廣則官不能容用財無藝則常賦不足開邊日遠則見兵愈勞將以救此蓋有舉意而辦者亦有以途易向雖久而不能辦者

試詳論之

諸侯井田肉刑

問三代聖人其所以治天下大者諸侯其次井田其次肉刑自三代之衰疆弱相吞而諸侯自滅貧富相并而井田自壞劍削傷人而肉刑自廢漢唐之間儒者嗟太息欲復三代之故而不能者多矣詳論之此三者誠非耶三代聖人以此治天下凡千有餘年而未嘗變當時亦莫以為非者誠是耶自漢至今亦數千載時用時全迄今掃蕩無餘而天下未嘗不治學者宜知其故不可不論也

士民史兵賦歛救宥之六事

問士大夫居閭閻習知民病甚多不可盡言也姑問其六曰何以使民習於孝悌而無邪僻何以使士安於實行而無僞偽何以使吏食其祿而無妄取何以使文符希少而賦歛時辦何以使兵安其戍而無逃叛何以使囹圄空虛而無數赦

兵民之制

全蘇文粹卷七

二

問古者兵出於民而兵戰以車馬介冑皆民力也民之於兵可謂勞矣三時務農一時講武鋤耒耨錢轉之人而驅之以干戈之事民之於兵可謂踈矣然而古者以其勞之民用至踈之兵而民以為安四夷賓服其故何也近世兵民既分凡兵之器用皆給於官且募教戰不擇四時民可謂逸而兵可謂勞矣其所以安萬民而滅四夷者亦何以遠過於古若夫正兵既練而又兼連伍保之兵民兵既設而不試以征伐之事此又今世之新意其所以勤兵裕民者可謂至矣至於異同得失之辨其詳著十篇

人之好生貴位欲財

問人之所同好者生也所同貴者位也所同欲者財也天下之大情盡於是矣然此三者常相為用生者人之本也無財則無以生無位則無以養生而理財作易者蓋知此矣既言三者而參之以仁義其肯安在

兵財多少之弊

問方今天下患於兵多故銷兵之說人人知之然獨未覩夫兵少之為患也方今天下患於財少故求財之術人人講之然獨未覩夫多財之為累也夫銷兵之患有甚於兵多而多財之累有甚於財少衆人知目前之利而不為歲月之計故備者非之儒者擇根本之論而不救急切之害故衆人遲之今將救目前之病使兵多財少之患去全歲月之計使兵少財多之弊不見其將何道而可

錢有輕重之弊

問古者為貨泉以權物之輕重今所在鑄錢數日益多制日益小可謂錢輕矣然而金帛米粟價日益賤而錢之行於市者日益少有錢重之弊夫當重者反輕而當輕者反重其說安在將救其失其術何以

損折十泉

問大泉直十行於世僅十年矣物重而泉輕私鑄如雲百物踴貴民病之矣矣朝廷知之凡官府之積以數千萬計而民間之蓄不可

全蘇文粹卷七

三

勝數以民之不易也棄而不惜十損其七聖人仁民之意可謂深矣然竊意舊泉耗於盜鑄新泉在者十三而公私日用大率如故求財以善其後者不可不預講也願著之于篇有司將有採焉

茶有推有稅

問茶之有推與稅非古也特就其便於今者言之有以推為便曰凡所以備邊養兵者皆出於推然江淮之間以私茶死者不可勝計此則仁人之所不忍為也而何便於推以稅為便則夫邊鄙兵革之用將何以共之且夫稅之入其不足以當推之利亦易見矣而特以不忍驅民而納之隱罪是以去推而為稅今欲復及其舊行殺人之害而就夫區區養兵之利則何以為仁求以生民而國用至於乏困則何以為智蓋將以生民而富國兼取仁智之實而並享之者必將有說也

祀五時封泰山禮份陰

問郊祀天地見於詩書固有國之常禮也三代既衰禮失其舊秦漢

之間祀五時封泰山禮以陰雜出於郊祀之外儒者以為此禮之六者然五時廢於漢元封禪止於晉武當時自以為賢於秦漢今將考論其實此三者於唐虞三代抑嘗行之乎所謂封禪七十二君亦可信乎秦不足言漢之諸儒初不言封禪封禪之端發於相如和如之言抑可信乎

廢佛老之教

問堯舜周孔之道行於天下無一物而不由無一日而不用而老佛之教常與之抗行於世世主之欲舉而廢之者屢矣而終莫能豈豈無故而能然哉諸生皆學道者也請推言其所以然辯其不可去之理與雖不去而無害於世者詳著之于篇

修河渠

問河之為害遠矣自漢已來東決則盡泰山之麓西決則盡崑崙山之趾凡二山之間數千里之地丘陵險阻河皆堙而平之者無幾矣蓋禹之治水也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敗乃

蘇文粹卷之七

四一

斷二渠以引其河自二渠之廢而河乃恣行不可備禦夫河決不東則西豫以二渠待之則雖夾而有以受之乃不為害此乃聖人之遺跡也今將訪而復之以待河之暴其可何說

河朔橋

問河朔有橋非古也河流於澶而橋始成南北通行契丹來和百有餘年夫豈偶然也哉今河出於滑古所謂白馬之津也白馬之津是謂官渡渡則可橋則否橋屢成矣而河漲輒敗以虜使之歲至也而不能已朝廷睦鄰之意厚矣而河朔之人或以為病方今之計其便安在

救天下

問古者有罪不免於刑失誤有暗親賢有議青災有赦未聞有救天下者也自漢以來救始及天下而言政者病之蓋成周之隆成康之際刑措不用而漢孝文帝太宗之盛天下斷獄歲不過數十當此之時雖有赦何所施之後世法令滋彰而赦尤不禁刑之不能止而赦

之不能救數救則民玩於法而不救則上所不忍其將何施而可

兵有正有奇

問古之善戰者必以兩擊一既為之正又為之奇故我之受敵者一而敵之受我者二我一而敵二則我佚而敵勞以佚擊勞故曰三軍之眾可以使之必受敵而無敗自唐季以來古之陣法遺散而不講今世用兵之將置陣而不知奇正夫置陣而不知奇正猶作樂而不用五聲雖食而不用五味官場而尚不繼甘窮而酸不輔一變而盡矣不可復用也今將推古法求奇正之意而施之行陣其亦可得歟兵法曰先出合戰為正後出為奇又曰奇亦為正之正而正亦為奇之奇所謂奇正者將合為一陣敵將離為異陣敵學者所宜辨之

淮陰侯攻齊趙之計

問古稱淮陰侯善用兵然觀其所以勝者亦若有天幸而淮陰侯之攻趙也廣武君請以輕兵絕其糧道而堅壁以老其師其攻齊也人或說龍且以相持不戰而陰招齊之亡城此二計者淮陰侯之奇計也

蘇文粹卷之七

五一

其計之不用是能以能充然而使此計誠行淮陰坐受縛而君耶其必有以待之請言其說

六經傳疏之學

問法立於上則俗成於下故兩漢之間經各有師師各有說異師殊說相攻如仇讎異已者雖善不從同已者雖惡不棄下逮魏晉爭者少止然後學者相與推究衆說從其所長至唐而傳疏之學具由是學者始會于一數百年之間凡所以經世之用君臣父子之義禮樂刑政之本何所不取於此然而窮理不深而講道不切學者因其成文而師之以為足矣是以聞者立取士之法使人通一經而說不必善法既立矣俗必自此而變蓋將人自為說而守之耶則兩漢之俗是矣將舉天下而宗一說耶則自唐以來傳疏之學是矣夫上能立法以救弊而已成其俗者必在於士將使二弊不作其將何處而可哉

禮樂刑政

問三代之治以禮樂為本刑政為末後世反之儒者言禮樂之效與刑政之弊其相去遠甚然較其治亂盛衰其比後世若無以大相過者蓋夏后氏自禹再傳而失國亂者三世商人再衰而復興周人一遷而不振其賢於漢唐其實無幾至於漢文帝唐太宗克已裕人海內安樂雖三代之盛王何以加之夫禮樂刑政其功之異豈特如此而已今自 祖宗創業自有餘年法令脩明上下相維四方無虞求之前世未有治安若今之久而然而儒者論其禮樂常以為不若三代此為誠不若耶為習其名而未稽其實也不然世之治安則不在禮樂歟宜一有以斷之

孟子言王道之始

問孟子言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則五十者可以衣帛雞豚狗彘無失其時則七十者可以食肉數罟不入滌池則魚鼈不可勝食各斤以時入山林則材木不可勝用誠哉是言也雖然孟子將何以行之豈將立法設禁以驅之歟夫立法設禁而無刑以待之則令而不行有刑以待之則彼亦何罪請言孟子將何以行此

全蘇文粹卷七

六

方田鄉兵考課

問三代漢唐之法行於前世而施之於今輒以不效何也昔者蓋嘗取經界之舊法以為方田探府衛之遺意以為鄉兵舉黜陟之陸典以為考課矣然而為方田則民擾而不安為鄉兵則民勞而無益為考課則吏欺而難信三者適所以為患不若其已也孟子有言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必因先王之道凡今世之法駁駁近古矣政之近古天下之所以治也然而如彼三者獨何哉豈古之法遂不可施之於今歟抑亦救之不自其本為之不得其道以至於此也

擬 殿試一

皇帝若曰朕奉承 祖宗丕緒上觀三王下覽漢唐考其為治之實商周之際其政成於禮樂而以法令輔之至於漢唐其術一出於政惟設而非其所以為治矣是以三代之盛教化明於上習俗

成於下後世有不能繼者然其治亂盛衰朕蓋有疑焉自三代聖賢之君沒而子孫陵替亦與漢唐無異豈禮樂刑政之效遂無以大相過耶今自 祖宗創業積之百餘年間律令明具公卿奉法郡縣循理兵民安業大盜不作四夷馴服求之前世未有治安若此其久也其所以度越三代而起絕漢唐者 祖宗何術而臻此哉雖然朕夙夜東朝祗服明訓居安慮危若蹈泉谷未惟近歲之治雖散利施惠以調窮困而民日益貧雖勤身節用以阜財賦而官日益匱役民之力將以厚其財也而民或告病馭吏以寬將以責其耻也而吏滋不肅河決而西導之使東費不貲矣而功不就羸弱不振招之使來謀既久矣而約不定此六者皆今日之所當慮也子大夫明於古今其講之詳矣侍 祖宗磐石之固而忽今日之患則朕所不敢因今日之安而推求 祖宗致治之術則士之所當知也其悉心以陳勿異勿疑朕將親覽庶幾有補焉

擬 殿試二

全蘇文粹卷七

七

皇帝若曰朕惟天下之治須才以濟凡吾左右前後之臣皆儒者矣每三歲一舉所取必累數百猶懼草野之中者舊好學之士有或遺焉而不用者是以親策于廷子大夫幼而習之長而欲行之閱天下之義理多矣凡平昔之所懷而欲効之于上者皆何事乎朕既不敏不明惟取士之道未得其要今大學之士動以千計四選之士更累數萬而臨事須才或患不足引而進之則官冗於上抑而排之則士壅於下將制厥中其道何由子大夫身處其間而不知其說者乎蓋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又今設官之衆數倍於古蓋尚有可并省者矣古語有之省事不如省官信如斯言則士又何以處之子大夫其推言本統以開釋朕意

擬 殿試武舉

問王者之兵不貴詐謀奇計至於臨敵制勝良將豈可少哉朕以天下為度懷柔四夷而西戎背誕要領未得凡吾接之以恩信懷之以禮義者固有道矣若夫示之以刑禁之以勢使之望而不敢犯而

無所得者其術何由伐其謀散其黨使之退而不得安妥而不能久者其道何以夫隱丘於民并田之舊法也材官府兵循行於後世而保甲之復民以為勞以車即戰丘甸之遺制也武剛鹿角猶見於近事而車牛之役世以為非古者兵有奇正旋相為用如環之無端其出入之法今幾絕矣敵有陰陽客主異宜易之則敵其先後之節將何施焉淮陰之伐趙勝亦幸耳使左車之說行則計將交出仲達之却蜀非其功也使孔明而不死則勝將執在子大夫謀於兵家之利而明於當世之務審矣其以所聞著之于篇朕將覽焉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六十七

三蘇先生文粹卷六十七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六十八

誦濟先生

神宗皇帝

熙寧二年三月日具位臣蘇轍謹冒萬死再拜上書 皇帝陛下臣官至疎賤 朝廷之事非所得言然竊自惟雖其勢不當進言至於報國之義猶有可得言者昔 仁宗親策直言之士臣以不識忌諱得罪於有司 仁宗哀其任愚力排群議使臣得不遂棄於世臣之感激思有以報為日久矣今者 陛下以聖德臨御天下將大有為以濟斯世而臣材力驚下無以自效竊聽之道路得其一二思致之左右苟邀創前事不復以聞則其思報之誠沒世而不能自達是以輒發其任言而不知止臣聞善為國者必有先後之次自其所當先者為之則其後必舉自其所當後者為之則先後並廢書曰欲小高必自下欲陞遐必自邇世未有不自下而能高不自近而能遠者然

三蘇先生文粹卷六十八

世之人常鄙其下而厭其近務先從事於高遠不知其不可得也謂曰無田甫田維秀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切切以為田甫田而力不給則田蕪而不治不若不田也思遠人而德不足則心勞而無獲不若不思也欲田甫田則必自其小者始小者之有餘而甫田可啓矣欲來遠人則必自其近者始近者之既服而遠人自至矣苟由其道其勢可以自得苟不由其道雖彊求而不獲也臣愚不肖蓋嘗試妄論今世先後之宜而竊觀 陛下設施之萬一以為所當先者失在於不為而所當後者失在於太早然臣非敢以為信然也特其所見有近於是者是以因其近似而為 陛下深言之伏惟 陛下即位以來躬親庶政聰明睿智博達宏辯文足以經治武足以制斷重之以勤勞加之以恭儉凡古之帝王曠世而不能有一焉者 陛下一旦兼而有之矣夫以天縱之姿濟之以求治之心施之於事宜無為而不成無欲而不遂今也為國歷年於茲而治不加進天下之弊日益於前世天下之人未知所以適治之路矣變穠生川原震裂江河波

沸人民流離災火繼作歷月移時而其憂不止此臣所以日夜思念而不曉疑其先後之火有所未得者也夫今世之患莫急於無財而巳財者為國之命而萬事之本國之所以存亡事之所以成敗常必由之昔趙克國論備邊之計以為渾中穀斛八錢糴三百萬斛人不敢動矣諸葛亮用兵如神而以糧道不繼屢出無功由是觀之苟無其財雖有聖賢不能自致於跬步苟有其財雖庸人可以一日而千里 陛下頃以西夏不臣赫發憤建用兵之策招來橫山之民將奪其險岨破壞其國而後已方是之時夏人殘虐失眾橫山之民厭苦思漢而又乘其猝襲苟加之以此非計之失者也然而沿邊無數月之糧關中無終歲之儲而所與之役有莫大之費 陛下方且泰然不以為憂以為萬舉而有萬全之功既而邊臣失律先事輕發亦既入踐其國係虜其民矣然而 陛下得其地而不敢收復其人而不敢臣雖有成功而不敢繼也其終卒致於廢黜謀臣而議和好夫 陛下誅之於期年之前而罷之於既發之後豈以為是失當

三蘇文粹卷六

二

而悔之哉誠無財以繕其後爾且夫財之不足是為國之先務也至於鞭笞四夷臣服異類是極治之餘功而太平之粉飾也然今且先之此臣所以知其先後之次有所未得者也今者 陛下懲前事之失出秘府之財徙內郡之租賦督轉漕之吏使備公邊三歲之畜臣以此疑 陛下之有意乎財矣然猶以為未也何者秘府之財不可多取而內郡之民不可重困可以得目前之惠而未可以為長久之計此臣所以求效其區區而不能自已也蓋善為國者不然知財之最急而萬事賴焉故常使財勝其事而事不勝財然後財不可盡而事無不濟財者軍馬也事者其所載物也載物者常使馬輕其車重輕其物馬有餘力車有餘量然後可以涉塗泥而車不傷登坂險而馬不躓今也四方之財莫不盡取民力屈矣而上用不足平居備儲僅能以自定而事變之生復不可料譬如解車逐馬而引丘山之戰幸而無虞猶恐不能勝不幸而有陰雨之變險谷之險其患必有不

者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矣夫使事之害財者未去雖求財而益之財愈不足使事之害財者盡去雖不求財而求財之不豐亦不可得也故臣謹為 陛下言事之害財者三一日冗吏二日冗兵三日冗費冗吏之說曰請原古之所以置吏之意有是民也而後有是官有是官也而後有是吏量民而置官量官而求吏其本凡以為民而已是以古者即其官以取人郡縣之職缺而取之於民府寺之屬缺而取之於郡縣出以為守令入以為卿相出入相受中外相貫一人去之一人補之其勢不容有冗食之吏近世以乘取人不由其官士之來者無窮而官有限極於是兼守判知之法生而官法始壞浸淫分散不復其舊是以吏多於上而士多於下上下相窒譬如水火於不流之澤前者未盡來者已至填咽克滿一陷於其中而不能出故布衣之士多方以求官已仕之吏多方以求進下慕其上後慕其前不愧詐偽不耻爭奪禮義消亡風俗敗壞勢之窮極遂至於此夫人情紆則樂易樂易則有所不為君則惑亂德

三蘇文粹卷六

三十一

亂則無所不至今使眾人相與皆出於隘足履相逼有肘相逮傍徨而不得進又將禁其奔走而爭先者苟將禁之則莫知止來者而闢其隘今也驅市人而納之不勝其多也設險於中塗而艱難之是以法愈設而爭愈甚惟 陛下以時救之哀痛之書明告天下以吏多之故與之更立三法其一使進士諸科增年而後舉其額不增累舉多者無推恩其說曰凡今之所以至於不可勝數者以其取之之多也古之人其擇吏也甚精人知吏之不可以妄求故不敢輕為士為士者皆其脩潔之人也今世之取人誦文書習程課未有不可為吏者也其求之不難而得之甚難是以群起而趨之凡今農工商賈之家未有不捨其舊而為士者也為士者日多然而天下益以不治舉今世所謂居家不事生產仰不終父母俯不恤妻子浮游四方侵擾州縣造作誹謗者農工商賈不與也 祖宗之世士之多少其比於今不能一二也然其創舉舉則立法功業卓然見於後世今世之士不敢望其萬一也士之多不及於今世而功則過之無足怪



者取之至少則人不致輕爲士其所取者皆州郡之選人也故爲是法使人知上意之所向十年之後無賢之士將不然而自戚且夫設科以待天下之士蓋將使其才者得之不才者不可得也吾則取之而彼則不能得猶曰雖不能得而累舉多者必取無棄則是以官狗人也且累舉之士類非少年矣耳目昏塞筋力疲勦而後得之數日而計之知其不能有所及也則其爲政無所賴矣今有人畜牛羊而求牧既取其壯者又取其老者取其壯者曰吾取其力也取其老者曰吾憐其老也如憐其老而已則曷爲以累牛豕哉苟誠以爲有遺才焉則今所謂遺逸之書有以收之矣其二使官至於任子者任其子之爲後者世祿仕於朝襲簪紱而守祭祀可以無憾矣然而爲是法也則必始於二府法行於賤而屈於貴天下將不服天下不服而求法之行不可得也蓋矯失以救患者必有所過而後濟臣非不知二府之不可以齒庶官也其三使百司各推其職掌而多其出職之歲月其說曰百司臣不得而蓋諱也請言其尤甚者莫如三司

蘇文粹卷六

四

司之吏世以爲多而不可損何也國計重而簿書衆也臣以爲不然主大計者必執簡以御繁以簡自處而以繁寄人以簡自處則心不可亂心不可亂則利至而必知害至而必察以繁寄人則事有所分事有所分則毫末不遺而情僞必見今則不然衆四海之大而一毫之用必會於三司故三司者案牘之委也案牘既積則吏不得不多案牘積而吏多則欺之者衆雖有大利害不能察也夫天下之財下自郡縣而至於轉運轉相鈎較足以爲不失矣然世常以轉運使爲不可獨信故必至於三司而後已夫苟轉運使之不可獨信而必三司之可任則三司未有不責成於吏者豈三司之吏則重於轉運使歟故臣以爲天下之財其詳可分於轉運使而使三司歲攬其綱目既使之得優游以治財貨之源又可隨指其吏以絕亂法之弊苟三司猶可損也而百司可見矣然此三法者皆世之所謂拂世戾俗召怨而速謗者也今且將行之臣非敢犯衆人之怒而行此危事也以爲有可行之道焉何者自書者六品諸司五品一郊而任一八自兩

制以上一歲而任一人此祖宗百年之法相承而不礙者也而仁宗之世則損之三載而考績無罪者讓正官自唐以來亦未始有廢者也而英宗之世則增之此三者夫豈便於世俗哉然而莫敢怨者以爲吏多而欲損者天下之公議其不欲者天下之私計也以私計而怨公議其爲怨也不宜矣是以善爲國者循理而不卹怨非不卹怨知其無能爲也且今此三法者固未嘗行也然而天下亦不免於怨何者士之出身爲吏者捐其生業棄其田里以盡力於王事而今也以吏多之故故積勞者久而不得遷去官者久而不得調又多爲條約以沮格之減罷其舉官破壞其考第使之窮窘無聊求進之士日益多國力匱竭而不能支十年之後其患必有不可勝言者故臣願陛下親斷而力行之苟口增之吏漸於衆少則臣又將有以治其舊吏使諸道職司每歲終任其所部郡縣各任其職曰自今以前未有以私罪至某職罪正入已至若干者皆自上

蘇文粹卷六

五

釣其輕重而裁之已而以他事發則與之同罪雖去官與赦不降也夫以私罪至其職罪正入已至若干其爲惡也著矣而上不察則上之不明亦可知矣故雖與之同罪而不過今世之法任人者任其終身苟其有罪終身釣坐之夫任人之終身任其未然之不可知者也任人之歲終而無過任其已然之可知者也臣請得以較之任其未然之不可知雖聖人有所不能任其已然之可知雖衆人能之今也任之以聖人之所不能既不敢辭矣而况任之以衆人之所能顧不可哉且按察之吏則亦不患其不知也患其知而未必皆按口是無損於我而徒以爲怨云爾合使其罪及之其勢將無所不問陛下誠能擇衆疾惡之臣而使之陛下厲精而察之去民之患知除懷心之疾則其以私罪至其職罪正入已至若干者非復過誤適陷於深文者也苟遂放歸終身不齒使姦吏有所懲則吏之弊可去矣元兵之說曰臣聞國朝創置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狹兵革至少其後海濶諸國拓地斷廣兵亦隨衆雅熙之間天下之兵僅三



十萬方此之時屯戍征討百役並作而兵力不屈未嘗有兵少之患也自咸平景德以來契丹內侵繼遷叛逆每有警急將帥不問得失輒請益兵於是召募日增而兵額之多遠倍前世其後實元慶曆之間元昊竊發使諸道點民為兵而公邊所屯至七八十萬自是天下遂以百萬為額雖復近歲無事而關中之兵至於二十八萬舉雍熙天下之眾適以備方今關中一隅之用兵多之甚於此見矣然臣聞方今宿邊之兵分隸堡障戰兵統於將帥者其實無幾每一見賊賊兵常多我兵常少眾寡不敵每戰輒敗往者將帥失利未有不以此自解者也夫祖宗之兵至少而常若有餘今世之兵至多而常患於不足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兵法有之曰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息於道路者七十萬家而愛爵祿百金不能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故三軍之事莫親於問賞莫重於問問者三軍之司命也臣竊惟祖宗用兵至於以少為多而今世用兵至於以多為少得失之原皆出於此何以言之臣

三蘇文粹卷六

開太祖用李漢超馬仁瑋韓令坤賀惟忠何徽鈞等五人使備契丹用郭進武守琪李謙溥李繼勳等四人使備河東用趙贊姚內斌董遵誨王彥升馮繼業等五人使備西羌皆厚之以關市之征餽之以金帛之賜其家屬之在京師者仰給於縣官貿易之在道路者不問其商稅故此十四人者皆富厚有餘其視棄財如棄糞土賙人之急如恐不及是以死力之士貪其金錢捐軀命賈患難深入敵國刺其陰計而效之至於飲食動靜無不畢見每有入寇輒先知之故其所備者寡而兵力不敵之至者舉皆無得而有喪是以當此之時備邊之兵多者不過萬人少者五六千人以天下之大而三十萬兵足為之用今則不然一錢以上皆籍於三司有敢擅用謂之自盜而所謂公使錢多者不過數千緡百須在焉而監司又伺其出入而繩之以法至於用閒則曰官給茶錢夫百餅之茶數束之錢其不足以易人之死也明矣是以今之為閒者皆不足恃聽傳聞之言採疑似之事其行不過於出境而所聞不過於熟戶苟有藉口以欺其將帥

則止矣非有能知敵之至情者也敵之至情既不可得而知故常多屯兵以備不意之患以百萬之衆而常患於不足由此故也陛下何不權其輕重而計其利害夫關市之征比於茶錢則多而三十萬人之奉比於百萬則約衆人知目前之害而不知歲月之病平居不忍棄關市之征以與人至於百萬則恬而不知怪昔太祖起於布衣百戰以定天下軍旅之事其思之也詳其計之也熟矣故臣願陛下復修其成法擇任將帥而厚之以財使多養間謀之士以為耳目耳目既明雖有隱敵而不敢輒近則雖雍熙之兵可以足用於今世陛下誠重難之臣請陳其可減之實何者今世之糧兵莫如公邊之士人而今世之情兵莫如內郡之禁旅其名愈高其廩愈厚其廩愈厚其材愈薄往者四邊用兵禁軍不堪其役死者不可勝計苑人每出關多禁軍輒舉手相賀關多土兵輒相戒不敢輕犯以質較之士兵一人其材力足以當禁軍三人禁軍一人其廩給足以贍土兵三人使禁軍萬人在邊其用不能當三千人而常耗三萬人之畜

三蘇文粹卷六

邊郡之儲比於內郡其價不啻數倍以此權之則土兵可益而禁軍可損雖三尺童子知其無疑也陛下誠聽臣之謀臣請使禁軍之在內郡者勿復以戍邊因其老死與亡而勿復補使足以為內郡之備而止去之以漸而行之以十年而冗兵之弊可去矣元費之說曰世之冗費不可勝計也諸言其大與臣之所知者而陛下以類推之臣聞事有所必至恩有所必窮事至而後謀則害於事恩窮而後遷則傷於恩昔者太祖太宗敦睦九族以先天下方此之時宗室之衆無幾也是以合族於京師久而不別世歷五聖而太平百年矣宗室之盛未有過於此時者也祿廩之費多於百官而子孫之報官室不能受無親疎之差無貴賤之等自生齒以上皆奉於縣官長而爵之嫁娶喪葬無不仰給於上日月引月長未有知其所止者此亦事之所必至而恩之所必窮者也然而未聞所以謀而遷之古者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以人子之愛其親推而上之至於其祖由祖而上至於百世宜無所不愛無所不愛則宜無所不廟

古推其無窮之心則百世之祖皆廟而後為極也聖人知其不可故為之制七廟之外非有功德則迭毀春秋之祭不與尊貴於天子莫尊於天子之祖而廟不加於七何者恩之所不能及也何獨至於宗室而不然臣聞三代之間公族有以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者兩漢之法帝之子為王王之庶子簡有為侯者自侯以降則庶子無復爵士蓋有去而為民者有自為民而復仕於朝者至唐亦然故臣以為凡今宗室宜以親疎貴戚為差以次出之使得從仕比於異姓擇其可用而試之以漸凡其祿秩之數遞叙之等黜陟之制任子之令與異姓均臨之以按察持之以察吏威之以刑禁以時察之使其不才者不至於害民其賢者有以自效而其不任為吏者則出之於近郡官為廩舍而廉給之使得占田治生與士庶比今廉而養之厚之以不嘗之祿尊之以莫貴之爵使其賢者老死無憾而無所施不賢者居處隨隨戚戚而無以為樂甚非計之得也昔漢高祖之初封從昆弟子自滕衣以上皆爵郡王太宗即位疑其不便以問大臣封爵曰

三蘇文粹卷六

八

爵命崇則力役多以天下為私奉非至公之法也於是疏屬王者降為公夫自王而為公非人情之所樂也而猶且行之公使之爵祿如故而獲治民雖有內外之異宜無有怨者然臣觀朝廷之議未嘗敢有及此何者以宗室之親而布之於四方懼其怨人之心而生意外之變也臣竊以為不然古之帝王好疑而多防嫌父子兄弟不得尺寸之柄幽囚禁錮齒於匹夫者其如秦魏然秦魏皆數世而亡其所以亡者劉氏項氏與司馬氏而非其宗室也故為國者苟失其道雖胡越之人皆得謀之苟無其憂雖宗室誰敢觀者惟陛下蕩然與之無疑使得以次居外如漢唐之故此亦去冗費之一端也臣聞漢唐以來重兵分於四方雖有未大之憂而饋運之勞不至於太甚祖宗受命懲其大患而略其細故欲重兵而聚之京師根本既固天下承命而服然而轉漕之費遠倍於古凡今東南之米每歲漕汴而上以石計者至五六百萬山林之木盡於舟楫州郡之卒弊於道路月靡歲給之奉不可勝計往返數千里飢寒困迫每無侵盜雜以他

物米之至京師者率非完物矣由此觀之今世之法直以其力致之而不計其患非法之良者也臣願更為之法舉今每歲所運之數而四分之二即用舊法官出船與兵而漕之凡皆知舊其一募六道之富人使以其船及人漕之而所過免其商稅能以若干至京師而無所欺盜敗失者以今三司軍大將之賞與之方今濱江之民以其船為官運者不求官直蓋取官之所入而不覆較者得其贏以自潤而富民之欲仕者往往求為軍大將以此推之宜有應募者其一官自置場而買之京師京師之兵當得米而不願者計其直以錢償之夫物有常數取之於南則不足於北捨之於東則有餘於西此數之必然而不可逃者也今官欲買之其始不免於貴貴甚則東南之民傾而赴之赴之者眾則將反於賤賤必以貴致貴必以賤此亦必然之數也故臣願為此二者與舊法皆立試其利害而較其可否必將有可用者然後舉而從之此又去冗費之一端也臣聞富國有道無所不取者富之端也不足取者貧之源也從其可取而收之無

三蘇文粹卷六

九

所不收則其所存者廣矣從其無足取而棄之無所不棄則其所亡者多矣然而世人之議者則不然以為天下之富而顯區區之用此有司之職而非帝王之事也此說之行於天下數百年於茲矣故天下之費其可已者常多於舊臣不敢遠引前世請言近歲之事自嘉祐以來聖人迭興而天下之吏京秩以上再遷其官天下郡守職司再補其親戚自治平京師之大水與去歲河朔之大震百役並作國有至急之費而郊祀之賞不廢於百官自橫山用兵供億之未定與京西流民勞徠之未息官私乏困日不暇給而宗室之喪不俟歲月而葬臣以此觀之知朝廷有無足取之義臣誠知事之既往無可為者然苟自今從其可取而收之則無益之費猶可漸減此又去冗費之一端也臣不勝拳拳之憂過計為是三冗之說以獻伏惟陛下下思深謀遠慮斷詳盡於天下之事無所不賜臣之所陳何足言者然臣愚以為三冗未去要之十年之後天下將益衰耗難以後治陛下何不講求其原而定其方略擇任賢俊而授之以成法使皆

於其官而後責其成績。方今天下之官泛泛乎皆有欲去不父之心。侍從之臣逾年而不得代。則皇皇而不樂。今雖不能使之盡。又至於諸道之職。司三司之官吏。公邊之將佐。此皆與天子共成事者也。天下之事將責成之。而不父其任。開其源者不見其流。發其謀者不見其成功。此舉之所以不得成也。陛下誠擇人而用之。使與三府皆父於其官。人知不得苟免。而思長久之計。君臣同心。上下協力。磨之以歲月。如此而三冗之弊乃可去也。然而為此猶有所患。何者。今世之士大夫。惡同而好異。疾成而喜敗。事苟不出於己。小有齟齬。不合則群起而噪之。借如今使按察之官。任其屬吏。縱而無過。此其勢必將無所不按。得罪者必將多於其舊。然則天下之口紛然非之矣。不幸而有一不當眾將。群指以罪。法一不當。則動不辜。而至於再三離上之人。亦將不免於惑。眾人非之於下。而朝廷疑之於上。攻之者衆而持之者不堅。則法從此敗矣。語世有耕田而以其租殺人者。或者因以耕田為可廢。夫殺人之可誅。與耕田之不可廢。此

三蘇文粹卷六十八

十一

二事也。安得以彼而害此哉。故夫按人而不以其實者。罪之可也。而法之是非則不在此。苟陛下誠以為可行。必先能破天下之浮議。使良法不廢於中道。如此而後三冗之弊可去也。三冗既去。天下之財得以日生。而無害百姓。充足府庫。盈溢。陛下所為而無不成。所欲而無不如意。舉天下之衆。惟所用之。以攻則取。以守則固。雖有西戎北狄不臣之國。宥之則為漢文帝。不宥則為唐太宗。伸縮進退無不在我。今陛下不事其本而先舉其末。此臣所以大惑也。臣不勝憤懣。越次言事。雷寤之誠。無所逃避。臣職誠。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六十八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六十九

穎濱先生

書

上兩制諸公

讀讀書至於諸子百家。紛紜同異之辨。後世工巧。組織鑿研。離析之學。蓋嘗喟然大息。以為聖人之遺。譬如山海較澤。之與人之入於其中者。莫不皆得其所。欲充足飽滿。各自以為有餘。而無慕乎其外。令夫班輪共工。且而操斧斤。以遊其叢林。取其大者。以為楹。小者以為楠。圓者以為輪。挺者以為軸。長者擾重。短者敲。牛馬大者擁丘陵。小者伏養。茶女夷。蹠取。皆自以為盡山林之奇。怪。美。而獵夫漁師。結網聚餌。左彊弓。右毒矢。陸死則斃。象。犀。水伐則執。蛟。鱷。龍。虎。豹。之皮毛。龜。龜。犀。兕。之骨。華。上。盡。飛。鳥。下。及。走。獸。昆。蟲。之。類。紛。紛。藉。藉。折。翅。掠。足。鱗。鱗。委。頓。縱。橫。滿。前。肉。登。鼎。俎。膏。潤。砧。几。皮。革。齒。骨。披。裂。四。出。被。於。器。用。求。珠。之。工。隨。侯。夜。光。間。以。類。珉。磊。落的。饒。克。滿。其。家。求

三蘇文粹卷六十九

一

全之工。輝赫晃蕩。鏗鏘交響。遍為天下冠冕。佩帶飲食之飾。此數者皆自以為能盡山海之珍。然山海之藪。終滿而莫見其甚。昔者夫子及其生而從之遊者。蓋三千餘人。是三千人者。莫不皆有得於其師。是以從之。周旋奔走。遂於宋魯。飢餓於陳蔡。困厄而莫有去之者。是誠有得乎爾也。蓋顏淵見於夫子。出而告人曰。吾能知之。子路。子貢。冉有。出而告人。亦曰。吾知之。下而至於邾。樊。孔。忠。公。西。奧。公。西。藏。此數子者。門人之下。第者也。竊窺於道德之光華。而有聞於讓。讓。之。末。皆以自得於一世。其後田子方。段干木之徒。講之不詳。乃竊以為虛無淡泊之說。而吳起。禽滑釐之類。又以猖狂於戰國。蓋夫子之道。分數四布。後之人。得其遺。波。餘。澤。者。至於如此。而楊朱。墨翟。莊周。鄒衍。田駢。慎到。韓非。申不害。之徒。又不見夫子之大道。皇皇惑亂。如陷於大澤之陂。荆棘。次。踐。降。絕。求。以。自。致。於。墮。墮。而。不。可。得。乃。妄。冒。稊。華。躡。虛。空。時。嘔。綠。繞。而。不。能。自。止。何。者。彼。亦。自。以。為。已。之。得。之。也。曠。嗚。怪。古。之。聖。人。既。已。知。之。矣。而。不。遂。以。明。告。天。下。而。著。之。六。經。

六經之說皆微見其端而非所以破天下之疑惑使之一見而寤者是以世之君子紛紛至此而不可執也今夫易者聖人之所以盡天下剛柔喜怒之情勇敢畏懼之性而寓之八物因八物之相遇吉凶得失之際以教天下之趨利避害蓋亦如是而已而世之說者王氏韓氏至以老子之虛無京房焦贛至以陰陽災異之數言詩者不言咏歌勤苦酒食燕樂之際極歡極感而不違於道而言五際子午卯酉之事言書者不言其君臣之歡呼命嗟嘆有以深感天下而論其會藝藝藝之不當作也夫孔子豈不知後世之至此極歎其意以為後之學者無所據依感發以自盡其才是以設為六經而使之求之蓋又欲其深思而得之也是以不為明著其說使天下各以其所長而求之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而子貢亦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使仁者效其仁智者效其智賢者推明其大而不遺其小小者學致其小以自附於大各因其才而盡其力以求其至微至密之地則天下將有終身於其誦而無勸者

全蘇文粹卷五

二十

矣至於後世不明其意慮乎異說之多而學者之難明也於是舉聖人之微言而折之以一人之私意而傳疏之學橫放於天下由是學者愈忘而聖人之說益以不明今夫使天下之人因說者之異同得而縱觀博覽而辨其是非論其可否推其精粗而後至於微密之際則講之當益深守之當益固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昔者轍之始學也得一書伏而讀之不求其傳而惟其書之知求之而莫得則反覆而思之至於終日而莫見而後退而求其傳何者懼其入於心之易而守之不堅也及既長乃觀百家之書縱橫捭闔倒可喜可愕無所不讀泛然無所適從蓋晚而讀孟子而後徧觀乎百家而不亂也而世之言者曰學者不可以讀天下之雜說不學而見之則小道異術將乘間而入於其中雖揚雄尚然曰吾不觀非聖之書以為世之賢人所以自養其心者如人之弱子勿第不當出而置之於紛華雜擾之地此何其不思之甚也古之

所謂知道者邪詞入之而不能蕩誠詞犯之而不能詐辭祿不能使之驕貧賤不能使之辱如使深居自閑於閨闈之中兀然類然而曰知道云者此乃所謂腐儒者也古者伯夷隘柳下惠不忝陸賈不恭是君子之所不為也而孔子曰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柳下惠少連降志而辱身言中倫行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而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夫伯夷柳下惠是君子之所不為而不棄於孔子此孟子所謂孔子集大成者也至於孟子惡鄉原之敗俗而不知於陵仲子之不可常也美禹稷之汲汲於天下而知顏氏之自樂之非固也知天下之諸侯其所取之為盜而知王者之不必盡誅也知賢者之不可召而知召之役之為義也故士之言學者皆曰孔孟何者以其知道而已今轍山林之匹夫其才術技藝無以大過於中人而何敢自附於孟子然其所以泛觀天下之異說三代以來興亡治亂之際而慨然其有以折之者蓋其學出於孟子而不可誣也今年春 天子將求直言之士而轍適來調官京師令人楊公

全蘇文粹卷五

二十一

不知其不肯取其鄙野之文五十篇而薦之俾與明儒之未伏惟執事方今之偉人而朝之名卿也其德業之所服聲華之所仰雖執不欲一見以致薄技於左右夫其五十篇之文從中而下則執事亦既見之矣是以不敢復以為獻姑述其所以為學之道而執事試觀焉

上樞密韓太尉

太尉執事轍生好為文思之至深以為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克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閭豪俊交遊故其文踈蕩頗有奇氣此二者豈可執筆學為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轍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遊者不過其鄉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決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

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  
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  
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辨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  
門人賢士大夫遊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畧冠天  
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  
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益  
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  
陽公而猶以為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  
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者矣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嚮之  
來非有取於斗升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  
優游數年之間將歸益治其文且學為政大尉苟以為可教而辱教  
之又幸矣

上昭文富丞相

轍西蜀之人行年二十有二幸得 天子一命之爵飢寒窮困之憂

三蘇釋卷十九

四

不至於心其身又無力役勞苦之患其所任職不過簿書未盡之問  
而且未獲從事以得自盡方其閑居不勝思慮之多不忍自棄以為  
天子寬惠與天下無所忌諱而轍不於其強壯閑暇之時早有所發  
明以自致其志而復何事恭惟 天子設制策之科將以待天下豪  
俊魁壘之人是以轍不自量而自與於此蓋天下之事上自三土以  
來以至於今世其所論述亦已略備矣而猶有所不釋於心夫古之  
帝王豈必多才而自為之為之有要而居之有道是故以漢高皇帝  
之恢廓慢易而足以吞項氏之疆漢文皇帝之寬厚長者而足以服  
天下之姦詐何者任人而人為之用也是以不勞而功成至於武帝  
材力有餘聰明睿智過於高文然而施之天下時有所折而不遂何  
者不委之人而自為用也由此觀之則夫天子之責亦在任人而已  
竊惟 當今天下之人其所謂有才而可大用者非明公而誰推之  
公卿之間而最為有功列之士民之上而最為有德播之夷狄之域  
而最為有勇是三者亦非明公而誰而明公實為宰相則夫吾君之

所以為君之事蓋已畢矣古之聖人高拱無為而望夫百世之後以  
為明主賢君者蓋亦如是而可也然而天下之未治則果誰耶下而  
求之郡縣之吏則曰非我能上而求之朝廷百官則曰非我青明公  
之立於此也其又何辭嗟夫蓋亦嘗有以秦越人之事說明公者  
歟昔者秦越人以醫聞天下天下之人皆以越人為命越人不在則  
有病而死者莫不自以為吾病之非真病而死之非真死也他日有  
病者焉遇越人而屬之曰吾捐身以予子子自為子之才治之而無  
虞我治之也越人曰嗟夫難哉夫子之病雖不至於死而難以愈急  
治之則傷子之四肢而緩治之則勞苦而不肯去吾非不能去也而  
畏是二者夫傷子之四肢而後可以除子之病則天下以我為不工  
而病之不去則天下以我為非醫此二者所以交戰於吾心而不釋  
也既而見其人其人曰夫子則知醫之醫而未知非醫之醫歟今天  
非醫之醫者有所冒行而不顧是以能應變於無窮今子守法密微  
而用意於萬全者則是子猶知醫之醫而已天下之事急之則喪緩

三蘇釋卷十九

五

之則得而過緩則無及孔子曰道之難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不  
肖者不及也夫天下患於不知而又有知而過之者則是道之果難  
行也昔者世之賢人患天世之愛其爵祿而不忍以其身嘗試於艱  
難也故其上之人奮不顧身以搏天下之公利而忘其私在下者亦  
不敢自愛呼號紛紜以攻訐其上之短是二者可謂賢於天下之士  
矣而猶未免為不知何者不知自安其身之為安天下之人自重其  
發之為重君子之勢而輕用之於尋常之事則是猶匹夫之亮耳伏  
自明公執政於今五年天下不聞慷慨激烈之名而日聞敦厚之聲  
意者明公其知之矣而猶有越人之病也轍讀三國志嘗見曹公與  
宋紹相持久而不決以問賈詡詡曰公明勝紹勇勝紹用人勝紹決  
機勝紹紹兵百倍於公公畫地而與之相守半年而紹不得戰則公  
之勝形已可見矣而久不決意者顧萬全之過耳夫事有不同而其  
意相似今天下之所以仰首而望明公者豈亦此之故歟明公其略  
思之誠當有以解天下之望者不宣轍再拜

上尚恭政

轍聞之士不更變不可與圖遠新勝之家知得而不知喪知存而不知亡始若可喜而終不可久昔者轍讀書至秦誓而得之曰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佗佗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夫昔之為此言者蓋亦已知之矣孟明駘西乙丙此三人者秦之豪俊有決之士而百里奚蹇叔子此秦之所謂老耄而不武者也穆公欲襲鄭孟明以為可而蹇叔以為不可則蹇叔之說無乃遠於事情而近於性哉然而其成敗得失之然而責其思慮之長短則蹇叔不可謂迂而孟明不可謂是也故曰如有一臣斷斷無他技其心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嗟夫穆公至此而後知蹇叔之非庸人歟今夫立於百官之上而宰天下之事者亦何以其他技為哉溫良博愛而能容天下之士斯可矣往者轍之東遊而明公適為京非當此之時明公之聲上震於朝廷而下懼於閭

六

里行道之人為之不敢妄視盜賊屏息而不作可謂才自餘矣然至於參決大政而日韜其光務為敦厚不欲以才蓋天下上承三公下拊百官周旋揖讓而士大夫莫不雍容和穆以相與也嗟夫明公何以及此哉轍西蜀之匹夫往年偶以進士得與一命之爵今將為吏峭絕之間閑居無事聞天子舉直言之士而世之君子以其山林朴野之人不知朝廷之忌諱其中無所隱蔽故以應詔而轍也復不自度量而言當世之事亦不敢為恭固不詳之說其言語文章雖無以過人而其所論說乃有矯拂切直之過竊獨悲古者深言之人遭時之不祥一有所觸而其言不復見錄於世方今群公在朝以君子長者自處而優容天下彥聖有技之士士之有言者可以安意肆志而無慮然後知士之生於今者之為幸而轍亦幸者之一人也案所為文章貧不能盡致有歷代論十二篇上自三王而下至於五代治亂興衰之際可以鑒見於此觀其略可也

上劉長安

轍聞之物之所受於天者異則其自處必高自處既高則必超然有所不合於世俗蓋猛虎處於深山向風長鳴則百獸震恐而不敢出松柏生於高崗散柯布葉而草木為之不殖非吾則爾拒而爾則不吾抗也故大才不同則無朋而勢遠絕則失眾才高者身之累也勢異者衆之棄也昔者伯夷叔齊已嘗試之矣與其鄉人立以其冠之不正也舍而去之夫以其冠之不正也舍之而去則天下無乃無可與共處者耶舉天下而無可與共處則是其勢豈可以久也苟其勢不可以久則吾無乃亦將病之與其病而後反也不若其素與之為善也伯夷叔齊惟其往而不反是以為天下之棄人也以伯夷之不吾畜而棄伯夷者是固天下之罪矣而以吾之潔清而不屑天下是伯夷亦有過耳古語有之曰大辯若訥大巧若拙何者懼天下之以吾辯而以辯棄我以吾巧而以巧困我故以拙養巧以訥養辯此又非獨善保身也亦將以使天下之不吾忌而其道可長久也今夫天下之士轍已略觀之矣於此有所不足則於彼有所長於此有所

蔽則於彼有所見其勢然矣及聞執事之風明俊雄辯天下無有敵者而高亮剛果士之進於前者莫不振慄而自失退而仰望才業之輝光莫不逡巡而自愧蓋天下之士已大服矣而轍願執事有以少下之使天下樂進於前而無恐而轍亦得進見左右以聽議論之末幸甚幸甚

七

轍之不肖何足以求交於魯直然家兄子瞻與魯直往還其久轍與魯直勇氏公擇相知不疎讀君之文誦其詩願一見者久矣性拙且懶終不能奉咫尺之書致慇懃於左右乃使魯直以書先之其為愧恨可量也自廢棄以來矚然自放頑鄙愈甚見者往往嗤笑而魯直猶有以取之觀魯直之書所以見愛者與轍之愛魯直無異然則書之先後不君則我未足以為恨也且聞魯直更事之餘獨居而蔬食陶然自得蓋古之君子不用於世必寄於物以自適阮籍以酒為樂以琴阮無酒無琴則其食草木而友麋鹿有不安者矣獨賴氏子

答黃庭堅

轍聞之物之所受於天者異則其自處必高自處既高則必超然有所不合於世俗蓋猛虎處於深山向風長鳴則百獸震恐而不敢出松柏生於高崗散柯布葉而草木為之不殖非吾則爾拒而爾則不吾抗也故大才不同則無朋而勢遠絕則失眾才高者身之累也勢異者衆之棄也昔者伯夷叔齊已嘗試之矣與其鄉人立以其冠之不正也舍而去之夫以其冠之不正也舍之而去則天下無乃無可與共處者耶舉天下而無可與共處則是其勢豈可以久也苟其勢不可以久則吾無乃亦將病之與其病而後反也不若其素與之為善也伯夷叔齊惟其往而不反是以為天下之棄人也以伯夷之不吾畜而棄伯夷者是固天下之罪矣而以吾之潔清而不屑天下是伯夷亦有過耳古語有之曰大辯若訥大巧若拙何者懼天下之以吾辯而以辯棄我以吾巧而以巧困我故以拙養巧以訥養辯此又非獨善保身也亦將以使天下之不吾忌而其道可長久也今夫天下之士轍已略觀之矣於此有所不足則於彼有所長於此有所蔽則於彼有所見其勢然矣及聞執事之風明俊雄辯天下無有敵者而高亮剛果士之進於前者莫不振慄而自失退而仰望才業之輝光莫不逡巡而自愧蓋天下之士已大服矣而轍願執事有以少下之使天下樂進於前而無恐而轍亦得進見左右以聽議論之末幸甚幸甚



飲水啜菽居於陋巷無假於外而不改其樂此孔子所以嘆其不可  
及也公曾直目不求色口不求味此其中所有過人遠矣而猶以問  
人何也聞魯直喜與穉僧語蓋聊以是探其有無耶漸寒比日起居  
甚安惟以時自重

答李昭玘

稱啓女婿王君適自徐還筠承賜以長書伏讀愧歎無以為喻自惟  
愚拙加以罪廢平時學問捐棄不講譬如荒畦敗圃草棘狼籍雖追  
惟嗜昔耘鋤之勤欲從容遊步其間而亦慨然自嫌不欲實足況夫  
通都大邑之人遍觀天下之巨屨心欲廣大物難稱極乃欲遊目縱  
覽究其有無豈有不嗜笑者哉伏惟君侯壯年篤學才節茂美文章  
俊發何意過聽如此然聞王君言出入學中逾年稍知旨趣所詣蓋  
耽悅至道忽忘世味每有超然絕俗之意聞轍被罪以來自知鄙陋  
歸耕之計慮之已熟不察其故遂以知道許之夫古之所謂知道者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憂夫豈如轍困躓而謀安者耶若夫收其精  
以治身而斥其土苴以惠天下此君侯之所當學也而亦何取於轍  
哉辱賜之厚不知所報謹奉啓陳謝伏惟照察不宣

三蘇先生文粹卷六十九

三蘇先生文粹卷六十九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七十

穎濱先生

齊州閔子廟

歷城之東五里有丘焉曰閔子之墓持而不廟秩祀不至邦人不寧  
守土之吏有將舉焉而不克者熙寧七年天章閣待制右諫議大夫  
濮陽李公來守齊南越明年政修事治邦之耆老相與來告曰此邦  
之舊有如閔子而不廟食豈不大闕公唯不知苟知之其有不飭公  
曰噫信其可以緩於是凡工為祠堂且使春秋修其常事堂成具三  
獻焉適豆有列儻相有位百年之廢一日而舉學士大夫觀禮祠下  
咨嗟涕洟有言者曰惟夫子生於亂世周流齊魯宋衛之間無所不  
仕其弟子之高第亦成仕於諸國宰我任齊子貢冉有子游仕魯季  
路仕衛子夏仕魏弟子之仕者亦衆矣然其稱德行者四人獨仲弓  
嘗為季氏宰其上三人皆未嘗仕季氏嘗欲以閔子為魯宰閔子辭

三蘇先生文粹卷七十

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且以夫子之賢猶不以仕為汙也  
而三子之不仕獨何歟言未卒有應者曰子獨不見夫滴東海者乎  
望之茫茫不知其邊即之汗漫不測其深其舟如蔽天之山其帆如  
浮空之雲然後侵風濤而不償觸蛟蜃而不警若夫以江河之舟楫  
而跨東海之難則亦十里而返百里而溺不足以經萬里之害矣方  
周之衰禮樂崩弛天下大壞而有欲救之譬如涉海有甚焉者今夫  
夫子之不顧而仕則其舟楫足恃也諸子之汲汲而志返蓋亦有阻  
舟而將試焉則亦隨其力之所及而已矣若夫三子願為夫子而未  
能下顧諸子而以為不足為也是以此而有待夫子嘗曰世之學柳  
下惠者未有若魯獨居之男子吾於三子亦云衆曰然退而書之遂  
刻於石

上高縣學

古者以學為政擇其鄉閭之俊而納之膠庠示之以詩書禮樂操而  
教之既成使歸更相告語以及其父子兄弟鄉閭三代之間養老舉賢

聽訟受成獻無不由學其耳自而和其志氣是以其政不煩其刑不濇而民之化之也速然者其行非獨於學然也郊社祖廟山川五祀凡禮樂之事皆所以為政而教民不犯者也故其稱曰政者君之所以藏身蓋古之君子正顏色動容貌出詞氣從容禮樂之間未嘗以力加其民民觀而化之以不逆其上其所以藏身之固如此至於後世不然廢禮而任法以鞭打刀鋸力勝其下有一不順常以身較之民於是始悍然不服而上之人親受其病而古之所以藏身之術工矣子游為武城宰以弦歌為政曰吾聞之夫子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夫使武城之人其君子愛人而不害其小人易使而不違則子游之政豈不綽然有餘裕哉上高筠之小邑介於山林之間民不知學而縣亦無學以詔民縣令李君懷道始至思所以導民乃謀建學官縣人知其今之將教之也亦相帥出力以繕其事不逾年而學以具真李君有堂講勸有位退習有齋膳浴有舍邑人執經而至者數千百人於是李君之政不苛而民肅賦役獄訟不

蘇秦卷上

誘其府李君喜學之成而樂民之不犯知其為學之力也求記其事告後以不廢予亦嘉李君之為邑有古之道其所以得於民者非復世俗之吏也故為書其實且以志上高有學之始元豐五年三月二十日眉山蘇轍記

王氏清虛堂

王君定國為堂於其居室之西前有山石環新瓊瑤之觀後有竹林除森氷雪之植中置圖史百物而名之曰清虛日與其遊賢士大夫相從於其間嘯歌吟咏舉酒相勸油然不知日之既夕凡遊於其堂者蕭然如入於山林高僧逸人之居而忘其京都塵土之鄉也或曰此其所以為清虛者耶客曰不然凡物自其濁者視之則清者為清自其賢者視之則虛者為虛故清者以濁為汗而虛者以實為礙然而皆非物之正也蓋物無不清亦無不虛者雖泥塗之渾而至清存焉雖山之堅而至虛存焉夫惟清濁一觀而虛實同體然後與物無匹而至清且虛者出矣公矣王君生於世族素其綺綺膏粱之習

而迭蕩於圖書翰墨之園沉酣縱恣酒然與眾殊好至於鍾王虞褚顏張之逸迹顧陸吳盧王韓之遺墨雜然前陳曠之傾囊而不厭慨乎思見其人而不得則既與世俗遠矣然及其年日益壯學日益篤經涉世故出入患禍顧瞻昔之好知其未離乎累也乃始發其箱篋出其玩好投以與人而不惜將曠焉去外累而獨求諸內意其有真清虛者在焉而未見之也王君浮沉京師多世外之交而又娶於梁張公氏張公超遠遠驚體乎至道而順乎流俗君嘗試以吾言問之其必有得於是矣熙寧十年正月八日記

吳氏浩然堂

新喻吳君志學而工詩家有山林之樂隱居不仕名其堂曰浩然曰孟子吾師也其稱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吾竊喜焉而不知其說請為我言其故子應之曰子居於江亦嘗觀於江乎秋雨時至溝澮盈浦眾水既發合而為一注滅淫溢是寒坑公然後滂洋東流葭洲渚乘丘陵肆行而前遇木而木折觸石而石墮浩然物莫能支子嘗試

蘇秦卷上

考之彼何以若此浩然也哉今夫水無求於深無意於行得高而淖得下而流忘已而因物不為易勇不為險怯故其發也浩然效乎四海古之君子平居以養其心足乎內無待乎外其中演漾與天地相終始止則物莫之測行則物莫之禦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憂行乎夷狄患難而不屈臨乎生死得失而不懼蓋亦未有不浩然者也故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今予將登子之堂舉酒相屬舉稿木而歌徜徉乎萬物之外子信以為能浩然矣乎元豐四年七月九日眉山蘇轍記

藏書室

子幼師事先君聽其言觀其行事今老矣猶志其一二先君平居不治生業有田一廛無衣食之憂有書數千卷手緝而校之以遺子孫曰讀是內以治身外以治人足矣此孔氏之遺法也先君之遺言今猶在耳其遺書在精將復以遺諸子有能受而行之吾世其庶矣乎蓋孔氏之所以教人者始於灑掃應對進退及其安之然後申



之以弦歌廣之以讀書曰道在是矣仁者見之斯以為仁智者見之斯以為智矣顏淵由是以得其德子賜由是以得其言求由由是以得其政游夏由是以得其文皆因其才而成之譬如農夫墾田以植草木大小長短甘辛酸苦皆其性也吾無加損焉能養而不傷耳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如孔子猶養之以學而後成故古之知道者必由讀書傳說之詔其書亦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而况餘人乎

全齊文粹卷七

四

子路之不讀書未可非耶曰非此之謂也老子曰為學日益為道日損以日益之學求日損之道而後一以貫之者可得而見也孟子論學道之要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心勿忘則莫如學必有事則莫如讀書朝夕從事於詩書待其久而自得則勿正勿助之謂也譬之稼穡以為無益而捨之則不耘苗者也助之長則擾苗者也以孔孟之說考之乃得先君之遺意

序

元祐會計錄

臣聞漢祖入關蕭何收秦圖籍周知四方盈虛強弱之實漢祖賴之以并天下丙吉為相匈奴嘗入雲中代郡吉使東曹考案邊境條其兵食之有無與將吏之才不遂巡進對指揮遠定由此觀之古之人所以運籌帷幄之中制勝千里之外者圖籍之功也蓋事之在官必見於書其始無不具者獨慮多而易忘久而易滅數十歲之後人亡而書存其不可考者多矣唐李吉甫始錄元和國計并包巨細無

所不具 國朝三司使丁謂等因之為景德算柁治平熙寧四書綱羅一時出內之計首尾八十餘年本末相授有司得以居今而知昔參酌同異因時施宜此前人作書之本意也臣以不佞待罪地官上承元豐之餘業親親 二聖之新政時事之變易財賦之登耗可得而言也謹按 藝祖皇帝創業之始海內分裂租賦之入不能半今世然而宗室尚鮮諸王不過數人仕者寡自 朝廷郡縣皆不能備官士卒精練常以少克衆用此三者故能奮於不足之中而綽然常若有餘及其列國款附琛貢相屬於道府庫充塞創景福內庫以資金幣為殄虜之策 太宗因之克平太原 真宗繼之懷服契丹二患既弭天下安樂日登富庶咸成平景德之間號稱大平羣臣稱頌功德不知所以裁之者於是請封泰山祀汾陰禮亳社屬車所至費以鉅萬而上清昭應集禧景靈之功相繼而起累世之積糜耗多矣其後昭應之災臣下復以營繕為言大臣力爭 章獻感悟沛然遂與天下休息 仁宗仁聖清心省事以幸天下然而民物蕃庶未

全齊文粹卷七

五

復其舊而夏賊竊發邊之無備遂命益兵以應敵急征以養兵雖間出內藏之積以求紓民而四方騷然民不安其居矣其後西戎既平而已益之兵遂不復汰加以宗子蕃衍克初官邸官吏冗積負益於位財之不贍為日久矣 英宗嗣位慨然有救弊之意群臣諫觀幾見日新之政而大業未遂 神考嗣世忿流弊之委積閔財力之傷耗覽政之初為彊兵富國之計有司奉承違失本肯始為青苗助役以病農民繼為市易鹽鐵以困商賈利孔百出不專於三司於是經入竭於上民力屈於下繼以南征交趾西討拓跋用兵之費一日千金雖內帑別藏時有以助之而國亦德矣今 二聖臨御方恭默無為求民之疾苦而瘵之今之不便無不擯去民亦少休矣而西夏不賓水旱繼作凡國之用度大率多於前世當此之時而不思所以濟之豈不殆哉臣歷觀前世持盈守成艱於創業之君蓋盈之必益而成之必毀物理之至有不可逃者盈成之間非有德者不安非有法者不久昔秦隋之盛非無法也內建百官外列郡縣至於漢唐因而

行之卒不能改然皆二世而亡何者無德以為安也漢文帝恭儉寡欲專務以德化民民富而國治後世莫及然身沒之後七國作難幾於亂亡晉武帝削平吳蜀任賢使能容受直言有明主之風然而亡不旋踵子弟內叛羗胡外亂遂以失國此二帝者皆無法以為父也今二聖之治安而辭仁而怨德積於世泰隋之憂巨無所措心矣然空置之極法度不立雖無漢晉疆臣敵國之患而數年之後國用曠竭臣恐未可安枕而臥也故臣願得終言之凡計會之實取元豐之八年而其為別有五一日收支二日民賦三日課入四日儲運五日經費五者既具然後著之以見在列之以通表而天下之大計可以畫地而談也若夫內藏右曹之積與天下封樁之實非昔三司所領則不入會計將著之他書以備觀覽焉臣謹序

民賦

古之民政有不可復者三焉自祖宗以來論事者皆以為言而為政者嘗試其事矣然為之愈詳而民愈擾事之愈力而功愈難其故

三蘇奏卷下

六

何哉古者隱居於農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安乎之世無庸給之費征伐之際得勤力之士此儒者之所歎息而言也然而聖王之初為保甲之令民始嫁母者子斷塚支體以求免丁及其既成子弟扶農官之勢以邀其父兄擅弓劍之技以某其鄉黨至今河朔京東之盜皆保甲之餘也其後元豐之中為保甲之法使民計產養馬畜馬者眾馬不可得民至持金帛買馬於江淮小不中度輒斥不用郡縣歲時閹視可否權在醫驅民不堪命民兵之害乃至於此此所謂不可復者一也周官泉府之制凡民之貧者以國服為之息貸而求息三代之政有不然者矣詩曰俾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而孟子亦云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古蓋有是道矣而未必有常數亦未必有常息也至於熙寧青苗之法凡一戶得相保任而貸其息歲取十二出入之際吏緣為姦請納之勞民費自倍凡自官而及私者率取二而得一自私而入公者率輸十而得五錢積於上布帛米粟賤不可售歲暮寒苦吏卒在門民號無告

三蘇奏卷下

七

三十年之間民無富家產盡耗此所謂不可復者二也古者治民必周知其夫家田畝六畜器械之數未有不知其數而能制其貧富者也未有不能制其貧富而能得其心者也故三代之君開井田畫溝洫護步畝嚴版圖因口之衆寡以授田因田之厚薄以制賦經界既定仁政自成下及隋唐風流已遠然其授民田有口分永業皆取之於官其斂民財有租庸調皆計之於口其後世亂法壞變為兩稅戶無王容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田之在民其漸由此貿易之際不可復知貧者急於售田則田多而稅少富者利於避役則田少而稅多僥倖一興稅役皆弊故丁謂之記景德田况之記皇祐皆以均稅為言矣然嘉祐中薛向孫琳始議方田量步兩審肥瘠以定賦稅之入熙寧中呂惠卿復建手實扶私隱崇告許以實貧富之等元豐中李昭遠追究逃絕均虛數虐編戶以補失陷之稅此三者皆為國斂怨所得不補所失事不旋踵而罷此所謂不可復者三也故臣愚以謂國者當務實而已不求其名誠使民盡力則賦輸以養兵終身無復征戍之勞而朝廷招募勇力強狡之民教之戰陣以衛良民二者各得其利亦何所不可哉富民之家取有餘以貸不足雖有倍稱之息而子本之債官不為理償進之日布縷救粟雞豚狗彘百物皆售州縣晏然處曲直之斷而民自相養蓋亦足矣至於田賦厚薄多寡之異雖小有不齊而安靜不撓民樂其業賦以時入所失無幾因其交易而質其欺隱繩之以法亦足以禁其太甚者宇文融括諸道客戶州縣觀望虛張其數以實戶為客難得戶八十餘萬歲得錢數百萬而百姓困弊實召天寶之亂均稅之害何以異此凡此三者皆儒者平昔之所稱頌以為先王之遺法用之足以致太平者也然數十年以來屢試而屢敗足以為後世好名者之戒矣惟嘉祐以前百役在民衙前大者主倉庫躬饋運小者治燕饗職迎送破家之禍易於反掌至於州縣役人皆貪官累吏之所誅求仰以為生者先帝深究其病瀟坊場以募衙前均役錢以雇諸役使民得聞門治生而吏不敢苛問有司奉行不得其瀟坊場求數倍之價役錢

取實刺之積而民始困頽不堪其生矣今二聖覽觀前事知其得  
失之實既盡去保甲青苗均稅至於使法舉在顧之惟便民者取  
之郡縣奉承雖未即能盡而天下之民知天子之愛我矣故臣於  
民賦之篇備論其得失俾後有考焉

古史

古之帝王皆聖人也其道以無為為宗萬物莫能變之其於為善如  
水之必寒如火之必熱其於不為不善如騶虞之不殺如鷦脂之不  
殺不學而成不勉而得其積之中者有餘故其推之以治天下者有  
不可得而知也孔氏之遺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  
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  
地位焉萬物育焉天地萬物猶賴之以存而況於人乎自三代之  
衰聖人不作世不知本而馳騁於喜怒哀樂之餘故其發於事業日  
以鄙陋不足以希聖人之萬一雖春秋之際王澤未竭士生其間習  
於禮義而審於利病如管仲晏子子產叔向之流皆不足以知之至

本義卷三十一

八

於孔子其知之者至矣而未嘗言孟子知其一二時以告人而天下  
亦莫能信也陵遲及於秦漢士益以功利為急言聖人者皆以其所  
知臆之儒者流於度數而知者溺於權利皆不知其非也太史公始  
易編年之法為本紀世家列傳記五帝三王以來後世莫能易之然  
其為人淺近而不學疎畧而輕信漢景武之間尚書古文詩毛氏春  
秋左氏皆不列於學官世能讀之者少故其記堯舜三代之事皆不  
得聖人之意戰國之際諸子辨士各自著書或增損古事以自信一  
時之說是一切信之吾才敢批世俗相傳之語以易古文舊說及秦  
焚書戰國之史不傳於民間秦惡其議已也焚之略盡幸而野史一  
二存者亦未暇詳也故其記戰國有數年不書一事者余竊悲之  
故因遷之舊上觀詩書下考春秋及秦漢雜錄始伏義神農記秦始  
皇帝為七本紀十六世家三十七列傳讀之古史追錄聖賢之遺意  
以明示來世至於得失成敗之際亦備論其故嗚呼由數千歲之後  
言數千歲之前其詳不可得矣幸其猶有存者而或又失之此古史

之所為作也

古今家誡

老子曰慈故能勇儉故能廣或曰慈則安能勇曰父母之於子也愛  
之深故其為之慮重也精以深愛而行精慮故其為之避害也速而  
就利也果此慈之所以能勇也非父母之賢於人勢有所必至矣  
少而讀書見父母之戒其子者諄諄乎惟恐其不盡也惻惻乎惟恐  
其不入也曰嗚呼此父母之心也哉師之於弟子也為之規矩以授  
之賢者引之不賢者不彊也君之於臣也為之號令以戒之能者予  
之不能者不取也臣之於君也可則諫否則去子之於父也以幾諫  
不敢顯皆有禮存焉父母則不然子雖不肖豈有棄子者哉是以盡  
其有以告之無憾而後止詩曰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饋饗豈  
弟君子民之父母夫雖行潦之陋而無所棄猶父母之無棄子也故  
父母之於子人倫之極也雖其不賢及其為子也必忠且盡而况  
其賢者乎太常少卿長沙孫公景脩少孤而教於母母賢能就其

本義卷三十一

九

既老而念母之心不忘為賢母錄以致其意既又集古今家誡得四  
十九人以示轍曰古有為是書者而其文不完吾病焉是以為此合  
衆父母之心以遺天下之人庶幾有益乎輟讀之而歎曰雖有悖子  
念關於市莫之能止也聞父之聲則斂手而退市人之過之者亦莫  
不泣也慈孝之心人皆有之特患無以發之耳今是書也要將以發  
之歟雖廣之天下可也自周公以來至於今父戒四十五母戒四公  
又將益廣之未止也元豐二年四月三日眉陰蘇轍敘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七十

三蘇文粹七十卷

內府藏本

不著編輯者名氏前後亦無序跋其曰文粹蓋仿

陳亮歐陽文粹例也凡蘇洵文十一卷蘇軾文三

十二卷蘇轍文二十七卷所錄皆議論之文蓋以

備場屋策論之用

樂府英華十卷

〔清〕顧有孝輯

上海圖書館藏清許問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樂府英華  
十卷》提要

樂府英華序

樂府者猶三百篇之雅頌也漢  
孝武立樂府多舉司馬相如枚  
乘數十人造爲詩歌考定律呂  
以合八音之調作郊祀十九章  
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園  
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  
至明天子自竹宮而望拜侍祠  
者皆肅然動心焉又有鼓吹饒  
歌十八曲其中有難解者藝苑

卮言云疑有缺文斷簡或謂曲調之遺聲或謂兼正詞填調大小混錄疑義難析并難句讀者若強而解之則鑿矣至魏晉宋齊梁陳隋以至于唐雖其樂府卷五題目仍舊然各自命題立義不同章句亦異夫作古題而蹈襲前人之糟粕不能出己見是猶學步邯鄲效顰西子徒貽識者之誚耳蓋時世之升降風氣有

不得不變者樂府自漢至唐已經三變漢樂府質朴古雅如商彝周鼎光彩陸離是明堂清廟之器魏則去古未遠猶有騷雅遺風兼以英才間出各相雄長卷五人握隋侯之珠家有荆山之璞鄴下人文於斯爲盛是一變也沿及南北朝日尋兵戈禮廢樂壞卽有好文之主習尚紛華務爲淫靡流蕩忘返元音不作是

又一變也至唐而李杜諸大家  
樂府皆剗造新聲紀載時事  
衰起變橫制頽波是又一變也  
夫聲音之道與政通審音以知  
樂審樂以知政詩之關係甚重  
陳君舉曰春秋之衰以禮廢秦  
之亡以詩廢暴秦之政民之疾  
苦壅于上聞朝野之情不通無  
采詩之官故也自漢魏以來樂  
府有數十家而最著者有郭茂

序四

倩之樂苑左克明之樂府吳兢  
之樂錄郝昂之解題沈建之廣  
題徐獻忠之樂府原各有意見  
余取諸家而參定之自漢迄於  
唐共成十卷余携以請正於錢  
宗伯牧齋先生先生曰此書成  
深有益於後學夫學詩而不讀  
樂府是猶觀寶而不覽河宗登  
山而不升泰岱無以充其學識  
宜付梓公之同好毋徒自作枕

序五

中秘也余愧才識短淺未能窺  
古人之堂與不敢自信今特壽  
之黎棗者承宗伯之意也

雪灘釣叟顧有孝撰

序六

樂府英華總目

吳江顧有孝茂倫纂錄

同學諸子參訂

卷一

郊廟歌辭

卷二

燕射歌辭

卷三

鼓吹歌辭

樂府

總目

卷四

橫吹曲辭

卷五

相和歌辭

卷六

清商曲辭

卷七

舞曲歌辭

卷八



琴曲歌辭

卷九

雜曲歌辭

卷十

近代曲辭

樂府

總目

二

樂府目錄

卷一

郊廟歌辭

漢郊祀歌 古辭。十九首

練時日

帝臨

青陽

未明

西颢

玄冥

惟泰元

天地

日出入

天馬

樂府

卷一 目錄

十一

天門

昂星

齊房

后皇

華星華

五神

朝麗首

象載瑜

赤鼓

漢安世房中歌 唐山夫人

大孝備矣已下分十七章

晉天地郊明堂歌 傅玄。五首

夕牲歌

降神歌

天郊饗神歌	地郊饗神歌
明堂饗神歌	
宋明堂歌 <small>謝莊○九首</small>	
迎神歌	登歌
歌太祖文皇帝	歌青帝
歌赤帝	歌黃帝
歌白帝	歌黑帝
送神歌	
齊南郊樂歌 <small>謝超宗○十三首</small>	
樂府 <small>卷一 目錄</small>	二
肅威樂 <small>羣臣出入</small>	引牲樂 <small>牲出入</small>
嘉薦樂 <small>薦豆呈毛血</small>	昭夏樂 <small>迎神</small>
永至樂 <small>皇帝入壇東門</small>	登歌 <small>升壇</small>
文德宣烈樂 <small>初獻</small>	武德宣烈樂 <small>次奏</small>
高德宣烈樂 <small>高帝配享</small>	嘉胙樂 <small>飲福</small>
昭夏樂 <small>送神</small>	昭遠樂 <small>就燎位</small>
休成樂 <small>還便殿</small>	
齊比郊樂歌 <small>謝超宗○六首</small>	
昭夏樂 <small>迎神</small>	登歌 <small>升壇</small>

地德凱答樂 <small>初獻</small>	昭德凱答樂 <small>次奏</small>
昭夏樂 <small>送神</small>	林幽樂 <small>座壇</small>
齊明堂樂歌 <small>謝超宗○十五首</small>	
肅威樂二首 <small>實出入</small>	引牲樂 <small>牲出入</small>
嘉薦樂二首 <small>薦豆呈毛血</small>	昭夏樂 <small>即謝莊迎神歌</small>
登歌 <small>即謝莊登歌</small>	凱答宣烈樂 <small>初獻</small>
五帝歌五首 <small>俱同謝莊</small>	嘉胙樂 <small>受福酒</small>
昭夏樂 <small>同謝莊送神歌</small>	
梁雅樂歌 <small>沈約○十一首</small>	
樂府 <small>卷一 目錄</small>	三
皇雅二首	滌雅
袞雅	誠雅二首
獻雅	禋雅二首
北齊五郊樂歌 <small>五首</small>	
青帝高明樂	赤帝高明樂
黃帝高明樂	白帝高明樂
黑帝高明樂	
隋園丘歌 <small>八首</small>	
昭夏 <small>降神</small>	皇夏 <small>皇帝升壇</small>

登歌 <small>升壇次奏</small>	誠夏 <small>初獻</small>	昭夏 <small>送神</small>	隋方丘歌 <small>四首</small>	昭夏 <small>送神</small>	登歌 <small>奠玉帛</small>	昭夏 <small>送神</small>	誠夏 <small>獻皇地祇</small>	唐祀圜丘樂章 <small>八首</small>	豫和 <small>皇帝行</small>	雍和 <small>迎俎</small>	大和 <small>皇帝行</small>	豫和 <small>送文舞迎武舞</small>	壽和 <small>酌獻飲福</small>	凱安 <small>武舞</small>	豫和 <small>送神</small>	大和 <small>皇帝行</small>	蕭和 <small>登歌</small>	告謝	雍和 <small>迎俎</small>	福和 <small>酌獻</small>	亞獻	中官助祭升壇	舒和 <small>送文舞迎武舞</small>	凱安 <small>武舞</small>	舒和 <small>送文舞迎武舞</small>	卷一 目錄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樂府 郊廟歌辭

吳江顧有孝茂倫纂錄 同學諸子參訂

郊廟歌辭

夫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黃農以至三代。禮樂之可考而知者。唯周周頌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之樂歌也。清廟祀太廟之樂歌也。我將祀明堂之樂歌也。載芟良耜。藉田社稷之樂歌也。祭樂之有歌。其來尚矣。兩漢以後。世有制作。其用於朝廷以接人神者。亦各因其功業之所。而本其風俗之所由。武帝時詔司馬相如等造郊祀歌詩十九章。五郊互奏之。又作安世歌詩十七章。薦之宗廟。明帝永平三年。東平王蒼造光武廟登歌一章。稱述功德。而郊祀同用漢歌。魏歌詞不見。疑亦用漢詞也。魏武始命杜夔創定雅樂。魏復先代古樂。自夔始。晉武受命。百度艸創。泰始二年。詔郊廟明堂。禮樂權用魏儀。但使傅玄改定其樂章而已。永嘉之亂。舊典不存。賀循為太常。始有登歌之樂。明帝太寧末。又詔阮孚增益之。至孝武太元之世。郊祀

樂府

卷一 郊廟

二

遂不設樂。宋文帝元嘉中南郊始設登歌。廟舞猶闕。乃詔顏延之造天地郊登歌三篇。大抵依做昔曲。是則宋初。又仍晉也。南齊梁陳初皆沿襲。後更創制。以爲一代之典。元魏宇文繼有朔漢宣武已後。雅好胡曲。郊廟之樂。徒有其名。隋文平陳始獲江左舊樂。乃調五音爲五夏二舞。登歌房中等十四調。賓祭用之。唐高祖受禪。樂府尙用前世舊文。武德九年乃命祖孝孫修定雅樂。而梁陳盡吳楚之音。周齊雜胡戎之伎。于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作爲唐樂。貞觀二年奏之。按郊祀明堂。自漢以來。有夕牲迎神登歌等

漢郊祀歌

練時日。按郊祀歌十九章。以爲司馬相如等作。而青陽四章。古與意極。與顯出一人手。是爲鄭作也。  
練時日。練選。侯有。望。燭。管。蕭。燭。熱。同。燒。也。管。音。聊。陽。開。之。神。也。四。語。序。時。九。重。開。天。之。靈。之。存。垂。恩。恩。鴻。祐。休。靈。之。車。日。降。龍。其。靈。肅。靈。之。下。若。風。馬。疾。也。左。蒼。龍。右。白。虎。以。爲。結。玄。雲。駕。飛。龍。羽。旄。紛。靈。之。下。若。風。馬。疾。也。左。蒼。龍。右。白。虎。以。爲。

樂府

卷一 郊廟

三

雲之來。神哉沛。先以雨。今雨般。裔裔。飛流之貌。靈之至。言。陰。覆。相。放。戀。猶。勢。也。震。瀆。心。也。靈。已。坐。確。有。在。上。在。偏。于。下。虞。承。靈。億。也。牲。蘭。栗。棗。盛。香。尊。桂。酒。寶。八。鄉。八。方。靈。安。得。虞。至。且。樂。承。靈。億。也。牲。蘭。栗。棗。盛。香。尊。桂。酒。寶。八。鄉。八。方。靈。安。得。吟。青。黃。謂。四。時。徧。觀。此。眺。瑤。堂。衆。嬋。並。樂。容。我。綽。奇。麗。並。奇。麗。也。顏。如。茶。兆。逐。靡。而。綺。靡。也。披。華。文。麗。霧。縠。曳。阿。錫。阿。錫。細。布。佩。珠。玉。俠。嘉。夜。俠。與。扶。同。鹿。蘭。香。澹。容。與。獻。嘉。觴。奇。幻。幽。與。其。中。絲。兩。極。時。日。等。篇。自。復。若。繆。費。章。昭。傳。玄。單。但。得。其。章。句。而。神。奇。幽。仄。處。已。懸。絕。也。  
帝臨中壇四方承宇。帝臨。蓋。五。篇。共。序。五。帝。此。亦。鄭。作。可。知。天。神。尊。者。來。降。中。壇。繩。繩。意。變。脩。得。其。所。繩。四。方。之。神。各。承。四。宇。繩。繩。意。變。脩。得。其。所。繩。

朱明盛長。粵與萬物。桐生茂豫。冰。通。達。而。盛。美。靡。有。所。訕。敷。花。就。實。既。阜。既。昌。登。成。甫。田。百。鬼。翹。嘗。于。祀。所。而。百。神。歡。嘗。之。廣。大。建。  
青陽開動。根莖以遂。膏潤分發。兼。枝。行。畢。速。靈。聲。發。榮。熾。巖。處。頃。聽。驚。聽。枯。葉。復。產。迺。成。厥。命。衆。庶。慶。慶。施。及。天。胎。羣。生。嘒。嘒。音。豐。厚。唯。春。之。祺。  
朱明。朱。明。秋。歌。而。顯。冬。歌。玄。冥。

祀肅雖不忘雅頌如神若有之也若善傳世無疆

西顛

西顛沈陽白氣秋氣肅殺含秀垂穎續舊不廢叶音致皆因舊

偽不萌秋草伏息隔辟越遠四貉咸服既畏茲威惟慕純德附而

不驕正心翊翊

玄冥

玄冥陵陰蟄蟲蓋藏草木零落抵冬降霜易亂除邪革正易俗兆

民反本抱素懷樸冬來實有此心條理信義望禮五岳籍欽之時謂故

掩收嘉穀四時四首兼素問

樂府

卷一郊廟

四

惟泰元練時日發詞也惟泰元頌體也二篇章法絕整

惟泰元尊練時日三言之極奇者惟泰元四之極典者極神蕃登泰元天地蕃多驚福也經緯天地作成四

時精建日月星辰度理陰陽五行周而復始雲風雷電降甘露雨

看它日月星辰雲風雷電百姓蕃登咸循厥緒總統共勤順皇之德

此言天子樂統變路龍躡不矜鈔於振也皆表

實享叶滅除凶災烈騰人荒滅烈之盛鐘鼓笙笙雲舞翔翔招搖

靈旗九夷賓將將猶從也練時日臨歷精工此篇

天地

天地並况惟余有慕爰熙紫壇思承厥路思承厥路思求降恭承禋祀祀

諫為紛積粟備飾繡繡周張承神至尊千童羅舞成八溢與俗

好効歡虞一虞娛九歌畢奏斐然殊鳴琴笙瑟會軒朱即朱

合音樂會于軒禮之前琴瑟金鼓靈其有喜百官濟濟各敬其事盛性實粗

進聞膏芬馨達神龜留臨須擢擢讀曰洩須長麗前披光耀明

使拂羽張衛賦曰前長麗寒暑不忒况皇章此賜君彰賢德展詩

律瑀玉鳴瑀音暄函宮吐角激徵清發梁揚羽申以商函宮以下

之條發梁造茲新音永久長聲氣遠條鳳鳥與翔神夕奄處蓋

詞孔享叶平

日出入此篇絕與鏡歌相類又與

樂府

卷一郊廟

五

日出入安窮時世不與人同世長而故春非我春夏非我夏秋非

我秋冬非我冬時世不與人同世長而故春非我春夏非我夏秋非

當命其促吾知所樂獨樂六龍六龍之訓使我心苦營營其何不

練下營營一名乘黃黃帝乘之而仙

天馬元符三年馬生渥洼水中作天馬之歌

太乙况天馬下言天馬乃露赤汗沫流赤音韻言披志傲儻精

權奇同浮雲騰上馳體容與遠萬里今安匹

龍為友唯龍可

天馬徠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天馬徠出泉水虎春兩化若鬼毛

如虎奔者有兩其  
變化若鬼神也。天馬徠歷無草。之。徑千里循東道。天馬徠歷。徐時。在辰將擢舉誰與期。天馬徠開遠門。疎予身逝昆命。好仙帝。之登昆命也。天馬徠龍之媒游閭觀玉臺。

天門

天門開談。音。蕩蕩。天體堅。穆並馳。以臨饗。言衆神穆然。方光夜。德信著。神光夜。德信著。明。靈濤平。而鴻長生。神靈德澤所浸。故我得長生之。大朱涂。塗。廣夷石爲堂。言通神之路。神以爲堂。玉相以舞歌。所將。詔搖搖若永望。星留俞塞。隕光。俞。答。言衆。享薦。其光。照紫。珠煩。音。黃。貌。言其珠。色。煩。然。黃。幡。比。玃。四百充寒也。照紫。珠煩。而黃也。紫。幡。享神之幡。

樂府

八卷一 郊廟

六

回集貳雙飛常羊。舞者飛騰如鳥之回。徵。月穆穆以金波。日華耀。以宣明。假清風。軋。之。長。速。激。長。至。重。飾。請。果。神。襄。回。若。留。放。燁。與。親。以。肆。章。見。與。以。親。附。而。陳。誠。意。以。章。明。之。雨。蒙。祉。福。常。若。期。而。至。有。常。期。也。寂。寥。音。上。天。知。厥。時。我。享。薦。之。時。泛。泛。演。演。音。田。盛。貌。從。高。岸。殷。勤。此。路。臚。陳。也。所。求。仇。始。也。正。嘉。吉。弘。以。昌。休。嘉。研。隱。意。滋。四。方。專。精。厲。意。逝。九。閩。紛。云。六。幕。音。言。六。合。浮。大。海。

景星

元鼎五年傳

景星顯見信星彪烈。景星德星也。鎮星爲信星。象載昭庭。日親以。察。日來親近。甚明祭也。參伴開闢。爰推本紀。參等。于。上。世。汾。隴。誰。

山鼎皇祐。大福。元始五音六律。依章變昭。依。章。謂。和。不。相。乖。離。也。稷變並會雅聲。遠姚。姚。飛。揚。也。言。空。桑。琴。瑟。結。信。成。四。典。述。代。八。風。生。舞。者。四。應。代。奏。殷。殷。鍾。石。羽。籥。鳴。河。龍。供。鯉。醇。醴。牲。之。所。賜。也。醴。謂。色。不。雜。百。末。旨。酒。布。蘭。生。酒。故。香。且。美。也。恭。尊。杯。漿。折。朝。醒。析。解。微。感。心。攸。適。停。祭。言。精。微。所。應。其。心。攸。適。周。流。常。羊。思。所。弁。恩。與。神。獲。積。德。正。直。牲。寧。寗。顯。也。獲。福。既。多。歸。于。馮。鷗。切。和。疏。滿。平。言。馮。鷗。命。靈。藥。使。切。滿。諧。和。水。神。令。上。天。布。施。后。土。成。積。穰。豐。年。四。時。榮。

樂府

八卷一 郊廟

七

齊房產艸九莖連葉。宮童劬異。宮。之。童。豎。披。圖。按。課。玄。氣。之。精。回。復。此。都。天。氣。之。精。回。旋。及。復。于。蔓。蔓。日。茂。芝。成。靈。華。后。皇。后。皇。嘉。壇。立。玄。黃。服。物。錄。異。州。汾。陰。屬。兆。蒙。祉。福。沈。沈。音。折。流。四。塞。復。狄。合。處。復。即。退。遠。夷。也。經。營。萬。億。威。遠。厥。宇。言。我。經。營。萬。方。億。兆。故。得。威。遠。

樂府

八卷一 郊廟

七

華畢畢。固。靈。根。神。之。辟。過。天。門。車。千。乘。教。昆。命。也。故。乘。神。之。出。排。玉。房。周。流。雜。拔。舍。止。蘭。堂。神。之。行。旌。容。容。之。貌。騎。杳。杳。般。從。從。音。城。

華畢畢

此章及赤政章類詞

房周流雜拔。舍。止。蘭。堂。神。之。行。旌。容。容。之。貌。騎。杳。杳。般。從。從。音。城。

遊也從神之來泛翔翔其露降慶雲集神之榆臨壇宇神引來降臨壇九疑寶變龍舞言以神而賓客變龍皆隨舞而來神安坐鷄吉時共翔翊合所恩玩前思所神嘉虞申貳鵬福滂洋洋邁延長沛施祐汾之阿揚金光橫泰河奔若雲增揚波言光明之盛若徧騰騰騰天歌

五神

五神相包四鄰五帝為太一相也包土地廣揚浮雲托嘉壇椒蘭謂摩扶其壇璧玉精之聲垂華光益億年美始興福慶交于神若有承廣宣延咸畢鵠靈輿位偃蹇驥奔汨臚折奚遺并沮速歸無所留也淫深澤淫俗作然歸淫久也深澤澤名言我李神

樂府

八卷一 郊廟 漢

八

朝隴首一日白麟歌元符元

朝隴首覽西垣雷電寮寮音聊又與隴同言寮祭五時獲白麟爰

五止爰語詞言麟顯黃德圖勾虛懸懸關流離其所得抑不

祥賓百僚山河饗叶掩回轅音職長馳騰雨師灑路言使雨

流星隕感惟風箭歸雲撫懷心

象載瑜一日未履歌太始三年

象載瑜白集西瑞車瑜然色白有出西方也食甘露飲榮泉駕輿

所飲赤雁集六紛員言西獲赤雁亦雁之數也紛員多貌殊翁雜五

采文翁雁頭言神所見施祉福登蓬萊結無極也

赤蛟

赤蛟按赤蛟祀金樂首尾具有神睛且迎神也帝賜龍五帝

赤蛟綬黃華蓋有黃氣華若蓋也露夜零晝曉音愛曉

百君禮亦謂六龍位勺椒漿靈已醉靈既享錫吉祥芒芒極陰

筋靈殷殷爛揚光延壽命永未央香冥冥塞六合澤汪濊音萬

靈祀音使神不象輿職人嚴駕侍發之意稟音輕然逝旗

蛇禮樂成靈將歸託立德天德長無衰長生無

漢安世房中歌十七章唐山夫人

周有房中之樂歌后妃之德秦始皇攻曰壽人漢書禮樂

樂府

八卷一 郊廟 安世

九

志曰漢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凡樂樂其所生高

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

備其籍管更名安世樂云漢以下之房中樂與幻育自焉

一在在四行高聲也

大孝脩矣休德昭清高張四懸樂四樂充官庭芬樹羽林雲景

其所樹羽林其德若金支秀華旌旋音旋

七始華始英華之始以鳴樂名肅倡和聲神來晏與庶幾

是聽羽音送細齊入情以樂送祀使人清使之齊肅者也

忽乘奇玄登青天而去庶事脩成清思聊音聊經緯冥冥

劫定曆數人告其心人心至此治化救身齊戒施教申乃立功

廟敬明尊親大矣孝熙德也四極爰臻四方極遠也

王侯秉德其隣翼翼鄰也顯明昭式清明嚙矣皇帝孝德竟全大

功撫安四極燕國安龍海內有姦紛亂東北謂曰詔撫成師武臣承德武臣矣而德是承

行樂交逆簫勺羣愿簫舜樂勺周樂以制定新肅為濟哉蓋定燕

大。海。蕩。蕩。水。所。歸。高。賢。愉。愉。民。所。懷。言得民言養賢以得民太山

佳。百。卉。植。山錯互見箋民何貴。貴有德此首以下雜言變調

樂府 入卷一 郊廟安世 十

安其所樂終產樂終達世繼續飛龍秋秋飛龍莊子有秋駕遊上

天高賢愉樂民王者有愉愉之德豐艸萋女蘿施善何如誰能回至德之人上古帝王皆大莫大成

教德長其長被無極難以此與宥逸生雷震震電耀耀明德鄉治本約取象雷電明示德義治本約澤弘

大加被寵咸相保德施大世曼延壽都荔逸芳宵炊音味汗桂華都良薛荔俱有芬芳桂華之形孝素

天儀言孝道承若日月光說得孝泰玄四龍回馳北行羽旄殷盛

馮馮馮馮翼翼承天之則吾易久遠言疆易燭明四極慈惠所

美若頌也休德香香冥冥克純永福禮禮崇積仰即充實也嗚呼孝哉案撫戎國

禮禮印印師象山即禮禮崇積仰即充實也鳴呼孝哉案撫戎國

嘉薦芳矣告靈饗致福實也兼臨是愛終無兵革

承保天休令問不忘皇皇鴻明嘉承天和伊樂厥福在樂不荒惟民之

則浚則師德言有深下民咸植故羣祭令問在濟孔容翼翼

孔容之常承帝謂天之明下民之樂子孫保光承順溫良受帝之光

樂府 入卷一 郊廟安世 十

嘉薦令考壽考不忘謂到極平處承帝明德師象山則看其覆出句却不可移處雲施稱民承受

厥德承容之常承帝之明下民安樂受福無疆房中歌則郊祀

為顯鬼非不別具驚然故步稍後也讀郊祀房中者何以觀焉

晉天地郊明堂歌傳玄宋書禮樂志曰晉所作天地郊明堂歌有夕牲歌降神歌

夕牲歌 郊明堂同用



皇矣有晉詩。邁其德。受終于天。光濟萬國。萬國既光。神定厥祥。彼  
國入。虞于郊祀。祇事上帝。祇事上帝。百福是臻。魏祖考克配。彼  
天。地如明堂。嘉牲匪歆。德馨惟馨。奉。受天之祜。神化四方。

降神歌

於赫大晉。膺天景祥。二帝邁德。宣茲重光。我皇受命。奄有萬方。郊  
祀配享。禮樂孔章。神祇嘉饗。祖考是皇。克昌厥後。保祚無疆。

天郊饗神歌

整泰壇。祀皇神。精氣感。百靈賓。蘊朱火。燎芳薪。紫煙遊。別青雲。神  
之體。靡象形。曠無方。幽以清。神之來。光景照。聽無聞。視無玷。神之

樂府

卷一 郊廟 晉

士

至舉欲。欲靈爽。協動余心。神之坐。同歡娛。澤雲翔。化風舒。嘉樂奏。  
文中。聲八音。諧神是聽。咸潔齊。並芬芳。烹牲享。玉薦。神悅饗。歌  
禮祀。祐大晉。降繁祉。祚京邑。行四海。保天年。窮地紀。古與已。感而  
整肅之。  
氣悉藏。

地郊饗神歌

整泰圻。埃皇祇。衆神感。羣靈儀。陰祀設。吉禮施。夜將極。時未移。祇  
之體。無形氣。沿泰幽。洞忽荒。祇之出。夔若有靈。無遠天下。母祇之  
來。遺光景。昭若存。終冥冥。祇之至。舉欣欣。舞象德。歌成文。祇之坐。  
同歡豫。澤雨施。化雲布。樂八變。釋教敷。物咸亨。祇是娛。齊既潔。侍

老。王。簪。進。威。穆。穆。饗。嘉。祭。歌。德。馨。祚。有。晉。暨。羣。生。滋。九。壤。裕。天  
庭。地。每。五。一。保。萬。壽。延。億。齡。  
高。是。合。禮。保。萬。壽。延。億。齡。

明堂饗神歌

經始明堂。享祀匪懈。於皇烈考。光配上帝。赫赫上帝。既高既崇。聖  
考是配。明德顯融。是頌是規。率土敬職。萬方來祭。常于時假。保祚  
承世。平正便不  
失光大。

宋明堂歌

明堂祀五帝。漢郊祀皆四言。宋孝武使謝莊造詞。莊依五  
行數。木用三。火用七。土用五。金用九。水用六。以數立文。別

樂府

卷一 郊廟 宋

士

有依據。周頌。我將祀文王。言皆四。其一句五。一句七。莊歌  
太祖亦無定句。迎送神歌。依漢郊祀三言。四句。一轉韻。

迎神歌

地紐盤乾。樞同華蓋。動紫微。開旌。日車若雲。駕六氣。乘細。縹緲。  
帝京輝。超宗茂。天邑聖祖。降五靈。集構。瓊。疋。上。翠。珠。簾。漢。拂。曉。  
日。栖。檐。復。如。深。夜。味。爽。舞。纓。暢。鐘。石。融。駭。飛。景。鬱。行。風。此。風。及。憇。  
乘。是。激。牲。百。禮。肅。聲。司。虔。非。等。明。高。皇。德。遠。大。孝。昌。貫。九。幽。洞。  
三光神之安。解玉鑿。景福至。萬寓歡。起宗改用無構瓊  
凡至。行風數句。

登歌

定臺辯朔渾宮練服潔火夕照明水朝陳六瑚貴室八羽華庭照

李先聖懷濡上靈肆長戒敬升歌發德承回鴻基以經萬國莊重

固不絕矣又不板垣○按超宗  
採用練服及選辰或敬改式敬

歌太祖文皇帝

維天為大維聖祖是則辰居萬寓綬旒下國內靈八輔外光四瀛  
舊宮仰蓋日館希旌獲殿留景重檐結風刮極接緯達衡承虹設  
業設虞在王庭肇禮祀克配乎靈我將我享維孟之春以孝以敬  
以立我烝民流麗中曳出聲光  
直融風雅而一之

歌青帝

樂府

八卷一 郊廟 宋

古

參朕夕駟照晨靈乘爰司音春鴈將向桐始蕤柔風舞暄光遲萌

動達萬品新謂似月令  
而練法異潤無際澤無垠有末二語也  
合亦自無際

歌赤帝

龍精初見大火中朱光北至圭景同帝在在離實司衡水雨方降  
木槿榮庶物盛長咸殷阜恩覃四冥被九有

歌黃帝

超宗改用履歷作履歷  
少景禮四句連作履

展建宅中寓司繩御四方裁化遍寒煥布政周炎涼語皆  
切確昇麗條  
可結霜明水可折弄軌風扇朱辰白雲流素節分至發經皆啟開  
集恒度帝運緝萬有皇靈澄國步

白帝

百川如鏡天地爽且明是秋  
秋賦雲冲氣舉德盛有超宗作  
盛德在素精木葉  
初下洞庭始揚波夜光徹地翻霜照懸河掀奇至此終  
靈騷人華墨庶類收成

歲功行欲寧決地奉渥聲宇承秋超宗  
作帝靈

歌黑帝

歲月既安方馳靈乘坎德司規玄雲合晦島路白雲繁亘天涯雷  
在地時木光飭國典閉闢梁四節遍萬物殿福九城祚八鄉超宗  
雷在晨昏促夕漏延太陰極微易宣已下俱  
超省鶴將巢水已解氣瀟  
水風動泉

樂府

八卷一 郊廟 宋

古

送神歌

蘊禮容餘樂度靈方留景欲暮開九重肅五遠風參差龍已沫雲  
既動河既梁萬里照四空香神之車歸清都瑛庭寂玉殿虛虜化  
契孝風機願靈心結皇思超宗增四  
言四句

齊南郊樂歌謝超宗

南齊書樂志曰武帝建元二年有司奏郊廟雅樂歌詞太  
廟登歌用褚淵餘悉用謝超宗所撰多刪顏延之謝莊詞  
以為新曲備改樂名永明二年又詔王儉造太廟二室及  
郊配辭其南郊樂羣臣出入奏蕭成樂牲出入奏引牲樂

薦豆呈毛血奏嘉薦樂凡夕牲歌並重奏迎神奏昭夏樂  
皇帝入壇東門奏永至樂升壇奏登歌初獻奏文德宣烈  
樂次奏武德宣烈樂太祖高皇帝配享奏高德宣烈樂飲  
福奏嘉祚樂送神奏昭夏樂就燎位奏昭遠樂還使殿奏  
休成樂重奏

肅成樂羣臣出入

資承寶命嚴恭帝緒奄受敷錫升中拓宇亘地稱皇聲天作至月  
域來賓日際奉土開元首正禮交樂舉六典聯事九官刻序只二語係

羣臣出入

樂府

入卷一郊廟 齊

末

引牲樂牲出

皇乎敬矣恭事上靈昭教國祀肅肅明明有牲在滌有激在俎說  
與以薦王衷以答神祐陟配在京降德在民奔精望夜高燎佇晨

嘉薦樂薦豆呈毛血

我恭我享唯孟之春以孝以敬立我烝民青壇奄霽翠幘端凝嘉  
俎重薦兼藉再升設業設篚展容玉庭肇禋配祀克對上靈

昭夏樂迎神

唯聖饗帝唯孝饗親禮行宗祀敬達郊禋金枝中樹廣樂四陳月  
御案飾星驅扶輪遙輿遠駕驅驅振振台成大報受溢元神

永至樂皇帝入壇東門

紫壇望靈琴幙佇神率天奉贊聲地來賓神既並介派祇合社恭  
昭盛享肅光孝祀威靈四甯洞雁三光皇德全被大體流昌河出顏作

登歌升擗一經簡錄

報唯事天祭實尊靈史正嘉光神宅宗禎五時昭嚶六宗彝序介

丘望塵皇軒肅舉

文德宣烈樂初獻

營泰時定天衷思心緒謀筮從田燭置權火通權火每作權火非是夜祭更勝設火

樂府

入卷一郊廟

末

那枯燥然之使通曉望知時之大孝昭國禮驅按已上多用類延

早脫也形如拜是故號權火明堂歌既成今錄延之夕牲歌云

黃成寶命嚴恭帝德表海稱儀承唐肖楚霸聲濟民屬摩武  
開元首正禮交樂舉六典聯事九官刻序有在在滌有黎在俎以薦王衷以答神祐

迎送神歌云

雅聖饗帝唯孝饗親皇乎備矣有事上禋禮行宗祀敬達郊禋  
全枝中樹廣樂四陳陟配在京降德在民奔精望夜高燎俎晨  
陰明浮燦沈禁深淪告成大報受溢元神月仰披星驅扶輪遙輿遠駕驅驅振振

營神歌云



昭夏送神。齊氏承宋威。用元徽舊式。宗廟朝享。奏樂。齊氏承宋威。用元徽舊式。宗廟朝享。奏樂。

為神升享序。林瀧玉俎。停金奏。實施轉旋。駕旋。溢素景。鬱紫。靈心。顧留反。瞻洽外。瀛瑞中。縣。

隸幽樂。塞埋。

后皇嘉慶。定祇玄時。承帝休圖。祇敷靈祉。篚冪周序。軒朱凝會。牲幣芬壇。精明佇蓋。訓川瑞昌。警岳祥泰。

齊明堂樂歌。謝起宗。

武帝建元初。詔謝起宗造明堂夕牲等歌。并採用謝莊詞。

樂府

八卷一 郊廟 齊

十九

賓出入奏肅威樂。牲出入奏引牲樂。薦豆呈毛血。奏嘉薦樂。迎神奏昭夏樂。皇帝升明堂奏登歌。初獻奏凱容宜烈之樂。還東壁受福酒。奏嘉酢樂。送神奏昭夏樂。並建元永明中所奏也。其凱容宜烈樂。嘉酢樂。太廟同用。

肅威樂二首。賓出入。

舜承孝典。恭事嚴聖。決天奉養。奏上聲。環。客風章。芬枝揚烈。黼黻周張。助寶奠。軒耐珍充。庭瓊懸凝。會瑁朱。聆聲先期。選禮肅若有承。祇對靈祉。皇慶昭膺。尊事威儀。輝容昭序。近恭明神。繁盛牲俎。肅肅殿宮。藹藹崇基。皇。

靈障止。百祇具司。戒誠望夜。端烈承朝。依微昭旦。物色輕容。別具。非尋常布帛。青黃之在。且。

引牲樂。牲出入。

惟誠潔製。惟孝尊靈。敬芳黍稷。敬滌犧牲。駢爾在案。載溢載豐。以承宗祀。以肅皇衷。蕭芳四舉。華火周傳。神鑒孔昭。嘉是崇隆。

嘉薦樂。薦豆呈毛血。

肇禋成祀。禮容咸舉。六典飭文。九司炤序。牲柔既昭。犧剛既陳。恭滌惟清。敬事惟神。加造再御。兼祖重薦。節動軒越。聲流金縣。奕奕闕闕。壹壹嚴闕。潔誠夕鑒。端服晨暉。聖靈展止。翊我皇則。上。

樂府

八卷一 郊廟 齊

二十

綴四衛下。洋萬國永言孝饗。孝饗有容。儼僚贊列。肅肅離離。

昭夏樂。即謝莊迎神歌。

登歌。即謝莊登歌。

凱容宜烈樂。初獻。

醴醴具登。嘉俎咸薦。饗洽誠陳。禮周樂備。祝辭罷祿。序容輟縣。踴動端庭。鑿回殿殿。神儀駐景。華漢亭虛。八靈案衛。三祗解途。翠蓋輝澄。暉南疑晨。玉鑿息節。金輅懷音。式誠達孝。底心肅感。追憑皇鑒。思承淵範。神錫懋祉。四緯昭明。仰福帝徽。俯齊庶生。五帝歌。俱同謝莊。

嘉祚樂 還東壁受福洞

禮薦洽福祚昌。聖皇膺嘉祐。帝業凝休祥。居極秉景運。宅德瑞中。  
王澄明臨四奧。一作精華炎。人鄉洞海同聲德。音慧愛也。徹  
宇麗乾光。靈慶經世祉。鴻烈永無疆。漢用殿法。此用詞法。殿者火  
漢詞殿出。即其剏制。光怪摩安不得。是不殿之殿。此詞組來。  
顯有絲繡文章華貴一時是組而不組作者當辨于兩法間。

昭夏樂 同謝莊送神歌

梁雅樂歌 沈約

隋樂志曰。梁初郊禋宗廟及三朝樂並用宋齊元徽永明  
儀注。唯改嘉祚為承祚。又去承至之樂。何佟之周捨議按

樂府

卷一 郊廟 樂

二十一

周禮王出入奏王夏。大祭祀與朝會同。而漢制皇帝在廟  
奏承至。朝會別奏皇夏。二樂有異。于禮為乖。乃除承至。還  
用皇夏。變王為皇。即王夏也。及武帝定國樂。並以雅為稱。  
取詩序云。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乃  
至階步之樂。增撤食之雅。馬象官出入奏俊雅。皇帝出入  
奏皇雅。皇太子出入奏胤雅。王公出入奏賓雅。上壽酒奏  
介雅。食舉奏需雅。撤饌奏雍雅。牲出入奏游雅。薦毛血奏  
登雅。降神及迎送奏誠雅。飲福奏獻雅。燎埋奏禋雅。云  
皇雅三首。皇帝出入奏之。取詩云皇矣上。  
帝臨下有赫也。二郊太廟同用。

帝德實廣運。只實字。車書靡不賓。執瑁朝羣后。垂旒御百神。八荒  
重譯至。萬國統來親。是門前語。及  
華蓋拂紫微。勾陳繞太一。容裔被緹組。參差雜罕卑。星回昭以爛。  
天行徐且謐。

清蹕朝萬寓。端冕臨正陽。青絢音渠履黃金纒。音益履。纒中制也。  
纓袞衣文綺。裳既散華蟲。采復流日月光。

將脩盛禮。其儀孔熾。有膺斯牲。國門是置。不黎不瘠。音由。靡魯靡  
忌。呈肌獻體。永言昭事。俯休皇德。仰綏靈志。百福具膺。嘉祥允洎。

游雅 牲出入奏之。取記郊特牲云。帝牛  
必在游三月也。郊明堂太廟同。

樂府

卷一 郊廟 樂

二十一

駿奔伊在慶。單遐嗣。

捨雅 薦毛血素之。取左傳云。牲  
於北。謂也。郊明堂太廟同。

反本與敬。復古昭誠。禮容宿設。祀事孔明。華俎待獻。崇碑麗牲。充  
哉。蒨握。肅矣。簪纓。其骨既。載。拔。立。既。盈。庖。丁。游。刃。荷。虛。驗。聲。多。祉。  
攸。集。景。福。來。分。

誠雅 降神及迎送樂奏之。取禹謩云。至誠感神也。

懷忽恍。騰浩蕩。盡誠潔。致虔想。出杳冥。降無象。皇情肅。具僚仰。人  
禮盛神。途敞。使明靈。申敬享。感蒼極。洞玄象。南郊降  
地。德。河。崑。丘。峻。揚。羽。程。鼓。應。棘。音平。小鼓。擊出尊。祗。展。誠。信。招海

羅蘇鎮惟福社咸昭晉北郊

我有明德馨非穀黍牲玉孔脩嘉薦惟旅金懸宿設和樂具舉禮

達幽明敬行樽俎鼓鐘云送還福是與二郊明堂太廟送神同用

獻雅皇帝飲酒祭之祭統云尸飲五君洗玉爵獻

神宮肅肅天儀穆穆禮獻既同膺茲釐福我有聲明無愧史祝只愧史祝意

禮史祝意

禮雅二首禮于六宗是也禮雅用紫宮昭煇就埋用盛樂斯

樂

紫宮昭煇太乙微玄降臨下上尊高上天載陳珪璧式脩牲牲雲

樂府

卷一 郊廟 梁

三十一

微清引柶虞高懸俯照象物仰致高烟肅彼靈祉咸達皇虔

盛樂斯舉協徵調宮靈饗慶洽祉積化融八變有序三獻已終坎

柱瘞玉酬德報功振垂成日投壤生風道無虛致事由感通於皇

盛契比祚華嵩祭用

北齊五郊樂歌

隋書樂志曰齊五郊迎氣降神並奏高明樂

青帝高明樂

歲云獻谷風歸斗東指鴈北飛電鞭激雷車速虹旌靡青龍馭和氣洽具物滋翻降止應帝期

赤帝高明樂

女司旦仲呂宣朱精御節離景延根茲俊茂溫風發柘火風水應炎月執術長物德孔昭赤茄霞曳會今朝

黃帝高明樂

居中而五運乘衡甲四時合參資羣物協德固皇基卑綏并王風持茲符君德長辰動靈駕承祀昌萬國

白帝高明樂

風涼露降馳景颯寒精山川搖落平秩在西成蓋藏成積丞民被嘉祉從享來儀鴻休溢千祀

樂府

卷一 郊廟 北齊

三十四

黑帝高明樂

虹藏雉化告寒水壯地圻年輝日次月紀方極九州萬邦獻力叶光足紀歲窮微陽潛兆方融天子赫赫明聖享神降福唯敬九言六言

二歌俱經數俱譯成五歌之佳者

隋圖丘歌

隋書樂紀曰仁壽元年詔牛弘柳顧言許善心虞世基蔡

徵等製雅樂歌詞其祠圖丘降神奏昭夏皇帝升壇奏皇

夏次奏登歌初獻奏誠夏既獻奏文舞飲福酒奏需夏次奏武舞送神奏昭夏皇帝就燎位超大吹

升壇

昭夏 降神

肅祭典協良辰具嘉薦俟皇臻禮方成樂已變感靈心廻迴字不  
天睭闢華闕下乾宮乘精氣御祥風皇然望燿火通田燭磨介  
主受瓊玉神之臨慶陰烟衢洞宸路深善既福德斯輔理語不  
鴻祚徧區宇

皇夏 皇帝升壇

於穆我君昭明有融道濟區域功格玄穹切一百神聖衛萬國承  
風仁溪德厚信洽義豐明發思政勤憂在躬不唯現妙于頌即鴻

樂府 入卷一 郊廟 隋

三五

基唯承福祚長隆

登歌 升壇次奏

德深禮大道高饗穆穆字莫作於穆實字着就陽斯恭陟配惟肅血替升氣  
冕裴標服誠感清玄信陳史祝祗陳靈貺載膺多福

誠夏 初獻

舉禮崇祀大報尊靈因高蓋敬掃地推誠禮至無文亦無論六宗隨兆  
五緯陪營雲和發韻孤竹揚清我粢既潔我酌唯明元神是鑒百

蘇來成

文舞 既獻

皇矣上帝受命自天虞圖作極文教遺宣四方鑒觀萬國同軌

苗斯格無得稱焉頌性天地之經和樂具舉休徵感萃要荒式序

正位履端秋霜春雨秋霜春雨如以

需夏 飲福酒

禮以恭事薦以饗時載清玄酒脩潔蕪其廻旋分爵思媚軒墀惠  
均撤俎祥降受釐具是撤十倫以具百福斯滋克昌厥德永祚鴻

武舞 次奏

御曆膺期乘乾表則成功勸亂順時經國如此說武不魏二代兵暢五材武

樂府 入卷一 郊廟 隋

三六

弘七德保彼遐裔化行克塞三道倫舉二儀交泰情發自中義均

英大祀敬恭肅鐘鼓繁會萬國斯歡氓人斯賴享茲介福康哉元

首惠我無疆天長地久

昭夏 送神

享序洽祀禮施神之駕將馳奔精驅長離耀牲烟達潔誠照騰  
日馭鼓電鞭辭下土升上玄瞻寥廓杳無際澹羣心留餘惠按隋

郊歌嚴青帝奏角赤帝奏徵黃帝奏高白帝奏商黑帝奏羽其迎  
送神登歌與國丘剛又有感帝歌祀感帝奏誠及等祭等祭亦

奏誠及等祭亦奏誠及等祭亦奏誠及等祭亦奏誠及等祭亦

奏誠及等祭亦奏誠及等祭亦奏誠及等祭亦奏誠及等祭亦

隋方丘歌



祭方丘迎神奏昭夏奠玉帛奏登歌獻皇地祇奏誠夏送神奏昭夏餘並同圓丘

昭夏 迎神

秦功暢陰德昭切入陳瘞與盛玄郊。篚幕清。管邕穰。皇情虔。具寮

蕭笙頌。合鼓發。會出桂。旌屯孔蓋。敬如在。肅有承。神胥樂。慶福膺

登歌 奠玉帛

道惟生育。器乃包藏。報功稱範。殷薦有常。六瑚已饋。五齊流香。貴

誠尚質。敬洽義章。神祚唯承。帝業增昌

誠夏 獻皇地祇

樂府

卷一 郊廟 附

三七

厚載垂德。崑丘主神。陰壇吉禮。比至良辰。鑿水呈潔。牲粟表純。樽

壺夕視。幣玉朝陳。羣望咸秩。精靈畢臻。祚流於國。祉被于人

昭夏 送神

奠已徹。獻已周。竦靈駕。逝遠遊。洞四極。布九縣。慶方流。祉恒通。埋

王氣。掩牲芬。晰神理。顯國文。按隋有神州歌祭神州奏誠夏其述送神登歌與方丘同又有社稷歌尤

唐祀圓丘樂章

唐書樂志曰貞觀二年祖孝孫脩定雅樂取禮記云大樂與天地同和故製十和二和之樂祭天神奏豫和之樂祭地

祗奏願和祭宗廟奏永和登歌奠玉帛奏肅和皇帝行及

障軒奏太和王公出入送文舞出迎武舞入奏舒和皇帝

食舉及飲酒奏休和皇帝受朝奏正和皇太子軒懸出入

奏承和正至皇帝禮會登歌奏昭和文廟俎入奏雍和酌

獻飲福酒奏壽和六年冬至祀昊天于圓丘樂章褚亮虞

世南魏徵等作大曆十四年改豫和為元和以避諱也按

唐初作十二和以法天數其後增造非一頗無法度皆隨

時制名云

豫和 齊神

樂府

卷一 郊廟 唐

三六

上靈聽命。膺會昌。盛德殷薦。叶辰良。景福降兮聖德遠。玄化穆兮

天曆長

穆穆我后。道應千齡。登三處大。得一居貞。禮唯崇德。樂以和聲。百

神仰止。天下文明

肅和 登歌奠玉帛

闕陽布氣。飄耀垂明。有赫圓宰。溪仁曲成。日麗蒼壁。烟開紫營。聿

遵皮享。式降鴻禎

雍和 迎祖

錄惟大帝。載仰皇寧。始命田燭。爰啓郊官。雲門駭聽。雷鼓鳴空。神其介祀。景祚斯融。

壽和 酌獻飲福

八音斯奏。三獻畢陳。寶祚唯永。暉光日新。

舒和 送文舞迎武舞

塵璧凝影。皇壇路。編珠流彩。帝郊前。已奏黃鐘。歌大呂。還符寶曆。前昌年。

凱安 武舞

貞觀初。舞隋文舞曰治康。武舞曰凱安。郊廟朝會同用之。

樂府

卷一 郊廟 唐

二十九

舞者各六十四人。文舞左。箭右。翟。著委貌冠。黑素絳領。廣袖。白紵。蓋。馬皮履。武舞左。于右。戚。服平冕。餘同。文舞朝會。則武弁。平中。幘。廣袖。金甲。豹文袴。烏皮鞬。執于戚。餘同。郊廟。凡初獻。作文舞。亞獻。終獻。作武舞。太廟。降神。以文舞。凱安。舞。凡有六變。一變象龍。興參野。二象冠。靖關中。三象東西賓服。四象江淮寧謚。五象檢狝警服。六變復位。以崇象兵。還振旅。亦如周之大武。六成。樂止。郭茂倩曰。按貞觀禮。享郊廟。日。文舞。奏豫和。順和。永和。等樂。麟德二年十月。文舞。改用功成慶善樂。武舞。改用神功破陣樂。後以慶善

樂不可降神。破陣樂不入雅樂。復用治康。凱安。如故。

其在炎運。終中華。亂無象。鄭郊赤鳥見。印山黑雲。上大賚。下周車。禁暴開殷。網幽明。同叶贊。鼎祚齊天壤。

豫和 送神

歌奉畢。今禮獻。終六龍。馭今神。將昇明德。感今非黍稷。降福簡今。祚休敬。

唐祀昊天樂章

景龍三年。中宗親祀昊天上帝。降神用豫和。皇帝行用太和。登歌用肅和。迎俎用雍和。酌獻用福和。送文舞出。迎武

樂府

卷一 郊廟 唐

三十

舞入。用舒和。武舞作。用凱安。

豫和 降神

天之曆數。歸唐。願惟非德。欽昊蒼。翼吉日。今表殷薦。與神鑒。今降闕陽。

太和 皇帝行

恭臨寶位。肅奉瑤圖。恒思解網。每軫泣辜。德慙巢燧。化劣唐虞。期我良弼。式贊嘉謨。欽恤求賢。得本之至。

告謝

得一流玄澤。通三御紫宸。遠叶千齡。運還銷九遠。塵絕瑞駢劇。集

夕祥終臻登年慶。桐醑稔歲賀盈囷。

肅和登歌

然。故。廣。覆。方。矣。曲。成。曲成用一方字正

九玄著象七曜曜明。珪璧

是奠。隴耐斯盈。作樂崇德。爰勝咸英。

雍和迎組

邠壇展敬。嚴配因心。孤竹簫管。空奏瑟琴。肅穆大禮。鏗鏘八音。恭

惟上帝。希降靈歆。

福和酌獻

九成爰奏。三獻式陳。欽成景福。恭托明禋。

樂府

卷一 郊廟 唐

三

中宮助祭升壇

坤元光至德。柔訓聞皇風。采芣芳聲遠。螽斯美化隆。獻範起千載。

嘉猷脩六宮。六句是贊語肅恭陪盛典。欽若薦禋宗。二句是款數

亞獻

三靈降饗。三后配神。虔敷藻奠。敬展郊禋。

舒和 送文舞地式舞

已陳。樂盛敷嚴祀。更奏笙鏞協雅聲。璇圖寶曆欣寧謐。晏俗淳風

樂太平。

凱安武舞

堂堂聖祖興赫赫。昌基泰茂車盟津。偃玉帛塗山會舜日。啟祥暉。堯雲恣征旆。風猷被有截。聲教覃無外。

樂府英華卷一終

樂府

卷一 郊廟

三

樂府英華目錄

卷二

燕射歌辭

晉四廂樂歌 傳玄○二首

正日大會行禮歌

上壽酒歌

食舉東西廂歌

宋四廂樂歌 王韶之○四首

肆夏樂歌 四章

大會行禮歌 二章

王公上壽歌

殿前登歌 三章

樂府

卷二目錄

食舉歌 十章

周五聲調曲 度信○二十四首

宮調曲 五首

變宮調 一首

商調曲 四首

角調曲 一首

徵調曲 六首

羽調曲 五首

隋大射登歌 一首

卷二目錄終

樂府英華卷二

吳江顧有孝茂倫纂錄

同學諸子參訂

燕射歌辭

周禮大宗伯之掌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上公饗禮九獻食禮九舉侯伯殺二等子男又殺二等諸侯之卿各下其君二等大夫士如之凡正饗食則在廟燕則在寢所以仁

樂府

卷二燕射歌辭

賓客也儀燕禮曰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奏南陔白華華黍乃開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送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此燕饗之有樂也大司樂曰大射王出入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樂師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大師大射帥贊而歌射節此大射之有樂也王制曰天子食舉以樂大司樂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鍾鼓此食舉之有樂也漢有殿中御飯食舉七曲太樂食舉十三曲魏有雅樂四曲皆取周詩鹿鳴晉荀勗以鹿鳴燕嘉賓無

取于朝乃除鹿鳴舊歌更作行禮詩四篇先陳三朝朝宗之義又為王公上壽酒食舉樂歌詩十二篇終宋齊以來相承用之梁陳三朝樂有四十九等其曲有相和五引及後雅等七曲後魏道武初正月上日饗群臣脩列宮懸正樂奏燕趙秦吳之音五方殊俗之曲四時饗會亦用之隋煬帝初詔秘書省定殿前樂工歌十四曲其後又因高祖七部樂乃定以為九部唐武德初讎享承隋舊制貞觀中分為十部後更分謠樂為立坐二部天寶已後謠樂西涼龜茲部著錄者二百餘曲而清樂天竺諸部不在焉

樂府

卷上 晉四廂樂

二

晉四廂樂歌

傳玄

晉樂志曰晉初食舉亦用鹿鳴武帝泰始五年使傅玄荀勗張華各造正且行禮及王公上壽酒食舉樂歌云

正且大會行禮歌 天鑿四章章四句

天鑿有晉世祚聖皇時齊七政朝此萬方鍾鼓斯震九賓倫禮正位在朝穆穆濟濟煌煌三辰實麗于天君后是象威儀孔虔率禮無愆莫匪邁德儀刑聖皇萬邦唯則 同音和吉

上壽酒歌 於赫一章八句

於赫明明聖德龍興三朝獻酒萬壽是膺敷佑四方如日之升白

天降祚元吉有徵

食舉東西廂歌 天命十三章章四句

天命大晉載育羣生於穆上德隨時化成自祖配命皇皇后辟繼天創業宣文之績丕顯宣文先知稼穡克恭克儉足教足食既教食之弘濟艱難上帝是祐下民所安天祐聖皇萬邦來賀雖安弗安乾乾匪匪乃正丘郊乃定冢社廡廡 音亦敬 作宗光宅天下惟敬朝饗爰奏食舉盡禮供御嘉樂有序樹羽設業笙簧以聞琴瑟齊列亦有鹿鳴嗶嗶鼓鐘鎗鎗管八音克諧載夷載節既夷既簡其大不禦風化潛興如雲如雨如雲之覆如雨之潤聲教所暨

樂府

卷上 晉四廂樂

三

思不順教以化之樂以和之而養之時惟離熙禮慎其儀樂節其聲於樂皇繇既和且平 聲節整而能遷

宋四廂樂歌

王韶之

宋樂志曰王韶之造四廂樂歌五篇。一日肆夏樂歌四章客入四廂振作於鏗曲皇帝當陽四廂振作將將曲皇帝入變服四廂振作於鏗將將二曲又黃鍾太簇二廂作法章九功二曲。二曰大會行禮二章始洗廂作。三曰王公上壽歌一章黃鍾廂作。四曰殿前登歌三章別用金石。五曰食舉歌十章黃鍾太簇二廂更作黃鍾作晨

養體至和等五曲太族作五玉懷養齋等五曲也

肆夏樂歌

於鍊我皇體仁包元齊明日月比量乾坤陶甄百王稽則黃軒

將將蕃后翼翼羣僚盛服待晨明發來朝饗以八珍樂以九韶

祗天顏厥猷孔昭

法章既設初筵長舒濟濟列辟端委皇除飲和無盈威儀有餘

恭在位敬終如初

九功既歌六代唯時被德在樂宣道以詩穆矣大和品物咸熙慶

樂府

卷二 宋四廟樂

四

積自違告成在茲難其恬飛

大會行禮歌 二章

大哉皇宋長發其祥纂系在漢統源伊唐德之克明休有烈光配

天作極辰居四方

皇矣我后聖德通衢有命自天誕受休頤龍飛紫極造我宋京光

宅宇宙赫赫明明

王公上壽歌

獻壽爵慶聖皇霧祚窮二儀休明等三光

殿前登歌 三章

繁樂富穆穆皇皇

泗彼流水朝宗天池洋洋貢職抑抑威儀既習威儀亦閑禮容一

人有則作乎萬邦

烝哉我皇罔天誕聖履端唯始對越休慶如天斯久如日斯盛介

茲景福永固駿命端整兼以朝折

食舉歌 十章

晨羲載雁萬物咸覩嘉慶三朝禮樂脩舉元正肇始典章輝明萬

方畢來賀華裔克皇庭多士盈九位俯仰觀玉聲恂恂俯仰

樂府

卷二 宋四廟樂

五

載爛其輝鼓鍾震天區禮容塞皇闕思樂蔚休慶福履同所歸其

聲古風

五玉既獻三帛是慶爾公爾侯鳴玉萃殿皇皇聖后陞禮南面元

首納嘉禮萬邦同歡頌休哉君臣嘉燕建五旗列四

聯樂有文禮無倦融皇風窮一變

體至和感陰德無不柔繁休祥瑞徽璧應嘉鍾舞霽鳳躍潛龍

景星見甘露墜木連理禾同穗玄化洽仁澤敷極禎瑞窮霽符

懷荒裔綏齊民荷天祐靡不賓靡不賓長世弘盛昭明有融繁嘉

慶繁嘉慶熙帝載一作氣咸和蒼生欣戴三翳協瑞維新

皇代

王道四達流仁布德窮理詠乾元垂訓順帝則霧化侔四時幽誠  
通玄默德澤被八紘禮章軌萬國

皇猷緝威熙泰禮儀煥帝庭要荒服遐外披髮襲纓冕左衽回祚  
帶天覆地載流澤汪濊聲教布獲德光大

開元辰畢來王奉貢職朝后皇鳴珩佩觀典章樂王度悅徽芳尚  
盛化遊太康丕昭明永克昌

惟承初德丕顯齊七政敷五典彝倫序漢化關王澤流太平柏樹  
霧祇恭明祀衍景祚膺嘉祉

樂府

卷二 宋四廟樂

六

禮有容樂有儀金石陳千羽施邁武獲均咸池歌南風德承稱文  
武煥頌聲典

王道純德彌淑寧八表康九服道禮讓移風俗移風俗永克融歌  
盛美告成功詠徽烈邈無窮

宋為大業  
皇齊云

周五聲調曲

唐信

曲序曰元正饗會大禮賓至食舉稱勝薦玉六律既從八  
風斯暢以歌大業以舞成功

宮調曲五首

才氣奔騰論致矣偉其為詩驗賦  
逐趣連珠謝莫可離俊極其奇至

氛離清濁剖元開天地分三才初辨正六位始成文繼天受

安民乃樹君其明廣如日其澤厚如雲惟管我文祖撥亂拒讎  
三分未撫運八百不陵河禮敷天下信樂正神人和風塵行息

江海欲無波俱以君  
道立論

我皇承下武革命在君臨膺圖當舜玉嗣德受堯琴沈首多推選  
陽城有讓心就日先知遠觀淵早見深玄精實委御蒼正乃皆平

履端朝萬國年祥慶百霧玉帛咸觀禮華戎各在庭鳳饗中夷則  
天文正玉衡皇基自天保萬物乃由庚

樂府

卷二 周五聲調曲

七

還披蘭葉圖金波來白兔弱木下蒼島玉斗調元協金沙富國租  
青丘還擾圃丹穴更巢梧安樂新咸慶長生百福符

明明九族序穆穆四門賓陰陵朝北附蟠木引東臣澗途求板築  
溪源取釣綸多士歸賢戚維城屬茂親貴位遵南斗高榮據北辰

迎時乃推策司職且班神日月之所照霜露之所均承從文軌一  
長無外戶人

鬱盤舒棟宇崢嶸偉大壯拱木詔林衡全模徵梓匠千楹綺翼浮  
百拱長虹抗北去邯鄲道南來偃師望龍首截文樞雲樹承武

居者非求隘卑宮豈難尙壯麗天下觀是以從前

樂府

遊光出震君明植在離。巖廊唯眷顧。欲若尙無爲。龍穴非難附。  
鷲巢欲可窺。且茨應不遠。汾陽寧足隨。烝民播殖重。溝洫劬勞多。  
桑林還注雨。積石遂開河。明徵遂承命。平秩值年。和更有薰風。此  
方聞晨露歌。

移風廣軒曆。崇德盛唐年。成文與大雅。出豫動鈞天。黃鍾六律正。  
闔闔八風宣。孤竹調陽管。空桑節雅絃。舞林變更下。歌山風欲前。  
聞音能辯俗。聽曲乃思賢。感物觀治亂。治心防未然。君子得其道。  
太平何有焉。使人溫良而寬大者有之

樂府

卷二周五聲調曲

八

商調曲四首

君以宮唱寬大而談明臣以商應開義則可行有熊爲政訪道于  
容成殷湯受命委任于阿衡忠其敬事有罪不逃刑誦其箴諫言  
之無隱情有剛有斷四方可以寧既頌既雅天下乃升平專精一  
致金石爲之開動有兩心妻子恩情乖苟利社稷無有不盡懷吳  
天降祐元首惟康哉俱以臣道立論  
百川俱會大海所以深羣材既聚故能成鄧林猛虎在山百獸莫  
敢侵忠臣處國天下無異心昔我文祖執心且危慮驅剪豺狼經  
營此天步今我受命又無敢逸豫惟爾爾諸各可知兢懼

樂府

禮樂既正人神所以和玉帛有序志欲靜于戈各分符瑞俱  
山河今日相樂對酒且當歌道德以喻聽鐘之聲神茲不若  
鑄鼎之形鄧宮既朝諸侯于是穆岐陽或狩淮夷自此平若涉大  
川言馮于舟楫如和鼎實有寄于益梅君臣一體又合可以靜氛  
埃得人則治何世無奇才

風力是舉而台階序平重黎既登而表地位成功無與讓銘太常  
之旌世不失職受驛毛之盟輯瑞班瑞穆穆于堯門惟翰惟屏應  
無于周原功成而邊禮樂斯存復子而明梓姬且何言使人方廉而好義有

樂府

卷二周五聲調曲

九

角調曲二首

止戈見于縶轡之野稱伐聞于舟水之征信義俱存乃先忘食五  
材並用誰能去兵雖聖人之大寶曰位實天地之大德曰生涇渭  
同流清濁異器琴瑟並御雅鄭殊聲擾擾烝人聲教不一茫茫禹  
跡車軌未并志存四海而尙恭儉心包宇宙而無驕盈言而無文  
行之不遠義而無立勤則無成惻隱其心訓以慈惠流宥其過哀  
矜典刑拯濟  
匡贊之士或從魚釣雲雨之才乍歎幽谷尋芳者追深逕之蘭識  
韻者探窮山之竹克明其德真以三事樹之風聲言于九牧協用



五紀風若從時農用八政其作其穀殊風共軌見之周南異祇同  
風之舉叔初舉暑雨是無胥怨天覆雲油滋焉濛濛幸無謝上  
古之淳人庶可以封之于比屋舉才任職以為民之使人惻隱而仁愛者有之

徵詞曲六首

乾以含養覆載日月以貞明照臨達人以四海為務明君以百  
姓為心水波瀾者源必遠樹扶疎者根必深雲雨弘施無不洽靡  
廟求材多所任為民求才之舉

淳風布政常無欲至道防人能變俗求仁義急于水火用禮讓多  
下菽粟屈軼無佞人可指解豸無繁刑可觸王道蕩蕩用無為天

樂府

卷二 周五聲調曲

十

下四人誰不足無為之舉

聖人千年始一生黃為千年始一清攝提以之而從紀玉燭於是

而文明東南可以補地缺西北可以正天傾浮禮則東海可厲運

鐘則南山可平眾仙就朝于瑤水葦帝受享于明庭懷和則棘任

並奏功烈則鍾鼎俱銘蕩平之舉

三光以記物呈形酉時以裁成正位雷風大山岳之響乘暑通陰

陽之氣武功則六合攸同文教則二儀經緯有道則咸浴其德好

生則各繁其類白日經天中則移明月橫漢瀟瀟而虧能虧能缺既

無為雖盈雖滿則不危開信義以為苑囿立道德以為城池同監

二代所損益郁郁乎文其可知庖犧之親臨佃漁神農之躬求耕  
穡湯則救旱而憂勤禹則正冠而無服草上之風無不偃君子之  
昨知可化將欲比德于三王未始追蹤于五伯裁成之事

織織不絕林薄成消消不止江河生事之毫髮無謂輕慮遠防微

乃不傾雲官乃垂拱大君鳳曆惟欽明元首類上帝而禋六宗望

山川而朝羣后地鏡則山澤俱開河圖則奧龍合負我之天綱莫

不誠開闢九關天門關卿相則風雲之感匡贊則星辰下來既與

周室之三聖乃舉唐朝之八才幸臣參謀于左相大老教政于中

台其宜作則于明哲故無崇信于姦回謹微圓大之舉

樂府

卷二 周五聲調曲

十一

正陽和氣萬類繁君王道合天地尊黎人耕植于義圃君子翔翔

于禮園落其實者思其樹飲其流者懷其源咎繇為謀不仁遠士

會為政革盜奔克寬則昆蟲內向彰信則殊俗宅心浮橋有月支

抱馬上苑有易孫學琴赤玉則南海輸寶白環則西山獻琛無勞

鑿空于大夏不待厥角于歸林效順之舉使人衆養而好施者有之

羽調曲五首

樹君所以牧人立法所以靜亂首惡既其南巢元凶于是北竄居

休氣而四塞在光華而兩且是以雨施作解是以風行惟漢周之

文武洪基光宅天下文思千載克聖威熙七百在我應期寶昊天

有命四方其訓之吳天威即加一實字格調便

運于後親之俗時亂先疎之雄踰桂林而驅象濟弱水而承鴻既  
浮于呂之氣還吹入律之風錢則都內貫朽倉則常平粟紅火中  
乃突乃暑年和一風一雨聽鐘磬念封疆聞笙竽思畜聚璫琕篠  
蕩既從怪石鈇松即序長樂善馬成厩水衡黃金為府物阜  
百用乃宗巨海衆星是你北辰九州攸同禹跡四海合德堯臣朝  
陽栖于鳴鳳靈時牧于般麟雲玉葉而五色月金波而兩輪涼風  
迺時北符小暑戒節南巡山無藏于紫玉地不愛于黃銀雖南征  
而北怨實西畧而東賓既永清於四海終有慶于一人物之

樂府

卷二 月五聲調曲

十一

定律零陵玉管調鍾始平銅尺龍門之下孤桐泗水之濱陽石河  
靈于是讓珪山精所以奉璧滌九川而賦稅乘與刊三危而納錫  
北里之禾六穗江淮之茅三脊可以玉檢封禪可以金繩撰冊終  
永保于鴻名足揚光於載籍物之  
太上之有立德其次之謂立言樹善滋于務本除惡窮于塞源冲  
深其智則厚昭明其道乃尊仁義之財不匱忠信之禮無繁動天  
無有不屈惟時無幽不徹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自非剛  
克掩義無所離于勦絕五聲曲至讀刊調須以  
隋大射祭歌

周禮射人掌以射法治射儀王以鷩虞九節諸侯以狸首  
七節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芣皆五節鷩虞者樂官脩也狸  
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芣者樂不失職也是  
故天子以脩官為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為節大夫以循法  
為節士以不失職為節唐書樂志曰大射皇帝奏鷩虞曲  
皇太子奏狸首曲其狸首逸按禮記載狸首詩曰曾孫侯  
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  
燕以射則燕則譽

道謚金科照時又玉條明優賢饗禮洽選德射儀成鸞旗鬱雲動

樂府

卷二 隋大射祭歌

十一

寶軼儼天行巾車整三乏司表飾五正陽球響高殿華鍾震廣庭  
鳥號傳音美洪衛著前名揖讓皆時傑升降盡朝英附枝觀體定  
杯水視心平豐簾既來去嬉豕後較橫欣看禮樂盛喜過黃河清  
貴重可式

樂府英華卷二終

樂府英華目錄

卷二

鼓吹曲辭

漢魏歌 古辭。十八首

朱鷺

思慕翁

艾如張

上之回

翁離

戰城南

巫山高

上陵

將進酒

君馬黃

木象三目錄

芳樹

有所思

雄子班

聖人出

上邪

臨高臺

遠如期

石留

魏鼓吹曲 穆。漢。十二首

楚之平

戰榮陽

獲呂布

皂官渡

舊邦

定武功

屠柳城

平南荆

平關中

應帝期

苞屣

太和

吳鼓吹曲 韋。昭。十二首

炎精缺

漢之季

櫛武師

伐烏林

秋風

克皖城

關背德

通荆門

章洪德

順歷數

承天命

玄化

晉鼓吹曲 傅。玄。二十二首

霧之祥

宜受命

征遠東

宜輔政

時運多難

景龍飛

平玉衡

文皇親百揆

因時運

惟庸勳

天序

大晉永運期

金湯運

於地設投壘

仲春振旅

夏前出

仲秋禱田	順天道
唐光	玄雲
伯益	鈞竿
宋鼓吹鏡歌 <small>二首</small>	晚芝曲
上邪曲	
艾知張曲	
宋鼓吹鏡歌 <small>何承天。十五首</small>	
朱路篇	息悲公篇
雍離篇	戰城南篇
巫山高篇	上陵者篇
將進酒篇	君馬篇
芳樹篇	有所思篇
雄子遊原澤篇	上邪篇
麻高臺篇	遠期篇
石流篇	
梁鼓吹曲 <small>沈約。十二首</small>	
木紀謝	賢首山
桐柏山	道下

樂府 卷三 目錄 三

伏威	漢流
鶴樓峻	晉王恣淫懸
石首局	期理集
於穆	惟大梁
唐鼓吹鏡歌 <small>謝靈運。十二首</small>	
晉陽武	獸之窮
戰武牢	涇水黃
奔蘇沛	苞枿
河右平	鐵山碎
踏本邦	吐谷渾
高昌	東
崔鏡歌	
朱鸞 <small>蘇子卿</small>	又張籍
艾如張 <small>蘇子卿</small>	又李賀
上之回 <small>蕭德</small>	又陳子昂
又李白	又李賀
戰城南 <small>李白</small>	
巫山高 <small>李白</small>	又劉方平

樂府 卷三 目錄 四

又子真	又李賀
將進酒 梁昭明太子	又李白
又李賀	
君馬黃 蔡知君	又李白
芳樹 謝朓	又王融
又沈佺期	又羅隱
有所思 王融	又虞有書
又李白	又盧仝
雉子斑 李白	
樂府	卷三目錄
臨高臺 魏文帝	又張正見
又王勃	遠期 張率
釣竿 沈約	
卷三目錄終	

五

樂府英華卷三

吳江顧有孝茂倫纂錄

同學諸子參訂

鼓吹曲辭

古今樂錄曰。漢鼓吹。饒歌十八曲。禮樂志曰。漢樂四品。其四曰短簫饒歌。謂漢有鼓吹曲辭。饒歌其一也。鼓吹未知其始。或曰黃帝岐伯所作。以建威揚德。風敵勸士也。宋書樂志曰。雅門周說孟嘗君。鼓吹於不測之淵。說者云。鼓自

樂府

卷三 鼓吹

一物。吹自箏。箏之屬。非合奏一樂之名也。然則短簫饒歌。此時未名鼓吹矣。孫權觀魏武軍作鼓吹而還。此應是今之鼓吹。魏晉世又假諸將帥及牙門曲蓋鼓吹。斯則其時方謂之鼓吹矣。而漢世有黃門鼓吹。漢享宴食舉樂十三曲。與魏世鼓吹長簫同。長簫短簫。伎樂並云。絲竹合作。執節者歌。晉書曰。漢武帝時。南越加置七郡。皆假鼓吹。東觀漢紀曰。建初中。班超拜長史。假鼓吹。麾幢則短簫饒歌。漢時已名鼓吹。不自魏晉始也。又建初錄云。務成黃爵玄雲。遠期皆騎吹曲。非鼓吹曲。此則列于殿庭者。名鼓吹。今之

從行鼓吹為騎吹二曲異也而西京雜記漢大駕祠甘泉汾陰備千乘萬騎有黃門前後部鼓吹則不獨列于殿庭者名鼓吹也按鼓吹與騎吹異鼓吹執節施于殿庭騎吹日即崔豹古今注曰漢樂有黃門鼓吹天子所以宴樂羣臣也短簫鏡歌鼓吹之一章爾亦以賜有功諸侯然則黃門鼓吹短簫鏡歌與橫吹曲得通名鼓吹但所用異爾漢有二十二曲列于鼓吹謂之鏡歌而存者朱鷺等十八篇其務成玄雲黃爵鈞竿四篇辭已亡魏受命使繆襲改造十二曲而君馮黃雉子瑛聖人出臨高臺遠如期石留務

樂府

卷三 鼓吹 漢

二

成玄雲黃爵鈞竿十曲並仍舊名吳亦令韋昭改製十二曲其十曲亦因之而魏吳歌辭存者唯十二曲餘皆不傳晉武受禪命傅玄製二十二曲而玄雲鈞竿名不改舊宋何承天于義熙末年私製十五篇皆擬漢舊名別增新意義與古辭不合疑未嘗被于歌聲也如齊王融謝朓梁太子統范雲陳子卿等追擬古題立義不同畧觀其一二焉耳

漢鏡歌古詞

按鏡歌曲句讀莫分意義難釋說者咸謂字句差脫及聲

文混濇樂錄亦曰字多訛誤固然然今讀上之回巫山戰城南皆首尾一意瞭然開有數字艱詰君馬黃章法尤整而有所思緒然最明了也上邪言情臨高臺言思短章神品上陸充音雅其朱鷺思悲翁艾如張多事而意尚可尋唯石留篇名詞義漫無指歸臆度終多事

一章有脫簡自非全首妃呼豨收中吾二句或是直為衍文不害全篇之美

朱鷺 大射儀曰建武在作階西南階書樂志曰建武殿所作又相翔鸞于其上不知何所加或曰鷺也取其聲揚

樂府

卷三 鼓吹 漢

三

而連閣也或曰鷺鼓精也或曰音非也詩云振振鷺于鼓以鼓存其風流又孔穎達曰建武王時有朱鷺合香飛而而鷺鷺魏穆襲改為楚之平吳韋昭改為炎精錄晉書改為楚之前宋何承天朱路篇曰朱路揚和

朱鷺與以路營都路何食食茄下不之食不久吐將以問誅

朱鷺 并聲詩話云鳥古與雅同吐音作雅與下字始吐魚以雅

思悲翁 漢古辭魏穆襲改為戰樂陽吳改為為之季

思悲翁 思悲翁思奪我美人侵以遇悲翁也但我思遠首一作狗逐伎

兔食交君 吳子五泉毋六拉背高飛慕安宿

艾如張艾與同艾州也如張為而猶春秋曰星隕如雨也古謂日艾而張羅又曰雀以高飛奈雀何殺梁傳曰艾蕭以為防置蕭以為棘門謂因意竹以習武事也蕭亦仲也言艾草以為田之防阻也魏改為獲呂布吳日慈武師首曰征遠東若陳蘇子湖云張檢達艾側夫古題本意

艾而張羅夷子何行成之四時和山出黃雀亦有羅雀以高飛奈雀何為此倚欲誰肯確室

上之同漢書曰孝武十四年匈奴入朝那蕭關遂至彭陽使中官也武帝紀曰元封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通中道遂北出蕭關與樂府辭題曰漢武通中道後散出遊幸馬沈建廣題曰漢曲皆美當時之事按石關宮關名近其泉宮魏改為克官漢吳曰伐鳥林首曰宣輔政

上之同所中益夏將至行將北以承其泉官寒暑德遊石關望諸

國月支臣匈奴服令從百官疾驅馳千秋萬歲樂無極

翁離一作推離魏改曰壽邪吳曰秋風首日壽運多幾何云天云壽士多離心羨粉粵

捷離趾中可築室何用葦之慈用蘭捷離趾中

戰城南其詞大畧言戰關格外為忠臣朝出攻戰而暮不勝腐肉安能去子逃

戰城南城郭北野死不葬身可食為我謂身且為客憂野死諒不

勝腐肉安能去子逃腐肉作人語豈可字諒

秦不獲君何食頌為忠臣安可得恩子良臣良臣誠可思朝行出攻暮不夜歸

巫山高解題曰古辭言江淮水溪無梁可渡臨水遠望思以陽臺神女之事無復遠望思歸之意也魏改為層城吳日關背德首曰平玉衡宋何承天則以李氏恃險為首所滅也

坐山高。高以。大淮水。深難。以。逝。我欲東歸。害梁不為。我集無高。水何梁。湯湯回。臨水遠望。泣下霑衣。遠道之人心。思歸謂之何。

上陵古今樂錄曰漢章帝元和中有宗廟食樂六曲加重來南郊次北郊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供禮畢以次上陵西都舊有上陵東都之儀太官上食太常樂奏食樂按古詞大畧言神仙事不知與食樂曲同否魏改曰平南荆吳日通荆門音日文皇統百餘何承天上陵者篇但言尤高遠望儀時怨歎而已

上陵何美美。下津風以寒。問客從何來。言從水中央。桂樹為君船。青絲為君竿。木蘭為君櫂。黃金錯其間。滄海之雀赤翅鴻。白鴈隨山林。下閣下合。曾不知日月明。醴泉之水。光津何蔚蔚。芝為車。龍為馬。覽遊遊。四海外。甘露初二年。芝生銅池中。仙人下來飲。延壽千萬歲。

將進酒古詞曰將進酒。米大。大畧以飲酒放歌為言魏改朝會進酒且以潘首范志為戒若梁朝明但叙遊樂飲酒而已

將進酒。乘大白。辨加我詩。審博放歌。歌心所作。同陰氣詩。悉索。使禹良工。觀者苦。加一作佳。博一作博。記日不學博依不能安詩博為是

君馬黃魏吳仍猶名其辭不傳音改焉

君馬黃臣馬蒼二馬同逐臣馬良易之有驪魏賈二音蔡有精美人歸以南駕車馳馬美人傷我心佳人歸以比駕車馳馬佳人安終極

芳樹解題曰古詞云婦人之子愁殺人君有他心樂不可禁芳樹若齊王細相思早春日謝曉早曉幸池陰但言時暮奈赤歌絕而巳魏改為豔影吳曰承天念晉日天原何承天止言芳樹而佳人之傷時也

芳樹日月君亂如于風芳樹不上無心温而鴛三而為行臨蘭池心中懷我恨心不可匡目不可顧婦人之子愁殺人君有他心樂不可禁王將何似如孫如魚乎悲矣

有所思解題曰古詞言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問遺君雙珠玳瑁簪聞君有他心燒之當風揚其灰從今已往勿復相思而與君絕也按古今樂錄漢太樂食樂第七曲本用之不御與此同否魏及日應帝朝吳日從歷魏晉日唯蕭蜀若江賦如何有所思劉勰別離安可再但言離思而已何承天則言生離苦莫離魂之不得見也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問遺君雙珠玳瑁簪用玉紹縈之極其珍其

閉君有他心忽然拉雜摧燒之極其

今已往勿復相思盡情使性須不作使性相思與君絕極其

兄嫂當知之如呼秋風蕭蕭晨風颺東方須臾高知之

雉子班解題曰古詞云雉子高飛止黃鸝飛之以千里雉來飛從離世之士抗志清霄願與相逐名猶水炭之不相入也魏吳不傳音改日於後我皇

子班如此之子維梁無以吾翁猶雉子知得雉子高黃止黃鸝飛之以千里王可思雉來蜚從離視子趨一雉雉子車大駕馬一

馬俊被王送行所中堯羊蜚從王孫行

聖人出按古詞聖人出陰陽和美人出遊九河是三言之可至疏魏賈人極力撰觀魏魏等賦可見擬魏歌者宜取魏吳不傳音聖人出陰陽和美人出遊九河佳人來驂離我何駕六飛龍四時

和君之臣明諫不道美人哉宜天子免其星筮樂甫始美人子合四海

上邪上邪古詩蓋承以為好之意也魏及日本和吳曰玄化晉曰大音亦運期何承天則日上邪下難正與古辭異矣上邪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一作妻山無陵江水為竭冬雷

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奇情

臨高臺解題曰古詞言臨高臺下見清水中有黃鸝飛翔將承天則古起帝鄉而會理臺謝賦則言臨望傷懷與古詞意道不同何若自質然大人工唐風山有樞云何不日數疑此云臨高臺以軒可以當之又江有香草二句極是七言工美

臨高臺以軒下有清水清且寒江有香草目以蘭黃鸝高飛離哉

翻關弓射鶴令我王壽萬年收中吾一作



遠如期

一日遠期宋書樂志有脫芝曲沈約言舊史云指下  
有述期到類者之旨日仲秋彌月宋  
例別天云連期千里名典古辭不同

遠如期益如壽處天左側大樂萬歲與天無極雅樂陳佳哉紛單

子自歸動如驚心虞心大佳萬人還來謁者引鄉殿陳累世未嘗

聞之增壽萬年亦誠哉結語卒以延齡益昇為吉蓋王祝頌君上  
蔭庇神休體故當用非謂漢人壽語也

石流

一作石流古詞不可說晉日順天道何承天云  
石上流水又言子在川上有志不遂立義不同

石流涼陽涼石水流為沙錫以微河為香向始蘇冷將風陽北逝

育無敢與干揚心邪懷蘭志金安薄北方開流離蘭

魏鼓吹曲

卷三 鼓吹 魏

晉書樂志曰魏武帝使綴造鼓吹十二曲以代漢曲

楚之平

及漢末為言也古今樂錄  
作初之平凡三十句三字

楚之平義兵征神武奮金鼓鳴邁武德揚洪名漢室微社稷傾皇

道失桓與靈關巨燭群雄爭邊轉起亂金城中國擾無紀經數錄

赫武皇起旗旌麾天下天下平濟九州九州寧劍武功武功成越

五帝邈三王與禮樂定紀綱普日月齊輝光

戰榮陽

其十八句三字二句四句  
其十八句三字二句四句

戰榮陽汴水度戎士奮怒貫甲馳陣未成退徐榮二萬騎壘壘平

戎馬傷六軍驚勢不集衆幾傾白日沒時晦冥顧中牟心屏營同

盟疑計無成類我武皇萬國寧通首驚撼一句  
振收筆較確

獲呂布

改艾如張言曹公東劉臨淮生擒呂布  
九七六句其三句句三字三句句四字

獲呂布戮陳宮芟夷鯨鯢驅騁群雄囊括天下運掌中

克官渡

改上之問言曹公與袁紹戰破之于官渡也  
十八句其八句句四字一句五字九句句三字

克紹官渡由白馬僵尸流血被原野賊衆如犬羊王師尙寡沙塹

唯傍風飛揚轉戰不利士卒倏今日不勝復何望土山地道不可

常卒勝

改漢翁雜言曹公於官渡運謀收賊於亡  
舊邦蕭條心傷悲孤魂翩翩當何依游士戀故涕如推兵起事大

今願遠傳求親戚在者誰立廟置後魂來歸

足武功

改戰前言曹公初破魏武功之定始乎此也二十  
句其五句句三字三句句六字十二句句四句一

定武功濟黃河河水湯湯旦暮有橫流一本無流  
字應從有袁氏欲衰兄

弟尋干戈決漳水水流滂沱嗟城中如流魚誰能復顧室家計窮

慮盡來求進和不時心中憂戚賊衆內潰君臣奔北拔鄴城奄

有魏國王業艱難瞻觀古今可爲長嘆登林苑  
有出入

屠柳城

改亞山高言曹公越北塞歷白檀  
破三郡烏桓于柳城也九十句

屠柳城功誠難越慶隆塞路漫漫北踰岡平但聞悲風正酸蹋頭

投首遂登白狼山神武懸音實又音孫海外承無北傾忠

平南荆改漢上陵言曹公高平荆州也凡二十四句

南荆何寥寥江漢濁不清著茅久不貢王師赫南征劉琮據襄陽賊脩也樊城六軍盧新野金鼓震天庭劉子面縛至武皇許其成許與其成撫其民南陶江漢間暫為大魏臣大魏臣向風思自新思自新齊功古人在昔虞與唐大魏得與均多選忠義士為喉唇天下一定萬世無風塵

平關中改將進酒言曹公征馬超定關中也凡十句

平關中路向潼濟濁水立高塘剛轉馬離羣由選駢騎縱兩翼虜

入卷三 漢次 魏

崩潰級萬億

應帝期改有所思言文帝以重德受命應運期也凡二十六句

應帝期於昭我文皇曆數承天序龍飛自許昌聰明昭四表恩德動遐方星辰為垂耀日月為重光河洛吐符瑞草木挺嘉祥麒麟步郊野黃龍游津梁白虎依山林鳳凰鳴高岡考圖定篇籍功配上古義皇義皇無遺文仁聖相因循期運三千歲一生聖明君堯後舜禹國萬國皆附親四門為穆穆教化常如神大魏興盛與之為鄰

邕熙改漢芳樹言魏氏臨其國君臣皆獲厥績咸熙也凡十五句其六句句三字三句句四字一句二字三句句五

字二句  
句六字

邕熙君臣念德天下洽登帝道獲瑞寶頌聲並作洋洋浩浩吉日臨高臺置酒列名倡歌聲一何紆餘雜笙簧八音諧有紀綱子孫永建萬國壽考樂無央

太和改漢上邪言明帝繼體承統太和改元德澤流布也凡十三句

惟太和元年皇帝踐祚聖且仁德澤為流布災蝗一時為絕息上天時雨露五穀溢田疇四民相率遵軌度事務激清天下獄訟察以情元首明魏家如此那得不太平

吳鼓吹曲 幸昭

入卷三 漢次 吳

晉書樂志曰吳使韋昭製鼓吹十二曲

炎精缺當朱鷲言漢室衰孫堅奮迅猛志念在匡救王述也凡三十句句三字

炎精缺漢道微皇綱弛政德遠棄姦熾民罔依赫武烈越龍飛陟天衢耀靈威鳴雷鼓抗電塵撫乾銜鎮地機厲虎旅騁熊羆發神聽吐英奇張角破邊韓馥宛穎平南土一作綏神武帝渥澤施金聲振仁風馳顯高門啟皇基統罔極垂將來亦是開創門河語

漢之季當思悲翁言孫堅悼漢之微痛董卓之亂與兵奮擊功蓋海內也凡二十句其十八句句三字二句句四字

漢之季董卓亂桓桓武烈應時運義兵興雲旗建厲六師懸八陣

飛鳴鶴。接白刃。輕騎發。介士奮。隨虜驚。使衆散。劫漢主。遷西嶺。雄  
豪怒。元惡憤。赫赫皇祖。功名聞。

據武師當文如張言孫權卒父之業而征伐也

伐烏林當上之同言魏既破荆州填流東下欲來爭孫

曹操北伐拔柳城乘勝席卷遂南征劉氏不睦八郡震驚衆既降

採屠荆舟車十萬揚風聲議者狐疑慮無成賴我大皇發聖明虎

臣雄烈周與程破操烏林顯章功名

秋風當離離言孫權悅以使民民忘其仇也凡十

秋風揚沙塵寒露沾衣裳角弓持弦恐鳩鳥化為鷹邊垂飛羽檄

完賦使界疆跨馬披介冑慷慨懷悲傷辭親向長路安知存與亡

窮達固有分志士思立功邊之戰場但言人心奮死身逸

獲高賞身沒有遺封

克皖城當戰城南言魏志圖并兼而今朱光爲廬江太守

克滅皖城遏寇賊惡此函孽阻姦惡王師赫征衆傾覆除穢去暴

載兵革民得就農邊境息誅君甲臣昭至德

關背德當引師洋江而擒之也凡二十一

嗟臂大干股嗟字領句將受其快魏魏夫聖王虜德與玄迥與玄

通親任呂蒙泛舟洪汜池湖涉長江神武一何桓桓聲裂正與風

朔歷撫江安城大據鄂邦虜羽投首百蠻咸來同盛哉無比隆

荆門限巫山高峻與雲連蠻夷阻其險歷世懷不賓漢王捷蜀郡

崇好結和親垂微中情疑讒夫亂其間大皇赫斯怒虎臣勇氣震

蕩滌幽藪討不恭觀兵揚炎耀厲鋒整封整封疆關揚威武容

功赫厥洪烈炳章邈矣帝皇世聖吳同厥聖裔裔望清化化恢弘

煌煌大吳廷祚永未央

章洪德當將進酒言孫權章其大

章洪德邁威神威殊風懷遠鄰平南裔齊海濱越裳貢扶南臣珍

貨克庭所見日新

從歷數當有所思言孫權從圖錄之

從歷數於昭我皇帝聖哲受之天神明表奇異建號制皇基聰睿  
協神思德澤浸及昆蟲六浩蕩越前代三光顯精曜陰陽稱至治

尚角步郊吟鳳凰栖盤固神龜送沼池圖識華文字黃龍觀難  
符詳日月記詳一作非一覽往以察今我皇多喻事上欽昊天象下副萬  
姓意光被爾蒼生家戶蒙惠風教肅以平頌聲章嘉喜大吳與  
隆綽有餘裕

承天命當考樹言上以聖德踐位道化至盛也凡三十四句

承天命於昭聖德三精垂象符靈表德巨石立九德植龍金其鱗  
鳥赤其色與人歌億夫歎息起龍舟製帝服窮淳懿體玄嘿夙興  
臨朝勞謙日昃易簡以崇仁放遠讒與惡舉賢才親近有德均田  
時茂稼稽審法令定品式考功能用黜陟人思自盡唯心與力家

國治王道直思我帝皇壽萬億長保天祿祚無極

玄化當上邪言上脩文訓武則天而行  
亡澤流洽天下喜樂也凡十三句

玄化象以天陛下聖真張皇綱平道以安民惠澤宣流而雲布  
上下睦親君臣酬宴樂激發絃歌揚妙新脩文籌廟勝須時備駕  
巡洛津無好大意禮康哉泰四海懽忻越與三五鄰

晉鼓吹曲

晉書樂志曰武帝令傅玄製鼓吹曲二十二篇以代魏曲

靈之祥古朱鸞行言宣皇之佐魏猶虞舜之享先也既  
有石瑞之徵又能用武以濟孟度之逆命也  
靈之祥石瑞章產金德出西方說瑞應天降命授宣皇應期運時  
去不效

龍驤繼大舜佐陶唐讚文武建帝綱孟氏叛據南疆追有扈亂五  
常吳寇勁蜀虜強交誓盟連遐荒宜赫怒奮鷹揚震乾威懼電光  
陵九天陷石城鼻逆命極有生萬國安四海寧

宣受命古思悲命言宣皇帝樂諸葛亮  
奮威重運神兵亮震怖而伏

宣受命應天機風雲時動神龍飛禦萬亮一作鎮雍梁邊境安夷  
諸葛  
夏康務節事勤定傾覆英權保持盈淵穆穆赫明明冲而奉天之  
經養威重運神兵亮乃震斃一作天下寧

征遠東古艾如張言宣皇帝陵大海之  
末討滅公孫淵而梟其首也

征遠東敵失據威靈邁日域公孫既授首羣逆破胆咸震怖朔北

響應海表景附武功赫赫德雲布

宣輔政古上之同言宣皇帝聖道深遠擬亂反  
正綱羅文武之統以定二儀之序也

宣皇輔政聖烈漢撥亂反正從天心綱羅文武才慎厥所生所生  
賢遠教施安上治民化風移聲劍帝基洪業垂於燦明明時赫戲  
功濟萬世定二儀雲澤雨施海外風馳

時運多難古推離行言宣皇帝致討吳方有征無戰也

時運多難道教痛天地變化有盈虛泰爾吳魯虎視江湖我皇赫  
斯致天誅有征無戰弭其圖天威橫被廓東隅  
景龍飛古戰城南言景帝克明威教伐  
從夷逆群陰無疆樂此洪基也

景龍飛御天威。聰鑒玄察。動與神明。協機從之者顯。逆之者滅。夷  
文教敷。武功魏。普被四海。萬邦望風。莫不來綏。聖德潛斷。先天弗  
違。弗違。祥享世永。長猛以致寬。道化光赫。明明。祚隆無疆。帝緒惟  
期。有命既集。崇此洪基。

平玉衡 古巫山高言景帝一萬國之殊風齊  
四海之華心禮賢養士而集洪業也

平玉衡。亂姦同。萬國殊風。四海垂禮。賢養士。羈御英雄。思心齊集。  
戎洪業。崇皇塔。品物咸亨。聖敬日躋。聰鑒盡下情。明明。綜天機。

文皇統百揆 古上讀言文皇帝始統百揆  
用人有序以敷太平之化也

文皇統百揆。繼天理。萬方武將。鎮四隅。英佐盈朝。堂謀言協。秋蘭

樂府

卷三 漢歌

七

清風發其芳。洪澤所漸。潤礫石為璵璠。大道傳五帝。盛德踰三王。  
咸光太上參天與。地至化無內外。六合並康又並康。又連  
茲嘉會。在昔義興。農大晉。勳勳。德在及諸州。為蕃衛。玄功濟四  
海。洪烈流萬世。

因時運 古稱運謂古文皇帝因時運變聖謀濟施解長此之  
交離羣衆之黨以敷濟文書其大計以遺其德也

因時運。聖策施長。乾交解羣衆。勢窮奔吳。虎騎屬惟武。進審大  
計。時邁其德。清一世。

惟庸蜀 古有所思言文皇既平萬乘之  
蜀封建神國後五等之爵也

惟庸蜀。俯就天。一隅劉倫。逆帝命。禪亮承其餘。擁衆數十萬。關隘

於我虛驛。騎進羽檄。天下不遑居。姜維屢寇邊。隴上為荒蕪。文皇

愍斯民。歷世受罪辜。外諶蕃屏臣。內誅衆士夫。爪牙應指授。腹心  
獻良圖。良圖協成文。大一作典百萬軍。雷鼓震地起。狂勢陵浮雲。

道虜畏天誅。面縛造壘門。萬里同風教。逆命稱妾臣。光建五等紀  
綱天人。

天序 古芳樹言聖皇應歷受禪法  
濟大化用人各盡其才也

天序。曆應受禪。承靈祐。御羣龍。勅鷗虎。弘濟大化。英雋作輔。明明  
統萬機。赫赫鎮四方。咎繇稷契之儔。協蘭芳。禮王。臣。覆兆民。化之  
如天與地。誰敢愛其身。

樂府

卷三 漢歌

七

大晉承運期 古上邪言聖皇應錄受圖化象神明也

大晉承運期。德隆聖皇。時清晏。白日垂光。應錄圖。防帝位。繼天正。  
玉衡化行。象神明。至哉道隆。虞與唐。元首敷洪化。百察股肱。並忠  
良民。大康。和古之音隆赫赫。福祚盈無疆。

金靈運 古君馬黃言聖皇應錄致敬宗廟孝道行于天下也

金靈運。天符發。聖徵見。參日月。唯我皇。體神聖。受魏禪。應天命。皇  
之興。靈有徵。登大麓。御萬乘。皇之輔。若闕虎。爪牙奮。莫之禦。皇之  
佐。讚清化。百事理。萬邦賀。神祇應。嘉瑞章。奉禮薦。先皇樂。時奏  
聲。管。鑼。鼓。淵。鍾。壘。壘。其。構。迺。實。王。賜。神。歆。饗。咸。悅。康。宴。孫。子。祐



瞻見青雲際。今親遊萬國。流光溢天外。鶴鳴在後園。清音隨風邁。  
成湯隆顯命。伊摯來如飛。周文獵渭濱。遂載呂望歸。符合如影響。  
先天天弗違。輟耕綜時綱。解褐袷天維。元功配二王。芳聲世所稀。  
我皇叙羣才。洪烈何巍巍。桓桓征四表。濟濟理萬機。神化感無方。  
髦才盈帝畿。丕顯惟昧且。日新孔所咨。茂哉明聖德。日月同光輝。

伯益 漢黃鸞古辭亡晉曰伯益言赤鳥卵  
善有朋以與今聖皇受命神雀來也

伯益佐舜禹職掌山與川。德伴十六相。思心入無間。智理周萬物。  
下知衆鳥言。黃雀應清化。翔集何翩翩。和鳴栖庭樹。徘徊雲日間。  
夏桀爲無道。密網施山阿。酷祝振織網。當奈黃雀何。殷湯崇天德。

樂府 入卷三 鼓吹

子

去其三面。羅道遠。羣飛來。鳴聲乃復和。朱雀作南宿。鳳凰統羽羣。  
赤鳥啣書至。天命瑞周文。神雀今來遊。爲我受命君。嘉祥致天和。  
齊澤降青雲。蘭風發芳氣。閣世同其芬。

釣竿 古釣竿言聖皇德配堯舜又有  
望之佳以濟天功致太平也

釣竿何冉冉。其餌芳且鮮。臨川運思心。微綸沉九淵。太公實此術。  
乃在靈秘篇。機變隨物移。精妙貫未然。游魚驚著釣。潛龍飛戾天。  
戾天安所至。撫翼翔太清。太清一何異。兩儀出渾成。玉衡正三辰。  
造化賦群形。遐願輔聖君。與神合其靈。我君弘遠畧。天人不足并。  
天人和并時。昧昧何茫茫。日月有微垂。文象與二皇。蚩尤亂生民。

黃帝用兵征萬方。速夏禹而德衰。三代不及虞與唐。我皇聖德配  
堯舜。受禪卽阡享天祥。率土蒙祐靡不肅。庶事康庶事康。穆穆明  
明。荷百祿。保無極。永太平。

宋鼓吹鏡歌三首

宋書樂志曰。鼓吹鏡歌四篇。其一篇缺。古今樂錄曰。上邪  
曲四解。晚芝曲九解。漢曲有建期。疑是也。又如張三解沈  
約云。樂人音聲相傳。訓話不可復解。凡古樂錄皆大字是  
辭。細字是聲。聲辭合爲。故致然爾。

上邪曲四解

樂府

入卷三 鼓吹 宋

子

大竭夜烏白云。何來堂吾來。聲烏奚姑。姑尊盧。聖子黃尊來。餘  
皇清嬰烏白日。爲隨來郭吾微令。吾解。龍夜烏由道何來。直于  
爲烏奚如。悟姑尊盧。雞子聽烏虎行。爲來明吾微令。吾二。詩則夜  
烏道。祿何來。黑洛道烏奚悟如。尊爾尊盧。起黃華烏。伯遠爲國日  
忠。雨令吾三。伯遠夜烏若。國何來。日忠。雨烏奚如。悟姑尊盧。道  
康尊錄。一作。龍永烏赫赫。福祚夜音微令。吾四。

晚芝曲九解

晚令吾幾令。諸韓亂。發正令。吾解。幾令吾諸韓。從聽心令。吾。若里  
洛何來。韓微令。吾二。尊盧。盧文。盧子。路于。路爲。路鷄。如文。盧。

易諸詐微令吾三解幾令諸韓或公隨令吾四解幾令吾幾諸或言隨  
令吾黑洛何來諸韓微令吾五解尊盧安成隨來免路隨子為吾路  
奚如文盧烟烏諸詐微令吾六解幾令吾幾諸或言隨令吾七解幾令  
吾諸或言幾苦黑洛何來諸韓微令吾八解尊盧公洪磨隨來免路  
子子路子為路奚姑文盧烟烏諸詐微令吾九解

艾如張曲

幾令吾呼曆舍居執來隨咄武子邪令烏街針相風其右其右一解  
幾令吾呼羣議破萌執來隨吾咄武子邪令烏今烏今二解臚同人海  
相風及後三解幾令吾呼無公赫吾執來隨吾咄武子邪令烏無公

樂府

卷三 鼓吹 宋

十五

赫吾姬音立講布始布

宋鼓吹鏡歌何承天

宋書樂志曰鼓吹鏡歌十五篇何承天晉義熙末私造按  
此雖有漢曲舊名大抵別增新意按其義與古辭多不合  
疑亦未嘗被于歌也

朱路篇

朱路揚和響翠蓋耀金華玄壯飾樊纓流旌拂飛霞一解戟關曠塗  
斑劍翼高車三軍且莫喧聽我奏鏡歌清鞞驚短箭二解期鼓節鳴笳  
是鼓吹鏡人心性愷豫立論茲音亮且和輕風起紅塵淳淵發微  
歌圖說

波。巡。韻。騰。天。路。積。響。結。城。阿。仁。聲。被。八。表。威。震。振。九。遐。嗟。嗟。介。冑。  
士。昂。哉。念。皇。家。規。勉。俱。到。得。立。言。之。體。

思悲公篇

思悲公懷袞衣東國何悲公西歸公西歸流二叔幼主既悟偃禾  
復偃禾復聖志申營都新邑從斯民從斯民德惟明制禮作樂興  
頌聲與頌聲致嘉祥鳴鳳爰集萬國康萬國康猶弗已握髮吐塗  
下羣士惟我君繼伊周比擬中具親親盛世復何求

雍離篇

雍士多離心荆民懷怨情二函不量德構難稱其兵王人街朝命

樂府

卷三 鼓吹 宋

十五

正辭糾不庭上宰宣九伐萬里舉長旌樓船掩江濱駟介飛重英  
歸德戒後夫買勇尙先鳴逆徒既不濟愚智亦相傾霜鋒未及染  
鄢郢忽已清西川無落鱗北渚有奔鯨凌威致天府一戰夷三城  
江漢被美化宇宙歌太平惟我東郡民曾是深推誠

戰城南篇

戰城南衝黃塵丹旌電式連切音鼓雷震勅敵猛戎馬一解橫陣  
巨野若屯雲仗大順應三靈義之所感士志生長劍擊繁弱鳴飛  
鏑炫晃亂奔星虎騎躡華肥音旋朱火延起騰飛烟驍雄斬高旗  
塞長角浮叫響清天夷羣寇燧逆徒餘黎沾惠味來蕪奏悅樂歸



皇都班爵獻俘邦國娛

巫山高篇

巫山高。三峽峻。青壁千尋。深谷萬仞。崇巖危。靈林冥冥。山禽夜響。晨復相和。鳴洪波。迅漲音服水。載逝載停。悽悽商旅之客。懷苦情。在昔陽九。皇綱微。李氏竊命。宣武離靈。威靈暫逆。縱復踐亂。機王。厥薄伐。傳首來至。京師。古之為國。唯德是貴。力戰而虐民。鮮不類。聖矧乃叛。反伊胡能逐。谷爾巴子無放肆。

上陵者篇

上陵者相追攀。被服織罷。振綺執。携童幼。升崇巒。南望城闕鬱盤。

入卷三

黃次

宋

于百

桓王公第通衢端。高臺華屋列朱軒。臨瀟谷。振秋蘭。士女愆奕。映。關原。指營丘。威牛山。與鷄既沒。最君歎。嗟歲華逝不還。志氣衰沮。玄髮斑。野菊宿墳土。乾。顧此。餐費中心酸。生必死亦何怨。取樂今日展情歡。

將進酒篇

將進酒。慶三朝。傳贊。履。嘉。有。榮。枯。換。霜。霧。交。緩。春。帶。命。朋。僚。車。等。族。馬。奔。鑣。憤。溫。寬。樂。林。濼。士。失。志。愠。情。勞。思。首。酒。寄。遊。邀。敗。德。人。斗。醇。醪。耽。長。夜。或。滯。妖。真。屢。舞。厲。哇。誑。形。傴。僂。聲。號。嗷。首。既。濡。志。亦。荒。性命天。國家亡。嗟後生。節。酣。觴。匪。酒。辜。孰。為。歎。

君馬黃篇

君馬。且。閑。揚。鑣。騰。逸。姿。駿。足。躡。流。景。高。步。追。輕。飛。冉。冉。六。轡。柔。奕。奕。金。華。輝。輕。霄。翼。羽。蓋。長。風。靡。淑。旗。願。為。范。我。驅。雍。容。步。中。畿。豈。效。詭。遇。子。馳。騁。趣。危。機。鈔。陵。策。良。駟。造。父。為。之。悲。不。怨。吳。坂。峻。但。恨。伯。樂。稀。赦。彼。岐。山。盜。實。濟。韓。原。師。柰。何。漢。魏。主。縱。情。營。所。私。疲。民。甘。蒸。瘴。疲。馬。患。盈。肥。人。畜。質。碩。養。蒼。生。將。焉。歸。

芳樹篇

芳樹生北庭。豐隆正徘徊。翠頰。陵。冬。秀。紅。葩。迎。春。開。佳。人。閑。幽。室。惠。心。婉。以。諧。蘭。房。掩。綺。幌。綠。草。被。長。階。日。夕。遊。雲。際。歸。禽。命。同。栖。

入卷三

黃次

宋

于五

皓月盈素景。涼風拂中閣。哀結理虛堂。要妙清且悽。嘯歌流激楚。傷此碩人懷。梁塵集。卅。惟。微。感。揚。羅。鞋。豈。怨。嘉。時。暮。徒。惜。良。願。垂。有所思。思昔人。曾閱二子善。養親和顏色。奉晨昏。一作至誠。烝。烝。通。明。神。鄒。孟。軻。為。齊。卿。稱。身。受。祿。不。食。榮。道。不。用。獨。擁。極。三。徙。既。諱。禮。義。明。飛。鳥。集。狂。歌。附。功。成。事。畢。乃。更。娶。哀。我。生。遘。百。晏。切。權。茶。酷。倚。艱。辛。慈。顏。絕。見。無。因。長。懷。永。思。託。丘。墳。

雉子遊原澤篇

雉子遊原澤。幼懷耿介心。飲啄雖勤苦。不願栖園林。古有避世士。

抗志清霄。浩然寄下。坤。押。棹。通。川。陰。逍。遙。風。塵。外。散。髮。撫。鳴。琴。  
御。相。非。所。盼。何。况。于。千。金。功。名。豈。不。美。寵。辱。亦。相。尋。不。免。於。氣。水。之。說。奇。尚。  
炭。結。六。府。憂。虞。纏。胸。襟。想。自。不。慎。亦。或。悔。之。無。及。當。世。須。大。度。量。已。不。克。任。量。又。已。才。真。平。心。讓。三。復。泉。流。誠。自。驚。良。已。深。

上邪篇 邪讀作邪正之邪前俱作邪音

上邪下難正。衆枉不可矯。音和響必清。端影緣直表。大化揚仁風。  
齊人猶偃草。聖王既已沒。誰能弘至道。開春湛柔露。代終肅嚴霜。  
承平貴孔孟。政敝侯申商。乃敝之孝公明賞罰。六世猶克昌。李斯肆濫刑。秦氏所以亡。漢宣隆中興。魏祖寧三方。辟彼針與石。救疾而稱良。行葦非不厚。悠悠何詎夫。系瑟時未調。改絃當更張。矧乃治天下。此要安可忘。

樂府 卷三 鼓吹 宋 二十七

臨高臺篇 言起帝師而會理者也

臨高臺。望天衢。飄然輕舉凌太虛。携列子。超帝鄉。雲衣雨帶。乘風翔。蕭龍駕。會理臺。清輝浮景。溢迷萊。濟四海。濯滄溟。佇立雲岳。結幽蘭。馳迅風。遊炎州。願言桑梓。思舊遊。傾霄蓋。靡電旌。降彼天塗。積香冥。辨仙族。歸人羣。懷忠抱義。奉明君。任窮達。隨所遭。何爲遠想。令心勞。

遠期篇

遠期千里。客肅駕。候辰辰。近命城郭。及具爾唯。懿觀高門。啟雙闕。長筵列佳賓。中堂舞六佾。三廂羅樂。八簫管。奏悲音。羽手揚華文。金石響高宇。絃歌動梁塵。脩標多巧模。九。亦入神。遷善自雅調。成化由清均。主人垂隆慶。群士樂亡身。願多聖明君。週期保萬春。

石流篇

石上流水。瀟瀟其波。發源幽岫。永歸長河。瞻彼逝者。歲月其借。子在川上。惟以增懷。嗟我殷憂。載勞載瘁。遂此百罹。有志不遂。行年倏忽。長動是嬰。永言沒世。悼茲無成。幸遇開泰。沐浴嘉運。緩帶安寢。亦又何愠。古之爲仁。自求諸己。虛情遷慕。終于徒已。

樂府 卷三 鼓吹 宋 二十七

梁鼓吹曲 沈約

隋樂志曰梁高祖制鼓吹新歌十二曲

木紀謝 隋樂志曰漢第一曲朱駿改

木紀謝。火運昌。炳南。炎光。民去。祭鼎歸梁。數魚出。慶雲翔。麟五帝。秩三王。德無外。化。仁。義。湯。湯。浸。金石。達。吳。蒼。橫。四。海。被。八。荒。舞。于。咸。垂。衣。裳。天。眷。坐。巖。廓。胤。有。錫。詐。無。羶。風。教。遠。禮。容。盛。感。人。神。宣。舞。詠。降。祉。延。嘉。慶。委。數。無。不。臻。孝。賢。山。險。而。峻。乘。輿。峴。憑。臨。胡。譚。騁。音。謀。奮。卒。徒。斷。白。馬。塞。飛。狐。燈。

贊首山險 武帝威靈軍於司前擊王述也

日逐鐵骨都刃谷。森藏林胡。奇草既潤。原亦塗輪無返。暮有自掃。殘孽震戎。通揚凱奏。展歡酬咏。杖杜旋京。吳此言武功。

桐柏山

改艾如張言武帝收司王業彌章也。

桐柏山淮之首。肇基帝迹。遂光區有大震。邊關。燼。靈。農。既。勸。民。唯。阜。穗。克。庭。稼。盈。畝。迨。嘉。辰。薦。芳。煥。納。寒。場。為。春。酒。昭。景。福。命。膺。壽。天。斯。長。地。斯。久。化。無。極。功。無。朽。此。是。富。國。報。本。之。原。

道亡

改上之同言東晉喪道義師起焚節也。

道亡數極歸永元。悠悠兆庶盡含冤。沈河莫極皆無安。赴海誰投。矯龍翰自焚。漢仙波流水清且瀾。救此倒懸拯塗炭。誓師劉旅赫。

樂府

卷三 鼓吹 梁

二十九

靈斷率茲八百。舉十亂。登我聖明。由多難。長夜者冥。忽云旦。此言熾之。

取

忱威

改獲難言破加湖元勳建也。

忱威授律命蒼兕。一作言薄加湖灌秋水。迴瀾漸。音拂水。泊沈增。雄爭河投岸。柳盈指犯刃。嬰戈洞流矢。資此威烈齊文軌。又言武功之一。

漢東流

改戰城南言義師克曹山拔也。

漢東流江之汭。逆徒蜂聚。旌旗紛蔽。仰振威靈。乘高轉銳。至仁解網。窮易入懷。因此龍。言登泰階。武功之。

鶴樓峻

改巫山高言平叛城兵風無敵也。

鶴樓峻連翠微。因嶽設險池。承歸臂亡。幽惟薄言震。羅靈威。凶。稽頹天不能達。金湯無所用。功烈長。魏魏。武功之。

昏王恣淫

改上陵言東晉以亂武帝起義王。

昏王恣淫。恣昏。曰。自昌。盛。上仁矜憐。兆誓師為請命。既齊丹。浦戰。又符甲子辰。倉雜伐有罪。伐罪。爭斯民。悠悠萬姓。于此觀陽。對。此。

石首句

改將進酒言魏師平京滅仍廢昏定大事也。

石首句北塘堦。新堞巖。東壘峻。共表裏。遙相鎮。矢未飛。鼓方振。競。銜壁竝。輿。檣。酒池。投象。廊。震。同。伐。謀。兼。善。陳。闕。應。和。掃。燬。燼。剪。庶。

樂府

卷三 鼓吹 梁

二十九

惡靡餘胤

大定

期運集

改有所思言武帝膺靈受禪德感化建也。

期運集。惟皇膺寶符。龍躍清澳。渚。鳳。起。方。試。闕。謳。歌。共。造。夏。獄。訟。兩。違。朱。二。儀。啟。佳。祚。千。載。猶。且。暮。舞。歸。沉。帝。功。金。玉。昭。王。度。化。教。德。

於穆君臣。君臣和以肅。關王道。定天保。樂均靈。圖。宴同在。鑄。前。庭。懸。鼓。鐘。左。右。列。至。鑄。鑿。佩。俯。仰。有。則。備。禮。容。溯。振。揚。粵。羣。龍。隆。周。

何足擬。遠與。齊。比。蹤。無。德。唯。大。梁。改上元言梁德廣。仁化洽也。

惟大梁

惟大梁開運受錄。唐國君人極冠帶被五都四海並和會。排闥執  
器無異並是錄

唐鼓吹鏡歌 柳宗元

唐鼓吹鏡歌十二曲。柳宗元作以紀高祖太宗功德及征  
伐勤勞之事。按前曲史書不載疑宗元私作而未嘗奏或  
雖奏而未嘗用故不載于歌如何承天之造

晉陽武 言隋亂既極唐愈晉陽平毒末  
為生人議王以仁與武也第一

晉陽武奮義威揚之渝德焉歸。武甲屠綏者誰皇烈裂專天機。統  
以仁揚其旗日之昇九土。踰斥田圻流洪輝有其二翼餘隋斯梟

樂府 卷三 鼓吹 唐

三十

驚連熊鶴枯以肉勸者。靡后土。蕩玄穹。潮合之育。莽然施惟德輔  
慶無期。奇語是

獸之窮 言李密日印山之獸其下皆其伯王之業  
如天投在晉遂歸于道卒我爵命也第二

獸之窮有大麓。天厚黃德。狙獷服甲之。彘弓。潮矢。簾皇。旅靖。敵逾  
威自亡。其徒匪予。戮以深。有屈。質猛。皮慄。慄。以尺組。噉以秩  
黎之陽。土茫。茫。雷兵。戎盈。倉箱。乏者。德莫能享。驅豺兕。投我疆

戰武牢 言太宗師討王世充實建德助進師  
善擊武牢下將之遂降也第三

戰武牢。勳河朔。逆之助。圖荷角。怒殺。靡不。抗喬。嶽。不。畏。翹。萌。牙  
傲霜。苞。王。謀。內。定。申。字。握。鋪。施。艾。夷。二。王。縛。憚。華。戎。廓。封。善。命。之

晉甲以斯歸。有德唯先覺。柯地

涇水黃隴野。茫。負。太白。騰。天。狼。有。鳥。比。之。驚。立。羽。翼。張。鈞。喙。決。前

鉅。一。作。起。吻。怒。飛。饑。嘴。翔。不。可。當。字。如。此。用。老。雄。夾。子。復。良。巢。岐

飲。渭。肆。翔。翔。頰。地。黏。提。天。網。列。缺。掉。幟。招。搖。耀。鉞。鬼。神。來。助。夢。嘉

祥。騰。塗。原。野。龍。飛。揚。星。辰。復。恢。一。方。

奔鯨沛。言輔氏憑江。淮。竟。東。海。命。將。平。之。也。第五

以神柄。推元臣。手援矢矛。截脩鱗。披搜蒙霧。開海門。地平水靜。浮

天垠。義和顯耀。乘清氛。赫炎溥暢。融大鈞。

苞枿黜矣。惟根之蟠。彌巴蔽荆。負南極以安。曰我舊梁氏。通三百  
篇風鹿

緝綏艱難。江漢之阻。都邑固以完。聖人作。捷神武。用有臣勇智奮

不以衆投跡。於地。謀猷縱。化敵為家。慮則中。浩浩海裔。不威而同

係。縲降王。定厥功。澶漫萬里。宣唐風。蠻夷九譯。咸來從。凱旋金奏

象形容。震赫萬國。罔不襲。

河右平。言李德保河右。師臨之不克。變或統以降也。第七

河石瀆。漫頽為之。魁。王師如雷。震崑崙。以頽。上聲。下聽。驚不可迴。

樂府 卷三 鼓吹 唐

三十

助。簪。抗。有。德。惟。人。之。災。乃。潰。乃。奮。執。縛。歸。厥。命。萬。室。蒙。其。仁。一。去。則。病。滿。以。鴻。澤。皇。之。聖。威。畏。德。懷。功。以。定。順。之。于。理。物。咸。遂。厥。性。

鐵山傳言突厥之大古夏水其邊焉節大張之釋其圍若于崩也第九

鐵山碎大漢討二勁速。慮背北海專坤隅歲來使邊。或博于

都天子命元帥奮其雄圖。彼定襲陣魁渠窳窟宅。斥余言百蠻

破靡。邊。張。蕪。威。武。輝。耀。明。鬼。區。利。澤。彌。萬。祀。功。不。可。踰。官。臣。拜。首。

惟帝之憂與天子何

靖本邦言劉武周謀表窺厥有背地太宗滅之也第九

本邦伊晉惟將不靖。根柢之搖。枝葉攸病。守臣不任。勤于神聖。新

樂府 卷三 鼓吹 唐 三十一

惟越之興。翦焉則定。洪唯我理。式和以徹。羣頑既夷。庶績咸正。皇

載大唯人之慶似板不板

吐谷渾言李靖滅吐谷渾於丙海上也第十

吐谷渾盛。疆背西海。以夸。歲。侵。擾。我。邊。還。匪。險。且。還。帝。謂。神。武。師。

往征靖。皇家烈烈。旆其旗。熊虎。濯。龍。蛇。王。旅。千。萬。人。街。枚。默。無。聲。

東。乃。踰。山。微。張。翼。飛。漢。沙。一。泉。刈。屍。骸。積。如。麻。除。惡。務。本。根。

况敢遺萌牙。洋洋西海水。威命窮天。洪係。來王都。徧樂窮。冰。登。高。臺。還。師。竟。野。如。春。華。行。者。靡。不。歸。親。威。誰。要。遮。凱。旋。獻。清。風。

萬國思無邪稜稜然古之聲

高昌言李靖滅高昌也第十一

魏氏雜西北。別絕臣外區。既恃遠且險。縱傲不我虞。烈烈王者師。

熊咆以為徒。龍旂翻海浪。驛騎馳坤隅。育育搏嬰兒。一掃不復餘。

平沙際天極。但見黃雲驅。可作滅臣靖執長纓。智勇伏囚拘。文皇

南面坐。狄于羣。趨咸稱天子神。往古不得俱。獻號天可汗。以覆

我國節。兵戎不交害。各保性。與。雅。

東言既克東。羣臣請圖 狀如周書王會也第十二

東有謝氏冠。帶理海中。自言我異世。雖聖莫能通。王卒如飛翰。

騰騫駭羣龍。轟然自天墜。乃信神武功。看他處 君巨人累累

樂府 卷三 鼓吹 唐 三十一

來自東。無恩不服。從唐業如山。崇百辟。拜稽首。咸願圖形容。如同

王會書。永承傳。無窮。睚眦萬狀。乖。呶。咀。九。譯。重。廣。輪。撫。四。海。浩。浩

知皇風。歌詩鏡鼓。閉以壯我元戎。總結

樂府之擬。貴于合調。次于諧題。今每不務合調。而祇取題

百之身。以自賦其志。律絕歌行。無所不可。其于擬樂府

之志。已荒矣。然古之人。早有為之者。錄之以存其槩。

朱鏡雅子解

玉山一朱鸞。嘗與入王畿。欲向天池飲。還遶上林飛。金堤晒羽

丹水浴毛衣非貪葢下食德恩自遠歸

同前 吳錫

翻翻今未幾來沈春塘綠樹羽毛如菊色如梁。遠飛欲下雙翅  
飲。遊人引手入溪溼動處木紋開漚漚誰知。家網兩懸不如飲  
隊。海門

艾如張 燕子歸

誰在門外羅家諸少年。張機蓬艾側。結網權籬邊。若能飛自勉。  
立。心。所。獲。黃。雀。儻。為。誠。朱。絲。猶。可。延。

同前 李賀

入卷三 鼓吹 振

三五

錦襦綉袴襦。疆疆欲採哺。爾離東臥。穉滿風雨。其信一作龍  
浮。虛。西。去。奇。人。絨。綉。如。素。空。張。在。野。春。平。碧。中。綉。絲。漠。漠。無。形。影。  
談。爾。屬。之。傷。骨。紅。艾。葉。綠。花。誰。剪。刻。中。藏。爾。機。不。可。測。

上之回 曹景

發。鞠。城。西。時。同。與。事。北。遊。山。寒。石。道。凍。乘。下。故。宮。秋。朔。路。傳。清。響。  
邊。風。卷。滿。歲。餘。餘。巡。省。舉。擁。仗。返。皇。州。

同前 李賀

承平重遊樂。詔。躡。上。之。回。風。車。響。流。水。清。筵。轉。落。梅。領。雲。蓋。道。轉。  
散。花。跌。絳。閣。下。鞦。韆。高。真。劍。如。在。塵。臺。

同前 李白。此言秦皇與武之幸。同中者不過窮

三十六離宮樓臺與天通。閑道步行月美人。愁烟空恩疎。竈不及

桃李傷春風。淫樂意何極。金與向回中。萬乘出黃道。千旗揚綵虹。  
前軍細柳北。後騎止泉東。登問渭川老。寧邀襄野童。但慕瑤池安。  
歸來樂未窮。

同前 李賀

上之回 大旗喜懸虹。捷風尾。劍匣破。舞蛟龍。蚩尤先。鼓逢逢。天  
高慶雷奔。墜地地無驚。烟海千里。

戰城南 李白。此指當時之事。而前。天寶元年。比討奚契丹。  
戰。秦。乾。河。三。遇。三。克。又。李。嗣。業。討。勃。傳。通。道。慈。嶺。上。

樂府

入卷三 鼓吹 振

三五

去年戰。桑乾源。今年戰。慈河道。洗兵條支海上波。放馬天山雪中  
草。萬里長征戰。三軍盡。衰老。匈奴以殺戮。為耕作。古來唯見白骨  
黃沙田。秦家築城備。處漢家。還有烽火。然烽火。然然不息。征戰無  
已時。野戰格鬪。敗馬號鳴。向天悲。鳥。萬。啄。人。鷹。啣。飛。上。桂。枯。樹。  
枝。士卒塗草莽。將軍空爾為。乃知兵者是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  
之。

巫山高 玉融

想像巫山高。薄林陽臺曲。烟雲乍舒卷。撥鳥時斷續。彼美如可期。

寤言紛在矚。惘然坐相望。秋風下庭綠。

同前 劉方平

楚國巫山秀。清淺日夜啼。萬重春樹合。十二碧峰齊。映出朝雲下。江來暮雨西。陽臺歸路直。不與向家迷。

同前 于漬 朝來法

何山無朝雲。彼雲亦悠揚。何山無暮雨。雨亦蒼忙。宋玉侍才者。憑虛構高堂。自重文賦名。荒淫歸楚襄。我我十二峰。永作妖鬼鄉。

同前 李賀

碧叢叢。高插天。大江翻潤神。曳烟楚。魂尋。鼓風。颯然。曉風飛雨生。

樂府

入卷三 鼓吹 賦

三十一

昔錢瑤姬。一去一千年。丁香結竹啼。老猿。石洞近。月蟾桂。寒。椒花。陸紅濕雲間。

將進酒 郭明太子

洛陽輕薄子。長安遊俠兒。宜城溢渠盤。中山浮羽氈。

同前 李白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烹羊宰牛且為樂。會須一飲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且沽此。二人。故指之。將進酒杯莫停。與君歌。

一曲請君為我傾耳聽。鐘鼓饌玉不足貴。但願長醉不復醒。古

聖賢皆寂寞。唯有飲者留其名。陳王昔時宴平樂。斗酒十千恣

謔。三人何為言少錢。徑須沽取對君酌。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

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任達放浪。近于蕩矣。然自抱用世之

同前 李賀

琉璃鐘。琥珀濃。小槽酒滴珍珠紅。烹龍炮鳳玉脂泣。羅屏繡幕圍香風。吹龍笛。擊鼉鼓。皓齒歌。細腰舞。况是青春日將暮。桃花亂落如紅雨。勸君終日醉。酌酒不到劉伶墳上土。

君馬黃 蔡知君

樂府

入卷三 鼓吹 賦

三十七

君馬徑西極。臣馬出東方。足策浮雲影。珂連明月光。水凍恒傷骨。蹄寒為踐霜。躊躇嗟伏檻。空想欲從良。

同前 李白

君馬黃。我馬白。馬色雖不同。人心本無隔。馬色不同而馬則一。以人則共作遊冶。盤雙行洛陽。陌長劍既照。耀高冠何起。赫此言俱。連各有千金裘。俱為五侯客。猛虎落陷窠。壯夫時屈厄。相知在急難。獨好亦何益。此詩其偏朋友之道。缺乎。應是白遺。詎被誇之時作。

芳樹 謝展

早翫華池陰。復鼓滄洲泄。將柀芳若斯。歲糞粉可結。霜下挂枝銷。

總與飛蓬折不厠玉盤滋誰憐終委絕

同前 王融

相望早春日烟華雜如霧。後此佳麗人含情結芳樹。綺羅已自憐。 螢風多有趣。去來徘徊者。佳人不可遇。

同前 沈佺期

何地早芳菲。宛在長門殿。天洮色若綬。穠李光如練。啼鳥弄花疎。 游蜂飲香遍。歎息春風起。飄零君不見。

同前 羅思

細盡慢逐風。暖香間破鼻。青帝固有心。時時動人意。去年高枝猶

樂府

入卷三 鼓吹 雜

三五

壓地今年低枝已憔悴。吾所以見造化之權。變通之理。春夏作頭。 秋冬爲尾。循環反覆。無窮已。今生長短同一軌。若使威可以制力。 可以止。秦皇不肯斂手下沙丘。孟賁不合低頭入蒿里。伊人疆猛。 猶如此。願我勞生何足恃。但願素袍領綠纒。陶陶兀兀大醉於青。 冥白晝間。任他上是天下是地。

有所思 王融

如何有所思。而無相見時。宿昔夢顏色。階庭尋履基。高張更何已。 引滿終自持。欲知臺能老。爲視鏡中絲。

同前 庾信

佳期竟不歸。春日坐芳菲。拂面看離扇。開箱見別衣。并梧生未合。 官槐卷復稀。不及銜泥鷺。從來相逐飛。

同前 李白

我思仙人乃在碧海之東隅。海寒多天風。白波連山倒。蓬壺長鯨。 噴湧不可涉。撫心茫茫淚如珠。西來青鳥東飛去。願寄一書謝麻。 姑。

同前 盧仝

當時我醉美人家。美人顏色嬌如花。今日美人棄我去。青樓珠箔。 天之涯。天涯娟娟婦娥。月三五二八盈。又缺翠眉。障髮生別離。一

樂府

入卷三 鼓吹 雜

三五

望不見心斷絕。心斷絕幾千里。夢中醉卧巫山雲。覺來淚滴湘江。 水湘江兩岸花。木溪美人不見愁。人心愁人心。含愁更奏綠綺琴。 調高絃絕無知音。美人兮美人。不知爲暮雨。今爲朝雲。相思一夜。 梅花發。忽到窻前疑是君。

雉子斑 李白。古今樂錄曰。梁三朝樂第四十一。設辟邪伎。 擊其有所編與。

辟邪伎作鼓吹。雉子斑之奏曲成。喔咿振迅欲飛鳴。扇錦翼。雄。 風生雙雌同飲。豎越悍誰能爭。乍向草中歇。介不來黃金籠下。 生天地至廣大。何惜遂物情。善卷讓天子。務光亦逃名。所貴曠土。



悵朗然合太清

臨高臺

魏文帝詩此前三段辭不相屬鶴欲南遊以下乃古辭飛鶴行也漢曲大意同

臨高臺高高以軒下有水清且寒中有黃鶴往且翻行爲臣當盡忠願令皇帝陛下三千歲宜居此官鶴欲南遊雌不能隨我欲躬街汝口噤不能開欲負之毛衣摧頹五里一顧六里徘徊

同前 張正見

曾臺邇清漢出洞架重焚飛棟臨黃鶴高憲度白雲風前朱幌色霞處綺疎分此中多怨曲地遠詎能聞

同前 王勃

樂府

木末三 歲次 歲

甲十

臨高臺高基迢遞絕浮埃。瑤軒綺構何從免。鸞歌鳳吹清且哀。俯瞰長安道。萋萋御溝草。斜對甘泉路。蒼蒼茂陵樹。高臺四望同。帝鄉佳氣鬱。慈慈紫閣丹。樓紛照。壁房錦殿相玲瓏。東迷長樂觀。西指未央宮。赤城映朝日。綠樹搖春風。旗亭百隊開新市。甲第千甍分戚里。朱輪翠蓋不勝春。疊榭層楹相對起。復有青樓大道中。綺戶文窗雕綺櫺。錦衣畫不裝。羅幃夕未空。歌屏朝掩翠。粧鏡晚窺紅。爲吾安寶髻。蛾眉飛花叢。狹路塵間黠。將暮雲間月。色明如素。鸞鴛池上兩兩飛。鳳凰樓下雙雙度。物色正如此。佳期那不願。銀鞍繡轂盛繁華。可憐今夜宿倡家。倡家不須嘔。東園桃李片時

奔君看舊日高臺處。柏梁銅雀生黃塵。

遠期 張率

遠期終不歸。節物坐將變。白露愴單衫。秋風息團扇。誰能久離別。他鄉且異縣。浮雲蔽重山。相望何時見。寄言遠期者。空闌淚如霰。

玄雲 張率

壞陣壓曠野。漚颺暗患扉。映日斜生海。跨樹似鵬飛。夢山妾已去。落鴈何由歸。

黃雀行 莊南傑

穿屋穿牆不知止。爭樹爭巢入營死。林間公子扶彈弓。一丸致斃

樂府

木末三 歲次 歲

甲十

花叢裏小雛黃口未有知。青天不解高高飛。虞人設網當要路。白日啾啾禍萬機。

釣竿 魏文帝

崔豹曰伯常子遵使河濱爲漁者其妻思之極作也每至河側輒歌之說相如作釣竿詩傳爲樂曲

東越河濟水。遙望大海涯。釣竿何珊珊。魚尾何蕩蕩。行路之好者。芳餌欲何爲。

同前 沈約

挂舟既容與。綠浦復回紆。輕絲動弱麥。微楫起單鳧。扣舷忘日暮。卒歲以爲娛。

樂府英華卷三終

樂府英華目錄

卷四

橫吹曲辭

漢橫吹曲

龍頭 陳后王

龍頭水 梁元帝

又 鮑溶

入關 夏竦

出塞 無名氏

樂府

出塞 王維

入塞 王京

望行人 王建

洛陽道 梁元帝

長安道 梁簡文帝

紫騎馬 梁簡文帝

驄馬 車歌

驄馬驅 梁元帝

雨空圖 張正見

又 王建

出關 魏徵

又 劉孝標

又 王百餘

折楊柳 梁元帝

關山月 梁元帝

洛陽陌 李白

梅花落 鮑照

又 梁元帝

驄馬曲 紀唐夫

雨雪 陳后王

劉生 梁元帝

樂鼓角橫吹曲

企喻歌 古辭。四首

鉅鹿公王歌 古辭。三首

黃淡思歌 古辭。四首

崔勞利歌 古辭

龍頭流水歌 古辭。三首

淳于王歌 古辭。二首

東平劉生歌 古辭

捉搦歌 古辭。四首

樂府

幽州馬客吟歌辭 古辭。五首

慕容自營企谷由歌 古辭。三首

高陽樂人歌 古辭。二首

白鼻騮 盧子昇

又 張祐

木蘭詩 古辭

耶那王歌 古辭。八首

紫駟馬歌 古辭。六首

地驅樂歌 古辭。四首

慕容垂歌 古辭。三首

隔谷歌 古辭。二首

龍驤樂歌 古辭

紫駟馬歌 古辭

又 張祐。二首

折楊柳枝歌 古辭。四首

龍頭歌 古辭。三首

又 李白

雍臺 吳均

橫吹曲 江總

卷四目錄終

同學諸子參訂

橫吹曲辭

橫吹曲其始亦謂之鼓吹。馬上奏之蓋軍中之樂也。北狄之國皆馬上作樂。故自漢以來北狄樂總歸鼓吹。署其後分為二部。有簫箏者為鼓吹。用之朝會道路亦以給賜。漢武時南越七郡皆給鼓吹是也。有鼓箏者為橫吹。用之軍

樂府

漢

中馬上所奏者是也。晉書樂志曰。橫吹有鼓角。又有胡角。舊說云。蚩尤帥魍魎與黃帝戰。帝乃命吹角為龍鳴以禦之。其後魏武北征烏桓。越沙漠而軍。士思歸。于是城為半鳴。尤更悲矣。橫吹有雙角。即口樂也。漢張騫入西域傳其法于西京。唯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口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為武樂。後漢以給邊將。和帝時萬人將軍得用之。魏晉以來唯傳黃鵠等十曲。其詞後亡。又有關山月等八曲。後世之所加也。又古今樂錄有梁鼓角橫吹曲多叙慕容垂及姚泓時戰陣之事。其曲有企喻等歌三

十六曲。樂府胡吹舊曲。又有隔谷等歌三十曲。總六十六曲。未詳時用何篇也。

漢橫吹曲

解題曰。漢橫吹曲二十八解。李延年造。魏晉已來。唯傳十曲。曰黃鵠。曰隴頭。曰出關。曰入關。曰出塞。曰入塞。曰折楊柳。曰黃單于。曰赤之楊。曰望行人。後又有關山。月落。陽道。長安道。梅花落。紫驢馬。驄馬。雨雪。劉生。八曲。合十八曲。古辭間有存者。今刻六朝諸詩以觀其樂云。

隴頭陳後主。一日隴頭水。通典曰。天水郡有大阪。名曰隴頭。亦曰隴山。即漢隴關也。三秦記曰。其阪九回。上者七

樂府

漢

注下所謂隴頭水也。

隴頭征戍客。寒多不識春。驚風起。嘶馬苦霧雜。飛塵投。鏡積石水。欽。轉交河津。四面多冰合。萬里望佳人。

隴頭水 梁元帝

街悲別。隴頭關路漫悠悠。故鄉迷遠近。征人分去留。沙飛曉成暮。海氣巨如樓。竟地欲識秦川處。隴水向東流。

同前

隴水何年隴頭別。不在山中亦鳴咽。從隴水征人塞耳馬不行。未到隴頭聞水聲。謂是西流入蒲海。還聞北海一作繞龍城。隴東隴

西多屈曲野糜飲水長簇簇胡兵夜回水傍任憶着來時磨劍處  
不堪頻經又向前無井復無泉放馬回看龍頭樹  
不堪

同前 魏濟

龍頭水千古不堪聞生歸蘇屬國必別李將軍生歸死具細響風  
俱不堪

出關 魏徵

此玄成奉使出關賦以見志

中原還逐鹿投筆事戎軒縱橫計不就慷慨志猶存策杖謁天子  
驅馬出關門請纓羈南越越下東藩鬱紆陟高岫出沒望平原  
古木鳴寒鳥空山啼夜猿既傷千里目還驚九折魂先說難除豈

樂府

入塞 賈駉

三

不憚艱險深懷國士恩為此慷慨想見忠懇李布無二諾侯贏重  
一言人生感意氣功名誰復論

入關 賈駉

河上微風來關頭樹初溼今朝關城吏又見旅客入又見弄旗上  
國誰與朔西來徒自愁

出塞

晉書樂志日出塞人塞曲李延年造曹嘉之晉書曰翻

候騎出其泉奔命入居延旗作浮雲影陣如明月弦備極極調  
非後人去

同前 劉孝標

蔚門秋氣清飛將出長城絕漢衝風惡交河夜月明陷敵擬金鼓  
推鋒揚旆旌去無終極日暮動邊聲

同前 王維

居延城外獵天驕白草連天野火燒暮雲空積時驅馬秋日平原  
好壯騰龍老柱厨騎乘障破將軍夜渡趙玉靶角弓珠勒馬漢  
家將賜霍嫫媼

同前 王昌齡

秦時明月漢時關未時明月極是可笑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  
城飛將在不教馬渡陰山合制但

樂府

入塞 王昌齡

明

城飛將在不教馬渡陰山合制但

入塞 王昌齡

戍久風塵色動多意氣豪建章樓閣迥長安陵樹高度米傷馬骨  
經寒壁節旌行當見天子無假用錢刀已足難

折楊柳

梁元帝折楊柳是也宋書五行志曰晉太原

山高巫峽長垂柳復垂楊同心且同折故人懷故鄉山似蓮花艷  
流如明月光寒夜後聲徹遊子淚霑裳聲情

望行人 王克

望行人 王克

自從江樹秋。日日上江樓。夢見離珠浦。書來在桂州。不同魚比目。終恨水分流。久不開明鏡。多應是白頭。

關山月

梁元帝。辭題曰。傷別離也。古木蘭詩曰。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按相和曲有度關山亦類此。

朝望清波道。夜上白登臺。月中含桂樹。流影自徘徊。寒沙逐風起。春花犯雪開。夜長無與晤。衣單誰為裁。

洛陽道

梁元帝

洛陽開大道。城北達城西。青槐隨楊拂。綠柳逐風低。玉珂鳴戰馬。金瓜開塲鷄。桑萎日行暮。多逢秦氏妻。

洛陽陌

李白

白玉誰家郎。回車渡天津。看花東陌上。驚動洛陽人。

長安道

梁簡文

神皋開隴右。陸海實西秦。金樾一作推輪抵長樂。覆道向宜春。落花依度。極垂柳拂行人。金張及許史。夜夜尚留賓。可指虛

梅花落

鮑照。梅花落本笛中曲也。按唐大角曲亦有大小單于。小單于大梅花小梅花等曲。今其聲猶有存者。

中庭雜樹多。偏為梅客嗟。問君何獨然。念其霜中能作花。露中能作實。念其字多少。愛惜難盡實。搖蕩春風嬌。春日念爾零落逐風感。又若念爾字。徒有霜華無霜質。

紫駟馬

梁簡文。古辭云。十五從軍征。八十始得歸。道途涉里人家中。有阿嬌。又梁曲曰。獨初不成。獨獨不成。

林念娘錦襖。恒長不忘心。昔從軍久成。樓舞而作也。

賤妾朝下機。正值良人歸。青絲懸玉鏡。朱汗染香衣。曠惡珂彌響。蹄音鋪馬。多塵亂飛。雕菽幸可薦。故心君莫違。

同前

梁元帝

長安美少年。金絡錦連錢。宛轉青絲鞵。照曜珊瑚鞭。

驄馬

車數。一日驄馬。驄皆吉關塞征。後作者俱虛誇馬。

驄馬鏐金鞍。柘彈落金丸。意欲馳驛走。先作野遊盤。平明發下蔡。日中過上蘭。路遠行須疾。非是畏人看。

聽馬曲

紀唐夫

連錢出塞。蹋沙迷登。比當時御史。馳逐北自。諳溪磧路連。嘶誰念。靜邊功。登山每與青雲合。弄影應知碧草同。今日虜平將換妾。不如羅袖舞春風。是吉馬是不吉馬比體也。

聽馬驅

梁元帝

朔方寒氣重。胡關饒苦霧。白雪晝凝山。黃雲宿埋樹。連翩行役子。終朝征馬驅。試上金微山。還看玉關路。

雨雪

陳後主。穆天子傳曰。天子遊于黃室之曲。筮獵莘澤。天子乃休。日中大寒。北風雨雪。有凍人。天子作詩三章。以哀之。曰。我徂黃竹。是也。今雨雪曲蓋取諸此。陳晴。五言似為律詩之始。然工整後忽爾響。此等作是也。

長城飛雪下。邊關地賴吟。濛濛九天暗。霏霏千里深。溪樹冷月恒。少

山霧日偏沉。况聽南歸鴈。切思朝笳音。

雨雲曲 張正見

胡關辛苦地。雲路遠漫漫。舍水踏馬足。雜雨凍旗竿。沙漠飛恒暗。

天山積轉寒。無因辭日逐。團扇掩齊粧。

劉生梁元帝。劉生不知何代人。齊梁已來。為劉生辭者。皆稱其任俠豪放。周游五陵三秦之地。或云抱劍專征。為符節官所未詳也。

任俠有劉生。然諾重西京。扶風好驚坐。長安恒借名。榴花聊夜飲。

竹葉解朝醒。結交李都尉。遨遊佳麗城。是寫俠。

梁鼓角橫吹曲

樂府

梁鼓角橫吹曲

七

樂錄曰。梁鼓角橫吹曲。有企喻。瑯琊王。鉅鹿公。王紫駟。馬。

黃淡思。地驅樂。雀勞利。慕容垂。隴頭流水等歌。三十六曲。

二十五曲。有歌有聲。十一曲。有歌。是時樂府。胡吹。舊曲。有。

大白。淨皇太子等。十四曲。唯淳于王。捉搦。東平。劉生。三曲。

有歌。十一曲。並亡。又有隔谷折楊柳。幽州馬客吟。慕容家。

自魯。企由谷。隴頭高陽王。樂人等歌。古辭。並存。唯木蘭一。

曲。不知起于何代也。

企喻歌。企喻歌。四曲。或云。後又有二句。頭毛。墜落。颯。揚。百。

谷口。把有。無人。收。接。企喻。本。北。歌。與。今。傳。者。小。異。四。曲。助。四。解。

男兒欲作健結伴。不須多鷄子。經天飛。羣雀兩向波。

放馬大澤中。草好馬着臄。音標。肥貌。牌子。鐵。兩。褶。音。兩。當。稱。褶。音。一。

鉞。與。矛。同。鶴。尾。條。

前行看後行。齊著鐵。兩。褶。前頭看後頭。齊著鐵。鉞。鉞。承。結。伴。言。即。

男兒可憐蟲。出門懷。憂。尸。喪。狹。谷。口。白。骨。無。人。收。

瑯琊王歌。瑯琊王歌。八曲。或云。陰。涼。下。又有二句。云。盛。冬。十。

公。按。留。書。載。記。廣。平。公。姬。劉。與。之。子。泓。之。弟。也。八。曲。四。解。

新買五尺刀。懸著中梁柱。一日三摩娑。劇于十五女。鍾。謹。云。讀。此。薄。不。近。情。事。

樂府

梁鼓角橫吹曲

八

瑯琊復瑯琊。瑯琊大道王。陽春二三月。單衫繡。兩。褶。

東山看西水。水流盤石間。公死姥更嫁。孤兒甚可憐。可。入。村。語。正是古華。

瑯琊復瑯琊。瑯琊大道王。鹿鳴思長草。愁人思故鄉。

長安十二門。光門宛妍雅。渭水從龍來。浮遊渭橋下。

瑯琊復瑯琊。女郎大道王。孟陽三四月。移鋪逐陰涼。

客行依主人。願得主人強。猛虎依溪山。願得松相長。譚。元。春。云。遊。地。主。續。之。情。長。抄。在。猛。虎。句。在。後。是。古。法。

鉅鹿公王歌。樂志曰。樂有鉅鹿公王歌。似是姚襄時歌。

愉音。可。快。馬。高。纏。繫。遙。知。身。是。龍。誰。能。騎。此。馬。唯。有。廣。平。公。

其詞華。有與此歌不同。三曲。並四解。

官家出遊雷大鼓細乘犢軍開後戶

車前女子年十五手彈琵琶玉節舞

鉅鹿公主殿照女皇帝陛下萬幾王

紫駟馬歌樂錄曰十五從軍征以下。是古詩。六曲曲四解。

燒火燒野田野駢飛上天童男娶寡婦壯女笑殺人。一笑兼有好。美觀壯女字。

高高山頭樹風吹葉落去一去數千里何當還故處。此首已下。自是一串。

十五從軍征八十始得歸道逢鄉里人家中有阿誰

遙看是君家松柏冢索索免從狗竇入雉從梁上飛。開明說。出慘現。慘中作。

中庭生旅穀井止生旅葵春穀持作飯旅葵持作羹。慘中作。

樂府 八 卷四 橫吹 樂 九

羹飯一時熟不知飴阿誰出門東向看泪落沾我衣。轉入真。慘去處。

黃淡思歌樂錄曰是音相思之思按李延年造橫吹曲二十。八解有黃單于不知與此同否。四曲曲四解。

歸歸黃淡思逐郎還去來歸歸黃淡百逐郎何處索

心中不能言復作車輪旋與郎相知時但恐傍人聞

江外何鬱拂能洲廣州出一作象牙作帆檣綠絲作幃緯

綠絲何處蕤逐郎還去來

地驅樂歌樂錄曰側制力以下八句是今歌有此曲。後云不可與力或云各自努力。四曲曲四解。

青青黃黃雀石頰唐棣殺野牛押殺野羊

擊羊入谷白羊在前老女不嫁闌地墜天老女情狀好笑。妙在真情不諱。

側制力力念君無極枕郎左臂隨郎轉側

摩將郎頸看郎顏色郎不念女不可與力。鍾惺云千態溫存。老女不辭此行。舞。

雀勞利歌一曲曲四解。

雨雪霏霏雀勞利長嘴飽滿短嘴饑

慕容垂歌晉書載之曰慕容垂本名曷孫以識龍乃去夫以。垂為名慕容為爵號封垂為吳王從鎮信都太元。八年自稱燕王。三曲曲四解。

慕容舉牆視吳軍無邊听我身分日當枉殺牆外漢

慕容愁憤憤燒香作佛會願作牆裏鶯高飛出牆外

慕容出牆望吳軍無邊听咄我臣諸佐此事可悅歎

樂府 八 卷四 橫吹 樂 十

隴頭流水歌樂錄曰樂府有此歌曲。多于此。三曲曲四解。

隴頭流水流離西下令我一身飄然曠野

西上隴阪羊腸九回山高谷深不覺脚酸

手攀弱枝足踏弱泥鍾惺云二語漢樂府妙境。二弱字。用重。鍾惺云二語漢樂府妙境。二弱字。用重。鍾惺云二語漢樂府妙境。二弱字。用重。

隔谷歌樂錄曰前云無飛樂工有詞如此。二曲。

兄在城中弟在外弓無弦箭無括食糧之盡若為活救我來救我

來郭本止。此一。

兄為俘虜受困辱骨露力疲食不足弟為官吏馬食粟何惜錢刀

來我贖不作答豈道。是真情語。

淳于王歌 二曲

蕭蕭河中有。育熟須含黃。獨坐空房中。思我百媚郎。百媚在城外。千媚在中央。但使心相念。高城何所妨。

地驅樂歌 樂錄曰與前曲不同 一曲

月明光。光星露。墜欲來。不來早。語我。妙少得妙。

東平劉生歌 一曲

東平劉生安。東子樹木稀。屋裏無人看阿誰。

紫驕馬歌 樂錄曰與前曲不同

獨柯不成樹。獨樹不成林。念郎錦襦襜。恒長不忘心。

樂府

八家詞 橫吹 樂

七

捉搦歌 四曲

粟穀難春付石臼。做衣難護付巧娘。男兒千面飽人手。劫世名言

小勇。老女不嫁。只生口。比踏地喚天又好笑

誰家女子能行步。反著袂。禪后裙。露天生男女。共一處。願得兩個成翁媪。

華陰山頭百丈井。下有流水徹骨冷。可憐女子能照影。不見其餘見斜領。不見其餘有無限情想。鍾

黃桑拓履蒲子履。中央有絲兩頭繫。小憐母大憐婿。何不早嫁。

論家計。此句中當作轉鐘。此句當作一順看。

同前 張祐

門上關。牆上棘。窻中女子聲唧唧。洛陽大道徒自直。女子心在婆舍側。鳴鳴籠鳥觸四隅。養男娶婦。嬾養女。嫁夫阿婆六十翁。七十不知女子長。日泣。從他嫁去無悒悒。遙看五津河。楊柳鬱婆娑。

我是虜家兒。不解漢兒歌。更無深意。音節自古。

健兒須快馬。快馬須健兒。毘跋黃塵下。然後別雄雌。毘跋音別。在

幽州馬客吟歌辭 五曲

愉一作馬常苦瘦。勦兒常苦貧。黃禾起羸馬。有錢始作人。貧士骨瘦

焚燧帳中燭。燭滅不久停。盛時不作樂。春花不重生。

樂府

八家詞 橫吹 樂

七

南山自言高。只與北山齊。女兒自言好。故入郎君懷。

郎著紫袴褶。女著綠袂裙。男女共燕遊。黃花生後園。

黃花鬱金色。綠蛇銜珠丹。辭謝床上女。還我十指銀。

折楊柳枝歌 四曲

上馬不捉鞭。反拗楊柳枝。下馬吹長笛。愁殺行客兒。稍文雅一字不從

門前一株棗。歲歲不知老。阿婆不嫁女。那得孫兒抱。

救救何力力。女子啼窻織。不聞機杼聲。只聞女歎息。

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阿婆許嫁女。今年無消息。無消息。語意不吐。得相與。不以爲異。此二曲取木蘭歌。或作短章。而章法意義。已不同。



慕容自營企谷由歌一作由谷

郎在十重樓。女在九重閣。郎非黃鸝子。那得中雀。

隴頭歌

隴頭流水。流離山下。念吾一身。飄然曠野。

朝發欣城。暮宿隴頭。寒不能語。舌卷入喉。似雙氏語。然異

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送望秦川。心肝斷絕。

高陽樂人歌樂錄曰。魏高陽樂人所作也。又有白鼻騮。蓋出于此。

可憐白鼻騮。相將入酒家。無錢但共飲。晝地作交賒。

何處謀胡觴。來兩頰色如火。自有桃花容。莫言人勸我。問荅用筆古。

樂府

木蘭詞 橫吹 果

七

白鼻騮溫子昇

少年多好事。攬轡向西都。相逢狹斜路。駐馬詣當壚。

同前 李白

銀鞍白鼻騮。綠池障泥錦。細雨春風花。落時揮鞭且就胡姬飲。

同前 張祐

爲底胡姬酒。長來白鼻騮。橋邊拋水上。郎意在浮花。

雍臺 吳坊

雍臺十二樓。樓樓鬱相望。隴回一作飛狐口。白日盡無光。

木蘭詩樂錄曰。木蘭不知名。浙江西道。觀察使兼御史中丞。元甫續附入。按木蘭。許作男子。代父征行。其詞最

苦相和曲。有度湖山。亦祖篇中。關山度若飛之意。皆言爲別云。

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不聞機杼聲。唯聞女歎息。問女何所思。

問女何所憶。女亦無所思。女亦無所憶。昨夜見軍帖。可汗大

點兵。軍書十二卷。卷卷有爺名。質得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願

爲市鞍馬。從此替爺征。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

市買長鞭。旦一作朝辭爺孃去。暮宿黃河邊。不聞爺孃喚女聲。但聞

黃河流水。鳴濺濺。旦辭黃河去。暮至黑山頭。不聞爺孃喚女聲。但

聞燕山胡騎。嗚啾啾。兩行忽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

柝。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成壯士。十年歸。數語忽歸來見天子。天

樂府

木蘭詞 橫吹 果

七

子坐明堂。策勳十二轉。賞賜一作賜物百千疆。可汗問所欲。木蘭不用

尚書郎。一作欲與木蘭願借明駝千里足。送兒還故鄉。爺孃聞女

來。出郭相扶將。阿姊聞妹來。當戶理紅妝。小弟聞姊來。補出阿磨

刀霍霍。向豬羊。開我東閣門。坐我西間牀。脫我戰時袍。著我舊時

裳。當窗理雲鬢。挂鏡帖花黃。出門看火伴。火伴皆驚忙。同行十二

年。不知木蘭是女郎。每問七字句。覺有體勢。雄兔脚撲朔。雌兔眼迷離。雙

兩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橫吹曲 江總

蕭聲鳳臺曲。洞吹龍鍾管。鐘銘漢陽。柝怒抑胡笳斷。 四卷終

樂府英華目錄

卷五

相和歌辭

相和六引

登樓引 古辭

商引 沈約

徵引 沈約

相和十五曲

氣出唱 魏武帝。三首

江南 古辭

江南曲 丁仙芝

又 陸龜蒙。五解

度關山 魏武帝

東光 古辭

薤露 古辭

又 曹植

蒿里 古辭

對酒 魏武帝

官引 沈約

角引 沈約

羽引 沈約

精列 魏武帝

又 梁簡文帝

又 李益

又 張正見

十五 魏文帝

又 魏武帝

惟漢行 曹植

又 魏武帝

又 范雲

鷓鴣 古辭

鳥生 古辭

城上烏 吳均

平度東 古辭

陌上桑 古辭

日出東南隅行 陸機

吟歎曲

大雅吟 石崇

王昭君 鮑照

樂府 八卷五目錄

昭君歎 范靜婦 沈氏

楚妃怨 張籍

四弦曲

蜀國弦 李賀

平調曲

長歌行 古辭

又 魏文帝

短歌行 魏武帝

又 魏文帝

鷓鴣高樹顛 梁簡文帝

鳥生八九子 劉孝威

又 朱超

又 曹植

又 魏武帝

日出行 蕭綸

王明君 石崇

明君詞 王偃

楚妃歎 石崇

王子喬 古辭

又 古辭

又 魏文帝

又 魏武帝

又 陸機

又顧况○二首  
銅雀臺張正見

銅雀妓謝朓  
又陸機

猛虎行魏文帝  
又陸機

雙桐生空井梁簡文帝  
又釋齊已

君子行古辭  
又釋齊已

燕歌行魏文帝○二首  
從軍行樂

從軍五更轉伏知道  
從軍苦樂行李益

鞠歌行陸機

清調曲  
樂府  
卷五 目錄  
三

苦寒行魏武帝  
又曹植○二首

豫章行陸機  
又曹植○二首

豫章行苦相篇傅玄  
又陸機

董逃行古辭  
又陸機

相逢行古辭  
又陸機

長安有秋斜行古辭  
又陸機

三婦飽詩王筠  
又陸機

塘上行魏武帝  
又陸機

游生行浮萍篇  
曹植

秋胡行魏武帝○二首  
又傅玄

惡調曲  
善哉行古辭  
又魏武帝○二首

又魏文帝○四首  
又魏明帝○二首

當來日大難曹植  
又梁簡文帝

隴西行古辭  
又魏武帝

步出夏門行古辭  
又魏武帝

又魏明帝  
折楊柳行古辭  
又謝靈運

樂府  
卷五 目錄  
四

西門行古辭  
順東西門行陸機

東門行古辭  
又鮑照

却東西門行魏武帝  
又陳琳

飲馬長城窟行古辭  
又陳琳

泛舟橫大江梁簡文帝  
又釋賈休

上留田行魏文帝  
又釋賈休

新城安樂官行梁簡文帝  
掃病行古辭

孤兒行古辭  
放歌行鮑照

野田黃雀行曹植○二首

鴈門太守行 古辭

又 梁簡文帝

肥歌何守行 古辭

又 魏文帝

肥歌行 古辭

煌煌京洛行 魏文帝

又 鮑照

又 戴嵩

門有萬里客 曹植

門有單馬客行 陸機

日重光行 陸機

月上重輪 魏文帝

蜀道難 梁簡文帝

權歌行 魏明帝

又 陸機

樂府

入卷五目錄

五

又 梁簡文帝

蒲坂行 陸機

胡無人行 傅亮

楚調曲

白頭吟 古辭

又 鮑照

次絕詞 元稹

泰山吟 陸機

梁甫吟 曹植

泰山梁甫行 曹植

東武吟 陸機

怨詩行 古辭

又 曹植

怨歌行 班婕妤

又 曹植

又 梁簡文帝

班婕妤 陸機

長門怨 柳惲

大田

滿歌行 古辭

卷五目錄終

入卷五目錄

六

吳江顧有孝茂倫纂錄

同學諸子參訂

相和歌辭

宋書樂志曰相和漢舊曲也絲竹更相和執節者歌本一部魏明帝分爲二其後晉荀勗又採舊辭施用於世謂之清商三調歌詩卽沈約所謂依絃管金石造歌以被之者也唐書樂志云平調清調瑟調皆周房中曲之遺聲漢世

樂府

相和

謂之三調又有楚調漢房中樂也與前三調總謂之相和調晉書樂志曰凡樂章古辭存者並漢世街陌謠諠江南可採蓮易生八九子白頭吟之屬其後漸被于絃管卽相和諸曲是魏晉之世相承用之永嘉之亂五都淪覆中朝舊音散落江左後魏孝文宣武用師淮漢收其所獲南音謂之清商樂相和諸曲亦在焉所謂清商正聲相和五調伎也凡諸調歌詞並以一章爲一解古今樂錄曰儉歌以一句爲一解中國以一章爲一解王僧虔錄云古曰章今曰解解有多少當是先詩而後聲詩敘事聲成文必使志

相和六引

張永技錄相和有四引曰瑟篪曰商引曰徵引曰羽引古

樂府

相和六引

六引其宮引角引二曲闕宋惟瑟篪引有詞三引有歌聲而辭不傳梁具五引有歌有辭凡相和其器有笙篳篥瑟瑟琵琶琴七種

瑟篪引一曰公無渡河古今注曰瑟篪引者朝辭津辛衛里被髮喪壘亂流而渡其妻隨而止之不及遂墮河而死于是被髮喪壘而歌曰公無渡河云云解甚悽愴而終亦校于而死于高堤以語麗玉麗玉傷之乃引瑟篪而寫其聲聞者莫不墮淚飲泣麗玉以其向傳鄰女麗容名曰瑟篪引又有瑟篪不詳所處大器

公無渡河公竟渡河而成當奈公何 唐人樓頌無盡 唐于主慮後人用樂府爲題直當代其人而無辭如公無渡河項作妻止其夫之向太白草成失之世不探爲待鶴

宮引 沈約○隋樂志曰梁有相和五引三朝第一奏之類也

之月今所謂孟春其音角也○唐樂志曰五郊迎氣于五郊降神矣

八音資始君五聲與比和樂感百神優游律呂被咸英

商引

司秋紀兌奏西音激揚鍾石和瑟琴風流福被樂情情

角引

萌生觸發歲在春咸池始奏德尚仁恣懣以息和且均

徵引

執術司事宅離方滔滔夏日火德昌八音侑樂樂無疆

樂府

八卷五相和六引

三

羽引

去英紀運冬水折物為音本和且悅窮高測深長無絕

相和十五曲

樂錄曰張永元嘉枝錄相和有十五曲曰氣出唱曰精列

曰江南曰度關山曰東光曰十五日薤露曰蒿里曰觀歌

曰對酒曰鷄鳴曰鳥生曰平陵東曰東門曰陌上桑十三

曲有辭氣出唱精列度關山薤露蒿里對酒並魏武帝詞

十五文帝詞江南東光鷄鳴鳥生平陵東陌上桑並古詞

是也觀歌東門皆無其詞古有十七曲其武陵鷓鴣二曲

七

氣出唱 魏武帝○亦曰惟乾○此言愛養其氣則精神

駕六龍乘風而行行四海外路下之八邦歷登高山臨谿谷乘雲

而行行四海外東到泰山仙人玉女下來遊遊驂駕六龍飲玉漿

河水盡不東流解愁腹飲玉漿奉持行東到蓬萊山上至天之門

玉闕下引見得入赤松相對四面顧望正惶惶開玉心正典其氣

百道至傳告無窮閉其口但當愛氣壽萬年東到海與天連神仙

之道出窮入冥常尊尊之心恬澹無所悞欲閉門坐自守天與期

氣願得神之人乘駕雲車驂駕白鹿上到天之門來賜神之藥跪

樂府

八卷五相和十五曲

四

受之敬神齊當如此道自來

華陰山自以為大高百丈浮雲為之蓋仙人欲來出隨風列之雨

吹我洞簫鼓瑟琴何閭閻酒與歌戲今日相樂誠為樂玉女起起

舞移數時鼓吹一何嘈嘈從西北來時仙道多駕烟乘雲駕龍轡

何旂旆遊遊八極乃到崑崙之山西王母側神仙金止玉停來者

為誰赤松王喬乃德旋之門乘共飲食到黃昏多駕合坐萬歲長

宜子孫

遊君山甚為真磳磳碎磳爾自為神乃到王母臺金階玉為堂芝

草生殿傍東西廂容滿堂王人當行觴坐者長壽遠何火長樂甫

始宜孫子長願王人增年與相守

魏武帝。言願駕鸞龍。遊昆侖者。其精神之烈也。若有生之身。則有終期。雖謂元大禹。不免征落而填丘也。

厥初生造化之陶物莫不有終期莫不有終期聖賢不能免何為

懷此憂願鸞龍之駕思想崑崙居思想崑崙居見欺于迂怪志意

在蓬萊志意在蓬萊周孔聖但落會稽以墳丘會稽以墳丘陶陶

誰能度君子以弗憂年之暮奈何時遇時來微

江南。蓋美芳辰。麗景。遊得時。若采蘭。文桂。概。脫。應。炭。遊。戲。也。按。梁。武。作。江。南。弄。以。代。西。廂。有。林。蓮。林。菱。蓋。出。于。此。古。辭。為。五。解。云。

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與戲蓮葉間與戲蓮葉東與戲蓮葉西

樂府 卷五 相和十五曲 五

與戲蓮葉南與戲蓮葉北

齊。梁。丁。冬。寒。雜。然。

桂。概。脫。應。旋。屋。岸。扣。輕。舫。紫。荷。攀。釣。鯉。銀。管。抑。短。蓮。人。歸。浦。以。船

那得久回船

言。不。耐。其。回。船。之。久。也。情。景。俱。盡。出。

長于斜路北近浦是兒家有意來相訪明朝出浣紗

發向橫塘口船前值急流知郎醫時意且請擺船頭

昨取逗南陵風聲波浪阻入浦不逢人歸家誰信女

木曉已成粧乘潮意茫茫因從京口渡使報邵陵王

始下芙蓉樓言發瑯琊岸急為打船開惡許傍人見

各有一意。極其輕俏。

嫁得瞿塘買朝朝誤妾期早知潮有信嫁與弄潮兒

奇特。

與戲蓮葉間參差隱葉扇鴉鵲鴉鵲窺嫩澗無因見

與戲蓮葉東初霞射紅尾傍臨謝山側恰值清風起

與戲蓮葉西盤盤舞波急潛衣曲斫涼正對斜光入

與戲蓮葉南歌危午烟疊光搖越鳥巢影亂吳娃楫

與戲蓮葉北澄陽動微漣回看帝子渚稍背郎君船

樂府 卷五 相和十五曲 本

度關山

魏武帝。魏樂奏武帝詞。言人君當自勤苦。省方。勸。民。輕。刑。薄。賦。也。餘。作。者。但。叙。征。人。行。役。之。思。焉。

天地間人為貴立君牧民為之軌則車轍馬跡經緯四極黜陟幽

明黎庶繁息於燥賢聖總統邦域封建五爵并田刑獄有堵丹書

無普赦贖舉陶甬侯何有失職嗟哉後世皮制易律勞民為君

賦其力一語悉 奔漆食器畔者十國不及唐堯采椽不斲

所忽世嘆伯夷飲以屬俗侈思之大儉為其德許由推讓豈有訟

曲業愛尚同躐者為賦

同前 張正月

關山度曉月劍客遠從征雲中出迴陣天外落奇兵

偃去節。樹倒。碍懸旌。沙揚。折坂。暗雲。積榆。關明。明暗俱馬倦時街。  
草人疲。屢看城寒。龍胡。始。空林。漢鼓。鳴。還聽。嗚咽。水併。切斷。腸。

東光 枝錄云。東光。猶但。其。無音。宋。繼。造。其。歌。聲。

東光平。蒼梧何不平。蒼梧多。腐粟。無益。諸軍糧。諸軍遊蕩。子早行。  
多悲傷。只一語。點。意。悲。涼。在。日。

十五 魏文帝。樂錄。曰。十五。歌。文。帝。詞。後。解。歌。瑟。胡。西。山。一。何。高。彭。祖。稱。七。百。篇。詞。在。瑟。調。

登山而遠望。谿谷多。所有。梗。柎。千。餘。尺。衆。草。之。盛。茂。華。葉。耀。人。目。  
五色難可紀。雉。鷓。山。鷄。鳴。虎。嘯。谷。風。起。號。罷。當。我。道。狂。顛。動。牙。齒。

樂府

人卷五 相和十五曲 七

雄露 雄露。謂。里。並。喪。歌。本。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爲。鬼。歸。于。蒿。里。至。漢。武。時。李。延。年。分。爲。二。曲。雄。露。送。王。公。賈。人。蒿。里。送。上。大。人。視。極。者。歌。之。亦。謂。之。挽。歌。魏。武。帝。雄。露。行。曰。惟。漢。二。十。一。世。所。任。誠。不。浪。買。植。又。作。惟。漢。行。也。

建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復落。人从一去何時歸。  
同前 魏武帝

惟漢二十二世。所任誠不真。沐猴而冠。帶知小而謀疆。猶豫不敢。  
斷。因狩執君王。白虹爲貫日。已亦先受殃。賊臣執國柄。殺王滅宇。  
京。蕩復帝基業。宗廟以燔喪。播越西遷。移號泣而且行。瞻彼洛城。  
郭。微子爲哀傷。

同前 曹植。救。建。露。爲。天。地。無。終。極。

天地無窮極。陰陽轉相因人居。一世間。忽若風吹塵。願得展功勤。  
輸力于明君。懷此王佐才。慷慨獨不羣。鱗介尊神龍。走獸宗麒麟。  
五獸。豈知德。何況于士人。孔氏刪詩書。王業粲已成。一作。騁我徑。  
寸翰。流藻。垂華芬。倦。倦。忠。憫。

惟漢行 曹植。出。魏。武。救。建。露。歌。

太極定二儀。清濁始以形。三光炤八極。天道甚著明。爲人立君長。  
欲以遂其生。行仁章以瑞。變故誠驕盈。神高而聽卑。報若響應聲。  
明主敬細微。木。領。三。季。齊。天。經。二。皇。禰。至。化。盛。哉。唐。虞。庭。禹。湯。繼。

樂府

人卷五 相和十五曲 八

厥德周亦致。太平在肯懷。帝時日。長不敢寧。濟濟在公朝。萬載馳。  
其名。

蒿里

蒿里誰家地。聚歛。竟。無。賢。愚。聚歛。字。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  
得少踟躕。不。說。着。田。橫。一。字。竟。則。傷。心。矣。不。說。更。自。深。

同前 魏武帝。唯。傷。兵。卒。死。亡。

關東有義士。典兵討羣凶。初期會孟津。乃心在咸陽。軍合力不齊。  
躊躇而厲行。其列使人爭。嗣還自相戕。淮南弟。孫。競。列。置。于。北。方。  
鏡。甲。生。穢。風。萬。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雜。鳴。生。民。百。遺。一。



念之斷人勝詞氣憤

對酒魏武帝。其言言王者德澤廣被。政理人和。萬物咸遂。若梁。劉則言。世實為樂。勿復名。自欺。

對酒歌太平時。吏不呼門。樂下。向諸坊。王者賢且明。宰相股肱

皆忠良。咸禮讓。民無所爭訟。三年耕有九年儲。倉穀滿盈。班白不

負戴。雨澤如此。百穀用成。却走馬以糞其上。田爵公侯伯子男。咸

愛其民。以黜陟幽明。子餐有若父。與兄犯禮法。輕重隨其刑。路無

拾遺之私。因固空虛。冬節不斷人。耄耋皆得以壽終。恩德廣及草

木昆蟲。王道根本。次第了了。明中。是真矣。雖見地。非作假冒語也。

同前梁范雲

樂府

八卷五 相和十五曲

九

對酒心自足。故人來共持。方悅羅衿解。誰念髮成絲。狗往良為達

求名本自欺。迨君當歌日。及我傾尊時。有張季

鷄鳴初言天下。方太平。次言黃金為門。白玉為堂。置酒作倡。樂為樂方。兄弟三人。近侍榮耀。道路與相。連路間行。同終言。桃。而李。喻兄弟。當相。表裏。若劉孝威。鷄。鳴。魚。味。鷄。又有。務。鳴。高。樹。鷄。鳴。皆。出。于此。

鷄鳴高樹顛。狗吠溪宮中。蕩子何所之。天下方太平。刑法非有貸

柔協正。亂名黃金為君門。碧玉為軒堂。上有雙尊酒。作使邯鄲侶

作使二字。寫劉王碧青鏡。後出郭門。王舍後有方池。池中雙鴛鴦。出蕩子行徑。

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鳴聲何啾啾。聞我或謂東廂兄弟四

五人皆為侍中郎。五日一時來。富貴得觀者滿路。黃金絡馬頭。

何煌煌。桃生露井上。李樹生桃傍。虫來齧桃根。李樹代松價

欲得桃李有意。象有樹木身相代。兄弟還相忘。說至此。非惟勢利。思情一代。字尤可嘆。之。雖然。詩紀以為前後解。無著落。骨肉亦無。用處。矣。千載而下。誦之。默然。不相屬。益采詩入樂。合而成章。抑錯簡。奈誤也。

鷄鳴高樹顛梁簡文帝

碧玉好名倡。夫婿侍中郎。桃花全覆井。金門半隱堂。時欣一來下

復比雙鸞。鸞鳴天尚早。東鳥定未光。

鳥生解題曰。古詞言鳥母子。不在南山。崑石。間。而來。為秦氏。人。得。而。烹。之。則。壽。命。存。在。定。分。久。生。何。待。前。後。也。若。劉。孝。威。咏。鳥。而。已。又有。故。上。鳥。蓋。出。于此。鄭。樵。以為。為。成。應。者。

鳥生八九子。端坐秦氏桂樹間。啾啾我秦氏家。有遊遊蕩子上

用睢陽。擲蘇合彈。左手持疆。彈。兩丸。出入鳥東西。啾我一丸。即發

中鳥身。鳥欲覓。飛揚上天。阿母生鳥子時。乃在南山崑石間。啾

我人民安。知鳥子處。蹊徑窈窕安從通。白鹿乃在上林西苑中。忽

數射工。尚復得。白鹿脯。嗜我黃鵠。摩天極高飛。役官尚復得烹煮

之鯉魚。乃在洛水溪深中。釣鈞尚得鯉魚口。嗜我人。生。各各有

壽命。歛生。何須復道前後。只結語。出正意。

鳥生八九子劉孝威

城上鳥。一生九雜。枝輕巢本狹。風多葉早枯。毳毛不自煖。張羽

疆相呼金柝嚴兮翠樓蕭壁光兮椒泥馨虞機衡綱不得猜  
野閒宿羽成翻備谷西東丁年賦命有窮通言到窮通定味不見  
高飛帝輦側遠託日輪中尙逢王吉箭猶嬰夏羿弓豈知變彩故  
燕貨入夢祚昭公留聲表師退集幕示營空靈臺已鑄像流蕤時  
候風詞多

城上鳥吳均

鳴鳴城上鳥翻翻尾畢遶凡生八九子夜夜啼相呼質微知慮少  
體賤毛衣麤陛下三萬歲臣至執金吾

樂府

卷五 相和十五曲

七

同前 未起

朝飛集帝城猶帶夜啼聲近日毛雖煖聞弦心尙驚

平陵東漢翟義門人所作也翟義丞相方進之少子字文仲  
為東都太守以王莽篡漢莽兵誅之不克見宮門人

平陵東松柏桐不知何人劫義公劫義公在高堂下交錢伯萬兩  
走馬兩走馬亦誠難願見追吏心中惻心中惻血出漉歸告我家  
賣黃犢

同前 曹植。止言神仙事。

閨閣開天衢通被戎羽衣乘飛龍乘飛龍與仙芝東上蓬萊採靈

芝霧芝採之可服命年若王父無終極

陌上桑

越王家令羅敷出採桑于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  
置酒欲奪之羅敷辭等作陌上桑以自明乃止按歌辭盛  
誇其夫古詞始同而末異又有採桑亦出于此○鄭德日  
陌上桑有二此則為羅敷也別有秋朝行李與此同亦名  
陌上桑致後人差互如王筠云秋朝方倚馬羅敷未滿筐  
蓋合為一事也或言待中郎與舊說不同然待中郎漢官  
恐仁初寫家令後  
為漢待中郎也

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羅敷喜蠶桑  
採桑城南隅青絲為籠係桂枝為籠鉤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  
細綺為下裙紫綺為上襦行者見羅敷下擔持髻鬋情態少年見

樂府

卷五 相和十五曲

七

同前 未起

羅敷脫帽著幘頭耕者忘其犁鋤者忘其鋤來歸相怒怨但坐觀  
羅敷一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使君遣吏往問是誰家姝秦氏

有好女自名為羅敷羅敷年幾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頗有餘使君  
謝羅敷寧可共載不羅敷前致辭使君一何愚愚字畫使君自有

婦自有婦三羅敷自有夫二東方千餘騎夫婿居上頭何用識夫

俯白馬從驪駒青絲繫馬尾黃金絡馬頭腰中鹿盧劍可直千萬

餘十五府小史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為人潔白

昔髮兼頗有發盈盈公府步再冉府中趨坐中數千人皆言夫何

殊一解只誇夫能不對使君何必云不樂宋

汪爾爾○全詩俱作風聲何當發猶潔麗

同前 魏武帝。止言神仙事。

駕虹霓乘赤雲。登彼九疑歷玉門。濟天漢。至昆侖。見西王母。謁東君。交赤松。及羨門。受要秘道愛精神。至道不食芝英。飲醴泉。柱杖桂枝。佩秋蘭。絕人事。遊渾元。若疾風。遊歛飄。昇未移。行數千壽如南山。不忘怨。

日出東南隅行 陸機。但歌佳人好會與古詞始同末異。

扶桑升朝暉。照此高臺端。高臺多妖麗。瀟房出清顏。淑貌耀白日。惠心清且閑。美目揚玉澤。蛾眉象翠翰。鮮膚一何潤。秀色若可餐。窮寬多容儀。婉媚巧笑言。本邑。莫春春服成。絮絮綺與純。金雀垂

樂府 入卷五 相和十五曲 主

藻。翹瓊瑤結瑤璫。甄原。方駕揚清塵。濯足浴水瀾。藹藹風雲會。佳人一何繁。南崖克羅幘。北渚盈軒軒。清川合滌景。高岫被華舟。日暮復獲芳。袖揮冷。冷纖指彈。悲歌吐清響。雅韻播幽蘭。丹唇含九秋。妍迹凌七盤。赴曲迅驚鴻。蹈節如集鸞。綺態隨顏變。沈姿無定源。俯仰紛阿那。顧步咸可憐。遺芳結飛感。浮景映清湍。音態。治容不足詠春遊。良可嘆。

日出行 蕭若。

昏昏隱連霧。團團乘陣雲。正值秦樓女。含嬌酬使君。合嬌不誠。羅敷本已。

吟歡曲

張永枝錄有吟歡四曲曰大雅吟曰王明君曰楚妃歎曰王子喬其大雅吟王明君楚妃歎並石崇辭王子喬古辭王明君一曲今有歌大雅吟楚妃歎二曲今無能歌者古有八曲其小雅吟蜀黍頭楚王吟東武吟缺

大雅吟 石崇。

堂堂太祖淵知其量仁格宇宙義風遐暢敢土萬里志在翼亮三分有二周文是尚於穆武王奕世載聰欽明冲默文思允恭武則不猛化則時雍庭有儀鳳郊有遊龍啟路千里萬國率從蕩清吳會其合乃同百姓仰德良史書功超越三代唐虞比蹤體面。

樂府 入卷五 相和外歌曲 主

王明君 石崇。一日王昭君西京雜記曰元帝時後官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其形貌圖者幸其人皆賂畫工昭君自恃容貌獨不肯與乃醜圖之後匈奴入朝求美人為國氏帝按圖以昭君行及入殿光彩射人帝悔之而名籍已定方重信于外國遂不更入乃窮索其車畫工毛延壽等夫市漢人辨昭君遠嫁為作歌詩始武帝以江都王姬女網君為公主嫁匈奴王今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恩其送昭君亦然晉文帝臨別故晉人改為昭君石崇有妓曰綠珠善歌舞以此曲教之而自製王明君歌其文悉雅我本漢家子是也謝布送果論曰平朝明君三十六拍胡胡明君二十六拍清胡明君十三拍開弦明君一十九拍九有七拍果集曰朝胡明君十四拍杜環明君二十一拍九有七拍果集曰朝胡明君四乘有上舞下

我本漢家子將適匈奴庭辭決未及終前驅已抗旌僕御涕流離。賦馬悲且鳴。傷及僕馬哀。轡傷五內。泣泪沾朱纓。行行日已遠。送

造向奴城延我于宵廬。加我開氏名。殊類非所安。雖貴非所榮。父子見陵辱。對之慙且驚。殺身良不易。默默以苟生。遺屬抑而不死。苟生亦何耶。積思常憤盈。願假飛鴻翼。棄之以遐征。飛鴻不我顧。佇立以屏營。昔爲匣中玉。今爲箠上英。朝華不足嘉。牛與秋草并。傳語後世人。遠嫁難爲情。不傳語可知。傳語更親灼。矣。如此收語。甚無愛。

王昭君 鮑照

既事轉蓬遠。心隨鴈路絕。霜鞞且夕驚。邊笳中夜咽。愈相聞。

明君詞 王儼

北望單于日。半斜明君馬上泣。胡沙一襲。泪滴黃河水。應得東流。

入漢家 魏巧

昭君歎 梁范靜婦沈氏

早信丹青巧。重貨洛陽師。千金買彈鬢。百萬寫蛾眉。一切遇合。如是觀。

楚妃歎 止。楚妃楚莊王夫人。王將狩。獵單于。楚妃泣。不笑。之曰。妾充後宮十二年。而所遇者九人。虞丘子相楚十年。而所遇者非其子孫。則族昆弟。未聞進賢退不肖。于于是以孫叔敖爲令尹。三年而莊王以仇雠。殺楚起七期。楚妃且莫。嘆明非。近也。謝希遠。琴論有楚妃歎七期。

蕩湯大起。跨土萬里。北據方城。南接交趾。西撫巴漢。東被海濼。五侯九伯。是疆是里。矯矯莊王。直說莊。淵淳岳峙。見旒垂。河克嶺塞。耳輜光載。雁潛默亦已。內委樊姬。外任孫子。平。猗猗樊姬。即核體。

道履信既紬。虞丘九女是進。杜絕邪佞。廣啟令胤。割歡抑寵。居之不吝。不吝實難。可謂知幾。化自近始。著于閨闈。光佐伯業。邁德揚威。群后刻碑。式騰洪規。管彼江海。百川咸歸。萬邦作歌。身沒名飛。

楚妃怨 張籍

梧桐葉下黃金井。橫架曉驢牽素纆。美人初起天未明。手拂銀餅。

秋水冷

王子喬 王子喬者。開靈王太子。平也。好吹笙。作鳳鳴。游伊洛。于山上。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于緱氏山。頭至時。果乘白鶴。駐山頭。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

王子喬參駕白鹿雲中遊。參駕白鹿雲中遊。遊來王子喬參駕。

白鹿上至雲。戲游遊上建。適陰廣里。踐近高。結仙宮。過謁三台東。遊四海五岳。上過蓬萊紫雲臺。三王五帝不足令。令我聖朝應太平。養民若子。事父明。當究天祿永康寧。玉女羅坐吹笛簫。慶行人遊入極。嗚吐听。福翔殿側。聖王享萬年。悲吟皇帝延壽命。

四弦曲

技錄有四弦一曲。蜀國四弦是也。居相和之末。三調之首。古有四曲。其張女四弦。李延年四弦。嚴州四弦。三曲。蜀國弦 李賀

楓香晚華靜。錦水南山影。驚石墮猿哀。行雲愁半嶺。涼月生秋浦。

王沙鱗鱗光誰家紅泪客不忍過瞿塘

平調曲

郭茂倩曰王僧虔技錄平調有七曲曰長歌行短歌行狂  
虎行君子行燕歌行從軍行鞠歌行荀氏所載十二曲傳  
者五曲武帝周西對酒文帝你騰並短歌行文帝秋風別  
日並燕歌行是也其七曲今不傳其器有笙笛篳篥琴  
琵琶七種歌弦六部張永錄曰未歌之前有八部弦四器  
俱作在高下遊弄之後凡三調歌弦一部竟輒作送歌弦  
今用器又有大歌弦一曲歌大婦織綺羅不在歌數唯平

樂府

卷五 相和平調曲

七

調有之即清調相逢狹路間道隘不容車篇後章有大婦  
織綺羅中婦織流黃是也張錄云非管弦音聲所寄似是  
命笛理絃之餘王錄所無也亦謂之三婦艷詩

長歌行郭茂倩曰長句曰長歌短歌言人壽命長短各有定  
云短歌微吟不能長古詩云長歌正激烈魏武帝燕歌行  
歌短歌然則歌聲有長短其古詩命也

青丘國中蔡朝露待日睇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常恐秋節至  
坻黃華葉衰百川東到海何時復西歸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

真古詩不賦其代此古  
人之待時猶來之待日也  
又嚴滄浪云運前一首郭茂倩有百餘  
又嚴滄浪山上平以詩其義不同當別是一

仙人騎白鹿髮短耳何長  
燕我上太華攬芝獲赤幢  
來到主人門  
秦藥一玉箱  
主人服此藥身體何康強  
髮白復更黑延年壽命長  
宮宮山上亭皎皎雲間星  
遠望使心思遊子戀所生  
駝車山北門  
遙觀洛陽城  
凱風吹長棘  
天天枝葉傾  
黃鳥飛相追  
啾啾弄音聲  
竚立望西河  
泣下沾羅纓

同前四解魏文帝新改奏文帝所賦言仙道洪蒙不  
可測如吐膏亦松過怪難信當體聖道而已

西山亦何高高高垂無極  
上有兩仙僮不飲亦不食  
與我一丸藥  
光耀有五色彩服藥四五  
日身體生羽翼輕舉乘浮雲  
倏忽行萬  
億流覽觀四海茫茫非所  
識彭祖稱七百悠悠安可  
原老聃適

樂府

卷五 相和平調曲

六

西戎于今竟不還  
玉喬假虛詞赤松垂空言  
三達人謂真偽愚天  
行妄傳追念往古事  
憤憤千萬端  
百家多迂怪聖道我所觀  
西解  
又編入亦  
魏行

輒艷篇曹植曰解題曰植擬長歌行為輒艷艷亦作輒長  
魏志曹植無艷字玉篇艷從旦市濱切與輒同與似  
魏志

輒艷遊瀆潦不知江海流  
燕雀戲藩柴安識鴻鵠遊  
五事此誠明  
大德固無倚駕言登五岳  
然後小陵丘俯觀上路人  
執利唯是謀  
讐高念皇家遠懷柔九州  
撫劍而雷音猛氣縱橫浮  
泛泊徒傲激  
誰知壯士憂自處

短歌行

魏武帝對酒當歌士對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時可掇。相思之心如明月憂從中來不可斷絕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濶談讌心念舊恩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悲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世本誤其文至奇矣又至細至厚英雄驍雅千古一人

同前 魏武帝

周西伯昌懷此聖德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修奉貢獻臣節不墜崇

樂府 卷五 相和乎朝歌 五

侯諶之是以拘繫解後見赦原賜之斧鉞得使征伐為仲尼所稱逮及德行猶奉事殷論叙其美解齊桓之功為伯之首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車正而不論其德傳稱孔子所歎并稱夷吾民受其恩賜與廟解命無下拜小自不敢爾天威在顏咫尺解晉文亦伯躬奉天王受賜珪璜和地彤弓盧弓矢干虎賁三百人解威服諸侯師之者尊八方聞之名亞齊桓河陽之會解詐稱周王是以其名紛葩六解右一曲晉樂所奏調友夏云此必其實音于

同前 魏文帝 於錄云你贈一曲魏氏道令使世明樂又

此直聲製最美

你瞻維暮俯察几筵其物如故其人存解一神靈倏忽棄我遐邇靡瞻靡恃泣涕連連解二呦呦遊鹿街草鳴鹿翩翩飛鳥挾子巢栖我獨孤執懷此百離憂心孔疚莫我能知解三人亦有言憂令人老嗟我白髮生一何早解四長吟永嘆懷我聖考曰仁者壽胡不是保六解右一曲魏樂所奏短歌曹武父十並作其聲聲意格身分各自可見也

同前 陸機

置酒高堂悲歌臨觴人生幾何逝如朝霜時無重至華不再揚顏以春暉蘭以秋芳來日苦短去日苦長今我不樂蟋蟀在房樂以

樂府 卷五 相和乎朝歌 二

會與悉以別章豈曰無感憂為子忘我酒既旨我有既滅短歌可咏長夜無荒文士家

同前 顧况

城邊路今人犁田昔人墓斫上沙青崩江水今人家今人昔人共長嘆四氣相催節回換明月皎皎入華池白雲離離度清溪

又 新繁青絲百尺繩心在君家轆轤上我心皎潔君不知轆轤轉

一惆悵

銅雀臺 張正見 一日銅雀妓都都故事曰魏武帝遺令諸子曰吾死之後葬于壽之西岡上疾而門對相道

無藏金玉珠寶餘香可分諸大人又命祭亞妻與伶人  
著銅雀臺上施六尺牀張總帳朝脯上酒脯振掃之屬  
每月朔十五報向帳作伎汝等時登臺望我  
西樓墓田解題曰後人悲其意而為之詠也

淒涼銅雀晚搖落墓田通雲慘當歌日松吟欲舞風人疏理席冷  
曲罷總惟空可惜年將泪俱盡望陵中

銅雀妓

總惟飄井幹樽酒若平生。鬱鬱西陵樹。詎聞歌吹聲。芳襟染淚迹。  
嬋娟空復情。玉座猶寂寞。况乃妾身輕。

猛虎行 魏文帝。古辭曰。鐵不從猛虎食。暮不從野雀栖。野  
自相加。通泉流其根。玄雨潤其柯。王僧虔曰。荀錄所載。雙  
桐篇。今不傳。解題曰。陸機云。渴不飲盜泉水。言從速役。猶

樂府

卷五 相和平調曲 三十一

與君媿新歡。託配于二儀。克列於紫微。非降焉可知。梧桐攀鳳翼。  
雲雨散洪池。梅鼎祚云。此似未全。

同前 陸機。儲家多咏虎而已。如韓愈。猛虎雖云惡。亦各有  
匹。情張籍。南山北。山樹冥冥。猛虎白日遠。林行通。說其

渴不飲盜泉水。熱不飲惡木陰。惡木豈無枝。志士多苦心。正為志士  
志士荷此。整駕肅時命。杖策將遠尋。饑食猛虎窟。寒栖野雀林。  
深警展。歸功未建時。往歲載臨岸。駛鳴條隨風。吟靜言幽谷。底長

嘯高山。岑。急。茲。無。儒。響。亮。節。難。為。音。人。生。誠。未。易。曷。云。開。此。補。蒼。  
我耿介。懷俯仰。愧古今。可愧事也。

雙桐生空井

梁簡文帝  
季月對桐井。新枝雜舊株。晚葉藏棲鳳。朝花拂曙烏。還看稚子照  
銀牀。聚艷醴。

君子行

君子行 蓋言連嫌疑也。又有君子  
有所患行。辭肯與此不同。  
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正冠。嫂叔不親授。  
長幼不比肩。勞謙得其柄。和光甚獨難。幸為守  
不及餐一沐。三握髮。後世稱聖賢。詩甚平正。而使奸

同前

聖人不生。麟龍何瑞。梧桐不高。鳳凰何止。吾聞古之有君子。行藏

樂府

卷五 相和平調曲 三十二

以時進還求。已榮必為天下榮。耻必為天下耻。苟進不如此。亦何  
必用虛偽之文章。取榮名而自美。可針砭一世千

燕歌行 魏文帝。晉樂奏。魏文帝秋風別日。二曲。言時序遷  
換。行役于燕。而為此曲。譚友  
言。良人從役于燕。而為此曲。譚友  
夏曰。此歌中極和穩者。補之不厭。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為霜。羣鷄一鳴。野雉一聲。  
翔念君客遊。思斷腸。慊慊思歸戀。故鄉君何淹。留寄他方。一作南

妾愁始守空房。憂來思君不敢忘。解不覺淚下。沾衣裳。援琴鳴  
發清商。五短歌徵吟。不能長。明月皎皎照我牀。牀前星漢西流。夜未

央。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七解。兩篇。二

同前 二詩皆婦人思其君子遠行不歸之詞豈帝為中郎將時北征在外代述閨中之意而作歟。

別日何易會日難山川悠遠路漫漫二解鬱陶思君未敢言寄書河

雲往不還二解涕零兩面毀容顏誰能懷憂獨不歎二解耿耿伏枕不

能眠披衣出戶步東西四解展詩清歌聊自寬樂往哀來推心肝悲

風清厲秋氣寒羅幃徐動經秦軒五解仰戴星月觀雲開飛鳥晨鳴

聲可憐留連顧懷不自存六解此晉樂所

從軍行 王粲。曹公西征張魯。樂作詩美其事。後有苦哉遠征人苦哉行遠征人皆出于從軍行。王作五首今選

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所從神且武焉得久勞師相公征關右

樂府 卷五 相和平調曲 三十三

赫怒震天威一舉滅德虜再舉服羌夷西收邊地賊忽若俯拾遺

陳賞越丘山酒肉踰川坻軍中多沃饒人馬皆溢肥徒行兼乘還

空出有餘資拓地三千里往返一如飛歌舞入鄴城所願獲無違

晝日虞大朝日暮薄言歸外叅時明政內不廢家私禽獸憚為犧

良苗實已禱竊慕負鼎翁願厲朽鈍姿不能效沮溺相隨把鋤牛

熟覽夫子詩信知所言非近于

從軍五更轉 伏知道。樂先日五更轉。高朝曲。按伏知道已有從軍辭別五更轉。陸已前曲。

一更刁斗鳴枝尉遠首繞連城遙開射鴈騎懸憚將軍名

二更愁未央高城寒夜長試將弓學月聊持劍比霜

三更夜警新橫吹獨吟春疆聽梅花落悵憶柳圍人

四更星漢低落月與雲齊依稀北風裏胡笳雜馬嘶

五更催送籌曉色映山頭城烏初起堞更人悄下樓

從軍有苦樂行 李益。王粲詩從軍有苦樂因以爲題也。

勞者且勿歌我欲送君歸從軍有苦樂此曲樂未央僕本居隴上

隴水斷人腸東過秦官路客路入咸陽時逢漢帝出諫獵至長揚

詎馳游俠窟非結少年場一旦承嘉惠輕命重恩光秉筆參帷帟

從軍至朔方邊地多陰風草木自淒涼斷絕海雲去出沒胡沙長

參差引鴈翼隱轉騰軍裝劍文夜如水馬汗凍成霜伏氣五都少

樂府 卷五 相和平調曲 三十四

矜功六郡良山河起目前睚眦死路傍北逐驅德虜西臨復舊疆

昔選賦餘資今出乃贏糧一矢致夏服我弓不再張寄言丈夫雄

苦樂身自當 全首言樂稱言苦樂身自當則告亦不辭矣立言便廣。

朝雲升應龍攀乘風遠遊騰雲端鼓鐘歌豈自歡急弦高張思和

彈時希值年風愆循已雖易人知難王陽登貢公歡罕生既沒國

子歎嗟千載登虛言邈矣遠念情愴然

清調曲



王僧虔技錄清調有六曲曰苦寒行豫章行董逃行相違  
狹路間行塘上行秋胡行荀錄所載九曲傳者五曲晉宋  
齊所歌今不歌武帝北上苦寒行上謁董逃行蒲生塘上  
行枝上願登並秋胡行是也其四曲明帝慈愍古詞自傷  
武帝白口古詞相違  
也今不傳其器有笙笛下聲高弄遊弄笙節琴瑟箏瓦  
也八種歌弦四部張永錄云未歌之前有五部弦又在弄  
後晉宋齊止四器也徐歎忠日清調者清合幽思事屬朕  
促非清和  
之奏也

苦寒行 魏武帝。晉樂奏魏武北上篇。脩言水雪。路  
谷之。其後謂之北上行。蓋因此詞擬之。

樂府 卷五 相和清調曲 三五  
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坂詰屈。車輪爲之推。  
蕭瑟北風聲。正悲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  
民雪落何霏霏。延頸長嘆息。遠行多所懷。我心何拂鬱。  
歸水溪橋梁。絕中道正徘徊。不得迷感失。故路薄暮無宿  
日已遠人馬同。時飢念及征。擔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  
詩悠悠使我哀。  
豫章行 陸機。古辭。關。不傳。上。衛。之。舟。清。川。浩。浩。傷。離。別。  
古辭。短。景。馳。容。華。下。久。若。曾。楡。板。豫。章。行。爲。窮。遠。傳。  
亦。苦。相。離。苦。盡。力。于。人。終。以。華。落。見。棄。  
沈舟清川渚。暹望高一作山陰川陸。殊途軌。懿親將遠尋。三荆欲

同株四鳥悲異林。樂合良自古。悼別豈獨今。寄世將幾何。日晷無  
停陰。前路既已多。後途隨年侵。促促薄暮景。臺壘解克禁。葛爲復  
以茲。曾懷苦心遠。節嬰物淺近。情能不淡行矣。保嘉福。景絕繼  
以音。

窮達難豫。圖禍福信亦然。虞舜不逢堯。耕芸處中田。太公未遭文。  
漁釣涇渭川。不見簪孔丘。窮困陳蔡間。周公下白屋。天下稱其賢。  
管蔡則流言。子臧讓千乘。季札慕其賢。

樂府 卷五 相和清調曲 三六

豫章行 苦相篇 傳玄  
苦相身爲女。平匪難再陳。兒男當門戶。墮地自生神。雄心志四海。  
萬里望風塵。先說 女育無欣愛。不爲家所珍。長大逃深室。滅頭羞  
見人。垂涕遠他鄉。忽如雨絕雲。低頭和顏色。素齒結朱唇。跪拜無  
復數。婢妾如嚴賓。情合同雲漢。葵藿仰陽春。心乘甚水火。百惡集  
其身。玉顏隨年變。丈夫多好新。昔爲形與影。今爲胡與秦。胡秦時  
相見。一絕踰參辰。  
董逃行 解。逃。日。古。辭。言。五。岳。之。上。黃。金。爲。宮。闕。多。雲。會。仙。草。  
今。注。以。董。逃。行。後。漢。董。童。所。作。蔡。不。董。卓。之。罪。卒。以。逃。亡。  
後。人。習。之。爲。歌。董。樂。府。蔡。之。以。警。賊。焉。元。續。作。地。指。卓。來。

吾欲上謁從高山山頭危險道路難。遥望五岳端黃金為闕。斑斑  
但見芝草葉落紛紛。解一伯鳥集來如烟山獸紛紛。麟祥邪其端。鷄  
鷄聲鳴。但見山獸援戲相拘攀。解二小復前行玉堂。未心懷流還傳  
教出門來。門外人何求。所言欲從聖。道求一得命延。解三教教凡吏  
受言。採取神藥若木端。白兔長鹿橋藥。瓊瑛九奉。上陛下。下一玉杵  
服此藥。可得神仙。解四服爾神藥。真不歡喜。陛下長生老壽。四面肅  
肅稽首。天神擁護左右。陛下長與天相保守。解五

同前 陸機。古節物芳華可及時。行樂無使恨餘生。唯而已。

和風習習薄林柔。徐布葉垂陰。鳴鳩拂羽相尋。倉庚啾啾弄音感。  
藥府 卷五 相和清調曲 三七

時悼逝傷心。日月相追周旋。萬里倏忽幾年人。皆冉冉西遷。盛時  
一往不還。慷慨乘念。凄然昔為少年。無憂常性。秉燭夜遊。翩翩宵  
征。何求於今。知此有由。但為老去年。道盛固有衰。不疑長夜冥冥  
無期。何不驅馳及時。耶樂永日自怡。齋此遺情。何之。人生居世為  
安。豈若及時為歡。世道多故。萬端憂慮。紛錯交顏。老行及之。長歎  
皆言及時為歡也。華情韻遠。  
相逢行 一日相逢狹路間。行亦日長安。有狹斜行解題。日古  
路文意與鷄鳴曲同。陸機長安狹斜行云。伊洛有岐  
直之上。無所措手足矣。  
相逢狹路間。道隘不容車。不知何年少。來轍問君家。君家誠易知。

易知復難忘。黃金為君門。白玉為君堂。堂上置樽酒。作使耶耶。但  
中庭生桂樹。華燈何煌煌。兄弟兩三人。中子為侍郎。五日一來歸。  
道上自生光。黃金絡馬頭。觀者盈道傍。入門時左顧。但見雙鸞。  
鸞。鸞七十二。羅列自成行。音聲何嗶嗶。鶴鳴東西廂。大婦織綺羅。  
中婦織流黃。小婦無所為。扶瑟上高堂。解多愛。丈人且安坐。調絲  
方未央。同。與鷄鳴多相同。前各自起伏。須看古人語。同。意。反。異。也。李。賀。有。難。忘。曲。亦。出。于。此。

長安有狹斜行

長安有狹斜。狹斜不容車。遙逢兩少年。扶鞍問君家。君家新市傍。  
易知復難忘。大子二千石。中子孝廉郎。小子無官職。衣冠仕洛陽。

藥府 卷五 相和清調曲 三八

三子俱入室。室中自生光。大婦織綺綺。中婦織流黃。小婦無所為。  
扶瑟上高堂。丈人且徐徐。調絃詎未央。

同前 陸機

伊洛有岐路。岐路交朱輪。輕蓋承華景。騰步躡飛塵。鳴玉豈朴僞。  
馮軾皆俊民。烈心厲勁秋。麗服鮮芳春。余本倦遊客。豪彥多舊親。  
傾蓋承芳訊。欲鳴當及晨。守一不足矜。岐路良可遵。規行無曠迹。  
矩步豈遽人。投足緒已爾。四時不必循。將遂殊塗軌。要子同歸津。  
三婦詠詩 王筠  
大婦留芳罽。中婦對華燭。小婦獨無事。當軒理清曲。丈人且安卧。

鄧歌方斷續

塘上行 魏武帝。晉陳泰武帝。清生我池中。諸集錄皆言其遺故惡焉。若士衛江蘇生幽渚。言婦人哀老。失寵行于塘上。而為此歌。蓋與古辭同意。此處說衆口

滿我池中其葉何離離。傍能行仁義。莫若妾自知。此處說衆口

錄黃金使君生別離。伊君一字。罪歸說者。念君去我時。獨愁常苦悲。想見君

顏色感結傷。心脾念君常。苦悲夜不能寐。莫以豪賢故棄拍。素

所愛莫以負內。賤棄捐慈與。離其以麻桌賤棄拍。昔與刷。妙以賢

亦復苦愁入。亦復苦愁入。亦復苦愁入。亦復苦愁入。亦復苦愁入。

君致獨樂。延年壽千秋。結處及說問。藝死厄言云塘上之

既推折而芳馨不稱良為可歎

江離生幽渚。微芳不足宜。被象風雨會。移居華池邊。發藻玉莖下。

垂影滄浪前。霑潤既已溼。結根與且堅。光類四節逝不處繁華難

久鮮淑氣與。時煩餘芳隨。風捐天道有遷易。人理無常全。男惟智

傾。愚女愛衰避。妍不惜微軀。還恒懼蒼蠅。前願君廣末。光照妾薄

無端獲罪尤。在昔蒙恩惠。和樂如瑟琴。何意今摧頹。曠若商與參。

茱萸自有芳。不若桂與蘭。新人雖可愛。無若故所懷。先男莊

有返期君恩。儻中還。忠愛非同。憐憫仰天歎。愁心將何訴。日月不

恒康。人生忽若寓。悲風來入懷。淚下如垂露。蔡儻造裳衣。裁縫統

與素。秋胡行 魏武帝。列女傳曰。魯秋潔婦者。秋胡之妻也。納之

長上散關山。此道當何難。晨上散關山。此道當何難。牛頭不起車。

墮谷間。坐盤石之上。彈五弦之琴。作爲清角韻。意中迷煩。歌以言

志。晨上散關山。解有何三老公。卒來在我傍。有何三老公。卒來在

我傍。負拚被裘。似非恒人。謂卿云何。困苦以自怨。復復所欲。來到

此間。歌以言志。有何三老公。新我居崑崙山。所謂者真人。我居崑

崙山。所謂者真人。道深不可得。名山歷觀。遊遊八極。枕石漱流。飲

泉。沉吟不決。遂上升天。歌以言志。我居崑崙山。三去去不可追。長

恨相牽攀。去去不可追。長恨相牽攀。夜夜安得寐。惆悵以自憐。正

樂府

入卷五 相和清調曲

二十九

樂府

入卷五 相和清調曲

三十

其二

願登泰華山。神人共遠遊。願登泰華山。神人共遠遊。經歷崑崙山。到蓬萊。飄飄八極。與神人俱。思得神藥。萬歲為期。歌以言志。願登泰華山。一天地何長久。人道居之短。天地何長久。人道居之短。世言伯陽。殊不知老赤松王喬。亦云得道。得之未聞。庶以壽考。歌以言志。天地何長久。二明明日月光。何所不光。明明日月光。何所不光。三二儀合聖。化貴者獨人。不萬國率土。莫非王臣。仁義為名。禮樂為榮。歌以言志。明明日月光。四時更逝去。晝夜以成歲。四時更逝去。晝夜以成歲。四時更逝去。晝夜以成歲。大人先天而天弗違。不戚年往。憂世不治。樂府

卷五 相和清調曲

三十一

存亡有命。慮之為祟。歌以言志。四時更逝去。四戚戚欲何念。歡笑意所之。戚戚欲何念。歡笑意所之。壯盛智慧。殊不再來。愛時進起。將以惠誰。汎汎放逸。亦同何為。歌以言志。戚戚欲何念。五

同前傳玄

秋胡納令室。三日它鄉。皎皎繁婦姿。冷冷守空房。燕婉不終夕。別如參與商。憂來猶四海。易感難可防。人言生日短。愁者苦夜長。百草揚春華。懷腕採柔桑。素手尋繁枝。落葉不盈筐。羅衣翳玉體。回目流采章。君子倦仕歸。車馬如龍驤。精誠馳萬里。既至兩相忘。行人悅令顏。一作息此樹傍。誘以逢卿喻。遂下黃金裝。烈烈貞

女怨言辭。厲秋霜。長驅及居室。奉金升北堂。母立呼婦來。歡情樂未央。秋胡見此婦。惕然懷探湯。負心豈不慙。永誓非所望。清濁必異源。兔鳳不並翔。引身赴長流。果哉繁婦腸。彼夫既不淑。此婦亦太剛。

瑟調曲

王僧虔技錄。瑟調有三十八曲。荀氏錄所載十五曲。傳者九曲。其器有笙。笛。箏。瑟。琴。琵琶。七種。歌弦六部。張永錄云。未歌之前。有七部。弦又在弄後。音樂齊止。四器也。

善哉行。此言人命不可保。當見親友。且求長年術。與王喬八公遊焉。魏文帝有美一人。此篇諸集所出。不入樂志。

卷五 相和瑟調曲

三十一

來日大難。口燥唇乾。今日相樂。皆當喜歡。經歷名山。芝草翩翩。仙人王喬。奉藥一丸。二自惜袖短。內手知寒。慚無露輒。以報趙宣。三月沒參橫。北斗闌干。親交在門。飢不及餐。四歡日尙少。戚日苦多。何以忘憂。彈箏酒歌。五淮南八公。要道不煩。參駕六龍。遊戲雲端。六解。忽言飲酒。忽言學仙。忽言報恩。語無倫次。樂府詩類如此。

同前。魏武帝。詩家直說云。魏武帝善哉行。七解。魏文煌煌。古公亞甫。積德垂仁。思弘一道。哲王於幽。一太伯仲雍。王德之仁。行施伯世。斷髮文身。二伯夷叔齊。古之遺賢。讓國不用。餓死首山。三智哉山甫。相彼宣王。何用杜伯。累我聖賢。四齊桓之霸。賴得仲

夕後任豎刁蟲流出戶五晏子平仲積德兼仁與世沈德未必思命六仲尼之丑王國為君隨制飲酒揚波使官七

其二

自惜身薄祜風賤穠孤苦既無三徒教不聞過庭語一其窮如抽裂自以患所怙雖懷一介志是時其能與二守窮者貧賤惋歎淚如雨泣涕於悲夫乞活安能覩三我願於天窮瑕那傾側左雖欲竭忠誠欣公歸其楚四快人由為歎抱情不得叙顯行天教人誰知莫不緒五我願何時隨此歎亦難處六此歎使不欲從雙今我將何照於光耀釋銜不如雨六

樂府

卷五 相和琴瑟調前

三十三

同前 魏文帝

朝日樂相樂酣飲不知醉悲弦激新聲長笛吐清氣一弦歌感人腸四坐皆歡悅寥寥高堂上涼風入我室二持滿如不盈有德者能卒君子多苦心所愁不但一三慷慨下白屋吐握不可失衆賓飽滿歸主人苦不悉四比翼翔雲漢羅者安所繫冲靜得自然榮華何足為五

同前

上山採薇薄茸苦飢寒谷多風霜露霑衣一野雉羣雛猿猴相追還望故鄉鬱何壘壘二高山有崖林木有枝三來無方人莫之知

人生如寄多憂何為今我不樂歲月其馳三湯湯川流中有行舟勝波轉薄有似客游本謂客游似行舟策我良馬被我輕裘載馳載驅聊以忘憂反一語運用得妙

馳載驅聊以忘憂

同前 一作狝

朝遊高臺觀夕宴華池陰大曾奉甘醪狩人獻嘉禽一齊倡祭東舞秦箏奏西音有客從南來為我彈清琴二五音紛繁會拊者激徵吟淫奠乘波聽踴躍自浮沉三飛鳥翻翔舞悲鳴集北林樂極哀情來寥亮推肝心四清角豈不妙德薄所不任大哉子野言與弦且自禁五

樂府

卷五 相和琴瑟調前

三十四

同前

有美一人婉如清揚妍姿巧笑和媚心腸知音識曲善為樂方哀弦微妙清氣含芳流鄭激楚度宮中商感心動專綺麗難忘離島女宿在彼中洲延頸鼓翼悲鳴相求眷然顧之使我心愁蹙爾誰人何以忘憂似代昔人作計

同前 魏明帝

我徂我征伐彼蠻練師簡卒爰正其旅一輕舟寬川初鴻依浦相栢猛殺如黑如虎二發砲若雷吐氣成雨旄旌指麾進退應矩三百馬齊轡御由造父休休六甲咸同斯武四兼塗星邁亮茲行

阻行日遠西背京許五遊弗淹旬遂屆揚土奔寇震懼莫敢  
御六虎臣烈將佛鬱克怒淮泗肅清奮揚徽所七運德曜威惟缺  
惟撫反旆言歸旆入皇祖八

同前

赫赫大魏王師徂征冒暑討亂振曜威靈一汎舟黃河隨波潺湲  
通渠回越行路綿綿二綵旄蔽日旌旄翳天淫奧淺濟游嬉溪淵  
解唯唐洎從如流不為單槳揚楚心惆悵歌採蘋心綿綿在淮肥  
願君速捷一作早旋歸解四

當來日大難曹植解是日黃善費行爲日苦短

樂府

本卷五 相和瑟調曲

三五

日苦短樂有餘乃置玉鑄舞東厨乃手廣情故心相於闔門置酒  
和樂欣吹遊馬後來轅車解輪今日同堂出門異鄉然則離一  
別易會難各盡杯觴情詞

隴西行

始言婦有容色能應門承賓次言善于主饋終

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樹夾道生青龍對道隅鳳凰鳴啾啾  
一母將九雛顏視查問人以鳳凰作婢配為樂甚獨殊好婦出迎  
容此語陡然接出覺得奇語奇然是與此顏色正敷愉伸腰再拜跪問客平安不  
古不知有與此在前

請客北堂上坐客既讌純清白各異罇酒上正華疏酌酒持與客  
容言主人持却畧再拜跪饒是文然後持一杯諒笑未及竟左顧

校中厨科分促令作麤飯慎莫使稽留作家本等然婦人則可  
可廢禮送客出然則有廢禮之體盈盈府中趨送客亦不遠尼不  
過門真是周取婦得如此齊姜亦不如健婦持門戶亦勝一丈  
夫

同前 梁簡文

隴西四戰地羽檄歲時聞護羌擁漢節校尉立元勳石門留鐵騎  
水城息夜軍洗兵逢驟雨送陣出黃雲沙長無止泊水脉屢紮分  
當恩勒葵鼎無用想羅裙

步出夏門行

樂府

本卷五 相和瑟調曲

三五

邪徑過空廬好人常獨居卒得神仙道上與天相扶過謁王父母  
乃在太山隅離天四五里初有程途道逢赤松俱攬轡為我御將  
吾天上遊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桂樹夾道生青龍對伏說  
無龍如村夫述都市所見也然

同前

魏武帝一曰種石菽錄云隴西

雲行雨步超越九江之壘臨觀異同心懷遊豫不知當復何從  
經過至我碣石心惆悵我東海雲行至東臨碣石以觀滄海  
水何澹澹山島竦峙奇壯前樹木叢生百草豐茂秋風蕭瑟洪波  
湧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裏幸甚至哉歌以詠

志一解。孟冬十月北風徘徊。天氣蕭清。繁霜霏霏。鷓鴣晨鳴。鴈南飛。鷺鷥潛藏。熊羆窟棲。好月。錢鎬停置。農收積場。遊旅整散。以通賈商。幸甚至哉。歌以詠志。冬十月。鄉土不同。河朔隆寒。流澌浮漂。舟船行難。雖不入地。蘆葦覆水。竭不流。水堅可踏。土一作隱者貧勇。俠輕非心。常歎感威。咸多悲幸。甚至哉。歌以詠志。河朔。解神龜雖壽。猶有竟時。鸞蛇乘霧。終爲土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莫年。壯心不已。早巳。盈縮之期。不但在天。造命。餐怡之福。可得永年。講出。幸甚至哉。歌以詠志。龜雖壽。同前幾明。

樂府

木卷五 相和要調曲

三七

步出夏門東。登首陽山。嗟哉夷叔。仲尼稱賢。君子退讓。小人爭先。惟斯二子。于今稱傳。林鍾受謝。節度時遷。日月不居。誰得久存。善哉殊復善。茲歌樂情。一商風夕起。悲彼秋蟬。變形易色。隨風東西。乃眷西顧。雲霧相連。丹霞蔽日。彩虹帶天。弱水滄溟。葉落翩翩。孤禽失羣。悲鳴其間。不自覺善哉殊復善。悲鳴在其間。二朝遊青冷日暮。蹉跎日暮。鳥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卒逢風雨。樹折枝摧。維來鸞雌。離獨愁。栖夜失群。侶悲鳴徘徊。芄芃荆棘。萬生綿綿。感彼風人。惆悵自憐。月盈則冲。華不再繁。古來之說。嗟哉一言。賦更下爲起。講

折楊柳行

折楊柳行技錄云折楊柳行歌文帝。西山古興。然二篇今不歌。歌賦施行。連厥罰隨。專來如讀大上。末喜殺龍。逢竟說末。鳴條一祖。伊言不用。紂頭懸白旄。指鹿用爲馬。胡夷以喪軀。二夫。差歸命絕。乃云負子胥。戎王納女樂。以亡其由余。即以失賢當厥。璧馬禍及虢。二國俱爲墟。三。夫成市虎。慈母投杆。越下和之。則足接與歸草。應越冠二篇。解乃歷敘事。應字句間。警爲得效。文同前謝靈運。兼傷。

鬱鬱河邊樹。青青野田草。舍我故鄉客。將遠萬里道。妻妾牽衣袂。故淚沾懷抱。還拊幼童子。顧託兄與嫂。辭訣未及終。嚴駕一何早。同前

木卷五 相和要調曲

三十八

樂府幾言願托情所不堪。忽接二負。竿引文舟。飢渴常不飽。誰令爾貧。賦谷嗟何所道。讀二語。連作安分看。連作。驢唇出穴風。揮霍見日雪。颶颶無久搖。肢肢幾時潔。未覺泮春水。已復謝秋節。空對尺素。還獨視寸陰。滅否桑未易。繫茅難重拔。桑亭送生運。語默寄前哲。西門行始言。醉酒肥牛。及時爲樂。次言人生不滿百。當乘燭。出西門。步念之。念得悲然。不作沉吟。今日不作樂。當待何時。一夫。爲樂三字。爲樂富及時。何能坐愁佛。當復待來茲。二飲醇酒矣

願字請呼心所歡。第一件為樂在此。可用解愁憂。三解。須識此。合却便百計不樂。此愁憂耳。更樂。  
何自非仙人。王子喬。計會壽命難與期。自非仙人。王子喬。計會壽命難與期。五人壽非金石。年命安可期。貪財愛惜費。但為後世咄。  
六解。通首只作醒醒此輩亦妙然此輩。  
安得醒醒只可醒他堅自己作心為樂。

順東西門行

陸機

出西門望天庭。腸谷既虛。嶺感朝露。悲人生。逝者若斯安得。  
停桑樞戒。聽擘鳴。我今不樂歲事征。迨未暮。及時平。置酒高堂宴。  
友生。激朗節。彈哀箏。孔樂今日盡歡情。其聲漉然。與之可樂。

東門行 言士有貧不安其居者。拔劍將去。妻于幸衣留之。願共備樂。不求富貴。且日今時清不可為非也。若鮑照。  
樂府 卷五 相和瑟調曲 三九

傷別離而已。

出東門不顧歸來。入門振袂。悲益中無斗儲。還視桁上無懸衣。一解。  
拔劍出門去。兒女牽衣啼。拔劍下。忍著兒女。夫是。可恨。亦受拔劍人者。眼他家。但願富貴。  
但字亦刺得。賤妾與君共備糜。二解。  
其備糜上用滄浪天。故下為黃。  
口小兒。今時清。廉難犯。教言君後。自愛莫為非。三解。  
玩莫為非。  
教之以極安。今時清。廉。以清廉著時。世妙想亦見。難犯。教言。清論。貧賤甚甚。網。今時清。廉。貧濁時。世未。否則。何以。知。難犯。教言。纖芥。  
難犯。君後。自愛。莫為非。行吾去。為。遲。平。慎。行。望。君。歸。四解。  
如此。君後。自愛。莫為非。行吾去。為。遲。平。慎。行。望。君。歸。四解。  
同前 鮑照

傷禽惡。弦驚。倦容。惡離。聲。離。聲。斷。各。情。實。御。皆。涕。零。涕。零。心。斷。絕。

將去復還。訣一息。不相知。何况異鄉別。一息之別。尚不相。還。違。征。駕。遠。香。香。白。日。晚。居。人。掩。閨。閉。人。可。笑。行。子。中。夜。飯。野。風。吹。草。木。行。子。心。腸。斷。食。梅。常。苦。酸。衣。葛。常。苦。寒。簌。竹。徒。滿。座。憂。人。不。解。顏。長。歌。欲。自。慰。彌。起。長。恨。端。鍾。怪。日。聲。響。出。于。變。韻。細。讀。自。愜。

却東西門行

魏武帝

鴻鴈出塞北。乃在無人鄉。舉翅萬餘里。行止自成行。冬節食南稻。  
春日復北翔。田中有轉蓬。隨風遠飄揚。長與故根絕。萬歲不相當。  
奈何此征夫。安得去四方。戎馬不解鞍。鎧甲不離傍。冉冉老將至。  
何時返故鄉。神龍藏深泉。猛獸步高岡。孤死歸首丘。故鄉安可忘。

樂府 卷五 相和瑟調曲 四

安可忘。似實之核。作征夫言是怨之。

飲馬長城窟行 一曰。飲馬行。長城其下有泉窟。可以飲馬。言征戍之客。至長城而飲馬。壞人思念其勤勞。又傷良人遊蕩不歸。或云。蔡邕之詞。若陳琳。水寒傷馬骨。則言秦人苦張放之役矣。  
青青河畔草。綿綿思遠道。遠道不可思。宿昔夢見之。夢見在我傍。  
忽覺在他鄉。他鄉各異縣。展轉不相見。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  
不經離別不。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為言。非人所能慰。知思遠之苦。免無誰慰。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長跪讀素書。書中竟何如。上言加飲食。下言長相憶。  
同前 陳琳



伏馬長城窟。水寒傷馬骨。往謂長城吏。慎莫稽留太原卒。官作白  
有程。舉築階汝聲。男兒寧當格鬪死。何能佛鬱築長城。長城何連  
連。連上連三千里。邊城多健少。內含多寡婦。作書與內舍。便嫁莫留

住。善事新姑嫜。時時念我故夫子。人就是凄然如此。報書住邊地。此句只得用處。君今出館一何鄙。身在禍難中。何為稽留他家子。生男慎莫舉。生

女。哺用脯。此係築城。民教句。君獨不見長城下。死人骸骨相撐拄。結髮行  
李若慊慊。心意關明知。邊地苦。賤妾何能久。自全本似長短歌行。句頭畢竟是古。

樂府 泛舟橫大江。梁簡文。題文帝飲馬長城窟。行曰。泛舟橫大江。因以為題也。

樂府 卷五 湘浦夢初醒 聖一

滄波白日暉。遊子出王畿。旁望重山轉。前觀建帆稀。廣水浮雲吹  
江風。引夜衣。旅雁同洲宿。寒鳥夾浦飛。行客誰多病。當念早旋歸。

上留田行。魏文帝。古今注曰。上留田地名也。人有父母死。不字其承。身者。鄰人為其弟作悲歌。以風其兒。原題曰。蓋漢世人也。云。里中有啼兒。似。輒親父子。同車。同啼。兒。極。極。不可。此。

居世一何不同。上留田富人食稻與粱。上留田貧子食糟與糠。上  
留田貧賤亦何傷。上留田祿命懸在蒼天。上留田今爾炊息將欲

誰怨。上留田。歸于祿命而不怨。怨此正以風僕。

父不父。兄不兄。上留田。發賊生。徒防岡。淚崢嶸。我欲使諸凡鳥雀

盡變為鶻鴒。我欲使諸凡草木盡變為田荆。隣人歌。隣人歌。古風  
清。清風生。

新城安樂宮行。梁簡文。解題曰。宿言。雖備刻。新之美也。

遙看雲霧中。刺楸映丹紅。珠簾逗曉日。金華拂夜風。欲知歌管處  
來過安樂宮。

婦病行。婦病連年累歲。傳呼丈人前一言。當言未及得言。不知淚下一何  
翩翩。屬累君兩三孤子。莫我兒飢且寒。有過慎莫笞。行當折能  
思復念之。亂曰。抱時無衣。襦復無裏。閉門寒暄舍。是。修。孤兒到市。

樂府 卷五 湘浦夢初醒 聖一

道逢親交泣。坐不能起。從乞求。與孤買餅。對交啼泣。淚不可止。我  
欲不傷悲。忍心說不能已。探懷中錢持授。交入門見孤兒。啼索其  
母。抱徘徊空舍中。行復爾耳。棄置弗復道。言訖有。

承兒行。一日。承子。生行。言承兒為兒。嫂所苦。難與久居也。歌  
錄曰。亦曰。於。歌。行。對。烈。云。夢。盡。選。樂。華。言。前。廷。方。區  
君上好才。何為  
隣。肢。相。持。去。也。

孤兒生。孤子遇生命。獨當苦。父母在時。乘堅車。駕駟馬。父母已去  
兄嫂令我行。買南到九江。東到齊。與魯。臘月來歸。不敢自言苦。則  
可以言苦者。頭多職。虱。面。目。多。塵。大。兄。言。辦。餅。大。嫂。言。視。馬。即。此  
並不是苦。上高堂。行取殿下堂。孤兒淚下如雨。向去歷。當。使。我。朝。行  
除。上。高。堂。行。取。殿。下。堂。孤。兒。淚。下。如。雨。若。不。能。成。竟。使。我。朝。行

父不父。兄不兄。上留田。發賊生。徒防岡。淚崢嶸。我欲使諸凡鳥雀

盡變為鶻鴒。我欲使諸凡草木盡變為田荆。隣人歌。隣人歌。古風  
清。清風生。

汲得水來歸手為錯足下無扉愴愴履霜中多蕨藜披斷蕨藜  
腸月中愴欲悲淚下漉漉清涕鬱鬱冬無複襦夏無單衣居生不  
樂不如早去下從地下黃泉已斷後起春氣動草萌芽三月登桑六月  
收瓜將是瓜車來到還家瓜車反覆助我者少嗚瓜者多願還我  
帶只將覆瓜車描盡形兄與嫂嚴猶且急歸當與校計苦腦人  
日里中一何饒饒願欲寄尺書將與地下父母謂唯有此又兄嫂  
難與久居非孤兒不能寫此一字是  
放歌行孤兒又何寫此一字是

家蟲避葵董習苦不言非小人自齷齪安知曠士懷罵不嫌直直  
便痛快一朱

樂府  
卷五 相和要調曲  
野田黃雀行曹植。晉樂奏東阿王置酒高殿上始言豐膳  
再終言歸于知命而無憂也空模引亦否  
置酒高殿上親交從我遊親相勸之義中厨辦豐膳烹羊宰肥牛  
素琴何慷慨齊瑟和且柔陽阿奏奇舞京洛出名謳樂飲過三爵  
綬帶傾庶羞王稱千金壽賓奉萬年酬久要不可忘薄終義所尤

謙謙君子德馨折欲何求已康富貴不欲人過驚風飄白日光景  
馳西流盛時不可再百年忽我道總申相生存華屋處更落歸山  
丘先民誰不死知命亦何憂前首和後首共

又  
高樹多悲風海水揚其波利劍不在掌結友何須多不見籬間雀  
見鷄自投羅羅家得雀喜少年見雀悲拔劍捐羅網黃雀得飛飛  
飛飛摩蒼天來下謝少年仁人語正在

樂府  
卷五 相和要調曲  
鴈門太守行後漢書曰王粲字稚子廣漢鄆人也父順安定  
今改化大行人露宿于野其有放牛者輒云以付稚子  
終無失盜還交州刺史虞餘拜侍御史還為洛陽令取平

孝和帝在時洛陽令王君本自益州廣漢蜀民少行官學通五經  
論一明知法令歷世衣冠從溫補洛陽令治行致賢擁護百姓子  
蔡萬民二外行猛政內懷慈仁兩語  
姓篇著異端三傷殺人比伍同罪對門禁蓋矛八尺捕輕薄少年  
加笞決罪請為市論四無妄發賦念在理寬赦更正獄不得苛煩

財用錢三十買繩理竿。五賢哉賢哉我縣王君。臣吏衣冠奉事皇  
帝。功曹主簿皆得其人。六歸部居職不敢行恩。清身苦體。夙夜勞  
勩。治有能名。遠近所聞。七天年不遂。早就奄昏。為君作祠。安陽亭  
西。欲令後世莫不稱傳。八

同前梁簡文

輕霜中夜下。黃葉遠辭枝。寒苦潛難覺。邊城秋易知。風急旌旗斷。  
途長鐵馬疲。少解孫吳法。家本陶斧兒。非關買鴈肉。徒勞皇甫規。

肥歌何言行。一日飛。為。言。云。飛。來。雙。白。鶴。乃。從。西。北。來。言。  
何。當。快。爾。無。愛。不。得。為。後。人。所。換。鶴。一。作。鶴。

樂府

卷五

和瑟調曲

聖五

飛來雙白鶴。乃從西來。十五五羅列成行。一妻卒被病行不  
能相隨。五里一反。六里一徘徊。二吾欲啣汝去。口噤不能開。吾  
欲負汝去。毛羽何摧殘。三樂哉新相知。憂來生別離。踟躕顧羣侶  
淚下不自知。四念與君離別。氣結不能言。各各重自愛。道遠歸還  
難。妾當守空房。閉門下重關。君生當相見。亡者會黃泉。今日樂相  
樂。延年萬歲期。念真下

同前魏文帝

何言伏獨無憂。但當飲醇酒。炙肥牛。一長兄為二千石。中兄  
被貂裘。二小弟雖無官爵。鞍馬馭馭往來王侯。長者遊。三但當在

王侯殿上快獨。撐滿六博對坐。彈碁。四男兒居世各當努力。蹙迫  
日其殊。不久留。五少小相觸。拊寒苦常相隨。念志安足靜。吾中道  
與卿共別離。約身奉事君。禮節不可虧。上慚滄浪之天下。顧黃口  
小兒。奈何復老心。皇皇獨悲誰能知。少小下為越。前為楚。

肥歌行

翩翩堂前燕。冬藏夏來見。兄弟兩三人。流宕在他縣。故衣誰當補  
新衣誰當綻。賴得賢主人。客况便慘。覽取為吾組。夫婿從門來。斜  
倚西北盼。語卿且勿盼。水清石自見。否見何繫。繫遠行不如歸。

樂府

卷五

和瑟調曲

聖五

天圓地無子。空長虛。乘難似。偏輪不行。一淮陰五刑。易得已。藏  
保身全名。獨有子。房大憤。不收衣。無帶多言。寡誠。祕令。事敗。二  
藉秦之說。六國以亡。傾側賣王。車裂固當。賢矣陳軫。忠而有謀。楚  
懷不從。禍卒不救。三禍夫吳起。智小謀大。西河何健。伏尸何劣。四  
陸彼郭生。古之雅人。智矣燕昭。可謂得臣。拔我仲連。齊之高士。北  
辭千金。東臨滄海。五辭。相意于房。郭魯為秋實。為春華。

醉千金。東臨滄海。五辭。相意于房。郭魯為秋實。為春華。

同前 鮑照

鳳樓十二重。四戶八綺牕。繡榻金蓮花。桂樹玉盤龍。珠簾無隔路。羅幌不勝風。寶帳三千所。為爾一朝容。揚芬紫烟上。垂絲綠雲中。春吹回白日。霜歌落塞鴻。但懼秋塵起。未段盛愛逐衰蓬。坐視青苔滿。卧對錦筵空。琴瑟縱橫散。舞衣不復縫。古來兵歇薄。君意良獨濃。唯見雙黃鶴。千里一相從。

同前 蘇詩

欲知佳麗地。為君陳帝京。由來稱俠窟。爭利復爭名。鑄銅門外馬。刺石水中鯨。黑龍過飲渭。丹鳳俯臨城。羣公遶郭解。天子問黃瓊。

木末五 相和 瑟調曲

題七

詔幸平陽地。騎指伏波營。五侯同拜爵。七貴各垂纓。衣風飄飄起。車塵晴浪生。舞見淮南法。歌聞齊后聲。揮金留客坐。饌玉待鍾鳴。獨有文園客。偏嗟武騎輕。

門有車馬客行

陸機言問訊其客或得故舊鄉里或駕自京師俗叙市朝通謝親友凋喪之意也

門有車馬客。駕言發故鄉。念君久不歸。濡跡涉江湖。投袂赴門塗。攬衣不及裳。拊膺携客泣。掩淚敘溫涼。借問邦族間。惻愴論存亡。親友多零落。舊齒皆凋喪。市朝互遷易。城闕或丘荒。墳壟日。月多松栢。茫茫天道信崇替。人生安得長。慷慨惟平生。俯仰獨。悲傷。見者悽悽聞者。不得見更悽。

門有萬里客 曹植 與前題同意

門有萬里客。問君何鄉人。褰裳起從之。果得心所親。親。對。我。泣。太息前自陳。本是朔方士。今為吳越民。行行將復行。去去遶西秦。反從客人泣。訴一辭。不說到聽。音如何。理會正有不堪理會處。

牆上難為越 傳玄 枝錄云 寄錄所

門有車馬客。驂服若騰飛。華。翠。玉。瑤。繁。藻。藻。細。葳。蕤。馮。軾。垂。長。纓。顧。盼。有。餘。輝。貧。王。展。敝。屨。整。比。藍。綬。衣。客。曰。嘉。病。乎。正。色。意。無。疑。吐。言。若。覆。水。握。舌。不。可。追。洞。濱。漁。釣。翁。乃。為。周。所。諮。顏。回。處。陋。巷。大。聖。稱。庶。幾。苟。富。不。知。度。千。駟。駘。采。薇。季。孫。由。儉。顯。管。仲。病。三。歸。

樂府

木末五 相和 瑟調曲

題八

夫差號淫侈。終為越所圍。遺身外榮利。然後享親親。迷者一何衆。孔難知德希。甚美致憔悴。不如豚豕肥。楊朱泣路岐。失道令人悲。子貢欲自矜。原憲知其非。屈伸各異勢。窮達不同資。夫唯體中庸。先天天不違。

日重光行

陸機漢明帝為太子時樂人作歌詩四章以贊太子之德一日日重光二日月重輪三日星重輝四日海重潤漢末魏後二章亡舊說太子之德光明如日規輪如月衆輝如星常潤如海太子比德故云重也

日重光。奈何天回薄。日重光。冉冉其遊如飛征。日重光。今我日華華之盛。日重光。倏忽過亦安停。日重光。盛往衰亦必來。日重光。譬。如。四。時。固。恒。相。催。日。重。光。惟。命。有。分。可。營。日。重。光。但。惆。悵。才。志。日。

重光身沒之後無遺名

月重輪 魏文帝

三辰垂光照臨四海煥哉何煌煌。悠悠與天地久長。愚見目前聖  
親萬年明閣相絕。何可勝言。

蜀道難 梁簡文。備言劉梁玉壘之阻。與蜀國故頗同。李白  
作蜀道難。以非戰武。後陸鳴。謂率南康。于蜀郡。感  
幸之遇。及其詞。作蜀道難。云蜀道難。易。于履平地。按  
劉梁玉壘。蜀道。而前。今。永。康。是。非。入。蜀。道。之。遠。矣。

建平督郵道魚復永安官。若奏巴渝曲。時當君思中。

巫山七百里。巴水三回曲。笛聲下復高。猿啼斷遺續。

權歌行 魏明帝。解題曰。昔樂奏明帝。王者布大化。備言  
平吳之勳。若陸機。梁簡文。但言乘舟鼓棹而已。

樂府

卷五 湘和瑟調曲 四九

王者布大化。配乾稽后祗。陽育則陰殺。晷景應度移。一文德以時

擬。武功伐不隨。重華舞于戚。有苗服從媯。二。秦爾吳。虜虜憑江。栖

山阻。哀哉王士民。瞻仰靡依怙。三。皇上悼愍斯。宿管奮天怒。發我

故昌宮。列舟于長浦。四。翌日乘波揚。棹歌悲且涼。大常拂白日。旗

幟紛鼓張。五。將抗旄與鉞。曜威于彼方。伐罪以弔民。清我東南疆。

蕭統下  
為題

同前 陸機

遲遲暮春日。天氣柔且嘉。元吉隆初巳。濯穢游黃河。龍舟浮鷁首。  
羽旄垂藻葩。乘風宣飛景。逍遙戲中波。名謳激清唱。榜人縱權歌。

投綸沉洪川。飛繳入紫霞

同前 梁簡文

妾家住湘川。菱歌本自便。風生解刺浪。水深能捉船。葉亂由牽蕩。  
絲飄為折蓮。澱粧疑薄汗。霑衣似故前。浣沙流暫濁。沐錦色還鮮。

奈同趙飛燕。借問李延年。從來入絃管。誰在擢歌前。

蒲坂行 陸厥。河東唐虞所都。蒲坂也。漢為  
蒲坂縣。春秋秦晉戰于河。即其地。

江南風已春。河間柳已把。腸逐無南書。寸心何由寫。流泊祁連山。

屬廳高闕下。

胡無人行 僧賈休。樂錄曰。技錄  
有胡無人行。今不歌。

樂府

卷五 湘和瑟調曲

辛

霍嫫媯。趙克國。天子將之平朔漠。因胡之肉。燼胡帳。幄千里。萬里

唯胡胡之空。鼓邊風。蕭蕭榆葉初落。殺氣盡。亦枯骨夜哭。將軍既

立殊。歎。逆有胡無人。曲我聞之。天子富有四海。德被無垠。但令一

物得所。八表來賓。亦何必令彼胡無人。此僧可  
為王佐。

楚調曲

技錄楚調曲。有白頭吟。泰山吟。梁甫吟。行。東武琵琶

吟。行。怨詩。行。其器有笙。笛。弄。節。采。筆。琵琶。瑟。七種。張。永。錄

云。未歌之前。有一部。弦。又在弄後。

白頭吟 解題曰。始言。夏人有兩意。故來與之。和。次。結。次。言。別  
于。薄水之上。叙其本情。終言。男兒。重。志。氣。何。用。于。錢。

刀也。西京雜記謂司馬相如將勝成陵人女為妾。卓見作自傷錄金。王之說者思以薄古。文近一說。美人之相知以新。間舊不能至于自首。故名元種決絕。詞出此。

燈如山上雪。皎若雲間月。聞君有兩意。故來相決絕。今日斗酒。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竹竿何嫋嫋。魚尾何離離。男兒重意氣。何用錢刀為。說得長卿文人。幾死長卿不得。不止文君。同前。鮑照。

直如朱絲繩。清如玉壺冰。我心無新舊。何慙宿管意。猜恨坐相仍。人情人情賤恩舊。世路逐衰興。髮一為瑕。丘山不可勝。食苗實碩。

鼠黠自信蒼蠅。鳧鶴遠成美。薪芻前見凌。申黜褒女進。班去趙姬。升周王日淪。感漢帝三嗟。稱心賞固難。恃貌恭豈易。憑古來共知。此非君獨撫。齊世深

決絕詞元燕。噫春冰之滌滌。何懷之獨結。以水泮起愁。結意致漸。有美一人。于焉曠絕。

一日不見。比一月三年。况三年之曠。別水得風兮。小而已。波荷在苞兮。高不見。節節李之當春。鼓衆人之攀折。我自顧慙慙。而若雲。又安能依君。皓皓之如雪。感破鏡之分。明說淚痕之餘。血幸他人之。既不我先。又安能使人之。終不我奪。漢書如冰已焉。哉。織

女別黃姑。一年一度纔相見。彼此隔河何事無。

泰山一何高。迢迢造天。庭峻極。周已遠。曾雲鬱冥冥。梁甫亦有館。嵩里亦有亭。幽途延。蔚蔚房集百靈。長吟太山。側慷慨激楚聲。

梁甫吟。諸葛亮。說希逸。曰亮作梁甫吟。按陳武別傳。武常吟。幽州馬。略略之。屬蜀志。曰亮好為梁甫吟。則不越于亮矣。李勉。梁甫吟。曾子拊泰山之下。雪來。前月不得歸。思父。此山亦葬歌也。又有泰山梁甫吟。與此類同。

步出齊城門。遥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墓。累累正相似。問是誰家墓。田疆古冶子。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紀。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

泰山梁甫行。曹植。植及泰山梁甫為八方。八方各異氣。千里殊風雨。劇哉邊海民。寄身于草墅。妻子象禽獸。行止依林阻。如見太古矣。須柴門何蕭條。狐兔翔我宇。仁人心

東武吟。陸機。陳武泰山皆齊之土。風弦歌。羅吟之。而名也。鮑照。沈約有作。則傷時務事。吳芳。華。謝云。投跡短世間。高步長生園。濯髮冒雲冠。洗身被羽衣。飢從韓衆餐。寒就佚女樓。案所傳。

怨詩行。琴操。曰下和得王。以獻楚。漢王。王使樂正子治之。死于立復。獻之。乃抱玉而哭。繼之以血。刺出。為崩。丁割之。果有寶。乃封和陵。陽侯不受。而作怨歌。馬。

天宮急且長人命一何促百年未幾時奄若風吹燭嘉賓難  
八位不可續齊度遊四方各繫太山錄人間樂未央忽忽  
當須盡中情遊心恣所欲

同前曹植樂錄日怨詩行歌東阿王明月照高樓一篇植與文帝同母今浮沉異勢以孤妾自喻而切切哀處也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一借問歎者誰自云客子妻夫行踰十載賤妾常獨棲二念君過于渴思君劇于飢君為高山柏妻為濁水泥三北風行蕭蕭烈烈入吾耳心中念故人淚墮不能止四解法浮各異路五與高山濁水遙接會合當何諧願作東北風吹我入君懷五解法浮各異路五與高山濁水遙接

樂府 卷五 相和楚詞曲 五十二

止任東西六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長今日樂相樂別後莫相忘七解。右一曲晉樂所奏其本詞較省

怨歌行班婕妤。漢成帝班婕妤失寵求供養太后于長信宮乃作怨詩以自傷托詞于秋扇云

新製齊統素鮮潔如霜雪持已裁為合歡扇團團似明月事君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颺奪炎熱棄捐篋笥中無病出

情中道絕朱子稱其情雖出于幽怨終不遇于慘傷與自悼賦兼觀可知

同前曹植在雍丘賦求自試明帝既不報及從東阿復隨願入侍左右其年冬詔請王朝此詩其作于入

君既不易為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公佐成王

金殿功不刊推心輔王室二叔友流言待罪居東國泣涕當留  
皇靈大動變震雷風且寒拔樹偃秋稼天威不可干素服開金  
感悟求其端公且事既顯成王乃哀歎吾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長  
今日樂相樂別後莫相忘

同前梁簡文此自昔林鮫以視見毀與植詩意同而詞異

十五頗有餘日照杏梁初破簷本多疾掩鼻特成虛持此傾城貌  
翻為不肖軀不肖軀三秋風吹海水寒霜依玉除月光臨尸駛荷

花依浪舒望簷悲雙鬢泣前魚苦生履處沒草合行人踈荷  
統傷不盡歸骨恨難移早知長信別不避後園與禪元春云怨實有所指則怨矣

樂府 卷五 相和楚詞曲 五十二

長門怨柳惲漢孝武陳皇后長公主婢女也擅寵驕貴無工安章奉黃金百斤令為解愁之劑相如作長門賦帝見而傷之復得親幸復以目其賦為長門怨

玉壺夜惜惜應門重且深秋風動桂樹流月搖輕陰綺簷清露  
網尸思蟲吟歎息下蒲閣含愁奏雅琴何由鳴曉珮復得抱雲  
無復金屋念豈照長門心

班婕妤陸機一日婕妤怨為班婕妤作也婕妤既居長信長信怨婕妤怨王階

婕妤去辭寵淹留終不見寄情在玉階託意唯幽怨春苔暗階除

秋草蕪高殿黃昏屢蒸絕愁來空雨面

大曲

宋書樂志曰大曲十五曲一曰東門東門行二曰西山西山行

三曰羅敷羅敷行四曰西門西門行五

曰默默折楊柳六曰圍柁行七曰白鴿行八曰碣石行

九曰何嘗行十曰置酒行十一曰為樂行十二曰夏門行

十三曰王者布大化行十四曰洛陽令行十五曰

白頭吟白頭吟與權歌同調其羅敷何嘗夏門三曲前

有艷後有越碣石一篇有艷白鴿為樂王者布大化三曲

有越白頭吟一曲有亂按技錄權歌行在瑟調白頭吟在

楚調而沈約云同調未知孰是

蒲歌行古辭言為樂未幾遭時變古人避位躬耕遂我終

言命如磐石見火宜自怡養以保耳

年也許云長詩看其韻勝簡妙處

為樂未幾時遭世險巖途此百伶丁荼毒愁苦難支遙望辰極

天曉月移愛來填心誰當我知一戚戚多思慮耿耿不寧禍福無

形唯念古人遜位躬耕遂我願以茲自寧自鄙稜稜守此未榮

二并秋烈風起西蹈滄海心不能安攪衣起瞻夜北斗闌干星漢

樂府

卷五 湘和 大曲

五五

照我去去自無他奉事二親勞心可言窮達天所為智者不愁

多為少憂安貧樂正道師彼莊周遺忘者貴子熙一作同巖

往者二賢名垂千秋四飲酒歌舞不樂何須一作樂善哉照觀日

月一作照觀日月無善哉字日月馳驅軼軻人間何有無貪財惜費此何一

愚一作命如磐石見火居世竟能幾時但當惟樂自娛盡心極所

嬉怡安善養君德性百年保此期飲酒下為楚右一曲首樂

無命如二字後皆不同云磐石見火居代幾不同者俱本辭本辭

時為當惟樂心得所喜安神養性得保遐期

樂府英華卷五終

卷五 湘和 大曲



樂府英華目錄

卷六

清商曲辭

吳聲歌曲

子夜歌 晉宋齊辭。十七首

子夜四時歌 晉宋齊辭

春歌 七首

秋歌 四首

大子夜歌 古辭。二首

樂府

子夜變歌 古辭。二首

上聲歌 晉宋齊辭。五首

歡聞變歌 古辭。六首

前溪歌 古辭。六首

阿子歌 古辭。三首

團扇郎 無名氏。三首

長史變歌 古辭。三首

碧玉歌 古辭。三首

長樂佳 古辭。四首

歡好曲 古辭。三首

華山畿 古辭。八首

春江花月夜 隋煬帝。二首

堂堂 溫庭筠

黃竹子歌 古辭

神弦歌 古辭。十八首

宿阿曲

聖郎曲

白石郎曲 二首

樂府

湖就姑曲 二首

採菱童曲 二首

同生曲

西曲歌

石城樂 古辭。五首

烏棲曲 梁簡文帝。四首

莫愁樂 古辭。二首

估客樂 齊武帝

襄陽樂 古辭。七首

懊儂歌 古辭。七首

讀曲歌 古辭。二十六首

玉樹後庭花 陳后主

三閣辭 劉禹錫。四首

江陵女歌 古辭

道若曲

嬌女詩 二首

清溪小姑曲

卷六目錄

姑恩曲 二首

明下童曲 二首

烏夜啼 古辭。八首

陳后主。三首

又 釋寶月。四首

襄陽曲 施肩吾

大堤曲	張柬之	三洲歌	古辭○三首
襄陽蹋銅蹄	梁武帝○三首	又沈約○三首	
採桑度	古辭○七首	江陵樂	古辭○四首
青陽度	古辭○三首	青門白馬	古辭○八首
共戲樂	古辭○四首	安東平	古辭○五首
女兒子	古辭○二首	來羅	古辭○四首
那呵灘	古辭○六首	孟珠	古辭○二首
翳樂	古辭○三首	夜黃	古辭
夜度娘	古辭	長松標	古辭
樂府 卷六 目錄 三			
雙行纏	古辭○二首	黃昏	古辭○二首
平西樂	古辭	攀楊枝	古辭
尋陽樂	古辭	白附鳩	吳均
拔蒲	古辭○二首	壽陽樂	古辭○九首
作繡絲	古辭○四首	楊拔兒	古辭○八首
西鳥夜飛	古辭五首		
月節折楊柳歌	無名氏○十三首		
常林歌	溫庭筠		
江南弄	梁武帝○七首		

江南弄	龍笛曲
採蓮曲	鳳笙曲
採菱曲	游女曲
朝雲曲	
江南弄	沈約○四首
趙瑟曲	秦箏曲
陽春曲	朝雲曲
上雲樂	梁武帝○七首
鳳臺曲	桐柏曲
樂府 卷六 目錄 四	
方丈曲	方諸曲
玉壘曲	金丹曲
金陵曲	
上雲樂	周捨
梁雅歌	無名氏○五首
應王受歸曲	臣道曲
積惡篇	積善篇
宴酒篇	
君道曲	李白
卷六目錄終	



皆不傳吳聲十曲有子夜上柱鳳將雛上聲歡聞歡聞  
前溪阿子才都護團扇郎並梁所用曲鳳將雛已上三四  
古有歌自漢至梁不改今不傳上聲已下七曲內人包四  
月製舞前溪一曲餘並王金珠所製也游曲六曲子夜四  
時歌警歌變歌並十曲中間遊曲也半折六變八解漢已  
來有之八解者古彈上柱古彈鄭于新蔡大治小治當男  
盛當梁太清中猶有得者今不傳又有七日夜女歌長史  
變黃鶴碧玉桃葉長樂佳歡好慎慎讀此亦皆吳聲歌曲  
也

樂府

卷六 清商吳聲曲

三

子夜歌

晉宋齊梁唐書樂志曰子夜歌者晉國也亦有女  
行樂之詞謂之子夜四時歌又有大子  
夜歌子夜變歌子夜警歌皆曲之變也

落日出門瞻囑見子度冶容多姿發芳香已盈路  
芳是香所為冶容不敢當作謙天不奪人願故使儂見郎  
始欲識郎時兩心望如一理絲入殘機何悟不成匹多語  
見娘喜一作容嬌願得結金蘭空漉無經緯求匹理自難求之  
前絲斷羅綿意欲結支情春垂易感化絲子已復生易生  
自從別郎來何日不咨嗟黃葉變成林當奈苦心多  
高山植芙蓉復經黃葉場果得一進時流離變辛苦得生

豈能不能食寒寒步圍裏披瓊著荷上終日走悼子  
得為傍人取負儂非一事此句是奇之句向離門不安橫無穩印  
關意早解

常慮有貳意歡今果不齊枯魚就濁水長與清流乖  
誰能思不歡誰能飽不食門向倒日冥當戶倚惆悵底不憶  
擘裙未結帶約眉出前窗羅裳易飄颺小開扇春風小開扇  
歡從何處來端然有憂色三喚不一應有有  
我念歡的的子行由豫情霧露隱芙蓉見蓮蓮  
儂作北辰星千年無轉移歡行白日心朝東莫還西

樂府

卷六 清商吳聲曲

四

憐歡好情懷移居作鄰里桐樹生門前出入見梧子  
朝日照綺錢光風動綺素巧笑倚兩屏美日揚瓊娥

子夜四時歌

晉宋齊詞

春風動春心流目矚山林山林多奇采陽鳥吐清音  
杜鵑竹裏鳴梅花落滿道燕女遊春月羅裳曳芳草不言  
朱光照綠花丹華繁羅星那能關中繡獨無使春情  
春林花多媚春鳥意多哀春風復多情吹我羅裳開又用  
替別鴈集渚今運鸞梁敢辭歲月久但使逢小陽  
崎嶇與時競不復自顧慮春風振榮林常恐華落夫

別歡後歡音不絕響黃葉向春生苦心隨日長春下刊

夏歌

高堂不作壁。招取四面風。吹歡羅裳開。動儂含笑容。太出  
夏履華簾上。屏帳了不施。郎君未可前待我。整容儀。何前俗  
登扇放床上。企想遠風來。恐輕袖拂華妝。幼窈窕登高臺。  
含桃已中食。郎贈合營扇。深感同心意。蘭室期相見。  
朝登涼臺上。夕宿涼臺下。月採芙蓉夜夜得。蓮子  
各別春風起。今遊弄雲浮。路遙日月促。非是我淹留。

卷六 清商吳聲曲

五

秋歌

開窓秋一作月光。灑灑照羅裳。含笑帷幌裏。舉體蘭蕙香。  
秋夜涼風起。天高星月明。蘭房競妝飾。綺帳待雙情。  
榻作九洲池。盡是大宅裏。處處種芙蓉。婉轉得蓮子。  
你頭看桐樹。桐花持可憐。願天無霜雪。梧子解千年。  
冬歌  
澗水厚三尺。素雪覆千里。我心如松柏。君情復何似。  
塗澀無人行。肩寒往相覓。若不信儂語。但看雪上跡。  
何處結同心。西陵柏樹下。晁蕩無四壁。嚴霜凍殺我。

白雪停陰崗。丹華曜陽林。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  
未嘗經辛苦。無故癩相矜。欲知千里寒。但看井水冰。

大子夜歌

歌聲數百種。子夜最可憐。恍惚吐清音。明轉出天然。  
絲竹發歌響。假器揚清音。不知歌聲妙。聲勢出口心。

子夜警歌

鑿硯傳綠酒。雕鑪薰紫烟。誰知苦寒調。共作白雪弦。  
恃愛如欲進。含羞出不前。朱口發艷歌。玉指弄嬌弦。

子夜變歌

朱青樂志曰。六變諸曲皆因事制歌。古今樂錄。子夜變歌。前作持子。送後作歡。我送子夜警歌。

卷六 清商吳聲曲

六

無送聲。仍作變。故呼為變。類為六變之首也。

人傳歌負情。我自未嘗見。三更開門去。始知子夜變。  
歲月如流邁。春盡秋已至。焚燧條上花。零落何乃駭。  
歲月如流邁。行已及素秋。聽率吟堂前。惆悵使儂愁。

同前 王金珠

七絲紫金柱。九華白玉梁。但歌繞不去。含吐有餘香。

上聲歌

音宋梁阿。樂兼以此用上聲。促在得名。或用一調。或用無調名。如古歌詞所言。謂哀思之音。不及中聲。解無後雅也。

儂本是蕭草。持作蘭桂名。芬芳頰交盛。感郎為上聲。

上聲曲柱促使絃哀管如秋風惡網週傷儀儀  
子夜曲改調促鳴琴四座暫寂靜聽我歌上聲

三鼓樂易頭開鼓白門擊擊抱履走何冥不輕紀  
新衫繡兩端進著羅裙窈窕行步動微塵羅裙隨風起

歡聞歌晉彭參升平初歌舉報呼歡聞不以為送廢後  
因為酒名今世用誤持乙子代之謂猶詭異  
暹暹天無柱流漂洋無柁單身如螢火持底報郎恩

歡聞歌晉彭參升平中童子單念歌于道同阿于則曲終  
聞不聲既殊  
竟州以名之

金瓦九重將玉壁珊瑚柱中夜來相尋與歡聞不顧  
樂府 卷六 清商吳聲曲 七

歡來不徐徐陽窻都鏡戶耶婆尙未眠肝心如推櫓  
張臂不得魚不櫓臂不歸君非鷗鷗易底為守空池有

刺木作斑鳩有翅不能飛向於飛推著帆檣上望見千里磯  
鏃臂飲清血牛羊持祭天沒命成灰土終不罷相憐豈可人

如灰  
駛風何雁雁帆上牛渚磯帆作織子張船如侶馬馳  
同前 王金珠

南有相思木合影復同心遊女不可求誰能載得者  
前溪歌宋書樂志曰晉車騎將軍沈玩  
所制都品樂齊解題曰歸曲也

憂思出門倚達郎前溪度美作流水心引新都捨故  
為家不繫并擔瓶一作下前溪開穿亂漫下但閉林易啼

前溪滄浪映通波澄澈清聲傳不絕千載寄汝名永與天地并  
逍遙獨柔頭東北無廣觀黃瓜是小草春風何足一作歡憶汝涕  
交零

黃葛結柴籠生在沿溪邊花落逐木去何當順流還還亦不復解  
花宜自讓矣每  
零一句聲情持妙

黃葛生爛熳誰能斷葛根寧斷嬌兒孔不斷即殷勤薄伴人當與  
竹子同律

同前 包明月  
樂府 卷六 清商吳聲曲 八

嘗爾與未曙百鳥啼窗前獨眠抱被歎憶我懷中儂單情何時雙  
阿子歌此亦因升平歌云阿于汝聞不演其聲為阿于歡阻  
也未知  
二曲又樂苑曰善與人養鴨見鴨兒既死因有此歌

阿于後阿子念汝好顏容風流世希有窮窶無人雙  
春月故鴨啼獨雄顛倒落工知悅弦死故來相尋博

野田草欲盡東流水又暴念我雙飛鳥飢渴常不飽直味

丁好護歌宋武帝宋書樂志曰嘉城內史徐逵為魯執所  
殺其聲哀切使人因其聲製其曲焉今歌武帝所製  
女也呼呼至閣下自割愛之樂每制輒歎息曰丁好  
護北征去前鋒無不平朱門垂高蓋永世揚功名

洛陽數千里孟津流無極辛苦戎馬間別易會難得  
督護北征去相送落星城梳櫛如芒種督護今何渠  
督護初征時儂亦惡聞許願作石尤風四面斷行旅  
聞歡去北征相送直濱浦只有泪可出無復情可吐

團扇郎 樂錄曰晉中書令王珣擬白團扇與婢婢謝芳安有  
愛情好甚為戲擬擬舞過苦王東亭聞而止之芳安  
素善歌娘令歌一曲當散之應聲歌曰白團扇幸苦五  
連是即眼非青卷羞血郎  
相以後人因而歌之

七寶畫團扇燦爛明月光節郎却暄暑秋節相憶莫相忘  
青青林中竹可作白團扇動搖郎玉手因風托方便假重子  
氣清風

團扇薄不搖窈窕搖蒲葵蒲葵香  
愛分矣相憐中道罷定是阿誰非

七日夜女歌

金風起漢曲素月明河邊七章未成匹飛鸞一作  
鶻起長川  
春離隔寒暑明秋誓一會兩歎別日長雙情若飢渴  
城變不終夕一別周年期桑盡不作繭晝夜長懸絲

長史變歌 宋書樂志曰晉司徒左  
長史王厥臨歿所製也

出儀吳昌門清水綠碧色徘徊戎馬間求罷不能得  
口和狂風扇心故清白節朱門前世榮千載表忠烈欲不  
流  
朱桂結貞根芳芬溢帝庭不愧  
陵霜不  
皮色  
枝葉永  
流榮  
夫志

卷六 清商吳聲曲 九

黃鶴曲 列女傳曰晉陶嬰者齊臨淄之民也少家貧幼孤  
見弟弟幼為產人其母其妻皆未馬嬰不忍  
見乃作歌明已之不更二處也其歌曰悲夫黃鶴之早  
分七年不雙死頭獨宿今不與衆同夜半悲鳴兮想其故  
雄天命早寡兮獨宿何傷素婦念此分泣下數行嗚呼哀  
哉今死者不可忘寢身尚然今況于貞良雖有賢雄兮  
不重行帶人間之不敢復  
宋張黃鶴本漢吹曲名

黃鶴參天飛半道鬱徘徊腹中車輪轉若知思憶誰  
黃鶴參天飛半道還哀鳴三年失羣伴生離傷人情只想故  
確復貞

碧玉歌 樂苑曰宋汝南王所作也碧玉汝  
清王時名以寵愛之甚所以歌之

碧玉破瓜時郎為情顛倒芙蓉瘦霜榮秋容故尚好  
碧玉小家女不敢攀貴德感郎千金意慙無傾城色代作謀  
悅之甚也

卷六 清商吳聲曲 十

碧玉小家女不敢貴德攀感郎意氣重遂得結金蘭

桃葉歌 樂苑曰晉王子敬之所作也桃葉于敬妾乳婢于焉  
愛所以歌之隋書五行志曰陳時江南盛張王蘇之  
桃葉河云桃葉渡江不用解但渡無所苦我自述  
換汝後隋晉王廣伐陳而將桃葉山下及韓擒虎渡江大  
將任發奴至新寺  
以江北軍之應

桃葉映紅花無風自婀娜春花映何限感郎獨采我花語人花  
感知已  
桃葉復桃葉桃樹連根根相憐兩樂事獨使我慙慙

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解但渡無所苦我自來迎接一作我自  
迎接汝

長樂佳

小庭春映日四角佩琳瑯玉枕龍鬚席郎腹腹  
也肯何當

離場不集林體潔好清流貞紀雁奇世長樂戲汀洲  
驚驚翻岩樹皆以戲蘭清癡公不相離長莫遇時許  
比翼交頸遊千載不相離諸清欣歡念長樂佳

紅羅襖斗帳四角垂朱瑞玉枕龍須席郎眠何處  
同前

歌好曲

淑女總角時喚作小姑子容艷初春花人見誰不愛  
窈窕上頭權那得及破瓜但看脫葉連何如芙蓉花不可長恃須及時  
逶迤總角年華艷星間月遙見情傾廷不見喉中噤

樂府

卷六

清商吳聲曲

十一

懊儂歌

晉石崇綠珠所作唯絲布羅難縫一  
道而已後晉陸安初民間訛謠之曲  
絲布羅難縫令儂十指穿黃牛細犢車遊戲出孟津  
寡婦哭城頭此情非虛假相樂不相得謂不抱恨黃泉下

我有一所歡安在深閣裏桐樹不結花何由得梧子  
長橋鐵鹿子布帆阿那起能儂安在間一去三千里  
月落天欲曙能得幾時眠悽悽下牀去儂病不能言

山頭草歡少四面風越使儂顛倒

懊惱奈何許夜開窗中論不得儂與汝令人想

華山畿

樂錄曰宋少帝時南徐一士子從華山畿往雲陽見  
容舍有女子年十八九悅之無因遂感心疾其以

坊母為至華山見去其說開感之因惟歌請令母密置  
膝下少日果差忽舉席見賊膝而抱其遂死食而死氣  
絕謂母曰幸時車載後華山度母從其意比至女門牛不  
肯前女曰且待須臾故點沐浴既而出歌曰華山畿君  
為儂死獨活為誰施歡若見橋時柁木為儂開棺應聲  
開女逃入棺家人叩打無如之何乃令葬呼曰神女家

華山畿君既為儂成獨生為誰施歡若見憐時棺木為儂開  
夜相思投壺不停箭憶歡作嬌時

啼着曙淚落枕將浮身沈被流去譚元春云聰明苦讀長江請  
倒貫此語却說疏則無味疏偏

有味如  
謹法矣

將懊惱石闕晝夜題碑淚常不燥  
相送勞勞渚長江不應滿是儂淚成許須知是  
確語

樂府

卷六

清商吳聲曲

十一

奈何許天下人何限慳慳只為汝憐憫  
字情深

松上蘿願君如行雲時時見經過  
夜相思風吹窗簾動言是所歡來

讀曲歌

宋書樂志曰民間為彭城王義康所作也樂錄曰元  
嘉十七年表后崩百官不敢作聲歌或用酒醪止齋  
讀曲細吟而已以此為名  
按義康被徙亦是十七年

花釵芙蓉髻雙鬢如浮雲春風不知着好來動羅裙風尚有情  
若以神字讀

動風動奈之  
定須有省

千葉紅芙蓉照灼淥水邊餘花任郎摘慎莫罷儂蓮擬子使  
人欲燕  
恩歡久不愛獨枝蓮只惜同心藕



三更書石闕憶子夜啼碑  
生字作  
奈何不可言朝看莫牛跡知是宿蹄痕  
雙關人妙若俗

姿拖何處歸道逢橋樞郎口朱脫去盡花叙復低昂

思難恐緒語酒壺倒寫儂頰盡

折楊柳百鳥園林啼道歡不離口

迴髮不可料顛顛為誰賭欲知相憶時但看裙帶緩幾許  
垂

百花鮮誰知懷春日獨入羅帳眠

奈何許石闕生口中街碑不得語  
想頭

白門前烏帽白帽來白帽郎是儂良不知烏帽郎是誰  
無謂得妙

樂府

卷六

清商大序曲

十一

音信凋弦朔方悟千里遥朝霜語白日知我為歡消  
語得奇打

黃縣呼素琴沈彈弦不斷百弄任郎作唯莫廣陵散

洞向行負情詐我言端的画背作天圖子將負星歷  
歷語深古

君行負情事那得厚相於麻子語三葛我薄汝藤藤  
藤易知也實

共食誰知也  
情入自然和義

打殺長鳴鷄彈去烏白鳥願得連冥不復歸一年都一曉

嬌咲來向儂一抱不能已湖燥芙蓉萎連汝藕欲成  
此處

下惟花燈爛明月照帳中無油何所苦但使天明  
唯天可矣

種蓮長江邊藕生黃蘗浦必得蓮子時流離苦  
買下

問弄事難懷况復隔別離伏龜語石板方作千歲碑  
香出白門前櫻柳可藏身歡作沈水香儂作博山爐  
此不在刺

一夕就郎宿通夜語不息黃藥萬里路道苦真無極

登店賣三葛郎來買丈餘合匹與郎去誰解斷龜跡

閨閣斷信使的的兩相憶譬如水上影分明不可得

罷去四五年相見論故情殺荷不斷藕蓮心已復生

春江花月夜  
隋煬帝○晉書樂志曰春江花月夜玉樹後庭

莫江平不動春花清正開  
及朝臣相和為詩武帝令何遜又善

樂府

卷六

清商大序曲

十四

夜露含花氣春潭澹月輝漢水逕遊女湘川值兩妃  
景中人落

玉樹後庭花  
陳后主○隋書樂志曰后主于清樂中造黃鸞

麗字芳林對高閣新妝照鏡不傾城映戶嬌嬌乍不進  
後是

含態咲相迎  
妖姬臉似花含露玉樹流光照後庭

堂室

錢塘新上春如織綠絲寒潮帶晴色  
潮說淮南遊客馬連嘶碧草

迷人歸不得風飄客意如吹煙纖指感愁傷腸弦一曲堂堂紅燭

庭金鯨瀉酒如飛泉

三國詞

馬錫。劉所作吳聲曲也。南史曰。後。三。於。光。臨。殿。修。鳳。管。至。香。閣。數。里。朝。日。初。照。光。映。夜。庭。日。如。臨。春。張。貴。妃。居。結。綺。舞。二。貴。娥。所。學。仙。並。凌。道。交。和。往。來。

其人三閣上日晏未梳頭。不應有恨事。嬌甚却成愁。善。于。說。嬌。合。規。於。效。

沉苦帖閣柱。金樓回門。櫺回首降。下已見黍離離。可。使。世。王。則。而。信。之。來。繁。

三人出管井。一身登樞車。朱門漫臨水。不可見鱸魚。

黃竹子歌

唐李康成曰。黃竹子歌。江。陵。女。歌。昔。今。時。吳。歌。也。

江邊黃竹子。堪作女兒箱。一船使兩漿。得娘還故鄉。

江陵女歌

卷六

清商吳聲曲

七

雨從天上落。水從橋下流。拾得娘裙帶。同心結兩頭。

神弦歌

古今樂錄曰。神弦歌十一曲。曰宿阿。曰道君。曰聖郎。曰嬌。

女。曰白石郎。曰青溪小姑。曰湖就姑。曰姑恩。曰採菱童。曰。

明下童。曰同生。

宿阿曲

蕤林開天門。越尊閉地戶。神靈亦道同。真官今來下。

道君曲

中庭有樹。日語梧桐。推枝布葉。

聖郎曲

左亦不佯佯。右亦不翼翼。仙人在郎傍。玉女在郎側。酒無沙糖味。

此酒味。佳。妙。妙。為。他。通。顏。色。通。字。有。情。理。譚。元。春。云。性。情。極。和。之。言。裝。裹。得。極。正。便。於。

嬌女詩

北遊歸河海。遙望中菰菱。芙蓉發盛華。淥水清且澄。弦歌奏聲節。

彷彿有餘音。

蹀躞越橋上。河水東西流。上有神仙居。下有西流魚。行不獨自去。

三三兩兩俱。

白石郎曲

樂府

卷六

清商神弦歌

七

白石郎。臨江居。前。蕤。江。拍。後。從。真。

積石如玉。刻松如翠。郎。臨。獨。絕。世。無。其。二。

清溪小姑。面。黃。均。積。骨。體。記。日。宋。元。嘉。中。趙。文。韶。在。清。溪。中。

蓬。與。安。遇。將。里。別。去。以。金。替。遺。文。韶。文。韶。亦。贈。以。銀。簪。

及。採。荷。日。清。溪。湖。中。得。之。乃。知。清。溪。神。女。也。採。荷。時。

封。中。都。氏。立。廟。鐘。面。果。苑。日。清。溪。小。姑。彩。侯。第。二。妹。也。

關門白水側。近橋梁。小姑所居。獨處無郎。

湖就姑曲

赤山湖就頭。孟。陽。一。三。月。綠。葭。黃。荇。敷。

湖就赤山磯。大湖東。仲姑居湖西。

姑思曲

明姑遵八風蕃謁雲日中前蕙陸離獸後從朱鳥麟鳳凰  
茗茗山頭柏冬夏葉不衰獨當被天恩枝葉華葳蕤

採菱童曲

泛舟採菱葉過摘芙蓉花扣機命童侶齊聲採蓮歌  
東湖秋菡萏西湖採菱菱不持歌作樂為持解愁思

明下童曲

定馬上前阪石子彈馬蹄不惜彈馬蹄但惜馬上兒  
陳孔驕精白陸郎乘班騾徘徊射空頭望門不欲歸

樂府

卷六

清商神弦歌

七

同生曲

人生不消百常抱千歲憂早知人命促秉燭夜行遊  
歲月如流邁行已及素秋蟋蟀鳴空堂感悵令人憂

西曲歌

樂錄曰西曲歌有石城樂等三十四曲其石城樂烏夜啼  
莫愁樂估客樂襄陽樂三洲襄陽蹋銅蹄採桑度江陵樂  
青驄白馬共戲樂安東平那呵灘孟珠翳樂壽陽樂並舞  
曲青陽度女兒子來羅夜黃夜度娘長松標雙行纏黃督  
黃纓平西樂攀楊枝尋陽樂白附扇拔蒲作蚤絲並倚歌

孟珠翳樂亦倚歌郭茂倩曰按西曲歌出于荆郢樊鄧間

而其聲節送和與吳歌亦異故因其方俗而謂之西曲云

石城樂

唐書樂志曰石城在竟陵宋敏質筆馬竟陵郡  
于城上眺矚見羣少年歌聲通暢因作此曲

生長石城下開窓對城樓城中諸少年出入見依投

陽春百花生摘插髮髻前披指颺忘愁相與及盛年

布帆百餘幅環環在江津執手雙淚落何時見歡還

大編載三千漸水丈五餘木高不得渡與歡合生居

聞歡遠行去相送方山亭風吹黃葉落惡聞苦離聲

絕句數格如其故始可與讀此等諸詩○雙關語是子夜  
讀曲通套如此深曲者思其味最雋妙莫入弄巧人手筆

樂府

卷六

清商西曲歌

大

烏夜啼

宋陶川王義慶所作也元嘉十七年使彭城王義康  
于豫章義慶時為江州至鎮相見而哭文帝問而怪  
之彼還宅大俱夜夜聞烏啼聲和齊聞云明日應有故  
其年更為南兖州刺史因此作歌故其和云夜夜望郎來

籠窓不閉今所傳  
歌詞似非委慶本貞

歌舞諸少年娉婷無種迹菖蒲花可憐聞名不曾識

長橋鐵虎子布帆阿那起能儂安在問一去數千里

辭家遠行去儂歡獨離居此日無啼音裂帛作還書

可憐烏白鳥瀝言知天曙無故三更啼歡子月夜去

○彈送一首  
○彈送一首  
及無情是記

易生如欲飛飛飛各自去生離無安心夜啼至天曙

離恨不歸鴛鴦戶。不動歡下歲。麝香交儂。那得任。  
遠望千里。烟隱當在秋家。欲飛無兩翅。當奈獨思何。  
巴陵三。江口。蘆花齊如麻。執手與歡。別痛切。當奈何。

烏棲曲 梁簡文帝

芙蓉作船。絲作紉。北斗橫。天月將落。採蓮渡頭。擲黃河。郎今欲渡。  
長風波。

浮雲似帳。月如鈞。那能夜夜。南陌頭。宜城殺泊。今行熟。停鞍繫馬。  
暫棲宿。

青牛丹。發七香車。可憐今夜。宿倡家。倡家高樹。烏欲棲。羅幃翠被。  
樂府

卷六 清商西曲歌 十九

任君低

織成屏風。風金屈膝。朱脣玉。同燈前出。正羞相看。氣息望君。憐誰能。  
含羞不自前。含羞不自前。偷難能更情至。

棲鳥曲 陳後主

陌頭新花。歷亂生。葉裏春。鳥送春情。長安游俠。無數件。白馬嘶河。  
路中滿。

金鞍向。暝欲相連。玉面俱。要來帳前。含態。眼語懸。相解翠帶。羅襪。  
入為解。

合歡。襦蓋百和香。牀中。被織兩。鴛鴦。鳥啼。漠沒天。應。只持懷抱。

送郎去

莫愁樂 出子石城樂。石城有女子名。刺愁善歌。  
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艇子打兩漿。催送莫愁來。  
聞權下揚州。相送楚山頭。採手抱腰看。江水斷不流。

估客樂

齊武帝。樂無日。齊武帝布衣時。嘗遊樊鄩。發辭以。卒。送無成。有人。破。寶。川。善。解。音。律。帝。使。奏。之。旬。日。之。中。便。說。得。估。客。歌。者。帝。重。為。感。德。之。聲。稱。行。于。世。寶。月。又。上。兩。州。數。乘。龍。船。遊。五。水。江。中。放。鸞。以。紅。氍。布。為。帆。絲。為。帆。棹。不。為。清。足。滿。榜。者。悉。著。鬱。林。布。作。淡。黃。襦。列。開。使。江。中。衣。山。五。水。殿。猶。在。青。舞。十。六。人。樂。八。人。唐。書。樂。志。曰。梁。賦。其。名。為。商。客。行。後。有。買。客。樂。買。客。商。州。此。

晉經樊鄩。役阻潮梅。根消感憶。追往事。意滿詞不叙。

樂府 卷六 清商西曲歌 二十

同前 釋寶月

郎作十里行。儂作九里送。披儂頭上。釵與郎。寶路用。

有信數寄書。無信心相憶。或不用叮嚀。情自。莫作。旋落井。一去無消息。

大編珂。我頭何處。發揚州。俗問。觸上郎。見儂所。歡不。問得。

初發揚州時。船出平津泊。五兩如竹林。何處相尋博。後元稹等作。俱言商賈事。

襄陽樂

宋。王。謝。所。作。也。後。始。為。襄。陽。郡。元。嘉。二。十。六。年。仍。有。襄。陽。來。夜。樂。之。語。又。有。大。堤。曲。亦。出。此。簡。文。帝。雍。州。十。有。大。堤。而。湖。北。清。等。曲。襄。陽。曲。雍。州。曲。同。此。

朝發襄陽。莫至大堤宿。大堤諸女兒。花艷競郎目。始。意。

上水廊檐簷下水樓雙榜四角龍子幡環環江當柱

江陵三千二西塞陷中央但問相隨否何計道里長

人言襄陽樂樂作非儂處乘星冒風流還儂揚州去

爛熳女蘿草結曲繞長松三春雖同色歲寒非處儂

黃鶴參天飛中道鬱徘徊腹中車輪轉歎今定憐誰

揚州蒲銀環百錢兩三叢不能買將還空手攬袍儂

女蘿自微薄寄托長松表何惜負霜死看他下貴得相纏繞

襄陽曲 施肩吾

大堤女兒郎莫尋三三五五結同心清晨對鏡冶容色意欲取郎

樂府 卷六 清商西曲歌

千萬金 賈貨猶可但只為千萬金不為郎交一文不宜破慳

大堤曲 張柬之

南國多佳人莫若大堤女玉牀翠羽帳寶祿蓮花炬魂處自日成

色投開心許迢迢不可見以不見為妙日暮空愁子

三洲歌 唐書樂志曰三洲商人歌也樂錄曰南客數遊巴陵三江中狂還因共作此歌

送歡板橋灣相待三山頭遙見千幅帆知是逐風流風流軍語作

風流不暫停三山隱行舟願作比目魚隨歡千里遊

湘東詠酒廣州龍頭鑄玉樽金錢碗與郎雙杯行

襄陽蹋銅蹄 梁武帝隋書樂志曰梁武帝在雍鎮有童謠云襄陽白銅蹄及博揚州兒識者言白銅蹄謂金

踏為馬也及美師典實以錢騎揚州之士皆面縛成圍後更造新聲帝自為三曲又冷沈約為三曲以被管絃

陌頭征人去閨中女下機含情不能言送別沾羅衣

草樹非一香花葉百種色寄語故情人知我心相憶

龍頭紫金鞍翠眊白玉羈照耀雙闕下知是襄陽兒

同前 沈約

分手桃林岸望別峴山頭君欲寄音信漢水向東流

生長宛水上從事襄陽城一朝遇神武奮翼起先鳴

蹀躞飛塵起左右自生光男兒得富貴何必在歸鄉

採桑度 唐樂志曰採桑因三洲曲而生此聲謂也採桑皮梁時作水經曰河水過屈縣西南為採桑津

樂府 卷六 清商西曲歌

春生春三月春桑正含綠女兒採春桑歌吹當春一作曲

治遊採桑女盡有芳春色姿容應春媚粉黛不加飾

繁條採春桑採葉何紛紛採桑不裝鈎牽壞紫羅裙

語歡稍養蚕一頭養百樞奈當黑瘦盡桑葉常不周

春月採桑時林下與歡俱養蚕不滿百那得羅綺襦

採桑盛陽月綠葉何翩翩攀條上樹表牽壞紫羅裙

偽蚕化作繭爛熳不成絲徒勞無所獲養蚕持底為

江陵樂 通典曰江陵古荆州城楚之郢都秦置南郡音為荆州東晉宋齊以為重鎮梁元帝命之

不復蹋蹀人踐地地欲穿盆隘歡繩斷蹀躞絳羅裙

不復出。場。戲。踉。蹌。生。青。草。試。作。兩。三。回。踉。蹌。方。就。好。鍾。惺。云。不。必。婉。而。語。之。外。尚。有。許。多。婉。折。

陽。春。二。三。月。相。將。踴。百。草。逢。人。駐。步。看。揚。聲。皆。言。好。暫。出。後。園。看。見。花。多。憶。子。房。易。雙。飛。儂。歡。今。何。在。

青陽度 樂。錄。曰。青。陽。度。倚。歌。凡。倚。歌。悉。用。錢。鼓。無。弦。有。吹。

隱。機。倚。不。織。尋。得。爛。熳。絲。成。匹。郎。莫。問。憶。儂。經。絞。時。

碧。玉。橋。衣。砧。七。寶。金。蓮。杵。高。舉。徐。徐。下。輕。擣。只。爲。汝。憐。

青。荷。蓋。綠。水。芙蓉。披。紅。鮮。下。有。並。根。藕。上。生。並。目。蓮。

青聽白馬 青。聽。白。馬。舊。舞。十。六。人。

樂府 卷六 清商西曲歌 二五

青。聽。白。馬。紫。絲。韁。可。憐。石。橋。根。柏。梁。

汝。忽。千。里。去。無。常。願。得。到。頭。還。故。鄉。

繫。馬。可。憐。著。長。松。游。戲。徘徊。五。湖。中。

借。問。湖。中。採。菱。婦。蓮。子。青。荷。可。得。不。

可。憐。白。馬。高。纏。駿。著。地。踴。躡。多。徘徊。

問。君。可。憐。六。萌。車。迎。取。窈。窕。西。曲。娘。

問。君。可。憐。下。都。去。何。得。見。君。復。西。歸。

齊。唱。可。憐。使。人。惑。晝。夜。懷。歡。何。時。忘。

共戲樂 舊。舞。十。六。人。梁。八。人。

齊。世。方。昌。書。軌。同。萬。寓。獻。樂。列。國。風。時。泰。民。康。人。物。盛。腰。鼓。鈴。杵。各。相。競。

長。袖。翻。翻。若。鴻。鷺。纖。腰。嫋。嫋。會。人。情。

觀。風。採。樂。德。化。昌。聖。皇。萬。壽。樂。未。央。

安東平 舊。舞。十。六。人。梁。八。人。

淒。淒。烈。烈。北。風。爲。雪。船。道。不。通。步。道。斷。絕。是。里。語。是。在。詩。

吳。中。細。布。潤。幅。長。度。我。有。一。端。與。郎。作。袴。親。切。

微。物。雖。輕。拙。手。所。作。自。珍。語。莫。餘。有。三。丈。爲。郎。別。厝。非。謙。清。謙。得。使。人。憐。

制。爲。輕。巾。以。奉。故。人。不。持。作。好。人。憐。與。郎。拭。座。

樂府 卷六 清商西曲歌 二四

東。平。劉。生。復。感。人。情。疑。得。妙。防。得。妙。與。郎。相。知。當。解。千。齡。妙。在。以。此。二。語。接。之。

女兒子 倚。歌。也。已。下。並。倚。歌。

巴。東。三。峽。猿。鳴。悲。夜。鳴。三。聲。淚。沾。衣。

我。欲。上。蜀。蜀。水。難。踴。蹀。珂。頭。腰。環。環。

來羅

鬱。金。黃。花。標。下。有。同。心。草。草。生。日。已。長。人。生。日。就。老。

君。子。防。未。然。莫。近。嫌。疑。邊。瓜。田。不。躡。屐。李。下。不。止。冠。此。不。作。蓮。嫌。看。

故。人。何。怨。新。切。少。必。求。多。此。事。何。足。道。聽。我。歌。來。羅。

白。頭。不。恐。心。愁。皆。放。然。遊。戲。泰。始。世。一。日。當。千。年。

那阿灘 多叙江陵及揚州事那阿灘地名也

我去只如還 想頭終不在道邊 我若道邊良信寄書還

松江引百丈一濡多一艘上水郎橋篙何時至江陵

江陵三千三何足持作遠書疏數知聞莫令信使斷

聞歡下揚州和送江津彎願得新榜折使心至交郎到頭還

篙折當更瓦榜折當更安各自是官人那得到頭還說得毒

百思纏中心顯頓為所歡與子結終始折約在正說

孟珠 一日冊陽孟珠歌孟珠十曲今錄倚歌二曲

人言孟珠富信實金滿堂龍頭銜九花玉釵明月璫

樂府 卷六 清商西曲歌 三五

陽春二三月艸與水同色攀條摘香花言是歡氣息即含詞未吐氣若幽蘭更

却翻得重法

騷樂 騷樂一曲倚歌二曲舞十六人梁八人

人生歡愛時少年新得意一旦不相見輒作煩冤思倚歌

陽春二三月相將舞騷樂曲曲隨時變持許艷郎日

人言揚州樂揚州信自樂總角諸少年歌舞自相逐舞曲

夜黃 倚歌

湖中百種鳥半雌半是雛雙雙逐野鴨恐畏不成雙以始情

夜度娘

夜來肩霜雪晨去屣風波雖得叙微情奈儂身苦何不知足效

長松標

落落千丈松晝夜對長風歲莫霜雪時寒苦與誰雙

雙行纏 鍾惺評云如此命題想其入情之細

朱絲繁脫繩真如白雪凝非但我言好來情共所稱不說說來

新羅綉行纏足跌如春妍他人不言好何處獨我知何必說

我言好他人不言好各一意然道來各見獨我知可憐非但真獨任知已皆是鮑治中妙裏合看始知

黃昏

喬客他鄉人三春不得歸願看楊柳樹已復藏斑雞

樂府 卷六 清商西曲歌 三六

籠車度榻衍故人求寄載催牛閉後戶無預故人事

平西樂

我情與歡情二情感蒼天形雖胡越隔神交中夜開

攀楊枝 樂苑日梁府作

自從別君來不復著被羅畫眉不注口施朱當奈何

尋陽樂

鷄亭故僕去九里新僮還送一却迎兩無有暫時開譚元春云此

以爲古曲若留却一枝河時

白附鳩 吳均樂錄曰亦白附浮鳥本佛舞也

石頭龍尾學新亭送客者。酷酒不取錢。郎能飲幾許。

拔蒲

青蒲銜紫茸。長葉復從風。與君同舟去。拔蒲五湖中。

朝發桂蘭渚。晝息桑榆下。與君同拔蒲。竟日不成把。

壽陽樂 宋南平穆王為豫州所作也。舊舞十六人。梁八人。其歌詞蓋叙傷別望歸之思。

可憐八公山。在壽陽別後莫相忘。

東臺百餘尺。凌風雲別後不忘君。

梁長曲水流。明如鏡。雙林與郎照。

辭家遠行去。空為君。明知歲月駛。

樂府

樂六 清商西曲歌

三七

籠窓取涼風。彈素琴。一歡復一吟。

夜相思。望不來。人樂我獨愁。

長淮何爛漫。路悠悠。得當莫忘憂。

上我長瀨橋。望歸路。秋風停欲度。

街淚出傷門。壽陽去。必還當載。

作巫絲

柔柔感陽風。阿娜嬰蘭婦。垂條付綠葉。委體看女手。

春蚕不應老。晝夜常懷絲。何惜微軀盡。經綿自有時。

續蚕初成繭。相思條女密。投身湯水中。貴得共成匹。

素絲非常質。屈折成綺羅。敢辭機杼勞。但恐花色多。

楊叛兒 唐書樂志曰。本童謠歌也。齊昌陸時。女巫之子。日閉門。所歡語。詠送成。楊伴兒。樂錄曰。楊伴兒。送聲云。拔兒。我儂不復制思。

截玉作手鉤。七寶光平天。繡香織成帶。嚴帳信可憐。

暫出白門前。楊柳可藏鳥。歡作沉水香。儂作博山鑪。

送郎乘艇子。不作遭風慮。橫篙擲去。願倒逐流去。

七寶珠絡鼓。教郎拍復拍。黃牛細犢兒。楊柳映松柏。

歡欲見蓮時。移湖安屋裏。芙蓉繞床生。眠卧抱蓮子。

聞歡遠行去。送歡至新亭。津邏無儂名。

樂府

樂六 清商西曲歌

三七

落秦中庭生。誠知非好草。龍顏相鉤連。見枝如欲繞。

楊叛西隨曲。柳花經東陰。風流隨遠近。飄揚悶儂心。

西烏夜飛 樂錄曰。宋元徽五年。荆州刺史沈攸之。所作也。攸之舉兵。發荆州。東下。未收之前。思歸京師。所以歌和云。白日。落日。西山。暈去。來。送聲云。折翅。易飛。何處。被彈歸。

日從東方出。團團鷄子黃。夫歸恩情重。憐歡故在傍。

雙請半日給。徙倚娘店前。自作宴瑱飽。腹作死惱飢。

我昨憶歡時。攬刀持自刺。自刺分應歎。刀作離機解。

陽春二三月。諸花盡芳盛。持底喚歡來。花笑鶯歌詠。

感郎崎嶇情。不復自顧慮。臂繩雙入結。遂成同心去。



月節折楊柳歌

正月歌

春風尚蕭條。去故來入新。苦心非一朝。折楊柳。愁思滿腹中。歷亂不可數。

二月歌

翩翩鳥入鄉。道逢雙鸞飛。勞君看三陽。折楊柳。奇言語儂歡。尋選不復久。

三月歌

沉舟歸曲池。仰頭看春花。杜鵑緯林啼。折楊柳。雙下俱徘徊。我與

樂府

入卷六

清商月節歌

三九

歡共取

四月歌

芙蓉始懷。遠何處竟同心。俱生世尊前。折楊柳。拾香散名花。志得長相取。

五月歌

據生四五尺。素身為誰珍。盛年將可惜。折楊柳。作得九子粽。忠思勞敬手。

六月歌

三伏熱如火。籠窗開北牖。與郎對榻坐。折楊柳。銅煙貯寤。不用

水洗浹

七月歌

織女遊河邊。牽牛顧自歎。一會復周年。折楊柳。縮結長命草。同心不相負。

八月歌

迎歡裁衣裳。日月流如水。白露凝庭霜。折楊柳。夜聞擣衣聲。窈窕誰家婦。

九月歌

甘菊吐黃花。非無杯鵲用。當奈許寒何。折楊柳。授歡羅衣裳。含咲

樂府

入卷六

清商月節歌

三十

言不取

十月歌

大樹轉蕭索。天陰不作雨。嚴霜半夜落。折楊柳。林中與松柏。歲寒不相負。

十一月歌

素雪任風流。樹木轉枯悴。松柏無所憂。折楊柳。寒衣履薄。冰歡詎知儂否。

十二月歌

天寒歲欲暮。春秋及冬夏。苦心倍欲度。折楊柳。沈亂枕席間。纏綿

不覺久

閨月歌

成閨暑與寒，春秋補小月。念子無時閒，折楊柳。陰陽推我去，那得有足王。

常林歡

溫庭筠。唐樂志曰：常林歡，疑宋梁簡曲。宋梁時荆土故隨王。魏作襄陽歌。齊武帝追德樂，詔梁簡又歌云：分

宜城酒熱花，櫻橋沙晴綠。鳴咬咬，穠桑繞合麥。如尾樂土幽軌

陽機雙鸞，集馬聲。特荆荆門道，蠶木揚光色。如草錦薦金爐。夢正

樂府

長東家阮，煙鷄鳴早。沃土而

江南弄七首 梁武帝

樂錄曰：梁天監十一年冬，武帝改西曲製江南上雲樂十

四曲。江南弄七曲曰：江南弄、龍笛曲、採蓮、鳳笛、採菱、遊女

朝雲等曲。又沈約作四曲曰：趙瑟曲、秦箏曲、陽春曲、朝雲

曲。亦謂之江南弄云。

江南弄

樂錄曰：江南弄，三洲嶺和

眾花雜色，浦上林舒。芳耀綠垂，輕陰連手。蹊蹊舞春心，舞春心臨

歲。腰中人望，獨脚。

龍笛曲

龍笛曲和云：江南弄。一謂直下金馬。融長笛賦云：遊世雙笛從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巴。龍焉水中不見已。龍竹吹之，聲相似。然則龍笛

美人綿渺在雲堂，雕金鑲竹眠玉床。婉愛家亮繞紅疑作梁繞紅

梁流月臺，狂在風鬱徘徊。

採蓮曲

採蓮曲和云：採蓮清窈窕，舞佳人。

游戲五湖採蓮歸，發花田葉芳。襲衣為君儂歌，世所希。世所希有

如玉江南弄，採蓮曲。

鳳笙曲

鳳笙曲和云：弦吹席長袖，善留客。

綠耀冠碧彤，瑯玕朱唇玉指學。鳳鳴流連參差飛，且停飛且停。花

樂府

鳳樓弄嬌響，開清謳。

採菱曲

此曲和云：菱歌女解佩戲江陽。

江南雅女珠腕繩，金翠提首紅。顏與桂棹容與歌，採菱歌採菱心

未怡，翳羅神望所思。

游女曲

此曲和云：當年少，歌舞承酒味。

氤氳蘭麝體芳滑，客色玉耀眉如月。珠佩翠腕，首五花身弱好。戲

金闕戲金闕，遊紫庭。舞飛閣，歌長生。

朝雲曲

此曲和云：徒倚折腰華。

張樂陽臺歌上，調如綰如興芳曉。曉客光阮，艷復還。沒沒沒，沒沒

不來巫山高心徘徊

江南弄四首 沈約

趙瑟曲

耶耶奇弄出文梓。繁弦急調切流徽。玄鶴徘徊白雲起。白雲起鬱披香離後合曲未央。

秦箏曲

羅袖飄飄拂雕桐。促柱高張散輕宮。迎歌度舞遊隨風。過歸風止流月壽萬春。歡無歇。

陽春曲

樂府

卷六

宋玉對楚威王問曰客有歌于郢中者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而巴解題曰陽春傷也

三五

楊柳垂地燕荒池。緘情忍思落客傷。幽怨心自知。心自知人。不見動羅襪。拂珠殿。

朝雲曲

陽臺氣氳多異色。巫山高高上無極。雲來雲去長不息。長不息。夢末遊。極萬世度千秋。

上雲樂七首 梁武帝

上雲樂七曲曰鳳臺。桐柏。方丈。方諸。玉龜。金丹。金陵等曲。按又有老胡文康詞。周捨作。或曰范雲。

鳳臺曲 和云。上雲真樂萬年

鳳臺上兩悠悠。雲之際。神光朝天極。華蓋過延州。羽衣昱耀春吹去復留。

桐柏曲 和云可憐真人遊

桐柏真身常。寶戲伊谷遊。洛濱參差列。鳳莞容與起。梁塵望不可。至徘徊謝時人。

方丈曲

方丈上峻層雲。抱八玉。御三雲。金書發幽會。碧簡吐玄門。至道虛髮冥然其所遵。

方諸曲

樂府

三洲頌和云方諸上可憐歡樂長相思

三四

方諸上上雲人。業守仁。樅金集瑤池。步光禮玉晨。華蓋容長肅。清虛伍列真。

玉龜曲

和云可憐遊戲來  
玉龜山。真長仙。九光耀。五雲生。交帶要分影。大華冠。晨纓。青如玄。纓出入遊太清。

金丹曲

和云金丹會可憐來白雲  
紫霜耀。絳雪飛。追以還。轉復飛。九真道方微。千年不傳。一傳喬雲衣。

金陵曲

勾曲仙長樂游洞天巡會迹六門。梅玉板登金門鳳巢迴肆鸞羽。降壽靈鸞羽一流芳芬鬱氛。

上雲樂 周捨

西方老胡厥名文康。遊遊六合傲誕三皇。西觀濛汜東戲扶桑。南汎大蒙之海北至無通之鄉。昔與若士為友共弄彭祖扶牀。往年暫到崑崙復值瑤池舉觴。周帝迎以上席王母贈以玉漿。故乃壽如南山志若金剛。青眼賢賓白髮長。峨眉臨髡高鼻垂口非直能併又善飲酒。簫管鳴前門徒從後。濟濟翼翼各有分部。鳳凰是老胡家雞。獅子是老胡家狗。陛下撥亂反正再朗三光。澤與兩施。

樂府

卷六 清商上雲樂

三五

化與風翔覩雲候。呂志遊大梁重駟脩路始。扇帝鄉伏拜金闕。仰瞻玉堂從者小子羅列成行。悉知廉節皆識義。方歌管惜惜鏗鏗。鏘鏘響震鈞天聲。若鷁皇前却中規矩。進退得官商。舉伎無不住。胡舞最所長。老胡寄懷中。復有奇樂章。齋持數萬里。願以奉聖皇。乃欲次第說。老耄多所忘。但願明陛下。壽千萬歲。歡樂未渠央。

梁雅歌

梁有雅歌五曲。曰應王受圖曲。曰臣道曲。曰積惡篇。曰積善篇。曰宴酒篇。三朝樂第十五奏之。

應王受圖曲

應王受圖荷天華命。樂曰功成禮云治定。恩弘庇臣念昭。率性乃峇三才。以宣八政。愧無則哲。臨淵自鏡。或戒面從。永隆福慶。

臣道曲

孝義相化。禮讓為風。當官無稍。嗣民必公。謙讓君子。寒暑匪躬。諒而不計。和而不同。誠之誠之。去驕思冲。弘茲大雅。是曰至忠。

積惡篇

積惡在人。猶駝處腹。醜成形。下惡積身。覆殿辛再離。温舒五族。責必及嗣。財豈潤屋。斯川既往。逝命不復。鏡茲餘殃。幸脩多福。

積善篇

樂府

卷六 清商梁雅歌

三五

唯德是輔。皇天無親。抱獄歸舜。捨財去邪。豚魚懷信。行葦留仁。先世有作。餘慶方因。鳴玉承家。錫珪于民。建城非重。積善為珍。

宴酒篇

記稱成禮。詩詠飽德。卜晝有典。厭夜不忒。彝酒作民。樂飲虧則。腐腹遺喪。濡首亡國。誓彼六馬。去茲三惑。占言孔昭。以來温克。

君道曲

大君若天覆。廣運無不至。軒后爪牙常先。奉山稽如心之使。臂小白鴻翼于夷吾。劉鴉魚水本無二。土扶可成牆。積德為厚地。

樂府卷六

樂府英華目錄

卷七

舞曲歌辭

雅舞

後漢武德舞歌詩 東平王蒼

晉正德大豫舞歌 晉昂○一首

正德舞歌

宋前後舞歌 王肅之○二首

前舞歌

後舞歌

齊前後舞歌 四首

前舞階步歌 齊辭

後舞階步歌 齊辭

梁大壯大觀舞歌 沈約○二首

大壯舞歌

隋文武舞歌 二首

文舞歌

雜舞

魏俞兒舞歌 王粲○四首

子俞新福歌

安臺新福歌

吳俞兒舞歌 陸龜蒙○二首

劍俞

晉宣武舞歌 傅玄○四首

惟聖皇篇 子俞第一

軍鏡篇 琴俞第三

晉宣文舞歌 傅玄○二首

羽籥舞歌

魏陳思王羣舞歌 五首

聖皇篇

大魏篇

孟冬篇

晉聲舞歌 小序○傅玄辭不錄

鐸舞歌詩

聖人制禮樂篇 古辭

梁鐸舞曲 周捨

山舞歌詩 古辭

琴俞新福歌

行辭新福歌

琴俞

窮武篇 安臺行前第四

短兵篇 劍俞第一

羽籥舞歌

靈芝篇

精微篇

雲門篇 傅玄

雲門篇 傅玄

雲門篇 傅玄

雲門篇 傅玄

雲門篇 傅玄

雲門篇 傅玄

雲門篇 傅玄

雲門篇 傅玄

雲門篇 傅玄

雲門篇 傅玄

雲門篇 傅玄

公莫舞歌 <small>李賀</small>	晉拂舞歌詩 <small>無名氏○五首</small>	白鳩篇	獨流篇	淮南王篇	晉白紵舞歌 <small>古辭○三首</small>	梁白紵辭 <small>武帝○二首</small>	四時白紵歌 <small>沈約○五首</small>	春白紵	夏白紵	秋白紵	夜白紵	東宮春 <small>隋煬帝</small>	長安秋 <small>虞茂</small>	晉杯槃舞歌詩 <small>無名氏</small>	宋泰始歌舞曲辭	淮祥風	齊明王歌詞 <small>王融○三首</small>	淶水曲	白石篇大雅	林菱曲
		濟濟篇	碣石篇																	

散曲	詩功成慶善樂舞辭 <small>唐太宗</small>	霓裳辭 <small>王建○十首</small>	柘枝辭 <small>無名氏</small>	屈柘辭 <small>溫庭筠</small>	徵樂附	俳歌辭 <small>古辭</small>	宋鳳凰脚書伎辭 <small>無名氏</small>	卷七目錄終	卷七目錄	四
----	-----------------------------	--------------------------	------------------------	------------------------	-----	-----------------------	----------------------------	-------	------	---

吳江顧有孝茂倫纂錄

同學諸子參訂

舞曲歌辭

郭茂倩曰。通典曰。樂之在耳者曰聲。在目者曰容。聲應乎耳。可以聽知。容藏於心。難以貌觀。假于戚羽旄。以表其容。發揚蹈厲。以見其意。聲容選和。而大樂備矣。詩序曰。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此舞所由起也。魯隱公

樂府

卷七 舞曲

五年考仲子之官。將萬焉。問羽數于眾仲。對曰。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於是初獻六羽。始用杜預以為六六三十六人。而沈約非之。曰。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必以八人為列。若降殺至士。止餘四人。竟復成樂。服虔謂天子八。諸侯六。八于義為久也。周有六舞。一敔舞。二羽舞。三皇舞。四旄舞。五干舞。六人舞。敔舞者。析五絲。綴羽。舞者。析羽也。皇舞者。雜五絲。羽如鳳凰。色持之以舞也。旄舞者。繫牛之尾也。干舞者。兵舞持盾而舞也。人舞者。無所執。以手袖為威儀也。周官舞師。掌教四舞。  
兵舞山川之祭祀。敔舞社稷之祭祀。羽舞四方之祭祀。皇舞

樂府

卷七 舞曲

雅舞

舞。樂師亦掌教國子小舞。自漢以後。樂舞盛。故有雅舞。有雜舞。雅舞用之郊廟。雜舞用之宴會。傅玄又有十餘小曲。名為舞曲。南齊書載其辭云。獲罪于天。北徒朔方。嗟。誰掃。起若流光。疑非宴樂之詞。未詳其所用。前世學飲酒。必自起舞。詩。屢舞僊。是也。故知宴樂必舞。但不宜屢耳。漢武帝樂飲長沙。定王起舞。是也。自是已後。左章以舞相屬。所屬者代起舞。猶飲酒以杯相屬也。灌夫起舞。以屬田盼。謝安舞以屬相嗣。是也。近世以來。此風絕矣。

郊廟朝饗所奏文武二舞是也。古者樂有先後。以揖讓得天下。先奏文舞。征伐得天下。先奏武舞。各尚其德也。黃帝雲門。堯大咸。舜大韶。禹大夏。文舞也。殷大濩。周大武。武舞也。周存六代之樂。至秦唯餘韶武。漢魏已後。咸有改革。然其所用文武二舞而已。名雖不同。不變其舞。故樂錄曰。自周以來。唯改其詞。未有變其舞者也。然雲門而下。皆有名而亡其容。獨大武之制。樂記存而可考。成王以周公。有勳勞。命容祀。以天子禮樂。升歌清廟。下管象武。朱干玉戚。冕

而舞大武皮弁素憤。禮而舞大夏以廣魯于天下也。自漢已後又有廟舞各用于其廟。凡此皆雅舞也。

漢武德舞歌詩 梁平王蒼。一曰世祖廟。登歌。宋書樂志。日五行。漢高四年。述武德舞。舞人悉裝于威。威。天下樂已。

行武以除亂也。六年改詔舞曰文始。始不相襲也。文帝又造四時舞。以明天下之安。惟孝。則於武德舞。作昭德舞。昭德之太宗廟。孝宣。採昭德舞。為盛德舞。萬之世宗廟。東觀記。日。明帝永平三年。公卿奏。世祖廟舞名。陳平王蒼。議以漢制。宗廟各奏其樂。不肯相襲。以明功德。光武皇帝。祭廟中。與武功盛。大樂舞。宜曰大武之舞。其文始五行之舞。如故。故勿進武德舞。詔曰。如樂。將軍。議進武德之舞。如故。

於穆世廟。蕭雅。顯清俊。又翼翼。秉文之成。越序上帝。駿奔來寧。建立三雍。封禪泰山。章明圖讖。放唐之文。休矣唯德。罔射協同。本支

樂府

卷七 雅舞

三

百世永保厥功。和平盛世之尚。不可放襲取似。

晉正德大豫舞歌 荀勗

宋書樂志曰。晉武帝泰始九年。荀勗典知樂事。使郭瓊宋識等。造正德大豫之舞。而勗及傅玄。張華。又各造舞歌。咸寧元年。詔定祖宗之號。而廟樂同用。正德大豫舞。初。魏明帝景初元年。造武始威。二舞。祀郊廟。則武始舞者。平冕。黑介。幘。玄衣。裳。白領。袖。中衣。絳。合幅。袴。絳。絲。黑。字。鞞。單。履。威。熙。舞者。冠。委。貌。其餘。服。如。前。奏。于。朝廷。闕。武。始。舞。者。武。冠。赤。介。幘。生。絳。袍。單。衣。絳。領。袖。皂。領。袖。中。衣。虎。文。畫。

合幅袴。白布絲。黑。鞞。威。熙。舞者。進。賢。冠。黑。介。幘。生。黃。鞞。單。衣。白。合。幅。袴。其。餘。服。如。前。晉。相。承。用。之。

正德舞歌

人文垂則。盛德有容。聲以依詠。舞以象功。干戚發揮。節以笙鏞。羽。驚。雲。會。翊。宣。令。蹤。敷。美。盡。善。久。協。時。邕。煥。炳。其。章。光。乎。萬。邦。萬。邦。洋。洋。承。我。晉。道。配。天。作。享。元。命。有。造。上。化。如。風。民。應。如。草。穆。穆。斌。斌。形。于。綴。兆。文。武。劭。作。慶。流。四。表。無。競。維。烈。永。世。是。紹。

大豫舞歌

豫順以動。大哉唯時。時邁其仁。世載邕。殷。兆。我。區。夏。宣。文。是。基。大

樂府

卷七 音舞

四

業。惟。新。我。皇。隆。之。重。光。累。暉。欽。明。文。思。迄。用。有。成。惟。晉。之。祺。穆。穆。聖。皇。受。命。既。剛。品。物。咸。寧。考。裂。雲。布。文。教。旁。通。萬。以。淳。素。玄。化。洽。暢。被。之。服。豫。作。樂。崇。德。同。美。韶。濩。濔。濔。幽。遐。式。遵。王。度。

宋前後舞歌 王韶之

宋書樂志曰。武帝永初元年。改晉正德舞曰前舞。大豫舞曰後舞。並糝寶扇。作。孝。武。孝。建。二。年。建。平。王。宏。議。以。舞。不。更。名。直。為。前。後。二。舞。依。據。替。代。義。并。事。乖。宜。蘆。改。權。稱。以。軌。容。為。前。舞。宜。裂。為。武。舞。祖。宗。廟。樂。總。以。德。為。名。若。廟。非。不。毀。則。樂。舞。別。稱。猶。漢。高。文。武。咸。有。嘉。號。景。惠。二。主。樂。



無餘名高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考文始四時五行之舞考南齊常奏章皇太后廟唯奏文樂明婦人無武事  
也郊祀之樂無復別名仍同宗廟而已詔如宏議

前舞歌

於赫景明天監是臨樂來伊陽禮作唯陰歌自德當舞由功深庭  
列宮懸陛羅瑟琴調管繁會笙磬諧音簫韶緝古九成在今蕙志  
和聲德音孔宣光我帝基協靈配乾儀刑六合化穆自然如彼雲  
漢爲章于天熙熙萬類陶和當年擊壤中韶永世弗奪

後舞歌

假樂聖后實天誕德積美自中王猷四塞龍飛在天儀刑萬國欽  
明唯神臨朝淵默不言之化品物咸德告成于天銘勳是勒翼翼  
厥猷登登其仁順命創制因定和神海外有光九國無塵冕旒司  
契垂拱臨民乃舞大豫欽若天人純嘏孔休萬載彌新

齊前後舞歌

前舞階步歌齊詞○隋書樂志曰近代出入皆作樂謂之階步咸用肆夷至梁云之後復用焉即周官所

奏鐘鼓也。

天挺聖哲三方維綱川嶽伊寧七耀宣光茂可萬物衆庶咸康道  
用潛通仁施遐揚德厚坤誼功高昊蒼舞象盛容德以歌章八音

樂府 卷七 宋舞

五

既節龍躍鳳翔皇基永赫二儀等長有寧大

前舞凱容歌

宋辭○即於赫景明之舞考南齊常奏章皇太后廟唯奏文樂明婦人無武事

後舞階步歌

皇皇我后紹業盛明滌拂除穢宇宙載清允執中和以蒞蒼生玄  
化遠被兆世軌形何以崇德乃作九成妍步恂恂雅曲芬馨八風  
清鼓應以祥禎澤洽天下功齊百靈

梁大壯大觀舞歌

樂府

卷七 齊舞樂舞

六

隋書樂志曰梁初猶用凱容宜烈之舞武帝定樂以武舞  
爲大壯舞文舞爲大觀舞二如明堂太廟三朝同用樂錄  
曰梁改宜烈爲大壯即周武舞也大觀即舜治舞也陳以  
凱容樂舞用之郊廟而大壯大觀猶同衆舞所謂祠用宋  
曲宴準梁樂人神不雜也

大壯舞歌

取易象云大壯入者壯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也。

高高在上寶愛斯人眷求聖德大極舜倫率土万燦如火在薪  
樛樛黔首莫不及晨朱光啟耀兆發尊曼我皇赫起龍躍漢津言屈  
收野電激雷震闕章之甲彭濮之人或魏或武漂杵浮輪我邦雖

其命維新六伐乃止七德必陳君臨萬國遂撫八寅

大觀舞歌 取易象曰大觀在上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也

皇矣帝烈大哉典聖奄有四方受天明命居上不怠臨下唯敬舉無愆則動無失正物從其本人遂其性昭播之功肅齊八柄寬以惠下德以為政三趾長儀重輪夕映橫空志匪梯山匪憂如日有恒與天無竟載陳金石式流舞詠咸英韶夏於茲比盛音旨鑑警具有規儀

隋文武舞歌

隋樂志曰隋有文舞武舞各六十四人文舞黑介幘選賢冠絳紗連裳內單皂襪音表領襖音銀裾華帶易皮履

樂府

卷七 隋舞

七

左執籥右執翟武舞服武弁朱襟音銜衣餘同文舞左執朱于右執大戚其舞六成始而受命再成而定山東三而平蜀道四而北狄是通五而江南是拓六成復綴以闡大平

文舞歌

天降有屬后德唯明君降萬寓昭事百靈灌以江漢樹之風聲地卑歸窮天皆至六戎仰朔八蠻請吏烟雲獻彩龜龍表異緝和禮樂燮理陰陽功由舞見德以歌彰兩儀同大日月齊光

武舞歌

惟皇御雷惟帝乘乾五材並用七德兼宣平暴夷險拯溺救危域載安兆庶斯賴續地之厚補天之大聲隆有載化覃無外鼓鐘既奮干戚攸陳功高德重政謚化淳鴻休永播久而彌新

雜舞

雜舞者公莫已渝樂舞鞞舞鐸舞拂舞白紵之類是也始皆出自方俗後漢陳于殿廷蓋自周有纓樂散樂秦漢因之增廣宴會所奏率非雅舞漢魏已後並以鞞舞中拂四舞用之宴饗宋武帝大明中亦以鞞舞雜舞合之鍾石施于廟庭朝會用樂則兼奏之明帝時又有西僮羌胡雜舞

樂府

卷七 雜舞

八

後魏北齊亦皆參以胡戎伎自此諸舞彌盛矣隋牛弘亦請存四舞宴會則與雜伎同設于西涼前奏之而去其所持鞞拂等按此雖非正樂亦皆前代舊聲成公綏賦云鞞鐸舞庭八音並陳梁武帝報沈約云鞞舞巾拂古之遺風是也唐太宗貞觀中始造樂其後又分爲立坐二部堂下立奏謂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謂之坐部伎立部伎八安樂二太平樂三破陣樂四慶善樂五大坐部伎六一欄樂定樂六上元樂七聖壽樂八九聖樂坐部伎六二長壽樂三天授樂四鳥歌萬歲武后中宗之世大増造立坐部伎諸舞隨亦寢廢武后毀唐太廟七德九功之舞皆亡獨

其名存自後宴。宴復用隋文舞武舞而已。開元中又  
舞。舞之屬。文宗時教坊又進霓裳羽衣舞。女三百人。凡  
此皆雜舞也。

魏俞兒舞歌 王祭

晉書樂志曰。巴渝舞。漢高帝所作也。高帝自蜀漢將定三  
秦。關中范因率賈人從帝為前鋒。號板楯蠻。勇而善鬪。及  
定秦中。封因為關中侯。復賈人七姓。其俗善歌舞。高帝數  
觀其舞。曰。武王伐紂歌也。後使樂人習之。關中有渝水。因  
其所居。故曰巴渝舞。舞曲有矛渝。弩渝。安臺。行詞本歌曲。

樂府

八卷七 魏舞

九

四篇。其詞既古。其能曉其句度。宋書樂志曰。魏俞兒舞歌  
四篇。魏國初建。所用使王祭。改創其詞。為才俞。弩安。臺  
行詞。新福歌曲。行辭以述魏德。後于太祖廟並作之。黃初  
二年。改曰昭武舞。及晉又改曰宣武舞。唐書樂志曰。俞美  
也。魏晉改其名。梁復號巴俞。隋文帝以非正典罷之。

漢初建國家。匡九州。壘荆震服。五刃三華。休安不忘。脩武樂脩。宴  
我寶師。敬用御天。永樂無憂。子孫受百福。常與松喬遊。蒸庶德莫  
不咸。歌柔。 景景其節。穆穆其光。

右才俞新福歌

材官選士。劍弩錯陳。應桴蹈節。俯仰若神。殺我武烈。薦我淳仁。自  
東自西。莫不來賓。

右弩俞新福歌

武功既定。庶士洽綏。樂陳我廣庭。式宴賓與師。昭文德。宣武威。平  
九有。撫民黎。倚天雷。延壽尸。千載莫我違。

右安臺新福歌

神武用師。士素厲仁。恩廣覆。猛節橫。逝自古。立功。其我弘。大桓桓。  
征四國。爰及海裔。漢國保長慶。垂祚延萬世。 與無蔚聲

右行辭新福歌

樂府

八卷七 吳舞

十

吳俞兒舞歌 陸龜蒙

枝月喉。棹霜脊。北斗離離在寒碧。龍。寬。清。虎。尾。白。秋。照。海。心。同。一  
色。蕭。影。叱。沙。千。影。仰。神。豪。髮。直。四。睨。之。人。股。佶。栗。欲。定。不。定。不。  
得。春。廣。殘。兒。且。止。秋。胡。有。膽。大。如。山。怖。亦。死。 奇。整。極。新。極。古。帶。有。漢。鏡。歌。氣。

右劍俞

牛來開。放。人為。置。鑠。候。機。關。迸。山。谷。虎。駭。溼。隼。擊。湍。折。毫。中。曉。洞。  
腋。分。龜。達。堅。戲。雄。師。可以冠。猛。樂。壯。曲。抑。揚。蹈。履。有。裂。犀。兕。之。  
氣。者。非。公。與。 然。何。法。俱。從。號。歌。古。辭。得。之。

右弩俞

晉宣武舞歌 傳玄

晉樂志曰魏黃初三年改漢巴渝舞曰昭武舞景初二年又作武始威熙章斌三舞皆執羽箭及晉改昭武舞曰宣武舞羽箭舞曰宣文舞威寧元年詔樂修宣武舞文二舞而用昭武德大豫舞

惟聖皇篇

牙俞第一

唯聖皇句單德巍巍光四海禮樂猶形影文武為表裏乃作巴俞舞舞士劍弩齊列戈矛為之始進退疾鷹龍戰而豹起如亂不可亂動作順其理離合有統紀參差入古

短兵篇

劍俞第二

劍為短兵其勢險危疾踰飛電回旋應規武節齊聲或合或離電發星騰若景若差兵法倣象軍容是儀推雅而談不作迷頭

軍鍊篇

弩俞第三

弩為遠兵軍之鎮其發有機體難動往必速重而不遲銳精分鏢射遠中微弩俞之樂何奇變多姿可進進若激退若飛五聲協八音諸宣武象讚天威

窮武篇

安臺行詞第四

窮武者喪何但敗北乘弱亡戰國家亦廢秦始徐繼分既已作戒前世先王鑒其機脩文整武藝文武足相濟然後得光大亂曰高

樂府

卷七 晉舞

士

加天經前用論體後用銘體

晉宣文舞歌 傳玄

羽箭舞歌

羲皇之初天地開元罔畀禽獸羣黎以安神農教耕創業誠難得粒食淡然無所患之故五黃帝始征伐萬品造其端軍駕無居是日軒轅忽獲四軒轅動止堯舜匪荒寧夏禹治水湯武用兵孰能保安逸坐致太平出法聖皇邁乾乾天下與頌聲且明明詩一推聖皇道化彰激四海清三光萬幾理庶

樂府

卷七 晉舞

士

康潛龍升儀鳳兩時物繁昌却走馬降瑞祥揚側陋簡中夏百麻是荷詩一強又四字可恢

羽箭舞歌

昔在渾成時兩儀尚未分陽升垂清景陰降興浮雲中和合氣氤萬物各異人倫得其序衆生樂聖君三統繼五行然後有質文皇王殊選代治亂亦續紛伊大晉德兼往古越儀農遊舜禹參天地陵三五禮唐周樂韶武登惟籥韶六代具舉澤露地境化充天宇聖明臨朝元凱作輔普天同樂胥浩浩元氣遐哉太清五行流邁日月代征隨時變化庶物乃成聖皇繼天光濟羣生化之

以道萬國咸寧受茲介福延千億歲

魏陳思王鞞舞歌

宋書樂志曰鞞舞未詳所起然漢代已施于燕享矣傅毅張衡所賦皆其事也樂錄曰鞞舞梁謂之鞞舞即巴渝是也漢曲五篇一曰關東有賢女二曰章和二年中三曰樂久長四曰四方皇五曰殿前生桂樹並章帝造魏曲五一明明魏皇帝二大有聖帝三魏歷長四天生蒸民五為君既不易並明帝造以代漢曲其詞並亡陳思王又有五篇一聖皇篇以當章和二年中二露芝篇以當殿前生

樂府

卷七 魏舞

十一

桂樹三大魏篇以當漢吉昌四精微篇以當關東有賢女五孟冬篇以當狡兔漢曲無漢古昌狡兔二篇隋書樂志疑樂久長四方皇是也曰鞞舞漢巴渝舞也郭茂倩曰按樂錄隋志並以鞞舞為巴渝今考漢魏二篇歌辭各異本不相亂蓋因梁陳之世于鞞舞前作巴渝弄遂云一舞二名殊不知二舞亦容合作猶巾舞以白紵送豈得便謂白紵為巾舞失之遠矣

聖皇篇

聖皇應曆數正康帝道休九州咸寶服威德洞八幽三公奏諸公不得久淹留蒞位任至重舊章咸率由侍臣省文下體仁慈

況吟有愛戀不忍聽可之迫有官典憲不得顧恩私明君用恩私

立諸王當就國聖綬何薰蕕便時舍外殿宮省寂無人王上增顧

念皇母懷苦辛何以為贈賜傾府竭寶珍文錢百億萬采帛若烟

雲乘輿服御物錦羅與金銀龍旂垂九旒羽蓋參班輪極大意時盛稱一音

恩榮可原諸王自計念無功荷厚德患一効筋力糜軀以報國鴻

臚擁節衛副使隨經營貫戚並出送夾道交輜輶車服齊整設鞞

睥耀天精武騎衛前後鼓吹簫笳聲俱不祖道魏東門派下霑冠

纓板蓋因內顧俛仰慕同生行行將日暮何時還闕庭車輪為徘徊

徊四馬躊躇鳴路人尚酸鼻何况骨肉情魏惺云此與贈白馬王彪同一音而深婉柔

樂府

卷七 魏舞

十二

厚道之人稱彼遺此何也

露芝篇

露芝生王地朱草被洛濱榮華相晃耀光彩騰若神古時有虞舜父母頑且愚盡孝于田隴烝烝不違仁伯瑜年七十綵衣以娛親慈母咎不痛歔歔涕沾巾丁蘭少失母自傷早孤楚刻木當嚴親朝夕致三牲暴子見陵侮犯罪以亡刑木人為泣血免戾全其名董永遭家貧父老財無遺舉假以供養傭作致其肥賣家填門至不知何用歸天霧感至德神女為乘機歲月不安居嗚呼我皇考生我既已晚棄我何其早蓼莪誰所興念之令人老遐詠南風詩

灑淚滿襟袍。亂曰。聖皇君四海。德教朝夕宜。萬國咸禮讓。百姓安。肅度庠序不失儀。孝弟處中田。尸有曾閔子。比屋皆仁賢。髮亂無天齒。黃髮盡其年。陛下三萬歲。慈母亦復然。忠孝之義。于古始人。

大魏篇

大魏應靈符。天祿方甫始。聖德致泰和。神明為驅使。左右宜供養。中殿宜皇子。陛下長壽考。羣臣拜賀咸悅喜。積善有餘慶。戴祿固天常。眾喜填門至。臣子蒙福祥。無患及陽遂。輔翼我聖皇。眾吉咸集會。凶邪姦惡並滅亡。黃鵠遊殿前。神鼎周四阿。玉馬克乘輿。芝莖樹九華。白虎獻西除。舍利從辟邪。騏驎躡足舞。鳳凰拊翼歌。豐

樂府

卷七 魏舞

五

年大置酒。玉樽列廣庭。樂飲過三爵。朱顏暴已形。式宴不違禮。君臣歌鹿鳴。樂人舞鞞鼓。百官雷。斥讚若驚。儲禮如江海。積善若陵山。皇嗣繁且熾。孫子列曾玄。羣臣咸稱萬歲。陛下長壽樂年。御酒停未飲。貴戚跪東廂。侍人承顏色。奉進金玉觴。此酒亦真酒。福祿當聖皇。陛下臨軒筵。左右咸歡康。杯來一何遲。羣僚以次行。賞賜累千億。百官並富昌。華俱。森古。

精微篇

精微爛金石。至心動神明。二語。杞妻哭。从夫。梁山為之傾。子丹西質秦。烏白馬。甬生。鄒衍。囚燕市。繁霜為夏。關東有賢女。自字蘓。

來卿壯年報父仇。身沒垂功名。女休逢赦書。白刃幾在頸。俱上列仙籍。去此獨就生。太倉令有罪。遠征當就拘。自悲居無男。禍至無與俱。緹縈痛父言。荷擔西上。書盤桓北闕。下泣淚何漣。如乞得并姊弟。沒身贖父軀。漢文感其義。肉刑法用除。其父得以免。辨義在列國。多身亦何為。一女足成居。簡子南渡河。津吏廢舟船。執法將加刑。女娟擁棹前。妾父聞君來。將涉不測淵。畏懼風波起。禱祝祭名川。備禮饗神祇。為君求福先。不勝醜祀誠。至令犯罰艱。君必欲加誅。乞使知罪罟。妾願以身代。至誠感蒼天。國君高其義。其父用赦原。河激奏中流。簡子知其賢。歸聘為夫人。榮寵超後先。辨女解

樂府

卷七 魏舞

五

父命。何況健少年。黃初發和氣。明堂德教施。治道至太平。禮樂風俗移。刑錯民無枉。怨女復何為。聖皇長壽考。景福常來儀。

樂府

卷七 魏舞

五

孟冬十月。陰氣厲。清武官。誠田。講旅統兵。元龜襲吉。元光者明。蚩尤蹕路。風珥雨停。乘輿啟行。鸞鳴幽軋。虎賁采騎。飛象珥珣。鐘鼓鏗鏘。簫管嘈鳴。萬騎齊鑣。千乘等蓋。夷山填谷。平林濛數。張羅萬里。盡其飛走。趨趨夜兔。揚白跳翰。獵以青散。掩以修竿。韓盧宋鶻。呈才踴足。蠶不盡繅。牽虞荷鹿。魏氏發機。發基撫弦。都盧尋高。搜索猴狻。慶忌孟賁。陷谷起轡。張目決眦。張怒穿冠。頭熊扼虎。蹴豹

孟冬篇

索猴狻。慶忌孟賁。陷谷起轡。張目決眦。張怒穿冠。頭熊扼虎。蹴豹

博望氣有餘勢負象而趨獲車既盈日側樂終罷役解徒大舉離  
宮亂口聖皇臨飛軒論功校獵徒死禽積如京流血成溝渠明詔  
大勞賜大官供有無走馬行酒醴驅車布肉魚鳴鼓舉觴醉擊鐘  
爵無餘絕網縱麋寬弛單出鳳雛收功在羽校威肅振鬼區陛下  
長權樂承世合天符數羽獵賦

晉登舞歌 傳玄辭今不錄

樂錄曰晉登舞歌五篇一曰洪業篇宣文創洪業盛德在泰始云云當魏  
曲明明魏皇帝古曲關東有賢女二曰天命篇命應期輔  
魏皇云云當魏曲大和有聖帝古曲章和二年中三曰景皇篇

樂府

卷七 晉舞

七

景皇帝聰明命世生當魏曲魏曆長古曲樂久長四曰大  
盛德參天地云云晉篇赫赫大賈於移文皇云云當魏曲天生烝民古曲四方皇五曰明  
君篇明君御四海聽當魏曲為君既不易古曲殿前生桂  
樹按曹植怨歌行為君既不易為臣良獨難不知與此同  
否○按齊鞞舞曲有明君詞明君創洪業盛德在建元云云聖王曲辭聖  
受天命應期則虞唐云云梁鞞舞歌沈約作明之君七首以歌君德

鐘舞歌詩

唐樂志曰鐘舞漢曲也樂錄曰鐘舞者所持也木鐸制法  
度以號令天下故取以為名今謂漢世諸舞鞞巾二舞是

漢事鐸拂二舞以象時古鐸舞曲有聖人制禮樂一篇擊  
詞雜寫不復可辨相傳如此魏曲有太和時晉曲有雲門  
篇傳玄造以當魏曲齊因之梁周捨改其篇梁三期樂第  
十八設鐸舞

聖人制禮樂篇

昔皇文武邪彌彌含善誰吾時吾行許帝道銜來治路萬邪治路  
萬邪赫赫意黃運道吾治路萬邪善道明邪金邪善道明邪金邪  
帝邪近帝武邪邪聖皇八音偶邪共一百八十二

雲門篇

黃雲門唐咸池虞韶舞夏殷濩列代有五振鐸鳴金延大武清

樂府

卷七 鐸舞

大

歌發唱形為至聲和八音協律呂身不虛動手不徒舉應節合度  
周其叙時奏官角雜之以徵羽下擊鞞目上從鐘鼓樂以移風與  
德禮相輔安有失其所有鐸舞

梁鐸武曲

雲門且莫奏成池且其歌我后興至德樂頌祭中和白雲汾已隆  
萬舞鬱駢羅功成聖有作黃唐何足多

巾舞歌詩

唐書樂志曰公莫舞晉宋謂之巾舞其說云漢高祖與項  
籍會鴻門項莊舞劍將殺高祖項伯亦舞以袖隔之且語

莊曰公莫苦言公莫害漢王也漢人德之故舞用巾以象  
項伯衣袖之遺式宋書樂志曰按桑操有公莫渡河然則  
其聲所從來已久俗云項伯非也古今樂錄曰巾舞古有  
歌辭詭異不可解江左以來有歌舞詞沈約疑是公莫  
河曲今二詞中自有公無渡河其聲哀切故入瑟調下  
以瑟調雜于舞曲唯公無渡河古有歌有弦無舞也

吾不見公莫時吾何娶公來嬰時吾哺聲何為茂時為來嬰營  
思吾明月之土轉起吾何嬰土來嬰轉去吾哺聲何為土轉南來  
嬰當去吾城上羊下食艸共三百零三  
字已下不錄

樂府

卷七 舞

七

公莫舞歌 李賀

方花古礎排九楹刺豹淋血盛銀鬲一作建鼓吹無桐竹長刀  
重立割鳴箏橫橫鐵錦生紅緯日炙錦媽王末醉腰下三看寶珠  
光項莊掉箭欄前起材官小臣公莫舞座上真人赤龍子芒碭雲  
璫抱天回咸陽王氣清如水鐵樞鐵鍵重東關大旗五丈撞雙環  
漢王今日須秦印絕續剝腸臣不論烈烈生氣正其  
用殺氣出之

晉拂舞歌詩

晉書樂志曰拂舞出自江左舊云吳舞也晉曲五篇曰白  
鳩曰濟濟曰獨漉曰碣石曰淮南王齊多刪舊詞而因其

曲各樂錄曰梁拂舞歌並用晉詞解題曰其詞除白鳩一  
曲餘並非吳歌未知所起也梁梁不  
更出

白鳩篇

南齊樂志曰白符鳩舞出江南吳人所造其歌本云  
平平白符思我君志樂我金堂言白者金行符合也  
鳩亦合也符鳩雖異其義是同宋樂志曰晉楊淵妻序云  
自到江南見白符鸞或言白鳥鳩舞云有此來數年矣其  
詞實乃是吳人惠孫始造政思

翩翩白鳩載飛載鳴懷我君德來集君庭白雀呈瑞素羽明鮮翔  
庭舞翼以應仁乾交交鳴鳩或丹或黃樂我君惠振羽來翔東  
餘光象在江湖惠而不費靜敬我微軀妙想應語不策我良  
覺其所以來習我驅馳與君周旋樂道亡餘我心虛靜我志霑霑彈琴鼓瑟聊

樂府

卷七 舞

七

以自娛凌雲登臺浮游太清板龍附鳳目望身輕

濟濟篇

魏暹云語似有款斷處近漢饒歌音韻餘詩妙  
或過此正以其大完好處達之此看樂府法也

暢飛鳴舞氣流芳追念三五大綺黃去失有時可行去來向時此  
未央時冉冉乘輪但當飲酒為歡娛衰老逝有何期參寥歌賦  
內懷思淵池廣莫獨希願得黃浦衆所依恩感人世無比悲歡且  
舞無極已

獨漉篇

作獨漉南齊樂志曰古辭明君曲後云身安樂無  
求祿求祿清自不濁清白尚可食行我  
晉歌為虎字古通用也疑是厲刺之辭  
獨漉獨漉水深泥濁泥濁尚可水深殺我只此四語便是樂府家  
以後妙語帶引



雍雍雙雁遊戲田。我欲射雁念子孫。散翻浮萍得風推。輕我心術合與子同并。八句似唐人。輕秀之氣。空牀低帷誰知無人。此下風夜衣。銷綉誰別偽真刀。鳴箭中倚床無施。父冤不報欲活何為。骨氣快烈擊碎。猛虎斑斑遊戲山。關虎欲驚人。不避豪賢。驚得。

碣石篇。南齊樂志曰。碣石。魏武帝辭晉以為。碣石舞其歌。四章。一觀滄海。二冬十月。三土不同。四龜雖齊。解題曰。和。但曲前更有觀。不更出。

淮南王篇。淮南小山作。古今注曰。淮南王服食求他。編禮。戀不已。乃作淮南王曲。馬。解題曰。古詞實言。安仙去。

樂府 卷七 晉拂舞 三王  
淮南王自言尊。百尺高樓與天連。後園鑿井銀作林。金瓶素綆汲

寒漿。汲寒漿。飲少年。少年窈窕何能賢。揚聲悲歌音絕天。我欲渡河河無梁。願化雙黃鵠。還故鄉。還故鄉。人故里。徘徊故鄉。苦身不巳。繁舞寄聲無不泰。徘徊桑梓遊天外。

晉白紵舞歌  
宋書樂志曰。按舞詞有巾袍之言。紵本吳地所出。宜是吳舞也。晉俳歌云。皎皎白紵。飾節為雙。吳音呼紵為紵。疑白紵即白紵也。解題曰。古詞盛稱舞者之美。宜及芳時為樂。其譽白紵。質如輕雲。色如銀。云云。唐書樂志曰。梁武帝人。沈約改其詞為四時白紵歌。今中原有白紵曲。辭旨與此。

全殊

輕軀徐起何洋洋。冷是舞。高舉兩手。白鵠翔。宛若龍。轉乍低昂。凝。停善暎容儀光。舞女初至。高舉兩手。白鵠翔。宛若龍。轉乍低昂。凝。蓋神安可忘。情態中忽。晉世方昌樂未央。著一語便。質如輕雲。色如銀。愛之遺誰。贈佳人。制以為袍。餘作巾。袍以光軀。巾拂塵。項上。如銀愛之遺誰。贈佳人。制以為袍。餘作巾。袍以光軀。巾拂塵。項上。有情緒。麗服在御。會佳賓。醪醴盈樽。美且淳。清歌徐舞。降祇神。四座歡樂。胡可陳。右一篇。

樂府 卷七 晉白紵 三王  
雙袂齊舉鸞鳳翔。羅裙飄飄昭儀光。趨步生姿進流芳。鳴弦清歌及三陽。人生世間如電過。樂時每少苦時多。用。設風景語。勸君幸。行樂。適首此意。

樂錄曰。梁三初樂第二十。設巾舞。并白紵。蓋巾舞以白紵。及夏辰耀春華。齊侶獻舞。趙女歌。羲和馳景。逝不停。春露未晞。嚴霜零。百草凋索。花落英。懸蟬吟。嘯寒。鳴百年之命。忽若傾。早知迅速。乘獨行。東造扶桑。遊紫庭。西至崑崙。戲曾城。右一曲。陽春白日風花香。香連風。趨步。明玉舞。瑤情。發金石。媚笙簧。羅鞋徐轉。紅袖揚。清歌流響。統鳳梁。如矜若。思。凝且翔。舞之轉。聆流精。麗輝光。將流將引。雙雁行。歡來何晚。竟何長。明君馭世。永歌昌。右一曲。

四解送也

朱絲玉柱羅象進飛瑄促節舞少年短歌沈目未肯前含笑一轉  
私自憐自憐從未肯前出來有是

纖腰嫋嫋不任衣嬌怨獨立特為誰赴曲君前未忍歸上聲惡調  
中心飛憐此是欲人憐一種

四時白紵歌 沈約

樂錄沈約云白紵五章敕臣約造武帝造後兩句

春白紵

蘭葉參差桃半紅飛芳舞戲春風如嬌如怨狀不同含笑流眄

樂府 卷七 樂白紵

三三

滿堂中翡翠羣飛飛不息願在雲間長比翼佩服瑤草駐容色  
日堯年惟無極

夏白紵

朱光灼燥照佳人含情送意還相親嫣然宛轉亂心神非子之故  
欲誰因翡翠羣飛飛不息願在雲間長比翼佩服二句以下皆同

秋白紵

白露欲凝草已黃金瑄玉柱響洞房雙心一意俱徊翔吐情寄詩  
君莫忘翡翠羣飛飛不息願在雲間長比翼

冬白紵

寒闥晝寢羅幌垂婉容麗心長相知雙去雙還誓不移長袖拂面  
為君施翡翠羣飛飛不息願在雲間長比翼

夜白紵

秦箏齊瑟燕趙女一朝得意心相許明月如鏡方襲于夜長未央  
歌白紵翡翠羣飛飛不息願在雲間長比翼不脫時絢 差為德雅

東宮春 隋楊帝 亦為四時白紵

洛陽城邊朝日暉天淵池前春爽歸含露窈花開未飛臨風楊柳  
自依依小芫花紅洛水綠清歌宛轉繁絃促長袖逶迤動珠玉千  
年萬歲陽春曲鮑詞 海志

樂府

卷七 樂白紵

三三

江都夏 隋楊帝

黃梅雨細麥秋輕楓樹蕭蕭江水平飛樓倚觀軒若鶯花重雁誰  
常長清菱涇落日雙鳧舫綠水紅妝兩搖漾還似浮桑碧海上誰  
肯空歌採蓮唱自是風流才藻

長安秋 虞茂

露寒臺前曉露清昆明池水秋色明搖環動佩出曾放鳴絃風管  
奏新聲上林蒲桃合標鞞甘泉祈樹上蔥青玉人當歌理清曲  
好恩情斷還續不隳 不隳

晉杯槃舞歌詩

宋書樂志曰。舞。漢曲也。張衡舞賦云。歷七槃而縱躡。王  
粲七釋云。七槃。陳于廣庭。皆以七槃為舞也。搜神記云。昔  
太康中。天下為晉世寧舞。矜手以接杯槃。而反覆之。此則  
漢世唯有伴舞。而晉加之。以杯反覆也。五行志曰。其歌云。  
晉世寧。舞杯槃。言接杯盤于手上。而反覆之。至危也。杯盤  
者。酒食之器。而名曰晉世寧。言晉世之士。偷苟于酒食之  
間。而其知不遠。晉世之寧。猶杯槃之在手也。唐樂志曰。漢  
有樂舞。晉謂杯槃舞。詩云。妍袖陵七槃。言舞用盤七枚也。  
晉世寧。四海平。晉天安樂。承大寧。四海安。天下歡。樂治典。隆舞杯  
槃府。

卷七 晉樂舞

二五

槃舞。杯槃何翻。翻舉坐翻。覆壽萬年。按壽萬年。天與日終與一。在  
天與日之下。左回右轉。不相失。舞法之巧。箏笛悲酒舞疲。破字有  
其作與。心中慷慨。可徒兒。樽酒甘絲竹。清願令諸君。醉復醒。醒復  
醒。時合同。四坐歡。樂皆言。工絲竹音。可不聽。亦舞此槃。左右輕。自  
相當。合坐歡。樂人命。長人命。長當結友。千秋萬歲皆老壽。敬樂延  
結六歡樂之道。附。宋改為宋世寧。齊  
改為齊世昌。采謂之樂伎。唐謂之樂師。

宋泰始歌舞曲詞

樂錄曰。宋泰始歌舞十二曲。一皇業頌。二聖祖頌。三明君  
大雅。四通國風。五入符頌。六明德頌。七帝國頌。八龍躍大

雅。九淮。祥風。十宋世大雅。十一治兵大雅。十二白紵篇大

淮祥風

淮祥應賢彥生。翼贊中典致太平。

白紵篇大雅

在心曰志。發言詩。聲成于文。被管絃。手舞足蹈。欣泰時。移風易俗。  
王化基大。聚角揮韻。白雲舒。籥韶協音。神鳳來。拊擊和節。詠在  
初章。曲乍畢。情有餘。文同軌。一道德行。國靖民和。禮樂成。四縣庭  
響美。勳英。八列陛。唱貴人聲。舞飾麗華樂。容工羅裳。映日袂隨風。

樂府

卷七 宋泰始歌

二六

金翠列輝。蔚豐淑。姿秀體。久帝表。

齊明王歌辭

齊明王歌詞七曲。王融應司徒教而作也。一明王曲。二聖  
君曲。三淶水曲。四採菱曲。五清楚引。六長歌引。七散曲。

淶水曲

湛露改寒司。文駕變春旭。瓊樹落晨紅。瑤塘水初淶。日露沙。激明  
風動泉華燭。遵渚泛。剛。乘漪美清曲。斗酒千金輕。寸陰百年促。  
何用盡歡娛。王度式如玉。右一曲  
三解

採菱曲

炎光銷玉殿。涼風吹鳳樓。離輜一作倭音素平隰。朱權泊安流。金華妝翠羽。鷗首畫飛舟。荆姬採蓮曲。越女江南謳。騰聲翻葉靜。散響谷雲浮。良時時一過。佳人難再求。右一曲

散曲

金枝洪明燦。繡幕裂芳然。管閣橫綠綺。曠席絢朱纒。楚調廣陵散。瑟柱秋風弦。輕裙中山麗。長袖邯鄲妍。徐歌駢行景。迅節驚浮烟。

言願聖明王。永承萬斯年。右一曲三辭。語殊

唐功成慶善樂舞辭唐太宗

一曰九功舞。殿庭朝會所奏文舞也。太宗生于武功之慶

樂府

卷七 齊明王歌

二七

善宮貞觀六年辛之宴。從臣賞賜閭里。帝歡甚賦詩。呂才被之管絃。名曰功成慶善樂。以童兒六十四人。冠進賢冠。紫袴。稱長袖。漆髻。旋履。而舞。舞踏安徐。以象文德洽而天下安樂也。冬正享。燕及國有大慶。與七德舞偕奏于庭。

壽丘唯鶴跡。鄴邑乃前基。與余承累聖。懸弧亦在茲。弱齡逢運改。不下提劍鬱匡時。指麾八荒定。懷柔萬國夷。梯山盛入款。駕海亦來思。單于陪武帳。日逐衛文槐。端展朝四嶽。無為任百司。霜節明秋景。輕水結水滄。芸黃遍原隰。禾隸積京坻。共樂還讓宴。歡此大風詩。確架不比大風。而滄克白。滄。

霓裳辭十首

王建。一曰霓裳羽衣曲。唐逸史曰。竊公遠矣。為大構。行十餘里。精光奪目。寒氣侵人。至一大城。公遠曰。此月宮也。仙女數百。皆素練霓衣。舞于廣庭。聞其曲。曰霓裳羽衣。帝曉音律。因默記其音調。而還召樂工。依其音調。作霓裳羽衣曲。一說曰。與術士葉法善遊。一說曰。西涼府節度使楊敬述。遣妓羅門。向聲調。相誘。遂以月中所記之半為散序。所進之曲。名霓裳羽衣也。白居易曰。霓裳法曲也。凡曲將終。聲拍皆促。唯霓裳之末長。引一音。故其歌云。嗚鶴曲終長。引聲是也。

弟子部中留一色。聽風聽木作霓裳。按此及劉禹錫詩云。三鄉陌中所聞矣。散聲未足重來投。直到牀前見上皇。

然則非月散聲未足重來投。直到牀前見上皇。

中管五弦初半曲。選教合上隔簾聽。一聲聲向天頭落。効得仙人夜唱經。

樂府

卷七 唐九功舞

二八

自直梨園得出稀。更番上曲不教歸。一時跪拜霓裳徹。立地階前賜紫衣。

旋翻新譜聲初足。除却梨園未教人。宣與書家分手寫。中官走馬賜功臣。

伴教霓裳有貴妃。從初直到曲成時。日長耳裏聞聲熟。拍數分毫錯總知。

弦索縱橫隔綵雲。五更初發一山一作滿宮聞。武皇自送西王母。新換霓裳月色裙。

敕賜宮人澡浴回。遲看美女院門開。一山星月霓裳動。好字先從

來

傳呼法部按霓裳。新得承恩別作行。應是貴妃樓上看。內人兒下  
綵羅箱。數首俱

朝元閣上山風起。夜聽霓裳玉露寒。宮女月中更替立。黃金梯滑  
並行難。上

知向華清年月滿。山頭山底種長生。去時留下霓裳曲。總是離宮  
別館聲。

柘枝詞 樂府雜錄曰。從舞曲有柘枝。軟舞曲有屈柘。樂苑曰。柘枝詞。有柘枝曲。商調有屈柘。此舞因曲為名。用二女童。帽施金鈴。柘轉有范。其來也。于二蓮花中。越花。折而後見。對舞相占。實舞中雅妙者也。一說作柘枝。

將軍奉命即須行。塞外領強兵。閑道烽烟動。腰間寶劍匣中鳴。  
屈柘詞 溫庭筠

楊柳紫橋綠。玫瑰拂地紅。繡衫金駉裏。花髻玉瓏瑤。宿雨香澗  
春流水。脂通畫樓初夢斷。晴日照湘風。情景

散樂附

周禮。旄人教舞散樂。鄭康成云。散樂。野人為樂之善者。若  
今黃門倡。漢有黃門鼓吹。以宴羣臣。則雅樂之外。又有宴  
私之樂焉。唐樂志曰。散樂者。非部伍之聲。俳優歌舞雜奏  
也。秦漢已來。又有雜伎。其變非一名。為百戲。相承有之。

俳

俳歌詞 古詞。一曰。俳。儒。漢自古有之。蓋借漫戲也。說文。俳。流舞于管。君之幕下。范。審云。優。俳。施其名也。樂錄曰。梁三朝樂第十六。鼓。俳。伎。隋樂志曰。魏。齊。故事。有俳。儒。引。隋。文帝。以。非。正。典。罷。之。

俳不言不語。呼俳。喻所。俳適一起。狠率不止。生拔牛角。摩斷膚耳。  
馬無懸蹄。牛無上齒。駱駝無角。奮迅兩耳。

宋鳳凰街書伎辭

隋書。樂志曰。鳳凰街書伎。自宋齊已來。有之。會。凡。侍。中。于。殿。前。跪。取。其。書。以。授。舍。人。舍。人。受。書。升。殿。跪。奏。宋。世。有。詞。齊。初。都。江。流。敗。造。至。梁。武。帝。罷。之。

皇宋興隆。膺靈符。鳳鳥感。和銜。素書。嘉樂之美。通玄。虛。惟新。濟濟。邁唐虞。魏魏。蕩蕩。道有餘。

樂府

八卷七 散樂

三十

樂府英華卷七終

樂府英華目錄

卷八

琴曲歌辭

神人暢唐光

思親操虞舜

南風歌虞舜○二首

襄陵操姜禹

箕子操箕子

拘幽操周文王

又韓愈

文王操周文王

尅商操周武王

傷殷操微子

越裳操周公

樂府

卷八目錄

神鳳操周成王

採薇操伯夷

履霜操尹伯奇

士失志操介子推○四首

雉朝飛操賈泚子

思歸引石崇

猗蘭操孔子

將歸操孔子

龜山操孔子

琴歌百里奚妻○三首

處女吟魯處女

貞女引梁簡文帝

鳳求凰司馬相如

別鶴操曹凌敬子

走馬引張率

龍丘引梁簡文帝

渡易水荆軻

力拔山氣蓋五霸項籍

大風起漢高帝

採芝操四皓

八公操劉安

昭君怨王嬋

蔡氏五弄四首

游春曲王維

淶水曲江真

幽居弄顧况

秋思王維○二首

胡笳十八拍蔡琰

飛龍引蕭繹

烏夜啼引張籍

宛轉歌劉妙容○二首

王敬伯歌李端

三峽流泉歌李季蘭

風入松歌僧皎然

秋風引劉禹錫

樂府

卷八目錄

明月引盧照隣

綠竹引宋之問

山人勸酒李白

幽洞泉李白

成連辛德源

琴歌阮瑀

又趙整○二首

又趙整○一首

又顧况

卷八目錄終

樂府英華卷八

吳江顧有孝茂倫纂錄

同學諸子參訂

琴曲歌辭

唐書樂志曰琴禁也。夏至之音陰氣初動。禁物之淫心也。世本曰琴神農造。廣雅曰伏羲造。長七尺二寸而五絃。琴操云文武加二絃以合君臣之恩。風俗通曰七絃法七星也。相傳曰今琴四尺五寸。法四時五行也。自伏羲制作

樂府

卷八 琴曲

之後有數巴。伯牙子皆善鼓琴。而其曲有暢有操。有引有弄。和琴而作命曰暢。言達則兼濟而美暢其道也。憂愁而作命曰操。言窮則獨善而不失其操也。引者進德進業申達之名。弄者情性和悅。寬泰之名也。其後西漢有度安世。晉為成帝侍。善為雙鳳離鸞之曲。齊人劉道。魏能作單。晉為成帝侍。善為雙鳳離鸞之曲。齊人劉道。魏能當時若天心。意感發聲。謂諸感大。弦寬和而溫。小絃清涼而不亂。覆之。漢醉之。偷斯為。蕭善矣。古琴曲有五曲。九引。十二操。五曲者鹿鳴。代價。騶虞。白駒也。九引者烈女。

引伯妃引貞女引思歸引霹靂引走馬引琴操引。引也。十二操者。將歸操。登樓操。龜山操。胡蝶操。破山操。露霜操。朝飛操。別鶴操。殘形操。水僊操。襄陵操。白後作者相繼而其義與其所起。畧可考而知。不復備論。解題曰。琴操紀事。好與本傳相違存之者。以廣異聞。

神人暢。唐書樂志曰。堯舜天。龍。祭。禮。歷。上。有。贊。清廟。穆。分。承。子。宗。百。僚。肅。兮。千。旋。室。禮。禱。進。福。永。年。豐。有。響。在。坐。故。予。為。宮。在。玄。中。欽。羨。皓。于。德。不。隆。承。命。任。禹。寫。中。一。作。宮。

思親操。虞舜。舜遊歷山見鳥飛思親而作此。

樂府

卷八 琴曲

陟彼歷山兮。雀鬼有鳥。翔兮。高飛。瞻彼鳩兮。徘徊。河水洋洋兮。清冷。深谷鳥鳴兮。鸞。鸞。設。賢。張。豈兮。思我父母力。日與月兮。往如。馳。父母遠兮。吾當安歸。不怨。  
南風歌二首。虞舜。史記樂書曰。南風而天下。治。南風。反彼三山兮。商嶽。嗟。嗟。天降五老兮。迹我來歌。有黃龍兮。自出。于。河。負。書。圖兮。交。蛇。羅。沙。案。圖。觀。藏兮。闕。天。嗟。嗟。擊。琴。拊。韶。分。淪。幽。洞。微。鳥。獸。踰。踰兮。鳳。凰。來。儀。凱。風。自。南兮。哨。其。增。嘆。森。茂。  
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

襄陵操襄陵。一曰。襄陵。晉曰。襄陵。山襄。

嗚呼洪水滔天下民愁悲上帝愈浴三過吾門不入父子道衰嗟

嗟不欲煩下民古語。

箕子操箕子。史記。紂始為象箝。其狀之乃。伴狂為奴。遂隱而數。琴以自悲。琴。曰。箕子。吟。箕子。自作。

嗟嗟紂為無道殺比干嗟重復嗟獨奈何漆身為厲被髮以伴狂

今奈宗廟何天乎天哉欲負石自投河嗟復嗟奈社稷何言短而心已咽。

狗幽操周文王。琴操曰。文王。拘於羑里。其詞憂而不至。煩亂。

殷道溷溷浸溷煩兮朱紫相合不別分兮迷亂聲色信讒言兮炎

災之虐使我愆兮幽閉牢阱由其言兮蓬我四人憂董勤兮。

樂府

怨八 琴四

三

同前韓愈。較文王作為別至。正其別至處別。為韓作也。然既為韓作亦不得不到至矣。

目揜揜兮其凝其盲耳肅肅兮聽不聞聲朝不日出兮夜不見月

與星有知無知兮為奴為生嗚呼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太

文王操周文王。紂為無道。諸侯皆歸。文王其後有恩。風。亦。書于。樂。文。上。乃。作。此。歌。其。詞。皆。實。人。不。嫌。處。

翼翼翔翔彼鳳凰兮唧書來遊以會昌兮瞻天案圖殷將亡兮蒼

蒼之天始有萌兮五神連精合謀房兮與我之業望羊來兮

杜商操周武王。一曰。武王。伐紂。時。製。

上告皇天兮可以行乎武王。以。是。順。應。順。應。只是。

傷股操傷。子。昔。大。傳。曰。微。子。朝。周。過。股。故。墟。感。官。室。沒。壞。生。不。乘。欲。哭。則。不。可。欲。泣。則。近。婦。人。推。而。廣。之。詐。誰。

青即此操也亦謂之

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我好仇一腔熱腸遺恨所。在。處。故。不。暇。他。處。

越裳操周公。作。歌。送。傅。之。為。越。裳。操。

於戲嗟嗟非旦之力乃文王之德見其歸功于文王之德已。

神鳳操周成王。一曰。鳳。凰。來。儀。樂。錄。曰。成。王。時。鳳。凰。翔。成。王。作。此。歌。謝。希。遂。曰。言。德。化。之。感。也。

鳳凰翔兮於紫庭兮何德兮以感靈賴先人兮恩澤臻于胥樂兮。

民以寧謂之。

採薇操伯夷。史記。武王。克。商。伯。夷。叔。齊。耻。食。周。粟。隱。首。陽。山。採。薇。而。食。乃。作。歌。因。傳。為。操。一曰。履。遊。高。舉。也。

登彼高山言採其薇以亂易暴不知其非神農虞夏怒焉沒兮我

樂府

怨八 琴四

四

適安歸實見得如此亦實是。如此。莫。作。過。分。語。看。

履霜操尹伯奇。琴操曰。尹吉甫之子伯奇所作也。伯奇無。履。霜。自。傷。而。見。逐。乃。棄。蓂。荷。以。為。衣。採。芣。花。巨。為。食。之。而。作。此。操。曲。終。投。河。而。死。

履朝霜兮採晨寒考不明其心兮聽讒言孤思別離兮推薄肝何

辜皇天兮適斯愆痛殺不同兮恩有偏誰說顧兮知我冤怨。

士失志操介子推。一曰。龍。蛇。歌。琴。操。曰。文。公。與。介。子。推。俱。逃。于。穀。刺。脾。股。以。啖。文。公。文。公。後。因。知。楚。楚。矣。俱。蒙。厚。賞。子。推。獨。無。所。得。乃。作。龍。蛇。之。歌。而。隱。文。公。求。之。不肯。出。按。史。記。子。推。欲。隱。從。者。謂。之。乃。懸。諸。公。門。云。

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五蛇從之周備天龍。鳳。無。食。一。蛇。割。腹。龍。

五其淵安其壤土四蛇入穴首。有。處。所。一。蛇。無。穴。號。于。中。野。

四蛇入穴首有處所一蛇無穴號于中野



有龍矯矯遺天譴怒三蛇從之一蛇割股二蛇入國厚蒙爵

有一蛇棄于草莽有龍矯矯將失其所有蛇從之周流天下龍既入深淵得其安所

龍欲上天五蛇為輔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

處所因應從者之詞若于推那得後怨應是代為之怨則可

雄朝飛標積沐子。一日雄朝飛標古今注曰積沐子所作

樂府

卷八 梁曲

五

雉朝飛兮鳴相和雌雄羣遊於山阿衣獨何命兮未有家時將莫

今可奈何嗟嗟莫兮可奈何

思歸引石崇。一日離狗。舉標。有賢女。稱王。聞其賢伯。今術女。賢欲留之。大夫曰。不可。賢必不我聽。聽必不賢。不崇。思歸引。序曰。崇。山。有。大。志。願。節。更。樂。放。逆。因。覽。思。歸。引。古。南。有。歌。無。歌。可。作。樂。辭。但。思。可。陽。外。樂。與。樂。操。異。

思歸引歸河陽假子莫為鶴高飛翔經芒阜濟河梁望我舊館心

悅康清渠激魚彷彿服驚波翠相將終日周覽樂無方登雲閣

列姬姜惜絲竹叩官商宴華池酌玉觴飲酒

倚蘭操 孔子。一日由蘭操。舉標。口。孔子。歷聘諸侯。其能任。自南。及。魯。感。谷。之。中。見。蘭。香。獨。發。行。然。嘆。曰。蘭。當。為。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何彼蒼天不得其所

遙九州無所定處時人聞蔽不知賢者尤奈看年紀遊適一身將

老篇中一字不及顯古人的文字寄托不拘如此

將歸操孔子。一日聚操。孔幾子曰。趙使聘夫子。子聞鳴。不得。用。且。之。不。濟。北。命。也。乃。還。息。于。鄒。鄉。作。鄒。操。

翱翔于衛復我舊居從吾所好其樂只且無時不從。姓非謂。後。舊。居。才。從。切。矣。

樂府

卷八 梁曲

六

予欲望魯兮龜山蔽之手無斧柯奈龜山何斧柯。奈。龜。山。何。

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雌炊展展今日富貴忘我為

百里奚初娶我時五羊皮臨當別時烹乳雞今適富貴忘我為

百里奚百里奚母已歿葬南谿墳以瓦覆以柴春糞糞蓋伏雞西

人秦五穀皮今日富貴捐我為亦謂之。秦。歌。門。關。謂。展。展。或。作。胡。胡。之。聲。胡。林。直。而。多。抗。

鳳兮鳳兮歸故鄉遊遊四海求其鳳時未遇今何所將何悟今又

今升斯堂有艷淑女在閨房空邇人遐毒我腸何緣交頸為鴛鴦

胡傾頤兮共翔翔胡。傾。頤。兮。共。翔。翔。胡。傾。頤。兮。共。翔。翔。胡。傾。頤。兮。共。翔。翔。

今願兮從我願得托孽尾永為妃交情通體心和諧中法法  
知者誰雙翼俱起翻高飛無感我思使余悲以自身刊書之  
慈悲無前得效

處女吟晉處女。樂錄曰晉處女見女  
貞木而竹歌亦謂之女貞木歌

菁菁茂木隱獨榮兮變化靈板合鞋英兮脩身寒志建今名公歌  
道不同善惡并兮屈身身獨去德清兮懷忠見疑何貪生兮

貞女引梁簡文。梁穆日當次室女作貞女引

借問懷春豈百尺沙雲霧花有歲寒松南臨女貞樹庭花對帷清  
隙月依枝度但使明妾心無嗟坐遲暮

別鶴操商陵牧子。古今注曰商陵子娶五年而無子父兄  
將為之改娶妻聞之半夜起倚戶而悲聽夜子聞之

樂府 卷八 梁曲 七

將乖比翼兮隔天端山川悠遠兮路漫漫攬衣不寐兮食忘餐

走馬引張率。古今注曰釋里牧養為父報怨亡遁于山下  
之乃天馬夜聞其室而鳴以為迎吏奔而亡去明日迎  
澤中獲琴鼓之為天馬之聲故曰走馬引一日天馬引

良馬龍為友玉珂金作羈馳騁定與浴半驟復半馳倏忽而千里  
光景不及移九方情未見薛公寧所知敏壽且歸去吾畏路傍泉

龍丘引梁簡文。琴操曰使游于龍丘高所作也龍丘高  
出遊三年思歸於荆楚望楚而長嘆故又曰楚引

龍丘一迴首楚路蒼無極水照弄珠影雲吐陽靈氣薄袂村烟度  
洲長歸鳥息遊蕩逐春心空憐無羽翼

渡易水荆湘。史記燕太子丹使荆刺秦王册送之至  
水向漸離擊筑荆刺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又前而為  
此歌後為荆聲慨于足就車而去樂府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只二語便  
懷壯無盡

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不遊驪不遊兮可奈

力拔山項籍。漢書項羽壁拔下軍少食盡漢圍之數重  
中有美人虞氏常從駿馬名騶常騎乃悲歌慨自為  
詩歌數曲泣下數行上馬潰圍而出樂集有力拔山操

何處尋虞兮奈若何出口便戾然一句句氣竭矣。鍾伯敬云妾  
與馬多舍不得便是不不能殺漢王之恨免  
帝擊筑自歌令兒皆和習之帝自起  
舞拔築操有大風起高帝所作也

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其氣  
大其

樂府 卷八 梁曲 八

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其氣  
大其

林芝操四皓不其作天數而作歌。亦謂之四皓歌  
四皓曰商山四皓隱居漢高祖聘之

皓天嗟嗟深谷透迤樹木莫莫高山崔嵬岩居穴處以為幄茵脾  
脾紫芝可以療飢唐虞往矣四皓是王  
佐品地矣吾當安歸

八公操劉安。一日淮南操樂錄曰淮南王  
好道正月上辛八公來降正作此歌

煙煌上天照下土兮知我好道公來下兮公將與余生毛羽兮起  
騰青雲踏梁甫兮觀見暹光過北斗兮馳乘風雲使玉女兮含精  
吐氣騰芝艸兮悠悠將將天相保兮游仙步  
虛之辭



海濱為味兮枉過我情。輒誌喧兮從夜達明。風浩浩兮暗寒。鶯  
傷今感。咎兮三拍成。街悲音恨兮何時平。右第三拍。我如卷

無日無夜兮不思我鄉土。真氣含生兮莫過我。蒙苦天災。人無王唯我薄命兮沒我。俗殊心異兮身難。悲不問

可與語。尋思涉歷兮何阻。因拍成兮益懷楚。右第四拍

鴈南征兮欲寄。憑心。屬比。歸兮為得。漢音。鴈飛高兮。邈難尋。空馬  
斷兮。思情。攢眉。向月兮。撫雅琴。五拍冷兮。冷意彌深。右第五拍

水霜。凜凜兮。身苦寒。亂對肉酪兮。不能。淡夜。聞。隴水兮。聲。嗚。咽。朝  
見長城兮。路。杳。漫。追。思。往。日兮。行。李。難。六拍。悲。來兮。欲。罷。彈。右第六拍

樂府 卷八 采曲 十一

日暮風悲兮。邊聲四起。不知愁心兮。說向誰是。原野蕭條兮。烽戍  
萬里。俗賤老弱兮。少壯為美。逐水草兮。安家。草壘牛羊。滿野兮。  
聚如。騶。草。盡水。竭兮。羊馬。皆徙。七拍。流。恨兮。惡。居于此。右第七拍

為天有眼兮。何不見我。獨漂流。為神有靈兮。何事處我。天南海北  
頭。我不負天兮。天何配我。殊匹。我不負神兮。神何。極我。越荒州。製

茲八拍兮。極。何知曲成兮。轉悲。愁。右第八拍

天無涯兮。地無邊。我心愁兮。亦復然。人生倏忽兮。如白駒之過隙

不得歡樂兮。當我之盛年。怨兮。欲問天。天蒼蒼兮。上無級。頭  
望兮。空雲烟。九拍。懷情兮。誰為傳。右第九拍

城頭烽火不曾滅。疆場征戰何時歇。殺氣朝朝衝塞門。胡風夜  
吹邊。是唐律。全故鄉隔兮。音塵絕。哭無聲兮。氣將咽。一生辛

緣別離。十拍。悲深兮。淚成血。右第十拍

我非貪生而惡死。不能捐身兮。以生。仍。異得兮。歸桑梓。成  
埋骨兮。長已矣。日居月諸兮。在戎壘。胡人罷我兮。有二子。鞠之育  
之不羞。耻。愍之念之兮。生長邊鄙。十有一拍兮。因茲起。哀響纏綿

今徹心髓。右第十一拍

樂府 卷八 采曲 十二

東風應律兮。暖氣多。漢家天子兮。布陽和。羌 踏舞兮。共謳歌。兩  
國交歡兮。罷兵戈。忽逢漢使兮。稱近。遣千金兮。贖妾身。喜得生  
還兮。逢聖君。嗟別。二子兮。會無因。十有二拍兮。哀樂均。去任。兩情

不謂。後生兮。却得。旋歸。撫抱。兒兮。泣。下。沾衣。漢使。迎我兮。四壯  
驂。胡兒。號兮。誰得知。與我。生。歎兮。逢此時。愁為子兮。日無光。輝

馬。得羽翼兮。將汝歸。一步一遠兮。足難移。魂銷影絕兮。思愛。遺。十  
有三拍兮。弦。悉。調。悲。肝腸。攪。刺兮。人莫我知。右第十三拍

身歸國兮。兒莫知。隨心。戀。戀兮。長如。飢。四。有盛衰。唯有

秦晉兮不背。核山高地關兮。見汝無期。更深夜闌兮。妾汝來斯。焚

中執手兮。一喜一悲。覺後痛吾心兮。無休歇時。十有四拍兮。涕泗

交垂。河水東流兮。心足思。右第十四拍

十五拍兮。節朝促。氣填胸兮。誰識曲。一作頗。處寄廬兮。偶妹俗。願歸

來兮。天從欲。再還漢國兮。歎心足。心有憶兮。愁轉深。日月無私兮

曾不照。障子母分離兮。意難任。同天隔。越兮。如商參。生歎不相知

兮。何處尋。右第十五拍。喜連

十六拍兮。思茫茫。我與兒兮。各一方。日東月西兮。徒相望。不得相

隨兮。空斷腸。對萱艸兮。徒想憂。憂忘彈。鳴琴兮。情何傷。今別子兮。歸

樂府 卷八 琴曲 古

故鄉。舊愁平兮。新愁長。統一泣血仰頭兮。訖蒼蒼。生我兮。獨罹此

殃。右第十六拍。再敘別子。將

十七拍兮。心真酸。關山阻。脩兮。行路難。去時懷土兮。心無緒。來時

別兒兮。思漫漫。塞上黃蒿兮。枝枯葉乾。沙場白首兮。刀痕箭瘢。風

霜凜凜兮。春夏寒。人馬飢。應兮。筋力單。豈知重得兮。入長安。歎息

欲絕兮。淚滿干。右第十七拍

胡笳本自出胡中。綠葉翻出音律同。夜更十八拍兮。曲雖終。音合

聲有餘兮。思未窮。是知綠竹微抄兮。均造化之功。哀樂各隨人心

今有變則通。胡與漢兮。異域殊風。天與地隔兮。子西母東。苦我怨

怨

須兮。浩于長空。六合雖廣兮。受之應不容。右第十八拍。燕尾首

自分序。次而音調。平穩。微覺音。施。尾言云。十八拍。輒

語。似出開。而中。雅。唐。頗。非。文。控。等。與。不。蕭。願。觀。也。

飛龍引 蕭瑟

河曲。啣圖出。江上。有舟歸。欲因作雨去。還逐景雲飛。引商吹細管。

下徵泛長徽。持此淒清引。春夜舞羅衣。

烏夜啼引 張籍。李翹。琴說曰。阿吳之女。所造也。晏紫。殺有

按此與清商。西曲。烏夜啼。宋

臨川王所作。義同。而事異也。

秦島啼。啞啞夜啼。長安。吏人家。吏人得罪。因在獄。傾家賣產。將自

贖。少婦起聽。夜啼。烏知是官家。有赦書。下。淋心喜。不重寐。未明上

樂府 卷八 琴曲 古

堂。賀。舅。姑。少。婦。語。啼。烏。汝。啼。慎。勿。虛。借。汝。庭。樹。作。高。巢。年。年。不。令

傷。爾。雛。

定轉歌。劉。妙。春。續。齊。肅。記。曰。晉。王。徽。伯。者。魯。姚。人。年。十。八

乃。侍。樂。歌。流。露。之。時。彼。關。戶。外。嗟。繁。聲。見。一。女。子。謂。徽。伯

曰。女。郎。悅。君。之。琴。韻。共。撫。之。既。而。女。郎。至。從。二。少。女。女。郎

乃。撫。琴。調。徽。求。雅。曰。古。所。謂。楚。明。君。也。唯。徽。叔。夜。能。為。此

聲。後。徽。琴。歌。逸。風。之。詞。乃。命。大。揮。酌。酒。小。舞。彈。琴。樂。作。此

轉。歌。女。郎。麗。頭。上。金。釵。扣。琴。弦。而。抱。意。韻。繁。徽。歌。八。曲

徽。伯。唯。憶。二。曲。將。去。留。徽。伯。具。及。彈。一。雙。運。徽。伯。徽。伯。報

以。牙。大。麗。玉。琴。徽。女。郎。恨。然。不。忍。別。徽。伯。徽。伯。徽。伯。報

令。劉。惠。明。者。有。愛。女。早。世。舟。中。亡。四。具。于。徽。伯。徽。伯。報

以。陪。厚。于。懷。中。得。火。龍。等。女。郎。各。妙。春。大。揮。春。律。小

彈。旋。披。背。者。登。樓。惜。惜。手。舞。有。王。徽。伯。徽。伯。報

月。既。明。西。軒。琴。復。清。寸。心。斗。酒。爭。芳。夜。子。秋。萬。歲。同。一。情。歌。莊。轉

定何處以哀願為星與漢光影共徘徊

志且傷參差泪成行低綠掩翠方無色金徽玉軫為誰辦歌宛轉

宛轉情復悲願為烟與霧氛氳對客安禪石多于情多

王敬伯歌 唐李端

妾本舟中客聞君江上琴君初感妾歎妾亦感君心遂出合歡被  
同為交頸禽傳杯唯畏淺接照猶嫌遠侍婢奏瑟後女郎歌宛轉  
宛轉怨如何中庭霜漸多霜多葉可惜昨日非今夕徒結萬里歡  
終成一宵客王敬伯淥水青山從此隔

三峽流泉歌 李季蘭。琴集曰三峽流泉音阮咸所作也。

樂府

卷八 樂曲

十五

妾家本任巫山雲巫山流水常自閉玉琴彈出轉寥寥直似當時  
琴中聽三峽流泉幾千里一時流入深閨裏巨石奔崖指下生飛  
波走浪弦中起初疑噴湧合雷風又似鳥咽流不通回湍出瀨勢  
將盡時後滴瀝平沙中憶昔阮公為此曲能使伴客聽不足一彈

既罷復一彈願似流泉鎮相續琴声泉流泪泪並出

風入松歌 僧皎然。琴集曰風入松音嵇康所作也。

西嶺松聲落日秋千枝萬葉風颼颼美人援琴弄成曲寫得松間  
聲斷續聲斷續清我覓流波壞陵安足論美人夜坐月明裏含少  
清兮照清微風何變兮飄飄樹葉松兮又夜起夜未央曲何長金

微更促聲決決何人此時不得意意苦茲悲聞客堂

秋風引 劉禹錫

何處秋風至蕭蕭送鴈羣朝來入庭樹旅客最先聞

明月引 盧照鄰

洞庭波起兮鴻鴈翔風瑟瑟兮野蒼蒼浮雲卷靈明月流光荆南  
今越北碣石兮瀟湘澄清規千萬里照離思于千行橫桂枝於西  
第繞菱花于北堂高樓思婦飛蓋君王文姬絕域侍于他鄉見胡  
鞍之似練知漢劍之如霜試登高而極目莫不變而迴腸排官似短賦

綠竹引 宋之問

樂府

卷八 樂曲

十六

青溪綠潭潭水側修竹嫋娟同一色徒生仙實鳳不遊老秋空山  
人詎識妙年乘願逃俗紛歸臥高丘弄白雲含情傲慰心目何可  
一日無此君

山人勸酒 李白

蒼蒼雲松落落綺皓春風爾來為阿誰蝴蝶忽然滿芳草秀眉霜  
雪顏桃花骨青髓綠長美好稱是秦時避世人勸酒相歡不知老  
各守兔鹿志耻隨龍虎爭欲起佐太子漢皇乃後驚顧謂戚夫人  
彼翁羽翼成歸來商山下泛若雲無情舉觴酌巢由洗耳何獨清  
浩歌望嵩嶽意氣遙相傾白馬明皇欲然太子瑛而作也末語不瀟于當時之嵩嶽者天

幽澗泉 李白。此謂澗泉。風之吹。猶鳥客愁之狀。皆寫于琴聲之中也。實皆寫于澗之中矣。

拂彼白石。彈我素琴。幽澗愀兮。流泉深。善乎明徽。高張清心。寂歷

似千古。松廳颯兮。萬尋中。見愁猿。弔影而危處兮。叫秋木而長吟。

客有哀時失志而聽者。淚淋漓以沾襟。乃緝商。綴羽。潺湲成音。吾

但寫聲發情於妙指。殊不知此曲之古今。幽澗泉。鳴深林。

龍宮操 顧況。况曰。壬子癸丑二年大水。舟在滌遂作此操。蓋大晉中也。

龍宮月。明光參差精衛。啣石東飛。時敵人。織紵採繭。絲翻江倒。漢

傾吳蜀。漢女江妃。杳相續。龍王宮中。水不足。

成連 辛德源

樂府

卷八 琴曲

十七

征夫從遠役。歸望絕雲端。裴笠旅。喻壞桑落梅。初寒雪夜然。烽濕

水朝飲馬難。漢女江妃杳相續。龍王宮中水不足。

琴歌 阮瑀。魏晉曰。太相。阮瑀不應。楚入山。焚山得瑀。太

奕奕天門開。大魏應期運。青蓋巡九州。在東西人怨。士為知己死。

女為悅者玩。恩義苟潛暢。他人豈能亂。括雅不為。激裂。

同前 趙應。晉書曰。符堅末年。愈于。改趙。整。及。琴。作。歌。二。章。以。諷。

昔聞孟津河。千里作一曲。此水本自清。是誰亂使濁。比

北園有菓樹。布葉垂重陰。外雖多棘刺。內實有赤心。

同前 趙整。晉書載。記曰。符堅分。底。于。諸。鎮。整。使。振。栗。而。歌。堅。洪。不。納。及。以。于。謝。長。米。和。整。志。

阿得脂阿得脂。博勞舊父是仇。綏尾長翼短。不能飛。遠徙種人留。鮮卑一旦緩。急語阿誰。

琴歌 顧况

琴調秋些。胡風遠雪。峽泉聲咽。甘人愁些。

樂府英華卷八終

樂府

卷八 琴曲

十八

樂府英華目錄

卷九

雜曲歌詞

雙蝶行 古辭

桂之樹行 曹植

驅車上東門行 古辭

駕出北郭門行 阮瑀

出自前北門行 陸機

君子有所思行 陸機

又 鮑照

又 沈約

傷歌行 古辭

悲歌 古辭

悲哉行 陸機

樂府

卷九目錄

妾薄命 曹植

又 梁簡文帝

羽林郎 古辭

胡姬年十五 劉琨

當爐曲 梁簡文帝

齊瑟行名都篇 曹植

美女篇 曹植

白馬篇 曹植

又 鮑照

又 沈約

升天行 曹植

又 鮑照

五游 曹植

遠遊篇 曹植

仙人篇 曹植

仙人提六著篇 陸機

飛龍篇 曹植

鬪鷄篇 曹植

閭闔篇 梁武帝

齊謳行 陸機

吳越行 陸機

會稽行 謝靈運

苦熱行 鮑照

又 陸機

前緩聲歌 古辭

結客少年場 鮑照

輕薄篇 張華

又 何遜

遊獵篇 劉孝威

鳴鶴行 鮑照

東飛伯勞歌 古辭

晨風行 王績

樂府

卷九目錄

空城雀 鮑照

又 虞羲

自君之出矣 宋孝武帝

又 梁昭明太子

長相思 吳邁遠

又 梁昭明太子

行路難 鮑照 ○四首

古別離 江淹

西洲曲 古辭

杞梁妻 吳邁遠

董嬌娘 宋子侯

焦仲卿妻 古辭

盧女曲 崔頰

邯鄲才人嫁為厮養卒婦 謝朓

楊白花 無名氏

茱萸女 曹楚

舞媚娘 陳叔玉

于闐採花 無名氏



秦王卷衣 <small>吳均</small>	秦女卷衣 <small>李白</small>
愛妾換馬 <small>梁簡文帝</small>	又 <small>張籍</small>
枯魚過河泣 <small>古辭</small>	冉冉孤生竹 <small>古辭</small>
東下何纂纂 <small>梁簡文帝</small>	西園遊上才
薄暮動弦歌 <small>沈君攸</small>	羽鶴飛上苑 <small>沈君攸</small>
桂楫泛河中 <small>沈君攸</small>	內殿賦新詩 <small>江總</small>
武溪深行 <small>馬援</small>	半渡溪 <small>劉孝威</small>
皆思君 <small>傅玄</small>	飲酒樂 <small>陸機</small>
淮思古意 <small>顏竣</small>	思公子 <small>王融</small>
樂府 <small>目錄</small>	三
王孫遊 <small>謝朓</small>	陽翟新聲 <small>王融</small>
發白馬 <small>費昶</small>	結褵子 <small>李白</small>
沐浴子 <small>李白</small>	澤雉
二臺 <small>韋應物</small>	上皇三臺
笑賦三臺	宮中三臺 <small>王建</small>
江南三臺 <small>王建</small>	陵雲臺 <small>謝朓</small>
築城曲 <small>張籍</small>	大道曲 <small>謝朓</small>
採荷調 <small>江使蘭</small>	湖陰曲 <small>溫庭筠</small>
承明樂 <small>謝朓</small>	無愁果有愁曲 <small>李商隱</small>

起夜來 <small>柳惲</small>	獨不見 <small>柳惲</small>
携手曲 <small>沈約</small>	邯鄲行 <small>陸厥</small>
大垂手 <small>吳均</small>	小垂手 <small>吳均</small>
夜夜曲 <small>沈約</small>	秋夜長 <small>王融</small>
秋夜曲 <small>王建</small>	夜坐吟 <small>鮑照</small>
遙夜吟 <small>宗夫</small>	寒夜怨 <small>陶弘景</small>
獨處愁 <small>梁簡文帝</small>	同聲歌 <small>張衡</small>
何當行 <small>傅玄</small>	定情詩 <small>繁欽</small>
合歡詩 <small>楊方</small>	春江行 <small>梁簡文帝</small>
樂府 <small>目錄</small>	四
江臯曲 <small>王融</small>	桃花曲 <small>梁簡文帝</small>
狀水曲 <small>范曄</small>	越城曲 <small>無名氏</small>
浮遊花 <small>李德裕</small>	上林 <small>梁昭明太子</small>
夾樹 <small>吳均</small>	樹中草 <small>李白</small>
城上麻 <small>吳均</small>	錦石橋流黃 <small>隋煬帝</small>
河曲遊 <small>盧思道</small>	城南隅燕 <small>盧思道</small>
春遊樂 <small>李端</small>	春遊曲 <small>張仲素</small>
樂府 <small>古辭</small>	雜曲 <small>傅緯</small>
燉煌樂 <small>溫子昇</small>	阿那瑰 <small>古辭</small>

高句麗 王褒

舍利弗 古辭

摩多樓子 古辭

步虛詞 庾信○三首

又 高駢

步虛引 陳陶

卷九目錄終

樂府

卷九目錄

五

樂府英華卷九

吳江顧有孝茂倫纂錄

同學諸子參訂

雜曲歌詞

左克明曰漢魏之世歌詠雜興而詩之流乃有八日行引歌謠吟詠怨嘆者皆詩人六義之餘也如三曹七子猶有古之遺風焉自晉遷江左下逮六朝風化寢薄繁音日滋新聲熾而雅音廢矣故齊陳隋之將亡也有伴侶無愁玉

樂府

卷九雜曲

樹後庭花泛龍舟等曲此則新聲之極也自秦漢以來文人才士作者非一或情思之所感或宴游之所發或序離別悲傷之懷或言征戰行役之苦故有名存義亡不見所起而有古辭可考者則若傷歌行生別離長相思之類是也古辭已亡而後人繼有擬述者則若出自薊北門結客少年場齊謳吳越之類是也又如曹植之惟漢苦思欲遊桂之樹等行白馬仙人飛龍等篇陸機鮑照之君子有所思北風苦熱行之類其篇甚多或因意命題或學古敘事其詞見後不復備論

雙蝶行

雙蝶之遊遊東園奈何卒逢三月養子燕接我首荷間持之我入  
紫深宮中行纏之傳樞機聞雀來燕燕子見脚哺來推頭鼓翼何  
軒双軒

桂之樹行

桂之樹桂之樹桂生一何麗佳。揚朱華而翠葉。流芳布天涯。上有  
棲鸞下有盤躡。桂之樹得道之真人。咸來會講仙。教爾服食日精  
要道甚省不煩澹泊無為。自然乘躡萬里之外。去留隨意所欲存  
高高上際於衆外。下下乃窮極地天。與氣出唱等篇  
自是一家言。

樂府

卷九 雜曲

二

驅車上東門行

驅車上東門。河南郡東三門。選望郭北。墓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  
路。下有陳死人。莊子人而無人。道謂之陳人。杳杳即長暮。潛窳黃泉下。千載永  
不寤。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萬歲更  
相送。賢聖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純  
與素。以神仙不如一杯酒。太  
端放矣。然正神仙事。

駕出北郭門行

駕出北郭門。馬樊不肯馳。下車步脚躡。仰折枯楊枝。陶立林中  
嗷嗷有悲啼。借問啼者出何為。乃如斯親母舍。我欲從母情。孤兒

飢寒無衣食。舉動輒摧挫。骨消肌肉盡。體若枯樹皮。藏我空室中。

父還不能知。上冢察故處。存亡永別離。親母何可見。淚下聲正嘶。  
棄我於此間。窮厄豈有賞。傳告後代人。以此為明規。

出自薊北門行

羽徽起邊亭。烽火入咸陽。徵師屯廣武。分兵救朔方。嚴秋筋  
筋勁。虜陣精且強。天子按劍怒。使者遙相望。鴈行緣石徑。異貫度  
飛梁。雁行。指陣。飛梁。指陣。飛梁。指陣。蕭鼓流漢恩。桂甲被胡霜。疾風衝塞起。沙磧自颯  
揚。馬毛縮如蠟。角弓不可張。言時危見臣節。世亂識忠良。投軀報  
明主。身死為國殤。

樂府

卷九 雜曲

三

君子有所息行

命駕登北山。延佇望城郭。歷里一何盛。街巷紛漠漠。甲第崇高闕。  
洞房結阿閣。曲池何湛湛。清川帶華薄。遠宇列綺窻。蘭室接羅幕。  
淑貌色斯升。哀音承顏作。人生盛行邁。容華隨年落。善哉青梁士。  
營生與且博。宴安消需根。醜毒不可恪。無以肉食資。取笑藜與藿。

同前

西上登雀臺。東下望雲關。層關蕭天居。馳道直如髮。綉毫結飛霞。  
璇題納明行。月築山擬蓮。壺穿池顛。漢渤遶。色徧齊代。徵聲匪

越陳鍾陪夕宴笙歌待明發。年貌不可留。身意會盈歇。曉壞漏  
山河。繁繁毀金骨。帶惡含滿。歌物忌。厚生沒智。我衆多。士服理辯  
昭聯。

同前沈約

晨策終南首。顧望咸陽川。戚里遊曾闕。甲館負崇軒。復塗希紫閣。  
重臺復望仙。巴姬幽蘭奏。鄭女陽春弦。共矜紅顏日。俱忘白髮年。  
寂寥及陵宅。照耀未央輝。無以五鼎盛。顧嗤三徑玄。末四語轉  
由正意

傷歌行

傷歌則朝曲也。古辭傷日月代謝。  
千本通送曉。雖知交傷而作歌也。

昭昭素明月。輝光燭我床。憂人不能寐。耿耿夜何長。微風吹闥闔。

樂府

八卷九雜曲

四

羅帷自飄揚。覆衣曳長帶。履屣下高堂。東西安所之。徘徊以彷徨。  
春鳥翻南飛。翩翩獨翔翔。悲聲命儻匹。哀鳴傷我腸。感物懷所思。  
泣涕忽沾裳。佇立吐高吟。舒憤訪穹蒼。伏願入此。如  
雲山建。敬。

悲歌

悲歌可以當泣。達望可以當歸。不取泣。不得歸也。悲者。○譚元春  
云。願向快活處。此向悲苦處。

思念故鄉。鬱鬱累累。欲歸家無人。欲渡河無船。心思不能言。腸中  
車輪轉。

悲哉行

佳機。各遊而感時傷別。

遊客芳春林。春芳傷客心。和風飛清響。鮮雲垂薄陰。蔥草能散氣。

時鳥多好音。翩翩鳴鳩羽。啾啾倉庚音。幽蘭盈通谷。深長。草木  
者。被高。草。女。難。亦有。托。蔓。葛。亦有。尋。附。而。客。遊。獨。無。傷。哉。客。遊。士。  
憂。思。一。何。深。目。感。隨。氣。草。耳。悲。詠。時。禽。禽。生。隨。氣。序。寤。寐。多。違。念。  
緬。然。若。飛。沉。珠。隔。願。托。歸。風。響。寄。言。遺。所。欵。

妾薄命

曹植。此恨安與之。惟不久也。如梁簡文帝  
都多麗賢。傷良人不返。王嬌遠。勝。虛。姬。嫁。送。

日月既逝。西藏更會。蘭室洞房。華燈步障。舒光皎若。日出扶桑。促  
樽合坐。行觴主人。起舞盤盤。能者先音。由行也。獨別端。中都兩都  
憤不外。騰。飛。爵。闌。干。同。量。等。色。齊。顏。任。意。交。屬。所。歡。情。至。朱。顏  
發。外。形。蘭。形。蘭。二。生。生。袖。隨。禮。容。極。情。妙。舞。仙。仙。體。輕。裳。解。屣。遺

樂府

八卷九雜曲

五

絕纓。倪仰笑。誼無呈。入。欲。覽。持。佳人。玉顏。齊舉。金爵。翠盤。手。形。羅  
袖。良。難。下。語。有。脫。弱。不。勝。珠。環。坐。者。嘆。息。舒。顏。御。巾。裏。粉。君。傍。中  
有。霍。納。都。梁。鷄。舌。五。味。雜。香。進。者。何。人。齊。姜。妙。處。歸。重。在。此。恩。重  
愛。深。難。忘。召。延。親。好。宴。私。但。歌。杯。來。何。遲。客。賦。既。醉。言。歸。主人。稱  
露。未。晞。

樂府

八卷九雜曲

五

名都多麗質。本自恃容姿。蕩子行未至。秋胡無定期。玉貌歇紅臉。  
長。煩。串。翠。骨。蒼。鏡。迷。朝。色。縫。鍼。脆。故。絲。本。異。搖。舟。咎。何。關。竊。席。疑。  
生。離。誰。拊。背。溢。死。詎。來。遲。王。嬌。貌。本。絕。跟。踏。入。穆。帷。盧。姬。嫁。日。晚。

同前

梁簡文帝

名都多麗質。本自恃容姿。蕩子行未至。秋胡無定期。玉貌歇紅臉。  
長。煩。串。翠。骨。蒼。鏡。迷。朝。色。縫。鍼。脆。故。絲。本。異。搖。舟。咎。何。關。竊。席。疑。  
生。離。誰。拊。背。溢。死。詎。來。遲。王。嬌。貌。本。絕。跟。踏。入。穆。帷。盧。姬。嫁。日。晚。

名都多麗質。本自恃容姿。蕩子行未至。秋胡無定期。玉貌歇紅臉。  
長。煩。串。翠。骨。蒼。鏡。迷。朝。色。縫。鍼。脆。故。絲。本。異。搖。舟。咎。何。關。竊。席。疑。  
生。離。誰。拊。背。溢。死。詎。來。遲。王。嬌。貌。本。絕。跟。踏。入。穆。帷。盧。姬。嫁。日。晚。

非復少年時。轉山猶可。遂易白望。難期妾心。徒自苦。傍人會見。嗤

羽林郎。漢書曰武帝太初元年置建章營騎後更名羽林騎屬光祿勳又取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羽林官教以五

志曰羽林帝選漢陽騰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六郡良家補之又有胡姬年

十五亦出于此。

曾有霍家奴姓馮名子都。依倚將軍勢。調笑酒家胡。胡姬年十五。

春日獨當爐。長裾連理帶。廣袖合歡襦。頭上藍田玉。耳後大秦珠。

兩鬟何窈窕。一世良所無。一鬟五百萬。兩鬟千萬餘。當爐何貴不

意金吾子。娉婷過我廬。銀鞍何煜燿。翠蓋空踟躕。就我求清酒。絲

繩提玉壺。就我求珍肴。金盤贈鯉魚。胎我青銅鏡。結我紅羅襪。不

樂府 卷九 雜曲 六

惜紅羅裂。何論輕賤。肥男兒。愛後婦。女子重。而夫人生有新故。貴

賤不相踰。多謝金吾子。私愛徒區區。不為不可犯之

胡姬年十五。劉琨

紅梁照曉日。淥水泛香蓮。如何十五少。含笑酒爐前。花將面自許。

人共影相憐。回頭堪百萬。價重為時年。只說胡姬價

當爐出。梁簡文。漢晉司馬相如與卓文君俱之臨邛。蓋賣車騎置酒舍。乃令文君當爐。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

蕭保雅作。瓶注賣酒之。處累土為爐。以居

十五正團圓。流光滿上闌。當爐設夜酒。宿客解金鞍。迢來挾琴易。

送別唱歌難。欲知心恨。悉翻今衣帶。寬寬字微

齊瑟行名都篇。曹植。歌錄曰名都美女白馬並齊瑟行。皆

時人騎射之妙。遊騎之

樂而無憂國之心也。

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寶劍直千金。被服光且鮮。鬪鷄東郊道。

走馬長秋園。古人種馳驅未能半。雙兔過我前。攬弓捷鳴鏑。長驅

上南山。左挽因右發。一縱天兩禽。雙兔。餘巧未及展。你手接飛鷹

觀者咸稱善。衆工歸我妍。歸來宴平樂。觀美酒斗十千。膾鯉鵬前

上聲少。胎。炮。繁。炙。熊。躡。地。本。作。寒。李。善。注。今。之。所。謂。謂。之。鳴。鶴。

嘶匹侶。列坐竟長筵。連翩擊鞠捷。巧捷唯萬端。白日西南馳。光景

不可攀。雲散還城邑。清晨復來還。詩之所

樂府 卷九 雜曲 七

美女篇。曹植。美女者以喻君子。言君子有美才。願得

美女秋且閑。采桑岐路間。柔條紛冉冉。落何翩翩。攘袖見素

手。皓腕約金環。頭上金爵釵。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

難。珠已羅衣何飄飄。輕裾隨風颺。顧盼遺光采。長嘯氣若蘭。行徒

用息駕。休者以忘餐。借問女何居。乃在城南端。青樓臨大路。高門

結重關。容華耀朝日。誰不希令顏。媒氏何所營。玉帛不時安。定也

佳人慕高義。求賢良獨難。前中說得。欲。此。下。亦。說。得。高。衆人

徒喚嗷。用。嗷。嗷。字。可。笑。安知彼所覩。有所。盛。年。處。房。室。中。夜。起。長。嘆。

美人

心事

白馬篇晉植○白馬者見乘白馬而為此曲言

白馬餘金羈連翩西北馳借問誰家子幽并游俠兒少去鄉

邑揚聲沙漠垂宿昔乘良弓楛矢何參差未射在控弦被左的右

發推月支仰手接飛猱捷俯身散馬蹄言馳狡捷過後猴勇剽若

豹躡邊城多警急胡虜數遷移羽檄從北來鷹策馬登高堤右驅

蹈匈奴左顧凌鮮卑寄身鋒刃端性命安可懷父母且不顧何言

子與妻名編壯士籍不得終顧私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忠肝

同前

鮑照○此與沈約作俱言邊塞征戰之狀

樂府

卷九雜曲

八

白馬駢角弓鳴鞭乘北風要途問邊急雜虜入雲中閉壁自往夏

清野逐還冬僞裝多闕絕旅服少裁終墜身守漢節一作沉命對

胡封薄暮塞雲起飛沙被遠松含悲望兩都楚歌登四墉丈夫設

計設懷恨逐邊戎棄別中國愛要冀胡馬功去來今何道單賤生

所鍾但令塞上兒知我獨為雉馬羊畏尸之志生與性成

同前

白馬紫金鞍停鑣過上蘭寄言狹斜子詎知隴道難赤阪途三折

龍堆路九盤米生肌裹冷風起骨中寒功名志所急日暮不遑浹

長驅入右地輕舉出樓蘭直去已垂涕寧可望長安匪期定遠封

無羨輕車官唯見恩義重章表裝單本持軀命答幸遇身名完

所知也補非所知也

升天行晉植○此與鮑照作及植又有五遊篇皆傷人

乘騎追術士遠之蓬萊山霧液飛素波蘭桂上秦天玄豹遊其下

翔謁戲其顛乘風忽登舉彷彿見衆仙○扶桑之所出乃在朝陽

豁中心陵蒼昊布葉蓋天涯日出登東轅既夕沒西枝願得紆陽

總避日使東馳如及時

同前

樂府

卷九雜曲

九

家世宅關輔勝帶謂勝冠宦王城倚聞十帝事委曲兩都情倦見

物興衰驟親俗屯平翻翻類迴掌恍惚似朝榮窮途悔短計晚志

愛長生從師入遠岳結友事仙靈五圖五岳真形圖發金記九籥籥以

壯飲一作椒庭登遊越萬里近別數千齡鳳臺無還駕蕭管有遺

學何當與爾曹啄腐共吞腥世治亂人壽夭千古

五游曹植

九州不足步願得凌雲翔逍遙八紘外遊目歷遐荒披我丹霞衣

襲我素霓裳華蓋紛騰萬六龍仰天驥脰靈未移景候忽造昊蒼

開闔啟丹扉雙闕曜朱光徘徊文昌殿登陟太微堂上帝休西橋

翠后集東府帶我瓊瑤。激我沆瀣漿。脚蹩玩霧之徒倚弄華芳。王子奉仙藥。疾門進奇方。服食享遐紀。延壽保無恙。易啟遊

遠遊篇曹植。魏詞遠遊曰。悲時俗之迫阨。分願輕舉而遠遊。于世。困于謹。依其所告。託乃思與仙。仙李敬

遠遊臨四海。俯仰觀洪波。大魚若曲陵。承浪相經過。靈鷲戴方丈。神岳儼差我。仙人翔其隅。玉女戲其阿。瓊藥可療飢。仰激吸朝霞。

崑崙本吾宅。中州非我家。將歸詣東父。一舉超流沙。鼓翼舞時風。長嘯激清歌。金石固易契。日月同光華。齊年與天地。萬乘安足多。

樂府 卷九 雜曲 十  
仙人篇曹植。樂府廣題曰。始皇二十六年。使博士為仙人畫。人詩遊行天下。令樂人歌之。曹植仙人篇曰。仙人

六者言人生如寄。當養羽翼。徘徊九天。以從韓終王。喬于天。爾也。齊陶瑜有仙人覽六者。蓋出于此。

仙人攬六著。對憚太山。閻湘娥。拊琴瑟。秦女吹笙竽。玉樽盈桂酒。河伯獻神魚。四海一何局。九州安所如。韓終與王喬。要我于天衢。

萬里不足步。輕舉凌太虛。飛騰踰景雲。高風吹我軀。起駕觀紫微。與帝合靈符。閻閣正差我。雙闕萬丈餘。玉樹扶道生。白虎夾門樞。

驅風遊四海。東過王母虛。俯觀五岳間。人生如寄居。潛光養羽翼。進趣且徐徐。不見軒轅氏。乘龍出鼎湖。徘徊九天下。與爾長相須。

九仙會歌賞六著。且娛神戲。谷聞餘地。銘山憶舊秦。避敵情思巧。仙人攬六著篇。齊陸瑜。

論兵勢重新。問取南皮父。還笑拂蒼人。

飛龍篇曹植。難繼曰。為余駕飛龍。今雜羅象以為車。此篇亦言米仙者。乘飛龍而升天。與楚詞同意。

晨遊泰山雲霧窈窕。忽逢二童。顏色鮮好。乘彼白鹿。手執芝艸。我知真人。長跪問道。西登玉堂。金樓複道。授我仙藥。神皇所造。教我服食。還精補腦。壽同金石。永世難老。

開鷄篇曹植。左傳曰。季剛之開鷄。李氏介其鷄師氏為之。金與杜正。鷄米子播其羽也。或曰。以膠少播之為金。鄭都故事曰。魏明帝太和。中樂開鷄。蓋趙王和虎赤。以羽羽漆沙。開鷄于此。推詩云。開鷄。東郭道是也。

遊目極妙伎。清聽靡宮商。王人寂無為。眾寶進樂方。伎作開道。長遊坐戲客。開鷄觀開房。羣雄正翕赫。雙翅自飛揚。揮羽遊清風。悍

樂府 卷九 雜曲 十一  
月發朱光。蕭落輕毛。微嚴距往。往傷。四月初長。鳴入青雲。扇翼獨翔。翔顧家。迴音助。常得擅此場。

開闔篇梁武帝。張衡西京賦曰。表覽闔于。開闔闔。闔天門也。開闔。闔蓋出于此。

西漢本佳。好金馬。望甘泉。銜尉屯兵。土期門。曉漏傳。猶重河東賦。欲以追神仙。羽騎凌雲轉。開闔帶空懸。長旗掃月窟。鳳迹。展星纏。但使丹砂就。能令億萬年。

齊謳行陸機。舊說齊人以歌其地。士衡詩。齊謳。齊地之美。欲使人推分直進。不可妄有所營也。

營丘負海曲。沃野與且平。洪川控河濟。崇山入高冥。東被姑尤。二則南界聊。攝二城。海物錯萬類。陸產尚千名。孟諸。齊吞楚。焚。百二

伴秦京惟師師恢東表恢桓后定周桓傾天道有迭代人道無久桓會  
哉牛山嘆未及至人情爽鳩荷桓也。吾子安得停行行將後去。天  
存非所管桓長存之事非桓。

吳越行陸機。舊說吳人以歌其  
地土衡楚也且弗歌是也。

楚妃且勿嘆齊娥且其醜四坐並清聽聽我歌吳越。吳越自有始  
請從關門起關門何能飛。飛閣跨通波重樂承遊極。浮迴軒  
敬由阿鶻鶻慶雲被冷。冷群風過山澤多藏育土風清且嘉。太伯  
謀仁風仲雍揚其波。穆穆延陵子灼灼光緒華。王迹頹陽九帝功  
與四遊三。大皇自富春孫休。稱首頌世羅。邦彥應運興。樂若春

樂府 卷九 雜曲 十一

林龍屬城威有土。吳邑最為多。八族未足後。四姓未張實名家。文  
德烈浮懿。武功侔山河。禮讓何濟濟。流化自滂沱。淑美難窮紀。商  
權為此歌。

會驗行 蕭靈運。其致與吳越同會。南會稽。

六引獲清唱。三調仲清竹繁音。列筵皆靜寂。咸共聆會驗。會驗自  
有初。請從文命敷得敷。文命敷績。靈與始。刊木至江汜。列宿星炳天文。  
負海橫地。運轉乾干。仍背流谷百里。滄感池感漉感稻。輕雲暖  
松和。兩京懷佳麗。三都豈能似。層臺指中天。高壙積崇雉。飛燕隴  
願遂。錫首戲清止肆。市呈窮窳。路阻艱矜子。自來彌古代。賢達

不可紀勾踐善廢興。越曼識行止諫。范蠡出江湖。得入諫  
市東方期。就旅遠梁鴻。去乘梓。率縵書土風。辭殫意未已。

苦熱行鮑照。解題曰苦熱行。簡言流金。烁石。火山炎海之  
毒。痛之地。董節征。

赤阪橫西阻。火山赫南威南。身熱頭且痛。烏墮竟未歸馬。  
在浪泊。仰視鳥。湯泉發雲潭。萋烟起石圻。日月有同昏。雨露未嘗  
勝。丹蛇踰百尺。玄蟬盈十圍。含沙射流影。吹蠱病行暉。瘴氣盡薰  
體。音同草名。露夜露衣。飢復莫下食。晨禽不敢飛。毒涇秦尚  
多成渡瀘盧。寧具腓。生軀蹈死地。昌志登禍機。戈船歸。

樂府 卷九 雜曲 十三

樂府 榮既薄。伏波馬援止。賞亦微。爵輕君。尚惜士。重安可。希立言  
便不為。

前緩聲歌獲聲。本言歌聲之緩。非言命也。獲陸機前緩聲  
歌。言將前奏仙遊。與命長緩。欲瀟聲于歌曲也。

水中之馬。必有陸地之船。但有意氣不能自前。心非木石。荆根株  
數得。獲盡天。當復思東流之水。必有西上之魚。不在大小。但有朝  
於後來。長笛續短笛。欲令皇帝陛下三千萬。

同前 陸機

遊仙聚。需族高會。曾城王母。阿長風。萬里舉。慶雲鬱。嵯峨。宓妃典  
洛浦。王子韓。起太華。北發瑤臺女。南要湘川城。肅肅霄駕動。翩翩



翾翠蓋羅羽旗樓瓊鸞以瓊為鸞玉銜車吐鳴和大容黃帝抑

茲洪崖三皇時發清歌獻酬既已周輕舉乘紫霞總轡扶桑枝濯

足賜谷波清輝溢天門垂慶惠皇家言華仙飛樂滿天

結客少年場鮑照言輕生重義慷慨以立功名也廣題且

驄馬金絡頭錦帶佩吳鉤失意杯酒間白刃起相仇追兵一旦至

負劍遠行遊去鄉三十載復得還舊丘洛陽有表裏

望皇州九衢九車平若水雙闕似雲浮扶宮羅將相夾道列王侯

樂府 卷九雜曲 十四

日中市朝滿車馬若川流擊鍾陳鼎食方駕自相求今我獨何為

輕薄篇張華少年行蕭古樂肥衣輕馳逐經過為樂典

末世多輕薄少年行騎或好浮華志氣既放逸資財亦豐委四語一被服

極纖麗有饒盡柔嘉僕餘梁肉婢妾騎綾羅文軒赫羽蓋乘馬

鳴玉珂橫精刺玳瑁長鞭錯象牙足下金鑄履手中雙其邪寶從

煥絡繹侍御何芬葩朝與金張期暮宿許史家甲第面長街朱門

赫嗟峨蒼梧竹葉清宜城九醞醴浮醪隨鶻轉素娥自跳波美女

兩齊趨妍唱出西巴一顧傾國城千金不足多北庭獻奇舞大陵

奏名歌新聲踰激楚妙技絕陽阿玄鶴降浮雲鯉魚躍中河

且停車展季猶咨嗟淳于前行酒雍門坐相和孟公結重關賓客

不得睜三雅來何遲耳熱眼中花盤索互交錯坐席咸喧譁替耳

或墮落冠冕皆傾邪酣飲終日夜明燈繼朝霞絕纓尚不尤安能

復顧他留連關信宿此歡難可過人生若浮寄年時忽蹉跎促促

朝露期榮樂速幾何念此腸中悲涕下自滂沱但與執法吏禮防

且切從以輕薄命題至于誠也篇中俱言其浮華極見輕薄

城東一作美少年重身輕萬億柘彈隨珠丸白馬黃金飾長安九

樂府 卷九雜曲 十五

達上青槐蔭道植較擊晨已喧肩排腋不息走狗東西望牽牛向

南直相期百戲傍去來三市側象牀香繡被玉盤傳綺食大芍捲

扇歌小妓開簾織相看獨隱咲見人運斂色黃鶴悲故羣山枝詠

新議鳥飛過客盡雀聚行龍匿酌羽方厭厭此時歡未極此只形

遊獵篇劉孝威備言遊行射獵之事

之采講射所上林根獵場選徒驕楚客詔符誇胡王宰車已戒道

風鳥復散行飲飛且習繳材官命蹶張高宜掩月兔勁矢射天狼

蹶地不遑免排虛豈及翔日暮鉤陳轉風清錢吹揚歸來宴平樂

擊肯帶禽荒一作

鳴鴈行魏照○衡詩鴈有苦葉口歸鴈鳴鴈加日始且鳴也鳴鴈行蓋山于此

離離鳴鴈鳴正且齊人命侶入雲漢中夜相失羣離亂留連徘徊不忍散憔悴容儀君不知辛若霜雪亦何爲貞者不望知望知未嘗非情也

東飛伯勞歌

詩七月鳴鴈伯勞也陰氣至而鳴鳴

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誰家女兒對門居開顏發笑照里閨南窻北牖桂月光羅帷綺縠粉香女兒年幾十五六窈窕無雙顏如玉三春已暮花從風空留可憐誰與同種種云窈窕貌言年貌二字

樂府

卷九 雜曲

十六

長風行秦王簡○秦詩長風曰號彼長風鬱彼北林傳曰號風之入北林也王簡

作但歌是朝之風耳

霧別九曲清風起千金堤岸回分野選林際成牛蹊是隨落潮去日傍綺霞低望日輕舟應瑟瑟遠寒樓暈眺小平急其語方難齊

空城雀

魏照○言雀之輕飛近巢

雀乳四遊空城之阿朝拾野粟夕飲水阿高飛畏鵠下飛畏網羅半傷伊何言林迫良已多誠不及青鳥遠食玉山不猶勝吳官燕無罪得焚窠賦命有厚薄長嘆欲如何

自若之山矣

宋孝武帝○漢劉琨有寧思前五章其第三

自若之出矣金翠閒無精思君如日月回還素衣生

同前 齊虞兼

自若之出矣揚柳正發安若去無消息唯見黃鶴飛關山多險阻士馬少光輝流年無止極若云何時歸

長相思

宋吳遵遠○古詩曰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李陵詩日行人難久留各言千里思與此同類梁昭明太子正言相思之意

相思魏武詩曰生當復來歸故當長相思又有

晨有行路客依依造門端人馬風塵色知從河塞還時我有同襟結宦遊耶那將不異客子分飢復共寒煩君尺帛書寸心從此絕道妾長憔悴曾復歌笑顏簷隱于霜樹庭枯十載蘭經春不舉袖

樂府

卷九 雜曲

十七

秋落寧復看一見願道意君門已九關虞卿棄相印擔簦爲同歡

閨陰欲早霜何事空盤桓

同前 梁昭明太子

相思無終極長夜起嘆息徒見親嬋娟不知心有憶寸心無以因願附歸飛翼

行路難

魏照○備言世路難難及離別悲傷之意多以君不見爲首按陳武別傳曰武帝收羊請家收豎有知歌難則所起亦連矣

奉君金卮之美酒瑤瑤玉匣之彫琴七綵芙蓉之羽帳九華蒲萄之錦衾紅顏零落歲將暮寒光宛轉時欲沉願君裁悲且減思聽

我抵節行路吟不見相梁銅雀上寧聞古時清吹音

為水置平地各自東西南北流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嘆復坐愁

酒以自寬舉杯斷絕歌路難心非木石豈無感吞聲躑躅不敢言

謂春云不曾言其所以不曾指其所不自言自悲者之老人

到葉染黃絲黃絲歷亂不可治我昔與君始相值爾時自謂可君

意自負結帶與我言死生好惡不相置今日見我顏色衰意中察

莫與先堪看得詞還君金釵瑋瑋簪不忍見之益愁思恨甚厚甚

諸君莫歎貧富貴不由人丈夫四十強而仕余當二十弱冠辰吳

言艸木委大雪會應蘇息遇陽春對酒叙長篇窮途運命委皇天

樂府

八卷九雜曲

十八

但願樽中九醞酒莫惜床頭百箇錢直須優遊卒一歲何勞辛苦

事百年鍾惺云蘇李十九首性情從七言中脫出樂府歌行出入其中游戲其外可知而不可言

古別離江淹曰楚詞曰悲莫悲兮生別離古詩曰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武使匈奴與別離宋兵

杜離別在須臾故後人擬之為古別離宋兵

遠與君別者乃至鴈門關黃雲蔽千里遊子何時還送君如昨日

暮前露已清不惜惹艸脫所悲道里寒鍾惺云止此便君在天一

涯妾身長別離願一見顏色不異瓊樹枝兔絲及水萍所寄終不

移

西洲曲譚元春云一曲可拆多少絕句然相續相生音節幽亮其下愈盡而其上愈含蓄可味

憶梅下西洲折梅寄江北單衫杏子紅雙鬢粉雒色西洲在何處

兩漿橋頭渡日暮伯勞飛風吹烏白樹樹下即門前門中露華

開門郎不至出門採紅蓮道法採蓮南塘秋蓮花過人頭低頭弄

蓮子蓮子青如水置蓮懷袖中蓮心徹底紅憶郎郎不至你首望

飛鴻清道又鴻飛滿西洲望郎上青樓道法一樓高望不見盡日望

頭欄杆十二曲垂手明如玉卷簾天自高海水搖空綠道法

海水夢悠悠君愁我亦愁南風知我意吹憂到西洲道法

風吹憂到西洲之極

杞梁妻吳道遠曰古今注曰杞梁妻者杞梁妻妹朝日之所作也道遠或妻曰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人

樂府

八卷九雜曲

十九

煙娟從初明蘭菊早薰拒臆非一代千載炳遺文貞夫淪官役

杜弔結齊君齊莊公襲驚心眩白日長洲崩秋雲精微貫穹昊高

城為隕墳行人既迷徑飛鳥亦失羣壯哉金石軀出門形影分一

隨塵壤消靡春誰共論

董嬌娘後漢朱子侯

洛陽城東路李生路傍花自相對葉葉自相當春風東北起

花葉正低昂林語不知誰家子提籠行採桑纖手折其枝花落何

處譚元春云折枝因而花帶非折請謝食慈子何為見損傷道法

風吹花也

而秋八九月白露變為霜終年會飄墮安得久馨香秋時自  
月復芬芳又說向不哀與何時盛年去懼愛永相忘吾欲竟此  
曲此曲愁人腸歸來酌美酒挾瑟上高堂

焦仲卿妻

序曰漢李建安中廬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劉氏為  
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  
卿聞之亦自縊于庭樹府人傷之為此辭也此詩  
亂處有其聲穠處看其厚厚處看其完忙處看其閒

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十三能織素十四學裁衣十五彈箏篋  
十六誦詩書十七為君婦心中常苦悲伏邪君既為府吏守節情  
不移賤妾留空房相見常日稀鴉鳴入機織夜夜不得息三日斷  
五疋大人故嫌遲非為織作遲君家婦難為妾不堪驅使徒留無

樂府

卷九 雜曲

三

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時相遣歸府吏得聞之堂上啟阿母兒已薄  
祿相幸復得此婦結髮同枕席資泉共為友共事二三年始爾未  
為久女行無偏邪何意致不厚阿母謂府吏何乃太區區此婦無  
禮節動舉自專出吾意久懷忿汝豈得自由東家有賢女自名秦  
羅敷可憐體無比阿母為汝求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府吏長  
跪告伏惟敬阿母今若遣此婦終老不復取阿母得聞之槌床便  
大怒小子無所畏何敢助婦語吾已失恩義會不相從許吾母知  
府吏默無聲再拜還入戶舉言謂新婦哽咽不能語我自不驅  
卿逼追有阿母卿但暫還家吾今且報府不久當歸還必相迎

以此下心意慎弗違吾語新婦謂府吏勿復重紛紜往會  
就謝家來貴門奉事循公姥進止敢自專晝夜勤作息伶俜苦  
辛謂言無罪過供養卒大恩仍更被驅遣何言復來還妾有繡腰

襦歲華自生光紅羅襪斗帳四角垂香囊箱簾六七十綠碧青絲  
繩物物各自異種種在其中絮語人賤物亦鄙不足迎後人悲留  
待作遺施於今無會因時時為安慰久久莫相忘鴉鳴外復  
婦起嚴妝著我繡袂襜事事四五通足下躡絲履頭上玳瑁簪  
若流純素且著明月璫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織織作細步精  
妙世無雙被遣出門何等景象却作  
好事誇獎傷心在此生堂謝阿母母聽去不止發

樂府

卷九 雜曲

三

作女兒時生小出野里本自無教訓兼愧貴家子受母錢帛多對  
惡村不堪母驅使今日還家去念母勞家裏才足賢  
婦語卻與小姑別  
淚落連珠子新婦初來時小姑始扶牀今日被驅遣小姑如我長  
勤心養公姥好自相扶持初七及下九嬉戲莫相忘人別小姑一  
段人暴我詳  
出門登車去涕落百餘行府吏馬在前新婦車在後隱隱何甸甸  
俱會大道口下馬入車中低頭共耳語誓不相隔鄰且暫還家去  
吾今且赴府不久當還歸誓天不相負新婦謂府吏感君區區懷  
君既若見錄不久望君來君當作磐石妾當作蒲葦蒲葦紛如絲  
磐石無轉移我有親父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吾意遊以煎我懷

歌手長勞勞。二情同依。依是長次入門上家堂。進退無顏。儀是有上阿母大拊掌。不圖子自歸。十三教汝織。十四能裁衣。十五彈瑟。十六知禮儀。十七遣汝嫁。發得妙。以謂言無誓違。汝今無罪。見無罪。此處阿母大悲推還家。過不迎。而自歸。蘭芝慙。阿母兒實無罪過。偷器。阿母大悲推還家。十餘日。懸令遣媒來。云有第三郎。窈窕世無雙。年始十八九。便言多令才。阿母謂阿女。汝可去應之。阿女脚淚答。蘭芝初還時。府吏見叮嚀。結誓不別離。今日違情義。恐此事非奇。自可斷來信。徐徐更謂之。阿母白媒人。貧賤有此女。始適還家門。不堪吏人婦。是阿母作豈合令郎君。幸可廣問訊。不得便相許。媒人去數日。尋遣丞

樂府 卷九 雜曲 二五

請還說有蘭室女。承籍有宦官。云有第五郎。嬌逸未有婚。遣丞為媒人。主簿通語言。直說太守家。有此令郎君。既欲結大義。故遣來貴門。阿母謝媒人。女子先有誓。老姥豈敢言。阿兄得聞之。又是一恨然心中煩。舉言謂阿妹。作計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後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榮汝身。不嫁義郎體。其任欲何云。蘭芝仰頭答。理實如兄言。决志人作謝家事夫婿。中道還兄門。處分遣兄意。那得自任專。雖與府吏要。渠會無緣。登即相許和。便可作婚姻。媒人下牀去。諾諾復爾爾。還部白府君。下官奉使命。言談大有緣。府君得聞之。心中大歡喜。視歷復開書。便利此月內。六令正相應。良

吉三十日。今已二十七。卿可去成婚。文語速裝束。絡繹如浮雲。青雀白鵲舫。四角籠子轎。珂如隨風轉。金車玉作輪。踟躕青驥馬。流蘇金縷鞍。齋錢三百萬。皆用青絲穿。雜絲三百端。交廣市鮮珍。從人四五百。攜轡登郡門。此處偏阿母謂阿女。適得府君。書明日來迎汝。阿母至此勸駕。何不作衣裳。莫令事不舉。阿女默無聲。手巾掩口啼。淚落便如瀉。移我瑠璃榻。出置前廳下。左手持刀尺。右手執綵羅。朝成繡袂裙。晚成單羅衫。曉曉日欲暝。愁思出門啼。府吏聞此變。因求假暫歸。未至二三里。摧藏馬悲哀。新婦識馬聲。躡履相逢迎。悵然遙相望。知是故人來。舉手拍馬鞍。嗟嗟使心傷。自君

樂府 卷九 雜曲 二五

別我後。人事不可量。果不如先願。又非君所詳。我有親父母。逼迫兼弟兄。以我應他人。君還何所望。府吏謂新婦。賀卿得高遷。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葦一時糾。便作旦夕間。卿當日勝貴。吾獨向黃泉。府吏尚不深諒其新婦謂府吏何意出此言。同是被逼迫。君爾妾亦然。却似君樣。黃泉下相見。勿違今日言。執手分道去。各各還家門。生人作死別。恨恨那可論。念與世間辭。千萬不復全。府吏還家去。上堂拜阿母。今日大風寒。寒風摧樹木。嚴霜結庭蘭。兒今日冥冥。令母在後單。故作不良計。勿復怨鬼神。命如南山石。四體康且直。阿母得聞之。零淚應聲落。汝是大家子。仕宦於臺

團慎勿為婦必貴賤情何薄東家有賢女窈窕艷城郭阿母為  
求便復在旦夕府吏再拜還長嘆空房中作計乃爾立轉頭向丁  
裏漸見愁煎迫其日牛馬嘶一既不測新婦入青廬恐入新  
卷黃昏後寂寂人定初我命絕今日魂去屎長留攬裙脫絲履舉  
身赴清池先結新府吏聞此事心知長別離徘徊庭樹下自掛東  
南枝結府吏死結局兩家求合葬合葬華山傍東西植松柏左右  
種梧桐枝枝相覆蓋葉葉相交通中有雙飛鳥自名為鴛鴦仰頭  
相向鳴夜夜達五更行人駐足聽寡婦起傍徨多謝後世人戒之  
慎勿忘不如此則黃泉  
一民亦敢不任

樂府

卷九 雜曲

二十四

盧女曲 崔顥。解題曰盧女魏武帝時宮人。後將軍陞之  
妾簡又妾薄命曰盧姬嫁日曉  
手後少午時盡得其嫁送也。  
二月春來半宮中日漸長柳垂金屋暖花發玉樓香拂匣先臨鏡  
調笙更炙簧還將盧女曲夜夜奉君王  
耶耶才人嫁為厮養卒婦 謝朓。蓋古有是事也。  
生平官闈裏出入侍丹墀開筒方羅綺鏡比蛾眉初別意未解  
去久日生悲顛額不自識嬌羞餘故姿夢中忽髣髴猶言承讎私  
楊白花 深著日楊華武都池人。少有力。容貌雄偉。魏胡  
太后通之。華懼及。華率其部曲來降。太后追思  
之。不能已。為作楊白華歌。贈宮人。道其逆時。足歌  
之。聲甚悽惋。楊華本名白。花本梁。故名。華。事說。

陽春三月楊柳齊作花春風一夜入闌闌楊花飄蕩落南家  
情出戶脚無力拾得楊花淚沾臆秋去春還雙燕子願銜楊花入  
窠裏

樂府

采芣女 萬楚。前采芣文帝有作

山陰柳家女九日採芣莫復得東鄰伴雙為陌上姝插花向高  
結子置長裾作性恒遲緩非閨姬丈夫平明折林林日入反城門  
俠客邀羅袖行人桃短書蛾眉自有至年少莫踟蹰

樂府

舞媚娘 陳后主。樂花日舞媚娘大舞媚娘並羽調曲。唐書  
陳后主已有此歌。則  
承徽所歌蓋舊曲云。

樓上多嬌艷當愁併三五爭弄遊春陌相邀開綉戶轉態結紅裙  
含嬌拾翠羽留賓乍拂弦托意時移柱  
淇水變新臺春繡當夏開玉面含羞出金鞍排夜來春日好風光  
尋觀戲市傍轉身移佩響牽袖起衣香 其詞  
潘洽。

樂府

二十五

山川雖異所草木尚同春亦如溱洧地自有採花人  
秦王卷衣 吳均。解題曰言咸陽春景及宮闈之美  
秦王卷衣以贈所歡也李山有秦女卷衣  
咸陽春草芳秦帝女卷衣裳玉檢萊萸匣金泥藕合香初芳燕  
復帳餘輝耀玉床當須晏朝罷持此贈龍羊 一作陽

秦女卷衣 李白

天子居未央。妾侍卷衣裳。顧無紫宮寵。敢拂黃金牀。水至亦不去。應用楚服夫。熊來尚可當。焉使微身捧日月。飄若螢火光。願君採人守符華。

封非無以下體妨

傳或登賦日諒有似于賢臣今諫外而盡誠正用此意

功名幸多種。差殺妾與。何事苦生離。誰言似白玉。定是魏青驪。必取匣中劍。迴作飾金鞵。真成恨不已。願得路傍兒。

同前 張祜

綺閣香銷華廐空。忍將行雨換追風。休憐柳葉雙眉翠。卻愛桃花

樂府

卷九 雜曲

二五

兩耳紅侍宴。承辭春色裏。赴朝休立漏聲中。恩勞未盡情先盡。暗泣嘶風兩意同。太工一家

枯魚過河泣

枯魚過河泣。何時悔復及。作書與勛。勳相教慎出入。作書相教每過河泣亦然

冉冉孤生竹

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與君為新婚。菟絲附女蘿。菟絲生有時。夫婦會有宜。千里遠結婚。悠悠隔山陂。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君執高節。賤妾亦何為。譚元春云全不疑其淺相思中極微厚之言然愁苦在此

東下何簾幕

梁簡文帝。古時所歌曰東下何簾幕。梁詩。曾你視之。潘安仁賦曰。謀國之天下。天歌。東下之。慕慕。歌曰。東下。慕慕。不實。離離。究其。失。化。為。枯。收。慕慕。慕慕。花也。詩。表。言。榮。謝。之。各。有。時。也。

垂花臨碧洞。結翠依丹巖。非直入游宮。兼期植霧花。落日芳春其

遊人歌吹晚。弱刺引羅衣。朱實凌還憶。且歡洛浦陶。無羨安期遠

西園遊上才

沈約。蘇月詩。日方輝。竟入戶。圓影。陳中來。高樓。切。思。掃。西。園。遊。上。才。因。以。為。題。也。

西園遊上才。清夜可徘徊。月桂臨梅上。山雲影蓋來。飛花隨燭度

疎葉向惟開。當軒顧應阮。還覺賤鄒枚。

薄莫動弦歌

梁沈君攸

樂府

卷九 雜曲

二五

柳谷向夕沉餘日。蔥樓臨砌徙斜光。金戶半入叢林影。蘭徑時移落藻香。蕙絲繩玉壺。傳綺席。秦琴趙瑟响高堂。舞裙拂屐喧珠珮。歌響出。扇。就。塵。梁。雲。逸。雪。飛。弦。柱。促。留。賓。但。須。羅。袖。長。日。莫。歌。鍾。恒。不。倦。處。處。行。樂。為。時。康。樂以時康。非一往而滿矣。然時康若何。不可用反。康。

羽鶴飛上苑

沈君攸。竟。南。日。理。樂。密。勺。實。羽。鶴。羽。羽。南。林。上。報。羽。以。進。飲。作。生。爵。形。是。也。

上路薄晚風塵合。禁花初春氣色華。石徑陽絲關蔓艸。山流細沫擁浮花。魚文烟燭含餘日。楊蓋低昂照落霞。隔樹銀鞍喧寶馬。分衛玉軼動香車。車馬處處盡成陰。班荆促席對芳林。藤杯屢動情。竹觴翠華引。滿。越。彌。深。山。陽。劍。戟。非。難。得。宜。城。醇。醴。促。須。斟。對。醉。

身應可奏上客莫虛擲黃金資排觀

桂棹泛河中沈君攸

黃河曲注通千里。濁水分流引八川。仙槎逐源終未極。蘋亭一作漢帝遺踪尚難憑。渺渺雲根侵遠樹。蒼蒼水氣合遙天。波影雜霞無定色。滄文觸岸不成圓。赤馬青驪交出浦。飛雲蓋海遠凌烟。連舟渡沙轉不礙。桂楫距浪弱難前。風急金烏翅口轉。汀長錦繡影微懸。榜人欲破先扣柁。津吏猶醉纒持船。河堤私望今如此。行杯落葉詎虛傳。放文

內殿賦新詩江總

樂府

卷九 雜曲

二十八

兔影豚豚照金鋪。乳水滴滴寫玉壺。綺翼雕甍適清漢。既梁紫一作桂。柱麗黃園。風高暗綠凋殘柳。雨歇芳紅溼曉花。三五二八佳年少。百萬千金買歌笑。偏羞故人織素詩。願奉秦聲采蓮一作調。織女今夕渡銀河。當見清秋停玉梭。昔人謂取村六朝。

武溪深行馬援

滔滔武溪一何深。鳥飛不渡。歌不敢臨。嗟哉武溪兮。多毒淫。地。

半渡溪劉孝威

本厠偏伍伴。一戰參凶渠。制賜文犀節。繹紫泥。書入替陳御。蓋還家乘紫車。皇恩空以重。丹心恨不結。渡溪三不長。渡溪更有餘。

廿四思君南玄

管君與我今形影。潛結今君與我今雲飛。雨絕昔君與我今音響。相和今君與我今落葉。去柯管君與我今金石無虧。今君與我今星滅光離。體亦

飲酒樂陸機

蒲萄四時芳醇。瑤瑤千鍾舊寶。夜飲舞遲銷燭。朝醒弦促催人。

淫思古意顏竣

春風飛遠方。紀轉流思堂。貞節寄君子。寄得窮閭妾所藏。裁書露微疑。千里問新知。婦人君行過三稔。故心久當移。君子望婦人在貞節婦人疑君

樂府

卷九 雜曲

二十九

子在孩心先自盡而後疑人賢于婚者也。  
思公子王融楚詞九歌曰。風飄飄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往離憂。思公子蓋出于此。  
春盡風飄飄。蘭凋木俯俯。王孫久為客。思君徒自憂。  
王孫遊謝朓楚詞招隱士曰。王孫遊兮不歸。草蔓如絲。雜樹紅英。發無倫君不歸。君歸芳已歇。正前一步忠

陽程新聲王融

懷春發下蔡。含笑向陽城。恥為飛雉曲。好作鷓鴣鳴。

發白馬賈昶

家本樓煩俗。召募羽林兒。怖羗角獸戲。習戰昆明池。弓發不復挽。



劍衣恒露。一辭豹尾內。長別屬車垂。白馬今雖發。黃河未結澌。  
寄言閨中婦。逢春心勿移。

結襪子 李白○帝王世紀曰。文王伐崇。至五鳳。襪係解頰。左  
石無可使者。乃俯而結之。武王至商郊。牧野誓。衆王  
解頰。美肯與王結。王乃釋旄。俯而結之。漢書曰。王生善爲  
黃老言。處士嘗召居廷中。公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襪  
解頰。謂張釋之爲我結襪。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讓王  
生。王生日。吾自結襪。釋之跪而結之。欲以重之。諸公  
聞之。賢王生而重。釋之。以命相許也。

燕南壯士 高漸。吳門豪。事。筑中置劍魚。隱刀。感君恩。重許君命。

泰山一擲輕鴻毛。

沐浴子 李白

樂府

卷九 雜曲

三千

沐芳莫彈冠。浴蘭莫振衣。處世忌太潔。至人貴藏輝。滄浪有釣叟。

吾與爾同歸。 全樂極。燕文詞之甚其。太白涉難後之詞乎。

樽雉 莊子曰。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期育乎樊。中。樽雉出。蓋取此樂錄曰。鳳將雛。以樽雉送曲。

檀場延繡頸。朝飛弄綺翼。飲啄常在。鷲雄恒不息。

二臺 韋應物○後漢書曰。蔡邕爲侍御史。又轉侍書侍御史。邕還尚書。三日。周歷三臺。樂府以邕。職音律。製三臺。以悅邑。又北。齊高洋。毀銅。築三臺。臺官人。拍手呼。上臺。送酒。因名。其曲。又李氏。實。暇日。三臺。三十拍。促曲。名。昔。邕。中有三臺。石。李。龍。常。爲。宴。遊。之。所。樂。工。造。此。曲。以。促。飲。未。知。孰。是。按。樂。苑。天。寶。中。羽。調。曲。有。三。臺。又。有。三。臺。中。有。三。臺。石。李。龍。常。爲。宴。遊。之。所。樂。工。造。此。曲。以。促。飲。

一年一年老去。明日後。日花開。未報長安。平定。萬國。豈得。啣杯。

冰泮寒塘始。始。雨餘百艸皆生。朝來門閣無事。曉下高齋有情。

上皇三臺 不寐倦長更。披衣出戶行。月寒秋竹冷。風切夜窻聲。

突厥三臺 鴈門山上。鴈初飛。馬邑欄中。馬正肥。日。肝。山。西。逢。驛。使。殷。勤。南。北。送。征。衣。

宮中三臺 王建○行樂也。

魚藻池邊射鴨。芙蓉園裏看花。日色袍袍相似。不著紅鸞扇。遮池。非池。南。草。綠。殿。前。殿。後。花。紅。天子。千。年。萬。歲。未。央。明。月。清。風。

江南三臺 王建○別離也。征役也。不如行樂也。

揚州橋邊小婦。長千市裏商人。三年不得消息。各自拜鬼求神。青。草。湖。邊。草。也。飛。猿。嶺。上。猿。聲。萬。里。三。湘。客。到。有。風。有。雨。人。行。柳。頭。花。落。花。開。道。上。人。去。人。來。朝。愁。暮。愁。卽。老。百。年。幾。度。三。臺。

陵雲臺 謝朓○魏志曰。文帝。黃。初。元。年。營。洛。陽。宮。二。年。築。陵。雲。臺。臺。基。世。說。曰。陵。雲。臺。樓。觀。精。巧。尤。稱。衆。木。然。後。構。造。無。銜。兩。相。負。揚。臺。高。峻。恒。隨。風。動。樓。洛。陽。記。曰。陵。雲。臺。高。二。十。三。丈。登。之。見。孟。津。也。

綺。亮。懸。桂。棟。隱。腹。傷。喬。柯。勢。高。凌。玉。井。臨。迴。慶。金。波。易。覺。涼。風。至。早。飛。秋。鴈。過。高。臺。思。想。曲。望。遠。驢。人。歌。幸。屬。此。迢。遞。知。承。雲。霧。多。

築城曲 張籍○淮南子曰。蔡。張。辛。五。十。萬。築。修。城。再。盛。流。波。築。城。曲。光。華。遠。水。東。結。朝。朝。中。國。內。報。報。車。而。備。之。後。因。有。自。漢。梁。幸。工。築。雕。陽。城。造。唱。聲。以。小。鼓。爲。節。築。者。下。竹。

樂府

卷九 雜曲

三千

以和之後世謂此等為源勝曲  
今乘家雖陽曲其遺音云

築城去千人萬人齊抱杵重重土堅試行雜軍吏執鞭催作遲求  
時一年深積重若盡短衣渴無水力盡不得拋杵聲杵聲未定人  
皆公家家養男當門戶今日作君城下土

大道曲 謝尚。廣惠曰謝尚為鎮西將軍嘗著紫羅襪  
條胡絨在市中傳聞門樓上彈琵琶作大道曲

青陽二三月柳青桃復紅車馬不相識音落黃埃中 人不知是  
三六也

採荷詞 江從簡。榮大尉從事中郎江從簡年十七有才  
思為此以刺何徵客徵客不覺嗟賞愛其巧麗

欲持荷作柱荷弱不勝梁欲持荷作鏡荷暗本無光

湖陰曲 溫庭筠。溫序曰王敦舉兵至湖陰明帝微行視  
其營伍由是樂府有湖陰曲後其詞亡作而附之

樂府

卷九 雜曲

三十一

祖龍黃髮珊瑚鞭 祖龍借用或鐵驄金向青連錢虎背拔劍欲成  
其其穆非也

焚日壓賊營如血鮮海旗風急驚眼起甲重光極照湖水蒼黃追

騎塵外歸森索妖星陣前死五陵愁碧春蕤蕤湖川玉馬空中嘶

羽書如電入青瑣雪脫如提惟畫鞞白鬼天子金燈鏗高隔帝座

迴龍章吳波不動楚山晚花壓關于春畫長 碧雄  
徒氣

永明樂 謝朓。南齊書曰永明樂歌者竟陵王子良與諸文  
士遊樂之人為十曲雜詩月高頗美武帝常被之管  
弦而不列于樂官按此曲

永明中造故曰永明樂

帝圖開九有皇風浮四瀛永明一為樂咸池無復靈

民和禮樂富世清歌頌後鴻名軼卷領稱首邁垂衣

朱堂鬱相望青槐粉馳道秋雲湛甘露春風散芝草

龍樓日月照涵館風雲清儲光溫似玉清度式如理

化冷鯤海君恩變龍庭長西北驚環裏東南盡龜舉

出車長州花遶旅朝夕川絡絡結雲騎奕奕泛戈船

燕駟遊京洛越服履有輝清歌領上客妙舞送將歸

寶相薄五禮妙花開六塵明解已玉烟寶鼎亦金輪

生茂葺蘿性身與嘉惠隆飛輿入華殿展衣出重官

彩鳳鳴朝陽玄鶴舞清商瑞此奉明曲千載為金皇 平填  
懸調

無愁果有愁南 李商隱。隋書曰北齊後主自能度曲嘗侍  
數而歌別林新聲為無愁曲自彈胡琵琶而

樂府

卷九 雜曲

三十二

唱之皆感功莫極於此思便 見關官軍齊和之曲  
終樂周莫不履淨李商隱曰無愁果有愁先齊歌也

東有青龍西白虎中含福皇包世度玉壺渭水芙蓉潭鑿天不到

牽牛處騏驎踏雲天馬掉牛山被碎新翔聲秋蟻點滴不成淚十

二玉樓無故釘推烟墜月拋千里十番紅桐一行死白楊別星鬼

迷人空留暗記如盤紙日其向風牽燈絲血凝血散今誰是

起夜來 謝朓。解題曰其詞意猶念舊昔思  
乘之車也曹真與中又有起夜來

城南斷兵騎關道履青埃露華光翠網月影入蘭臺洞房且其掩

應門或復開風飄秋桂華非君起夜來

獨不見 韓偓。傳思而不得見也

別島望雲臺天淵隔水殿芳草生木積春花落如霞出從張公子  
運過趙飛燕奉帝長信宮誰知獨不見

携手曲沈約○言携手行樂恐芳財不爾君恩將散也沈約所制

恰響下雕鞍更衣奉玉牀聯簪映秋水開鏡比春妝所畏紅顏促  
君恩不可長鵲冠且容裔登香桂枝下

耶郵行陸厥○耶山名戰蓋也戰國時趙敬侯始都之有葉臺漢波臺在焉虞延凡舞曲也

趙女揮陽柔耶郵紛躑步長袖曳三街兼金輕一顧有美獨障風  
佳人在遐路相思欲賽社叢臺日已暮

大垂手吳均○大垂手小垂手皆言舞而垂其手也江總編病行曰大垂手中越誰能大垂手又獨指手與此同

樂府 卷九 雜曲 三百

垂手忽迢迢飛燕掌中嬌羅衫怨風引輕帶任情摧詐似長沙地  
促舞不回腰

小垂手吳均

舞女出西秦躑影舞陽春且復小垂手廣袖拂紅塵折腰應兩笛  
頰足轉繫巾蛾眉與慢臉見此空愁人

夜夜曲沈約○物所作用題曰傷得處也

北斗闌干去夜夜心獨傷月輝橫射枕燈光半隱林  
河漢縱復橫北斗橫復直星漢空如此寧知心有憶望知于星漢一良解處境  
孤燈暖不明寒機曉猶織零淚向誰道雞鳴徒歎息

秋夜長王融○魏文帝詩漫漫秋夜長烈烈北風涼長轉不能寐披衣起彷徨秋夜長其取諸此  
秋夜長夜長樂未央舞袖拂花燭歌聲繞風梁如此以連展轉被衣之境亦佳

秋夜曲王建

天清漏長霜泊泊蘭線收榮桂膏涸高樓雲鬢舞嬋娟古瑟暗斷  
秋風弦玉關遙隔萬里道金刀不剪雙泪泉香囊火死香氣少向  
帷合眼何時曉城烏作營啼夜月秦川少婦生離別鮑參作

夜坐吟鮑參○照所作其詞言聽歌逐音因音託意也宗

冬夜沉沉夜坐吟含聲未發已知心一作含霜入幕風度林朱燈  
滅朱顏尋體君歌逐君肯不貴聲貴意深譚元春云深微造極士女皆無通曉觀詩之宗

樂府 卷九 雜曲 三五

遙夜吟宗夫

遙夜後遙夜遙夜憂未歇坐對風動帷卧見雲間月幽  
寒夜怨陶和景○陶機獨寒吟云雪夜遠思君寒意獨不寐但叙相思之意弘景寒夜怨簡文獨處悲皆類此

夜雲生夜鴻驚悽切嘹唳傷夜情空山霜浦高烟平詩歸云高烟

獨處愁梁簡文○司馬相如美人賦曰芳容郁烈蘭帳高張有女獨處婉然在床獨處愁蓋取諸此

獨處恒多愁開幕試臨風彈碁鏡奩上傅粉高樓中自君征馬去  
音信不曾通只恐金屏掩明年已復空帝王詩作婦女家簡文亦是問雀後王后主情勝不

同聲歌張衡○解題曰美張衡所作言婦人自謂幸得克爾當行言結交相合其美亦同

邂逅承際會得克君後房情好新交接恐粟若採湯傲畏處不才勉自竭賤妾職所當綱繆王中饋奉禮助蒸嘗恩為莞蒟席在下蔽匡牀願為羅衾情在上衝風霜詩歸云在下在上温存得妙掃清枕席親芬以狄香重戶結金局高下華燈光衣解中粉御列圖陳枕張素女為我師儀態盈萬方我師妙妙前段諷賦極矣是兩念衆夫所希見天老教軒皇樂莫斯夜樂沒齒焉可忘國

樂府

卷九雜曲

三十七

風專一之思莫作脫情看

何當行傳玄

同聲自相應同心自相知外合不由中雖固終必離管鮑不出世結交安可為

定情詩繁欽○解題曰欽所作也言婦人不能以禮從人而環致事奉指環致意數耳珠致區區香囊致扣和跳脫致

次測佩玉結恩情自以為志而期于山隅山陽山西山北終而不答乃自傷悔焉

我出東門遊邂逅承清塵思君即幽房侍寢執衣巾時無桑中梓迫此路側人我既媚君姿君亦悅我顏二語通何以致奉牽綰臂

雙金環何以致恩約指一雙銀何以致區區耳中雙明珠何以

致印印香囊繫肘後何以致契濶繞腕雙跳脫何以結恩情珮玉

綴羅纓何以結中心素纒連雙針何以結相於金薄畫搔頭何以

慰別離耳後瑋瑋釵何以答惟悅執素三條裾何以結愁悲各體

悲悲哀樂白絹雙中衣許多何以細求之意義都無大與我期何

所乃期草山隅北四離更覺其活日肝兮不至谷風吹我濡遠

望無所見涕泣起踟躕與我期何所乃期南山陽日中兮不來飄

風吹我裳迢迢莫誰觀望君愁我腸與我期何所乃期西山側日

夕兮不來躑躅長歎息遠望涼風至俯仰正衣服寫得尤與我期

樂府

卷九雜曲

三十七

何所乃期山北岑日暮兮不來凄風吹我袷望君不能坐悲苦愁

我心愛身以何為惜我華色時此下妙在數中情既款款然後

密期褰衣躡花草謂君不我欺爾此醜陋質徒倚無所之自傷

所欲淚下如連絲詩歸云連用十一何以又連用與我期四與我期

人代為之悲非情思深細人不能為此

合歡詩揚方○解題曰揚方所作言婦人謂虎嘯風起

虎嘯谷風起龍躍景雲浮同聲好相應同氣自相親我情與子

管如影追。軀食共同根。穗飲共連理。杯衣共雙絲。納癯共無縫。稠  
居願接膝。坐行願携手。翅子靜我不動。子遊我不留。齊彼同心鳥。  
譬彼比目魚。情至斷金石。膠漆未為牢。但願長無別。合形作一軀。  
生為併身物。歎為同棺灰。秦氏自言至。我情不可儔。

磁石引長針。陽燧下炎烟。官商聲相和。心同自相親。我情與子合。  
亦如影追身。癯共織成被。絮共同功。綿身儘比翼。扇寒坐併肩。氈  
子笑我必晒。子感我無歡。來與子共迹。去與子同塵。齊彼蛩蛩獸。  
舉動不相稍。惟願長無別。合形作一身。生有同室好。歎成併棺民。  
徐氏自言至。我情不可陳。一味出相

樂府

入卷九 雜曲

三十九

春江行

梁簡文帝。元振曰。春江。巴女曲也。元振有春江曲。同此。

客行祇念路。相爭渡京口。誰知堤上人。拭淚空握手。

江華曲

王粲

林斷山更續。洲盡江復開。雲峰帝鄉起。水源桐柏來。

桃花曲

梁簡文。又有楊花曲。

但使新花艷。得聞美人簪。何須論後實。愁結子瑕心。

映水曲

范靜妻沈氏

輕鬢學浮雲。雙娥旋初月。水澄正落釵。萍開理垂髮。

越城曲

別怨悽歌響。離啼濕舞衣。願假鳥栖曲。翻從南向飛。

浮遊花

辛德源

窻中斜日照。池上落花浮。若畏春風脫。當思秉燭遊。

上林

梁昭明太子

千金驪褭騎。萬斤流水車。爭遊上林苑。高蓋逗春華。

夾樹

吳均

桂樹夾長歧。復值清風吹。氛氳播芳葉。連綿交密枝。能迎春露點。

不逐秋風移。願君長惠愛。當使歲寒知。

樹中草

李白。梁簡文有作。明皇之時。諸王相繼誅夷。此詩有感而作也。

樂府

入卷九 雜曲

三十九

鳥銜野田草。誤入枯桑裏。客土植危根。逆春猶不死。草木雖無情。

因依尚可生。如何同枝葉。各自有枯榮。

城上麻

吳均

麻生滿城頭。麻葉落城溝。麻莖左右披。溝水東西流。少年感恩命。

奉劍事西周。但令直心盡。何用返封侯。

錦石擣流黃

隋楊帝

漢使出燕然。愁闌夜不眠。易製殘燈下。嗚砧秋月前。今夜長城下。

雪昏月應暗。誰見倡樓前。心悲不成慘。

河曲遊

盧思道

郭下盛風流。河曲有名遊。應徐託後乘。車馬踐芳洲。丰茸雞樹密。遙裔鶴烟稠。日上疑高蓋。雲起翹重樓。金鸞自沃若。蘭棹成夷猶。懸匏動清吹。采菱轉鮑謳。迴珂響金埒。歸袂拂銅溝。唯畏三春脫。勿言千載憂。

城南鴈譚 盧思道

城南氣初新。才王邀古人。輕盈雲映日。流亂鳥啼春。花飛北寺道。絃散南潭濱。舞動淮南袖。歌揚齊后塵。駢歌歇夜馬。接軫限歸輪。公孫飲彌月。平原讌浹旬。卽是消聲地。何須遠避秦。

春遊樂 李虛

樂府

八卷九 雜曲

四十一

遊童藕合帶。倡女蒲葵扇。初日映城時。相思忽相見。蹇裳踏露草。理鬢回花面。薄暮不同歸。留情此芳甸。

春遊曲 張仲素

烟柳飛輕絮。風榆落小錢。濛濛百花裏。羅綺競鞦韆。行樂三春節。林花百和香。當年重意氣。先佔關雞場。

樂府 古詞。魏明帝五古。劉琨七古。孟郊五絕。顧况五排。律。權德輿七古。俱有。

行胡從何方。列國持何來。理瑜瑤瓊瓊。五木香迷迭。艾蒨及都梁。

雜曲 陳傅祚

新人新寵住蘭堂。翠帳金屏玳瑁床。叢星不似珠簾色。度月還如

粉壁光。從來著名推趙子。復有丹唇發皓齒。一嬌一態本難逢。如回如花定相似。樓臺宛轉曲皆通。絃管遙遙徹下風。此殿咲語恒長共。傍省歡娛不復同。訝許人情太厚薄。分恩賦念能斟酌。多作繡被爲鶯秀。長弄綺琴情別鶴。人今投寵要須堅。會使歲來恒度前。共取星辰作心抱。無轉無移千萬年。

燉煌樂 後魏溫子昇。燉煌古流沙地。黑水之所經。秦及漢初爲月支匈奴之境。武帝開其地。分酒泉置燉煌郡。

客從遠方來。相隨歌且笑。自有燉煌樂。不減安陵調。

阿那瓊 阿那瓊。瓊國主也。隋自拓跋初從雲中。卽有重落後。後盛蓋有匈奴。阿那瓊。明帝時國主。

聞有匈奴主。阿那雜騎起塵埃。列觀長平坂。驅馬渭橋來。

樂府

八卷九 雜曲

四十二

高句麗 王褒。高句麗。東夷之國也。唐有高麗。由李訓破高麗。所送後。改夷。實引者是。

蕭蕭易水生波。燕趙佳人自多。傾杯覆盞。淮淮垂手。奮袖婆娑。不惜黃金散盡。只畏白日蹉跎。

舍利弗

金繩界寶地。珍木蔭理池。雲間妙音奏。天際法蠡吹。

摩多樓子

從戎向邊北。遠行辭客親。併問陰山候。還知塞上人。

赤虛詞 唐信。解題曰。道家曲也。備言朱仙釋。佛經。率之樂。

渾成空教立。元始正塗開。赤玉霽文下。朱陵真氣來。中天九龍節。

倒景八風臺。雲度弦歌響。星移空殿迴。青衣上少室。童子向蓬萊。  
逍遙閣四會。倏忽度三災。

北閣臨玄水。南宮坐絳雲。龍泥印玉策。天火練真文。上元風雨散。

中天歌吹分。靈駕千尋上。空香萬里聞。

麟洲一海澗。玄圃半天高。浮丘迎子晉。若士避盧敖。經食林慮李。

舊食綏山桃。成丹須竹節。刺髓用蘆刀。無妨隱士去。卽是賢人逃。

清溪道士人不識。上天下天鶴一隻。洞門深鎖碧煙寒。滴露研珠  
寫周易。

同前高駢

樂府 卷九 雜曲 四二

步虛引 陳陶

小隱山人十洲客。莓苔爲衣雙耳白。青編爲我忽降書。莫雨虹霓

一千尺。赤城門閉六丁直。曉日已燒東海色。朝天半夜聞玉鏡。星

斗離離礙龍翼。此等詩。作爲神仙語。反更多。別大氣也。擇其高雋者存之。

樂府英華卷九終

樂府英華目錄

卷十

近代曲辭

紀東 隋煬帝。六首 替替鹽 薛道衡

十索詩 丁六娘。四首

水調歌 五首 八破 六首

堂堂 李義府

涼州歌 三首 排遍 二首 伊州歌 五首

樂府 卷十 月辭 一

陸州歌 三首 排遍 四首

簇拍陸州 石州 雙蒂子

蓋羅縫 二首 雙蒂子 被袂曲 三首

崑崙子 穆護砂 思歸樂

金殿樂 胡渭州 二首

式潭 破陣樂

歎疆場 塞姑

水鼓子 婆羅門

長命女	醉公子
一片子	其州
濮陽女	相府蓮
離別難	山鷓鴣
樂世	何滿子
清平調 <small>李白。三首</small>	回波樂 <small>李景伯</small>
大酺樂	千秋樂 <small>張祐</small>
火鳳詞 <small>李百藥</small>	執戲樂 <small>張祐</small>
雨霖零 <small>張祐</small>	桂華曲 <small>白居易</small>
渭城曲 <small>王維</small>	
竹枝 <small>劉禹錫。十一首</small>	又 <small>白居易。四首</small>
楊柳枝 <small>白居易。十一首</small>	又 <small>李商隱。二首</small>
浪淘沙 <small>劉禹錫。九首</small>	紇那曲 <small>劉禹錫。二首</small>
滿湘神 <small>劉禹錫。二首</small>	金縷衣 <small>李紳</small>
拜新月 <small>李端</small>	又 <small>古中孚妻張氏</small>
憶江南 <small>白居易。三首</small>	又 <small>劉禹錫。二首</small>
宮中詞笑 <small>王建。二首</small>	轉應詞 <small>戴叔倫</small>
踏歌詞 <small>崔液。二首</small>	又 <small>張說。二首</small>

欵乃曲 <small>元結。五首</small>	十二月樂辭 <small>李賀。十三首</small>
卷十目錄終	
卷十目錄	
三	



樂府英華卷下

吳江顧有孝茂倫纂錄

同學諸子參訂

近代曲辭

夫久則論畧。近則論詳。兩漢聲詩。著于史者。唯郊祀安世之歌。班固以巡祭廟應之事不序郊廟。故餘皆弗論。由是漢之雜曲所見者少。而相和鏡歌。或至不可曉解。非無也。久故也。魏晉以後。訖于梁陳。雖畧可考。猶不若隋唐之

樂府

本卷十 近代曲

二

為詳。非獨傳者加多也。近故也。近代曲者亦雜曲也。以其

出于隋唐之世。故曰近代曲云。

紀遠東 隋楊帝所作也。高句麗在遠東。前大業八年。楊帝使高麗。遠東。遠東是也。

遠東海北。勇長鯨風雲。萬里清方。當銷鋒散馬。牛旋師宴。銷京前

歌後舞。振軍威。飲至解戎衣。判不徒行萬里去。空道五原歸。

乘旄仗節。定遠東。俘馘變夷風。清歌凱捷九都水。歸宴洛陽宮。莫

功行賞不淹。留全軍藉智謀。詎似南宮獲道。上先封雍齒侯。亦是

管管 薛道衡。樂苑以羽調曲也。唐亦為舞曲。管一作。薛史部有管管。薛唐趙煥廣為二十。每句作一。管

瑤柳覆金堤。糜蕪葉復齊。水溢芙蓉沼。花飛桃李蹊。採桑秦氏女

織錦寄家妻。關山別蕩子。風月守空閨。妙在恒飲千金裝。長垂  
玉帝盤龍隨鏡隱。彩鳳逐惟低。飛。竟。同。夜。鵲。然。不。入。織。像。寢。憶。晨  
鷄。暗。牖。懸。珠。網。空。梁。落。燕。泥。渾。寫。得。幽。閒。覺。起。故。雙。前。年。過。代。北。去。雙。栖。等。語。猶。看。清。麗。

十索詩 丁六娘。樂苑曰羽調曲也。

裙裁孔雀羅。紅綠相參對。映以蛟龍錦。分明奇可愛。羅細君自知。太。出。加。英。郭。又。是。謎。語。可。嘆。從郎索衣襟。

為性愛風光。偏憎良夜促。曼眼腕中嬌。相看無厭足。真。着。惟。情。不。色。相。惟。情。不。耐眠從郎索花燭。

樂府

本卷十 近代曲

二

君言花勝人。人今去花近。寄語落花風。莫吹花落盡。欲作勝花妝。

從郎索紅粉。勝。花。仗。紅。挽。精。亦。老。實。

二八好容顏。非意得相關。逢桑秋採折。華枝倒嬾攀。欲呈纖纖手。

從郎索指環。纖。手。也。只。得。好。非。索。指。環。欲。呈。纖。

水調歌 商調曲也。楊帝幸江都時所製。聲韻悉切。古今言開。而謂其弟子曰。但有去聲而無同韻。帝不送矣。按唐

曲凡十一。一。強。前。五。強。馬。歌。後。六。聲。為。入。破。其。歌。第。五。五。言。調。聲。取。為。悲。切。故。白。居。易。詩。云。五。言。一。過。曼。殷。勤。調。少。情。多。似。有。因。不。會。當。時。翻。曲。意。此。聲。勝。斷。為。何。人。唐。又。有。新。水。調。亦。商。調。曲。也。

平沙落日大荒西。隴上明星高復低。孤山幾處看烽火。戰士連營

候鼓聲。第一

狂將關西志氣多能騎駿馬弄璋戈金鞍寶鞍精神出箇箇  
翻水調歌 第二

王孫別上綠珠輪不羨名公樂此身戶外碧潭春洗馬樓前紅燭  
夜迎人 第三

龍頭一段氣長秋舉目蕭條總是愁祇爲征人多下淚年年添作  
斷腸流 第四

雙帶仍分影同心巧結香不應須換彩意欲媚濃妝 第五  
細草河邊一鴈飛黃龍獨裏掛戎衣爲受明王恩寵甚從事經年  
不復歸 入破第一

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能得  
幾回聞 第二

昨夜遙歡出建章今朝報賞度彤陽傳恩莫閉黃金屋爲報先開  
白玉堂 第三

日晚笳聲咽戍樓。麗雲漫漫水東流。行人萬里向西去。滿目關山  
空恨愁 第四

千年一遇聖明朝。願對君王舞細腰。乍可當熊任生死。誰能伴鳳  
上雲霄 第五

閨燭無人影。羅屏有夢魂。近來音耗絕。終日望君門 第六

堂堂 李義府。樂苑曰。簡調曲也。唐高宗爲朝會宴日。中宮諸王俱在。散位。隋已來樂府有堂堂曲。再言堂。是唐再受命也。中宮。指復歸于孫。則爲再受命矣。近間里又其言。按堂堂本漢後王所作。唐爲法曲。

鏡月成歌。弱裁雲作舞衣。自憐回雪影。好取洛川歸。懶正鶯鶯被。羞寒玳瑁床。春風別有意。密處也尋香。

涼州歌 官調曲也。開元中西涼府都督郭知運進樂府雜錄。前朝入琵琶。玉宸官調。今諸樂。即黃鐘宮調也。亦謂之新涼州。

漢家宮裏柳如絲。上苑桃花連碧池。聖壽已傳千歲酒。天文更賞百僚詩 第一

朔風吹葉馬門秋。萬里烟塵昏戍樓。征馬長思青海北。胡笳夜聽龍山頭 第二

開簾淚沾襦。見君前日書。夜臺空寂寂。猶見紫雲車 第三

三秋陌上早霜飛。羽獵平田澗草衰。錦背蒼鷹初出柙。五花驄馬餒來肥 排遍第一

鶯歌殿裏笙歌起。翡翠樓前出舞人。與上紫微三五夕。聖明方一千春 第二

大和 有調曲也  
國門卿相薄山莊。聖主移來宴綠芳。籬外振爲車馬路。花間踏出

舞人坊 第一

園易尚含天樂轉。寒風猶帶御衣香。爲報君澤明月夜。會須留賞待君王。 第二

庭前鶴逸相思樹。井上鶯歌爭刺桐。含情少婦悲春草。多是良人學轉蓬。 第三

塞北江南共一家。何須淚落怨黃沙。春酒半醉千日醉。邊庭一作還。有落梅花。 第四

我皇神運太平年。四海朝宗會百川。自古幾多明聖主。不如今帝勝堯天。 第五

樂府

卷十 近代曲

五

伊州歌

商朝曲也。西京節度置嘉運所造也。

秋風明月獨離居。蕩子從戎十載餘。征人去日愁歎屬。歸馬來時數寄書。 第一

彫闌脫隔萬鞍迴。玉辮春遊遊晚開。渭北清光搖草樹。州南嘉景入樓臺。 第二

開道賣花成。頻年不解兵。可憐閨裏月。偏照漢家營。 第三

千里東歸客。無心憶舊遊。掛帆游白水。高枕到青州。 第四

桂殿江烏對。彫屏海燕重。祗應多釀酒。醉罷樂高鍾。 第五

千門今夜曉初晴。萬里天河徹帝京。璨璨繁星駕秋色。稷稷霜氣

韻鏡 入破 第一

長安二月柳依依。西出流沙路漸微。關氏山上春光少。相府庭邊驛使稀。 第二

三秋大漠冷溪山。八月嚴霜變草顏。寒茄風行宵渡磧。銜枚雷掃曉應還。 第三

行樂三陽早。芳菲二月春。園中紅粉態。陌上採花人。 第四

君住孤山下。烟深夜徑長。轅門渡淥水。遊花遠垂楊。 第五

樂府

卷十 近代曲

六

陸州歌

外野中峰變。陰晴衆壑殊。欲投人處宿。隔水問樵夫。 第一

共得烟霞迥。東歸山水遊。蕭蕭望林夜。寂寂坐中秋。 第二

香氣傳空滿。秋花映薄紅。歌聲天仗外。舞態御樓中。 第三

樹發花如錦。鶯啼柳若絲。更逢歡宴地。愁見別離時。 第四

明月照秋葉。西風響夜砧。驪言徒自亂。往事不堪尋。 第五

對坐銀缸曉。停留玉箸痕。君門常不見。無處謝前恩。 第六

曆月當窓滿。征人出塞遊。書樓終日閉。清管爲誰調。 第七

秋去輪臺萬里餘。故鄉青耗日應疎。隴山鸚鵡能言語。爲報出人

石州 商調曲也。又有舞石州。

自從君去遠。巡邊終日羅幃獨自眠。看花情轉切。攬鏡淚如泉。  
白離君後啼多雙臉。寄何時狂虜滅。免得更留連。

蓋羅絕

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征人尙未還。但願龍庭神將在。不教胡馬  
度陰山。

音書杜絕白狼西。桃李無顏黃鳥啼。寒鴈春深歸去盡。出門腸斷  
草萋萋。

雙帶子

樂府 本卷十 近代曲

私言切語誰人會。海燕雙飛繞畫梁。君學秋胡不相識。妾亦無心  
去採桑。

崑崙子

楊子談經去。淮王載酒過。醉來啼鳥喚。坐久落花多。

夜夜曲

拾遺記曰。周昭王溺於江漢。二女延嫺。延嫺與王乘  
舟夾擁王身。同沒焉。故江漢之人思之。至春上巳日。  
懷柔祠間。或以時鮮其味。採蘭杜包。裹以泥水中。或結五  
色紗囊。盛食。或用金鉄之器。並沉水中。言蛟龍畏五色金  
鉄。則不侵此食也。後漢書曰。三月上巳。官民皆絮于東流  
水上。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被澤水。亦斯義也。宋晉  
續魏乘。蘭草被除。不祥。漢晉八月。被澤水。亦斯義也。宋晉  
以周公。姓洛邑。因流水。以泥。泥故。遺詩云。羽鶴隨流。又秦  
昭王。以三月。三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劍。曰。令吾制有  
西。及乃伯。諸侯。因立為曲水。二漢相。務為盛樂。晉宋已後。

因之至唐  
傳以為曲

昨夜春條綠。那知秋葉黃。蟬聲猶夫斷。塞雁已成行。  
金谷園中柳。春來已舞腰。那看好風具。獨上洛陽橋。  
何處堪愁。思花間長樂宮。君王不重客。泣淚向春風。

穆護砂

歷代歌辭曰。穆護砂。曲犯角。

玉管朝朝弄。清歌日日新。折花當驛路。寄與隴頭人。

思歸樂

樂苑曰。商調曲也。後一前犯角。

晚日催弦管。春風入綺羅。杏花如有意。偏落舞衫多。  
萬里春應盡。三江雁亦稀。連天漢水廣。孤客未言歸。

樂府

本卷十 近代曲

八

金殿樂

今夜秋砧動。千門起四隣。不緣樓上月。應為隴頭人。

胡渭州

商調曲也。

亭亭孤月照行舟。寂寂長江萬里流。鄉國不知何處是。雲山漫漫  
使人愁。

楊柳千尋色。桃花一朶芳。風吹入簾裏。唯有惹衣香。

戎潭

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渭城。草枯鷹眼疾。雪盡馬蹄輕。

破陣樂

樂苑曰。商調曲也。按破陣樂。併舞曲。唐太  
宗所造。玄宗又作小破陣樂。亦舞曲也。

秋來四向足風沙。塞外征人暫到家。千里不辭行路遠。時光早到天涯。

歎疆場 官調曲也

聞道行人至。妝梳對鏡。淚痕猶尚在。笑靨自然開。

塞姑

昨日盧梅塞口。整見諸人鎮守。都護三年不歸。折盡江邊楊柳。

水鼓子

雕弓白羽獵初回。薄夜牛羊復下來。夢水河邊秋草合。黑山峰外陣雲開。

樂府

入卷十 近代曲

九

婆羅門 商調曲也。開元中西涼節度楊敬述進。天寶十三載改婆羅門為霓裳羽衣。

迴樂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處吹蘆管。一夜征人盡望鄉。

盡望鄉

長命女 羽調曲也。大曆中嘗有樂工自造一曲。即古詞長命西河女也。增損節奏。頗有新克。

雲送關西雨。風傳渭北秋。孤燈燃客夢。寒杵搗鄉愁。

醉公子

昨日春園飲。今朝倒接羅。誰人扶上馬。不省下樓時。

一片子

柳色青山映。梨香雪鳥藏。綠窗窈窕。下閉坐數春芳。

甘州 羽調曲也

欲使傳消息。空書意不任。寄君明月鏡。偏照故人心。

濮陽女 羽調曲

鴈來書不至。月照獨眠房。賤妾多愁思。不堪秋夜長。

相府遊 古解題曰。王儉為南齊相。一時所辟皆才名之士。時始此。後說為想夫憐。又有裴拍相府憐樂苑。日附夫。調曲也。白居易詩曰。玉管朱弦莫急催。客聽歌送十分杯。長愛夫憐第二句。情者重唱夕陽開。王維詞曰。秦川一半夕陽開。是也。

夜聞隣婦泣。切切有餘哀。即問緣何事。征人戰未迴。宋一作骨

離別難 武后朝士人陷。竟微妻配入掖庭。善吹簫。粟乃撰此曲。以寄情。初名大調。神蓋取良人第行也。既良人歿。子終。就德。同。鸞。云。

樂府

入卷十 近代曲

十

送三易其名曰悲如。子終。就德。同。鸞。云。

此別難重陳。花深復變人。來時梅覆雪。去日柳含春。物候催行客。歸途淑氣新。劍川今已遠。竟楚暗相親。

山鷓鴣 羽調曲也

玉關征戍久。空閨人獨愁。寒露溼青苔。別來蓬鬢秋。

人生青樓晚。鶯語百花時。愁多人自老。腸斷君不知。

樂世 一日綠腰。琵琶錄曰。綠腰。即錄。要也。貞元中。樂工進。貞宗。令錄。出。要者。因以為名。後說為綠腰。樂府雜錄曰。綠腰。歌舞曲也。樂苑日。樂世。利。調曲。又有。是。樂也。

管。悉。絲。繁。拍。漸。稠。綠。腰。絕。轉。曲。終。頭。誠。知。樂。世。聲。聲。樂。老。病。人。聽。

未見愁

何滿子

白居易○白序曰開元中徐洲歌者屬刑進此曲以  
贖死竟不免杜陽雜編曰玄宗時宮人沈阿翘為帝  
所寵何滿子詞詞風態率  
皆宛暢則亦舞曲也

斷腸聲

清平調

李白○開元中禁中種木芍藥會花方繁開帝乘照  
夜白太真以步華從李龜年以歌擅名帝曰實名花  
對妃子焉用樂雜送  
命李白作清平調詞

月下逢

樂府

八卷十 近代曲

七

倚新妝

一枝紅艷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

倚欄杆

回波樂

李景伯○高調曲也唐中宗時造蓋出于內水引流  
泛勝也中宗世嘗因內宴羣臣皆歌回波樂極詞起  
舞沈佺期輩流頌表恩還舊官而未復朱紱佺期乃歌回  
波樂詞以見意即以辨魚腸之自是多來還損景龍中  
宗制宴令各為回波樂朱皆為依詞次至  
諫議大夫李景伯乃歌此詞後亦為舞曲

回波兩時酒厄微臣職在威規侍謫既過三爵詎諱竊恐非後

大酺樂

商詞曲唐張文收造

淚滴珠難盡客鏡玉易銷儘隨明月去莫道愁蓬遙

千秋樂

張肅○開元十七年八月癸亥玄宗降誕日樂百餘  
下戲鏡及承露費天下咸令  
樂者于今千秋樂起此

趙解愁

大風詞

李百藥○羽調曲也又有真大風貞觀中裴神符妙  
辭琵琶初唯作勝蠻  
太宗  
大風傾杯樂三曲聲度清美  
愛之

歌聲扇裏出妝影扇中輕未能令掩笑何處欲彰聲知音自不惑  
得念是分明其見雙頰欲疑人含笑情

樂府

八卷十 近代曲

七

佳人靚晚妝清唱動蘭房影入含風扇聲飛照日梁嬌嚙眉際斂  
遞韻口中香自有檢陳分應憐秋夜長

熱戲樂

張肅○教坊記曰玄宗在藩邸有戲樂一節及即位  
且羈靡之帝于九曲閣太常樂卿姜肅和樂以進凡  
戲舞分兩朋以判優劣人心競勇謂之熱戲乃南寧王至  
尺餘樂以散之一夜戲百尺幢舞而進太常所製則百  
乃求位太常羣樂方鼓譟吐不說後罷遣

熱戲爭心劇火燒銅鑪暗執不相饒上皇天喜寧王笑百尺幢竿  
果動搖上因不說命內養五六十人各執一物皆鐵馬鞭骨槌之  
真應至顯見神中有物皆奪氣而戴竿者方振其槌雨  
尤不已上領謂內人以其罕即當自航果中斷上大罵

雨霖鈴

張肅○明皇別錄曰帝幸蜀南人糾谷霖雨彌亂于  
棧道雨中聞鈴聲與山相應帝既悼念貴妃因採其

山。寒。鈴。夜。却。歸。秦。猶。是。張。嶽。一。曲。新。長。說。上。皇。垂。淚。教。月。明。南。內。更。無。人。

聲為雨霖鈴曲以音恨焉時獨樂工張嶽從命以其曲授之至德中復幸華清宮命嶽奏此曲不覺流涕

桂華曲白居易蘇州所作蓋之東城古吳都城也今為揚州

可憐天上桂花枝。試問嫦娥更要無。月宮幸有閒田地。何不中央種兩株。其曲音韻然以聽輒動人故其詩云桂華詞苦意丁寧。謂桂枝醉便醒此是世間賜餘曲莫教不得意人聽。

渭城曲王維所作也一日陽關本送人使西安詩遂被于歌劉禹錫與歌者詩云更與殷勤唱渭城

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樂府

卷十 近代曲

五

竹枝本出於巴渝貞元中劉禹錫在沅湘以俚歌謠隨風俗。元和中。九張竹枝新詞九章。教里中兒歌之。盛于貞元。元和之間。因錫曰。巴兒。聯歌吹短笛擊鼓。以赴節。發者。發。秋。惟。是。其。音。備。黃。鸝。羽。末。如。吳。聲。含。思。宛。轉。

白帝城頭春草生。白鹽山下蜀江清。兩人上來歌一曲。北人莫上動鄉情。

山。桃。紅。花。滿。上。頭。蜀。江。春。水。拍。山。流。花。紅。易。衰。似。郎。意。水。流。無。限。似。儂。愁。

江。上。朱。樓。新。雨。晴。瀼。西。春。水。殺。文。生。橋。東。橋。西。好。楊。柳。人。來。人。去。唱。歌。行。

日。出。三。竿。春。霧。消。江。頭。蜀。客。駐。蘭。桃。憑。寄。狂。夫。書。一。紙。住。在。成。都。

萬里橋。兩岸山花似雪開。家家春酒滿銀盃。昭君坊中多女伴。永安宮外踏青來。

瞿塘嘈嘈十二灘。此中道路古來難。長恨人心不如水。等閒平地起波瀾。

巫峽蒼蒼烟雨時。清猿啼在豈高枝。箇裏愁人腸自斷。由來不是此聲悲。

城西門前滷瀕淮。年年波浪不能推。懊惱人心不如石。少年東去復西來。

樂府 卷十 近代曲 古

山上層層桃李花。雲間烟火是人家。銀釧銀釵來負水。長刀短笠去燒畬。

又二首 楊柳青青江水平。聞郎江上唱歌聲。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還有晴。一作情

楚水巴山江雨多。巴人能唱本鄉歌。今朝北客思歸去。迥入乾那披綠羅。

同前 白居易

瞿塘峽口冷烟底。白帝城頭月向西。唱歌竹枝聲咽處。寒猿晴鳥

一時啼

竹枝苦怨怨何人。夜靜山空歌又聞。蠻兒巴女齊聲唱。愁殺江

巴東船舫上巴西。波面風生雨脚齊。水寒冷。花紅簇簇江。碧萋萋。

江畔誰人唱竹枝。前聲斷咽後聲遲。怪來調苦緣詞苦。多是通州

司馬詩。  
楊柳楊柳枝白居易洛中所製也本事詩曰白前昔有妓樊  
年既高逸而小蠻方豐體乃作楊柳枝詞以託意及宜宗  
朝國樂唱是詞帝問誰詞承豐在何處左右具以對時承

樂府

卷十 近代曲

十五

豐坊西南角園中有垂柳一株柔條極茂因命取兩枝  
植于禁中居易感上知名且好向風雅又作辭一章云

一樹春風萬萬枝。嫩于金色軟于絲。承豐西角荒園裏。盡日無人

屬阿誰。  
一樹衰殘委泥土。雙枝榮耀植天庭。定知玄象今春後。柳宿光中

添兩星。  
又八首 白居易  
六么水調家家唱。白雪梅花處處吹。古歌舊曲君休聽。聽取新翻

楊柳枝。  
陶令門前四五樹。亞夫營裏百千條。何似東都正二月。黃金枝映

洛陽橋

依依媚媚復青青。勾引清風無限情。白雪繁空漢地綠。絲絲

不勝鶯。  
紅板江橋青酒旗。館娃宮暖日斜時。可憐雨歇東風定。萬樹千條

各自垂。  
蘇州楊柳任君誇。更有錢唐勝館娃。若解多情尋小小。綠楊深處

是蘇家。  
蘇家小女舊知名。楊柳風前別有情。剝條盤作銀環樣。卷葉吹為

玉笛聲

卷十 近代曲

十六

菜含濃露如啼眼。枝嫩輕風似舞腰。小樹不禁攀折苦。乞君留取

兩三條。  
人言柳葉似愁眉。更有愁腸似柳絲。柳絲挽斷腸牽斷。彼此應無

續得期。  
同前二首 李商隱

管憑尊酒送無憀。莫損愁眉與細腰。人世死前惟有別。春風爭擬

惜長條。  
含烟惹霧每依依。萬緒千條拂落暉。為報行人休盡折。半留相送



浪淘沙 劉禹錫

九曲黃河萬里沙。浪淘風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銀河去。同到牽牛織女家。

洛水橋邊春日斜。碧流清淺見瓊沙。無端陌上狂風急。驚起鴛鴦出浪花。

汴水東流虎眼文。清淮曉色鴨頭春。君看渡口洶沙處。渡却人間多少人。

鸚鵡洲頭浪颯沙。青樓春盡日將斜。銜泥燕子爭歸舍。獨自在狂夫不憶家。

樂府

卷十 近代曲

七

濯錦江邊兩岸花。春風吹浪正淘沙。女郎剪下鴛鴦錦。將向中流定晚霞。

日照澄州江霧開。淘金女伴滿江隈。美人首飾侯王印。盡是沙中浪底來。

八月濤聲吼地來。頭高數丈觸山迴。須臾却入海門去。卷起沙堆似雪堆。

莫道謠言如浪深。莫言遷客似沙沉。千淘萬灑雖辛苦。吹盡狂沙始到金。

流水淘沙不暫停。前波未滅後波生。令人忽憶滿湘渚。迴咽迎神

三 四聲

紇那曲 劉禹錫

楊柳鬱青青。竹枝無限情。同郎一回顧。聽唱紇那聲。踏曲興無窮。調詞不同。願郎千萬壽。長作主人翁。

瀟湘神 劉禹錫

湘水流。湘水流。九疑雲物至今愁。君問二妃何處所。零陵香草露中秋。斑竹枝。斑竹枝。淚痕點點寄相思。楚客欲聽瑤瑟怨。瀟湘深夜月明時。

樂府

卷十 近代曲

六

金縷衣 李紳

勸君莫惜金縷衣。勸君惜取少年時。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

拜新月 李端

開。簾見新月。即便下階拜。細語人不聞。北風吹裙帶。

同前 吉中孚 張氏

拜新月。拜月出堂前。暗魄淡籠桂。虛弓未引弦。拜新月。拜月妝樓上。寶鏡未安臺。曉鏡已相向。拜新月。拜月不勝情。庭前風露清。月隔人自老。望月更長生。東家阿母亦拜月。一拜一悲聲。斷絕替年

拜月逞容儀。如今拜月雙淚垂。回看衆女拜新月。却憶閨中年時。

憶江南 白居易○一日望江南。樂府雜錄曰李德裕鎮浙西為妾謝秋娘所製本名謝秋娘改為望江南。

江南好。風景舊曾諳。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能不憶江南。

江南憶。最憶是杭州。山寺月中尋桂子。郡亭枕上看潮頭。何日更重遊。

江南憶。其次憶吳官。吳酒一杯春竹葉。吳娃雙舞醉芙蓉。早晚復相逢。

樂府 木卷十 近代曲

同前 劉禹錫

春去也。共惜慙陽年。猶有桃花流水上。無辭竹葉醉樽前。惟待見青天。

春去也。多謝洛城人。弱柳從風疑舉袂。叢蘭裊露似霑巾。獨笑亦含嚬。

宮中調笑 王建○樂苑日南詞調也。戴叔倫謂之轉應詞。

團扇團扇。美人病來遮面。玉顏憔悴三年。誰復商量管弦。弦管弦管。春草昭陽路斷。

蝴蝶蝴蝶。飛上金花枝葉。君前對舞春風。百葉桃花樹紅。紅林紅

樹燕語鶯啼日莫。

轉應詞 戴叔倫

邊草邊草。邊草盡來共老。山南山北雪晴。千里萬里月明。明月明月。胡笳一聲愁絕。

踏歌詞 崔液

綠女逐金屋。仙姬出畫堂。彩扇裁錦袖。翡翠貼花黃。歌聲舞分行。艷色動流光。

庭際花微落。樓前漢已傾。金尊隨夜盡。羅袖舞寒輕。樂笑賜歡情。未半著天明。

樂府 木卷十 近代

同前 張說

花萼樓前雨露新。長安城裏太平人。龍街玉樹千燈籠。雞路一作蓮花萬歲春。

帝宮三五戲春華。行雨流風莫厭來。西域燈輪千影合。東華金闕萬重開。

款乃曲 元結 其序曰大曆初尋道州刺史以其軍事請命使還州遷春水舟行不進作款乃曲令舟子習之取適於道路云款乃音強音輝紅聲也

備存各跡在。人間願俗與時未。安開。來謁大官兼問政。扁舟却入九峯山。

湘江二月春水平。滿月和風宜夜行。唱梳欲過平潭底。問姓名。

千里楓林烟雨深。無朝無暮有猿吟。停僮靜聽曲中意。好是雲山韶濩音。

零陵郡北湘水東。浯溪形勝滿湘中。溪口石顛堪自逸。誰能相伴作漁翁。

下漣船似入深淵。上漣船似欲升天。漣南始到九疑郡。應絕向人乘與船。

十一月樂辭 李賀。十二

樂府

木卷下 近代曲

二十一

上樓迎春新春歸。暗黃若柳官道遲。薄薄淡霞弄野姿。寒綠幽泥生短絲。錦床暖卧玉肌冷。露未開對朝暎。官街帶柳不堪折。早晚首蒲勝綰結。正月

二月飲酒採桑津。宜男草生蘭咲人。滿如交劍風如薰。勞勞胡燕怨。醉春微帳逗烟生。綠屢金翅。賊警愁莫春。杏珮起舞真珠津。頭送別唱流水。酒客背寒南山吹。二月

東方風來滿眼春。花城柳暗愁幾人。樓宮深殿竹風起。新翠舞襟靜如水。光風轉蕙百餘里。暖霧驅雲撲天地。軍裝官妓掃城淺。提錦旗。夾城暖曲水。飄香去不歸。梨花落盡成秋。一作。花。三月

曉涼暮涼樹如蓋。千山濃綠生雲外。依微香艸南青氣。賦感其時。照曲門。金塘開水。搖碧漪。老景沉重。一作。無驚。飛。墮紅。殘。尊。陪。差。四月

雕玉柳簾上。輕縠龍虎門。并汲鉛華水。扇織鴛鴦文。回雲舞涼殿。此露洗空綠。羅袖從徊翔。香汗霑寶翠。五月

裁生羅伐湘竹。破拂疎霜葦。秋玉炎。炎紅鏡。東方開。暈如車輪上。徘徊。歌。歌。赤。帝。騎。龍。來。六月。一本無。飯。字。

星依雲渚冷。露滴盤中圓。好花生未末。衰蕙愁空園。夜天如玉砌。池葉極青。僅。服。舞。衫。薄。知。九。龍。寒。曉風何拂拂。比斗光闌干。

樂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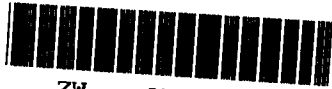
木卷下 近代曲

二十一

七月 婦一作。妾。悉。長。夜。獨。客。夢。歸。家。傍。簷。蟬。響。一作。絲。向。壁。燈。畫。花。簾。外。月。光。吐。簾。中。樹。影。斜。悠。悠。飛。露。繁。點。灑。池。中。荷。八月

離宮散。蟄。天。似。水。竹。黃。池。冷。芙蓉。秋。月。鏡。金。鋪。光。脈。脈。涼。苑。虛。庭。空。澗。白。霜。花。飛。飛。鳳。凰。草。翠。錦。繡。斑。斑。滿。層。道。避。人。罷。唱。曉。曉。曉。移。啼。金。井。下。疎。桐。九月

玉壺銀箭粉難傾。紅花夜笑凝幽明。碎霜斜舞上羅幕。燭龍兩行照飛閣。珠帷怨卧不成眠。金鳳刺衣著體寒。長看對月開笑。環十。宮。城。團。上。凍。嚴。光。白。天。碎。碎。墮。瓊。芳。樹。雙。向。飲。千。日。酒。卻。天。寒。



ZW 21101000736235

樂府英華卷十終

作君壽御博泉合如環素火井温不在何處十一月  
 日脚踏光紅灑灑薄霜不掛桂枝下依赫和氣解冬嚴已就長日  
 辭長夜十二月  
 帝重九年重時七十二候回環推天官玉珥戾剝飛今歲何長來  
 歲廷王母移桃獻天子薺氏和氏迂龍擊閏月

樂府英華十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顧有孝編有孝字茂倫吳江人自序稱自漢迄

唐樂府有數十家而最著者郭茂倩之樂苑案郭茂倩書名樂府詩集不名樂苑

名樂苑者乃梅鼎祚書左克明之樂府吳兢之樂錄案吳兢書名樂府古題要解不名樂錄

郊昂之題解沈建之廣題徐獻忠之樂府各有意見因取而參定之然所

分各類亦多踵茂倩舊目於體製無所考訂惟每章下略加註釋而附以評語蓋其例上於選詩與

吳郭諸家用意各不同也